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4 1964

T 2560/79546

丙辰年查過

上三國志注表

臣松之言臣聞智周則萬理自賓鑒遠則物無遺照雖盡性窮微深不可識至於緒餘所寄則必接乎麤迹是以體備之量猶曰好察邇言畜德之厚在於多識往行伏惟陛下道該淵極神超妙物暉光日新郁哉彌盛雖一貫墳典怡心玄賾猶復降懷近代博觀興廢將以總括前蹤貽誨來世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誠遊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畧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

數語乃注史之法然此書所取亦有失之過煩者

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紛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自就撰集已垂期月寫校始訖謹封上呈竊惟續事以衆色成文蜜蠭以兼采爲味故能使絢素有章甘踰本質臣寔顓乏顧慙二物雖自磬勵分絕藻績旣謝淮南食時之敏又微狂簡斐然之作淹留無成祇穢翰墨不足以上酬聖旨少塞愆責愧懼之深若墜淵谷謹拜表以聞隨用流汗

臣松之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謹言

元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書侍郎西鄉侯臣裴松之

上

宋本目錄其誤處並同

三國志目錄

魏書

一卷　武帝操
二卷　文帝丕
三卷　明帝叡
四卷　三少帝
齊王芳　高貴鄉公髦

陳登與陳容不同

陳留王奐
五卷 后妃
武宣卞皇后　文昭甄皇后
文德郭皇后　明悼毛皇后
明元郭皇后
六卷 列傳
董卓 李傕 郭汜　袁紹 子譚 尚
袁術　劉表
七卷
呂布　張邈 陳登
臧洪 陳容
八卷
公孫瓚　陶謙
張楊　公孫度 子康 晃 淵 康子 康
弟恭　張燕
張繡　張魯
九卷
夏侯惇 韓浩 史渙　夏侯淵
曹仁 弟純　曹洪
曹休 子肇　曹真 子爽 弟羲 訓 何晏 鄧

此四人合傳也

南監本無弟字

乾隆四年校刊

胡昭當在張𤣧之後
焦先乃裴注中人

颺　丁謐　畢軌　李勝　桓範　夏侯尚　子玄

十卷

荀彧　子惲　顗　孫甝　荀攸

賈詡

十一卷

袁渙　張範　弟承

涼茂　國淵

田疇　王脩

邴原　管寧　胡昭　張𤣧　王烈　焦先

十二卷

何楨在張𤣧傳中

隗禧乃裴注中人

崔琰　婁圭　許攸　孔融　毛玠

徐奕　何夔

邢顒　鮑勛

司馬芝

十三卷

鍾繇　子毓　華歆

王朗　子肅　董遇　周生烈　隗禧

十四卷

程昱　孫曉　郭嘉

董昭　劉曄

> 李楊乃裴注中人不應附見

蔣濟　劉放 孫資

十五卷

劉馥　司馬朗

梁習　張旣

溫恢　賈逵 李孚 楊沛

十六卷

任峻　蘇則

杜畿 子恕 孫預　鄭渾

倉慈

十七卷

> 涓母見裴注中若據本傳親字衍

張遼　樂進

于禁　張郃

徐晃

十八卷

李典　李通

臧霸 孫觀　文聘

呂虔　許褚

典韋　龐悳

龐淯 母娥親　閻溫 張恭　恭子就

十九卷

乾隆四年校刊

任城威王彰 陳思王植
蕭懷王熊
二十卷 武文世王公
豐愍王昂 相殤王鑠
鄧哀王沖 彭城王據
燕王宇 沛穆王林
中山恭王袞 濟陽懷王玹
陳留恭王峻 范陽閔王矩
趙王幹 臨邑殤公子上
楚王彪 剛殤公子勤
穀城殤公子乘 郿戴公子整
靈殤公子京 樊安公均
廣宗殤公子棘 東平靈王徽
樂陵王茂 贊哀王協
北海悼王蕤 東武陽懷王鑒
東海定王霖 元城哀王禮
邯鄲懷王邕 清河悼王貢

廣平哀王儼
二十一卷
王粲 徐幹 陳琳 阮瑀 應瑒 劉楨 邯鄲淳 繁欽 路粹 丁儀 丁廙
楊修 荀緯 應璩 應貞
阮籍 嵇康 桓威 吳質
衛覬 潘勗 王象 劉廙
劉劭 繆襲 仲長統 蘇林 韋誕 孫該 夏侯惠 杜摯
傅嘏
二十二卷
桓階 陳羣
陳泰 陳矯

徐宣　衛臻
盧毓
二十三卷
和洽　常林
楊俊　杜襲
趙儼　裴潛子秀
二十四卷
韓曁　崔林
高柔　孫禮
王觀

二十五卷
辛毗　楊阜
高堂隆棧潛
二十六卷
滿寵　田豫
牽招　郭淮
二十七卷
徐邈　胡質子威
王昶　王基
二十八卷

先主傳有何宗事畧在末卷輔臣傳楊戲注中

王淩 令狐愚 毋丘儉

諸葛誕 唐咨 鄧艾 州泰

鍾會 王弼

二十九卷 方伎

華佗 吳普 樊阿 杜夔

朱建平 周宣

管輅

三十卷

烏丸 鮮卑

東夷 夫餘 高句麗 東沃沮 挹婁 濊 馬韓 辰韓 弁辰 倭人

蜀書

三十一卷 二牧

劉焉 劉璋

三十二卷

先主備

三十三卷

後主禪

三十四卷 二主妃子

先主甘后 先主穆后

後主敬哀后 後主張后

先主子永　先主子理
後主太子璿
三十五卷
諸葛亮 子喬 瞻 董厥 樊建
三十六卷
關羽　張飛
馬超　黃忠
趙雲
三十七卷
龐統　法正
三十八卷
許靖　麋竺
孫乾　簡雍
伊籍　秦宓
三十九卷
董和　劉巴
馬良 弟謖　陳震
董允 陳祗 黃皓　呂乂
四十卷
劉封　彭羕

廖立　李嚴
劉琰　魏延
楊儀
四十一卷
霍峻　王連
向朗 兄子寵　張裔
楊洪　費詩
四十二卷
杜微　周羣 張裕
杜瓊　許慈

孟光　來敏
尹默　李譔
譙周　郤正
四十三卷
黃權　李恢
呂凱　馬忠
王平　張嶷
四十四卷
蔣琬 子斌 劉敏　斌弟顯　費禕
姜維

蜀書目錄從宋本校正

四十五卷

鄧芝　張翼

宗預　廖化　楊戲 王嗣 常播 衛繼

吳書

四十六卷

孫堅　孫策

四十七卷

吳主權

四十八卷 三嗣主

孫亮　孫休

三八義門本去

孫皓

四十九卷

劉繇 子基　太史慈

士燮 子徽 鮪　燮弟壹 壹子匡

五十卷 妃嬪

孫破虜吳夫人 夫人弟景　吳主權謝夫人

吳主權徐夫人 祖父眞 眞子琨　吳主權步夫人

吳主權王夫人　吳主權王夫人

吳主權潘夫人　孫亮全夫人

孫休朱夫人　孫和何姬

南監本有壹子二字宋本無

孫晧滕夫人八

五十一卷 宗室

孫靜 子瑜 皎 奐　孫賁 子鄰

孫輔　孫翊

孫匡　孫韶

孫桓

五十二卷

張昭 子承 休 弟子奮　顧雍 子邵 承 邵子譚

諸葛瑾 少子融　步騭 少子闡

五十三卷

宋本無弟子二字

張紘 子玄 玄子尚　嚴畯 裴玄

程秉 徵崇　闞澤 唐固

薛綜 子珝 瑩

珝南監本作翊

五十四卷

周瑜　魯肅

呂蒙

五十五卷

程普　黃蓋

韓當　蔣欽

周泰　陳武 子表

董襲　甘寧
淩統　徐盛
潘璋　丁奉

五十六卷
朱治　朱然子績
呂範子據　朱桓子異

五十七卷
虞翻子汜忠聳昺　陸績子宏叡
張溫　駱統
陸瑁　吾粲

宋本無子績二字

朱據

五十八卷
陸遜子抗

五十九卷　吳主五子
孫登謝景　孫慮
孫和　孫霸
孫奮

六十卷
賀齊　全琮
呂岱　周魴

北監本亦無此四字　謝景義門本增

鍾離牧

六十一卷

潘濬　陸凱 弟胤

六十二卷

是儀　胡綜 徐詳

六十三卷

吳範　劉惇

趙達

六十四卷

諸葛恪　滕胤

從宋本校

孫峻 留贊　孫綝

濮陽興

六十五卷

王蕃　樓玄

賀邵　韋曜

華覈

乾隆四年校刊

三國志目錄 三

三國志目錄

三國志目錄考證

武帝操○臣照按史家之例帝曰本紀臣曰列傳始自馬遷述於班固晉書則以十六國爲載紀歷代未之有改也惟三國志旣無本紀之稱并無列傳之目不別異吳蜀以他稱統名之曰三國志然則陳壽之意亦可見矣紫陽生於南宋其遇比於蜀漢故諄諄以正統與蜀作詩曰晉史自帝魏後賢盍更張然豈眞揶揄陳壽哉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

管寧附胡昭王烈張臶焦先○臣浩按管寧傳似應先王烈次張臶次胡昭至焦先乃裴松之注中之人非

本傳正文也不應附見
龐淯附母娥親○臣浩按本傳作母娥無親字其或以注所引烈女傳作娥親而後人加之耶抑本名娥親而傳偶脫之耶
裴潛附子秀○臣龍官按裴潛之子秀其事實詳於裴注於潛本傳無所攷不應附見宜衍

三國志目錄考證

魏志卷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武帝　操

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太祖一名吉利小字阿瞞王沈魏書曰其先出於黃帝當高陽世陸終之子曰安是爲曹姓周武王克殷存先世之後封曹俠於邾春秋之世與於盟會逮至戰國爲楚所滅子孫分流或家于沛漢高祖之起曹參以功封平陽侯世襲爵土絕而復紹至今適嗣國於容城桓帝世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司馬彪續漢書曰騰父節字元偉素以仁厚稱鄰人有亡豕者與節豕相類詣門認之節不與爭後所亡豕自還其家豕主人大慙送所認豕幷辭謝節節笑而受之由是鄉黨貴歎焉

長子伯興次子仲興次子叔興騰字季興少除黃門從官永寧元年鄧太后詔黃門令選中黃門從官年少溫謹者配皇太子書騰應其選太子特親愛騰飲食賞賜與衆有異順帝即位為小黃門遷至中常侍大長秋在省闥三十餘年歷事四帝未嘗有過好進達賢能終無所毀傷其所稱薦若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固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典等皆致位公卿而不伐其善蜀郡太守因計吏修敬於騰益州刺史种暠於函谷關搜得其牋上太守并奏騰內臣外交所不當為請免官治罪帝曰牋自外來騰書不出非其罪也乃寢暠奏騰不以介意常稱歎暠以為暠得事上之節暠後為司徒語人曰今日為公乃曹常侍恩也騰之行事皆此類也桓帝即位以騰先帝舊臣忠孝彰著封費亭侯加位特進太和三年追尊騰曰高皇帝

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

續漢書曰嵩字巨高質性敦慎所在忠孝為司隸校尉靈帝擢拜大司農大鴻臚代崔烈為太尉黃初元年追尊嵩曰太皇帝吳人作曹瞞傳及郭頒世語並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於惇為從父兄弟

嵩生太祖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

曹瞞傳云太祖少好飛鷹走狗游蕩無度其叔父數言之於嵩太祖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喎口叔父怪而問其故太祖曰卒中惡風叔父以告嵩嵩驚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問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自後叔父有以告嵩終不復信太祖於是益得肆意矣

唯梁國橋玄南陽何顒異焉玄謂太祖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魏書曰太尉橋玄世名知人覩太祖而異之曰吾見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願以妻子為託由是聲名益重續漢書曰玄字公祖嚴明有才略長於人物張璠漢紀曰玄歷位中外以剛斷稱謙儉下士不以王爵私親光和中為太尉以久病策罷拜太中大夫卒家貧乏產業柩無所殯當世以此稱為名臣世語曰玄謂太祖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造子將子將納焉由是知名孫盛異同雜語云太祖嘗私入中常侍張讓室讓覺之乃舞手戟於庭踰垣

而出才武絕人莫之能害博覽羣書特好兵法抄集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孫武十三篇皆傳於世嘗問許
子將我何如人子將不答固問之子將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太祖大笑 年二十舉孝
廉為郎除洛陽北部尉遷頓丘令 曹瞞傳曰太祖初入尉廨繕治四門造五
色棒縣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彊皆棒殺之後數月靈帝愛幸小黃門蹇碩叔父夜行即殺之京
師斂迹莫敢犯者近習寵臣咸疾之然不能傷於是共稱薦之故遷為頓丘令 徵拜議郎 魏書曰太
祖從妹夫濦彊侯宋奇被誅從坐免官後以能明古學復徵拜議郎先是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謀誅閹官反
為所害太祖上書陳武等正直而見陷害姦邪盈朝善人壅塞其言甚切靈帝不能用是後詔書勑三府舉奏
州縣政理無效民為作謠言者免罷之三公傾邪皆希世見用貨賂並行彊者為怨不見舉奏弱者守道多被
陷毀太祖疾之是歲以災異博問得失因此復上書切諫說三公所舉奏專回避貴戚之意奏上天子感寤以
示三府責讓之諸以謠言徵者皆拜議郎是後政教日亂豪猾益熾多所摧毀太祖知不可匡正遂不復獻言

錢云續漢志濟南國領十縣或漢末更有增置之縣故云十餘縣

光和末黃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為濟南相國有
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污狼籍於是奏免其八禁
斷淫祀姦宄逃竄郡界肅然 魏書曰長吏受取貪饕依倚貴勢歷前相不見舉聞
太祖至咸皆舉免小大震怖姦宄遁逃竄入他郡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初城陽景王劉章以有功於漢故其國
為立祠青州諸郡轉相倣效濟南尤盛至六百餘祠賈人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倡樂奢侈日甚民坐貧窮
歷世長吏無敢禁絕者太祖到皆毀壞祠屋止絕官吏民不得祠祀及至秉政遂除姦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
由此遂絕 久之徵還為東郡太守不就稱疾歸鄉里 魏書曰於是權
臣專朝貴戚橫恣太祖不能違道取容數數干忤恐為家禍遂乞留宿衛拜議郎常託疾病輒告歸鄉里築室
城外春夏習讀書傳秋冬弋獵以自娛樂 頃之冀州刺史王芬南陽許攸沛
國周旌等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

乾隆四年校刊

祖拒之芬等遂敗司馬彪九州春秋曰於是陳蕃子逸與術士平原襄楷會於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貴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於是與攸等結謀靈帝欲北巡河間舊宅芬等謀因此作難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求得起兵會北方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當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自殺魏書載太祖拒芬辭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懷至忠之誠據宰臣之勢處官司之上故進退廢置計從事立及至霍光受託國之任藉宗臣之位內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羣卿同欲之勢昌邑即位日淺未有貴寵朝乏讜臣議出密近故計行如轉圜事成如摧朽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覩當今之難諸君自度結衆連黨何若七國合肥之貴孰若吳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

金城邊章韓遂殺刺史郡守以叛衆十餘萬天下騷動徵太祖為典軍校尉會靈帝崩太子即位太后臨朝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

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魏書曰太祖聞而笑之曰閹豎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將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卓未至而進見殺卓到廢帝為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卓表太祖為驍騎校尉欲與計事太祖乃變易姓名間行東歸魏書曰太祖以卓終必覆敗遂不就拜逃歸鄉里從數騎過故人成皋呂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手刃擊殺數人世語曰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已手劍夜殺八人而去孫盛雜記曰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已遂夜殺之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遂行出關過中牟為亭長所疑執詣縣邑中或竊識之為請得解世語曰中牟疑是亡人見拘於縣時掾亦已被卓書唯功曹心知是太祖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雄儁因白令釋之卓遂殺太后及

乾隆四年校刊

弘農王太祖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冬十二月始起兵於己吾世語曰陳留孝廉衛茲以家財資太祖使起兵衆有五千人是歲中平六年也

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英雄記曰馥字文節潁川人為御史中丞董卓舉為冀州牧于時冀州民人殷盛兵糧優足袁紹之在渤海馥恐其興兵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卓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興兵為國何謂袁董馥自知言短而有慙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為首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冀州於他州不為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馥乃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豫州刺史孔伷英雄記曰伷字公緒陳留人張璠漢紀載鄭泰說卓云孔公緒能淸談高論噓枯吹生兗州刺史劉岱岱劉繇之兄事見吳志河內太守王匡英雄記曰匡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辟大將軍何進府進符使匡於徐州發彊弩五百西詣京師會進敗匡還鄉里起家拜河內太守謝承後漢書曰匡少與蔡邕善其年為卓軍所敗走還泰山收集勁勇得數千人欲與張邈合匡先殺執金吾胡母班班親屬不勝憤怒與太祖并勢共殺匡渤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英雄記曰瑁字元偉玄族子先為兗州刺史甚有威惠山陽太守袁遺遺字伯業紹從兄為長安令河間張超嘗薦遺於太尉朱雋稱遺有冠世之懿幹時之量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縱若乃包羅載籍管綜百氏登高能賦覩物知名求之今日邈焉靡儔事在超集英雄記曰紹後用遺為揚州刺史為袁術所敗太祖稱長大而能勤學者惟吾與袁伯業耳語在文帝典論濟北相鮑信信事見子勛傳同時俱起兵衆各數萬推紹為盟主太祖行奮武將軍二月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卓留屯洛陽遂

焚宮室是時紹屯河內邈岱瑁遺屯酸棗術屯南陽伷屯潁川馥在鄴卓兵彊紹等莫敢先進太祖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將據成皐邈遣將衞茲分兵隨太祖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士卒死傷甚多太祖爲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太祖得夜遁去榮見太祖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兵還太祖

到酸棗諸軍兵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太祖責讓之因爲謀曰諸君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皐據敖倉塞轘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爲諸君耻之邈等不能用太祖兵少乃與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刺史陳溫丹陽太守周昕與兵四千餘人還到龍亢士卒多叛（魏書曰兵謀叛夜燒太祖帳太祖手劍殺數十人餘皆披靡乃得出營其不叛者五百餘人）至銍建平復收兵得千餘人進屯河內劉岱與橋瑁相

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爲帝太祖拒之魏書載太祖答紹曰董卓之罪暴於四海吾等合大衆興義兵而遠近莫不響應此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姦臣未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軍北面我自西向紹又嘗得一玉印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惡焉魏書曰太祖大笑曰吾不聽汝也紹復使人說太祖曰今袁公勢盛兵強二子已長天下羣英孰踰於此太祖不應由是益不直紹圖誅滅之

二年春紹馥遂立虞爲帝虞終不敢當夏四月卓還長安秋七月袁紹脅韓馥取冀州黑山賊于毒白繞眭固等眭申隨反十餘萬衆畧魏郡東郡王肱不能禦太祖引兵入東郡擊白繞於濮陽破之袁紹因表太祖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三年春太祖軍頓丘毒等攻東武陽太祖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魏書曰諸將皆以爲當還自救太祖曰孫臏救趙而攻魏耿弇欲走西安攻臨菑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拔武陽必矣遂乃行毒聞之棄武陽還太祖要擊眭固又擊匈奴於夫羅於內黃皆大破之魏書曰於夫羅者南單于子也中平中發匈奴兵於夫羅率以助漢會本國反殺南單于於夫羅遂將其衆留中國因天下撓亂與西河白波賊合破太原河內抄畧諸郡爲寇夏四月司徒王允與呂布共殺卓卓將李傕郭汜等殺允攻布布敗東出武關傕等擅朝政青州黃巾衆百萬入兖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

姓皆震恐士卒無鬬志不可敵也觀賊衆羣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鈔畧爲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後選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世語曰岱既死陳宮謂太祖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說別駕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寧生民鮑信等亦謂之然信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兗州牧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信力戰鬬死僅而破之魏書曰太祖將步騎千餘人行視戰地卒抵賊營戰不利死者數百人引還賊尋前進黃巾爲賊久數乘勝兵皆精悍太祖舊兵少新兵不習練舉軍皆懼太祖被甲嬰冑親巡將士明勸賞罰衆乃復奮承間討擊賊稍折退賊乃移書太祖曰昔在濟南毀壞神壇其道乃與中黃太乙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漢行已盡黃家當立天之大運非君才力所能存也太祖見檄書呵罵之數開示降路遂設奇伏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乃退走購求信喪不得衆乃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追黃巾至濟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爲青州兵袁術與紹有隙術求援於公孫瓚瓚使劉備屯高唐單經屯平原陶謙屯發干以逼紹太祖與紹會擊皆破之

四年春軍鄄城荊州牧劉表斷術糧道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及於夫羅等佐之術使將劉詳屯匡亭太祖擊詳術救之與戰大破之術退保封丘遂圍之未合術走襄邑追到太壽決渠水灌城走寧陵又追之

兵強之始

乾隆四年校刊

錢按建安五年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袁紹見下文及蜀先主傳則此時與斬辟之事紀文有誤

建安元年春正月太祖軍臨武平袁術所置陳相袁嗣降太祖將迎天子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乃遣曹洪將兵西迎衞將軍董承與袁術將萇奴拒險洪不得進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衆各數萬初應袁術又附孫堅二月太祖進軍討破之斬辟邵等儀及其衆皆降天子拜太祖建德將軍夏六月遷鎭東將軍封費亭侯秋七月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獻帝春秋曰天子初至洛陽幸城西故中常侍趙忠宅使張楊繕治宮室名殿曰揚安殿八月帝乃遷居奉別屯梁太祖遂至洛陽衞京都暹遁走天子假太祖節鉞錄尚書事獻帝紀曰又領司隸校尉洛陽殘破董昭等勸太祖都許九月車

太祖起兵至是七年矣

駕出轘轅而東以太祖爲大將軍封武平侯始天子西遷朝廷日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張璠漢紀曰初天子敗于曹陽欲浮河東下侍中太史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犯鎭星於牛斗過天津熒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將自軹關東出立又謂宗正劉艾曰前太白守天關與熒惑會金火交會革命之象也漢祚終矣晉魏必有興者立後數言於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漢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公聞之使人語立曰知公忠於朝廷然天道深遠幸勿多言天子之東也奉自梁欲要之不及冬十月公征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於是以袁紹爲太尉紹恥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辭以大將軍讓紹天子拜公司空行車騎將軍是歲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魏書曰自遭荒亂率乏糧穀諸軍並起無

祖而不知是問曰曹操何在太祖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太祖而追黃馬者門火猶盛太祖突火而出未至營止諸將未與太祖相見皆怖太祖乃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爲攻具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餓布糧食亦盡各引去秋九月太祖還鄄城布到乘氏爲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於是紹使人說太祖欲連和太祖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止太祖太祖從之冬十月太祖至東阿是歲穀一斛五十餘萬錢人相食乃罷吏兵新募者陶謙死劉備代之

二年春襲定陶濟陰太守吳資保南城未拔會呂布至又擊破之夏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太祖攻之布救蘭蘭敗布走遂斬蘭等布復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時太祖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魏書曰於是兵皆出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太祖乃令婦人守陴悉兵拒之屯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謂曰曹操多譎勿入伏中引軍屯南十餘里明日復來太祖隱兵隄裏出半兵隄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隄步騎並進大破之獲其鼓車追至其營而還布夜走太祖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張邈從布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丘秋八月圍雍丘冬十月天子拜太祖兗州牧十二月雍丘潰超自殺夷邈三族邈詣袁術請救爲其衆所殺兗州平遂東畧陳地是歲長安亂天子東遷敗于曹陽渡河幸安邑

一興公兵
兗州幾失

走九江夏太祖還軍定陶下邳闕宣聚衆數千人自稱天子徐州牧陶謙與共舉兵取泰山華費畧任城秋太祖征陶謙下十餘城謙守城不敢出是歲孫策受袁術使渡江數年間遂有江東

興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還初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董卓之亂避難琅邪爲陶謙所害故太祖志在復讐東伐世語曰嵩在泰山華縣太祖令泰山太守應劭送家詣兗州劭兵未至陶謙密遣數千騎掩捕嵩家以爲劭迎不設備謙兵至殺太祖弟德於門中嵩懼穿後垣先出其妾妾肥不能得出嵩逃于廁與妾俱被害闔門皆死劭懼棄官赴袁紹後太祖定冀州劭時已死韋曜吳書曰太祖迎嵩輜重百餘兩陶謙遣都尉張闓將騎二百衛送闓於泰山華費間殺嵩取財物因奔淮南太祖歸咎於陶謙故伐之夏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復征陶謙拔五城遂畧地至東海還過郯謙將曹豹與劉備屯郯東要太祖太祖擊破之遂攻拔襄賁所過多所殘戮孫盛曰夫伐罪弔民古之令軌罪謙之由而殘其屬部過矣會張邈與陳宮叛迎呂布郡縣皆應荀彧程昱保鄄城范東阿二縣固守太祖乃引軍還布到攻鄄城不能下西屯濮陽太祖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遂進軍攻之布出兵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太祖陣亂馳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司馬樓異扶太祖上馬遂引去袁暐獻帝春秋曰太祖圍濮陽濮陽大姓田氏爲反間太祖得入城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太

取以向衆心耳
非奸雄之言

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蕭條。公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彊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歲乃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羣賊、克平天下。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奔。程昱說公曰、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爲人下。不如早圖之。公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張濟自關中走南陽。濟死、從子繡領其衆。

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敗、爲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魏書曰、公所乘馬名絕影、爲流矢所中、傷頰及足、并中公右臂。世語曰、昂不能騎、進馬於公、公故免、而昂遇害。）公乃引兵還舞陰。繡將騎來鈔、公擊破之。繡奔穰、與劉表合。公謂諸將曰、吾降張繡等、失不便取其質、以至于此。吾知所以敗。諸卿觀之、自今已後不復敗矣。遂還許。（世語曰、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叉頸而前。初、公將討張繡、入覲天子、時始復此制。公自此不復朝見。）袁術欲稱帝於淮南、使人告呂布。布收其使、上其書。術怒、攻布、爲布所破。秋九月、術侵陳、公東征之。術聞公自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李豐、梁綱、樂就。公到、擊破蕤等、皆斬之。術走渡淮。公還許。公之自舞陰還也、南陽、章陵諸縣復叛爲繡。公遣曹洪擊之、不利、還屯葉、數爲繡、表所侵。冬十一月、公自南征至宛。（魏書曰、臨淯水、祠亡將士、歔欷流涕、衆皆感慟。）表將鄧濟據湖陽。

乾隆四年校刊

攻拔之生禽濟湖陽降攻舞陰下之
三年春正月公還許初置軍師祭酒三月公圍張繡於
穰夏五月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獻帝春秋曰袁紹叛卒詣公云田豐使紹早襲許若挾天子以令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公乃解繡圍公將引還繡兵來公
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公與荀彧書曰賊來追吾雖日行
數里吾策之到安衆破繡必矣到安衆繡與表兵合守
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
兵會明賊謂公爲遁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
大破之秋七月公還許荀彧問公前以策賊必破何也
公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戰吾是以知勝矣呂布

錢按臧霸傳太祖從呂布索許霸見面悅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觀兄康等太祖以霸爲琅邪相敦利城禮東莞觀北海康城陽

復爲袁術使高順攻劉備公遣夏侯惇救之不利備爲
順所敗九月公東征布冬十月屠彭城獲其相侯諧進
至下邳布自將騎逆擊大破之獲其驍將成廉追至城
下布恐欲降陳宮等沮其計求救於術勸布出戰戰又
敗乃還固守攻之不下時公連戰士卒罷欲還用荀攸
郭嘉計遂決泗沂水以灌城月餘布將宋憲魏續等執
陳宮舉城降生禽布宮皆殺之太山臧霸孫觀吳敦尹
禮昌豨各聚衆布之破劉備也霸等悉從布布敗獲霸
等公厚納待遂割青徐二州附于海以委焉分琅邪東
海北海爲城陽利城昌慮郡初公爲兖州以東平畢諶

太守是東莞亦時琅邪地昌慮郡建安十一年省入東海利城郡未審何時并省初六年利城郡兵叛等以郡反殺太守徐箕

爲別駕。張邈之叛也，邈劫諶母弟妻子。公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諶頓首無二心。公嘉之，爲之流涕。既出，遂亡歸。及布破，諶生得。衆爲諶懼。公曰，夫人孝於其親者，豈不亦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爲魯相。魏書曰，袁紹宿與故太尉楊彪大長秋梁紹少府孔融有隙，欲使公以他過誅之。公曰，當今天下土崩瓦解，豪傑並起，輔相君長，人懷快快，各有自爲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雖以無嫌待之，猶懼未信。如有所除，則誰不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塵垢之間，爲庸人之所陵陷，可勝怨乎。高祖赦雍齒之讎，而羣情以安。如何忘之。紹以爲公外託公義，內實離異，深懷怨望。臣松之以爲楊彪亦曾爲魏武所困，幾至于死。孔融竟不免於誅戮。豈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哉。非知之難，其在行之。信矣。

四年春二月，公還至昌邑。張楊將楊醜殺楊，眭固又殺醜，以其衆屬袁紹，屯射犬。夏四月，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固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留守，自將兵北迎紹求救。與渙、仁相遇犬城，交戰，大破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率衆降，封爲列侯。還軍敖倉。以魏种爲河內太守，屬以河北事。初，公舉种孝廉。兗州叛，公曰，唯魏种且不棄孤也。及聞种走，公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种。公曰，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是時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萬，將進軍攻許。諸將以爲不可敵。公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

分晝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秋八月公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齊北海東安留于禁屯河上九月公還許分兵守官渡冬十一月張繡率衆降封列侯十二月公軍官渡袁術自敗於陳稍困袁譚自青州遣迎之術欲從下邳北過公遣劉備朱靈要之會術病死程昱郭嘉聞公遣備言於公曰劉備不可縱公悔追之不及備之未東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冑舉兵屯沛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獻帝春秋曰備謂岱等曰使汝百人來其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魏武故事曰岱字公山沛國人以司空長史從征伐有功封列侯魏略曰王忠扶風人少爲亭長三輔亂忠飢乏啖人隨輩南向武關值婁子伯爲荊州遣迎北方客人忠不欲去因率等伍逆擊之奪其兵聚衆千餘人以歸公拜忠中郎將從征討五官將知忠嘗啖人因從駕出行令俳取冢間髑髏繫著忠馬鞍以爲歡笑盧江太守劉勳率衆降封爲列侯

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謀泄皆伏誅公將自東征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公曰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孫盛魏氏春秋云荅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生憂寡人臣松之以爲史之記言既多潤色故前載所述有非實者矣後之作者又生意改之於失實也不亦彌遠乎凡孫盛製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後之學者將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公遂東擊備破之生禽其將夏

侯博備走奔紹獲其妻子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羽降昌豨叛爲備又攻破之公還官渡紹卒不出二月紹遣郭圖淳于瓊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夏四月公北救延荀攸說公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公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公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良醜皆紹名將也再戰悉禽紹軍大震公還軍官渡紹進保陽武關羽亡歸劉備八月紹連營稍前依沙埵爲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與相當合戰不利習鑿齒漢晉春秋曰許攸說紹曰公無與操相攻也急分諸軍持之而徑從他道迎天子則事立濟矣紹不從曰吾要當先圍取之攸怒時公兵不滿

萬傷者十二三臣松之以爲魏武初起兵已有衆五千自後百戰百勝敗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黃巾受降卒三十餘萬餘所吞并不可悉紀雖征戰損傷未應如此之少也夫結營相守異於摧鋒決戰本紀云紹衆十餘萬屯營東西數十里魏太祖雖機變無方畧不世出安有以數下之兵而得逾時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竊謂不然紹爲屯數十里公能分營與相當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紹若有十倍之衆理應當悉力圍守使出入斷絕而公使徐晃等擊其運車公又自出擊淳于瓊等揚旌往還曾無抵閡明紹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諸書皆云公坑紹衆八萬或云七萬夫八萬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縛而紹之大衆皆拱手就戮何緣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將記述者欲以少見奇非其實錄也按鍾繇傳云公與紹相持繇爲司隸送馬二千餘匹以給軍本紀及世語並云公時有騎六百餘匹繇馬爲安在哉紹復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公亦於內作之以相應紹射營中矢如雨下行者皆蒙楯衆大懼時公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彧以爲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公從之孫策聞公與紹相持乃謀襲許未發爲刺客所殺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畧許下紹使劉備助辟公使曹仁擊破之備走遂破辟屯袁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公用荀攸計遣徐晃史渙邀擊大破之盡燒其車公與紹相拒連月雖比戰斬將然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公謂運者曰却十五日爲汝破紹不復勞汝矣冬十月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

之宿紹營北四十里紹謀臣許攸貪財紹不能足來奔因說公擊瓊等左右疑之荀攸賈詡勸公公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會明至瓊等望見公兵少出陳門外公急擊之瓊退保營遂攻之紹遣騎救瓊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公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大破瓊等皆斬之曹瞞傳曰公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旣入坐謂公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公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實也公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爲之柰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以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自敗也公大喜乃選精銳步騎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畧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旣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斬督將眭元進騎督韓莒子呂威璜趙叡等首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未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割脣舌以示紹軍將士皆怛懼時有夜得仲簡將以詣麾下公謂曰何爲如是仲簡曰勝負自天何用爲問乎公意欲不殺許攸曰明旦鑒於鏡此益不忘人乃殺之紹初聞公之擊瓊謂長子譚曰就彼攻瓊等吾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紹衆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虜其衆獻帝起居注曰公上言大將軍鄴侯袁紹前與冀州牧韓馥立故大司馬劉虞刻作金璽遣故任長畢瑜詣虞爲說命錄之數又紹與臣書曰可都鄄城當有所立擅鑄金銀印孝廉計吏皆往詣紹從弟濟陰太守敘與紹書云今海內喪敗天意實在我家神應有徵當在尊兄南兄臣下欲使即位南兄言

以年則北兒長以位則北兒重便欲送璽會曹操斷道紹宗族累世受國重恩而凶逆無道乃至於此輒勒兵馬與戰官渡乘聖朝之威得斬紹大將淳于瓊等八人首遂大破潰紹與子譚輕身迸走凡斬首七萬餘級輜重財物巨億

公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魏氏春秋曰公云當紹之彊孤猶不能自保而況衆人乎冀州諸郡多舉城邑降者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馗馗古逵字見三蒼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矣

六年夏四月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紹歸復收散卒攻定諸叛郡縣九月公還許紹之未破也使劉備略汝南汝南賊共都等應之遣蔡揚擊都不利為都所破

錢云蜀先主傳作龔都龔共古字通

公南征備備聞公自行走奔劉表都等皆散

七年春正月公軍譙令曰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畧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為存者立廟使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遂至浚儀治睢陽渠遣使以大牢祀橋玄褒賞令載公祀文曰故太尉橋公誕敷明德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靈幽體翳邈哉晞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鄙之姿為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之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乎匪謂靈忿能詒己疾懷舊惟

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尚饗進軍官渡紹自
軍破後發病歐血夏五月死小子尚代譚自號車騎將
軍屯黎陽秋九月公征之連戰譚尚數敗退固守
八年春三月攻其郭乃出戰擊大破之譚尚夜遁夏四
月進軍鄴五月還許留賈信屯黎陽己酉令曰司馬法
將軍死綏魏書云綏却也有前一尺無却一寸故趙括之母乞不坐括是
古之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於內也自命將征行但
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
失利者免官爵魏書載庚申令曰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所謂可
與適道未可與權管仲曰使賢者食於能則上尊鬬士食於功則卒輕於死二者設于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

之人不鬬之士並受祿賞而可以立功興國者也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
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歟秋七月令曰喪亂已來十有五年後生
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
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
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八月公征劉表軍西平
公之去鄴而南也譚尚爭冀州譚爲尚所敗走保平原
尚攻之急譚遣辛毗乞降請救諸將皆疑荀攸勸公許
之魏書曰公云我攻呂布表不爲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紹此自守之賊也宜爲後圖譚尚狡猾當乘其亂縱
譚挾詐不終束手使我破尚偏收其地利自多矣乃許之公乃引軍還冬十月到黎
陽爲子整與譚結婚臣松之案紹死至此過周五月耳譚雖出後其伯不爲紹服三年而

乾隆四年校刊

於再朞之內以行古禮悖矣魏武或以權宜與之約言今云結婚未必便以此年成禮

尚聞公北乃釋平原還鄴東平呂曠呂翔叛尚屯陽平率其衆降封爲列侯（魏書曰譚之圍解陰以將軍印綬假曠曠受印送之公曰我固知譚之有小計也欲使我攻尚得以其間略民聚衆比尚之破可得自彊以乘我弊也尚破我盛何弊之乘乎）

九年春正月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尚復攻譚留蘇由審配守鄴公進軍到洹水由降既至攻鄴爲土山地道武安長尹楷屯毛城通上黨糧道夏四月留曹洪攻鄴公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尚將沮鵠守邯鄲（沮音菹河朔間今猶有此姓鵠沮授子也）又擊拔之易陽令韓範涉長梁岐舉縣降賜爵關內侯五月毀土山地道作圍塹決漳水灌城城中餓死者過半秋七月尚還救鄴諸將皆以爲此歸師人自爲戰不如避之公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尚果循西山來臨滏水爲營（曹瞞傳曰遣候者數部前後參之皆曰定從西道已在邯鄲公大喜會諸將曰孤已得冀州諸君知之乎皆曰不知公曰諸君方見不久也）夜遣兵犯圍公逆擊破走之遂圍其營未合尚懼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爲圍益急尚夜遁保祁山追擊之其將馬延張顗等臨陣降衆大潰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使尚降人示其家城中崩沮八月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城東門內兵配逆戰敗生禽配斬之鄴定公臨祀紹墓哭之

（錢云故下當有遣字）

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雜繒絮廩食之。孫盛云、昔者先王之爲誅賞也、將以懲惡勸善、永彰鑒戒。紹因世艱危、遂懷逆謀、上議神器、下干國紀、薦社汚宅、古之制也、而乃盡哀於逆臣之冢、加恩於饕餮之室、爲政之道、於斯躓矣。夫匿怨友人、前哲所恥、稅驂舊館、義無虛涕、苟道乖好絕、何哭之有。昔漢高失之於項氏、魏武遵謬於此舉、豈非百慮之一失也。初紹與公共起兵、紹問公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公曰、足下意以爲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傅子曰、太祖又云、湯武之王、豈同土哉。若以險固爲資、則不能應機而變化也。九月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重豪彊兼并之法、百姓喜悅。魏書載公令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彊擅恣、親戚兼并、下民貧弱、代出租賦、衒鬻家財、不足應命、審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爲逋逃主。欲望百姓親附、甲兵彊盛、豈可得邪。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郡國守相明檢察之、無令彊民有所隱藏、而弱民兼賦也。天子以公領冀州牧、公讓還兗州。公之圍鄴也、譚略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尚敗還中山、譚攻之、尚奔故安、遂并其衆。公遺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軍。譚懼、拔平原、走保南皮。十二月、公入平原、略定諸縣。

十年春正月、攻譚、破之、斬譚、誅其妻子、冀州平。魏書曰、公攻譚、旦及日中不決、公乃自執桴鼓、士卒咸奮、應時破陷。下令曰、其與袁氏同惡者、與之更始。令民不得復私讐、禁厚葬、皆一之於法。是月、袁

乾隆四年校刊

熙大將焦觸張南等叛攻熙尚熙尚奔三郡烏丸觸等舉其縣降封爲列侯初討譚時民亡椎氷臣松之以爲討譚時川渠水凍使民椎氷以通船民憚役而亡令不得降頃之亡民有詣門首者公謂曰聽汝則違令殺汝則誅首歸深自藏無爲吏所獲民垂泣而去後竟捕得夏四月黑山賊張燕率其衆十餘萬降封爲列侯故安趙犢霍奴等殺幽州刺史涿郡太守三郡烏丸攻鮮于輔於獷平續漢書郡國志曰獷平縣名屬漁陽郡秋八月公征之斬犢等乃渡潞河救獷平烏丸奔走出塞九月令曰阿黨比周先聖所疾也聞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盜嫂第五伯魚三娶孤女謂之撾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議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爲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以爲羞冬十月公還鄴初袁紹以甥高幹領并州牧公之拔鄴幹降遂以爲刺史幹聞公討烏丸乃以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遣樂進李典擊之幹還守壺關城

十一年春正月公征幹幹聞之乃留其別將守城走入匈奴求救於單于單于不受公圍壺關三月拔之幹遂走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秋八月公東征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李典擊破之承走入海島割東海之

襄賁郯戚以益琅邪省昌慮郡魏書載十月乙亥令曰夫治世御眾建立輔弼誡在面從詩稱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斯實君臣懇懇之求也吾充重任每懼失中頻年以來不聞嘉謀豈吾開延不勤之咎邪自今以後諸掾屬治中別駕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將覽焉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合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以家人子為己女妻焉遼西單于蹋頓尤彊為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害公將征之鑿渠自呼淹入泒水泒音孤名平虜渠又從泃河口泃音句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

十二年春二月公自淳于還鄴丁酉令曰吾起義兵誅暴亂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為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魏書載公令曰昔趙奢竇嬰之為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濟成大功永世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為人也與諸將士大夫共從戎事幸賴賢人不愛其謀羣士不遺其力是以夷險平亂而吾得竊大賞戶邑三萬追思竇嬰散金之義今分所受租與諸將掾屬及故戍於陳蔡者庶以疇答眾勞不擅大惠也宜差死事之孤以租穀及之若年殷用足租奉畢入將大與眾人悉共饗之將北征三郡烏丸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為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為變事不可悔惟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備勸公行夏五月至無終

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爲鄉導公從之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剛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公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公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先鋒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丸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人與尚熙奔遼東衆尚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公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尚兄弟可禽也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公引兵自柳城還曹瞞傳曰時寒且旱二百里無復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爲糧鑿地入三十餘丈乃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衆莫知其故人人皆懼公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雖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康即斬尚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諸將或問公還而康斬送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十一月至易水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盧上郡烏丸行單于那樓將其名王來賀

十三年春正月公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肄以四反三蒼曰肄習也漢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爲丞相

乾隆四年校刊

獻帝起居注曰使太常徐璆卽授印綬御史大夫不領中丞置長史一人先賢行狀曰璆字孟平廣陵人少履清爽立朝正色歷任城汝南東海三郡所在化行被徵當還爲袁術所劫術僭號欲授以上公之位璆終不爲屈術死後璆得術璽致之漢朝拜衛尉太常公爲丞相以位讓璆焉秋七月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劉備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備走夏口公進軍江陵下令荊州吏民與之更始乃論荊州服從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劉表大將文聘爲江夏太守使統本兵引用荊州名士韓嵩鄧義等衛恆四體書勢序曰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爲楷法至靈帝好書世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甚矜其能每書輒削焚其札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札鵠卒以攻書至選部尚書於是公欲爲洛陽令鵠以爲北部尉鵠後依劉表及荊州平公募求鵠鵠懼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使在祕書以勤書自效公嘗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謂勝宜官鵠字孟黃安定人魏宮殿題署皆鵠書也皇甫謐逸士傳曰汝南王儁字子文少爲范滂許章所識與南陽岑晊善公之爲布衣特愛儁儁亦稱公有治世之具及袁紹與弟術喪母歸葬汝南儁與公會之會者三萬人公於外密語儁曰天下將亂爲亂魁者必此二人也欲濟天下爲百姓請命不先誅此二子亂今作矣儁曰如卿之言濟天下者舍卿復誰相對而笑儁爲人外靜而內明不應州郡三府之命公車徵不到避地居武陵歸儁者一百餘家帝之都許復徵爲尚書又不就劉表見紹彊陰與紹通儁謂表曰曹公天下之雄也必能興霸道繼桓文之功者也今乃釋近而就遠如有一朝之急遙望漠北之救不亦難乎表不從儁年六十四以壽終於武陵公聞而哀傷及平荊州自臨江而迎喪改葬于江陵表爲先賢也益州牧劉璋始受徵役遣兵給軍十二月孫權爲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至巴丘遣張憙救合肥權聞憙至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

魏志卷一

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山陽公載記曰公船艦爲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塡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軍既得出公大喜諸將問之公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備尋亦放火而無所及孫盛異同評曰案吳志劉備先破公軍然後權攻合肥而此記云權先攻合肥後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吳志爲是

十四年春三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辛未令曰自頃已來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而仁者豈樂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無基業不能自存者縣官勿絕廩長吏存卹撫循以稱吾意置揚州郡縣長吏開芍陂屯田十二月軍還譙

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冬作銅爵臺魏武故事載公十二月己亥令曰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爲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爲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違迕諸常侍以爲彊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

十未名爲老。而自圖之。從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如意。後徵爲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與彊敵爭。儻更爲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袁術僭號於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爲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爲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衆。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勢彊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爲國。以義滅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爲宗室。包藏姦心。乍前乍卻。以觀世事。據有荊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爲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况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桓兄弟。過於三世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常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敘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爲人所禍也。既爲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爲也。前朝恩封三子爲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爲榮。欲以爲外援

乾隆四年校刊

為萬安計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未嘗不舍書而歎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克彊處小而禽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十六年春正月魏書曰庚辰天子報減戶五千分所讓三縣萬五千封三子植為平原侯據為范陽侯豹為饒陽侯食邑各五千戶天子命公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為丞相副太原商曜等以大陵叛遣夏侯淵徐晃圍破之張魯據漢中三月遣鍾繇討之公使淵等出河東與繇會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韓遂楊秋李堪成宜等叛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勑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秋七月公西征魏書曰議者多言關西兵彊習長矛非精選前鋒則不可以當也公謂諸將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耳與超等夾關而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阪津據河西為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校尉丁斐因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乃得渡曹瞞傳曰公將過河前隊適渡超等奄至公猶坐胡床不起張郃等見事急共引公入船河水急北渡流四五里超等騎追射之矢下如雨諸將見軍敗不知公所在皆惶懼至見乃悲喜或流涕公大笑曰今日幾為小賊所困乎循河為甬道而南賊退拒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信求割河以西請和公

超兵鋒不得已而用間

不、許。九月進軍渡渭。曹瞞傳曰、時公軍每渡渭、輒爲超騎所衝突、營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婁子伯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爲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公從之、乃多作縑囊以運水、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由是公軍盡得渡渭。或疑于時九月、水未應凍。臣松之案魏書、公軍八月至潼關、閏月北渡河、則其年閏八月也、至此容可大寒耶。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公用賈詡計、僞許之。韓遂請與公相見。公與遂父同歲孝廉。又與遂同時儕輩。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魏書曰、公後日復與遂等會語、諸將曰、公與虜交語、不宜輕脫、可爲木行馬以爲防遏、公然之。賊將見公、悉於馬上拜、秦、胡觀者、前後重沓、公笑謂賊曰、汝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胡前後大觀。又列鐵騎五千爲十重陣、精光耀日、賊益震懼、他日、公又

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等走涼州。楊秋奔安定。關中平。諸將或問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臣松之按、漢高祖二年與楚戰滎陽、京索之間、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應劭曰、恐敵鈔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也。今魏武不築垣牆、但連車樹柵以扞兩面。既爲不可

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賊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公荅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爲功差易吾是以喜冬十月軍自長安北征楊秋圍安定秋降復其爵位使留撫其民人魏畧曰楊秋黃初中遷討寇將軍位特進封臨涇侯以壽終十二月自安定還留夏侯淵屯長安

錢按光武并廣平國入鉅鹿郡此復分之見續漢志廣平下[illegible]之字任城屬東州[illegible]當以益魏郡[illegible]一城字或據[illegible]昭注續漢志引此文[illegible]平之廣平任城似當時已有廣平郡[illegible]帝起居注建安十八年冀州部三十二郡[illegible]數廣平[illegible]平郡[illegible]注廣平之三字[illegible]衍文不出[illegible]本[illegible]

十七年春正月公還鄴天子命公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劒履上殿如蕭何故事馬超餘衆梁興等屯藍田使夏侯淵擊平之割河內之蕩陰朝歌林慮東郡之衛國頓丘東武陽發干鉅鹿之廮陶曲周南和廣平之任城趙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冬十月公征孫權

十八年春正月進軍濡須口攻破權江西營獲權都督公孫陽乃引軍還詔書并十四州復爲九州夏四月至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爲魏公續漢書曰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業於鄭玄建安初爲侍中虞溥江表傳曰獻帝嘗特見慮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民流其權安在哉遂與融

全學左氏遂爲
六朝錫文蒿矢

互相長短、以致不睦、公以書和解之、慮從光祿勳遷爲大夫、曰、朕以不德少遭愍凶、越在西土、遷于唐衞、當此之時、若綴旒然、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贅猶綴也、何休云、旒旂旒也、以旒譬者、言爲下所執持東西也、宗廟乏祀、社稷無位、羣凶覬覦、分裂諸夏、率土之民、朕無獲焉、即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假寐、震悼于厥心、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文侯之命曰、亦惟先正、鄭玄云、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其孰能恤朕躬、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臣釋位以謀王室、左氏傳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服虔曰、言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室、君則攝進、首啓戎行、此君之忠于本朝也、後及黃巾反易天

常、侵我三州、延及平民、君又翦之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君則致討、克黜其難、遂遷許都、造我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乂、此又君之功也、袁術僭逆、肆於淮南、懾憚君靈、用丕顯謀、蘄陽之役、橋蕤授首、稜威南邁、術以隕潰、此又君之功也、迴戈東征、呂布就戮、乘轅將返、張楊殂斃、眭固伏罪、張繡稽服、此又君之功也、袁紹逆亂天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內侮、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執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運其神策、致屆官渡、大殲醜類、詩曰、致天之屆、于牧之野、鄭玄云、屆、殛也、鴻範曰、鯀則殛死、俾我國

乾隆四年校刊

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濟師洪河拓定四州袁譚高幹咸梟其首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烏丸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據塞北束馬縣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劉表背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境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零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吏率職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之以明德班敘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勤教恤慎刑獄吏無苛政民無懷慝敦崇帝族表繼絕世舊德前功罔

不咸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藩衛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靜懲難念功乃使邵康公賜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世祚太師以表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爲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秬鬯弓矢大啓南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賴今君稱丕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綏爰九域莫不率俾

盤庚曰綏爰有衆鄭康成曰爰於也安隱於其衆也君奭曰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

出所照無不衞度而可使也功高于伊周而賞卑於齊晉朕甚恧焉朕以眇眇之身託于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涉淵冰非君攸濟朕無任焉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爲魏公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爲卿佐周邵師保出爲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錫其敬聽朕命以君經緯禮律爲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勸分務本穡人昏作盤庚曰墮農自安不昏作勞鄭玄云昏勉也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袞冕

之服赤舄副焉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遠人革面華夏充實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官才任賢羣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秉國之鈞正色處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糾虔天刑語出國語韋昭注曰糾察也虔敬也刑法也犯關干紀莫不誅殛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君以溫恭爲基孝友爲德明允篤誠感于朕思是用錫君秬鬯一卣圭瓚

副焉魏國置丞相已下羣卿百寮皆如漢初諸侯王之制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衆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後漢尚書左丞潘勗之辭也勗字元茂陳留中牟人魏書載公令曰夫受九錫廣開土宇周公其人也漢之異姓八王者與高祖俱起布衣剏定王業其功至大吾何可比之前後三讓於是中軍師陵樹亭侯荀攸前軍師東武亭侯鍾繇左軍師涼茂右軍師毛玠平虜將軍華鄉侯劉勳建武將軍清苑亭侯劉若伏波將軍高安鄉侯夏侯惇武將軍都亭侯王忠奮威將軍樂鄉侯劉展建忠將軍昌鄉亭侯鮮于輔奮武將軍安國亭侯程昱太中大夫都鄉侯賈詡軍師祭酒千秋亭侯董昭都亭侯薛洪南鄉亭侯董蒙關內侯王粲傅巽祭酒王選袁渙王朗張承任藩杜襲中護軍國明亭侯曹洪中領軍萬歲亭侯韓浩行驍騎將軍安平亭侯曹仁領護軍將軍王圖長史萬潛謝奐袁霸等勸進曰自古三代胙臣以土受命中興封秩輔佐皆所以褒功賞德為國藩衞也往者天下崩亂羣凶豪起顛越跋扈之險不可忍言明公奮身出命以狥其難誅二袁篡盜之逆滅黃巾賊亂之類殄夷首逆芟撥荒穢沐浴霜露二十餘年書契以來未有若此功者昔周公承文武之迹受已成之業高枕墨筆拱揖羣后商奄之勤不過二年呂望因三分有二之形據八百諸侯之勢暫把旄鉞一時指麾然皆大啓土宇跨州兼國周公八子並為侯伯白牡騂剛郊祀天地典策備物擬則王室榮章寵盛如此之弘也逮至漢興佐命之臣張耳吳芮其功至薄亦連城開地南面稱孤此皆明君達主行之於上賢臣聖宰受之於下三代令典漢帝明制今比勞則周呂逸計功則張吳微論制則齊魯重言地則長沙多然則魏國之封九錫之榮況於舊賞猶懷玉而被褐也且列侯諸將幸攀龍驥得竊微勞佩紫懷黃蓋以百數亦將因此傳之萬世而明公獨辭賞於上將使其下懷不自安上違聖朝歡心下失冠帶至望忘輔弼之大業信匹夫之細行攸等所大懼也於是公勑外為章但受魏郡攸等復曰伏見魏國初封聖朝發慮稽謀羣寮然後策命而明公久違上指不即大禮今既虔奉詔命副順衆望又欲辭多當少讓九受一是猶漢朝之賞不行而攸等之請未許也昔齊魯之封奄有東海疆域井賦四百萬家基隆業廣易以立功故

乾隆四年校刊

能成翼戴之勳立一匡之績今魏國雖有十郡之名猶減於曲阜計其戶數不能參半以藩衛王室立垣樹屏猶未足也且聖上覽亡秦無輔之禍懲曩日震蕩之艱託建忠賢廢墜是爲願明公恭承帝命無或拒違公乃受命魏畧載公上書謝曰臣蒙先帝厚恩致位郎署受性疲怠意望畢足非敢希望高位庶幾顯達會董卓作亂義當死難故敢奮身出命摧鋒率衆遂值千載之運奉役目下當二袁炎沸侵侮之際陛下與臣寒心同憂顧瞻京師進受猛敵常恐君臣俱陷虎口誠不自意能全首領賴祖宗靈祐醜類夷滅得使微臣竊名其間陛下加恩授以上相封爵寵祿豐大弘厚生平之願實不望也口與心計幸且待罪保持列侯遺付子孫自託聖世永無憂責不意陛下乃發盛意開國備錫以貺愚臣地比齊魯禮同藩王非臣無功所宜膺據歸情上聞不蒙聽許嚴詔切至誠使臣心俯仰逼迫伏自惟省列在大臣命制王室身非已有豈敢自私遂其愚意亦將黜退令就初服今奉疆土備數藩翰非敢遠期慮有後世至於父子相誓終身灰軀盡命報塞厚恩天威在顏悚懼受詔

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廟天子娉公三女爲貴人少者待年於國獻帝起居注曰使使持節行太常大司農安陽亭侯王邑齎璧帛玄纁絹五萬匹之鄴納娉介者五人皆以議郎行大夫事副介一人九月作金虎臺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冬十月分魏郡爲東西部置都尉十一月初置尚書侍中六卿魏氏春秋曰以荀攸爲尚書令涼茂爲僕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爲尚書王粲杜襲衞覬和洽爲侍中馬超在漢陽復因羌胡爲害氐王千萬叛應超屯興國使夏侯淵討之

十九年春正月始耕籍田南安趙衢漢陽尹奉等討超梟其妻子超奔漢中韓遂徙金城入氐王千萬部率羌胡萬餘騎與夏侯淵戰擊大破之遂走西平淵與諸將攻興國屠之省安東永陽郡安定太守毋丘興將之官

錢按獻帝起居注初平四年分漢陽爲永陽郡矣

乾隆四年校刊

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獻帝起居注曰使行太常事大司農安陽侯王邑與宗正劉艾皆持節介者五人齎束帛駟馬及給事黃門侍郎掖庭丞中常侍二人迎二貴人于魏公國二月癸亥又於魏公宗廟授二貴人印綬甲子詣魏公宮延秋門迎貴人升車魏遣郎中令少府博士御府乘黃廄令丞相掾屬侍送貴人癸酉二貴人至洧倉中遣侍中丹將冗從虎賁前後駱驛往迎之乙亥二貴人入宮御史大夫中二千石將大夫議郎會殿中魏國二卿及侍中中郎二人與漢公卿並升殿宴

三月天子使魏公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游冠獻帝起居注曰使左中郎將楊宣亭侯裴茂持節印授之秋七月公征孫權九州春秋曰參軍傅幹諫曰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與武也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德足以相濟而後王道備矣往者天下大亂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也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服易以德懷愚以爲可且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分土定封論功行賞若此則內外之心固有功者勸而天下知制矣然後漸興學校以導其善性而長其義節公神武震於四海若修文以濟之則普天之下無思不服矣今舉十萬之衆頓之長江之濱若賊負固深藏則士馬不能逞其能奇變無所用其權則大威有屈而敵心未能服矣唯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義全威養德以道制勝公不從軍遂無功幹字彥材北地人終於丞相倉曹屬有子曰玄初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衆枹罕改元置百官三十餘年遣夏侯淵自興國討之冬十月屠枹罕斬建涼州平公自合肥還十一月漢皇后伏氏坐昔與父故屯騎校尉完

於一生大者至今日為奸雄坐此也

書云帝以董承被誅怨恨公辭甚醜惡發聞后廢黜死兄弟皆伏法曹瞞傳曰公遣華歆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匿壁中歆壞戶發壁牽后出帝時與御史大夫郗慮坐后被髮徒跣過執帝手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時也帝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殺之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十二月公至孟津天子命公置旄頭宮殿設鍾虡乙未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又曰夫刑百姓之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於是

置理曹掾屬

二十年春正月天子立公中女為皇后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縣領其民合以為新興郡三月公西征張魯至陳倉將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先遣張郃朱靈等攻破之夏四月公自陳倉以出散關至河池氐王竇茂衆萬餘人恃險不服五月公攻屠之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典略曰遂字文約始與同郡邊章俱著名西州章為督軍從事遂奉計詣京師何進宿聞其名特與相見遂說進使誅諸閹人進不從乃求歸會涼州宋揚北宮玉等反舉章遂為主章尋病卒遂為揚等所劫不得已遂阻兵為亂積三十二年至是乃死年七十餘矣劉艾靈帝紀曰章一名元秋七月公至陽平張魯使弟衛與將楊昂

等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能拔。乃引軍還。賊見大軍退。其守備解散。公乃密遣解僄高祚等乘險夜襲。大破之。斬其將楊任。進攻衛。衛等夜遁。魯潰奔巴中。公軍入南鄭。盡得魯府庫珍寶。魏書曰。軍自武都山行千里。升降險阻。軍人勞苦。公於是大饗。莫不忘其勞。巴漢皆降。復漢寧郡爲漢中。分漢中之安陽西城爲西城郡。置太守。分錫上庸郡。置都尉。八月。孫權圍合肥。張遼李典擊破之。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舉巴夷賨民來附。孫盛曰。朴音浮。濩音戶。於是分巴郡。以胡爲巴東太守。濩爲巴西太守。皆封列侯。天子命公承制封拜諸侯守相。孔衍漢魏春秋曰。天子以公典任於外。臨事之賞。或宜速

疾。乃命公得承制封拜諸侯守相。詔曰。夫軍之大事。在茲賞罰。勸善懲惡。宜不旋時。故司馬法曰。賞不逾日者。欲民速覩爲善之利也。昔在中興。鄧禹入關。承制拜軍祭酒李文爲河東太守。來歙又承制拜高峻爲通路將軍。察其本傳。皆非先請。明臨事刻印也。斯則世祖神明權達損益。蓋所用速示威懷而著鴻勳也。其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專命之事。苟所以利社稷安國家而已。況君秉任二伯。師尹九有。實征夷夏。軍行藩甸之外。失得在於斯須之間。停賞俟詔。以滯世務。固非朕之所圖也。自今已後。臨事所甄。當加寵號者。其便刻印章假授。咸使忠義得相獎勵。勿有疑焉。冬十月。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魏書曰。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銅印龜紐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皆不食租。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臣松之以爲今之虛封。蓋自此始。十一月。魯自巴中將其餘衆降。封魯及五子皆爲列侯。劉備襲劉璋。取益州。遂據巴中。遣

張郃擊之十二月公自南鄭還留夏侯淵屯漢中是行也侍
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曰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
誰所從神且武安得久勞師相公征關右赫怒振天威
一舉滅獯虜再舉服羌夷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陳
賞越山嶽酒肉踰川坻軍中多饒飫人馬皆溢肥徒行
兼乘還空出有餘資拓土三千里往
反速如飛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

二十一年春二月公還鄴魏書曰辛未有司以大牢告
至策勳于廟甲午始春祠令
曰議者以爲祠廟上殿當解履吾受錫命帶劍不解履
上殿今有事于廟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
而簡君王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又臨祭就洗以手擬
水而不盥夫盥以潔爲敬未聞擬向不盥之禮且祭神
如神在故吾親受水而盥也又降神禮訖下階就幕而
立須奏樂畢竟似若不愆烈祖遲祭不速訖也故吾坐
俟樂闋送神乃起也受胙納以授侍中此爲敬恭不
終實也古者親執祭事故吾親納于神終抱而歸也仲
尼曰雖違衆吾從下誠哉斯言也

三月壬寅公親耕籍田魏書曰有司
奏四時講武

於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都試車馬幸長水
南門會五營士爲八陣進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
民素習自今已後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
日大朝車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奏可

夏五月天子進公爵爲魏王獻帝傳載詔曰自古帝王雖號
稱相變爵等不同至乎褒崇元
勳建立功德光啓氏姓延于子孫庶姓之與親豈有殊
焉昔我聖祖受命剏業肇基造我區夏鑒古今之制通
爵等之差盡封山川以立藩屏使異姓親戚並列土地
據國而王所以保乂天命安固萬嗣歷世承平臣主無
事世祖中興而時有難易是以曠年數百無異姓諸侯
王之位朕以不德繼序弘業遭率土分崩羣兇縱毒自
西徂東辛苦卑約當此之際唯恐溺入于難以羞先帝
之聖德賴皇天之靈俾君秉義奮身震迅神武捍朕於
艱難獲保宗廟華夏遺民含氣之倫莫不蒙焉君勤過
稷禹忠侔伊周而掩之以謙讓守之以彌恭是以往者
初開魏國錫君土宇懼君之違命慮君之固辭故且懷
志屈意封君爲上公欲以欽順高義須俟勳績韓遂宋
建南結巴蜀羣逆合從圖危社稷君復命將龍驤虎奮
梟其元首屠其窟栖暨至西征陽平之役親擐甲胄深

入險阻芟夷蠻賊殄其凶醜盪定西陲懸旌萬里聲教遠振寧我區夏蓋唐虞之盛三后樹功文武之興旦奭作輔二祖成業英豪佐命夫以聖哲之君事爲己任猶錫土班瑞以報功臣豈有如朕寡德仗君以濟而賞典不豐將何以答神祇慰萬民哉今進君爵爲魏王使使持節行御史大夫宗正劉艾奉策璽玄土之社苴以白茅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十君其正王位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其上魏公璽綬符策敬服朕命簡恤爾衆克綏庶績以揚我祖宗之休命魏王上書三辭詔三報不許又手詔曰大聖以功德爲高美以忠和爲典訓故勳業垂名使百世可希行道制義使力行可效是以勳烈無窮休光茂著稷契載元首之聰明周邵因文武之智用雖經營庶官仰歎俯思其對豈有若君者哉朕惟古人之功美之如彼思君忠勤之績茂之如此是以每將鏤符析瑞陳禮命冊寵秩概然自忘守文之不德焉今君重違朕命固辭懇切非所以稱朕心而訓後世也其抑志撙節勿復固辭四體書勢序曰梁鵠以公爲北部尉曹瞞傳曰爲尚書右丞司馬建公所舉及公爲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謂建公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公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王大笑建公名防司馬宣王之父臣松之案司馬彪序傳建公不爲右丞疑此不然而王隱晉書云趙王篡位欲尊祖爲帝博士馬平議稱京兆府君昔舉魏武帝爲北部尉賊不犯界如此則爲有徵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盧與其侯王來朝天子命王女爲公主食湯沐邑秋七月匈奴南單于呼廚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遂留魏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八月以大理鍾繇爲相國魏書曰始置奉常宗正官冬十月治兵魏書曰王親執金鼓以令進退遂征孫權十一月至譙

二十二年春正月王軍居巢二月進軍屯江西郝谿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遂逼攻之權退走三月王引軍還留夏侯惇曹仁張遼等屯居巢夏四月天子命王設天

求才如此所以能網羅豪傑也

子旃旗出入稱警蹕五月作泮宮六月以軍師華歆爲
御史大夫魏書曰初置衛尉官秋八月令曰昔伊摯傅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與蕭
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
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
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
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
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爲將守負汙辱之
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
所知勿有所遺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
馬設五時副車以五官中郎將丕爲魏太子劉備遣張
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辯遣曹洪拒之
二十三年春正月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
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魏武故事載令曰領長史王必是吾披荊

棘時吏也忠能勤事心如鐵石國之良吏也蹉跌久未
辟之捨騏驥而弗乘焉遑遑而更求哉故教辟之已署
所宜便以領長史統事如故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討斬之三輔
決錄注曰時有京兆金禕字德禕自以世爲漢臣自日
磾討莽何羅忠誠顯著名節累葉覩漢祚將移謂可季
興乃喟然發憤遂與耿紀韋晃吉本本子邈邈弟穆等
結謀紀字季行少有美名爲丞相掾王甚敬異之遷侍
中守少府邈字文然穆字思然以禕慷慨有日磾之風
又與王必善因以閒之若殺必欲挾天子以攻魏南援
劉備時關羽彊盛而王在鄴留必典兵督許中事文然
等率雜人及家僮千餘人夜燒門攻必禕遣人爲內應
射必中肩必不知攻者爲誰以素與禕善走投禕夜喚
德禕禕家不知是必謂爲文然等錯應曰王長史已死
乎卿曹事立矣必乃更他路奔或曰必欲投禕其帳下
督謂必曰今日事竟知誰門而投入乎扶必奔南城會
天明必猶在文然等衆散故敗後十餘日必竟以創死
獻帝春秋曰收紀晃等將斬之紀呼魏王名曰恨吾不
自生意竟爲羣兒所誤耳晃頓首搏頰以至於死山陽
公載記曰王聞王必死盛怒召漢百官詣鄴令救火者

錢按任城王彰傳止言代郡烏丸反疑上谷二字衍也無臣[illegible]卽[illegible]氏之譌

左不救火者右衆人以爲救火者必無罪皆附左王以爲不救火者非助亂救火乃實賊也皆殺之曹洪破吳蘭斬其將任夔等五月張飛馬超走漢中陰平氐强端斬吳蘭傳其首夏四月代郡上谷烏丸無臣氐等叛遣鄢陵侯彰討破之魏書載王令曰去冬天降疫癘民有凋傷軍興于外墾田損少吾甚憂之其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已上無夫子若年十二已下無父母兄弟及目無所見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無妻子父兄産業者廩食終身幼者至十二止貧窮不能自贍者隨口給貸老耄須待養者年九十已上復不事家一人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爲壽陵因高爲基不封不樹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爲兆

域使足相容秋七月治兵遂西征劉備九月至長安冬十月宛守將侯音等反執南陽太守劫畧民吏保宛初曹仁討關羽屯樊城是月使仁圍宛

二十四年春正月仁屠宛斬音曹瞞傳曰是時南陽間苦繇役音於是執太守東里衮與吏民共反與關羽連和南陽功曹宗子卿往說音曰足下順民心舉大事遠近莫不望風然執郡將逆而無益何不遣之吾與子共勠力比曹公軍來關羽兵亦至矣音從之卽釋遣太守子卿因夜踰城亡出遂與太守收餘民圍音會曹仁軍至共滅之夏侯淵與劉備戰於陽平爲備所殺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遂至陽平備因險拒守九州春秋曰時王欲還出令曰鷄肋官屬不知所謂主簿楊修便自嚴裝人驚問修何以知之修曰夫鷄肋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王欲還也夏五月引軍還長

安秋七月以夫人卞氏爲王后遣于禁助曹仁擊關羽八月漢水溢灌禁軍軍沒羽獲禁遂圍仁使徐晃救之九月相國鍾繇坐西曹掾魏諷反免世語曰諷字子京沛人有惑衆才傾動鄴都鍾繇由是辟焉大軍未反諷潛結徒黨又與長樂衛尉陳禕謀襲鄴未及期禕懼告之太子誅諷坐死者數十人王昶家誡曰濟陰魏諷而此云沛人未詳冬十月軍還洛陽曹瞞傳曰王更修治北部尉廨令過於舊孫權遣使上書以討關羽自效王自洛陽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圍解王軍摩陂魏畧曰孫權上書稱臣稱說天命王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侍中陳羣尚書桓階奏曰漢自安帝已來政去公室國統數絕至於今者唯有名號尺土一民皆非漢有期運久已盡歷數久已終非適今日也是以桓靈之間諸明圖緯者皆言漢行氣盡黃家當興殿下應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漢羣生注望遐邇怨歎是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臣愚以爲虞夏不以謙辭殷周不吝誅放畏天知命無所與讓也魏氏春秋曰夏侯惇謂王曰天下咸知漢祚已盡異代方起自古已來能除民害爲百姓所歸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餘年功德著於黎庶爲天下所依歸應天順民復何疑哉王曰施於有政是亦爲政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曹瞞傳及世語並云桓階勸王正位夏侯惇以爲宜先滅蜀蜀亡則吳服二方既定然後遵舜禹之軌王從之及至王薨惇追恨前言發病卒孫盛評曰夏侯惇耻爲漢官求受魏印桓階方惇有義直之節考其傳記世語爲妄矣

二十五年春正月至洛陽權擊斬羽傳其首庚子王崩於洛陽年六十六世語曰太祖自漢中至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祠而樹血出曹瞞傳曰王使工蘇越徙美梨掘之根傷盡出血越白狀王躬自視而惡之以爲不祥還遂寢疾遺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

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歛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

謚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魏書曰太祖自統御海內芟夷羣醜其行軍用師大較依孫吳之法而因事設奇譎敵制勝變化如神自作兵書十萬餘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事又手爲節度從令者克捷違敎者負敗與虜對陳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故每戰必克軍無幸勝知人善察難眩以僞拔于禁樂進於行陳之閒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功列爲名將其餘拔出細微登爲牧守者不可勝數是以剏造大業文武並施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才力絕人手射飛鳥躬禽猛獸嘗於南皮一日射雉獲六十三頭及造作宮室繕制器械無不爲之法則皆盡其意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後宮衣不錦繡侍御履不二采帷帳屏風壞則補納茵蓐取溫無有緣飾攻城拔邑得靡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四方獻御與羣下共之常以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故預自制終亡衣服四篋而已傳子曰太祖愍嫁娶之奢僭公女適人皆以皁帳從婢不過十人張華博物志曰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農張芝芝弟昶並善草書而太祖亞之桓譚蔡邕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眞郭凱等善圍棊太祖皆與埒能又好養性法亦解方藥招引方術之士廬江左慈譙郡華佗甘陵甘始陽城郄儉無不畢至又習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飲鴆酒傅子曰漢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是以袁紹崔豹之徒雖爲將帥皆著縑巾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爲帢合於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于今施行可謂軍容非國容也曹瞞傳曰太祖爲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帢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肴膳皆沾汚巾幘其輕易如此然持法峻刻諸將有計畫勝出己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舊怨亦皆無餘其所刑殺輒對之垂涕嗟痛之終無所活初袁忠爲沛相嘗欲以法治太祖沛國桓邵亦輕之及在兖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祖太祖殺讓族其家忠邵俱避難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燮盡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謝於庭中太祖謂曰跪可解死

邪遂殺之常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付麥以相持於是太祖馬騰入麥中勑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爲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援劍割髮以置地又有幸姬常從晝寢枕之臥告之曰須臾覺我姬見太祖臥安未卽寤及自覺棒殺之常討賊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衆太祖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衆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題徇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其酷虐變詐皆此之類也

評曰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眎四州彊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擥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畧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乾隆四年校刊

魏志卷一考證

太祖武皇帝○臣清植按此書於曹操始稱太祖及漢帝遷許以操爲大將軍則改稱公蓋天子三公稱公也既進爵爲王則改稱王即曹丕未篡之先亦稱王而已明其爲漢王公也爲漢王公而卒乃帝其爲篡也章矣陳壽仕晉而晉繼魏故微其辭以寓其旨若孫權則雖篡後猶權之耳惟先主始終皆稱先主無易辭以此知陳壽意中隱以正統予蜀如綱目之指故隋王通曰使陳壽不美於春秋遷固之罪言其體雖襲史漢之舊而書法則容有合於春秋也

魏志卷一

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注太祖一名吉利○太平御覽
太祖上有曹瞞傳曰四字　臣龍官　按裴注所引皆有
書名此爲脫落無疑
封費亭侯注騰父節字元偉○　臣明楷　按宦官有曹節
曹騰之父亦名節名同耳
莫能審其生出本末注嵩夏侯氏之子○前學士臣何
焯曰夏侯惇之子楙尚清河公主淵子衡亦娶曹氏
則謂嵩夏侯氏子者敵國傳聞葢不足信
其在君乎注抄集諸家兵法名曰接要○　臣明楷　按接
似應作節或以祖名節而諱之與

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爲濟南相○　臣清植　按魏武故
事所載十二月已亥令操先在濟南後徵爲都尉此
拜騎都尉乃在濟南相之先似當以操自敘爲正
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汙狼籍於是奏免其八○太平御
覽八下有九字
河內太守王匡注班親屬不勝憤怒與太祖并勢共殺
匡○　臣清植　按後文所列諸人屯兵處獨缺王匡鮑
信信名位微又其傳曰協規太祖其統屬於操無疑
匡所以闕如必是見并於操如謝承之說
布到乘氏爲其縣人李進所破○宋本作季進

太祖軍臨武平○太平御覽無平字

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衆各數萬初應袁術又附孫堅二月太祖進軍討破之斬辟邵等○

臣龍官按建安五年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則此時未得斬也又于禁傳亦云斬辟邵等疑有誤何焯校本衍辟字良是

公將引還繡兵來公軍不得進○太平御覽來下有追字

固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留守○繆文選作樛

遺劉岱王忠擊之不克注令俳取冢間髑髏擊著忠馬鞍○元修本無著字

爲子整與譚結婚注未必便以此年成禮○臣清植按明年九月明記女還而後進兵則其成禮於此時必矣操譚惡得與論禮哉

東平呂曠呂翔叛尚○袁紹傳俱作翔監本誤作詳今改正

尚懼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尚懼下當有遺字

夏六月以公爲丞相注璆字孟平○後漢書作孟玉和

洽傳注中又作孟本

冬作銅爵臺注以及子植兄弟○何焯曰文類作子桓植字乃桓字傳寫之譌對臣下不以稱子之字爲嫌觀陳思王傳注中諸令屢稱子建則此爲子桓决也

馬超遂與韓遂楊秋李堪成宜等叛○監本作李㙢後云斬成宜李堪等又馬超張魯傳皆作堪則作李㙢誤也今改正

九月進軍渡渭注可起沙爲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可一夜而成五字太平御覽作須臾氷堅如鐵石功不遠曙百堵皆立雖金湯之固未能過也二十四字

策命公爲魏公○何焯曰魏公之命及丕禪授之際但錄冊書而不著其僞讓承祚之微詞所以殊於它史也

對揚我高祖之休命注於是中軍師王凌謝亭侯荀攸○何焯曰王字衍文凌謝當爲陵樹荀攸本傳冀州平太祖表封爲陵樹亭侯也

但更事多耳注使行太常事大司農安陽侯王邑○安陽下疑脫亭字

兄弟皆伏法注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何焯曰完字

衍完死在十四年
二十一年春二月公還鄴注此爲敬恭不終實也○文類作終不實也
漢太醫令吉本○後漢書作吉平
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討斬之注或曰必欲投禕○或曰諸本誤作王曰以上下文考之當是兩說傳疑作或曰爲是
執南陽太守刼畧民吏保宛○宋本民吏作吏民
仁屠宛斬音注音於是執太守東里褒○通鑑作東里袞

二月丁卯葬高陵注是以袁紹崔豹之徒○臣良裘按豹當作鈞宋書禮志可据鈞與袁紹起兵山東見後漢書崔駰傳

魏志卷一考證

魏志卷二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文帝丕

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中平四年冬生於譙魏書曰帝生時有雲氣青色而圜如車蓋當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爲至貴之證非人臣之氣年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善騎射好擊劍舉茂才不行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五年爲司徒趙溫所辟太祖表溫辟臣子弟選舉故不以實使侍中守光祿勳郗慮持節奉策免溫官建安十六年爲五官中郎將副丞相二十二年立爲魏太子魏畧曰太祖不時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時有高元呂者善相人乃呼問之對曰其貴乃不可言問壽幾何元呂曰其壽至四十

乾隆四年校刊

當有小苦，過是無憂也。後無幾而立為皇太子，至年四十而薨。太祖崩，嗣位為丞相、魏王。袁宏漢紀載漢帝詔曰：魏太子丕：昔皇天授乃顯考以翼我皇家，遂攘除羣凶，拓定九州，弘功茂績，光于宇宙，朕用垂拱負扆二十有餘載。天不憖遺一老，永保余一人，早世潛神，哀悼傷切。丕奕世宣明，宜秉文武，紹熙前緒。今使使持節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丕丞相印綬、魏王璽紱，領冀州牧。方今外有遺虜，遐夷未賓，旗鼓猶在邊境，干戈不得韜刃。斯乃播揚洪烈，立功垂名之秋也。豈得脩諒闇之禮，究曾閔之志哉？其敬服朕命，抑弭憂懷，旁祗厥緒，時亮庶功，以稱朕意。於戲，可不勉與！尊王后曰王太后。改建安二十五年為延康元年。元年二月，魏書載庚戌令曰：關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災荒。設禁重稅，非所以便民。其除池籞之禁，輕關津之稅，皆復什一。辛亥，賜諸侯王將相已下大將粟萬斛，帛千匹，金銀各有差等。遣使者循行郡國，有違理掊克暴虐者，舉其罪。壬戌，以太中大夫賈詡為太尉，御史大夫華歆為相國，大理王朗為御史大夫。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其宦人為官者不得過諸署令。為金策著令，藏之石室。初，漢熹平五年，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玄問太史令單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後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復見。天事恒象，此其應也。內黃殷登默而記之。至四十五年，登尚在。三月，黃龍見譙。登聞之曰：單颺之言，其驗茲乎！魏書曰：王召見登，謂之曰：昔成風聞楚丘之繇而敬事季友，鄧晨信少公之言而自納光武。登以篤老服膺占術，記識天道，豈有是乎！賜登穀三百斛，遣歸家。己卯，以前將軍夏侯惇為大將軍。濊貊、扶餘單于、焉耆、于闐王皆各遣使奉獻。魏書曰：丙戌，令史官奏修重黎羲和之職，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以奉天時。臣松之案：魏書有是言而不聞其職也。丁亥，令曰：故尚書僕射毛玠、奉常

王修、涼茂、郎中令袁渙、少府謝奐、萬潛、中尉徐奕、國淵等，皆忠直在朝，履蹈仁義，並早卽世，而子孫陵遲，惻然愍之，其皆拜子男爲郎中。夏四月丁巳，饒安縣言白雉見。魏書曰：賜饒安田租，勃海郡百戶牛酒，大酺三日，太常以太牢祠宗廟。庚午，大將軍夏侯惇薨。魏書曰：王素服幸鄴東城門發哀。孫盛曰：在禮，天子哭同姓於宗廟門之外。哭於城門，失其所也。

天子命王追尊皇祖太尉曰太王，夫人丁氏曰太王后。封王子叡爲武德侯。魏略曰：以侍中鄭稱爲武德侯傅，令曰：龍淵、太阿出昆吾之金，和氏之璧由井里之田；礱之以砥礪，錯之以他山，故能致連城之價，爲命世之寶。學亦人之砥礪也。稱篤學大儒，勉以經學輔侯，宜旦夕入侍，曜明其志。是月，馮翊山賊鄭甘、王照率衆降，皆封列侯。魏書曰：初，鄭甘、王照及盧水胡率其屬來降，王得降書以示朝曰：前欲有令吾討鮮卑者，吾不從而降；又有欲使吾及今秋討盧水胡者，吾不聽，今又降。昔魏武侯一謀而當，有自得之色，見譏李悝。吾今說此，非自是也，徒以爲坐而降之，其功大於動兵革也。酒泉黃華、張掖張進等各執太守以叛。金城太守蘇則討進，斬之。華降。華後爲兗州刺史，見王淩傳。六月辛亥，治兵于東郊。魏書曰：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視金鼓之節。庚午，遂南征。魏略曰：王將出征，度支中郎將新平霍性上疏諫曰：臣聞文王與紂之事，是時天下括囊無咎，凡百君子，莫肯用訊。今大王體則乾坤，廣開四聰，使賢愚各建所規。伏惟先王功無與比，而今能言之類，不稱爲德。故聖人曰：得百姓之歡心。兵書曰：戰，危事也。是以六國力戰，彊秦承弊，豳王不爭，周道用興。愚謂大王且當委重本朝而守其雌，抗威虎臥，功業可成。而今創基，便復起兵，兵者凶器，必有凶擾，擾則思亂，亂出不意。臣謂此危，危於累卵。昔夏啓隱神三年，易有不遠而復，論有不憚改，誠願大王揆古察今，深謀遠慮，與三事大夫算其長短。臣沐浴先王之遇，又初改政，復受重任，雖知言觸龍鱗，阿諛近福，竊感所誦，危而不持。奏通，帝怒，遣刺奸就考，竟殺之。既而悔之，追原不及。秋七月庚辰，令曰：軒轅有明臺之議。

乾隆四年校刊

放勛有衢室之問，皆所以廣詢於下也。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兵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民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於朝而備訴訟也。湯有總街之廷以觀民非也。武王有靈臺之囿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也。百官有司其務以職盡規諫，將率陳軍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縉紳考六藝，吾將兼覽焉。孫權遣使奉獻。蜀將孟達率衆降。武都氐王楊僕率種人內附，居漢陽郡。魏畧載王自手筆令曰：吾前遣使宣國威靈，而達即來。吾惟春秋褒儀父，即封拜達，使還領新城太守。近復有扶老攜幼首向王化者。吾聞夙沙之民自縛其君以歸神農，豳國之衆襁負其子而入豐鎬，斯豈驅畧迫脅之所致哉，乃風化動其情而仁義感其衷，歡心內發使之然也。以此而推，西南將萬里無外，權、備將與誰守死乎。甲午，軍次於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于邑東。魏書曰：設伎樂百戲，

令曰：先王皆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譙，霸王之邦，真人本出，其復譙租稅二年。三老吏民上壽，日夕而罷。丙申，親祠譙陵。孫盛曰：昔者先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內節天性，外施四海，存盡其敬，亡極其哀，思慕諒闇，寄政冢宰，故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夫然，故在三之義惇，臣子之恩篤，雍熙之化隆，經國之道固，聖人之所以通天地、厚人倫、顯至教、敦風俗，斯萬世不易之典，百王服膺之制也。是故喪禮素冠，鄶人著庶見之譏；宰予降朞，仲尼發不仁之歎；子頹忘戚，君子以爲樂禍；魯侯易服，春秋知其不終。豈不以墜至痛之誠心，喪哀樂之大節者哉。故雖三季之末，七雄之弊，猶未有廢縗斬於旬朔之間，釋麻杖於反哭之日者也。逮於漢文，變易古制，人道之紀，一旦而廢，縗素奪於至尊，四海散其遏密，義感闕於羣后，大化墜於君親；雖心存貶約，慮在經綸，至于樹德垂聲，崇化變俗，固以道薄于當年，風頹于百代矣。且武王載主而牧野不陳，晉襄墨縗而三帥爲俘，應務濟功，服其焉害。魏王既追漢制，替其大禮，處莫重之哀而設饗宴之樂，居貽厥之始而墮王化之基，及至受禪，顯納二女，忘其至恤以誣先聖之典，天心喪矣，將何以終！是以知王齡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八月，石

邑縣言鳳凰集。冬十月癸卯，下令曰：諸將征伐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斂，吾甚哀之；其告郡國給槥櫝殯斂，送致其家，官為設祭。槥音衛。漢書高祖八月令曰：士卒從軍死為槥。應劭曰：槥，小棺也，今謂之櫝。應璩百一詩曰：槥車在道路，征夫不得休。陸機大墓賦曰：觀細木而悶遲，覩洪櫝而念槥。丙午，行至曲蠡。漢帝以眾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袁宏漢紀載漢帝詔曰：朕在位三十有二載，遭天下蕩覆，幸賴祖宗之靈，危而復存，然仰瞻天文，俯察民心，炎精之數既終，行運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樹神武之績，今王又光曜明德以應其期，是歷數昭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故唐堯不私於厥子，而名播于無窮，朕羨而慕焉，今其追踵堯典，禪位于魏王。告祠高廟，使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冊曰：咨爾魏王！昔者帝堯禪位於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歸有德。

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茲昏，群凶肆逆，宇內顛覆。賴武王神武，拯茲難於四方，惟清區夏，以保綏我宗廟，豈予一人獲乂，俾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緒，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靈降瑞，人神告徵，誕惟亮采，師錫朕命，僉曰爾度克協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遜爾位。於戲！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君其祗順大禮，饗茲萬國，以肅承天命。獻帝傳載禪代眾事曰：左中郎將李伏表魏王曰：昔先王初建魏國，在境外者聞之未審，皆以為拜王。武都李庶、姜合、羈旅漢中，謂臣曰：必為魏公，未便王也。定天下者魏公子桓，神之所命，當合符讖，以應天人之位。臣以合辭語鎮南將軍張魯，魯亦問合：知書所出？合曰：孔子玉版也。天子歷數，雖百世可知。是後月餘，有亡人來，寫得冊

文卒如合辭合長於內學關右知名魯雖有懷國之心沈溺異道變化不果寤合之言後密與臣議策質國人不協或欲西通魯即怒曰寧爲魏公奴不爲劉備上客也言發惻痛誠有由然合先迎王師往歲病亡於鄴自臣在朝每爲所親宣說此意時未有宜弗敢顯言殿下即位初年禎祥衆瑞日月而至有命自天昭然著見然聖德洞達符表豫明實乾坤挺慶萬國作孚臣每慶賀欲言合驗事君盡禮人以爲諂況臣名行穢賤入朝日淺言爲罪尤自抑而已今洪澤被四表靈恩格天地海內翕習殊方歸服兆應並集以揚休命始終允臧臣不勝喜舞謹具表通王令曰以示外薄德之人何能致此未敢當也斯誠先王至德通于神明固非人力也魏王侍中劉廙辛毗劉曄尚書令桓階尚書陳矯陳羣給事黃門侍郎王毖董遇等言臣伏讀左中郎將李伏上事考圖緯之言以效神明之應稽之古代未有不然者也故堯稱歷數在躬璇璣以明天道周武未戰而赤烏銜書漢祖未兆而神母告符孝宣仄微字成木葉光武布衣名已勒讖是天之所命以著聖哲非有言語之聲芬芳之臭可得而知也徒縣象以示人微物以效意耳自漢德之衰漸染數世桓靈之末皇極不建暨于大亂二十餘年天之不泯誕生明聖以濟其難是以符讖先著以彰至德殿下踐阼未朞而靈象變于上羣瑞應于下四方不羈之民歸心向義唯懼在後雖典籍所傳未若今之盛也臣妾遠近莫不鳧藻王令曰犂牛之駁似虎莠之幼似禾事有似是而非者今日是矣覩斯言事良重吾不德於是尚書僕射宣告官寮咸使聞知辛亥太史丞許芝條魏代漢見讖緯於魏王曰易傳曰聖人受命而王黃龍以戊己日見七月四日戊寅黃龍見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又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又有積蟲大穴天子之宮厥咎然今蝗蟲見應之也又曰聖人以德親比天下仁恩洽普厥應麒麟以戊己日至厥應聖人受命又曰聖人清淨行中正賢人福至民從命厥應麒麟來春秋漢含孳曰漢以魏魏以徵春秋玉版讖曰代赤者魏公子春秋佐助期曰漢以許昌失天下故白馬令李雲上事曰許昌氣見於當塗高當塗高者當昌於許當塗高者魏也象魏者兩觀闕是也當道而高大者魏魏當代漢今魏基昌於許漢徵絕於許乃今效見如李雲之言許昌相應也佐助期又曰漢以蒙孫亡說者以蒙孫漢二十四帝童蒙愚昏以弱亡或以雜文爲蒙其孫當失天下以爲漢帝非正嗣少時

錢云即上文所云孔子

爲董侯名不正蒙亂之荒惑其子孫以弱亡孝經中黃讖曰日載東絕火光不橫一聖聰明四百之外易姓而王天下歸功致太平居八甲共禮樂正萬民嘉樂家和雜此魏王之姓諱著見圖讖易運期讖曰言居東西有午兩日竝光日居下其爲主反爲輔五八四十黃氣受眞人出言午許字兩日昌字漢當以許亡魏當以許昌今際會之期在許是其大效也易運期又曰鬼在山禾女連王天下臣聞帝王者五行之精易姓之符代興之會以七百二十年爲一軌有德者過之至於八百無德者不及至四百載是以周家八百六十七年夏家四百數十年漢行夏正迄今四百二十六歲又高祖受命數雖起乙未然其兆徵始於獲麟獲麟以來七百餘年天之歷數將以盡終帝王之興不常一姓太微中黃帝坐常明而赤帝坐常不見以爲黃家興而赤家衰凶亡之漸自是以來四十餘年又熒惑失色不明十有餘年建安十年彗星先除紫微二十三年復掃太微新天子氣見東南以來二十三年白虹貫日月蝕熒惑比年已亥壬子丙午日蝕皆水滅火之象也殿下卽位初踐阼德配天地行合神明恩澤盈溢廣被四表格於上下是以黃龍數見鳳凰仍翔麒麟皆臻白虎效仁前後獻見於

郊甸甘露醴泉奇獸神物衆瑞竝出斯皆帝王受命易姓之符也昔黃帝受命風后受河圖舜禹有天下鳳凰翔洛出書湯之王白鳥爲符文王爲西伯赤烏銜丹書武王伐殷白魚升舟高祖始起白蛇爲徵巨跡瑞應皆爲聖人興觀漢前後之大災今茲之符瑞察圖讖之期運授河洛之所甄未若今大魏之最美也夫得歲星者道始興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有周之分野也高祖入秦五星聚東井有漢之分野也今茲歲星在大梁有魏之分野也而天之瑞應竝集來臻四方歸附襁負而至兆民欣戴咸樂嘉慶春秋大傳曰周公何以不之魯蓋以爲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受命而王周公反政尸子以爲孔子非之以爲周公不聖不爲兆民也京房作易傳曰凡爲王者惡者去之弱者奪之易姓改代天命應常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伏惟殿下體堯舜之盛明齊七百之禪代當湯武之期運值天命之移授河洛所表圖讖所載昭然明白天下學士所共見也臣職在史官考符察徵圖讖效見際會之期謹以上聞王令曰昔周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仲尼歎其至德公旦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終然復子明辟書美共人吾雖德不及二聖敢忘高山景行之義哉若夫唐堯舜

禹之蹟皆以聖質茂德處之故能上和靈祇下寧萬姓
流稱今日今吾德至薄也人至鄙也遭遇際會幸承先
王餘業恩未被四海澤未及天下雖傾倉竭府以振魏
國百姓猶寒者未盡煖饑者未盡飽夙夜憂懼弗敢遑
寧庶欲保全髮齒長守今日以沒于地以全魏國下見
先王以塞負荷之責望狹志局守此而已雖屢蒙祥瑞
當之戰惶五色無主若芝之言豈所聞乎心慄手悼書
不成字辭不宣心吾間作詩曰喪亂悠悠過紀白骨從
橫萬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將佐時整理復子明辟致仕
庶欲守此辭以自終卒不虛言也宜宣示遠近使昭赤
心於是侍中辛毗劉曄散騎常侍傅巽衞臻尚書令桓
階尚書陳矯陳羣給事中博士騎都尉蘇林董巴等奏
曰伏見太史丞許芝上魏國受命之符令書懇切允執
謙讓雖舜禹湯文義無以過然古先哲王所以受天命
而不辭者誠急遵皇天之意副兆民之望弗得已也且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曰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效之以
爲天文因人而變至于河洛之書著於洪範則殷周效
而用之矣斯言誠帝王之明符天道之大要也是以由
德應錄者代興於前失道數盡者迭廢於後傳譏萇弘

欲支天之所壞而說蔡墨雷乘乾之說明神器之存亡
非人力所能逮也今漢室衰替帝綱隳墜天子之詔歇
滅無聞皇天將捨舊而命新百姓既去漢而爲魏昭然
著明是可知也先王撥亂平世將建洪基至於殿下以
至德當歷數之運卽位以來天應人事粲然大備神靈
圖籍兼仍往古休徵嘉兆跨越前代是芝所取中黃運
期姓緯之讖斯文乃著於前世與漢茲見由是言之兆
命久矣非殿下所得而拒之也神明之意候望禮享天
民顒顒咸注嘉願惟殿下覽圖籍之明文急天下之公
義輒宣令外內布告州郡使知符命著明而殿下謙虛
之意令曰下四方以明孤款心是也至於覽餘辭豈余
所謂咸寧所堪哉諸卿指論未若孤自料之審也夫虛
談謬稱鄙薄所弗當也且聞比來東征經郡縣歷屯田
百姓面有饑色衣或裋褐不完罪皆在孤是以上慙衆
瑞下愧士民由斯言之德尚未堪偏王何言帝者也宜
止息此議無重吾不德使逝之後不愧後之君子癸丑
宣告羣寮督軍御史中丞司馬懿侍御史鄭渾羊祕鮑
勛武周等言令卯左伏讀太史丞許芝上符命事臣等
聞有唐世衰天命在虞虞氏世衰天命在夏然則天地
之靈歷數之運去就之符惟德所在故孔子曰鳳鳥不

至河不出圖吾巳矣夫今漢室衰自安和冲質以來國
統屢絕桓靈荒淫祿去公室此乃天命去就非一朝一
夕其所由來久矣殿下踐阼至德廣被格于上下天人
咸應符瑞並臻考之舊史未有若今日之盛夫大人者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時巳至而猶謙讓者
舜禹所不爲也故生民蒙救濟之惠羣類受育長之施
今八方顒顒大小注望皇天乃眷神人同謀十分而九
以委質義過周文所謂過恭也臣妾上下伏所不安令
日世之所不足者道義也所有餘者苟妄也常人之性
賤所不足貴所有餘故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孤雖寡
德庶自免於常人之貴夫石可破而不可奪堅丹可磨
而不可奪赤丹石微物尚保斯質況吾託士人之末列
曾受教於君子哉且於陵子仲以仁爲富栢城子高以
義爲貴鮑焦感子貢之言棄其蔬而槁死薪者譏季札
失辭皆委重而弗視吾獨何人昔周武大聖也使叔旦
盟膠鬲於四內使召公約微子於共頭故伯夷叔齊相
與笑之曰昔神農氏之有天下不以人之壞自成不以
人之卑自高以爲周之伐殷以暴也吾德非周武而義
慙夷齊庶欲遠荷望之失道立丹石之不奪邁於陵之
所富蹈栢成之所貴執鮑焦之貞至遵薪者之清節故

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吾之斯志豈可奪哉乙
卯册詔魏王禪代天下曰惟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
曰咨爾魏王夫命運否泰依德升降三代卜年著于春
秋是以天命不于常帝王不一姓由來尚矣漢道陵遲
爲日已久安順已降世失其序冲質短祚三世無嗣皇
綱肇虧帝典頹沮暨于朕躬天降之災遭無妄厄運之
會值炎精幽昧之期變興輦轂禍由閹宦董卓乘釁惡
甚澆猾劫遷省御太僕宮廟遂使九州幅裂彊敵虎爭
華夏鼎沸蝮蛇塞路當斯之時尺土非復漢有一夫豈
復朕民幸賴武王德膺符運奮揚神武芟夷兇暴清定
區夏保乂皇家今王纘承前緒至德光昭御衡不迷布
德優遠聲教被四海仁風扇鬼區是以四方效珍人神
響應天之歷數實在爾躬昔虞舜有大功二十而放勛
禪以天下大禹有疏導之績而重華禪以帝位漢承堯
運有傳聖之義加順靈祇紹天明命釐降二女以嬪于
魏使使持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音奉皇帝璽綬王其
永君萬國敬御天威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敬之哉於是
尚書令桓階等奏曰漢氏以天子位禪之陛下陛下以
聖明之德歷數之序承漢之禪允當天心夫天命弗可
得辭兆民之望弗可得違臣請會列侯諸將羣臣陪隸

發璽書順天命具禮儀列奏令曰當議孤終不當承之意而已猶獵還方有令尚書令等又奏曰昔堯舜禪於文祖至漢氏以師征受命畏天之威不敢怠遑便卽位行在所之地今當受禪代之命宜會百寮羣司六軍之士皆在行位使咸覩天命營中促狹可於平敞之處設壇場奉答休命臣輒與侍中常侍會議禮儀太史官擇吉日訖復奏令曰吾殊不敢當之外亦何豫事也侍中劉廙常侍衛臻等奏議曰漢氏遵唐堯公天下之議陛下以聖德膺歷數之運天人同忻靡不得所宜順靈符速踐皇阼問太史丞許芝今月十七日己未宜成可受禪命輒治壇場之處所當施行別奏令曰屬出見外便設壇場斯何謂乎今當辭讓不受詔也但於帳前發璽書威儀如常且天寒罷作壇士使歸既發璽書王令曰當奉還璽綬爲讓章吾豈奉此詔承此貺邪昔堯讓天下於許由子州支甫舜亦讓於善卷石戶之農北人無擇或退而耕潁之陽或辭以幽憂之疾或遠入山林莫知其處或攜子入海終身不反或以爲辱自投深淵且顏燭懼大璞之不完守知足之明分王子搜樂丹穴之潛處被薰而不出柳下惠不以三公之貴易其介曾參不以晉楚之富易其仁斯九士者咸高節而尚義輕富而賤貴故書名千載于今稱焉求仁得仁仁豈在遠孤獨何爲不如哉義有蹈東海而逝不奉漢朝之詔也亟爲上章還璽綬宣之天下使咸聞焉己未宣告羣寮下魏又下天下輔國將軍淸苑侯劉若等百二十人上書曰伏讀令書深執克讓聖意懇惻至誠外昭臣等有所不安何者石戶北人匹夫狂狷行不合義事不經見者是以史遷謂之不然誠非聖明所當希慕且有虞不逆放勛之禪夏禹亦無辭位之語故傳曰舜陟帝位若固有之斯誠聖人知天命不可逆歷數弗可辭也伏惟陛下應乾符運至德發聞升昭于天是三靈降瑞人神以和休徵雜沓萬國響應雖欲勿用將焉避之而固執謙虛違天逆衆慕匹夫之微分背上聖之所蹈違經讖之明文信百氏之穿鑿非所以奉答天命光慰衆望也臣等昧死以請輒整頓壇場至吉日受命如前奏分別寫令宣下王令曰昔柏成子高辭夏禹而匿野顏闔辭魯幣而遠跡夫以王者之重諸侯之貴而二子忽之何則其節高也故列士狥榮名義夫高貞介雖蔬食瓢飲樂在其中是以仲尼師王駘而子產嘉申徒今諸卿皆孤股肱腹心足以明孤而今咸若斯則諸卿遊於形骸之內而孤求爲形骸之外其不相知未足多怪亟爲上章

還璽綬勿復紛紛也輔國將軍等一百二十人又奏曰
臣聞符命不虛見衆心弗可違故孔子曰周公其爲不
聖乎以天下讓是天地日月輕去萬物也是以舜禹天
下不拜而受命今火德氣盡炎上數終帝遷明德祚隆
大魏符瑞昭晳受命既固光天之下神人同應雖有虞
儀鳳成周躍魚方今之事未足以喻而陛下違天命以
飾小行逆人心以守私志上忤皇穹眷命之旨中忘聖
人達節之數下孤人臣翹首之望非所以揚聖道之高
衞乘無窮之懿勳也臣等聞事君有獻可替否之道奉
上有逆鱗固爭之義臣等敢以死請令曰太古聖王之
治也至德合乾坤惠澤均造化禮教優乎昆蟲仁恩洽
乎草木日月所照戴天履地含氣有生之類靡不被服
清風沐浴玄德是以金革不起苛慝不作風雨應節禎
祥觸類而見今百姓寒者未煖饑者未飽鰥者未室寡
者未嫁權備尚存未可舞以干戚方將整以齊斧戎役
未息於外士民未安於內耳未聞康哉之歌目未覩擊
壤之戲嬰兒未可託於高巢餘糧未可以宿於田畝人
事未備至於此也夜未曜景星治未通眞人河未出龍
馬山未出象車蓂莢未植階庭萐莆未生庖廚王母未
獻白環渠搜未見珍裘靈瑞未效又如彼也昔東戶季

子容成大庭軒轅赫胥之君咸得以此就功勒名今諸
卿獨不可少假孤精心竭慮以和天人以格至理使彼
衆事備羣瑞效然後安乃議此乎何遽相愧相迫之如
是也速爲讓章上還璽綬無重吾不德也侍中劉廙等
奏曰伏惟陛下以大聖之純懿當天命之歷數觀天象
則符瑞著明考圖緯則文義煥炳察人事則四海齊心
稽前代則異世同歸而固拒禪命未踐尊位聖意懇惻
臣等敢不奉詔輒具章遣使者奉令曰泰伯三以天下
讓人無得而稱焉仲尼歎其至德孤獨何人庚申魏王
上書曰皇帝陛下奉被今月乙卯璽書伏聽册命五內
驚震精爽散越不知所處臣前上還相位退守藩國聖
恩聽許臣雖無古人量德度身自定之志保己存性實
其私願不寤陛下猥損過謬之命發不世之詔以加無
德之臣且聞堯禪重華舉其克諧之德舜授文命採其
齊聖之美猶下咨四嶽上觀璿璣今臣德非虞夏行非
二君而承歷數之咨應選授之命內自揆撫無德以稱
且許由匹夫猶拒帝位善卷布衣而逆虞詔臣雖鄙蔽
敢忘守節以當大命不勝至願謹拜章陳情使行相國
永壽少府糞土臣毛宗奏并上璽綬辛酉給事中博士
蘇林董巴上表曰天有十二次以爲分野王公之國各

有所屬周在鶉火魏在大梁歲星行歷十二次國天子
受命諸侯以封周文王始受命歲在鶉火至武王伐紂
十三年歲星復在鶉火故春秋傳曰武王伐紂歲在鶉
火歲之所在卽我有周之分野也昔光和七年歲在大
梁武王始受命爲時將討黃巾是歲改年爲中平元年
建安元年歲復在大梁始拜大將軍十三年復在大梁
始拜丞相今二十五年歲復在大梁陛下受命此魏得
歲與周文王受命相應今年青龍在庚子詩推度災曰
庚者更也子者滋也聖命天下治又曰王者布德於子
治成於丑此言今年天更命聖人制治天下布德於民
也魏以改制天下與時協矣顓頊受命歲在豕韋衞居
其地亦在豕韋故春秋傳曰衞顓頊之墟也今十月斗
之建則顓頊受命之分也始魏以十月受禪此同符始
祖受命之驗也魏之氏族出自顓頊與舜同祖見于春
秋世家舜以土德承堯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漢之火
於行運會於堯舜授受之次臣聞天之去就固有常分
聖人當之昭然不疑故堯捐骨肉而禪有虞終無恡色
舜發隴畝而君天下若固有之其相授受間不替漏天
下已傳矣所以急天命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今漢期
運已終妖異絕之已審陛下受天之命符瑞告徵丁寧

詳悉反覆備至雖言語相喻無以代此今既發詔書璽
綬未御固執謙讓上逆天命下違民望臣謹按古之典
籍參以圖緯魏之行運及天道所在卽尊之驗在於今
年此月昭晰分明唯陛下遷思易慮以時卽位顯告天
帝而告天下然後改正朔易服色正大號天下幸甚令
日凡斯皆宜聖德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天瑞雖彰
須德而光吾德薄之人胡足以當之今讓冀見聽許外
內咸使聞知壬戌册詔曰皇帝問魏王言遣宗奉庚申
書到所稱引聞之朕惟漢家世踰二十年過四百運周
數終行祚已訖天心已移兆民望絕天之所廢有自來
矣今大命有所底止神器當歸聖德違天不順逆衆不
祥王其體有虞之盛德應歷數之嘉會是以禎祥告符
圖讖表錄神人同應受命咸宜朕畏上帝致位于王天
不可違衆不可拒且重華不逆堯命大禹不辭舜位若
夫由卷匹夫不載聖籍固非皇材帝器所當稱慕今使
音奉皇帝璽綬王其陟帝位無逆朕命以祗奉天心焉
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奏曰今漢使音奉璽書到臣等以
爲天命不可稽神器不可瀆周武中流有白魚之應不
待師期而大號已建舜受大麓桑蔭未移而已陟帝位
皆所以祗承天命若此之速也故無固讓之義不以守

乾隆四年校刊

節為貴必道信於神靈符合於天地而已易曰其受命
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
與於此今陛下應期運之數為皇天所子而復稽滯於
辭讓低回於大號非所以則天地之道副萬國之望臣
等敢以死請輒勑有司脩治壇場擇吉日受禪命發璽
綬令曰冀三讓而不見聽何汲汲於斯乎甲子魏王上
書曰奉今月戊戌璽書重被聖命伏聽冊告肝膽戰悸
不知所措天下神器禪代重事故堯將禪舜納于大麓
舜之命禹玄圭告功烈風不迷九州攸平詢事考言然
後乃命而猶執謙讓于德不嗣況臣頑固質非二聖乃
應天統受終明詔敢守微節歸志箕山不勝大願謹拜
表陳情使并奉上璽綬侍中劉寔等奏曰臣等聞聖帝
不違時明主不逆人故易稱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
伏惟陛下體有虞之上聖承土德之行運當亢陽明夷
之會應漢氏祚終之數合契皇極同符兩儀是以聖瑞
表徵天下同應歷運去就深切著明論之天命無所與
議比之時宜無所與爭故受命之期時清日晏曜靈施
光休氣雲蒸是乃天道悅懌民心欣戴而仍見閉拒於
禮何居且羣生不可一日無主神器不可以斯須無統
故臣有違君以成業下有矯上以立事臣等敢不重以

死請王令曰天下重器王者正統以聖德當之猶有懼
心吾何人哉且公卿未至乏主斯豈小事且宜以待固
讓之後乃當更議其可耳丁卯冊詔魏王曰天訖漢祚
辰象著明朕祗天命致位于王仍陳歷數於詔冊諭符
運於翰墨神器不可以辭拒皇位不可以謙讓稽於天
命至於再三且四海不可一日曠主萬幾不可以斯須
無統故建大業者不拘小節知天命者不繫細物是以
舜受大業之命而無遜讓之辭聖人達節不亦遠乎今
使音奉皇帝璽綬王其欽承以答天下嚮應之望焉相
國華歆太尉賈詡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上言曰臣等
被召到伏見太史丞許芝左中郎將李伏所上圖讖符
命侍中劉廙等宣叙眾心人靈同謀又漢朝知陛下聖
化通于神明聖德參于虞夏因瑞應之備至聽歷數之
所在遂獻璽綬固讓尊號能言之倫莫不抃舞河圖洛
書天命瑞應人事協于天時民言協于天叙而陛下性
秉勞謙體尚克讓明詔懇切未肯聽許臣妄小人莫不
伊邑臣等聞自古及今有天下者不常在乎一姓考以
德勢則盛衰在乎彊弱論以終始則廢興在乎期運唐
虞歷數不在厥子而在舜禹舜禹雖懷克讓之意迫羣
后執玉帛而朝之兆民懷欣戴而歸之率土揚謌謠而

詠之故其守節之拘不可得而常處達節之權不可得
而久避是以或遜位而不恡或受禪而不辭不恡者未
必厭皇寵不辭者未必渴帝祚各迫天命而不得以已
既禪之後則唐氏之子爲賓于有虞虞氏之冑爲客于
夏代然則禪代之義非獨受之者實應天福授之者亦
與有餘慶焉漢自章和之後世多變故稍以陵遲洎乎
孝靈不恒其心虐賢害仁聚斂無度政在嬖豎視民如
讐遂令上天震怒百姓從風如歸當時則四海鼎沸既
没則禍發宮庭寵勢竝竭帝室遂卑若在帝舜之末節
猶擇聖代而授之荆人抱玉璞猶思良工而刊之況漢
國既往莫之能匡推器移君委之聖哲固其宜也漢朝
委質既願禪禮之速定也天祚率土必將有主主率土
者非陛下其孰能任之所謂論德無與爲比考功無推
讓矣天命不可久情民望不可久違臣等僂僂不勝大
願伏請陛下割撝謙之志修受禪之禮副人神之意慰
外内之顒令曰以德則孤不足以時則戎虜未滅若以
羣賢之靈得保首領終君魏國於孤足矣若孤者胡足
以辱四海至乎天瑞人事皆先王聖德遺慶孤何有焉
是以未敢聞命己巳魏王上書曰臣聞舜有賓于四門
之勳乃受禪于陶唐禹有存國七百之功乃承祿於有

虞臣以蒙蔽德非二聖猥當天統不敢聞命敢屢抗疏
畧陳私願庶章通紫庭得全微節情達宸極永守本志
而音重復銜命申制詔臣臣實戰惕不發璽書而音迫
於嚴詔不敢復命願陛下馳傳騁驛召音還臺不勝至
誠謹使宗奉書相國歆太尉詡御史大夫朗及九卿奏
曰臣等伏讀詔書於邑益甚臣等聞易稱聖人奉天時
論語云君子畏天命天命有去就然後帝者有禪代是
以唐之禪虞命在爾躬虞之順唐謂之受終堯知天命
去己故不得不禪舜舜知歷數在躬故不敢不受不得
不禪奉天時也不敢不受畏天命也漢朝雖承季末陵
遲之餘猶務奉天命以則堯之道是以願禪帝位而歸
二女而陛下正於大魏受命之初抑虞夏之達節尚延
陵之讓退而所枉者大所直者小所詳者輕所畧者重
中人凡士猶爲陛下陋之沒者有靈則重華必忿憤於
蒼梧之神墓大禹必鬱悒於會稽之山陰武王必不悅
於高陵之玄宮矣是以臣等敢以死請且漢政在閹宦
祿去帝室七世矣遂集矢石于其宮殿而二京爲之丘
墟當是之時四海蕩覆天下分崩武王親衣甲而冠冑
沐雨而櫛風爲民請命則活萬國爲世撥亂則致升平
鳩民而立長築宮而置吏元元無過罔于前業而始有

造於華夏陛下即位光昭文德以翊武功勤恤民隱視之如傷懼者寧之勞者息之寒者以煖饑者以充遠人以恩復寇敵以恩降邁恩種德光被四表稽古篤睿茂于放勳綱漏吞舟弘乎周文是以布政未朞人神並和皇天則降甘露而臻四靈后土則挺芝草而吐醴泉虎豹鹿兕皆素其色雉鳩燕雀亦白其羽連理之木同心之瓜五采之魚珍祥瑞物雜沓於其間者無不畢備古人有言微禹吾其魚乎微大魏則臣等之白骨交橫于曠野矣伏省羣臣外內前後章奏所以陳叙陛下之符命者莫不條河洛之圖書據天地之瑞應因漢朝之款誠宣萬方之景附可謂信矣著矣三王無以及五帝無以加民命之懸於魏邦三十有餘年矣此乃千世時至之會萬載一遇之秋達節廣度宜昭於斯際拘牽小節不施於此時久稽天命罪在臣等輒營壇場具禮儀擇吉日昭告昊天上帝秩羣神之禮須禋祭畢會羣寮於朝堂議年號正朔服色當施行上復令曰昔者大舜飯糗茹草將終身焉斯則孤之前志也及至承堯禪被珍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斯則順天命也羣公卿士誠以天命不可拒民望之不可違孤亦以辭焉庚午冊詔魏王曰昔堯以配天之德秉六合之重猶覬歷運之數移於

有虞委讓帝位忽如遺跡今天既訖我漢命乃眷北顧帝皇之業實在大魏朕守空名以竊古義顧視前事猶有慙德而王遜讓至於三四朕用懼焉夫不辭萬乘之位者知命達節之數也於虞夏之君處之不疑故勳烈于萬載美名傳於無窮今遣守尚書令侍中顗喻王其速陟帝位以順天人之心副朕之大願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奏曰今漢氏之命已四至而陛下前後固辭臣等伏以為上帝之臨聖德期運之隆大魏斯豈數載傳稱周之有天下非甲子之朝殷之去帝位非牧野之日也故詩序商湯追本玄王之至述姬周上錄后稷之生是以受命既周厥德不同漢氏衰廢行次已絕三辰垂其徵史官著其驗耆老記先古之占百姓協謠詠之聲陛下應天受禪當速即壇場柴燎上帝誠不宜久停神器拒億兆之願臣輒下太史令擇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壇受命請詔王公羣卿具條禮儀別奏令曰可

乃為壇於繁陽庚午王升壇即阼百官陪位事訖降壇視燎成禮而反改延康為黃初大赦

獻帝傳曰辛未魏王登壇受禪公卿列侯諸將匈奴單于四夷朝者數萬人陪位燎祭天地五

嶽四瀆曰皇帝臣丕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漢歷世二十有四踐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窮王綱不立五緯錯行靈祥並見推術數者慮之古道咸以爲天之歷數運終茲世凡諸嘉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漢數終之極魏家受命之符漢主以神器宜授於臣憲章有虞致位于丕丕震畏天命雖休勿休羣公庶尹六事之人外及將士洎于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辭拒神器不可以久曠羣臣不可以無主萬幾不可以無統丕祗承皇象敢不欽承卜之守龜兆有大橫筮之三易兆有革兆謹擇元日與羣寮登壇受帝璽綬告類于爾大神唯爾有神尚饗永吉兆民之望祚于有魏世享遂制詔三公上古之始有君也必崇恩化以美風俗然百姓順教而刑辟厝焉今朕承帝王之緒其以延康元年爲黃初元年議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同律度量承土行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諸不當得赦皆赦除之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干寶搜神記曰宋大夫邢史子臣明於天道周敬王之三十七年景公問曰天道其何祥對曰後五十年五月丁亥臣將死死後五年五月丁卯吳將亡亡後五年君將終終後四百年邾王天下俄而皆如其言所云邾王天下者

錢云晉史王隱晉書帝諱稱京師爲京都或曰京邑

謂魏之興也邾曹姓魏亦曹姓皆邾之後其年數則錯未知邢史失其數邪將年代久遠注記者傳而有謬也

黃初元年十一月癸酉以河內之山陽邑萬戶奉漢帝爲山陽公行漢正朔以天子之禮郊祭上書不稱臣京都有事于太廟致胙封公之四子爲列侯追尊皇祖太王曰太皇帝考武王曰武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賜男子爵人一級爲父後及孝悌力田人二級以漢諸侯王爲崇德侯列侯爲關中侯以潁陰之繁陽亭爲繁昌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爲司徒御史大夫爲司空奉常爲太常郎中令爲光祿勳大理爲廷尉大農爲大司農郡國縣邑多所改易更授匈奴南單于呼廚泉魏

璽綬、賜青蓋車乘輿寶劒玉玦、十二月、初營洛陽宮、戊午、幸洛陽、臣松之案諸書記是時帝居北宮、以建始殿朝羣臣、門曰承明、陳思王植詩曰謁帝承明廬是也、至明帝時始於漢南宮崇德殿處起太極昭陽諸殿、魏書曰、以夏數爲得天、故即用夏正、而服色尚黃、魏畧曰、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於行次爲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變雒爲洛、是歲長水校尉戴陵諫不宜數行弋獵。帝大怒、陵減死罪一等、

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甲戌、校獵至原陵、遣使者以太牢祠漢世祖。乙亥、朝日于東郊、臣松之以爲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尋此年正月郊祀有月無日、乙亥朝日則有日無月、蓋文之脫也、案明帝朝日夕月。皆如禮文。故知此紀爲脫者也、初令郡國口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人。其有秀

異。無拘戶口。辛巳、分三公戶邑、封子弟各一人爲列侯、壬午、復潁川郡一年田租、魏書載詔曰、潁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遠近顧望、而此郡守義、丁壯荷戈、老弱負糧、昔漢祖以秦中爲國本、光武恃河內爲王基、今朕復於此登壇受禪、天以此郡翼成大魏、改許縣爲許昌縣、以魏郡東部爲陽平郡、西部爲廣平郡、魏畧曰、改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爲五都、立石表、西界宜陽、北循太行、東北界陽平、南循魯陽、東界郯、爲中都之地、令天下聽內徙、復五年、後又增其復、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悽悽焉、遑遑焉、欲屈已以存道、貶身以救世、于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

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室屋以居學者春三月加遼東太守公孫恭爲車騎將軍初復五銖錢夏四月以車騎將軍曹仁爲大將軍五月鄭甘復叛遣曹仁討斬之六月庚子初祀五嶽四瀆咸秩羣祀魏書甲辰以京師宗廟未成帝親祀武皇帝于建始殿躬執饋奠如家人之禮丁卯夫人甄氏卒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秋八月孫權遣使奉章并遣于禁等還丁巳使太常邢貞持節拜權爲大將軍封吳王加九錫冬十月授楊彪光祿大夫魏書曰己亥公卿朝朔旦并引故漢太尉楊彪待以客禮詔曰夫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耇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以淑德高年受茲嘉錫公故漢宰臣乃祖已來世著名節年過七十行不踰矩可謂老成人矣所宜寵異以章舊德其賜公延年杖及馮几謁請之日便使杖入又可使著鹿皮冠彪辭讓不聽竟著布單衣皮弁以見續漢書曰彪見漢祚將終自以累世爲三公耻爲魏臣遂稱足攣不復行積十餘年帝即王位欲以爲太尉令近臣宣旨彪辭曰嘗以漢朝爲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爲魏

臣於國之選亦不爲榮也帝不奪其意黃初四年詔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朝見位次三公如孔光故事彪上章固讓帝不聽又爲門施行馬致吏卒以優崇之年八十四以六年薨子修事見陳思王傳以穀貴罷五銖錢魏書曰十一月辛未鎭西將軍曹眞命衆將及州郡兵討破叛胡治元多盧水封賞等斬首五萬餘級獲生口十萬羊一百一十一萬牛八萬河西遂平帝初聞胡決水灌顯美謂左右諸將曰昔隗囂灌略陽而光武因其疲弊進兵滅之今胡決水灌顯美其事正相似破胡事今至不久旬日破胡告檄到上大笑曰吾策之於帷幕之內諸將奮擊於萬里之外其相應若合符節前後戰克獲虜未有如此也己卯以大將軍曹仁爲大司馬十二月行東巡是歲築陵雲臺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蝕之庚午行幸許昌宮詔曰今之計考古之貢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魏書曰癸亥孫權上書說劉備支黨四萬人馬二千匹出秭歸請往掃撲以克捷爲效帝報曰昔隗囂之弊禍發栒邑子陽之禽變起扞關將軍其亢厲威武勉蹈奇功以稱吾意二月鄯善龜茲于闐王各遣使奉獻詔曰西戎卽敘氐羌來王詩書美之頃者西域外夷竝款塞內附應劭漢書注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其遣使者撫勞之是後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三月乙丑立齊公叡爲平原王帝弟鄢陵公彰等十一人皆爲王初制封王之庶子爲鄉公嗣王之庶子爲亭侯公之庶子爲亭伯甲戌立皇子霖爲河東王甲午行幸襄邑

錢云今以諸王傳攷之是年以皇弟封王者任城王彰章陵王據下邳王宇譙王林北海王袞陳留王峻河間王幹弋陽王彪廬江王徽凡九人紀云十一人似誤也鄄城王植以四月戊申

夏四月戊申立鄄城侯植爲鄄城王癸亥行還許昌宮五月以荆揚江表八郡爲荆州孫權領牧故也荆州江北諸郡爲郢州閏月孫權破劉備于夷陵初帝聞備兵東下與權交戰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爲軍者爲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破備書到秋七月冀州大蝗民饑使尚書杜畿持節開倉廩以振之八月蜀大將黄權率衆降魏書曰權及領南郡太守史郃等三百一十八人詣荆州刺史奉上所假印綬棨戟幢麾牙門鼓車權等詣行在所帝置酒設樂引見於承光殿權郃等人人前自陳帝爲論說軍旅成敗去就之分諸將無不喜悅賜權金帛車馬衣裘帷帳妻妾下及偏裨皆有差拜權爲侍中鎭南將軍封列侯節日召使驂乘及封史郃等四十二人皆爲列侯爲將軍郎將百餘人九月甲午詔曰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孫盛曰夫經國營治必憑俊喆之輔賢達令德必居參亂之任故雖周室之盛有婦人與焉然則坤道承天南面罔二三從之禮謂之至順至於號令自天子出奏事專行非古義也昔在申呂實匡有周苟以天下爲心惟德是杖則親疏之授至公一也何至后族而必斥遠之哉二漢之季世王道陵遲故令外戚憑寵職爲亂階於此自時昏道喪運祚將移縱無王呂之難豈乏田趙之禍乎而後世觀其若此深懷酸虐之戒也至於魏文遂發一槪之詔可謂有識之爽言非帝者之宏議庚子立皇后郭氏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篤癃及貧不能自存者賜穀冬十月甲子表

首陽山東爲壽陵作終制曰禮國君卽位爲椑存不忘亡也椑音扶歷反臣松之按禮天子諸侯之棺各有重數棺之親身者曰椑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呂氏春秋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廛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不變人徒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爲體無爲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爲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爲也季孫以璵璠歛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爲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

樹桑霍為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嬴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為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府是月孫權復叛復郢州為荊州帝自許昌南征諸軍兵並進權臨江拒守十一月辛丑行幸宛庚申晦日有食之是歲穿靈芝池

四年春正月詔曰喪亂以來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殘殺今海內初定敢有私復讎者皆族之築南巡臺于宛三月丙申行自宛還洛陽宮癸卯月犯心中央大星

魏書曰丙午詔曰孫權殘害民物朕以寇不可長故分命猛將三道並征今征東諸軍與權黨呂範等水戰則斬首四萬獲船萬艘大司馬據守濡須其所禽獲亦以萬數中軍征南攻圍江陵左將軍張郃等舳艫直渡擊其南渚賊赴水溺死者數千人又為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几上肉耳而賊中癘氣疾病夾江塗地恐相染汙昔周武伐殷旋師孟津漢祖征隗囂還軍高平皆知天時而度賊情也且成湯解三面之網天下歸仁今開江陵之圍以緩成死之禽且休力役罷省繇戍畜養士民咸使安息

丁未大司馬曹仁薨是月大疫夏五月有鵜鶘鳥集靈芝池詔曰此詩人所謂汙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乎否則斯鳥何為而至其博舉天

下儁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魏書曰辛酉有司奏造二廟立太皇帝廟大長秋特進侯與高祖合祭親盡以次毀特立武皇帝廟四時享祀為魏太祖萬載不毀也六月甲戌任城王彰薨于京都甲申太尉賈詡薨太白晝見是月大雨伊洛溢流殺人民壞廬宅魏書曰十月乙未大軍當出使太常以特牛一告祠于郊臣松之按魏郊祀奏中尚書盧毓議祀厲殃事云具犧牲祭器如前後師出告郊之禮如此則魏氏出師皆告郊也秋八月丁卯以廷尉鍾繇為太尉魏書曰有司奏改漢氏宗廟安世樂曰正世樂嘉至樂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翻舞曰鳳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武頌舞文昭舞曰大昭舞五行舞曰大武舞辛未校獵于滎陽遂東巡論征孫權功諸將已下進爵增戶各有差九月甲辰行幸許昌宮魏書曰十二月丙寅賜山陽公夫人湯沐邑公女曼為長樂郡公主食邑各五百戶是夕甘露降芳林園臣松之按芳林園即今華林園齊王芳即位改為華林五年春正月初令謀反大逆乃得相告其餘皆勿聽治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三月行自許昌還洛陽宮夏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疑事聽斷大政論辨得失秋七月行東巡幸許昌宮八月為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幸壽春揚州界將吏士民犯五歲刑已下皆原除之九月遂至廣陵赦青徐二州改易諸將守冬十月乙卯太白晝見行還許昌宮魏書載癸酉詔曰近之不綏何遠之懷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弊以文法百姓無所措其手足昔泰山之哭者以為苛政甚於猛虎吾佩儒者之風服聖人之遺教豈可

以日詭其辭。行違其誠者哉。廣議輕刑以惠百姓。十一月庚寅以冀州饑遣使者開倉廩振之、戊申晦日有食之、十二月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令典。是歲穿天淵池、

六年春二月遣使者循行許昌以東盡沛郡問民所疾苦。貧者振貸之。魏畧載詔曰昔軒轅建四面之號周武稱予有亂臣十人、斯蓋先聖所以體國君民亮成天工多賢爲貴也今內有公卿以鎮京師外設牧伯以監四方至於元戎出征則軍中宜有柱石之賢帥、輜重所在、又宜有鎮守之重臣、然後車駕可以周行天下、無內外之慮、吾今當征賊、欲守之積年、其以尚書令潁鄉侯陳羣爲鎮軍大將軍、尚書僕射西鄉侯司馬懿爲撫軍大將軍、若吾臨江授諸將方畧則撫軍當留許昌、督後諸軍、錄後臺文書事、鎮軍隨車駕當董督衆軍、錄行尚書事、皆假節鼓吹給中軍兵騎六百人、吾欲去江數里、築宮室、往來其中、見賊可擊之形便出奇兵擊之、若或未可、則當舒六軍以遊獵饗賜軍士三月行幸召陵通討虜渠乙巳還許昌宮并州刺史梁習討鮮卑軻比能大破之、辛未帝爲舟師東征五月戊申幸譙、壬戌熒惑入太微、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以郡反、殺太守徐質、遣屯騎校尉任福步兵校尉段昭與青州刺史討平之、其見脅畧及亡命者皆赦其罪。秋七月立皇子鑒爲東武陽王、八月帝遂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

從陸道幸徐九月築東巡臺冬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魏書載帝於馬上爲詩曰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戈矛成山林玄甲曜日光猛將懷暴怒膽氣正從橫誰云江水廣一葦可以航不戰屈敵虜戢兵稱賢良古公宅岐邑實始翦殷商孟獻營虎牢鄭人懼稽顙克國務耕殖先零自破亡興農淮泗間築室都徐方量宜運權略六軍咸悅康豈如東山詩悠悠多憂傷是歲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還十一月東武陽王鑒薨十二月行自譙過梁遣使以大牢祀故漢太尉橋玄

七年春正月將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之遂不入壬子行還洛陽宮三月築九華臺夏五月丙辰帝疾篤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羣征東大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並受遺詔輔嗣主遣後宮淑媛昭儀已下歸其家丁巳帝崩于嘉福殿時年四十魏書曰殯於崇華殿前六月戊寅葬首陽陵自殯及葬皆以終制從事魏書春秋曰明帝將送葬曹真陳羣王朗等以暑熱固諫乃止孫盛曰夫窀穸之事孝子之極痛也人倫之道於斯莫重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夫以義感之情猶盡臨隧之哀況乎天性發中敦禮者重之哉魏氏之德仍世不基矣昔華元厚葬君子以爲棄君於惡羣等之諫棄孰甚焉鄄城侯植爲誄曰惟黃初七年五月七日大行皇帝崩嗚呼哀哉于時天震地駭崩山隕霜陽精薄景五緯錯行百姓吁嗟萬國悲傷若喪考妣思過慕唐擗踊郊野仰想穹蒼僉曰何辜早世殞喪嗚呼哀哉悲夫大行忽焉光滅永棄萬國雲往雨絕承問荒忽惛懵哽咽袖鋒抽刃歎自僵斃追慕三良甘心同穴感惟南風惟以鬱滯終於偕沒指景自誓考諸先記尋之哲言生若浮寄惟德可論朝聞夕逝孔志所存皇雖一沒天祿永延何以述德表之

素旒何以詠功宣之管絃乃作誄曰皓皓太素兩儀始分中和產物肇有人倫爰暨三皇寔秉道眞降逮五帝繼以懿純三代制作踵武立勳季嗣不維綱漏于秦崩樂滅學儒坑禮焚二世而殲漢氏乃因弗求古訓嬴政是遵王綱帝典闃爾無聞求光幽昧道究運遷乾坤迴歷簡聖授賢乃眷大行屬以黎元龍飛啓祚合契上玄正行定紀改號革年明明赫赫受命于天仁風偃物德以禮宣祥惟聖質嶷在幼妍庶幾六典學不過庭潛心無罔亢志青冥才秀藻朗如玉之瑩聽察無嚮瞻覩未形其剛如金其貞如瓊如水之潔如砥之平爵公無私戮違無輕心鏡萬幾攬照下情思良股肱嘉昔殷呂搜揚側陋舉湯代禹拔才巖穴取士蓬戸唯德是榮弗拘禰祖宅土之表道義是圖弗營厥險六合是虞齊契共遵下以純民之憁拓規矩克紹前人科條品制褒衆以因乘殷之輅行夏之辰金根黃屋翠葆龍鱗紼冕崇麗衡統維新尊肅禮容矚之若神方牧妙舉欽於恤民虎將荀節鎮彼四鄰朱旗所勦九壤被震疇克不若孰敢不臣縣旌海表萬里無塵虜備凶徼鳥殪江岷權若涸魚乾腊矯鱗肅慎納貢越裳效珍條支絕域侍子內賓德僭先皇功牟太古上靈降瑞黃初叔祜河龍洛龜陵波

遊下平鈞應繩神鸞翔舞數莢階除系風扇暑皓獸素禽飛走郊野神鍾寶鼎形自舊土雲英甘露溉塗被宇靈芝冒沼朱華陰渚回回凱風祁祁甘雨稼穡豐登我稷我黍家佩惠君戸蒙慈父圖致太和浴德全義將登介山先皇作儷鐫石紀勳兼錄衆瑞方隆封禪歸功天地賓禮百靈勳命視規望祭四嶽燎封奉柴肅于南郊宗祀上帝三牲既供夏禘秋嘗元侯佐祭獻璧奉璋鸞輿幽藹龍旂太常爰迄太廟鍾鼓鍠鍠頌德詠功八佾鏘鏘皇祖既饗烈考來享神具醉止降茲福祚天地震蕩大行康之三辰晧昧大行光之皇紘絕維大行綱之神器莫統大行當之禮樂廢弛大行張之仁義陸沈大行揚之潛龍隱鳳大行翔之疏狄遐康大行匡之在位七載元功仍舉將永太和絕跡三五宜作物師長為神主壽終金石等算東父如何奄忽摧身后土俾我煢煢靡瞻靡顧嗟嗟皇穹胡寧忍務嗚呼哀哉明監吉凶體遠存亡深兆典制申之嗣皇聖上虔奉是順是將乃刱玄宇基為首陽擬迹穀林追堯慕唐合山同陵不樹不疆塗車芻靈珠玉靡藏百神警侍來賓幽堂耕禽田獸望魂之翔於是俟大隧之致功兮練元辰之淑禎潛華體於梓宮兮馮正殿以居靈顧望嗣之號咷兮存臨者

之悲聲、悼晏駕之既疾兮、感容車之速征、浮飛魂於輕霄兮、就黃壚以滅形、背三光之昭晰兮、歸玄宅之冥冥、嗟一往之不反兮、痛閟闥之長扃、杳遠臣之眇眇兮、感凶諱以怛驚、心孤絕而靡告兮、紛流涕而交頸、思恩榮以横奔兮、閡闕塞之嶢崢、顧衰絰以輕舉兮、迫關防之我嬰、欲高飛而遥逝兮、懼天網之遠經、遥投骨於山足兮、報恩養於下庭、慨拊心而自悼兮、懼施重而命輕、嗟微軀之是效兮、甘九死而忘生、幾司命之役籍兮、先黃髮而隕零、天蓋高而察卑兮、冀神明之我聽、獨鬱伊而莫愬兮、追顧景而憐形、奏斯文以寫思兮、結翰墨以敷誠、嗚呼哀哉、

初帝好文學。以著述爲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魏書曰、帝初在東宮、疫癘大起、時人彫傷、帝深感歎、與素所敬者大理王朗書曰、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彫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集諸儒於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常嘉漢文帝之爲君、寬仁玄默、務欲以德化民、有賢聖之風、時文學諸儒或以爲孝文雖賢、其於聰明通達國體、不如賈誼、帝由是著太宗論曰、昔有苗不賓、重華舞以干戚、尉佗稱帝、孝文撫以恩德、吳王不朝、錫之几杖以撫其意、而天下賴安、乃弘三章之教、愷悌之化、欲使曩時累息之民、得闊步高談、無危懼之心、若賈誼之才敏、籌畫國政、特賢臣之器、管晏之資、豈若孝文大人之量哉、三年之中、以孫權不服、復班太宗論于天下、明示不願征伐也、他日又從容言曰、顧我亦有所不取于漢文帝者三、殺薄昭、幸鄧通、慎夫人衣不曳地、集上書囊爲帳帷、以爲漢文儉而無法、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害矣、其欲秉持中道、以爲帝王儀表者如此、胡沖吳歷曰、帝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餉孫權、又以紙寫一通與張昭、

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該。典論帝自叙曰、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鴆后、蕩覆王室、是時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强族、飄揚雲會、

萬里相赴兗豫之師戰于滎陽河內之甲軍於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滅會黃巾盛於海嶽山寇暴於幷冀乘勝轉攻席卷而南鄉邑望煙而奔城郭覩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時余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能騎射矣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常從建安初上南征荊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于中平之季長于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于鄴西終日手獲獐鹿九雉兔三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尚書令荀彧奉使犒軍見余談論之末彧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覩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彧喜笑曰乃爾余曰埒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京在坐顧彧拊手曰善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為善

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於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竿蔗便以為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為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偽深進展果尋前余却脚鄛正截其顙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技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夫事不可自謂己長余少曉持復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為坐鐵室鑲楯為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複每為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先日若逢敏於狹路直決耳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略盡其巧少為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博物志曰帝善彈棊能用

乾隆四年校刊

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
頭以所冠著葛巾角撇棊

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魏志卷二

魏志卷二考證

文帝丕生於譙注建安十五年爲司徒趙溫所辟○臣浩按後漢書獻帝紀及溫本傳俱作十三年

庚午遂南征注幽王不爭周道用興○監本作幽王臣良裘按幽王謂太王也作幽王非文類宋本俱作豳今改正

居漢陽郡注吾前遣使宣國威靈○宋本作日前遣使

冬十月癸卯○諸本作十一月癸卯臣龍官按後云黃初元年十一月癸酉一月中有癸卯不得又有癸酉且注中明云十月乙卯又云令月十七日己未又云

今十月斗之建則癸卯乃十月朔也作十一月誤
饗茲萬國以肅承天命注周武未戰而赤烏銜書○宋本作赤烏
又注春秋玉版讖曰代赤眉者魏公子○宋本無眉字
又注曰載東絶火光不橫一聖聰明○宋書絶作紀 臣清植按火光者炎也炎漢之運至是而終宋書絶作紀非是不橫一者丕也故下文冂魏王姓諱見於圖讖也
又注其爲主反爲輔○宋書反作及 臣清植按主反爲輔者言漢反臣於魏也作及非是
又注心慄手悼○悼疑作掉
又注明神器之存亡非人力所能逮也○監本逮誤作建今改正
又注周之伐殷以恭也○恭疑作暴
又注劫遷省御太僕宮廟○ 臣良裘按太僕二字於義無處其或火撲二字之譌與
又注今月十七日己未宜成可受禪命○ 臣明楷按三少帝紀高貴鄉公注自敘始生禎祥曰乙未直成予生又曰厥日直成應嘉名也漢書王莽傳以戊辰

直定卽眞天子位師古云以建除之次其日當定直成之義大抵如是作宜成似誤

又注王子搜樂丹穴之潛處被薰而不出○臣龍官按諸本俱作被重非據莊子讓王篇改正

又注奉今月戊戌璽書○臣明楷按十月中無戊戌前云壬戌册詔疑戊戌乃壬戌之譌

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文類咨作茲

春三月加遼東太守公孫恭爲車騎將軍○臣浩按前已有春正月此處春字宜衍

壞廬宅注尚書盧毓議祀厲殊事云○臣明楷按祀厲

宋本作厲殃何焯曰殊字是殃字之誤作祀厲殃事於本文義較顯

三月行幸召陵通討虜渠○監本訛作召陸今改正

皆以終制從事注恩過慕唐○藝文作思慕過唐

又注歎自僵斃○本集作欲自僵斃

又注感惟南風○文類作感恨南風

又注求光幽昧○宋本作末光幽昧

又注正行定紀○文類作五行定紀

又注金根黃屋○監本誤作黃根金屋今改正

又注權若涸魚○監本誤作土若洄魚今改正

又注黃初叔祜○臣浩按叔祜似當作假祜假始也

祜福也言黃初受禪始受福也

又注追顧景而憐形○宋本追作迫

號曰皇覽注集諸儒於肅城門內○太平御覽作肅成

門內

才藝兼該注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常從○太平御覽作

以時之多難故每征伐余乘馬常從

又注鑲楯爲蔽木戶○太平御覽作兩鑲爲門木戶

魏志卷二考證

魏志卷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明帝　叡

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生而太祖愛之常令在左右魏書曰帝生數歲而有岐嶷之姿武皇帝異之曰我基於爾三世矣每朝宴會同與侍中近臣並列帷幄好學多識特留意於法理年十五封武德侯黃初二年爲齊公三年爲平原王以其母誅故未建爲嗣魏畧曰文帝以郭后無子詔使子養帝帝以母不以道終意甚不平後不獲已乃敬事郭后旦夕因長御問起居郭后亦自以無子遂加慈愛文帝始以帝不悅有意欲以他姬子京兆王爲嗣故久不拜太子魏末傳曰帝常從文帝獵見子母鹿文帝射

乾隆四年校刊

殺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從、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因涕泣、文帝卽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樹立之意定、

七年夏五月、帝病篤、乃立爲皇太子、丁巳、卽皇帝位、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諸臣封爵各有差、世語曰、帝與朝士素不接、卽位之後、羣下想聞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曄、語盡日、衆人側聽、曄旣出、問何如、曄曰、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癸未、追謚母甄夫人曰文昭皇后、壬辰、立皇弟蕤爲陽平王、八月、孫權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堅守、朝議欲發兵救之、帝曰、權習水戰、所以敢下船陸攻者、幾掩不備也。今已與聘相持、夫攻守勢倍、終不可久也。先時遣治書侍御史荀禹慰勞邊方、禹到、於江夏發所經縣兵、及所從步騎千人、乘山舉火、

權退走、辛巳、立皇子冏爲清河王、吳將諸葛瑾張霸等寇襄陽、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討破之、斬霸、征東大將軍曹休又破其別將於尋陽、論功行賞各有差、冬十月、清河王冏薨、十二月、以太尉鍾繇爲太傅、征東大將軍曹休爲大司馬、中軍大將軍曹眞爲大將軍、司徒華歆爲太尉、司空王朗爲司徒、鎮軍大將軍陳羣爲司空、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爲驃騎大將軍、

太和元年春正月、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分江夏南部、置江夏南部都尉、西平麴英反、殺臨羌令西都長、遣將軍郝昭鹿磐討斬之、二月

辛未帝耕於藉田辛巳立文昭皇后寢廟於鄴丁亥朝日于東郊夏四月乙亥行五銖錢甲申初營宗廟秋八月夕月于西郊冬十月丙寅治兵于東郊焉耆王遣子入侍十一月立皇后毛氏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十二月封后父毛嘉爲列侯新城太守孟達反詔驃騎將軍司馬宣王討之

三輔決錄曰伯郎涼州人名不令休其注曰伯郎姓孟名他扶風人靈帝時中常侍張讓專朝政讓監奴典護家事他仕不遂乃盡以家財賂監奴與共結親積年家業爲之破盡衆奴皆慚問他所欲他曰欲得卿曹拜耳奴被恩久皆許諾時賓客求見讓者門下車常數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後到衆奴伺其至皆迎車而拜徑將他車獨入衆人悉驚謂他與讓善爭以珍物遺他他得之盡以賂讓讓大喜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遺讓即拜涼州刺史他生達少入蜀其處蜀事迹在劉封傳魏略曰達以延康元年率部曲四千餘家歸魏文帝時初即王位既宿知有達聞其來甚悅令貴臣有識察者往觀之還曰將帥之才也或曰卿相之器也王益欽達逆與達書曰近日有命未足達旨何者昔伊摯背商而歸周百里去虞而入秦樂毅感鵄夷以蟬蛻王遵識逆順以去就皆審興廢之符效知成敗之必然故丹青畫其形容良史載其功勳聞卿姿度純茂器量優絕當騁能明時收名傳記今者翻然濯鱗清流甚相嘉樂虛心西望依依若舊下筆屬辭歡心從之昔虞卿入趙再見取相陳平就漢一覲參乘孤今於卿情過於往故致所御馬物以昭忠愛又曰今者海內清定萬里一統三垂無邊塵之警中夏無狗吠之虞以是弛罔闊禁與世無疑保官空虛初無資任卿來相就當明孤意慎勿令家人繽紛道路以親駭疏也若卿欲來相見且當先安部曲有所保固然後徐徐輕騎來東達既至譙進見閑雅才辯過人衆莫不屬目又王近出乘小輦執達手撫其背戲之曰卿得無爲劉備刺客邪遂與同載又加拜散騎常侍領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時衆臣或以爲待之太猥又不宜委以方任王聞之曰吾保其無他亦譬以蒿箭射蒿中耳達既爲

乾隆四年校刊

文帝所寵，又與桓階夏侯尚親善。及文帝崩，時階尚皆卒，達自以羇旅久在疆埸，心自不安。諸葛亮聞之，陰欲誘達，數書招之，達與相報答。魏興太守申儀與達有隙，密表達與蜀潛通，帝未之信也。司馬宣王遣參軍梁幾察之，又勸其入朝。達驚懼，遂反。干寶晉紀曰：達初入新城，登白馬塞歎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失之乎。

二年春正月，宣王攻破新城，斬達，傳其首。魏略曰：宣王誘達將李輔及達甥鄧賢，賢等開門納軍。達被圍旬有六日而敗，焚其首于洛陽四達之衢。分新城之上庸武陵巫縣為上庸郡，錫縣為錫郡。蜀大將諸葛亮寇邊，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吏民叛應亮。魏書曰：是時朝臣未知計所出，帝曰：亮阻山為固，今者自來，既合兵書致人之術，且亮貪三郡，知進而不知退，今因此時，破亮必也。乃部勒兵馬步騎五萬，拒亮。遣大將軍曹真都督關右，並進兵。右將軍張郃擊亮於街亭，大破之。亮敗走，三郡平。丁未，行幸長安。魏略載帝露布天下并班告益州曰：劉備背恩，自竄巴蜀。諸葛亮棄父母之國，阿殘賊之黨，神人被毒，惡積身滅。亮外慕立孤之名，而內貪專擅之實。劉升之兄弟守空城而已。亮又侮易益上，虐用其民，是以利狼宕渠高定青羌莫不瓦解，為亮讎敵。而亮反裘負薪，裏盡毛殫，刖趾適屨，刻肌傷骨，反更稱說，自以為能。行兵於井底，游步於牛蹄。自朕即位，三邊無事，猶哀憐天下數遭兵革，且欲養四海之耆老，長後生之孤幼，先移風於禮樂，次講武於農隙，置亮畫外，未以為虞。而亮懷李熊愚勇之智，不思荊邯度德之戒，驅略吏民，盜利祁山。王師方振，膽破氣奪，馬謖高祥，望旗奔敗。虎臣逐北，蹈尸涉血，亮也小子，震驚朕師。猛銳踊躍，咸思長驅。朕惟率土莫非王臣，師之所處，荊棘生焉，不欲使十室之邑忠信貞良與夫淫昏之黨，共受塗炭。故先開示，以昭國誠，勉思變化，無滯亂邦。巴蜀將吏士民諸為亮所劫迫，公卿已下皆聽束手。夏四月丁酉，還洛陽宮。魏略曰：是時訛言，云帝已崩，從駕群臣迎立雍丘王植。京師自卞太后群公盡懼。及帝還，皆私察顏色。卞太后悲喜，欲推始言者，帝曰：天下皆言，將何所推。赦繫囚非殊死以下。乙巳，論討亮

功、封爵增邑各有差。五月大旱。六月詔曰尊儒貴學。王教之本也。自頃儒官或非其人。將何以宣明聖道。其高選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勅郡國貢士以經學爲先。秋九月曹休率諸軍至皖、與吳將陸議戰於石亭敗績、乙酉立皇子穆爲繁陽王、庚子大司馬曹休薨、冬十月詔公卿近臣舉良將各一人、十一月司徒王朗薨、十二月諸葛亮圍陳倉、曹眞遣將軍費曜等拒之、魏畧曰先是使將軍郝昭築陳倉城、會亮至圍昭、不能拔、昭字伯道、太原人、爲人雄壯、少入軍爲部曲督、數有戰功、爲雜號將軍、遂鎮守河西十餘年、民夷畏服、亮圍陳倉、使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遙說之、昭於樓上應詳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爲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言人兵不敵、無爲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火箭逆射其雲梯、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塡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墻、亮又爲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亮無計救至引退、詔嘉昭善守、賜爵列侯、及還、帝引見慰勞之、顧謂中書令孫資曰、卿鄉里乃有爾曹快人、爲將灼如此、朕復何憂乎、仍欲大用之、會病亡、遺令戒其子凱曰、吾爲將、知將不可爲也、吾數發冢取其木以爲攻戰具、又知厚葬無益於死者也、汝必斂以時服、且人生有處所耳、死復何在耶、今去本墓遠、東西南北在汝而已、遼東太守公孫恭兄子淵劫奪恭位、遂以淵領遼東太守、三年夏四月元城王禮薨、六月癸卯繁陽王穆薨、戊申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夫人吳氏曰高皇后、秋七

月詔曰禮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時朝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叙昭穆於前殿並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爲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敢爲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

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冬十月改平望觀曰聽訟觀帝常言獄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常幸觀臨聽之初洛陽宗廟未成神主在鄴廟十一月廟始成使太常韓暨持節迎高皇帝太皇帝武帝文帝神主于鄴十二月己丑至奉安神主于廟臣松之按黃初四年有司奏立二廟太皇帝大長秋與文帝之高祖共一廟特立武帝廟百世不毀令此無高祖神主蓋以親盡毀也此則魏初唯立親廟祀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始定七廟之制孫盛曰事亡猶存祭如神在遷神主正斯宜矣癸卯大月氏王波調遣使奉獻以調爲親魏大月氏王

四年春二月壬午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

錢云后妃傳作五月崩

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戊子詔太傅三公以文帝典論刻石立於廟門之外。癸巳以大將軍曹眞爲大司馬、驃騎將軍司馬宣王爲大將軍、遼東太守公孫淵爲車騎將軍。夏四月太傅鍾繇薨。六月戊子太皇太后崩。丙申省上庸郡。秋七月武宣卞后祔葬於高陵。詔大司馬曹眞大將軍司馬宣王伐蜀。八月辛巳行東巡、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嶽。魏書曰、行過繁昌、使執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禪壇。臣松之按漢紀章帝元和二年、詔高邑縣祠即位壇。五成陌比臘祠門戶。此雖前代已行故事、然爲壇以祀天、而壇非神也、今無事於上帝、而致祀於虛壇、求之義典、未詳所據。乙未幸許昌宮。九月大雨、伊洛河漢水溢、詔眞等班師。冬十月乙卯行還洛陽宮。庚申令罪非殊死聽贖各有差。十一月太白犯歲星。十二月辛未改葬文昭甄后于朝陽陵。丙寅詔公卿舉賢良。

五年春正月帝耕于藉田。三月大司馬曹眞薨。諸葛亮寇天水、詔大將軍司馬宣王拒之。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辛巳大雩。夏四月鮮卑附義王軻比能率其種人及丁零大人兒禪詣幽州貢名馬。復置護匈奴中郎將。秋七月丙子以亮退走、封爵增位各有差。魏書曰、初亮出、議者以爲亮軍無輜重、糧必不繼、不擊自破、無爲勞兵。或欲自芟上邽左右生麥以奪賊食、帝皆不從。前後遣兵增宣王

軍、又勅使護麥、宣王與亮相持、賴得此麥以爲軍糧。乙酉、皇子殷生、大赦。八月、詔曰、古者諸侯朝聘、所以敦睦親親、協和萬國也。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以漸、關諸盛衰也。朕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悠悠之懷、能不興思。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後有少主、母后在宮者、自如先帝令、申明著于令。十一月乙酉、月犯軒轅大星。戊戌晦、日有蝕之。十二月甲辰、月犯鎮星。戊午、太尉華歆薨。

六年春二月、詔曰、古之帝王、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詩不云乎、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秦漢繼周、或彊或弱、俱失厥中。大魏創業、諸王開國、隨時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爲後法也。其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爲國。三月癸酉、行東巡、所過存問高年鰥寡孤獨、賜穀帛。乙亥、月犯軒轅大星。夏四月壬寅、行幸許昌宮。甲子、初進新果于廟。五月、皇子殷薨、追封謚安平哀王。秋七月、以衞尉董昭爲司徒。九月、行幸摩陂、治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冬十月、殄夷將軍田豫帥衆討吳將周賀於成山、殺賀。十一月丙寅、太白晝見、有星孛于翼、近太微上將星。庚寅、陳思王植薨。十二月、行還許昌宮。

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龍見郟之摩陂井中。二月丁

乾隆四年校刊

酉幸摩陂觀龍於是改年改摩陂爲龍陂賜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無出今年租賦三月甲子詔公卿舉賢良篤行之士各一人夏五月壬申詔祀故大將軍夏侯惇大司馬曹仁車騎將軍程昱於太祖廟庭魏書載詔曰昔先王之禮於功臣存則顯其爵祿沒則祭于大烝故漢氏功臣祀於廟庭大魏元功之臣功勳優著終始休明者其皆依禮祀之於是以惇等配享之戊寅北海王蕤薨閏月庚寅朔日有蝕之丁酉改封宗室女非諸王女皆爲邑主詔諸郡國山川不在祠典者勿祠六月洛陽宮鞠室災保塞鮮卑大人步度根與叛鮮卑大人軻比能私通并州刺史畢軌表輒出軍以外威比能內鎮步度根帝省表曰步度根以爲比能所誘有自疑心今軌出軍適使二部驚合爲一何所威鎮乎促勅軌以出軍者慎勿越塞過句注也比詔書到軌已進軍屯陰館遣將軍蘇尚董弼追鮮卑比能遣子將千餘騎迎步度根部落與尚弼相遇戰於樓煩二將沒步度根部落皆叛出塞與比能合寇邊遣驍騎將軍秦朗將中軍討之虜乃走漠北秋九月安定保塞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職等叛司馬宣王遣將軍胡遵等追討破降之冬十月步度根部落大人戴胡阿狼泥等詣并州降朗引軍還魏氏春秋曰朗字元明新興人獻帝傳曰朗父名宜祿爲呂布使詣袁術術妻以漢宗室女其前妻杜氏留下邳布之被圍關羽屢請於太祖求以杜氏爲妻太祖

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見之、乃自納之、宜祿歸降、以爲銍長、及劉備走小沛、張飛隨之、過謂宜祿曰、人取汝妻而爲之長、乃蚩蚩若是邪、隨我去乎、宜祿從之、數里、悔欲還、飛殺之、朗隨母氏畜于公宮、太祖甚愛之、每坐席謂賓客曰、世有人愛假子如孤者乎、魏畧曰、朗遊遨諸侯間、歷武文之世而無尤也、及明帝卽位、授以內官、爲驍騎將軍給事中、每車駕出入、朗常隨從、時明帝喜發舉、數有以輕微而致大辟者、朗終不能有所諫止、又未嘗進一善人、帝亦以是親愛、每顧問之、多呼其小字阿蘇、數加賞賜、爲起大第於京城中、四方雖知朗無能爲益、猶以附近至尊、多賂遺之、富均公侯、世語曰、朗子秀勁厲能直言、爲晉武帝博士、魏畧以朗與孔桂俱在佞倖篇、桂字叔林、天水人也、建安初、數爲將軍楊秋使詣太祖、太祖表拜騎都尉、桂性便辟、曉博奕蹹鞠、故太祖愛之、每在左右、出入隨從、桂察太祖意、喜樂之時、因言次曲有所陳、事多見從、數得賞賜、人多饋遺、桂由此侯服玉食、太祖既愛桂、五官將及諸侯亦皆親之、其後桂見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有意於臨菑侯、因更親附臨菑侯、而簡於五官將、將甚銜之、及太祖薨、文帝卽王位、未及致其罪、黃初元年、隨例轉拜駙馬都尉、而桂私受西

錢云宋書天文志作乙未按下文有癸酉乙未與癸酉相距三

域貨賂許爲人事、事發、有詔收問、遂殺之、魚豢曰、爲上者不虛授、處下者不虛受、然後外無伐檀之歎、內無尸素之刺、雍熙之美著、太平之律顯矣、而佞倖之徒、但姑息人主、至乃無德而榮、無功而祿、如是焉得不使中正日朘、傾邪滋多乎、以武皇帝之愼賞、明皇帝之持法、而猶有若此等人、而況下斯者乎、

十二月、公孫淵斬送孫權所遣使張彌許晏首、以淵爲大司馬樂浪公、世語曰、幷州刺史畢軌送漢故渡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奴云霍顯、光後小妻、明友妻、光前妻女、博物志曰、時京邑有一人、失其姓名、食啖兼十許人、遂肥不能動、其父曾作遠方長吏、官徙送彼縣、令故義傳供食之、一二年中、一鄉中輒爲之儉、傅子曰、時太原發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送之京師、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家上樹木可三十歲、不知此婦人三十歲常生於地中邪、將一朝欻生、偶與發冢者會也、

二年春二月乙未、太白犯熒惑、癸酉、詔曰、鞭作官刑、所

十九日木詩在一月當從宋志

以糾慢怠也。而頃多以無辜死。其減鞭杖之制。著于令。

三月庚寅。山陽公薨。帝素服發哀。遣使持節典護喪事。

己酉大赦。夏四月大疫。崇華殿災。丙寅詔有司以太牢

告祠文帝廟。追謚山陽公爲漢孝獻皇帝。葬以漢禮。

獻帝傳曰。帝變服率羣臣哭之。使使持節行司徒太常和洽弔祭。又使持節行大司空大司農崔林監護喪事。詔曰。蓋五帝之事尚矣。仲尼盛稱堯舜巍巍蕩蕩之功者。以爲禪代乃大聖之懿事也。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禪位文皇帝以順天命。先帝命公行漢正朔。郊天祀祖以天子之禮。言事不稱臣。此舜事堯之義也。昔放勛殂落。四海如喪考妣。遏密八音。明喪葬之禮同於王者也。今有司奏喪禮比諸侯王。此豈古之遺制而先帝之至意哉。今謚公漢孝獻皇帝。使太尉具以一太牢告祠文帝廟。曰叡聞夫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厥初。是以先代之君。尊尊親親。咸有尚焉。今山陽公寢疾棄國。有司建言喪紀之禮視諸侯王。叡惟山陽公昔知天命永終於已。深觀歷數允在聖躬。傳祚禪位。尊我民主。斯乃陶唐懿德之事也。黃初受終。命公于國行漢正朔。郊天祀祖禮樂制度。率乃漢舊。斯亦舜禹明堂之義也。上考遂初。皇極攸建。允熙克讓。莫朗于茲。蓋子以繼志嗣訓爲孝。臣以配命欽述爲忠。故詩稱匪棘其猶。聿追來孝。書曰。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叡敢不奉承徽典。以昭皇考之神靈。今追謚山陽公曰孝獻皇帝。册贈璽綬。命司徒司空持節弔祭護喪。光祿大鴻臚爲副。將作大匠復土將軍營成陵墓。及置百官羣吏車旗服章喪葬禮儀。一如漢氏故事。喪葬所供羣官之費。皆仰大司農。立其後嗣爲山陽公。以通三統。永爲魏賓。於是贈册曰。嗚呼。昔皇天降戾於漢。俾逆臣董卓播厥凶虐。焚滅京都。劫遷大駕。于時六合雲擾。姦雄熛起。帝自西京徂唯求定。臻茲洛邑。疇咨聖賢。聿改乘轅。又遷許昌。武皇帝是依。歲在玄枵。皇師肇征。迄于鶉尾。十有八載。羣寇殲殄。九域咸乂。惟帝念功。祚茲魏國。大啓土宇。爰及文皇帝。齊聖廣淵。仁聲旁流。柔遠能邇。殊俗向義。乾精承祚。坤靈吐曜。稽極玉衡。允膺歷數。度于軌儀。克厭帝心。乃仰欽七政。俯察五典。弗采四嶽之謀。不俟師錫之舉。幽贊神明。承天禪位。祚建朕躬。統承洪業。蓋聞昔帝堯元愷既舉。凶

族末流登舜百揆然後百揆時序內平外成授位明堂退終天祿故能冠德百王表功嵩嶽自往迄今彌歷七代歲暨三千而大運來復庸命厎績纂我民主作建皇極念重光紹咸池繼韶夏超羣后之遐蹤邈商周之懿德可謂高朗令終昭明洪烈之懿盛者矣非夫漢魏與天地合德與四時合信動和民神格于上下其孰能至於此乎朕惟孝獻享年不永欽若顧命考之典謨恭述皇考先靈遺意闡崇弘謚奉成聖美以章希世同符之隆以傳億載不朽之榮魂而有靈嘉茲弘休嗚呼哀哉八月壬申葬于山陽國陵曰禪陵置園邑葬之日帝制錫衰弁經哭之慟適孫桂氏鄉侯康嗣立爲山陽公

是月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馬宣王率諸軍拒之詔宣王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畧無所獲則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勞全勝之道也魏氏春秋曰亮既屢遣使交書又致巾幗婦人之飾以怒宣王宣王將出戰辛毗杖節奉詔勒宣王及軍吏以下乃止宣王見亮使唯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過數升宣王曰亮體斃矣其能久乎五月太白晝見孫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又遣將陸議孫韶各將萬餘人入淮沔六月征東將軍滿寵進軍拒之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帝不聽曰昔漢光武遣兵縣據畧陽終以破隗囂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勅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秋七月壬寅帝親御龍舟東征權攻新城將軍張穎等拒守力戰帝軍未至數百里權遁走議韶等亦退羣臣以爲大將軍方與諸葛亮相持未解

車駕可西幸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大將軍以制之吾無憂矣遂進軍幸壽春錄諸將功封賞各有差八月已未大曜兵饗六軍遣使者持節犒勞合肥壽春諸軍辛巳行還許昌宮司馬宣王與亮相持連圍積日亮數挑戰宣王堅壘不應會亮卒其軍退還冬十月乙丑月犯鎮星及軒轅戊寅月犯太白十一月京都地震從東南來隱隱有聲搖動屋瓦十二月詔有司刪定大辟減死罪

三年春正月戊子以大將軍司馬宣王爲太尉已亥復置朔方郡京都大疫丁巳皇太后崩乙亥隕石于壽光縣三月庚寅葬文德郭后營陵于首陽陵澗西如終制顧愷之啟蒙注曰魏時人有開周王冢者得殉葬女子經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語年可二十送詣京師郭太后愛養之十餘年太后崩哀思哭泣一年餘而死是時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百姓失農時直臣楊阜高堂隆等各數切諫雖不能聽帝優容之魏略曰是年起太極諸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建翔鳳於其上又於芳林園中起陂池楫櫂越歌又於列殿之北立八坊諸才人以次序處其中貴人夫人以上轉南附焉其秩石擬百官之數帝常游宴在內乃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爲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自貴人以下至尚保及給掖庭灑掃習伎歌者各有千數通引穀水過九龍殿前爲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使博士馬均作司南車水轉百戲歲首建巨獸魚龍曼延弄馬倒騎備如漢西京之制築閶闔諸門闕外罘罳太子舍人張茂以吳蜀數動諸將出征而帝盛興宮室留意於玩飾賜與無度帑藏空竭又錄奪士女前

張茂首尾二疏俱刻切簡至

已嫁爲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既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色者內之掖庭乃上書諫曰臣伏見詔書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錄奪以配戰士斯誠權時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臣請論之陛下天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禮賜君子小人不同且所以殊貴賤也吏屬君子士爲小人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聽得以生口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貫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爲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者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有懽心而失妻者必有憂色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懽心者鮮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千萬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況復有宮庭非員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與內外交引其費半軍昔漢武帝好神仙信方士掘地爲海封土爲山賴是時天下爲一莫敢與爭者耳自衰亂以來四五十載馬不捨鞍士不釋甲每一交戰血流丹野創痍號痛之聲于今未已猶彊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不兢兢業業念崇節約思所以安天下者而乃奢靡是務中尚方純作玩弄之物炫燿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讐之心矣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爲漢武之侈事臣竊爲陛下不取也願陛下沛然下詔萬幾之事有無益而有損者悉除去之以所除無益之費厚賜將士父母妻子之飢寒者問民所疾而除其所惡實倉廩繕甲兵恪恭以臨天下如是吳賊面縛蜀虜輿櫬不待誅而自服太平之路可計日而待也陛下可無勞神思於海表軍師高枕戰士備員今羣公皆結舌而臣所以不敢不獻瞽言者臣昔上要言散騎奏臣書以聽諫篇爲善詔曰是也擢臣爲太子舍人且臣作書譏爲人臣不能諫諍今有可諫之事而臣不諫此爲作書虛妄而不能言也臣年五十七常恐至死無以報國是以投軀沒身冒昧以聞惟陛下裁察書通上顧左右曰張茂恃鄉里故也以事付散騎而已茂字彥林沛人

秋七月洛陽崇華殿災八月庚午立皇子芳爲齊王詢爲秦王丁巳行還洛陽宮命有司復崇華改名九龍殿冬十月己酉中山王袞薨壬申太白晝見十一月丁酉行幸許昌宮魏氏春秋曰是歲張掖郡

乾隆四年校刊

刪丹石馬

刪丹縣金山玄川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廣一丈六尺長一丈七尺一寸圍五丈八寸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其一仙人騎之其一羈絆其五有形而不善成有玉匣關蓋於前上有玉字玉玦二璜一麒麟在東鳳鳥在南白虎在西犧牛在北馬自中布列四面色皆蒼白其南有五字曰上上三天王又曰述大金大討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大坌馬一匹在中大告開壽此馬甲寅述水凡中字六金字十又有若八卦及列宿孛彗之象焉世語曰又有一鷄象搜神記曰初漢元成之世先識之士有言曰魏年有和當有開石於西三千餘里繫五馬文曰大討曹及魏之初興也張掖之柳谷有開石始見於建安形成於黃初文備於太和周圍七尋中高一仞蒼質素章龍馬麟鹿鳳凰仙人之象粲然咸著此一事者魏晉代興之符也至晉泰始三年張掖太守焦勝上言以留郡本國圖校今石文文字多少不同謹具圖上按其文有五馬象其一有人平上幘執戟而乘之其一有若馬形而不成其字有金有中有大司馬有王有大吉有正有開壽其一成行曰金當取之漢晉春秋曰氐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畫之為十三馬一牛一鳥八卦玉玦之象皆隆起其文曰大討曹適水中甲寅帝惡其討也使鑿去為計以蒼石窒之宿昔而白石滿焉至晉初其文愈明馬象皆煥徹如玉焉

四年春二月太白復晝見月犯太白又犯軒轅一星入太微而出夏四月置崇文觀徵善屬文者以充之五月乙卯司徒董昭薨丁巳肅慎氏獻楛矢六月壬申詔曰有虞氏畫象而民弗犯周人刑錯而不用朕從百王之末追望上世之風邈乎何相去之遠法令滋章犯者彌多刑罰愈眾而姦不可止往者按大辟之條多所蠲除思濟生民之命此朕之至意也而郡國蔽獄一歲之中尚過數百豈朕訓導不醇俾民輕罪將苛法猶存為之

乾隆四年校刊

陷穽乎。有司其議獄緩死。務從寬簡。及乞恩者或辭未出而獄以報斷。非所以究理盡情也。其令廷尉及天下獄官。諸有死罪具獄以定。非謀反及手殺人。亟語其親治。有乞恩者。使與奏當文書俱上。朕將思所以全之。其布告天下。使明朕意。秋七月。高句驪王宮斬送孫權使胡衛等首。詣幽州。甲寅。太白犯軒轅大星。冬十月己卯。行還洛陽宮。甲申。有星孛于大辰。乙酉。又孛于東方。十一月己亥。彗星見。犯宦者天紀星。十二月癸巳。司空陳羣薨。乙未。行幸許昌宮。

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茌縣言黃龍見。茌音仕狸反於是有司奏以爲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爲正。三月。定歷改年爲孟夏四月。魏書曰。初。文皇帝卽位。以受禪于漢因循漢正朔弗改。帝在東宮。著論以爲五帝三王雖同氣共祖。禮不相襲。正朔自宜改變。以明受命之運。及卽位。優游者久之。史官復著言宜改。乃詔三公特進九卿中郎將大夫博士議郎千石六百石博議。議者或不同。帝據古典。甲子詔曰。夫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登降周旋。終則又始。故仲尼作春秋。於三微之月。每月稱王。以明三正迭相爲首。今推三統之次。魏得地統。當以建丑之月爲正月。考之羣藝。厥義章矣。其改靑龍五年三月爲景初元年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旗。朝會建大白之旗。臣松之按。魏爲土行。故服色尚黃。行殷之時。以建丑爲正。故犧牲旂旗一用殷禮。禮記云。夏后氏尚黑。故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戎事乘騵。牲用騂。鄭玄云。夏后氏以建寅爲正。物生色黑。殷以建丑爲正。物牙色白。周以建子爲正。物萌色赤。翰。白色馬也。易曰。白

當塗將謝災異數見而摩陂山茌何多也然作史者稱瑞矣

錢按魏興郡志不言

馬翰如周禮巾車職建大赤以朝大白以即戎此則周以正色之旗以朝先代之旗即戎今魏用殷禮變周之制故建大白以朝大赤即戎

改太和歷曰景初歷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礿祠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啟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爲歷數之序五月己巳行還洛陽宮己丑大赦六月戊申京都地震己亥以尚書令陳矯爲司徒尚書左僕射衛臻爲司空丁未分魏興之魏陽錫郡之安富上庸爲上庸郡省錫郡以錫縣屬魏興郡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爲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爲魏高祖樂用咸熙之舞帝制作興治爲魏烈祖樂用章武之舞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制

孫盛曰夫謚以表行廟以存容皆於既沒然後著焉所以原始要終以示百世也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昔華樂以厚斂致譏周人以豫凶違禮魏之羣司於是乎失正

秋七月丁卯司徒陳矯薨孫權遣將朱然等二萬人圍江夏郡荊州刺史胡質等擊之然退走初權遣使浮海與高句驪通欲襲遼東遣幽州刺史毌丘儉率諸軍及鮮卑烏丸屯遼東南界璽書徵公孫淵淵發兵反儉進軍討之會連雨十日遼水大漲詔儉引軍還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王護留等居遼東率部衆隨儉內附己卯詔遼東將吏士民爲淵所脅

畧不得降者一切赦之辛卯太白晝見淵自儉還遂自立爲燕王置百官稱紹漢元年詔青兗幽冀四州大作海船九月冀兗徐豫四州民遇水遣侍御史循行沒溺死亡及失財產者在所開倉賑救之庚辰皇后毛氏卒冬十月丁未月犯熒惑癸丑葬悼毛后于愍陵乙卯營洛陽南委粟山爲圜丘魏書載詔曰蓋帝王受命莫不恭承天地以章神明尊祀世統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既著則禘郊祖宗之制備也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采摭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時神祇兆位多不見經是以制度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祀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氏系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

錢云旍陽即旌陽

堂以配上帝至晉泰始二年并圜丘方丘二至之祀於南北郊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丁巳分襄陽臨沮宜城旍陽邔邔音其已反四縣置襄陽南部都尉己未有司奏文昭皇后立廟京都分襄陽郡之鄀葉縣屬義陽郡魏畧曰是歲徙長安諸鐘簴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發銅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凰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陬使公卿羣僚皆負土成山樹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漢晉春秋曰帝徙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或泣因留於霸城魏畧載司徒軍議掾河東董尋上書諫曰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后於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爲時士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凰九龍承露盤土山淵池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參倍於殿舍三公九

悲壯

當時亦[illegible]重故[illegible]以參之

卿侍中尚書、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陛下春秋方剛、心畏雷霆、今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鳥、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故有君不君、臣不臣、上下不通、心懷鬱結、使陰陽不和、災害屢降、凶惡之徒、因間而起、誰當爲陛下盡言事者乎、又誰當干萬乘以死爲戲乎、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既通、帝曰董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後爲貝丘令、淸省得民心、

二年春正月、詔太尉司馬宣王帥衆討遼東、干寶晉紀曰、帝問宣王度淵將何計以待君、宣王對曰、淵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爲成禽耳、帝曰、然則三者何出、對曰、唯明智審量彼我、乃預有所割棄、此既非淵所及、又謂今往縣遠、不能持久、必先拒遼水、後守也、帝曰、往還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魏名臣奏載散騎常侍何曾表曰、臣聞先王制法、必於全慎、故建官授任、則置假輔、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則參御右、蓋以盡謀思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預、則手足相代、其爲固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爲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懿奉辭誅罪、步騎數萬、道路迴阻、四千餘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消散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邊諸將及懿所督、皆爲僚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卒有變急、不相鎭攝、存不忘亡、聖達所戒、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盛其禮秩、遣詣懿軍、進同謀略、退爲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災、軍主有儲、則無患矣、毌丘儉志記云、時以儉爲宣王副也、

錢按晉志汝陰郡統八縣、與此無一同者、疑此有誤也、山桑縣續漢志屬汝南、宋志云、吿(?)宋縣宋志云

錢云宋書作亡世誤

二月癸卯、以太中大夫韓曁爲司徒、癸丑、月犯心距星、又犯心中央大星、夏四月庚子、司徒韓曁薨、壬寅、分沛國蕭相竹邑符離蘄銍龍亢山桑洨虹洨音胡交反、虹音絳十縣爲汝陰郡、宋縣陳郡苦縣皆屬譙郡、以

沛杼秋公丘彭城豐國廣戚并五縣爲沛王國庚戌大赦五月乙亥月犯心距星又犯中央大星（魏書載戊子詔曰昔漢高祖創業光武中興謀除殘暴功昭四海而墳陵崩頹童兒牧豎踐蹈其上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祖光武陵四面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採）六月省漁陽郡之狐奴縣復置安樂縣秋八月燒當羌王芒中注詣等叛涼州刺史率諸郡攻討斬注詣首癸丑有彗星見張宿（漢晉春秋曰史官言於帝曰此周之分野也洛邑惡之於是大修禳禱之術以厭焉魏書曰九月蜀陰平太守廖惇反攻守善羌侯宕蕈營雍州刺史郭淮遣廣魏太守王贇南安太守游奕將兵討惇淮上書贇奕等分兵夾山東西圍落賊表破在旦夕帝曰兵勢惡離促詔淮勅奕諸別營非要處者還令內據便地詔勅未到奕軍爲惇所破贇爲流矢所中死）丙寅司馬宣王圍公孫淵於襄平大破之傳淵首于京都海東諸郡平冬十一月錄討淵功太尉宣王以下增邑封爵各有差初帝議遣宣王討淵發卒四萬人議臣皆以爲四萬兵多役費難供帝曰四千里征伐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計役費遂以四萬人行及宣王至遼東霖雨不得時攻羣臣或以爲淵未可卒破宜詔宣王還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擒淵可計日待也卒皆如所策壬午以司空衞臻爲司徒司隸校尉崔林爲司空閏月月犯心中央大星十二月乙丑帝寢疾不豫辛巳立皇后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穀以燕王宇爲大將軍甲申免以武衞將軍曹爽代之（漢晉春秋曰帝以燕王宇爲大

將軍使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久專權寵爲朗等素所不善懼有後害陰圖閒之而宇常在帝側故未得有言甲申帝氣微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議未還而帝少閒惟曹爽獨在放知之呼資與謀資曰不可動也放曰俱入鼎鑊何不可之有乃突前見帝垂泣曰陛下氣微若有不諱將以天下付誰帝曰卿不聞用燕王邪放曰陛下忘先帝詔勅藩王不得輔政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與才人侍疾者言戲燕王擁兵南面不聽臣等入此卽豎刁趙高也今皇太子幼弱未能統政外有強暴之寇內有勞怨之民陛下不遠慮存亡而近係恩舊委祖宗之業付二三凡士寢疾數日外內擁隔社稷危殆而已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帝得放言大怒曰誰可任者放資乃舉爽代宇又白宜詔司馬宣王使相參帝從之放資出曹肇入泣涕固諫帝使肇勅停肇出戶放資趨而往復說止帝帝又從其言放曰宜爲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放卽上牀執帝手強作之遂齎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於是宇肇獻朗相與泣而歸第初青龍三年中壽春農民妻自言爲天

神所下命爲登女當營衛帝室蠲邪納福飲人以水及以洗瘡或多愈者於是立館後宮下詔稱揚甚見優寵及帝疾飲水無驗於是殺焉三年春正月丁亥太尉宣王還至河內帝驛馬召到引入卧內執其手謂曰吾疾甚以後事屬君君其與爽輔少子吾得見君無所恨宣王頓首流涕魏畧曰帝既從劉放計召司馬宣王自力爲詔既封顧呼宮中常所給使者曰辟邪來汝持我此詔授太尉也辟邪馳去先是燕王爲帝畫計以爲關中事重宜便道遣宣王從河內西還事以施行宣王得前詔斯須復得後手筆疑京師有變乃馳到入見帝勞問訖乃召齊秦二王以示宣王別指齊王謂宣王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齊王令前抱宣王頸魏氏春秋曰時太子芳年八歲秦王九歲在于御側帝執宣王手目太子曰死乃復可忍朕忍死待君君其與爽輔此宣王曰陛下不見先帝屬臣以陛下乎

卽日帝崩于嘉福殿。魏書曰殯于九龍前殿 時年三十六 臣松之案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鄴、文帝始納甄后、明帝應以十年生、計至此年正月整三十四年耳。時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爲今年正月、可彊名三十五年、不得三十六也。癸丑、葬高平陵。魏書曰帝容止可觀、望之儼然。自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事、唯潛思書籍而已。卽位之後、褒禮大臣、料簡功能、眞僞不得相貿、務絕浮華譖毀之端、行師動衆、論決大事、謀臣將相、咸服帝之大畧。性特彊識、雖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跡所履、及其父兄子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含垢藏疾、容受直言、聽受吏民士庶上書、一月之中至數十百封、雖文辭鄙陋、猶覽省究竟、意無厭倦。孫盛曰：聞之長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地、口吃少言、而沈毅好斷。初、諸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政自己出。而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衞、悲夫。

評曰：明帝沈毅斷識、任心而行、蓋有君人之至槩焉。于時百姓彫弊、四海分崩、不先聿修顯祖、闡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漢武、宮館是營、格之遠猷、其殆疾乎。

魏志卷三

魏志卷三考證

明帝 叡 詔驃騎將軍司馬宣王討之注保官空虛初無資任○何焯曰魏志凡鎮守部曲將及外州長吏並納質任有家口應從坐者收繫保官此資當作質

又注時階尚皆卒○諸本俱作桓尚皆卒 臣龍官按上云與桓階夏侯尚親善則作階尚爲是

分新城之上庸武靈巫縣爲上庸郡○何焯曰靈當作陵又按宋刻一本無巫字

曹眞遣將軍費曜等拒之注以土瓦塡塹欲直攀城○土瓦宋本通鑑俱作土丸

申明著于令○監本令誤作今今改正
帝優容之注過九龍殿前○各本無殿字據通鑑增
又注使博士馬均作司南車○杜夔傳注馬均作馬
鈞此均字疑悞司南車監本誤作司馬軍今改正
而郡國蔽獄一歲之中尚過數百○蔽宋本作斃
春正月壬辰山茌縣言黃龍見○太平御覽作太山茌
縣
屬義陽郡注九龍承露盤○何焯曰何平叔景福殿賦
云建凌雲之層盤浚虞淵之靈沼清露瀼瀼潨水浩
浩以此書參証則魏人又自作承露仙人掌也李善
注凌雲盤名蓋魏有凌雲臺又有凌雲盤
詔太尉司馬宣王帥衆討遼東注隕鈌不預則手足相
代○臣良裘按晉書何曾傳作則才足相代以上句
文義諧之似當作才
復置安樂縣○置監本訛作致今改正

魏志卷三考證

魏志卷四

晉　著　作　郎　巴　西　中　正　安　漢　陳　壽　撰

宋　太　中　大　夫　國　子　博　士　聞　喜　裴　松　之　注

齊王芳　高貴鄉公髦　陳留王奐

齊王諱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及秦王詢宮省事祕莫有知其所由來者魏氏春秋曰或云任城王楷子青龍三年立為齊王景初三年正月丁亥朔帝病甚乃立為皇太子是日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大將軍曹爽太尉司馬宣王輔政詔曰朕以眇身繼承洪業煢煢在疚靡所控告大將軍太尉奉受末命夾輔朕躬司徒司空冢宰

元輔摠率百寮以寧社稷其與羣卿大夫勉勗乃心稱朕意焉諸所興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官奴婢六十已上免爲良人二月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寮異物志曰斯調國有火洲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於其中而不消也枝皮更活秋冬火死則皆枯瘁其俗常冬采其皮以爲布色小青黑若塵垢汚之便投火中則更鮮明也傅子曰漢桓帝時大將軍梁冀以火浣布爲單衣常大會賓客冀陽爭酒失杯而汙之僞怒解衣曰燒之布得火煒燁赫然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絜白若用灰水焉搜神記曰崐崘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於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枲則其鳥獸之毛也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間久絕至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爲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至是西域使至而獻火浣布焉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臣松之昔從征西至洛陽歷觀舊物見典論石在太學者尚存而廟門外無之問諸長老云晉初受禪即用魏廟移此石於太學非兩處立也竊謂此言爲不然又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燒得暴風不猛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績其毛織以爲布丁丑詔曰太尉體道正直盡忠三世南擒孟達西破蜀虜東滅公孫淵功蓋海內昔周成建保傅之官近漢顯宗寵鄧禹所以優隆儁乂必有尊也其以太尉爲太傅持節統兵都督諸軍事如故三月以征東將軍滿寵爲太尉夏六月以遼東東沓縣吏民渡海居齊郡界以故縱城爲新沓縣以居徙民秋七月上始親臨

錢云按漢志濟東郡有
汶縣此作文無北縣

朝聽公卿奏事八月大赦冬十月以鎮南將軍黃權爲車騎將軍十二月詔曰烈祖明皇帝以正月棄背天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復用夏正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禮制所由變改也又夏正於數爲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爲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爲後十二月

正始元年春二月乙丑加侍中中書監劉放侍中中書令孫資爲左右光祿大夫丙戌以遼東汶北豐縣民流徙渡海規齊郡之西安臨菑昌國縣界爲新汶南豐縣以居流民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丙寅詔令獄官亟平冤枉理出輕微羣公卿士讜言嘉謀各悉乃心夏四月車騎將軍黃權薨秋七月詔曰易稱損上益下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銀雜物將奚以爲今出黃金銀物百五十種千八百餘斤銷冶以供軍用八月車駕巡省洛陽界秋稼賜高年力田各有差

二年春二月帝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夏五月吳將朱然等圍襄陽之樊城太傅司馬宣王率衆拒之干寶晉紀曰吳將全琮寇芍陂朱然孫倫五萬人圍樊城諸葛瑾步騭寇柤中琮已破走而樊圍急宣王曰柤中民夷十萬隔在水南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歷月不解此危事也請自討之議者咸言賊遠圍樊城不可拔剉於堅城之下有自破之勢宜長策以御之宣王曰軍志有之將能而

御之此爲糜軍不能而任之此爲覆軍今疆埸騷動民心疑惑是社稷之大憂也六月督諸軍南征車駕送津陽城門外宣王以南方暑溼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之然不敢動於是乃令諸軍休息洗沐簡精銳募先登申號令示必攻之勢然等聞之乃夜遁追至三州口大殺獲六月辛丑退己酉以征東將軍王淩爲車騎將軍冬十二月南安郡地震

三年春正月東平王徽薨三月太尉滿寵薨秋七月甲申南安郡地震乙酉以領軍將軍蔣濟爲太尉冬十二月魏郡地震

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賜羣臣各有差夏四月乙卯立皇后甄氏大赦五月朔日有蝕之既秋七月詔祀故大司馬曹眞曹休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太常桓階司空陳羣太傅鍾繇車騎將軍張郃左將軍徐晃前將軍張遼右將軍樂進太尉華歆司徒王朗驃騎將軍曹洪征西將軍夏侯淵後將軍朱靈文聘執金吾臧霸破虜將軍李典立義將軍龐德武猛校尉典韋於太祖廟庭冬十二月倭國女王俾彌呼遣使奉獻

五年春二月詔大將軍曹爽率衆征蜀夏四月朔日有蝕之五月癸巳講尚書經通使太常以太牢祠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賜太傅大將軍及侍講者各有差丙午大將軍曹爽引軍還秋八月秦王詢薨九月鮮卑內附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冬十一月癸卯詔祀故

尚書令荀攸於太祖廟庭。臣松之以爲故魏氏配饗不及荀彧，蓋以其末年異議，又位非魏臣故也。至於升程昱而遺郭嘉，先鍾繇而後荀攸，則未詳厥趣也。徐佗謀逆而許褚心動，忠義之至，遠同於日磾；且潼關之危，非褚不濟，褚之功烈有過典韋，今祀韋而不及褚，又所未達也。己酉，復秦國爲京兆郡。十二月，司空崔林薨。

六年春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丙子，以驃騎將軍趙儼爲司空。夏六月，儼薨。八月丁卯，以太常高柔爲司空。癸巳，以左光祿大夫劉放爲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孫資爲衛將軍。冬十一月，祫祭太祖廟，始祀前所論佐命臣二十一人。十二月辛亥，詔故司徒王朗所作易傳，令學者得以課試。乙亥，詔曰：明日大會羣臣，其令太傅乘輿上殿。

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毋丘儉討高句驪。夏五月，討濊貊，皆破之。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降。秋八月戊申，詔曰：屬到市觀見所斥賣官奴婢，年皆七十，或癃疾殘病，所謂天民之窮者也。且官以其力竭而復鬻之，進退無謂，其悉遣爲良民。若有不能自存者，郡縣振給之。臣松之案：帝初即位，有詔官奴婢六十以上免爲良人。既有此詔，則宜遂爲永制。七八年間而復貨年七十者，且七十奴婢及癃疾殘病並非可售之物，而鬻之於市，此皆事之難解。己酉，詔曰：吾乃當以十九日親祠，而昨出已見治道，得雨當復更治，徒棄功夫。每念百姓力少役多，夙夜存心。道路但當期於通利

閭乃摑捶老小。務崇脩飾。疲困流離。以至哀歎。吾豈安乘此而行。致馨德於宗廟邪。自今已後明申勑之。冬十二月講禮記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習鑿齒漢晉春秋曰是年吳將朱然入相中、斬獲數千、相中民吏萬餘家渡沔、司馬宣王謂曹爽曰若便令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爽曰今不脩守沔南、留民沔北、非長策也、宣王曰不然、凡物置之安地則安、危地則危、故兵書曰成敗形也、安危勢也、形勢御眾之要、不可不審、設令賊二萬人斷沔水、三萬人與沔南諸軍相持萬人陸鈔柤中、君將何以救之、爽不聽、卒令還、然後襲破之、袁淮言於爽曰吳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賢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與中國相抗、然自上世以來常為中國患者、蓋以江漢為池、舟楫為用、利則陸鈔、不利則入水、攻之道遠、中國之長技、無所用之也、孫權自十數年以來、大敗江北、繕治甲兵、精其守禦、數出盜竊敢遠其水、陸次平土、此中國所願聞也、夫用兵者貴以飽待饑、以逸擊勞、師不欲久、行不欲遠、守少則固、力專則

宜當今宜損淮漢以南退却避之、若賊能入居中央、來侵邊境、則隨其所短、中國之長技得用矣、若不敢來、則邊境得安、無鈔盜之憂矣、使我國富兵彊、政脩民一、陵其國不足為遠矣、今襄陽孤在漢南、賊循漢而上、則斷而不通、一戰而勝、則不攻而自服、故置之無益於國、亡之不足為辱、自江夏已東、淮南諸郡、三后已來、其所亡幾何、以近賊疆界易鈔掠之故哉、若徙之淮北、遠絕其間、則民人安樂、何鳴吠之驚乎、遂不徙、

八年春二月朔日有蝕之。夏五月分河東之汾北十縣為平陽郡。秋七月尚書何晏奏曰善為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是故為人君者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

弘也季末闇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遠便辟褻狎亂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諄諄以爲至慮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可自今以後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爲萬世法冬十二月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晏又奏曰禮天子之宮有斲礱之制無朱丹之飾宜循禮復古今天下已平君臣之分明陛下但當不懈于位平公正之心審賞罰以使之可絶後園習騎乘馬出必御輦乘車天下之福臣子之願也晏又咸因闕以進規諫

九年春二月衞將軍中書令孫資癸巳驃騎將軍中書監劉放三月甲午司徒衞臻各遜位以侯就第位特進四月以司空高柔爲司徒光祿大夫徐邈爲司空固辭不受秋九月以車騎將軍王淩爲司空冬十月大風發屋折樹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車駕謁高平陵（孫盛魏世籍曰高平陵在洛水南大石山去洛城九十里）太傅司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爽弟中領軍羲武衞將軍訓散騎常侍彥官以侯就第戊戌有司奏收黃門張當付廷尉考實其辭爽與謀不軌又尚

書丁謐鄧颺何晏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大司
農桓範皆與爽通姦謀夷三族語在爽傳丙午大赦丁
未以太傅司馬宣王爲丞相固讓乃止孔衍漢魏春秋曰詔使太常王
肅冊命太傅爲丞相增邑萬戶羣臣奏事不得稱名如
漢霍光故事太傅上書辭讓曰臣親受顧命憂深責重
憑賴天威摧弊姦凶贖罪爲幸功不足論又三公之官
聖王所制著之典禮至於丞相始自秦政漢氏因之無
復變改今三公之官皆備橫復寵臣違越先典革聖明
之經襲秦漢之路雖在異人臣所宜正況當臣身而不
固爭四方議者將謂臣何書十餘上詔乃許之復加九
錫之禮太傅又言太祖有大功大德漢氏崇重故加九
錫此乃歷代異事非後代之
君臣所得議也又辭不受夏四月乙丑改年丙子太
尉蔣濟薨冬十二月辛卯以司空王淩爲太尉庚子以
司隸校尉孫禮爲司空

二年夏五月以征西將軍郭淮爲車騎將軍冬十月以
特進孫資爲驃騎將軍十一月司空孫禮薨十二月甲
辰東海王霖薨乙未征南將軍王昶渡江掩攻吳破之
三年春正月荊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陳泰攻吳破之
降者數千口二月置南郡之夷陵縣以居降附三月以
尚書令司馬孚爲司空四月甲申以征南將軍王昶爲
征南大將軍壬辰大赦丙午聞太尉王淩謀廢帝立楚
王彪太傅司馬宣王東征淩五月甲寅淩自殺六月彪
賜死秋七月壬戌皇后甄氏崩辛未以司空司馬孚爲
太尉戊寅太傅司馬宣王薨以衛將軍司馬景王爲撫

懿死師初立衆心未附自不得不爾

軍大將軍録尚書事。乙未，葬懷甄后于太淸陵。庚子，驃騎將軍孫資薨。十一月，有司奏諸功臣應饗食於太祖廟者，更以官爲次，太傅司馬宣王功高爵尊，最在上。十二月，以光祿勳鄭冲爲司空。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撫軍大將軍司馬景王爲大將軍。

二月，立皇后張氏，大赦。夏五月，魚二，見于武庫屋上。漢晉春秋曰：初，孫權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後征淮南，壞不復修。是歲諸葛恪帥軍更於隄左右結山挾築兩城，使全端留畧守之，引軍而還。諸葛誕言於司馬景王曰：致人而不致於人者，此之謂也。今因其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景王從之。冬十一月，詔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毌丘儉等征

吳。十二月，吳大將軍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不利而還。漢晉春秋曰：毌丘儉、王昶聞東軍敗，各燒屯走。朝議欲貶黜諸將，景王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原之。時司馬文王爲監軍，統諸軍，唯削文王爵而已。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勑并州并力討胡，景王從之。未集，而鴈門、新興二郡以爲將遠役，遂驚反。景王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玄伯之責。於是魏人愧悅，人思其報。習鑿齒曰：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爲己過，過消而業隆，可謂智矣。夫民忘其敗，而下思其報，雖欲不康，其可得邪？若乃諱敗推過，歸咎萬物，常執其功而隱其喪，上下離心，賢愚解體，是楚再敗而晉再克也，謬之甚矣！君人者，苟統斯理而以御國，則朝無秕政，身靡留愆，行失而名揚，兵挫而戰勝，雖百敗可也，况於再乎！

五年夏四月，大赦。五月，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詔太尉司馬孚拒之。漢晉春秋曰：是時姜維亦出圍狄道。司馬景王問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

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彊或似彊而弱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得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景王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勑毋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姜維聞淮進兵軍食少乃退屯隴西界

秋七月恪退還

是時張特守新城魏略曰特字子產涿郡人先時領牙門給事鎮東諸葛誕誕不以為能也欲遣還護軍會毋丘儉代誕遂使特屯守合肥新城及諸葛恪圍城特與將軍樂方等三軍衆合有三千人吏兵疾病及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也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而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為相語之條名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持我印綬去以為信乃投其印綬以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不攻

頃之特還乃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為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鬬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遂引去朝廷嘉之加雜號將軍封列侯又遷安豐太守

八月詔曰故中郎西平郭脩砥節厲行秉心不回乃者蜀將姜維寇鈔脩郡為所執略往歲偽大將軍費禕驅率羣衆陰圖闚闟道經漢壽請會衆賓脩於廣坐之中手刃擊禕勇過聶政功逾介子可謂殺身成仁釋生取義者矣夫追加褒寵所以表揚忠義祚及後胤所以獎勸將來其追封脩為長樂鄉侯食邑千戶謚曰威侯子襲爵加拜奉車都尉賜銀千餅絹千匹以光寵存亡永垂來世焉

魏氏春秋曰脩字孝先素有業行著名西州姜維劫之脩不為屈劉禪以為左將軍脩欲刺禪而不得親近每因慶賀且拜且前為禪左右所遏事輒不

乾隆四年校刊

克故殺禕焉臣松之以爲古之舍生取義者必有理存
焉或感恩懷德投命無悔或利害有機奮發以應會詔
所稱聶政介子是也事非斯類則陷乎妄作矣魏之與
蜀雖爲敵國非有趙襄滅智之仇燕丹危亡之急且劉
禪凡下之主費禕中才之相二人存亡固無關於興喪
郭脩在魏西州之男子耳始獲於蜀旣不能抗節不辱
於魏又無食祿之責不爲時主所使而無故規規然糜
身於非所義無所加功無所立可謂折柳樊圃其狂也
且此之謂也

自帝卽位至于是歲郡國縣道多所置省俄或
還復不可勝紀

六年春二月己丑鎭東將軍毋丘儉上言昔諸葛恪圍
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爲賊所得考問
所傳語整曰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整罵曰死狗此
何言也我當必死爲魏國鬼不苟求活逐汝去也欲殺
我者便速殺之終無他辭又遣士鄭像出城傳消息或
以語恪恪遣馬騎尋圍跡索得像還四五人的頭面縛
將繞城表勑語像使大呼言大軍已還洛不如早降像
不從其言更大呼城中曰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賊
以刃築其口使不得言像遂大呼令城中聞知整像爲
兵能守義執節子弟宜有差異詔曰夫顯爵所以褒元
功重賞所以寵烈士整像召募通使越蹈重圍冒突白
刃輕身守信不幸見獲抗節彌厲揚六軍之大勢安城
守之懼心臨難不顧畢志傳命昔解揚執楚有隕無貳
齊路中大夫以死成命方之整像所能不加今追賜整

像爵關中侯各除士名使子襲爵如部曲將死事科庚戌中書令李豐與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等謀廢易大臣以太常夏侯玄爲大將軍事覺諸所連及者皆伏誅辛亥大赦三月廢皇后張氏夏四月立皇后王氏大赦五月封后父奉車都尉王夔爲廣明鄉侯光祿大夫位特進妻田氏爲宣陽鄉君秋九月大將軍司馬景王將謀廢帝以聞皇太后世語及魏氏春秋並云此秋姜維寇隴右時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鎮許昌徵還擊維至京師帝於平樂觀以臨軍過中領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殺之勒其衆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文王入帝方食栗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敢發文王引兵入城景王因是謀廢帝臣松之案夏侯玄傳及魏略許允此年春與李豐事相連豐既誅即出允爲鎮北將軍未

錢云繁當作緐

發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追殺之允此秋不得故爲領軍而建此謀甲戌太后令曰皇帝芳春秋已長不親萬幾耽淫內寵沈漫女德日延倡優縱其醜謔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毀人倫之敘亂男女之節恭孝日虧悖傲滋甚不可以承天緒奉宗廟使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元大武告于宗廟遣芳歸藩于齊以避皇位魏書曰是日景王承皇太后令詔公卿中朝大臣會議羣臣失色景王流涕曰皇太后令如是諸君其若王室何咸曰昔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夫權定社稷以濟四海二代行之於古明公當之於今今日之事亦唯公命景王曰諸君所以望師者重師安所避之於是乃與羣臣共爲奏永寧宮曰守尚書令太尉長社侯臣孚大將軍武陽侯臣師司徒萬歲亭侯臣柔司空文陽亭侯臣沖行征西安東將軍新城侯臣昭光祿大夫關內侯臣邕太常臣晏衛尉昌邑侯臣偉太僕臣嶷廷尉定陵侯臣縶

大鴻臚臣芝大司農臣祥少府臣褒永寧衛尉臣禎永寧太僕臣閎大長秋臣模司隷校尉潁昌侯臣曾河南尹蘭陵侯臣肅城門校尉臣慮中護軍永安亭侯臣望武衛將軍安壽亭侯臣演中堅將軍平原侯臣德中壘將軍昌武亭侯臣廙屯騎校尉關內侯臣陔步兵校尉臨晉侯臣建射聲校尉安陽鄉侯臣溫越騎校尉睢陽侯臣初長水校尉關內侯臣超侍中臣小同臣顗臣鄧博平侯臣表侍中中書監安陽亭侯臣誕散騎常侍臣瓌臣儀關內侯臣芝尚書僕射光祿大夫高樂亭侯臣毓尚書關內侯臣觀臣嘏長合鄉侯臣亮臣贊臣騫中書令臣康御史中丞臣鈐博士臣範臣峻等稽首言臣等聞天子者所以濟育羣生永安萬國三祖勳烈光被六合皇帝即位纂繼洪業春秋已長未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漫女色廢捐講學棄辱儒士日延小優郭懷袁信等於建始芙蓉殿前裸袒游戲使與保林女尚等為亂親將後宮瞻觀又於廣望觀上使懷信等於觀下作遼東妖婦嬉褻過度道路行人掩目帝於觀上以為讌笑於陵雲臺曲中施帷見九親婦女帝臨宣曲觀呼懷信使入帷共飲酒懷信等更行酒婦女皆醉戲侮無別使保林李華劉勳等與懷信等戲清商令令狐景呵華勳曰諸女上左右人各有官職何以得爾華勳數讒毀景帝常喜以彈彈人以此恚景彈景不避首目景語帝曰先帝持門戶急今陛下日將妃后游戲無度至乃共觀倡優裸袒為亂不可令皇太后聞景不愛死為陛下計耳帝言我作天子不得自在耶太后何與我事使人燒鐵灼景身體皆爛甄后崩後帝欲立王貴人為皇后太后更欲外求帝恚語景等魏家前後立皇后皆從所愛耳太后必違我意知我當往不也後卒待張皇后疏薄太后遭合陽君喪帝日在後園倡優音樂自若不數往定省清商丞龐熙諫帝皇太后至孝今遭重憂水漿不入口陛下當數往寬慰不可但在此作樂帝言我自爾誰能奈我何皇太后還北宮殺張美人及禺婉帝恚望語景等太后橫殺我所寵愛此無復母子恩數往至故處啼哭私使暴室厚殯棺不令太后知也每見九親婦女有美色或留以付清商帝至後園竹間戲或與從官攜手共行熙白從官不宜與至尊相提挈帝怒復以彈彈熙日游後園每有外文書入帝不省左右曰出帝亦不索視太后令帝常在式乾殿上講學不欲使行來帝徑去太后來問輒詐令黃門答言在耳景熙等畏恐不敢復止更共諂媚帝肆行昏淫敗人倫之敘亂男女之

節恭孝彌頹凶德浸盛臣等憂懼恐覆天下危墜社稷雖殺身斃命不足以塞責今帝不可以承天緒臣請依漢霍光故事收帝璽綬帝本以齊王踐祚宜歸藩于齊使司徒臣柔持節與有司以太牢告祀宗廟臣謹昧死以聞奏可是日遷居別宮年二十三使者持節送衛營齊王宮於河內重門制度皆如藩國之禮魏略曰景王將廢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何言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邪但當速取璽綬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璽綬著坐側芝出報景王景王甚歡又遣使者授齊王印綬當出就西宮帝受命遂載王車與太后別垂涕始從太極殿南出羣臣送者數十人太尉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王出後景王又使使者請璽綬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皇帝當絕嗣乎吾以為高貴鄉公者文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景王乃更召羣臣以皇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鄉公是時太常已發二日待璽綬於溫事定又請璽綬太后令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明日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丁丑令曰東海王霖高祖文皇帝之子霖之諸子與國至親高貴鄉公髦有大成之量其以為明皇帝嗣魏書曰景王復與羣臣共奏永寧宮曰臣等聞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禮大宗無嗣則擇支子之賢者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東海定王子高貴鄉公文皇帝之孫宜承正統以嗣烈祖明皇帝後率土有賴萬邦幸甚臣請徵公詣洛陽宮奏可使中護軍望兼太常河南尹肅持節與少府褒尚書亮侍中表等奉法駕迎公于元城魏世譜曰晉受禪封齊王為邵陵縣公年四十三泰始十年薨諡曰厲公

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正始五年封郯縣高貴鄉公少好學夙成齊王廢公卿議迎立公十月己丑公至于玄武館羣臣奏請舍前殿公以

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法駕迎公不聽庚寅公入于洛陽羣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將答拜儐者請曰議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車門下輿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爲遂步至太極東堂見于太后其日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百僚陪位者欣欣焉魏氏春秋曰公神明爽儁德音宣朗罷朝景王私曰上何如主也鍾會對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景王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詔曰昔三祖神武聖德應天受祚齊王嗣位肆行非度顚覆厥德皇太后深惟社稷之重延納宰輔之謀用贊厥位集大命于余一人以眇眇之身託于王公之上夙夜祗畏懼不能嗣守祖宗之大訓恢中興之弘業戰戰兢兢如臨于谷今羣公卿士股肱之輔四方征鎮宣力之佐皆積德累功忠勤帝室庶憑先祖先父有德之臣左右小子用保乂皇家俾朕蒙闇垂拱而治蓋聞人君之道德厚侔天地潤澤施四海先之以慈愛示之以好惡然後教化行於上兆民聽於下朕雖不德昧於大道思與宇內共臻茲路書不云乎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大赦改元減乘輿服御後宮用度及罷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麗無益之物

正元元年冬十月壬辰遣侍中持節分適四方觀風俗勞士民察寃枉失職者癸巳假大將軍司馬景王黃鉞

魏志卷四

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劒履上殿戊戌黄龍見于鄴井中甲辰命有司論廢立定策之功封爵增邑進位班賜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乙丑鎭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戊戌大將軍司馬景王征之癸未車騎將軍郭淮薨閏月己亥破欽於樂嘉欽遁走遂奔吳甲辰安風淮津都尉斬儉傳首京都世語曰大將軍奉天子征儉至項儉既破天子先還臣松之檢諸書都無此事至諸葛誕反司馬文王始挾太后及帝與俱行耳故發詔引漢二祖及明帝親征以爲前比知明帝已後始有此行也案張璠虞溥郭頒皆晉之令史璠頒出爲官長溥鄱陽內史璠撰後漢紀雖似未成辭藻可觀溥著江表傳亦粗有條貫惟頒撰魏晉世語蹇乏全無宮商最爲鄙劣以時有異事故頗行於世干寶孫盛等多采其言以爲晉書其中虛錯如此者往往而有之壬子復特赦淮南士民諸爲儉欽所詿誤者以鎭南將軍諸葛誕爲鎭東大將軍司馬景王薨于許昌二月丁巳以衞將軍司馬文王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甲子吳大將孫峻等衆號十萬至壽春諸葛誕拒擊破之斬吳左將軍留贊獻捷于京都三月立皇后卞氏大赦夏四月甲寅封后父卞隆爲列侯甲戌以征南大將軍王昶爲驃騎將軍秋七月以征東大將軍胡遵爲衞將軍鎭東大將軍諸葛誕爲征東大將軍八月辛亥蜀大將軍姜維寇狄道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洮西經大敗還保狄道城辛未以長水校尉鄧艾行

錢云宋書作辛亥是

傷哉

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戊辰復遣太尉司馬孚爲後繼九月庚子講尚書業終賜執經親授者司空鄭冲侍中鄭小同等各有差甲辰姜維退還冬十月詔曰朕以寡德不能式遏寇虐乃令蜀賊陸梁邊陲洮西之戰至取負敗將士死亡計以千數或沒命戰場寃魂不反或牽掣虜手流離異域吾深痛愍爲之悼心其令所在郡典農及安撫夷二護軍各部大吏慰卹其門戶無差賦役一年其力戰死事者皆如舊科勿有所漏十一月甲午以隴右四郡及金城連年受敵或亡叛投賊其親戚留在本土者不安皆特赦之癸丑詔曰往者洮西之戰將吏士民或臨陣戰亡或沉溺洮水骸骨不收棄於原野吾常痛之其告征西安西將軍各令部人於戰處及水次鉤求屍喪收斂藏埋以慰存亡

甘露元年春正月辛丑青龍見軹縣井中乙巳沛王林薨魏氏春秋曰二月丙辰帝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侍中荀顗尚書崔贊袁亮鍾毓給事中中書令虞松等並講述禮典遂言帝王優劣之差帝慕夏少康因問顗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殆滅少康收集夏衆復禹之績高祖拔起隴畝驅帥豪儁芟夷秦項包舉寓內斯二主可謂殊才異略命世大賢者也考其功德誰宜爲先顗等對曰夫天下重器王者天授聖德應期然後能受命創業至於階緣前緒興復舊績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爲中興之君與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爲優帝曰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創業者皆優紹繼者咸劣也湯武高祖雖俱受命賢聖之分所覺縣殊少康殷宗中興之美夏啓周成守文之

公無一息忘司馬氏故其識激中

盛論德藪實方諸漢祖吾見其優未聞其劣顧所遇之時殊故所名之功異耳少康生於滅亡之餘降爲諸侯之隷崎嶇逃難備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支克復禹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勲漢祖因士崩之勢仗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勤靜多遵聖檢爲人子則數危其親爲人君則因繫賢相爲父則不能衛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掩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矣諸卿具論詳之翌日丁巳講業既畢顗亮等議曰三代建國列士而治當其衰弊無士崩之勢可懷以德難屈以力逮至戰國強弱相兼去道德而任智力故秦之弊可以力爭少康布德仁者之英也高祖任力智者之儁也仁智不同二帝殊矣詩書述殷中宗高宗皆列大雅少康功美過於二宗其爲大雅明矣少康爲優宜如詔旨贊毓松等議曰少康雖積德累仁然上承大禹遺澤餘慶內有虞仍之援外有靡艾之助寒浞讒慝不德於民澆猶無親外內棄之以此有國蓋有所因至於漢祖起自布衣率烏合之士以成帝者之業論德則少康優謀功則高祖多語資則少康易校時則高祖難帝曰諸卿論少康因貧高祖創造誠有之矣

乾隆四年校刊

然未知三代之世任德濟勲如彼之難泰項之際任力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漢祖功高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且夫仁者必有勇誅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威豈必降於高祖哉但夏書淪亡舊文殘缺故勲美闕而罔載唯有伍員粗述大略其言復禹之績不失舊物祖述聖業舊章不忽自非大雅兼才孰能與於此向令墳典具存行事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於是羣臣咸悅服中書令松進曰少康之事去世久遠其文昧如是以自古及今議論之士莫有言者德美隱而不宣陛下既垂心遠鑒考詳古昔又發德音贊明少康之美使顯於千載之上宜錄以成篇永垂于後帝曰吾學不博所聞淺狹懼於所論未獲其宜縱有可采億則屢中又不足貴無乃致笑後賢彰吾闇昧乎於是侍郎鍾會退論次焉夏四月庚戌賜大將軍司馬文王袞冕之服赤舄副焉丙辰帝幸太學問諸儒曰聖人幽贊神明仰觀俯察始作八卦後聖重之爲六十四立爻以極數凡斯大義罔有不備而夏有連山

殷有歸藏周曰周易易之書其故何也易博士淳于俊
對曰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爲六十四
黃帝堯舜通其變三代隨時質文各繇其事故易者變
易也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連天地也歸藏者萬事莫
不歸藏於其中也帝又曰若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孔
子何以不云燧人氏沒包羲氏作乎俊不能答帝又問
曰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
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玄
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玄合
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

問對似今講筵[illegible]

錢按王肅卒于是年[illegible]

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帝
曰若聖人以不合爲謙則鄭玄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
義弘深聖問奧遠非臣所能詳盡帝又問曰繫辭云黃
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包羲神農之世爲無衣裳
但聖人化天下何殊異爾邪俊對曰三皇之時人寡而
禽獸衆故取其羽皮而天下用足及至黃帝人衆而禽
獸寡是以作爲衣裳以濟時變也帝又問乾爲天而復
爲金爲玉爲老馬與細物並邪俊對曰聖人取象或遠
或近近取諸物遠則天地講易畢復命講尚書帝問曰
鄭玄云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

前蓋嵩典以諸任須擇求勝又以三公下子早白晏易為人所信者也

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爲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爲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爲長帝曰仲尼言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其至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邪峻對曰臣奉遵師說未喻大義至於折中裁之聖思次及四嶽舉鯀帝又問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思無不周明無不照今王肅云堯意不能明鯀是以試用如此聖人之明有所未盡邪峻對曰雖聖人之弘猶有所未盡故禹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聖賢緝熙庶績亦所以成聖也帝曰夫有始有卒其唯聖人若不能始何以爲聖其言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蓋謂知人聖人所難非不盡之言也經云知人則哲能官人若堯疑鯀試之九年官人失敘何得謂之聖哲峻對曰臣竊觀經傳聖人行事不能無失是以堯失之四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帝曰堯之任鯀九載無成汩陳五行民用昏墊至於仲尼失之宰予言行之間輕重不同也至於周公管蔡之事亦尚書所載皆博士所當通也峻對曰此皆先賢所疑非臣寡見所能究論次及有鯀在下曰

鉞按[illegible]詩[illegible]爲
昭言其人也[illegible]王
鄭氏與王肅多異

虞舜帝問曰當堯之時洪水爲害四凶在朝宜速登賢聖濟斯民之時也舜年在既立聖德光明而久不進用何也峻對曰堯咨嗟求賢欲遜已位嶽曰否德忝帝位堯復使嶽揚舉仄陋然後薦舜薦舜之本實由於堯此蓋聖人欲盡衆心也帝曰堯既聞舜而不登用又時忠臣亦不進達乃使嶽揚仄陋而後薦舉非急於用聖恤民之謂也峻對曰非臣愚見所能逮及於是復命講禮記帝問曰太上立德其次務施報爲治何由而教化各異皆脩何政而能致於立德施而不報乎博士馬照對曰太上立德謂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報施謂三王之世以禮爲治也帝曰二者致化薄厚不同將主有優劣邪時使之然乎照對曰誠由時有樸文故化有薄厚也帝集載帝自敘始生禎祥曰昔帝王之生或有禎祥蓋所以彰顯神異也惟予小子支亂末流謬爲靈祇之所相祐也豈敢自比於前喆聊記錄以示後世焉其辭曰惟正始三年九月辛未朔二十五日乙未直成予生于時也天氣清明日月暉光爰有黃氣烟熅於堂照耀室宅其色煌煌相而論之日未者爲土魏之行也厥日直成應嘉名也烟熅之氣神之精也無災無害蒙神靈也齊王不弟顛覆厥度羣公受予紹繼皇祚以眇眇之身質性頑固未能涉道而遵大路臨深履冰涕泗憂懼古人有云懼則不亡伊予小子曷敢怠荒庶不忝辱永奉烝嘗傅暢晉諸公贊曰帝常與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鍾會等講宴於東堂并屬文論名秀爲儒林丈人沈爲文籍先生望會亦各有名號帝性急請召欲速秀等在內職到得及時以望在外特給追鋒車虎賁卒五人每有集會望輒奔馳而至五月鄴及上谷並言

鉞按高貴鄉公以[illegible]年[illegible]在[illegible]年後[illegible]當在正始[illegible]

甘露降夏六月丙午改元爲甘露乙丑青龍見元城縣界井中秋七月己卯衞將軍胡遵薨癸未安西將軍鄧艾大破蜀大將姜維於上邽詔曰兵未極武醜虜摧破斬首獲生動以萬計自頃戰克無如此者今遣使者犒賜將士大會臨饗飲宴終日稱朕意焉八月庚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黄鉞癸酉以太尉司馬孚爲太傅九月以司徒高柔爲太尉冬十月以司空鄭沖爲司徒尚書左僕射盧毓爲司空

二年春二月青龍見温縣井中三月司空盧毓薨夏四月癸卯詔曰玄菟郡高顯縣吏民反叛長鄭熙爲賊所殺民王簡負擔熙喪晨夜星行遠致本州忠節可嘉其特拜簡爲忠義都尉以旌殊行甲子以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爲司空五月辛未帝幸辟雍會命羣臣賦詩侍中和逌尚書陳騫等作詩稽留有司奏免官詔曰吾以暗昧愛好文雅廣延詩賦以知得失而乃爾紛紜良用反仄其原逌等主者宜勑自今以後羣臣皆當玩習古義脩明經典稱朕意焉乙亥諸葛誕不就徵發兵反殺揚州刺史樂綝丙子赦淮南將吏士民爲誕所詿誤者丁丑詔曰諸葛誕造爲凶亂盪覆揚州昔黥布逆叛漢祖親戎隗囂違戾光武西伐及烈祖明皇帝躬征吳蜀皆

所以奮揚赫斯震耀威武也今宜皇太后與朕暫共臨戎速定醜虜時寧東夏已卯詔曰諸葛誕造構逆亂迫脅忠義平寇將軍臨渭亭侯龐會騎督偏將軍路蕃各將左右斬門突出忠壯勇烈所宜加異其進會爵鄉侯蕃封亭侯六月乙巳詔吳使持節都督夏口諸軍事鎮軍將軍沙羨侯孫壹賊之枝屬位爲上將畏天知命深鑒禍福翻然舉衆遠歸大國雖微子去殷樂毅遁燕無以加之其以壹爲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開府辟召儀同三司依古侯伯八命之禮袞冕赤舄事從豐厚臣松之以爲壹畏逼歸命事無可嘉格以古義欲蓋而彌彰者也當時之宜未得遠遵式典固應量才受賞足以醻其來情而已至乃光錫八命禮同台鼎不亦過乎於招攜致遠又無取焉何者若使彼之將守與時無嫌終不悅於殊寵坐生叛心以叛而愧辱孰甚焉如其憂危將及非奔不免則必逃死苟存無希榮利矣然則高位厚祿何爲者哉魏初有孟達黃權在晉有孫秀孫楷達權爵賞比壹爲輕秀楷禮秩優異尤甚及至吳平而降黜數等不承權輿豈不緣在始失中乎甲子詔曰今車駕駐項大將軍恭行天罰前臨淮浦昔相國大司馬征討皆與尚書俱行今宜如舊乃令散騎常侍裴秀給事黃門侍郎鍾會咸與大將軍俱行秋八月詔曰昔燕刺王謀反韓誼等諫而死漢朝顯登其子諸葛誕創造凶亂主簿宣隆部曲督秦絜秉節守義臨事固爭爲誕所殺所謂無比干之親而受其戮者其以隆絜子爲騎都尉加以贈賜

錢按魚豢魏略今已不存
其諸傳標目多與他史異
如董遇賈洪邯鄲淳薛
夏隗禧蘇林樂詳七人爲
儒宗傳常林吉茂沐並時
苗四人爲清介傳脂習王
脩龐淯文聘成公英郭

光示遠近以殊忠義九月大赦冬十二月吳大將全端全懌等率衆降

三年春二月大將軍司馬文王陷壽春城斬諸葛誕三月詔曰古者克敵收其屍以爲京觀所以懲昏逆而章武功也漢孝武元鼎中改桐鄉爲聞喜新鄉爲獲嘉以著南越之亡大將軍親總六戎營據丘頭內夷羣凶外殄寇虜功濟兆民聲振四海克敵之地宜有令名其改丘頭爲武丘明以武平亂後世不忘亦京觀二邑之義也夏五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爲相國封晉公食邑八郡加之九錫文王前後九讓乃止六月丙子詔曰昔南陽郡山賊擾攘欲刼質故太守東里衮功曹應余獨身捍衮遂免於難余顚沛殞斃殺身濟君其下司徒署余孫倫吏使蒙伏節之報楚國先賢傳曰余字子正天姿方毅志尚仁義建安二十三年爲郡功曹是時吳蜀不賓疆埸多虞宛將侯音扇動山民保城以叛余與太守東里衮當擾攘之際迸竄得出音卽遣騎追逐去城十里相及賊便射衮飛矢交流余前以身當箭被七創因謂追賊曰侯音狂狡造爲凶逆大軍尋至誅夷在近謂卿曹本是善人素無惡心當思反善何爲受其指揮我以身代君以被重創若身死君全隕沒無恨因仰天號哭泣涕血淚俱下賊見其義烈釋衮不害賊去之後余亦命絕征南將軍曹仁討平音表余行狀幷脩祭醊太祖聞之嗟嘆良久下荊州復表門閭賜穀千斛衮後爲于禁司馬見魏略游說傳辛卯大論淮南之功封爵行賞各有差秋八月甲戌以驃騎將軍王昶爲司空丙寅詔曰夫養老興敎三代所以

樹風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著在惇史然後六合承流下觀而化宜妙簡德行以充其選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鄭小同溫恭孝友帥禮不忒其以祥爲三老小同爲五更車駕親率羣司躬行古禮焉漢晉春秋曰帝乞言於祥祥對曰昔者明王禮樂既備加之以忠誠忠誠之發形于言行夫大人者行動乎天地天且弗違況於人乎祥事別見呂虔傳小同鄭玄孫也玄別傳曰玄有子爲孔融吏舉孝廉融之被圍往赴爲賊所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玄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魏名臣奏載太尉華歆表曰臣聞勵俗宣化莫先於表善班祿敘爵莫美於顯能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復命其胤漢室嘉江公之德用顯其世伏見漢大司農北海鄭玄當時之學名冠華夏爲世儒宗文皇帝旌錄先賢拜玄適孫小同以爲郎中長假在家小同年踰三十少有令質學綜六經行著鄉邑海岱之人莫不嘉其自然美其氣量迹其所履有質直不渝之性然而恪恭靜默色養其親不治可見之美不競人間之名斯誠清時所宜式敘前後明詔所斟酌而求也臣老病委頓無益視聽謹具以聞魏氏春秋曰小同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謂之曰卿見吾疏乎對曰否文王猶疑而鴆之卒鄭玄注文王世子曰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注樂記曰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蔡邕明堂論月令更應作叟叟長老之稱字與更相似書者遂誤以爲更嫂字女傍叟今亦以爲更以此驗知應爲叟也臣松之以爲邕謂更爲叟誠爲有似而諸儒莫之從未知孰是

是歲青龍黃龍仍見頓丘冠軍陽夏縣界井中

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漢晉春秋曰是時龍仍見咸以爲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仍作潛龍之詩以自諷司馬文王見而惡之

夏六月司空王昶薨秋七月陳留王峻薨冬十月丙

錢按景初三年復以此上庸郡併後未見併省之文[illegible]

或以公是舉失之輕脫[illegible]

寅分新城郡復置上庸郡十一月癸卯車騎將軍孫壹爲婢所殺

五年春正月朔日有蝕之夏四月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爲相國封晉公加九錫五月己丑癸未初七高貴鄉公卒年二十漢晉春秋曰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衞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況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文王文王爲之備帝遂帥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文王弟屯騎校尉伷入遇帝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伷衆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劒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謂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卽前刺帝刃出於背文王聞大驚自投於地曰天下其謂我何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哀甚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臣松之以爲習鑿齒書雖最後出然述此事差有次第故先載習語以其餘所言微異者次其後世語曰王沈王業馳告文王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王經經不從曰吾子行矣干寶晉紀曰成濟問賈充曰事急矣若之何充曰公畜養汝等爲今日之事也夫何疑濟曰然乃抽戈犯蹕魏氏春秋曰戊子夜帝自將冗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自出討文王會雨有司奏却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於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日便當決行此事入白太后遂拔劒升輦帥殿中宿衞蒼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而入帝師潰散猶稱天子手劒奮擊衆莫敢逼充帥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成濟以矛進帝崩于師時暴雨雷霆晦冥魏末傳曰賈充呼帳下督成濟謂曰司馬家事若敗汝等豈復有種乎何不出擊倅兄弟二人乃帥帳下人出顧曰當殺邪執邪充曰殺之兵交帝曰放仗大

將軍士皆放仗濟兄弟因前刺帝帝倒車下皇太后令曰吾以不德遭家不造昔援立東海王子髦以爲明帝嗣見其好書疏文章冀可成濟而情性暴戾日月滋甚吾數呵責遂更忿恚造作醜逆不道之言以誣謗吾遂隔絕兩宮其所言道不可忍聽非天地所覆載吾即密有令語大將軍不可以奉宗廟恐顛覆社稷死無面目以見先帝大將軍以其尚幼謂當改心爲善殷勤執據而此兒忿戾所行益甚舉弩遙射吾宮祝當令中吾項箭親墮吾前吾語大將軍不可不廢之前後數十此兒具聞自知罪重便圖爲弑逆賂遺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藥密行酖毒重相設計事已覺露直欲因際會舉兵入西宮殺吾出取大將軍呼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國語曰業武陵人後爲晉中護軍尚書王經出懷中黃素詔示之言今日便當施行吾之危殆過於累卵吾老寡豈復多惜餘命邪但傷先帝遺意不遂社稷顛覆爲痛耳賴宗廟之靈沈業即馳語大將軍得先嚴警而此兒便將左右自雲龍門雷戰鼓躬自拔刃與左右雜衞共入兵陣間爲前鋒所害此兒既行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禍重令吾悼心不可言昔漢昌邑王以罪廢爲庶人此兒亦宜以民禮葬之當令內外咸知此兒所行又尚書王經凶逆無狀其收經及家屬皆

詣廷尉庚寅太傅孚大將軍文王太尉柔司徒沖稽首
言伏見中令故高貴鄉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禍依漢昌
邑王罪廢故事以民禮葬臣等備位不能匡救禍亂式
遏姦逆奉令震悚肝心悼慄春秋之義王者無外而書
襄王出居於鄭不能事母故絕之於位也今高貴鄉公
肆行不軌幾危社稷自取傾覆人神所絕葬以民禮誠
當舊典然臣等伏惟殿下仁慈過隆雖存大義猶垂哀
矜臣等之心實有不忍以爲可加恩以王禮葬之太后
從之漢晉春秋曰丁卯葬高貴鄉公于洛陽西北三十里瀍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旐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勝臣松之以爲若但下車數乘不設旌旐何以爲王禮葬乎斯蓋惡之過言所謂不如是之甚者使使持節行中護軍中壘將軍司馬
炎北迎常道鄉公璜嗣明帝後辛卯羣公奏太后曰殿
下聖德光隆寧濟六合而猶稱令與藩國同請自今殿
下令書皆稱詔制如先代故事癸卯大將軍固讓相國
晉公九錫之寵太后詔曰夫有功不隱周易大義成人
之美古賢所尚今聽所執出表示外以章公之謙光焉
戊申大將軍文王上言高貴鄉公率將從駕人兵拔刃
鳴金鼓向臣所止懼兵刃相接即勑將士不得有所傷
害違令以軍法從事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橫入兵
陣傷公遂至隕命輒收濟行軍法臣聞人臣之節有死

無二事上之義不敢逃難前者變故卒至禍同發機誠欲委身守死唯命所裁然惟本謀乃欲上危皇太后傾覆宗廟臣忝當大任義在安國懼雖身死罪責彌重欲遵伊周之權以安社稷之難即駱驛申勑不得迫近輦輿而濟遽入陣間以致大變哀怛痛恨五內摧裂不知何地可以隕墜科律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斬濟凶戾悖逆干國亂紀罪不容誅輒勑侍御史收濟家屬付廷尉結正其罪

> 魏氏春秋曰成濟兄弟不即伏罪袒而升屋醜言悖慢自下射之方殪

太后詔曰夫五刑之罪莫大於不孝夫人有子不孝尚告治之此兒豈復成人主邪吾婦人不達大義以謂濟不得便爲大逆也然大將軍志意懇切發言惻愴故聽如所奏當班下遠近使知本末也

> 世語曰初青龍中石苞鬻鐵於長安得見司馬宣王宣王知焉後擢爲尚書郎歷青州刺史鎮東將軍甘露中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中盡日文王遣人要令過文王問苞何淹留也苞曰非常人也明日發至滎陽數日而難作

六月癸丑詔曰古者人君之爲名字難犯而易諱今常道鄉公諱字甚難避其朝臣博議改易列奏

陳留王諱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宇子也甘露二年封安次縣常道鄉公高貴鄉公卒公卿議迎立公六月甲寅入於洛陽見皇太后是日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大赦改年賜民爵及穀帛各有差

錢按甘露三年以并州之太原上黨西河樂平新興雁門司州之河東平陽八郡爲晉公國此又增司州之弘農雍州之馮翊二郡

景元元年夏六月丙辰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爲相國封晉公增封二郡并前滿十加九錫之禮一如前奏諸羣從子弟其未有侯者皆封亭侯賜錢千萬帛萬匹文王固讓乃止己未故漢獻帝夫人節薨帝臨于華林園使使持節追謚夫人爲獻穆皇后及葬車服制度皆如漢氏故事癸亥以尚書右僕射王觀爲司空冬十月觀薨十一月燕王上表賀冬至稱臣詔曰古之王者或有所不臣王將宜依此義表不稱臣乎又當爲報夫後大宗者降其私親況所繼者重邪若便同之臣妾亦情所未安其皆依禮典處當務盡其宜有司奏以爲禮莫崇於尊祖制莫大於正典陛下稽德期運撫臨萬國紹大宗之重隆三祖之基伏惟燕王體尊戚屬正位藩服躬秉虔肅率蹈恭德以先萬國其於正典闡濟大順所不得制聖朝誠宜崇以非常之制奉以不臣之禮臣等平議以爲燕王章表可聽如舊式中詔所施或存好問準之義類則饗覲之族也可少順聖敬加崇儀稱示不敢斥宜曰皇帝敬問大王侍御至於制書國之正典朝廷所以辨章公制宜昭軌儀於天下者也宜循法故曰制詔燕王凡詔命制書奏事上書諸稱燕王者可皆上平其非宗廟助祭之事皆不得稱王名奏事上書文書及

吏民皆不得觸王諱以彰殊禮加于羣后上遵正典尊
祖之制俯順聖敬烝烝之心二者不愆禮實宜之可普
告施行十二月甲申黃龍見華陰縣井中甲午以司隸
校尉王祥爲司空

二年夏五月朔日有蝕之秋七月樂浪外夷韓濊貊各
率其屬來朝貢八月戊寅趙王幹薨甲寅復命大將軍
進爵晉公加位相國備禮崇錫一如前詔又固辭乃止

三年春二月靑龍見於軹縣井中夏四月遼東郡言肅
愼國遣使重譯入貢獻其國弓三十張長三尺五寸楛
矢長一尺八寸石砮三百枚皮骨鐵雜鎧二十領貂皮

四百枚冬十月蜀大將姜維寇洮陽鎭西將軍鄧艾拒
之破維於侯和維遁走是歲詔祀故軍祭酒郭嘉於太
祖廟廷

四年春二月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又固辭
乃止夏五月詔曰蜀蕞爾小國土狹民寡而姜維虐用
其衆曾無廢志往歲破敗之後猶復耕種沓中刻剝衆
羌勞役無已民不堪命夫兼弱攻昧武之善經致人而
不致於人兵家之上略蜀所恃賴唯維而已因其遠離
巢窟用力爲易今使征西將軍鄧艾督帥諸軍趣甘松
沓中以羅取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趣武都高樓

首尾趿討。若擒維便當東西並進。掃滅巴蜀也。又命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秋九月太尉高柔薨。冬十月甲寅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癸酉立皇后卞氏。十一月大赦。自鄧艾鍾會率衆伐蜀。所至輒克。是月蜀主劉禪詣艾降。巴蜀皆平。十二月庚戌以司徒鄭沖爲太保。壬子分益州爲梁州。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賦之半。五年乙卯以征西將軍鄧艾爲太尉。鎮西將軍鍾會爲司徒。皇太后崩。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戌檻車徵鄧艾。甲子行幸長安。壬申使使者以璧幣祀華山。是月鍾會反於蜀。爲衆所討

乾隆四年校刊

鄧艾亦見殺。二月辛卯特赦諸在益土者。庚申葬明元郭后。三月丁丑以司空王祥爲太尉。征北將軍何曾爲司徒。尚書左僕射荀顗爲司空。已卯進晉公爵爲王。封十郡并前二十。漢晉春秋曰。晉公既進爵爲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顗並詣王。顗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位勢。誠爲尊貴。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丁亥封劉禪爲安樂公。夏五月庚申相國晉王奏復五等爵。甲戌改年。癸未追命舞陽宣文侯爲晉宣王。舞陽忠武侯爲晉景王。六月鎮西將軍衛瓘上雍州兵於成都縣獲璧玉。

印各一印文似成信字依周成王歸禾之義宣示百官藏于相國府孫盛曰昔公孫述自以起成都號曰成二玉之文殆述所作也初自平蜀之後吳寇屯逼永安遣荊豫諸軍掎角赴救七月賊皆遁退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事以同魯公拜後之義癸巳詔曰前逆臣鍾會構造反亂聚集征行將士劫以兵威始吐姦謀發言桀逆逼脅衆人皆使下議倉卒之際莫不驚懾相國左司馬夏侯和騎士曹屬朱撫時使在成都中領軍司馬賈輔郎中羊琇各參會軍事和琇撫皆抗節不撓拒會凶言臨危不顧詞指正烈輔語散將王起說會姦逆凶暴欲盡殺將士又云相國已率三十萬衆西行討會欲以稱張形勢感激衆心起出以輔言宣語諸軍遂使將士益懷奮勵宜加顯寵以彰忠義其進和輔爵為鄉侯琇撫爵關內侯起宜傳輔言告令將士所宜賞異其以起為部曲將癸卯以衛將軍司馬望為驃騎將軍九月戊午以中撫軍司馬炎為撫軍大將軍辛未詔曰吳賊政刑暴虐賦斂無極孫休遣使鄧句敕交阯太守鎖送其民發以為兵吳將呂興因民心憤怒又承王師平定巴蜀即糾合豪傑誅除句等驅逐太守長吏撫和吏民以待國命九真日南郡聞興去逆即順亦齊心響應與興協同興移書日南

州郡開示大計兵臨合浦告以禍福遣都尉唐譜等詣進乘縣因南中都督護軍霍弋上表自陳又交阯將吏各上表言興創造事業大小承命郡有山寇入連諸郡懼其計異各有攜貳權時之宜以興爲督交阯諸軍事上大將軍定安縣侯乞賜褒獎以慰邊荒乃心款誠形於辭旨昔儀父朝魯春秋所美竇融歸漢待以殊禮今國威遠震撫懷六合方包舉殊裔混一四表興首向王化舉衆稽服萬里馳義請吏帥職宜加寵遇崇其爵位既使興等懷忠感悅遠人聞之必皆競勸其以興爲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南中大將軍封定安縣侯得以便宜從事先行後上策命未至興爲下人所殺冬十月丁亥詔曰昔聖帝明王靜亂濟世保大定功文武殊塗勳烈同歸是故或舞干戚以訓不庭或陳師旅以威暴慢至於愛民全國康惠庶類必先脩文教示之軌儀不得已然後用兵此盛德之所同也往者季漢分崩九土顛覆劉備孫權乘間作禍三祖綏寧中夏日不暇給遂使遺寇僭逆歷世幸賴宗廟威靈宰輔忠武爰發四方拓定庸蜀役不浹時一征而克自頃江表衰弊政刑荒闇巴漢平定孤危無援交荆揚越靡然向風今交阯僞將呂興已帥三郡萬里歸命武陵邑侯相嚴等糾合五

錢晉書作徐劭

縣請爲臣妾豫章廬陵山民舉衆叛吳以助北將軍爲號又孫休病死主帥改易國內乖違人各有心偽將施績賊之名臣懷疑自猜深見忌惡衆叛親離莫有固志自古及今未有亡徵若此之甚若六軍震耀南臨江漢吳會之域必扶老攜幼以迎王師必然之理也然興動大衆猶有勞費宜告喩威德開示仁信使知順附和同之利相國參軍事徐紹水曹掾孫彧昔在壽春並見虜獲紹本偽南陵督才質開壯彧孫權支屬忠良見事其遣紹南還以彧爲副宣揚國命告喩吳人諸所示語皆以事實若其覺悟不損征伐之計蓋廟勝長筭自古之

乾隆四年校刊

道也其以紹兼散騎常侍加奉車都尉封都亭侯彧兼給事黃門侍郎賜爵關內侯紹等所賜妾及男女家人在此者悉聽自隨以明國恩不必使還以開廣大信丙午命撫軍大將軍新昌鄉侯炎爲晉世子是歲罷屯田官以均政役諸典農皆爲太守都尉皆爲令長勸募蜀人能內移者給廩二年復除二十歲安彌福祿縣各言嘉禾生

二年春二月甲辰朐䏰縣獲靈龜以獻歸之于相國府庚戌以虎賁張脩昔於成都馳馬至諸營言鍾會反逆以至沒身賜脩弟倚爵關內侯夏四月南深澤縣言甘

露降吳遣使紀陟弘璆請和五月詔曰相國晉王誕敷神慮光被四海震耀武功則威蓋殊荒流風邁化則旁洽無外愍卹江表務存濟育戢武崇仁示以威德文告所加承風嚮慕遣使納獻以明委順方寶纖珍歡以效意而王謙讓之至一皆簿送非所以慰副初附從其款願也孫晧諸所獻致其皆還送歸之于王以協古義王固辭乃止又命晉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虡宮縣進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王子女王孫爵命之號如舊儀癸未大赦秋八月辛卯相國晉王薨壬辰晉太子炎紹封襲位揔攝百揆備物典冊一皆如前是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白髮著黃單衣黃巾拄杖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九月乙未大赦戊午司徒何曾爲晉丞相癸亥以驃騎將軍司馬望爲司徒征東大將軍石苞爲驃騎將軍征南大將軍陳騫爲車騎將軍乙亥葬晉文王閏月庚辰康居大宛獻名馬歸于相國府以顯懷萬國致遠之勳十二月壬戌天祿永終歷數在晉詔羣公卿士具儀設壇于南郊使使者奉皇帝璽綬冊禪位于晉嗣王如漢魏故事甲子使使者奉策遂改次于金墉城而終館于鄴

時年二十。魏世譜曰封帝爲陳留王年五十八太安元年崩謚曰元皇帝
評曰古者以天下爲公唯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以適
若適嗣不繼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宣者斯不易
之常準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
器託付不專必參枝族終於曹爽誅夷齊王替位高貴
公才慧夙成好問尚辭蓋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躁忿
肆自蹈大禍陳留王恭巳南面輔宰統政仰遵前式揖
讓而禪遂饗封大國作賓于晉比之山陽班寵有加焉

魏志卷四

魏志卷四考證

齊王芳六月辛丑退已酉以征東將軍王淩爲車騎將
軍○已酉監本作己卯 臣龍官按本月有辛丑不得
有己卯據王淩傳芍陂之戰淩率諸軍爭塘力戰連
日賊退卽封南鄉侯遷車騎將軍其非他月可知是
以從作己酉本

秋七月詔祀故大司馬曹眞曹休○眞監本誤作直今
改正

詔祀故尚書令荀攸于太祖廟庭注先鍾繇而後荀攸
○文類作先鍾華華蓋謂歆也

冬十二月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晏乂奏曰○臣浩按

孔乂字元儁見後倉慈傳注中下文晏乂咸因闕以

進規諫謂何晏及乂也此晏字疑衍

荊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陳泰攻吳破之○臣明楷按

陳泰正始中爲幷州刺史嘉平初代郭淮爲雍州刺

史未嘗典新城何有與王基同破吳之事或作州泰

鄧艾傳中州泰注云宣王擢爲新城太守是其人與

不利而還注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勅幷州幷力討恪

○臣浩按東軍之敗與幷州無涉注中所引明是二

事宋本作幷力討胡則恪字爲胡字之譌也

遣芳歸藩于齊以避皇位注廷尉定陵侯臣繁大鴻臚

臣芝大司農臣祥少府臣褒○何焯曰繁當作毓鍾

毓也本傳可攷褒當作袤鄭袤也時爲少府

高貴鄉公髦

乙丑鎭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

戊戌大將軍司馬景王征之癸未車騎將軍郭淮薨

○何焯曰按乙丑癸未之中不應有戊戌當是戊辰

之訛

辛未以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

幷力拒維戊辰復遣太尉司馬孚爲後繼○何焯曰

戊辰不應在辛未後殆傳錄者倒其文耳

乙巳沛王林薨注后相殆滅○太平御覽殆作殄

又注舊章不愆○各本作不行　臣良裘　按此蓋本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之意作不行于文義未順何焯校本亦曰行疑作愆今改正

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連天地也○太平御覽作似山出內雲氣

至于折中裁之聖思○太平御覽折中上有文質二字

高貴鄉公卒年二十注文王弟屯騎校尉伷入遇帝於東止車門○弟監本訛作第今改正

散騎常侍王業注國語曰業武陵人○何焯曰國語當作世語

陳留王奐　準之義類則晏覿之族也○何焯曰禮文王世子篇曰與族燕則公與父兄齒又曰公族朝于內朝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所謂燕覿之族按此則宴當作燕後世宴燕字通用故耳

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賦之半五年乙卯以征西將軍鄧艾爲太尉鎮西將軍鍾會爲司徒○各本俱誤以五年爲紀年之五年　臣明楷　按景元四年十一月巳蜀平十二月加鄧艾鍾會等爵並非隔年之事蓋此復除租賦之半五年即如文帝黃初二年注中

令天下聽內徙復五年之意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戌檻車徵鄧艾○監本作壬辰臣
龍官按前乙卯後甲子中間不應有壬辰作壬戌爲
是今據何焯校本改正
陳留王恭己南面輔宰統政○元本作宰輔統政太平
御覽文類同

魏志卷四考證

乾隆四年校刊

魏志卷五

晉　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武宣卞皇后　文昭甄皇后

文德郭皇后　明悼毛皇后

明元郭皇后

易稱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德故二妃嬪媯虞道克隆任姒配姬周室用熙廢興存亡恒此之由春秋說云天子十二女諸侯九女考之情理不易之典也

而末世奢縱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感動和氣惟色是崇不本淑懿故風教陵遲而大綱毀泯豈不惜哉嗚呼有國有家者其可以永鑒矣漢制帝祖母曰太皇太后帝母曰皇太后帝妃曰皇后其餘內官十有四等魏因漢法母后之號皆如舊制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太祖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有昭儀有婕妤有容華有美人文帝增貴嬪淑媛脩容順成良人明帝增淑妃昭華脩儀除順成太和中始復命夫人登其位於淑妃之上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貴嬪夫人位次皇后爵無所視淑妃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淑媛位視御史大夫爵比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鄉侯脩容比亭侯脩儀比關內侯婕妤視中二千石容華視眞二千石美人視比二千石良人視千石

武宣卞皇后琅邪開陽人文帝母也本倡家魏書曰后以漢延熹三年十二月己巳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日父敬侯怪之以問卜者王旦旦曰此吉祥也年二十太祖於譙納后爲妾後隨太祖至洛及董卓爲亂太祖微服東出避難袁術傳太祖凶問時太祖左右至洛者皆欲歸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還家明日若在何面目復相見也正使禍至共死何苦遂從后言太祖聞而善之建安初丁夫人廢遂以后爲繼室諸子無

乾隆四年校刊

母者太祖皆令后養之魏略曰、太祖始有丁夫人、又劉夫人生子脩及清河長公主、劉早終、丁養子脩、子脩亡於穰、丁常言將我兒殺之、都不復念、遂哭泣無節、太祖忿之、遣歸家、欲其意折、後太祖就見之、夫人方織、外人傳云公至、夫人踞機如故、太祖到撫其背曰、顧我共載歸乎、夫人不顧、又不應、太祖卻行立於戶外、復云得無尚可邪、遂不應、太祖曰眞訣矣、遂與絕、欲其家嫁之、其家不敢、初丁夫人旣爲嫡、加有子脩、丁視后母子不足、后爲繼室、不念舊惡、因太祖出行、常四時使人饋遺、又私迎之、延以上坐、而已下之、迎來送去、有如昔日、丁謝曰、廢放之人、夫人何能常爾邪、其後丁亡、后請太祖殯葬、許之、乃葬許城南、後太祖病困、自慮不起、歎曰、我前後行意、於心未曾有所負也、假令死而有靈、子脩若問我母所在、我將何辭以答、魏書曰、后性約儉、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器皆黑漆、太祖常得名璫數具、命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爲貪、取其下者爲僞、故取其中者、文帝爲太子、左右長御賀后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歡喜、后當傾府藏賞賜、后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爲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爲幸耳、亦何爲當重賜遺乎、長御還、具以語太祖、太祖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是最爲難、二十四年、拜爲王后、策曰、夫人卞氏、撫養諸子、有母儀之德、今進位王后、太子諸侯陪位、羣卿上壽、減國內死罪一等、二十五年、太祖崩、文帝卽王位、尊后曰王太后、及踐阼、尊后曰皇太后、稱永壽宮、魏書曰、后以國用不足、減損御食、諸金銀器物皆去之、東阿王植、太后少子、最愛之、後植犯法、爲有司所奏、文帝令太后弟子奉車都尉蘭持公卿議白太后、太后曰、不意此兒所作如是、汝還語帝、不可以我故壞國法、及自見帝、不以爲言、臣松之案文帝夢磨錢、欲使文滅而更愈明、以問周宣、宣答曰、此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則太后用意不得如此、此書所言也、魏書又曰、太后每隨軍征、行見高年

白首輒住車呼問賜與絹帛對之涕泣曰恨父母不及
我時也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務節
儉不當望賞賜念自佚也外舍當怪吾遇之太薄吾自
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
為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錢米恩貸
也帝為太后弟秉起第第成太后幸第請諸家外親設
下厨無異膳太后左右菜
食粟飯無魚肉其儉如此
明帝即位尊太后曰太皇太
后黃初中文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
以聖德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為後式案典籍之文
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秦違古法漢
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以
作著詔下藏之臺閣永為後式至太和四年春明帝乃
追謚太后祖父廣曰開陽恭侯父遠曰敬侯祖母周封

陽都君及恭侯夫人皆贈印綬其年五月后崩七月合
葬高陵初太后弟秉以功封都鄉侯黃初七年進封開
陽侯邑千二百戶為昭烈將軍魏略曰初卞后弟秉當
建安時得為別部司馬
后常對太祖怨言太祖答言但得與我作婦弟不為多
邪后又欲太祖給其錢帛太祖又曰但汝盜與不為足
邪故訖太祖世秉
官不移財亦不益
秉薨子蘭嗣少有才學魏略曰蘭獻
賦讚述太子
德美太子報曰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頌者美盛德之
形容也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賦豈吾
實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
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由是遂見
親
敬
為奉車都尉游擊將軍加散騎常侍蘭薨子暉嗣魏
略
曰明帝時蘭見外有二難而帝留意於宮室常因侍從
數切諫帝雖不能從猶納其誠款後蘭苦酒消渴時帝
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賜蘭蘭不肯飲詔問其意蘭
言治病自當以方藥何信於此帝為變色而蘭終不服

後渴稍甚以至於亡故時人見蘭奸直言謂帝面折之而蘭自殺其實不然又分秉爵封蘭弟琳爲列侯官至步兵校尉蘭子隆女爲高貴鄉公皇后隆以后父爲光祿大夫位特進封睢陽鄉侯妻王爲顯陽鄉君追封隆前妻劉爲順陽鄉君后親母故也琳女又爲陳留王皇后時琳已沒封琳妻劉爲廣陽鄉君

文昭甄皇后中山無極人明帝母漢太保甄邯後也世吏二千石父逸上蔡令后三歲失父魏書曰逸娶常山張氏生三男五女長男豫早終次儼舉孝廉大將軍掾曲梁長次堯舉孝廉長女姜次脫次道次榮次即后后以漢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生每寢寐家中髣髴見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常共怪之逸薨加號慕內外益奇之後相者劉良相后及諸子良指后曰此女貴乃不可言后自少至長不好戲弄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家人諸姊皆上閣觀之后獨不行諸姊怪問之后答言此豈女人之所觀耶年九歲喜書視字輒識數用諸兄筆硯兄謂后言汝當習女工用書爲學當作女博士耶后答言聞古者賢女未有不學前世成敗以爲己誡不知書何由見之

後天下兵亂加以饑饉百姓皆賣金銀珠玉寶物時后家大有儲穀頗以買之后年十餘歲白母曰今世亂而多買寶物匹夫無罪懷寶爲罪又左右皆饑乏不如以穀振給親族鄰里廣爲恩惠也舉家稱善即從后言魏略曰后年十四喪中兄儼悲哀過制事寡嫂謙敬事處其勞撫養儼子慈愛甚篤后母性嚴待諸婦有常后數諫母兄不幸早終嫂年少守節顧留一子以大義言之待之當如婦愛之宜如女母感后言流涕便令后與嫂共止寢息坐起常相隨恩愛益密

建安中袁紹爲中子熙納之熙出爲幽州后留養姑及冀州平文帝納后於鄴有寵生明帝及

薄姬之適魏豹後之嫁劉猶文君之從袁熙皆以相者作合稱相之[illegible]

東鄉公主 魏略曰熙出在幽州后留侍姑及鄴城破紹妻及后共坐室堂上文帝入紹舍見紹妻及后后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文帝謂曰劉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爲迎取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有婦人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之劉答是熙妻顧擥髮髻以巾拭面姿貌絕倫既過劉謂后不憂死矣遂見納有寵魏書曰后寵愈隆而彌自挹損後宮有寵者勸勉之其無寵者慰誨之每因閑宴常勸帝言昔黃帝子孫蕃育由妾媵衆多乃獲斯祚耳所願廣求淑媛以豐繼嗣帝心嘉焉其後帝欲遣任氏后請於帝曰任既鄉黨名族德色妾等不及也如何遣之帝曰任性狷急不婉順前後忿吾非一是以遣之耳后流涕固請曰妾受敬遇之恩衆人所知必謂任之出是妾之由上懼有見私之譏下受專寵之罪願重留意帝不聽遂出之十六年七月太祖征關中武宣皇后從留孟津帝居守鄴時武宣皇后體小不安后不得定省憂怖晝夜泣涕左右驟以差問告后猶不信曰夫人在家故疾每動輒歷時今疾便差何速也此欲慰我意耳憂愈甚後得武宣皇后還書說疾已平復后乃懽悅十七年正月大軍還鄴后朝武宣皇后望幄座悲喜感動左右武宣皇后見后如此亦泣且謂之曰新婦謂吾前病如昔時困邪吾時小小耳十餘日即差不當視我顏色乎嘆曰此真孝婦也二十一年十月太祖東征武宣皇后文帝及明帝東鄉公主皆從時后以病留鄴二十二年九月大軍還武宣皇后左右侍御見后顏色豐盈怪問之曰后與二子別久下流之情不可爲念而后顏色更盛何也后笑答之曰諱等自隨夫人我當何憂后之賢明以禮自持如此

延康元年正月文帝即王位六月南征后留鄴黃初元年十月帝踐阼踐阼之後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郭后李陰貴人並愛幸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賜死葬于鄴 魏書曰有司奏建長秋宮帝璽書迎后詣行在所后上表曰妾聞先代之興所以饗國久長垂祚後嗣無不由后妃焉故必審選其人以興內教令踐阼之初誠宜登進賢淑統理六宮妾自省愚陋不任粢盛之事加以寢疾敢守微志璽書三

乾隆四年校刊

至而后三讓言甚懇切時盛暑帝欲須秋涼乃更迎后會后疾遂篤夏六月丁卯崩於鄴帝哀痛咨嗟策贈皇后璽綬臣松之以爲春秋之義內大惡諱小惡不書文帝之不立甄氏及加殺害事有明審魏史若以爲大惡邪則宜隱而不言若謂爲小惡邪則不應假爲之辭而崇飾虛文乃至於是異乎所聞於舊史推此而言其稱卞甄諸后言行之善皆難以實錄陳氏刪落良有以也

明帝即位有司奏請追謚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以太牢告祠于陵又別立寢廟

魏書載三公奏曰蓋孝敬之道篤乎其親乃四海所以成化天地所以明察是謂生則致其養歿則光其靈誦述以盡其美宣揚以顯其名者也今陛下以聖懿之德紹承洪業至孝烝烝通於神明遭罹殷憂每勞謙讓先帝遷神山陵大禮既備至於先后未有顯謚伏惟先后恭讓著於幽微至行顯於不言化流邦國德侔二南故能膺神靈嘉祥爲大魏世妃雖夙年登遐萬載之後永播融烈后妃之功莫得而尚也案謚法聖聞周達曰昭德明有功曰昭昭者光明之至盛久而不昧者也宜上尊謚曰文昭皇后是月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始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於萬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祀之尊而克讓允恭固推盛位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禮非所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先妣別立寢廟並奏可之

太和元年三月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戶千追封逸謚曰敬侯適孫像襲爵四月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爲之改容以太牢告廟又嘗夢見后於是差次舅氏親疏高下敘用各有差賞賜累鉅萬以像爲虎賁中郎將是月后母薨帝制緦服臨喪百僚陪位四年十一月以后舊陵庳下使像兼太尉持節詣鄴昭告后土十二月改葬朝陽陵像還遷散騎常侍青龍二年春追謚后兄儼曰安城鄉穆侯

乾隆四年校刊

夏吳賊寇揚州以像爲伏波將軍持節監諸將東征還復爲射聲校尉三年薨追贈衞將軍改封魏昌縣謚曰貞侯子暢嗣又封暢弟溫韡豔皆爲列侯四年改逸儼本封皆曰魏昌侯謚因故封儼世婦劉爲東鄉君又追封逸世婦張爲安喜君景初元年夏有司議定七廟冬又奏曰蓋帝王之興既有受命之君又有聖妃協于神靈然後克昌厥世以成王業焉昔高辛氏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帝摯陶唐商周代興周人上推后稷以配皇天追述王初本之姜嫄特立宮廟世世享嘗周禮所謂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者也詩人頌之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言王化之本生民所由又曰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詩禮所稱姬宗之盛其美如此大魏期運繼于有虞然崇弘帝道三世彌隆廟祧之數實與周同今武宣皇后文德皇后各配無窮之祚至於文昭皇后膺天靈符誕育明聖功濟生民德盈宇宙開諸後嗣乃道化之所興也寢廟特祀亦姜嫄之閟宮也而未著不毀之制懼論功報德之義萬世或闕焉非所以昭孝示後世也文昭廟宜世世享祀奏樂與祖廟同永著不毀之典以播聖善之風於是與七廟議並勒金策藏之金匱帝思念舅氏不已暢尚幼

司馬氏欲篡魏至結宮中之援

景初末以暢爲射聲校尉加散騎常侍又特爲起大第車駕親自臨之又於其後園爲像母起觀廟名其里曰渭陽里以追思母氏也嘉平三年正月暢薨追贈車騎將軍謚曰恭侯子紹嗣太和六年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謚淑爲平原懿公主爲之立廟取后亡從孫黄與合葬追封黄列侯以夫人郭氏從弟悳爲之後承甄氏姓封悳爲平原侯襲公主爵孫盛曰於禮婦人旣無封爵之典況於孩末而可建以大邑乎悳自異族援繼非類匪功匪親而襲母爵違情背典於此爲甚陳羣雖抗言楊阜引事比並然皆不能極陳先王之禮明封建繼嗣之義忠至之辭猶有闕乎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宰輔之職其可略哉晉諸公贊曰悳字彥孫司馬景王輔政以女妻悳悳妻早亡文王復以女繼室卽京兆長公主景文二王欲自結於郭后是以頻繁爲婚悳雖無才學而恭謹謙順甄溫字仲舒與郭建及悳等皆后族以事宜見寵咸熙初封郭建爲臨渭縣公悳廣安縣公邑皆千八百戶溫本國侯進爲輔國大將軍加侍中領射聲校尉悳鎭軍大將軍泰始元年晉受禪加建悳溫三人位特進悳爲人貞素加以世祖姊夫是以遂貴當世悳暮年官更轉爲宗正遷侍中太康中大司馬齊王攸當之藩悳與左衞將軍王濟共諫請時人嘉之世祖以此望悳由此出悳爲大鴻臚加侍中光祿大夫尋疾薨贈中軍大將軍開府侍中如故謚恭公子喜嗣喜精粹有器美歷中書郎右衞將軍侍中位至輔國大將軍加散騎常侍喜與國姻親而經趙王倫齊王冏事故能不豫際會良以其才短然亦以退靜免之青龍中又封后從兄子毅及像弟三人皆爲列侯毅數上疏陳時政官至越騎校尉嘉平中復封暢子二人爲列侯后兄儼孫女爲齊王皇后后母已沒封后母爲廣樂鄉君

錢按續漢志廣宗屬鉅鹿郡不屬安平晉志始屬安平蓋沿魏之舊

文德郭皇后安平廣宗人也祖世長吏魏書曰父永官至南郡太守諡敬侯母姓董氏卽堂陽君生三男二女長男浮高唐令次女昱次卽后后弟都都弟成后以漢中平元年三月乙卯生生而有異常后少而父永奇之曰此乃吾女中王也遂以女王爲字早失二親喪亂流離沒在銅鞮侯家太祖爲魏公時得入東宮后有智數時時有所獻納文帝定爲嗣后有謀焉太子卽王位后爲夫人及踐阼爲貴嬪甄后之死由后之寵也黃初三年將登后位文帝欲立爲后中郞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黃英娥降嬀並以賢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禍階妹喜紂以炮烙怡悅妲己是以聖哲愼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奉宗廟陰敎聿脩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爲夫人之禮齊桓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爲妻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文帝不從遂立爲皇后魏書曰后上表謝曰妾無皇英釐降之節又非姜任思齊之倫誠不足以假充女君之盛位處中饋之重任后自在東宮及卽尊位雖有異寵心愈恭肅供養永壽宮以孝聞是時柴貴人亦有寵后敎訓獎導之後宮諸貴人時有過失常彌覆之有譴讓輒爲帝言其本末帝或大有所怒至爲之頓首請罪是以六宮無怨性儉約不好音樂常慕漢明德馬后之爲人后蚤喪兄弟以從兄表繼永後

拜奉車都尉后外親劉斐與他國爲婚后聞之勑曰諸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戶匹敵者不得因勢彊與他方人婚也后姊子孟武還鄉里求小妻后止之遂勑諸家曰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爲妾也宜各自愼無爲罰首（魏書曰后常勑戒表武等曰漢氏椒房之家少能自全者皆由驕奢可不愼乎）五年帝東征后留許昌永始臺時霖雨百餘日城樓多壞有司奏請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游貞姜留漸臺江水至使者迎而無符不去卒沒今帝在遠吾幸未有是患而便移止奈何羣臣莫敢復言六年帝東征吳至廣陵后留譙宮時表留宿衛欲遏水取魚后曰水當通

運漕又少材木奴客不在目前當復私取官竹木作梁遏今奉車所不足者豈魚乎明帝即位尊后爲皇太后稱永安宮太和四年詔封表安陽亭侯又進爵鄉侯增邑并前五百戶遷中壘將軍以表子詳爲騎都尉其年帝追謚太后父永爲安陽鄉敬侯母董爲都鄉君遷表昭德將軍加金紫位特進表第二子訓爲騎都尉及孟武母卒欲厚葬起祠堂太后止之曰自喪亂以來墳墓無不發掘皆由厚葬也首陽陵可以爲法靑龍三年春后崩于許昌以終制營陵三月庚寅葬首陽陵西（魏略曰明帝既嗣立追痛甄后之薨故太后以憂暴崩甄后臨沒以帝屬李夫人及太后崩夫人乃說甄后見譖之禍不

獲大斂被髮覆面帝哀恨流涕命殯葬太后皆如甄后故事漢晉春秋曰初甄后之誅由郭后之寵及殯令被髮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養明帝帝知之心常懷忿數泣問甄后死狀郭后曰先帝自殺何以責問我且汝爲人子可追讐死父爲前母枉殺後母邪明帝怒遂逼殺之勑殯者使如甄后故事魏書載哀策曰維青龍二年三月壬申皇太后梓宮啟殯將葬于首陽之西陵哀子皇帝叡親奉冊祖載遂親遣奠叩心擗踊號咷仰訴痛靈魂之遷幸悲容車之向路背三光以潛翳就黃壚而安厝嗚呼哀哉昔二女妃虞帝道以彰三母嬪周聖善彌光既多受祉享國延長哀哀慈妣興化閨房龍飛紫極作合聖皇不虞中年暴離災殃愍予小子煢煢摧傷魂雖永逝定省曷望嗚呼哀哉帝進表爵爲觀津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戶遷詳爲駙馬都尉四年追改封永爲觀津敬侯世婦董爲堂陽君追封謚后兄浮爲梁里亭戴侯都爲武城亭孝侯成爲新樂亭定侯皆使使者奉策祠以大牢

表薨子詳嗣又分表爵封詳弟述爲列侯詳薨子釗嗣

明悼毛皇后河內人也黃初中以選入東宮明帝時爲平原王進御有寵出入與同輿輦及即帝位以爲貴嬪太和元年立爲皇后后父嘉拜騎都尉后弟曾郎中初明帝爲王始納河內虞氏爲妃帝即位虞氏不得立爲后太皇卞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也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喪祀矣虞氏遂絀還鄴宮進嘉爲奉車都尉曾騎都尉寵賜隆渥頃之封嘉博平鄉侯遷光祿大夫曾駙馬都尉嘉本

典虞車工卒暴富貴明帝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動甚蚩騃語輒自謂侯身時人以爲笑孫盛曰古之王者必求令淑以對揚至德恢王化於關雎致淳風於麟趾及臻三季並亂茲緒義以情溺位由寵昏貴賤無章下陵上替典衰隆廢皆是物也魏自武王暨于烈祖三后之升起自幽賤本既卑矣何以長世詩云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其此之謂矣後又加嘉位特進曾遷散騎侍郎青龍三年嘉薨追贈光祿大夫改封安國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戶謚曰節侯四年追封后母夏爲野王君帝之幸郭元后也后愛寵日弛景初元年帝游後園召才人以上曲宴極樂元后曰宜延皇后帝弗許乃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帝見后后曰昨日游宴北園樂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賜后死然猶加謚葬愍陵遷曾散騎常侍後徙爲羽林虎賁中郎將原武典農

明元郭皇后西平人也世河右大族黃初中本郡反叛遂沒入宮明帝即位甚見愛幸拜爲夫人叔父立爲騎都尉從父芝爲虎賁中郎將帝疾困遂立爲皇后齊王即位尊后爲皇太后稱永寧宮追封謚太后父滿爲西都定侯以立子建紹其爵封太后母杜爲郃陽君芝遷散騎常侍長水校尉魏略曰諸郭之中芝最壯直先時自以他功封爵立宣德將軍皆封列侯建兄悳出養甄氏悳及建俱爲鎮護將軍皆封列侯並掌宿衞值三主幼弱宰輔統政與奪大

事皆先咨啟於太后而後施行毌丘儉鍾會等作亂咸假其命而以爲辭焉景元四年十二月崩五年二月葬高平陵西晉諸公贊曰建字叔始有器局而彊問泰始中疾甍子嘏嗣爲給事中

評曰魏后妃之家雖云富貴未有若衰漢乘非其據宰割朝政者也鑒往易軌於斯爲美追觀陳羣之議棧潛之論適足以爲百王之規典垂憲範乎後葉矣

魏志卷五

魏志卷五考證

武宣卞皇后父遠曰敬侯祖母周封陽都君及恭侯夫人○臣明楷按上文云追謚太后祖父廣曰開陽恭侯下云及恭侯夫人恭侯夫人即后祖母也然則祖母周祖字衍文

文昭甄皇后生明帝及東鄉公主注紹妻及后共坐室堂上○宋本室作皇

襄公主爵注悳鎮軍大將軍○元本作悳領鎮軍大將軍

魏志卷五考證

魏志卷六

晉 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 撰

宋 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 注

董卓 李傕 郭汜 袁紹 子譚 尚

袁術 劉表

董卓字仲頴隴西臨洮人也英雄記曰卓父君雅由微官為頴川綸氏尉有三子長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即卓卓弟旻字叔頴少好俠嘗游羌中盡與諸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還殺耕牛與相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贈卓吳書曰郡召卓為吏使監領盜賊胡嘗出鈔多虜民人涼州刺史成就辟卓為從事使領兵騎討捕

大破之斬獲千計并州刺史段熲薦卓公府司徒袁隗辟爲掾漢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爲羽林郎卓有材武膂力少比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爲軍司馬從中郎將張奐征并州有功拜郎中賜縑九千匹卓悉以分與吏士遷廣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戊已校尉免徵拜并州刺史河東太守英雄記曰卓數討羌胡前後百餘戰遷中郎將討黃巾軍敗抵罪韓遂等起凉州復爲中郎將西拒遂於望垣硤北爲羌胡數萬人所圍糧食乏絶卓僞欲捕魚堰其還道當所渡水爲池使水渟滿數十里默從堰下過其軍而決堰比羌胡聞知追逐水已深不得渡時六軍上隴西五軍敗績卓獨全衆而還屯

兩召不來進召便至卓眞劇賊也

任扶風拜前將軍封斄鄉侯徵爲并州牧靈帝紀曰中平五年徵卓爲少府勑以營吏士屬左將軍皇甫嵩詣行在所卓上言凉州擾亂鯨鯢未滅此臣奮發効命之秋吏士踊躍戀恩念報各遮臣車辭聲懇惻未得即路也輒且行前將軍事盡心慰卹効力行陣六年以卓爲并州牧又勑以吏兵屬皇甫嵩卓復上言臣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樂爲國家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州効力邊陲卓再違詔勑會爲何進所召靈帝崩少帝即位大將軍何進與司隸校尉袁紹謀誅諸閹官太后不從進乃召卓使將兵詣京師并密令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濁亂海內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臣輒鳴鐘鼓如洛陽即討讓等欲以脅迫太后卓未至進敗漢紀曰進字遂高南陽人太后異母兄也進本屠家子父曰眞眞死後進以妹倚黃門得入掖庭有寵光和三年立爲皇

后進由是貴幸中平元年黃巾起拜進大將軍典畧載卓表曰臣伏惟天下所以有逆不止者各由黃門常侍張讓等侮慢天常操擅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出門便獲千金京畿諸郡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至使怨氣上蒸妖賊蠭起臣前奉詔討於扶羅將士饑乏不肯渡河皆言欲詣京師先誅閹豎以除民害從臺閣求乞資直臣隨慰撫以至新安臣聞揚湯止沸不如滅火去薪潰癰雖痛勝於養肉及溺呼船悔之無及

中常侍段珪等劫帝走小平津卓遂將其衆迎帝於北芒還宮張璠漢紀曰帝以八月庚午爲諸黃門所劫步出穀門走至河上諸黃門既投河死時帝年十四陳留王年九歲兄弟獨夜步行欲還宮闇暝逐螢火而行數里得民家以露車載送辛未公卿以下與卓共迎帝於北芒阪下獻帝春秋曰先是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走北芒卓時適至屯顯陽苑聞帝當還率衆迎帝典畧曰帝望見卓兵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卻兵卓曰公諸人爲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卻兵之有遂俱入城獻帝紀曰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由起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乃有廢立意英雄記曰河南中部掾閔貢扶帝及陳留王上至雒舍止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卿百官奉迎於北芒阪下故太尉崔烈在前導卓將步騎數千來迎烈呵使避卓罵烈曰晝夜三百里來何云避我不能斷卿頭邪前見帝曰陛下令常侍小黃門作亂乃爾以取禍敗爲負不小邪又趨陳留王曰我董卓也從我抱來乃於貢抱中取王英雄記曰一本云王不就卓抱卓與王併馬而行也

時進弟車騎將軍苗爲進衆所殺英雄記云苗太后之同母兄先嫁朱氏之子進部曲將吳匡素怨苗不與進同心又疑其與宦官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卽車騎也遂引兵與卓弟旻共攻殺苗於朱爵闕下進苗部曲無所屬皆詣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幷其衆故京都兵權唯在卓。九州春秋曰卓初入洛陽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不爲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遣兵出四城門明日陳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復入至洛中人不覺謂卓兵不可勝數

先是進遣騎都尉太山鮑信所在

募兵適至。信謂紹曰：卓擁彊兵，有異志，今不早圖，將爲所制；及其初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遂還鄉里。於是以久不雨，策免司空劉弘而卓代之，俄遷太尉，假節鉞虎賁。遂廢帝爲弘農王。尋又殺王及何太后，立靈帝少子陳留王，是爲獻帝。（獻帝紀曰：卓謀廢帝，會羣臣於朝堂，議曰：大者天地，次者君臣，所以爲治。今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爲天下主。欲依伊尹、霍光故事，立陳留王，何如？尚書盧植曰：案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宮。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過千餘，故霍光廢之。今上富於春秋，行未有失，非前事之比也。卓怒，罷坐，欲誅植，侍中蔡邕勸之，得免。九月甲戌，卓復大會羣臣曰：太后逼迫永樂太后，令以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天子幼質，軟弱不君。昔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著在典籍，僉以爲善。今太后宜如太甲，皇帝宜如昌邑。陳留王仁孝，宜即皇帝祚。獻帝起居注載策曰：孝靈皇帝不究高宗眉壽之祚，早棄臣子。皇帝承紹，海內側望，而帝天姿輕佻，威儀不恪，在喪慢惰，衰如故焉；凶德既彰，淫穢發聞，損辱神器，忝汙宗廟。皇太后教無母儀，統政荒亂。永樂太后暴崩，衆論惑焉。三綱之道，天地之紀，而乃有闕，罪之大者。陳留王協，聖德偉茂，規矩邈然，豐下兌上，有堯圖之表；居喪哀戚，言不及邪，岐嶷之性，有周成之懿。休聲美稱，天下所聞，宜承洪業，爲萬世統，可以承宗廟。廢皇帝爲弘農王。皇太后還政。尚書讀冊畢，羣臣莫有言，尚書丁宮曰：天禍漢室，喪亂弘多。昔祭仲廢忽立突，春秋大其權。今大臣量宜爲社稷計，誠合天人，請稱萬歲。卓以太后見廢，故公卿以下不布服，會葬，素衣而已。）卓遷相國，封郿侯，贊拜不名，劍履上殿。又封卓母爲池陽君，置家令、丞。卓既率精兵來，適值帝室大亂，得專廢立，據有武庫甲兵，國家珍寶，威震天下。卓性殘忍不仁，遂以嚴刑脅衆，睚眦之隙必報，人不自保。（魏書曰：卓所願無極，語賓客曰：我相，貴無上也。英雄記曰：卓欲震威，侍御史擾龍宗詣卓

白事不解劒立撾殺之京師震動發何苗棺出其尸枝解節棄於道邊又收苗母舞陽君殺之棄尸於苑枳落中不復收斂嘗遣軍到陽城時適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斷其男子頭駕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繫車轅軸連軫而還洛云攻賊大獲稱萬歲入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爲婢妾至於姦亂宮人公主其凶逆如此初卓信任尚書周毖城門校尉伍瓊等用其所舉韓馥劉岱孔伷張資張邈等出宰州郡而馥等至官皆合兵將以討卓卓聞之以爲毖瓊等通情賣已皆斬之英雄記曰毖字仲遠武威人瓊字德瑜汝南人謝承後漢書曰伍孚字德瑜少有大節爲郡門下書佐其本邑長有罪太守使孚出敎勑曹下督郵收之孚不肯受敎伏地仰諫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明府奈何令孚受敎勑外收本邑長乎乞更授他吏太守奇而聽之後大將軍何進辟爲東曹屬稍遷侍中河南尹越騎校尉董卓作亂百寮震慄孚著小鎧於朝服裏挾佩刀見卓欲伺便刺殺之語闋辭去卓送至閤中孚因出刀刺之卓多力退卻不中卽收孚卓曰卿欲反邪孚大言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亂國簒主罪盈惡大今是吾死日故來誅姦賊耳恨不車裂汝於市朝以謝天下遂殺孚謝承記孚字及本郡則與瓊同而致死事乃與孚異也不知孚爲瓊之別名爲别有伍孚也蓋未詳之河南太守王匡遣泰山兵屯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若將於平陰渡者潛遣銳衆從小平北渡繞擊其後大破之津北死者畧盡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焚燒洛陽宮室悉發掘陵墓取寶物華嶠漢書曰卓欲遷都長安召公卿以下大議司徒楊彪曰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天下之民而海

內安穩無故移都恐百姓驚動麋沸蟻聚爲亂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幷吞六國今徙西京設令關東豪彊敢有動者以我彊兵蹴之可使詣滄海彪曰海內動之甚易安之甚難又長安宮室壞敗不可卒復卓曰武帝時居杜陵南山下有成瓦窯數千處引涼州材木東下以作宮室爲功不難卓意不得便作色曰公欲沮我計邪邊章韓約有書來欲令朝廷必徙都若大兵來下我不能復相救公便可與袁氏西行彪曰西方自彪道徑也顧未知天下何如耳議罷卓勑司隸校尉宣璠以災異劾奏因策免彪續漢書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司空荀爽俱詣卓卓言昔高祖都關中十一世後中興更都洛陽從光武至今復十一世案石苞室讖宜復還都長安坐中皆驚愕無敢應者彪曰遷都改制天下大事皆當因民之心隨時之宜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之往者王莽篡逆變亂五常更始赤眉之時焚燒長安殘害百姓民人流亡百無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此其宜也今方建立聖主光隆漢祚而無故捐宮廟棄園陵恐百姓驚愕不解此意必麋沸蟻聚以致擾亂石苞室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作色曰楊公欲沮國家計邪關東方亂所在賊起崤函險固國之重防又隴右取材功夫不難杜陵南山下有孝武故陶處作塼瓦一朝可辦宮室官府蓋何足言百姓小民何足與議若有前卻我以大兵驅之豈得自在百寮皆恐怖失色琬謂卓曰此大事楊公之語得無重思卓罷坐即日令司隸奏彪及琬皆免官大駕即西卓部兵燒洛陽城外面百里又自將兵燒南北宮及宗廟府庫民家城內埽地殄盡又收諸富室以罪惡沒入其財物無辜而死者不可勝計獻帝紀曰卓獲山東兵以豬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獲袁紹豫州從事李延煑殺之卓所愛胡恃寵放縱爲司隸校尉趙謙所殺卓大怒曰我愛狗尚不欲令人呵之而況人乎乃召司隸都官撾殺之

卓至西京爲太師號曰尚父乘青蓋金華車爪畫兩轓時人號曰竿摩車。

魏書曰言其逼天子也獻帝紀曰卓既爲太師復欲稱尚父以問蔡邕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爲師輔佐周室以伐無道是以天下尊之稱爲尚父今公之功德誠爲巍巍宜須關東悉定車駕東還然後議之乃止京師地震卓又問邕邕對曰地動陰盛大臣踰制之所致也公乘青蓋車遠近以爲非宜卓從之更乘金華皂蓋車也

卓

弟旻爲左將軍封鄠侯兄子璜爲侍中中軍校尉典兵宗族內外並列朝廷英雄記曰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孫女名白時尚未笄封爲渭陽君於郿城東起壇從廣二丈餘高五六尺使白乘軒金華青蓋車都尉中郎將刺史二千石在郿者各令乘軒簪筆爲白導從之壇上使兄子璜爲使者授印綬公卿見卓謁拜車下卓不爲禮召呼三臺尚書以下自詣卓府啓事山陽公載記曰初卓爲前將軍皇甫嵩爲左將軍俱征韓遂各不相下後卓徵爲少府并州牧兵當屬嵩卓大怒及爲太師嵩爲御史中丞拜於車下卓問嵩義真服未乎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爲鴻鵠不意今日變爲鳳凰耳卓笑曰卿早服今日可不拜也張璠漢紀曰卓抵其手謂皇甫嵩曰義真怖未乎嵩對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默然遂與嵩和解築郿塢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爲三十年儲英雄記曰郿去長安二百六十里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嘗至郿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橫音光卓豫施帳幔飲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先斷其舌或斬手足或鑿眼或鑊煑之未死偃轉杯案閒會者皆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故太尉張溫時爲衛尉素不善卓卓心怨之因天有變欲以塞咎使人言溫與袁術交關遂笞殺之傅子曰靈帝時牓門賣官於是太尉段熲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空張溫之徒皆入錢上千萬下五百萬以買三公熲數征伐有大功烈有北州重名溫有傑才陵能偶時皆一時顯士猶以貨取位而況於劉囂唐珍張顥之黨乎風俗通曰司隸劉囂以黨諸常侍致位公輔續漢書曰唐珍中常侍唐衡弟張顥中常侍張奉弟法令苛酷愛憎淫

魏書曰卓使司隸校尉劉囂籍吏民有爲子不孝爲臣不忠爲吏不清爲弟不順有應此者皆身誅財物沒官於是愛憎互起民多冤死刑更相被誣冤死者千數百姓嗷嗷道路以目悉椎破銅人鍾虡及壞五銖錢更鑄爲小錢大五分無文章肉好無輪郭不磨鑢於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錢貨不行三年四月司徒王允尚書僕射士孫瑞卓將呂布共謀誅卓是時天子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布使同郡騎都尉李肅等將親兵十餘人僞著衛士服守掖門布懷詔書卓至肅等格卓卓驚呼布所在布曰有詔遂殺卓夷三族主簿田景前趨卓尸布又殺之凡所殺三人餘莫敢動英雄記曰時有謠言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猶不生又作董逃之歌又有道士書布爲呂字以示卓卓不知其爲呂布也卓當入會陳列步騎自營至宮朝服導引行其中馬躓不前卓心怪欲止布勸使行乃衷甲而入卓既死當時日月清淨微風不起旻璜等及宗族老弱悉在郿皆還爲其羣下所斫射卓母年九十走至塢門曰乞脫我死即斬首袁氏門生故吏改殯諸袁死於郿者斂聚董氏尸於其側而焚之暴卓尸於市卓素肥膏流浸地草爲之丹守尸吏暝以爲大炷致卓臍中以爲燈光明達旦如是積日後卓故部曲收所燒者灰并以一棺棺之葬於郿卓塢中金有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珠玉錦繡奇玩雜物皆山崇阜積不可知數長安士庶咸相慶賀諸阿附卓者皆下獄死謝承漢書曰蔡邕在王允坐聞卓死有歎惜之音允責邕曰卓國之大賊殺主殘臣天地所不祐人神所同疾君爲王臣世受漢恩國主危難曾不倒戈卓受天誅而更嗟痛乎便使收付廷尉邕謝允曰雖以不忠猶識大義古今安危耳所厭聞口所常玩豈當背國而向卓也狂瞽之詞謬出患入願黥首爲刑以繼漢史公卿惜邕才咸共諫允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

欒布哭彭越胡若董伯喈一歎未足爲罪且十年亡命三月尚書朝廷自誅奸臣士自感歎知之不何公亦非矣也

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後令吾徒並受謗議遂殺邕臣松之以爲蔡邕雖爲卓所親任情必不黨寧不知卓之姦凶爲天下所毒聞其死亡理無歎惜縱復令然不應反言於王允之坐斯殆謝承之妄記也史遷紀傳博有奇功於世而云王允謂孝武應早殺遷此非識者之言但遷爲不隱孝武之失直書其事耳何謗之有乎王允之忠正可謂內省不疚者矣既無懼於謗且欲殺邕當論邕應死與不豈可慮其謗已而枉戮善人哉此皆誣罔不通之甚者張璠漢紀曰初蔡邕以言事見徙名聞天下義動志士及還內寵惡之邕恐乃亡命海濱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年卓爲太尉辟爲掾以高第爲侍御史治書三日中遂至尚書後遷巴東太守卓上留拜侍中至長安爲左中郎將卓重其才厚遇之每有朝廷事常令邕具草及允將殺邕時名士多爲之言允悔欲止而邕已死

初卓女壻中郎將牛輔典兵別屯陝分遣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畧陳留潁川諸縣卓死呂布使李肅至陝欲以詔命誅輔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肅魏書曰輔恇怯失守不能自安常把辟兵符以鈇鑕致其旁欲以自強見客先使相者相之知有反氣與不又筮知吉凶然後乃見之中郎將董越來就輔輔使筮之得兌下離上筮者曰火勝金外謀內之卦也即時殺越獻帝紀云筮人常爲越所鞭故因此以報之其後輔營兵有夜叛出者營中驚輔以爲皆叛乃取金寶獨與素所厚友胡赤兒等五六人相隨踰城北渡河赤兒等利其金寶斬首送長安比傕等還輔已敗衆無所依欲各散歸既無赦書而聞長安中欲盡誅涼州人憂恐不知所爲用賈詡策遂將其衆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長安衆十餘萬九州春秋曰傕等在陝皆恐怖急擁兵自守胡文才楊整修皆涼州大人而司徒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傕之叛允乃呼文才整修使東解釋之不假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爲邪卿往呼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

王司徒失著在此

還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王方等合圍長安城十日城陷與布戰城中布敗走傕等放兵略長安老少殺之悉盡死者狼籍誅殺卓者尸王允於市（張璠漢紀曰布兵敗駐馬青瑣門外謂允曰公可以去允曰安國家吾之上願也若不獲則奉身以死朝廷幼主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爲也努力謝關東諸公以國家爲念傕汜入長安城屯南宮掖門殺太僕魯馗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吏民死者不可勝數司徒王允挾天子上宣平城門避兵傕等於城門下拜伏地叩頭帝謂傕等曰卿無作威福而乃放兵縱橫欲何爲乎傕等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爲呂布所殺臣等爲卓報讎弗敢爲逆也請事竟詣廷尉受罪允窮逼出見傕傕誅允及妻子宗族十餘人長安城中男女大小莫不流涕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少有大節郭泰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之才也泰雖先達遂與定交三公並辟歷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爲從事遷河南尹尚書令及爲司徒其所以扶持王室甚得大臣之節自天子以下皆倚賴焉卓亦推信之委以朝廷華嶠曰夫士以正立以謀濟以義成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分其權伺其間而弊其罪當此之時天下之難解矣本之皆主於忠義也故推卓不爲失正分權不爲不義伺間不爲狙詐是以謀濟義成而歸於正也）葬卓於郿大風暴雨震卓墓水流入藏漂其棺槨傕爲車騎將軍池陽侯領司隸校尉假節汜爲後將軍美陽侯稠爲右將軍萬年侯傕汜稠擅朝政（英雄記曰傕北地人汜張掖人一名多）濟爲驃騎將軍平陽侯屯弘農是歲韓遂馬騰等降率衆詣長安以遂爲鎮西將軍遣還涼州騰征西將軍屯郿侍中馬宇與諫議大夫种邵左中郎將劉範等謀欲使騰襲長安已爲內應以誅傕等騰引兵至長平觀宇等謀泄出奔槐里稠擊騰騰敗走還涼州又

寄於卓而滿於傕等一跌而誤亦矣

攻槐里宇等皆死時三輔民尚數十萬戶傕等放兵刼
略攻剽城邑人民饑困二年間相啖食略盡獻帝記曰是時新遷
都宮人多亡衣服帝欲發御府繒以與之李傕弗欲曰
宮中有衣胡爲復作邪詔賣廄馬百餘匹御府大司農
出雜繒二萬匹與所賣廄馬直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
能自存者李傕曰我邸閣儲偫少乃悉載置其營賈詡
曰此上意不可拒傕不從之諸將爭權遂殺稠并其衆九州春秋曰馬騰韓遂之
敗樊稠追至陳倉遂語稠曰天地反覆未可知也本所
爭者非私怨王家事耳與足下州里人今雖小違要當
大同欲相與善語以別邂逅萬一不如意後可復相見
乎俱郤騎前接馬交臂相加共語良久而別傕兄子利
隨稠利還告傕韓樊交馬語不知所道意愛甚密傕以
是疑稠與韓遂私和而有異意稠欲將兵東出關從傕
索益兵因請稠會議便於坐殺稠汜與傕轉相疑戰鬭長安中典略曰傕數設
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傕與汜婢妾而奪已愛思
有以離間之會傕送饋妻乃以豉爲藥汜將食妻曰食

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棲不二雄我固疑
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傕復請汜大醉汜疑傕藥之絞
糞汁飲之乃解於是遂生嫌隙而治兵相攻傕質天子於營燒宮殿城門略
官寺盡收乘輿服御物置其家獻帝起居注曰初汜謀迎天子幸其營夜有亡
告傕者傕使兄子暹將數千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
楊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舉事當合天下心諸
君作此非是也暹曰將軍計定矣於是天子一乘貴人
伏氏一乘賈詡左靈一乘其餘皆步從是日傕復移乘
輿幸北塢使校尉監塢門內外隔絕諸侍臣皆有饑色
時盛暑熱人盡寒心帝求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賜左右
傕曰朝餔上飯何用米爲乃與腐牛骨皆臭不可食帝
大怒欲詰責之侍中楊琦上封事曰傕邊鄙之人習於
夷風今又自知所犯悖逆常有怏怏之色欲輔車駕幸
黃白城以紓其憤臣願陛下忍之未可顯其罪也帝納
之初傕屯黃白城故謀欲徙之傕以司徒趙溫不與己
同乃內溫塢中溫聞傕欲移乘輿與傕書曰公前託爲
董公報讎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
戶釋也今爭睚眦之隙以成千鈞之讎民在塗炭各不

聊生會不改寵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詔命不行恩澤日損而復欲輔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過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引兵還屯上安萬乘下全生民豈不幸甚傕大怒欲遣人害溫其從弟應溫故掾也諫之數日乃止帝聞溫與傕書問侍中常洽曰傕弗知臧否溫言太切可爲寒心對曰應已解之矣帝乃悅

李傕使公卿詣汜請和汜皆執之

華嶠漢書曰汜饗公卿議欲攻傕楊彪曰羣臣共鬬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乎汜怒欲手刃之中郎將楊密及左右多諫汜乃歸之

相攻擊連月死者萬數

獻帝起居注曰傕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謳擊鼓下神祠祭六丁符劾厭勝之具無所不爲又於朝廷省門外爲董卓作神坐數以牛羊祠之訖過省閣問起居求入見傕帶二刀手復與鞭合持一刃侍中侍郎見傕帶仗皆惶恐亦帶劒持刀先入在帝側傕對帝或言明陛下或言明帝爲帝說郭汜無狀帝亦隨其意答應之傕喜出言明陛下真賢聖主意遂自信自謂良得天子歡心也雖然猶不欲令近臣帶劒在帝邊謂人言此曹子將欲圖我邪而皆持刀也侍中李禎傕州里素與傕通語傕所以持刀者軍中不可不爾此國家故事傕意乃解天子以謁者僕射皇甫酈涼州舊姓有專對之才遣令和傕汜酈先詣汜汜受詔命詣傕傕不肯曰我有呂布之功輔政四年三輔清靜天下所知也郭多盜馬虜耳何敢乃欲與吾等邪必欲誅之君爲涼州人觀吾方畧士衆足辦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爲如是而君苟欲利郭多李傕有膽自知之酈答曰昔有窮后羿恃其善射不思患難以至於斃近董公之彊明將軍目所見內有王公以爲內主外有董旻承璜以爲鯁毒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頭縣竿端此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爲上將把鉞杖節子孫握權宗族荷寵國家好爵而皆據之今郭多劫質公卿將軍脅至尊誰爲輕重邪張濟與郭多楊定有謀又爲冠帶所附楊奉白波帥耳猶知將軍所爲非是將軍雖拜寵之猶不肯盡力也傕不納酈言而呵之令出酈出詣省門白傕不肯從詔辭語不順侍中胡邈爲傕所幸呼傳詔者令飾其辭又謂酈曰李將軍於卿不薄又皇甫公爲太尉李將軍力也酈答曰胡敬才卿爲國家常伯輔弼之臣也語言如此寧可用邪邈曰念卿失李將軍意恐不易耳我與卿何事者酈言我累

世受恩身又常在幃幄君辱臣死當坐國家爲李傕所殺則天命也天子聞酆答語切恐傕聞之便勑遣酆酆裁出營門傕遣虎賁王昌呼之昌知酆忠直縱令去還答傕言追之不及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固持節拜傕爲大司馬在三公之右傕自以爲得鬼神之力乃厚賜諸巫傕將楊奉與傕軍吏宋果等謀殺傕事泄遂將兵叛傕傕衆叛稍衰弱張濟自陝和解之天子乃得出至新豐霸陵閒獻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門當度橋汜兵數百人遮橋問是天子邪車不得前傕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左右侍中劉艾大呼云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言諸兵汝不卻何敢迫近至尊邪汜等兵乃卻既度橋士衆咸呼萬歲郭汜復欲脅天子還都郿天子奔奉營奉擊汜破之汜走南山奉及將軍董承以天子還洛陽傕汜悔遣天子復相與和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奉急招河東故白波帥韓暹胡才李樂等合與傕汜大戰奉兵敗傕等縱兵殺公卿百官畧宮人入弘農獻帝記曰時尚書令士孫瑞爲亂兵所害三輔決錄注曰瑞字君榮扶風人世爲學門瑞少傳家業博達無所不通仕歷顯位卓既誅遷大司農爲國三老每三公缺瑞常在選中太尉周忠皇甫嵩司徒淳于嘉趙溫司空楊彪張喜等爲公皆辭拜讓瑞天子都許追論瑞功封子萌澹津亭侯萌字文始亦有才學與王粲善臨當就國粲作詩以贈萌萌有答在粲集中天子走陝北渡河失輜重步行唯皇后貴人從至大陽止人家屋中獻帝記曰初議者欲令天子浮河東下太尉楊彪曰臣弘農人從此已東有三十六灘非萬乘所當從也劉艾曰臣前爲陝令知其危險有師猶有傾覆況今無師太尉謀是也乃止及當北渡使李樂具船天子步行趍河岸岸高不得下董承等謀欲以馬羈相續以繫帝腰時中宮僕伏德扶中宮一手持十疋絹乃取德絹連續爲輦行軍校尉尚弘多力令弘居前負帝乃得下登船其餘不得渡者甚衆復遣船收諸不得渡者皆

所謂不絕如綫

爭攀船船上人以刃櫟斷其指舟中之指可掬奉暹等遂以天子都安邑御乘牛車太尉楊彪太僕韓融近臣從者十餘人以暹爲征東才爲征西樂征北將軍並與奉承持政遣融至弘農與傕汜等連和還所畧宮人公卿百官及乘輿車馬數乘是時蝗蟲起歲旱無穀從官食棗菜魏書曰乘輿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爲笑諸將專權或擅笞殺尚書司隸校尉出入民兵抵擲之諸將或遣婢詣省閤或自齎酒啖過天子飲侍中不通讙呼罵詈遂不能止又競表拜諸營壁民爲部曲求其禮遺醫師走卒皆爲校尉御史刻印不供乃以錐畫示有文字或不時得也諸將不能相率上下亂糧食盡奉暹承乃以天子還洛陽出箕關下軹道張楊以食迎道路拜大司馬語在楊傳天子入洛陽

宮室燒盡街陌荒蕪百官披荊棘依丘牆閒州郡各擁兵自爲莫有至者饑窮稍甚尚書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饑死牆壁閒太祖乃迎天子都許暹奉不能奉王法各出奔寇徐揚閒爲劉備所殺英雄記曰備誘奉與相見因於坐上執之暹失奉勢孤時欲走還并州爲杼秋屯帥張宣所邀殺董承從太祖歲餘誅建安二年遣謁者僕射裴茂率關西諸將誅傕夷三族典畧曰傕頭至有詔高縣汜爲其將五習所襲死於郿濟饑餓至南陽寇畧爲穰人所殺從子繡攝其衆才樂留河東才爲怨家所殺樂病死遂騰自還涼州更相寇後騰入爲衛尉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超與關中諸將及遂等反太祖征破之

乾隆四年校刊

紹與卓術同傳似
牛驥共皁矣

語任武紀遂奔金城爲其將所殺超據漢陽騰坐夷三族趙衢等舉義兵討超超走漢中從張魯後奔劉備死於蜀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也高祖父安爲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華嶠漢書曰安字邵公好學有威重明帝時爲楚郡太守治楚王獄所申理者四百餘家皆蒙全濟安遂爲名臣章帝時至司徒生蜀郡太守京京弟敞爲司空京子湯太尉湯四子長子平平弟成左中郎將並早卒成弟逢逢弟隗皆爲公魏書曰自安以下皆博愛容衆無所揀擇賓客入其門無賢愚皆得所欲爲天下所歸紹即逢之庶子術異母兄也出後成爲子英雄記曰成字文開壯健有部分貴戚權豪自大將軍梁冀以下皆與結好言無不從故京師爲作諺曰事不諧問文開紹有姿貌威容能折節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與交焉以大將軍掾爲侍御史英雄記曰紹生而父死二公愛之幼使爲郎弱冠除濮陽長有清名遭母喪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家廬六年禮畢隱居洛陽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爲奔走之友不應辟命中常侍趙忠謂諸黃門曰袁本初坐作聲價不應呼召而養死士不知此兒欲何所爲乎紹叔父隗聞之責數紹曰汝且破我家紹於是乃起應大將軍之命臣松之案魏書云紹逢之庶子出後伯父成如此記所言則似實成所生夫人追服所生禮無其文況於所後而可以行之二書未詳孰是稍遷中軍校尉至司隸靈帝崩太后兄大將軍何進與紹謀誅諸閹官續漢書曰紹使客張津說進曰黃門常侍秉權日久又永樂太后與諸常侍專通財利將軍宜整頓天下爲海內除患進以爲然遂與紹結謀太后不從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常侍黃門聞之皆詣進謝唯所錯置時紹勸進便可於此決之至于再三而

進不許令紹使洛陽方畧武吏檢司諸宦者又令紹弟虎賁中郎將術選温厚虎賁二百人當入禁中代持兵黃門陛守門戶中常侍段珪等矯太后命召進入議遂殺之宮中亂九州春秋曰初紹說進曰黃門常侍累世太盛威服海內前竇武欲誅之而反爲所害但坐言語漏泄以五營士爲兵故耳五營士生長京師服畏中人而竇氏反用其鋒遂果叛走歸黃門是以自取破滅今將軍以元舅之尊二府並領勁兵其部曲將吏皆英雄名士樂盡死力事在掌握天贊其時也今爲天下誅除貪穢功勳顯著垂名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今大行在前殿將軍以詔書領兵衛守可勿入宮進納其言後更狐疑紹懼進之改變脅進曰今交構已成形勢已露將軍何爲不早決之事留變生後機禍至進不從遂敗術將虎賁燒南宮嘉德殿青瑣門欲以迫出珪等珪等不出劫帝及帝弟陳留王走小平津紹既斬宦

一去甚好未可以成敗論也

者所署司隸校尉許相遂勒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鬚而誤死者至自發露形體而後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猶見及其濫如此死者二千餘人急追珪等珪等悉赴河死帝得還宮董卓呼紹議欲廢帝立陳留王是時紹叔父隗爲太傅紹偽許之曰此大事出當與太傅議卓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不應橫刀長揖而去獻帝春秋曰卓欲廢帝謂紹曰皇帝沖闇非萬乘之主陳留王猶勝今欲立之人有少智大或癡亦知復何如爲當且爾卿不見靈帝乎念此令人憤毒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來久今帝雖幼沖未有不善宣聞天下公欲廢適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謂紹曰豎子天下事豈不決我我今爲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爲不利乎紹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公引佩刀橫揖而出臣松之以爲紹于時與卓

未構嫌隙故卓與之諮謀若但以言議不同便罵爲豎子而有推刃之心及紹復答屈彊爲甚卓又安能容忍而不加害乎且如紹此言進非亮正退違詭遜而顯其競爽之旨以觸哮闞之鋒有志功業者理豈然哉此語妄之甚矣紹既出遂亡奔冀州侍中周毖城門校尉伍瓊議郎何顒等皆名士也卓信之而陰爲紹乃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紹不達大體恐懼故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購之急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則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拜紹渤海太守封邟鄉侯紹遂以渤海起兵將以誅卓語在武紀紹自號車騎將軍主盟與冀

州牧韓馥立幽州牧劉虞爲帝遣使奉章詣虞虞不敢受後馥軍安平爲公孫瓚所敗瓚遂引兵入冀州以討卓爲名內欲襲馥馥懷不自安英雄記曰逢紀說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答云冀州兵彊吾士饑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可與公孫瓚相聞導使來南擊取冀州公孫必至而馥懼矣因使說利害爲陳禍福馥必遜讓於此之際可據其位紹從其言而瓚果來會卓西入關紹還軍延津因馥惶遽使陳留高幹潁川荀諶等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向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此其意不可知竊爲將軍危之馥曰爲之柰何諶曰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爲將軍下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若兩雄并力兵

錢云後漢書紹傳亦載此事同時進諫者有治中都尉沮授無李歷

交於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同盟也。當今爲將軍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袁氏得冀州。則瓚不能與之爭。必厚德將軍。冀州入於親交。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願將軍勿疑。馥素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諫馥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柰何乃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從事趙浮程奐請以兵拒之。馥又不聽。乃讓紹。九州春秋曰。馥遣都督從事趙浮程奐將彊弩萬張屯河陽。浮等聞馥欲以冀州與紹。自孟津馳東下。時紹尙在朝歌清水口。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張楊於扶羅新附。未肯爲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閒。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當開閤高枕。何憂何懼。馥不從。乃避位出居趙忠故舍。遣子齎冀州印綬於黎陽與紹。紹遂領冀州牧。從事沮授沮音葅說紹曰。將軍弱冠登朝。則播名海內。値廢立之際。則忠義奮發。單騎出奔。則董卓懷怖。濟河而北。則勃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雖黃巾猾亂。黑山跋扈。舉軍東向。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衆北首。則公孫必喪。震脅戎狄。則匈奴必從。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西

可與隆中對參看語[illegible][illegible]

京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復以此爭鋒誰能敵之比及數年此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即表授爲監軍奮威將軍

獻帝傳曰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權略仕州別駕舉茂才歷二縣令又爲韓馥別駕表拜騎都尉袁紹得冀州又辟焉英雄記曰是時年號初平紹字本初自以爲年與字合必能克平禍亂

卓遣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吳修齎詔書喻紹紹使河內太守王匡殺之

漢末名士錄曰班字季皮太山人少與山陽度尚東平張邈等八人並輕財赴義振濟人士世謂之八廚謝承後漢書曰班王匡之妹夫董卓使班奉詔到河內解釋義兵匡受袁紹旨收班繫獄欲殺之以徇軍班與匡書云自古以來未有下土諸侯舉兵向京師者劉向傳曰擲鼠忌器器猶忌之況卓今處宮闕之內以天子爲藩屏幼主在宮如何可討僕與太傅馬公太僕趙岐少府陰修俱受詔命關東諸郡雖實嫉卓猶以銜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獨囚僕於獄欲以釁鼓此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有何親戚義豈同惡而足下張虎狼之口吐長蛇之毒恚卓遷怒何甚酷哉死人之所難然恥爲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機今日著矣曩爲一體今爲血讎亡人子二人則君之甥身沒之後願勿令臨僕尸骸也匡得書抱班二子而泣班遂死於獄班嘗見太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記語多不載

卓聞紹得關東乃悉誅紹宗族太傅隗等當是時豪俠多附紹皆思爲之報州郡鋒起莫不假其名馥懷懼從紹索去往依張邈

英雄記曰紹以河內朱漢爲都官從事漢先時爲馥所不禮內懷怨恨且欲邀迎紹意擅發城郭兵圍守馥第拔刃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槌折兩腳紹亦立收漢殺之馥猶憂怖故報紹索去

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與邈耳語馥在坐上謂見圖構無何起至溷自殺

英雄記曰公孫瓚擊青州黃巾賊大破之還屯廣宗改易守令冀州長吏無不望風響應開門受之紹自往征瓚合戰於界橋南二十里瓚步兵二

乾隆四年校刊

萬餘人爲方陳騎爲兩翼左右各五千餘匹白馬義從爲中堅亦分作兩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鎧甲光照天地紹令麴義以八百兵爲先登彊弩千張夾承之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陣於後義久在涼州曉習羌鬬兵皆驍銳瓚見其兵少便放騎欲陵蹈之義兵皆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乃同時俱起揚塵大叫直前衝突彊弩雷發所中必倒臨陣斬瓚所署冀州刺史嚴綱甲首千餘級瓚軍敗績步騎奔走不復還營義追至界橋瓚殿兵還戰橋上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營中餘衆皆復散走紹在後未到橋十數里下馬發鞍見瓚已破不爲設備惟帳下彊弩數十張大戟士百餘人自隨瓚部迸騎二千餘匹卒至便圍紹數重弓矢雨下別駕從事田豐扶紹欲卻入空垣紹以兜鍪撲地曰大丈夫當前鬬死而入牆閒豈可得活乎彊弩乃亂發多所殺傷瓚騎不知是紹亦稍引卻會麴義來迎乃散去瓚每與虜戰常乘白馬追不虛發數獲戎捷虜相告云當避白馬因虜所忌簡其白馬數千匹選騎射之士號爲白馬義從一曰胡夷健者常乘白馬瓚有健騎數千多乘白馬故以號焉紹既破瓚引軍南到薄落津方與賓客諸將共會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共覆鄴城遂殺太守栗成賊十餘部衆數萬人聚會鄴中坐上諸客有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啼泣紹容貌不變自若也賊陶升者故內黃小吏也有善心獨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守州門不內他賊以車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斥丘乃還紹到遂屯斥丘以陶升爲建義中郎將乃引軍入朝歌鹿場山蒼巖谷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長安所署冀州牧壺壽遂尋山北行薄擊諸賊左髭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氐根等皆屠其屯壁奔走得脫斬首數萬級紹復還屯鄴初平四年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岐別詣河北紹出迎於百里上拜奉帝命岐住紹營移書告瓚瓚遣使具與紹書曰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寬親俱陛見同輿共出時人以爲榮自省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此福此誠將軍之眷而瓚之幸也麴義後恃功而驕恣紹乃殺之

初天子之立非紹意及在河東紹遣潁川郭圖使焉圖還說紹迎天子都鄴紹不從獻帝傳云沮授說紹曰將

軍累葉輔弼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毀壞觀諸州郡外託義兵內圖相滅未有存主䘏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駕安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悅將從之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今英雄據有州郡衆動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至義也又於時宜大計也若不早圖必有先人者也夫權不失機功在速捷將軍其圖之紹弗能用案此書稱郭圖之計則與本傳違也會太祖迎天子都許收河南地關中皆附紹悔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鄄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天子以紹爲太尉轉爲大將軍封鄴侯獻帝春秋曰紹耻班在太祖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我輒救存之今乃背恩挾天子以令我乎太祖聞而以大將軍讓於紹紹讓侯不受頃之擊破瓚於易京并其衆典畧曰自此紹貢御希慢私使主簿耿苞密白曰赤德衰盡袁爲黃胤宜順天意紹以苞

密白事示軍府將吏議者咸以苞爲妖妄宜誅紹乃殺苞以自解九州春秋曰紹延徵北海鄭玄而不禮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也夫有爲之君不敢失萬民之歡心況於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難乎以有爲矣英雄記載太祖作董卓歌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於園桑如此之文則玄無病而卒餘書不見故載錄之出長子譚爲青州沮授諫紹必爲禍始紹不聽曰孤欲令諸兒各據一州也九州春秋載授諫辭曰世稱一兎走衢萬人逐之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敗之戒下思逐兎分定之義紹曰孤欲令四兒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授出曰禍其始此乎譚始至青州爲都督未爲刺史後太祖拜爲刺史其土自河而西蓋不過平原而已遂北排田楷東攻孔融曜兵海偶是時百姓無不欣戴之矣然信用羣小好受近言肆志奢淫不知稼穡之艱難華彥孔順皆姦佞小人也信以爲腹心王修等備官而已然能接待賓客慕名敬士使婦弟領兵在內至令草竊市井而外虜掠田野別使

乾隆四年校刊

兩將募兵下縣有賂者見免無者見取貧弱者多乃至於竄伏丘野之中放兵捕索如獵鳥獸邑有萬戶者著籍不盈數百收賦納稅參分不入一招命賢士不就不趨赴軍期安居族黨亦不能罪也 又以中子熙爲幽州甥高幹爲并州衆數十萬以審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諶許攸爲謀主顏良文醜爲將軍簡精卒十萬騎萬匹將攻許 世語曰紹步卒五萬騎八千孫盛評曰案魏武謂崔琰曰昨案貴州戶籍可得三十萬衆由此推之但冀州勝兵已如此況兼幽并及青州乎紹之大舉必悉師而起十萬近之矣獻帝傳曰紹將南師沮授田豐諫曰師出歷年百姓疲弊倉庾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氏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治器械分遣精騎鈔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審配郭圖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跨河朔之彊衆以伐曹氏譬若覆手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彊謂之驕兵兵義無敵驕者先滅曹氏迎天子安宮許都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彊弱曹氏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兵竊爲公懼之圖等曰武王伐紂不曰不義況兵加曹氏而云無名且公師武臣竭力將士憤怒人思自騁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慮之失也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亡也監軍之計計在持牢而非見時知機之變也紹從之圖等因是譖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不同者昌主與臣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且御衆於外不宜知內紹疑焉乃分監軍爲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遂合而南 先是太祖遣劉備詣徐州拒袁術術死備殺刺史車冑引軍屯沛紹遣騎佐之太祖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建安五年太祖自東征備田豐說紹襲太祖後紹辭以子疾不許豐舉杖擊地曰夫遭難遇之機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惜哉太祖

是役也曹公料紹必不出老泉云古之賢者皆能以敵自嘗敗則喪矣爲將者嘗矣

至擊破備。備奔紹。魏氏春秋載紹檄州郡文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己終有望夷之禍汙辱至今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威奮怒誅夷逆亂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贓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令德僄狡鋒俠好亂樂禍幕府昔統鷹揚掃夷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方收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咨策畧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兗州刺史被以虎文授以偏師獎蹴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而操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逸天下知名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梟縣之戮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唯彊幹弱枝之義且

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衆破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後會鑾駕東反羣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脅遷省禁卑侮王宮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蒙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寮鉗口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三司享國極位操因睚眥被以非罪榜楚并兼五毒俱至觸情放慝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權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而操率將校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畧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又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殄國虐民毒流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繒繳充蹊坑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

縱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除滅中正專爲梟雄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彊禦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屯據敖倉阻河爲固乃欲以螳蜋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材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而沃熛炭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弛紀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肆拘執懼其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此陳琳之辭

紹進軍黎陽遣顏良攻劉延於白馬沮授又諫紹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太祖救延與良戰破斬良

獻帝傳曰紹臨發沮授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夫勢在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公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爲貧我雖克公孫衆實疲弊而將驕主忲軍之破敗在此舉也楊雄有言六國蚩蚩爲嬴弱姬今之謂也

紹渡河壁延津南使劉備文醜挑戰太祖擊破之斬醜再戰禽紹大將紹軍大震

獻帝傳曰紹將濟河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衆弗可還紹弗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不反乎遂以疾辭紹恨之乃省其所部兵屬郭圖

太祖還官渡沮授又曰北兵數衆而果勁不及南南穀虛少而貨財不及北南利在於急戰北利在於緩搏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逼官渡合戰太祖軍不利復壁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衆大懼太祖乃爲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衆號曰霹靂車

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言旝動而鼓說曰旝

發石也、於是造發石車、紹爲地道、欲襲太祖營、太祖輒於內爲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擊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太祖與紹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應紹、軍食乏、會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運車、沮授說紹可遣將蔣奇別爲支軍於表、以斷曹公之鈔、紹復不從、瓊宿烏巢、去紹軍四十里、太祖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候夜潛往攻瓊、紹遣騎救之、敗走、破瓊等、悉斬之、太祖還未至營、紹將高覽張郃等率其衆降、紹衆大潰、紹與譚單騎退渡河、餘衆僞降、盡坑之、張璠漢紀云、殺紹卒凡八萬人、沮授不及紹渡、爲人所執、詣太祖、獻帝傳云、授大呼曰、授不降也、爲軍所執耳、太祖與之有舊、逆

謂授曰、分野殊異、遂用圮絕、不圖今日乃相禽也、授對曰、冀州失策、以取奔北、授智力俱困、宜其見禽耳、太祖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當相與圖之、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爲福、太祖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太祖厚待之、後謀還袁氏、見殺。初紹之南也、田豐說紹曰、曹公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懇諫、紹怒甚、以爲沮衆、械繫之、紹軍旣敗、或

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

先賢行狀曰豐字元皓鉅鹿人或云勃海人天資瓌傑權畧多奇少喪親居喪盡哀日月雖過笑不至矧博覽多識名重州黨初辟太尉府舉茂才遷侍御史閹宦擅朝英賢被害豐乃棄官歸家袁紹起義卑辭厚幣以招致豐豐以王室多難志存匡救乃應紹命以爲別駕勸紹迎天子紹不納紹後用豐謀以平公孫瓚逢紀憚豐亮直數讒之於紹紹遂忌豐紹軍之敗也土崩奔北師徒畧盡軍皆拊膺而泣曰向令田豐在此不至於是也紹謂逢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惟田別駕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亦慙見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曰向使紹用田別駕計尚未可知也孫盛曰觀田豐沮授之謀雖良平何以過之故君貴審才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則伯王之業隆臣奉闇后則覆亡之禍至存亡榮辱常必由茲豐知紹將敗敗則已必死甘冐虎口以盡忠規烈士之於所事慮不存己夫諸侯之臣義有去就況豐與紹非純臣乎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言去亂邦就有道可也

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內多忌害皆此類也冀州城邑多叛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憂死紹愛少子尚貌美欲以爲後而未顯

典論曰譚長而惠尚少而美而紹妻劉氏愛尚數稱其才紹亦奇其貌欲以爲後未顯而紹妻劉氏性酷妒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劉盡殺之以爲死者有知當復見紹於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尚又爲盡殺死者之家

審配逢紀與辛評郭圖爭權配紀與尚比評圖與譚比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爲己害緣紹素意乃奉尚代紹位譚至不得立自號車騎將軍由是譚尚有隙太祖北征譚尚譚軍黎陽尚少與譚兵而使逢紀從譚譚

求益兵配等議不與譚怒殺紀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出奔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紹以紀聽達有計策甚親信之與共舉事後審配任用與紀不睦或有讒配於紹紹問紀紀稱配天性烈直古人之節不宜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答曰先日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善之卒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爲親善太祖渡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欲分兵益譚恐譚遂奪其衆乃使審配守鄴尚自將兵助譚與太祖相拒於黎陽自二月至九月大戰城下譚尚敗退入城守太祖將圍之乃夜遁追至鄴收其麥拔陰安引軍還許太祖南征荊州軍至西平譚尚遂舉兵相攻譚敗奔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詣太祖請救太祖乃還救譚十月至黎陽魏氏春秋載劉表遺譚書曰天篤降害禍難殷流尊公殂殞四海悼心賢胄承統遐邇屬望咸欲展布旅力以投盟主雖亡之日猶存之年也何寤青蠅飛於干旍無極游於二壘使股肱分爲二體背膂絕爲異身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父子相殘蓋有之矣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或欲以顯宗主或欲以固冢嗣未有棄親即異拔其本根而能崇業濟功垂祚後世者也若齊襄復九世之讎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文公之忿曹宣子之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之違難不適讎國豈可忘先君之怨棄至親之好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耻哉冀州不弟之慠既已然矣仁君當降志辱身以匡國爲務雖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兄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傲也然莊公有大隧之樂象受有鼻之封願棄捐前忿遠思舊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又遺尚書曰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閼伯實沈之蹤忘棠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尸流血聞之哽咽雖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武有商奄之師皆所以翦除穢害而定王業非彊弱之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爲尤誅兄不傷義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唯義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以剛柔

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爲民用令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留神遠慮克己復禮當振旆長驅共獎王室若迷而不反違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勠力爲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踊鶴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如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譚尚盡不從漢晉春秋載審配獻書於譚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苟有圖危宗廟敗亂國家王綱典律親踈一也是以周公垂泣而蔽管蔡之獄季友歔欷而行鍼叔之鴆何則義重人輕事不得已也昔衛靈公廢蒯聵而立輒蒯聵爲不道入衛以篡衛師伐之春秋傳曰以石曼姑之義爲可以拒之是以蒯聵終獲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猶然豈況兄弟乎昔先公廢絀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爲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先公謂將軍爲兄子將軍謂先公爲叔父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且先公卽世之日我將軍斬衰居廬而將軍齋于堊室出入之分於斯益明是時凶臣逄紀妄畫蛇足曲辭諂媚交亂懿親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時將軍亦奉命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後癰疽破潰骨肉無絲髮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彊胡簡命名將料整器械選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士之實其所以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臣相率共衞旌麾戰爲鴈行賦爲幣主雖傾倉覆庫翦剝民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勞何則推戀戀忠赤之情盡家家肝腦之計脣齒輔車不相爲賜謂爲將軍心合意同混齊一體必當并威偶勢禦寇寧家何圖凶險讒慝之人造飾無端誘導姦利至令將軍翻然改圖忘孝友之仁聽豺狼之謀誣先公廢立之言違近者在喪之位悖綱紀之理不顧逆順之節橫易冀州之主欲當先公之繼遂放兵鈔撥屠城殺吏交尸盈原裸民滿野或有髡鬄髮膚割截支體冤魂痛於幽冥創痍號於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賜秦胡財物婦女豫有分界或聞告令吏士云孤雖有老母輒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驚愕失氣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懣於堂室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歎無所措其手足念欲靜師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貽太夫人不測之患隕先公高世之業且三軍憤慨人懷私怒我將軍辭不獲已以及館陶之役是時外爲禦難內實乞罪既不見赦而屠

辱各二三其心臨陣叛戾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軍奔避不敢告辭亦謂將軍當少垂親親之仁旣以緩追之惠而乃尋蹤躡軌無所逃命困獸必鬬以干嚴行而將軍師旅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又望將軍改往修來克己復禮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肆怨趣破家門企踵鶴立連結外讎散鋒放火播增毒螫烽煙相望涉血千里遺城厄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轅保正疆埸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旌麾能不永歎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干國亂家禮有常刑故奮敝州之賦以除將軍之疾若乃天啓于心早行其誅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袒躬布體以待斧鉞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斃圖頭不縣軍不旋踵願將軍詳度事宜錫以環玦典畧曰譚得書悵然登城而泣旣劫於郭圖亦以兵鋒累交遂戰不解尚聞太祖北釋平原還鄴其將呂曠呂翔叛尚歸太祖譚復陰刻將軍印假曠翔太祖知譚詐與結婚以安之乃引軍還尚使審配蘇由守鄴復攻譚平原太祖進軍將攻鄴到洹水去鄴五十里由欲爲內應謀泄與配戰城中敗出奔太祖太祖遂進攻之爲地道配亦於內作塹以當之配將馮禮開突門內太祖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突中柵門柵門閉入者皆沒太祖遂圍之爲塹周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而笑之不出爭利太祖一夜掘之廣深二丈決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兵萬餘人還救之依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尚對決圍太祖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依曲

漳爲營太祖遂圍之未合尚懼遣陰夔陳琳乞降不聽尚還走濫口進復圍之急其將馬延等臨陣降衆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其家城中崩沮配兄子榮守東門夜開門內太祖兵與配戰城中生禽配配聲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先賢行狀曰配字正南魏郡人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袁紹領冀州委以腹心之任以爲治中別駕并總幕府初譚之去皆呼辛毗郭圖家得出而辛評家獨被收及配兄子開城門內兵時配在城東南角樓上望見太祖兵入忿辛郭壞敗冀州乃遣人馳詣鄴獄指殺仲治家是時辛毗在軍聞門開馳走詣獄欲解其兄家兄家已死是日生縛配將詣帳下辛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眞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有頃公引見謂配知誰開卿城門配曰不知也曰自卿文榮耳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公復謂曰曩日孤之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恨其少耳公曰卿忠於袁氏父子亦自不得不爾也有意欲活之配既無撓辭而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初冀州人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善笑謂配曰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爲降虜審配爲忠臣雖死豈若汝生邪臨行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我君在北樂資山陽公載記及袁暐獻帝春秋並云太祖兵入城審配戰於門中旣敗逃于井中於井獲之臣松之以爲配一代之烈士袁氏之死臣豈當數窮之日方逃身於井此之難信誠爲易了不知資暐之徒竟爲何人未能識別然否而輕弄翰墨妄生異端以行其書如此之類正足以誣罔視聽疑誤後生矣寔史籍之罪人達學之所不取者也高幹以并州降復以幹爲刺史太祖之圍鄴也譚畧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尚於中山尚走故安從熙譚悉收其衆太祖將討之譚乃拔平原并南皮自屯龍湊十二月太祖軍其門譚不出夜遁奔南

皮臨清河而屯十年正月攻拔之斬譚及圖等熙尚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丸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命者斬衆莫敢語各以次歃至別駕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於曹氏所弗能爲也一坐爲珩失色觸曰夫與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勵事君高幹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遣樂進李典擊之未拔十一年太祖征幹幹乃留其將夏昭鄧升守城自詣匈奴單于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捕斬之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於室以爲琰富貴將更娶妾媵而奪己愛故也十二年太祖至遼西擊烏丸尚熙與烏丸逆軍戰敗走奔遼東公孫康誘斬之送其首典略曰尚爲人有勇力欲奪取康衆與熙謀曰今到康必相見欲與兄手擊之有遼東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計曰今不取熙尚無以爲說於國家乃先置其精勇於廏中然後請熙尚熙尚入康伏兵出皆縛之坐於凍地尚寒求席熙曰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遂斬首譚字顯思熙字顯奕尚字顯甫吳書曰尚有弟名買與尚俱走遼東曹瞞傳云買尚兄子未詳太祖高韓珩節屢辟不至卒於家先賢行狀曰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孝悌焉

袁術字公路司空逢子紹之從弟也以俠氣聞舉孝廉除郎中歷職內外後爲折衝校尉虎賁中郎將董卓之

將廢帝以術爲後將軍術亦畏卓之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術得據其郡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斂無度百姓苦之既與紹有隙又與劉表不平而北連公孫瓚紹與瓚不和而南連劉表其兄弟攜貳舍近交遠如此吳書曰時議者以靈帝失道使天下叛亂少帝幼弱爲賊臣所立又不識母氏所出幽州牧劉虞宿有德望紹等欲立之以安當時使人報術術觀漢室衰陵陰懷異志故外託公義以拒紹紹復與術書曰前與韓文節共建永世之道欲海內見再興之主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脈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蹙死於西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可復北面乎違天不祥願詳思之術荅曰聖主聰叡有周成之質賊卓因危亂之際威服百寮此乃漢家小厄之會亂尚未厭復欲興之乃云今主無血脈之屬豈不誣乎先人以來奕世相承忠義爲先太傅公仁慈惻隱雖知賊卓必爲禍害以信徇義不忍去也門戶滅絕死亡流漫幸蒙遠近來相赴助不因此時上討國賊下刷家恥而圖於此非所聞也又曰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爲豈國家哉君命天也天不可讐況非君命乎慺慺赤心志在滅卓不識其他引軍入陳留太祖與紹合擊大破術軍術以餘衆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溫領其州臣松之案英雄記陳溫字元悌汝南人先爲揚州刺史自病死袁紹遣袁遺領州敗散奔沛國爲兵所殺袁術更用陳瑀爲揚州瑀字公瑋下邳人瑀既領州而術敗於封丘南向壽春瑀拒術不納術退保陰陵更合軍攻瑀瑀懼走歸下邳如此則溫不爲術所殺與本傳不同以張勳橋蕤等爲大將李傕入長安欲結術爲援以術爲左將軍封陽翟侯假節遣太傅馬日磾因循行拜授術奪日磾節拘留不遣三輔决録注曰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歷位九卿

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術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備軍中千餘人使促辟之日磾謂術曰卿家先世諸公辟士云何而言促之謂公府掾可劫得乎從術求去而術留之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恚而死時沛相下邳陳珪故太尉球弟子也術與珪俱公族子孫少共交游書與珪曰昔秦失其政天下羣雄爭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歸今世事紛擾復有瓦解之勢矣誠英乂有爲之時也與足下舊交豈肯左右之乎若集大事子實爲吾心膂珪中子應時在下邳術並脅質應圖必致珪珪答書曰昔秦末世肆暴恣情虐流天下毒被生民下不堪命故遂土崩今雖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亂也曹將軍神武應期興復典刑將撥平凶慝淸定海內信

有徵矣以爲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備舊知故陳至情雖逆於耳肉骨之惠也欲吾營私阿附有犯死不能也興平二年冬天子敗於曹陽術會羣下謂曰今劉氏微弱海內鼎沸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意如何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術嘿然不悅用河內張烱之符命遂僭號典略曰術以袁姓出陳陳舜之後以土承火得應運之次又見讖文云代漢者當塗高也自以名字當之乃建號稱

仲氏以九江太守爲淮南尹、置公卿、祠南北郊、荒侈滋甚、後宮數百、皆服綺縠、餘粱肉、九州春秋曰、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害其寵、語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爲然、後見術輒垂涕、術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人因共絞殺、懸之廁梁、術誠以爲不得志而死、乃厚加殯斂而士卒凍餒、江淮閒空盡、人民相食、術前爲呂布所破、後爲太祖所敗、奔其部曲雷薄陳蘭於灊山、復爲所拒、憂懼不知所出、將歸帝號於紹、欲至青州從袁譚、發病道死、魏書曰、術歸帝號於紹曰、漢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與周之末年七國分勢無異、卒彊者兼之耳、加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民戶百萬、以彊則無與比大、論德則無與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續絕命救已滅乎、紹陰然之、吳書曰、術既爲甾薄等所拒、留住三日、士衆絕糧、乃還至江亭、去壽春八十里、問廚下、尚有麥屑三十斛、時盛暑、欲得蜜漿、又無蜜、坐櫺牀上、歎息良久、乃大咤曰、袁術至於此乎、因頓伏牀下、嘔血斗餘、遂死、妻子依術故吏廬江太守劉勳、孫策破勳、復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宮、子燿拜郎中、燿女又配於權子奮、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少知名、號八俊、張璠漢紀曰、表與同郡人張隱、薛郁、王訪、宣靖、公褚恭、劉祇、田林、爲八交、或謂之八顧、漢末名士錄云、表與汝南陳翔字仲麟、范滂字孟博、魯國孔昱字世元、勃海苑康字仲真、山陽檀敷字文友、張儉字元節、南陽岑晊字公孝、爲八友、謝承漢書曰、表受學於同郡王暢、暢爲南陽太守、行過乎儉、表時年十七、進諫曰、奢不僭上、儉不逼下、蓋中庸之道、是故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府君若不師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遺於世、暢答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且以矯俗也、長八尺餘、姿貌甚偉、以大將軍掾爲北軍中

異度可人

侯靈帝崩代王叡爲荊州刺史是時山東兵起表亦合兵軍襄陽司馬彪戰略曰劉表之初爲荊州也江南宗賊盛袁術屯魯陽盡有南陽之衆吳人蘇代領長沙太守貝羽爲華容長各阻兵作亂表初到單馬入宜城而延中廬人蒯良蒯越襄陽人蔡瑁與謀表曰宗賊甚盛而衆不附袁術因之禍今至矣吾欲徵兵恐不集其策安出良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趨下何患所至之不從而問興兵與策乎表復問越越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術勇而無斷蘇代貝羽皆武人不足慮宗賊帥多貪暴爲下所患越有所素養者使示之以利必以衆來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盛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術等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論也異度之計臼犯之謀也遂使越遣人誘宗賊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襲取其衆或即授部曲唯江夏賊張虎陳生擁衆據襄陽表乃使越與龐季單騎往說降之江南遂悉平袁術之在南陽也與孫

堅合從欲襲奪表州使堅攻表堅爲流矢所中死軍敗術遂不能勝表李傕郭汜入長安欲連表爲援乃以表爲鎭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假節天子都許表雖遣使貢獻然北與袁紹相結治中鄧義諫表表不聽漢晉春秋曰表荅義曰內不失貢職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達義也治中獨何怪乎義辭疾而退終表之世張濟引兵入荊州界攻穰城爲流矢所中死荊州屬官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遂服從長沙太守張羨叛表英雄記曰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長甚得江湘間心然性屈彊不順表薄其爲人不甚禮也羨由是懷恨遂叛表焉表圍之連年不下羨病死長沙

復立其子懌表遂攻幷懌南收零桂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英雄記曰州界羣寇既盡表乃開立學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闓宋忠等撰定五經章句謂之後定太祖與袁紹方相持於官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而不至亦不佐太祖欲保江漢閒觀天下變從事中郎韓嵩別駕劉先說表曰豪傑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有爲起乘其斃可也若不然固將擇所從將軍擁十萬之衆安坐而觀望夫見賢而不能助請和而不得此兩怨必集於將軍將軍不得中立矣夫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賢俊皆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稱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故爲將軍計者不若舉州以附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表大將蒯越亦勸表表狐疑乃遣嵩詣太祖以觀虛實嵩還深陳太祖威德說表遣子入質表疑嵩反爲太祖說大怒欲殺嵩考殺隨嵩行者知嵩無他意乃止傅子曰初表謂嵩曰今天下大亂未知所定曹公擁天子都許君爲我觀其釁嵩對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事君爲君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至明必濟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必享百世之利楚國實受其祐使嵩可也設計未定嵩使京師天子假嵩一官則天子之臣而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爲將軍死也唯將軍重思無負嵩表遂使之果如所言天子拜嵩侍中遷零陵太守還稱朝廷曹公之德也表以爲懷貳大會寮屬數百人陳兵見嵩盛怒持節將斬之數曰韓嵩敢懷貳邪衆皆恐欲令嵩謝嵩

魏志卷六

不動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怒不已其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弗誅而囚之表雖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皆此類也劉備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漢晉春秋曰太祖之始征柳城劉備說表使襲許表不從及太祖還謂備曰不用君言故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建安十三年太祖征表未至表病死初表及妻愛少子琮欲以爲後而蔡瑁張允爲之支黨乃出長子琦爲江夏太守衆遂奉琮爲嗣琦與琮遂爲讎隙典論曰表疾病琦還省疾琦性慈孝瑁允恐琦見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謂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爲國東藩其任至重今釋衆而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心以增其疾非孝敬也遂遏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越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太祖琮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爲不可乎巽對曰逆順有大體彊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禦國家其勢弗當也以劉備而敵曹公又弗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吾不若也巽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乎則雖保楚之地不足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乎則備不爲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太祖軍到襄陽琮舉州降備走奔夏口傅子曰巽字公悌瓌偉博達有知人鑒辟公府拜尚書郎後客荊州以說劉琮之功賜爵關內侯文帝時爲侍中太和中卒巽在荊州目龐統爲半英雄證裴潛以清行顯統遂附劉備見待次於諸葛亮潛位至尚書令並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諷以才智聞巽謂之必反卒如其

言巽弟子嘏別有傳漢晉春秋曰王威說劉琮曰曹操得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解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卽威震天下坐而虎步中夏雖廣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守今日而已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琮不納搜神記曰建安初荊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孑遺言自中興以來荊州獨全及劉表爲牧民又豐樂至建安八年九年當始衰始衰者謂劉表妻死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孑遺者表當又死因以喪破也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荊州將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爲妖言繫獄月餘忽於獄中哭曰劉表今日死華容去州數百里卽遣馬吏驗視而劉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爲貴人後無幾太祖平荊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賢爲荊州刺史

太祖以琮爲青州刺史封列侯

魏武故事載令曰楚有江漢山川之險後服先疆與秦爭衡荊州則其故地劉鎮南久用其民矣身沒之後諸子鼎峙雖終難全猶可引日青州刺史琮心高志潔智深慮廣輕榮重義薄利厚德蔑萬里之業忽三軍之衆篤中正之體敦令名之譽上耀先君之遺塵下圖不朽之餘祚鮑永之棄并州之

竇融之離五郡未足以喻也雖封列侯一州之位猶恨此寵未副其人而比有幾求還州監史雖尊秩祿未優今聽所執表琮爲諫議大夫參同軍事

蒯越等侯者十五人越爲光祿勳

傅子曰越蒯通之後也深中足智魁傑有雄姿大將軍何進聞其名辟爲東曹掾越勸進誅諸閹宦進猶豫不決越知進必敗求出爲汝陽令佐劉表平定境內表得以彊大詔書拜章陵太守封樊亭侯荊州平太祖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荊州喜得蒯異度耳建安十九年卒臨終與太祖書託以門戶太祖報書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

嵩大鴻臚

先賢行狀曰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知世將亂不應三公之命與同好數人隱居於鄜西山中黃巾起嵩避難南方劉表逼以爲別駕轉從事中郎表郊祀天地嵩正諫不從漸見違忤奉使到許事在前註荊州平嵩疾病就在所拜授大鴻臚印綬

義侍中

義章陵人

先尚書令其餘多至大官

零陵先賢傳曰先字始宗博學彊記尤好黃老言明習漢家典故爲劉表別駕奉章詣許見太祖時賓客並會太祖問先劉牧如何郊天

乾隆四年校刊

也先對曰劉牧託漢室肺腑處牧伯之位而遣王道未平羣凶塞路抱玉帛而無所聘頫修章表而不獲達御是以郊天祀地昭告赤誠太祖曰羣凶爲誰先曰舉目皆是太祖曰今孤有熊羆之士步騎十萬奉辭伐罪誰敢不服先曰漢道陵遲羣生憔悴旣無忠善之士翼戴天子綏寧海内使萬邦歸德而阻兵安忍曰莫己若郎豈尤智伯復見於今也太祖嘿然拜先武陵太守荆州平先始爲漢尚書後爲魏國尚書令先甥同郡周不疑字元直零陵人先賢傳稱不疑幼有異才聰明敏達太祖欲以女妻之不疑不敢當太祖愛子倉舒夙有才智謂可與不疑爲儔及倉舒卒太祖心忌不疑欲除之文帝諫以爲不可太祖曰此人非汝所能駕御也乃遣刺客殺之摯虞文章志曰不疑死時年十七著文論四首世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至晉太康中表冢見發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聞數里

評曰董卓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已來殆未之有也英雄記曰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人毀世有卓而大亂作大亂作而卓身滅抑有以也袁術奢淫放肆榮不終己自取之也臣松之以爲桀紂無道秦莽縱虐皆多歷年所然後衆惡乃著董卓自竊權柄至于隕斃計其日月未盈三周而禍崇山岳毒流四海其殘賊之性寔豺狼不若書契未有斯言爲當但評旣曰賊忍又云不仁賊忍不仁於辭爲重袁術無豪芒之功纖介之善而猖狂于時妄自尊立固義夫之所扼腕人鬼之所同疾雖復恭儉節用而猶必覆亡不暇而評但云奢淫不終未足見其大惡袁紹劉表咸有威容器觀知名當世表跨蹈漢南紹鷹揚河朔然皆外寬内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舍禮崇愛至於後嗣顛蹙社稷傾覆非不幸也昔項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田豐乃甚於羽遠矣

魏志卷六

魏志卷六考證

董卓取寶物注引涼州材木東下以作宮室○監本訛
作涼川今改正

諸阿附卓者皆下獄死注初蔡邕以言事見徙○各本
俱誤作以言事見從今據後漢書改正

汜與傕轉相疑戰鬭長安中注汜妻懼傕與汜婢妾而
奪己愛○袁宏漢紀婢妾下多私字

相攻擊連月注傕不肯曰我有呂布之功○冊府我有
下多討字

畧宮人入弘農注汪瑞字君榮扶風人○後漢書作字君

策

至大陽止人家屋中注有師猶有傾覆況今無師○後漢書作舊故河師猶時有傾覆

袁紹由是勢傾天下注京子湯太尉○監本作京子陽今據漢書改正

橫刀長揖而去注非萬乘之主○監本訛作萬機今改正

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監本訛作合四川之地今改正

將作大匠吳修○後漢書作吳循

擊破備備奔紹注奬就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而操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監本奬就誤奬蹴酷烈誤酷裂今俱照陳琳本集改正

又注卑侮王宮○臣浩按後漢書作卑侮王僚此宮字或官字之訛

紹衆號曰霹靂車注說曰擔發石也○太平御覽說曰作說文曰

十月至黎陽注雖亡之日猶存之年也○監本訛作猶存之願也今改正

又注孤雖有老母輙使身體完具而已○輙宋本作

趣

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注曰自卿文榮耳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臣明楷按上正文云配兄子榮守東門夜開門内太祖兵則此文字疑爲子字之譌

公孫康誘斬之送其首注尚寒求席熙曰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後漢書熙曰作康曰

袁術以張勳橋蕤等爲大將○監本作大將軍呂布傳云遣大將張勳攻布軍字衍文今改正

術奪日磾節拘留不遣注備軍中千餘人使促辟之○通鑑作條軍中十餘人

劉表備走奔夏口注言自中興以來荆州獨全○何焯曰中興當作中平

太祖以琮爲青州刺史封列侯注楚有江漢山川之險後服先彊與秦爭衡○監本服誤復據何焯校本改正

表跨蹈漢南紹鷹揚河朔○監本脫表字今添

魏志卷六考證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魏志卷七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呂布　張邈陳登　臧洪陳容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驍武給幷州刺史丁原爲騎都尉屯河內以布爲主簿大見親待靈帝崩原將兵詣洛陽英雄記曰原字建陽本出自寒家爲人麤略有武勇善騎射爲南縣吏受使不辭難有警急追寇虜輒在其前裁知書少有吏用與何進謀誅諸黃門拜執金吾進敗董卓入京都將爲亂欲殺原幷其兵衆卓以布見信於原誘布令殺原布斬原首詣卓卓以布爲騎都尉

甚愛信之誓爲父子布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爲飛將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以遇人無禮恐人謀已行止常以布自衞然卓性剛而褊忿不思難嘗小失意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詩曰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注拳力也）爲卓顧謝卓意亦解由是陰怨卓卓常使布守中閤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覺心不自安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厚接納之後布詣允陳卓幾見殺狀時允與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是以告布使爲內應布曰柰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布遂許之手刃刺卓語在卓傳允以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比三司進封溫侯共秉朝政布自殺卓後畏惡涼州人涼州人皆怨由是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城（英雄記曰郭汜在城北布開城門將兵就汜言且卻兵但身決勝負汜布乃獨共對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騎遂前救汜汜布遂各罷兩）布不能拒傕等遂入長安卓死後六旬布亦敗（臣松之案英雄記曰諸書布以四月二十三日殺卓六月一日敗走時又無閏不及六旬）將數百騎出武關欲詣袁術布自以殺卓爲術報讐欲以德之術惡其反覆拒而不受北詣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布有良馬曰赤兔（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常與其親近成廉魏越等陷鋒突陳遂破燕軍而求益兵衆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紹恐

還爲己害遣壯士夜掩殺布不獲事露布走河內英雄記曰布自以有功於袁氏輕傲紹下諸將以爲擅相署置不足貴也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布使止於帳側僞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臥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床被謂爲己死明日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閉城門布遂引去與張楊合紹令衆追之皆畏布莫敢逼近者英雄記曰楊及部曲諸將皆受傕汜購募共圖布布聞之謂楊曰布卿州里也卿殺布於卿弱不如賣布可極得汜傕爵寵楊於是外許汜傕內實保護布汜傕患之更下大封詔書以布爲潁川太守

張邈字孟卓東平壽張人也少以俠聞振窮救急傾家無愛士多歸之太祖袁紹皆與邈友辟公府以高第拜騎都尉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太祖與邈首舉義兵汴水之戰邈遣衛茲將兵隨太祖袁紹旣爲盟主有驕矜色邈正議責紹紹使太祖殺邈太祖不聽責紹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邈知之益德太祖太祖之征陶謙勑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後還見邈垂泣相對其親如此呂布之捨袁紹從張楊也過邈臨別把手共誓紹聞之大恨邈畏太祖終爲紹擊己也心不自安興平元年太祖復征謙邈弟超與太祖將陳宮從事中郎許汜王楷共謀叛太祖宮說邈曰今雄傑並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眄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制於人不以鄙乎今州

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共牧兗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之變通，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太祖初使宮將兵留屯東郡，遂以其衆東迎布爲兗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唯鄄城、東阿、范爲太祖守。太祖引軍還，與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相持百餘日。是時歲旱、蟲蝗、少穀，百姓相食，布東屯山陽。二年間，太祖乃盡復收諸城，擊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劉備。（英雄記曰：布見備，甚敬之，謂備曰：我與卿同邊地人也。布見關東起兵，欲誅董卓，布殺卓東出，關東諸將無安布者，皆欲殺布耳。請備於帳中坐婦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爲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說。）邈從布，留超將家屬屯雍丘。太祖攻圍數月，屠之，斬超及其家。邈詣袁術請救，未至，自爲其兵所殺。（獻帝春秋曰：袁術議稱尊號，邈謂術曰：漢據火德，絕而復揚，德澤豐流，誕生明公。公居軸處中，入則享于上席，出則爲衆目之所屬，華霍不能增其高，淵泉不能同其量，可謂巍巍蕩蕩，無與爲貳。何爲捨此而欲稱制？恐福不盈眥，禍將溢世。莊周之稱郊祭犧牛，養飼經年，衣以文繡，宰執鸞刀，以入廟門，當此之時，求爲孤犢不可得也。按本傳，邈詣術未至而死，而此云諫稱尊號，未詳孰是。）備東擊術，布襲取下邳，備還歸布。布遣備屯小沛。布自稱徐州刺史。（英雄記曰：布初入徐州，書與袁術。術報書曰：昔董卓作亂，破壞王室，禍害術門戶，術舉兵關東，未能屠裂卓。將軍誅卓，送其頭首，爲術埽滅讎恥，使術明目於當世，死生不愧，其功一也。昔將金元休向兗州，甫詣封部，爲曹操逆所拒破，流離迸走，幾至滅亡。將軍破兗州，術復明目於遐邇，其功二也。術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術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生死。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迎逢道路，非直此止，當駱驛復

致若兵器戰具佗所乏少大小唯命布得書大喜遂造
下邳典略曰元休名尚京兆人也尚與同郡韋休甫第
五文休俱著名號爲三休尚獻帝初爲兗州刺史東
郡而太祖已臨兗州尚南依袁術術僭號欲以尚爲太
尉不敢顯言私使人諷之尚無屈意術亦不敢彊也建
安初尚逃還爲術所害其後尚喪與太傅馬日磾喪俱
至京師天子嘉尚忠烈爲之咨嗟詔百官弔祭拜子瑋
郎中而日磾不與焉英雄記曰布水陸東下軍到下邳
西四十里備中郎將丹陽許耽夜遣司馬章誑來詣布
言張益德與下邳相曹豹共爭益德殺豹城中大亂不
相信丹陽兵有千人屯西白城門內聞將軍來東大小
踊躍如復更生將軍兵向城西門丹陽軍便開門內將
軍矣布遂夜進晨到城下天明丹陽兵悉開門內布兵
布於門上坐步騎放火大破益德兵獲備妻子軍資及
部曲將將吏士家口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時布將河內郝
萌反將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詣廳事閤外同聲大呼攻
閤閤堅不得入布不知反者爲誰直牽婦科頭袒衣相
將從溷上排壁出詣都督高順營直排順門入順問將
軍有所隱不布言河內兒聲順言此郝萌也順即嚴兵
入府弓弩並射萌衆萌衆亂走天明還故營萌將曹性

反萌與對戰萌刺傷性性斫萌一臂順斫萌首牀輿性
送詣布布問性言萌受袁術謀謀者悉誰性言陳宮同
謀時宮在坐上面赤傍人悉覺之布以宮大將不問也
性言萌常以此問性言呂將軍大將有神不可擊也不
意萌狂惑不止布謂性曰卿健兒也善
養視之創愈使安撫萌故營領其衆
術遣將紀靈等
步騎三萬攻備備求救於布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
殺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太山
諸將吾爲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嚴步兵千騎二百
馳往赴備靈等聞布至皆斂兵不敢復攻布於沛西南
一里安屯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共飲食布謂靈
等曰玄德布弟也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
合鬭但喜解鬭耳布令門候於營門中舉一隻戟布言

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一發中者、諸軍當解去、不中可留決鬬、布舉弓射戟、正中小支、諸將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欲結布為援、乃為子索布女、布許之、術遣使韓胤以僭號議告布、并求迎婦、沛相陳珪恐術布成婚、則徐揚合從、將為國難、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讚國政、威靈命世、將征四海、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圖太山之安、今與術結婚、受天下不義之名、必有累卵之危、布亦怨術初不已受也、女已在塗、追還絕婚、械送韓胤、梟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詣太祖、布不肯遣、會使者至、拜布左將軍、布大喜、卽聽登往、并令奉

章謝恩、英雄記曰、初天子在河東、有手筆版書召布來迎、布軍無畜積、不能自致、遣使上書、朝廷以布為平東將軍、封平陶侯、使人於山陽界亡失文字、太祖又手書厚加慰勞布、說起迎天子當平定天下意、并詔書購捕公孫瓚袁術韓暹楊奉等、布大喜、復遣使上書於天子曰、臣本當迎大駕、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許、臣前與操交兵、今操保傅陛下、臣為外將、欲以兵自隨、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進退未敢自寧、答太祖曰、布獲罪之人、分為誅首、手命慰勞、厚見褒獎、重見購捕袁術等詔書、布當以命為效、太祖更遣奉車都尉王則為使者、齎詔書、又封平東將軍印綬來拜布、太祖又手書與布曰、山陽屯送將軍所失大封、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為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紫綬以藉心、將軍所使不良、袁術稱天子、將軍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忠誠、布乃遣登奉章謝恩、并以一好綬答太祖、登見太祖、因陳布勇而無計、輕於去就、宜早圖之、太祖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能究其情也、卽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

廣陵太守、臨別、太祖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登陰合部衆以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一獲、而卿父子並顯重、爲卿所賣耳、卿爲吾言其說云何、登不爲動容、徐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也、譬如養鷹、饑則爲用、飽則揚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術怒、與韓暹楊奉等連勢、遣大將張勳攻布、布謂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爲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軍耳、策謀不素定、不能相維持、子登策之、比之連雞、勢不俱棲、可解離也。布用珪策、遣人說暹奉、使與己幷力、共擊術軍。軍資所有、悉許暹奉。於是暹奉從之。勳大破敗。

九州春秋載布與暹奉書曰二將軍拔大駕來東、有元功於國、當書勳竹帛、萬世不朽、今袁術造逆、當共誅討、奈何與賊臣還共伐布、布有殺董卓之功、與二將軍俱爲功臣、可因今共擊破術、建功於天下、此時不可失也、暹奉得書、即迴計從布、布進軍去勳營百步、暹奉兵同時並發、斬十將首、殺傷墮水死者、不可勝數、英雄記曰布後又與暹奉二軍向壽春、水陸並進、所過虜略、到鍾離、大獲而還、既渡淮北、留書與術曰足下恃軍彊盛、常言猛將武士、欲相吞滅、每抑止之耳、布雖無勇、虎步淮南、一時之間、足下鼠竄壽春、無出頭者、猛將武士、爲悉何在、足下喜爲大言、以誣天下、天下之人、安可盡誣、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遠、可復相聞、布渡畢、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於水北大咍笑之而還、時有東海蕭建爲瑯邪相、治莒、保城自守、不與布通、布與建書曰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爾、布殺卓來詣關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

莫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莒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共通、君如自遂以為郡郡作帝、縣縣自王也、昔樂毅攻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布書與智者詳共議之、建得書、即遣主簿齎牋上禮、貢良馬五匹、建尋為臧霸所襲破、得建資實、布聞之、自將步騎向莒、高順諫曰、將軍躬殺董卓、威震夷狄、端坐顧盼、遠近自然畏服、不宜輕自出軍、如或不捷、損名非小、布不從、霸畏布引還抄暴、果登城拒守、布不能拔、引還下邳、霸後復與布和

建安三年、布復叛為術、遣高順攻劉備於沛、破之、太祖遣夏侯惇救備、為順所敗、太祖自征布、至其城下、遣布書、為陳禍福、布欲降、陳宮等自以負罪深、沮其計、獻帝春秋曰、太祖軍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攻、蹙著泗水中、及太祖軍攻之急、布於白門樓上謂軍士曰、卿曹無相困我、我自首當明公、陳宮曰、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之、若卵投石、豈可得全也、布遣人求救於術、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還保城不敢出、英雄記曰、布遣許汜王楷告急於術、術曰、布不與我女、理自當敗、何為復來相聞邪、汜楷曰、明上今不救布、為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時僭號、故呼為明上、術乃嚴兵為布作聲援、布恐術為女不至、故不遣兵救也、以綿纏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術、與太祖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布欲令陳宮高順守城、自將騎斷太祖糧道、布妻謂曰、將軍自出斷曹公糧道是也、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願將軍諦計之、無為宮等所誤也、妾昔在長安、已為將軍所棄、賴得龐舒私藏妾身耳、今不須顧妾也、布得妻言、愁悶不能自決、魏氏春秋曰、陳宮謂布曰、曹公遠來、勢不能久、若將軍以步騎出屯、為勢於外、宮將餘眾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來攻城、將軍為救於外、不過旬日、軍食必盡、擊之可破、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來、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公、而欲委金城、捐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為將軍妻哉、布乃止、術亦不能

救布雖驍猛然無謀而多猜忌不能制御其黨但信諸將諸將各異意自疑故每戰多敗太祖塹圍之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宋憲魏續縛陳宮將其衆降九州春秋曰初布騎將侯成遣客牧馬十五匹客悉驅馬去向沛城欲歸劉備成自將騎逐之悉得馬還諸將合禮賀成成釀五六斛酒獵得十餘頭猪未飲食先持半猪五斗酒自入詣布前跪言閒蒙將軍恩逐得所失馬諸將來相賀自釀少酒獵得猪未敢飲食先奉上微意布大怒曰布禁酒卿釀酒諸將共飲食作兄弟共謀殺布邪成大懼而去棄所釀酒還諸將禮由是自疑會太祖圍下邳成遂領衆降布與其麾下登白門樓兵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布曰縛太急小緩之太祖曰縛虎不得不急也布請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天下不足憂明公將步令布將騎則天下不足定

也太祖有疑色劉備進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及董太師乎太祖頷之布因指備曰是兒最叵信者英雄記曰布謂太祖曰布待諸將厚也諸將臨急皆叛布耳太祖曰卿背妻愛諸將婦何以爲厚布默然獻帝春秋曰布問太祖明公何瘦太祖曰君何以識孤布曰昔在洛會溫氏園太祖曰然孤忘之矣所以瘦恨不早相得故也布曰齊桓舍射鉤使管仲相今使布竭股肱之力爲公前驅可乎布縛急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坐客我爲執虜不能一言以相寬乎太祖笑曰何不相語而訴明使君乎意欲活之命使寬縛主簿王必趨進曰布勍虜也其衆近在外不可寬也太祖曰本欲相緩主簿復不聽如之何於是縊殺布布與宮順等皆梟首送許然後葬之英雄記曰順爲人清白有威嚴不飲酒不受饋遺所將七百餘兵號爲千人鎧甲鬬具皆精練齊整每所攻擊無不破者名爲陷陳營順每諫布言凡破家亡國非無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見用耳將軍舉動不肯詳思輒喜言誤誤不可數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從郝萌反後

更疏順以魏續有內外之親悉奪順所將兵以與續及當攻戰故令順將續所領兵順亦終無恨意太祖

之禽宮也問宮欲活老母及女不宮對曰宮聞孝治天

下者不絕人之親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老母在公

不在宮也太祖召養其母終其身嫁其女魚氏典略曰陳宮字公臺

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及天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乃從呂布為布畫策布每不從其計下邳敗軍士執布及宮太祖皆見之與語平生故布有求活之言太祖謂宮曰公臺卿平常自謂智計有餘今竟何如宮顧指布曰但坐此人不從宮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為禽也太祖笑曰今日之事當如何宮曰為臣不忠為子不孝死自分也太祖曰卿如是奈卿老母何宮曰宮聞將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之存否在明公也太祖曰若卿妻子何宮曰宮聞將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之存否亦在明公也太祖未復言宮曰請出就戮以明軍法遂趨出不可止太祖泣而送之宮不還顧宮死後太祖待其家皆厚於初

陳登者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又掎角呂布有功

加伏波將軍年三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

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

氣不除備謂表曰許君論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為善

士不宜虛言欲言是元龍名重天下備問汜君言豪寧

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

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

之名今天下大亂帝主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

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

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

問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先賢行狀曰登忠亮高爽沈深有大略少有扶世濟民之志博覽載籍雅有文藝舊典文章莫不貫綜年二十五舉孝廉除東陽長養耆育孤視民如傷是時世荒民饑州牧陶謙表登為典農校尉乃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秔稻豐積奉使到許太祖以登為廣陵太守令陰合衆以圖呂布登在廣陵明審賞罰威信宣布海賊薛州之羣萬有餘戶束手歸命未及期年功化以就百姓畏而愛之登曰此可用矣太祖到下邳登率郡兵為軍先驅時登諸弟在下邳城中布乃質執登三弟欲求和同登執意不撓進圍日急布刺姦張弘懼為後累夜將登三弟出就登布旣伏誅登以功加拜伏波將軍甚得江淮間歡心於是有吞滅江南之志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城賊初到旌甲覆水羣下咸以今賊衆十倍於郡兵恐不能抗可引軍避之與其空城水人居陸不能久處必尋引去登厲聲曰吾受國命來鎮此土昔馬文淵之在斯位能南平百越北滅羣狄吾旣不能遏除凶慝何逃寇之為邪吾其出命以振國仗義以整亂天道與順克之必矣乃閉門自守示弱不與戰將士衘聲寂若無人登乘城望形勢知其可擊乃申令將士宿整兵器昧爽開南門引軍詣賊營步騎抄其後賊周章方結陳不得還船登手執軍鼓縱兵乘之賊遂大破皆棄船迸走登乘勝追奔斬虜以萬數賊忿喪軍尋復大興兵向登登以兵不敵使功曹陳矯求救於太祖登密去城十里治軍營處所令多取柴薪兩束一聚相去十步縱橫成行令夜俱起火火然其聚城上稱慶若大軍到賊望火驚潰登勒兵追奔斬首萬級遷登為東城太守廣陵吏民佩其恩德共拔郡隨登老弱繈負而追之登曉語令還曰太守在卿郡頻致吳寇幸而克濟諸卿何患無令君乎孫權遂跨有江外太祖每臨大江而歎恨不早用陳元龍計而令封豕養其爪牙文帝追美登功拜登息肅為郎中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旻歷匈奴中郎將中山太原太守所在有名

謝承漢書曰旻有幹事才達於從政為漢良吏初從徐州從事辟司徒府除盧奴令冀州舉尤異遷揚州刺史丹陽太守是時邊方有警羌胡出寇三府舉能遷旻匈奴中郎將討

賊有功徵拜議郎還京師見太尉袁逢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旻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爲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其國大小道里近遠人數多少風俗燥濕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名種不與中國同者悉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旻轉拜長水校尉終太原太守洪體貌魁梧有異於人舉孝廉爲郎時選三署郎以補縣長琅邪趙昱爲莒長東萊劉繇下邑長東海王朗菑丘長洪卽丘長靈帝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洪爲功曹董卓殺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未梟此誠天下義烈報恩効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民殷富若動枹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倡先義之大者也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亦素有心會于酸棗邈謂超曰聞弟爲郡守政敎威恩不由己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略智數優超超甚愛之海內奇士也邈卽引見洪與語大異之致之於劉兗州公山孔豫州公緒皆與洪親善乃設壇場方共盟誓諸州郡更相讓莫敢當咸共推洪洪乃升壇操槃歃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伷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戮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必無二

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
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者雖卒伍廝
養莫不激揚人思致節臣松之案于時此盟止有劉岱等五人而已魏氏春秋橫內劉
表等數人皆非事實表保據江漢身未嘗出境何由得與洪同壇而盟乎項之諸軍莫適先
進而食盡衆散超遣洪詣大司馬劉虞謀値公孫瓚之
難至河間遇幽冀二州交兵使命不達而袁紹見洪又
奇重之與結分合好會青州刺史焦和卒紹使洪領青
州以撫其衆九州春秋曰初平中焦和爲青州刺史是時英雄並起黃巾寇暴和務及同盟俱入
京畿不暇爲民保障引軍踰河而西未久而袁曹二公與卓將戰於滎陽敗績黃巾遂廣屠裂城邑和不能禦
然軍器尚利戰士尚衆而耳目偵邏不設恐動之言妄至望寇奔走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欲作陷冰丸沈河

令賊不得渡禱祈羣神求用兵必利蓍筮常陳於前巫祝不去於側入見其清談干雲出則渾亂命不可知州
遂蕭條悉爲丘墟也洪在州二年羣盜奔走紹歎其能徙爲東郡
太守治東武陽太祖圍張超於雍丘超言唯恃臧洪當
來救吾衆人以爲袁曹方睦而洪爲紹所表用必不敗
好招禍遠來赴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背本者但
恐見禁制不相及逮耳洪聞之果徒跣號泣並勒所領
兵又從紹請兵馬求欲救超而紹終不聽許超遂族滅
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紹令洪
邑人陳琳書與洪喻以禍福責以恩義洪荅曰隔闊相
思發於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不得

相見其為愴恨可為心哉前日不遺比辱雅貺述叙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即奉荅者既學薄才鈍不足塞詰亦以吾子攜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州僕為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疏有罪言甘見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然猶復云云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將以救禍也必欲算計長短辯諮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告絕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棄紙筆一無所荅亦冀遥忖其心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獲來命援引古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寇竊大州恩深分厚寧樂今日自還接刃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為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悅本州見侵郡將遘牖里之厄陳留克創兵之謀謀計棲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親疏異畫故便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住者側席去者克已不汲汲於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僕抗季札之志不

爲今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景明親登壇啑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臣松之案英雄記云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才等說韓馥使讓冀州然馥之讓位景明亦有其功其餘之事未詳）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濵于死亡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僵斃麾下不蒙虧除（臣松之案公孫瓚表列紹罪過云紹與故虎牙將軍劉勳首共造兵勳仍有效而以小忿枉害於勳紹罪七也疑此是子璜也）僕雖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見終覩微知著竊度主人之心豈謂三子宜死罰當刑中哉實且欲

一統山東增兵討讐懼戰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慕義者蒙榮待放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嘗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以背棄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是以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爲吾規無乃辭同趨異非吾子所爲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不背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爲親援中扶郡將以安社稷一舉二得以徵忠孝何以爲非而足下欲使吾輕本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於我也年爲吾兄分爲篤

友道乖告去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宜致命於伍員不當號哭於秦庭矣苟區區於攘患不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惟平生之好以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膂力作難北鄙將告倒縣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誠耳主人當鑒我曹輩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加飛燕之屬悉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承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授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穀以盡外無彊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謂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

先城未敗。將妻子出。將吏士民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爲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尙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主簿啓內厨米三斗。請中分稍以爲糜粥。洪歎曰獨食此何爲。使作薄粥。衆分歠之。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紹生執洪。紹素親洪。盛施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同共戮力。爲國除害。何爲擁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爲己用。乃殺之。徐衆三國評曰。洪敦天下名義。救舊君之危。其恩足以感人情。義足以勵薄俗。然袁亦知己親友。致位州郡。雖非君臣。且實盟主。旣受其命。義不應貳。袁曹方睦。夾輔皇室。呂布反覆無義。志在逆亂。而邈超擅立布爲州牧。其於王法。乃一罪人也。曹公討之。袁氏弗救。未爲非理也。洪本不當就袁請兵。又不當還爲怨讎。爲洪計者。苟力所不足。可奔他國以求赴救。若謀力未展。以待事機。則宜徐更觀釁。效死於超。何必誓守窮城而無變。通身死殄民。功名不立。良可哀也。洪邑人陳容少爲書生。親慕洪。隨洪爲東郡丞。城未敗。洪遣出。紹令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

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慙左右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評曰呂布有虓虎之勇而無英奇之略輕狡反覆唯利是視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昔漢光武謬於龐萌近魏太祖亦蔽於張邈知人則哲唯帝難之信矣陳登臧洪並有雄氣壯節登降年夙隕功業未遂洪以兵弱敵彊烈志不立惜哉

魏志卷七

魏志卷七考證

呂布以驍武給幷州刺史丁原爲騎都尉屯河內以布爲主簿○何焯曰爲騎都尉上當更有一原字

張邈勳大破敗注造策者非布先唱也○造策元本作告策

又注霸畏布引還抄暴○何焯曰疑作畏布抄暴衍引還二字

布遣人求救于術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 臣明楷按此二句應作布遣人求救于術自將千餘騎出戰下術字疑衍

然後葬之注鎧甲鬭具皆精練齊整○監本鬭誤作闘

今改正

臧洪洪在州二年羣盜奔走紹歎其能○後漢書作紹

憚其能

不蒙虧除注紹與故虎牙將軍劉勳○監本訛作劉動

今改正

魏志卷七考證

魏志卷八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公孫瓚　陶謙　張楊

公孫度　子康　康子晃　淵　康弟恭

張燕　張繡　張魯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令音郎定反支音其兒反為郡門下書佐有姿儀大音聲侯太守器之以女妻焉典略曰瓚性辯慧每白事不肯稍入常總說數曹事無有忘誤太守奇其才遣詣涿郡盧植讀經後復為郡吏劉太守坐事徵詣廷尉瓚為御車身執徒養及

劉從日南瓚具米肉於北芒上祭先人舉觴祝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當詣日南日南瘴氣或恐不還與先人辭於此再拜慷慨而起時見者莫不歔欷劉道得赦還瓚以孝廉爲郎除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見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中約其從騎曰今不衝之則死盡矣瓚乃自持矛兩頭施刃馳出刺胡殺傷數十人亦亡其從騎半遂得免鮮卑懲艾後不敢復入塞遷爲涿令光和中涼州賊起發幽州突騎三千人假瓚都督行事傳使將之軍到薊中漁陽張純誘遼西烏丸丘力居等叛劫略薊中自號將軍九州春秋曰純自號彌天將軍安定王略吏民攻右北平遼西屬國諸城所至殘破瓚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屬國烏丸貪至王率種人詣瓚降遷中郎將封都亭侯進屯屬國與胡相攻擊五六年丘力居等鈔略青徐幽冀四州被其害瓚不能禦朝議以宗正東海劉伯安既有德義昔爲幽州刺史恩信流著戎狄附之若使鎮撫可不勞衆而定乃以劉虞爲幽州牧吳書曰虞東海恭王之後也遭世衰亂又與時主疏遠仕縣爲戶曹吏以能治身奉職召爲郡吏以孝廉爲郎累遷至幽州刺史轉甘陵相甚得東土戎狄之心後以疾歸家常降身隱約與邑黨州閭同樂共卹等齊有無不以名位自殊鄉曲咸共宗之時鄉曲有所訴訟不以詣吏自投虞平之虞以情理爲之論判皆大小敬從不以爲恨嘗有失牛者骨體毛色與虞牛相似因以爲是虞便推與之後主自得本牛乃還謝罪

會甘陵復亂吏民思虞治行復以爲甘陵相甘陵大治徵拜尚書令光祿勳以公族有禮更爲宗正英雄記曰虞爲博平令治正推平高尚純樸境內無盜賊災害不生時鄰縣接壤蝗蟲爲害至博平界飛過不入魏書曰虞在幽州淸靜儉約以禮義化民靈帝時南宮災吏遷補州郡者皆責助治宮錢或一千萬或二千萬富者以私財辦或發民錢以備之貧而淸愼者無以充調或至自殺靈帝以虞淸貧特不使出錢虞到遣使至胡中告以利害責使送純首丘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譯自歸瓚害虞有功乃陰使人徼殺胡使胡知其情閒行詣虞虞上罷諸屯兵但留瓚將步騎萬人屯右北平純乃棄妻子逃入鮮卑爲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封政爲列侯虞以功卽拜太尉封襄賁侯英雄記曰虞讓太尉因薦衛尉趙謨益州牧劉焉豫州牧黃琬南陽太守羊續並任爲公會董卓至洛陽遷虞大

司馬瓚奮武將軍封薊侯關東義兵起卓遂劫帝西遷徵虞爲太傅道路隔塞信命不得至袁紹韓馥議以爲少帝制於姦臣天下無所歸心虞宗室知名民之望也遂推虞爲帝遣使詣虞虞終不肯受紹等復勸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虞又不聽然猶與紹等連和九州春秋曰紹馥使故樂浪太守甘陵張岐齎議詣虞使卽尊號虞厲聲呵岐曰卿敢出此言乎忠孝之道旣不能濟孤受國恩天下擾亂未能竭命以除國恥望諸州郡烈義之士勠力西面援迎幼主而乃妄造逆謀欲塗汚忠臣邪吳書曰馥以書與袁術云帝非孝靈子欲依絳灌誅廢少主迎立代王故事稱虞功德治行華夏少二當今公室枝屬皆莫能及又云昔光武去定王五世以大司馬領河北耿弇馮異勸卽尊號卒代更始今劉公自恭王枝別其數亦五以大司馬領幽州牧此其與光武同是時有四星會于箕尾馥稱讖云神人將在燕分又言濟陰男子

王定得玉印文曰虞爲天子又見兩日出於代郡謂虞當代立紹又別書報術是時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家有長主外託公義以答拒之紹亦使人私報虞虞以國有正統非人臣所宜言固辭不許乃欲圖奔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虞於是奉職脩貢愈益恭肅諸外國羌胡有所貢獻道路不通皆爲傳送致之京師虞子和爲侍中在長安天子思東歸使和偽逃卓潛出武關詣虞令將兵來迎道經袁術爲說天子意術利虞爲援留和不遣許兵至俱西令和爲書與虞虞得和書乃遣數千騎詣和瓚知術有異志不欲遣兵止虞虞不可瓚懼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以自結而陰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益有隙和逃術來北復爲紹所留是時術遣孫堅屯陽城拒卓紹使周昂奪其處術遣越與堅攻昂不勝越爲流矢所中死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將以報紹紹懼以所佩渤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結援範遂以渤海兵助瓚破青徐黃巾兵益盛進軍界橋典略載瓚表紹罪狀曰臣聞皇羲以來始有君臣上下之事張化以導民刑罰以禁暴今行車騎將軍袁紹託其先軌寇竊人爵既性暴亂厥行淫穢昔爲司隸校尉會國家值喪禍之際太后承攝何氏輔政紹專爲邪媚不能舉直至令丁原焚燒孟津招來董卓造爲亂根紹罪一也卓既入雒而主見質紹不能權謀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迸竄逃亡忝辱爵命背上不忠紹罪二也紹爲渤海太守默選戎馬當攻董卓不告父兄至使太傅門戶太僕母子一旦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紹既興兵涉歷二年不卹國難廣自封殖乃多以資糧專爲不急割剝富室收考責錢百姓吁嗟莫不痛怨紹罪四也韓馥之迫竊其虛位矯命詔恩刻金印玉璽每下文書皁囊施檢文曰

詔書一封邟（口浪反）鄉侯印昔新室之亂漸以即真今紹所施擬而方之紹罪五也紹令崔巨業候視星日財貨賂遺與共飲食克期會合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宜爲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共造兵勳仍有効又降服張楊而以小忿枉害於勳信用讒慝殺害有功紹罪七也紹又上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爲婢使紹實微賤不可以爲人後以義不宜乃據豐隆之重任忝汚王爵損辱袁宗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驅走董卓掃除陵廟其功莫大紹令周昂盜居其位斷絕堅糧令不得入使卓不被誅紹罪十也臣又每得後將軍袁術書云紹非術類也紹之罪戾雖南山之竹不能載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都諸侯背叛於是齊桓立柯亭之盟晉文爲踐土之會伐荊楚以致菁茅誅曹衞以彰無禮臣雖闒茸名非先賢蒙被朝恩當此重任職在鈇鉞奉辭伐罪輒與諸將州郡兵討紹等若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續桓文忠誠之効攻戰形狀前後續上遂與兵與紹對戰紹不勝

以嚴綱爲冀州田楷爲青州單經爲兗州置諸郡縣紹軍廣川令將麴義先登與瓚戰生禽綱瓚軍敗走渤海與範俱還薊於大城東南築小城與虞相近稍相恨望虞懼瓚爲變遂舉兵襲瓚虞爲瓚所敗出奔居庸瓚攻拔居庸生獲虞執虞還薊會卓死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邑督六州瓚遷前將軍封易侯瓚誣虞欲稱尊號脅訓斬虞魏氏春秋曰初劉虞和輯戎狄瓚以胡夷難禦當因不賓而討之今加財賞必益輕漢劾一時之名非久長深慮故虞所賞賜瓚輒抄奪虞數請會稱疾不往至是戰敗虞欲討之告東曹掾右北平人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爲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乃止後一年攸病死虞又與官屬議密令衆襲瓚瓚部曲放散在外自懼敗掘東城門欲走虞兵無部伍不習戰又愛民屋敕令勿燒故瓚得放火因以精銳衝突虞衆大潰奔居庸城瓚攻及家屬以還殺害州府衣冠善士殆

盡典略曰瓚曝虞於市而祝曰若應爲天子者天當降雨救之時盛暑竟日不雨遂殺虞英雄記曰虞之見殺故常山相孫瑾掾張逸張瓚等忠義奮發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瓚上訓爲幽州刺史瓚遂驕矜記過忘善多所賊害英雄記曰瓚統內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困使在窮苦之地或問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貴之皆自以爲職當得之不謝人善也所寵遇驕恣者類多庸兒若故卜數師劉緯臺販繒李移子賈人樂何當等三人與之定兄弟之誓自號爲伯人者爲仲叔季富皆巨億或取其女以配己子常稱古者曲周灌嬰之屬以譬也虞從事漁陽鮮于輔齊周騎都尉鮮于銀等率州兵欲報瓚以燕國閻柔素有恩信共推柔爲烏丸司馬柔招誘烏丸鮮卑得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大破之斬丹袁紹又遣麴義及虞子和將兵與輔合擊瓚

瓚軍數敗乃走還易京固守英雄記曰先是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瓚以易當之乃築京固守瓚別將有爲敵所圍義不救也其言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力戰今不救此後將當念在自勉是以袁紹始北擊之時瓚南界上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是以或自殺其將帥或爲紹兵所破遂令紹軍徑至其門臣松之以爲童謠之言無不皆驗至如此記似若無徵謠言之作蓋令瓚終始保易無事遠略而瓚因破黃巾之威意志張遠遂置三州刺史圖滅袁氏所以致敗也爲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丈爲樓其上中塹爲京特高十丈自居焉積穀三百萬斛英雄記曰瓚諸將家家各作高樓樓以千計瓚作鐵門居樓上屏去左右婢妾侍側汲上文書瓚曰昔謂天下事可指麾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田畜穀兵法百樓不攻今吾樓櫓千重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

事矣欲以此弊紹紹遣將攻之連年不能拔漢晉春秋曰袁紹與瓚書曰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夷叔分著丹青謂爲旅力同仇足躡齊晉故解印釋紱以北帶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豈寤足下棄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輒而改慮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陣懼於飛矢迸流狂刃橫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孤子之咎纍也故爲薦書懇惻冀可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吞豪雄可滅果令貴弟殞於鋒刃之端斯言猶在於耳而足下曾不尋討禍源克心罪已苟欲逞其無疆之怒不顧逆順之津匿怨害民騁於余躬遂躍馬控弦處我疆土毒徧生民辜延白骨孤辭不獲已以登界橋之役是時足下兵氣霆震駿馬電發僕師徒肇合機械不嚴彊弱殊科衆寡異論假天之助小戰大克遂陵躡奔背因壘館穀此非天威棐諶福豐有禮之符表乎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蛑賊以焚燒勃海孤又不獲寧用及能河之師羸兵前誘大軍未濟而足下膽破衆散不鼓而敗兵衆擾亂君臣並奔此又足下之爲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後禍隙彌深孤之師旅不勝其忿遂至積尸爲京頭顱滿野愍彼無辜未嘗不慨然失涕也後比得足下書辭意婉約有改往脩來之言僕既欣於舊好克復且愍兆民之不寧每輒引師南駕以順簡書弗盈一時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處三軍之帥當列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臧否好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其德彊弱易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質要爲壯士者固若此乎既乃殘殺老弱幽土憤怨衆叛親離孑然無黨又烏丸濊貊皆與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爲鋒銳又東西鮮卑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也夫當荒危之世處干戈之險內違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興州壤禍發蕭牆將以定霸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會麴義餘殘畏誅逃命故遂住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搴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鐫金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恥是故戰夫引領竦望旌旆怪遂含光匿影寂爾無聞卒臻屠滅相爲惜之夫有平天下之怒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懷並喪何以立名今舊京克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

夏儼然望於穆之作將戢干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土保軍內之廣甘惡名以速朽亡令德之久長壯而籌之非良策也宜釋憾除嫌敦我舊好若斯言之玷皇天是聞瓚不答而增脩戎備謂關靖曰當今四方虎爭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年者明矣袁本初其若我何

建安四年紹悉軍圍之瓚遣子求救於黑山賊復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南山擁黑山之衆陸梁冀州橫斷紹後長史關靖說瓚曰今將軍將士皆已土崩瓦解其所以能相守持者顧戀其居處老小以將軍爲主耳將軍堅守曠日袁紹要當自退自退之後四方之衆必復可合也若將軍今舍之而去軍無鎭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將軍失本孤在草野何所成邪瓚遂止不出英雄記曰關靖字士起太原人本酷吏也諂而無大謀特爲瓚所信幸救至欲內外擊紹遣人與子書刻期兵至舉火爲應典略曰瓚遣行人文則齎書告子續曰袁氏之攻似若神鬼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吾樓上日窮月蹙無所聊賴汝當碎首於張燕速致輕騎到者當起烽火於北吾當從內出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汝欲求安足之地其可得乎獻帝春秋曰瓚夢薊城崩知必敗乃遣間使與續書紹候者得之使陳琳更其書曰蓋聞在昔衰周之世僵尸流血以爲不然豈意今日身當其衝其餘語與典略所載同紹候者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爲救兵至遂出欲戰紹設伏擊大破之復還守紹爲地道突壞其樓稍至中京英雄記曰袁紹分部攻者掘地爲道穿穴其樓下稍稍施木柱之度足達半便燒所施之柱樓輒傾倒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子乃自殺漢晉春秋曰關靖曰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紹悉送其首於許鮮于輔將其衆奉王命以輔爲建忠將軍

督幽州六郡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閻柔遣使詣太祖受事遷護烏丸校尉而輔身詣太祖拜左渡遼將軍封亭侯遣還鎮撫本州魏略曰輔從太祖於官渡袁紹破走太祖喜顧謂輔曰如前歲本初送公孫瓚頭來孤自視忽然耳而今克之此既天意亦二三子之力太祖破南皮柔將部曲及鮮卑獻名馬以奉軍從征三郡烏丸以功封關內侯魏略曰太祖甚愛閻柔每謂之曰我視卿如子亦欲卿視我如父也柔由此自託於五官將如兄弟輔亦率其衆從文帝踐阼拜輔虎牙將軍柔渡遼將軍皆進封縣侯位特進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吳書曰謙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爲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僮皆隨之故蒼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塗見其容貌異而呼之住車與語甚悅因許妻以女甘公夫人聞之怒曰妾聞陶家兒敖戲無度如何以女許之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妻之少好學爲諸生仕州郡舉茂才除盧令吳書曰謙性剛直有大節少察孝廉拜尚書郎除舒令郡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意殊親之而謙恥爲之屈與衆還城因以公事進見坐罷磐常私還入與謙飲宴或拒不爲留常以舞屬謙謙不爲起固彊之及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轉則勝人由是不樂卒以構隙謙在官清白無以糾舉祠靈星有贏錢五百欲以臧之謙委官而去遷幽州刺史徵拜議郎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西討韓遂吳書曰會西羌寇邊皇甫嵩爲征西將軍表請武將召拜謙揚武都尉與嵩征羌大破之後邊章韓遂爲亂司空張溫銜命征討又請謙爲參軍事接遇甚厚而謙輕其行事心懷不服及軍罷還百寮高會溫屬謙行酒謙衆辱溫溫怒徙謙於邊或說溫曰陶恭祖本以材略見重於公一朝以醉飲過失不蒙容貸遠棄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士安所歸望不如釋憾除恨克復初分於以遠聞德美溫然其言乃追還謙謙至或人謂謙曰足下輕辱三公

罪自已作今蒙釋宥德莫厚矣宜降志卑辭以謝之謙曰諾又謂溫曰陶恭祖今深自罪責思在變革謝天子禮畢必詣公門公宜見之以慰其意時溫於宮門見謙謙仰曰謙自謝朝廷豈爲公邪溫曰恭祖癡病尚未除邪遂爲之置酒待之如初會徐州黃巾起以謙爲徐州刺史擊黃巾

破走之董卓之亂州郡起兵天子都長安四方斷絕謙

遣使閒行致貢獻遷安東將軍徐州牧封溧陽侯是時

徐州百姓殷盛穀米豐贍流民多歸之而謙背道任情

廣陵太守琅邪趙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見疏謝承漢書曰昱年十三母嘗病經涉三月昱慘慼消瘠至目不交睫握粟出卜祈禱泣血鄉黨稱其孝就處士東莞綦毋君受公羊傳兼該羣業至歷年潛志不闚園圃親疏希見其面時入定省父母須臾即還高潔廉正抱禮而立清英儼恪莫干其志旌善以興化彈邪以矯俗州郡請召常稱病不應國相檀謨陳遵共召不起或興盛怒終不迴意舉孝廉除莒長宣揚五教政爲國表會黃巾作亂陸梁五郡郡縣發兵以爲先辦徐州刺史巴祗表功第一當受遷賞昱深以爲恥委官還家徐州牧陶謙初辟別駕從事辭疾遜遁謙重令揚州從事會稽吳範宣旨昱守意不移欲威以刑罰然後乃起舉茂才遷廣陵太守賊笮融從臨淮見討進入郡界昱將兵拒戰敗績見害

曹宏等讒慝小人也謙親任之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

害由是漸亂下邳闕宣自稱天子謙初與合從寇鈔後

遂殺宣并其衆初平四年太祖征謙攻拔十餘城至彭

城大戰謙兵敗走死者萬數泗水爲之不流謙退守郯

太祖以糧少引軍還吳書曰曹公父於泰山被殺歸咎於謙欲伐謙而畏其彊乃表令州郡一時罷兵詔曰今海內擾攘州郡起兵征夫勞瘁寇難未弭或將吏不良因緣討捕侵侮黎民離害者衆風聲流聞震蕩城邑丘牆懼於橫暴貞良化爲羣惡此何異乎抱薪救焚扇火止沸哉今四民流移託身佗方攜

白首於山野、棄稚子於溝壑、顧故鄉而哀歎、向阡陌而流涕、饑厄困苦、亦已甚矣、雖悔往者之迷謬、思奉教於今日、然兵連衆結、鋒鏑布野、恐一朝解散、夕見係虜、是以阻兵屯據、欲止而不敢散也、詔書到、其各罷遣甲士、還親農桑、惟留常員吏以共官署、慰示遠近、咸使聞知、謙被詔、乃上書曰、臣聞懷遠柔服、非德不集、克難平亂、非兵不濟、是以涿鹿版泉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師、有扈鬼方、商奄四國、有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有不揚威以弭亂、震武以止暴者也、臣前初以黃巾亂治、受策長驅、匪遑啓處、雖憲章勑戒、奉宣威靈、敬行天誅、每伐輒克、然妖寇類衆、殊不畏死、父兄殲殪、子弟羣起、治屯連兵、至今爲患、若承命解甲、弱國自虛、釋武備以資亂、損官威以益寇、今日兵罷、明日難必至、上忝朝廷寵授之本、下令羣凶日月滋蔓、非所以彊幹弱枝、遏惡止亂之務也、臣雖愚蔽、忠恕不昭、抱恩念報、所不忍行、輒勒部曲申令警備、出芟彊寇、惟力是視、入宣德澤、躬奉職貢、冀效微勞、以贖罪負、又曰、華夏沸擾、于今未弭、包茅不入、職貢多闕、寤寐憂歎、無日敢寧、誠思貢獻、必至薦羞、獲通然後銷鋒解甲、臣之願也、臣前調穀百萬斛、已在水次、輒勑兵衛送、曹公得謙上事、知不罷兵、乃進攻彭城、多殺人民、謙引兵擊之、青州刺史田楷亦以兵救謙、公引兵還、臣松之案此時天子在長安、曹公尚未秉政、罷兵之詔、不得由曹氏出

興平元年、復東征、略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恐、欲走歸丹陽、會張邈叛迎呂布、太祖還擊布、是歲謙病死、吳書曰、謙死時年六十三、張昭等爲之哀辭曰、猗與使君、君侯將軍、膺秉懿德、允武允文、體足剛直、守以溫仁、令舒及盧、遺愛于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憬憬夷貊、賴侯以清、蠢蠢妖寇、匪侯不寧、唯帝念績、爵命以章、既牧且侯、啓土溧陽、遂升上將、受號安東、將平世難、社稷是崇、降年不永、奄忽殂薨、喪覆失恃、民知困窮、曾不旬日、五郡潰崩、哀我人斯、將誰仰憑、追思靡及、仰叫皇穹、嗚呼哀哉、謙二子商應、皆不仕、

張楊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爲武猛從事、靈帝末、天下亂、帝以所寵小黃門蹇碩爲西園上軍校尉、軍京都、欲以禦四方、徵天下豪傑以爲偏裨、太祖及袁

紹等皆為校尉屬之（靈帝紀曰以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馮芳為助軍校尉夏牟淳于瓊為左右校尉）并州刺史丁原遣楊將兵詣碩為假司馬靈帝崩碩為何進所殺楊復為進所遣歸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進敗董卓作亂楊遂以所將攻上黨太守於壺關不下略諸縣衆至數千人山東兵起欲誅卓袁紹至河內楊與紹合復與匈奴單于於夫羅屯漳水單于欲叛紹楊不從單于執楊與俱去紹使將麴義追擊於鄴南破之單于執楊至黎陽攻破度遼將軍耿祉軍衆復振卓以楊為建義將軍河內太守天子之在河東楊將兵至安邑拜安國將軍封晉陽侯楊欲迎天子還洛諸將不聽楊還野王建安元年楊奉董承韓暹挾天子還舊京糧乏楊以糧迎道路遂至洛陽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幸有公卿大臣楊當捍外難何事京都遂還野王即拜為大司馬（英雄記曰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楊素與呂布善太祖之圍布楊欲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遙為之勢其將楊醜殺楊以應太祖楊將眭固殺醜將其衆欲北合袁紹太祖遣史渙邀擊破之於犬城斬固盡收其衆也（典略曰固字白兔既殺楊醜軍屯射犬時有巫誡固曰將軍字兔而此邑名犬兔見犬其勢必驚宜急移去固不從遂戰死）

公孫度字升濟本遼東襄平人也度父延避吏居玄菟任度爲郡吏時玄菟太守公孫琙子豹年十八歲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琙子同年琙見而親愛之遣就師學爲取妻後舉有道除尚書郎稍遷冀州刺史以謡言免同郡徐榮爲董卓中郎將薦度爲遼東太守度起玄菟小吏爲遼東郡所輕先時屬國公孫昭守襄平令召度子康爲伍長度到官收昭笞殺於襄平市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無恩皆以法誅所夷滅百餘家郡中震慄東伐高句驪西擊烏丸威行海外初平元年度知中國擾攘語所親吏柳毅陽儀等曰漢祚將絶當與諸卿

錢云晉書地理志帶方郡公孫度置本傳郡不載而於東夷傳見之

圖王耳[魏書曰度語毅儀讖書云孫登當爲天子太守姓公孫字升濟升卽登也]時襄平延里社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三小石爲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之祥而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而三公爲輔也度益喜故河内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所爲恐爲所害乃將家屬入于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屍誅其宗族[晉陽秋曰敏子追求敏出塞越二十餘年不娶州里徐邈責之曰不孝莫大於無後何可終身不娶乎乃娶妻生子胤而遣妻常如居喪之禮不勝憂數年而卒胤生不識父母及有識蔬食哀戚亦如三年之喪以祖父不知存亡設主奉之由是知名仕至司徒臣松之案本傳云敏將家入海而復與子相失未詳其故]分遼東郡爲遼西中遼郡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

錢按明帝以黃初七年即位其明年改元太和傳以明帝即位承太和二年之下誤也位字當是衍文

追封父延爲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墠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籍田治兵乘鸞路九旒旄頭羽騎太祖表度爲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藏印綬武庫度死子康嗣位以永寧鄉侯封弟恭是歲建安九年也十二年太祖征三郡烏丸屠柳城袁尚等奔遼東康斬送尚首語在武紀封康襄平侯拜左將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衆立恭爲遼東太守文帝踐阼遣使即拜恭爲車騎將軍假節封平郭侯追贈康大司馬初恭病陰消爲閹人劣弱不能治國太和二年淵脅奪恭位明帝即位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淵遣使南通孫權往來賂遺吳書載淵表權曰臣伏惟遭天地反易遇無妄之運王路未夷傾側擾攘自先人以來歷事漢魏階緣際會爲國效節繼世享任得守藩表猶知符命未有攸歸每感厚恩頻辱顯使退念人臣交不越境是以固守所執拒違前使雖義無二信敢忘大恩陛下鎮撫長存小國前後裴校尉葛都尉等到奉被勑誡聖旨彌密重紈累素幽明備著所以申示之事言提其耳臣晝則謳吟宵則發夢終身誦之志不知足季末凶荒乾坤否塞兵車未戢人民蕩析仰此天命將有眷顧私從一隅永瞻雲日今魏家不能採錄忠善褒功臣之後乃令讒諂得行其志聽幽州刺史東萊太守誑誤之言猥興州兵圖害臣郡臣不負魏而魏絕之蓋聞人臣有去就之分田饒適齊樂毅走趙以不得事主故保有道之君陳平耿況亦覩時變卒歸於漢勒名帝籍伏惟陛下德不再出時不世遇是以慺慺懷慕自納望遠覩險有如近易誠願神謨蚤定洪業奮六師之勢收河洛之地爲聖代宗天下幸甚魏略曰國家知淵兩端而恐遼東吏民爲淵所誤故公文下遼東因赦之曰告遼東玄菟將校吏民逆賊孫權遭遇亂階因其先人劫略州郡遂成羣凶自擅江表含垢藏疾冀其

可化故割地王權使南面稱孤位以上將禮以九命權親叉手北向稽顙假人臣之寵受人臣之榮未有如權者也狼子野心告令難移卒歸反覆背恩叛主滔天逆神乃敢僭號恃江湖之險阻王誅未加比年已來復遠遺船越渡大海多持貨物誑誘邊民邊民無知與之交關長吏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賀浮舟百艘沈滯津岸貿遷有無旣不疑拒齎以名馬又使宿舒隨賀通姧卜室之邑猶有忠信陷君於惡春秋所書也今遂東去覺奉事闔朝紆青拖紫以千百爲數戴纓垂緌咸佩印綬曾無匡正納善之言龜玉毀於匱虎兕出於柙是誰之過歟國朝爲子大夫羞之昔狐突有言父教子貳何以事君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乃阿順邪謀脅從姦惑豈獨父兄之教不詳子弟之舉習非而已哉若苗穢害田隨風烈火芝艾俱焚安能白別乎且又此事同然易見不及鑒古成敗書傳所載也江南海北有萬里之限遼東君臣無怵惕之患利則義所不利貴則義所不貴此爲厭安樂之居求危亡之禍賤忠貞之節重背叛之名蠻貊之長猶知愛禮以此事人亦難爲顏且又宿舒無罪擠使入吳奉不義之使始與家訣涕泣而行及至賀死之曰覆衆成山舒雖脫死魂魄離身何所逼迫乃至於此今忠臣烈將咸忿遼東反覆攜貳皆欲乘桴浮海期於肆意朕爲天下父母加念天下新定旣不欲勞動干戈遠涉大川費役如彼又悼邊陲遺餘黎民迷誤如此故遣郎中衞愼邵瑁等且先奉詔示意若股肱忠良能效節立信以輔時君反邪就正以建大功福莫大焉儻恐自嫌已爲惡逆所見染污不敢倡言永懷伊戚其諸與賊使交通皆赦除之與之更始

權遣使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淵爲燕王淵亦恐權遠不可恃且貪貨物誘致其使悉斬送彌晏等首

魏略載淵表曰臣前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甘言厚禮以誘吳賊幸賴天道福助大魏使此賊虜暗然迷惑違戾羣下不從衆諫承信臣言遠遣船使多將士卒來致封拜臣之所執得如本志雖憂罪釁私懷幸甚賊衆本號萬人舒綜伺察可七八千人到沓津僞使者張彌許晏與中郎將萬泰校尉裴潛將吏兵四百餘人齎文書命服什物下到臣郡泰潛別齎致遺貨物欲因市馬軍將賀達虞咨領餘衆在舩所臣本欲須涼節乃取彌等而彌等人兵衆多見臣不便承受吳命意有猜疑懼其先作變態妄生即進

兵圍取斬彌晏秦滑等首級其吏從兵衆皆士伍小人
給使東西不得自由面縛乞降不忍誅殺輒聽納受徙
充遣賊別遣將韓起等率將三軍馳行至沓使領長史
柳遠設賓主禮誘請達沓三軍潛伏以待其下又驅羣
馬貨物欲與交市達沓懷疑不下使諸市買者五六百
人下欲交市起等金鼓始震鋒矢亂發斬首三百餘級
被創赴水沒溺者可二百餘人其散走山谷來歸降及
藏窟饑餓死者不在數中得銀印銅印兵器資貨不可
勝數謹遣西曹掾公孫珩奉送賊權所假臣節印綬符
策九錫什物及彌等偽節印綬首級又曰宿舒孫綜前
到吳賊權問臣家內小大舒綜對臣有三息脩別屬亡
弟權敢姦巧便擅拜命謹封送印綬符策臣雖無昔人
洗耳之風懟爲賊權汙損所加既行天誅猶有餘忿又
曰臣父康昔殺權使結爲讎隙今乃譎欺遣使誘致令
權傾心慮國竭祿遠命上卿寵授極位震動南土備盡
禮數又權待舒綜契闊委曲君臣上下畢歡竭情而令
四使見殺梟示萬里士衆流離屠戮津渚懟耻遠布痛
辱彌天權之怨疾將刻肌骨若天衰其業使至喪隕權
將內傷憤激而死若期運未訖將播毒螫必恐長虵來
爲寇害徐州諸屯及城陽諸郡與相接近如有舩衆後

年向海門得其消息乞速告臣使得備豫又曰臣門戶
受恩實深實重自臣承攝即事以來連被榮寵殊特無
量分當賢越竭力致死而臣狂愚意計迷闇不即禽賊
以至見疑前章表所陳情趣事勢實但欲罷弊此賊使
困自絕誠不敢背累世之恩附僭盜之虜也而後愛憎
之人緣事加誣僞生節目卒令明聽疑於市虎移恩改
愛興動威怒幾至沈沒長爲負忝賴蒙慈恩猶垂三宥
使得補過解除愆責如天威遠加不見假借早當麋碎
辱先廢祀何緣自明建此微功臣既喜於事捷得自申
展悲於疇昔至此變故餘怖踊躍未敢便寧唯陛下既
崇春日生全之仁除忿塞隙抑弭纖介推今亮往察臣
本心長令抱戴銜分三泉又曰臣被服光榮恩情未報
而以罪釁自招譴怒分當即戮爲衆社戒所以越典詭
常僞通於吳誠自念窮迫報效未立而爲天威督罰所
加長恐奄忽不得自洗故敢自闘替廢於一年遣使誘
吳知其必來權之求郡積有年歲初無倡答一言之應
今權得使來必不疑至此一舉果如所規上卿大衆翕
赫豐盛財貨賂遺傾國極位到見禽取流離死亡千有
餘人滅絕不反此誠暴猾賊之鋒摧矜夸之巧昭示天
下破損其業足以懲之矣臣之慺慺念效於國雖有非

常之過亦有非常之功願陛下原其蹤闕之愆采其毫毛之善使得國恩保全終始矣明帝於是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郡如故魏名臣奏載中領軍夏侯獻表曰公孫淵昔年敢違王命廢絕計貢者實挾兩端既恃阻險又恬孫權故敢跋扈恣睢海外宿舒親見賊權軍衆府庫知其弱少不足憑恃是以決計斬賊之使又高句麗濊貊與淵為仇並為寇鈔今外失吳援內有胡寇心知國家能從陸道勢不得不懷惶懼之心因斯之時宜遣使示以禍福奉車都尉鑿弘武皇帝時始奉使命開通道路文皇帝即位欲通使命遣弘將妻子還歸鄉里賜其車牛絹百匹弘以受恩歸死國朝無有還意乞留妻子身奉使命公孫康遂稱臣妾以弘奉使稱意賜爵關內侯弘性果烈乃心於國夙夜拳拳念自竭效冠族子孫少好學問博通書記多所關涉口論速捷辯而不俗附依典誥若出胸臆加仕本部常在人右彼方士人素所敬服若當遣使以為可使弘行弘乃自舊土習其國俗為說利害辯足以動其意明足以見其情才足以行之辭足以見信若其計從雖酈生之降齊王陸賈之說尉佗亦無以遠過也欲進遠路不宜釋騏驥將已

篤疾不宜廢扁鵲願察愚言也使者至淵設甲兵為軍陣出見使者又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吳書曰魏遣使者傅容聶夔拜淵為樂浪公淵計吏從洛陽還語淵曰使者左駿伯使皆擇勇力者非凡人也淵由是疑怖容夔至住學館中淵先以步騎圍之乃入受拜容夔大怖由是還洛言狀景初元年乃遣幽州刺史毌丘儉等齎璽書徵淵淵遂發兵逆於遼隧與儉等戰儉等不利而還淵遂自立為燕王置百官有司遣使者持節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誘呼鮮卑侵擾北方魏書曰淵知此變非獨出儉遂為備遣使謝吳自稱燕王求為與國然猶令官屬上書自直於魏曰大司馬長史臣郭昕參軍臣柳甫等七百八十九人言奉被今年七月己卯詔書伏讀懇切精魄散越不知身命所當投措昕等伏自惟省螻蟻小醜器非時用遭值千載被受公孫淵祖考以來光明之德惠澤沾渥滋潤榮華無寸尺之功有負乘之累遂蒙褒奬登名

天府並以駑蹇附龍託驥紆青拖紫飛騰雲梯感恩惟
報死不擇地臣等聞明君在上聽政采言人臣在下得
無隱情是以因緣訴讓冒犯怨寃郡在藩表密邇不羈
平昔三州轉輸費調以供賞賜歲用累億虛耗中國然
猶跋扈虔劉邊陲烽火相望羽檄相逮城門晝閉路無
行人州郡兵戈奔散覆沒淵祖父度初來臨郡承受荒
殘開日月之光建神武之略聚烏合之民掃地為業威
震燿于殊俗德澤被于羣生遼土之不壞實度是賴孔
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袵向不遭度則郡早為丘墟
而民係於虜庭矣遺風餘愛永存不朽度既薨殂吏民
感慕欣戴子康康尊而奉之康踐統洪緒克壯徽猷文昭
武烈邁德種仁乃心京輦翼翼虔恭佐國平亂效績紛
紘功隆事大勳藏王府度康當值武皇帝休明之會合
策明之討夾輔漢室降身委質卑巳事魏匪處小厭大
畏而服焉乃慕託高風懷仰盛懿也武皇帝亦虛心接
納待以不次功無巨細每不見忘又命之曰海北地士
割以付君世世子孫實得有之皇天后土實聞德音臣
庶小大豫在下風奉以周旋不敢失隧淵生有蘭石之
姿少含愷悌之訓允文允武忠惠且直生民欽仰莫弗
懷愛淵纂戎祖考君臨萬民為國以禮淑化流行獨見

先覩羅結遐方勤王之義覩險如夷世耿忠亮不隕厥
名孫權慕義不遠萬里連年遺使欲自結援雖見絕殺
不念舊怨纖纖往來求成恩好淵執節彌固不為利迴
守志匪石確乎彌堅猶懼丹心未見保明乃卑辭厚幣
誘致權使梟截獻誠以示無二吳雖在遠水道通私舉
帆使至無所隔唄淵不顧敵讎之深念存人臣之節絕
彊畀之歡昭事魏之心靈祇明鑒普天咸聞陛下嘉美
洪烈懿茲武功誕錫休命寵亟齊膂下及陪臣普受介
福誠以天覆之恩當卒終始得竭股肱永保祿位不虞
一川橫被殘酷惟育養之厚念積累之效悲思不遂痛
切見棄舉國號咷拊膺泣血夫三軍所伐蠻夷戎狄驕
遐不虔於是致武不聞義國反受誅討蓋聖王之制五
服之域有不供職則脩文德而又不至然後征伐淵小
心翼翼恪恭于位勤事奉上可謂勉矣盡忠竭節還被
患禍小弁之作離騷之興皆由此也就或佞邪盜言孔
甘猶當淸覽僭而知善讒巧似直惑亂聖聽尚望文告
使知所由若信有罪當垂三宥若不改寤計功減降當
在八議而潛軍伺襲大兵奄至舞戈長驅衝擊遼土犬
馬惡死況於人類吏民昧死挫辱王師淵雖寬枉方臨
危殆猶恃聖恩悵然重奔冀必姦臣矯制妄肆威虐乃

謂臣等曰漢安帝建光元年遼東屬國都尉龐奮受二月乙未詔書曰收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推案無乙未詔書遣侍御史幽州牧考姦臣矯制者今刺史或儻謬承矯制乎臣等議以爲刺史興兵搖動天下殆非矯制必是詔命淵乃侻仰歎息自傷無罪深惟上地所以養人竊慕古公杖策之岐乃欲投寇釋紱逝歸林麓臣等維持誓之以死屯守府門不聽所執而七營虎士五部蠻夷各懷素餽不謀同心奮臂大呼排門遁出近郊農民釋共耨鏄伐薪制梃改案爲櫓奔馳赴難軍旅行戚雖蹈湯火死不顧生淵雖見孤棄怨而不怒比遣勑軍勿得干犯及手書告語懇側至誠而吏士內悍不可解散期於畢命投死無悔淵懼吏士不從教令乃躬馳鼇自往化解僅乃止之一飯之惠匹夫所死光淵累葉信結百姓恩著民心自先帝初與愛暨陛下榮淵累葉豐功懿德策名褒揚辯著廊廟勝表舉履誦詠明交以爲口實興而掘之古人所聡小自重耳哀世諸侯猶慕著信以隆霸業詩美文王作孚萬邪論語稱仲尼去食存信信之爲德固亦大矣令吳蜀共帝鼎足而居天下搖蕩無所統一臣等每爲陛下懼此危心淵據金城之固仗和睢之民國殷兵彍可以橫行策名委質守

死善道忠至義盡爲九州表方今二敵鬭鬩未知孰定是之不戒而淵是害茹柔吐剛非王者之道也臣等雖鄙誠竊恥之若無天乎臣一郡吉凶尚未可知若云有天亦何懼焉臣等聞仕於家者二世則主之三世則君之臣等生於荒裔之土出於圭寶之中無大援於魏世隸於公孫氏報生與賜在於死力昔蒯通言竝漢祖赦其誅鄭詹辭順晉文原其死臣等頑愚不達大節苟執一介披露肝膽言逆龍鱗罪當萬死惟陛下恢崇撫育亮其控告使疏遠之臣永有保侍

二年春遣太尉司馬宣王征淵六月

軍至遼東

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自立稱紹漢元年聞魏人將討復稱臣於吳乞兵北伐以自救吳人欲戮其使羊衜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淵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蓋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矣權曰善乃勒兵大出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共存亡雖隕于中原吾所甘心也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也

淵遣將軍卑衍楊祚等步騎數萬

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宣王軍至令衍逆戰宣王遣將軍胡遵等擊破之宣王令軍穿圍引兵東南向而急東北卽趨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遣衍等迎軍殊死戰復擊大破之遂進軍造城下爲圍塹會霖雨三十餘日遼水暴長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霽起土山脩櫓爲發石連弩射城中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將軍楊祚等降八月丙寅夜大流星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襄平城東南壬午淵衆潰與其子脩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當流星所墜處斬淵父子城破斬相國以下首級以千數傳淵首洛陽遼東帶方樂浪玄菟悉平初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始度以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魏略曰始淵兄晃爲恭任子在洛聞淵劫奪恭位謂淵終不可保數自表聞欲令國家討淵帝以淵已秉權故因而撫之及淵叛遂以國法繫晃晃雖有前言冀不坐然內以骨肉知淵破則已從及淵首到晃自審必死與其子相對啼哭時上亦欲活之而有司以爲不可遂殺之

張燕常山眞定人也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爲羣盜在山澤閒轉攻還眞定衆萬餘人博陵張牛角亦起衆自號將兵從事與燕合燕推牛角爲帥俱攻癭陶牛

名號亦明季流賊彷彿

角爲飛矢所中被創且死令衆奉燕告曰必以燕爲帥
牛角死衆奉燕故改姓張燕剽捍捷速過人故軍中號
曰飛燕其後人衆寖廣常山趙郡中山上黨河內諸山
谷皆相通其小帥孫輕王當等各以部衆從燕衆至百
萬號曰黑山靈帝不能征河北諸郡被其害燕遣人至
京都乞降拜燕平難中郎將九州春秋曰張角之反也黑山白波黃龍左校牛角五鹿羝根苦蝤劉石平漢大洪司隸緣城羅市雷公浮雲飛燕白爵楊鳳于毒等各起兵大者二三萬小者不減數千靈帝不能討乃遣使拜楊鳳爲黑山校尉領諸山賊得舉孝廉計吏後遂瀰漫不可復數典略曰黑山黃巾諸帥本非冠蓋自相號字謂騎白馬者爲張白騎謂輕捷者爲張飛燕謂聲大者爲張雷公其饒鬚者則自稱于羝根其眼大者自稱李大目張璠漢記云又有左校郭大賢左髭丈八三部也是後董卓

遷天子於長安天下兵數起燕遂以其衆與豪傑相結
袁紹與公孫瓚爭冀州燕遣將杜長等助瓚與紹戰爲
紹所敗人衆稍散太祖將定冀州燕遣使求佐王師拜
平北將軍率衆詣鄴封安國亭侯邑五百戶燕薨子方
嗣方薨子融嗣陸機晉惠帝起居注曰門下通事令史張林飛燕之曾孫林與趙王倫爲亂未及周年位至尚書令衛將軍封郡公尋爲倫所殺
張繡武威祖厲人驃騎將軍濟族子也邊章韓遂爲亂
涼州金城麴勝襲殺祖厲長劉雋繡爲縣吏閒伺殺勝
郡內義之遂招合少年爲邑中豪傑董卓敗濟與李傕
等擊呂布爲卓報仇語在卓傳繡隨濟以軍功稍遷至

建忠將軍封宣威侯濟屯弘農士卒饑餓南攻穰爲流矢所中死繡領其衆屯宛與劉表合太祖南征軍淯水繡等舉衆降太祖納濟妻繡恨之太祖聞其不悅密有殺繡之計計漏繡掩襲太祖太祖軍敗二子沒繡還保穰傅子曰繡有所親胡車兒勇冠其軍太祖愛其健手以金與之繡聞之疑太祖欲因左右刺之遂反吳書曰繡降凌統用賈詡計乞徙軍就高道道由太祖屯中繡又曰車少而重乞得使兵各被甲太祖信繡皆聽之繡乃嚴兵入屯掩太祖太祖不備故敗太祖比年攻之不克太祖拒袁紹於官渡繡從賈詡計復以衆降語在詡傳繡至太祖執其手與歡宴爲子均取繡女拜揚武將軍官渡之役繡力戰有功遷破羌將軍從破袁譚於南皮復增邑凡二千戶是時天下戶口減耗十裁一在諸將封未有滿千戶者而繡特多從征烏丸於柳城未至薨諡曰定侯魏略曰五官將數因請會發怒曰君殺吾兄子何忍持面視人邪繡心不自安乃自殺子泉嗣坐與魏諷謀反誅國除

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爲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脩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魯遂襲脩殺之奪其衆焉死子璋代立以魯不順盡殺魯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

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
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
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
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
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爲治民夷
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典略曰熹平中妖賊大起三輔有駱曜光和中東方
有張角漢中有張脩駱曜教民緬匿法角爲太平道脩爲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爲符祝教病人叩
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日淺而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爲不信道脩法略與角同加施靜室
使病者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爲姦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爲姦令爲鬼吏主爲病者請禱請
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
者家出米五斗以爲常故號曰五斗米師實無益於治病但爲淫妄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脩亦亡
及魯在漢中因其民信行脩業遂增飾之教使作義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隱有小過者當治
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臣松之謂張脩應是張衡非典略之
失則傳寫之誤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爲鎭民中郎將領漢
寧太守通貢獻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
爲漢寧王魯功曹巴西閻圃諫魯曰漢川之民戶出十
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爲桓文次及竇融
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不煩於王願且不稱
勿爲禍先魯從之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子午谷奔
之者數萬家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散關出武都征之

至陽平關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肯率衆數萬人拒
關堅守太祖攻破之遂入蜀魏名臣奏載董昭表曰武皇帝承涼州從事及武都降人之辭說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不可守也信以為然及往臨履不如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陽平山上諸屯既不時拔士卒傷夷者多武皇帝意沮便欲拔軍截山而還遣故大將軍夏侯惇將軍許褚呼山上兵還會前軍未還夜迷惑誤入賊營賊便退散侍中辛毗劉曄等在兵後語惇褚言官兵已據得賊要屯賊已散走猶不信之惇前自見乃還白武皇帝進兵定之幸而克獲此近事吏士所知又楊暨表曰武皇帝始征張魯以十萬之衆身親臨履指授方略因就民麥以為軍糧張衛之守蓋不足言地險守易雖有精兵虎將勢不能施對兵三日欲抽軍還言作軍三十年一朝持與人如何此計已定天祚大魏魯守自壞因以定之世語曰魯遣五官掾降弟衛橫山築陽平城以拒王師不得進魯走巴中軍糧盡太祖將還西曹掾東郡郭諶曰不可魯已降留使既未反衛雖不同偏攜可攻縣軍深入以進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疑之夜有野麋數千突壞衛營軍大驚夜高祚等誤與衛衆遇祚等多鳴鼓角會衆衛懼以為大軍見掩遂降魯聞陽

平已陷將稽顙圃又曰今以迫往功必輕不如依杜灌赴朴胡相拒然後委質功必多於是乃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達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太祖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魯盡將家出太祖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閬中侯邑萬戶封魯五子及閻圃等皆為列侯臣松之以為張魯雖有善心要為敗而後降今乃寵以萬戶五子皆封侯過矣習鑿齒曰魯欲稱王而閻圃諫止之今封圃為列侯夫賞罰者所以懲惡勸善也苟其可以明軌訓於物無遠近幽深矣今閻圃諫魯勿王而太祖追封之將來之人孰

不思順塞其本源而末流自止其此之謂與若乃不明於此而重燋爛之功豐爵厚賞止於死戰之士則民利於有亂俗競於殺伐阻兵仗力干戈不戢矣太祖之此封可謂知賞罰之本雖湯武居之無以加也魏略曰黃初中增圃爵邑在禮請中後十餘歲病死晉書云西戎司馬閻纘圃孫也為子彭祖取魯女魯薨謚之曰原侯子富嗣魏略曰劉雄鳴者藍田人也少以采藥射獵為事常居覆車山下每晨夜出行雲霧中以識道不迷而時人因謂之能為雲霧郭李之亂人多就之建安中附屬州郡州郡表薦為小將馬超等反不肯從超破之後詣太祖太祖執其手謂之曰孤方入關夢得一神人即卿也乃厚禮之表拜為將軍遣令迎其部黨部黨不欲降遂劫以反諸亡命皆往依之有衆數千人據武關道口太祖遣夏侯淵討破之雄鳴南奔漢中漢中破窮無所之乃復歸降太祖捉其鬢曰老賊真得汝矣復其官徙渤海時又有程銀侯選李堪皆河東人也興平之亂各有衆千餘家建安十六年並與馬超合超破走堪臨陣死銀選南入漢中漢中破詣太祖降皆復官爵

評曰公孫瓚保京坐待夷滅度殘暴而不節淵仍業以載凶祇足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憂死張楊授首於臣下皆擁據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無可論者也燕繡魯舍羣盜列功臣去危亡保宗祀則於彼為愈焉

魏志卷八

魏志卷八考證

公孫瓚故太守器之以女妻焉○何焯曰据後漢書注所引魏志作侯太守蓋襲太守以侯氏者所以別下劉太守也宋本亦作侯

日南瘴氣或恐不還○監本誤作鄣氣今改正

紹使周昂奪其處術遣越與堅攻昂○周昂後漢書作周昕

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結援○宋本作欲以自結援

進軍界橋注紹又上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橫責其錢○又上上字或爲止字之訛

多所賊害注自號爲伯三人者爲仲叔季○北宋本三人上多一謂字

連年不能拔注遂躍馬控弦處我疆土○控弦一作横弦疆土一作疆上

救至欲內外擊紹遣人與子書○監本作遣人與手書注有引瓚遺人告子續之文作與子書爲是今改正

舉火爲應注乃遣閒使與續書紹候者得之使陳琳更其書曰○何焯曰更其書者所以譎瓚在昔衰周二十四字後漢書郎作瓚與續書發端者近之非琳所更也

陶謙舉茂才除盧令注固彊之及舞又不轉○太平御覽作固彊之乃舞舞又不轉

張楊單于執楊至黎陽○執楊北宋本作與楊

公孫度悉斬送彌晏等首注魏畧載淵表曰○魏畧北宋本作魏書

誘呼鮮卑侵擾北方注邊陲烽火相望○監本誤鋒火今改正

又注合策明之計夾輔漢室○策明疑應作策名

又注奔馳赴難軍旅行成○冊府作軍旅成行

張燕燕薨子方嗣方薨子融嗣○别本無方薨下五字

張魯封魯五子及閻圃等皆爲列侯注黃初中增圃爵邑在禮請中○監本作中毛本作在禮爲中毛本作在禮謂中

臣明楷按蜀志劉封傳注詔轉儀拜樓船將軍在禮請中請猶奉朝請之請毛本監本均失之今改正

魏志卷八考證

乾隆四年校刊

魏志卷九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夏侯惇 韓浩 史渙　夏侯淵　曹仁 弟純　曹洪

曹休 子肇　曹眞 子爽 羲 彥 訓 何晏 鄧颺 丁謐 畢軌 李勝

桓範　夏侯尚 子玄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夏侯嬰之後也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太祖初起惇常爲裨將從征伐太祖行奮武將軍以惇爲司馬別屯白馬遷折衝校尉領東郡太守太祖征陶謙留惇守濮

陽張邈叛迎呂布太祖家在鄄城惇輕軍往赴適與布會交戰布退還遂入濮陽襲得惇軍輜重遣將僞降共執持惇責以寶貨惇軍中震恐惇將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案甲當部不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執劫大將軍復欲望生邪且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數責皆斬之惇既免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爲萬世法乃著令自今已後有持質者皆當并擊勿顧質由是劫質者遂絕孫盛曰案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劫陰貴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質迫盜盜遂殺之也然則合擊者乃古制也自安順已降政教陵遲劫質不避王公而有司莫能遵奉國憲者浩始復斬之故魏武嘉焉太祖自徐州還惇從征呂布爲流矢所中傷左目魏略曰時夏侯淵與惇俱爲將軍軍中號惇爲盲夏侯惇惡之每照鏡恚怒輒撲鏡於地復領陳留濟陰太守加建武將軍封高安鄉侯時大旱蝗蟲起惇乃斷太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轉領河南尹太祖平河北爲大將軍後拒鄴破還伏波將軍領尹如故使得以便宜從事不拘科制建安十二年錄惇前後功增封邑千八百戶并前二千五百戶二十一年從征孫權還使惇都督二十六軍留居巢賜伎樂名倡令曰魏絳以和

戎之功。猶受金石之樂。況將軍乎。二十四年太祖軍擊破呂布軍於摩陂。召惇常與同載。特見親重。出入臥內。諸將莫得比也。拜前將軍。魏書曰時諸將皆受魏官號惇獨漢官乃上疏自陳不當不臣之禮太祖曰吾聞太上師臣其次友臣夫臣者貴德之人也區區之魏而臣足以屈君乎惇固請乃拜爲前將軍督諸軍還壽春。徙屯召陵。文帝卽王位。拜惇大將軍。數月薨。惇雖在軍旅。親迎師受業。性清儉。有餘財輒以分施。不足資之於官。不治產業。謚曰忠侯。子充嗣。帝追思惇功。欲使子孫畢侯。分惇邑千戶。賜惇七子二孫爵皆關內侯。惇弟廉及子楙素自封列侯。初太祖以女妻楙。卽清河公主也。楙歷位侍中尚書安西鎮東將軍假節。魏略曰楙字子林惇中子也文帝少與楙親及卽位以爲安西將軍持節承夏侯淵處都督關中楙性無武略而好治生至太和二年明帝西征人有白楙者遂召還爲尚書楙在西時多畜伎妾公主由此與楙不和其後羣弟不遵禮度楙數切責弟懼見治乃共構楙以誹謗公主奏之有詔收楙帝意欲殺之以問長水校尉京兆段默默以爲此必清河公主與楙不睦出於譖構冀不推實耳且伏波與先帝有定天下之功宜加三思帝意解曰吾亦以爲然乃發詔推問爲公主作表者果其羣弟子臧子江所構也充薨子廙嗣。廙薨。子劭嗣。晉陽秋曰泰始二年高安鄕侯夏侯佐卒惇之孫也嗣絕詔曰惇魏之元功勳書竹帛昔庭堅不祀猶或悼之況朕受禪於魏而可以忘其功臣哉宜擇惇近屬劭封之韓浩者河內人。及沛國史渙與浩俱以忠勇顯。浩至中護軍。渙至中領軍。皆掌禁兵。封列侯。魏書曰韓浩字元嗣漢末兵起縣近山藪多寇浩聚徒衆爲縣藩衛太守王匡以爲從事將兵拒董卓於盟津時浩舅杜陽爲河陰令卓執之使招浩浩不從袁術聞而

壯之以爲騎都尉夏侯惇聞其名請與相見大奇之使領兵從征伐時大議損益浩以爲當急田太祖善之遷護軍太祖欲討柳城領軍史渙以爲道遠深入非完計也欲與浩共諫浩曰今兵勢彊盛威加四海戰勝攻取無不如志不以此時遂除天下之患將爲後憂且公神武舉無遺策吾與君爲中軍主不宜沮衆遂從破柳城改其官爲中護軍置長史司馬從討張魯魯降議者以浩智略足以綏邊欲留使都督諸軍鎮漢中太祖曰吾安可以無護軍乃與俱還其見親任如此及薨太祖愍惜之無子以養子榮嗣史渙字公劉少任俠有雄氣太祖初起以客從行中軍校尉從征伐常監諸將見親信轉拜中領軍十四年薨子靜嗣

夏侯淵字妙才惇族弟也太祖居家曾有縣官事淵代引重罪太祖營救之得免魏略曰時兗豫大亂淵以饑乏棄其幼子而活亡弟孤女太祖起兵以別部司馬騎都尉從遷陳留潁川太守及與袁紹戰於官渡行督軍校尉紹破使督兗豫徐州軍

妙才戰功可與樊汪伍讀其傳殆自彷彿也

糧時軍食少淵傳饋相繼軍以復振昌狶反遣于禁擊之未拔復遣淵與禁并力遂擊狶降其十餘屯狶詣禁降淵還拜典軍校尉魏書曰淵爲將赴急疾常出敵之不意故軍中爲之語曰典軍校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日一千濟南樂安黃巾徐和司馬俱等攻城殺長吏淵將泰山齊平原郡兵擊大破之斬和平諸縣收其糧穀以給軍士十四年以淵爲行領軍太祖征孫權還使淵督諸將擊廬江叛者雷緒緒破又行征西護軍督徐晃擊太原賊攻下二十餘屯斬賊帥商曜屠其城從征韓遂等戰於渭南又督朱靈平隃麋汧氐與太祖會安定降楊秋十七年太祖乃還鄴以淵行護軍將軍

督朱靈路招等屯長安擊破南山賊劉雄降其衆圍遂
超餘黨梁興於鄠拔之斬興封博昌亭侯馬超圍涼州
刺史韋康於冀淵救康未到康敗去冀二百餘里超來
逆戰軍不利汧氐反淵引軍還十九年趙衢尹奉等謀
討超姜叙起兵鹵城以應之衢等譎說超使出擊叙於
後盡殺超妻子超奔漢中還圍祁山叙等急求救諸將
議者欲須太祖節度淵曰公在鄴反覆四千里比報叙
等必敗非救急也遂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在前從陳
倉狹道入淵自督糧在後郃至渭水上超將氐羌數千
逆郃未戰超走郃進軍收超軍器械淵到諸縣皆已降

韓遂在顯親淵欲襲取之遂走淵收遂軍糧追至略陽
城去遂二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興國氐淵以
爲遂兵精興國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擊長離諸羌長
離諸羌多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羌獨守則孤救長離
則官兵得與野戰可必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輕兵
步騎到長離攻燒羌屯斬獲甚衆諸羌在遂軍者各還
種落遂果救長離與淵軍對陳諸將見遂衆惡之欲結
營作塹乃與戰淵曰我轉鬬千里今復作營塹則士衆
罷弊不可久賊雖衆易與耳乃鼓之大破遂軍得其旌
麾還略陽進軍圍興國氐王千萬逃奔馬超餘衆降轉

擊高平屠各皆散走收其糧穀牛馬乃假淵節初枹罕宋建因涼州亂自號河首平漢王太祖使淵帥諸將討建淵至圍枹罕月餘拔之斬建及所置丞相已下淵別遣張郃等平河關渡河入小湟中河西諸羌盡降隴右平太祖下令曰宋建造爲亂逆三十餘年淵一舉滅之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二十一年增封三百戶并前八百戶還擊武都氐羌下辯收氐穀十餘萬斛太祖西征張魯淵等將涼州諸將侯王已下與太祖會休亭太祖每引見羌胡以淵畏之會魯降漢中平以淵行都護將軍督張郃徐晃等平巴郡太祖還鄴留淵守漢中卽拜淵征西將軍二十三年劉備軍陽平關淵率諸將拒之相守連年二十四年正月備夜燒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備挑郃戰郃軍不利淵分所將兵半助郃爲備所襲淵遂戰死謚曰愍侯初淵雖數戰勝太祖常戒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淵妻太祖內妹長子衡尚太祖弟海陽哀侯女恩寵特隆衡襲爵轉封安寧亭侯黃初中賜中子霸太和中賜霸四弟爵皆關內侯霸正始中爲討蜀護軍右將軍進封博昌亭侯素爲曹爽所厚聞爽誅自

疑亡入蜀以淵舊勳赦霸子徙樂浪郡

魏畧曰霸字仲權淵爲蜀所害故霸常切齒欲有報蜀意黃初中爲偏將軍子午之役霸召爲前鋒進至興世圍安營在曲谷中蜀人望知其是霸也指下兵攻之霸手戰鹿角間賴救至然後解後爲右將軍屯隴西其養士和戎並得其歡心至正始中代夏侯儒爲征蜀護軍統屬征西時征西將軍夏侯玄於霸爲從子而玄於曹爽爲外弟及司馬宣王誅曹爽遂召玄玄來東霸聞曹爽被誅而玄又徵以爲禍必轉相及心既內恐又霸先與雍州刺史郭淮不和而淮代玄爲征西霸益不安故遂奔蜀南趣陰平而失道入窮谷中糧盡殺馬步行足破臥巖石下使人求道未知何之蜀聞之乃使人迎霸初建安五年時霸從妹年十三四在本郡出行樵採爲張飛所得飛知其良家女遂以爲妻產息女爲劉禪皇后故淵之初亡飛妻請而葬之及霸入蜀禪與相見釋之曰卿父自遇害於行間耳非我先人之手刃也指其兒子以示之曰此夏侯氏之甥也厚加爵寵

霸弟威官至兗州刺史

世語曰威字季權任俠貴歷荊兗二州刺史子駿并州刺史次莊淮南太守莊子湛字孝若以才博文章至南陽相散騎常侍莊晉景陽皇后姊夫也由此一門侈盛於時

威弟惠樂安太守

文章叙錄曰惠字稚權幼以才學見稱善屬奏議歷散騎黃門侍郎與鍾毓數有辯駁事多見從遷燕相樂安太守年三十七卒

惠弟和河南尹

世語曰和字義權清辯有才論歷河南尹太常淵第三子稱第五子榮從孫湛爲其序曰稱字叔權自孺子而好合聚童兒爲之渠帥戲必爲軍旅戰陳之事有違者輒嚴以鞭捶衆莫敢逆淵陰奇之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爲耳安能學人年十六淵與之田見奔虎稱驅馬逐之禁之不可一箭而倒名聞太祖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矣與文帝爲布衣之交每讌會氣陵一坐辯士不能屈世之高名者多從之游年十八卒弟榮字幼權幼聰惠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識之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使之遍談不謬一人帝深奇之漢中之敗榮年十三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親在難焉所逃死乃奮劒而戰遂沒陳

衡薨子績嗣爲虎賁中郎將績薨子褒嗣

錢按以昌慮本州之址海昌則誤爲徐州牧不得有其地疑是昌邑之誤

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也魏書曰仁祖裒潁川太守父熾侍中長水校尉少好弓馬弋獵後豪傑並起仁亦陰結少年得千餘人周旋淮泗之間遂從太祖爲別部司馬行厲鋒校尉太祖之破袁術仁所斬獲頗多從征徐州仁常督騎爲軍前鋒別攻陶謙將呂由破之還與大軍合彭城大破謙軍從攻費華即墨開陽謙遣別將救諸縣仁以騎擊破之太祖征呂布仁別攻勾陽拔之生獲布將劉何太祖平黃巾迎天子都許仁數有功拜廣陽太守太祖器其勇略不使之郡以議郎督騎太祖征張繡仁別徇旁縣虜其男女三千餘人太祖軍還爲繡所追軍不利士卒喪氣

仁率厲將士甚奮太祖壯之遂破繡太祖與袁紹久相持於官渡紹遣劉備徇㶏彊諸縣多舉衆應之自許以南吏民不安太祖以爲憂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固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太祖善其言遂使將騎擊備破走之仁盡復收諸叛縣而還紹遣別將韓荀鈔斷西道仁擊荀於雞洛山大破之由是紹不敢復分兵出復與史渙等鈔紹運車燒其糧穀河北既定從圍壺關太祖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仁言於太祖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

將人自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城降、於是錄仁前後功、封都亭侯、從平荆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瑜將數萬衆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賊多金兵少、遂爲所圍、長史陳矯俱在城上、望見金等垂没、左右皆失色、仁意氣奮怒甚。謂左右取馬來。矯等共援持之、謂仁曰、賊衆盛不可當也。假使棄數百人何苦。而將軍以身赴之。仁不應。遂被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去賊百餘步迫溝。矯等以爲仁當住溝上。爲金形勢也。仁徑渡溝直前。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餘衆未盡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數人。賊衆乃退。矯等初見仁出。皆懼。及見仁還。乃歎曰。將軍眞天人也。三軍服其勇。太祖益壯之。轉封安平亭侯、太祖討馬超、以仁行安西將軍、督諸將拒潼關、破超渭南、蘇伯田銀反、以仁行驍騎將軍、都督七軍討銀等、破之、復以仁行征南將軍、假節、屯樊、鎭荆州、侯音以宛叛、略傍縣衆數千人、仁率諸軍攻破音、斬其首、還屯樊、卽拜征南將軍、關羽攻樊、時漢水暴溢、于禁等七軍皆没、禁降羽、仁人馬數千人守城。城不没者數板。

羽乘船臨城圍數重外內斷絕糧食欲盡救兵不至仁激厲將士示以必死將士感之皆無二徐晃救至水亦稍減晃從外擊羽仁得潰圍出羽退走仁少時不脩行檢及長爲將嚴整奉法令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鄢陵侯彰北征烏丸文帝在東宮爲書戒彰曰爲將奉法不當如征南邪及卽王位拜仁車騎將軍都督荆揚益州諸軍事進封陳侯增邑二千幷前三千五百戶追賜仁父熾謚曰陳穆侯置守冢十家後召還屯宛孫權遣將陳邵據襄陽詔仁討之仁與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陽使將軍高遷等徙漢南附化民於漢北文帝遣使卽拜

仁大將軍又詔仁移屯臨潁遷大司馬復督諸軍據烏江還屯合肥黃初四年薨謚曰忠侯(魏書曰仁時年五十六傅子曰曹大司馬之勇賁育弗加也張遼其次焉)子泰嗣官至鎭東將軍假節轉封甯陵侯泰薨子初嗣又分封泰弟楷範皆爲列侯而牛金官至後將軍仁弟純(英雄記曰純字子和年十四而喪父與同產兄仁別居承父業富於財僮僕人客以百數純綱紀督御不失其理鄉里咸以爲能好學問敬愛學士學士多歸焉由是爲遠近所稱年十八爲黃門侍郎二十從太祖到襄邑募兵遂常從征戰)初以議郎參司空軍事督虎豹騎從圍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太祖欲緩之純曰今千里蹈敵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且縣師深入難以持久彼勝而驕我敗而懼以懼敵驕必可克也太祖

善其言遂急攻之譚敗純麾下騎斬譚首級北征三郡純部騎獲單于蹋頓以前後功封高陵亭侯邑三百戶從征荆州追劉備於長坂獲其二女輜重收其散卒進降江陵從還譙建安十五年薨文帝即位追謚曰威侯魏書曰純所督虎豹騎皆天下驍銳或從百人將補之太祖難其帥純以選爲督撫循甚得人心及卒有司白選代太祖曰純之比何可復得吾獨不中督邪遂不選子演嗣官至領軍將軍正元中進封平樂鄉侯演薨子亮嗣

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也魏書曰洪伯父鼎爲尚書令任洪爲蘄春長太祖起義兵討董卓至滎陽爲卓將徐榮所敗太祖失馬賊追甚急洪下以馬授太祖太祖辭讓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到汴水水深不得渡洪循水得船與太祖俱濟還奔譙揚州刺史陳溫素與洪善洪將家兵千餘人就溫募兵得廬江上甲二千人東到丹陽復得數千人與太祖會龍亢太祖征徐州張邈舉兖州叛迎呂布時大饑荒洪將兵在前先據東平范聚糧穀以繼軍太祖討邈布於濮陽布破走遂據東阿轉擊濟陰山陽中牟陽武京密十餘縣皆拔之以前後功拜鷹揚校尉遷揚武中郎將天子都許拜洪諫議大夫別征劉表破表別將於舞陽陰葉堵陽博望有功遷厲鋒將軍封國明亭侯累從征伐拜都護將軍文帝即位爲衛將軍

遷驃騎將軍進封野王侯益邑千戶并前二千一百戶位特進後徙封都陽侯始洪家富而性吝嗇文帝少時假求不稱常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羣臣並救莫能得卞太后謂郭后曰令曹洪今日死吾明日敕帝廢后矣於是泣涕屢請乃得免官削爵土魏畧曰文帝收洪時曹真在左右請之曰今誅洪洪必以真爲譖也帝曰我自治之卿何豫也會卞太后責怒帝言梁沛之間非子廉無有今日詔乃釋之猶尚沒入其財產太后又以爲言後乃還之初太祖爲司空時以己率下每歲發調使本縣平貲于時譙令平洪貲財與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貲那得如子廉邪文帝在東宮嘗從洪貸絹百匹洪不稱意及洪犯法自分必死既得原喜上書謝曰臣少不由道過在人倫長竊非任遂蒙含貸性無檢度知足之分而有豺狼無厭之質老惛倍貪觸突國網罪迫三千不在赦宥當就辜誅棄諸市朝猶蒙天恩骨肉更生臣仰覩天日愧負靈神俛怖色颭慙愧怖悸不能雉經以自裁割謹塗顏闕門拜章陳情洪先帝功臣時人多爲觖望明帝卽位拜後將軍更封樂城侯邑千戶位特進復拜驃騎將軍太和六年薨謚曰恭侯子馥嗣侯初太祖分洪戶封子震列侯洪族父瑜脩慎篤敬官至衞將軍封列侯

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也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里休年十餘歲喪父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攜將老母渡江至吳魏書曰休祖父嘗爲吳郡太守休於太守舍見壁上祖父畫像下榻拜涕泣同坐者皆嘉歎焉以太祖舉義兵易姓名轉至荊州閒行北歸見太祖太祖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文帝同止見待如子常

從征伐使領虎豹騎宿衛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辯太祖遣曹洪征之以休爲騎都尉參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聞此令亦委事於休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衆議狐疑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太祖拔漢中諸軍還長安拜休中領軍文帝即王位爲領軍將軍錄前後功封東陽亭侯夏侯惇薨以休爲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車駕臨送上乃下輿執手而別孫權遣將屯歷陽休到擊破之又別遣兵渡江燒賊蕪湖營數千家遷征東將軍領揚州刺史進封安陽鄉侯魏書曰休喪母至孝帝使侍中奪喪服使飲酒食肉休受詔而形體益憔悴乞歸譙葬母帝復遣越騎校尉薛喬奉詔節其憂哀使歸家治喪一宿便葬葬訖詣行在所帝見親自寬慰之其見愛重如此帝征孫權以休爲征東大將軍假黃鉞督張遼等及諸州郡二十餘軍擊權大將呂範等於洞浦破之拜揚州牧明帝即位進封長平侯吳將審悳屯皖休擊破之斬悳首吳將韓綜翟丹等前後率衆詣休降增邑四百并前二千五百戶遷大司馬都督揚州如故太和二年帝爲二道征吳遣司馬宣王從漢水下督休諸軍向尋陽賊將僞降休深入戰不利退還宿石亭軍夜驚士卒亂棄甲兵輜

重甚多休上書謝罪帝遣屯騎校尉楊曁慰喻禮賜益隆休因此癰發背薨謚曰壯侯子肇嗣世語曰肇字長思肇有當世才度爲散騎常侍屯騎校尉明帝寢疾方與燕王宇等屬以後事帝意尋變詔肇以侯歸第正始中薨追贈衞將軍子興嗣初文帝分休戶三百封肇弟纂爲列侯後爲殄吳將軍薨追贈前將軍張隱文士傳曰肇孫攄字顏遠少厲志操博學有才藻仕晉辟公府歷洛陽令有能名大司馬齊王冏輔政攄與齊人左思俱爲記室督從中郎出爲襄陽太守征南司馬值天下亂攄討賊向吳戰敗死

曹眞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太祖起兵眞父邵募徒衆爲州郡所殺魏略曰眞本姓秦養曹氏或云其父伯南夙與太祖善興平末袁術部黨與太祖攻劫太祖出爲寇所追走入秦氏伯南開門受之寇問太祖所在答云我是也遂害之由此太祖思其功故變其姓魏書曰邵以忠篤有才智爲太祖所親信初平中太祖興義兵邵募徒衆從太祖周旋時豫州刺史黃琬欲害太祖太祖避之而邵獨遇害太祖哀眞少孤收養與諸子同使與文帝共止常獵爲虎所逐顧射虎應聲而倒太祖壯其鷙勇使將虎豹騎討靈丘賊拔之封靈壽亭侯以偏將軍將兵擊劉備別將於下辯破之拜中堅將軍從至長安領中領軍是時夏侯淵沒於陽平太祖憂之以眞爲征蜀護軍督徐晃等破劉備別將高詳於陽平太祖自至漢中拔出諸軍使眞至武都迎曹洪等還屯陳倉文帝即王位以眞爲鎭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錄前

後功進封東鄉侯張進等反於酒泉眞遣費耀討破之斬進等黃初三年還京都以眞爲上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鉞與夏侯尚等征孫權擊牛渚屯破之轉拜中軍大將軍加給事中七年文帝寢疾眞與陳羣司馬宣王等受遺詔輔政明帝即位進封邵陵侯臣松之案眞父名邵封邵陵侯若非書誤則事不可論遷大將軍諸葛亮圍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應亮帝遣眞督諸軍軍郿遣張郃擊亮將馬謖大破之安定民楊條等略吏民保月支城眞進軍圍之條謂其衆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耳遂自縛出三郡皆平眞以亮懲於祁山後出必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王生守陳倉治其城明年春亮果圍陳倉已有備而不能克增邑并前二千九百戶四年朝洛陽遷大司馬賜劒履上殿入朝不趨眞以蜀連出侵邊境宜遂伐之數道並入可大克也帝從其計眞當發西討帝親臨送眞以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南入司馬宣王泝漢水當會南鄭諸軍或從斜谷道或從武威入會大霖雨三十餘日或棧道斷絕詔眞還軍眞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遵讚早亡眞愍之乞分所食邑封遵讚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平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眞邑賜遵讚子爵關內侯各百

戸。眞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爲用。眞病還洛陽。帝自幸其第省疾。眞薨。謚曰元侯。子爽嗣。帝追思眞功。詔曰。大司馬蹈履忠節。佐命二祖。內不恃親戚之寵。外不驕白屋之士。可謂能持盈守位。勞謙其德者也。其悉封眞五子羲訓則彥皚皆爲列侯。初文帝分眞邑二百戸。封眞弟彬爲列侯。

爽字昭伯。少以宗室謹重。明帝在東宮。甚親愛之。及卽位。爲散騎侍郎。累遷城門校尉。加散騎常侍。轉武衞將軍。寵待有殊。帝寢疾。乃引爽入臥內。拜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與太尉司馬宣王並受遺詔輔少主。明帝崩。齊王卽位。加爽侍中。改封武安侯。邑萬二千戸。賜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丁謐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宣王爲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也。魏書曰。爽使弟羲爲表曰。臣亡父眞奉事三朝。入備冢宰。出爲上將。先帝以臣肺腑遺緒。奬飭拔擢。典兵禁省。進無忠恪積累之行。退無羔羊自公之節。先帝聖體不豫。臣雖奔走侍疾。嘗藥。曾無精誠翼日之應。猥與太尉懿俱受遺詔。且聽且懼。靡所底告。臣聞虞舜序賢。以稷契爲先。成湯褒功。以伊呂爲首。審選博舉。優劣得所。斯誠輔世長民之大經。錄勳報功之令典。自古以來。未之或闕。今臣虛閒。位冠朝首。顧惟越次。中心愧惕。敢竭愚情。陳寫至實。夫天下之達道者三。謂德爵齒也。懿本以高明中正。處上司之位。名足鎭衆。義足率下。一也。包懷大略。允文允武。仍立征伐之勳。遐邇歸功。二也。萬里旋旆。親受遺詔。翼亮皇家。內外所向。三也。加之耆艾。紀綱邦國。體練朝政。論德則過於吉

甫樊仲課功則蹤于方叔召虎凡此數者懿實兼之臣
抱空名而處其右天下之人將謂臣以宗室見私知進
而不知退陛下岐嶷克明克類如有以察臣之言臣以
爲宜以懿爲太傅大司馬上昭陛下進賢之明中顯懿
身文武之實下使愚臣免於謗誚於是帝使中書監劉
放令孫資爲詔曰昔吳漢佐光武有征定四方之功爲
大司馬名稱于今太尉體履正直功蓋海內先帝本以
前後欲更其位者輒不彌久是以遲遲不施行耳今大
將軍薦太尉宜爲大司馬既合先帝本旨又放推讓進
德尚勳乃欲明賢良辨等列顯位長也雖且爽之屬宗
師呂望念在引領以處其下何以過哉朕甚嘉焉朕惟
先帝固知君子樂天知命纖芥細疑不足爲忌當顧柄
人彭亡之文故用低佪有意未遂耳斯亦先帝敬重大
臣恩愛深厚之至也昔成王建保傅之官近漢顯宗以
鄧禹爲太傅皆所以優崇儁乂
必有尊也其以太尉爲太傅
爽弟羲爲中領軍訓武
衛將軍彥散騎常侍侍講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
入禁闥貴寵莫盛焉南陽何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謐東
平畢軌咸有聲名進趣於時明帝以其浮華皆抑黜之
及爽秉政乃復進敘任爲腹心颺等欲令爽立威名於
天下勸使伐蜀爽從其言宣王止之不能禁正始五年
爽乃西至長安大發卒六七萬人從駱谷入是時關中
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入
谷行數百里賊因山爲固兵不得進爽參軍楊偉爲爽
陳形勢宜急還不然將敗世語曰偉字世英馮翊人明
帝治宮室偉諫曰今作宮室
斬伐生民墓上松柏毀壞碑獸石柱辜及
亡人傷孝子心不可以爲後世之法則
颺與偉爭於
爽前偉曰颺勝將敗國家事可斬也爽不悅乃引軍還
漢晉春秋曰司馬宣王謂夏侯玄曰春秋責大德重昔
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君所知也今興平路勢至

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徼絕覆軍必矣將何以
任其責玄懼言於爽引軍退費禕進兵據三嶺以截爽
爽爭嶮苦戰僅乃得過所發牛馬運轉者
死失略盡羌胡怨歎而關右悉虛耗矣
初爽以宣王
年德並高恒父事之不敢專行及晏等進用咸共推戴
說爽以權重不宜委之於人乃以晏颺謐爲尚書晏典
選舉軌司隸校尉勝河南尹諸事希復由宣王宣王遂
稱疾避爽
初宣王以爽魏之肺腑每推先之爽以宣王
名重亦引身卑下當時稱焉丁謐畢軌等既
進用數言于爽曰宣王有大志而甚得民心不可以推
誠委之由是爽恒猜防焉禮貌雖存而諸所興造皆不
復由宣王宣王力不能
爭且懼其禍故避之
晏等專政共分割洛陽野王典
農部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爲產業承勢竊取官
物因緣求欲州郡有司望風莫敢忤旨晏等與廷尉盧

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過深文致毓法使主者先收毓
印綬然後奏聞其作威如此爽飲食車服擬於乘輿尚
方珍翫充牣其家妻妾盈後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
人及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爲伎樂
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七人送鄴臺使先帝倢伃教習
爲技擅取太樂樂器武庫禁兵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
晏等會其中縱酒作樂羲深以爲大憂數諫止之又著
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辭旨甚切不敢斥爽託
戒諸弟以示爽爽知其爲已發也甚不悅羲或時以諫
喻不納涕泣而起宣王密爲之備九年冬李勝出爲荆

州刺史往詣宣王宣王稱疾困篤示以羸形勝不能覺謂之信然魏末傳曰爽等令勝辭宣王并伺察焉宣王見勝勝自陳無他功勞橫蒙特恩當為本州詣閤拜辭不悟加恩得蒙引見宣王令兩婢侍邊持衣衣落復上指口言渴求飲婢進粥宣王持盃飲粥粥皆流出沾胷勝愍然為之涕泣謂宣王曰今主上尚幼天下恃賴明公然衆情謂明公方舊風疾發何意尊體乃爾宣王徐更寬言才令氣息相屬說年老沈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好善為之恐不復相見如何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也宣王仍復陽為昏謬曰君方到并州努力自愛錯亂其辭狀如荒語勝復曰當忝荊州非并州也宣王乃若微悟者謂勝曰懿年老意荒忽不解君言今還為本州刺史盛德烈壯好建功勳今當與君別自顧氣力轉微後必不更會因欲自力設薄主人生死共別令師昭兄弟結君為友不可相舍去副懿區區之心因流涕哽咽勝亦長歎答曰輒當承敎須待勅命勝辭出與爽等相見說太傅語言錯悮口不攝盃指南為北又云吾當作并州吾答言當還為荊州非并州也徐徐與語有識人時乃知當還為荊州耳又欲

李君真好人

設主人祖送不可舍去宜須待之更向爽等垂淚云太傅患不可復濟令人愴然十年正月車駕朝高平陵爽兄弟皆從世語曰爽兄弟先是數俱出游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入者爽曰誰敢爾邪由此不復並行至是乃盡出也宣王部勒兵馬。先據武庫。遂出屯洛水浮橋。奏爽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為念臣言二祖亦屬臣以後事為念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黃門令董箕等才人侍疾者皆所聞知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衞歷世舊人皆復斥出欲置新人以樹

私計根據槃牙縱恣日甚外既如此又以黃門張當爲
都監專共交關看察至尊候伺神器離間二宮傷害骨
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但爲寄坐豈得久安此非
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
言昔趙高極意秦氏以滅呂霍早斷漢祚永世此乃陛
下之大鑒臣受命之時也太尉臣濟尚書令臣孚等皆
以爽爲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
太后令勑臣如奏施行臣輒勑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羲
訓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
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世語曰初宣王勒兵從闕下趣武庫當爽門人逼車住爽妻劉怖出至廳事謂帳下守督曰公在外今兵起如何督曰夫人勿憂乃上門樓引弩注箭欲發將孫謙在後牽止之曰天下事未可知如此者三宣王遂得過去爽得
宣王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爲干寶晉紀曰爽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爲鹿角發屯甲兵數千人以爲衞魏末傳曰宣王語弟孚陛下在外不可露宿促送帳幔太官食具詣行在所大
司農沛國桓範聞兵起不應太后召矯詔開平昌門拔
取劍戟略將門候南奔爽宣王知曰範畫策爽必不能
用範計範說爽使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兄弟猶豫未
決範重謂羲曰當今日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
夫持質一人尚欲望活今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
敢不應者羲猶不能納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說爽使早

自歸罪爽於是遣允泰詣宣王歸罪請死乃通宣王奏事干寶晉書曰桓範出赴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駑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世語曰宣王使許允陳泰解語爽蔣濟亦與書達宣王之旨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爲誓爽信之罷兵魏氏春秋曰爽既罷兵曰我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矣遂免爽兄弟以侯還第魏末傳曰爽兄弟歸家勑洛陽縣發民八百人使尉部圍爽第四角角作高樓令人在上望視爽兄弟舉動爽計窮愁悶持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還聽事上與兄弟共議未知宣王意深淺作書與宣王曰賤子爽哀惶恐怖無狀招禍分受屠滅前遣家人迎糧于今未反數日乏匱當煩見餉以繼旦夕宣王得書大驚即答書曰初不知乏糧甚懷踧踖令致米一百斛并肉脯鹽豉大豆尋送爽兄弟不達變數即便喜歡自謂不死初張當私以所擇才人張何等與爽疑其有姦收當治罪當陳爽與晏等陰謀反逆並先習兵須三月中欲發於是收晏等下獄會公卿朝臣廷議以爲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爽以支屬世蒙殊寵親受先帝握手遺詔託以天下而包藏禍心蔑棄顧命乃與晏颺及當等謀圖神器範黨同罪人皆爲大逆不道於是收爽羲訓晏颺謐軌勝範當等皆伏誅夷三族魏略曰鄧颺字玄茂鄧禹後也少得士名於京師明帝時爲尚書郎除洛陽令坐事免拜中郎又入兼中書郎初颺與李勝等爲浮華友及在中書浮華事發被斥出遂不復用正始初乃出爲潁川太守轉大將軍長史遷侍中尚書颺爲人好貨前在內職許臧艾授以顯官艾以父妾與颺故京師爲之語曰以官易婦鄧玄茂每所薦達多如此此故何晏選舉不得人頗由颺之不公忠遂同其罪蓋由交友非奇才魏略曰丁謐字彥靖父斐字文侯初斐隨太祖太祖以斐鄉里特饒愛之斐性好貨數請

求犯法輒得原宥爲典軍校尉總攝內外每所陳說多見從之建安末從太祖征吳斐隨行自以家牛羸困乃私易官牛爲人所白被收送獄奪官其後太祖問斐曰文侯印綬所在斐亦知見戲對曰以易餅耳太祖笑顧謂左右曰東曹毛掾數白此家欲令我重治我非不知此人不清良有以也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有小損而完我囊貯遂復斐官聽用如初後數歲病亡謐少不肯交遊但博覽書傳爲人沈毅頗有才略太和中常住鄴借人空屋居其中而諸王亦欲借之不知謐已得直開門入謐望見王交脚臥而不起而呼其奴客曰此何等人促呵使去王怒其無禮還具上言明帝收謐繫鄴獄以其功臣子原出後帝聞其有父風召拜度支郎中曹爽宿與相親時爽爲武衛將軍數爲帝稱其可大用會帝崩爽輔政乃拔謐爲散騎常侍遂轉尚書謐爲人外似疎略而內多忌其在臺閣有所彈駮臺中患之事不得行又其意輕貴多所忽略雖與何晏鄧颺等同位而皆少之唯以勢屈於爽爽亦敬之言無不從故于時謗書謂臺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疵囊三狗謂何鄧丁也默者爽小字也其意言三狗皆欲嚙人而謐尤甚也奏使郭太后出居

別宮及遣樂安王使北詣鄴又遣文欽令還淮南皆謐之訖司馬宣王由是特深恨之畢軌字昭先父字子禮建安中爲典農校尉軌以才能少有名聲明帝在東宮時軌在文學中黃初末出爲長史明帝即位入爲黃門郎子尚公主居處殷富遷并州刺史其在并州名爲騎豪雜虜數爲暴害吏民軌輕出軍擊鮮卑軻比能失利中護軍蔣濟表曰畢軌前失既往不咎但恐是後難可以再凡人材有長短不可彊成軌文雅志意自爲美器今失并州換置他州若入居顯職不毀其德於國事實善此安危之要唯聖恩察之至正始中入爲中護軍轉侍中尚書遷司隸校尉素與曹爽善每言於爽多見從之李勝字公昭父休字子朗有智略張魯前爲鎮北將軍休爲司馬家南鄭時漢中有甘露降子朗見張魯精兵數萬人有四塞之固遂建言赤氣久衰黃家當興欲魯舉號魯不聽會魯破太祖以其勸魯內附賜爵關內侯署散官騎從詣鄴至黃初中仕歷上黨鉅鹿二郡太守後以年老還拜議郎勝少游京師雅有才智與曹爽善明帝禁浮華而人白勝堂有四窗八達各有主名用是被收以其所連引者多故得原禁錮數歲帝崩曹爽輔政勝爲洛陽令夏侯玄爲征西將軍以勝爲長史

玄亦宿與勝厚駱谷之役議從勝出由是司馬宣王不悅於勝累遷滎陽太守河南尹勝前後所宰守未嘗不稱職為尹歲餘廳事前屠蘇壞令人更治之小材一枚激墮正擿受符吏石虎頭斷之後旬日遷為荊州刺史未及之官而敗也範字元則世為冠族建安末入丞相府延康中為羽林左監以有文學與王象等典集皇覽明帝時為中領軍尚書遷征虜將軍東中郎將使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治下邳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引節欲斬岐為所奏不直坐免還復為兗州刺史快快不得意又聞當轉為冀州牧是時冀州統屬鎮北而鎮北將軍呂昭才實仕進本在範後範謂其妻仲長曰我寧作諸卿向三公長跪耳不能為呂子展屈也其妻曰君前在東坐欲擿斬徐州刺史眾人謂君難為作下今復羞為呂屈是復難為作上也範忿其言觸實乃以刀環撞其腹妻時懷孕遂墮胎死範亦竟稱疾不赴冀州正始中拜大司農範前在臺閣號為曉事及為司農又以清省稱範嘗抄撮漢書中諸雜事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論蔣濟為太尉嘗與範會社下羣卿列坐有數人範懷其所撰欲以示濟謂濟當虛心觀之範出其書以示左右左右傳之示濟濟不肯視範心恨之因論他

事乃發怒謂濟曰我祖薄德公輩何似邪濟性雖彊毅亦知範剛毅睨而不應各罷範於沛郡仕次在曹眞後于時曹爽輔政以範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敬之然不甚親也及宣王起兵閉城門以範為曉事乃指召之欲使領中領軍範欲應召而其子諫之以為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疑有頃兒又促之範欲去而司農丞吏皆止範範不從乃突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範呼之舉手中版以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範呵之言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範南見爽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徵四方以自輔爽疑義又無言範自謂義曰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為邪於今日卿等門戶倒矣俱不言範又謂義曰卿別營近在闕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義兄弟默然不從申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謂諸從駕羣臣曰我度太傅意亦不過欲令我兄弟向己也我獨有以不合於遠近耳遂進謂帝曰陛下作詔免臣官報皇太后令範知爽首免而己必坐唱義也範乃曰老子今茲坐卿兄弟族矣爽

等既免帝還宮遂令範隨從到洛水浮橋北望見宣王下車叩頭而無言宣王呼範姓曰桓大夫何爲爾邪車駕入宮有詔範還復位範詣闕拜章謝待報會司蕃詣鴻臚自首具說範前臨出所道宣王乃忿然曰誣人以反於法何應主者曰科律反受其罪乃收範於闕下時人持範甚急範謂部官曰徐之我亦義士耳遂送廷尉世語曰初爽夢二虎銜雷公雷公若二升梲放著庭中爽惡之以問占者靈臺丞馬訓曰憂兵訓退告其妻曰爽將以兵亡不出旬日漢晉春秋曰安定皇甫謐以九年冬夢至洛陽自廟出見車騎甚衆以物呈廟云誅大將軍曹爽寤而以告其邑人邑人曰君欲作曹人之夢乎朝無公孫彊如何且爽兄弟典重兵又權尚書事誰敢謀之謐曰爽無叔振鐸之請苟失天機則離矣何恃於彊昔漢之閻顯倚母后之尊權國威命可謂至重矣閻人十九人一旦尸之況爽兄弟乎世語曰初爽出司馬魯芝留在府聞有事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爽誅擢爲御史中丞及爽解印綬將出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爽不從有司奏綜導爽反宣王曰各爲其主也宥之以爲尚書郎芝字世英扶風人也以後仕進至特進光祿大夫綜字初伯後爲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長史臣松之案夏侯湛爲芝銘及干寶晉紀並云爽既誅宣王即擢芝爲并州刺史以綜爲安東參軍與世語不同

嘉平中紹功臣世封眞族孫熙爲新昌亭侯邑三百戶以奉眞後干寶晉紀曰蔣濟以曹眞之勳力不宜絕祀故以熙爲後濟又病其言之失信於爽發病卒

晏何進孫也母尹氏爲太祖夫人晏長於宮省又尚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晏字平叔魏略曰太祖爲司空時納晏母并收養晏其時秦宜祿兒阿蘇亦隨母在公家並見寵如公子蘇即朗也蘇性謹慎而晏無所顧憚服飾擬於太子故文帝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嘗謂之爲假子晏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及明帝立頗爲冗官至正始初曲合於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爲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晏前以尚主得賜爵爲列侯又其母在內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晏爲尚書主選舉其宿與之有舊者多被拔擢魏末傳曰晏婦金鄉公主即晏同母妹公主

賢謂其母沛王太妃曰晏爲惡日甚將何保身母笑曰汝得無妬晏耶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歲宣王遣人錄之晏母歸藏其子王宮中向使者搏頰乞白活之使者具以白宣王宣王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心常嘉之且爲沛王故特原不殺魏氏春秋曰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於時司馬景王亦預焉晏嘗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况諸己也初宣王使晏典治爽等獄晏窮治黨與冀以獲宥宣王曰凡有八族晏疏丁鄧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臣松之案魏末傳云晏取其同母妹爲妻此紕繆所不忍言雖楚王之妻嫂不是甚也已設令此言出於舊史猶將莫之或信況底下之書乎案諸王傳沛王出自杜夫人所生晏母姓尹公主若與沛王同生焉得言與晏同母皇甫謐列女傳曰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己乃斷髮以爲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即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絶婚彊迎令女歸時文寧爲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廼微使人諷之令女歎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爲信防之少懈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臥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舉家驚惶奔往視之莫不酸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辛苦迺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爲乎司馬宣王聞而嘉之聽使乞子字養爲曹氏後名顯于世

夏侯尚字伯仁淵從子也文帝與之親友魏書曰尚有籌畫智略文帝器之與爲布衣之交太祖定冀州尚爲軍司馬將騎從征伐後爲五官將文學魏國初建遷黃門侍郎代郡胡叛遣鄢陵侯彰征討之以尚參彰軍事定代地還太祖崩於洛陽尚持節奉梓宮還鄴并錄前功封平陵亭侯拜散騎

常侍遷中領軍文帝踐阼更封平陵鄉侯遷征南將軍領荊州刺史假節都督南方諸軍事尚奏劉備別軍在上庸山道險難彼不我虞若以奇兵潛行出其不意則獨克之勢也遂勒諸軍擊破上庸平三郡九縣遷征南大將軍孫權雖稱藩尚益脩攻討之備權後果有貳心黃初三年車駕幸宛使尚率諸軍與曹眞共圍江陵權將諸葛瑾與尚軍對江瑾渡入江中渚而分水軍於江中尚夜多持油船將步騎萬餘人於下流潛渡攻瑾諸軍夾江燒其舟船水陸並攻破之城未拔會大疫詔勑尚引諸軍還益封六百戶并前千九百戶假鉞進爲牧

荊州殘荒外接蠻夷而與吳阻漢水爲境舊民多居江南尚自上庸通道西行七百餘里山民蠻夷多服從者五六年間降附數千家五年徙封昌陵鄉侯尚有愛妾嬖幸寵奪適室適室曹氏女也故文帝遣人絞殺之尚悲感發病恍惚既葬埋妾不勝思見復出視之文帝聞而恚之曰杜襲之輕薄尚良有以也然以舊臣恩寵不衰六年尚疾篤還京都帝數臨幸執手泣尚薨謚曰悼侯魏書載詔曰尚自少侍從盡誠竭節雖云異姓其猶骨肉是以入爲腹心出當爪牙智略深敏謀謨過人不幸早殞命也奈何贈征南大將軍昌陵侯印綬子玄嗣又分尚戶三百賜尚弟子奉爵關內侯玄字太初少知名弱冠爲散騎黃門

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並坐玄恥之不悅形之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為羽林監正始初曹爽輔政玄爽之姑子也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世語曰玄世名知人為中護軍拔用武官參戟牙門無非俊傑多牧州典郡立法垂教于今皆為後式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為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騖之路開下踰其敘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

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敘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為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衆人驅駭欲風俗清靜其可

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脩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脩己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眞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以爲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爲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脩而事不煩夫事簡業脩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殷周五等之叙徒有小大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脩職業不脩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並興而姦僞滋長故先王達其如此故專其

乾隆四年校刊

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脩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粗立儀準以一治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爲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己則爭夫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困弊咎生於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承衰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一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爲親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今如并之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遷用轉以能升所牧亦增此進才効功之叙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

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省費在於此矣又以為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于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采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為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纖巧之物自上以下至於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於下矣宣王報書曰審官擇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善禮鄉閭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而中間一相承習卒不能改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

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爲官司耳昔賈誼亦患服制漢文雖身服弋綈猶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三事當待賢能然後了耳玄又書曰漢文雖身衣弋綈而不革正法度內外有僭儗之服寵臣受無限之賜由是觀之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篤齊治制之意也今公侯命世作宰追蹤上古將隆至治抑末正本若制定於上則化行於衆矣夫當宜改之時留殷勤之心令發之日下之應也猶響尋聲耳猶垂謙謙曰待賢能此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竊未喻焉頃之爲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魏略曰玄既遷司馬景王代爲護軍護軍總統諸將任主武官選舉前後當此官者不能止貨賂故蔣濟爲護

軍時有謠言欲求牙門當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宣王與濟善間以問濟濟無以解之因戲曰洛中市買一錢不足則不行遂相對歡笑玄代濟故不能止絕人事及景王之代玄整頓法令人莫犯者與曹爽共興駱谷之役時人譏之爽誅徵玄爲大鴻臚數年徙太常玄以爽抑絀內不得意中書令李豐雖宿爲大將軍司馬景王所親待然私心在玄遂結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謀欲以玄輔政豐既內握權柄子尚公主又與緝俱馮翊人故緝信之豐陰令弟兗州刺史翼求入朝欲使將兵入幷力起會翼求朝不聽嘉平六年二月當拜貴人豐等欲因御臨軒諸門有陛兵誅大將軍以玄代之以緝爲驃騎將軍豐密語黃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

敦宂從僕射劉賢等曰卿諸人居內多有不法大將軍嚴毅累以爲言張當可以爲誡鑠等皆許以從命

魏書曰玄素貴以爽故廢黜居常怏怏不得意中書令李豐與玄及后父光祿大夫張緝陰謀爲亂緝與豐同郡傾巧人也以東莞太守召爲后家亦不得意故皆同謀初豐自以身處機密息韜又以列侯給事中尚齊長公主有內外之重心不自安密謂韜曰玄既爲海內重人加以當大任年時方壯而永見廢又親曹爽外弟於大將軍有嫌吾得玄書深以爲憂緝有才用棄兵馬大郡還坐家巷各不得志欲使汝以密計告之緝當病創臥豐遣韜省病韜屏人語緝曰韜尚公主父子在儀近大將軍秉事常恐不見明信太常亦懷深憂君侯雖有后父之尊安危未可知皆與韜家同處者也韜父欲與君侯謀之緝默然良久曰同舟之難吾焉所逃此大事不捷卽禍及宗族韜於是往報豐豐密語黃門監蘇鑠等蘇鑠等答豐惟君侯計豐言曰今拜貴人諸營兵皆屯門陛下臨軒因此便共迫脅將羣寮人兵就誅大將軍卿等當共密自此意鑠等曰陛下儻不從人奈何豐等曰事有權宜臨時若不信聽便當劫將去耳那得不從鑠等許諾豐曰此族滅事卿等密之事成卿等皆當封侯常侍也豐復密以告玄緝緝遣子邈與豐相結同謀起事世語曰豐遣子韜以謀報玄玄曰宜詳之耳而不以告也

大將軍微聞其謀請豐相見豐不知而往卽殺之

世語曰大將軍聞豐謀舍人王羕請以命請豐豐若無備情屈勢追必來若不來羕一人足以制之若知謀泄以衆挾輪長戟自衞徑入雲龍門挾天子登陵雲臺臺上有三千人仗鳴鼓會衆如此羕所不及也大將軍乃遣羕以車迎之豐見劫追隨羕而至魏氏春秋曰大將軍責豐豐知禍及遂正色曰卿父子懷姦將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禽滅耳大將軍怒使勇士以刀環築豐腰殺之魏略曰豐字安國故衞尉李義子也黃初中以父任召隨軍始爲白衣時年十七八在鄴下名爲清白識別人物海內翕然莫不注意後隨軍在許昌聲稱日隆其父不願其然遂令閉門勑使斷客初明帝在東宮豐在文學中及卽尊位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爲誰降人云聞有李安國者是時豐爲黃門郎明帝問左右安國所在左右以豐對帝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後轉騎都

明帝不喜浮華初又
失之安國

尉給事中帝崩後為永寧太僕以名過其實能用少也
正始中遷侍中尚書僕射豐在臺省常多託疾時臺制
疾滿百日當解祿豐疾未滿數十日輒暫起已復臥如
是數歲初豐子韜以選尚公主豐雖外辭之內不甚憚
也豐弟翼及偉仕數歲間並歷郡守豐嘗於人中顯誡
二弟言當用榮位為及司馬宣王久病偉為二千石荒
於酒亂新平扶風二郡而豐不召眾人以為恃寵曹爽
專政豐依違二公間無有適莫故于時有謗書曰曹爽
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漿李豐兄弟如游光其意
以為豐雖外示清淨而內圖事有似於游光也及宣王
奏誅爽住車闕下與豐相聞豐怖遽氣索足委地不能
起至嘉平四年宣王終後中書令缺大將軍諮問朝臣
誰可補者或指向豐豐雖知此非顯選而自以連婚國
家思附至尊因伏不辭遂奏用之為中書二歲帝比
每獨召與語不知所說景王知其議己請豐豐不以實
告乃殺之其事秘豐前後仕歷二朝不以家計為意仰
俸廩而已韜雖尚公主豐常約敕不得有所侵取時得
賜錢帛輒以外施親族及得賜官人多與子弟而豐皆
以與諸外甥及死後有司籍其家家無餘積魏氏春秋
曰夜送豐尸付廷尉廷尉鍾毓不受曰非法官所治也

以其狀告且敕之乃受帝怒將問豐死意太后懼呼帝
入乃止遣使收翼世語曰翼後妻散騎常侍荀廙姊謂
翼曰中書事發可及書未至赴吳何為坐取死亡左右
可共同赴水火者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
與同死生者去亦不免翼曰二兒小吾不去今但從坐
身死二兒必免果如翼言翼子斌楊駿外甥也晉惠帝
初為河南尹與駿俱死見晉書

事下有司收玄緝鑠敦賢等送廷尉

世語曰玄至廷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治玄玄正色責
毓曰吾當何辭卿為令史責人也卿便為吾作毓以其
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流
涕以示玄玄視領之而已毓弟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
是日於毓坐狎玄玄不受孫盛雜語曰玄在囹圄會因欲狎而友玄玄正色曰鍾君何相偪如此也

廷尉鍾毓奏豐等謀迫脅至尊擅誅冢宰大逆無道請論如
法於是會公卿朝臣廷尉議咸以為豐等各受殊寵典
綜機密緝承外戚椒房之尊玄備世臣並居列位而包

名盈只中排婦耳何從
公家宗禁也

藏禍心構圖凶逆交關閹豎授以姦計畏憚天威不敢顯謀乃欲要君脅上肆其詐虐謀誅良輔擅相建立將以傾覆京室顛危社稷毓所正皆如科律報毓施行詔書齊長公主先帝遺愛原其三子死命於是豐玄緝敦賢等皆夷三族（魏書曰豐子韜以尚主賜死獄中）其餘親屬徙樂浪郡玄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時年四十六（魏略曰玄自從西還不交人事不蓄華妍魏氏春秋曰初夏侯霸將奔蜀呼玄欲與之俱玄曰吾豈苟存自容於寇虜乎遂還京師太傅薨許允謂玄曰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玄嘗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於世玄之執也魏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大將軍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薨大將軍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玄時後至衆賓客咸越席而迎大將軍由是惡之臣松之案曹爽以正始五年伐蜀時玄已為關中都督至十年爽誅滅後方還洛耳案少帝紀司空趙儼以六年亡玄則無由得會儼葬若云玄入朝紀傳又無其事斯近妄不實）正元中紹功臣世封尚從孫本為昌陵亭侯邑三百戶以奉尚後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豐玄親善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即投書燒之不以開呈司馬景王後豐等事覺徙允為鎮北將軍假節督河北諸軍事未發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道死（魏略曰允字士宗世冠族父據仕歷典農校尉郡守允少與同郡崔贊俱發名於冀州召入軍明帝時為尚書選曹郎與陳國袁侃對同坐職事皆收送獄詔旨嚴切當有死者正直者為重

允謂佩曰卿功臣之子法應八議不憂死也佩知其指乃爲受重允刑竟復吏出爲郡守稍遷爲侍中尚書中領軍允聞李豐等被收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回遑不定中道還取袴豐等已收訖大將軍聞允前遽怪之曰我自收豐等不知士大夫何爲忽忽乎是時朝臣遽者多耳而衆人咸以爲意在允也會鎮北將軍劉靜卒朝廷以允代靜已受節傳出止外舍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晝行也允心甚悅與臺中相聞欲易其鼓吹旌旗其兒子素頗聞衆人說允前見嫌意戒允但當趣耳用是爲邪允曰卿俗士不解我以榮國耳故求之帝以允當出乃詔會羣臣羣臣皆集帝特引允以自近允前爲侍中顧當與帝別涕泣歔欷會訖罷出詔促允令去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厨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故遂收送廷尉考問竟故滅死徙邊允以嘉平六年秋徙妻子不得自隨行道未到以其年冬死魏民春秋曰允爲吏部郎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召入將加罪允妻阮氏跣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頷之而人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遣出望其衣敗曰

清吏也賜之允之出爲鎮北也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允善相印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二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隧於厠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印工楊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利以法術占吉凶卜可中八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有相印相笏經又有鷹經牛經馬經印工宗養以法語程申伯是故有一十三家相法傳於世允妻阮氏賢明而醜允始見愕然交禮畢無復入意妻遣婢規之云有客姓桓妻曰是必桓範將勸使入也既而範果勸之允入須臾便起妻捉裾留之允顧謂婦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有其幾許曰皆備婦曰士有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知其非凡遂雅相親重生二子奇猛少有令聞允後爲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子婦曰無預諸兒事後移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藝德能及父當收兒以語母母答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胷懷與會語便自無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多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命具以狀對卒免其禍皆母之教也雖

會之識鑒而輸賢婦之智也果慶及後嗣追封子孫而已（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泰猛字子豹並有治理才學晉元康中奇爲司隸校尉猛幽州刺史傅暢晉諸公贊曰猛禮樂儒雅當時最優奇子遐字思祖以清尚稱位至侍中猛子式字儀祖有才幹至濮陽內史平原太守）

清河王經亦與允俱稱冀州名士甘露中爲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始經爲郡守經母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能從歷二州刺史司隸校尉終以致敗（世語曰經字彥偉初爲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絹二十匹令交市於吳經不發書棄官歸母問歸狀經以實對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對送吏杖經五十爽聞不復罪經爲司隸校尉辟河內向雄爲都官從事王業之出不申經意以及難經刑於東市雄哭之感動一市刑及經母雍州故吏皇甫晏以家財收葬焉漢晉春秋曰經被收辭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往所以不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幷命何恨之有哉晉武帝太始元年詔曰故尚書王經雖身陷法辟然守志可嘉門戶堙沒意常愍之其賜經孫郎中）

允友人同郡崔贊亦嘗以處世太盛戒允云（荀綽冀州記曰贊子洪字良伯清恪有匪躬之志爲晉吏部尚書大司農）

評曰夏侯曹氏世爲婚姻故惇淵仁洪休尚眞等並以親舊肺腑貴重於時左右勳業咸有效勞爽德薄位尊沈溺盈溢此固大易所著道家所忌也玄以規格局度世稱其名然與曹爽中外繾綣榮位如斯曾未聞匡弼其非援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之乎

魏志卷九

魏志卷九考證

夏侯惇二十四年太祖軍擊破呂布軍於摩陂○臣明楷按布已死于建安三年此時無與太祖交兵之事又按武帝紀云二十四年王自洛陽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圍解王軍摩陂此呂布二字疑爲關羽二字之誤然各本皆同

安西鎮東將軍假節注乃共構楙以誹謗公主奏之有詔收楙○公主宋本作令主

夏侯淵擊破南山賊劉雄降其衆○臣浩按張魯傳注云劉雄鳴據武關道口太祖遣夏侯淵討破之雄鳴

南奔漢中是其人也此作劉雄疑脫鳴字

姜敘起兵鹵城以應之○何焯曰西縣屬漢陽西古作鹵此鹵字與楊阜傳皆訛爲鹵

霸弟威官至兗州刺史注莊晉景陽皇后姊夫也○何焯曰陽當作羊此晉景獻皇后也

曹仁譚敗純麾下騎斬譚首級北征三部○毛本作斬譚首及北征三郡

曹洪與太祖會龍亢○監本誤作龍元今改正

曹休遣司馬宣王從漢水下督休諸軍向尋陽○何焯曰當作休督諸軍宣王與休並爲上將分道而進宣王方從西道當與上流則東軍之向晉陽者不得而兼督也

曹真得制其輕重也注乃欲明賢良辨等列順長少也○北宋本長少作少長

此乃陛下之大鑒臣受命之時也○受疑當作授

夷三族注以官易富鄧元茂○臣浩按通志畧作以官易婦爲是臧艾以父妾與颺故爲此語也

又注蓋由交友非奇才○一本作非其才

又注丁謐字彦靖○太平御覽靖作靜

又注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疽囊○何焯曰

崖柴藝文作啀柴玉篇啀狗欲齧也類篇又作㖢則偏旁無口字者或古人假借通用默太平御覽作黙

又注明帝禁浮華而人白勝堂有四窻八達各有主名用是被收○臣龍官按堂有四窻八達未必能得罪或堂字爲黨字之譌諸葛誕注云以元疇四人爲四聰誕備八人爲八達是其証也窻與聰古字通用

著述凡數十篇注又其母在內○北宋本作又以其母在內

夏侯尚至於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覺何焯云疑作較

時年四十六注元之執也衞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何焯曰以三少帝紀證之文王於時爲安東將軍非衞將軍也

徙樂浪道死注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太平御覽日限在前上多某守雖後四字

終以致敗注王業之出不申經竟以及難○臣明楷按高貴鄉公卒注云王沈王業馳告文王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則此竟字當作意字

錢云當從司馬彪書張璠紀作朗陵侯相

魏志卷十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荀彧子惲　孫甝　顗　荀攸　賈詡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也祖父淑字季和朗陵令當漢順桓之間知名當世有子八人號曰八龍彧父緄濟南相叔父爽司空續漢書曰淑有高才王暢李膺皆以爲師爲朗陵侯相號稱神君張璠漢紀曰淑博學有高行與李固李膺同志友善拔李昭於小吏友黃叔度於幼童以賢良方正徵對策譏切梁氏出補朗陵侯相卒官八子儉緄靖燾詵爽肅旉爽字慈明幼好學年十二通春秋論語耽思經典不應徵命積十數年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詔下郡即拜平原相行至苑陵又追拜光祿勳視事三日策拜司

錢云後漢書作中平六年攷獻帝以中平六年九月即位改元永漢兩說實在一年

空爽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淑舊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署其里爲高陽里靖字叔慈亦有至德名幾亞爽隱居終身皇甫謐逸士傳或問許子將靖與爽孰賢子將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

彧年少時南陽何顒異之曰王佐才也。典略曰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與彧父緄慕衡勢爲彧娶之彧爲論者所譏臣松之案漢紀云唐衡以桓帝延熹七年死計彧于時年始二歲則彧婚之日衡之沒久矣慕勢之言爲不然也臣松之又以爲緄八龍之一必非苟得者也將有逼而然何云慕勢哉昔鄭忽以違齊致譏傳生以拒霍見美致譏在於失援見美嘉其慮遠並無交至之害故得各全其志耳至於閹豎用事四海屏氣左悺唐衡殺生在口故于時諺云左迴天唐獨坐言威權莫二也順之則六親以安忤違則大禍立至斯誠以存易亡蒙恥期全之日昔蔣詡姻于王氏無損清高之操緄之此婚庸何傷乎

永漢元年舉孝廉拜守宮令董卓之亂求出補吏除亢父令遂棄官歸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爲兵衝宜亟去之無久留鄉人多懷土猶豫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莫有隨者彧獨將宗族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待彧以上賓之禮彧弟諶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爲紹所任彧度紹終不能成大事時太祖爲奮武將軍在東郡初平二年彧去紹從太祖太祖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爲司馬時年二十九是時董卓威陵天下太祖以問彧彧曰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爲也卓遣李傕等出關東所過虜略至潁川陳留而還鄉人留者多見殺略明年太祖領兗州牧後爲鎮東將軍彧常以司馬從興平元年太祖征陶

謙任彧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兗州反潛迎呂布布既至邈乃使劉翊告彧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衆疑惑彧知邈爲亂即勒兵設備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兗州諸城皆應布矣時太祖悉軍攻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州刺史郭貢帥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甚懼貢求見彧彧將往惇曰君一州鎭也往必危不可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彧無懼意謂鄄城未易攻

遂引兵去又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卒全三城以待太祖太祖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走二年夏太祖軍乘氏大饑人相食陶謙死太祖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以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閒勒兵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

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鄄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己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皆以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臣松之以為于時徐州未平兗州又叛而云十萬之衆雖是抑抗之言要非寡弱之稱益知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滿萬也前討徐州。威罰實行。曹瞞傳云自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間遇太祖至坑殺男女數萬口於泗水水為不流陶謙帥其衆軍武原太祖不得進引軍從泗南攻取慮睢陵夏丘諸縣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其子弟

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太祖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分兵平諸縣。布敗走。兗州遂平。建安元年。太祖擊破黃巾。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太祖議奉迎都許。或以山東未平。韓暹楊奉新將天子到洛陽。北連張楊。未可卒制。或勸太祖曰。昔高祖東伐。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于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

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爲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爲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太祖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天子拜太祖大將軍，進彧爲漢侍中，守尚書令。常居中持重。典略曰：彧折節下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不以私欲撓意。彧有羣從一人，才行實薄，或謂彧：以君當事，不可不以某爲議郎邪？彧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來言，衆人其謂我何邪！其持心平正皆類此也。太祖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彧籌焉。典略曰：彧爲人偉美。又平原禰衡傳曰：衡字正平，建安初，自荊州北游許都，恃才傲逸，臧否過差，見不如己者不與語，人皆以是憎之。唯少府孔融高貴其才，上書薦之曰：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心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衡時年二十四。是時許都雖新建，尚饒人士。衡嘗書一刺懷之，字漫滅而無所適。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也！又問曰：當今許中，誰最可者？衡曰：大兒有孔文舉，小兒有楊德祖。人問：曹公、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世乎？衡稱曹公不甚多之；又見荀有儀容，趙有腹尺，因答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其意以爲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於是衆人皆切齒。衡知衆不悅，將南還荊州。裝束臨發，衆人爲祖道，先設供帳於城南，自共相誡曰：衡數不遜，今因其後到，以不起報之。及衡至，衆人皆坐不起，衡乃號咷大哭。衆人問其故，衡曰：行屍柩之間，能不悲乎？衡南見劉表，表甚禮之。將軍黃祖屯夏口，祖子射與衡善，隨到夏口。祖嘉其才，每在坐席，有異賓介，使與衡談。後衡驕蹇，答祖言俳優饒言，祖以爲罵己也，大怒，顧伍伯捉頭出。左右遂扶以去，拉而殺之。臣松之以本傳不稱彧容貌，故載典略與衡傳以見之。又潘勗爲彧碑文稱彧瓌姿奇表。張衡文士傳曰：孔融數薦衡於太祖，欲

與相見，而衡疾惡之，意常憤懣。因狂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太祖聞其名，圖欲辱之，乃錄為鼓吏。後至八月朝，大宴賓客並會。時鼓吏擊鼓過，皆當脫其故服，易著新衣。次衡，衡擊為漁陽參撾，容態不常，音節殊妙。坐上賓客聽之，莫不慷慨。過不易衣，吏呵之，衡乃當太祖前，以次脫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褌帽畢，復擊鼓參撾，而顏色不怍。太祖大笑，告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至今有漁陽參撾，自衡造也。融深責數衡，并宣太祖意，欲令與太祖相見。衡許之，曰：當為卿往。至十月朝，融先見太祖，說衡欲求見。至日晏，衡著布單衣、疏巾履，坐太祖營門外，以杖捶地，數罵太祖。太祖敕外廄急具精馬三匹，并騎二人，謂融曰：禰衡豎子，乃敢爾！孤殺之，無異於雀鼠。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所聞，今日殺之，人將謂孤不能容。今送與劉表，視卒當何如。乃令騎以衡置馬上，兩騎扶送至南陽。傅子曰：衡辯於言而剋於論，見荊州牧劉表日，所以自結於表者甚至，表悅之以為上賓。衡稱表之美盈口，而論表左右不廢繩墨，於是左右因形而譖之，曰：衡稱將軍之仁，西伯不過也，唯以為不能斷，功不齊者必由此也。是言實指表智短，而非衡所言也。表不許祭，遂疏衡而遂之。衡以交逆於劉表，智窮於黃祖，身死名滅，為天下笑者，譖之者有形也。

太祖問彧：誰能代卿為我謀者？彧言荀攸、鍾繇。先是，彧言策謀士，進戲志才。志才卒，又進郭嘉。太祖以彧為知人，諸所進達皆稱職，唯嚴象為揚州，韋康為涼州，後敗亡。三輔決錄曰：象字文則，京兆人。少聰博，有膽智。以督軍御史中丞詣揚州討袁術，會術病卒，因以為揚州刺史。建安五年，為孫策廬江太守李術所殺，時年三十八。象同郡趙岐作三輔決錄，恐時人不盡其意，故隱其書，唯以示象。康字元將，亦京兆人。孔融與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貞實，文愍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端從涼州牧徵為太僕，康代為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後為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遂為超所殺。仲將名誕，見劉邵傳。

自太祖之迎天子也，袁紹內懷不服。紹既并河朔，天下畏其彊。太祖方東憂呂布，南拒張繡，而繡敗

太祖軍於宛紹益驕與太祖書其辭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動靜變於常衆皆謂以失利於張繡故也鍾繇以問彧彧曰公之聰明必不追咎往事殆有他慮則見太祖問之太祖乃以紹書示彧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彧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彊苟非其人雖彊易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爲虛美行己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恡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彊其何能爲太祖悅彧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太祖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柰何彧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超最彊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相持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

可屬以西事則公無憂矣三年太祖既破張繡東禽呂布定徐州遂與袁紹相拒孔融謂彧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爲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爲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五年與紹連戰太祖保官渡紹圍之太祖軍糧方盡書與彧議欲還許以引紹彧曰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閒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太祖乃住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顏良文醜臨陣授首田豐以諫見誅皆如彧所策六年太祖就穀東平之安民糧少不足與河北相支欲因紹新破以其閒擊討劉表彧曰今紹敗其衆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兗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太祖復次于河上紹病死太祖渡河擊紹子譚尚而高幹郭援侵略河東關右震動鍾繇

帥馬騰等擊破之。語在繇傳。八年，太祖錄彧前後功，表封彧爲萬歲亭侯。彧別傳載太祖表曰：臣聞慮爲功首，謀爲賞本，野績不越廟堂，戰多不踰國勳。是故曲阜之錫不後營丘，蕭何之土先於平陽。珍策重計，古今所尚。侍中守尚書令彧，積德累行，少長無悔，遭世紛擾，懷忠念治。臣自始舉義兵，周游征伐，與彧戮力同心，左右王略，發言授策，無施不效。彧之功業，臣由以濟，用披浮雲，顯光日月。陛下幸許，彧左右機近，忠恪祗順，如履薄冰，研精極鋭，以撫庶事。天下之定，彧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勳。彧固辭無野戰之勞，不通太祖表。太祖與彧書曰：與君共事以來，立朝廷，君之相爲匡弼，君之相爲舉人，君之相爲建計，君之相爲密謀，亦以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戰也，願君勿讓。彧乃受。九年，太祖拔鄴，領冀州牧。彧說太祖宜復古置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太祖將從之，彧言曰：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所奪者衆。前日公破袁尚，禽審配，海內震駭，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衆也。今使分屬冀州，將皆動心。且人多說關右諸將以閉關之計，今聞此，以爲必以次見奪。一旦生變，雖有善守者，轉相脅爲非，則袁尚得寬其死，而袁譚懷貳，劉表遂保江漢之閒，天下未易圖也。願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荊州，責貢之不入，則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太祖遂寢九州議。是時荀攸常爲謀主。彧兄衍以監軍校尉守鄴，都督河北事。太祖之征袁尚也，高幹密遣兵謀襲鄴，衍逆覺，盡誅之，以功封列侯。零陵先賢

傳曰衍字休若彧第三兄彧第四兄諶字友若事見袁紹傳陳羣與孔融論汝頴人物羣曰荀文若公達休若友若仲豫當今並無對衍子紹位至太僕紹子融字伯雅與王弼鍾會俱知名爲洛陽令參大將軍軍事與弼會論易老義傳於世諶子閎字仲茂爲太子文學掾時有甲乙疑論閎與鍾繇王朗袁渙議各不同文帝與繇書曰袁王國士更爲脣齒荀閎勁悍往來銳師眞君侯之勍敵左右之深憂也終黃門侍郎閎從孫煇字景文太子中庶子亦知名與賈充共定音律又作易集解仲豫名悅朗陵長儉之少子彧從父兄也張璠漢紀稱悅清虛沈靜善於著述建安初爲秘書監侍中被詔删漢書作漢紀三十篇因事以明臧否致有典要其書大行於世

太祖以女妻彧長子惲後稱安陽公主彧及攸並貴重皆謙沖節儉祿賜散之宗族知舊家無餘財十二年復增彧邑千戶合二千戶彧別傳曰太祖又表曰昔袁紹侵入郊甸戰於官渡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許書與彧議彧不聽臣建宜住之便恢進討之規更起臣心易其愚慮遂摧大逆覆取其衆此

彧觀勝敗之機略不世出也及紹破敗臣糧亦盡以爲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彧復止臣陳其得失臣用反旆遂吾凶族克平四州向使臣退於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有傾覆之形無克捷之勢後若南征委棄兗豫利既難要將失本據彧之二策以亡爲存以禍致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也是以先帝貴指縱之功薄搏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捷前所賞錄未副彧巍巍之勳乞重平議疇其戶邑彧深辭讓太祖報之曰君之策謀非但所表二事前後謙沖欲慕魯連先生乎此聖人達節者所不貴也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君密謀安衆光顯於孤者以百數乎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之何取謙亮之多邪太祖欲表彧爲三公彧使荀攸深讓至于十數太祖乃止

太祖將伐劉表問彧策安出彧曰今華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顯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太祖遂行會表病死太祖直趨宛葉如彧計表子琮以州逆降十七年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

文若智略不世然武侍以事
際相須其從甚久矣何
[illegible]

備物以彰殊勳密以諮彧彧以爲太祖本興義兵以匡
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
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會征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
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太祖軍
至濡須彧疾留壽春以憂薨時年五十諡曰敬明年太
祖遂爲魏公矣魏氏春秋曰太祖饋彧食發之乃空器
也於是飲藥而卒咸熙二年贈彧太尉
彧別傳曰彧自爲尚書令常以書陳事臨薨皆焚毀之
故奇策密謀不得盡聞也是時征役草創制度多所興
復彧嘗言於太祖曰昔舜分命禹稷契皐陶以揆庶績
教化征伐並時而用及高祖之初金革方殷猶舉民能
善教訓者叔孫通習禮儀於戎旅之間世祖有投戈講
藝息馬論道之事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今公外定武
功內興文學使干戈戢睦大道流行國難方弭六禮俱
洽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

言誠仲尼述作之意顯制度於當時揚名於後世豈不
盛哉若須武事畢而後制作以稽治化於事未敏宜集
天下大才通儒考論六經刊定傳記存古今之學除其
煩重以一聖真並隆禮學漸敦教化則王道兩濟彧從
容與太祖論治道如此之類甚衆太祖常嘉納之彧德
行周備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爲儀表海內
英儁咸宗焉司馬宣王常稱書傳遠事吾自耳目所從
聞見逮百數十年間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前後所
舉者命世大才邦邑則荀攸鍾繇陳羣海內則司馬宣
王及引致當世知名郗慮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毗趙
儼之儔終爲卿相以十數人取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
嘉等有負俗之譏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
顯名荀攸後爲魏尚書令亦推賢進士太祖曰二荀令
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没世不忘鍾繇以爲顏子既没能
備九德不貳過唯荀彧然或問鍾繇曰君雅重荀君比
之顏子自以不及可得聞乎曰夫明君師臣其次友之
以太祖之聰明每有大事常先諮之荀君是則古師友
之義也吾等受命而行猶或不盡相去顧不遠邪獻帝
春秋曰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
爲報怨完得書以示彧彧惡之久隱而不言完以示妻

弟樊普普封以呈太祖太祖以陰爲之備或後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太祖以女配帝太祖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得以配上吾以微功見錄位爲宰相豈復賴女寵乎或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常與父書言辭醜惡可因此廢也太祖曰卿昔豈不道之或陽驚曰昔已嘗爲公言也太祖曰此小事而吾忘之或又驚曰誠未語公耶昔公在官渡與袁紹相持恐增內顧之念故不言爾太祖曰官渡事後何以不言或無對謝闕而已太祖以此恨或而外容之故世莫得知至董昭建立魏公之議或意不同欲言之於太祖及齎璽書犒軍飲饗禮畢或請留太祖知或欲言封事揖而遣之或遂不得言或卒於壽春壽春亡者告孫權言太祖使或殺伏后或不從故自殺權以露布於蜀劉備聞之曰老賊不死禍亂未已臣松之案獻帝春秋云或欲發伏后事而求使至鄴而方誣太祖云昔已嘗言言既無徵迴託以官渡之虞俛仰之間辭情頓屈雖在庸人猶不至此何以玷累賢哲哉凡諸云云皆出自鄙俚可謂以吾儕之言而厚誣君子者矣袁暐虛罔之類此最爲甚也

子惲嗣侯官至虎賁中郎將初文帝與平原侯植並有擬論文帝曲禮事或及或卒惲又與植善而與夏侯尚不穆文帝深恨惲惲早卒子甝霬(霬音翼)以外甥故猶寵待惲弟俁御史中丞俁弟詵大將軍從事中郎皆知名早卒(荀氏家傳曰惲字長倩俁字叔倩詵字曼倩俁子寓字景伯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京邑仕晉位至尚書名見顯著子羽嗣位至尚書)詵弟顗咸熙中爲司空(晉陽秋曰顗字景倩幼爲姊夫陳羣所異博學洽聞意思愼密司馬宣王見顗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近見袁偘亦曜卿之子也擢拜散騎侍郎顗佐命晉室位至太尉封臨淮康公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顗弟粲字奉倩何劭爲粲傳曰粲字奉倩粲諸兄並以儒術論議而粲獨好言道常以爲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粲兄俁難曰易亦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爲不可得而聞見哉粲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

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及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又論父或不如從兄而攸或立德高整軌儀以訓物而攸不治外形愼密自居而己粲以此言善攸諸兄怒而不能迴也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嘏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爲二家騎驛頃之粲與嘏善夏侯玄亦親常謂嘏玄曰子等在世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嘏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邪粲曰功名者志局之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我以能使子等爲貴然未必齊子等所爲也粲常以婦人者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粲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傅嘏往唁粲粲不哭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之娶也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國之色然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時年二十九粲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交皆一時俊傑至葬夕赴者裁十餘人皆同時知名士也哭之感慟路人

惲子慰嗣爲散騎常侍進爵廣陽鄉侯年三十甝子顗嗣荀氏家傳曰顗字溫伯爲羽林右監早卒顗子崧字景猷晉陽秋稱崧少有志操雅好文學孝義和愛在朝恪勤位至左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崧子羨字令則清和有才尚公主少歷顯位年二十八爲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在任十年遇疾解職卒於家追贈驃騎將軍羨孫伯子今御史中丞也霬官至中領軍甝謚曰貞侯追贈驃騎將軍子愷嗣霬妻司馬景王文王之妹也二王皆與親善咸熙中開建五等霬以著勳前朝改封愷南頓子荀氏家傳曰愷晉武帝時爲侍中干寶晉紀曰武帝使侍中荀顗和嶠俱至東宮觀察太子顗還稱太子德識進茂而嶠云聖質如初孫盛曰遺荀其餘語則同臣松之案和嶠爲侍中荀顗亡沒久矣荀勖位亞台司不與嶠同班無緣方稱侍中二書所云皆爲非也考其時位愷寔當之愷位至征西大將軍愷兄憺少府弟悝護軍將軍追贈車騎大將軍

荀攸字公達彧從子也祖父曇廣陵太守荀氏家傳曰曇字元智兄昱字伯脩張璠漢紀稱昱曇並傑俊有殊才昱與李膺王暢杜密等號爲八俊位至沛相攸父彝州從事彝於彧爲從祖兄弟攸少孤及曇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攸年十三疑之謂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姦衢寤乃推問果殺人亡命由是異之魏書曰攸年七八歲衢曾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遊戲常避護不欲令衢見衢後聞之乃驚其夙智如此荀氏家傳曰衢子祈字伯旗與族父愔俱著名祈與孔融論肉刑愔與孔融論聖人優劣並在融集祈位至濟陰太守愔後徵有道至丞相祭酒何進秉政徵海內名士攸等二十餘人攸到拜黃門侍郎董卓之亂關東兵起卓徙都長安攸與議郎鄭泰何顒侍中种輯越騎校尉伍瓊等謀曰董卓無道甚於桀紂天下皆怨之雖資彊兵實一匹夫耳今直刺殺之以謝百姓然後據殽函輔王命以號令天下此桓文之舉也事垂就而覺收顒攸繫獄顒憂懼自殺張璠漢紀曰顒字伯求少與郭泰賈彪等遊學洛陽泰等與同風好顒顯名太學於是中朝名臣太傅陳蕃司隸李膺等皆深接之及黨事起顒亦名在其中乃變名姓亡匿汝南間所至皆交結其豪桀顒既奇太祖而知荀彧袁紹慕之與爲奔走之友是時天下士大夫多遇黨難顒常歲再三私入洛陽從紹計議爲諸窮窘之士解釋患禍而袁術亦豪俠與紹爭名顒未嘗造術術深恨之漢末名士錄曰術嘗於衆坐數顒三罪曰王德彌先覺儁老名德高亮而伯求疎之是一罪也許子遠凶淫之人性行不純而伯求親之是二罪也郭賈寒窶無他資業而伯求肥馬輕裘光耀道路是三罪也陶丘洪曰王德彌大賢而短於濟時許子遠雖不純而赴難不憚濡足伯求舉善則以德彌爲首濟難則以子遠爲宗且伯求嘗爲虞偉高手刃復仇義名奮發其怨家積財巨萬文馬百駟而欲使伯求羸牛疲馬頓伏道

據敘此條是蜀兩計紀律公事亦治不可測

路此爲披其胷而假仇敵之刃也術猶不平後與南陽宗承會於闕下術發怒曰何伯求凶德也吾當殺之承曰何生英俊之士足下善遇之使延令名於天下術乃止後黨禁除解辟司空府每三府掾屬會議顒策謀有餘議者皆自以爲不及遷北軍中候董卓以爲長史後荀彧爲尚書令遣人迎叔父司空爽喪使并置顒尸而葬之於爽冢傍攸言論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魏書云攸使人說卓得免與此不同棄官歸復辟公府舉高第遷任城相不行攸以蜀漢險固人民殷盛乃求爲蜀郡太守道絶不得至駐荆州太祖迎天子都許遺攸書曰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也而顧觀變蜀漢不已久乎於是徵攸爲汝南太守入爲尚書太祖素聞攸名與語大悅謂荀彧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爲

軍師建安二年從征張繡攸言於太祖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彊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太祖不從遂進軍之穰與戰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太祖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是歲太祖自宛征呂布魏書曰議者云表繡在後而還襲呂布其危必也攸以爲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附往可破也太祖曰善比行布以敗劉備而臧霸等應之至下邳布敗退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太祖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宮有智

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禽布後從救劉延於白馬攸畫策斬顏良語在武紀太祖拔白馬還遣輜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卒與太祖遇諸將皆恐說太祖還保營攸曰此所以禽敵奈何去之太祖目攸而笑遂以輜重餌賊賊競奔之陣亂乃縱步騎擊大破之斬其騎將文醜太祖遂與紹相拒於官渡軍食方盡攸言於太祖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莫銳而輕敵擊可破也臣松之案諸書韓莫或作韓猛或云韓若未詳孰是太祖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之燒其輜重會許攸來降言紹遣淳于瓊等將萬餘兵迎運糧將驕卒惰可要擊也衆皆疑唯攸與賈詡勸太祖太祖乃留攸及曹洪守太祖自將攻破之盡斬瓊等紹將張郃高覽燒攻櫓降紹遂棄軍走郃之來洪疑不敢受攸謂洪曰郃計不用怒而來君何疑乃受之七年從討袁譚尚於黎陽明年太祖方征劉表譚尚爭冀州譚遣辛毗乞降請救太祖將許之以問羣下羣下多以為表彊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閒其無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萬紹以寛厚得衆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遘

惡。此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太祖曰善。乃許譚和親。遂還擊破尚。其後譚叛。從斬譚於南皮。冀州平。太祖表封攸曰。軍師荀攸自初佐臣。無征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於是封陵樹亭侯。十二年。下令大論功行封。太祖曰。忠正密謀。撫寧內外。文若是也。公達其次也。增邑四百。并前七百戶。魏書曰太祖自柳城還過攸舍稱述攸前後謀謨勞勳曰今天下事畧已定矣孤願與賢士大夫共饗其勞昔高祖使張子房自擇邑三萬戶今孤亦欲君自擇所封焉轉爲中軍師。魏國初建。爲尚書令。攸深密有智防。自從太祖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魏書曰攸姑子辛韜曾問攸說太祖取冀州時事攸曰佐治爲袁譚乞降王師自往平之吾何知焉自是韜及內外莫敢復問軍國事也太祖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彊。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攸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公達前後凡畫奇策十二。唯繇知之。繇撰集未就。會薨。故世不得盡聞也。臣松之案攸亡後十六年鍾繇乃卒撰攸奇策亦有何難而年造八十猶云未就遂使攸從征機策之謀不傳於世惜哉攸從征孫權。道薨。太祖言則流涕。魏書曰時建安十九年攸年五十八計其年大彧六歲魏書誤

太祖令曰孤與荀公達周遊二十餘年無毫毛可非者又曰荀公達眞賢人也所謂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達其人也傅子曰或問近世大賢君子答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斯可謂近世大賢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諂黷謀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其荀令君乎太祖稱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也長子緝有攸風早沒次子適嗣無子絕黃初中紹封攸孫彪爲陵樹亭侯邑三百戶後轉封丘陽亭侯正始中追謚攸曰敬侯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少時人莫知唯漢陽閻忠異之謂詡有良平之奇。九州春秋曰中平元年車騎將軍皇甫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閻忠時罷信都令說嵩曰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而不旋踵者機也故聖人常順時而動智者必因機以發令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解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享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故有高人之功者不受庸主之賞今將軍授鉞於初春收功於末冬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旬日之間神兵電掃攻堅易於折枯摧敵甚於湯雪七州席卷屠三十六萬方夷黃巾之師除邪害之患或封戶刻石南向以報德威震本朝風馳海外是以羣雄廻首百姓企踵雖湯武之舉未有高於將軍者身建高人之功北面以事庸主將何以圖安嵩曰心不忘忠何爲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飧之遇而棄三分之利拒蒯通之忠忽鼎峙之勢利劍已揣其喉乃歎息而悔所以見烹於兒女也今主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麾可以振風雲叱咤足以與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頹崇恩以綏前附振武以臨後服徵冀方之士動七州之衆羽檄先馳於前大軍震響於後蹈蹟漳河飲馬孟津舉天網以網羅京都誅閹宦之罪除羣怨之積忿解久危之倒懸如此則攻守無堅城不招必影從雖兒童可使奮空拳以致力女子可使其褰裳以用命況厲智能之士因迅風之勢則大功不足合八方不足同也功業已就天下已順乃燎于上帝告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以制移

神器於己家推亡漢以定祚實神機之至決風發之良時也夫木朽不彫世衰難佐將軍雖欲委忠難佐之朝彫畫朽敗之木猶逆坂而走丸必不可也方今權宦羣居同惡如市主上不自由詔命在左右如有不聽不察機事不先必嬰後悔亦無及矣嵩不從忠乃亡去英雄記曰涼州賊王國等起兵共劫忠爲主統三十六部號車騎將軍忠感慨發病而死

察孝廉爲郎疾病去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氐同行數十人皆爲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昔久爲邊將威震西土故詡假以懼氐氐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其餘悉死詡實非段甥權以濟事咸此類也董卓之入洛陽詡以太尉掾爲平津都尉遷討虜校尉卓壻中郎將牛輔屯陝詡在輔軍卓敗輔又死衆恐懼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等欲解散間行歸鄉里詡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衆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衆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征天下若不濟走未後也衆以爲然傕乃西攻長安語在卓傳

臣松之以爲傳稱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然則不仁之言理必反是夫仁功難著而亂源易成是故有禍機一發而殃流百世者矣當是時元惡既梟天地始開致使厲階重結大梗殷流邦國遘殄悴之哀黎民嬰周餘之酷豈不由賈詡片言乎詡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亂未有如此之甚

後詡爲左馮翊傕等欲以功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又以爲尚書僕射詡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天下所望詡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縱詡昧於榮利柰

國朝何乃更拜詡尚書典選舉多所匡濟傕等親而憚
之獻帝記曰郭汜樊稠與傕等相違戾欲鬭者數矣輒以道理責之頗受詡言魏書曰詡典選舉多選舊名
以爲令僕論者以此多詡會母喪去官拜光祿大夫傕汜等鬭長安
中獻帝記曰傕等與詡議迎天子置其營中詡曰不可脅天子非義也傕不聽張繡謂詡曰此中不可久處
君胡不去詡曰吾受國恩義不可背卿自行我不能也傕復請詡爲宣義將軍獻帝
記曰傕時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與之又許以
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羌胡數來闚省門曰天子在中
邪李將軍許我宮人美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詡爲之
方計詡乃密呼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爵重寶於是
皆引去傕由此衰弱傕等和出天子祐護大臣詡有力焉獻帝記曰天子
既東而李傕來追王師敗績司徒趙溫太常王偉衛尉
周忠司隸榮郃皆爲傕所嫌欲殺之詡謂傕曰此皆天
子大臣卿柰何害之傕乃止天子既出詡上還印綬是時將軍段煨

屯華陰典畧稱煨在華陰時脩農事不虜畧天子東還煨迎道貢遺周急獻帝記曰後以煨爲大鴻臚
光祿大夫建安十四年以壽終與詡同郡遂去傕託煨詡素知名爲煨
軍所望煨內恐其見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愈不自安
張繡在南陽詡陰結繡繡遣人迎詡詡將行或謂詡曰
煨待君厚矣君安去之詡曰煨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
厚不可恃久將爲所圖我去必喜又望吾結大援於外
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必俱全矣
詡遂往繡執子孫禮煨果善視其家詡說繡與劉表連
和傅子曰詡南見劉表表以客禮待之詡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爲也太祖
比征之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詡謂繡曰不可追也追

必敗。繡不從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柰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遂收散卒赴追大戰果以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退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剋。悉如公言何其反而皆驗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是後太祖拒袁紹於官渡紹遣人招繡并與詡書結援繡欲許之詡顯於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彊曹弱又與曹爲讐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彊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爲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繡從之率衆歸太祖太祖見之喜。執詡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表詡爲執金吾封都亭侯遷冀州牧冀

州未平留參司空軍事袁紹圍太祖於官渡太祖糧方盡問詡計焉出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可定也太祖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營破之紹軍大潰河北平太祖領冀州牧徙詡爲太中大夫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荊州欲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太祖不從軍遂無利臣松之以爲詡之此謀未合當時之宜于時韓馬之徒尚狼顧關右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威懷吳會亦已明矣彼荊州者孫劉之所必爭也荊人服劉主之雄姿憚孫權之武畧爲日既久誠非曹氏諸將所能抗禦故曹仁守江陵敗不旋踵何撫安之得行稽服之可期將此既新平江漢威懾揚越資劉表水戰之具藉荊楚楫櫂之手實震蕩之良會廓定之大機不乘此取吳將安俟哉至於赤壁之敗蓋有運數實由疾疫大興以損凌厲之鋒凱風自南用成焚如之勢天實爲之豈人事哉然則魏武之東下非失算也詡之此規爲無當矣魏武後克平張魯蜀中一日數十驚劉備雖斬之而不能止由不用劉曄之計以失席卷之會斤石既差悔無所及即亦此事之類也世咸謂劉計爲是即愈見賈言之非也太祖後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詡以爲可僞許之又問詡計策詡曰離之而已太祖曰解一承用詡謀語在武紀卒破遂超詡本謀也是時文帝爲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

文和[illegible]一歸
太祖惟其智防沈密
而機速過人故能不
[illegible]

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嘗屏除左右問詡。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故不卽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詡自以非太祖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文帝卽位。以詡爲太尉。魏畧曰。文帝得詡之對太祖。故卽位首登上司。荀勗別傳曰。晉司徒闕。武帝問其人於勗。勗答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人。昔魏文帝用賈詡爲三公。孫權笑之。進爵魏壽鄉侯。增邑三百。并前八百戶。又分邑二百封小子訪爲列侯。以長子穆爲駙馬都尉。帝問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爲當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納。後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詡年七十七薨。諡曰肅侯。子穆嗣。歷位郡守。穆薨。子模嗣。世語曰。模晉惠帝時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模子胤。胤弟

龕、從弟疋、皆至大官、並顯於晉也、

評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能充其志也。世之論者多譏彧協規魏氏、以傾漢祚、君臣易位、實彧之由、雖晩節立異、無救運移、功既違義、識亦疚焉、陳氏此評、蓋亦同乎世識、臣松之以爲斯言之作、誠未得其遠大者也、彧豈不知魏武之志氣、非衰漢之貞臣哉、良以于時王道既微、橫流已極、雄豪虎視、人懷異心、不有撥亂之資、杖順之畧、則漢室之亡忽諸、黔首之類殄矣、夫欲翼讚時英、一匡屯運、非斯人之與而誰與哉、是故經綸急病、若救身首、用能動于嶮中、至于大亨、蒼生蒙舟航之接、劉宗延二紀之祚、豈非荀生之本圖、仁恕之遠致乎、及至霸業既隆、翦漢迹著、然後亡身殉節、以申素情、全大正於當年、布誠心於百代、可謂任重道遠、志行義立、謂之未充、其殆誣歟、荀攸賈詡、庶乎算無遺策。經達權變。其良平之亞歟。臣松之以爲列傳之體、以事類相從、張子房青雲之士、誠非陳平之倫、然漢之謀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則餘無所附、故前史合之、蓋其宜也、魏氏如詡之儔、其比幸多、詡不編程郭之篇、而與二荀並列、失其類矣、且攸詡之爲人、其猶夜光之與蒸燭乎、其照雖均、質則異焉、今荀賈之評、共同一稱、尤失區別之宜也、

魏志卷十

魏志卷十考證

荀彧叔爽司空注以賢良方正徵對策譏切梁氏○監本訛作議切梁氏今改正

太祖議奉迎都許○臣清植按奉迎之後用董昭勸乃都許耳其初未有都許之議也事見武紀甚明此都許二字乃史家隨筆之誤

彧勸太祖曰昔高祖東伐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何焯曰太平御覽高祖東伐上有晉文納周襄王而諸侯願從十一字

進彧爲漢侍中守尚書令○臣清植按史於彧官獨書

漢蓋原其本志非魏純臣與攸詡等異
皆與彧籌焉注衡著布單衣疏巾履○北宋本作疏布
履
韋康爲凉州後敗亡注懿性貞實文愍篤誠保家之主
也○ 臣明楷 按愍訓傷此係孔融讚仲將之言于義
無取疑是慜字慜卽敏又與愍通輾轉而訛也
又注端從凉州牧徵爲太僕○監本牧誤拔今改正
以功封列侯注諶子閎字仲茂爲太子文學掾○監本
訛作字學掾今改正
又注閎從孫惲字景文○ 臣龍官 按閎荀彧第四兄
諶之子也其從孫似不應與彧子惲同名疑有誤
以彰殊勳畧以諮彧○北宋本作畧以詔諮彧
明年太祖遂爲魏公矣○ 臣濤植 按史家此言所以原
彧本志也先臣光地曰朱子謂陳羣爲賊佐命詞嚴
而義正荀攸賈詡自應入此例彧之侍中原是漢官
未嘗仕操操建國稱魏則彧死而後操爲之其阻董
昭以致殺身一節亦自可取彧之罪當從末減
荀攸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萬○毛本作百萬何焯
校本作十萬
賈詡謂詡有良平之奇○太平御覽作有良平之計

注七州席卷居三十六萬方○何焯曰萬字疑衍想
因下方字而妄增加也
文帝即位以詡爲太尉注文帝德詡之對太祖故即位
首登上司○德監本作得
未能充其志也注世之論者○此處疑當有書名或前
人姓氏名今脫落
又注橫流已極○監本作橫流已及今改正

魏志卷十考證

魏志卷十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袁渙　張範弟承　涼茂　國淵　田疇

王脩　邴原　管寧胡昭張臶　王烈焦先

袁渙字曜卿陳郡扶樂人也父滂爲漢司徒袁宏漢紀曰滂字公熙純素寡欲終不言人之短當權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於朝故愛憎不及焉當時諸公子多越法度而渙清靜舉動必以禮郡命爲功曹郡中姦吏皆自引去後辟公府舉高第遷侍御史除譙令不就劉備之爲豫州舉渙茂才後避地江淮間爲袁術所

命術每有所咨訪渙常正議術不能抗然敬之不敢不禮也項之呂布擊術於阜陵渙往從之遂復爲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渙作書詈辱備渙不可再三彊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乃止布破渙得歸太祖袁氏世紀曰布之破也陳羣父子時亦在布之軍見太祖皆拜渙獨高揖不爲禮太祖甚嚴憚之時太祖又給衆官車各數乘使取布軍中物唯其所欲衆人皆重載唯渙取書數百卷資糧而已衆人聞之大慙渙謂所親曰脫我以行陳令軍發足以爲行糧而已不以此爲我有由是厲名也大悔恨之太祖益以此重焉渙言曰夫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兼撫其民而除其害夫然故可與之死而可與之生自大亂以來十數年矣民之欲安甚於倒縣然而暴亂未息者何也意者政失其道歟渙聞明君善於救世故世亂則齊之以義時僞則鎮之以樸世異事變治國不同不可不察也夫制度損益此古今之不必同者也若夫兼愛天下而反之於正雖以武平亂而濟之以德誠百王不易之道也公明哲超世古之所以得其民者公既勤之矣今之所以失

其民者公旣戒之矣海內賴公得免於危亡之禍然而民未知義其惟公所以訓之則天下幸甚太祖深納焉拜爲沛南部都尉是時新募民開屯田民不樂多逃亡渙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遷不可卒變易以順行難以逆動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彊太祖從之百姓大悅遷爲梁相渙每勑諸縣務存鰥寡高年表異孝子貞婦常談曰世治則禮詳世亂則禮簡全在斟酌之間耳方今雖擾攘難以禮化然在吾所以爲之爲政崇教訓恕思而後行外溫柔而內能斷魏書曰穀熟長呂岐善朱淵袁津遣使行學還召用之與相見出署淵師友祭酒津決疑祭酒淵等因各歸家不受署岐大怒將吏民收淵等皆杖殺之議者多非焉渙教勿劾主簿孫徵等以爲淵等罪不足死長吏無專殺之義孔子稱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謂之師友而加大戮刑名抂代不可以訓渙教曰主簿以不請爲罪此則然矣謂淵等罪不足死則非也夫師友之名古今有之然有君之師友有士大夫之師友夫君置師友之官者所以敬其臣也有罪加於刑焉國之法也今不論其罪而謂之戮師友斯失之矣主簿取弟子戮師之名而加君誅臣之實非其類也夫聖哲之治觀時而動故下必循常將有權也閒者世亂民陵其上雖務尊君卑臣猶或未也而反長世之過不亦謬乎遂不劾以病去官百姓思之後徵爲諫議大夫丞相軍祭酒前後得賜甚多皆散盡之家無所儲終不問產業乏則取之於人不爲皦察之行然時人服其清魏國初建爲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渙言於太祖曰今天下大難已除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以爲可大收篇籍明先聖

之教以易民視聽。使海內斐然向風。則遠人不服可以文德來之太祖善其言時有傳劉備死者羣臣皆賀渙以嘗爲備舉吏。獨不賀。居官數年卒太祖爲之流涕賜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之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文帝聞渙昔拒呂布之事問渙從弟敏渙勇怯何如敏對曰渙貌似和柔。然其臨大節處危難。雖賁育不過也。渙子侃亦精粹閑素有父風歷位郡守尚書。袁氏世紀曰渙有四子侃寓奥準侃字公然論議清當柔而不犯善與人交在廢興之間人之所趣務者常謙退不爲也時人以是稱之歷位黃門選部郎號爲清平稍遷至尚書早卒

寓字宣厚精辯有機理好道家之言少被病未官而卒奧字公榮行足以厲俗言約而理當終於光祿勳準字孝尼忠信公正不恥下問唯恐人之不勝己以世事多險故常恬退而不敢求進著書十餘萬言論治世之務爲易周官詩傳及論五經滯義聖人之微言以傳於世此準之自序也荀綽九州記稱準有儁才泰始中爲給事中袁氏子孫世有名位貴達至今初渙從弟霸公恪有功幹魏初爲大司農及同郡何夔並知名於時而霸子亮夔子曾與侃復齊聲友善亮貞固有學行疾何晏鄧颺等。著論以譏切之。位至河南尹尚書。晉諸公贊曰亮子粲字儀祖霸文學博識累爲儒官至尚書弟徽以儒素稱。遭天下亂避難交州司徒辟不至。袁宏漢紀曰初天下將亂渙慨然歎曰漢室陵遲亂無日矣苟天下擾攘逃將安之若天未喪道民以義存唯彊而有禮可以庇身乎徽曰古人有言知幾其神乎見幾而作君子所以元吉也天理盛衰漢其亡矣夫有大功必有大

事此又君子之所深識退藏於密者也且兵革旣興外患必衆徽將遠迹山海以求免身及亂作各行其志

徽弟敏有武藝而好水功官至河隄謁者

張範字公儀河內脩武人也祖父歆爲漢司徒父延爲太尉太傅袁隗欲以女妻範範辭不受性恬靜樂道忽於榮利徵命無所就弟承字公先亦知名以方正徵拜議郎遷伊闕都尉董卓作亂承欲合徒衆與天下共誅卓承弟昭時爲議郎適從長安來謂承曰今欲誅卓衆寡不敵且起一朝之謀戰阡陌之民士不素撫兵不練習難以成功卓阻兵而無義固不能久不若擇所歸附待時而動然後可以如志承然之乃解印綬間行歸家與範避地揚州袁術備禮招請範稱疾不往術不彊屈也遣承與相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衆欲徼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對曰在德不在彊夫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爲難若苟僭擬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是時太祖將征冀州術復問曰今曹公欲以弊兵數千敵十萬之衆可謂不量力矣子以爲何如承乃曰漢德雖衰天命未改今曹公挾天子以令天下雖敵百萬之衆可也術作色不懌承去之太祖平冀州遣使迎範範以

疾留彭城遣承詣太祖太祖表以為諫議大夫範子陵及承子戩為山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戩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其言悉以還範太祖自荊州還範得見於陳以為議郎參丞相軍事甚見敬重太祖征伐常令範及邴原留與世子居守太祖謂文帝舉動必諮此二人世子執子孫禮救恤窮乏家無所餘中外孤寡皆歸焉贈遺無所逆亦終不用及去皆以還之建安十七年卒魏國初建承以丞相參軍祭酒領趙郡太守政化大行太祖將西征徵承參軍事至長安病卒魏書

丹文帝即位以範子參為郎中承孫劭晉中護軍與舅楊駿俱被誅事見晉書

涼茂字伯方山陽昌邑人也少好學論議常據經典以處是非太祖辟為司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時泰山多盜賊以茂為泰山太守旬月之間襁負而至者千餘家博物記曰襁織縷為之廣八寸長尺二以約小兒於背上負之而行轉為樂浪太守公孫度在遼東擅留茂不遣之官然茂終不為屈度謂茂及諸將曰聞曹公遠征鄴無守備今吾欲以步卒三萬騎萬匹直指鄴誰能禦之諸將皆曰然臣松之案此傳云公孫度聞曹公遠征鄴無守備則太祖定鄴後也案度傳度以建安九年卒太祖亦以此年定鄴自後遠征唯有北征柳城耳征柳城之年度已不復在矣又顧謂茂曰於君意何如茂答曰比者海

內大亂、社稷將傾、將軍擁十萬之衆、安坐而觀成敗、夫爲人臣者固若是邪、曹公憂國家之危敗、愍百姓之苦毒、率義兵爲天下誅殘賊、功高而德廣、可謂無二矣、以海內初定。民始安集。故未責將軍之罪耳。而將軍乃欲稱兵西向。則存亡之效。不崇朝而決。將軍其勉之、諸將聞茂言皆震動、良久、度曰涼君言是也、後徵還爲魏郡太守甘陵相、所在有績、文帝爲五官將、茂以選爲長史、遷左軍師、魏國初建、遷尚書僕射、後爲中尉奉常、文帝在東宮、茂復爲太子太傅、甚見敬禮、卒官、英雄記曰茂名在八友中

國淵字子尼、樂安蓋人也、師事鄭玄、玄別傳曰淵始未知名、玄稱之曰國子尼美才也、吾觀其人、必爲國器後與邴原管寧等避亂遼東、魏書曰淵篤學好古、在遼東、常講學於山巖、士人多推慕之、由此知名既還舊土、太祖辟爲司空掾屬、每於公朝論議、常直言正色。退無私焉、太祖欲廣置屯田。使淵典其事。淵屢陳損益。相土處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法。五年中倉廩豐實。百姓競勸樂業。太祖征關中、以淵爲居府長史、統留事、田銀蘇伯反河間、銀等既破、後有餘黨、皆應伏法、淵以爲非首惡。請不行刑。太祖從之。賴淵得生者千餘人。破賊文書、舊以一爲十。及淵上首級、如其實數。太祖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且示民聽也。河間在封域

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太祖大悅。遷魏郡太守。時有投書誹謗、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宣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勅功曹曰、此郡旣大、今在都輦而少學問者。其簡開解年少。欲遣就師。功曹差三人、臨遣引見、訓以所學。未及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畧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喻旨、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遷太僕、居列卿位、布衣蔬食、祿賜散之舊故宗族、恭儉自守、卒官。魏書曰、太祖以其子泰爲郎。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劍。初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俄然、莫有固志、身備宗室遺老、不得自同於衆、今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咸曰、田疇雖年少、多稱其奇。疇時年二十二矣。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署爲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名。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慕從者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先賢行狀曰、疇將行、引虞密與議、疇因說虞曰、今帝主幼弱、姦臣擅命、表上須報、懼失事機、且公孫瓚阻兵安忍、不早圖

之必有後悔、虞不聽。既取道。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閒徑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爲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於我也。疇答曰。漢室衰穨。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旣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耳。豈忍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不誅也。拘之軍下。禁其故人莫得與通。或說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瓚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埽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閒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擇其賢長者以爲之主。皆曰善。同僉推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恥。竊恐未得其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偷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

皆曰可。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各遣譯使致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爲寇。袁紹數遣使招命。又卽授將軍印。因安輯所統。疇皆拒不留。紹死。其子尚又辟焉。疇終不行。疇常忿烏丸昔多賊殺其郡冠蓋。有欲討之意。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太祖北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疇。又命田豫喻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卽奉茂才。拜爲蓨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濵海洿下。濘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太祖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太祖曰善。乃引軍

錢云前漢志右北平郡有平[illegible]此平[illegible]也

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爲大軍去也太祖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太祖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封封疇亭侯邑五百戶先賢行狀載太祖表論疇功曰文雅優備忠武又著和於撫下愼於事上量時度理進退合義幽州始擾胡漢交萃蕩析離居靡所依懷疇率宗人避難於無終山北拒盧龍南守要害清靜隱約耕而後食人民化從咸共資奉及袁紹父子威力加於朔野遠結烏丸與爲首尾前後召疇終不陷撓後臣奉命軍次易縣疇長驅自到陳討胡之勢猶廣武之建燕策薛公之度淮南又使部曲持臣露布出誘胡衆漢民或因亡來烏丸聞之震蕩王旅出塞塗由山中九百餘里疇帥兵五百啓導山谷遂滅烏丸蕩平塞表疇文武有效節義可嘉誠應寵賞以旌其美疇自以始爲居難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爲利非本意也固讓太祖知其至心許而不奪魏書載太祖令曰昔伯成棄國夏后不奪將欲使高尚之士優賢之主不止於一世也其聽疇所執遼東斬送袁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疇以嘗爲尚所辟乃往弔祭太祖亦不問臣松之以爲田疇不應袁紹父子之命以其非正也故盡規魏祖建盧龍之策致使袁尚奔逆授首遼東皆疇之由也既已明其爲賊胡爲復弔祭其首乎若以嘗被辟命義在其中則不應爲人設謀使其至此也疇此舉止良爲進退無當與王脩哭袁譚貌同而心異也疇盡將其家屬及宗人三百餘家居鄴太祖賜疇車馬穀帛皆散之宗族知舊從征荊州還太祖追念疇功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是成一人之志而虧王法大制

錢云居當作君

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先賢行狀載太祖命曰蓨令田疇至節高尚遭值州里戎夏交亂引身深山研精味道百姓從之以成都邑袁賊之盛命召不屈慷慨守志以徼眞主及孤奉詔征定河北遂服幽都將定胡寇時加禮命疇即受署陳建攻胡蹊路所由率齊山民一時向化開塞導送供承使役路近而便令虜不意斬蹋頓於白狼遂長驅於柳城疇有力焉及軍入塞將圖其功表封亭侯食邑五百而疇懇惻前後辭賞出入三載歷年未賜此爲成一人之高甚違王典失之多矣宜從表封無久留吾過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太祖不聽欲引拜之至於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太祖重其事依違者久之乃下世子大臣博議世子以疇同於子文辭祿申胥逃賞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令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爲可聽魏書載世子議曰昔薳敖逃祿傳載其美所以激濁世勵貪夫賢於尸祿素餐之人也故可得而小不可得而毀至於田疇方斯近矣免官加刑於法爲重魏畧載教曰昔夷齊棄爵而譏武王可謂愚闇孔子猶以爲求仁得仁疇之所守雖不合道但欲清高耳使天下悉如疇志卽墨翟兼愛尚同之事而老聃使民結繩之道也外議雖善爲復使令司隸以決之魏書載荀彧議以爲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期於爲善而已故匹夫守志聖人各因而成之鍾繇以爲原思辭粟仲尼不與子路拒牛謂之止善雖可以激清勵濁猶不足多也疇雖不合大義有益推讓之風宜如世子議臣松之案呂氏春秋魯國之法魯人有爲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人而辭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矣案此語不與繇所引者相應未詳爲繇之事誤邪而事將別有所出太祖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太祖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疇宿如太祖所戒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

疇背曰。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顧乎。疇答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爲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答太祖。太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爲議郎。年四十六卒。子又早死。文帝踐阼。高疇德義。賜疇從孫續爵關內侯。以奉其嗣。

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聞之。爲之罷社。年二十游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得疾病。無相視者。脩親隱恤之。病愈乃去。初平中。北海孔融召以爲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民有相劫者。賊入孫氏。吏不能執。脩將吏民圍之。孫氏拒守。吏民畏憚不敢近。脩令吏民敢有不攻者與同罪。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彊懾服。舉孝廉。脩讓邴原。融不聽。（融集有融答脩教曰。原之賢也。吾已知之矣。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堯弗能用。舜實舉之。原可謂不患無位之士。以遺後賢。不亦可乎。脩重辭。融答曰。掾清身絜已。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勳。應乃懿德。用升爾于王庭。其可辭乎。）時天下亂。遂不行。頃之。郡中有反者。脩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唯王脩耳。言終而脩至。復署功曹。時膠東多賊寇。復令脩守膠東令。膠東人公

沙盧宗彊自爲營塹不肯應發調脩獨將數騎徑入其門斬盧兄弟公沙氏驚愕莫敢動脩撫慰其餘由是寇少止融每有難脩雖休歸家無不至融常賴脩以免袁譚在青州辟脩爲治中從事別駕劉獻數毀短脩後獻以事當死脩理之得免時人益以此多焉袁紹又辟脩除即墨令後復爲譚別駕紹死譚尚有隙尚攻譚譚軍敗脩率吏民往救譚譚喜曰成吾軍者王別駕也譚之敗劉詢起兵漯陰諸城皆應譚歎息曰今舉州背叛豈孤之不德邪脩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人不反必來後十餘日統果棄其妻子來赴譚妻子爲賊所殺譚更以統爲樂安太守譚復欲攻尚脩諫曰兄弟還相攻擊是敗亡之道也譚不悅然知其忠節後又問脩計安出脩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鬬而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固將交鬬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明使君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以橫行天下譚不聽遂與尚相攻擊請救於太祖太祖旣破冀州譚又叛太祖遂引軍攻譚於南皮脩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及諸從事數十人往赴譚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太祖乞收葬

譚屍。太祖欲觀脩意。默然不應。脩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太祖嘉其義聽之。傅子曰、太祖既誅袁譚、梟其首、令曰、敢哭之者、戮及妻子。於是王叔治田子泰相謂曰、生受辟命、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亡義、何以立世。遂造其首而哭之、哀動三軍。軍正白行其戮、太祖曰、義士也、赦之。臣松之案田疇傳、疇爲袁尚所辟、不被譚命、傳子合而言之、有違事實。以脩爲督軍糧、還樂安。譚之破、諸城皆服、唯管統以樂安不從命、太祖命脩取統首、脩以統亡國之忠臣。因解其縛。使詣太祖。太祖悅而赦之。袁氏政寬、在職勢者多畜聚、太祖破鄴、籍沒審配等家財物貲以萬數、及破南皮、閱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乃禮辟爲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將、遷魏郡太守、爲治抑彊扶弱。明賞罰。百姓稱之。魏畧曰、脩爲司金中郎將、陳黃白異議、因奏記曰、脩聞枳棘之林、無梁柱之質、涓流之水、無洪波之勢、是以在職七年、忠讜不昭於時、功業不見於事、欣於所受、俯慙不報、未嘗不長夜起坐、中飯釋餐、何者、力少任重、不堪而懼也、謹貢所議如左、太祖甚然之、乃與脩書曰、君澡身浴德、流聲本州、忠能成績、爲世美談、名實相副、過人甚遠、孤以心知君至深至熟、非徒耳目而已也、察觀先賢之論、多以鹽鐵之利、足贍軍國之用、昔孤初立司金之官、念非屈君、餘無可者、故與君教曰、昔遏父陶正、民賴其器用、及子嬀滿、建侯于陳、近桑弘羊、位至三公、此君元龜之兆、先告者也、是孤用君之本言也、或恐衆人未曉此意、自是以來、在朝之士、每得一顯選、常舉君爲首、及聞袁軍師衆賢之議、以爲不宜越君、然孰心將有所底、以軍師之職、閑於司金、至於建功、重於軍師、孤之精誠、足以達君、君之察孤、足以不疑、但恐傍人淺見、以蠡測海、爲蛇畫足、將言前後百選、輒不用之、而使此君沉滯冶官、張甲李乙、尚猶先之、此主人意待之不優之效也、孤懼有此空聲冒實、淫鼃亂耳、假有斯事、亦庶鍾期

不失聽也若其無也過備何害昔宣帝察少府蕭望之
才任宰相故復出之令為馮翊從正卿往似於左遷上
使侍中宣意曰君守平原日淺故復試君三輔非有所
聞也孤擬先主中宗之意誠備此事既君崇勳業以副
孤意公叔文子與臣俱升獨何人哉後無幾而還魏郡太守

魏國既建為大司農郎
中令太祖議行肉刑脩以為時未可行太祖採其議徙
為奉常其後嚴才反與其徒屬數十人攻掖門脩聞變
召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太祖在銅爵臺望見
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謂脩舊京城有變
九卿各居其府脩曰食其祿焉避其難居府雖舊非赴
難之義頃之病卒官子忠官至東萊太守散騎常侍初
脩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終皆遠至世稱其知
人

王隱晉書曰脩一子名儀字朱表高亮雅直司馬文
王為安東儀為司馬東關之敗文王曰近日之事誰
任其咎儀曰責在軍帥文王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
遂殺之子裒字偉元少立操尚非禮不動身長八尺四
寸容貌絕異痛父不以命終絕世不仕立屋墓側以教
授為務旦夕常至墓前拜輒悲號斷絕墓前有一栢樹
裒常所攀援涕泣所著樹色與凡樹不同讀詩至哀哀
父母生我勞悴未嘗不反覆流涕泣下沾襟家貧躬耕
計口而田度身而蠶諸生有密為裒刈麥者裒遂棄之
自是莫敢復佐刈者裒門人為本縣所役求裒為屬裒
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
吾不提筆已四十年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門徒從者
千餘人安丘令以為見己整衣出迎之於門裒乃下道
至土牛磬折而立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涕
泣而去令即放遣諸生一縣以為恥同縣管彥少有才
力未知名裒獨以為當自達常友愛之男女各始生共
許為婚彥果為西夷校尉裒後更以女嫁人彥弟馥問
裒裒曰吾薄志畢願山藪自處姊妹皆遠嫁吉凶斷絕以
此自誓賢兄子葬父於帝都此則洛陽之人也豈吾欲
婚之本指邪馥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裒曰安有葬父

河南隨妻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遂不婚邴春者根矩之後也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貧篤遊學身不停家鄉邑翕然以爲能保其先也袁以爲春性險狹慕名意多終必不成及後春果無學業流離遠外有識以此歸之袁常以爲人所行其當歸於善道不可以已所能而責人所不能也有致遺者皆不受及洛都傾覆寇賊蠭起袁宗親悉欲移江東袁戀墳壟賊大盛乃南達泰山郡袁思上不肯去賊害之漢晉春秋曰袁與濟南劉兆字延世俱以不仕顯名袁以父爲文王所濫殺終身不應徵聘未嘗西向坐以示不臣於晉也魏畧純固傳以脂習王脩龐淯文聘成公英郭憲單固七人爲一傳其脩淯聘三人自各有傳成公英別見張既傳單固見王凌傳餘習憲二人列於脩傳後也脂習字元升京兆人也中平中仕郡公府辟舉高第除太醫令天子西遷及東詣許昌習常隨從與少府孔融親善太祖爲司空威德日盛而融故以舊意書疏倨傲習常責融欲令改節融不從會融被誅當時許中百官先與融親善者莫敢收恤而習獨往撫而哭之曰文舉卿捨我死我當復與誰語者哀歎無已太祖聞之收習欲理之尋以其事直見原從許東土橋下習後見太祖陳謝前愆太祖呼其字曰元升卿故慷慨因問其居處以新移徙賜穀百斛至黃初詔欲用之以其年老然嘉其敦舊有欒布之節賜拜中散大夫還家年八十餘卒郭憲字幼簡西平人爲其郡右姓建安中爲郡功曹州辟不就以仁篤爲一郡所歸至十七年韓約失衆從羌中還依憲衆人多欲取約以徼功而憲皆責怒之言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遂擁護厚遇之其後約病死而田樂陽逵等就斬約頭當送之逵等欲條疏憲名憲不肯在名中言我尚不忍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逵等乃止時太祖方攻漢中在武都而逵等送約首到太祖宿聞憲名及視條疏怪不在中以問逵等逵具以情對太祖歎其志義乃并表列與逵等並賜爵關內侯由是名震隴右黃初元年病亡正始初國家追嘉其事復賜其子爵關內侯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州府辟命皆不就黃巾起原將家屬入海住鬱洲山中時孔融爲北海相舉原有道原以黃巾方盛遂至遼東與

同郡劉政俱有勇畧雄氣遼東太守公孫度畏惡欲殺之盡收捕其家政得脫度告諸縣敢有藏政者與同罪政窘急往投原魏氏春秋曰政投原曰窮鳥入懷原曰安知斯懷之可入邪原匿之月餘時東萊太史慈當歸原因以政付之既而謂度曰將軍前日欲殺劉政以其爲己害今政已去君之害豈不除哉度曰然原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有智也今政已免智將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無重怨度乃出之原又資送政家皆得歸故郡原在遼東一年中往歸原居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教授之聲不絕後得歸太祖辟爲司空掾原女早亡時太祖愛子倉舒亦沒太祖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太祖乃止徙署丞相徵事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五年初置徵事二人原與平原王烈俱以選補崔琰爲東曹掾記讓曰徵事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清靜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代涼茂爲五官將長史閉門自守非公事不出太祖征吳原從行卒原別傳曰原十一而喪父家貧早孤鄰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書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爲涕零也師亦哀原之言而爲之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

教不求資也於是遂就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自在童齓之中嶷然有異及長金玉其行欲遠游學詣安丘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原答曰然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文彊識鈎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爲東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原曰先生之說誠可謂苦藥良鍼矣然猶未達僕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乃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爲東家丘君以僕爲西家愚夫邪崧辭謝焉又曰兗豫之士吾多所識未有若君者當以書相分原重其意難辭之持書而別原心以爲求師啓學志高者通非若交游待分而成也書何爲哉乃藏書於家而行原舊能飲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一飲燕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歸以書還孫崧解不致書之意後爲郡所召爲功曹主簿時魯國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玄爲計掾彭璆爲計吏原爲

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常盛嗟嘆之後恚望欲殺之朝吏皆請時其人亦在坐叩頭流血而融意不解原獨不爲請融謂原曰衆皆請而君何獨不原對曰明府於某本不薄也常言歲終當舉之此所謂吾一子也如是朝吏受恩未有在某前者矣而今乃欲殺之明府愛之則引而方之於子憎之則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某生於微門吾成就其兄弟拔擢而用之某今孤貧恩施夫善則進之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爲泰山太守舉一孝廉何月之間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原對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詩云彼已之子不遂其媾蓋譏之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明府奚取焉融乃大笑曰吾直戲耳原又曰君子於其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安有欲殺人而可以爲戲者哉融無以答是時漢朝陵遲政以賄成原乃將家人入鬱洲山中郡舉有道融書喩原曰脩性保眞清虛守高危邦不入久潛樂土王室多難西遷鎬京聖朝勞謙疇咨儁乂我徂求定策命懇惻國之將隕嫠不恤緯家之將亡緹縈跋

涉彼匹婦也猶執此義實望根矩仁爲已任授手援溺振民於難乃或晏晏居息莫我肯顧謂之君子固如此乎根矩根矩可以來矣原遂到遼東遼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患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愈多問其故答者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己而成淫祀乃辯之於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爲社供後原欲歸鄉里止於三山孔融書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翟諮仰靡所歎息增愧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鏡我行永久今遣五官掾奉問榜人舟楫之滎禍禰動靜告慰亂階未已阻兵之雄若棊弈爭梟原於是遂復反還積十餘年後乃遁還南行已數日而度甫覺度知原之不可復追也因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鶉鷃之網所能羅矣又吾自遣之勿復求也遂免危難自反國土原於是講述禮樂吟詠詩書門徒數百服道數十時鄭玄以博學洽聞注解典籍故儒雅之士集焉原亦以高遠清白頤志澹泊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故英偉之士向焉是時海內清議云青州有邴鄭之學魏太祖爲司空辟原署東閣祭酒太祖北伐三郡單于還住昌國燕士大夫酒酣太祖曰孤反鄴守諸君必將來迎今日明旦度皆至矣其不來者獨有邴祭酒耳言訖未久

一計較更非

而原先至門下通謁太祖大驚喜攝履而起遠出迎原曰賢者誠難測度孤謂君將不能來而遠自屈誠副饑虛之心謁訖而出軍中士大夫詣原者數百人太祖怪而問之時荀文若在坐對曰獨可省問邴原耳太祖曰此君名重乃亦傾士大夫心文若曰此一世異人士之精藻公宜盡禮以待之太祖曰固孤之宿心也自是之後見敬益重原雖在軍歷署常以病疾高枕里巷終不當事又希會見河內張範名公之子也其志行有與原符甚相親敬令曰邴原名高德大清規邈世魁然而峙不爲孤用聞張子頗欲學之吾恐造之者富隨之者貧也魏太子爲五官中郎將天下向慕賓客如雲而原獨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太祖微使人從容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家寧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於是乃轉五官長史令曰子弱不才懼其難正貪欲相屈以匡厲之雖云利賢能不恧恧太子燕會衆賓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衆人紛紜或父或君時原在坐不與此論太子諮之於原原勃然對曰父也太子亦不復難之

是後大鴻臚鉅鹿張泰河南尹扶風龐迪以清賢稱荀綽

冀州記曰鉅鹿張貔字邵虎祖父泰字伯陽有名於魏父邈字叔遼遼東太守著名自然好學論在嵆康集爲人弘深有遠識恢恢然使求之者莫之能測也宦歷二官元康初爲城陽太守未行而卒永寧太僕東郡張閣以簡質聞杜恕著家戒稱閣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爲美何者爲好敦然似如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而患禍當何從而來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傅子曰齊相管仲之後也昔田氏有齊而管氏去之或適魯或適楚漢興有管少卿爲燕令始家朱虛世有名節九世而生寧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賻賵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長八尺美須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邴原相友俱游學於異國並敬善陳仲弓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與原及平原王烈等至於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既往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後漸來從之太祖爲司空辟寧度子康絕命不宣傅子曰寧往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乃因山爲廬鑿坏爲室越海避難者皆來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令西還度庶子康代居郡外以將軍太守爲號而內實有王心卑己崇禮欲官寧以自鎮輔而終莫敢發言其敬憚如此皇甫謐高士傳曰寧所居屯落會井汲者或男女雜錯或爭井鬪閱寧患之乃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不使知來者得而怪之問知寧所爲乃各相責不復

鬪訟鄰有牛暴寧田者寧爲牽牛著涼處自爲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是以左右無鬪訟之聲禮讓移於海表

王烈者字彥考於時名聞在原寧之右。辭公孫度長史。商賈自穢。太祖命爲丞相掾徵事未至卒於海表。

先賢行狀曰烈通識達道秉義不回以潁川陳太丘爲師二子爲友時潁川荀慈明賈偉節李元禮韓元長皆就陳君學見烈器業過人歎服所履亦與相親由是英名著於海內道成德立還歸舊廬遂遭父喪泣淚三年遇歲饑饉路有餓殍烈乃分釜庾之儲以救邑里之命是以宗族稱孝鄉黨歸仁以典籍娛心育人爲務遂建學校敦崇庠序其誘人也皆不因其性氣誨之以道使之從善遠惡益者不自覺而大化隆行皆成寶器門人出入容止可觀時在市井行步有異人皆別之州閭承風咸競爲善時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我避逅迷惑從令已後將爲改過子既以赦宥幸無使王烈聞之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或問此人既爲盜畏君聞之反與之布何也烈曰昔秦穆公人盜其駿馬食之乃賜之酒盜者不愛其死以救穆公之難今此盜人能悔其過懼吾聞之是知恥惡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勸爲善也間年之中行路老父擔重人代擔行數十里欲至家置而去問姓名不以告頃之老父復行失劍於路有人行而遇之欲置而去懼後人得之劍主于是永失欲取而購募或恐差錯遂守之至暮劍主還見之前者代擔人也老父擥其袂問曰子前者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劍于路未有若子之仁請子告吾姓名吾將以告王烈乃語之而去老父以告烈烈曰世有仁人吾未之見遂使人推之乃昔時盜牛人也烈歎曰韶樂九成虞賓以和人能有感乃至於斯也遂使國人表其閭而異之時人或訟曲直將質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時國主皆親驂乘適烈私館疇諮政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會董卓作亂避地遼東躬秉農器編於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樂東域之人奉之若君時衰世弊識眞者少國黨之人互相讒謗自避世在東國者多爲人所害烈居之歷年未嘗有患使遼東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商賈之人市不二價太祖累徵召遼東爲解而不遣以建安二十三年寢疾年七十八而終

中國少安、客人皆還、唯寧晏然

乾隆四年校刊

若將終焉。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文帝即位，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之南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度、康、恭前後所資遺，皆受而藏諸。既已西渡，盡封還之。傅子曰：是時康又已死，嫡子不立而立弟恭，恭懦弱，而康孽子淵有儁才。寧曰：廢嫡立庶，下有異心，亂之所由起也。乃將家屬乘海即受徵。寧在遼東積三十七年乃歸，其後淵果襲奪恭位，叛國家而南連吳，僭號稱王，明帝使相國宣文侯征滅之。遼東之死者以萬計，如寧所筭。寧之歸也，海中遇暴風，船皆沒，唯寧乘船自若。時夜風晦冥，船人盡惑，莫知所泊。望見有火光，輒趣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火燼，行人咸異焉，以爲神光之祐也。皇甫謐曰：積善之應也。詔以寧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受。傅子曰：寧上書天子，且以疾辭，曰：臣聞傅說發夢以感殷宗，呂尚啓兆以動周文，以通神之才，悟於聖主，用能匡佐帝業，克成大勳。臣之器校，實非其人，雖貪清時，釋體蟬蛻，內省頑病，日薄西山。

惟陛下聽野人山藪之願，使一老者得盡微命。書奏，帝親覽焉。明帝即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寧。傅子曰：司空陳羣又薦寧曰：臣聞王者顯善以消惡，故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伏見徵士北海管寧，行爲世表，學任人師，清儉足以激濁，貞正足以矯時。前雖徵命，禮未優備。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祿，先儒鄭玄即授司農，若加備禮，庶必可致。至延西序，坐而論道，必能昭明古今，有益大化。遂下詔曰：太中大夫管寧，耽懷道德，服膺六藝，清虛足以侔古，廉白可以當世。曩遭王道衰缺，浮海遁居，大魏受命，則襁負而至，斯蓋應龍潛升之道，聖賢用舍之義。而黃初以來，徵命屢下，每輒辭疾，拒違不至，豈朝廷之政與生殊趣，將安樂山林，往而不能反乎！夫以姬公之聖，而耇德不降，則鳴鳥弗聞。尚書君奭曰：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鄭玄曰：耇，老也；造，成也。詩

云小子有造老成德之人不降志與我並在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況乃曰有能德格於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以秦穆之賢猶思詢乎黃髮況朕寡德曷能不願
聞道于子大夫哉今以寧爲光祿勳禮有大倫君臣之
道不可廢也望必速至稱朕意焉又詔青州刺史曰寧
抱道懷眞潛翳海隅比下徵書違命不至盤桓利居高
尚其事雖有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茲恭之義使朕
虛心引領歷年其何謂邪徒欲懷安必肆其志不惟古
人亦有翻然改節以隆斯民乎日逝月除時方已過澡
身浴德將以曷爲仲尼有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哉其命別駕從事郡丞掾奉詔以禮發遣寧詣行在所
給安車吏從茵蓐道上廚食上道先奏寧稱草莽臣上
疏曰臣海濱孤微罷農無伍祿運幸厚橫蒙陛下纂承
洪緒德侔三皇化溢有唐久荷渥澤積祀一紀不能仰
答陛下恩養之福沈委篤痾寢疾彌留逋違臣隸顛倒
之節夙宵戰怖無地自厝臣元年十一月被公車司馬
令所下州郡八月甲申詔書徵臣更賜安車衣被茵蓐
以禮發遣光寵並臻優命屢至怔營竦息悼心失圖思
自陳聞申展愚情而明詔抑割不令稍脩章表是以鬱
滯訖于今日誠謂乾覆恩有紀極不意靈潤彌以隆赫
奉今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年十二月辛酉詔書重賜

安車衣服別駕從事與郡功曹以禮發遣又特被璽書以臣爲光祿勳躬秉勞謙引喻周秦損上益下受詔之日精魄飛散靡所投死臣重自省揆德非園綺而蒙安車之榮功無竇融而蒙璽封之寵棨梲駑下荷棟梁之任垂沒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鼓妖之眚又年疾日侵有加無損不任扶輿進路以塞元責望慕閶闔徘徊闕庭謹拜章陳情乞蒙哀省抑恩聽放無令骸骨填於衢路自黃初至於青龍徵命相仍常以八月賜牛酒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爲守節高乎審老疾尫頓邪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爲州吏與寧鄰比臣常使經營

消息貢說寧常著皁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強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形象常特加觴泣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澡灑手足闚於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長潛逸耆艾智衰是以棲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全不爲守高（高士傳曰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曰臣聞龍鳳隱耀應德而臻明哲潛遁俟時而動是以鸑鷟鳴

岐、周道隆興、四皓爲佐、漢帝用康、伏見太中大夫管寧、
應二儀之中和、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冰絜淵淸、玄
虛澹泊。與道逍遥。娛心黄老、游志六藝、升堂入室、究其
閫奧、韜古今於胷懷、包道德之機要、中平之際、黄巾陸
梁、華夏傾蕩、王綱弛頓、遂避時難、乘桴越海、羈旅遼東、
三十餘年、在乾之姤、匿景藏光、嘉遁養浩、韜韞儒墨、潛
化傍流、暢於殊俗、黄初四年、高祖文皇帝疇諮羣公、思
求儁乂、故司徒華歆擧寧應選、公車特徵、振翼遐裔、翻
然來翔、行遇屯厄、遭罹疾病、卽拜太中大夫、烈祖明皇
帝嘉美其德、登爲光祿勳、寧疾彌留、未能進道、今寧舊
疾已瘳、行年八十、志無衰倦、環堵蓽門、偃息窮巷、飯鬻
餬口、并日而食、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
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揆其終始、
殆天所祚、當贊大魏、輔亮雍熙、衮職有闕、羣下屬望、昔
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啓龜、以卜良佐、況寧前朝所
表、名德已著、而久棲遲、未時引致、非所以奉遵明訓、繼
成前志也、陛下踐阼、纂承洪緒、聖敬日躋、超越周成、每
發德音、動諮師傅、若繼二祖招賢故典、賓禮儁邁、以廣
緝熙濟濟之化、俾於前代、寧淸高恬泊。擬跡前軌。德行
卓絕。海內無偶。歷觀前世玉帛所命。申公枚乘周黨樊

英之儁測其淵源覽其清濁未有厲俗獨行若寧者也
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授几杖延登東序敷陳墳
索坐而論道上正璇璣協和皇極下阜羣生彝倫攸敘
必有可觀光益大化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迹洪
崖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同符唐虞優賢揚歷垂聲千載
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左思魏都賦曰優賢著於揚歷也雖出處殊塗俯仰
異體至於興治美俗其揆一也於是特具安車蒲輪束
帛加璧聘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拜子邈郎中後爲博
士初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
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哉傅子曰寧以衰亂之時世多妄變氏族者

違聖人之制非禮命姓之意故著氏姓論以原本世系
文多不載每所居姻親知舊鄰里有困窮者家儲雖不盈擔石必分以贍救之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訓以悌言及人臣誨以忠貌甚恭言甚順觀其行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然甚柔而溫因其事而導之於善是以漸之者無不化焉寧之亡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歎醇德之所感若此不亦至乎時鉅鹿張臶字子明潁川胡昭字孔
明亦養志不仕臶少游太學學兼內外後歸鄉里袁紹
前後辟命不應移居上黨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不
就徙遁常山門徒且數百人遷居任縣太祖爲丞相辟
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能消災復異者郡累上臶
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
致厥謁臶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

侯者也豈此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
之禮。青龍四年辛亥詔書張掖郡玄川溢涌激波奮蕩
寶石負圖狀像靈龜宅于川西嶷然磐峙蒼質素章麟
鳳龍馬煥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明太史令高堂隆
上言古皇聖帝所未嘗蒙實有魏之禎命東序之世寶
尚書顧命篇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注曰河圖圖出於河帝王聖者之所受事班天下任
令于綽連齎以問玠玠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
往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
追興禎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瑞也正始
元年戴鵀之鳥巢玠門陰玠告門人曰夫戴鵀陽鳥而

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二篇旬日而卒時
年一百五歲是歲廣平太守王肅至官教下縣曰前在
京都聞張子明來至問之會其已亡致痛惜之此君篤
學隱居不與時競以道樂身昔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
孟升之諸侯用睦愍其耄勤好道而不蒙榮寵書到遣
吏勞問其家顯題門戶務加殊異以慰既往以勸將來
胡昭始避地冀州亦辭袁紹之命遁還鄉里太祖爲司
空丞相頻加禮辟昭往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
國之用歸誠求去太祖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勉卒雅
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

乾隆四年校刊

娛閭里敬而愛之高士傳曰初晉宣帝爲布衣時與昭有舊同郡周生等謀害帝昭聞而步陟險邀生於崤澠之閒止生生不肯昭泣與結誠生感其義乃止昭因與斫棗樹共盟而別昭雖有陰德於帝口終不言人莫知之信行著於鄉黨建安十六年百姓聞馬超叛避兵入山者千餘家饑乏漸相切略昭常遜辭以解之是以寇難消息衆咸宗焉故其所居部落中三百里無相侵暴者建安二十三年陸渾長張固被書調丁夫當給漢中。百姓惡憚遠役並懷擾擾。民孫狼等因與兵殺縣主簿作爲叛亂縣邑殘破。固率將十餘吏卒依昭住止招集遺民安復社稷。狼等遂南附關羽。羽授印給兵還爲賊寇到陸渾南長樂亭。自相約誓。言胡居士賢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一川賴昭咸無怵惕。天下安輯徙宅宜陽高士傳曰幽州刺史杜恕嘗過昭所居草廬之中言事論理辭意謙敬恕甚重焉太尉蔣濟辟不就正始中驃騎將軍趙儼尚書黄休郭彝散騎常侍荀顗鍾毓太僕庾嶷案庾氏譜嶷字劭然潁川人子[illegible]字玄默晉尚書陽翟子嶷弟遁字德先太中大夫遁胤嗣克昌爲世盛門侍中峻河南尹純皆遁之子豫州牧長史顗遁之孫太尉文康公亮司空冰皆遁之曾孫貴達至今弘農太守何楨等文士傳曰楨字元幹廬江人有文學器幹容貌甚偉歷幽州刺史廷尉入晉爲尚書光祿大夫楨子龕後將軍勗車騎將軍惲豫州刺史其餘多至大官自後累世昌阜司空文穆公充惲之孫也貴達至今薦昭曰天眞高絜老而彌篤玄虛靜素有夷皓之節宜蒙徵命以勵風俗高士傳曰朝廷以戎車未息徵命之事且須後之昭以故不卽徵後顓休之復與庾嶷薦昭有詔訪於本州評議侍中韋誕駮曰禮賢徵士王政之所重也古者考行於鄉今顓等位皆常伯納言嶷爲卿佐足以取信附下罔上忠臣之所不行也昭宿德耆艾遺逸山林世所高尚誠宜嘉異乃從誕

乾隆四年校刊

議也

至嘉平二年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拜子纂郎中初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覬韋誕並有名尺牘之迹動見模楷焉傳子曰胡徵君怡怡無不愛也雖僕隸必加禮焉外同乎俗內秉純絜心非其好王公不能屈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者吾於胡徵君見之矣時有隱者焦先河東人也魏略曰先字孝然中平末白波賊起時先年二十餘與同郡侯武陽相隨武陽年小有母先與相扶接避白波東客揚州取婦建安初來西還武陽詣太陽占戶先留陝界至十六年關中亂先失家屬獨竄於河渚間食草飲水無衣履時太陽長人朱南望見之謂爲亡士欲遣船捕取武陽語縣此狂癡人耳遂注其籍給廩日五升後有疫病人多死者縣常使埋藏童兒豎子皆輕易之然其行不踐邪徑必循阡陌及其捃拾不取大穗饑不苟食寒不苟衣結草以爲裳科頭徒跣每出見婦人則隱翳須去乃出自作一瓜牛廬淨掃其中營木爲牀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時構火以自炙呻吟獨語饑則出爲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又出於道中邂逅與人相遇輒下道藏匿或問其故常言草茅之人與狐兎同羣不肯妄語太和青龍中嘗持一杖南渡淺河水輒獨云未可也由是人頗疑其不狂至嘉平中太守賈穆初之官故過其廬先見穆再拜穆與語不應與食不食穆謂之曰國家使我來爲卿作君我食卿卿不肯食我與卿語卿不應我如是我不中爲卿作君當去耳先乃曰寧有是邪遂不復語其明年大發卒將伐吳有竊問先今討吳何如先不肯應而謬歌曰祝衂祝衂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心爲當殺牂羊更殺其羖䍽邪郡人不知其謂會諸軍敗好事者乃推其意疑牂羊謂吳羖䍽謂魏於是後人僉謂之隱者也議郎河東董經特嘉異節與先非故人密往觀之經到乃奮其白鬚爲如與之有舊者謂曰阿先濶乎念共避白波時不先熟視而不言經素知其昔受武陽恩因復曰念武陽不邪先乃曰已報之矣經又復挑欲與語遂不肯復應後歲餘病亡時年八十九矣高士傳曰世莫知先所出或言生乎漢末自陝居太陽無父母兄弟妻子見漢室衰乃自絕不言及魏受禪常結草爲廬於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恒不著衣臥不設席又無草蓐以身親土其體垢汚皆如泥漆五形盡露不行人間或數日一食欲食則爲人賃作人以衣衣之乃使限功受

直足得一食輒去人欲多與終不肯取亦有數日不食時行不由邪徑目不與女子逆視口未嘗言雖有驚急不與人語遺以食物皆不受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景王聞而使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又不肯語經以爲大賢其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冬雪大至先袒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不以爲病人莫能審其意度年可百歲餘乃卒或問皇甫謐曰焦先何人曰吾不足以知之也考之於表可略而言矣夫世之所常趣者榮味也形之所不可釋者衣裳也身之所不可離者室宅也口之所不能已者言語也心之不可絕者親戚也今焦先棄榮味釋衣服離室宅絕親戚閉口不言曠然以天地爲棟宇闇然合至道之前出羣形之表入玄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四海之廣不能以回其顧妙乎與夫三皇之先者同矣結繩已來未及其至也豈羣言之所能髣髴常心之所得測量哉彼行人所不能行堪人所不能堪犯寒暑不以傷其性居曠野不以恐其形遭驚急不以迫其慮離榮愛不以累其心損視聽不以汙其耳目舍足於不損之地居身於獨立之處延年歷百壽越期頤雖上識不能尚也自羲皇已來一人而已矣魏氏春秋曰故梁州刺史耿黼以先爲仙人也北地傅玄謂之性同禽獸並爲之傳而莫能測之魏畧又載扈累及寒貧者累字伯重京兆人也初平中山東人有青牛先生字正方客三輔曉知星歷風角鳥情常食青葙芫華年似如五六十者人或親識之之謂其已百餘歲矣初累四十餘隨正方遊學人謂之得其術有婦無子建安十六年三輔亂又隨正方南入漢中漢中壞正方入蜀累與相失隨徙民詣鄴遭疾喪其婦至黃初元年又徙詣洛陽遂不復娶婦獨居道側以甎爲障施一厨牀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視星宿吟詠內書人或問之閉口不肯言至嘉平中年八九十裁若四五十者縣官以其孤老給廩日五升五升不足食頗行傭作以裨糧糧盡復出人與不取食不求美衣弊緼故後一二年病亡寒貧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輔是時長安有宿儒欒文博者門徒數千德林亦就學始精詩書後好內事於衆輩中最玄默至十六年關中亂南入漢中初不治產業不畜妻孥常讀老子五千文及諸內書晝夜吟詠到二十五年漢中破隨衆還長安遂癡愚不復識人食不求味冬夏常衣弊布連結衣體如無所勝目如無所見獨居窮巷小屋無親里人與之衣食不肯取郡縣

以其餘窮給廩日五升食不足頗行乞乞不取多人問其姓字又不肯言故因號之曰寒貧也或素有與相知者往存恤之輒拜跪由是人謂其不癡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其所欲亦不肯言淮因與脯糒及衣不取其衣取其脯一朐糒一升而止臣松之案魏畧云焦先及楊沛並作瓜牛廬止其中以爲瓜當作蝸蝸牛螺蟲之有角者也俗或呼爲黃犢先等作圜舍形如蝸牛蔽故謂之蝸牛廬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謂此物也

評曰袁渙邴原張範躬履清蹈進退以道臣松之以爲蹈猶履也躬履清蹈近非言乎蓋是貢禹兩龔之匹涼茂國淵亦其次也張承名行亞範可謂能弟矣田疇抗節王脩忠貞足以矯俗管寧淵雅高尚確然不拔張臶胡昭闔門守靜不營當世故并錄焉

乾隆四年校刊

魏志卷十一考證

袁渙袁渙字曜卿○何焯曰渙當作煥今太康縣猶有魏袁煥碑　臣浩按蜀志許靖傳亦作煥

外溫柔而內能斷注遣使行學還召用之○監本脫還字今添

魏國初建爲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監本脫爲字今添

凉茂少好學論議常據經典○常據北宋本作多據

田疇好讀書善擊劍○宋本無善字

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宋本無相字

魏志卷十一

又卽授將軍印因安輯所統疇皆拒不留○毛本作皆拒不當元本作皆拒不受

又命田預喻指○預北宋本作豫

邑五百戶注蕩析離居靡所依懷○蕩析監本誤作傷析今改正

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爲可聽注至于田疇方斯近矣○北宋本作方斯遠矣

王脩賊入孫氏吏不能執○太平御覽作吏不能得

百姓稱之注魏畧曰脩爲司金中郎將○太平御覽作河北始開冶以脩爲司金中郎將多河北下六字

世稱其知人注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勞悴○北宋本讀詩上多一每字

又注郭憲字幼簡西平人爲其郡右姓○北宋本無其字

又注而田樂陽逵等就斬約頭○逵北宋本作達

邴原原從行卒注當以書相分○臣明楷按分字于文義晦冊府作介蓋謂孫崧以兖豫士多相識欲以書爲介紹而先容之下文非若交游之待分而成也亦當作介其誤同

又注某今孤負恩施○監本脫今字今添

又注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監本脫則字 臣浩按此二語與下句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爲對舉之文今照別本添

又注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監本作拾以繫樹枝別本作拾于義較長今改正

河南尹扶風龐迪○何焯校本作龐迪

管寧王烈者字彥方○何焯曰本爲彥考後漢書注可據北宋本亦作考

皆受而藏諸既已西渡盡封還之○宋本無既字

而失考父茲恭之義○茲當作滋

宜崇徵命以厲風俗注昭宿德耆艾遺逸山林世所高尚誠宜嘉異○宋本無世所高尚四字

至熹平二年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北宋本作嘉平二年

動見模楷焉注遭冬雪大至先祖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知生○宋本作就視故今改正

又注先等作圖含形如蝸牛蔽故謂之蝸牛盧○宋本作形如蝸牛廬無蔽字及故謂之蝸牛五字

魏志卷十一考證

魏志卷十二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崔琰孔融許攸婁圭　毛玠　徐奕　何夔

邢顒　鮑勛　司馬芝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樸訥好擊劍尚武事年二十三鄉移爲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學未朞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乏玄罷謝諸生琰既受遣而寇盜充斥西道不通於是周旋青徐兗

豫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湖自去家四年乃歸以琴書
自娛大將軍袁紹聞而辟之時士卒橫暴掘發丘隴琰
諫曰昔孫卿有言士不素教甲兵不利雖湯武不能以
戰勝今道路暴骨民未見德宜勅郡縣掩骼埋胔示憯
怛之愛追文王之仁紹以為騎都尉後紹治兵黎陽次
于延津琰復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述職
以寧區宇紹不聽遂敗于官渡及紹卒二子交爭爭欲
得琰琰稱疾固辭由是獲罪幽於囹圄賴陰夔陳琳營
救得免太祖破袁氏領冀州牧辟琰為別駕從事謂琰
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為大州也琰對曰今天
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
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
甲兵唯此為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
容謝之于時賓客皆伏失色太祖征并州留琰傅文帝
於鄴世子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書諫曰蓋
聞盤于游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譏之此周孔之
格言二經之明義殷鑒夏后詩稱不遠子卯不樂禮以
為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袁族富彊公子
寬放盤游滋侈義聲不聞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熊
羆壯士墮於吞噬之用固所以擁徒百萬跨有河朔無

所容足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所思者德況公親御戎馬上下勞慘世子宜遵大路愼以行正思經國之高略內鑒近戒外揚遠節深惟儲副以身爲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騖而陵險志雉兎之小娛忘社稷之爲重斯誠有識所以惻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以塞衆望不令老臣獲罪於天世子報曰昨奉嘉命惠示雅數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壞矣褶亦去焉後有此比蒙復誨諸太祖爲丞相琰復爲東西曹掾屬徵事初授東曹時教曰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已故授東曹往踐厥職

魏國初建拜尚書時未立太子臨菑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外唯琰露板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婿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世語曰植妻衣繡太祖登臺見之以違制命還家賜死）遷中尉琰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先賢行狀曰琰清忠高亮雅識經遠推方直道正色於朝魏氏初載委授銓衡總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羣才多所明拔朝廷歸高天下稱平）琰嘗薦鉅鹿楊訓雖才好不足而清貞守道太祖即禮辟之後太祖爲魏王訓發表稱贊功伐褒述盛德時人或笑訓希世浮偽謂琰爲失所舉琰從訓取表

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也有白琰此書傲世怨謗者太祖怒曰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會當有變時意指不遜於是罰琰爲徒隸使人視之辭色不撓太祖令曰琰雖見刑而通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虬鬚直視若有所瞋遂賜琰死魏略曰人得琰書以裹幘籠持其籠行都道中時有與琰宿不平者遂見琰名著幘籠從而視之遂白之太祖以爲琰腹誹心謗乃收付獄髠刑輸徒前所白琰者又復白之云琰爲徒虬鬚直視心似不平時太祖亦以爲然遂欲殺之乃使清公大吏往經營琰敕吏曰三日期消息琰不悟後數日吏故白琰平安公忿然曰崔琰必欲使孤行刀鋸乎吏以是教告琰琰謝吏曰我殊不宜不知公意至此遂自殺也始琰與司馬朗善晉宣王方壯琰謂朗曰子

之弟聰哲明允剛斷英跱殆非子之所及也臣松之案跱或作特竊謂英特爲是也朗以爲不然而琰每秉此論琰從弟林少無名望雖姻族猶多輕之而琰常曰此所謂大器晚成者也終必遠至涿郡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琰又名之曰孫疏亮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林禮毓咸至鼎輔及琰友人公孫方宋階早卒琰撫其遺孤恩若已子其鑒識篤義類皆如此魏略曰明帝時崔林嘗與司空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爲首羣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爲有邂逅耳即如卿諸人良足貴乎初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融字文舉續漢書曰融孔子二十世孫也高祖父尚鉅鹿太守父宙太山都尉融幼有異才時河南尹李膺有重名勑門下簡通賓客非當世英賢

乾隆四年校刊

及通家子孫弗見也融年十餘歲欲觀其爲人遂造膺
門語門者曰我李君通家子孫也膺見融問曰高明父
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
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奇之
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煒後至同坐以告煒煒曰
人小時了了者大亦未必奇也融答曰即如所言君之
幼時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曰高明長大必爲偉器山
陽張儉以中正爲中常侍侯覽所忿疾覽爲刊章下州
郡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投褒遇褒出時融年十六
儉以其少不告也融知儉長者有窘迫色謂曰吾獨不
能爲君主邪因留舍藏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
儉得脫走登時收融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
融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罪我之由非弟之過我當坐
之兄弟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詔書令褒坐焉融
由是名震遠近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並以俊秀爲
後進冠蓋融持論經理不及讓等而逸才宏博過之司
徒大司馬辟舉高第累遷北軍中候虎賁中郎將北海
相時年二十八承黃巾殘破之後修復城邑崇學校設
庠序舉賢才顯儒士以彭璆爲方正邴原爲有道王修
爲孝廉告高密縣爲鄭玄特立一鄉名爲鄭公鄉又國

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爲棺木以殯葬之郡
人甄子然孝行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令配食縣社
其禮賢如此在郡六年劉備表融領青州刺史建安元
年徵還爲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輒爲議主諸
卿大夫寄名而已司馬彪九州春秋曰融在北海自以
智能優贍溢才命世當時豪俊皆不能及亦自許大志
且欲舉軍曜甲與羣賢要功自於海岱結殖根本不肯
祿祿如平居郡守事方伯赴期會而已然其所任用好
奇取異皆輕剽之才至於稽古之士謬爲恭敬禮之雖
備不與論國事也高密鄭玄稱之鄭公執子孫禮及高
談教令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
悉行但能張磔綱羅其白理甚疏租賦少稍一朝殺五
部督郵姦民汚吏猾亂朝市亦不能治幽州精兵亂至
徐州卒到城下舉國皆恐融直出說之令無異志遂與
別校謀夜覆幽州幽州軍敗悉有其衆無幾時還復叛
亡黃巾將至融大飲醇酒躬自上馬禦之涑水之上寇
令上部與融相拒兩翼徑涉水直到所治城城潰融不
得入轉至南縣左右稍叛連年傾覆事無所濟遂不能
保障四境棄郡而去後徙徐州以北海相自還領青州
刺史治郡北陲欲附山東外接遼東得戎馬之利建樹

根本孤立一隅不與共也于時曹袁公孫共相首尾戰
士不滿數百殺不至萬艘王子法劉孔慈凶辯小才信
爲腹心左承祖劉義遜清雋之士備在坐席而已言此
民望不可失也承祖勸融自託彊國融不聽而殺之義
遜棄去遂爲袁譚所攻自春至夏城小寇衆流矢雨集
然融憑几安坐讀書論議自若城壞衆亡身奔山東室
家爲譚所虜張璠漢紀曰融在郡八年僅以身免帝初
都許融以爲宜略依舊制定王畿正司隸所部爲千里
之封乃引公卿上書言其義是時天下草創曹袁之權
未分融所建明不識時務又天性氣爽頗推平生之意
狎侮太祖太祖制酒禁而融書嘲之曰天有酒旗之星
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堯不飲千鍾無以成
其聖且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也太祖外雖寬
容而內不能平御史大夫郗慮知旨以法免融官歲餘
拜太中大夫雖居家失勢而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酒
常歎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虎賁士有
貌似蔡邕者融每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
有典刑其好士如此續漢書曰太尉楊彪與袁術婚姻
術僭號太祖與彪有隙因是執彪將殺焉融聞之不及
朝服往見太祖曰楊公累世清德四葉重光周書父子

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之罪乎易稱積善餘慶但欺
人耳太祖曰國家之意也融曰假使成王欲殺召公則
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緌搢紳之士所以瞻仰
明公者以明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措枉致之雍
熙耳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
子明日便當褰衣而去不復朝矣太祖意解遂理出彪
魏氏春秋曰袁紹之敗也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
妲己賜周公太祖以融學博謂書傳所紀後見問之對
曰以今度之想其當然耳十三年融對孫權使有訕謗
之言坐棄市二子年八歲時方弈棊融被收端坐不起
左右曰而父見執不起何也二子曰安有巢毀而卵不
破者乎遂俱見殺融有高名清才世多哀之太祖懼遠
近之議也乃令曰太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
多採其虛名少於核實見融浮豔好作變異眩其誑詐
不復察其亂俗也此州人說平原禰衡受傳融論以爲
父母與人無親譬若缻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饑饉而
父不肖寧贍活餘人融違天反道敗倫亂理雖肆市朝
猶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宣示諸軍將校掾屬皆使聞
見世語曰融二子皆齠齔融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
辭二子俱曰父尚如此復何所辭以爲必俱死也臣松

奕棋不已便是繼嗣其父

許攸賣國邀功小人之尤者老瞞收之殊快也不得死於海此

之以爲世語云融二子不離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如孫盛之言誠所未譬八歲小兒能玄了禍福聰明特達卓然既遠則其憂樂之情宜其有過成人安有見父收執而曾無變容奕棊不起若在暇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已身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父安猶尚若茲而況於顛沛哉盛以此爲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傷理

南陽許攸魏略曰攸字子遠少與袁紹及太祖善初平中隨紹在冀州嘗在坐席言議官渡之役諫紹勿與太祖相攻語在紹傳紹自以彊盛必欲極其兵勢攸知不可爲謀乃亡詣太祖紹破走及後得冀州攸有功焉攸自恃勳勞時與太祖相戲每在席不自限齊至呼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太祖笑曰汝言是也然內嫌之其後從行出鄴東門顧謂左右曰此家非得我則不得出入此門也人有自者遂見收之

婁圭。皆以恃舊不虔見誅。魏略曰婁圭字子伯少與太祖有舊初平中在荊州北界合衆後詣太祖太祖以爲大將不使典兵常在坐席言議及河北平定隨在冀州其後太祖從諸子出遊子伯時亦隨從子伯顧謂左右曰此家父子如令日爲樂也人有白者太祖以爲有腹誹意遂收治之吳書曰子伯少有猛志嘗歎息曰男兒居世會當得數萬兵千匹騎著後耳儕輩笑之後坐藏亡命被繫當死得踰獄出捕者追之急子伯乃變衣服如助捕者吏不能覺遂以得免會天下義兵起子伯亦合衆與劉表相依後歸曹公遂爲所用軍國大計常與焉劉表亡曹公向荊州表子琮降以節迎曹公諸將皆疑詐曹公以問子伯子伯曰天下大擾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曹公曰大善遂進兵寵秩子伯家累千金曰婁子伯富樂於孤但勢不如孤耳從破馬超等子伯功爲多曹公常歎曰子伯之計孤不及也後與南郡習授同載見曹公出授曰父子如此何其快耶子伯曰居世間當自爲之而但觀他人乎授乃白之遂見誅魚豢曰古人有言曰得鳥者羅之一目也然張一目之羅終不得鳥矣鳥能遠飛遠飛者六翮之力也然無衆毛之助則飛不遠矣以此推之大魏之作雖有功臣亦未必非茲輩胥附之由也

而琰最爲世所痛惜。至今寃之。世語曰琰兒孫諒字士文以簡素稱仕晉爲尚書大鴻臚荀綽冀州記云諒即琰之孫也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也少爲縣吏以清公稱將避亂荆州未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往魯陽太祖臨兗州辟爲治中從事玠語太祖曰今天下分崩國主遷移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今袁紹劉表雖士民衆彊皆無經遠之慮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太祖敬納其言轉幕府功曹太祖爲司空丞相玠嘗爲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

乾隆四年校刊

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文帝爲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大軍還鄴議所并省玠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乃共白曰舊西曹爲上東曹爲次宜省東曹太祖知其情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東凡人言方亦復先東何以省東曹遂省西曹初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撫育孤兄子甚篤賞賜以振施貧族家無

所餘、遷右軍師。魏國初建、爲尚書僕射、復典選舉、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舉、拔貞實、斥華僞、進遜行、抑阿黨、諸宰官治民功績不著而私財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于時四海翕然、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擬壺飧之絜、家象濯纓之操、貴者無穢欲之累、賤者絕姦貨之求、吏潔于上、俗移乎下、民到于今稱之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玠密諫曰、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羣僚會、玠起更衣、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崔琰既死、玠內不悅、後有白玠者、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沒爲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蓋此也、太祖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曰、自古聖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

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予則孥戮女、司寇之職、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漢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黥面漢法所行、黥墨之刑、存於古典、今眞奴婢祖先有罪、雖歷百世、猶有黥面供官、一以寬良民之命、二以宥并罪之辜、此何以負於神明之意、而當致旱、案典謀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寬則亢陽、所以爲旱、玠之吐言、以爲寬邪、以爲急也、急當陰霖、何以反旱、成湯聖世、野無生草、周宣令主、旱魃爲虐、亢旱以來、積三十年、歸咎黥面、爲相値不、衞人伐邢、師興而雨、罪惡無徵、何以應天、玠譏謗之言、流於下民、不悅之聲、上聞聖聽、玠之吐言。勢不獨語。

時見黥面凡爲幾人黥面奴婢所識知邪何緣得見對之歎言時以語誰見答云何以何日月於何處所事已發露不得隱欺具以狀對玠曰臣聞蕭生縊死困於石顯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起賜劒於杜郵晁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絕命於吳都斯數子者或妬其前或害其後臣垂齠執簡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屬臣以私無勢不絕語臣以寃無細不理人情淫利爲法所禁法禁於利勢能害之青蠅橫生爲臣作謗謗臣之人勢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即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賜劒之來比之重賞之惠謹以狀對時桓階和洽進言救玠玠遂免黜卒于家孫盛曰魏武於是失政刑矣易稱明折庶獄傳有舉直措枉庶獄明則國無怨民枉直當則民無不服未有徵青蠅之浮聲信浸潤之譖訴可以丕釐四海惟清緝熙者也昔者漢高獄蕭何出復相之玠之一責永見擯放二主度量豈不殊哉太祖賜棺器錢帛拜子機郎中

徐奕字季才東莞人也避難江東孫策禮命之奕改姓名微服還本郡太祖爲司空辟爲掾屬從西征馬超超破軍還時關中新服未甚安留奕爲丞相長史鎮撫西京西京稱其威信轉爲雍州刺史復還爲東曹屬丁儀

等見寵於時並害之而奕終不爲動魏書曰或謂奕曰夫以史魚之直孰與蘧伯玉之智丁儀方貴重宜思所以下之奕曰以公明聖儀豈得久行其僞乎且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子寧以他規我傅子曰武皇帝至明也崔琰徐奕一時清賢皆以忠信顯於魏朝丁儀間之徐奕失位而崔琰被誅出爲魏郡太守太祖征孫權徙爲留府長史謂奕曰君之忠亮古人不過也然微太嚴昔西門豹佩韋以自緩夫能以柔弱制剛彊者望之於君也今使君統留事孤無復還顧之憂也魏國既建爲尚書復典選舉遷尚書令太祖征漢中魏諷等謀反中尉楊俊左遷太祖歎曰諷所以敢生亂心以吾爪牙之臣無遏姦防謀者故也安得如諸葛豐者使代俊乎桓階曰徐奕其人也太祖乃以奕爲中尉手令曰昔楚有子玉文公爲之側席而坐汲黯在朝淮南爲之折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與在職數月疾篤乞退拜諫議大夫卒魏書曰文帝每與朝臣會同未嘗不嗟歎思奕之爲人奕無子詔以其族子統爲郎以奉奕後

何夔字叔龍陳郡陽夏人也曾祖父熙漢安帝時官至車騎將軍華嶠漢書曰熙字孟孫少有大志不拘小節身長八尺五寸體貌魁梧善爲容儀舉孝廉爲謁者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偉之歷位司隸校尉大司農永初二年南單于與烏丸俱反以熙行車騎將軍征之累有功烏丸請降單于復稱臣如舊會熙暴疾卒夔幼喪父與母兄居以孝友稱長八尺三寸容貌矜嚴魏書曰漢末閹宦用事夔從父衡爲尚書有直言由是在黨中諸父兄皆禁錮夔歎曰天地閉賢人隱故不應宰司之命避亂淮南後袁術至

壽春辟之，夔不應，然遂爲術所留。久之，術與橋蕤俱攻圍蘄陽，蘄陽爲太祖固守。術以夔彼郡人，欲脅令說蘄陽。夔謂術謀臣李業曰：昔柳下惠聞伐國之謀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斯言何爲至於我哉！遂遁匿灊山。術知夔終不爲已用，乃止。術從兄山陽太守遺母，夔從姑也，是以雖恨夔而不加害。建安二年，夔將還鄉里，度術必急追，乃閒行得免。明年到本郡。頃之，太祖辟爲司空掾屬。時有傳袁術軍亂者，太祖問夔曰：君以爲信不？夔對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此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夫失道之

主，親戚叛之，而況於左右乎！以夔觀之，其亂必矣。太祖曰：爲國失賢則亡。君不爲術所用，亂不亦宜乎！太祖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孫盛曰：夫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是以上下休嘉，道光化洽。公府掾屬，古之造士也，必擢時雋，搜揚英逸，得其人則論道之任隆，非其才則覆餗之患至。苟有疵釁，刑黜可也；加其捶扑之罰，肅以小懲之戒，豈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之謂與？然士之出處，宜度德投趾；可不之節，必審於所蹈。故高尚之徒，抗心於青雲之表，豈王侯之所能臣，名器之所羈紲哉！自非此族，委身世塗，否泰榮辱，制之由時，故箕子安於孥戮，柳下夷於三黜，蕭何、周勃亦在縲紲，夫豈不辱君命故也。夔知時制而甘其寵，挾藥要君以避微恥。詩云：唯此褊心，何夔其有焉！放之可也，宥之非也。出爲城父令。魏書曰：自劉備叛後，東南多變。太祖以陳羣爲鄼令，夔爲城父令，諸縣皆用名士以鎭撫之，其後吏民稍定。遷長廣太守。郡濱山海，黄

或降或討或離散之皆吏才也下可以將

巾未平豪傑多背叛袁譚就加以官位長廣縣人管承徒衆三千餘家爲寇害議者欲舉兵攻之夔曰承等非生而樂亂也習於亂不能自還未被德教故不知反善今兵迫之急彼恐夷滅必并力戰攻之既未易拔雖勝必傷吏民不如徐喻以恩德使容自悔可不煩兵而定乃遣郡丞黃珍往爲陳成敗承等皆請服夔遣吏成弘領校尉長廣縣丞等郊迎奉牛酒詣郡牟平賊從錢衆亦數千夔率郡兵與張遼共討定之東牟人王營衆三千餘家脅昌陽縣爲亂夔遣吏王欽等授以計略使離散之旬月皆平定是時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

稅綿絹夔以郡初立近以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乃上言曰自喪亂已來民人失所今雖小安然服教日淺所下新科皆以明罰勅法齊一大化也所領六縣疆域初定加以饑饉若一切齊以科禁恐或有不從教者有不從教者不得不誅則非觀民設教隨時之意也先王辨九服之賦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愚以爲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則無所不至矣太祖從其言徵還參丞相軍事海賊郭祖寇暴樂安濟南界州郡苦之太祖以

夔前在長廣有威信。拜樂安太守。到官數月。諸城悉平。入爲丞相東曹掾。夔言於太祖曰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夔聞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爲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敘。無相踰越。顯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別矣。又可修保舉故不以實之令。使有司別受其負。在朝之臣時受教與曹並選者。各任其責。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源。以督羣下。以率萬民。如是則天下幸甚。太祖稱善。魏國既建。拜尚書僕射。魏書曰時丁儀兄弟方進寵儀與夔不合尚書傅巽謂夔曰儀不相好已甚子友毛玠玠等儀已害之矣子宜少下之夔曰爲不義適足害其身焉能害人且懷姦佞之心立於明朝其得久乎夔終不屈志儀後果以凶偽敗文帝爲太子。以涼茂爲太傅。夔爲少傅。特命二傅與尚書東曹並選太子諸侯官屬。茂卒。以夔代茂。每月朔。太傅入見太子。太子正法服而禮焉。他日無會儀。夔遷太僕。太子欲與辭。宿戒供。夔無往意。乃與書請之。夔以國有常制。遂不往。其履正如此。然於節儉之世。最爲豪汰。文帝踐阼。封成陽亭侯。邑三百戶。疾病屢乞遜位。詔報曰。蓋禮賢親舊。帝王之常務也。以親則君有輔弼之勳焉。以賢則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之矣。君其卽安以

順朕意薨謚曰靖侯子曾嗣咸熙中爲司徒干寶晉紀曰曾字穎考正元中爲司隷校尉時毋丘儉孫女適劉氏以孕繫廷尉女母荀爲武衛將軍荀顗所表活既免辭詣廷尉乞爲官婢以贖女命曾使主簿程咸爲議議曰大魏承秦漢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若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於法則不足懲奸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思男不御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分也臣以爲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使從夫家之戮朝廷從之乃定律令晉諸公讚曰曾以高雅稱加性純孝位至太宰封朗陵縣公年八十餘薨謚曰元公子邵嗣邵字敬祖才識深博有經國體儀位亦至太宰謚康公子蕤嗣邵庶兄遵字思祖有幹能少經清職終於太僕遵子綏字伯蔚亦以幹事稱永嘉中爲尚書爲司馬越所殺傅子稱曾及荀顗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穎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日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令也有能行仁孝之道者君子之儀表矣

邢顒字子昂河間鄚人也舉孝廉司徒辟皆不就易姓字適右北平從田疇游積五年而太祖定冀州顒謂疇曰黄巾起來二十餘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田疇曰邢顒民之先覺也乃見太祖求爲鄉導以克柳城太祖辟顒爲冀州從事時人稱之曰德行堂堂邢子昂除廣宗長以故將喪棄官有司舉正太祖曰顒篤於舊君有一致之節勿問也更辟司空掾除行唐令勸民農桑風化大行入爲丞相門下督還左馮翊病去官是時太祖諸子高選官屬令曰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

顒輩。遂以爲平原侯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顒、北土之彥、少秉高節、玄靜澹泊、言少理多、眞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斯人、並列左右。而楨禮遇殊特。顒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爲上招謗、其罪不小。以此反側。後參丞相軍事、轉東曹掾。初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丁儀等並贊翼其美。太祖問顒、顒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重察之。太祖識其意、後遂以爲太子少傅、遷太傅。文帝踐阼、爲侍中尚書僕射、賜爵關內侯、出爲司隸校尉、徙太常。黃初四年薨。子友嗣。晉諸公贊曰、顒曾孫喬、字曾伯、有體量局幹、美於當世、歷淸職、元康中與劉漢俱爲尚書吏部郎、稍遷至司隸校尉。

鮑勛字叔業、泰山平陽人也。漢司隸校尉鮑宣九世孫。宣後嗣有從上黨徙泰山者、遂家焉。勛父信、靈帝時爲騎都尉、大將軍何進遣東募兵。後爲濟北相、協規太祖、身以遇害。語在董卓傳、武帝紀。魏書曰、信父丹、官至少府侍中、世以儒雅顯。少有大節、寬厚愛人、沈毅有謀。大將軍何進辟拜騎都尉、遣歸募兵、得千餘人、還到成皋、而進已遇害。信至京師、董卓亦始到、信知卓必爲亂、勸袁紹襲卓。紹畏卓不敢發。語在紹傳。信乃引軍還鄉里、收徒衆二萬、騎七百、輜重五千餘乘。是歲太祖始起兵於己吾、信與弟韜以兵應太祖。太祖與袁紹表信行破虜將軍、韜裨將軍。時紹衆最盛、豪傑多向之、信獨謂太祖曰、夫略不世出、能總英雄以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彊必斃。君殆天

之所敗遂深自結納太祖亦親異焉汴水之敗信被創韜在陣戰亡紹劫奪韓馥位遂據冀州信言於太祖曰姦臣乘釁蕩覆王室英雄奮節天下響應者義也今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遘難又何能濟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太祖善之太祖爲東郡太守表信爲濟北相會黃巾大衆入州界劉岱欲與戰信止之岱不從遂敗語在武紀太祖以賊恃勝而驕欲設奇兵挑擊之於壽張先與信出行戰地後步軍未至而卒與賊遇遂接戰信殊死戰以救太祖太祖僅得潰圍出信遂沒時年四十一雖遭亂起兵家本修儒治身至儉而厚養將士居無餘財士以此歸之

建安十七年太祖追錄信功表封勛兄邵新都亭侯魏書曰邵有父風太祖嘉之加拜騎都尉使持節邵薨子融嗣辟勛丞相掾魏書曰勛清白有高節知名於世二十二年立太子以勛爲中庶子徙黃門侍郎出爲魏郡西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爲曲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市太祖時在譙太子留鄴數手書爲之請罪勛不敢擅縱具列上勛前在東宮守正不撓太子固不能悅及重此事恚望滋甚會郡界休兵有失期者密敕中尉奏免勛官久之拜侍御史延康元年太祖崩太子卽王位勛以駙馬都尉兼侍中文帝受禪勛每陳今之所急唯在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爲後文帝將出游獵勛停車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聖惻隱有同古烈臣冀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何在諒闇之中修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察焉帝手毀其表而竟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

乾隆四年校刊

爲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於樂勳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況獵暴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櫛風沐雨不以時隙哉昔魯隱觀漁於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爲務愚臣所不願也因奏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戲之言昔梁丘據取媚於遄臺曄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帝怒作色罷還卽出勳爲右中郎將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羣僕射司馬宣王並舉勳爲宮正宮正卽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嚴憚罔不肅然六年秋帝欲征吳羣臣大議勳面諫曰王師屢征而

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脣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勢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爲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竊以爲不可帝益忿之左遷勳爲治書執法帝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勳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勳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有罪勳奏絀遣而曜密表勳私解邕事詔曰勳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駮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勳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

官已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太尉鍾繇司徒華歆鎮軍大將軍陳羣侍中辛毗尚書衞臻守廷尉高柔等並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請勛罪帝不許遂誅勛勛內行既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後二旬文帝亦崩莫不爲勛歎恨

司馬芝字子華河內温人也少爲書生避亂荆州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害以鹿車推載母居南方十餘年躬耕守節太祖平荆州以芝爲管長時天下草創多不奉法郡主簿劉節舊族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爲盜賊入亂吏治頃之芝差節客王同等爲兵掾史據白節家前後未嘗給繇若至時藏匿必爲留負芝不聽與節書曰君爲大宗加股肱郡而賓客每不與役既衆庶怨望或流聲上聞今條同等爲兵幸時發遣兵已集郡而節藏同等因令督郵以軍興詭責縣縣掾史窮困乞代同行芝乃馳檄濟南具陳節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即以節代同行青州號芝以郡主簿爲兵遷廣平令征虜將軍劉勳貴寵驕豪又芝故郡將賓客子弟在界數犯法勳與芝書不著姓名而多所屬託芝不報其書一皆如法後勳以

不執誅交關者皆獲罪而芝以見稱魏略曰勳字子臺琅邪人中平末爲沛國建平長與太祖有舊後爲廬江太守爲孫策所破自歸太祖封列侯遂從在散伍議中勳兄爲豫州刺史病亡兄子威又代從政勳自恃與太祖有宿日驕慢數犯法又誹謗爲李申成所白收治并免威官遷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廁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贓物先得而後訊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亦可乎太祖從其議歷甘陵沛陽平太守所在有績黃初中入爲河南尹抑彊扶弱私請不行會內官欲以事託芝不敢發言因芝妻伯父董昭昭猶憚芝不爲通芝爲教與羣下曰蓋君能設教不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聞也夫設教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聞吏之禍也君劣於上吏禍於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各勉之哉於是下吏莫不自勵門下循行嘗疑門幹盜簪幹辭不符曹執爲獄芝教曰凡物有相似而難分者自非離婁鮮能不惑就其實然循行何忍重惜一簪輕傷同類乎其寢勿問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頃之特進曹洪乳母當與臨汾公主侍者共事無澗神臣松之案無澗山名在洛陽東北繫獄卞太后遣黃門詣府傳令芝不通輒勅洛陽獄考竟而上疏曰諸應死罪者皆

當先表須報前制書禁絕淫祀以正風俗今當等所犯妖刑辭語始定黃門吳達詣臣傳太皇太后令臣不敢通懼有救護速聞聖聽若不得已以垂宿留由事不早竟是臣之罪是以冒犯常科輒勑縣考竟擅行刑戮伏須誅罰帝手報曰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詔書以權行事是也此乃卿奉詔之意何謝之有後黃門復往慎勿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閒直道而行會諸王來朝與京都人交通坐免後爲大司農先是諸典農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務農重穀王制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也管子區言以積穀爲急方今二虜未滅師旅不息國家之要惟在穀帛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爲業建安中天下倉廩充實百姓殷足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爲部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夫王者以海內爲家故傳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富足之由在於不失天時而盡地力今商旅所求雖有加倍之顯利然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墾田益一畝之收也夫農民之事自正月耕種耘鋤條桑耕熯種麥穫刈築場十月乃畢治廩繫橋運輸租賦除道理梁墐塗室屋以是終歲無日不爲農事也今諸典農各言

留者爲行者宗田計課其力勢不得不爾不有所廢則當素有餘力臣愚以爲不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爲務於國計爲便明帝從之每上官有所召問常先見掾史爲斷其意故教其所以答塞之狀皆如所度芝性亮直不矜廉隅與賓客談論有不可意便面折其短退無異言卒於官家無餘財自魏迄今爲河南尹者莫及芝芝亡子岐嗣從河南丞轉廷尉正遷陳留相梁郡有繫囚多所連及數歲不決詔書徙獄於岐屬縣縣請豫治牢具岐曰今囚有數十旣巧詐難符且已倦楚毒其情易見豈當復久處囹圄邪及囚至詰之皆莫敢匿詐一朝決竟遂超爲廷尉是時大將軍爽專權尚書何晏鄧颺等爲之輔翼南陽圭泰嘗以言迕指考繫廷尉颺訊獄將致泰重刑岐數颺曰夫樞機大臣王室之佐旣不能輔化成德齊美古人而乃肆其私忿枉論無辜使百姓危心非此焉在颺於是慙怒而退岐終恐久獲罪以疾去官居家未朞而卒年三十五子肇嗣（肇晉太康中爲冀州刺史尚書見百官志）

評曰徐奕何夔邢顒貴尚峻厲爲世名人毛玠清公素履司馬芝忠亮不傾庶乎不吐剛茹柔崔琰高格最優鮑勛秉正無虧而皆不免其身惜哉大雅貴旣明且哲

虞書尚直而能溫。自非兼才。疇克備諸。

魏志卷十二

魏志卷十二考證

崔琰遂賜琰死注人得琰書以褁幘籠持其籠行都道中○宋本無持其籠三字毛本都作部

曾國孔融注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宋本作鄭子然

又注太祖外雖寬容而內不能平○宋本寬容下有之字

婁圭皆以恃舊不虔見誅注後坐藏亡命被繫當死○監本訛坐贓今改正

何夔官至東騎將軍注和帝佳之○一本作和帝偉之

司馬芝今條同等爲兵幸時發遣○條北宋本作調

會內官欲以事托芝○何焯校本作曹內官

魏志卷十二考證

魏志卷十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鍾繇子毓　華歆　王朗子肅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先賢行狀曰鍾皓字季明溫良篤慎博學詩律教授門生千有餘人為郡功曹時太丘長陳寔為西門亭長皓深獨敬異寔少皓十七歲常禮待與同分義會辟公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君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寔曰鍾君似不察人為意不知何獨識我皓為司徒掾公出道路泥濘導從惡其相灑去公車絕遠公椎軾言司徒今日為獨行耳還府向閤鈴下不扶令揖掾屬公奮手不顧時舉府掾屬皆投劾出皓為西曹掾即開府門分布曉語已出者曰臣下不能得自直於君若司隸舉繩墨以公失宰相之禮又不勝任諸君終身何所任邪掾屬以故皆止都官果移西曹掾問空府

去意皓召都官吏以見掾屬名示之乃止前後九辟三
府遷南鄉林慮長不之官時郡中先輩為海內所歸者
蒼梧太守定陵陳稚叔故黎陽令潁陰荀淑及皓少府
李膺常宗此三人曰荀君清識難尚陳鍾至德可師膺
之姑為皓兄之妻生子覲與膺年齊並有令名覲又好
學慕古有退讓之行為童幼時膺祖太尉修言覲似我
家性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復以膺妹妻
之覲辟州宰未嘗屈就膺謂覲曰孟軻以為人無好惡
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人何太無皁白邪覲嘗以膺之
言白皓皓曰元禮祖公在位諸父並盛韓公之甥故得
然耳國武子好昭人過以為怨本今豈其時保身全家
汝道是也覲早亡膺雖荷功名位至卿佐而卒䧟身世
禍皓年六十九終於家皓二子迪敷並以黨錮不仕繇則迪之孫嘗與族父瑜俱至洛
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于水努力慎之行
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而
供給資費使得專學舉孝廉謝承漢書曰南陽陰修為潁川太守以旌賢擢俊為
務舉五官掾張仲方正察功曹鍾繇主簿荀彧主記掾
張禮賊曹掾杜祐孝廉荀攸計吏郭圖為吏以光國朝
除尚書郎陽陵令以疾去辟三府為廷尉正黃門侍郎
是時漢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亂長安中與關東斷絕
太祖領兗州牧始遣使上書世語曰太祖遣使從事王必致命天子傕汜
等以為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至實
議留太祖使拒絕其意繇說傕汜等曰方今英雄並起
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
副將來之望也傕汜等用繇言厚加答報由是太祖使
命遂得通太祖既數聽荀彧之稱繇又聞其說傕汜益
虛心後傕脅天子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

長安繇有力焉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尚書僕射并錄前功封東武亭侯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彊兵相與爭太祖方有事山東以關右爲憂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委之以後事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太祖在官渡與袁紹相持繇送馬二千餘匹給軍太祖與繇書曰得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憂足下之勳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爾其後匈奴單于作亂平陽繇率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衆甚盛諸將議欲釋之

去繇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讎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爲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爲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張既說馬騰會擊援騰遣子超將精兵逆之援至果輕渡汾衆止之不從濟水未半擊大破之司馬彪戰畧曰袁尚遣高幹郭援將兵數萬人與匈奴單于寇河東遣使與馬騰韓遂等連和騰等陰許之傅幹說騰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國治上下用命有義必賞無義必罰可謂順道矣袁氏背王命驅胡虜以陵中國寬而多忌仁而無斷兵雖強實失天下心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既事有道不盡其力陰懷兩端欲以坐觀成敗吾恐成敗既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爲誅首矣於是騰懼幹曰智者轉禍爲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

而高幹郭援獨制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其勢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竹帛不能盡載也唯將軍審所擇騰曰敬從教於是遣子超將精兵萬餘人并將遂等兵與繇會擊援等大敗之

斬援降單于語在既傳其後河東衛固作亂與張晟張琰及高幹等並為寇繇又率諸將討破之

魏畧曰詔徵河東太守王邑邑以天下未定心不願徵而吏民亦戀邑郡掾衛固中郎將范先等各詣繇求乞邑邑已拜杜畿為太守畿已入界繇不聽先等促邑交符邑佩印綬徑從河北詣許自歸繇時治在洛陽自以威禁失督司之法乃上書自劾曰臣前上言故鎮北將軍領河東太守安陽亭侯王邑巧辟治官犯突科條事當推劾檢實姦詐被詔書當如所糾以其歸罪故加寬赦又臣上言吏民大小各懷顧望謂邑當還拒太守杜畿今皆反悔共迎畿之官謹按文書臣以空虛被蒙拔擢入充近侍兼典機衡忝膺重任總統偏方既無德政以惠民物又無威刑以檢不恪至使邑違犯詔書郡掾衛固誑迫吏民訟訴之言交驛道路漸失其禮不虔王命今郡反悔醜聲流聞咎皆由臣威刑不攝臣又疾病前後歷年氣力日微尸素重祿曠廢職任罪明法正謹按侍中守司隸校尉東武亭侯鍾繇幸得蒙恩以斗筲之才仍見拔擢顯從近密銜命督師明知詔書深疾長吏政教寬弱檢下無刑久病淹滯眾職荒頓法令失張邑雖違科當必繩正法既舉文書操彈失理至乃使邑遠詣闕廷懟忝使命挫傷爪牙而固誑迫吏民拒畿連月今雖反悔犯順失正海內兇赫罪一由繇威刑闇弱又繇久病不任所職非繇大臣當所宜為繇輕慢憲度不畏詔令不與國同心為臣不忠無所畏忌大為不敬又不承用詔書奉詔不謹又聰明蔽塞為下所欺弱不勝任數罪謹以劾臣請法車徵詣廷尉治繇罪大鴻臚削爵土臣久嬰篤疾涉夏盛劇命縣呼吸不任部官輒以文書付功曹從事馬適議免冠徒跣伏須罪誅詔不聽

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繇徙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之數年間民戶稍實太祖征關中得以為資表繇為前軍師魏國初建為大理

遷相國文帝在東宮賜繇五熟釜。爲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實幹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寮師師楷茲度矩魏畧曰繇爲相國以五熟釜鼎範因太子鑄之釜成太子與繇書曰昔有黃三鼎周之九寶咸以一體使調一味豈若斯釜五味時芳蓋鼎之烹飪以饗上帝以養聖賢昭德祈福莫斯之美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斯器莫宜盛德今之嘉釜有逾茲美夫周之尸臣宋之考父衛之孔悝晉之魏顆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勒名鍾鼎今執事寅亮大魏以隆聖化堂堂之德於斯爲盛誠太常之所宜銘彝器之所宜勒故作斯銘勒之釜凡庶可贊揚洪美垂之不朽臣松之按漢書郊祀志孝宣時美陽得鼎京兆尹張敞上議曰按鼎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尸主事之臣栒音荀豳地賜爾鸞旂黼黻琱戈尸臣拜首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此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子孫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于宮廟也考父銘見左氏傳孔悝銘在禮記事顯故不載國語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追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勒銘于景鍾至于今不遺類其子孫不可不興也太子所稱四銘者也魏畧曰後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言密使臨菑侯轉因人說之繇即送之太子與繇書曰夫玉以比德君子見美詩人晉之垂棘魯之璵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疇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竊見玉書稱美玉白若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然四寶邈焉以遠秦漢未聞有良匹是以求之曠年未遇厥眞私願不果飢渴未副近見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俱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轉言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跪發匣爛然滿目猥以蟣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藺生詭奪之誑嘉貺益腆敢不欽承繇報書曰昔忝近任并得賜玦尚方耆老頗識舊物名其符采必得處所以爲執事有珍此者是以鄙之用未奉貢幸而紆意實以悅懌在昔和氏殷勤忠篤而繇待命是懷愧恥數年坐西曹掾魏諷謀反

乾隆四年校刊

策罷就第魏畧曰孫權稱臣斬送關羽太子書報繇繇答書曰臣同郡故司空荀爽言人當道情愛我者一何可愛憎我者一何可憎顧念孫權了更嫵媚太子又書曰得報知喜南方至於荀公之清談孫權之嫵媚執書嗢噱不能離手若權復黠當折以汝南許劭月旦之評權優游二國俯仰荀許亦已足矣文帝卽王位復爲大理及踐阼改爲廷尉進封崇高鄉侯遷太尉轉封平陽鄉侯時司徒華歆司空王朗並先世名臣文帝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矣陸氏異林曰繇嘗數月不朝會意性異常或問其故云常有好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卽前止戶外繇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乃勤勤呼之乃入繇意恨有不忍之心然猶斫之傷髀婦人卽出以新綿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著白練衫丹繡裲襠傷左髀以裲襠中綿拭血叔父清河太守說如此清河陸雲也明帝卽位

進封定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八百戶遷太傅繇有膝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舁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爲故事初太祖下令使平議死刑可宮割者繇以爲古之肉刑更歷聖人宜復施行以代死刑議者以爲非悅民之道遂寢及文帝臨饗羣臣詔謂太祖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法公卿當善共議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太和中繇上疏曰大魏受命繼蹤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先帝聖德固天所縱墳典之業一以貫之是以繼世仍發明詔思復古刑爲一代法連有軍事遂未施行陛下遠追二祖遺

意惜斬趾可以禁惡恨入死之無辜乃明習律令與羣臣共議出本當右趾而入大辟者復行此刑書云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若今蔽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羣吏萬民使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能有姦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其足猶任生育今天下人少於孝文之世下計所全歲三千人張蒼除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子貢問能濟民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誠行之斯民永濟書奏詔曰太傅學優才高留心政事又於刑理深遠此大事公卿羣僚善共平議司徒王朗議以爲繇欲輕減大辟之條以增益刖刑之數此即起偃爲豎化屍爲人矣然臣之愚猶有未合微異之意夫五刑之屬著在科律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即爲減施行已久不待遠假斧鑿於彼肉刑然後有罪次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不用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目而肉刑之問已宣於寇讐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今可按繇所欲輕之死罪使

減死之髡刖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無以刖易釱駭耳之聲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且寢袁宏曰夫人心樂全之物懸於外而嗜慾之情動於內也於是有進取貪競之行希求放肆之事進取不已不能充其嗜慾則苟且徼倖之所生也希求無厭無以愜其慾則姦偽忿怒之所興也先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其弊或先德化以陶其心其心不化然後加以刑辟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然則德刑之設參而用之者也三代相因其義詳焉周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刖者守囿此肉刑之制可得而論者也荀卿亦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夫殺人者死而相殺者不已是大辟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殺也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黥劓可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化夫罪過彰著然後入于刑辟是將殺人者不必死欲傷人者不必刑縱而弗化則陷於刑辟故刑之所制在於不可移之地禮教則不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消之於未殺也示之恥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於未傷也故過微而不至於著罪薄而不及於刑終入罪辟者非教化之所得也故雖殘一物之生刑一人之體是除天下之害夫何傷哉率斯道也風化可以漸淳刑罰可以漸少其理然也苟不能化其心而專任刑罰民失義方動罹刑網求世休和焉可得哉周之成康豈按三千之文而致刑錯之美乎蓋德化漸漬致斯有由也漢初懲酷刑之弊務寬厚之論公卿大夫相與恥言人過文帝登朝加以玄默張武受賂賜金以愧其心吳王不朝崇禮以訓其失是以吏民樂業風流篤厚斷獄四百幾致刑錯豈非德刑兼用已然之效哉世之欲言刑罰之用不先德教之益失之遠矣今大辟之罪與古同制免死已下不過五歲既釋鉗鎖復得齒于人倫是以民無恥惡數爲姦盜故刑徒多而亂不治也苟教之所去罰當其罪一離刀鋸沒身不齒鄉里且猶恥之而況于鄉黨乎而況朝廷乎如此則夙沙趙高之儔無施其惡矣古者察其言觀其行而善惡彰焉然則君子之去刑辟固已遠矣過誤不幸則八議之所宥也若夫卞和史遷之冤淫刑之

所及也苟失其道或不免于大辟而况肉刑哉漢書斬右趾及殺人先自言告吏坐受賕守官物而卽盜之皆棄市此班固所謂當生而今死者也今不忍刻截之慘而安勦絶之悲此最治體之所先有國所宜改者也

太和四年繇薨帝素服臨弔謚曰成侯（魏書曰有司議謚以爲繇昔爲廷尉辨理刑獄決嫌明疑民無怨者猶于張之在漢也詔曰太傅功高德茂位爲師保論行賜謚當先依此兼敘廷尉于張之德耳乃策謚曰成侯）子毓嗣初文帝分毓戶邑封繇弟演及子劭孫豫列侯

毓字稚叔年十四爲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太和初蜀相諸葛亮圍祁山明帝欲西征毓上疏曰夫策貴廟勝功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車駕宜鎭守中土以爲四方威勢之援今大軍西征雖有百倍之威於關中之費所損非一且盛暑行師詩人所重實非至尊動軔之時也遷黃門侍郎時大興洛陽宮室車駕便幸許昌天下當朝正許昌許昌偪狹於城南以氊爲殿備設魚龍蔓延民罷勞役毓諫以爲水旱不時帑藏空虛凡此之類可須豐年又上宜復關內開荒地使民肆力於農事遂施行正始中爲散騎侍郎大將軍曹爽盛夏興軍伐蜀蜀拒守軍不得進爽方欲增兵毓與書曰竊以爲廟勝之策不臨矢石王者之兵有征無戰誠以干戚可以服有苗退舍足以納原寇不必縱吳漢於江關騁韓信於井陘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蓋自

古之政惟公侯詳之爽無功而還後以失爽意徙侍中出爲魏郡太守爽既誅入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聽君父已没臣子得爲理謗及士爲侯其妻不復配嫁毓所創也正元中毋丘儉文欽反毓持節至揚豫州班行赦令告諭士民還爲尚書諸葛誕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議自詣壽春討誕會吳大將孫壹率衆降或以爲吳新有釁必不能復出軍東兵已多可須後問毓以爲夫論事料敵當以己度人今誕舉淮南之地以與吳國孫壹所率口不至千兵不過三百吳之所失蓋爲無幾若壽春之圍未解而吳國之內轉安未可必其不出也大將軍曰善遂將毓行臣松之以爲諸葛誕舉淮南以與吳孫壹率三百人以歸魏謂吳有釁本非有理之言毓之此議蓋何足稱耳淮南既平爲青州刺史加後將軍遷都督徐州諸軍事假節又轉都督荊州景元四年薨追贈車騎將軍謚曰惠侯子駿嗣毓弟會自有傳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也高唐爲齊名都衣冠無不游行市里歆爲吏休沐出府則歸家闔門議論持平終不毀傷人魏略曰歆與北海邴原管寧俱游學三人相善時人號三人爲一龍歆爲龍頭原爲龍腹寧爲龍尾臣松之以爲邴根矩之徽猷懿望不必有愧華公管幼安含德高蹈又恐弗當爲尾魏略此言未可以定其先後也同郡陶丘洪亦知名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與豪傑謀廢靈帝語在武紀魏書稱芬有大名於天下芬陰呼歆洪共

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伊霍之所難芬性踈而不武此必無成而禍將及族子其無往洪從歆言而止後芬果敗洪乃服舉孝廉除郎中病去官靈帝崩何進輔政徵河南鄭泰潁川荀攸及歆等歆到爲尚書郎董卓遷天子長安歆求出爲下邽令病不行遂從藍田至南陽華嶠譜敘曰歆少以高行顯名避西京之亂與同志鄭泰等六七人閒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俱皆哀欲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已在危險之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既以受之若有進退可中棄乎衆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相率共還出之而後別去衆乃大義之時袁術在穰留歆歆說術使進軍討卓術不能用歆欲棄去會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安集關東

日磾辟歆爲掾東至徐州詔即拜歆豫章太守以爲政清靜不煩吏民感而愛之魏略曰揚州刺史劉繇死其衆願奉歆爲主歆以爲因時擅命非人臣之宜衆守之連月卒謝遣之不從孫策略地江東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長者待以上賓之禮胡冲吳歷曰孫策擊豫章先遣虞翻說歆歆答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翻還報策策乃進軍歆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華嶠譜敘曰孫策略有揚州盛兵徇豫章一郡大恐官屬請出郊迎歆曰無然策稍進復白發兵又不聽及策至一府皆造閤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將自來何遽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至請見乃前與歆共坐談議良久夜乃別去義士聞之皆長歎息而心自服也策遂親執子弟之禮禮爲上賓是時四方賢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衆皆出其下人人望風每策大會坐上莫敢先發言歆時起更衣則論議讙譁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衆人微察嘗以其整衣冠爲異江南號之曰華獨

坐。虞溥江表傳曰：孫策在椒丘，遣虞翻說歆。翻既去，歆請功曹劉壹入議。壹勸歆住城，遣檄迎軍。歆曰：吾雖劉刺史所置，上用，猶是剖符吏也。今從卿計，恐死有餘責矣。壹曰：王景興既漢朝所用，且爾時會稽人衆盛彊，猶見原恕，明府何慮？於是夜逆作檄，明旦出城，遣吏齎迎策。便進軍，與歆相見，待以上賓，接以朋友之禮。孫盛曰：夫大雅之處世也，必先審隱顯之期，以定出處之分，否則括囊以保其身，泰則行義以達其道。歆既無夷、皓韜邈之風，又失王臣匪躬之操，故撓心於邪儒之說，交臂於陵肆之徒，位奪於一豎，節墮於當時，昔許、蔡失位，不得列於諸侯，州公實來，魯人以為賤恥，方之於歆，咎孰大焉。後策死，太祖在官渡，表天子徵歆。孫權欲不遣，歆謂權曰：將軍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義未固，使僕得為將軍效心，豈不有益乎？今空留僕，是為養無用之物，非將軍之良計也。權悅，乃遣歆。賓客舊人送之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歆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至臨去，悉聚諸物，謂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為罪，願賓客為之計。衆乃各留所贈，而服其德。歆至，拜議郎，參司空軍事，入為尚書，轉侍中，代荀彧為尚書令。太祖征孫權，表歆為軍師。魏國既建，為御史大夫。文帝即王位，拜相國，封安樂鄉侯。及踐阼，改為司徒。魏書曰：文帝受禪，歆登壇相儀，奉皇帝璽綬，以成受命之禮。華嶠譜敘曰：文帝受禪，朝臣三公已下並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時，徙為司徒，而不進爵。魏文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羣后，莫不人人悅喜，形于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羣起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悅喜，義形其色，亦懼陛下實應且憎。帝大悅，遂重異之。歆素清貧，祿賜以振施親戚故人，家無擔石之儲。公卿嘗並

賜没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帝歎息〔孫盛曰盛聞慶賞威刑必宗於主權宜有怨出自人君子路私饋仲尼毁其食器田氏盜施春秋著以爲譏斯褒貶之成言已然之顯義也爭戮之家國刑所肅受賜之室乾施所加若在哀矜理無偏宥歆居股肱之任同元首之重則當公言皇朝以彰天澤而默受嘉賜獨爲君子既犯作福之嫌又違必去之義可謂匹夫之仁蹈道則未也魏書曰歆性周密舉動詳慎常以爲人臣陳事務以諷諫合道爲貴就有所言不敢顯露故其事多不見華嶠譜叙曰歆淡於財欲前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不殖產業陳羣常歎曰若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傅子曰敢問今之君子曰袁郎中積德行儉華太尉積德居順其智可及也其清不可及也事上以忠濟下以仁晏嬰行父何以加諸〕下詔曰司徒國之儁老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今大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賜御衣及爲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魏書曰又賜奴婢五十人〕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

復限以試經歆以爲喪亂以來六籍墮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經盛衰今聽孝廉不以經試恐學業遂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患於無其人何患不得哉帝從其言黄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帝以安車徵之明帝即位進封博平侯增邑三百戶并前千三百戶轉拜太尉〔列異傳曰歆爲諸生時嘗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產有頃兩吏詣門便辟易卻相謂曰公在此躊躇良久一吏曰籍當定奈何得住乃前向歆拜相將入出並行共語曰當與幾歲一人曰當三歲天明歆去後欲驗其事至三歲故往問兒消息果已死歆乃自知當爲公臣松之按晉陽秋說魏舒少時寄宿事亦如之以爲理無二人俱有此事將由傳者不同今寧信列異〕歆稱病乞退讓位於寧帝不許臨當大會乃遣散騎常侍繆襲

奉詔喻指曰朕新莅庶事一日萬幾懼聽斷之不明賴有德之臣左右朕躬而君屢以疾辭位夫量主擇君不居其朝委榮棄祿不究其位古人固有之矣顧以爲周公伊尹則不然潔身徇節常人爲之不望之於君君其力疾就會以惠予一人將立席机筵命百官總己以須君到朕然後御坐又詔襲須歆必起乃還歆不得已乃起太和中遣曹眞從子午道伐蜀車駕東幸許昌歆上疏曰兵亂以來過踰二紀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紹三王之迹雖有二賊負險延命苟聖化日躋遠人懷德將襁負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時動臣誠願陛下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爲後事且千里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克之功如聞今年徵役頗失農桑之業爲國者以民爲基民以衣食爲本使中國無飢寒之患百姓無離土之心則天下幸甚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臣備位宰相老病日篤犬馬之命將盡恐不復奉望鑾蓋不敢不竭臣子之懷唯陛下裁察帝報曰君深慮國計朕甚嘉之賊憑恃山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爲不一探取無由自弊是以觀兵以闚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

戒。時秋大雨詔眞引軍還太和五年歆薨諡曰敬侯魏書云歆時年七十五子表嗣初文帝分歆戶邑封歆弟緝列侯表咸熙中爲尚書華嶠譜敍曰歆有三子表字偉容年二十餘爲散騎侍郞時同僚諸郞共平尚書事年少並兼厲鋒氣要君名譽尚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漏不視及傳書者去卽入深文論駮惟表不然事來有不便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共奏議司空陳泰等以此稱之仕晉歷太子少傅太常稱疾致仕拜光祿大夫性淸淡常慮天下退理司徒李胤司隸王密等常稱曰若此人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不可得而踈中子博歷三縣內史治有名跡少子周黃門侍郞常山太守博學有文思中年遇疾終子家表有三子長子廙字長駿晉諸公贊曰廙有文翰歷位尚書令太子少傅追贈光祿大夫開府嶠字叔駿有才學撰後漢書世稱爲良史爲秘書監尚書澹字玄駿最知名爲河南尹廙三子昆字敬倫淸粹有檢爲尚書薈字敬叔世語稱薈貴正恒字敬則以通理稱昆尚書薈河南尹恒左光祿大夫開府澹子軼字彥夏有當世才志爲江州刺史

王朗字景興東海郡人也以通經拜郎中除菑丘長師太尉楊賜賜薨棄官行服舉孝廉辟公府不應徐州刺史陶謙察朗茂才時漢帝在長安關東兵起朗爲謙治中與別駕趙昱等說謙曰春秋之義求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謙乃遣昱奉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謙安東將軍以昱爲廣陵太守朗會稽太守朗家傳曰會稽舊祀秦始皇刻木爲像與夏禹同廟朗到官以爲無德之君不應見祀於是除之居郡四年惠愛在民孫策渡江畧地朗功曹虞翻以爲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爲漢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

策戰敗績浮海至東冶策又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策以儒雅詰讓而不害獻帝春秋曰孫策率軍如閩越討朗朗泛舟浮海欲走交州爲兵所逼遂詣軍降策令使者詰朗曰問逆賊故會稽太守王朗朗受國恩當官云何不惟報德而阻兵安忍大軍征討幸免梟夷不自掃屏復聚黨衆屯住郡境遠勞王誅卒不悟順捕得云降虜以欺詐用全首領得爾與不具以狀對朗稱禽虜對使者曰朗以瑣才誤竊朝私受爵不讓以遺罪網前見征討畏死苟免因治人物寄命須臾又迫大兵惶怖北引從者疾患死亡略盡獨與老母共乘一櫳流矢始交便棄櫳就俘稽顙自首於征役之中朗惶惑不達自稱降虜緣前迷謬被詰慙懼朗愚淺駑怯畏威自驚又無良介不早自歸於破亡之中然後委命下隸身輕罪重死有餘辜申脰就鞅蹴足入絏叱咤聽聲東西唯命雖流移窮困朝不謀夕而收卹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太祖表徵之朗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朗被徵未至孔融與朗書曰世路隔塞情問斷絕感懷增思前見章表知尋湯武罪己之迹自投東裔同鯀之罰覽省未周涕隕潸然主上寬仁貴德宥過曹公輔政思賢並立策書屢下殷勤款至知權舟浮海息駕廣陵不意黃能突出羽淵也談笑有期勉行自愛漢晉春秋曰孫策之始得朗也譴讓之使張昭私問朗朗誓不屈策忿而不敢害也留置曲阿建安三年太祖表徵朗策遣之太祖問曰孫策何以得至此邪朗曰策勇冠一世有儁才大志張子布民之望也北面而相之周公瑾江淮之傑攘臂而爲其將謀而有成所規不細終爲天下大賊非徒狗盜而已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朗家傳曰朗少與沛國名士劉陽交友陽爲莒令年未三十而卒故後世鮮聞初陽以漢室漸衰知太祖有雄才恐爲漢累意欲除之而事不會及太祖貴求其嗣子甚急其子惶窘走伏無所陽親舊雖多莫敢藏者朗乃納受積年及從會稽還又數開解太祖久乃赦之陽門戶由是得全魏國初建以軍祭酒領魏郡太守遷少府奉常大理務在寬恕罪疑從輕鍾繇明察當法俱以治獄見稱魏略曰太祖請同會啁朗曰不

能效君昔在會稽折杭米飯也朗仰而歎曰宜適難値太祖問云何朗曰如朗昔者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也太祖以孫權稱臣遣貢詣朗朗答曰孫權前牋自詭躬討虜以補前愆後疏稱臣以明無二牙獸屈膝言鳥告歡明珠南金遠珍必至情見乎辭效著乎功三江五湖爲沼于魏西吳東越化爲國民鄢郢既拔荊門自開席卷巴蜀形勢已成重休累慶雜沓相隨承旨之日撫掌擊節情之畜者辭不能宣

文帝即王位遷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上疏勸育民省刑曰兵起已來三十餘年四海盪覆萬國殄瘁賴先王芟除寇賊扶育孤弱遂令華夏復有綱紀鳩集兆民于茲魏土使封鄙之內雞鳴狗吠達於四境蒸庶欣欣喜遇升平今遠方之寇未賓兵戎之役未息誠令復除足以懷遠人良宰足以宣德澤阡陌咸修四民殷熾必復過於曩時而富於平日矣易稱勑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爲寄路溫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餧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彊恩仁以濟其弱振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笄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及文帝踐阼改爲司空進封

樂平鄉侯

魏名臣奏載朗節省奏曰詔問所宜損益必謂東京之事也若夫西京雲陽汾陰之大祭千有五百之羣祀通天之臺入阿房之宮齋必百日養犧五載牛則三千其重玉則七千其器文綺以飾重席童女以蹈舞綴釀酎必貫三時而後成樂人必三千四百而後備內宮美人數至近千學官博士七千餘人中廏則騑驂騮馬六萬餘匹外牧則扈養二萬而馬十之執金吾從騎六百走卒倍焉太常行陵寢車千乘太官賜官奴婢六千長安城內治民為政者三千中二千石蔽罪斷刑者二十有五獄政充事猥威儀繁富隆於三代近過禮中夫所以極奢者大抵多受之於秦餘既違繭栗慤誠之本掃地簡易之指又失替質而損文遵泰而從約之趣豈夫當今隆興盛明之時祖述堯舜之際割奢務儉之政除繁崇省之令詳刑慎罰之教所宜希慕哉及夫寢廟日一太牢之祀郡國並立宗廟之法丞相御史大夫官屬吏從之數若此之葉既已便改於哀平之前不行光武之後矣灌拔圖牒所改奏在天地及五帝六宗宗廟社稷既已因前代之兆域矣夫天地則掃地而祭其餘則皆壇而瘞之矣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修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禖所以祈休祥又所以察時務揚教化稽古先民開誕慶祚舊時皆在國之陽並高棟夏屋足以肆饗射望雲物七郊雖尊祀尚質猶皆有門宇便坐足以避風雨可須軍罷年豐以漸修治舊時虎賁羽林五營兵及衛士并合雖且萬人或商賈惰游子弟或農野謹鈍之人雖有乘制之處不講戎陳既不簡練又希更寇雖名實不副難以備急有警而後募兵軍行而後運糧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務營佃不修器械無有貯聚一隅馳羽檄則三面並荒擾此亦漢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當今諸夏已安而巴蜀在畫外雖未得偃武而弢甲放馬而戢兵宜因年之大豐遂寄軍政於農事吏士小大並勤稼穡止則成井里於廣野動則成校隊於六軍省其暴繇贍其衣食易稱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今之謂矣糧畜於食勇畜於勢雖坐曜烈威而衆未動畫外之蠻必復稽顙以求改往而效用矣若畏威效用不戰而定則賢於交兵而後威立接刃而後功成遠矣若姦凶不革遂迷不反猶欲以其所虐用之民待大魏投命報養之士然後徐以前歌後舞樂征之衆臨彼倒戟折矢樂服之羣伐腐摧枯未足以為喻

時帝頗出游獵或昏夜還宮朗

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王朗集載朗為大理時上主簿趙郡張登昔為本縣主簿值黑山賊圍郡登與縣長王儁帥吏兵七十二人直往赴救與賊交戰吏兵散走儁殆見害登手格二賊以全儁命又守長夏逸為督郵所枉登身受考掠理逸之罪義濟二君宜加顯異太祖以所急者多未遑擢敘至黃初初朗又與太尉鍾繇連名表聞兼稱登在職勤勞詔曰登忠義彰著在職功勤名位雖卑直亮宜顯饗膳近任當得此吏今以登為太官令初建安末孫權始遣使稱藩而與劉備交兵詔議當興師與吳并取蜀不朗議曰天子之軍重於華岱誠宜坐曜天威不動若山假使權親與蜀賊相持搏戰曠日智均力敵兵不速決當須軍興以成其勢者然後宜選持重之將承寇賊之要相時而後動擇地而後行一舉更無餘事今權之師未動則助吳之軍無為先征且雨水方盛非行軍動衆之時帝納其計黃初中鵜鶘集靈芝池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祿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於彪帝乃為彪置吏卒位次三公

詔曰朕求賢於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得賢更開失賢之路增玉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於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朗乃起孫權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是時車駕徙許昌大興屯田欲舉軍東征朗上疏曰昔南越守善嬰齊入侍遂爲冢嗣還君其國康居驕黠情不副辭都護奏議以爲宜遣侍子以黜無禮且吳濞之禍萌於子入隗囂之叛亦不顧子往者聞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軍戒嚴臣恐輿人未暢聖旨當謂國家愠於登之逋留是以爲之興師設師行而登乃至則爲所動者至大所致者至細猶未足以爲慶設其傲狠殊無入志懼彼輿論之未暢者並懷伊邑臣愚以爲宜敕別征諸將各明奉禁令以慎守所部外曜烈威內廣耕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勢不可動計不可測是時帝以成軍遂行權子不至車駕臨江而還魏書曰車駕旣還詔三公曰三世爲將道家所忌窮兵黷武古有成戒況連年水旱士民損耗而功作倍於前勞役兼於昔進不滅賊退不和民夫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然迷而知反失道不遠過而能改謂之不過今將休息棲備高山沉權九淵割除擯棄投之畫外車駕當以今月中旬到譙淮漢衆軍亦各還反不臘西歸矣明帝卽位進封蘭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二百戶使至鄴省文昭皇后陵見百姓或有不足是時方營修宮室朗上疏曰陛下卽位已來恩詔屢布百姓萬民莫不欣欣臣頃

奉使北行徃反道路聞衆徭役其可得蠲除省減者甚
多願陛下重留日昃之聽以計制寇昔大禹將欲拯天
下之患故乃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弼
成五服句踐欲廣其禦兒之疆（禦兒吳界邊戍之地名）馘夫差於
姑蘇故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用能囊括五
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國定霸華夏漢之文景亦欲恢弘
祖業增崇洪緒故能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綈之
服內減太官而不受貢獻外省徭賦而務農桑用能號
稱升平幾致刑錯孝武之所以能奮其軍勢拓其外境
誠因祖考畜積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
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卹遠者畧近事外者簡內
自漢之初及其中興皆於金革畧寢之後然後鳳闕猥
閌德陽並起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
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閶闔之象
魏使足用列遠人之朝貢者修城池使足用絕踰越成
國險其餘一切且須豐年一以勤耕農爲務習戎備爲
事則國無怨曠戶口滋息民充兵強而寇戎不賓緝熙
不作未之有也轉爲司徒時屢失皇子而後宮就館者
少朗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子之祚以
廣諸姬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鮮於兄弟

乾隆四年校刊

此二王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比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生育有早晚所產有衆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於姬文育武之時矣而子發未舉於椒蘭之奧房藩王未繁於掖庭之衆室以成王爲喻雖未爲晚取譬伯邑則不爲夙周禮六宮内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說咸以十二爲限至於秦漢之末或以千百爲數矣然雖彌猥而就時於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本誠在於一意不但在於務廣也老臣慺慺願國家同祚於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用爲伊邑且少小常苦被褥泰温泰温則不能便柔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

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緼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帝報曰夫忠至者辭篤愛重者言深君既勞思慮又手筆將順三復德音欣然無量朕繼嗣未立以爲君憂欽納至言思聞良規朗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奏議論記咸傳於世魏畧曰朗本名嚴後改爲朗魏書曰朗高才博雅而性嚴整慷慨多威儀恭儉節約自婚姻中表禮贄無所受常譏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卹窮賤故用財以周急爲先太和二年薨謚曰成侯子肅嗣初文帝分朗戶邑封一子列侯朗乞封兄子詳

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肅父朗與許靖書云肅生於會稽黃初中爲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三年拜散騎

常侍、四年大司馬曹真征蜀、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爲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衆逼而不展。糧縣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爲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兆民知聖上以雨水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釁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於是遂

罷、又上疏宜遵舊禮爲大臣發哀、薦果宗廟、事皆施行、又上疏陳政本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龍爲納言、猶今尚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

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漢之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遥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光宣聖緒誠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青龍中山陽公薨漢主也肅上疏曰昔唐禪虞虞禪夏皆終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之尊是以帝號無虧君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命允答民望進禪大魏退處賓位公之奉魏不敢不盡節魏之待公優崇而不臣旣至其薨櫬斂之制輿徒之飾皆同之於王者是故遠

近歸仁以爲盛美且漢總帝皇之號號曰皇帝有别稱帝無别稱皇則皇是其差輕者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二王之嫌也况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配其謚明帝不從使稱帝乃追謚曰漢孝獻皇帝（孫盛曰化合神者曰皇德合天者曰帝是故三皇創號五帝次之然則皇之爲稱妙於帝矣肅謂爲輕不亦謬乎臣松之以爲上古謂皇皇后帝次言三五先皇後帝誠如盛言然漢氏諸帝雖尊父爲皇其實則貴而無位高而無民比之於帝得不謂之輕乎魏因漢禮名號無改孝獻之崩豈得遠考古義肅之所云蓋就漢制而爲言耳謂之爲謬乃是譏漢非難肅也）後肅以常侍領秘書監兼崇文觀祭酒景初間宮室盛興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肅上疏曰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干戈未

魏志卷十三

哉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務畜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其南畝種穀者寡食穀者衆舊穀既沒新穀莫繼斯則有國之大患而非備豫之長策也今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顯陽之殿又向將畢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疢或作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朞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卽事勞而不怨矣

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爲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卽農無窮之計也倉有溢粟民有餘力以此興功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化不成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雖將降顧信而歸用能一戰而霸于今見稱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爲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爲自今以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

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汙于宮掖而爲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絶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孟軻稱殺一無辜以取天下仁者不爲也漢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己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戲而況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又陳諸鳥獸無用之物而有芻穀人徒之費皆可蠲除帝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欲不諦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爲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爲殺之未必爲是也帝又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楊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

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記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爲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正始元年。出爲廣平太守。公事徵還。拜議郎。頃之。爲侍中。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卽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愼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後爲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之屋。有司以爲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徙爲河南尹。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于元城。是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其故。肅荅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唱亂者先亾矣。明年春。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焉在。肅曰。昔關羽率荊州之衆。降于禁於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衞。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

勢矣。景王從之，遂破儉、欽。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增邑三百，并前二千二百戶。甘露元年薨，門生縗絰者以百數。追贈衛將軍，謚曰景侯。子惲嗣。惲薨，無子，國絕。景元四年，封肅子恂為蘭陵侯。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肅著勳前朝，改封恂為承子。世語曰：恂字子良，大有通識，在朝忠正，歷河南尹、侍中，所居有稱，乃心存公，有匪躬之節。嘗令袁毅餽以駿馬，知其貪財，不受，毅竟以黷貨而敗。建立二學，崇明五經，皆恂所建。卒時年四十餘，贈車騎將軍。肅女適司馬文王，即文明皇后，生晉武帝、齊獻王攸。晉諸公贊曰：恂兄弟八人，其達者虔，字恭祖，以功幹見稱，位至尚書。弟愷，字君夫，少有才力，而無行檢，與衛尉石崇友善，俱以豪侈競於世，終於後將軍。虔子康、隆，仕亦宦達，為後世所重。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

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叔然臣松之案：叔然與晉武帝同名，故稱其字。授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為秘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駮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著書十餘篇。自魏初徵士燉煌周生烈，臣松之案：此人姓周生，名烈。何晏論語集解有烈義例，餘所著述見晉武帝中經簿。明帝時大司農弘農董遇等，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魏略曰：遇字季直，性質訥而好學。興平中，關中擾亂，與兄季中依將軍段煨。采稆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閒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及建安初，王綱小設，郡舉孝廉，稍遷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委政太祖，遇旦夕侍講，為天子所愛信。至二十二年，許中百官矯制，遇雖不與謀，猶被錄詣鄴，轉為冗散。常從太祖西征，道

由孟津過弘農王冢太祖疑欲謁顧問左右左右莫對遇乃越第進曰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踰年而卒未成爲君弘農王即阼既淺又爲暴臣所制降在藩國不應謁太祖乃過黃初中出爲郡守明帝時入爲侍中大司農數年病亡初遇善治老子爲老子作訓詁又善左氏傳更爲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徧言讀書百徧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由是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世語曰遇子綏位至秘書監亦有才學齊王冏功臣董艾即綏之子也魏畧以遇及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詳等七人爲儒宗其序曰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甚至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請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麤疏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又雖有精者而臺閣舉格太高加不念統其大義而問字指墨法點注之間百人同試度者未十是以志學之士遂復陵遲而末求浮虛者各競逐也正始中有詔議圜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沈隕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敦者也賈洪字叔業京兆新豐人也好學有才而特精於春秋左傳建安初仕郡舉計掾應州辟時州中自參軍事以下百餘人唯洪與馮翊嚴苞交通材學最高洪歷守三縣令所在輒開除廄舍親授諸生後馬超反超劫洪將詣華陰使作露布洪不獲已爲作之司隸鍾繇在東識其文曰此賈洪作也及超破走太祖召洪署軍謀掾猶以其前爲超作露布文故不即敘晚乃出爲陰泉長延康中轉爲白馬王相善能談戲王彪亦雅好文學常師宗之過於三卿數歲病亡亡時年五十餘時人爲之恨仕不至二千石而嚴苞亦歷守二縣黃初中以高才入爲秘書丞數奏文賦文帝異之出爲西平太守卒官薛夏字宣聲天水人也博學有才天水舊有姜閻任趙四姓常推於郡中而夏爲單家不爲降屈四姓欲共治

之夏乃游逸東詣京師太祖宿聞其名甚禮遇之後四姓又使因遜引夏關移潁川收捕繫獄時太祖已在冀州聞夏爲本部所質撫掌曰夏無罪也漢陽兒子亦欲殺之耳乃告潁川使理出之召署軍謀掾文帝又嘉其才黃初中爲秘書丞帝每與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不名而謂之薛君夏居甚貧帝又顧其衣薄解所御服袍賜之其後征東將軍曹休來朝時帝方與夏有所咨論而外啓休到帝引入坐定帝顧夏言之於休曰此君秘書丞天水薛宣聲也宜共談其見遇如此尋欲用之會文帝崩至太和中嘗以公事移蘭臺蘭臺自以臺也而秘書署耳謂夏爲不得儀也推使當有坐者夏報之曰蘭臺爲外臺秘書爲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屈無以折自是之後遂以爲常後數歲病亡敕其子無還天水隗禧字子牙京兆人也世單家少好學初平中三輔亂禧南客荊州不以荒擾擔負經書每以采稆餘日則誦習之太祖定荊州召署軍謀掾黃初中爲譙王郎中王宿聞其儒者常虛心從學禧亦敬恭以授王由是大得賜遺以病還拜郎中年八十餘以老處家就之學者甚多禧既明經又善星官常仰瞻天文歎息謂魚豢曰天下兵戈尚猶未息如之何豢又嘗從問左氏傳禧答曰欲知幽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識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詩左氏直相斫書耳不足精意也豢因從問詩禧說齊韓魯毛四家義不復執文有如諷誦又撰作諸經解數十萬言未及繕寫而得聾後數歲病亡也其邯鄲淳事在王粲傳蘇林事在劉劭高堂隆傳樂詳事在杜畿傳魚豢曰學之資於人也其猶藍之染於素乎故雖仲尼稱曰吾非生而知之者況凡品哉且世人所以不貴學者必見夫有誦詩三百而不能專對於四方故也余以爲是則下科耳不當顧中庸以上材質適等而加之以文乎今此數賢者略余之所識也檢其事能誠不多也但以守學不輟乃上爲帝王所嘉下爲國家名儒非由學乎由是觀之學其胡可以已哉

評曰鍾繇開達理幹華歆清純德素王朗文博富贍誠皆一時之俊偉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夫王肅亮直多聞能析薪哉劉寔以爲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

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
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魏志卷十三

魏志卷十三考證

鍾繇潁川長社人也注諸君終身何所任邪○監本作
何所任也此係鍾皓曉語掾屬之詞似反詰語氣作
邪字爲是今依別本改正

又注國武子好昭人過以爲怨本今豈其時○昭國
語作招音翹

又率諸將討破之注至乃使邑遠詣闕庭隱忝使命○
監本闕庭作關廷此指王邑佩印綬徑從河北詣許
自歸而言作闕廷誤今依別本改正

詔謂太祖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法○太祖北宋本作

大理

夫五刑之屬著在科律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宋

本無下科律二字

謐曰成侯注猶于張之在漢也○猶監本作由猶由古

字通用今從宋本作猶

明帝欲西征毓上疏曰○太平御覽作欲親西征 臣浩

按毓疏皆係止帝親征之辭疑監本脫落親字

且盛暑行師詩人所重實非至尊動軔之時也○動軔

太平御覽作順動

以氈爲殿備設魚龍蔓延○蔓當作曼

正始中爲散騎侍郎○ 臣明楷 按上云毓年十四爲散

騎侍郎太和中已遷黃門侍郎矣此時安得又爲散

騎侍郎胡昭傳云正始中散騎常侍荀顗鍾毓侍郎

其常侍之誤與

後以失爽意徙侍中出爲魏郡太守○何焯曰徙當作

從時侍中在常侍上不應忤爽而反得美遷當是解

其近職出之外郡耳不書毓爲侍中于前者史省文

及士爲侯其妻不復配嫁○太平御覽作不復改嫁

華歆改爲司徒注奉皇帝璽綬以成受命之禮○璽綬

北宋本作璽紱

王朗王朗字景興東海郡人也○北宋本作東海郯人通志畧同

進封樂平鄉侯注釀酎必貫三時而後成○各本俱作酹 臣明楷按酎音宙說文曰三重醇酒也西京雜記漢制嘗以正月作酒八月乃熟名曰酎所謂必貫三時而後成也今改正

可使稱皇以配其謚明帝不從使稱帝○監本作明帝不從使稱皇 臣龍官按文義當作使稱帝蓋王肅之意止欲其稱皇而明帝不從之也

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注唯洪與馮翊嚴苞交通材學最高洪歷守三縣令○嚴苞交通太平御覽作嚴苞字文通材學最高下多故衆爲之語曰州中曄曄賈叔業辨論洶洶嚴文通二十字

又注王宿聞其儒者常虛心從學○監本常誤作當今改正

魏志卷十三考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程昱 孫曉　郭嘉　董昭　劉曄　蔣濟

劉放 孫資

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也長八尺三寸美鬚髯黃巾起縣丞王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踰城走吏民負老幼東奔渠丘山昱使人偵視度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謂縣中大姓薛房等曰今度等得城郭不能居其勢可知此不過欲虜掠財物非有堅甲利

兵攻守之志也。今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多穀米。今若還求令共堅守。度必不能久攻。可破也。房等以爲然、吏民不肯從、曰賊在西、但有東耳、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於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大呼言賊已至。便下山趣城。吏民奔走隨之。求得縣令。遂共城守。度等來攻城不能下、欲去、昱率吏民開城門急擊之、度等破走、東阿由此得全。初平中、兗州刺史劉岱辟昱、昱不應。是時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後紹與瓚有隙、瓚擊破紹軍、乃遣使語岱、令遣紹妻子、使與紹絕、別敕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議連日不決、別駕王彧白岱、程昱有謀、能斷大事。岱乃召見昱問計。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終爲紹所禽。夫趣一朝之權、而不慮遠計。將軍終敗。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瓚大爲紹所破。岱表昱爲騎都尉、昱辭以疾。劉岱爲黃巾所殺、太祖臨兗州、辟昱。昱將行。其鄉人謂曰、何前後之相背也。昱笑而不應。太祖與語說之、以昱守壽張令。太祖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留守鄄城、張邈等叛迎呂布、郡縣響應、惟鄄城范東阿不

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氾嶷取范、吏民皆恐、彧謂昱曰、今兗州反、惟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歸而說之、殆可、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為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詳擇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為。然以君觀之。布何如人哉。夫布麤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專惡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詳慮之。允流涕曰、不敢有貳心、時氾嶷已在縣、允乃見嶷伏兵刺殺之。歸勒兵守。

徐衆評曰、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昔王陵母為項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殺以固陵志、明心無所係、然後可以成事人盡死之節、衛公子開方仕齊、積年不歸、管仲以為不懷其親、安能愛君、不可以為相、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為曹公所得、劉備乃遣庶歸、欲為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曹公亦宜遣允

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陳宮至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棗祗已率厲吏民拒城堅守。又兗州從事薛悌與昱協謀。卒完三城以待太祖。太祖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乃表昱為東平相、屯范。

魏書曰、昱少時常夢上泰山兩手捧日、昱私異之、以語荀彧、及兗州反、賴昱得

完三城於是彧以昱夢白太祖太祖曰卿當終爲吾腹心昱本名立太祖乃加其上日更名昱也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數不利蝗蟲起乃各引去於是袁紹使人說太祖連和欲使太祖遣家居鄴太祖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時昱使適還引見因言曰竊聞將軍欲遣家與袁紹連和誠有之乎太祖曰然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爲韓彭之事邪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太祖乃止

魏略載昱說太祖曰昔田橫齊之世族兄弟三人更王據千里之齊擁百萬之衆與諸侯並南面稱孤旣而高祖得天下而橫顧爲降虜當此之時橫豈可爲心哉太祖曰然此誠丈夫之至辱也昱曰昱愚不識大旨以爲將軍之志不如田橫田橫齊一壯士耳猶羞爲高祖臣今聞將軍欲遣家往鄴將北面而事袁紹夫以將軍之聰明神武而反不羞爲袁紹之下竊爲將軍恥之其後語與本傳略同天子都許以昱爲尚書兗州尚未安集復以昱爲東中郎將領濟陰太守都督兗州事劉備失徐州來歸太祖昱說太祖殺備太祖不聽語在武紀後又遣備至徐州要擊袁術昱與郭嘉說太祖曰公前日不圖備昱等誠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異心太祖悔追之不及會術病死備至徐州遂殺車胄舉兵背太祖頃之昱遷振威將軍袁紹在黎陽

將南渡時昱有七百兵守鄄城太祖聞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太祖從之紹聞昱兵少果不往太祖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昱收山澤亡命得精兵數千人乃引軍與太祖會黎陽討袁譚袁尚譚尚破走拜昱奮武將軍封安國亭侯太祖征荆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爲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在位未爲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荆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也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備兵以禦太祖是後中夏漸平太祖拊昱背曰兗州之敗不用君言吾何以至此宗人奉牛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乃自表歸兵闔門不出魏書曰太祖征馬超文帝留守使昱參軍事田銀蘇伯等反河間遣將軍賈信討之賊有千餘人請降議者皆以爲宜如舊法昱曰誅降者謂在擾攘之時天下雲起故圍而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開其利路使不至於圍也今天下略定且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賊殺之無所威懼非前日誅降之意臣以爲不可誅也縱誅之宜先啓聞衆議者曰軍事有專無請昱不答文帝起入特引見昱曰君有所不盡邪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呼吸之間者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無朝夕之變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文帝曰君慮之善即白太祖太祖果不誅太祖還聞之甚說謂昱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昱性

乾隆四年校刊

剛戾與人多迕人有告昱謀反太祖賜待益厚魏國既建為衛尉與中尉邢貞爭威儀免文帝踐阼復為衛尉進封安鄉侯增邑三百戶并前八百戶分封少子延及孫曉列侯方欲以為公會薨帝為流涕追贈車騎將軍諡曰肅侯魏書曰昱時年八十世語曰初太祖乏食昱略其本縣供三日糧頗雜以人脯由是失朝望故位不至公子武嗣武薨子克嗣克薨子良嗣曉嘉平中為黃門侍郎世語曰曉字季明有通識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周禮云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樹之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考績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欒書欲拯晉侯

其子不聽死人橫於街路邴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勢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為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分明例其致一也初無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復為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

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爲粗疏。以謥詷爲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爲公嚴。以循理爲怯弱。外則託天威以爲聲勢。內則聚群姦以爲腹心。大臣恥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摸公於目下肆其姦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聞。旣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幾。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爲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摸之姦今復發矣。進退推筭。無所用之。昔桑弘羊爲漢求利。卜式以爲獨烹弘羊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爲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況姦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衮闕不補。迷而不返也。於是遂罷校事官。曉遷汝南太守。年四十餘薨。曉別傳曰。曉大著文章。多亡失。今之存者不能十分之二。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傳子曰。嘉少有遠量。漢末天下將亂。自弱冠匿名迹

乾隆四年校刊

密交結英雋不與俗接故時人多莫知惟識達者奇之年二十七辟司徒府初北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於是遂去之先是時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彧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眞吾主也表爲司空軍祭酒傅子曰太祖謂嘉曰本初擁冀州之衆青幷從之地廣兵彊而數爲不遜吾欲討之力不敵如何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雖彊終爲所禽嘉竊料

何其與文若語合也疑是一人語而史兩收之

孟德不敢侍公孫之力牽綴袁共

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彊無能爲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間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爲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太祖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不先取布若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太祖曰然征呂布

三戰破之布退固守時士卒疲倦太祖欲引軍還嘉說太祖急攻之遂禽之語在荀攸傳傳子曰太祖欲引軍還嘉曰昔項籍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一朝失勢而身死國亡者恃勇無謀故也今布每戰輒敗氣衰力盡內外失守布之威力不及項籍而困敗過之若乘勝攻之此成禽也太祖曰善魏書曰劉備來奔以爲豫州牧或謂太祖曰備有英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太祖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劒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己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太祖笑曰君得之矣傅子曰初劉備來降太祖以客禮待之使爲豫州牧嘉言於太祖曰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張飛關羽者皆萬人之敵也爲之死用嘉觀之備終不爲人下其謀未可測也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宜早爲之所時太祖奉天子以號令天下方招懷英雄以明大信未得從嘉謀會太祖使備要擊袁術嘉與程昱俱駕而諫太祖曰放備變作矣時備已去遂舉兵以叛太祖恨不用嘉之言案魏書所云與傅子正反也孫策轉鬬千里盡有江東聞太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北襲許衆聞皆懼嘉料之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英豪雄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無異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爲許貢客所殺傅子曰太祖欲速征劉備議者懼軍出袁紹襲其後進不得戰而退失所據語在武紀太祖疑以問嘉嘉勸太祖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太祖曰善遂東征備備敗奔紹紹果不出臣松之案武紀決計征備量紹不出皆出自太祖此云用嘉計則爲不同又本傳稱自嘉料孫策輕佻必死於匹夫之手誠爲明於見事然自非上智無以知其死在何年也今正以襲許年死此蓋事之偶合從破袁紹紹死又從討譚尚

妙在若征此兵機也

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爲之謀臣必交鬬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南向荆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太祖曰善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譚爲尚軍所敗走保平原遣辛毗乞降太祖還救之遂從定鄴又從攻譚於南皮冀州平封嘉洧陽亭侯傅子曰河北既平太祖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漸臣使之以爲省事掾屬皆嘉之謀也太祖將征袁尚及三郡烏丸諸下多懼劉表使劉備襲許以討太祖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

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太祖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趣利且彼聞之必爲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太祖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太祖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已下尚及兄熙走遼東嘉深通有算略達於事情太祖

曰、惟奉孝爲能知孤意。年三十八、自柳城還、疾篤、太祖
問疾者交錯。及薨、臨其喪、哀甚、謂荀攸等曰、諸君年皆
孤輩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後事屬之、而中年
夭折、命也夫、乃表曰、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
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
功爲高、不幸短命、事業未終、追思嘉勳、實不可忘、可增
邑八百戸、并前千戸、魏書載太祖表曰、臣聞褒忠寵賢
未必當身、念功惟績、恩隆後嗣、是
以楚宗孫叔顯封厥子、岑彭既沒、爵及支庶、故軍祭酒
郭嘉、忠良淵淑、體通性達、每有大議、發言盈庭、執中處
理、動無遺策、自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幄席、
東禽呂布、西取眭固、斬袁譚之首、平朔土之衆、踰越險
塞、盪定烏丸、震威遼東、以梟袁尚、雖假天威、易爲指麾、
至於臨敵、發揚誓命、凶逆克殄、勳實由嘉、方將表顯、短

命早終、上爲朝廷悼惜良臣、下自毒恨喪失奇佐、
宜追增嘉封、并前千戸、褒亡爲存、厚往勸來也。諡曰
貞侯、子奕嗣。魏書稱奕通達見理、奕
字伯益、見王昶家誡。後太祖征荊州還、
於巴丘遇疾疫、燒船、歎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傅子
曰、太
祖又云、哀哉奉孝、痛
哉奉孝、惜哉奉孝。初、陳羣非嘉不治行檢。數廷訴嘉、
嘉意自若。太祖愈益厚之。然以羣能持正、亦悅焉。傅子
曰、太
祖與荀彧書、追傷嘉曰、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
十二年、阻險艱難、皆共罹之、又以其通達、見世事無所
疑滯、欲以後事屬之、何意卒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增
其子滿千戸、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
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柰何柰何、又與彧
書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過絕於人、
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
共論計、云當先定荊、此爲不但見計之忠厚、必欲立功、
分棄命定、事人心乃爾、何得使人忘之。乃
奕爲太子文學、早薨、子深嗣。深薨、

子獵嗣世語曰嘉孫敞字泰中有才識位散騎常侍

董昭字公仁濟陰定陶人也舉孝廉除廮陶長柏人令袁紹以為參軍事紹逆公孫瓚於界橋鉅鹿太守李邵及郡冠蓋以瓚兵彊皆欲屬瓚紹聞之使昭領鉅鹿問禦以何術對曰一人之微不能消衆謀欲誘致其心唱與同議及得其情乃當權以制之耳計在臨時未可得言時郡右姓孫伉等數十人專為謀主驚動吏民昭至郡偽作紹檄告郡云得賊羅候安平張吉辭當攻鉅鹿賊故孝廉孫伉等為應檄到收行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案檄告令皆即斬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事訖白紹紹稱善會魏郡太守栗攀為兵所害紹以昭領魏郡太守時郡界大亂賊以萬數遣使往來交易市買昭厚待之因用為間乘虛掩討輒大克破二日之中羽檄三至昭弟訪在張邈軍中邈與紹有隙紹受讒將致罪於昭昭欲詣漢獻帝至河內為張楊所留因楊上還印綬拜騎都尉時太祖領兗州遣使詣楊欲令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昭說楊曰袁曹雖為一家勢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故結之況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為深分楊於是通太祖上事表薦太祖昭為太祖作書與長安諸將

李傕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楊亦遣使詣太祖太祖遺楊犬馬金帛遂與西方往來天子在安邑昭從河內往詣拜議郎建安元年太祖定黃巾于許遣使詣河東會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董承及楊各違戾不和昭以奉兵馬最強而少黨援作太祖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儔何其休哉方今群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眾賢以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肢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為內主吾為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太祖為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昭遷符節令太祖朝天子於洛陽引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眾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筭其多者太祖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為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

將獨委質。鎭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又聞書命申束。足以見信。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縣乏之憂。奉爲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爲累。太祖曰善。卽遣使詣奉從大駕至許。奉由是失望。與韓暹等到定陵鈔暴。太祖不應。密往攻其梁營。降誅卽定。奉暹失衆。東降袁術。三年。昭遷河南尹。時張楊爲其將楊醜所殺。楊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城守待紹救。太祖令昭單身入城。告諭洪尚等。卽日舉衆降。以昭爲冀州牧。太祖令劉備拒袁術。昭曰。備勇而志大。關羽

張飛爲之羽翼。恐備之心。未可得論也。太祖曰。吾已許之矣。備到下邳。殺徐州刺史車胄反。太祖自征備。徙昭爲徐州牧。袁紹遣將顏良攻東郡。又徙昭爲魏郡太守從討良。良死後。進圍鄴城。袁紹同族春卿爲魏郡太守在城中。其父元長在揚州。太祖遣人迎之。昭書與春卿曰。蓋聞孝者不背親以要利。仁者不忘君以徇私。志士不探亂以徼幸。智者不詭道以自危。足下大君昔避內難。南游百越。非疏骨肉。樂彼吳會。智者深識。獨或宜然。曹公愍其守志清恪。離羣寡儔。故特遣使江東。或迎或送。今將至矣。就令足下處偏平之地。依德義之主。居有

泰山之固身爲喬松之偶以義言之猶宜背彼向此舍民趣父也且邾儀父始與隱公盟魯人嘉之而不書爵然則王所未命爵尊不成春秋之義也況足下今日之所託者乃危亂之國所受者乃矯誣之命乎苟不逞之與羣而厥父之不恤不可以言孝忘祖宗所居之本朝安非正之姦職難可以言忠忠孝並替難以言智又足下昔日爲曹公所禮辟夫戚族人而疏所生內所寓而外王室懷邪祿而叛知己遠福祚而近危亡棄明義而收大恥不亦可惜邪若能翻然易節奉帝養父委身曹公忠孝不墜榮名彰矣宜深留計早決良圖鄴旣定以

昭爲諫議大夫後袁尙依烏丸蹋頓太祖將征之患軍糧難致鑿平虜泉州二渠入海通運昭所建也太祖表封千秋亭侯轉拜司空軍祭酒後昭建議宜修古建封五等太祖曰建設五等者聖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昭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恥有慙德而未盡善樂保名節而無大責德美過於伊周此至德之所極也然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難化甚於殷周處大臣之勢使人以大事疑已誠不可不重慮也明公雖邁威德明法術而不定其基爲萬世計猶未至也定基

之本在地與人宜稍建立以自藩衛明公忠節穎露天威在顏耿弇牀下之言朱英無妄之論不得過耳昭受恩非凡不敢不陳獻帝春秋曰昭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書與荀彧曰昔周旦呂望當姬氏之盛因二聖之業輔翼成王之幼功勳若彼猶受上爵錫土開宇末世田單驅彊齊之衆報弱燕之怨收城七十迴復襄王襄王加賞於單使東有掖邑之封西有菑上之虞前世錄功濃厚如此今曹公遭海內傾覆宗廟焚滅躬擐甲冑周旋征伐櫛風沐雨且三十年芟夷羣凶爲百姓除害使漢室復存劉氏奉祀方之曩者數公若太山之與丘垤豈同日而論乎今徒與列將功臣並侯一縣此豈天下所望哉後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號皆昭所創及關羽圍曹仁於樊孫權遣使辭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羽失二城必自奔走樊軍之圍不救自解乃密不漏令羽有備太祖詰羣臣羣臣咸言宜當密之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坐待其弊秘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計糧怖懼儻有他意爲難不小露之爲便且羽爲人彊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太祖曰善即勑救將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權軍至得其二城羽乃破敗文帝即王位拜昭將作大匠遷大鴻臚進封右鄉侯二年分邑百戶賜昭弟訪爵關內侯徙昭爲侍中三年征東大將

軍曹休臨江在洞浦口自表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爲念帝恐休便渡江驛馬詔止時昭侍側因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勢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旣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年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徼倖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臣恐陛下雖有勑渡之詔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是後無幾暴風吹賊船悉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賊遂迸散詔勑諸軍促渡軍未時進賊救船遂至大駕幸宛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等攻江陵未拔時江水淺狹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爲城必可拔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爲吳矣臣私慼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以爲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柰何乘危不以爲懼事將危矣惟陛下察之帝悟昭言卽詔尚等促出賊兩頭

並前官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將軍石建高遷僅得自免軍出旬日江水暴長帝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正使張陳當之何以復加五年徙封成都鄉侯拜太常其年徙光祿大夫給事中從大駕東征七年還拜太僕明帝即位進爵樂平侯邑千戶轉衛尉分邑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太和四年行司徒事六年拜真昭上疏陳末流之弊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偽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偽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糾擿毀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脩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為罰戮用黨譽為爵賞附己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為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己矣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奧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帝於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颺等昭年八十一薨謚曰定侯子冑嗣冑

歷位郡守九卿

劉曄字子揚淮南成悳人也悳音德 漢光武子阜陵王延後也父普母脩產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母病困臨終戒渙曄以普之侍人有諂害之性身死之後懼必亂家汝長大能除之則吾無恨矣曄年十三謂兄渙曰亡母之言可以行矣渙曰那可爾曄卽入室殺侍者徑出拜墓舍內大驚白普普怒遣人追曄曄還拜對曰亡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普心異之遂不責也汝南許劭名知人避地揚州稱曄有佐世之才揚士多輕俠狡桀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才力過人一方所憚欲驅略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彊逼曄使唱導此謀曄時年二十餘心內憂之而未有緣會太祖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爲論事勢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齎牛酒來候使曄令家僮將其衆坐中門外爲設酒飲與寶於內宴飲密勒健兒令因行觴而斫寶寶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因自引取佩刀斫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衆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將精兵數千懼其爲亂曄卽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寶營門呼其渠帥喻以禍福皆叩頭開門內曄曄撫慰

安慄咸悉悅服推曄爲主曄覩漢室漸微已爲支屬不欲擁兵遂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勲勲怪其故曄曰寶無法制其衆素以鈔略爲利僕宿無資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相與耳時勲兵彊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勲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有年矣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爲外援勲信之又得策珠寶葛越喜悅外內盡賀而曄獨否勲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後則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

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勲不從興兵伐上繚策果乘其後勲窮蹙遂奔太祖太祖至壽春時廬江界有山賊陳策衆數萬人臨險而守先時遣偏將致誅莫能禽克太祖問羣下可伐與不咸云山峻高而谿谷深隘守易攻難又無之不足爲損得之不足爲益曄曰策等小豎因亂赴險遂相依爲彊耳非有爵命威信相服也往者偏將資輕而中國未夷故策敢據險以守今天下略定後伏先誅夫畏死趨賞愚知所同故廣武君爲韓信畫策謂其威名足以先聲後實而服鄰國也豈況明公之德東征西怨先開賞募大兵臨之令宣之日軍門啓而虜

自潰矣太祖笑曰卿言近之遂遣猛將在前大軍在後至則克策如曄所度太祖還辟曄爲司空倉曹掾傅子曰太祖徵曄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舍亭傳未嘗不讌所以見重內論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之宜外料敵之變化彼我虛實戰爭之術夙夜不解而曄獨臥車中終不一言濟怪而問之曄答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及見太祖太祖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太祖每和悅而曄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太祖止無所復問曄乃設遠言以動太祖太祖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爲遠言宜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於坐說也太祖已探見其心矣坐罷尋以四人爲令而授曄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問曄至一夜數十至耳太祖征張魯轉曄爲主簿既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太祖曰此妖妄之國耳何能爲有無吾軍少食不如速還便自引歸令曄督後諸軍使以次出曄策魯可克加糧道不繼雖出軍猶不能皆全馳白太祖不如致攻遂進兵多出弩以射其營魯奔走漢中遂平曄進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將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慴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舉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爲後憂太祖不從傅子曰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

驚備雖斬之而不能安也太祖迺問曄曰今尚可擊否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大軍遂還曄自漢中還爲行軍長史兼領軍延康元年蜀將孟達率衆降達有容儀才觀文帝甚器愛之使達爲新城太守加散騎常侍曄以爲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若有變態爲國生患文帝竟不易後達終於叛敗傳子曰初太祖時魏諷有重名自卿相以下皆傾心交之其後孟達去劉備歸文帝論者多稱有樂毅之量曄一見諷達而皆云必反卒如其言黃初元年以曄爲侍中賜爵關內侯詔問羣臣令料劉備當爲關羽出報吳不衆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曄獨曰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彊勢必用衆以示其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爲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爲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後備果出兵擊吳吳悉國應之而遣使稱藩朝臣皆賀獨曄曰吳絕在江漢之表無內臣之心久矣陛下雖齊德有虞然醜虜之性未有所感因難求臣必難信也彼必外迫內困然後發此使耳可因其窮襲而取之夫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不可不察也備軍敗退吳禮敬轉廢帝欲與衆伐之曄以爲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必難倉卒帝不聽傳子曰孫權遣使求降帝以問曄曄對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取荊州四郡備怒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彊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承其釁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

以刼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以蹙其衆而疑敵人權善用兵見策知變其計必出於此今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其內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必以爲懼其殆不可孤何不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乎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故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必然之勢也帝不聽遂受吳降即拜權爲吳王曄又進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即眞德合天地聲蓋四遠此實然之勢非卑臣頌言也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勢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彊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即以爲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爲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義也我信其僞降就封殖之榮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爲虎傅翼也權既受王位卻蜀兵之後外盡禮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之內爲無禮

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也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人子女以爲僮隸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從遂即拜權爲吳王權將陸議大敗劉備殺其兵八萬餘人備僅以身免權外禮愈卑而內行不順果如曄言五年幸廣陵泗口命荊揚州諸軍並進會羣臣問權當自來不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衆委之臣下必自將而來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權果不至帝乃旋師云卿策之是也當念爲吾滅二賊不可但知其情而已明帝即位進爵東亭侯邑三百戶詔曰尊嚴祖考所以崇

乾隆四年校刊

孝表行也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也是以成湯文武實造商周詩書之義追尊稷契歌頌有娀姜嫄之事明盛德之源流受命所由興也自我魏室之承天序既發迹於高皇太皇帝而功隆於武皇文皇帝至於高皇之父處士君潛脩德讓行動神明斯乃乾坤所福饗光靈所從來也而精神幽遠號稱罔記非所謂崇孝重本也其令公卿巳下會議號謚華議曰聖帝孝孫之欲褒崇先祖誠無量巳然親疏之數遠近之降蓋有禮紀所以割斷私情克成公法爲萬世式也周王所以上祖后稷以其佐唐有功名在祀典故也至於漢氏之初追謚之義不過其父上比周室則大魏發迹自高皇始下論漢氏則追謚之禮不及其祖此誠往代之成法當今之明義也陛下孝思中發誠無巳巳然君舉必書所以愼於禮制也以爲追尊之義宜齊高皇而巳尚書衞臻與華議同事遂施行遼東太守公孫淵奪叔父位擅自立遣使表狀華以爲公孫氏漢時所用遂世官相承水則由海陸則阻山故胡夷絕遠難制而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於事爲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先其不意以兵臨之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也後淵竟反華在朝畧不交接時人或問其

故曄答曰魏室即阼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僕在漢爲支葉於魏備腹心寡偶少徒於宜未失也太和六年以疾拜太中大夫有間爲大鴻臚在位二年遜位復爲太中大夫薨諡曰景侯子寓嗣傅子曰曄事明皇帝又大見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帝之親臣又重曄持不可伐蜀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曄曄講不可之意後暨從駕行天淵池帝論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謙謝曰臣出自儒生之末陛下過聽拔臣羣萃之中立之六軍之上臣有微心不敢不盡言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至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眯夢漏洩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曄能應變持兩端如此或惡曄於帝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曄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復逃矣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曄遂發狂出爲大鴻臚以憂死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以曄之明智權計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諸獨任才智不與世士相經綸內不推心事上外困於俗卒不能自安於天下豈不惜哉

少子陶亦高才而薄行官至平原太守王弼傳曰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橫爲當時所推尚傅子曰陶字季冶善名稱有大辯曹爽時爲選部郎鄧颺之徒稱之以爲伊呂當此之時其人意陵青雲謂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其然智者圖國天下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玄以其言大惑不復詳難也謂之曰天下之質變無常也今見卿窮爽之敗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干寶晉紀曰毋丘儉之起也大將軍以問陶陶答依違大將軍怒曰卿平生與吾論天下事至於今日而更不盡乎乃

出爲平原太守又追殺之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仕郡計吏州別駕建安十三年孫權率衆圍合肥時大軍征荆州遇疾疫唯遣將軍張喜單將千騎過領汝南兵以解圍頗復疾疫濟乃密白刺史僞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巳到雩婁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爲賊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城用得全明年使於譙太祖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對曰是時兵弱賊彊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荆州交臂威

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太祖不從而江淮閒十餘萬衆皆驚走吳後濟使詣鄴太祖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丹陽太守大軍南征還以溫恢爲揚州刺史濟爲別駕令曰季子爲臣吳宜有君今君還州吾無憂矣民有誣告濟爲謀叛主率者太祖聞之指前令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等曰蔣濟寧有此事有此事吾爲不知人也此必愚民樂亂妄引之耳促理出之辟爲丞相主簿西曹屬令曰舜舉皐陶不仁者遠臧否得中望於賢屬矣關羽圍樊襄陽太祖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司馬宣王及

濟說太祖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太祖如其言權聞之即引兵西襲公安江陵羽遂見禽文帝即王位轉爲相國長史及踐阼出爲東中郎將濟請留詔曰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寧要須良臣以鎮邊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爲後也濟上萬機論帝善之入爲散騎常侍時有詔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既至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誡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愼惟陛下察之於是帝意解遣追取前詔黃初三年與大司馬曹仁征吳濟別襲羨溪仁欲攻濡須洲中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爲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果敗仁薨復以濟爲東中郎將代領其兵詔曰卿兼資文武志節忼愾常有超越江湖吞吳會之志故復授將率之任頃之徵爲尚書車駕幸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以諷帝帝不從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屯

田濟以爲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爲寇不可安屯帝從之車駕卽發還到精湖水稍盡盡留船付濟船本歷適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蹴船令聚豫作土豚遏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遏入淮中帝還洛陽謂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決謂分卒燒船於山陽池中卿於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得所陳實入吾意自今討賊計畫善思論之明帝卽位賜爵關內侯大司馬曹休帥軍向皖濟表以爲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軍至皖吳出兵安陸濟又上疏曰今賊示形於西必欲并兵圖東宜急詔諸軍往救之會休軍已敗盡棄器仗輜重退還吳欲塞夾石遇救兵至是以官軍得不沒遷爲中護軍時中書監令號爲專任濟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祗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閒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卽亦因時而向之

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為之內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與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已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詔曰夫骨鯁之臣人主之所仗也濟才兼文武服勤盡節每軍國大事輒有奏議忠誠奮發吾甚壯之就遷為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司馬彪戰略曰太和六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陸道并攻遼東蔣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而不制是驅使為賊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已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考不乏職貢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為富儻不如意是為結怨失信也帝不聽豫行竟無成而還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宮室怨曠者多而年穀飢儉濟上疏曰陛下方當恢崇前緒光濟遺業誠未得高枕而治也今雖有十二州至於民數不過

漢時一大郡、二賊未誅、宿兵邊陲、且耕且戰、怨曠積年、宗廟宮室、百事草創、農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急務、唯當息耗百姓、不至甚弊、弊敝之民、儻有水旱、百萬之衆、不爲國用、凡使民必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大興功之君、先料其民力而燠休之、勾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彊齊、羸越滅勁吳、今二敵不攻不滅、不事卽侵、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爲無難矣、又歡娛之耽、害於精爽、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願大簡賢妙、足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未齒、且悉分出、務在淸靜、詔

曰、微護軍、吾弗聞斯言也、〔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聞魏將來討、復稱臣於孫權、乞兵自救、帝問濟、孫權其救遼東乎、濟曰、彼知官備以固、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能、淺入則勞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況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譎其行人、疑於我、我之不克、冀折後事已耳、然沓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持、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能輕兵掩襲、未可測也、〕齊王卽位、徙爲領軍將軍、進爵昌陵亭侯、〔列異傳曰、濟爲領軍、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爲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爲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謳士孫阿今見召爲泰山令、願母爲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日以白濟、濟曰、夢爲爾耳、不足怪也、明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復得歸、永辭於此、侯氣彊難感悟、故自訴於母、願重啟侯、何惜不一試驗之、遂道阿之形狀、言甚備悉、天明、母重啟侯、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適、亦何惜不一驗之、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

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爲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
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
一人以傳阿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巳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亡濟泣曰雖哀吾兒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
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爲錄事矣

遷太尉初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以
魏爲舜後推舜配天濟以爲舜本姓媯其苗曰田非曹
之先著文以追詰隆臣松之案蔣濟立郊議稱曹騰碑文云曹氏族出自邾魏書述曹氏
胤緒亦如之魏武作家傳自云曹叔振鐸之後故陳思王作武帝誄曰於穆武王胄稷胤周此其不同者也及
至景初明帝從高堂隆議謂魏爲舜後後魏爲禪晉文稱昔我皇祖有虞則其異彌甚尋濟難隆及與尚書繆
襲往反並有理據文多不載濟亦未能定氏族所出但謂魏非舜後而橫祀非族降黜太祖不配正天皆爲謬
妄然于時竟莫能正濟又難鄭玄注祭法云有虞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自夏已下稍用其姓氏濟曰

夫蚪龍神於獺獺自祭其先不祭蚪龍也騏驎白虎仁於豺豺自祭其先不祭騏虎也如玄之說有虞已上豺
獺之不若邪臣以爲祭法所云見疑學者久矣鄭玄不考正其違而就通其義濟豺獺之譬雖似俳諧然其義
亦有可求焉

是時曹爽專政丁謐鄧颺等輕改法度會有日
蝕變詔羣臣問其得失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
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齊侯問災晏嬰對以布惠魯君
問異臧孫答以緩役應天塞變乃實人事今二賊未滅
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苦夫爲國法度
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
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
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以隨太傅

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誅曹爽等進封都鄉侯邑七百戶濟上疏曰臣忝寵上司而爽敢包藏禍心此臣之無任也太傅奮獨斷之策陛下明其忠節罪人伏誅社稷之福也夫封寵慶賞必加有功今論謀則臣不先知語戰則非臣所率而上失其制下受其弊臣備宰司民所具瞻誠恐冒賞之漸自此而興推讓之風由此而廢固辭不許孫盛曰蔣濟之辭邑可謂不負心矣語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蔣濟其有焉是歲薨謚曰景侯世語曰初濟隨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濟書與曹爽言宣王旨惟免官而已爽遂誅滅濟痛其言之失信發病卒子秀嗣秀薨子凱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濟著勳前朝改封凱爲下蔡子

劉放字子棄涿郡人漢廣陽順王子西鄉侯宏後也歷郡綱紀舉孝廉遭世大亂時漁陽王松據其土放往依之太祖克冀州放說松曰往者董卓作逆英雄並起阻兵擅命人自封殖惟曹公能拔拯危亂翼戴天子奉辭伐罪所向必克以二袁之彊守則淮南氷消戰則官渡大敗乘勝席卷將清河朔威刑既合大勢以見速至者漸禍後服者先亡此乃不俟終日馳騖之時也昔黥布棄南面之尊仗劍歸漢誠識廢興之理審去就之分也將軍宜投身委命厚自結納松然之會太祖討袁譚於南皮以書招松松舉雍奴泉州安次以附之放爲松答

太祖聞其文甚麗太祖既善之又聞其說由是遂辟放建安十年與松俱至太祖大悅謂放曰昔班彪依竇融而有河西之功今一何相似也乃以放參司空軍事歷主簿記室出爲郃陽祋祤（祋音都活反祤音詡）贊令魏國既建與太原孫資俱爲秘書郎先是資亦歷縣令參丞相軍事

資別傳曰資字彥龍幼而岐嶷三歲喪二親長於兄嫂講業太學博覽傳記同郡王允一見而奇之太祖爲司空又辟資會兄爲鄉人所害資手刃讎人乃將家屬避地河東故遂不應命尋復爲本郡所命以疾辭友人河東賈逵謂資曰足下抱逸羣之才值舊邦傾覆主將殷勤千里延頸宜崇古賢桑梓之義而久盤桓拒違君命斯猶曜和璧於秦王之庭而塞以連城之價竊爲足下不取也資感其言遂往應之到署功曹舉計吏尚書令荀彧見資歎曰北州承喪亂已久謂其賢智零落今日乃復見孫計君乎表留以爲尚書郎辭以家難得還河東

文帝即位放資轉爲左右丞數月放徙爲令黃初初改秘書爲中書以放爲監資爲令各加給事中放賜爵關內侯資爲關中侯遂掌機密三年放進爵魏壽亭侯資關內侯明帝即位尤見寵任同加散騎常侍進放爵西鄉侯資樂陽亭侯

資別傳曰諸葛亮出在南鄭時議者以爲可因大發兵就討之帝意亦然以問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爲天獄中斜谷道爲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用兵察蜀賊棲於山巖視吳虜竄於江湖皆撓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又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遏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興天下騷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懾彊寇鎮靜疆場

將士虎㗷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弊帝由是止時吳人彭綺又舉義江南議者以爲因此伐之必有所克帝問資資曰鄱陽宗人前後數有舉義者衆弱謀淺旋輒乖散昔文皇帝嘗密論賊形勢言洞浦殺萬人得船千數數日間船人復會江陵被圍歷月權裁以千數百兵住東門而其土地無崩解者是有法禁上下相奉持之明驗也以此推綺懼未能爲權腹心大疾也綺果尋敗亡

太和末吳遣將周賀浮海詣遼東招誘公孫淵帝欲邀討之朝議多以爲不可惟資決行策果大破之進爵左鄉侯魏氏春秋曰烏丸校尉田豫帥西部鮮卑泄歸尼等出塞討軻比能智鬱築鞬破之還至馬邑故城比能帥三萬騎圍豫帝聞之計未有所出如中書省以問監令令孫資對曰上谷太守閻志柔弟也爲比能素所歸信令馳詔使說比能可不勞師而自解矣帝從之比能果釋豫而還放善爲書檄三祖詔命有所招諭多放所爲青龍初孫權與諸葛亮連和欲俱出爲寇邊候得權書放乃改易其辭往往換其本文而傳合之與征東將軍滿寵若欲歸化封以示亮亮騰與吳大將步騭等騭等以見權權懼亮自疑深自解說是歲俱加侍中光祿大夫資別傳曰是時孫權諸葛亮號稱劇賊無歲不有軍征而帝總攝羣下內圖禦寇之計外規廟勝之畫資皆管之然自以受腹心常讓事於帝曰動大衆舉大事宜與羣下共之既以示明且於探求爲廣既朝臣會議資奏當其是非擇其善者推成之終不顯己之德也若衆人有譴過及愛憎之說輒復爲請解以塞譖潤之端如征東將軍滿寵涼州刺史徐邈並有譖毀之者資皆盛陳其素行使卒無纖介寵邈得保其功名者資之力也初資在邦邑名出同類之右鄉人司空掾田豫梁相宗艷皆妬害之而楊豐黨附豫等專爲資構造謗端怨隙甚重資既不以爲言而終無恨意豫等慙服求釋宿憾結爲婚姻資謂之曰吾無憾心不知所釋此爲卿自薄之卿自厚之耳乃爲長子宏取其女及當顯位而田豫老疾在家資遇之甚厚又

致其子於本郡以爲孝廉而揚豐子後爲尚方吏帝景
以職事譴怒欲致之法資請活之其不念舊惡如此
初二年遼東平定以參謀之功各進爵封本縣放方城
侯資中都侯其年帝寢疾欲以燕王宇爲大將軍及領
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
軍秦朗共輔政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見放資入臥
内問曰燕王正爾爲放資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
故耳帝曰曹爽可代宇不放資因贊成之又深陳宜速
召太尉司馬宣王以綱維皇室帝納其言即以黃紙授
放作詔放資既出帝意復變詔止宣王勿使來尋更見
放資曰我自召太尉而曹肇等反使吾止之幾敗吾事
命更爲詔帝獨召爽與放資俱受詔命遂免宇獻肇朗
官太尉亦至登牀受詔然後帝崩世語曰放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内不平殿
中有鷄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放資
放資懼故勸帝召宣王帝作手詔令給使辟邪至以授
宣王宣王在汲獻等先詔令於軹關西還長安辟邪又
至宣王疑有變呼辟邪具問乃乘追鋒車馳至京師帝
問放資誰可與太尉對者放曰曹爽帝曰堪其事不爽
在左右流汗不能對放躡其足耳之曰臣以死奉社稷
曹肇弟纂爲大將軍司馬燕王頗失指肇出纂見驚曰
上不安云何悉共出宜還已暮放資宣詔宮門不得復
内肇等罷燕王肇明日至門不得入懼詣延尉以處事
失宜免帝謂獻曰吾已差便出獻流涕而出亦免案世
語所云樹置先後與本傳不同資別傳曰帝詔資曰吾
年稍長又歷觀書傳中皆歎息無所不念圖萬年後計
莫過使親人廣據職勢兵任又重今射聲校尉缺久欲
得親人誰可用者資曰陛下思深慮遠誠非愚臣所及
書傳所載皆聖聽所究向使漢高不知平勃能安劉氏
孝武不識金霍付屬以事殆不可言文皇帝始召曹真

還時親詔臣以重慮及至晏駕陛下即阼猶有曹休外
內之望賴遭日月御勒不傾使各守分職纖介不間以
此推之親臣貴戚雖當據勢握兵宜使輕重素定若諸
侯典兵力均衡平寵齊愛等則不相爲服不相爲服則
意有異同今五營所領見兵常不過數百選授校尉如
其輩類爲有疇匹至於重大之任能有所維綱者宜以
聖意簡擇如平勃金霍劉章等一二人漸殊其威重使
相鎮固於事爲善帝曰然如卿言當爲吾遠慮所聞今
日可參平勃侔金霍雙劉章者其誰哉資曰臣聞知人
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聖凡所進用明試以功陳平初
事漢祖絳灌等謗平有受金盜嫂之罪周勃以吹簫引
彊始事高祖亦未知名也高祖察其行跡然後知可付
以大事霍光給事中二十餘年小心謹慎乃見親信日
磾夷狄以至孝質直特見擢用左右尚曰妄得一胡兒
而重貴之平勃雖安漢嗣其終勃被反名平劣自免於
呂須之讒上官桀桑弘羊與霍光爭權幾成禍亂此誠
知人之不易爲臣之難也又所簡擇當得陛下所親當
得陛下所信誠非愚臣之所能識別臣松之以爲孫劉
于時號爲專任制斷機密政事無不綜資放被託付之
間當安危所斷而更依違其對無有適莫受人親任理

豈得然案本傳及諸書並云放資稱贊曹爽勸召宣王
魏室之亡禍基於此此資之別傳出自其家欲以是言掩
其大失然恐負國
之玷終莫能磨也齊王即位以放資決定大謀增邑三
百并前千一百資千戸封愛子一人亭侯次子騎都
尉餘子皆郎中正始元年更加放左光祿大夫資右光
祿大夫金印紫綬儀同三司六年放轉驃騎資衞將軍
領監令如故七年復封子一人亭侯各年老遜位以列
侯朝朔望位特進資別傳曰大將軍爽專事多變易舊
章資歎曰吾累世蒙寵加以豫聞屬
託今縱不能匡弼時事可以坐受素餐之祿邪遂固稱
疾九年二月乃賜詔曰君掌機密三十餘年經營庶事
勳著前朝暨朕統位動賴良謀是以曩者增崇寵章同
之三事外帥羣官內望讜言屬以年耆疾篤上還印綬
前後鄭重辭旨懇切天地以大順成德君子以善恕成
仁重以職事違奪君志今聽所執賜錢百萬使兼光祿

勲少府親策詔君養疾于第君其勉進醫藥頤神和氣以永無疆之祚置舍人官騎加以日秩肴酒之膳焉曹爽誅後復以資爲侍中領中書令嘉平二年放薨謚曰敬侯子正嗣臣松之案頭責子羽曰士卿劉許字文生正之弟也與張華六人並稱文辭可觀意思詳序晉惠帝世許爲越騎校尉資復遜位歸第就拜驃騎將軍轉侍中特進如故三年薨謚曰貞侯子宏嗣放才計優資而自修不如也放資既善承順主上又未嘗顯言得失抑辛毗而助王思以是獲譏於世然時因羣臣諫諍扶贊其義并時密陳損益不專導諛言云及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放資著勲前朝改封正方城子宏離石子案孫氏譜宏爲南陽太守宏子楚字子荊晉陽秋曰楚鄉人王濟豪俊公子也爲本州大中正訪問闕求楚品狀濟曰此人非卿所能名自狀之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楚位至討虜護軍馮翊太守楚子洵潁川太守洵子盛字安國給事中秘書監盛從父弟緯字興公廷尉正楚及盛緯並有文藻盛又善言名理諸所論著並傳於世

評曰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才策謀略世之奇士雖清治德業殊於荀攸而籌畫所料是其倫也劉放文翰孫資勤慎並管喉舌權聞當時雅亮非體是故譏諛之聲每過其實矣

魏志卷十四

魏志卷十四考證

程昱太祖乃止注據千里之齊擁百萬之衆○北宋本作據千里之地

孫權新在位未爲海內所憚○太平御覽作孫權新立

年四十餘薨注今之存者不能十分之一○一北宋本作二

郭嘉果爲許貢客所殺注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北宋本作不可不測

又注又本傳稱白嘉料孫策輕佻○自宋本作臣

董昭昭欲諧漢獻帝至河內爲張楊所留○臣龍官按

此時不應稱獻疑爲見字之訛

劉曄因難求臣必難信也○必宋本作心

蔣濟太祖聞之指前令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曰○各本作指有令 臣明楷 按此蓋太祖謂蔣濟無謀叛之事而信前令之不虛作前令爲是

弊戱之民○戱毛本作攰 臣明楷 按攰音貴力乏也戱音溪險也似應作攰又顏氏書證篇曰攰即皺倦之皺或者戱其皺字之訛與

劉放資樂陽亭侯注天下騷動○監本誤要動毛本誤搔動今改正

魏志卷十四考證

魏志卷十五

晉 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 撰

宋 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 注

劉馥 司馬朗 梁習 張既 溫恢

賈逵 子充 李孚 楊沛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避亂揚州建安初說袁術將戚寄秦翊使率衆與俱詣太祖太祖悅之辟爲司徒掾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衆數萬在江淮閒郡縣殘破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爲揚州刺

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漑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爲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卒孫權率十萬衆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苫蓑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爲備賊以破走揚州士民益追思之以爲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及陂塘之利至今爲用馥子靖黃初中從黃門侍郎遷廬江太守詔

曰卿父昔爲彼州今卿復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轉任河內遷尚書賜爵關內侯出爲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書與靖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絶穿窬之心五種别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苫備之用無雨濕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蒙廪振之實加之以明擿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爲政類如此初雖如碎密終於百姓便之有馥遺風母喪去官後爲大司農衛尉進封廣陸亭侯邑三百戶上疏陳儒訓之本曰夫

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夫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為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黜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修者則進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交游不禁自息矣闡弘大化以綏未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之教致治之本也後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靖以為經常之大法莫善於守防使民夷有別遂開拓邊守屯據險要又修廣戾陵大堨水溉灌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嘉平六年薨追贈征北將軍進封建成鄉侯謚曰景侯子熙嗣晉陽秋曰劉弘字叔和熙之弟也弘與晉世祖同年居同里以舊恩屢登顯位自靖至弘世不曠名而有政事於晉西朝之末弘為車騎大將軍開府荊州刺史假節都督荊交廣州諸軍事封新城郡公其在江漢值王室多難得專命一方盡其器能推誠羣下厲以公義簡刑獄務農桑每有興發手書郡國丁寧款密故莫不感悅顛倒奔赴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時帝在長安命弘得選用宰守徵士武陵伍朝高尚其事牙門將皮初有勳江漢弘上朝為零陵太守初為襄陽太守詔書以襄陽顯郡初資名輕淺以弘壻夏侯陟為襄陽弘曰夫統天下者當與天下同心治一國者當與一國推實吾統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為治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臨事初勳宜見酬報聽之眾益服其公當廣漢太守辛冉以天子蒙塵四方雲擾進從橫計於弘弘怒

斬之時人莫不稱善晉諸公讚曰于時天下雖亂荆州安全弘有劉景升保有江漢之志不附太傅司馬越越甚銜之會弘病卒

子璠北中郎將

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溫人也司馬彪序傳曰朗祖父儁字元異博學好古倜儻有大度長八尺三寸腰帶十圍儀狀魁岸與衆有異鄉黨宗族咸景附焉位至潁川太守父防字建公性質直公方雖閑居宴處威儀不忒雅好漢書名臣列傳所諷誦者數十萬言少仕州郡歷官洛陽令京兆尹以年老轉拜騎都尉養志閭巷闔門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年七十一建安二十四年終有子八人朗最長次卽晉宣皇帝也九歲人有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十二試經爲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劾問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稚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爲也監試者異之後關東兵起故冀州刺史李邵家居野王近山險欲徙居溫朗謂邵曰脣齒之喻豈唯虞虢溫與野王卽是也今去彼而居此是爲避朝亡之期耳且君國人之望也今寇未至而先徙帶山之縣必駭是搖動民之心而開姦宄之原也竊爲郡內憂之邵不從邊山之民果亂內徙或爲寇鈔是時董卓遷天子都長安卓因留洛陽朗父防爲治書御史當徙西以四方雲擾乃遣朗將家屬還本縣或有告朗欲逃亡者執以詣卓卓謂朗曰卿與吾亡兒同歲幾大相負朗因曰明公以高世之德遭陽九之會淸除羣穢廣

舉賢士此誠虛心垂慮將興至治也威德以隆功業以著而兵難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內民不安業捐棄居產流亡藏竄雖四關設禁重加刑戮猶不絕息此朗之所以於邑也願明公監觀往事少加三思即榮名並於日月伊周不足侔也卓曰吾亦悟之卿言有意臣松之案朗此對但爲稱述卓功德未相箴誨而已了不自申釋而卓便云吾亦悟之卿言有意客主之辭如爲不相酬塞也朗知卓必亡恐見留即散財物以賂遺卓用事者求歸鄉里到謂父老曰董卓悖逆爲天下所讎此忠臣義士奮發之時也郡與京都境壤相接洛東有成皐北界大河天下興義兵者若未得進其勢必停於此此乃四分

五裂戰爭之地難以自安不如及道路尚通舉宗東到黎陽黎陽有營兵趙威孫鄉里舊婚爲監營謁者統兵馬足以爲主若後有變徐復觀望未晚也父老戀舊莫有從者惟同縣趙咨將家屬俱與朗往焉後數月關東諸州郡起兵衆數十萬皆集滎陽及河內諸將不能相一縱兵鈔略民人死者且半久之關東兵散太祖與呂布相持於濮陽朗乃將家還溫時歲大饑人相食朗收恤宗族教訓諸弟不爲衰世解業年二十二太祖辟爲司空掾屬除成皐令以病去復爲堂陽長其治務寬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先時民有徙充都內者後縣調

當作船徙民恐其不辦乃相率私還助之其見愛如此遷元城令入爲丞相主簿朗以爲天下土崩之勢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等未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於策爲長又以爲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爲公田宜及此時復之議雖未施行然州郡領兵朗本意也遷兗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麤衣惡食儉以率下雅好人倫典籍鄉人李覿等盛得名譽朗常顯貶下之後覿等敗時人服焉鍾繇王粲著論

云非聖人不能致太平朗以爲伊顏之徒雖非聖人使得數世相承太平可致魏書曰文帝善朗論命秘書錄其文孫盛曰繇既失之朗亦未爲得也昔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矣易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由此而言聖人之與大賢行藏道一舒卷斯同御世垂法理無降異升泰之美豈俟積世哉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又曰不踐跡亦不入于室數世之論其在斯乎方之大賢固有間矣建安二十二年與夏侯惇臧霸等征吳到居巢軍士大疫朗躬巡視致醫藥遇疾卒時年四十七遺命布衣幅巾斂以時服州人追思之魏書曰朗臨卒謂將士曰刺史蒙國恩督師萬里微功未效而遭此疫癘既不能自救辜負國恩身沒之後其布衣幅巾斂以時服勿違吾志也明帝即位封朗子遺昌武亭侯邑百戶朗弟孚又以子望繼朗後遺薨望子洪嗣晉諸

公贊曰望字子初孚之長子有才識早知名咸熙中位至司徒入晉封義陽王遷太尉大司馬時孚爲太宰父子居上公位自中代己來未之有也洪字孔業封河間王初朗所與俱從趙咨官至太常爲世好士咨字君初子酆字子晉驃騎將軍封東平陵公並見百官名

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也爲郡綱紀太祖爲司空辟召爲漳長累轉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治名還爲西曹令史遷爲屬并土新附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衆作爲寇害更相扇動往往棊跱習到官誘諭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丁彊以爲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爲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興兵致討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於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世語在常林傳太祖嘉之賜爵關內侯更拜爲眞長老稱詠以爲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建安十八年州并屬冀州更拜議郎西部都督從事統屬冀州總故部曲又使於上黨取大材供鄴宮室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種菽粟以給人牛之費後單于入侍西北無虞習之績也魏畧曰鮮卑大人育延常爲州所畏而一旦將其部落五千餘騎詣習求互市

習念不聽則恐其怨若聽到州下又恐爲所畧於是乃許之往與會空城中交市遂敕郡縣自將治中以下軍往就之市易未畢市吏收縛一胡胡延騎皆驚上馬彎弓圍習數重吏民惶怖不知所施習乃徐呼市吏問縛胡意而胡實侵犯人習乃使譯呼延延到習責延曰汝胡自犯法吏不侵汝汝何爲使諸騎驚駭邪遂斬之餘胡破膽不敢動是後無寇虜至二十二年太祖拔漢中諸軍還到長安因留騎督太原烏丸王魯昔使屯池陽以備盧水昔有愛妻住在晉陽昔既思之又恐遂不得歸乃以其部五百騎叛還幷州留其餘騎置山谷閒而單騎獨入晉陽盜取其妻妻已出城州郡乃覺吏民又畏昔善射不敢追習乃令從事張景募鮮卑使逐昔昔馬負其妻重騎行遲未及與其衆合而爲鮮卑所射死始太祖聞昔叛恐其爲亂於北邊會聞已殺之大喜以習前後有策畧封爲關內侯文帝踐阼復置幷州復爲刺史進封申門亭侯邑百戶政治常爲天下最太和二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無方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四年薨子施嗣初濟陰王思與習俱爲西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太祖指太祖大怒教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自陳已罪罪應受死太祖歎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臣松之以爲習與王思同寮而已親非骨肉義非刎頸而以身代思受不測之禍以之爲義無乃乖先哲之雅旨乎史遷云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故君子不爲苟存不爲苟亡若使思不引分主不加恕則所謂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習之死義者豈其然哉後同時擢爲刺史思領豫州思亦能吏然苛碎無大體官至九卿封列侯魏畧苛吏傳曰思與薛悌郤嘉俱從微起官位畧等三人中悌差挾儒術所在名爲閑省嘉與思事行相似文帝詔曰薛悌駮吏王思郤嘉純吏也各賜爵關內侯以報其勤思爲人雖煩碎而曉練文書敬賢

禮士，傾意形勢，亦以是顯名。正始中，爲大司農，年老目
瞑，瞋怒無度，下吏嗷然，不知何據。性少信，時有吏父病
篤，近在外舍，自白求假。思疑其不實，發怒曰：世有思婦
病母者，豈此謂乎？遂不與假。吏父明日死，思無恨意。其
爲刻薄類如此。思又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
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
蹋壞之。時有丹陽施畏、魯郡倪顗、南陽胡業亦爲刺史
郡守，時人謂之苛暴。又有高陽劉類，歷位宰守，苛慝尤
甚，以善修人事，不廢於世。嘉平中，爲弘農太守，吏二百
餘人，不與休假，專使爲不急。過無輕重，輒捽其頭，又亂
杖撾之，牽出復入，如是數四。乃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市
里，皆有孔穴。又外託簡省，每出行，陽敕督郵不得使官
屬曲修禮敬，而陰識不來者，輒發怒中傷之。性又少信，
每遣大吏出，輒使小吏隨覆察之，白日嘗自於墻壁間
闚閃，夜使幹廉察諸曹，復以幹不足信，又遣鈴下及奴
婢使轉相檢驗。嘗按行宿止民家，民家二狗逐猪，猪驚
走，頭插柵間，號呼良久。類以爲外之吏擅共飲食，不復
徵察，便使伍伯曳五官掾孫弼入，頓頭責之。弼以實對，
類自愧不詳，因託問以他事。民尹昌年垂百歲，聞類出
行，當經過，謂其兒曰：扶我迎府君，我欲陳恩。兒扶昌在
道左，類望見，呵其兒曰：用是死人使來見我。其視人無
禮，皆此類也。舊俗民謗官長者有三不肯，謂遷免與死
也。類在弘農，吏民患之，乃題其門曰：劉府君有三不肯。
類雖聞之，猶不能自改。其後安東將軍司馬文王西征，
路經弘農，弘農人告類荒耄不
任宰郡，乃召入爲五官中郎將。

張既字德容，馮翊高陵人也。年十六，爲郡小吏。魏略曰：既世單
家富，爲人有容儀。少小工書疏，爲郡門下小吏，而家富。
自惟門寒，念無以自達，乃常畜好筆及版奏，伺諸大
吏有乏者，輒給
與，以是見識焉。後歷右職，舉孝廉，不行。太祖爲司空，辟
未至，舉茂才，除新豐令，治爲三輔第一。袁尚拒太祖於
黎陽，遣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幹及匈奴單
于取平陽，發使西與關中諸將合從。司隸校尉鍾繇遣
既說將軍馬騰等，既爲言利害，騰等從之。騰遣子超將

兵萬餘人與繇會擊幹援大破之斬援首幹及單于皆降其後幹復舉并州反河內張晟衆萬餘人無所屬寇崤澠間河東衛固弘農張琰各起兵以應之太祖以既爲議郎參繇軍事使西徵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琰固首幹奔荆州封既武始亭侯太祖將征荆州而騰等分據關中太祖復遣既喻騰等令釋部曲求還騰已許之而更猶豫既恐爲變乃移諸縣促儲偫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太祖表騰爲衛尉子超爲將軍統其衆後超反既從太祖破超於華陰西定關右以既爲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懷之魏國既建爲尚書出爲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晝行矣從征張魯別從散關入討叛氐收其麥以給軍食魯降既說太祖拔漢中民數萬戶以實長安及三輔其後與曹洪破吳蘭於下辯又與夏侯淵宋建別攻臨洮狄道平之是時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隴西天水南安民相恐動擾擾不安既假三郡人爲將吏者休課使治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太祖將拔漢中守恐劉備北取武都氐以逼關中問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太祖從其策乃自到漢中引出諸軍令既之武都徙氐五萬餘

落出居扶風天水界三輔決錄注曰既爲兒童爲郡功曹游殷察異之引既過家既敬諾
殷先歸敕家具設賓饌及既至殷妻笑曰若其悖乎張
德容童昏小兒何異客哉殷曰卿勿怪乃方伯之器也
殷遂與既論霸王之略饗訖以子楚託之既謙不受殷
固託之既以殷邦之宿望難違其旨乃許之殷先與司
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構殺殷殷死月餘軫得疾患自
說但言伏罪伏罪游功曹將鬼來於是遂死于時關中
稱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貴神之靈子楚字仲允爲蒲
阪令太祖定關中時漢興郡缺太祖以問既既稱楚才
兼文武遂以爲漢興太守後轉隴西魏畧曰楚爲人慷
慨歷位宰守所在以恩德爲治不好刑殺太和中諸葛
亮出隴右吏民騷動天水南安太守各棄郡東下楚獨
據隴西召會吏民謂之曰太守無恩德今蜀兵至諸郡
吏民皆已應之此亦諸卿富貴之秋也太守本爲國家
守郡義在必死卿諸人便可取太守頭持往吏民皆涕
淚言死生當與明府同無有二心楚復言卿曹若不願
我爲卿盡一計今東二郡已去必將寇來但可共堅守
若國家救到寇必去是爲一郡守義人人獲爵寵也若
官救不到蜀攻日急爾乃取太守以降未爲晚也吏民

遂城守而南安果將蜀兵就攻隴西楚聞賊到乃遣長
史馬顒出門設陳而自於城上曉諭蜀帥言卿能斷隴
使東兵不上一月之中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
能虛自疲弊耳使顒鳴鼓擊之蜀人乃去後十餘日諸
軍上隴諸葛亮破走南安天水皆坐應亮破滅兩郡守
各獲重刑而楚以功封列侯長史掾屬皆賜拜帝嘉其
治譽特聽朝引上殿楚爲人短小而大聲自爲吏初不
朝覲被詔登階不知儀式帝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
前楚當言唯而大應稱諾帝顧之而笑遂勞勉之罷會
自表乞留宿衛拜駙馬都尉楚不學問而性好遊遨音
樂乃畜歌者琵琶箏簫每行來將以自隨所在樗蒲
投壺歡欣自娛數歲復出爲北地太守年七十餘卒
是時武威顏俊張掖和鸞酒泉黃華西平麴演等並舉郡
反自號將軍更相攻擊俊遣使送母及子詣太祖爲質
求助太祖問既既曰俊等外假國威內生傲悖計定勢
足後即反耳今方事定蜀且宜兩存而鬭之猶卞莊子

之刺虎坐收其斃也太祖曰善歲餘鸞遂殺俊武威王祕又殺鸞是時不置涼州自三輔距西域皆屬雍州文帝即王位初置涼州以安定太守鄒岐爲刺史張掖張進執郡守舉兵拒岐黃華麴演各逐故太守舉兵以應之既進兵爲護羌校尉蘇則聲勢故則得以有功既進爵都鄉侯涼州盧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帝憂之曰非既莫能安涼州乃召鄒岐以既代之詔曰昔賈復請擊郾賊光武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卿謀略過人今則其以便宜從事勿復先請遣護軍夏侯儒將軍費曜等繼其後既至金城欲渡河諸將守以

爲兵少道險未可深入既曰道雖險非井陘之隘夷狄烏合無左車之計今武威危急赴之宜速遂渡河賊七千餘騎逆拒軍於鸇陰口既揚聲軍從鸇陰乃潛由且次出至武威胡以爲神引還顯美既已據武威曜乃至儒等猶未達既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卒疲倦虜衆氣銳難與爭鋒既曰今軍無見糧當因敵爲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兵還則出候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遂前軍顯美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士皆恐既夜藏精卒三千人爲伏使參軍成公英督千餘騎挑戰

勑使陽退胡果爭奔之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
之斬首獲生以萬數魏畧曰成公英金城人也中平末隨韓約爲腹心建安中約從華陰
破走還湟中部黨散去唯英獨從典畧曰韓遂在湟中其壻閻行欲殺遂以降夜攻遂不下遂歎息曰丈夫困
厄禍起婚姻乎謂英曰今親戚離叛人衆轉少當從羌
中西南詣蜀耳英曰興軍數十年今雖罷敗何有棄其
門而依於人乎遂曰吾年老矣子欲何施英曰曹公不
能遠來獨夏侯爾夏侯之衆不足以追我又不能久留
且息肩於羌中以須其去招呼故人綏會羌胡猶可以
有爲也遂從其計時隨從者男女尚數千人遂宿有恩
於羌羌衛護之及夏侯淵還使閻行留後乃合羌胡數
萬將攻行行欲走會遂死英降太祖太祖見英甚喜以
爲軍師封列侯從行出獵有三鹿走過前公命英射之
三發三中皆應弦而倒公抵掌謂之曰但韓文約可爲
盡節而孤獨不可乎英乃下馬而跪曰不欺明公假使
英本主人在實不來在此也遂流涕哽曀公嘉其敦舊
遂親敬之延康黃初之際河西有逆謀詔遣英佐涼州
平隴右病卒魏畧曰閻行金城人也後名豔字彥明少

有健名始爲小將隨韓約建安初約與馬騰相攻擊騰
子超亦號爲健行甞刺超矛折因以折矛撾超項幾殺
之至十四年爲約所使詣太祖太祖厚遇之表拜犍爲
太守行因請令其父入宿衞西還見約宣太祖教云謝
文約卿始起兵時自有所逼我所具明也當早來共匡
輔國朝行因謂約曰行亦爲將軍興軍以來三十餘年
民兵疲瘁所處又狹宜早自附是以前在鄴自啓當令
老父詣京師誠謂將軍亦宜遣一子以示丹赤約曰且
可復觀望數歲中後遂遣其子與行父母俱東會約西
討張猛留行守舊營而馬超等結反謀舉約爲都督及
約還超謂約曰前鍾司隸任超使取將軍關東人不可
復信也今超棄父以將軍爲父將軍亦當棄子以超爲
子行諫約不欲令與超合約謂行曰今諸將不謀而同
似有天數乃東詣華陰及太祖與約交馬語行在其後
太祖望謂行曰當念作孝子及超等破走行隨約還金
城太祖聞行前意故但誅約子孫在京師者乃手書與
行曰觀文約所爲使人笑來吾前後與之書無所不說
如此何可復忍卿父諫議自平安也雖然牢獄之中非
養親之處且又官家亦不能久爲人養老也約聞行父
獨在欲使并遇害以一其心乃強以少女妻行行不獲

已、太祖果疑行。會約使行別領西平郡，遂勒其部曲與約相攻擊，行不勝，乃將家人東詣太祖。太祖表拜列侯。

帝甚悅，詔曰：卿踰河歷險，以勞擊逸，以寡勝衆，功過南仲、勤踰吉甫。此勳非但破胡，乃永寧河右，使吾長無西顧之念矣。徙封西鄉侯，增邑二百，并前四百戶。酒泉蘇衡反，與羌豪鄰戴及丁令胡萬餘騎攻邊縣。既與夏侯儒擊破之，衡及鄰戴等皆降。遂上疏請與儒治左城，築障塞，置烽候、邸閣以備胡。魏略曰：儒字俊林，夏侯尚從弟。初爲鄢陵侯彰驍騎司馬。宣王爲征南將軍、都督荊豫州，正始二年，朱然圍樊城，城中守將乙修等求救甚急。儒進屯鄧塞，以兵少不敢進，但作鼓吹，設導從，去然六七里，翱翔而還，使修等遙見之，數數如是，月餘，及太傅到，乃俱進，然等走。時謂儒爲怯，或以爲曉以少疑衆，得聲救之宜。儒猶以此召還，爲太僕。西羌恐，率衆二萬餘落

降。其後西平麴光等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既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軍臨之，吏民羌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更使皆相持著，此爲虎傅翼也。光等欲以羌胡爲援，今先使羌胡鈔擊，重其賞募，所虜獲者皆以畀之。外沮其勢，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檄告諭諸羌，爲光等所詿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咸安堵如故。既臨二州十餘年，政惠著聞，其所禮辟扶風龐延、天水楊阜、安定胡遵、酒泉龐淯、燉煌張恭、周生烈等，終皆有名位。魏略曰：初既爲郡小吏，功曹徐英嘗自鞭既三十。英字伯濟，馮翊著姓，建安初爲蒲阪令。英性剛爽，自見族氏勝，既於鄉里名

行在前加以前辱既雖知既貴顯終不肯求於既既雖得志亦不顧計本原猶欲與英和嘗因醉欲親狎英英故抗意不納英由此遂不復進肌故時人善既不挾舊怨而壯英之不撓黃初四年薨詔曰

昔荀桓子立勳翟土晉侯賞以千室之邑馮異輸力漢
朝光武封其二子故涼州刺史張既能容民畜衆使羣
羌歸土可謂國之良臣不幸薨隕朕甚愍之其賜小子
翁歸爵關內侯明帝卽位追謚曰肅侯子緝嗣緝以中
書郎稍遷東莞太守嘉平中女爲皇后徵拜光祿大夫
位特進妻向爲安城鄉君緝與中書令李豐同謀誅語
在夏侯玄傳魏畧曰緝字敬仲太和中爲溫令名有治能會諸葛亮出緝上便宜詔以問中書令孫資資以爲有籌畧遂召拜騎都尉遣參征蜀軍軍罷入爲尚書郎以稱職爲明帝所識帝以爲緝之才能多所堪任試呼相者相之相者云不過二千石帝曰何材如是而位止二千石乎及在東莞領兵數千人緝性吝於財而矜於勢一旦以女徵去郡還坐里舍悒悒躁擾數爲國家陳擊吳蜀形勢又嘗對司馬大將軍料諸葛恪雖得勝於邊土見誅不久大將軍問其故緝云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欲不死可得乎及恪從合肥還吳果殺之大將軍聞恪死謂衆人曰諸葛恪多輩耳近張敬仲縣論恪以爲必見殺今果然如此敬仲之智爲勝恪也緝與李豐通家又居相側近豐時取急出子藐往見之有所咨道豐被收事與緝連遂收送廷尉賜死獄中其諸子皆并誅緝孫殷晉永興中爲梁州刺史見晉書

溫恢字曼基太原祁人也父恕爲涿郡太守卒恢年十
五送喪還歸鄉里內足於財恢曰世方亂安以富爲一
朝盡散振施宗族州里高之比之郇越舉孝廉爲廩丘
長鄢陵廣川令彭城魯相所在見稱入爲丞相主簿出

爲揚州刺史太祖曰甚欲使卿在親近顧以爲不如此州事大故書云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得無當得蔣濟爲治中邪時濟見爲丹陽太守乃遣濟還州又語張遼樂進等曰揚州刺史曉達軍事動靜與共咨議建安二十四年孫權攻合肥是時諸州皆屯戍恢謂兖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賊不足憂而畏征南方有變今水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驍銳乘利而進必將爲患於是有樊城之事詔書召潛及豫州刺史呂貢等潛等緩之恢密語潛曰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爲急會者不欲驚動遠衆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又將被召遼等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責矣潛受其言置輜重更爲輕裝速發果被促令遼等尋各見召如恢所策文帝踐阼以恢爲侍中出爲魏郡太守數年遷涼州刺史持節領護羌校尉道病卒時年四十五詔曰恢有柱石之質服事先帝功勳明著及爲朕執事忠於王室故授之以萬里之任任之以一方之事如何不遂吾甚愍之賜恢子生爵關內侯生早卒爵絕恢卒後汝南孟建爲涼州刺史有治名官至征東將軍魏略曰建字公威少與諸葛亮俱游學亮後出祁山答司馬宣王書使杜子緒宣意於公威也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爲兒童戲弄常設部伍

乾隆四年校刊

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爲將率口授兵法數萬言魏畧曰逵世爲著姓少孤家貧冬常無袴過其妻兄柳孚宿其明無何著孚袴去故時人謂之通健初爲郡吏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堅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于并軍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不害逵絳人既潰援聞逵名欲使爲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爲賊叩頭援怒將斬之絳吏民聞將殺逵皆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耳左右義逵多爲請遂得免魏畧曰援捕得逵逵不肯拜謂援曰王府君臨郡積年不知足下曷爲者也援怒曰促斬之諸將覆護乃囚於壺關閉著土窖中以車輪蓋上使人固守方將殺之逵從窖中謂守者曰此間無健兒邪而當使義士死此中乎時有祝公道者與逵非故人而適聞其言憐其守正危厄乃夜盜往引出折械遣去不語其名姓初逵過皮氏曰爭地先據者勝及圍急知不免乃使人閒行送印綬歸郡且曰急據皮氏援既并絳衆將進兵逵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計疑援謀人祝奧援由是留七日郡從逵言故得無敗孫資別傳曰資舉河東計吏到許薦於相府曰逵在絳邑帥厲吏民與賊郭援交戰力盡而敗爲賊所俘挺然直志顏辭不屈忠言聞於大衆烈節顯於當時雖古之直髮據鼎罔以加也其才兼文武誠時之利用魏畧曰郭援破後逵乃知前出已者爲祝公道公道河南人也後坐他事當伏法逵救之力不能解爲之改服焉後舉茂才除澠池令高幹之反張琰將舉兵以應之逵不知其謀往見琰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爲琰畫計如與同謀者琰信之時縣寄治蠡城城塹不固逵

從琰求兵修城諸欲爲亂者皆不隱其謀故逵得盡誅之遂修城拒琰琰敗逵以喪祖父去官司徒辟爲掾以議郎參司隸軍事太祖征馬超至弘農曰此西道之要以逵領弘農太守召見計事大悅之謂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逵吾何憂其後發兵逵疑屯田都尉藏亡民都尉自以不屬郡言語不順逵怒收之數以罪撾折腳坐免然太祖心善逵以爲丞相主簿魏略曰太祖欲征吳而大霖雨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孤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逵受教謂其同寮三主簿曰今實不可出而教如此不可不諫也乃建諫草以示三人三人不獲已皆署名入白事太祖怒收逵等當送獄取造意者逵即言我造意遂走詣獄獄吏以逵主簿也不即著械謂獄吏曰促械我尊者且疑我在近職求緩於卿今將遣人來察我逵著械適訖而太祖果遣家中人就獄視逵既而教曰逵無惡意原復其職始逵爲諸生略覽大義取其可用最好春秋左傳及爲牧守常自課讀之月常一遍逵前在弘農與典農校尉爭公事不得理乃發憤生癭後所病稍大自啓願欲令醫割之太祖惜逵忠恐其不活教謝主簿吾聞十人割癭九人死逵猶行其意而癭愈大逵本名衢後改爲逵太祖征劉備先遣逵至斜谷觀形勢道逢水衡載囚人數十車逵以軍事急輒竟重者一人皆放其餘太祖善之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並掌軍計太祖崩洛陽逵典喪事魏略曰時太子在鄴鄢陵侯未到士民頗苦勞役又有疾癘於是軍中騷動羣寮恐天下有變欲不發喪逵建議爲不可祕乃發喪令內外皆入臨臨訖各安叙不得動而青州軍擅擊鼓相引去衆人以爲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逵以爲方大喪在殯嗣王未立宜因而撫之乃爲作長檄告所在給其廩食時鄢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赴

問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遂奉梓宮還鄴文帝即王位以鄴縣戶數萬在都下多不法乃以逵爲鄴令月餘遷魏郡太守魏畧曰初魏郡官屬頗以公事期會有所急切會聞逵當爲郡舉府皆詣縣門外及遷書到逵出門而郡官屬悉當門謁逵於車下逵抵掌曰詣治所何宜如是大軍出征復爲丞相主簿祭酒逵嘗坐人爲罪王曰叔向猶十世宥之況逵功德親在其身乎從至黎陽津渡者亂行逵斬之乃整至譙以逵爲豫州刺史魏畧曰逵爲豫州逵進曰臣守天門出入六年天門始開而臣在外唯殿下爲兆民計無違天人之望是時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逵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兵曹從事受前刺史假逵到官數月乃還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帝曰逵眞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爲法賜爵關內侯州南與吳接逵明斥候繕甲兵爲守戰之備賊不敢犯外修軍旅內治民事遏鄢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黃初中與諸將並征吳破呂範於洞浦進封陽里亭侯加建威將軍明帝即位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時孫

權在東關當豫州南去江四百餘里每出兵爲寇輒西從江夏東從廬江國家征伐亦由淮沔是時州軍在項汝南弋陽諸郡守境而已權無北方之虞東西有急并軍相救故常少敗逵以爲宜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二方無救若二方無救則東關可取乃移屯潦口陳攻取之計帝善之吳將張嬰王崇率衆降太和二年帝使逵督前將軍滿寵東莞太守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向東關曹休從皖司馬宣王從江陵逵至五將山休更表賊有請降者求深入應之詔宣王駐軍逵東與休合進逵度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

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得生賊言休戰敗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爲疑兵賊見逵軍遂退逵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逵與休不善黃初中文帝欲假逵節休曰逵性剛素侮易諸將不可爲督帝乃止及夾石之敗微逵休軍幾無救魏畧曰休怨逵進遲乃呵責逵遂使主者勑豫州刺史往拾棄仗逵恃心直謂休曰本爲國家作豫州刺史不來相爲拾棄仗也乃引軍

還遂與休更相表奏朝廷雖知逵直猶以休為宗室任重兩無所非也魏書云休猶挾前意欲以後期罪逵逵終無言時人莽以此多逵習鑿齒曰夫賢人者外身虛己內以下物嫌忌之名何由而生乎有嫌忌之名者必與物為對存勝負於己身者也若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彼雖傾覆於我何利我苟無利乘之曷為以是稱說臧獲之心耳今忍其私忿而急彼之憂冒難犯危而免之於害使功顯於明君惠施於百姓身登於君子之塗義愧於敵人之心雖豺虎猶將不覺所復而況於曹休乎然則濟彼人之危所以成我之勝不計宿憾所以服彼之心公義既成私利亦弘可謂善爭矣在於未能忘勝之流不由於此而能濟勝者未之有也 會稽篇

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以下見先帝喪事一不得有所修作薨謚曰肅侯魏書曰逵時年五十五 子充嗣豫州吏民追思之為刻石立祠青龍中帝東征乘輦入逵祠詔曰昨過項見賈逵碑像念之愴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長逵存有忠勳沒而見思可謂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勸將來魏略曰甘露二年車駕東征屯項復入逵祠下詔曰逵沒有遺愛歷世見祀追聞風烈朕甚嘉之昔先帝東征亦幸于此親發德音襃揚逵美徘徊之心益有慨然夫禮賢之義或掃其墳墓或修其門閭所以崇敬也其掃除祠堂有穿漏者補治之 充咸熙中為中護軍晉諸公贊曰充字公閭甘露中為大將軍長史高貴鄉公之難司馬文王賴充以免為晉室元功之臣位至太宰封魯公謚曰武公魏略列傳以逵及李孚楊沛三人為一卷今列孚沛二人繼逵後耳孚字子憲鉅鹿人也興平中本郡人民饑困孚為諸生當種薤欲以成計有從索者亦不與一莖亦不自食故時人謂能行意後為吏建安中袁尚領冀州以孚為主簿後尚與其兄譚爭鬬尚出軍詣平原留別駕審配守鄴城孚隨尚行會太祖圍鄴尚還欲救鄴行未到尚疑鄴中守備少復欲令配知外動止與孚議所遣孚答尚言今使小人往恐不足以知外內且恐不能自達孚請自往尚問孚當何所得孚曰聞鄴圍甚堅多人則

覺以爲直當將三騎足矣尚從其計孚自選溫信者三人不語所之皆勑使具脯糧不得持兵仗各給快馬遂辭尚來南所在止亭傳及到梁淇使從者斫問事杖三十枚繫著馬邊自著平上幘將三騎投暮詣鄴下是時大將軍雖有禁令而芻牧者多故孚因此夜到以鼓一中自稱都督歷北圍循表而東從東圍表又循圍而南步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其罰遂歷太祖營前徑南過從南圍角西折當章門復責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配等見孚悲喜鼓譟稱萬歲守圍者以狀聞太祖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得出孚事訖欲得還而顧外圍必急不可復冒謂已使命當速反乃陰心計請配曰今城中穀少無用老弱爲也不如驅出之以省穀也配從其計乃復夜簡別得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又使人人持火孚乃無何將本所從作降人服隨輩夜出時守圍將士聞城中悉降火光照耀但共觀火不復視圍孚出北門遂從西北角突圍得去其明太祖聞孚已得出抵掌笑曰果如吾言也孚北見尚尚甚歡喜會尚不能救鄴破走至中山而袁譚又追擊尚尚走孚與尚相失遂詣譚復爲譚主簿東還平原太祖進攻譚譚戰死孚還城城中雖必降尚擾亂未安孚權宜欲得見太祖乃騎詣牙門稱冀州主簿李孚欲口白密事太祖見之孚叩頭謝太祖問其所白孚言今城中彊弱相陵心皆不定以爲宜令新降爲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公謂孚曰卿便還宣之孚跪請教公曰便以卿意宣也孚還入城宣教各安故業不得相侵陵城中以安乃還報命公以孚爲良足用也會爲所間裁署冗散出守解長名爲嚴能稱遷至司隸校尉時年七十餘矣其於精斷無衰而術略不損於故終於陽平太守孚本姓馮後改爲李楊沛字孔渠馮翊萬年人也初平中爲公府令史以牒除爲新鄭長興平末人多饑窮沛課民益畜乾椹收豋豆閱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得千餘斛藏在小倉會太祖爲兗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謁見乃皆進乾椹太祖甚喜及太祖輔政遷沛爲長社令時曹洪賓客在縣界徵調不肯如法沛先檛折其腳遂殺之由此太祖以爲能累遷九江東平樂安太守並有治迹坐與督軍爭鬬髡刑五歲輸作未竟會太祖出征在譙聞鄴下頗不奉科禁乃發教選鄴令當得嚴能如楊沛比故沛從徒中起爲鄴令已拜太祖見之問曰以何治鄴沛曰竭盡心力奉宣科法太祖曰

善。顧謂坐席曰：諸君此可畏也。賜其生口十人、絹百匹，既欲以勵之，且以報乾椹也。沛辭去，未到，而軍中豪右曹洪、劉勳等畏沛，各遣家馳騎告子弟，使各自檢敕。沛為令數年，以功能轉為護羌都尉。十六年，馬超反，大軍西討，沛隨軍，都督孟津渡事。太祖已南過，其餘未畢，而中黃門前渡，忘持行軒，私北還取之，從吏求小船，欲獨先渡。吏呵不肯，黃門與吏爭言。沛問黃門：有疏邪？黃門云：無疏。沛怒曰：何知汝不欲逃邪？遂使人捽其頭，與杖欲捶之，而逸得去，衣幘皆裂壞，自訴於太祖。太祖曰：汝不死為幸矣。由是聲名益振。及關中破，代張既領京兆尹。黃初中，儒雅並進，而沛本以事能見用，遂以議郎冗散里巷。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介意，又不肯以事貴人，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治疾於家，借舍從兒，無他奴婢。後占河南夕陽亭部荒田二頃，起瓜牛廬，居止其中。其妻子凍餓。沛病亡，鄉人親友及故吏民為殯葬也。

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于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已。太祖創基，迄終魏業，此皆其流稱譽有名實者也。咸精達事機，威恩兼著，故能肅齊萬里，見述于後也。

魏志卷十五

魏志卷十五考證

劉馥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述吳志作術

與治芍陂及茹陂○茹陂太平御覽作茄陂

故夫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人冊府作實

又修廣戾渠陵○何焯曰水經注作戾陵堨車箱渠據

此當作戾陵渠爲是攷元康中所立碑具詳

司馬朗雖在軍旅常麤衣惡食○監本脫旅字照毛本

添麤太平御覽作惡

爲世好士注咨字君初子酆字子晉驃騎將軍封東平

陵公並見百官名志○北宋本作子酆字仲子多仲

字並見百官名無志字
梁習張雄跋扈○何焯校本作雄張倉慈傳大姓雄張
張既語在夏侯元傳注何材如是而位至二千石乎○
尋翫文義至當作止
賈逵國家征伐亦由淮泗○太平御覽作淮沛
充咸熙中爲中護軍注孚本姓馮復改爲李○北宋本
作後改爲李

魏志卷十五考證

魏志卷十六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任峻　蘇則　杜畿　鄭渾　倉慈

任峻字伯達河南中牟人也漢末擾亂關東皆震中牟令楊原愁恐欲棄官走峻說原曰董卓首亂天下莫不側目然而未有先發者非無其心也勢未敢耳明府若能唱之必有和者原曰爲之柰何峻曰今關東有十餘縣能勝兵者不減萬人若權行河南尹事總而用之無不濟矣原從其計以峻爲主簿峻乃爲原表行尹事使

諸縣堅守遂發兵會太祖起關東入中牟界衆不知所從峻獨與同郡張奮議舉郡以歸太祖峻又別收宗族及賓客家兵數百人願從太祖太祖大悅表峻為騎都尉妻以從妹甚見親信太祖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給軍是時歲饑旱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為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官渡之戰太祖使峻典軍器糧運賊數寇鈔絕糧道乃使千乘為一部十道方行為複陳以營衛之賊不敢近軍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魏武故事載令曰故陳留太守棗祗天性忠能始共舉義兵周旋征討後袁紹在冀州亦貪祗欲得之祗深附託於孤使領東阿令呂布之亂兗州皆叛惟范東阿完在由祗以兵據城之力也後大軍糧乏得東阿以繼祗之功也及破黃巾定許得賊資業當興立屯田時議者皆言當計牛輸穀佃科以定施行後祗白以為僦牛輸穀大收不增穀有水旱災除大不便反覆來說孤猶以為當如故大收不可復改易祗猶執之孤不知所從使與荀令君議之時故軍祭酒侯聲云科取官牛為官田計如祗議於官便於客不便聲懷此云云以疑令君祗猶自信據計畫還白執分田之術孤乃然之使為屯田都尉施設田業其時歲則大收後遂因此大田豐足軍用摧滅羣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祗興其功不幸早沒追贈以郡猶未副之今重思之祗宜受封稽留至今孤之過也祗子處中宜加封爵以祀祗為不朽之事文士傳曰祗本姓棘先人避難易為棗孫據字道彥晉冀州刺史據子嵩字臺產散騎常侍並有才名多所著述嵩兄腆字玄方襄陽太守亦有文采太祖以峻功高乃表封為都亭侯邑三百戶遷長水校尉峻寬厚有度而見事理每有所陳太祖多善之於饑荒之際收卹朋友孤遺中外貧宗周

急繼之。信義見稱。建安九年夔太祖流涕者久之、子先嗣、先夔無子、國除、文帝追錄功臣、諡峻曰成侯、復以峻中子覽爲關內侯、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少以學行聞、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起家爲酒泉太守、轉安定武都、魏書曰則剛直疾惡常慕汲黯之爲人魏略曰則世爲著姓興平中三輔亂饑窮避難北地客安定依富室師亮亮待遇不足則慨然歎曰天下會安當不久爾必還爲此郡守折庸輩士也後與馮翊吉茂等隱於郡南太白山中以書籍自娛及爲安定太守而師亮等皆欲逃走則聞之豫使人解語以禮報之所在有威名、太祖征張魯、過其郡、見則悅之、使爲軍導、魯破、則綏定下辯諸氐、通河西道、徙爲金城太守、是時喪亂之後、吏民流

散饑窮、戶口損耗、則撫循之甚謹。外招懷羌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明爲禁令。有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自教民耕種。其歲大豐收。由是歸附者日多。李越以隴西反、則率羌胡圍越、越卽請服、太祖崩、西平麴演叛、稱護羌校尉、則勒兵討之、演恐乞降、文帝以其功加則護羌校尉、賜爵關內侯、魏名臣奏載文帝令問雍州刺史張既曰試守金城太守蘇則既有綏民平夷之功聞又出軍西定湟中爲河西作聲勢吾甚嘉之則之功效爲可加爵邑未邪封爵重事故以問卿密白意且勿宣露也既答曰金城郡昔爲韓遂所見屠剝死喪流亡或竄戎狄或陷寇亂戶不滿五百則到官內撫彫殘外鳩離散今見戶千餘又梁燒雜種羌昔與遂同惡遂斃之後越出障塞則前後招懷歸就郡者三千

餘落、皆卹以威恩、爲官効用、西平麴演等唱造邪謀、則尋出軍、臨其項領、演仰歸命送質、破絕賊糧、則既有卹民之效、又能和戎狄、盡忠效節、遭遇聖明、有功必錄、若則加爵邑、誠足以勸忠臣、厲風俗也

後演復結旁郡爲亂、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太守辛機、進華皆自稱太守以應之、又武威三種胡並寇鈔、道路斷絕、武威太守毋丘興告急於則、時雍涼諸豪皆驅略羌胡以從進等、郡人咸以爲進不可當、又將軍郝昭魏平先是各屯守金城、亦受詔不得西度、則乃見郡中大吏及昭等、與羌豪帥謀曰、今賊雖盛、然皆新合、或有脅從、未必同心、因釁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矣、既獲益衆之實、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持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勢難卒離、雖有詔命、違而合權、專之可也、於是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威、降其三種胡、與興擊進於張掖、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辭來助軍、而實欲爲變、則誘與相見。因斬之。出以狥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張掖、破之、斬進及其支黨、衆皆降、演軍敗、華懼、出所執乞降、河西平、乃還金城、進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徵拜侍中、與董昭同寮、昭嘗枕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初則及臨菑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帝在洛陽嘗從容

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為見問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巽掐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魏略曰舊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虎子始則同郡吉茂者是時仕甫歷縣令遷為冗散茂見則嘲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我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初則在金城聞漢帝禪位以為崩也乃發喪後聞其在自以不審意頗默然臨菑侯植自傷失先帝意亦怨激而哭其後文帝出遊追恨臨菑顧謂左右曰人心不同當我登大位之時天下有哭者時從臣知帝此言有為而發也而則以為為已欲下馬謝侍中傅巽目之乃悟孫盛曰夫士不事其所非不非其所事趣舍出處而豈徒哉則既策名新朝委質異代而方懷貳心生忿欲奮爽言豈大雅君子去就之分哉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士之二三猶爽妃偶況人臣乎）文帝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默然後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為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黃初四年左遷東平相未至道病薨諡曰剛侯子怡嗣怡薨無子弟愉襲封愉咸熙中為尚書（愉字休豫歷位太常光祿大夫見晉百官名山濤啓事稱愉忠篤有智意臣松之案愉子紹字世嗣為吳王師石崇妻紹之兄女也紹有詩在金谷集紹弟慎左衛將軍）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傅子曰畿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延年父周自南陽徙茂陵延年徙杜陵子孫世居焉）少孤繼母苦之以孝聞年二十為郡

功曹守鄭縣令縣囚繫數百人畿親臨獄裁其輕重盡決遣之雖未悉當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大志也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天下亂遂棄官客荊州建安中乃還荀彧進之太祖傅子曰畿自荊州還後至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尚書令荀彧與紀比屋夜聞畿言異之旦遣人謂紀曰有國士而不進何以居位旣見畿知之如舊相識者遂進畿於朝太祖以畿爲司空司直遷護羌校尉使持節領西平太守魏略曰畿少有大志在荊州數歲繼母亡後以三輔開通負其母喪北歸道爲賊所劫略衆人奔走畿獨不去賊射之畿請賊曰卿欲得財耳今我無物用射我何爲邪賊乃止畿到鄉里京兆尹張時河東人也與畿有舊署爲功曹嘗嫌其闊達不助留意於諸事言此家疏誕不中功曹也畿竊云不中功曹中河東太守也太祖旣定河北而高幹舉并州反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衛固范先外以請邑爲名而內實與幹通謀太祖謂荀彧曰關西諸將恃險與馬征必爲亂張晟寇殽澠間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爲害深河東被山帶河四鄰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爲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彧曰杜畿其人也傅子曰或稱畿勇足以當大難智能應變其可試之於是遂拜畿爲河東太守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畿至不得渡太祖遣夏侯惇討之未至或謂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爲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爲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鄰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

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爲名必不害新君吾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爲人多計而無斷必僞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郖津度郖音豆魏略曰初畿與衛固少相侮狎固常輕畿畿嘗與固博而爭道畿嘗謂固曰仲堅我今作河東也固褰衣罵之及畿之官而固爲郡功曹張時故任京兆畿迎司隸與時會華陰時畿相見於儀當各持版時歎曰昨日功曹今爲郡將軍也范先欲殺畿以威衆傳子曰先云既欲爲虎而惡食人肉失所以爲虎矣今不殺必爲後患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已下三十餘人畿舉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衛固范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爲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爲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夫欲爲非常之事不可動衆心今大發兵衆必擾不如徐以貲募兵固以爲然從之遂爲貲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吏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衆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爲己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則衆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上黨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已因出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

得四千餘人。固等與幹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爲。民嘗辭訟有相告者。畿親見爲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牸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脩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魏略曰。博士樂詳由

畿而升。至今河東特多儒者。則畿之由矣。）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太祖西征至蒲阪。與賊夾渭爲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太祖下令曰。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矣。增秩中二千石。太祖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杜氏新書曰。平虜將軍劉勳爲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嘗從畿求大棗。畿拒以他故。後勳伏法。太祖得其書。歎曰。杜畿可謂不媚於竈者也。稱畿功美。以下州郡曰。昔仲尼之於顏子。每言不能不歎。既情愛發中。又宜率馬以驥。今吾亦冀衆人仰高山慕景行也。）魏國既建。以畿爲尚書。事平。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功。

間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臥鎮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爲天下最。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徵爲尚書。及踐祚、進封豐樂亭侯、邑百戶。魏略曰、初畿在郡、被書錄寡婦。是時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書皆錄奪、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文帝問畿、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帝及左右顧而失色。守司隸校尉、帝征吳、以畿爲尚書僕射、統留事。其後帝幸許昌、畿復居守、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帝爲之流涕。魏氏春秋曰、初畿嘗見童子、謂之曰、司命使我召子。畿固請之、童子曰、今將爲君求相代者、君其慎勿言。言卒、忽然不見。至此二十年矣、畿乃言之、其日而卒、時年六十二。詔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穀

而山死、韋昭國語注稱毛詩傳曰、冥、契六世孫也、爲夏水官、勤於其職而死於水、稷、周棄也、勤播百穀死於黑水之山。故尚書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贈太僕、諡曰戴侯、子恕嗣。傅子曰、畿與太僕李恢、東安太守郭智有好、恢子豐交結英儁、以才智顯於天下、智子冲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畿爲尚書僕射、二人各脩子孫禮見畿、既退、畿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爲不死也、其子足繼其業。時人皆以畿爲誤、恢死後、豐爲中書令、父子兄弟皆誅、冲爲代郡太守、卒、繼父業、世乃服畿知人。魏略曰、李豐父名義、與此不同、蓋恢之別名也。恕字務伯、太和中爲散騎黃門侍郎、杜氏新書曰、恕少與馮翊李豐俱爲父任、總角相善、及各成人、豐砥礪名行以要世譽、而恕誕節直意、與豐殊趣、豐竟馳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爲之游說、而當路者或以豐名過其實、而恕被褐懷玉也、由此爲豐所不善。恕亦任其自然、不力行以合時、豐已顯仕朝廷、恕猶居家自若。明帝以恕大臣子、擢拜散騎侍郎、數月、轉補黃門侍郎、

恕推誠以質不治飾少無名譽及在朝不結交援專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於是侍中辛毗等器重之時公卿以下大議損益恕以爲古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淸淨爲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鎭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世語曰昭字子展東平人長子巽字長悌爲相國掾有寵於司馬文王次子安字仲悌與嵇康善與康俱被誅次子粹字季悌河南尹粹子預字景虞御史中丞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紳之儒橫加榮慕搤腕抗論以孫吳爲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脩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遘難繞天略帀所以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爲艱難譬策羸馬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也今荊揚靑徐幽幷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兗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

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覺然昭於人才尚復易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不為官擇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理故囹圄虛空陛下踐阼天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若二賊游魂於疆埸飛芻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術豈在彊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兗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慺慺實願四州之牧守獨脩務本之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衆怨難積疑似難分故累載不為明主所察凡言此者類皆疏賤疏賤之言實未易聽若使善策必出於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之所常患也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以為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

其祿譬猶烏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
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
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
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
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爲綴京房之本
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
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
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
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爲便當顯
其身用其言使其爲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

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
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
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幾至衆誠非一明所
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
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士
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
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己而披肝膽
徇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
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徇者豈聲名
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

上而已身亦欲厠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爲高拱嘿以爲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潔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脩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謀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

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後考課竟不行杜氏新書曰時李豐爲常侍黃門郎袁侃見轉爲吏部郎荀俁出爲東郡太守三人皆恕之同班友善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恕上疏極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爲恭意至懇惻臣竊愍然爲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懽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

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陛下憂勞萬幾。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私穀。帥由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爲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寧有舉綱維以督姦宄。使朝廷肅然者邪。若陛下以爲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儁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爲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而必曰私報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

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爲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爲不能。以陛下爲不任也。不自以爲不智。以陛下爲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幄帷。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進。人自以爲親。人思所以報。賢

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卽自辦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知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爲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爲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爲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爲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

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爲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臣松之案大將軍司馬宣王也。晉書云宣王第五弟名通。爲司隸從事。疑恕所云狂悖者。通子順封龍陽亭侯。晉初受禪。以不達天命。守節不移。削爵土。徙武威。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其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削滅。而養若昭

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衆迕世爲奉公。密行白人爲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爲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爲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干迕者也。迫

乾隆四年校刊

於道自彊耳誠以爲陛下當憐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內有貧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恕在朝八年其論議亢直皆此類也出爲弘農太守數歲轉趙相魏略曰恕在弘農寬和有惠愛及遷以孟康代恕爲弘農康字公休安平人黃初中以於郭后有外屬并受九親賜拜遂轉爲散騎侍郎是時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選而康獨緣妃嬙雜在其間故于時皆共輕之號爲阿九康既無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後遂有所彈駮其文義雅而切要衆人乃更加意正始中出爲弘農領典農校尉康到官清己奉職嘉善而矜不能省息獄訟緣民所欲因而利之郡領吏二百餘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事無宿諾時出案行皆豫勑督郵平水不得令屬官遣人探候脩設曲敬又不欲煩損吏民常豫勑吏卒行各持鐮所在自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又所從常不過十餘人郡帶道路其諸過賓客自非公法無所出給若知舊造之自出於家康之始拜衆人雖知其有志量以其未嘗宰牧不保其能也而康恩澤治能乃爾吏民稱歌焉嘉平末從渤海太守徵入爲中書令後轉爲監以疾去官杜氏新書曰恕遂去京師營宜陽一泉塢因其壘塹之固小大家焉明帝崩時人多爲恕言者起家爲河東太守歲餘遷淮北都督護軍復以疾去恕所在務存大體而已其樹惠愛益得百姓歡心不及於畿頃之拜御史中丞恕在朝廷以不得當世之和故屢在外任復出爲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薊尚書袁侃等戒恕曰程申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國讓於青州足下今俱杖節使共屯一城宜深有以待之而恕不以爲意至官未

期有鮮卑大人兒不由關塞徑將數十騎詣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於是劾奏恕下廷尉當死以父畿勤事水死免為庶人徙章武郡是歲嘉平元年杜氏新書曰喜欲恕折節謝已諷司馬宋權示之以微意恕答權書曰況示委曲夫法天下事以善意相待無不致快也以不善意相待無不致嫌隙也而議者言凡人天性皆不善不當待以善意更墮其調中僕得此輩便欲歸蹈滄海乘桴耳不能自諧在其間也然以年五十二不見廢棄頗亦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人刳心著地正與數斤肉相似何足有所明故終不自解說程征北功名宿著在僕前甚多有人出征北乎若令下官事無大小咨而後行則非上司彈繩之意若咨而不從又非上下相順之宜故推一心任一意直而行之耳殺胡之事天下謂之是邪是僕諧也呼為非邪僕自受之無所怨咎程征北明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諸君子自共為其心耳不在僕言也喜於是遂深文劾恕恕倜儻任意而思不防患終致此敗初恕從趙郡還陳留阮武亦從清河太守徵俱自薄廷尉謂恕曰相觀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厲器能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謂有其才而無其用今向閑暇可試潛思成一家言在章武遂著體論八篇杜氏新書曰以為人倫之大綱莫重於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於言行安上理民莫精於政法勝殘去殺莫善於用兵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萬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謂之體論又著興性論一篇蓋興於為己也四年卒於徙所甘露二年河東樂詳年九十餘上書訟畿之遺績朝廷感焉詔封恕子預為豐樂亭侯邑百戶魏略曰樂詳字文載少好學建安初詳聞公車司馬令南郡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詣該問疑難諸要今左氏

樂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所問既了而歸鄉里時杜畿爲太守亦甚好學署詳文學祭酒使敎後進於是河東學業大興至黃初中徵拜博士于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偏狹又不熟悉略不親敎備員而已惟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解質而不解詳無慍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於遠近詳學既精悉又善推步三五別授詔與太史典定律歷太和中轉拜騎都尉詳學優能少故歷三世竟不出爲宰守至正始中以年老罷歸於舍本國宗族歸之門徒數千人

恕奏議論駁皆可觀。掇其切世大事著于篇。

杜氏新書曰恕弟理字務仲少而機察精要畿奇之故名之曰理年二十一而卒弟寬字務叔清虛玄靜敏而好古以名臣門戶少長京師而篤志博學絕於世務其意欲探賾索隱由此顯名當塗之士多交焉舉孝廉除郎中年四十二而卒經傳之義多所論駁皆草創未就惟刪集禮記及春秋左氏傳解今存于世貢字元凱司馬宣王女壻王隱晉書稱預智謨淵博明於理亂常稱德者非所以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大觀羣典謂公羊穀梁詭辯之言又非先儒說左氏未究丘明意而橫以二傳亂之乃錯綜微

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至老乃成尚書郎摯虞甚重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預有大功名於晉室位至征南大將軍開府封當陽侯食邑八千戶子錫字世嘏尚書左丞晉諸公贊曰嘏有器局預從兄斌字世將亦有才望爲黃門郎爲趙王倫所枉殺嘏子乂字洪治少有令名爲丹陽丞早卒阮武者亦拓落大才也案阮氏譜武父諶字士信徵辟無所就造三禮圖傳於世杜氏新書曰武字文業闊達博通淵雅之士位止清河太守武弟炳字叔文河南尹精意醫術撰藥方一部炳子坦字弘舒晉太子少傅平東將軍坦弟柯字士度荀綽兗州記曰坦出紹伯父亡次兄當襲爵父愛柯言名傳之遂承封時幼小不能讓及長悔恨遂幅巾而居後雖出身未嘗釋也性純篤閑雅好禮無違存心經誥博學洽聞選爲濮陽王文學遷領軍長史喪官王衍時爲領軍哭之甚慟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衆衆父興皆爲名

乾隆四年校刊

儒續漢書曰興字少贛諫議大夫衆字子師大司農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爲揚州刺史卒張璠漢紀曰泰字公業少有才畧多謀計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傑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舉孝廉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何進輔政徵用名士以泰爲尚書侍郎加奉車都尉進將誅黃門欲召董卓爲助泰謂進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饜若借之朝政授之大事將肆其心以危朝廷以明公之威德據阿衡之重任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待卓以爲資援也凡事留變生其鑒不遠又爲陳時之要務進不能用乃棄官去謂潁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害卓果專權廢帝關東義兵起卓會議大發兵羣寮咸憚卓莫敢忤旨泰恐其彊益將難制乃曰夫治在德不在兵也卓不悅曰如此兵無益邪衆人莫不變容爲泰震慄泰乃詭辭而對曰非以無益以山東不足加兵也今山東議欲起兵州郡相連人衆相動非不能也然中國自光武以來無雞鳴狗吠之驚百姓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雖衆不能爲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國將閑習軍事數踐戰場名稱當世以此威民民懷懾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體長婦人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窺堂孔公緒能淸談高論噓枯吹生無軍帥之才負霜露之勤臨鋒履刃決敵雌雄皆非明公敵三也察山東之士力能跨馬控弦勇等孟賁捷齊慶忌信有聊城之守策有良平之謀可任以偏師責以成功未聞有其人者四也就有其人王爵不相加婦姑位不定各恃衆怙力將人人棊跱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率徒旅進五也關西諸郡北接上黨太原馮翊扶風安定自頃以來數與胡戰婦女載戟挾矛弦弓負矢況其悍夫以此當山東忘戰之民譬驅羣羊向虎狼其勝可必六也且天下之權勇今見在者不過并涼匈奴屠各湟中義從八種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權以爲爪牙壯夫震慄況小醜乎七也又明公之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自三原狹口以來恩信醇著忠誠可遠任智謀可特使以此當山東解合之虛誕實不相若八也夫戰有三亡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政平討夷凶宦忠義克立以三德待於三亡奉辭伐罪誰人敢禦九也東州有鄭康成學該古今儒生之所以集北海邴根矩淸高直亮羣士之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案典校之彊弱燕趙齊梁非不盛終

見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衆，而不敢踰滎陽。況今德政之赫赫，股肱之邪良，欲造亂以徼不義者，必不相然讚成其凶謀十也。若十事少有可采，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爲非，棄德恃衆，以輕威重，卓乃悅，以泰爲將軍，統諸軍擊關東。或謂卓曰：鄭泰智略過人，而結謀山東，今資之士馬，使就其黨，竊爲明公懼之。卓收其兵馬，留拜議郎。後又與王允謀共誅卓，泰脫身自武關走東歸。後將軍袁術以爲揚州刺史，未至官，道卒，時年四十一。渾將泰小子袤避難淮南，袁術賓禮甚厚，渾知術必敗。時華歆爲豫章太守，素與泰善，渾乃渡江投歆。太祖聞其篤行，召爲掾，復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育男女，多以鄭爲字。辟爲丞相掾屬，遷左馮翊。時梁興等略吏民五千餘家爲寇鈔，諸縣不能禦，皆恐懼，寄治郡下。議者悉以爲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斂吏民，治城郭，爲守禦之備。遂發民逐賊，明賞罰，與要誓，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皆願捕賊，多得婦女財物。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喻，出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興等懼，將餘衆聚鄜城。太祖使夏侯淵就助郡

鍰按馮翊與邵陵縣若汝南之召陵則與馮翊遠不相涉疑即郃陽之譌

擊之。渾率吏民前登。斬興及其支黨。又賊靳富等脅將夏陽長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磑山。渾復討擊破富等。獲二縣長吏。將其所略還。及趙青龍者殺左內史程休。渾聞。遣壯士就梟其首。前後歸附四千餘家。由是山賊皆平。民安產業。轉爲上黨太守。太祖征漢中。以渾爲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爲制移居之法。使兼複者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者與孤老爲比。勤稼穡。明禁令。以發姦者。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爲最。又遣民田漢中。無逃亡者。太祖益嘉之。復入爲丞相掾。文帝即位。爲侍御史。加駙馬都尉。遷陽平沛郡二太

守。郡界下溼。患水澇。百姓飢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遏。開稻田。郡人皆以爲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轉爲山陽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爲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明帝聞之。下詔稱述。布告天下。遷將作大匠。渾清素在公。妻子不免於饑寒。及卒。以子崇爲郎中。晉陽秋曰泰子袞字材叔。泰與華歆荀攸善。見袞曰。鄭公業爲不亡矣。初爲臨菑侯文學。稍遷至光祿大夫。泰始七年以

乾隆四年校刊

袁爲司空、固辭不受、終於家、子默、字思玄、晉諸公贊曰、默遵守家業、以篤素稱、位至太常、默弟質舒、謝、皆爲卿、默子球、清直有理識、尚書右僕射、領選、球弟豫、爲尚書

倉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爲郡吏、建安中、太祖開募屯田於淮南、以慈爲綏集都尉、黄初末、爲長安令、清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太和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張、遂以爲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衆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旣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爲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爲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圖畫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己校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爲立祠、遙共祠之、魏略曰、天水王遷承代慈、雖循其迹、不能及也、金城趙基承遷後、復不如遷、至嘉平中、安定皇甫隆代基爲太守、初燉煌不甚曉田、常灌溉滀水、使極濡洽、然後乃耕、又不曉作耬犂、用水、及種、人牛功力旣費、而收穀更少、隆到、教作耬犂、又教衍溉、歲終率計、其所省庸力過半、得

穀加五又燉煌俗婦人作裙攣縮如羊腸用布一匹隆
又禁改之所省復不訾故燉煌人以為隆剛斷嚴毅不
及於慈至於勤恪愛惠為下興利可以亞之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陳
國吳瓘清河太守樂安任燠京兆太守濟北顏斐弘農
太守太原令狐邵濟南相魯國孔乂或哀矜折獄或推
誠惠愛或治身清白或擿姦發伏咸為良二千石瓘煥事行
無所見魏略曰顏斐字文林有才學丞相召為太子洗
馬黃初初轉為黃門侍郎後為京兆太守始京兆從馬
超破後民人多不專於農殖又歷數四二千石取解目
前亦不為民作久遠計斐到官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
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課民以閑月取車材使轉相
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豬狗賣以買牛始者民
以為煩一二年間家家有丁車大牛又起文學聽吏民
欲讀書者復其小徭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役閑鉏治
又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為冬寒冰炙
筆硯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京兆與馮翊

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既穢塞田疇又荒萊人民飢凍而
京兆皆整頓開明豐富常為雍州十郡最斐又清己仰
奉而已於是吏民恐其遷轉也至青龍中司馬宣王在
長安立軍市而軍中吏士多侵侮縣民斐以白宣王宣
王乃發怒召軍市候便於斐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
斐共坐以為斐宜謝乃私推築斐斐不肯謝良久乃曰
斐意觀明公受分陝之任乃欲一齊眾庶必非有所左
右也而典農竊見推築欲令斐謝假令斐謝是更為不
得明公意也宣王遂嚴持吏士自是之後軍營郡縣各
得其分後數歲遷為平原太守吏民啼泣遮道車不得
前步步稽留十餘日乃出界東行至崤而疾困斐素心
戀京兆其家人從者見斐病甚勸之言平原當自勉勵
作健斐曰我心不願平原汝曹等呼我何不言京兆邪
遂卒還平原京兆聞之皆為流涕為立碑于今稱頌之
也令狐邵字孔叔父仕漢為烏丸校尉建安初袁氏在
冀州邵去本郡家居鄴九年暫出到武安毛城中會太
祖破鄴遂圍毛城城破執邵等輩十餘人皆當斬太祖
閱見之疑其衣冠也問其祖考而識其父乃解放署軍
謀掾仍歷宰守後徙丞相主簿出為弘農太守所在清
如冰雪妻子希至官省舉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好獄訟

與下無忌是時郡無知經者乃歷問諸吏有欲遠行就師輒假遣令詣河東就樂詳學經粗明乃還因設文學由是弘農學業轉興至黃初初徵拜羽林郎遷虎賁中郎將三歲病亡始邵族子愚為白衣時常有高志衆人謂愚必榮令狐氏而邵獨以為愚性倜儻不脩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聞邵言其心不平及邵為虎賁郎將而愚仕進已多所更歷所在有名稱愚見邵因從容言次微激之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為不繼愚今竟云何邪邵熟視而不答也然私謂其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以吾觀之終當敗滅但不知我久當坐之不邪將逮汝曹耳邵沒之後十餘年間愚為兗州刺史果與王淩謀廢立家屬誅滅邵子華時為弘農郡丞以屬疏得不坐案孔氏譜孔乂字元儁孔子之後曾祖疇字元矩陳相漢桓帝立老子廟於苦縣之賴鄉畫孔子像於壁疇為陳相立孔子碑於像前今見存乂父祖皆二千石乂為散騎常侍上疏規諫語在三少帝紀至大鴻臚子恂字士信晉平東將軍衛尉也

評曰任峻始興義兵以歸太祖闢土殖穀倉庾盈溢庸績致矣蘇則威以平亂既政事之良又矯矯剛直風烈足稱杜畿寬猛克濟惠以康民鄭渾倉慈恤理有方抑皆魏代之名守乎恕屢陳時政經論治體蓋有可觀焉

魏志卷十六

魏志卷十六考證

任峻太祖以峻爲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中郎將下太平御覽引此有募百姓屯田於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田官十九字

蘇則愉咸熙中爲尚書注石崇妻紹之兄女也○兄女宋本作女兄

杜畿遂詭道從郖津度注昨日功曹今爲郡將軍也○軍字疑衍

許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覺○覺宋本作異

閔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監本閔誤作關照冊府改

正

後考課竟不行注三人皆恕之同班友善○監本誤作二人今改正

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宋本無言字

數歲轉趙相注康既無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宋本作康既才敏無無字

邑百戶注乃從南陽步詣該○後漢書注作乃從南陽步涉詣許從該

掇其切世大事著于篇注弟寬字務叔○弟寬監本作子寬 臣龍官按恕字務伯理字務仲寬字務叔皆兄弟也韓愈杜中散墓志亦云幾季子寬可知子字爲弟字之誤今改正

又注預從兄斌○斌宋本作武

鄭渾爲揚州刺史卒注後又與王允謀共誅卓○後漢書作與何顒荀攸共謀誅卓

與等破散竄在山阻○監本山阻誤作山陽今改正

脅將夏陽長邵陵令幷其吏民入磑山○何焯曰渾爲司隸部左馮翊夏陽乃其屬城若邵陵則屬汝南郡爲豫州刺史部內與左馮翊無涉此因前有渾爲邵陵令之文而誤耳其地當去夏陽不遠或郃陽之誤

耶

倉慈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料簡太平御覽作斟酌

魏郡太守陳國吳瓘○太平御覽作吳璀

咸爲頁二千石注又課民無牛者令畜豬狗賣以買牛

○太平御覽作令畜豬貴時賣以買牛

又注到武安毛城中○武安太平御覽作安邑

經論治體○論宋本作綸 臣照按經綸本易屯象傳而古本易有作經論字者綸亦可作論

魏志卷十六考證

魏志卷十七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　喜裴松之注

張遼　樂進　于禁　張郃　徐晃

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也本聶壹之後以避怨變姓少爲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爲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進敗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遷騎都尉布爲李傕所敗從布東奔徐州領魯相時年二十八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功

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為說太祖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妻子。豨歡喜，隨詣太祖。太祖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故也。從討袁譚、袁尚於黎陽，有功，行中堅將軍。從攻尚於鄴，尚堅守不下。太祖還許，使遼與樂進拔陰安，徙其民河南。復從攻鄴，鄴破，遼別徇趙國、常山，招降緣山諸賊及黑山孫輕等。從攻袁譚，譚破，別將徇海濱，破遼東賊柳毅等。還鄴，太祖自出迎遼，引共載，以遼為盪寇將軍。復別擊荊州，定江夏諸縣，還屯臨潁，封都亭侯。從征袁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太祖戰，氣甚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傅子曰：太祖將征柳城，遼諫曰：夫許，天下之會也，今天子在許，公遠北征，若劉表遣劉備襲許，據之以號令四方，公之勢去矣。太祖策表必不能任備，遂行也。時荊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

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氐六縣叛、太祖遣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偽降禁、禁還、成遂將其衆就蘭、轉入灊山、灊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衆、太祖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盪寇功也、增邑假節、太祖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

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孫盛曰夫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乃命將出征推轂委權或賴率然之形或憑掎角之勢羣帥不和則棄師之道也至於合肥之守縣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衆我寡必懷貪墮以致命之兵擊貪墮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守則必固是以魏武推選方員參以同異爲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矣夫建安二十一年太祖復征孫權到合肥循行遼戰處歎息者良久乃增遼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關羽圍曹仁於樊會權稱藩召遼及諸軍悉還救仁遼未至

徐晃已破關羽仁圍解遼與太祖會摩陂遼軍至太祖乘輦出勞之還屯陳郡文帝即王位轉前將軍魏書曰王賜遼帛千匹穀萬斛分封兄汎及一子列侯孫權復叛遣遼還屯合肥進遼爵都鄉侯給遼母輿車及兵馬送遼家詣屯敕遼母至導從出迎所督諸軍將吏皆羅拜道側觀者榮之文帝踐阼封晉陽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六百戶黃初二年遼朝洛陽宮文帝引遼會建始殿親問破吳意狀帝歎息顧左右曰此亦古之召虎也爲起第舍又特爲遼母作殿以遼所從破吳軍應募步卒皆爲虎賁孫權復稱藩遼還屯雍丘得疾帝遣侍中劉曄將太醫視

錢按衛國漢屬東郡建安十七年割衛國益魏郡壽分魏

疾虎賁問消息道路相屬疾未瘳帝迎遼就行在所車駕親臨執其手賜以御衣太官日送御食疾小差還屯孫權復叛帝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勑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愼之是歲遼與諸將破權將呂範遼病篤薨於江都帝爲流涕謚曰剛侯子虎嗣六年帝追念遼典在合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遼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虎爲偏將軍薨子統嗣

樂進字文謙陽平衞國人也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爲帳下吏遣還本郡募兵得千餘人還爲軍假司馬陷陳都尉從擊呂布於濮陽張超於雍丘橋蕤於苦皆先登有功封廣昌亭侯從征張繡於安衆圍呂布於下邳破別將擊眭固於射犬攻劉備於沛皆破之拜討寇校尉渡河攻獲嘉還從擊袁紹於官渡力戰斬紹將淳于瓊從擊譚尚於黎陽斬其大將嚴敬行游擊將軍別擊黃巾破之定樂安郡從圍鄴鄴定從擊袁譚於南皮先登入譚東門譚敗別攻雍奴破之建安十二年太祖表漢帝稱進及于禁張遼曰武力既弘計略周備質忠性一守執節義每臨戰攻常爲督率奮彊突固無堅不陷

乾隆四年校刊

自援枹鼓、手不知倦、又遣別征、統御師旅、撫衆則和、奉令無犯、當敵制決、靡有遺失、論功紀用、宜各顯寵、於是禁爲虎威、進折衝、遼盪寇將軍、進別征高幹、從北道入上黨、回出其後、幹等還守壺關、連戰斬首、幹堅守未下、會太祖自征之、乃拔、太祖征管承、軍淳于、遣進李典擊之、承破走、逃入海島、海濱平、荆州未服、遣屯陽翟、後從平荆州、留屯襄陽、擊關羽蘇非等、皆走之、南郡諸縣山谷蠻夷詣進降、又討劉備臨沮長杜普旌陽長梁大、皆大破之、後從征孫權、假進節、太祖還、留進與張遼李典屯合肥、增邑五百、并前凡千二百戶、以進數有功、分五百戶封一子列侯、進遷右將軍、建安二十三年薨、謚曰威侯、子綝嗣、綝果毅有父風、官至揚州刺史、諸葛誕反、掩襲殺綝、詔悼惜之、追贈衛尉、謚曰愍侯、子肇嗣、

于禁字文則、泰山鉅平人也、黃巾起、鮑信招合徒衆、禁附從焉、及太祖領兗州、禁與其黨俱詣爲都伯、屬將軍王朗、朗異之、薦禁才任大將軍、太祖召見與語、拜軍司馬、使將兵詣徐州、攻廣威、拔之、拜陷陳都尉、從討呂布於濮陽、別破布二營於城南、又別將破高雅於須昌、從攻壽張定陶離狐、圍張超於雍丘、皆拔之、從征黃巾劉辟黃邵等、屯版梁、邵等夜襲太祖營、禁帥麾下擊破之、

斬辟邵等盡降其衆遷平虜校尉從圍橋蕤於苦斬蕤等四將從至宛降張繡繡復叛太祖與戰不利軍敗還舞陰是時軍亂各間行求太祖禁獨勒所將數百人且戰且引雖有死傷不相離虜追稍緩禁徐整行隊鳴鼓而還未至太祖所道見十餘人被創裸走禁問其故曰爲青州兵所劫初黃巾降號青州兵太祖寬之故敢因緣爲略禁怒令其衆曰青州兵同屬曹公而還爲賊乎乃討之數之以罪青州兵遽走詣太祖自訴禁既至先立營壘不時謁太祖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君矣宜促詣公辨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爲備何以待敵且公聰明譖訴何緣徐鑿塹安營訖乃入謁具陳其狀太祖悅謂禁曰淯水之難吾其急也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錄禁前後功封益壽亭侯復從攻張繡於穰禽呂布於下邳別與史渙曹仁攻眭固於射犬破斬之太祖初征袁紹紹兵盛禁願爲先登太祖壯之乃選步騎二千人使禁將守延津以拒紹太祖引軍還官渡劉備以徐州叛太祖東征之紹攻禁禁堅守紹不能拔復與樂進等將步騎五千擊紹別營從延津西南緣河至汲獲嘉二縣焚燒保聚三十餘屯斬首獲生各數千降紹將何茂王摩

何卿之有賣友叛君
禁其有焉

等二十餘人、太祖復使禁別將屯原武、擊紹別營於杜氏津、破之、遷裨將軍、後從還官渡、太祖與紹連營、起土山相對、紹射營中、士卒多死傷、軍中懼、禁督守土山力戰、氣益奮、紹破、遷偏將軍、冀州平、昌豨復叛、遣禁征之、禁急進攻豨、豨與禁有舊、詣禁降、諸將皆以爲豨已降、當送詣太祖、禁曰、諸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節也、豨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臨與豨訣、隕涕而斬之、是時太祖軍淳于、聞而歎曰、豨降不詣吾而歸禁、豈非命邪、益重禁、臣松之以爲圍而後降、法雖不赦、囚而送之、未爲違命、禁曾不爲舊交希冀萬一、而肆其好殺之心、以戾衆人之議、所以卒爲降虜、死加惡謚、宜哉

東海平、拜禁虎威將軍、後與臧霸等攻梅成、張遼張郃等討陳蘭、禁到、成舉衆三千餘人降、既降復叛、其衆奔蘭、遼等與蘭相持、軍食少、禁運糧前後相屬、遼遂斬蘭成、增邑二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時禁與張遼樂進張郃徐晃俱爲名將、太祖每征伐、咸遞行爲軍鋒、還爲後拒、而禁持軍嚴整、得賊財物、無所私入、由是賞賜特重、然以法御下、不甚得士衆心、太祖常恨朱靈、欲奪其營、以禁有威重、遣禁將數十騎、齎令書徑詣靈營奪其軍、靈及其部衆莫敢動、乃以靈爲禁部下督、衆皆震服、其見憚如此、遷左將軍、假節鉞、分邑五百戶、封一子列侯、

乾隆四年校刊

建安二十四年、太祖在長安、使曹仁討關羽於樊、又遣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望水、無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惟龐悳不屈節而死、太祖聞之、哀歎者久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及龐悳邪、會孫權禽羽、獲其衆、禁復在吳、文帝踐阼、權稱藩、遣禁還、帝引見禁鬚髮皓白、形容憔顇、泣涕頓首、帝慰喻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魏書載制曰、昔荀林父敗績於邲、孟明喪師於殽、秦晉不替、使復其位、其後晉獲狄土、秦霸西戎、區區小國、猶尚若斯、而況萬乘乎、樊城之敗、水災暴至、非戰之咎、其復禁等官）拜爲安遠將軍、欲遣使吳、先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

關羽戰克、龐悳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發病薨、子圭嗣、封益壽亭侯、諡禁曰厲侯、

張郃字儁乂、河間鄚人也、漢末應募討黃巾、爲軍司馬、屬韓馥、馥敗、以兵歸袁紹、紹以郃爲校尉、使拒公孫瓚、瓚破、郃功多、遷寧國中郎將、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漢晉春秋曰、郃說紹曰、公雖連勝、然勿與曹公戰也、密遣輕騎鈔絕其南、則兵自敗矣、紹不從之）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太祖自將急擊之、郃說紹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爲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

禽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慙又更譖郃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太祖臣松之案武紀及袁紹傳並云袁紹使張郃高覽攻太祖營郃等聞淳于瓊破遂來降紹衆於是大潰是則緣郃等降而後紹軍壞也至如此傳爲紹軍先潰懼郭圖之譖來歸太祖爲參錯不同矣太祖得郃甚喜謂曰昔子胥不早寤自使身危豈若微子去殷韓信歸漢邪拜郃偏將軍封都亭侯授以衆從攻鄴拔之又從擊袁譚於渤海別將軍圍雍奴大破之從討柳城與張遼俱爲軍鋒以功遷平狄將軍別征東萊討管承又與張遼討陳蘭梅成等破之從破馬超韓遂於渭南圍安定降楊秋與夏

侯淵討鄜賊梁興及武都氐又破馬超平宋建太祖征張魯先遣郃督諸軍討興和氐王竇茂太祖從散關入漢中又先遣郃督步卒五千於前通路至陽平魯降太祖還留郃與夏侯淵等守漢中拒劉備郃別督諸軍降巴東巴西二郡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爲備將張飛所拒引還南鄭拜盪寇將軍劉備屯陽平郃屯廣石備以精卒萬餘分爲十部夜急攻郃郃率親兵搏戰備不能克其後備於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與備相遇交戰短兵接刃淵遂沒郃還陽平魏略曰淵雖爲都督劉備憚郃而易淵及殺淵備曰當得其魁用此何爲邪當是時新失元帥恐爲備所乘三

軍皆失色淵司馬郭淮乃令衆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推郃爲軍主郃出勒兵安陳諸將皆受郃節度衆心乃定太祖在長安遣使假郃節太祖遂自至漢中劉備保高山不敢戰太祖乃引出漢中諸軍郃還屯陳倉文帝卽王位以郃爲左將軍進爵都鄉侯及踐阼進封鄚侯詔郃與曹眞討安定盧水胡及東羌召郃與眞並朝許宮遣南與夏侯尚擊江陵郃別督諸軍渡江取洲上屯塢明帝卽位遣南屯荆州與司馬宣王擊孫權別將劉阿等追至祁口交戰破之諸葛亮出祁山加郃位特進遣督諸軍拒

亮將馬謖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絶其汲道擊大破之南安天水安定郡反應亮郃皆破平之詔曰賊亮以巴蜀之衆當虓虎之師將軍被堅執鋭所向克定朕甚嘉之益邑千戸幷前四千三百戸司馬宣王治水軍於荆州欲順沔入江伐吳詔郃督關中諸軍往受節度至荆州會冬水淺大船不得行乃還屯方城諸葛亮復出急攻陳倉帝驛馬召郃到京都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遣南北軍士三萬及分遣武衞虎賁使衞郃因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縣軍無穀不能久攻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計亮糧

不至十日郃晨夜進至南鄭亮退詔郃還京都拜征西車騎將軍郃識變數善處營陳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諸葛亮皆憚之郃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卑湛經明行修詔曰昔祭遵爲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今將軍外勒戎旅內存國朝朕嘉將軍之意今擢湛爲博士諸葛亮復出祁山詔郃督諸將西至略陽亮還保祁山郃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郃右膝薨（魏略曰亮軍退司馬宣王使郃追之郃曰軍法圍城必開出路歸軍勿追宣王不聽郃不得已遂進蜀軍乘高布伏弓弩亂發矢中郃髀）謚曰壯侯子雄嗣郃前後征伐有功明帝分郃戶封郃四子列侯賜小子爵關內侯

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也爲郡吏從車騎將軍楊奉討賊有功拜騎都尉李傕郭汜之亂長安也晃說奉令與天子還洛陽奉從其計天子渡河至安邑封晃都亭侯及至洛陽韓暹董承日爭鬬晃說奉令歸太祖奉欲從之後悔太祖討奉於梁晃遂歸太祖太祖授晃兵使擊卷（卷音墟權反）原武賊破之拜裨將軍從征呂布別降布將趙庶李鄒等與史渙斬眭固於河內從破劉備又從破顏良拔白馬進至延津破文醜拜偏將軍與曹洪擊㶏彊賊祝臂破之又與史渙擊袁紹運車於故市功最多封都亭侯太祖既圍鄴破邯鄲易陽令韓範僞以城降

而拒守太祖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為陳成敗範悔晃輒降之既而言於太祖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太祖善之別討毛城設伏兵掩擊破三屯從破袁譚於南皮討平原叛賊克之從征蹋頓拜橫野將軍從征荆州別屯樊討中廬臨沮宜城賊又與滿寵討關羽於漢津與曹仁擊周瑜於江陵十五年討太原反者圍大陵拔之斬賊帥商曜韓遂馬超等反關右遣晃屯汾陰以撫河東賜牛酒令上先人墓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

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臣松之云案晃于時未應稱臣傳寫者誤也渡蒲阪津為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禽也太祖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太祖軍得渡遂破超等使晃與夏侯淵平隃麋汧諸氐與太祖會安定太祖還鄴使晃與夏侯淵平鄜夏陽餘賊斬梁興降三千餘戶從征張魯別遣晃討攻櫝仇夷諸山氐皆降之還平寇將軍解將軍張順圍擊賊陳福等三十餘屯皆破之太祖還鄴留晃與夏侯淵拒劉備於陽平備遣陳式等十餘營絕馬鳴閣道晃別征破之賊自投

山谷多死者太祖聞甚喜假晃節令曰此閣道漢中之險要咽喉也劉備欲斷絶外內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也太祖遂自至陽平引出漢中諸軍復遣晃助曹仁討關羽屯宛會漢水暴溢于禁等沒羽圍仁於樊又圍將軍呂常於襄陽晃所將多新卒以羽難與爭鋒遂前至陽陵陂屯太祖復還遣將軍徐商呂建等詣晃令曰須兵馬集至乃俱前賊屯偃城晃到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得偃城兩面連營稍前去賊圍三丈所未攻太祖前後遣殷署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晃賊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揚聲當攻圍

頭屯而密攻四冢羽見四冢欲壞自將步騎五千出戰晃擊之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沔水死太祖令曰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莒即墨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晃振旅還摩陂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會太祖舉卮酒勸晃且勞之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時諸軍皆集太祖案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而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太祖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文帝即王位以晃為右將軍進封逯鄉侯

及踐阼、進封楊侯、與夏侯尚討劉備於上庸、破之、以晃鎮陽平、徙封陽平侯、明帝即位、拒吳將諸葛瑾於襄陽、增邑二百、并前三千一百戶、病篤、遺令斂以時服、性儉約畏慎、將軍常遠斥候、先為不可勝、然後戰、追奔爭利、士不暇食、常歎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自效、何用私譽為、終不廣交援、太和元年薨、謚曰壯侯、子蓋嗣、蓋薨、子霸嗣、明帝分晃戶、封晃子孫二人列侯、

初清河朱靈為袁紹將、太祖之征陶謙、紹使靈督三營助太祖、戰有功、紹所遣諸將各罷歸、靈曰、靈觀人多矣、無若曹公者、此乃真明主也、今已遇、復何之、遂留不去、

所將士卒慕之、皆隨靈留、靈後遂為好將、名亞晃等、至後將軍、封高唐亭侯、（九州春秋曰、初清河季雍以鄃叛袁紹而降公孫瓚、瓚遣兵衛之、紹遣靈攻之、靈家在城中、瓚將靈母弟置城上、誘呼靈、靈望城涕泣曰、丈夫一出身與人、豈復顧家耶、遂力戰拔之、生禽雍、而靈家皆死、魏書曰、靈字文博、太祖既平冀州、遣靈將新兵五千人騎千匹守許南、太祖戒之曰、冀州新兵、數承寬緩、暫見齊整、意尚怏怏、卿名先有威嚴、善以道寬之、不然、即有變、靈至陽翟、中郎將程昂等果反、即斬昂、以狀聞、太祖手書曰、兵中所以為危險者、外對敵國、內有姦謀不測之變、昔鄧禹中分光武軍西行、而有宗歆馮愔之難、後將二十四騎還洛陽、禹豈以是減損哉、來書懇惻、多引咎過、未必如所云也、文帝即位、封靈鄃侯、增其戶邑、詔曰、將軍佐命先帝、典兵歷年、威過方邵、功踰絳灌、圖籍所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帝有海內、元功之將、社稷之臣、皆朕所與同福共慶、傳之無窮者也、今封鄃侯、富貴不歸故鄉、如夜行衣繡、若平常所志、願勿難言、靈謝曰、高唐宿所願、於是更封高唐侯、）薨、謚曰威侯、子術嗣、

評曰太祖建茲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爲先于禁最號毅重然弗克其終張郃以巧變爲稱樂進以驍果顯名而鑒其行事未副所聞或注記有遺漏未如張遼徐晃之備詳也

魏志卷十七

魏志卷十七考證

張遼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朱宋本作牛

拜征東將軍注是以魏武推選方員○太平御覽作雜選武力

樂進遣進李典擊之○宋本遣進下多與字

于禁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注區區小國猶尚若斯○宋本作尙猶若斯

徐晃至後將軍封高唐亭侯○臣明楷按注引魏書云文帝即位封靈鄃侯又云於是更封高唐侯亭字宜衍

魏志卷十七考證

魏志卷十八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李典　李通　臧霸孫觀　文聘　呂虔

許褚　典韋　龐悳　龐淯母娥親

閻溫張恭　恭子就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典從父乾有雄氣合賓客數千家在乘氏初平中以衆隨太祖破黃巾於壽張又從擊袁術征徐州呂布之亂太祖遣乾還乘氏慰勞諸縣布別駕薛蘭治中李封招乾欲俱叛乾不聽遂殺乾

錢按離狐縣前漢屬東郡後
漢屬濟陰郡史典蓋[illegible]文
[illegible]

太祖使乾子整將乾兵與諸將擊蘭封蘭封破從平兗州諸縣有功稍遷靑州刺史整卒典從潁陰令爲中郎將將整軍魏書曰典少好學不樂兵事乃就師讀春秋左氏傳博觀羣書太祖善之故試以治民之政遷離狐太守時太祖與袁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輸穀帛供軍紹破以典爲裨將軍屯安民太祖擊譚尚於黎陽使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絕水道太祖勑典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軍不內御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亟擊之昱亦以爲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乃散退從圍鄴鄴定與樂進圍高幹於壺關擊管承於長廣皆破之遷捕虜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自請願徙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純邪典謝曰典駑怯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徙部曲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鄴太祖嘉之遷破虜將軍與張遼樂進屯

合肥、孫權率衆圍之、遼欲奉教出戰、進典遼皆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乃率衆與遼破走權、增邑百戶、幷前三百戶、典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年三十六薨、子禎嗣、文帝踐阼、追念合肥之功、增禎邑百戶、賜典一子爵關內侯、邑百戶、謚典曰愍侯、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魏略曰、通小字萬億）以俠聞於江汝之間、與其郡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衆多歸之、時有周直者、衆二千餘家、與恭通外和內違、通欲圖殺直而恭難之、通知恭無斷、乃獨定策、與直克會、酒酣殺直、衆人大擾、通率恭誅其黨帥、盡幷其營、後恭妻弟陳郃殺恭而據其衆、通攻破郃軍、斬郃首以祭恭墓、又生禽黃巾大帥吳霸而降其屬、遭歲大饑、通傾家振施、與士分糟糠、皆爭爲用、由是盜賊不敢犯、建安初、通舉衆詣太祖于許、拜通振威中郎將、屯汝南西界、太祖討張繡、劉表遣兵以助繡、太祖軍不利、通將兵夜詣太祖、太祖得以復戰、通爲先登、大破繡軍、拜裨將軍、封建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爲陽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收治、致之大辟、是時殺生之柄、決於牧守、通妻子號泣以

請其命通曰方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喜儼執憲不阿與爲親交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劍以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而任使無方終爲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送印綬詣太祖又擊羣賊瞿恭江宮沈成等皆破殲其衆送其首遂定淮汝之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通攻破之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別遣關羽絶北道通率衆擊之下馬拔鹿角入圍且

戰且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通道得病薨時年四十二追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文帝踐阼諡曰剛侯詔曰昔袁紹之難自許蔡以南人懷異心通秉義不顧使攜貳率服朕甚嘉之不幸早薨子基雖已襲爵未足酬其庸勳基兄緒前屯樊城又有功世篤其勞以基爲奉義中郎將緒平虜中郎將以寵異焉王隱晉書曰緒子秉字玄冑有儁才爲時人所貴官至秦州刺史秉嘗答司馬文王問因以爲家誡曰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吏俱見臨辭出上曰爲官長當清當慎當勤脩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既出上顧謂吾等曰相誡勅正當爾不侍坐衆賢莫不贊善上又問必不得已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爲本次復問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爲大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自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無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

上曰卿言得之耳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諸人各未知所對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連僕射王公仲並可謂爲慎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曾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眞可謂至慎矣吾每思此言亦足以爲明誡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矣秉子重字茂曾少知名歷位吏部郎平陽太守晉諸公贊曰重以清尚稱相國趙王倫以重望取爲右司馬重以倫將爲亂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重遂不復自活至於困篤扶曳受拜數日卒贈散騎常侍重二弟尚字茂仲矩字茂約永嘉中並典郡矩至江州刺史重子式字景則官至侍中

臧霸字宣高泰山華人也父戒爲縣獄掾據法不聽太守欲所私殺太守大怒令收戒詣府時送者百餘人霸年十八將客數十人徑於費西山中要奪之送者莫敢動因與父俱亡命東海由是以勇壯聞黃巾起霸從陶謙擊破之拜騎都尉遂收兵於徐州與孫觀吳敦尹禮等並聚衆霸爲帥屯於開陽太祖之討呂布也霸等將兵助布既禽布霸自匿太祖募索得霸見而悅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觀兄康等皆詣太祖太祖以霸爲琅邪相敦利城禮東莞觀北海康城陽太守割靑徐二州委之於霸太祖之在兗州以徐翕毛暉爲將兗州亂翕暉皆叛後兗州定翕暉亡命投霸太祖語劉備令語霸送二人首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爲此也霸受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

軍爲之辭。備以霸言白太祖、太祖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乃皆以翕暉爲郡守、時太祖方與袁紹相拒、而霸數以精兵入青州、故太祖得專事紹、不以東方爲念、太祖破袁譚於南皮、霸等會賀、霸因求遣子弟及諸將父兄家屬詣鄴、太祖曰諸君忠孝豈復在是、昔蕭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純焚室輿櫬以從、而光武不逆、吾將何以易之哉、東州擾攘、霸等執義征暴、清定海岱、功莫大焉、皆封列侯、霸爲都亭侯、加威虜將軍、又與于禁討昌豨、與夏侯淵討黃巾餘賊徐和等有功、遷徐州刺史、沛國公武周爲下邳令、霸

敬異周、身詣令舍、部從事譈詷不法、周得其罪、便收考竟、霸益以善周、從討孫權、先登、再入巢湖、攻居巢破之、張遼之討陳蘭、霸別遣至皖、討吳將韓當、使權不得救蘭、當遣兵逆霸、霸與戰於逢龍、當復遣兵邀霸於夾石、與戰破之、還屯舒、權遣數萬人乘船屯舒口、分兵救蘭、聞霸軍在舒、遁還、霸夜追之、比明行百餘里、邀賊前後擊之、賊窘急不得上船、赴水者甚衆、由是賊不得救蘭、遼遂破之、霸從討孫權於濡須口、與張遼爲前鋒、行遇霖雨、大軍先及、水遂長、賊船稍進、將士皆不安、遼欲去、霸止之曰公明於利鈍、寧肯捐吾等邪、明日果有令、遼

至以語太祖太祖善之拜揚威將軍假節後權乞降太祖還留霸與夏侯惇等屯居巢文帝即王位遷鎮東將軍進爵武安鄉侯都督青州諸軍事及踐阼進封開陽侯徙封良成侯與曹休討吳賊破呂範於洞浦徵爲執金吾位特進每有軍事帝常咨訪焉魏略曰霸一名奴寇孫觀名嬰子吳敦名黯奴尹禮名盧兒建安二十四年霸遣別軍在洛會太祖崩霸所部及青州兵以爲天下將亂皆鳴鼓擅去文帝即位以曹休都督青徐霸謂休曰國家未肯聽霸耳若假霸步騎萬人必能橫行江表休言之於帝帝疑霸軍前擅去今意壯乃爾遂東巡因霸來朝而奪其兵明帝即位增邑五百并前三千五百戶薨諡曰威侯子艾嗣魏書曰艾少以才理稱爲黃門郎歷位郡守艾官至青州刺史少府艾薨諡曰恭侯子權嗣霸前

後有功封子三人列侯賜一人爵關內侯霸一子舜字太伯晉散騎常侍見武帝百官名此百官名不知誰所撰也皆有題目稱舜才穎條暢識贊時宜也而孫觀亦至青州刺史假節從太祖討孫權戰被創薨子毓嗣亦至青州刺史魏書曰孫觀字仲臺泰山人與臧霸俱起討黃巾拜騎都尉太祖破呂布使霸招觀兄弟皆厚遇之與霸俱戰伐觀常爲先登征定青徐賊功次於霸封呂都亭侯康亦以功封列侯與太祖會南皮遣子弟入居鄴拜觀偏將軍遷青州刺史從征孫權於濡須口假節攻權爲流矢所中傷左足力戰不顧太祖勞之曰將軍被創深重而猛氣益奮不當爲國愛身乎轉振威將軍創甚遂卒

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也爲劉表大將使禦北方表死其子琮立太祖征荆州琮舉州降呼聘欲與俱聘曰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太祖濟漢聘乃詣太祖太祖問

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得已以至於此實懷悲慙無顏早見耳遂歔欷流涕太祖爲之愴然曰仲業卿眞忠臣也厚禮待之授聘兵使與曹純追討劉備於長阪太祖先定荊州江夏與吳接民心不安乃以聘爲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邊事賜爵關內侯（孫盛曰資父事君忠孝道一臧霸少有孝烈之稱文聘著垂涕之誠是以魏武一面委之以二方之任豈直壯武見知於倉卒之間哉）與樂進討關羽於尋口有功進封延壽亭侯加討逆將軍又攻羽輜重於漢津燒其船於荊城文帝踐阼進爵長安鄉侯假節與夏侯尚圍江陵使聘別屯沔口止石梵自當一隊禦賊有功遷後將軍封新野侯孫權以五萬衆自圍聘於石陽甚急聘堅守不動權住二十餘日乃解去聘追擊破之（魏略曰孫權嘗自將數萬衆卒至時大雨城柵崩壞人民散在田野未及補治聘聞權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乃勑城中人使不得見又自臥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部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此不有密圖必當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魏略此語與本傳反）增邑五百戶并前千九百戶聘在江夏數十年有威恩名震敵國賊不敢侵分聘戶邑封聘子岱爲列侯又賜聘從子厚爵關內侯聘薨謚曰壯侯岱又先亡聘養子休嗣卒子武嗣嘉平中譙郡桓禹爲江夏太守清儉有威

惠、名亞於聘、

呂虔字子恪、任城人也、太祖在兗州、聞虔有膽策、以爲從事、將家兵守湖陸、襄陵校尉杜松部民炅毋等作亂與昌豨通、太祖以虔代松、虔到招誘炅毋渠率及同惡數十人、賜酒食、簡壯士伏其側、虔察炅毋等皆醉、使伏兵盡格殺之、撫其餘衆、羣賊乃平、太祖以虔領泰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亂聞民人多藏竄、袁紹所置中郎將郭祖公孫犢等數十輩保山爲寇、百姓苦之、虔將家兵到郡、開恩信、祖等黨屬皆降服、諸山中亡匿者盡出、安土業、簡其彊者補戰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冠名州郡、濟南黃巾徐和等所在劫長吏、攻城邑、虔引兵與夏侯淵會擊之、前後數十戰、斬首獲生數千人、太祖使督青州諸郡兵以討東萊羣賊李條等、有功、太祖令曰、夫有其志、必成其事、蓋烈士之所徇也、卿在郡以來、禽姦討暴、百姓獲安、躬蹈矢石、所征輒克、昔寇恂立名於汝潁、耿弇建策於青兗、古今一也、舉茂才、加騎都尉、典郡如故、虔在泰山十數年、甚有威惠、文帝卽王位、加裨將軍、封益壽亭侯、遷徐州刺史、加威虜將軍、請琅邪王祥爲別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孫盛雜記曰、祥字休徵、性至孝、後母苛虐每欲危害祥、祥色養無怠、盛寒之月、後母曰吾思食生魚、祥脫衣將剖冰求之、有少堅冰解、下有魚躍出、因奉

以供時人以爲孝感之所致也供養三十餘年母終乃仕以淳誠貞粹見重於時王隱晉書曰祥始出仕年過五十矣稍遷至司隸校尉高貴鄉公入學以祥爲三老遷司空太尉司馬文王初爲晉王司空荀顗要祥盡敬祥不從語在三少帝紀晉武踐阼拜祥爲太保封睢陵公泰始四年年八十九薨祥弟覽字玄通光祿大夫晉諸公贊稱覽率素有至行覽子孫繁衍頗有賢才相繼奕世之盛古今少比焉討利城叛賊斬獲有功明帝即位徙封萬年亭侯增邑二百并前六百戶虔薨子翻嗣翻薨子桂嗣

許褚字仲康譙國譙人也長八尺餘腰大十圍容貌雄毅勇力絕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衆少不敵力戰疲極兵矢盡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杅斗者置四隅褚飛石擲之所值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僞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陳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衆驚遂不敢取牛而走由是淮汝陳梁間聞皆畏憚之太祖徇淮汝褚以衆歸太祖太祖見而壯之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爲虎士從征張繡先登斬首萬計遷校尉從討袁紹於官渡時常從士徐他等謀爲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舍心動即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愕他色變褚覺之即擊殺他等太祖益親信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從圍

鄴力戰有功賜爵關內侯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白太祖賊來多今兵渡已盡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賊戰急軍爭濟船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太祖船工爲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是日微褚幾危其後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盼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是以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皆謂其姓名也褚性謹慎奉法質重少言曹仁自荊州來朝謁太祖未出入與褚相見於殿外仁呼褚入便坐語褚曰王將出便還入殿仁意恨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辭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衆談足矣入室何私乎太祖聞愈愛待之遷中堅將軍太祖崩褚號泣歐血文帝踐阼進封萬歲亭侯遷武衛將軍都督中軍宿衛禁兵甚親近焉初褚所將爲虎士者從征伐太祖以爲皆壯士也同日拜爲將其

後以功爲將軍封侯者數十人都尉校尉百餘人皆劒客也明帝即位進牟鄉侯邑七百戸賜子爵一人關內侯褚薨謚曰壯侯子儀嗣褚兄定亦以軍功封爲振威將軍都督徼道虎賁太和中帝思褚忠孝下詔褒讚復賜褚子孫二人爵關內侯儀爲鍾會所殺泰始初子綜嗣

典韋陳留己吾人也形貌魁梧旅力過人有志節任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爲讎韋爲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乘車載雞酒僞爲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永居近市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行四五里遇其伴轉戰得脫由是爲豪傑所識初平中張邈舉義兵韋爲士屬司馬趙寵牙門旗長大人莫能勝韋一手建之寵異其才力後屬夏侯惇數斬首有功拜司馬太祖討呂布於濮陽布有別屯在濮陽西四五十里太祖夜襲比明破之未及還會布救兵至三面掉戰時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昳數十合相持急太祖募陷陳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皆重衣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撩戟時西面又急韋進當之賊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

韋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衆退會日暮太祖乃得引去拜韋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大帳韋旣壯武其所將皆選卒每戰鬭常先登陷陳遷爲校尉性忠至謹重常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歸私寢好酒食飲噉兼人每賜食於前大飲長歠左右相屬數人益乃供太祖壯之韋好持大雙戟與長刀等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太祖征荆州至宛張繡迎降太祖甚悅延繡及其將帥置酒高會太祖行酒韋持大斧立後刃徑尺太祖所至之前韋輒舉斧目之竟酒繡及其將帥莫敢仰視後

十餘日繡反襲太祖營太祖出戰不利輕騎引去韋戰於門中賊不得入兵遂散從他門並入時韋校尚有十餘人皆殊死戰無不一當十賊前後至稍多韋以長戟左右擊之一叉入輒十餘矛摧左右死傷者略盡韋被數十創短兵接戰賊前搏之韋雙挾兩賊擊殺之餘賊不敢前韋復前突賊殺數人創重發瞋目大罵而死賊乃敢前取其頭傳觀之覆軍就視其軀太祖退住舞陰聞韋死爲流涕募閒取其喪親自臨哭之遣歸葬襄邑拜子滿爲郎中車駕每過常祠以中牢太祖思韋拜滿爲司馬引自近文帝卽王位以滿爲都尉賜爵關內侯

龐悳字令明南安狟道人也狟音桓少爲郡吏州從事初平中從馬騰擊反羌叛氐數有功稍遷至校尉建安中太祖討袁譚尚於黎陽譚遣郭援高幹等略取河東太祖使鍾繇率關中諸將討之悳隨騰子超拒援幹於平陽悳爲軍鋒進攻援幹大破之親斬援首魏略曰悳手斬一級不知是援戰罷之後衆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援鍾繇之甥悳晚後於鞬中出一頭繇見之而哭悳謝繇繇曰援雖我甥乃國賊也卿何謝之拜中郎將封都亭侯後張白騎叛於弘農悳復隨騰征之破白騎於兩殽間每戰常陷陣却敵勇冠騰軍後騰徵爲衛尉悳留屬超太祖破超於渭南悳隨超亡入漢陽保冀城後復隨超奔漢中從張魯太

祖定漢中悳隨衆降太祖素聞其驍勇拜立義將軍封關門亭侯邑三百戶侯音衛開等以宛叛悳將所領與曹仁共攻拔宛斬音開遂南屯樊討關羽樊下諸將以悳兄在漢中頗疑之魏略曰悳從兄名柔時在蜀悳常曰我受國恩義在效死我欲身自擊羽今年我不殺羽羽當殺我後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悳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皆憚之仁使悳屯樊北十里會天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悳與諸將避水上隄羽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隄上悳被甲持弓箭不虛發將軍董衡部曲將董超等欲降悳皆收斬之自平旦力戰至

日過中羽攻益急矢盡短兵接戰悳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皆降悳與麾下將一人五伯二人彎弓傅矢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失弓矢獨抱船覆水中爲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爲將不早降何爲悳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耶我寧爲國家鬼不爲賊將也遂爲羽所殺太祖聞而悲之爲之流涕封其二子爲列侯文帝卽王位乃遣使就悳墓賜謚策曰昔先軫喪元王蠋絕脰隕身徇節前代美之惟侯式昭果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在昔寡人愍焉謚曰壯侯又賜子會等四人爵關內侯邑各百戶會勇烈有父風官至中衞將軍封列侯王隱蜀記曰鍾會平蜀前後鼓吹迎悳尸喪還葬鄴冢中身首如生臣松之案悳死於樊城文帝卽位又遣使至悳墓所則其尸喪不應在蜀此王隱之虛說也

龐淯字子異酒泉表氏人也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曰敢有臨商喪死不赦淯聞之棄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訖詣猛門衷匕首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義士勑遣不殺由是以忠烈聞魏略曰猛兵欲來縛淯猛聞之歎曰猛以殺刺史爲罪此人以至忠爲名如又殺之何以勸一

州履義之士邪遂使行服典略曰張猛字叔威本燉煌人也猛父奐桓帝時仕歷郡守中郎將太常遂居華陰終因葬焉建安初猛仕郡為功曹是時河西四郡以去涼州治遠隔以河寇上書求別置州詔以陳留人邯鄲商為雍州刺史別典四郡時武威太守缺詔又以猛父昔在河西有威名乃以猛補之武威商猛俱西初猛與商歲每相戲侮及共之官行道更相責望暨到商欲誅猛猛覺之遂勒兵攻商商治舍與猛側近商聞兵至恐怖登屋呼猛字曰叔威汝欲殺我耶然我死者有知汝亦族矣請和解尚可乎猛因呼曰來商踰屋就猛猛因責數之語畢以商屬督郵督郵錄商閉置傳舍後商欲逃事覺遂殺之是歲建安十四年也至十五年將軍韓遂自上討猛猛發兵遣軍東拒其吏民畏遂乃反共攻猛初奐為武威太守時猛方在孕母夢帶奐印綬登樓而歌旦以告奐奐訊占夢者曰夫人方生男後當復臨此郡其必死官乎及猛被攻自知必死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有知豈使吾頭東過華陰歷先君之墓乎乃登樓自燒而死太守徐揖請為主簿後郡人黃昂反圍城消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於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清欲伏劒二郡感其義遂為興兵軍未至而郡城邑已陷揖死清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太祖聞之辟為掾屬文帝踐阼拜駙馬都尉遷西海太守賜爵關內侯後徵拜中散大夫薨子會嗣初清外祖父趙安為同縣李壽所殺清舅兄弟三人同時病死壽家喜清母娥自傷父讎不報乃幃車袖劒白日刺壽於都亭前訖徐詣縣顏色不變曰父讎已報請受戮祿福長尹嘉解印綬縱娥娥不肯去遂彊載還家會赦得免州郡歎貴刊石表閭皇甫謐烈女傳曰酒泉烈女龐娥親者表氏龐子夏之妻祿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為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讎

壽深以爲備會遭災疫三人皆死壽聞大喜請會宗族共相慶賀云趙氏强壯已盡唯有女弱何足復憂防備懈弛娥親子淯出行聞壽此言還以啓娥親娥親既素有報讐之心及聞壽言感激愈深愴然隕涕曰李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戴履天地爲吾門戶吾三子之羞也焉知娥親不手刃殺汝而自徼倖邪陰市名刀挾長持短晝夜哀酸志在殺壽壽爲人凶豪聞娥親之言更乘馬帶刀鄉人皆畏憚之比鄰有徐氏婦憂娥親不能制恐逆見中害每諫止之曰李壽男子也凶惡有素加今備衛在身趙雖有猛烈之志而強弱不敵邂逅不制則爲重受禍於壽絕滅門戶痛辱不輕也願詳舉動爲門戶之計娥親曰父母之讐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李壽不死娥親視息世間活復何求今雖三弟早死門戶泯絕而娥親猶在豈可假手於人哉若以卿心況我則李壽不可得殺論我之心壽必爲我所殺明矣夜數磨礪所持刃訖扼腕切齒悲涕長歎家人及鄉里咸共笑之娥親謂左右曰卿等笑我直以我女弱不能殺壽故也要當以壽頸血汙此刀刃令汝輩見之遂棄家事乘鹿車伺壽至光和二年二月上旬以自日清時於都亭之前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愕迴馬欲走娥

親奮刀砍之幷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娥親尋復就地砍之探中樹蘭折所持刀壽被創未死娥親因前欲取壽所佩刀殺壽壽護刀瞋目大呼跳梁而起娥親迺挺身奮手左抵其額右樁其喉反覆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壽頭持詣都亭歸罪有司徐步詣獄辭顏不變時祿福長壽陽尹嘉不忍論娥親即解印綬去官弛法縱之娥親曰讐塞身死妾之明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常典也何敢貪生以枉官法鄉人聞之傾城奔往觀者如堵焉莫不爲之悲喜慷慨嗟歎也守尉不敢公縱陰語使去以便宜自匿娥親抗聲大言曰枉法逃死非妾本心今讐人已雪死則妾分乞得歸法以全國體雖復萬死於娥親畢足不敢貪生爲明廷負也尉故不聽所執娥親復言曰匹婦雖微猶知憲制殺人之罪法所不縱今既犯之義無可逃乞就刑戮隕身朝市肅明王法娥親之願也辭氣愈厲面無懼色尉知其難奪彊載還家涼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劉班等並共表上稱其烈義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弘農張奐貴尚所履以束帛二十端禮之海內聞之者莫不改容贊善高大其義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追述娥親爲其作傳玄晏先生以爲父母之讐不與共天地蓋男子之所爲也而

錢按天水無西城縣蓋即西縣

娥親以女弱之微、念父辱之酷痛、感讐黨之凶言、奮劒仇頸、人馬俱摧、塞亡父之怨魂、雪三弟之永恨、近古以來、未之有也、詩云、脩我戈矛、與子同仇、娥親之謂也、

閻溫字伯儉、天水西城人也、以涼州別駕守上邽令、馬超走奔上邽、郡人任養等舉衆迎之、溫止之不能禁、乃馳還州、超復圍州所治冀城甚急、州乃遣溫密出告急於夏侯淵、賊圍數重、溫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賊見其迹、遣人追遮之、於顯親界得溫、執還詣超、超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爲孤城請救而執於人手、義何所施、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爲福之計也、不然今爲戮矣、溫僞許之、超乃載溫詣城下、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怒數之曰、足下不爲命計耶、溫不應、時超攻城久不下、故徐誘溫、冀其改意、復謂溫曰、城中故人、有欲與吾同者不、溫又不應、遂切責之、溫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先是河右擾亂、隔絕不通、燉煌太守馬艾卒官、府又無丞、功曹張恭素有學行、郡人推行長史事、恩信甚著、乃遣子就東詣太祖、請太守、時酒泉黃華、張掖張進各據其郡、欲與恭艾并勢、就至酒泉、爲華所拘執、劫以白刃、就終不回、私與恭疏曰、大人率厲燉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困厄

之中而替之哉昔樂羊食子李通覆家經國之臣寧懷妻孥邪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掎之耳願不以下流之愛使就有恨於黃壤也恭即遣從弟華攻酒泉沙頭乾齊二縣恭又連兵尋繼華後以爲首尾之援別遣鐵騎二百迎吏官屬東緣酒泉北塞徑出張掖北河逢迎太守尹奉於是張進須黃華之助華欲救進西顧恭兵恐急擊其後遂詣金城太守蘇則降就竟平安奉得之官黃初二年下詔褒揚賜恭爵關內侯拜西域戊已校尉數歲徵還將授以侍臣之位而以子就代焉恭至燉煌固辭疾篤太和中卒贈執金吾就後爲金城太守父子著稱於西州世語曰就子敳字祖文弘毅有幹正晉武帝世爲廣漢太守王濬在益州受中制募兵討吳無虎符敳收濬從事列上由此召敳還帝責敳何不密啟而便收從事敳曰蜀漢絕遠劉備嘗用之輒收臣猶以爲輕帝善之官至匈奴中郎將敳子固字元安有敳風爲黃門郎早卒敳一本作勃魏略勇俠傳載孫賓碩祝公道楊阿若鮑出等四人賓碩雖漢人而魚豢編之魏書蓋以其人接魏事義相類故也論其行節皆龐閻之流其祝公道一人已見賈逵傳今列碩等三人于後孫賓碩者北海人也家素貧當漢桓帝時常侍左悺唐衡等權侔人主延熹中衡弟爲京兆虎牙都尉秩比二千石而統屬郡衡弟初之官不修敬於京兆尹入門不持版郡功曹趙息呵廊下曰虎牙儀如屬城何得放臂入府門促收其主簿衡弟顧促取版既入見尹尹欲脩主人敕外爲市買息又啟云左悺子弟來爲虎牙非德選不足爲特酤市買宜隨中舍菜食而已及其到官遣吏奉牋謝尹息又敕門言無常見此無陰見輩子弟邪用其牋記爲通乎晚乃通之又不得即令報衡弟皆知之甚恚欲滅諸趙因書與衡求爲京兆尹旬月之間得爲之息自知前過乃逃走時息從父仲臺

見爲涼州刺史於是衡爲詔徵仲臺遣歸遂詔中都官及都部督郵捕諸趙尺兒以上及仲臺皆殺之有藏者與同罪時息從父岐爲皮氏長聞有家禍因從官舍逃走之河間變姓字又轉詣北海著絮巾布袴常於市中販胡餅賓碩時年二十餘乘犢車將騎入市觀見岐疑其非常人也因問之曰自有餅邪販之邪岐曰販之賓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亦三十賓碩曰視處士之望非似賣餅者殆有故乃開車後戶顧所將兩騎令下馬扶上之時岐以爲是唐氏耳目也甚怖面失色賓碩閉車後戶下前襜謂之曰視處士狀貌既非販餅者加今面色變動卽不有重怨則當亡命我北海孫賓碩也闔門百口又有百歲老母在堂勢能相度者也終不相負必語我以實岐乃具告之賓碩遂載岐驅歸住車門外先入白母言今日出得死友在外當來入拜乃出延岐入椎牛鍾酒快相娛樂一二日因載著別田舍藏置複壁中後數歲唐衡及弟皆死岐乃得出還本郡三府並辟展轉仕進至郡守刺史太僕而賓碩亦從此顯名於東國仕至豫州刺史初平末賓碩以東方饑荒南客荊州至興平中趙岐以太僕持節使安慰天下南詣荊州乃復與賓碩相遇州對流涕岐爲劉表陳其本末由是益禮賓碩頃之賓碩病亡岐在南爲行喪也

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酒泉人少游俠常以報仇解怨爲事故時人爲之號曰東市相斫楊阿若西市相斫楊阿若至建安年中太守徐揖誅郡中彊族黃氏時黃昂得脫在外乃以其家粟金數斛募衆得千餘人以攻揖揖城守豐時在外以昂爲不義乃告揖捐妻子走詣張掖求救會張掖又反殺太守而昂亦陷城殺揖二郡合勢昂恚豐不與己同乃重募取豐欲令張掖以麻繫豐頭生致之豐遂逃走武威太守張猛假豐爲都尉使齎檄告酒泉聽豐爲揖報讐豐遂單騎入南羌中合衆得千餘騎從樂浪南山中出指邀郡城未到三十里皆令騎下馬曳柴楊塵酒泉郡人望見塵起以爲東大兵到遂破散昂獨走出羌捕得昂豐謂昂曰卿前欲生繫我顯令反爲我所繫云何昂謝慙豐遂殺之時黃華在東又還領郡豐畏華復走依燉煌至黃初中河西興復黃華降豐乃還郡郡舉孝廉州表其義勇詔卽拜駙馬都尉後二十餘年病亡鮑出字文才京兆新豐人也少游俠興平中三輔亂出與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縣以饑餓留其母守舍相將行採蓬實合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歸爲母作食獨與小弟在後採蓬初等

乾隆四年校刊

到家而嗷人賊數十人已略其母以繩貫其手掌驅去
初等怖恐不敢追逐須臾出從後到知母爲賊所略欲
追賊兄弟皆云賊衆當如何出怒曰有母而使賊貫其
手將去煑嗷之用活何爲乃擐臂結褌獨追之行數里
及賊賊望見出乃共布列待之出到回從一頭斫賊四
五人賊走復合聚圍出出跳越圍斫之又殺十餘人時
賊分布驅出母前去賊連擊出不勝乃走與前輩合出
復追擊之還見其母與比舍嫗同貫相連出遂復奮擊
賊賊問出曰卿欲何得出責數賊指其母以示之賊乃
解還出母比舍嫗獨不解遙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謂
出曰已還卿母何爲不止出又指求哀嫗此我嫂也賊
復解還之出得母還遂相扶侍客南陽建安五年關中
始開出來北歸而其母不能步行兄弟欲共輿之出以
輿車歷山險危不如負之安穩乃以籠盛其母獨自負
之到鄉里鄉里士大夫嘉其孝烈欲薦州郡郡辟召出
出曰田民不堪冠帶至青龍中母年百餘歲乃終出時
年七十餘行喪如禮於今年八九十才若五六十者魚
豢曰昔孔子歎顏回以爲三月不違仁者蓋觀其心耳
孰如孫祝菜色於市里顛倒於牢獄據有實事哉且夫
濮陽周氏不敢匿迹魯之朱家不問情實是何也懼禍

之及且心不安也而太史公猶貴其竟脫季布豈若二
賢厥義多乎今故遠收孫祝而近錄楊鮑既不欲其泯
滅且敦薄俗至於鮑出不染禮教心痛意發起於自然
跡雖在編戶與篤烈君子何以異乎若夫楊阿若少稱
任俠長遂蹈義自西徂東摧討
逆節可謂勇而有仁者也

評曰李典貴尚儒雅義忘私隙美矣李通臧霸文聘呂
虔鎭衛州郡並著威惠許褚典韋折衝左右抑亦漢之
樊噲也龐悳授命叱敵有周苛之節龐淯不憚伏劒而
誠感鄰國閻溫向城大呼齊解路之烈焉

魏志卷十八

魏志卷十八考證

臧霸沛國公武周爲下邳令○臣良裘按李賢傳注引虞預晉書曰武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此公字疑衍

行遇霖雨大軍先及水遂長賊船稍進○太平御覽先及作先反稍進作稍近

呂虔世多其能任賢注祥脫衣將剖冰求之有少堅冰解○宋本有少下多頃字

許褚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泝太平御覽作棹

典韋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太平御覽步出作步去

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太平御覽作數十人

龐悳將軍董衡部曲將董超等欲降○董超等太平御覽作統超等

龐淯刋石表閭注恐逆見中害○逆監本訛作返今改正

閻溫父子著稱于西州注息又啓云左恪子弟來爲虎牙○臣浩按上云衡弟爲京兆虎牙都尉此云左恪子弟誤當作唐衡子弟或衡恪子弟

又注及其到官遣吏奉牋謝尹○監本訛作邊吏今改正

又注視處士狀貌旣非販餅者加今面色變動○監本加今訛作乃今今改正

又注時黃昂得脫在外乃以其家粟金數斛募衆得千餘人○其家監本訛作昂家今改正

又注乃攘臂結袵獨追之○太平御覽作獨持楯追之

魏志卷十八考證

魏志卷十九

晉　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任城威王彰　陳思王植　蕭懷王熊

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爲衞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邪太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爲將太祖曰爲將奈何對曰

乾隆四年校刊

被堅執銳臨難不顧爲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太祖大笑建安二十一年封鄢陵侯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以彰爲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臨發太祖戒彰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退散彰追之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于桑乾臣松之案桑乾縣屬代郡今北虜居之號爲索干之都去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爲新涉遠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違令輕敵彰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科大賜將士將士無不悅喜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彊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時太祖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彰到如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魏畧曰太祖在漢中而劉備棲於山頭使劉封下挑戰太祖罵曰賣履舍兒長使假子拒汝公乎待呼我黃鬚來令擊之乃召彰彰晨夜進道西到長安而太祖已還從漢中而歸彰鬚黃故以呼之太祖東還

以彰行越騎將軍留長安太祖至洛陽得疾驛召彰未至太祖崩魏畧曰彰至謂臨菑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見袁氏兄弟乎文帝即王位彰與諸侯就國魏畧曰太子嗣立既葬遣彰之國始彰自以先王見任有功冀因此遂見授用而聞當隨例意甚不悅不待遣而去時以鄢陵塉薄使治中牟及帝受禪因封爲中牟王是後大駕幸許昌北州諸侯上下皆畏彰之剛嚴每過中牟不敢不速詔曰先王之道庸勳親親並建母弟開國承家故能藩屏大宗禦侮厭難彰前受命北伐清定朔土厥功茂焉增邑五千并前萬戶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立爲任城王四年朝京都疾薨于邸謚曰威魏氏春秋曰初彰問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即得見彰忿怒暴薨至葬賜鑾輅龍旂虎賁百人如漢東平王故事子楷嗣徙封中牟五年改封任城縣太和六年復改封任城國食五縣二千五百戶青龍三年楷坐私遣官屬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戶正始七年徙封濟南三千戶正元景元初連增邑凡四千四百戶楷泰始初爲崇化少府見百官名

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陰澹魏紀載植賦曰從明后而嬉游兮登層臺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仰春風

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天雲垣其既立兮家願得而獲逞揚仁化於宇內兮盡肅恭於上京惟桓文之爲盛兮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我皇家兮寧彼四方同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暉光永貴尊而無極兮等年壽於東王云云太祖深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菑侯太祖征孫權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爲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爲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爲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勵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爲之說故遂定爲嗣二十二年增植邑五千并前萬戶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魏武故事載令曰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又令曰自臨菑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此兒矣又令曰諸侯長吏及帳下吏知吾出輒將諸侯行意否從子建私開司馬門來吾都不復信諸侯也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恒使吾爾誰爲心腹也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楊脩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脩植益內不自安典略曰楊脩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謙恭才博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脩總知外內事皆稱意自魏太子已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菑侯植以才捷愛幸來意投脩數與脩書書曰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好辭賦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

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掘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也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盡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不能飛翰絕迹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還爲狗者也前爲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贊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敢妄歎者畏後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云卿何所疑難乎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不能錯一字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割斷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呰五伯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發衆人所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頌爲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將採史官之實錄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此要之白首豈可以今日論乎其言之不怍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脩答曰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獨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來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風雅頌不復過也若仲宣之擅江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如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於省覽何惶駭於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旦發之質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謂復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聳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所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鶡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

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賜教使
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
子鉗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
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修家子雲老
不曉事彊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儔爲皆
有愆乎君侯忘聖賢之顯跡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
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
鍾書名竹帛此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
輒受所惠竊備矇瞍歌誦而已敢忘惠施以忝莊氏季
緒瑣瑣何足以云其相往來如此甚數植後以驕縱見
疏而植故連綴脩不止脩亦不敢自絕至二十四年秋
公以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脩臨死謂
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爲坐曹植也脩死
後百餘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初脩以所得王
髦劒奉太子太子常服之及即尊位在洛陽從容出宮
追思脩之過薄也撫其劒駐車顧左右曰此楊德祖昔
所說王髦劒也髦今焉在及召見之賜髦穀帛摯虞文
章志曰劉季緒名脩劉表子官至東安太守著詩賦頌
六篇臣松之案呂氏春秋曰人有臭者其兄弟妻妾皆
莫能與居其人自若而居海上海上人有悅其臭者晝

夜隨之而不能去此植所云逐臭之夫也田巴事出魯
連子亦見皇覽文多故不載世語曰脩年二十五以名
公子有才能爲太祖所器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爲嗣
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簏內朝歌長吳質與謀脩以白太
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簏受絹
車內以惑之脩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
矣世子從之脩果白而無人太祖由是疑焉脩與賈逵
王凌並爲主簿而爲植所友每當就植慮事有闕忖度
太祖意豫作答教十餘條勑門下教出以次答教裁出
答已入太祖怪其捷推問始泄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
鄴城一門密勑門不得出以觀其所爲太子至門不得
出而還脩先戒植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
從之故脩遂以交搆賜死脩子囂囂子準皆知名於晉
世囂泰始初爲典軍將軍受心膂之任早卒準字始丘
惠帝末爲冀州刺史荀綽冀州記曰準見王綱不振遂
縱酒不以官事爲意逍遙卒歲而已成都王知準不治
猶以其爲名士惜而不責召以爲軍謀祭酒府散停家
關東諸侯議欲以準補三事以示懷賢尚德之舉事未
施行而卒準子嶠字國彥髦字士彥並爲後出之俊準
與裴頠樂廣善遣往見之頠性弘方愛嶠之有高韻謂

準曰嶠當及卿然髦少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準曰嶠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準歎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以爲嶠雖有高韻而神檢不逮廣言爲得傳暢云嶠似準而疎嶠弟俊字惠彥最清出嶠髦皆爲二千石俊太傅掾

二十四年曹仁爲關羽所圍太祖以植爲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呼有所勑戒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魏氏春秋曰植將行太子飲焉偪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

文帝即王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魏畧曰丁儀字正禮沛郡人也父沖宿與太祖親善時隨乘輿見國家未定乃與太祖書曰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今其時矣是時張楊適還河內太祖得其書乃引軍迎天子東詣許以沖爲司隷校尉後數來過諸將飲酒美不能止醉爛腸死太祖以沖前見開導常德之閒儀爲令士雖未見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女人觀貌而正禮曰不便誠恐愛女未必悅也以爲不如與伏波子楙太祖從之尋辟儀爲掾到與論議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但眇是吾兒誤我時儀亦恨不得尚公主而與臨菑侯親善數稱其奇才太祖既有意欲立植而儀又共贊之及太子立欲治儀罪轉儀爲右刺姦掾欲儀自裁而儀不能乃對中領軍夏侯尚叩頭求哀尚爲涕泣而不能救後遂因職事收付獄殺之廙字敬禮儀之弟也文士傳曰廙少有才姿博學洽聞初辟公府建安中爲黃門侍郎廙嘗從容謂太祖曰臨菑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當今天下之賢才君子不問少長皆願從其游而爲之死實天之所以鍾福於大魏而永授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太祖太祖答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爲嗣何如廙曰此國家之所以興衰天下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廙聞知臣莫若於君知子莫若於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蓋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旦一夕況明公加之以聖哲習之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之於萬世者也廙不避斧鉞之誅敢不盡言太祖深納之

植與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

乾隆四年校刊

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刼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魏書載詔曰植朕之同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容而況植乎骨肉之親捨而不誅其改封植其年改封鄄城侯三年立爲鄄城王邑二千五百戶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疏曰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網不可重離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活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荊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鳲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

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能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黃耇無復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廷踊躍之懷瞻望反仄謹拜表獻詩二篇其辭曰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命于天寧濟四方朱旗所拂九土披攘玄化滂流荒服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篤生我皇奕世再聰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炎漢臨君萬邦萬邦既化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藩王國帝曰爾侯君茲青土奄有海濱方周于魯車服有輝旗章有敘濟濟雋乂我弼我輔伊予小

子侍寵驕盈舉挂時網動亂國經作藩作屏先軌是墜
傲我皇使犯我朝儀國有典刑我削我絀將寘于理元
兇是率明明天子時篤同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
執憲哀予小子改封兗邑于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
臣荒淫之闕誰弼予身煢煢僕夫于彼冀方嗟予小子
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冠我玄冕要我朱紱朱
紱光大使我榮華剖符授玉王爵是加仰齒金璽俯執
聖策皇恩過隆祗承怵惕咨我小子頑凶是嬰逝慙陵
墓存愧闕廷匪敢傲德寔恩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沒齒
昊天罔極性命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黃壚願蒙矢石建
旗東嶽庶立豪釐微功自贖危軀授命卹足免戾甘赴
江湘奮戈吳越天啓其衷得會京畿遲奉聖顏如渴如
饑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又曰肅承
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肅我征
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祁祁士女經彼公田
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糇糧饑不遑食望
城不過面邑匪游僕夫警策平路是由玄駟藹藹揚鑣
漱沫流風翼衡輕雲承蓋涉澗之濱緣山之隈遵彼河
滸黃阪是階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騑驂倦路再寢再興
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騖指日遄征前驅舉燧後

乘抗旌輪不輟運鸞無廢聲爰暨帝室稅此西墉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闕俯惟闕廷長懷永慕憂心如酲帝嘉其辭義優詔答勉之

魏畧曰初植未到關自念有過宜當謝帝乃留其從官著關東單將兩三人微行入見清河長公主欲因主謝而關吏以聞帝使人逆之不得見太后以爲自殺也對帝泣會植科頭負鈇鑕徒跣詣闕下帝及太后乃喜及見之帝猶嚴顏色不與語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泣涕太后爲不樂詔乃聽復王服魏氏春秋曰是時待遇諸國法峻任城王暴薨諸王既懷友于之痛植及白馬王彪還國欲同路東歸以叙隔濶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植發憤告離而作詩曰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洛曠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回顧戀城闕引領情內傷大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從橫中逵絕無軌改轍登高岡脩阪造雲日我馬玄以黃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何念親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反親疎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躕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凉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感物傷我懷撫心長歎息歎息何所爲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存者勿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忽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唶令心悲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殷勤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收淚即長塗援筆從此辭

六年帝東征還過雍丘幸植宮增戶五百太和元年徙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曰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

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也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授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

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御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縣於鉤餌者恐鉤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故車右伏劒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士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劉向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知爲人臣

之禮邪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圃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爲死車右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此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對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是乎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軍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狄疑使越社稷不血食遂歸齊王葬雍門狄以上卿之禮

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靖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纓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豈好爲誇主而燿世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

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克爲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將年耆卽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陣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縣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

歎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圉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衂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劒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鼎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臣松之案秦用敗軍之將事顯故不注魯連與燕將書曰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向使曹子計不反顧義不旋踵刎頸而死則亦不免爲敗軍之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子會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劫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絶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松之案楚莊掩絶纓之罪事顯故不書秦穆公有赦盜馬事趙則未聞蓋以秦亦趙姓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塡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則伯樂照其能盧狗悲號則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

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熒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

魏畧曰植雖上此表猶疑不見用故曰夫人貴生者非貴其養體好服終竟年壽也貴在其代天而理物也夫爵祿者非虛張者也有功德然後應之當矣無功而爵厚無德而祿重或人以爲榮而壯夫以爲恥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蓋功德者所以垂名也名者不滅士之所利故孔子有夕死之論孟軻有棄生之義彼一聖一賢豈不願久生哉志或有不展也是用喟然求試必立功也嗚呼言之未用欲使後之君子知吾意者也

三年徙封東阿五年復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

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過望交氣類脩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誡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

乾隆四年校刊

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於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故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慺慺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詔報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朕縱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義備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固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于此耳已勑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

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爲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武湯周文誠道合志同玄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爲陛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疆埸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衆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冀聞康哉之謌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殪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於淮泗鼲鼬讙譁於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搤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

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幾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鑾駕暴露於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語曰患爲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爲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爲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

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死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軒鶩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挂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畢命輪轂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匡國三

監之孼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之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温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豪氂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帝輒優文答報魏畧曰是後大發士息及取已見發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戮凶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驚霆喜若時雨恩不中絶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受官必己之所以投命雖有搆會之徒泊然不以爲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爲齊將人有告

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聞章子
改葬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
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
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己懼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爲
汝唱汝爲和聲和聲宜走於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
之日行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
初受封策書曰植受兹青社封于東土以屏翰皇家爲
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
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
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况皆復耄耋罷曳乎而
名爲魏東藩使屏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
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爲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
不定必當須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子
弟懷糧蹈鋒履刃以狥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
揮涕汝河鼷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
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兒七八歲
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臥在牀席
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
靡疾盲聾瞶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
衞雖不足以禦寇粗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爲可

使耘鉏穢草驅護鳥雀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獵則衆
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
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
若曒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畫然自固如天如地
定習業者並復見送晻若晝晦悵然失圖伏以爲陛下
既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爲置卿士屋名爲宮冢
名爲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無異於凡庶若柏成欣於野
耕子仲樂於灌園蓬戶茅牖原憲之宅也陋巷簞瓢顏
子之居也臣才不見效用常慨然執斯志也若陛下聽
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釋紱追柏成子仲
之業營顏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
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伏度國
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絆於世繩維繫於祿位
懷屑屑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逍遙於
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肉潤其
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遂仁德以副前恩詔皆遂還之
年冬詔諸王朝六年正月其二月以陳四縣封植爲陳
王邑三千五百戶植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

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絶望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
迫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
又植以前過事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
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植常爲瑟調歌辭曰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本根逝夙夜無休閑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間自謂終天路忽然下沈淵驚飈接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宕宕當何依忽亡而復存飄颻周八澤連翩歷五山流轉無恒處誰知吾苦艱願爲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與林荄連孫盛曰異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術違敦穆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權侔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侯陋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且魏之代漢非積德之由風澤既微六合未一而彫翦枝幹委權異族勢同瘣木危若巢幕不覩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之典六代興亡曹冏論之詳矣
遺令薄葬以小子志保家之主也欲立之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爲墓子志嗣徙封濟北王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既克己慎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籍不離于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已下議尚書中書祕書三府大鴻臚者皆削除之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志累增邑幷前九百九十戸志別傳曰志字允恭好學有才行晉武帝爲中撫軍迎常道鄉公于鄴志夜與帝相見帝與語從暮至旦甚器之及受禪改封鄄城公發詔以志爲樂平太守歷章武趙郡遷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後轉博士祭酒及齊王攸當之藩下禮官議崇錫之典志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而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者乎乃建議以諫辭旨甚切帝大怒免志官後復爲散騎常侍志遭母憂

居喪盡哀因得疾病喜怒失常太康九年卒謚曰定公

蕭懷王熊早薨黃初二年追封謚蕭懷公太和三年又追進爵為王青龍二年子哀王炳嗣食邑二千五百戶六年薨無子國除

評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豔足以自通後葉然不能克讓遠防終致攜隙傳曰楚則失之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其此之謂歟魚豢曰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也勢使然耳此實然之勢信不虛矣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於疇昔此賢之心何緣有窺望乎彰之挾恨尚無所至至於植者乃令楊脩以倚注遇害丁儀以希意族滅哀夫余每覽植之華采思若有神以此推之太祖之動心亦良有以也

乾隆四年校刊

魏志卷十九

魏志卷十九考證

任城威王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太平御覽作率師專行

陳思王植而植寵日衰注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恒使吾爾誰爲心腹也○爾册府作以臣清植按此文甚拗玩其大意蓋謂恐吾宅出時諸侯中便復有私出如子建開司馬門之爲者故欲管攝而盡將之以行旣有所不可而留之則又不可信類如此故曰恒使吾以誰爲心腹作以字於義較順

內不自安注共人自若而居海上○宋本作自苦

又注每當就植慮事有闕○一本作慮事有闕
昊天罔極性命不圖○性命文選作生命
優詔答勉之注自念有過宜當謝帝○宜監本訛作宣
今改正
又注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殷勤○文選此下多憂思
成疾疢無乃兒女仁二句
退念古之授爵祿者○授文選作受
必以殺身靖亂以功報主也○監本靖誤作靜今改正
欲得長纓纓其王羈致北闕○文選作長纓占其王
熒燭末光增輝日月○文選作螢燭　臣照按熒古字作
熒熒小火也以虫尾有光故名後世乃易火從虫
偃武行文之美○行文冊府作修文
賜須臾之問使臣得一散所懷○冊府作賜須臾之閒
時年四十一注危若巢幕○若監本訛作共今改正

魏志卷十九考證

魏志卷二十

晉 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 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武文世王公

豐愍王昂 相殤王鑠 鄧哀王沖
彭城王據 燕王宇 沛穆王林
中山恭王袞 濟陽懷王玹 陳留恭王峻
范陽閔王矩 趙王幹 臨邑殤公子上
楚王彪 剛殤公子勤 穀城殤公子乘
鄗戴公子整 靈殤公子京 樊安公均
廣宗殤公子棘 東平靈王徽 樂陵王茂
贊哀王協 北海悼王蕤 東武陽懷王鑒
東海定王霖 元城哀王禮 邯鄲懷王邕
清河悼王貢 廣平哀王儼

武皇帝二十五男卞皇后生文皇帝任城威王彰陳思

乾隆四年校刊

王植、蕭懷王熊、劉夫人生豐愍王昂、相殤王鑠、環夫人生鄧哀王沖、彭城王據、燕王宇、杜夫人生沛穆王林、中山恭王袞、秦夫人生濟陽懷王玹、陳留恭王峻、尹夫人生范陽閔王矩、王昭儀生趙王幹、孫姬生臨邑殤公子上、楚王彪、剛殤公子勤、李姬生穀城殤公子乘、郿戴公子整、靈殤公子京、周姬生樊安公均、劉姬生廣宗殤公子棘、宋姬生東平靈王徽、趙姬生樂陵王茂、

豐愍王昂字子脩、弱冠舉孝廉、隨太祖南征、爲張繡所害、無子、黃初二年追封、謚曰豐悼公、三年以樊安公均子琬奉昂後、封中都公、其年徙封長子公、五年追加昂號曰豐悼王、太和三年改昂謚曰愍王、嘉平六年以琬襲昂爵爲豐王、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二千七百戶琬薨謚曰恭王、子廉嗣、

相殤王鑠早薨、太和三年、追封謚、青龍元年、子愍王潛嗣、其年薨、二年、子懷王偃嗣、邑二千五百戶、四年薨、無子、國除、正元二年、以樂陵王茂子陽都鄉公竦繼鑠後

鄧哀王沖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卽施行焉、時

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爲鼠所齧、庫吏懼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沖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沖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爲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沖對曰、世俗以爲鼠齧衣者、其主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鞍縣柱乎、一無所問、沖仁愛識達、皆此類也、凡應罪戮、而爲沖微所辨理、賴以濟宥者、前後數十、魏書曰、沖每見當刑者、輒探覩其寃枉之情而微理之、及勤勞之吏、以過誤觸罪、常爲太祖陳說、宜寬宥之、辨察仁愛、與性俱生、容貌姿美、有殊於衆、故特見寵異、臣松之以容貌姿美一類之言、而分以爲三、亦敘屬之一病也、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親爲請命、及亡、哀甚、文帝寬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孫盛曰、春秋之義、立嫡以長不以賢、沖雖存也、猶不宜立、況其既沒、而發斯言乎、詩云、無易由言、魏武其易之也、言則流涕、爲娉甄氏亡女與合葬、贈騎都尉印綬、命宛侯據子琮奉沖後、二十二年、封琮爲鄧侯、黃初二年、追贈謚沖曰鄧哀侯、又追加號爲公、魏書載策曰、惟黃初二年八月丙午、皇帝曰、咨爾鄧哀侯沖、昔皇天鍾美於爾、躬俾聰哲之才、成於弱年、當永享顯祚、克成厥終、如何不祿、早世夭昏、朕承天序、享有四海、並建親親、以藩王室、惟爾不逮、斯榮且葬禮未備、追悼之懷、愴然攸傷、今遷葬于高陵、使使持節兼謁者僕射郎中陳承、追賜號曰鄧公、祠以太牢、魂而有靈、休茲寵榮、嗚呼哀哉、魏略曰、文帝常言、家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倉舒在、我亦無天下、三年、進琮爵、徙封

冠軍公四年徙封巳氏公太和五年加沖號曰鄧哀王景初元年琮坐於中尚方作禁物削戶三百貶爵爲都鄉侯三年復爲巳氏公正始七年轉封平陽公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彭城王據建安十六年封范陽侯二十二年徙封宛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章陵王其年徙封義陽文帝以南方下溼又以環太妃彭城人徙封彭城又徙封濟陰五年詔曰先王建國隨時而制漢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損耗并省郡縣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諸王皆爲縣王據改封定陶縣太和六年改封諸王皆以郡爲國據復封彭城景初元年據坐私遣人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戶列書載璽書曰制詔彭城王有司奏王遣司馬董和齎珠玉來到京師中尚方多作禁物交通工官出入近署踰侈非度慢令違制繩王以法朕用憮然不寧于心王以懿親之重處藩輔之位典籍日陳於前勤誦不輟於側加雅素奉脩恭肅敬慎務在蹈道孜孜不衰豈忘率意正身考終厥行哉若然小疵或謬于細人忽不覺悟以斯爲失耳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於此故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爲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愼行所以爲尤者而脩之則行全矣三者王之所能備也今詔有司宥王削縣二千戶以彰八柄與奪之法昔羲文作易著休復之語仲尼論行既過能改王其改行茂昭斯義率意無怠三年復所削戶邑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六百戶

燕王宇字彭祖建安十六年封都鄉侯二十二年改封

魯陽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下邳王五年改封單父縣太和六年改封燕王明帝少與宇同止常愛異之及即位寵賜與諸王殊青龍三年徵入朝景初元年還鄴二年夏復徵詣京都冬十二月明帝疾篤拜宇爲大將軍屬以後事受署四日宇深固讓帝意亦變遂免宇官三年夏還鄴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五百戶常道鄉公奐宇之子入繼大宗

沛穆王林建安十六年封饒陽侯二十二年徙封譙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譙王五年改封譙縣七年徙封鄄城太和六年改封沛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 林薨子緯嗣案嵇氏譜嵇康妻林子之女也

中山恭王袞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少好學年十餘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爲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二十二年徙封東鄉侯其年又改封贊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官屬皆賀袞曰夫生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多驕逸之失諸賢既慶其休宜輔其闕每兄弟游娛袞獨覃思經典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不可匿其美也遂共表稱陳袞美袞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

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其如是是非益我者其戒慎如此二年為北海王其年黃龍見鄴西漳水袞上書贊頌詔賜黃金十斤詔曰昔唐叔歸禾東平獻頌斯皆骨肉贊美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耽味道真文雅煥炳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終令聞四年改封贊王七年徙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尚約儉教敕妃妾紡績織紝習為家人之事五年冬入朝六年改封中山初袞來朝犯京都禁青龍元年有司奏袞詔曰王素敬慎邂逅至此其以議親之典議之有司固執詔削縣二戸七百五十魏書載璽書曰制詔中山王有司奏王乃者來朝犯交通京師之禁朕惟親親之恩用寢吏議然法者所與天下共也不可得廢今削王縣二戸七百五十夫克己復禮聖人稱仁朝過夕改君子與之王其誡諸無貳咎悔也袞憂懼戒敕官屬愈謹帝嘉其意二年復所削縣三年秋袞得疾病詔遣太醫視疾殿中虎賁齎手詔賜珍膳相屬又遣太妃沛王林並就省疾袞疾困敕令官屬曰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既好儉而聖朝著終誥之制為天下法吾氣絕之日自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衛大夫蘧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輿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為人君但知

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爲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老者猶宜答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羅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嗟爾小子慎脩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閨闈之內奉令于太妃閫閾之外受教於沛王無怠乃心以慰予靈其年薨詔沛王林留訖葬使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宗正弔祭贈賵甚厚凡所著文章二萬餘言才不及陳思王而好與之侔子孚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

濟陽懷王玹建安十六年封西鄉侯早薨無子二十年以沛王林子贊襲玹爵邑早薨無子文帝復以贊弟壹紹玹後黃初二年改封濟陽侯四年進爵爲公太和四年追進玹爵謚曰懷公六年又進號曰懷王追謚贊曰西鄉哀侯壹薨謚曰悼公子恒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陳留恭王峻字子安建安二十一年封郿侯二十二年徙封襄邑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陳留王五年改封襄邑縣太和六年又封陳留甘露四年薨子澳嗣景

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戸

范陽閔王矩早薨無子建安二十二年以樊安公均子敏奉矩後封臨晉侯黄初三年追封謚矩爲范陽閔公五年改封敏范陽王七年徙封句陽太和六年追進矩號曰范陽閔王改封敏琅邪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戸敏薨謚曰原王子焜嗣

趙王幹建安二十年封高平亭侯二十二年徙封賴亭侯其年改封弘農侯黄初二年進爵徙封燕公魏略曰幹一名良良本陳妾子良生而陳氏死太祖令王夫人養之良年五歲而太祖疾困遺令語太子言此兒三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汝也太子由是親待隆於諸弟良年小常呼文帝爲阿翁帝謂良曰我汝兄耳文帝又愍其如是每爲涕淚臣松之案此傳以母貴賤爲次不計兄弟之年故楚王彪年雖大傳在幹後尋朱建平傳知彪大幹二十歲三年爲河間王五年改封樂城縣七年徙封鉅鹿太和六年改封趙王幹母有寵於太祖及文帝爲嗣幹母有力文帝臨崩有遺詔是以明帝常加恩意靑龍二年私通賓客爲有司所奏賜幹璽書誡誨之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著大車惟塵之誡自太祖受命創業深覩治亂之源鑒存亡之機初封諸侯訓以恭慎之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常稱馬援之遺誡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妖惡同夫豈以此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士民無傷害之悔耳高祖踐阼祗

愼萬幾申著諸侯不朝之令朕感詩人常棣之作嘉采
菽之義亦緣詔文曰若有詔得詣京都故命諸王以朝
聘之禮而楚中山並犯交通之禁趙宗戴捷咸伏其辜
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歐壽張吏有司舉奏朕裁削縣令
有司以曹纂王喬等因九族時節集會王家或非其時
皆違禁防朕惟王幼少有恭順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
崇恩禮延乎後嗣況近在王之身乎且自非聖人孰能
無過已詔有司宥王之失古人有言戒愼乎其所不覩
恐懼乎其所弗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
焉叔父茲率先聖之典以纂乃先帝之遺命戰戰兢兢

靖恭厥位稱朕意焉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
千戶

臨邑殤公子上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楚王彪字朱虎建安二十一年封壽春侯黃初二年進
爵徙封汝陽公三年封弋陽王其年徙封吳王五年改
封壽春縣七年徙封白馬太和五年冬朝京都六年改
封楚初彪來朝犯禁元年爲有司所奏詔削縣三戶千
五百二年大赦復所削縣景初三年增戶五百并前三
千戶嘉平元年兗州刺史令狐愚與太尉王淩謀迎彪
都許昌語在淩傳乃遣傅及侍御史就國案驗收治諸

相連及者廷尉請徵彪治罪於是依漢燕王旦故事使兼廷尉大鴻臚持節賜彪璽書切責之使自圖焉孔衍漢魏春秋載璽書曰夫先王行賞不遺仇讎用戮不違親戚至公之義也故周公流涕而決二叔之罪孝武傷懷而斷昭平之獄古今常典也惟王國之至親作藩于外不能祗奉王度表率宗室而謀於奸邪乃與太尉王夌兖州刺史令狐愚構通逆謀圖危社稷有悖武之心無忠孝之意宗廟有靈王其何面目以見先帝朕深痛王自陷罪辜既得王情深用憮然有司奏王當就大理朕惟公族甸師之義不忍肆王市朝故遣使者賜書王自作孽匪由於他燕剌之事宜足以觀王其自圖之彪乃自殺妃及諸子皆免爲庶人徙平原彪之官屬以下及監國謁者坐知情無輔導之義皆伏誅國除爲淮南郡正元元年詔曰故楚王彪背國附奸身死嗣替雖自取之猶哀矜焉夫含垢藏疾親親之道也其封彪世子嘉爲常山眞定王景元元年增邑幷前二千五百戶臣松之案嘉入晉封高邑公元康中與石崇俱爲國子博士嘉後爲東莞太守崇爲征虜將軍監青徐軍事屯於下邳嘉以詩遺崇曰文武應時用兼才在明哲嗟嗟我石生爲國之俊傑入侍於皇闈出則登九列威檢肅青徐風發宣吳裔疇昔謬同位情至過魯衞分離踰十載思遠心增結願子鑒斯誠寒暑不踰契崇答曰昔常接羽儀俱游青雲中敦道訓冑子儒化渙以融同聲無異響故使恩愛隆豈惟敦初好款分在令終孔不陋九夷老氏適西戎逍遙滄海隅可以保王躬世事非所務周公不足夢玄寂令神王是以守至沖王隱晉書載吏部郎李重啓云魏氏宗室屈滯每聖恩所存東莞太守曹嘉才幹學義不及志翕而良素脩潔性業踰之又已歷二郡臣以爲優先代之後可以嘉爲員外散騎侍郎

剛殤公子勤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穀城殤公子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郿戴公子整奉從叔父郎中紹後建安二十二年封郿侯二十三年薨無子黄初二年追進爵謚曰戴公以彭城王據子範奉整後三年封平氏侯四年徙封成武太和三年進爵爲公青龍三年薨謚曰悼公無後四年詔以範弟東安鄉公闡爲郿公奉整後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八百戸

靈殤公子京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樊安公均奉叔父薊恭公彬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樊侯二十四年薨子抗嗣黄初二年追進公爵謚曰樊安公三年徙封抗薊公四年徙封屯留公景初元年薨謚曰

定公子諶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戸

廣宗殤公子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東平靈王徽奉叔父朗陵哀侯玉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歷城侯黄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盧江王四年徙封壽張王五年改封壽張縣太和六年改封東平青龍二年徽使官屬檛壽張縣吏爲有司所奏詔削縣一戸五百其年復所削縣正始三年薨子翕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戸臣松之案翕入晉封廩丘公魏宗室之中名次鄄城公至泰始二年翕遣世子琨奉表來朝詔曰翕秉德履道魏宗之良今琨遠至其假世子印綬加騎都尉賜服一具錢十萬隨才敘用翕撰解寒食散方與皇甫謐所撰並行於世

乾隆四年校刊

樂陵王茂建安二十二年封萬歲亭侯二十三年改封平輿侯黃初三年進爵徙封乘氏公七年徙封中丘茂性慠很少無寵於太祖及文帝世又獨不王太和元年徙封聊城公其年爲王詔曰昔象之爲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鼻近漢氏淮南阜陵皆爲亂臣逆子而猶或及身而復國或至子而錫土有虞建之於上古漢文明章行之乎前代斯皆敦敘親親之厚義也聊城公茂少不閑禮教長不務善道先帝以爲古之立諸侯也皆命賢者故姬姓有未必侯者是以獨不王茂太皇太后數以爲言如聞茂頃來少知悔昔之非欲脩善將來君子與其進不保其往也今封茂爲聊城王以慰太皇太后下流之念六年改封曲陽王正始三年東平靈王薨茂稱嗌痛不肯發哀居處出入自若有司奏除國土詔削縣一戶五百五年徙封樂陵詔以茂租奉少諸子多復所削戶又增戶七百嘉平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幷前五千戶

文皇帝九男甄氏皇后生明帝李貴人生贊哀王協潘淑媛生北海悼王蕤朱淑媛生東武陽懷王鑒仇昭儀生東海定王霖徐姬生元城哀王禮蘇姬生邯鄲懷王邕張姬生淸河悼王貢宋姬生廣平哀王儼

贊哀王恊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曰經殤公青龍二年更追改號謚三年子殤王尋嗣景初三年增戶五百并前三千戶正始九年薨無子國除

北海悼王蕤黃初七年明帝即位立爲陽平縣王太和六年改封北海青龍元年薨二年以琅邪王子贊奉蕤後封昌鄉公景初二年立爲饒安王正始七年徙封文安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五百戶

東武陽懷王鑒黃初六年立其年薨青龍三年賜謚無子國除

東海定王霖黃初三年立爲河東王六年改封館陶縣

明帝即位以先帝遺意愛寵霖異於諸國而霖性麤暴閨門之內婢妾之間多所殘害太和六年改封東海嘉平元年薨子啓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六千二百戶高貴鄉公髦霖之子也入繼大宗

元城哀王禮黃初二年封秦公以京兆郡爲國三年改爲京兆王六年改封元城王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悌嗣禮後六年改封梁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五百戶

邯鄲懷王邕黃初二年封淮南公以九江郡爲國三年進爲淮南王四年改封陳六年改封邯鄲太和三年薨

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温嗣邕後六年改封曾陽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四百戶

清河悼王貢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廣平哀王儼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評曰魏氏王公既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防壅隔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義廢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袁子曰魏興承大亂之後民人損減不可則以古始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使有老兵百餘人以衛其國雖有王侯之號而乃儕於匹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諸侯游獵不得過三十里又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既違宗國藩屏之義又虧親戚骨肉之恩魏氏春秋載宗室曹冏上書曰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故傳曰庸勳親親昵近尊賢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由是觀之非賢無與興功非親無與輔治夫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疏而並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有仁賢輔弼之助盛則有與共其治衰則有與守其土安則有與享其福危則有與同其禍夫然故能有其國家保其社稷歷紀長久本支百世也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詩不云乎鶺鴒在原兄弟急難以斯言之明兄弟相救於喪亂之際同心於憂禍之間雖有鬩牆之忿不忘禦侮之事何則憂患同也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一旦疆埸稱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胸心無衛臣竊惟此寢不安席思獻丹誠貢策朱闕謹撰合所聞敘論成敗論曰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民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民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疏而兩用參同異而並建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疏足以

相衛并兼路塞遂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
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
傲而復肅二霸之後浸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
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胷懷逆謀消於脣吻
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
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鄭兼
於韓暨于戰國諸姬微矣惟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
彊秦南畏齊楚憂懼滅亡匪遑相恤至於王赧降為庶
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
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
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蔕不拔之道
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
周之弊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
弃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
錐之地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藩衛仁心
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胷
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
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
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
有餘城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

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
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議至於身死之日無
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奸臣
之口至令趙高之徒誅鉏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
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譚申商
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
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倡之於前劉項
弊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
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
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
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
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
年之中遂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立功勳未有若漢
祖之易也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
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
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彊大
盤石膠固東牟朱虛受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
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
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
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

乾隆四年校刊

葢曰諸侯彊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恐吳楚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帝釁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紱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徼倖無疆之期至于桓靈閹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首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掃除凶逆翦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彊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襃異宗室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

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本根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而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若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冏中常侍兄叔與之後少帝族祖也是時

天子幼稚冏冀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

魏志卷二十

魏志卷二十考證

鄧哀王沖智意所及○意元本作慧

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何焯曰按孫策以建安五年死時孫權初統事至建安十五年權遣步騭爲交州刺史士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此後或能致巨象而倉舒已于建安十三年前死矣知此事之妄飾也置船刻水疑算數中本有此法

彭城王據剸縣二千戸注列書載璽書曰○列書疑作

中山恭王袞袞獨譚思經典○譚疑當作覃

楚王彪元年爲有司所奏○元年上疑脫青龍二字

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戸注同聲無異嚮○嚮毛本作響

東平靈王徽奉叔父朗陵哀侯王後○王一本作玉

爲法之弊一至于此乎注蠶食九國○蠶食元本作薦

食

又注而乃師譚申商○譚文選作謨

又注踵亡國之法而徼倖無疆之期○亡監本誤王

今改正

魏志卷二十考證

魏志卷二十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王粲　徐幹　陳琳　阮瑀　應瑒

劉楨　邯鄲淳　繁欽　路粹

丁儀　丁廙　楊脩　荀緯　應璩

阮籍　嵇康　桓威　吳質

衛覬　潘勖　王象　劉廙　劉劭　繆襲　仲長統

蘇林　韋誕　夏侯惠　傅嘏

孫該　杜摯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爲漢三公張璠漢紀曰龔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順帝時爲太尉初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將殯臨之曰幸不爲夭復何恨哉及龔妻卒龔與諸子並杖行服時人或兩譏焉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爲司空以水災

免而李膺亦免歸故郡二人以直道不容當時天下以暢膺爲高士諸危言危行之徒皆推宗之願涉其流惟恐不及會連有災異而言事者皆言三公非其人宜因其變以暢膺代之則禎祥必至由是宦豎深怨之及膺誅死而暢遂廢終于家　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胄欲與爲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于家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荆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也　臣松之曰貌寢謂貌負其實也通侻者簡易也　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　文士傳載粲說琮曰僕有愚計願進之於將軍可乎琮曰吾所願聞也粲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在倉卒之際彊弱未分故人各各有心耳當此之時家家欲爲帝王人人欲爲公侯觀古今之成敗能先見事機者則恒受其福今將軍自度何如曹公邪琮不能對粲復曰如粲所聞曹公故人傑也雄畧冠時智謀出世摧袁氏於官渡驅孫權於江外逐劉備於隴右破烏丸於白登其餘梟夷蕩定者往往如神不可勝計今日之事去就可知也將軍能聽粲計卷甲倒戈應天順命以歸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保已全宗長亨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粲遭亂流離託命此州蒙將軍父子重顧敢不盡言琮納其言臣松之案孫權自此以前尚與中國和同未嘗交兵何云驅權於江外乎魏武以十三年征荆州劉備却後數年方入蜀備身未嘗涉於隴右而於征荆州之年便云逐備於隴右既已乖錯又白登在平城亦魏武所不經北征烏丸與白登永不相豫以此知張隲假偽之辭而不覺其虛之自露也凡隲虛偽妄作不可覆疏如此類者不可勝紀　太祖辟爲丞相掾賜

爵關內侯太祖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杖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荊楚坐觀時變自以爲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儁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卽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儁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恒典之摯虞決疑要注曰漢末喪亂絕無玉珮魏侍中王粲識舊珮始復作之今之玉珮受法於粲也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

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棊局壞粲爲覆之棊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典略曰粲才既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各爲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能措手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粲二子爲魏諷所引誅後絕文章志曰太祖時征漢中聞粲子死歎曰孤若在不使仲宣無後始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

汝南應瑒字德璉瑒音徒哽反一音暢也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幹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先賢行狀曰幹清玄體道六行脩備聰識洽聞操翰成章輕官忽祿不耽世榮建安中太祖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後除上艾長又以疾不行琳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刼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卽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揔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爲雄所謂倒持

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秖爲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爲屈太祖並以琳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文士傳曰太祖雅聞瑀名辟之不應連見偪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征長安大延賓客怒瑀不與語使就技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士爲知己死女爲悅者玩恩義苟敷暢他人焉能亂爲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臣松之案魚氏典畧摯虞文章志並云瑀建安初辭疾避役不爲曹洪屈得太祖召卽投杖而起不得有逃入山中焚之乃出之

事也又典畧載太祖初征荆州使瑀作書與劉備及征馬超又使瑀作書與韓遂此二書今具存至長安之前遂等破走太祖始以十六年得入關耳而張騭云初得瑀時太祖在長安此又乖戾瑀以十七年卒太祖十八年策爲魏公而云瑀歌舞辭稱大魏應期運愈知其妄又其辭云他人焉能亂了不成語瑀之吐屬必不如此

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典畧曰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太祖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擥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琳徙門下督瑀爲倉曹掾屬瑒楨各被太祖辟爲丞相掾屬瑒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華嶠漢書曰瑒祖奉字世叔才敏善諷誦故世稱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著後序十餘篇爲世儒者延熹中至司隸校尉子劭字仲遠亦博學多識尤好事諸所撰述風俗通等凡百餘篇辭雖不典世服其博聞續漢書曰劭又著中漢輯敘漢官儀及禮儀故事凡十一種百三十六卷朝廷制度百官儀式所以不亡者由劭記之官至泰山太守劭弟珣字季瑜司空掾節瑒之父楨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文士傳曰楨父名梁字曼山一名恭少有清才以文學見貴終於野王令典畧曰文帝常賜楨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爲像因書嘲楨云夫物因人爲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荅曰楨聞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衆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鼲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汙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楨辭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爲諸公子所親愛其後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咸伏而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減死輸作咸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幹琳瑒楨二十二年卒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

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于後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息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 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

騁騏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粲長於辭賦幹時有逸氣然非粲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猨漏巵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儁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之儔也 自潁川

邯鄲淳 魏畧曰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學有才章又善蒼雅蟲篆許氏字指初平時從三輔客荆州荆州內附太祖素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時五官將博延英儒亦宿聞淳名因啓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臨菑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於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廚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伉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材謂之天人而于時世子未立太祖俄有意於植而淳屢稱植材由是五官將頗不悅及黃初初以淳爲

博士給事中淳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爲工賜帛千匹繁欽繁音婆典畧曰欽字休伯以文才機辯少得名於汝潁欽既長於書記又善爲詩賦其所與太子書記喉轉意率皆巧麗爲丞相主簿建安二十三年卒陳留路粹典畧曰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初平中隨車駕至三輔建安初以高才與京兆嚴像擢拜尚書郎像以兼有文武出爲揚州刺史粹後爲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及孔融有過太祖使粹爲奏承指數致融罪其大畧言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寧招合徒衆欲圖不軌言我大聖之後也而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云融爲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與白衣禰衡言論放蕩衡與融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也融答曰顏淵復生凡說融諸如此輩辭語甚多融誅之後人覩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至十九年粹轉爲祕書令從大軍至漢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太子素與粹善聞其死爲之歎惜及即位特用其子爲長史魚豢曰尋省往者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締結誠彼時文辯之儁也今覽王繁阮陳路諸人前後文旨亦何昔不若哉其所以不論者時世異耳余又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大鴻臚卿韋仲將仲將云仲宣傷於肥戇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弱孔璋實自麤疏文蔚性頗忿鷙如是彼爲非徒以脂燭自煎糜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子不責備于一人譬之朱漆雖無楨榦其爲光澤亦壯觀也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脩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儀廙脩事並在陳思王傳荀勗文章敘錄曰緯字公高少喜文學建安中召署軍謀掾魏太子庶子稍遷至散騎常侍越騎校尉年四十二黃初四年卒瑒弟璩璩子貞咸以文章顯璩官至侍中貞咸熙中參相國軍事文章敘錄曰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善爲書記文明帝世歷官散騎常侍齊王郎位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爲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諧合多切時要世共傳之復爲侍中典著作嘉平四年卒追贈衞尉貞字吉甫少以才聞能談論正始中夏侯玄盛有名勢貞常在玄坐作五言詩玄嘉玩之舉高第歷顯位晉武帝爲撫軍大將軍以貞參軍事晉室踐阼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又以儒學與太尉荀顗撰定新禮事未施行泰始五年卒貞

弟純純子紹永嘉中爲黃門侍郎爲司馬越
所殺純第秀秀子詹鎭南大將軍江州刺史瑀子籍才
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己寡欲以莊周爲模則官至步
兵校尉籍字嗣宗魏氏春秋曰籍曠遠不羈不拘禮俗
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檢而毀幾至滅性兗州
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歎賞之自以不
能測也太尉蔣濟聞而辟之後爲尚書郎曹爽參軍以
疾歸田里歲餘爽誅太傅及大將軍乃以爲從事中郎
後朝論以其名高欲顯崇之籍以世多故祿仕而已聞
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營人善釀酒求爲校尉遂縱酒
昏酣遺落世事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乃歎曰時無英
才使豎子成名乎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
慟哭而反籍少時嘗遊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
名有竹實數斛臼杵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爲之道
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
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逌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
若鸞鳳之音焉至是籍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
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
爲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

終又歎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頽我騰而
上將何懷籍口不論人過而自然高邁故爲禮法之上
何曾等深所讎疾大將軍司馬文王常保持之卒以壽
終子渾字長成世語曰渾以閑濟寡欲知名京邑爲太
子庶子中卒時又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
任俠至景元中坐事誅康字叔夜案嵇氏譜康父昭字子遠督軍糧治書侍御史兄喜字
字公穆晉揚州刺史宗正喜爲康傳曰家世儒學少有
儁才曠邁不羣高亮任性不脩名譽寛簡有大量學不
師授博洽多聞長而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性好服食
常採御上藥善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於懷抱之中以
爲神仙者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
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知
自厚者所以喪其所生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獨達
遂放世事縱意於塵埃之表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
遁心遺名者集爲傳贊自混沌至于管寧凡百一十有
九人蓋求之於宇宙之內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故
世人莫得而名焉虞預晉書曰康家本姓奚會稽人先
自會稽遷于譙之銍縣改爲嵇氏取稽字之上山以爲

姓蓋以志其本也一曰銍有嵇山家于其側遂氏焉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之游者未嘗見其喜慍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為七賢鍾會為大將軍所昵聞康名而造之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為之禮康問會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有所聞而來有所見而去會深銜之大將軍嘗欲辟康康既有絕世之言又從子不善避之河東或云避世及山濤為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怒焉初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及巽弟安親善會巽淫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為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康臨刑自若援琴而鼓既而歎曰雅音於是絕矣時人莫不哀之初康採藥於汲郡共北山中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時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及遭呂安事為詩自責曰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慙柳下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赧良朋康所著諸文論六七萬言皆為世所玩詠康別傳云孫登謂康曰君性烈而才儁其能免乎稱康臨終之言曰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固之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與盛所記不同又晉陽秋云康見孫登登對之長嘯踰時不言康辭還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惜哉此二書皆孫盛所述而自為殊異如此康集目錄曰登字公和不知何許人無家屬於汲縣北山土窟中得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琴見者皆親樂之每所止家輒給其衣服食飲得無辭讓世語曰毌丘儉反康有力且欲起兵應之以問山濤濤曰不可儉亦已敗臣松之案本傳云康以景元中坐事誅而干寶孫盛習鑿齒諸書皆云正元二年司馬文王反自樂嘉殺嵇康呂安蓋緣世語云康欲舉兵應毌丘儉故謂破儉便應殺康也其實不然山濤為選官欲舉康自代康書告絕事之明審者也案濤行狀濤始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耳景元與正元相較七八年以濤行狀檢之如本傳為審又鍾會傳亦云會作司隸校尉時誅康會作司隸景元中也干寶云呂安兄巽善於鍾會巽為相國掾俱有寵於司馬文王故遂抵安罪尋文王以景元四年鍾鄧平蜀後始授相國位若巽為相國掾時陷安焉得以破毌丘儉年殺嵇呂此又干寶之疏謬

自相違伐也康子紹字延祖少知名山濤啓以爲祕書郎稱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者帝曰紹如此使可以爲丞不足復爲郎也遂歷顯位晉諸公贊曰紹與山濤子簡弘農楊準同好友善而紹最有忠正之情以侍中從惠帝北伐成都王王師敗績百官奔走惟紹獨以身扞衞遂死於帝側故累見褒崇追贈太尉謚曰忠穆公景初中下邳桓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從齊國門下書佐司徒署吏後爲安成令

吳質濟陰人以文才爲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魏畧曰質字季重以才學通博爲五官將及諸侯所禮愛質亦善處其兄弟之間若前世樓君卿之游五侯矣及河北平定大將軍爲世子質與劉楨等並在坐席楨坐譴之際質出爲朝歌長後遷元城令其後大將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曰季重無恙途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棊閒設終以博弈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騖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淸泉沈朱李於寒水皦日既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淸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凄然傷懷余顧而言茲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辰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啟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二十三年太子又與質書曰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反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同輿止則接席何嘗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畧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

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歷觀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愍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行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瞑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已三十在軍十年所更非一吾德雖不及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邪恐永不復得爲昔日游也少壯眞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游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造述不東望於邑裁書敘心臣松之以本傳雖略載太子此書美辭多被刪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備其文太子卽王位又與質書曰南皮之遊存者三人烈祖龍飛或將或侯今惟吾子棲遲下仕從我游處獨不及門瓶罄罍恥能無懷愧路子不遠云復相聞初曹眞曹休亦與質等俱在渤海游處時休眞亦以宗親並受爵封出爲列將而質故爲長史王顧質有望故稱二人以慰之始質爲單家少游遨貴戚間蓋不與鄉里相沉浮故雖已出官本國猶不與之士名及魏有天下文帝徵質與車駕會洛陽到拜北中郎將封列侯使持節督幽并諸軍事治信都太和中入朝質自以不爲本郡所饒謂司徒董昭曰我欲溺鄉里耳昭曰君且止我年八十不能老爲君溺攢也世語曰魏王嘗出征世子及臨菑侯植並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王亦悅焉世子悵然自失吳質耳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歔欷於是皆以植辭多華而誠心不及也質別傳曰帝嘗召質及曹休歡會命郭后出見質等帝曰卿仰諦視之其至親如此質黃初五年朝京師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大官給供具酒酣質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眞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質召優使說肥瘦眞負貴恥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邪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忠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卽自宜爲瘦眞愈恚拔刀瞋目言俳敢輕脫吾斬爾遂罵坐質案劒曰曹子丹汝非屠机上肉吳質吞爾不搖喉咀爾不搖牙何敢恃勢驕

邪、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耳、乃至此邪、質顧叱之曰、朱鑠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性急、愈恚、還拔劍斬地、遂便罷也、及文帝崩、質思慕作詩曰、恰恰懷殷憂、殷憂不可居、徙倚不能坐、出入步蹰躕、念蒙聖主恩、榮爵與衆殊、自謂永終身、志氣甫當舒、何意中見棄、棄我歸黄壚、煢煢靡所恃、淚下如連珠、隨沒無所益、身死名不書、慷慨自僶俛、庶幾烈丈夫、太和四年入爲侍中、時司空陳羣録尚書事、帝初親萬幾、質以輔弼大臣、安危之本、對帝盛稱驃騎將軍司馬懿、忠智至公、社稷之臣也、陳羣從容之士、非國相之才、處重任而不親事、帝甚納之、明日有切詔以督責羣、而天下以司空不如長文、即羣言無實也、質其年夏卒、質先以怙威肆行、謚曰醜侯、質子應仍上書論枉、至正元中乃改謚威侯、應字溫舒、晉尚書、應子康、字子仲、知名於時、亦至大位

衞覬字伯儒、河東安邑人也、少夙成、以才學稱、太祖辟爲司空掾屬、除茂陵令、尚書郎、太祖征袁紹、而劉表爲紹援、關中諸將又中立、益州牧劉璋與表有隙、覬以治書侍御史使益州、令璋下兵以綴表軍、至長安、道路不通、覬不得進、遂留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爲部曲、覬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荆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爲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巿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彧以白太祖、

太祖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服從乃白召覬還稍遷尚書魏書曰初漢朝遷移臺閣舊事散亂自都許之後漸有綱紀覬以古義多所正定是時關西諸將外雖懷附內未可信司隸校尉鍾繇求以三千兵入關外託討張魯內以脅取質任太祖使荀彧問覬覬以為西方諸將皆豎夫屈起無雄天下意苟安樂目前而已今國家厚加爵號得其所志非有大故不憂為變也宜為後圖若以兵入關中當討張魯魯在深山道徑不通彼必疑之一相驚動地險衆彊殆難為慮彧以覬議呈太祖太祖初善之而以繇自典其任遂從繇議兵始進而關右大叛太祖自親征僅乃平之死者萬計太祖悔不從覬議由是益重覬魏國既建拜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文帝即王位徙為尚書頃之還漢朝為侍郎勸贊禪代之義為文誥之詔文帝踐阼復為尚書封陽吉亭侯明帝即位進封閿鄉侯三百戶閿音閺覬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覬上疏曰夫變情厲性彊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

言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貍鼠臣以爲不然昔漢文之時諸侯彊大賈誼累息以爲至危況今四海之內分而爲三羣士陳力各爲其主其來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稱迫於困急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爲異也當今千里無烟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飾器物無丹漆

乾隆四年校刊

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並用籌策計校府庫量入爲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由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僊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由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覬歷漢魏時獻忠言率如此受詔典著作又爲魏官儀凡所撰述數十篇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善建安末尚書右丞河南潘勗（文章志曰勗字元茂初名芝改名勗後避）

譔或曰劭獻帝時爲尚書郎遷右丞詔以劭前在二千石曹才敏兼通明習舊事勑并領本職數加特賜二十年遷東海相未發留拜尚書左丞其年病卒時年五十餘魏公九錫策命劭所作也劭子蒲平原太守亦以學行稱蒲子尼字正叔尼別傳曰尼少有清才文辭溫雅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供養居家十餘年父終晚乃出仕尼嘗贈陸機詩機答之其四句曰猗歟潘生世篤其藻仰儀前文丕隆祖考位終太常尼從父岳字安仁岳別傳曰岳美姿容夙以才穎發名其所著述清綺絕倫爲黃門侍郎爲孫秀所殺尼岳文翰並見重於世尼從子滔字湯仲晉諸公贊滔以博學才並爲名永嘉末爲河南尹遇害黃初時散騎常侍河內王象亦與覬並以文章顯王象事別見楊俊傳覬薨諡曰敬侯子瓘嗣瓘咸熙中爲鎮西將軍晉陽秋曰瓘字伯玉清貞有名理少爲傅嘏所知弱冠爲尚書郎遂歷位內外爲晉尚書令司空太保惠帝初輔政爲楚王瑋所害世語曰瓘與扶風內史燉煌索靖並善草書瓘子恒字巨山黃門侍郎恒子玠字叔寶有盛名爲太子洗馬早卒

劉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也年十歲戲於講堂上潁川司馬德操拊其頭曰孺子孺子黃中通理寧自知不廙兄望之有名於世荊州牧劉表辟爲從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讒毀爲表所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謂望之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劉向新序曰趙簡子欲專天下謂其相曰趙有犢犨晉有鐸鳴魯有孔丘吾殺三人者天下可王也於是乃召犢犨鐸鳴而問政焉已即殺之使使者聘孔子於魯以胖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謂船人曰孔子即上船中河必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胖牛之肉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夫犢犨鐸鳴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意之時須而後從政及其得意也殺之黃龍不反于涸澤鳳皇不離其罻羅故刳胎焚林則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竭澤而漁則龜龍不見鳥獸之於不仁猶知避之況丘乎故虎嘯

而谷風起龍興而景雲見擊庭鍾於外而黃鍾應於內夫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故君子違傷其類者今彼已殺吾類矣何爲之此乎於是遂回車不渡而還今兄既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則宜模范蠡遷化於外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復見害虞懼奔揚州虞別傳載虞道路爲牋謝劉表曰考匈過蒙分遇榮授之顯未有管狐桓文之烈孤德隕命精誠不遂兒望之見禮在昔旣無堂構昭前之績中規不密用隊禍辟斯乃明神弗禎天降之災悔吝之負哀號靡及虞之愚淺言行多違懼有淩潤三至之間矜射之愛已衰望之之責猶存必傷天慈旣在之分門戶殄滅取笑明哲是用之進竄永涉川路卬日到廬江尋陽昔鍾儀有南音之操椒舉有班荊之思雖遠猶邇敢忘前施傳子曰表旣殺望之荊州上人皆自危也夫表之本心於望之不輕也以直迕情而讒言得入者以無容直之度也據全楚之地不能以成功者未必不由此也夫叔迕武王以成名丁公順高祖以受戮二主之度遠也若不遠其度雖偏心是從雖乎以容民畜衆矣遂歸太祖太祖辟爲丞相掾屬轉五官將文學文帝器之命虞通草書虞答書曰初以尊卑不踰禮之常分也是以貪守區區之節不敢倏草必如嚴命誠知勞謙之素不貴殊異若彼之高而悼白屋如斯之好苟使郭隗不輕於燕九九不忽於齊樂毅自至霸業以隆戰國策曰有以九九求見齊桓公桓公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納之況大於九九者乎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隰朋自遠而至齊遂以霸虧匹夫之節成巍巍之美雖愚不敏何敢以辭魏國初建爲黃門侍郎太祖在長安欲親征蜀虞上疏曰聖人不以智輕俗王者不以人廢言故能成功於千載者必以近察遠智周於獨斷者不

恥於下問亦欲博采必盡於衆也且韋弦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才智闇淺願自比於韋弦昔樂毅能用弱燕破大齊而不能以輕兵定卽墨者夫自爲計者雖弱必固欲自潰者雖彊必敗也自殿下起軍以來三十餘年敵無不破彊無不服今以海內之兵百勝之威而孫權負險於吳劉備不賓於蜀夫夷狄之臣不當冀州之卒權備之籍不比袁紹之業然本初以亡而二寇未捷非闇弱於今而智武於昔也斯自爲計者與欲自潰者異勢耳故文王伐崇三駕不下歸而脩德然後服之秦爲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東向稱帝匹夫大

呼而社稷用隳是力斃於外而不卹民於內也臣恐邊寇非六國之敵而世不乏才士崩之勢此不可不察也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勢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計莫若料四方之險擇要害之處而守之選天下之甲卒隨方而歲更焉殿下可高枕於廣夏潛思於治國廣農桑事從節約脩之旬年則國富民安矣太祖遂進前而報廙曰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魏諷反廙弟偉爲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廙別傳曰初廙弟偉與諷善廙戒之曰夫

交友之美在於得賢不可不詳而世之交者不審擇人務合黨衆違先聖人交友之義此非厚己輔仁之謂也吾觀魏諷不脩德行而專以鳩合為務華而不實此直攪世沽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復與通偉不從故及於難

徙署丞相倉曹屬廙上疏謝曰臣罪應傾宗禍應覆族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揚湯止沸使不燋爛起煙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物不答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以死效難用筆陳廙別傳載廙表論治道曰昔者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況亂弊之後百姓凋盡士之存者蓋亦無幾股肱大職及州郡督司邊方重任雖備其官亦未得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蓋才匱使之然耳況於長吏以下羣職小任能皆簡練備得其人也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不爾而數轉易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間輒有姦巧既於其事不省而為政者亦以其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於已而苟且之可免於患皆將久不安念盡心於卹民而夢想於聲譽此非所以為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為黜陟者近頗以州郡之毀譽聽往來之浮言耳亦皆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也長吏之所以為佳者奉法也憂公也卹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雖得計其聲譽未為美屈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為長吏皆宜使少久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總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事者皆以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興民之亡叛者為得負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脩名無益有能之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姦譽妄毀可得而盡事上太祖甚善之

廙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於世文帝即王位為侍中賜爵關內侯黃初二年卒廙別傳云時年四十二無子帝以弟子阜嗣案劉氏譜阜字伯陵陳留太守阜子喬字仲彥晉陽秋曰喬有贊世志力惠帝末為豫州刺史喬冑胤丕顯貴盛至今

乾隆四年校刊

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建安中爲計吏、詣許、太史
上言正旦當日蝕、劭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
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却會、劭曰梓愼裨竈古之良史猶
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
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豫廢朝禮者
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或善其言、勑朝會如舊、日
亦不蝕、晉永和中、廷尉王彪之與揚州刺史殷浩書曰太史上元日合朔、談者或有疑、應却會與不、昔
建元元年、亦元日合朔、庾車騎寫劉孔才所論以示八座、于時朝議有謂孔才所論爲不得禮議、荀令從之、是
勝人之一失也、何者、禮云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而廢者四、太廟火、日蝕、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尋此四
事之指、自謂諸侯雖已入門、而卒暴有之、則不得終禮非爲先存其事、而徼倖史官推術錯謬、故不豫廢朝禮
也、夫三辰有災、莫大日蝕、史官告譴、而無懼容、不脩豫防之禮、而廢消救之術、方大饗華夷、君臣相慶、豈是將
處天災、罪已之謂、且檢之事實、合朔之儀、至尊靜躬殿堂、不聽政事、冕服御坐門闥之制、與元會禮異、自不得
兼行、則當權其事宜、合朔之禮、不輕於元會、元會有可却之準、合朔無可廢之義、謂應依建元故事、却元會、浩
從之、竟却會、御史大夫郗慮辟劭、會慮免、拜太子舍人、遷祕
書郎、黃初中爲尚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
類相從、作皇覽、明帝卽位、出爲陳留太守、敦崇教化、百
姓稱之、徵拜騎都尉、與議郎庾嶷荀詵等定科令、作新
律十八篇、著律畧論、遷散騎常侍、時聞公孫淵受孫權
燕王之號、議者欲留淵計吏、遣兵討之、劭以爲昔袁尚
兄弟歸淵父康、康斬送其首、是淵先世之效忠也、又所

闘虛實未可審知古者要荒未服脩德而不征重勞民也宜加寬貸使有以自新後淵果斬送權使張彌等首劭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劭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劭作二賦皆諷諫焉青龍中吳圍合肥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征東將軍滿寵表請中軍兵并召休將士須集擊之劭議以為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戰其地若便進擊不必能制寵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為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賊矣帝從之兵比至合肥賊果退還時詔書博求衆賢散騎侍郎夏侯惠薦劭曰伏見常侍劉劭深忠篤思體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以羣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靜之人慕其玄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沉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略較要策謀之士贊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適已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臣數聽其清談覽其篤論漸漬歷年服膺彌久實為朝廷奇其器量以為若此人者宜輔翼機

事納諫幃幄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下垂優游之聽使劭承淸閑之歡得自盡於前則德音上通煇燿日新矣（臣松之以爲凡相稱薦率多溢美之辭能不違中者或寡矣惠之稱劭云玄虛退讓及明思通微近於過矣）景初中受詔作都官考課劭上疏曰百官考課王政之大較然而歷代弗務是以治典闕而未補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聖之宏略愍王綱之弛頽神慮內鑒明詔外發臣奉恩曠然得以啓矇輒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臣學寡識淺誠不足以宣暢聖旨著定典制又以爲宜制禮作樂以移風俗著樂論十四篇事成未上會明帝崩不施行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內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追贈光祿勳子琳嗣劭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多所述叙官至尚書光祿勳（先賢行狀曰繆斐字文雅該覽經傳事親色養徵博士六辟公府漢帝在長安公卿博舉名儒時舉斐任侍中並無所就郎襲父也文章志曰襲字熙伯辟御史大夫府歷事魏四世正始六年年六十卒子悅字孔懌晉光祿大夫襲孫紹播徵胥等並皆顯達）襲友人山陽仲長統漢末爲尚書郎早卒著昌言詞佳可觀省（襲撰統昌言表稱統字公理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年二十餘游學靑徐幷冀之閒與交者多異之幷州刺史高幹素貴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多歸焉統過幹幹善待過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統言統去之無幾而幹敗幷冀之士以是識統大司農常林與統共在上黨爲臣道統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每列郡命召輒稱疾不就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漢帝在許

尚書令荀彧領典樞機，好士愛奇，聞統名，啓召以爲尚書郎，後參太祖軍事，復還爲郎。延康元年卒，時年四十餘。統每論說古今世俗行事，發憤歎息，輒以爲論，名曰昌言，凡二十四篇。

散騎常侍陳留蘇林魏畧曰：林字孝友，博學，多通古今字指，凡諸書傳文間危疑，林皆釋之。建安中，爲五官將文學，甚見禮待。黃初中，爲博士給事中。文帝作典論所稱蘇林者是也。以老歸第，國家每遣人就問之，數加賜遺。年八十餘卒。

光祿大夫京兆韋誕文章敘錄曰：誕字仲將，太僕端之子。有文才，善屬辭章。建安中，爲郡上計吏，特拜郎中，稍遷侍中中書監，以光祿大夫遜位，年七十五卒于家。初，邯鄲淳、衞覬及誕並善書，有名。覬孫恒撰四體書勢，其序古文曰：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法。太康元年，汲縣民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敬侯謂覬也。其序篆書曰：秦時李斯號爲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畧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云。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簡理不如淳也。其序錄隸書已畧見武紀。又曰：師宜官爲大字，邯鄲淳爲小字，梁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其序草書曰：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實，亦皆稱工。杜氏結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怱怱不暇草，寸紙不見遺，至今世人尤寶之，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

樂安太守譙國夏侯惠惠，淵子，事在淵傳。

陳郡太守任城孫該文章敘錄曰：該字公達，彊志好學。年二十，上計掾，召爲郎中，著魏書，遷博士、司徒右長史，復還入著作。景元二年卒官。

郎中令河東杜摯等亦著文賦，頗傳於世。文章敘錄曰：摯

字德魯初上箭賦署司徒軍謀吏後舉孝廉除郎中轉補校書摯與毋丘儉鄉里相親故爲詩與儉求仙人藥一丸欲以感切儉求助也其詩曰騁驥馬不試婆娑槽櫪間壯士志未伸坎軻多辛酸伊摯爲媵臣呂望身操竿夷吾困商販甯戚對牛歎食其處監門淮陰飢不餐買臣老負薪妻畔呼不還釋之宦十年位不增故官才非八子倫而與齊其患無知不在此袁盎未有言被此篤病久榮衞動不安聞仲韓衆藥信來給一丸儉答曰鳳鳥翔京邑哀鳴有所思才爲聖世出德音何不怡八子未遭遇今者遘明時胡康出壟畝楊偉無根基飛騰沖雲天奮迅協光熙駿驥骨法異伯樂觀知之但當養羽翮鴻舉必有期體無纖微疾安用問良醫聯翩輕栖集還爲燕雀嗤韓衆藥雖良或更不能治悠悠千里情薄言答嘉詩信心感諸中中實不在鮮摯竟不得遷卒于祕書廬江何氏家傳曰明帝時有譙人胡康年十五以異才見送又陳損益求試劇縣詔特引見衆論翕然號爲神童詔付祕書使博覽典籍帝以問祕書丞何禎康才何如禎答曰康雖有才性質不端必有負敗後果以過見遣臣松之案魏朝自微而顯者不聞胡康疑是嵇康康事見杜恕傳楊偉見曹爽傳

傅嘏字蘭石北地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伯父巽黃初中爲侍中尚書傅子曰嘏祖父睿代郡太守父充黃門侍郎嘏弱冠知名傅子曰是時何晏以材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變通合徒黨鬻聲名於閭閻而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爲之宗主求交於嘏而嘏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心然猶怪之謂嘏曰夏侯泰初一時之傑虛心交子合則好成不合則怨至二賢不睦非國之利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嘏答之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玄茂有爲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者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司空陳羣辟爲掾時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法事下三府嘏難劭論曰蓋聞帝制宏深聖道奧遠苟非其才則道不虛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暨乎王略虧頹而曠載罔綴微

言既没六籍泯玷何則道弘致遠而衆才莫晞也案劭考課論雖欲尋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略以闕亡禮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內立列司筦齊六職士有恒貴官有定則百揆均任四民殊業故考績可理而黜陟易通也大魏繼百王之末承秦漢之烈制度之流靡所脩采自建安以來至于青龍神武撥亂肇基皇祚埽除凶逆芟夷遺寇旌旗卷舒日不暇給及經邦治戎權法並用百官羣司軍國通任隨時之宜以應政機以古施今事雜義殊難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經遠或不切近法應時務不足垂後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造制未呈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擇才必本行於州閭講道於庠序行具而謂之賢道脩則謂之能鄉老獻賢能于王王拜受之舉其賢者出使長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義也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案品狀則實才未必當任薄伐則德行未爲敘如此則殿最之課未盡人才述綜王度敷贊國式體深義廣難得而詳也正始初除尚書郎遷黃門侍郎時曹爽秉政何晏爲吏部

尚書嘏謂爽弟義曰何平叔外靜而內銛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滎陽太守不行太傅司馬宣王請爲從事中郎曹爽誅爲河南尹傅子曰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六鄉六遂之士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下四方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嘏立司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綱目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補之郡有七百吏半非舊也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典選職皆授其本國人無用異邦人者嘏各舉其良而對用之官曹分職而後以次考核之其治以德教爲本然持法有恒而不可犯見理識情獄訟不加榎楚而得其實不爲小惠有所薦達及大有益於民事皆隱其端迹若不由已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遷尚書嘏常以爲秦始罷侯置守設官分職不與古同漢魏因循以至于今然儒生學士咸欲錯綜以三代之禮禮弘致遠不應時務事與制違名實未附故歷代而不至於治者蓋由是也欲大改定官制依古正本今遇帝室多難未能革易時論者議欲自伐吳三征獻策各不同詔以訪嘏嘏對曰昔夫差陵齊勝晉威行中國終禍姑蘇齊閔兼土拓境闢地千里身踣顛覆有始不必善終古之明效也孫權自破關羽并荊州之後志盈欲滿凶宄以極是以宣文侯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以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

乾隆四年校刊

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外矣而議者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埸觀釁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之為寇幾六十年矣君臣僞立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上下憂危設令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惟進軍大佃最差完牢隱兵出民表寇鈔不犯坐食積穀不煩運士乘釁討襲無遠勞費此軍之急務也昔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今欲越長江涉虜庭亦向時之喻也未若明法練士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敵之餘燼斯必然之數也司馬彪戰畧載撮此對詳於本傳今悉載之以盡其意彪曰嘉平四年四月孫權死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毌丘儉等表請征吳朝廷以三征計異詔訪尚書傅嘏嘏對曰昔夫差勝齊陵晉威行中國不能以免姑蘇之禍齊閔辟土兼國開地千里不足以救顛覆之敗有始不必善終古之明效也孫權自破蜀兼平荊州之後志盈欲滿罪戮忠良誅及胥嗣元凶已極相國宣文侯先識取亂侮亡之義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表矣昶等或欲汎舟徑渡橫行江表收民略地因糧於寇或欲四道並進臨之以武誘間攜貳待其崩壞或欲進軍大佃偪其項領積穀觀釁相時而動凡此三者皆取賊之常計也然施之當機則功成名立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存退守若撰飾舟楫羅船津要堅城清野以防卒攻橫行之計殆難必施賊之為寇幾六十年君臣僞立吉凶同患若恪蠲其弊天去其疾崩潰之應不可卒待

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持重密閒諜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衆以臨巨險此爲希幸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耕塉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閒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作易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偪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僞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匱故敵逸能勞之飽能飢之此之謂也然後盛衆厲兵以震之參惠倍賞以招之多方廣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閒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虜必冰散瓦解安受其獘可坐算而得也昔漢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謀士早朝晏罷介冑之將則陳征伐搢紳之徒咸言和親勇奮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果辱秦軍今諸將有陳越江陵險獨步虜庭卽亦向時之類也以陛下聖德輔相忠賢法明士練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之虜之崩潰必然之數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勝必然之理而行萬一不必全之路誠愚臣之所慮也故謂大佃而偪之計最長時不從嘏言其年十一月詔昶等征吳五年正月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

後吳大將諸葛恪新破東關乘勝揚聲欲向青徐朝廷將爲之備嘏議以爲淮海非賊輕行之路又昔孫權遣兵入海漂浪沈溺略無孑遺恪豈敢傾根竭本寄命洪流以徼乾沒乎漢書張湯傳曰湯始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服虔說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爲乾失利爲沒臣松之以虔直以乾沒爲射成敗而不說乾沒之義於理猶爲未暢淳以得利爲乾又不可了愚謂乾讀宜爲乾燥之乾蓋謂有所徼射不計乾燥之與沈沒而爲之也恪不過遣偏率小將素習水軍者乘海泝淮示動青徐恪自并

兵來向淮南耳。後恪果圖新城，不克而歸。嘏常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傅子曰：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好論才性，原本精微，尠能及之。司隸校尉鍾會年甚少，嘏以明智交會。臣松之案：傅子前云嘏了夏侯之必敗，不與之交，而此云與鍾會善。愚以為夏侯玄以名重致患，釁由外至；鍾會以利動取敗，禍自己出。然則夏侯之危兆難覩，而鍾氏之敗形易照也。嘏若了夏侯之必危，而不見鍾會之將敗，則為識有所蔽，難以言通；若皆知其不終，而情有彼此，是為厚薄由于愛憎，奚豫於成敗哉？以愛憎為厚薄，又虧於雅體矣。傅子此論，非所以益嘏也。嘉平末，賜爵關內侯，高貴鄉公即尊位，進封武鄉亭侯。正元二年春，毋丘儉、文欽作亂。或以司馬景王不宜自行，可遣太尉孚往，惟嘏及王肅勸之，景王遂行。漢晉春秋曰：嘏固勸景王行，景王未從。嘏重言曰：淮楚兵勁，而儉等負力遠鬬，其鋒未易當也。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是時景王新割目瘤，創甚，聞嘏言，蹶然而起曰：我請輿疾而東。以嘏守尚書僕射，俱東。儉、欽破敗，嘏有謀焉。及景王薨，嘏與司馬文王徑還洛陽，文王遂以輔政。語在鍾會傳。世語曰：景王疾甚，以朝政授傅嘏，嘏不敢受。及薨，嘏祕不發喪，以景王命召文王於許昌，領公軍焉。孫盛評曰：晉宣景文王之相魏也，權重相承，王業基矣，豈蕞爾傅嘏所宜間厠？世語所云，斯不然矣。會由是有自矜色，嘏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勳業難為也，可不慎哉！嘏以功進封陽鄉侯，增邑六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歲薨，時年四十七，追贈太常，諡曰元侯。傅子曰：初，李豐與嘏同州，少有顯名，早歷大官，內外稱之，嘏又不善也，謂同志曰：豐飾偽而多疑，矜小失而昧於權利，若處庸庸者可也，自任機事，遭明者必死。豐後為中書令，與夏侯玄俱禍，卒如嘏言。嘏自少與冀州刺史裴徽、散騎常侍荀甝善，徽、甝早亡。又與鎮北將軍何曾、司空陳泰、尚書僕射荀顗、後將

軍鍾毓並善相與綜朝事俱爲名臣子祇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嘏著勳前朝改封祇涇原子晉諸公贊曰祇字子莊嘏少子也晉永嘉中至司空祇子宣字世弘世語稱宣以公正知名位至御史中丞宣弟暢字世道祕書丞沒在胡中著晉諸公贊及晉公卿禮秩故事

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士並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而粲特處常伯之官興一代之制然其冲虛德宇未若徐幹之粹也衞覬亦以多識典故相時王之式劉劭該覽學籍文質周洽劉廙以清鑒著傅嘏用才達顯云臣松之以爲傅嘏識量名輩寔當時高流而此評但云用才達顯既於題目爲拙又不足以見嘏之美也

魏志卷二十一

魏志卷二十一考證

王粲亦不能加也注鍾繇王朗等雖各爲魏卿相○各宋本作名

自潁川邯鄲淳注乃更著衣幘整儀容○監本脫儀字今添

繁欽注其所與太子書記喉轉意○記下疑有脫文

陳留路粹注諸如此輩辭語甚多○輩宋本作章

至景元中坐事誅注取稽字之上山以爲姓○元本作加山以爲姓多加字

封列侯注其後大將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大

將軍將字疑衍

又注我年八十不能老爲君溺攢也○攢宋本作欑

劉廙難用筆陳注屈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

也○屈監本訛作闕今改正

劉劭曰亦不蝕注豈是將處天災罪已之謂○處監本

訛作虔今改正

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臣明楷按楊俊

傳注引魏略云王象領祕書監受詔撰皇覽數歲而

成又文帝紀云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

篇號曰皇覽則劉劭王象俱在撰集之列非專出一

手也

著昌言詞佳可觀省○佳元本作皆

光祿大夫京兆韋誕注杜氏結字甚安而書體微瘦○

結本或作然誤

亦著文賦頗傳于世注魏胡自微而顯者不聞胡康疑

是孟康○何焯曰孟康郭后外屬始仕見輕晚爲良

二千石又冀部安平人當時自有胡康也

傅嘏士有恒貴官有定則○毛本作士有恒貢

未有六鄉之舉○監本誤六鄉今改正

任薄伐則德行未爲敘○何焯曰薄伐疑作簿閥謂官

簿閥閱也

爲河南尹注天下四方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太平御覽無方字

又注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臣浩按劉靖者劉馥之子也曾爲河南尹傳稱其爲政初雖如碎密終于百姓便之有馥遺風則此靜當爲靖字之誤

諡曰元侯注相與綜朝事俱爲名臣○相與監本訛作相友今改正

魏志卷二十一考證

魏志卷二十二

晉 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桓階 陳羣 子泰 陳矯 徐宣 衛臻 盧毓

桓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也魏書曰階祖父超父勝皆歷典州郡勝爲尚書著名南方仕郡功曹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父喪還鄉里會堅擊劉表戰死階冒難詣表乞堅喪表義而與之後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表舉州以應紹階說其太守張羨曰夫舉事而不本於義未有不敗者也故齊桓率諸侯以尊周晉文逐叔帶以納王今袁氏反此而劉

牧應之取禍之道也明府必欲立功明義全福遠禍不宜與之同也羨曰然則何向而可階曰曹公雖弱仗義而起救朝廷之危奉王命而討有罪孰敢不服今若舉四郡保三江以待其來而爲之內應不亦可乎羨曰善乃舉長沙及旁三郡以拒表遣使詣太祖太祖大悅會紹與太祖連戰軍未得南而表急攻羨羨病死城陷階遂自匿久之劉表辟爲從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階自陳已結婚拒而不受因辭疾告退太祖定荆州聞其爲張羨謀也異之辟爲丞相掾主簿遷趙郡太守魏國初建爲虎賁中郎將侍中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階數陳文帝德優齒長宜爲儲副公規密諫前後懇至（魏書稱階諫曰今太子位冠羣子名昭海內仁聖達節天下莫不聞而大王甫以植而問臣臣誠惑之於是太祖知階篤於守正深益重焉）又毛玠徐奕以剛蹇少黨而爲西曹掾丁儀所不善儀屢言其短賴階左右以自全保其將順匡救多此類也遷尚書典選舉曹仁爲關羽所圍太祖遣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征以問羣下羣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矣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爲足以料事勢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邪曰不然則何爲自往曰吾恐虜衆多而晃等勢不便耳階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爲之勢也夫居萬死

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彊救大王案六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太祖善其言駐軍於摩陂賊遂退文帝踐阼遷尚書令封高鄉亭侯加侍中階疾病帝自臨省謂曰吾方託六尺之孤寄天下之命於卿勉之徙封安樂鄉侯邑六百戶又賜階三子爵關內侯祐以嗣子不封病卒又追贈關內侯後階疾篤遣使者即拜太常薨帝爲之流涕謚曰貞侯子嘉嗣以階弟纂爲散騎侍郎賜爵關內侯嘉尚升遷亭公主會嘉平中以樂安太守與吳戰於東關軍敗沒謚曰壯侯子翊嗣（世語曰階孫陵字元徽有名於晉武帝世至熒陽太守卒）

乾隆四年校刊

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叔父諶皆有盛名（寔字仲弓紀字元方諶字季方魏書曰寔德冠當時紀諶並名重於世寔爲太丘長遭黨錮隱居荆山遠近宗師之靈帝崩何進輔政引用天下名士徵寔欲以爲參軍以老病遂不屈節諶爲司空掾早卒紀歷位平原相侍中大鴻臚著書數十篇世謂之陳子寔之亡也司空荀爽太僕令韓融並制緦麻執子孫禮四方至者車數千乘自太原郭泰等無不造門傳子曰寔亡天下致弔會其葬者三萬人制縗麻者以百數先賢行狀曰大將軍何進遣屬弔祠謚曰文範先生于時寔紀高名並著而諶又配之世號曰三君每宰府辟命率皆同時旌鴈成羣丞掾交至豫州百姓皆圖畫寔紀諶之形象）羣爲兒時寔常奇異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閒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爲紀拜由是顯名劉備臨豫州辟羣爲別駕時陶謙病死徐州迎備備欲

往羣說備曰袁術尚彊今東必與之爭呂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備遂東與袁術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術大破備軍備恨不用羣言舉茂才除柘令不行隨紀避難徐州屬呂布破太祖辟羣爲司空西曹掾屬時有薦樂安王模下邳周逵者太祖辟之羣封還教以爲模逵穢德終必敗太祖不聽後模逵皆坐姦宄誅太祖以謝羣羣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太祖皆用之後吳人叛乾忠義死難矯遂爲名臣世以羣爲知人除蕭贊長平令父卒去官後以司徒掾舉高第爲治書侍御史轉參丞相軍事魏國既建遷爲御史中丞時

太祖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爲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正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羣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刖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踰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

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以刑殺、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貿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時鍾繇與羣議同王朗及議者多以爲未可行太祖深善繇羣言以軍事未罷顧衆議故且寢、羣轉爲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在朝無適無莫雅仗名義、不以非道假人、文帝在東宮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禮、常歎曰自吾有回、門人日以親及即王位封羣昌武亭侯、徙爲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羣所建也、及踐阼遷尚書僕射、加侍中、徙尚書令進爵潁鄉侯帝征孫權至廣陵使羣領中領軍、帝還假節都督水軍、還許昌以

羣爲鎮軍大將軍、領中護軍、錄尚書事、帝寢疾、羣與曹眞司馬宣王等並受遺詔輔政明帝即位進封潁陰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三百戶、與征東大將軍曹休中軍大將軍曹眞、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並開府、頃之爲司空故錄尚書事、是時帝初莅政羣上疏曰詩稱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道自近始、而化洽於天下、自喪亂已來干戈未戢、百姓不識王教之本懼其陵遲已甚、陛下當盛魏之隆荷二祖之業、天下想望至治唯有以崇德布化、惠恤黎庶、則兆民幸甚、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

有讎黨有讎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眞僞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絕其源流太和中曹眞表欲數道伐蜀從斜谷入羣以爲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旣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羣議眞復表從子午道羣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眞眞據之遂行會霖雨積日羣又以爲宜詔眞還帝從之後皇女淑薨追封諡平原懿公主羣上疏曰長短有命存亡有分故聖人制禮或抑或致以求厥中防墓有不脩之儉嬴博有不

歸之魂夫大人動合天地垂之無窮又大德不踰閑動爲師表故也八歲下殤禮所不備況未朞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爲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已來未有此比而乃復自往視陵親臨祖載願陛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但悉聽羣臣送葬乞車駕不行此萬國之至望也聞車駕欲幸摩陂實到許昌二宮上下皆悉俱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於便處移殿舍或不知何故臣以爲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宮及孟津別宮皆可權時分止可無舉宮暴露野次廢損盛節蠶農之

要又賊地聞之以爲大衰加所煩費不可計量且由吉士賢人當盛衰處安危秉道信命非徙其家以寧鄉邑從其風化無恐懼之心況乃帝王萬國之主靜則天下安動則天下擾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帝不聽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臣松之案漢書地理志云元始二年天下戸口最盛汝南郡爲大郡有三十餘萬戸則文景之時不能如是多也案晉太康三年地記晉戸有三百七十七萬吳蜀戸不能居半以此言之魏雖始承喪亂方晉亦當無乃大殊長文之言於是爲過加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且吳蜀未滅社稷不安宜及其未動講武勸農有以待之今舍此急而先宮室臣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答曰王者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耳豈可復興役邪是故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又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孫盛曰周禮天子之宮有斲礱之制然質文之飾與時推移漢承周秦之弊宜敦簡約之化而何崇飾宮室示侈後嗣此乃武帝千門萬戸所以大興豈無所復增之謂邪況乃魏氏方有吳蜀之難四海罹塗炭之艱而述蕭何之過議以

魏志卷二十二

爲令軌豈不惑於大道而昧得失之辨哉使百代之君眩於奢侈之中何之由矣詩云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其斯之謂乎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
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
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
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
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
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爲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
聽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減省初太祖時劉廙坐弟
與魏諷謀反當誅羣言之太祖太祖曰廙名臣也吾亦
欲赦之乃復位廙深德羣羣曰夫議刑爲國非爲私也

且自明主之意吾何知焉其弘博不伐皆此類也青龍
四年薨諡曰靖侯子泰嗣帝追思羣功德分羣戶邑封
一子列侯魏書曰羣前後數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羣居位拱默正始中詔撰羣臣上書以爲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袁子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勃然怒而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也豈非所謂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者歟荅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仁者愛人施於君謂之忠施於親謂之孝忠孝者其本一也故仁愛之至者君親有過諫而不入求之反覆不得已而言不忍宣也今爲人臣見人主失道直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爲忠臣也故司空陳羣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
泰字玄伯青龍中除散騎侍郎正始中徙游擊將軍爲
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柔夷

民其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匈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為尚書悉以還之嘉平初代郭淮為雍州刺史加奮威將軍蜀大將軍姜維率衆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質任等寇偪諸郡征西將軍郭淮與泰謀所以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淮從泰計使泰率討蜀護軍徐質南安太守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自

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勑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欲自南渡白水循水而東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可并取維不惟安等而已淮善其策進率諸軍軍洮水維懼遁走安等孤縣遂皆降淮薨泰代為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諸軍事後年雍州刺史王經白泰云姜維夏侯霸欲三道向祁山石營金城求進兵為翅使涼州軍至枹罕討蜀護軍向祁山泰量賊勢終不能三道且兵勢惡分涼州未宜越境報經審其定問知所趣向須東西勢合乃進時維等數將萬人至枹罕趣狄道泰勑

經進屯狄道須軍到乃規取之泰進軍陳倉會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賊戰不利經輒渡洮泰以經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並遣五營在前泰率諸軍繼之經已與維戰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維乘勝圍狄道泰軍上邽分兵守要晨夜進前鄧艾胡奮王祕亦到即與艾祕等分為三軍進到隴西艾等以為王經精卒破衂於西賊衆大盛乘勝之兵既不可當而將軍以烏合之卒繼敗軍之後將士失氣隴右傾蕩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其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今隴右之害過於蝮蛇狄道之地非徒不守之謂姜維之兵是所辟之鋒不如割險自保觀釁待弊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走破王經封之狄道若維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而維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兵書云脩櫓轒轀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後已誠非輕軍遠入維之詭謀倉卒所辦縣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也所謂疾雷不

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此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者至皆憤踴維始謂官救兵當須衆集乃發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宿謀上下震懼自軍之發隴西也以山道深險賊必設伏泰詭從南道維果三日施伏臣松之案此傳云謂救兵當須衆集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上下震懼此則救至出於不意若不知救至何故伏兵深險乃經三日乎設伏相伺非不知之謂此皆語之不通也定軍潛行卒出其南維乃緣山突至泰與交戰維退還涼州軍從金城南至沃于阪泰與經共密期當共向其還路維等聞之遂遁城中將士得出經歎曰糧不至旬向不應機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泰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軍守並治城壘還屯上邽初泰聞經見圍以州軍將士素皆一心加得保城非維所能卒傾表上進軍晨夜速到還衆議以經奔北城不足自固維若斷涼州之道兼四郡民夷據關隴之險敢能沒經軍而屠隴右宜須大兵四集乃致攻討大將軍司馬文王曰昔諸葛亮常有此志卒亦不能事大謀遠非維所任也且城非倉卒所拔而糧少為急征西速救得上策矣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白上事驛

書不過六百里司馬文王語荀顗曰玄伯沈勇能斷荀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辦賊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後徵泰爲尚書右僕射典選舉加侍中光祿大夫吳大將孫峻出淮泗以泰爲鎮軍將軍假節都督淮北諸軍事詔徐州監軍已下受泰節度峻退軍還轉爲左僕射諸葛誕作亂壽春司馬文王率六軍軍丘頭泰總署行臺司馬景王文王皆與泰親友及沛國武陔亦與泰善文王問陔曰玄伯何如其父司空也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爲己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功立事過之泰前後以功增邑二千六百戶賜子弟一人亭侯二人關內侯景元元年薨追贈司空諡曰穆侯干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顗至告以可否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爲吾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不更言魏氏春秋曰帝之崩也太傅司馬孚尚書右僕射陳泰枕帝尸於股號哭盡哀時大將軍入于禁中泰見之悲慟大將軍亦對之泣謂曰玄伯其如我何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大將軍久之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歐血薨臣松之案本傳泰不爲太常未詳干寶所由知之孫盛改易泰言雖爲小勝然檢盛言諸所改易皆非別有異聞率更自以意制多不如舊凡記言之體當使若出其口辭勝而違實固君子所不取况復不勝而徒長虛妄哉博物記曰太丘長陳寔寔子鴻臚紀紀子司空羣羣子泰四世於漢魏二朝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漸小減時人爲其語曰公慙卿卿慙長子恂嗣

恂羹無嗣弟溫紹封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泰著勳前朝改封溫爲愼子。案陳氏譜羣之後名位遂微諶孫佐官至青州刺史佐弟坦廷尉佐子準太尉封廣陵郡公準弟戴徽及從弟堪並至大位準孫逵字林道有譽江左爲西中郎將追贈衛將軍

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也避亂江東及東城辭孫策袁術之命還本郡太守陳登請爲功曹使矯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脩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彊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矯郡爲孫權所圍於匡奇登令矯求救於太祖矯說太祖曰鄙郡雖小形便之國也若蒙救援使爲外藩則吳人剉謀徐方永安武聲遠震仁愛滂流未從之國望風景附崇德養威此王業也太祖奇矯欲留之矯辭曰本國倒縣本奔走告急縱無申胥之效敢忘弘演之義乎劉向新序曰齊桓公求婚於衛衛不與而嫁於許衛爲狄所伐桓公不救至於國滅君死懿公屍爲狄人所食惟有肝在懿公有臣曰弘演適使反致命於肝曰君爲其內臣爲其外乃刳腹內肝而死齊桓公曰衛有臣若此而尚滅寡人無有亡無日矣乃救衛定其君太祖乃遣赴救吳軍既退登多設閒伏勒兵追奔大破之太祖辟矯爲司

空掾屬除相令征南長史彭城樂陵太守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曰此孝子也表赦之遷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矯以為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之患可謂謬矣悉自覽罪狀一時論決大軍東征入為丞相長史軍還復為魏郡轉西曹屬從征漢中還為尚書行前未到鄴太祖崩洛陽羣臣拘常以為太子即位當須詔命矯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位大赦蕩然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略過人信一時之俊傑也帝既踐阼轉署吏部封高陵亭侯遷尚書令明帝即位進爵東鄉侯邑六百戶車駕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其亮直如此（世語曰劉曄以先進見幸因譖矯專權矯懼以問長子本本不知所出次子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帝見矯矯又問二子騫曰陛下意解故見大人也既入盡日帝曰劉曄搆君朕有以迹君朕心故已了以金五餅授之矯辭帝曰豈以為小惠君已知朕心顧君妻子未知故也帝憂社稷問矯司馬公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加侍中光祿大夫遷司徒景初元年薨諡曰貞

乾隆四年校刊

侯（魏氏春秋曰嬌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徐宣每非之庭議其闕太祖惜嬌才量欲擁全之乃下令曰喪亂已來風敎彫薄謗議之言難用褒貶自建安五年已前一切勿論其以斷前誹議者以其罪罪之）子本嗣歷位郡守九卿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下自盡有統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優於司馬岐等精練文理遷鎭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薨子粲嗣本弟騫咸熙中爲車騎將軍（案晉書曰騫字休淵爲晉佐命功臣至太傅封高平郡公）初嬌爲郡功曹使過泰山泰山太守東郡薛悌異之結爲親友戲謂嬌曰以郡吏而交二千石鄰國君屈從陪臣游不亦可乎悌後爲魏郡及尙書令皆承代嬌云（世語曰悌字孝威年二十二以兗州從事爲太守出太守初太祖定冀州以悌及東平王國爲左右長史後至中領軍並悉忠貞練事爲世吏表）

徐宣字寶堅廣陵海西人也避亂江東又辭孫策之命還本郡與陳矯並爲綱紀二人齊名而私好不協然俱見器於太守陳登與登並心於太祖海西淮浦二縣民作亂都尉衞彌令梁習夜奔宣家密送免之太祖遣督軍扈質來討賊以兵少不進宣潛見責之示以形勢質乃進破賊太祖辟爲司空掾屬除東緡發干令遷齊郡太守入爲門下督從到壽春會馬超作亂大軍西征太祖見官屬曰今當遠征而此方未定以爲後憂宜得清公大德以鎭統之乃以宣爲左護軍留統諸軍還爲丞

相東曹掾出爲魏郡太守太祖崩洛陽羣臣入殿中發哀或言易諸城守用譙沛人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譙沛而沮宿衞者心文帝聞曰所謂社稷之臣也帝既踐阼爲御史中丞賜爵關內侯徙城門校尉旬月遷司隸校尉轉散騎常侍從至廣陵六軍乘舟風浪暴起帝船回倒宣病在後陵波而前羣寮莫先至者帝壯之遷尚書明帝即位封津陽亭侯邑二百戶中領軍桓範薦宣曰臣聞帝王用人度世授才爭奪之時以策略爲先分定之後以忠義爲首故晉文行舅犯之計而賞雍季之言（呂氏春秋曰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得獸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爲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代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代之利乎）高祖用陳平之智而託後於周勃也竊見尚書徐宣體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世俗確然難動有社稷之節歷位州郡所在稱職今僕射缺宣行掌後事腹心任重莫宜宣者帝遂以宣爲左僕射後加侍中光祿大夫車駕幸許昌總統留事帝還主者奏呈文書詔曰吾省與僕射何異竟不視尚方令坐猥見考竟

乾隆四年校刊

宣上疏陳威刑太過又諫作宮殿窮盡民力帝皆手詔嘉納宣曰七十有縣車之禮今已六十八可以去矣乃固辭疾遜位帝終不許青龍四年薨遺令布衣疏巾斂以時服詔曰宣體履至實直內方外歷在三朝公亮正色有託孤寄命之節可謂柱石臣也常欲倚以台輔未及登之惜乎大命不永其追贈車騎將軍葬如公禮謚曰貞侯子欽嗣

衛臻字公振陳留襄邑人也父茲有大節不應三公之辟太祖之初至陳留茲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太祖亦異之數詣茲議大事從討董卓戰于滎陽而卒太祖每涉郡境輒遣使祠焉先賢行狀曰茲字子許不爲激詭之行不徇流俗之名明慮淵深規畧宏遠爲車騎將軍何苗所辟司徒楊彪再加旌命董卓作亂漢室傾蕩太祖到陳留始與茲相見遂同盟計與武事茲荅曰亂生久矣非兵無以整之且言兵之興者自今始矣深見廢興首讚弘謀合兵三千人從太祖入滎陽力戰終日失利身歿郭林宗傳曰茲弱冠與同郡圈文生俱稱盛德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讎直文生訾呵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損茲以烈節垂名夏侯惇爲陳留太守舉臻計吏命婦出宴臻以爲末世之俗非禮之正惇怒執臻既而赦之後爲漢黃門侍郎東郡朱越謀反引臻太祖令曰孤與卿君同共舉事加欽令問始聞越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書具亮忠誠會奉詔命聘貴人于魏因表留臻參丞相軍事

追錄臻父舊勲賜爵關內侯轉爲戸曹掾文帝即王位
爲散騎常侍及踐阼封安國亭侯時羣臣並頌魏德多
抑損前朝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數目臻曰天
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遷尚書轉侍中吏部尚書帝幸
廣陵行中領軍從征東大將軍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
已在濡須口臻曰權恃長江未敢亢衡此必畏怖僞辭
耳考核降者果守將詐所作也明帝即位進封康鄉侯
後轉爲右僕射典選舉如前加侍中中護軍蔣濟遺臻
書曰漢祖遇亡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爲太師布衣厮
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答曰古人遺智慧

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
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
起矣諸葛亮寇天水臻奏宜遣奇兵入散關絶其糧道
乃以臻爲征蜀將軍假節督諸軍事到長安亮退還復
職加光祿大夫是時帝方隆意於殿舍臻數切諫及殿
中監擅收蘭臺令史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
心卿推之何臻上疏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
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懼
羣司將遂越職以至陵遲矣亮又出斜谷征南上朱然
等軍已過荆城臻曰然吳之驍將必下從權且爲勢以

綴征南耳權果召然入居巢進攻合肥帝欲自東征臻曰權外示應亮內實觀望且合肥城固不足爲慮車駕可無親征以省六軍之費帝到尋陽而權竟退幽州刺史毋丘儉上疏曰陛下卽位已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臻曰儉所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頻歲稱兵寇亂邊境而猶案甲養士未果尋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且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內脩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儉行軍遂不利臻遷爲司空徙司徒正始中進爵長垣侯邑千戶封一子列侯

初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方奇貴臨菑侯丁儀等爲之羽翼勸臻自結臻以大義拒之及文帝卽位東海王霖有寵帝問臻平原侯何如臻稱明德美而終不言曹爽輔政使夏侯玄宣指欲引臻入守尚書令及爲弟求婚皆不許固乞遜位詔曰昔干木偃息義壓彊秦留侯頤神不忘楚事讜言嘉謀望不吝焉賜宅一區位特進秩如三司薨追贈太尉謚曰敬侯子烈嗣咸熙中爲光祿勳

臣松之案舊事及傳咸集烈終於光祿勳烈二弟京楷皆二千石楷子權字伯輿晉大司馬汝南王亮輔政以權爲尚書郎傳咸與亮牋曰衛伯輿貴妃兄子誠有才章應作臺郎然未得東宮官屬東宮官屬前患楊駿親理塞路今有伯輿復越某作郎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羣吠遂至回聽權作左思吳都賦敘及注敘粗有文

辭至於爲注了無所發明直爲塵穢紙墨不合傳寫也

盧毓字子家涿郡涿人也父植有名於世續漢書曰植字子幹少事馬融與鄭玄同門相友植剛毅有大節常喟然有濟世之志不苟合取容不應州郡命召建寧中徵博士出補九江太守以病去官作尚書章句禮記解詁稍遷侍中尚書張角起以植爲北中郎將征角失利抵罪頃之復以爲尚書張讓劫少帝奔小平津植手劍責數讓等讓等皆放兵垂泣謝罪遂自殺董卓議欲廢帝衆莫敢對植獨正言語在卓傳植以老病去位隱居上谷軍都山初平三年卒太祖北征柳城過涿郡令告太守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模乃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閭鄭喪子產而仲尼隕涕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有異於人敬遣丞掾脩墳墓并致薄醊以彰厥德植有四子毓最小毓十歲而孤遇本州亂二兄死難當袁紹公孫瓚交兵幽冀饑荒養寡嫂孤兄子以學行見稱文帝爲五官將召毓署門下賊曹崔琰舉爲冀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駮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巹之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爲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爲可殺之爲重太祖曰毓執之是也又引

經典有意使孤歎息由是爲丞相法曹議令史轉西曹議令史魏國既建爲吏部郎文帝踐阼徙黃門侍郎出爲濟陰相梁譙二郡太守帝以譙舊鄉故大徙民充之以爲屯田而譙土地墝瘠百姓窮困毓愍之上表徙民於梁國就沃衍失帝意雖聽毓所表心猶恨之遂左遷毓使將徙民爲睢陽典農校尉毓心在利民躬自臨視擇居美田百姓賴之遷安平廣平太守所在有惠化青龍二年入爲侍中先是散騎常侍劉劭受詔定律未就毓上論古今科律之意以爲法宜一正不宜有兩端使姦吏得容情及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帝不悅

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爲狂直陛下宜容之在職三年多所駮爭詔曰官人秩才聖帝所難必須良佐進可替否侍中毓稟性貞固心平體正可謂明試有功不懈于位者也其以毓爲吏部尚書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鄭沖帝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邕帝於是用邕前此諸葛誕鄧颺等馳名譽有四窻八達之誚帝疾之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

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爲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眞僞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即詔作考課法會司徒缺毓舉處士管寧帝不能用更問其次毓對曰敦篤至行則太中大夫韓曁亮直淸方則司隸校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帝乃用曁毓於人及選舉先舉性行而後言才黃門李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爲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爲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齊王即位賜爵關內侯時曹爽秉權將樹其黨徙毓僕射以侍中何晏代毓頃之出毓爲廷尉司隸畢軌又枉奏免官衆論多訟之乃以毓爲光祿勳爽等見收太傅司馬宣王使毓行司隸校尉治其獄復爲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封高樂亭侯轉爲僕射故典選舉加光祿大夫高貴鄉公即位進封大梁鄉侯封一子高亭侯毌丘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景王出征毓綱紀後事加侍中正元三年疾病遜位遷爲司空固推驃騎將軍王昶光祿大夫王觀司隸校尉王祥詔使使者即授印綬進爵封容城侯邑二千三百戶甘露二年薨謚曰成侯

孫藩嗣毓子欽琎咸熙中欽爲尚書琎泰山太守世語曰欽字子若琎字子㐲欽泰始中爲尚書僕射領選咸寧四年卒追贈衛將軍開府虞預晉書曰欽少居名位不顧財利清虛淡薄勤修禮典同郡張華家單少孤不爲鄉邑所知惟欽貴異焉欽子浮字子雲晉諸公贊曰張華博識多聞無物不知浮高朗經博有美於華起家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朝廷器重之就家以爲國子博士遷祭酒永平中爲祕書監琎及子皓志並至尚書志子諶字子諒溫嶠表稱諶清飭有文思諶別傳曰諶善著文章洛陽傾覆北投劉琨琨以爲司空從事中郎琨敗諶歸段末波元帝之初累召爲散騎中書侍郎不得南赴永和六年卒於胡胡中子孫過江妖賊帥盧循諶之曾孫

評曰桓階識覩成敗才周當世陳羣動仗名義有清流雅望泰弘濟簡至允克堂構矣魏世事統臺閣重內輕外故八座尚書卽古六卿之任也陳徐衛盧久居斯位矯宜剛斷骨鯁臻毓規鑒清理咸不忝厥職云

魏志卷二十二

魏志卷二十二

魏志卷二十二考證

陳羣南安太守鄧艾○南安監本作汝南 臣明楷按鄧艾傳云出叅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非汝南也今改正

陳矯復爲魏郡轉西曹屬○毛本無轉字宋本無郡字

衞臻輒遣使祠焉注後文生以穢貨見損○監本損誤指今改正

盧毓自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太平御覽作皆未與夫相見

在職三年多所駮爭○太平御覽作多所駮易

名如畫地作餅○太平御覽作有名如畫地作餅多有字

延泰山太守注清飭有文思○清飭毛本作淸出

魏志卷二十三

晉 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和洽 常林 楊俊 杜襲

趙儼 裴潛 子秀

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舉孝廉大將軍辟皆不就袁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洽獨以冀州土平兵彊英桀所利四戰之地本初乘資雖能彊大然雄豪四起全未可必也荆州劉表無他遠志愛人樂士土地險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遂與親舊俱南從表表以上賓

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辟爭地也昏世之主不可親近久而阽危臣松之案漢書文紀曰阽於死亡食貨志曰阽危若是注曰阽音鹽如屋簷近邊易墮之意也一曰臨危曰阽必有讒慝間其中者遂南度武陵太祖定荊州辟爲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裘弊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

檢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孫盛曰昔先王御世觀民設教雖質文因時損益代用至於車服禮秩貴賤等差其歸一揆魏承漢亂風俗侈泰誠宜仰思古制訓以約簡使奢不陵肆儉足中禮進無蜉蝣之刺退免采莫之譏如此則治道隆而頌聲作矣夫矯枉過正則巧僞滋生以克訓下則民志險隘非聖王所以陶化民物閑邪存誠之道和洽之言於是允矣魏國既建爲侍中後有白毛玠謗毀太祖太祖見近臣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案實其事罷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爲崔琰觖望此損君臣恩義妄爲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昔蕭曹與高祖並起微賤致功立勳高祖每在屈笮二相恭順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後世也和侍中

乾隆四年校刊

比求實之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洽對曰如言事者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以玠出羣吏之中特見拔擢顯在首職歷年荷寵剛直忠公爲衆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實今聖恩垂含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上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二者不加檢覈臣竊不安太祖曰方有軍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邪狐射姑刺陽處父於朝此爲君之誡也太祖克張魯洽陳便宜以時拔軍徙民可省置守之費太祖未納其後竟徙民棄漢中出爲郎中令文帝踐阼爲光祿勳封安城亭侯明帝卽位進封西陵鄉侯邑二百戶太和中散騎常侍高堂隆奏時風不至而有休廢之氣必有司不勤職事以失天常也詔書謙虛引咎博諮異同洽以爲民稀耕少浮食者多國以民爲本民以穀爲命故費一時之農則失育命之本是以先王務蠲煩費以專耕農自春夏以來民窮於役農業有廢百姓囂然時風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消復之術莫大於節儉太祖建立洪業奉師徒之費供軍賞之用吏士豐於資食倉府衍於穀帛由不飾

無用之宮絕浮華之費方今之要固在息省勞煩之役損除他餘之務以爲軍戎之儲三邊守禦宜在備豫料賊虛實蓄士養衆算廟勝之策明攻取之謀詳詢衆庶以求厥中若謀不素定輕弱小敵軍人數舉舉而無庸所謂黷武無震古人之誡也轉爲太常淸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薨謚曰簡侯子禼嗣禼音離禼弟適才爽開濟官至廷尉吏部尚書晉諸公贊曰和嶠字長輿適之子也少知名以雅重稱常慕其舅夏侯玄之爲人厚自封植嶷然不羣於黃門郎遷中書令轉尚書愍懷太子初立以嶠爲少保加散騎常侍家產豐富擬於王公而性至儉吝嶠同母弟郁素無名嶠輕侮之以此爲損卒於官贈光祿大夫郁以公彊當世致位尚書令洽同郡許混者許劭子也淸醇有鑒識明帝時爲尚書劭字子將汝南先賢傳曰召陵謝子微高才遠識見劭年十八時乃歎息曰此則希世出衆之偉人也劭始發明樊子昭於鬻幘之肆出虞永賢於牧豎召李叔才鄉閭之間擢郭子瑜鞍馬之吏援楊孝祖舉和陽士茲六賢者皆當世之令懿也其餘中流之士或舉之於淹滯或顯之于童齒莫不賴劭顧歎之榮凡所拔育顯成令德者不可殫記其探擿僞行抑損虛名則周之單襄無以尚也劭宗人許栩沈沒榮利致位司徒舉宗莫不匍匐栩門承風而驅官以賄成惟劭不過其門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聞郡高名請爲功曹饕餮放流絜士盈朝袁紹公族好名爲濮陽長棄官來還有副車從騎將入郡界紹乃歎曰吾之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乎遂單車而歸辟公府掾拜鄢陵令方正徵皆不就避亂江南所歷之國必翔而後集終于豫章時年四十六有子曰混顯名魏世

常林字伯槐河內溫人也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汝何不拜林曰雖當下客臨子字父何拜之有

於是咸共嘉之魏略曰林少單貧雖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末爲諸生帶經耕鉏其妻常自饋餉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太守王匡起兵討董卓遣諸生
於屬縣微伺吏民罪負便收之考責錢穀贖罪稽遲則
夷滅宗族以崇威嚴林叔父撾客爲諸生所白匡怒收
治舉宗惶怖不知所責多少懼繫者不救林往見匡同
縣胡母彪曰王府君以文武高才臨吾鄙郡鄙郡表裏
山河土廣民殷又多賢能惟所擇用今主上幼沖賊臣
虎據華夏震慄雄才奮用之秋也若欲誅天下之賊扶
王室之微智者望風應之若響克亂在和何征不捷苟
無恩德任失其人覆亡將至何暇匡翼朝廷崇立功名

乎君其藏之因說叔父見拘之意彪即書責匡匡原林
叔父林乃避地上黨耕種山阿當時旱蝗林獨豐收盡
呼比鄰升斗分之依故河間太守陳延壁陳馮二姓舊
族冠冕張楊利其婦女貪其資貨林率其宗族爲之策
謀見圍六十餘日卒全堡壁并州刺史高幹表爲騎都
尉林辭不受後刺史梁習薦州界名士林及楊俊王凌
王象荀緯太祖皆以爲縣長林宰南和治化有成超遷
博陵太守幽州刺史所在有績文帝爲五官將林爲功
曹太祖西征田銀蘇伯反幽冀扇動文帝欲親自討之
林曰昔忝博陵又在幽州賊之形勢可料度也北方吏

民樂安厭亂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銀伯犬羊相聚智小謀大不能爲害方今大軍在遠外有彊敵將軍爲天下之鎮也輕動遠舉雖克不武文帝從之遣將往伐應時克滅出爲平原太守魏郡東部都尉入爲丞相東曹屬魏國既建拜尚書文帝踐阼遷少府封樂陽亭侯魏略曰林性既清白當官又嚴少府寺與鴻臚對門時崔林爲鴻臚崔性闊達不與林同數數聞林撾吏聲不以爲可林夜撾吏不勝痛叫呼敖敖徹曙明日崔出門與林車相遇乃嘲林曰聞卿爲廷尉爾邪林不覺答曰不也崔曰卿不爲廷尉昨夜何故考囚乎林大慙然不能自止轉大司農明帝卽位進封高陽鄉侯徙光祿勳太常晉宣王以林鄉邑耆德每爲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叙爲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魏略曰初林少與司馬京兆善太傅每見林輒欲跪林止之曰公尊貴矣止也及司徒缺太傅有意欲以林補之案魏略此語與本傳反臣松之以爲林之爲人不畏權貴者也論其然否謂本傳爲是時論以林節操清峻欲致之公輔而林遂稱疾篤拜光祿大夫年八十三薨追贈驃騎將軍葬如公禮謚曰貞侯子旹嗣爲太山太守坐法誅旹弟靜紹封案晉書諸葛誕反大將軍東征旹坐稱疾爲司馬文王所法魏略以林及吉茂沐並時苗四人爲清介傳吉茂字叔暢馮翊池陽人也世爲著姓好書不恥惡衣惡食而恥一物之不知建安初關中始平茂與扶風蘇則共入武功南山隱處精思數歲州舉茂才除臨汾令居官清靜吏民不忍欺轉爲武德侯庶子二十二年坐其宗人吉本等起事被收先是科禁內學及兵書而茂皆有匿不送官及其被收不知當坐本等顧謂其左右曰我

坐書也會鍾相國證茂本服第已絕故得不坐後以茂爲武陵太守不之官轉鄴相以國省拜議郎景初中病亡自茂脩行從少至長冬則被裘夏則短褐行則步涉食則茨藿臣役妻子室如懸磬其或饋遺一不肯受雖不以此高人亦心疾不義而貴且富者先時國家始制九品各使諸郡選置中正差敘自公卿以下至于郎吏功德材行所任茂同郡護羌校尉王琰前數爲郡守不名爲清白而琰子嘉仕歷諸縣亦復爲通人嘉時還爲散騎郎馮翊郡移嘉爲中正嘉敘茂雖在上第而狀甚下云德優能少茂慍曰痛乎我效汝父子冠幘劫人邪初茂同產兄黃以十二年中從公府掾爲長陵令是時科禁長吏擅去官而黃聞司徒趙溫薨自以爲故吏違科奔喪爲司隸鍾繇所收遂伏法茂時爲白衣始有清名於三輔以爲兄坐追義而死怨怒不肯哭至歲終繇舉茂議者以爲茂必不就及舉既到而茂就之故時人或以茂爲畏繇或以茂爲髦士也沐並字德信河間人也少孤苦袁紹父子時始爲名吏有志介嘗過姊姊爲殺雞炊黍而不留也然爲人公果不畏彊禦丞相召署軍謀掾黃初中爲成皐令校事劉肈出過縣遣人呼縣吏求索槀穀是時蝗旱官無有見未辦之間肈人從入並之閤下呴呼罵吏並怒因躧履提刀而出多從吏卒欲收肈肈覺知驅走具以狀聞有詔肈爲牧司爪牙吏而並欲收縛無所忌憚自恃清名邪遂收欲殺之肈髠決減死刑竟復吏由是放散十餘年至正始中爲三府長史時吳使朱然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研材牂牁人兵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言共食來後熟者答言不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邪其名流布播於異域如此雖自華夏不知者以爲前世人也爲長史八年晚出爲濟陰太守召還拜議郎年六十餘自慮身無常豫作終制戒其子以儉葬曰告雲儀等夫禮者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者則爲君子不務者終爲小人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是以富貴者有驕奢之過而貧賤者譏於固陋於是養生送死苟竊非禮由斯觀之陽虎璵璠甚於暴骨桓魋石槨不如速朽此言儒學撥亂反正鳴鼓矯俗之大義也未是夫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天地爲一區萬物爲芻狗該覽玄通求形景之宗同禍福之素一死生之命吾有慕於道矣夫道之爲物惟怳惟忽壽爲欺魄夭爲鳧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悅陰陽甘夢太極奚以棺槨爲牢衣裳爲纏屍繫地下長幽桎梏豈

乾隆四年校刊

不哀哉昔莊周闊達無所適莫又楊王孫裸體貴不久
容耳至夫末世緣生怨死之徒乃有含珠鱗柙玉牀象
衽殺人以徇壙穴之內錮以紵絮藉以蜃炭千載僵燥
託類神仙於是大教陵遲競於厚葬謂莊子爲放蕩以
王孫爲戮死豈復識古有衣薪之鬼而野有狐狸之齒
乎哉吾以材質滓濁汙於清流昔忝國恩歷試宰守所
在無效代匠傷指狼跋首尾無以雪恥如不可求從吾
所好今年過耳順奄忽無常苟得獲沒即以吾身襲於
王孫矣上冀以贖市朝之逋罪下以親道化之靈祖顧
爾幼昏未知臧否若將逐俗抑廢吾志私稱從令未必
爲孝而犯魏顆聽治之賢爾爲棄父之命誰或矜之使
死而有知吾將尸視至嘉平中病甚臨困又勑豫掘埳
戒氣絕令二人舉尸即埳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
弔祭之賓無設搏治粟米之奠又戒後亡者不得入藏
不得封樹妻子皆遵之時苗字德胄鉅鹿人也少清白
爲人疾惡建安中入丞相府出爲壽春令令行風靡揚
州治在其縣時蔣濟爲治中苗以初至往謁濟濟素嗜
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苗恚恨還刻木爲人署曰酒徒
蔣濟置之牆下旦夕射之州郡雖知其所爲不恪然以
其履行過人無若之何又其始之官乘薄軬車黃牸
牛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其去留其犢謂主簿
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有也羣吏曰六畜
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皆以爲激然由此名聞
天下還爲太官令領其郡中正定九品於敘人才不能
寬然紀人之短雖在久遠銜之不置如所忿蔣濟者仕
進至太尉濟不以苗前毀已爲嫌苗亦不以濟貴更屈
意爲令數歲不肅而治遷典農中
郎將年七十餘以正始中病亡也

楊俊字季才河內獲嘉人也受學陳留邊讓讓器異之
俊以兵亂方起而河內處四達之衢必爲戰場乃扶持
老弱詣京密山間同行者百餘家俊振濟貧乏通共有
無宗族知故爲人所略作奴僕者凡六家俊皆傾財贖
之司馬宣王年十六七與俊相遇俊曰此非常之人也
又司馬朗早有聲名其族兄芝衆未之知惟俊言曰芝

雖夙望不及朗實理但有優耳俊轉避地幷州本郡王象少孤特爲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質卽贖象著家娉娶立屋然後與別太祖除俊曲梁長入爲丞相掾屬舉茂才安陵令遷南陽太守宣德教立學校吏民稱之徙爲征南軍師魏國既建遷中尉太祖征漢中魏諷反於鄴俊自劾詣行在所俊以身方罪免牋辭太子太子不說曰楊中尉便去何太高遠邪遂被書左遷平原太守文帝踐阼復在南陽時王象爲散騎常侍薦俊曰伏見南陽太守楊俊秉純粹之茂質履忠肅之弘量體仁足以育物篤實足以

動衆克長後進惠訓不倦外寬內直仁而有斷自初彈冠所歷垂化再守南陽恩德流著殊鄰異黨襁負而至今境守清靜無所展其智能宜還本朝宣力輦轂熙帝之載俊自少及長以人倫自任同郡審固陳留衞恂本皆出自兵伍俊資拔獎致咸作佳士後固歷位郡守恂御史縣令其明鑒行義多此類也初臨菑侯與俊善太祖適嗣未定密訪羣司俊雖並論文帝臨菑才分所長不適有所據當然稱臨菑猶美文帝常以恨之黃初三年車駕至宛以市不豐樂發怒收俊尚書僕射司馬宣王常侍王象荀緯請俊叩頭流血帝不許俊曰吾知罪

矣遂自殺衆寃痛之世語曰俊三孫覽字公質汝陰太守猗字公彥尚書晉東海王越舅
也覽子沈字宣弘散騎常侍魏略曰王象字羲伯既爲
俊所知拔果有才志建安中與同郡荀緯等俱爲魏太
子所禮待及王粲陳琳阮瑀路粹等亡後新出之中惟
象才最高魏有天下拜象散騎侍郎遷爲常侍封列侯
受詔撰皇覽使象領祕書監象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數
歲成藏於祕府合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
萬字象既性器和厚又文采溫雅用是京師歸美稱爲
儒宗車駕南巡未到宛有詔百官不得干豫郡縣及車
駕到而宛令不解詔旨閉市門帝聞之忿然曰吾是寇
邪乃收宛令及太守楊俊詔問尚書漢明帝殺幾二千
石時象見詔文知俊必不免乃當帝前叩頭流血竟面
請俊減死一等帝不答欲釋入禁中象引帝衣帝顧謂
象曰我知楊俊與卿本末耳今聽卿是無我也卿寧無
俊邪無我邪象以帝言切乃縮手帝遂入決俊法然後
乃出象自恨不能
濟俊遂發病死

杜襲字子緒潁川定陵人也曾祖父安祖父根著名前
世先賢行狀曰安年十歲名稱鄉黨至十五入太學號曰神童既名知人清高絕俗洛陽令周紆數候安安
常逃避不見時貴戚慕安高行多有與書者輒不發以慮後患常鑿壁藏書後諸與書者果有大罪推捕所與
交通者吏至門安乃發壁出書印封如故當時皆嘉其慮遠三府並辟公車特徵拜宛令先是宛有報讐者其
令不忍致理將與俱亡縣中豪彊有告其處者致捕得安深疾惡之到官治戮肆之於市懼有司繩彈遂自免
後徵拜巴郡太守率身正下以禮化俗以病卒官時服薄斂素器不漆子自將車州郡賢之表章墳墓根舉孝
廉除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外戚橫恣安帝長大猶未歸政根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鄧后怒收根等伏誅誅
者皆絹囊盛於殿上撲地執法者以根德重事公默語行事人使不加力誅訖車載城外根以撲輕得蘇息遂
閉目不動搖經三日乃密起逃竄爲宜城山中酒家客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常厚敬待鄧后崩安帝謂根久
死以根等忠直普下天下錄見誅者子孫根乃自出徵詣公車拜符節令或問根往日遭難天下同類知故不
少何至自苦歷年如此根答曰周旋人間非絕迹之處邂逅發露禍及親知故不爲也遷濟陰太守以德讓爲

政風移俗改年七十八以壽終柩不加漆斂以時服長吏下車常先詣安根墓致祠襲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同郡繁欽數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龍蟠幽藪待時鳳翔豈謂劉牧當爲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其與子絕矣欽慨然曰請敬受命襲遂南適長沙建安初太祖迎天子都許襲逃還鄉里太祖以爲西鄂長縣濵南境寇賊縱橫時長吏皆斂民保城郭不得農業野荒民困倉庾空虛襲自知恩結於民乃遣老弱各分散就田業留丁彊備守吏民歡悅會荊州出步騎萬人來攻城襲乃悉召縣吏民任拒守者五十餘人與之

要誓其親戚在外欲自營護者恣聽遣出皆叩頭願致死於是身執矢石率與戮力吏民感恩咸爲用命臨陣斬數百級而襲衆死者三十餘人其餘十八人盡被創賊得入城襲帥傷痍吏民決圍得出死喪略盡而無反背者遂收散民徙至摩陂營吏民慕而從之如歸九州春秋曰建安六年劉表攻西鄂西鄂長杜子緒帥縣男女嬰城而守時南陽功曹柏孝長亦在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二日往出戶問消息至四五日乃更負楯親鬬語子緒曰勇可習也司隸鍾繇表拜議郎參軍事荀彧又薦襲太祖以爲丞相軍祭酒魏國既建爲侍中與王粲和洽並用彊識博聞故太祖游觀出入多得驂乘至其見敬不及

洽襲嘗獨見至于夜半粲性躁競起坐曰不知公對杜襲道何等也洽笑答曰天下事豈有盡邪卿晝侍可矣悒悒於此欲兼之乎後襲領丞相長史隨太祖到漢中討張魯太祖還拜襲駙馬都尉留督漢中軍事綏懷開導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夏侯淵爲劉備所沒軍喪元帥將士失色襲與張郃郭淮糾攝諸軍事權宜以郃爲督以一衆心三軍遂定太祖東還當選留府長史鎮守長安主者所選皆不當太祖令曰釋騏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遂以襲爲留府長史駐關中時將軍許攸擁部曲不附太祖而有慢言太祖大怒先欲伐之羣臣多諫可招懷攸共討彊敵太祖橫刀於膝作色不聽襲入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以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之何待下之不闡乎太祖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乎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邪太祖曰凡人也襲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貍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彊攻弱進不爲勇退不爲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萬石之鐘不以莛撞起音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太祖曰善遂厚撫攸攸卽歸服時夏侯尙

暱於太子情好至密襲謂尚非益友不足殊待以聞太祖文帝初甚不悅後乃追思語在尚傳其柔而不犯皆此類也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及踐阼爲督軍糧御史封武平亭侯更爲督軍糧執法入爲尚書明帝即位進封平陽鄉侯諸葛亮出秦川大將軍曹真督諸軍拒亮徙襲爲大將軍軍師分邑百戶賜兄基爵關內侯真薨司馬宣王代之襲復爲軍師增邑三百戶并前五百五十戶以疾徵還拜大中大夫薨追贈少府謚曰定侯子會嗣

趙儼字伯然潁川陽翟人也避亂荆州與杜襲繁欽通財同計合爲一家太祖始迎獻帝都許儼謂欽曰曹鎮東應期命世必能匡濟華夏吾知歸矣建安二年年二十七遂扶持老弱詣太祖太祖以儼爲朗陵長縣多豪猾無所畏忌儼取其尤甚者收縛案驗皆得死罪儼既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威恩並著時袁紹舉兵南侵遣使招誘豫州諸郡諸郡多受其命惟陽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錄戶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諸郡並叛懷附者復收其綿絹小人樂亂能無遺恨且遠近多虞不可不詳也通曰紹與大將軍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若綿絹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顧望有所須待

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爲君釋此患、乃書與荀彧曰、今陽安郡當送緜絹、道路艱阻、必致寇害、百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貳、微善必賞、則爲義者勸、善爲國者、藏之於民、以爲國家宜垂慰撫、所斂緜絹、皆俾還之、彧報曰、輒白曹公、公文下郡、緜絹悉以還民、上下歡喜、郡內遂安、入爲司空掾屬主簿、魏略曰、太祖北拒袁紹、時遠近無不私遺牋記、通意於紹者、儼與領陽安太守李通同治、通亦欲遣使、儼爲陳紹必敗意、通乃止、及紹破走、太祖使人搜閱紹記室、惟不見通書疏、陰知儼必爲之計、乃曰、此必趙伯然也、臣松之案、魏武紀、破紹後、得許下軍中人書、皆焚之、若故使人搜閱、知其有無、則非所以安人情也、疑此語爲不然、時于禁屯潁陰、樂進屯陽翟、張遼屯長社、諸將任氣、多共不協、使儼并參三軍、每事訓喻、遂相親睦、太祖征荊州、以儼領章陵太守、徙都督護軍、護于禁張遼張郃朱靈李典路招馮楷七軍、復爲丞相主簿、遷扶風太守、太祖徙出故韓遂馬超等兵五千餘人、使平難將軍殷署等督領、以儼爲關中護軍、盡統諸軍、羌虜數來寇害、儼率署等追到新平、大破之、屯田客呂並自稱將軍、聚黨據陳倉、儼復率署等攻之、賊即破滅、時被書差千二百兵往助漢中守、署督送之、行者卒與室家別、皆有憂色、署發後一日、儼慮其有變、乃自追至斜谷口、人人慰勞、又深戒

署還宿雍州刺史張既舍署軍復前四十里兵果叛亂未知署吉凶而儼自隨步騎百五十人皆與叛者同部曲或婚姻得此問各驚被甲持兵不復自安儼欲還既等以爲今本營黨已擾亂一身赴之無益可須定問儼曰雖疑本營與叛者同謀要當聞行者變乃發之又有欲善不能自定宜及猶豫促撫寧之且爲之元帥既不能安輯身受禍難命也遂去行三十里止放馬息盡呼所從人喻以成敗慰勵懇切皆慷慨曰死生當隨護軍不敢有二前到諸營各召料簡諸姦結叛者八百餘人散在原野惟取其造謀魁率治之餘一不問郡縣所收送皆放遣乃卽相率還降儼密白宜遣將詣大營請舊兵鎭守關中太祖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當須到乃發遣而事露諸營大駭不可安喻儼謂諸將曰舊兵既少東兵未到是以諸營圖爲邪謀若或成變爲難不測因其狐疑當令早決遂宣言當差留新兵之溫厚者千人鎭守關中其餘悉遣東便見主者內諸營兵名籍案累重立差別之留者意定與儼同心其當去者亦不敢動儼一日盡遣上道因使所留千人分布羅落之東兵尋至乃復脅喻幷徙千人令相及共東凡所全致二萬餘口孫盛曰盛聞爲國以禮民非信不立周成不棄桐葉之言晉文不違伐原之誓故能隆刑措之道建一匡

魏志卷二十三

之功儼既許留千人使效心力始雖權也宜以信終兵威既集而又逼徙信義喪矣何以臨民關羽圍
征南將軍曹仁於樊儼以議郎參仁軍事南行遷平寇
將軍徐晃俱前既到羽圍仁遂堅餘救兵未到晃所督
不足解圍而諸將呵責晃促救儼謂諸將曰今賊圍素
固水潦猶盛我徒卒單少而仁隔絕不得同力此舉適
所以弊內外耳當今不若前軍偪圍遣諜通仁使知外
救以勵將士計北軍不過十日尚足堅守然後表裏俱
發破賊必矣如有緩救之戮余爲諸軍當之諸將皆喜
便作地道箭飛書與仁消息數通北軍亦至并勢大戰
羽軍既退舟船猶據沔水襄陽隔絕不通而孫權襲取

羽輜重羽聞之卽走南還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
懼必可追禽也儼曰權邀羽連兵之難欲掩制其後顧
羽還救恐我承其兩疲故順辭求效乘釁因變以觀利
鈍耳今羽已孤迸更宜存之以爲權害若深入追北權
則改虞於彼將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爲深慮仁乃解
嚴太祖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勑仁如儼所策文帝
卽王位爲侍中頃之拜駙馬都尉領河東太守典農中
郎將黃初三年賜爵關內侯孫權寇邊征東大將軍曹
休統五州軍禦之徵儼爲軍師權衆退軍還封宜土亭
侯轉爲度支中郎將遷尚書從征吳到廣陵復留爲征

東軍師明帝即位進封都鄉侯邑六百戸監荆州諸軍事假節會疾不行復爲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轉大司馬軍師入爲大司農齊王即位以儼監雍涼諸軍事假節轉征蜀將軍又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正始四年老疾求還徵爲驃騎將軍魏略曰舊故四征有官厨財籍遷轉之際無不因緣而儼叉手上車發到霸上忘持其常所服藥雍州聞之乃追送雜藥材數箱儼笑曰人言語殊不易我偶問所服藥耳何用是爲邪遂不取遷司空薨諡曰穆侯子亭嗣初儼與同郡辛毗陳羣杜襲並知名號曰辛陳杜趙云

裴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也魏略曰潛世爲著姓父茂仕靈帝時歷縣令郡守尚書建安初以奉使率導關中諸將討李傕有功封列侯潛少不脩細行由此爲父所不禮避亂荆州劉表待以賓禮潛私謂所親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適長沙太祖定荆州以潛參丞相軍事出歷三縣令入爲倉曹屬太祖問潛曰卿前與劉備俱在荆州卿以備才略何如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而不能爲治也若乘閒守險足以爲一方主時代郡大亂以潛爲代郡太守烏丸王及其大人凡三人各自稱單于專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正太祖欲授潛精兵以鎮討之潛辭曰代郡戸口殷衆士馬控弦動有萬數單于自知放横日久内不自安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謀圖之不

可以兵威迫也遂單車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之以靜單于以下脫帽稽顙悉還前後所畧婦女器械財物潛案誅郡中大吏與單于爲表裏者郝溫郭端等十餘人北邊大震百姓歸心在代三年還爲丞相理曹掾太祖褒稱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爲峻今計者必以潛爲理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訟爭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於是太祖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反問至乃遣鄢陵侯彰爲驍騎將軍征之潛出爲沛國相遷兗州刺史太祖次摩陂歎其軍陳齊整特加賞賜文帝踐祚入爲散騎常侍出爲魏郡潁川典農中郎將奏通貢舉比之郡國由是農官進仕路泰遷荊州刺史賜爵關內侯明帝即位入爲尚書出爲河南尹轉太尉軍師大司農封清陽亭侯邑二百戶入爲尚書令奏正分職料簡名實出事使斷官府者百五十餘條喪父去官拜光祿大夫正始五年薨追贈太常謚曰貞侯魏略曰時遠近皆云當爲公會病亡始潛自感所生微賤無舅氏又爲父所不禮卽折節仕進雖多所更歷清省恪然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藜芘以自供又潛爲兗州時嘗作一胡牀及其去也留以挂柱又以父在京師出入薄軍車羣弟之田廬常步行家人小大或并日而食其家教上下相奉事有似於石奮其履檢校度自魏興少能及者潛爲人材博有雅要容然但如此而已終無所推進故世歸其潔而不宗其餘子秀嗣遺令儉葬

墓中惟置一坐、瓦器數枚、其餘一無所設。秀咸熙中爲

尚書僕射。文章敘錄曰：秀字季彥，弘通博濟，八歲能屬文，遂知名。大將軍曹爽辟。喪父，服終，推財與兄弟。年二十五，遷黃門侍郎。爽誅，以故吏免。遷衞國相，累遷散騎常侍、尚書僕射、令、光祿大夫。咸熙中，晉文王始建五等，命秀典爲制度，封廣川侯。晉室受禪，進左光祿大夫，改封鉅鹿公，遷司空。著易及樂論，又畫地域圖十八篇，傳行于世。盟會圖及典治官制，皆未成。年四十八，泰始七年薨，謚元公，配食宗廟。少子頠，字逸民，襲封。荀綽冀州記曰：頠爲人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履行高整。自少知名，歷位太子中庶子、侍中、尚書。元康末，爲尚書左僕射。趙王倫以其望重，畏而惡之，知其不與賈氏同心，猶被枉害。臣松之案：陸機惠帝起居注稱頠雅有遠量，當朝名士也。又曰：民之望也。頠理具淵博，贍於論難，著崇有、貴無二論，以矯虛誕之弊。文辭精富，爲世名論。子嵩，字道文。荀綽稱嵩有父祖風，爲中書郎，早卒。頠從父弟邈，字景聲，有儁才，爲太傅司馬越從事中郎，假節，監中外營諸軍事。潛少弟徽，字文季，冀州刺史，有高才遠度，善言玄妙，事見荀粲、傅嘏、王弼、管輅諸傳。徽長子黎，字伯宗，一名演，遊擊將軍。次康，字仲豫，太子左衞率。次楷，字叔則，侍中、中書令、光祿大夫、開府。次綽，字季舒，黃門侍郎，早卒，追贈長水校尉。康、楷、綽皆爲名士，而楷才望最重。晉諸公贊曰：康有弘量，綽以明達爲稱，楷少與琅邪王戎俱爲掾，發名鍾會，致之大將軍司馬文王，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文王即辟爲掾，進歷顯位。謝鯤爲樂廣傳稱楷儁朗有識具，當時獨步。黎子苞，秦州刺史。康子純，黃門侍郎。次盾，徐州刺史。次邵，有器望，晉元帝爲安東將軍，邵爲長史，侍中王曠與司馬越書曰：裴邵在此，雖不治事，然識量弘達，此下人士，大敬附之。次廓，中壘將軍。楷子瓚，中書郎。次憲，豫州刺史。綽子遐，太傅主簿。瓚、遐並有盛名，早卒。晉諸公贊稱憲有清識

魏略列傳以徐福、嚴幹、李義、張既、游楚、梁習、趙儼、裴潛、韓宣、黃朗十人共卷，其既、習、儼、潛四人自有傳，徐福事在諸葛亮傳，游楚事在張既傳，餘幹等四人載之於後。嚴幹字公仲，李義字孝懿，皆馮翊東縣人也。馮翊東縣舊無冠族，故二人並單家，其器性皆重厚。當中平末，同年二十餘，幹好擊劍，義好辦護喪事。馮翊甲族桓、田、吉、郭及故侍中鄭文信等，頗以其各有器實，共紀識之。會三輔亂，人多流宕，而幹、義不去，與諸知故相浮沈，採樵

白活遠建安初關中始開詔分馮翊西數縣爲左內史郡治高陵以東數縣爲本郡治臨晉義於縣分當西屬義謂幹曰西縣兒曹不可與爭坐席今當共作方牀耳遂相附結皆仕東郡爲右職司隸辟幹不至歲終郡舉幹孝廉義上計掾義留京師爲平陵令遷冗從僕射遂歷顯職遠魏封十郡請義以爲軍祭酒又爲魏尚書左僕射及文帝郎位拜諫議大夫執金吾衛尉卒官義子豐字宣國見夏侯玄傳幹以孝廉拜蒲阪令病去官復舉至孝爲公車司馬令爲州所請詔拜議郎還參州事會以建策捕高幹又追錄前討郭援功封武鄉侯遷弘農太守及馬超反幹郡近超民人分散超破爲濮陽太守遷益州刺史以道不通黃初中轉爲五官中郎將明帝時遷永安太僕數歲卒始李義以直道推誠於人故于時陳羣等與之齊好雖無他材力而終仕進不頓躓幹從破亂之後更折節學問特善春秋公羊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爲大官而謂公羊爲賣餅家故數與幹共辨析長短繇爲人機捷善持論而幹訥口臨時屈無以應繇謂幹曰公羊高竟爲左丘明服矣幹曰直故吏爲明使君服耳公羊未肯也韓宣字景然渤海人也爲人短小建安中丞相召置軍謀掾冗散在

鄴嘗於鄴出入宮於東掖門內與臨菑侯植相遇時天新雨地有泥潦宣欲避之閣潦不得去乃以扇自障住於道邊植嫌宣既不去又不爲禮乃駐車使其常從問宣何官宣云丞相軍謀掾也植又問曰應得唐突列侯否宣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未聞宰士而爲下土諸侯禮也植又曰卽如所言爲人父吏見其子應有禮否宣又曰於禮臣子一例也而宣年又長植知其枝柱難窮乃釋去具爲太子言以爲辯黃初中爲尚書郎嘗以職事當受罰於殿前已縛束杖未行文帝輦過問此爲誰左右對曰尚書郎勃海韓宣也帝追念前臨菑侯所說乃寤曰是子建所道韓宣邪特原之遂解其縛時天大寒宣前以當受杖豫脫袴纏褌面縛及其原禪署不下乃遽而去帝目而送之笑曰此家有瞻諦之士也後出爲清河東郡太守明帝時爲尚書大鴻臚數歲卒宣前後當官在能否之間然善以己恕人始南陽韓暨以宿德在宣前爲大鴻臚暨爲人賢及宣在後亦稱職故鴻臚中爲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曷相如案本志宣名都不見惟魏略有此傳而世語列於名臣之流黃朗字文達沛郡人也爲人弘通有性實父爲本縣卒朗感其如此抗志游學由是爲方國及

其郡士大夫所禮異特與東平右姓王惠陽爲碩交惠陽親拜朗母於牀下朗始仕黃初中爲長吏遷長安令惠會喪母不赴復爲魏令遷襄城典農中郎將涿郡太守以明帝時疾病卒始朗爲君長自以父故常忌不呼鈴下伍伯而呼其姓字至於忿怒亦終不言朗既仕至二千石而惠陽亦歷長安令酒泉太守故時人謂惠陽外似麤疏而內堅密能不顧朗之本末事朗母如己母爲通度也魚豢曰世稱君子之德其猶龍乎蓋以其善變也昔長安市儈有劉仲始者一爲市吏所辱乃感激蹋其尺折之遂行學問經明行修流名海內後以有道徵不肯就衆人歸其高余以爲前世偶有此耳而今徐嚴復參之若皆非似能之志也其何詣至於此哉李推至道張工度主韓見識異黃能拔萃各著根於石上而垂陰乎千里亦未爲易也游翁慷慨展布腹心全軀保郡見延帝王又放陸生優游宴戲亦一賢也梁趙及裴雖張楊不足至於檢己老而益明亦難能也

評曰和洽清和幹理常林素業純固楊俊人倫行義杜襲溫粹識統趙儼剛毅有度裴潛平恒貞幹皆一世之美士也至林能不繫心於三司以大夫告老美矣哉

魏志卷二十三考證

和洽洽獨以冀州土平兵彊○毛本兵彊作民彊

必有讒慝間其中者○毛本無必字

太祖定荊州○定監本訛作奪今改正

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冊府作不可以一節論也

所謂悅武無震古人之誡也○悅武冊府作玩武 臣照按國語云武不可覿文不可匿覿武無震匿文不祥此必引此語自當作覿悅玩二字俱非

明帝時爲尚書注召李叔才鄉閭之間○叔宋本作淑

魏志卷二十三

又注莫不頼劭顧歎之榮○毛本作顧採

又注劭宗人許栩沉没榮利致位司徒○何焯曰按後漢書言劭從祖敬敬子訓訓子相並爲三公相以能諂事宦官故自致台司封侯數遣請劭劭惡其薄行終不候之栩疑相之誤也靈帝初爲三公者亦有許栩史不詳其何所人建寧元年由大鴻臚爲司空二年免時許訓爲司徒四年訓免橋玄代之是年栩代玄爲司徒名輩在子將之前蓋先賢傳失之也

常林旹弟靜紹封注未是夫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也○是册府作臻

又注於敘人才不能寛○太平御覽作至於敘人才不能寛大

杜襲彊識博聞○元本彊上有粲字

嘗獨見至於夜半○元本嘗上多一襲字

時將軍許攸擁部曲不附太祖○此非南陽許攸也太平御覽作許遊

增邑三百戸○毛本無戸字

趙儼太祖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當須到乃發遣○二千人下通鑑有往字

舊兵既少東兵未到○東兵監本誤策兵今改正

如有緩救之戮余爲諸軍當之○諸軍通鑑作諸君便作地道箭飛書與仁○箭字上太平御覽多射字

孫權寇邊征東大將軍曹休統五州軍禦之○監本作曹仁 臣明楷按曹休傳云帝征孫權以休爲征東大將軍仁未嘗爲征東也監本誤今改正

轉大司馬軍師入爲大司農○大司馬監本譌作大司農今改正

裴潛謚曰貞侯注潛爲人材博有雅要容○要字疑衍

咸熙中爲尚書僕射注餘幹等四人載之於後○監本作徐韓等四人 臣明楷按此卽指下嚴幹李義韓宣黄朗等四人也且上文已云徐福事在諸葛亮傳不應又云徐韓監本誤今改正

又注馮翊甲族桓田吉郭○桓田監本誤桓甲今改正

魏志卷二十三考證

魏志卷二十四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韓暨　崔林　高柔　孫禮　王觀

韓暨字公至南陽堵陽人也楚國先賢傳曰暨韓王信之後祖術河東太守父純南郡太守同縣豪右陳茂譖暨父兄幾致大辟暨陽不以為言庸賃積資陰結死士遂追呼尋禽茂以首祭父墓由是顯名舉孝廉司空辟皆不就乃變名姓隱居避亂魯陽山中山民合黨欲行寇掠暨散家財以供牛酒請其渠帥為陳安危山民化之終不為害避袁術命召徙居

山都之山荆州牧劉表禮辟遂逃南居孱陵界所在見敬愛而表深恨之暨懼應命除宜城長太祖平荆州辟爲丞相士曹屬後遷樂陵太守徙監冶謁者舊時冶作馬排（蒲拜反爲排以吹炭）每一熟石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爲水排計其利益三倍於前在職七年器用充實制書褒歎就加司金都尉班亞九卿文帝踐阼封宜城亭侯黄初七年遷太常進封南鄉亭侯邑二百戸時新都洛陽制度未備而宗廟主祏（祏音石春秋傳曰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注曰宗廟所以藏主石室者）皆在鄴都暨奏請迎鄴四廟神主建立洛陽廟四時蒸嘗親奉粢盛崇明正禮廢去淫

祀多所匡正在官八年以疾遜位景初二年春詔曰太中大夫韓暨潔身浴德志節高絜年踰八十守道彌固可謂純篤老而益劭者也其以暨爲司徒夏四月薨遺令斂以時服葬爲土藏諡曰恭侯（楚國先賢傳曰暨臨終遺書曰夫俗奢者示之以儉儉則節之以禮歷見前代送終過制失之甚矣若爾曹敬聽吾言斂以時服葬以土藏穿畢便葬送以瓦器愼勿有增益又上疏曰生有益於民死猶不害於民況臣備位台司在職日淺未能宣揚聖德以廣益黎庶寢疾彌留奄卽幽冥方今百姓農務不宜勞役乞不令洛陽吏民供設喪具懼國典有常使臣私願不得展從謹冒以聞惟蒙哀許帝得表嗟歎乃詔曰故司徒韓暨積德履行忠以立朝至於黄髮直亮不虧旣登三事望獲毗輔之助如何奄忽天命不永曾參臨沒易簀以禮晏嬰尚儉遣車降制今司徒知命遺言卹民必欲崇約可謂善始令終者也其喪禮所設皆如故事勿有所闕特賜溫明祕器衣一稱五時朝服玉具劍佩子

肇嗣。肇薨，子邦嗣。楚國先賢傳曰：邦字長林，少有才學，晉武帝時爲野王令，有稱績，爲新城太守，坐舉野王故吏爲新城計吏，武帝大怒，遂殺邦。暨次子綏，高陽太守。綏子洪，侍御史。洪子壽，字德貞。晉諸公贊曰：自暨已下，世治素業，壽能敦尚家風，性尤忠厚，早歷清職，惠帝踐阼，爲散騎常侍，遷守河南尹，病卒，贈驃騎將軍。壽妻賈克女，克無後，以壽子謐爲嗣，弱冠爲秘書監、侍中，性驕佚而才出衆。少子蔚，亦有器望，並爲趙王倫所誅，韓氏遂滅。

崔林字德儒，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時晚成，宗族莫知，惟從兄琰異之。太祖定冀州，召除鄔長，貧無車馬，單步之官。太祖征壺關，問長吏德政最者，并州刺史張陟以林對，於是擢爲冀州主簿，從署別駕、丞相掾屬。魏國既建，稍遷御史中丞。文帝踐阼，拜尚書，出爲幽州刺史。北中郎將吳質統河北軍事，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吳中郎將，上所親重，國之貴臣也。杖節統事，州郡莫不奉牋致敬，而崔使君初不與相聞。若以邊塞不脩斬卿，使君寧能護卿邪？」別駕具以白林，林曰：「刺史視去此州如脫屣，寧當相累邪？此州與胡虜接，宜鎮之以靜，擾之則動其逆心，特爲國家生北顧憂，以此爲寄。」在官一期，寇竊寢息。案王氏譜：雄字元伯，太保祥之宗也。魏名臣表載安定太守孟達薦雄曰：「臣聞明君以求賢爲業，忠臣以進善爲效，故易稱拔茅連茹，傳曰舉爾所知。臣不自量，竊慕其義。臣昔以人之謬，克備部職，時涿郡太守王雄爲西部從事，與臣同僚。雄天性良固，果而有謀，歷試三縣，政成人和；及在近職，奉宣威恩，懷柔有術，清慎持法。臣往年出使，經過雄郡，自說特受陛下拔擢之恩，常勵節精心，思投命爲效，言辭激揚，情趣款惻。臣

雖愚闇不識眞僞以謂雄才兼資文武忠烈之性踰越
倫輩今涿郡領戶三千孤寡之家參居其半北有守兵
藩衞之固誠不足舒雄智力展其勤幹也臣受恩深厚
無以報國不勝慺慺淺見之情謹冒陳聞詔曰昔蕭何
薦韓信鄧禹進吳漢惟賢知賢也雄有膽智技能文武
之姿吾宿知之今便以參散騎之選方使少在吾門下
知指歸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歷散騎然後
出據州郡是吾本意也雄後爲幽州刺史子渾涼州刺
史亥父平北將軍司徒安豐侯戎渾之子
太尉武陵侯衍荆州刺史澄皆父之子猶以不事上
司左遷河間太守清論多爲林怨也魏名臣奏載侍中
辛毗奏曰昔桓階
爲尚書令以崔林非尚書才遷
以爲河間太守與此傳不同遷大鴻臚龜茲王遣侍
子來朝朝廷嘉其遠至褒賞其王甚厚餘國各遣子來
朝間使連屬林恐所遣或非眞的權取疏屬賈胡因通
使命利得印綬而道路護送所損滋多勞所養之民資

無益之事爲夷狄所笑此曩時之所患也乃移書燉煌
喻指并錄前世待遇諸國豐約故事使有恒常明帝卽
位賜爵關內侯轉光祿勳司隸校尉屬郡皆罷非法除
過員吏林爲政推誠簡存大體是以去後每輒見思散
騎常侍劉劭作考課論制下百僚林議曰案周官考課
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遲此卽考課之法存乎
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吏之職不密哉方今
軍旅或猥或卒備之以科條申之以內外增減無常固
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皋陶仕
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五帝三王未必如一而各以治

亂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太祖隨宜設辟以遺來今不患不法古也以爲今之制度不爲疏闊惟在守一勿失而已若朝臣能任仲山甫之重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景初元年司徒司空並缺散騎侍郎孟康薦林曰夫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誠宜得秉忠履正本德杖義之士足爲海內所師表者竊見司隸校尉崔林稟自然之正性體高雅之弘量論其所長以比古人忠直不回則史魚之儔淸儉守約則季文之匹也牧守州郡所在而治及爲外司萬里肅齊誠台輔之妙器袞職之良才也後年遂爲司空封安陽亭侯邑六百戶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臣松之以爲漢封丞相邑爲荀悅所譏魏封三公其失同也頃之又進封安陽鄉侯魯相上言漢舊立孔子廟褒成侯歲時奉祠辟雍行禮必祭先師王家出穀春秋祭祀今宗聖侯奉嗣未有命祭之禮宜給牲牢長吏奉祀尊爲貴神制三府議博士傅祗以春秋傳言立在祀典則孔子是也宗聖適足繼絕世章盛德耳至於顯立言崇明德則宜如魯相所上林議以爲宗聖侯亦以王命祀不爲未有命也周武王封黃帝堯舜之後及立三恪禹湯之世不列于時復特命他官祭也今周公已上達於三皇忽焉不祀而其禮經亦存其言今獨祀孔子者以世近故也以

大夫之後特受無疆之祀禮過古帝義踰湯武可謂崇明報德矣無復重祀於非族也臣松之以爲孟軻稱宰我之辭曰以予觀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又曰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斯非通賢之格言商較之定準乎雖妙極則同萬聖猶一然淳薄異時質文殊用或當時則榮沒則已焉是以遺風所被實有深淺若乃經緯天人立言垂制百王莫之能違彝倫資之以立誠一人而已耳周監二代斯文爲盛然於六經之道未能及其精致加以聖賢不興曠年五百道化陵夷憲章殆滅若使時無孔門則周典幾乎息矣夫能光明先王之道以成萬世之功齊天地之無窮等日月之久照豈不有踰於羣聖哉林曾無史遷洞想之誠梅真慷慨之志而守其蓬心以塞明義可謂多見其不知量也明帝又分林邑封一子列侯正始五年薨謚曰孝侯子述嗣晉諸公贊曰述弟隨晉尚書僕射爲人亮濟趙王倫篡位隨與其事倫敗隨亦廢錮而卒林孫瑋性率而疎至太子右衛率也初林識拔同郡王經於民伍之中卒爲名士世以此稱之

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也父靖爲蜀郡都尉陳留耆舊傳曰靖高祖父固不仕王莽世爲淮陽太守所害以烈節垂名固子慎字孝甫敦厚少華有沈深之量撫育孤兄子五人恩義甚篤琅邪相何英嘉其行履以女妻焉英即車騎將軍熙之父也慎歷二縣令東萊太守老病歸家草屋蓬戶罋缶無儲其妻謂之曰君累經宰守積有年歲何能不少爲儲畜以遺子孫乎慎曰我以勤身清名爲之基以二千石遺之不亦可乎子式至孝常盡力供養永初中螟蝗爲害獨不食式麥圍令周彊以表州郡太守楊舜舉式孝子讓不行後以孝廉爲郎次子昌昌弟賜並爲刺史郡守式子弘孝廉弘生靖柔留鄉里謂邑中曰今者英雄並起陳留四戰之地也曹將軍雖據兗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安坐守也而張府君先得志於陳留吾恐變乘間作也欲與諸君避之衆人皆以張邈與太祖善柔又年少不然其言柔從兄幹袁紹

甥也謝承漢書曰幹字元才志弘邈文武秀出父躬蜀郡太守祖賜司隸校尉案陳留耆舊傳及謝承書幹應爲柔從父非從兄也未知何者爲誤在河北呼柔柔舉宗從之會靖卒於西州時道路艱澁兵寇縱橫而柔冐艱險詣蜀迎喪辛苦荼毒無所不嘗三年乃還太祖平袁氏以柔爲管長縣中素聞其名姦吏數人皆自引去柔教曰昔邴吉臨政吏嘗有非猶尚容之況此諸吏於吾未有失乎其召復之咸還皆自勵咸爲佳吏高幹既降頃之以并州叛柔自歸太祖太祖欲因事誅之以爲刺姦令史處法允當獄無留滯辟爲丞相倉曹屬魏氏春秋曰柔既處法平允又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寢太祖嘗夜微出觀察諸吏見柔哀之徐解裘覆柔而去自是辟焉太祖欲

遣鍾繇等討張魯柔諫以爲今猥遣大兵西有韓遂馬超謂爲已舉將相扇動作逆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繇入關遂超等果反魏國初建爲尚書郎轉拜丞相理曹掾令曰夫治定之化以禮爲首撥亂之政以刑爲先是以舜流四凶族皐陶作士漢祖除秦苛法蕭何定律掾清識平當明于憲典勉恤之哉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柔啓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

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太祖曰善即止不殺金母弟蒙活者甚衆遷爲潁川太守復還爲法曹掾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卿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辨衆事使賢人君子爲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羣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姦利發太祖殺之以謝於柔文帝踐阼以柔爲治書侍御史賜爵關內侯轉加治書執法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之羣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姦省訟緝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爲宜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即從而相誣告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者罪罪之於是遂絕校事劉慈等自黃初初數年之間舉吏民姦罪以萬數柔皆請懲虛實其餘小小挂法者不過罰金四年遷爲廷尉魏初三公

無事又希與朝政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湯仗阿衡之佐文武憑旦望之力逮至漢初蕭曹之儔並以元勳代作心膂此皆明王聖主任臣於上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今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裨起天聽弘益大化帝嘉納焉帝以宿嫌欲枉法誅治書執法鮑勛而柔固執不從詔命帝怒甚遂召柔詣臺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考竟勛死乃遣柔還寺明帝即位封柔延壽亭侯時博士執經柔上疏曰臣聞遵道重學聖人洪訓褒文崇儒帝者明義昔漢末陵遲禮樂崩壞雄戰虎爭以戰陣爲務遂使儒林之羣幽隱而不顯太祖初興愍其如此在於撥亂之際並使郡縣立教學之官高祖即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於是天下之士復聞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焉陛下臨政允迪叡哲敷弘大猷光濟先軌雖夏啓之承基周成之繼業誠無以加也然今博士皆經明行脩一國清選而使遷除限不過長懼非所

以崇顯儒術帥勵怠惰也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故楚禮申公學士銳精漢隆卓茂搢紳競慕臣以爲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勸學者於化爲弘帝納之後大興殿舍百姓勞役廣采衆女充盈後宮後宮皇子連夭繼嗣未育柔上疏曰二虜狡猾潛自講肄謀動干戈未圖束手宜畜養將士繕治甲兵以逸待之而頃興造殿舍上下勞擾若使吳蜀知人虛實通謀并勢復俱送死甚不易也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乞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昔軒轅以二十五子傳祚彌遠周室以姬國四十歷年滋多陛下聰達窮理盡性而頃皇子連多夭逝熊羆之祥又未感應羣下之心莫不悒戚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以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昌殆能由此臣愚以爲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宮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爲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帝報曰知卿忠允乃心王室輒克昌言他復以聞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兎其功

曹張京皆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邪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爲奏辭指深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即還訊各當其罪時制吏遭大喪者百日後皆給役有司徒吏解弘遭父喪後有軍事受勑當行以疾病爲辭詔怒曰汝非曾閔何言毀邪促收考竟柔見弘信甚羸劣奏陳其事宜加寬貸帝乃詔曰孝哉弘也其原之初公孫淵兄晃爲叔父恭任內侍先淵未反數陳其變及淵謀逆帝不忍市斬欲就獄

殺之柔上疏曰書稱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此王制之明典也晃及妻子叛逆之類誠應梟縣勿使遺育而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爲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過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爲晃信有言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閉著囹圄使自引分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帝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子賜以棺衣殯斂於宅孫盛曰聞五帝無誥誓之文三王無盟祝之事然則盟誓之文始自三季質任之作起於周微夫貞夫之一則天地可動機心內萌則鷗鳥不下況信不足焉而祈物之必附猜生於我而望彼之必懷何異挾氷求溫抱炭希涼者哉且夫要功之倫陵肆之類莫不背情任計昧利忘親縱懷慈孝

乾隆四年校刊

之愛或慮傾身之禍是以周鄭交惡漢高請羹隗囂捐子馬超背父其爲酷忍如此之極也安在其因質委誠取任永固哉世主若能遠覽先王閑邪之至道近鑒彼肆狗利之凶心勝之以解綱之仁致之以來蘇之惠耀之以雷霆之威潤之以時雨之施則不恭可斂衽於一朝炰孝可屈膝於象魏矣何必拘厥親以來其情通所愛以制其命乎苟不能然而使夫計術籠之以權數檢之以一切雖覽一室而庶徵於四海法生鄙局冀或半之暫益自不得不有不忍之刑以遂孥戮之罰亦猶瀆盟由乎一人而云俾墜其師無克遺育之言耳豈得復引四罪不及之典司馬牛獲宥之義乎假令任者皆不保其父兄輒有二三之言曲哀其意而悉活之則長人子危親自存之悖子弟雖質必無刑戮之憂父兄雖逆終無勦絕之慮柔不究明此術非盛王之道宜開張遠義蠲此近制而陳法內之刑以申一人之命可謂心存小善非王者之體古者殺人之中又有仁焉刑之於獄未爲失也臣松之以爲辨章事理貴得當時之宜無爲虛唱大言而終歸無用浮誕之論不切於實猶若畫螭魅之象而躓於犬馬之形也質任之興非防近世況三方鼎峙遼東偏遠羈其親屬以防未然不爲非矣柔謂晃有先言之善宜蒙原心之宥而盛責柔不能開張遠理謂此近制不達此言竟爲何謂若云猜防爲非質任宜廢是謂應大明先王之道不預任者生死也晃之爲任歷年已久豈得於殺活之際方論至理之本是何異叢棘既繁事須判決空論刑措之美無聞當不之實哉其爲迂闊亦已甚矣漢高事窮理迫權以濟親而總之酷恐之科既已大有所施凡自古已來未有子弟妄告父兄以圖全身者自存之悖未之或聞晃以兄告弟而其事果驗謂晃應殺將以遏防若言之亦死不言亦死豈不枉歸善之心失正刑之中哉若趙括之母以先請獲免鍾會之兄以密言全子古今此比蓋爲不少晃之前言事同斯例而獨遇否閉良可哀哉

是時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柔上疏曰聖王之御世莫不以廣農爲務儉用爲資夫農廣則穀積用儉則財畜畜財積穀而有憂患之虞者未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爲之饑一婦不織或爲之寒中

問已來，百姓供給衆役，親田者既減，加頃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爲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畧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覽先聖之所念，愍稼穡之艱難，寬放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衆庶永濟，莫不悅豫矣。魏名臣奏載柔上疏曰：臣深思陛下所以不早取此鹿者，誠欲使極蕃息，然後大取以爲軍國之用。然臣竊以爲今鹿但有日耗，終無從得多也。何以知之？今禁地廣輪且千餘里，臣下計無慮其中有虎大小六百頭，狼有五百頭，狐萬頭。使大虎一頭三日食一鹿，一虎一歲百二十鹿，是爲六百頭虎一歲食七萬二千頭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爲五百頭狼一歲共食萬八千頭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間，是爲萬狐一月共食鹿子三萬頭也。大凡一歲所食十二萬頭。其鵰鶚所害，臣置不計。以此推之，終無從得多，不如早取之爲便也。頃之，獲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爲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讎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讎。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文曰：

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錢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
昔舉竇禮錢何言不邪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
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
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即得其屍詔書
復盈母子為平民班下天下以禮為戒在官二十三年
轉為太常旬日遷司空後徙司徒太傅司馬宣王奏免
曹爽皇太后詔召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傅謂
柔曰君為周勃矣爽誅進封萬歲鄉侯高貴鄉公即位
進封安國侯轉為太尉常道鄉公即位增邑并前四千
前後封二子亭侯景元四年年九十薨謚曰元侯孫渾
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柔等著勳前朝改封渾昌陸子
晉諸公贊曰柔長子儁大將軍掾次誕歷三州刺史太僕誕放率不倫而決烈過人次光字宣茂少省家業明練法理晉武帝世為黃沙御史與中丞同遷守廷尉後即真光兄誕與光異操謂光小節常輕侮之而光事誕愈謹終於尚書令追贈司空
孫禮字德達涿郡容城人也太祖平幽州召為司空軍
謀掾初喪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
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既
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姦主簿溫恢恢嘉之具白
太祖各減死一等後除河間郡丞稍遷滎陽都尉魯山
中賊數百人保固險阻為民作害乃徙禮為魯相禮至

官出俸穀發吏民募首級招納降附使還為間應時平泰歷山陽平原平昌琅邪太守從大司馬曹休征吳於夾石口禮諫以為不可深入不從而敗遷陽平太守入為尚書明帝方修宮室而節氣不和天下少穀禮固爭罷役詔曰敬納讜言促遣民作時李惠監作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帝奇其意而不責也帝獵於大石山虎趨乘輿禮投鞭下馬欲奮劒斫虎詔令禮上馬明帝於臨崩之時以曹爽為大將軍宜得良佐於牀下受遺詔拜禮大將軍長史加散騎常侍禮亮直不撓爽弗便也以為揚州刺史加伏波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全琮帥數萬衆來侵寇時州兵休使在者無幾禮躬勒衞兵禦之戰於芍陂自旦及暮將士死傷過半禮犯蹈白刃馬被數創手秉枹鼓奮不顧身賊衆乃退詔書慰勞賜絹七百匹禮為死事者設祀哭臨哀號發心皆以絹付亡者家無以入身徵拜少府出為荊州刺史遷冀州牧太傅司馬宣王謂禮曰今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決之虞芮待文王而了宜善令分明禮曰訟者據墟墓為驗聽者以先老為正而老者不可加以榎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或徙避仇讎如今所聞雖皐陶猶將為難若欲使必也無

訟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
辭訟昔成王以桐葉戲叔虞周公便以封之今圖藏在
天府便可於坐上斷也豈待到州乎宣王曰是也當別
下圖禮到案圖宜屬平原而曹爽信清河言下書云圖
不可用當參異同禮上疏曰管仲霸者之佐其器又小
猶能奪伯氏駢邑使沒齒無怨言臣受牧伯之任奉聖
朝明圖驗地著之界界實以王翁河為限而鄃以馬丹
候為驗詐以鳴犢河為界假虛訟訴疑誤臺閣竊聞眾
口鑠金浮石沉木三人成市虎慈母投其杼今二郡爭
界八年一朝決之者緣有解書圖畫可得尋案擿校也

平原在兩河向東上其間有爵隄爵隄在高唐西南所
爭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餘里可謂長歎息流涕者
也案解與圖奏而鄃不受詔此臣軟弱不勝其任臣亦
何顏尸祿素餐輒束帶著履駕車待放爽見禮奏大怒
劾禮怨望結刑五歲在家期年眾人多以為言除城門
校尉時匈奴王劉靖部眾彊盛而鮮卑數寇邊乃以禮
為并州刺史加振武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往見
太傅司馬宣王有忿色而無言宣王曰卿得并州少邪
恚理分界失分乎今當遠別何不懽也禮曰何明公言
之乖細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為意邪本謂明公

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勳今
社稷將危天下兇兇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
宣王曰且止忍不可忍爽誅後入爲司隸校尉凡臨七
郡五州皆有威信遷司空封大利亭侯邑一百戸禮與
盧毓同郡時輩而情好不睦爲人雖互有長短然名位
畧齊云嘉平二年薨謚曰景侯孫元嗣
王觀字偉臺東郡廩丘人也少孤貧厲志太祖召爲丞
相文學掾出爲高唐陽泉鄼任令所在稱治文帝踐阼
入爲尚書郎廷尉監出爲南陽涿郡太守涿北接鮮卑
數有寇盜觀令邊民十家已上屯居築京候時或有不

願者觀乃假遣朝吏使歸助子弟不與期會但敕事訖
各還於是吏民相率不督自勸旬日之中一時俱成守
禦有備寇鈔以息明帝即位下詔書使郡縣條爲劇中
平者主者欲言郡爲中平觀教曰此郡濱近外虜數有
寇害云何不爲劇邪主者曰若郡爲外劇恐於明府有
任子觀曰夫君者所以爲民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役條
當有降差豈可爲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乎遂言爲
外劇郡後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公
心如此觀治身清素帥下以儉僚屬承風莫不自勵明
帝幸許昌召觀爲治書侍御史典行臺獄時多有倉卒

喜怒而觀不阿意順指太尉司馬宣王請觀爲從事中郎遷爲尚書出爲河南尹從少府大將軍曹爽使材官張達斫家屋材及諸私用之物觀聞知皆錄奪以没官少府統三尚方御府内藏玩弄之寶爽等奢放多有干求憚觀守法乃徙爲太僕司馬宣王誅爽使觀行中領軍據爽弟羲營賜爵關内侯復爲尚書加駙馬都尉高貴鄉公卽位封中鄉亭侯頃之加光祿大夫轉爲右僕射常道鄉公卽位進封陽鄉侯增邑千戸并前二千五百戸遷司空固辭不許遣使卽第拜授就官數日上送印綬輒自輿歸里舍薨于家遺令藏足容棺不設明器不封不樹謚曰肅侯子悝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觀著勳前朝改封悝膠東子

評曰韓曁處以靜居行化出以任職流稱崔林簡樸知能高柔明於法理孫禮剛斷伉厲王觀清勁貞白咸克致公輔及曁年過八十起家就列柔保官二十年元老終位比之徐邈常林於玆爲疢矣

魏志卷二十四

魏志卷二十四考證

韓暨在職七年○太平御覽作一年

崔林寇竊寢息注安定太守孟達○臣浩按此與蜀降人爲新城太守者同名姓

牧守州郡所在而治○州郡監本訛作州部今改正

子述嗣注隨與其事○監本訛作共事今改正

高柔舉吏民姦罪以萬數柔皆請懲虛實○宋本作舉吏姦罪無民字

乞罷作者使得就農○乞監本訛作訖今改正

常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太平御覽作久求

不得多久字

孫禮明帝方脩宮室而節氣不和○宮室太平御覽作臺省

禮固爭罷役○太平御覽作禮固爭固罷役

魏志卷二十四考證

魏志卷二十五

晉 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辛毗 楊阜 高堂隆 棧潛

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也其先建武中自隴西東遷毗隨兄評從袁紹太祖爲司空辟毗毗不得應命及袁尚攻兄譚於平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英雄記曰譚尚戰於外門譚軍敗奔北郭圖說譚曰今將軍國小兵少糧匱勢弱顯甫之來久則不敵愚以爲可呼曹公來擊顯甫曹公至必先攻鄴顯甫還救將軍引兵而西自鄴以北皆可虜得若顯甫軍破其兵奔亡又可斂取以拒曹公曹公遠僑而來糧餉不繼必自逃去比此之際趙國以北皆我之有亦足與曹公爲對矣不然不諧譚始不納後遂從之

問圖誰可使圖答辛佐治可譚遂遣毗詣太祖太祖將征荊州次于西平毗見太祖致譚意太祖大悅後數日更欲先平荊州使譚尚自相弊他日置酒毗望太祖色知有變以語郭嘉嘉白太祖太祖謂毗曰譚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己也今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鬩國分為二連年戰伐而介冑生蟣蝨加以旱蝗饑饉並臻國無囷倉行無裹糧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

乃天亡尚之時也兵法稱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守也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弊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天以袁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國未有釁仲虺有言取亂侮亡方今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綏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脩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太祖曰善乃許譚平次于

黎陽明年攻鄴克之表毗爲議郎久之太祖遣都護曹洪平下辯使毗與曹休參之令曰昔高祖貪財好色而良平匡其過失今佐治文烈憂不輕矣軍還爲丞相長史文帝踐阼遷侍中賜爵關內侯時議改正朔毗以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爲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之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羣司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誠以爲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爲之稀出上軍大將軍曹眞征朱然于江陵毗行軍師還封廣平亭侯帝欲大興軍征吳毗諫曰吳楚之民險而難禦道隆後服道洿先叛自古患之非徒今也今陛下祚有海內夫不賓者其能久乎

昔尉佗稱帝子陽僭號歷年未幾或臣或誅何則違逆之道不久全而大德無所不服也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夫廟算而後出軍猶臨事而懼況今廟算有闕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復循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計莫若脩范蠡之養民法管仲之寄政則充國之屯田明仲尼之懷遠十年之中彊壯未老童齓勝戰兆民知義將士思奮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邪毗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苟時未可容得已乎帝竟伐吳至江而還明帝即位進封潁鄉侯邑三百戶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今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爲闇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者邪冗從僕射畢軌表言尚書僕射王思精勤舊吏忠亮計畧不如辛毗毗宜代思帝以訪放資放資對曰陛下用思者誠欲取其効力不貴虛名也毗實亮直然性剛而專聖慮所當深察也遂不用出爲衛尉帝方脩殿舍百姓勞

乾隆四年校刊

役毗上疏曰竊聞諸葛亮講武治兵而孫權市馬遼東量其意指似欲相左右備豫不虞古之善政而今者宮室大興加連年穀麥不收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唯陛下爲社稷計帝報曰二虜未滅而治宮室直諫者立名之時也夫王者之都當及民勞兼辦使後世無所復增是蕭何爲漢規摹之略也今卿爲魏重臣亦宜解其大歸帝又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則見孟津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河水爲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魏畧曰諸葛亮圍祁山不克引退張郃追之爲流矢所中死帝惜郃臨朝而歎曰蜀未平而郃死將若之何司空陳羣曰郃誠良將國所依也毗心以爲郃雖可惜然已死不當內弱主意而示外以不大也乃持羣曰陳公是何言歟當建安之末天下不可一日無武皇帝也及委國祚而文皇帝受命黃初之世亦謂不可無文皇帝也及委棄天下而陛下龍興今國內所少豈張郃乎陳羣曰亦誠如辛毗言帝笑曰陳公可謂善變矣臣松之以爲擬人必於其倫取譬宜引其類故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毗欲弘廣主意當舉若張遼之疇安有於一將之死而可以祖宗爲譬哉非所宜言莫過於茲進違其類退似諂佞佐治剛正之體不宜有此魏畧既已難信習氏又從而載之竊謂斯人受誣不少

靑龍二年諸葛亮率衆出渭南先是大將軍司馬宣王數請與亮戰明帝終不聽是歲恐不能禁乃以毗爲大將軍軍師使持節六軍皆肅準毗節度莫敢犯違魏畧曰宣王數數欲進攻毗禁不聽宣王雖能行意而每屈於毗亮卒復還爲衞

尉嶷諡曰肅侯子敞嗣咸熙中爲河內太守

世語曰敞字泰雍官至衛尉毗女憲英適太常泰山羊耽外孫夏侯湛爲其傳曰憲英聰明有才鑒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爲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抱毗頸而喜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敞爲大將軍曹爽參軍司馬宣王將誅爽因爽出閉城門大將軍司馬魯芝將爽府兵犯門斬關出城門赴爽來呼敞俱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天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以後事付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行以驕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不可也且爲人死爲人任親昵之職也從衆而已敞遂出宣王果誅爽事定之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逮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謂從子羊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爲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祜曰季母勿多言其後會請子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見鍾會之出吾爲國憂之矣今日難至吾家此國之大事必不得止也琇固請司馬文王文王不聽憲英語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毋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汝其愼之琇竟以全身憲英年至七十有九泰始五年卒

楊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也

魏略曰阜少與同郡尹奉次曾趙昂偉章俱發名偉章次曾與阜俱爲涼州從事

以州從事爲牧韋端使詣許拜安定長史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失後事今雖彊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

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長史非其好遂去官而端徵爲太僕其子康代爲刺史辟阜爲别駕察孝廉辟丞相府州表留參軍事馬超之戰敗渭南也走保諸戎太祖追至安定而蘇伯反河閒將引軍東還阜時奉使言於太祖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若大軍還不嚴爲之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太祖善之而軍還倉卒爲備不周超率諸戎渠帥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超盡兼隴右之衆而張魯又遣大將楊昂以助之凡萬餘人攻城阜率國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兵者千餘人使從弟岳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州遣别駕閻溫循水潛出求救爲超所殺於是刺史太守失色始有降超之計阜流涕諫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田單之守不固於此也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阜以死守之遂號哭刺史太守卒遣人請和開城門迎超超入拘岳於冀使楊昂殺刺史太守阜內有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頃之阜以喪妻求葬假阜外兄姜敘屯歷城阜少長敘家見敘母及敘說前在冀中時事歔欷悲甚敘曰何爲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

於天下、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恥、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心、此趙盾所以書殺君也、超彊而無義、多釁易圖耳、敘母慨然、勑從阜計、計定、外與鄉人姜隱、趙昂、尹奉、姚瓊、孔信、武都人李俊、王靈結謀、定討超約、使從弟謨至冀語岳、并結安定梁寬、南安趙衢、龐恭等、約誓既明、十七年九月、與敘起兵於鹵城、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而衢寬等解岳、閉冀城門、討超妻子、超襲歷城、得敘母、敘母罵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怒殺之、阜與超戰、身被五創、宗族兄弟

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張魯、隴右平定、太祖封討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賜阜爵關內侯、阜讓曰、阜君存無扞難之功、君亡無死節之效、於義當紬、於法當誅、超又不死、無宜苟荷爵祿、太祖報曰、君與羣賢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為美談、子貢辭賞、仲尼謂之止善、君其剖心以順國命、姜敘之母、勸敘早發、明智乃爾、雖楊敞之妻、蓋不過此、賢哉賢哉、良史紀錄、必不墜於地矣、皇甫謐列女傳曰、姜敘母者、天水姜伯奕之母也、建安中、馬超攻冀、害涼州刺史韋康、州人悽然、莫不感憤、敘為撫夷將軍、擁兵屯歷、敘姑子楊阜、故為康從事、同等十餘人、皆略屬超、陰相結為康報仇、未有間、會阜妻死、辭超寧歸西、因過至歷、候敘母說康被害及冀中之難、相對泣良久、姜敘舉室感悲、敘母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豈一州之恥、亦汝之負、豈獨

義山哉汝無顧我事淹變生人誰不死死國忠義之大
者但當速發我自爲汝當之不以餘年累汝也因勑敘
與阜參議許諾分人傳語鄉里尹奉趙昂及安定梁寬
等令敘先舉兵叛超超怒必自來擊敘寬等因從後閉
門約誓已定敘遂進兵入鹵昂奉守祁山超聞果自出
擊敘寬等從後閉冀門超失據過鹵敘守鹵超因進至
歷歷中見超往以爲敘軍還又傳聞超已走奔漢中故
歷無備及超入歷執敘母母怒罵超超被罵大怒郎殺
敘母及其子燒城而去阜等以狀聞太祖甚嘉之手令
褒揚語如本傳臣松之案謚稱阜爲敘姑子而本傳云
敘爲阜外兄與今名內外爲不同謚又載趙昂妻曰趙
昂妻異者故益州刺史天水趙偉璋妻王氏女也昂爲
羌道令留異在西會同郡梁雙反攻破西城害異兩男
異女英年六歲獨與異在城中異見兩男已死又恐爲
雙所侵引刀欲自刎顧英而歎曰身死爾棄當誰恃哉
吾聞西施蒙不潔之服則人掩鼻況我貌非西施乎乃
以溷糞涅麻而被之尠食瘠形自春至冬雙與州郡和
異竟以是免難昂遣吏迎之未至三十里止謂英曰婦
人無符信保傅則不出房闥昭姜沈流伯姬待燒毎讀
其傳心壯其節今吾遭亂不能死將何以復見諸姑所
以偷生不死惟憐汝耳今官舍已近吾去汝死矣遂飲
毒藥而絕時適有解毒藥良湯撅口灌之良久適蘇建
安中昂轉參軍事徙居冀會馬超攻冀異躬著布韝佐
昂守備又悉脫所佩環黼黻以賞戰士及超攻急城中
饑困刺史韋康素仁愍吏民傷殘欲與超和昂諫不聽
歸以語異異曰君有爭臣大夫有專利之義專不爲非
也焉知救兵不到關隴哉當共勉卒高勳全節致死不
可從也比昂還康與超和超遂背約害康又劫昂質其
嫡子月於南鄭欲要昂以爲已用然心未甚信超妻楊
聞異節行請與讌終日異欲信昂於超以濟其謀謂楊
曰昔管仲入齊立九合之功由余適秦穆公成霸方今
社稷初定治亂在於得人涼州士馬適可與中夏爭鋒
不可不詳也楊深感之以爲忠於已遂與異重相接結
昂所以得信於超全功免禍者異之力也及昂與楊阜
等結謀討超告異曰吾謀如是事必萬全當奈月何異
厲聲應曰忠義立於身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爲重
況一子哉夫項託顏淵豈復百年貴義存耳昂曰善遂
共閉門逐超超奔漢中從張魯得兵還異復與昂保祁
山爲超所圍三十日救兵到乃解超卒殺異子月
凡自冀城之難至于祁山昂出九奇異輒參焉
太祖

乾隆四年校刊

征漢中以阜爲益州刺史還拜金城太守未發轉武都
太守郡濵蜀漢阜請依龔遂故事安之而已會劉備遣
張飛馬超等從沮道趣下辯而氐雷定等七部萬餘落
反應之太祖遣都護曹洪禦超等超等退還洪置酒大
會令女倡著羅縠之衣踢鼓一坐皆笑阜厲聲責洪曰
男女之别國之大節何有於廣坐之中裸女人形體雖
桀紂之亂不甚於此遂奮衣辭出洪立罷女樂請阜還
坐肅然憚焉及劉備取漢中以逼下辯太祖以武都孤
遠欲移之恐吏民戀土阜威信素著前後徙民氐使居
京兆扶風天水界者萬餘戸徙郡小槐里百姓襁負而

乾隆四年校刊

隨之爲政舉大綱而已下不忍欺也文帝問侍中劉曄
等武都太守何如人也皆稱阜有公輔之節未及用會
帝崩在郡十餘年徵拜城門校尉阜常見明帝著帽被
縹綾半褎袖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黙然不答
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遷將作大匠時初治宮室發美
女以充後庭數出入弋獵秋大雨震電多殺鳥雀阜上
疏曰臣聞明主在上羣下盡辭堯舜聖德求非索諫大
禹勤功務卑宮室成湯遭旱歸咎責己周文刑於寡妻
以御家邦漢文躬行節儉身衣弋綈此皆能昭令問貽
厥孫謀者也伏惟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

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總觀季世放濫之惡政所謂善治者務儉約重民力也所謂惡政者從心恣欲觸情而發也惟陛下稽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于泯滅近覽漢末之變足以動心誠懼矣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其能邪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願陛下動則三思慮而後行重慎出入以往鑒來言之若輕成敗甚重頃者天雨又多卒暴雷電非常至殺鳥雀天地神明以王者爲子也政有不當則見災譴克己內訟聖人所記惟陛下慮患無形之外慎明纖微之初法漢孝文出惠帝美人令得自嫁頃所調送小女遠聞不令宜爲後圖諸所繕治務從約節書曰九族既睦協和萬國事思厥宜以從中道精心計謀省息費用吳蜀以定爾乃上安下樂九親熙熙如此以往祖考心歡堯舜其猶病諸今宜開大信於天下以安衆庶以示遠人時雍丘王植怨於不齒藩國至親法禁峻密故阜又陳九族之義焉詔報曰間得密表先陳往古明王聖主以諷闇政切至之辭欵誠篤實退思補過將順匡救備至悉矣覽思苦言吾甚嘉之後遷少府是時大司馬曹真伐蜀遇雨不進阜上疏曰昔文

王有赤烏之符而猶日仄不暇食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而動得吉瑞猶尚憂懼況有災異而不戰竦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陛下宜深有以專精應荅側席而坐思示遠以德綏邇以儉間者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閡山險以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以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畧退又不得非主兵之道也武王還師殷卒以亡知天期也今年凶民饑宜發明詔損膳減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罷之昔邵信臣為少府於無事之世而奏罷浮食今者軍用不足益宜節度帝即召諸軍還後詔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者阜議以為致治在於任賢興國在於務農若舍賢而任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廣開宮館高為臺榭以妨民務此害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競作奇巧以合上欲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於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為政不通治體苟好煩苛此亂民之甚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甚並詔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敦樸之士而選用之此亦求賢之一端也阜又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

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帝聞而愈敬憚阜帝愛女淑未期而夭帝痛之甚追封平原公主立廟洛陽葬於南陵將自臨送阜上疏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可送葬也哉帝不從帝既新作許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阜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彫弊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璇室象廊紂爲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爲深誡高高在上實監后德慎守天位以承祖考巍巍大業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卹民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侈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王者以天下爲家言豐屋之禍至於家無人也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赴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饑色陛下不以是爲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臣松之以爲忠至之道以亡己爲理是以匡救其惡不爲身計

乾隆四年校刊

而阜表云使國亡而臣可以獨任臣又不言也此則發憤爲已豈爲國哉斯言也豈不傷讜烈之義爲一表之病乎

君作元首臣爲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雖駑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奏御天子感其忠言手筆詔答每朝廷會議阜常侃然以天下爲已任數諫爭不聽乃屢乞遜位未許會卒家無餘財孫豹嗣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陽人魯高堂生後也少爲諸生泰山太守薛悌命爲督郵郡督軍與悌爭論名悌而呵之隆按劒叱督軍曰昔魯定見侮仲尼歷階趙彈秦箏相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悌驚起止之後去吏避地濟南建安十八年太祖召爲丞相軍議掾後爲歷城侯徽文學轉爲相徽遭太祖喪不哀反游獵馳騁隆以義正諫甚得輔導之節黃初中爲堂陽長以選爲平原王傅王即尊位是爲明帝以隆爲給事中博士駙馬都尉帝初踐阼羣臣或以爲宜饗會隆曰唐虞有遏密之哀高宗有不言之思是以至德雍熙光于四海以爲不宜爲會帝敬納之遷陳留太守犢民酉牧年七十餘有至行舉爲計曹掾帝嘉之特除郎中以顯

歲徵隆爲散騎常侍賜爵關內侯魏畧曰太史上漢歷不及天時因更推步弦望朔晦爲太和歷帝以隆學問優深於天文又精乃詔使隆與尚書郎楊偉太史待詔駱祿參共推校偉祿是太史隆故據舊歷更相劾奏紛紜數歲偉稱祿得日蝕而月晦不盡隆不得日蝕而月晦盡詔從太史隆所爭雖不得而遠近猶知其精微也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鐘隆上疏曰昔周景王不儀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聖制既鑄大錢又作大鐘單穆公諫而弗聽伶州鳩對而弗從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記焉以爲永鑒然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盪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是日帝幸上方隆與卞蘭從帝以隆表授蘭使難隆曰興衰在政樂何爲也化之不明豈鐘之罪隆曰夫禮樂者爲治之大本也故簫韶九成鳳凰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新聲發響商辛以隕大鐘既鑄周景以弊存亡之機恒由斯作安在廢興之不階也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聖王樂聞其闕故有箴規之道忠臣顧竭其節故有匪躬之義也帝稱善遷侍中猶領太史令崇華殿災詔問隆此何咎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隆對曰夫災變之法皆所以明教戒也惟率禮脩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

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鑒故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荅天意昔太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雊雉登於鼎皆聞災恐懼側身脩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之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今案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爲誡然今宮室之所以充廣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祖已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柏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隆對曰臣聞西京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以厭火祥乃夷

越之巫所爲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也衛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孔子曰災者修類應行精祲相感以戒人君是以聖主覩災責躬退而修德以消復之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內足以待風雨外足以講禮儀清埽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萐莆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豈可疲民之力竭民之財實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帝遂復崇華殿時郡國有九龍見故改曰九龍殿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起陵霄闕而鵲巢

乾隆四年校刊

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不可不深防不可不深慮夏商之季皆繼體也不欽承上天之明命惟讒諂是從廢德適欲故其亡也忽焉太戊武丁覩災竦懼祗承天戒故其興也勃焉今若休罷百役儉以足用增崇德政動遵帝則除普天之所患興兆民之所利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殷宗轉禍爲福而已哉臣備腹心苟可以繁祉聖躬安存社稷臣雖灰身破族猶生之年也豈憚忤逆之災而令陛下不聞至言乎於是帝改容動色是歲有星孛于大辰隆上

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今圜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興戎軍國之費所盡畧齊民不堪命皆有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與人作頌則嚮以五福民怒吁嗟則威以六極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是以臨政務在安民爲先然後稽古之化格于上下自古及今未嘗不然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之

宮室實違禮度乃更建立九龍華飾過前天彗章灼始起於房心犯帝坐而干紫微此乃皇天子愛陛下是以發教戒之象始卒皆于尊位殷勤鄭重欲必覺寤陛下斯乃慈父懇切之訓宜崇孝子祗聳之禮以率先天下以昭示後昆不宜有忽以重天怒時軍國多事用法深重隆上疏曰夫拓跡垂統必俟聖明輔世匡治亦須良佐用能庶績其凝而品物康乂也夫移風易俗宣明道化使四表同風回首面內德教光熙九服慕義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今有司務糾刑書不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敦宜崇禮樂班敘明堂脩三雍大射養

老營建郊廟尊儒士舉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愷悌尚儉素然後備禮封禪歸功天地使雅頌之聲盈于六合緝熙之化混于後嗣斯蓋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貴業也然九域之內可揖讓而治尚何憂哉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猶棼絲非政理也可命羣公卿士通儒造具其事以為典式隆又以為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故三春稱王明三統也於是敷演舊章奏而改焉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從地正也遷光祿勳帝愈增崇宮殿彫飾觀閣鑿

太行之石英。采穀城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陽殿於太極之北。鑄作黃龍鳳皇奇偉之獸。飾金墉陵雲臺陵霄闕。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于學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悼皇后崩。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沒民物。隆上疏切諫曰。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穀帛者。乃士民之命也。穀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勸農。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昔在伊唐。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眚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士庸勳。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廝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有國有家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嫗煦養育。故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勞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饑饉荐臻。無以卒歲。宜加愍卹。以救其困。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陰陽之逆順。矜矜業業。惟恐有違。然後治道用興。德與神符。災異既

發懼而脩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尋踐禍難至於顛覆者也天道旣著請以人道論之夫六情五性同在於人嗜欲廉貞各居其一及其動也交爭于心欲彊質弱則縱濫不禁精誠不制則放溢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則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穀帛不立情苟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不充其求勞求並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苟拘分將以遠害而興治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脩德政復履清儉輕省租賦不治玩好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爲難卒討滅而爲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爲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斃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且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墻之變而修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爲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

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以爲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爲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爲賢主躬行約儉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爲天下倒縣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歎息者三況今天下彫弊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彊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廩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爲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

鈺按古逸天官有大府無天府九賦之則係大府職文此天府乃大府之誤

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旣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天府掌九賦之則以給九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其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于司會（會音膾）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爲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

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爲世誡書奏帝覽焉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隆疾篤口占上疏曰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病有增無損常懼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誠豈惟曾子願陛下少垂省覽渙然改往事之過謬勃然興來事之淵塞使神人響應殊方慕義四靈效珍玉衡曜精則三王可邁五帝可越非徒繼體守文而已也臣常疾世主莫不思紹堯舜湯武之治而蹈踵桀紂幽厲之跡莫不嗤笑季世惑亂亡國之主而不登踐虞夏殷周之軌悲夫以若所爲求若所致猶緣木求魚煎水作氷其不可得明矣尋觀三代之有天下也聖賢相承歷載數百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萬國咸寧九有有截鹿臺之金巨橋之粟無所用之仍舊南面夫何爲哉然癸辛之徒恃其旅力知足以拒諫才足以飾非諂諛是尚臺觀是崇淫樂是好倡優是說作靡靡之樂安濮上之音上天不蠲眷然回顧宗國爲墟下夷于隸紂縣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且當六國之時天下殷熾秦既兼之不脩聖道乃構阿房之宮築長城之守矜夸中國威服百蠻天下震竦道

路以目自謂本支百葉永垂洪暉豈悟二世而滅社稷崩圯哉近漢孝武乘文景之福外攘夷狄內興宮殿十餘年間天下囂然乃信越巫懟天遷怒起建章之宮千門萬戶卒致江充妖蠱之變至於宮室乖離父子相殘殃咎之毒禍流數世臣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棊跱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漢呂之亂實賴朱虛斯蓋前代之明鑒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掇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歸還里舍若遂沈淪魂而有知結草以報詔曰生廉伴伯夷直過史魚執心堅白謇謇匪躬如何微疾未除退身里舍昔邴吉以陰德疾除而延壽貢禹以守節疾篤而濟愈生其強飯專精以自持隆卒遺令薄葬斂以時服習鑿齒曰高堂隆可謂忠臣矣君侈每思諫其惡將死不忘憂社稷正辭動於昏主明戒驗於身後謇諤足以勵物德音沒而彌彰可不謂忠且智乎詩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又曰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其高堂隆之謂也初太和中中護軍蔣濟上疏曰宜遵古封禪詔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事寢歷歲後遂議修之使隆撰其禮儀帝聞隆沒歎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

舍我亡也子琛嗣爵始景初中帝以蘇林秦靜等並老恐無能傳業者乃詔曰昔先聖既沒而其遺言餘教著於六藝六藝之文禮又爲急弗可斯須離者也末俗背本所由來久故閔子譏原伯之不學荀卿醜秦世之坑儒儒學既廢則風化曷由興哉方今宿生巨儒並各年高教訓之道孰爲其繼昔伏生將老漢文帝嗣以鼂錯穀梁寡疇宣帝承以士郎其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從光祿勳隆散騎常侍林博士靜分受四經三禮主者具爲設課試之法夏侯勝有言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今學者有能究極經道則爵祿榮寵不期而至可不勉哉數年隆等皆卒學者遂廢初任城棧潛太祖世歷縣令潛字彥皇見應璩書林嘗督守鄴城時文帝爲太子耽樂田獵晨出夜還潛諫曰王公設險以固其國都城禁衞用戒不虞大雅云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又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若逸于遊田晨出昏歸以一日從禽之娛而忘無垠之釁愚竊惑之太子不悅然自後游出差簡黃初中文帝將立郭貴嬪爲皇后潛上疏諫語在后妃傳明帝時衆役並興戚屬疏斥潛上疏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所以覆燾羣生熙育兆庶故方制四海匪爲天子裂土分疆匪爲諸侯也始

自三皇爰暨唐虞咸以博濟加于天下醇德以洽黎元賴之三王既微降逮于漢治日益少喪亂弘多自時厥後亦罔克乂太祖濬哲神武芟除暴亂克復王綱以開帝業文帝受天明命廓恢皇基踐阼七載每事未遑陛下聖德纂承洪緒宜崇晏晏與民休息而方隅匪寧征夫遠戍有事海外縣旌萬里六軍騷動水陸轉運百姓舍業日費千金大興殿舍功作萬計徂來之松刊山窮谷怪石珷玞浮于河淮都圻之內盡爲甸服當供稾秸銍粟之調而爲苑囿擇禽之府盛林莽之穢豐鹿兔之藪傷害農功地繁茨棘災疫流行民物大潰上減和氣嘉禾不植臣聞文王作豐經始勿亟百姓子來不日而成靈沼靈囿與民共之今宮觀崇侈彫鏤極妙忘有虞之總期思殷辛之瓊室禁地千里舉足投網麗擬阿房役百乾谿臣恐民力彫盡下不堪命也昔秦據殽函以制六合自以德高三皇功兼五帝欲號謚至萬葉而二世顛覆願爲黔首由枝幹既杌本實先拔也蓋聖王之御世也克明俊德庸勳親親俊乂在官則功業可隆親親顯用則安危同憂深根固本並爲幹翼雖歷盛衰內外有輔昔成王幼冲未能莅政周呂召畢並在左右今既無衞侯康叔之監分陜所任又非旦奭東宮未建天

下無副願陛下留心關塞永保無極則海內幸甚後爲
燕中尉辭疾不就卒

評曰辛毗楊阜剛亮公直正諫匪躬亞乎汲黯之高風焉高堂隆學業脩明志在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歟

魏志卷二十五

魏志卷二十五考證

辛毗帝乃止注習氏又從而載之○習氏監本訛作習文今改正

楊阜叙母慨然勅從阜計○北宋本作敕叙從阜

阜常見明帝著帽被縹綾半褎袖○何焯曰帽上宋書有繡字 臣照 按褎卽古袖字褎應作褏

十萬之軍東西奔赴○奔赴監本訛作奔走今改正

高堂隆好說秦漢之奢靡以盪聖心○盪毛本作蕩

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監本意上多之字照毛本衍

而崇飾居室○居室北宋本作宮室

使雅頌之聲盈于六合緝熙之化混于後嗣○混冊府作流

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脩德政○臣龍官按景初中先主劉備已薨隆疏不應又稱權備當爲禪字之訛

周禮天府掌九賦之則以給九式之用○臣明楷按周禮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則九賦太府職也此云天府疑誤九賦監本訛作九伐今改正

不夷于隸○此句疑有誤或下夷訛作不夷也

宣帝承以士郎○士郎宋本作十郎

魏志卷二十五考證

魏志卷二十六

晉　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　喜裴松之注

滿寵　田豫　牽招　郭淮

滿寵字伯寧山陽昌邑人也年十八為郡督郵時郡內李朔等各擁部曲害于平民太守使寵糾焉朔等請罪不復鈔略守高平令縣人張苞為郡督郵貪穢受取干亂吏政寵因其來在傳舍率吏卒出收之詰責所犯即日考竟遂棄官歸太祖臨兗州辟為從事及為大將軍辟署西曹屬為許令時曹洪宗室親貴有賓客在界數

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白太祖太祖召許主者寵知將欲原乃速殺之太祖喜曰當事不當爾邪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太祖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當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惜之太祖即日赦出彪初彧融聞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了更善寵臣松之以爲楊公積德之門身爲名臣縱有愆負猶宜保祐況淫刑所濫而可加其楚掠乎若理應考訊荀孔二賢豈其妄有相請屬哉寵以此爲能酷吏之用心耳雖有後善何解前虐時袁紹盛於河朔而汝南紹之本郡門生賓客布在諸縣擁兵拒守太祖憂之以寵爲汝南太守寵募其服從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餘壁誘其未降渠帥於坐上殺十餘人一時皆平得戶二萬兵二千人令就田業建安十三年從太祖征荊州大軍還留寵行奮威將軍屯當陽孫權數擾東陲復召寵還爲汝南太守賜爵關內侯關羽圍襄陽寵助征南將軍曹仁屯樊城拒之而左將軍于禁等軍以霖雨水長爲羽所沒羽急攻樊城樊城得水往往崩壞衆皆失色或謂仁曰今日之危非力所支可及羽圍未合乘輕船夜走雖失城尚可全身寵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聞羽遣別將已在郟下自許以南百姓

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掎其後耳今若遁去
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寵乃沈白
馬與軍人盟誓會徐晃等救至寵力戰有功羽遂退進
封安昌亭侯文帝即王位遷揚武將軍破吳於江陵有
功更拜伏波將軍屯新野大軍南征到精湖寵帥諸軍
在前與賊隔水相對寵勑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
燒軍宜為其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十部伏夜來燒
寵掩擊破之進封南鄉侯黃初三年假寵節鉞五年拜
前將軍明帝即位進封昌邑侯太和二年領豫州刺史
三年春降人稱吳大嚴揚聲欲詣江北獵孫權欲自出

寵度其必襲西陽而為之備權聞之退還秋使曹休從
廬江南入合肥令寵向夏口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
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此兵之窪地也
若入無彊口宜深為之備寵表未報休遂深入賊果從
無彊口斷夾石要休還路休戰不利退走會朱靈等從
後來斷道與賊相遇賊驚走休軍乃得還是歲休薨寵
以前將軍代都督揚州諸軍事汝南兵民戀慕大小相
率奔隨道路不可禁止護軍表上欲殺其為首者詔使
寵將親兵千人自隨其餘一無所問四年拜寵征東將
軍其冬孫權揚聲欲至合肥寵表召兗豫諸軍皆集賊

似有老將風

尋退還被詔罷兵寵以爲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僞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權果更來到合肥城不克而還其明年吳將孫布遣人詣揚州求降辭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刺史王凌騰布書請兵馬迎之寵以爲必詐不與兵而爲凌作報書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衞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寵會被書當入朝勑留府長史若凌欲往迎勿與兵也凌於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督將迸走死傷過半初寵與凌共事不平凌支黨毁寵疲老悖謬故明帝召之既至體氣康彊見而遣還（世語曰王淩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帝將召寵給事中郭謀曰寵爲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餘年有勳方岳及鎭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爲所闚可令還朝問以方事以察之帝從之寵既至進見飲酒至一石不亂帝慰勞之遣還）寵屢表求留詔報曰昔廉頗彊食馬援據鞍今君未老而自謂已老何與廉馬之相背邪其思安邊境惠此中國明年吳將陸遜向廬江論者以爲宜速赴之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則經時又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縣尚欲誘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整軍趨揚宜口賊聞大兵東下卽夜遁時權歲有來計

形實二字是兵家秘妙也

青龍元年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爲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爲引賊平地而掎其歸路於計爲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爲旣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此爲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劫略無限必以淮北爲守帝未許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以弱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懾此爲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內此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禍生於內矣尚書趙咨以寵策爲長詔遂報聽其年權自出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日不敢下船寵謂諸將曰權得吾移城必於其衆中有自大之言今大舉來欲要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城隱處以待之權果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明年權自將號十萬至合肥新城寵馳往赴募壯士數十人折松爲炬灌以麻油從上風放火燒賊攻具射殺權弟子孫泰賊於是引退三年春權遣兵數千家佃於江北至八月寵以爲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衛兵去

城遠者數百里。可掩擊也。遣長史督二軍循江東下。摧破諸屯。焚燒穀物而還。詔美之。因以所獲盡爲將士賞。景初二年、以寵年老徵還遷爲太尉。寵不治產業家無餘財。詔曰、君典兵在外、專心憂公、有行父祭遵之風。賜田十頃、穀五百斛、錢二十萬以明清忠儉約之節焉。寵前後增邑凡九千六百戶、封子孫二人亭侯。正始三年薨。諡曰景侯。子偉嗣。偉以格、度知名、官至衛尉。世語曰、偉字公衡。偉子長武有寵風、年二十四、爲大將軍掾。高貴鄉公之難、以掾守閶闔掖門。司馬文王弟安陽亭侯幹欲入。幹妃、偉妹也。長武謂幹曰、此門近、公且來、無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幹遂從之。文王問幹入何遲、幹言其故。參軍王羨亦不得入、恨之。既而羨因王左右啓王、滿掾斷門不內人、宜推劾。壽春之役、偉從文王至許、以疾不進。子從求還省疾、事定乃從歸、由此內見恨、收長武考死杖下、偉免爲庶人、寃之。偉弟子奮、晉元康中至尚書令、司隸校尉。寵、偉、長武、奮皆長八尺。荀綽冀州記曰、奮性清平有識檢。晉諸公贊曰、奮體量通雅、有寵風也。

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也。劉備之奔公孫瓚也、豫時年少、自託於備。備甚奇之。備爲豫州刺史、豫以母老求歸。備涕泣與別、曰、恨不與君共成大事也。公孫瓚使豫守東州令。瓚將王門叛瓚、爲袁紹將萬餘人來攻。衆懼欲降。豫登城謂門曰、卿爲公孫所厚而去、意有所不得已也。今還作賊、乃知卿亂人耳。夫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吾既受之矣。何不急攻乎。門慚而退。瓚雖知豫有權謀、而不能任也。瓚敗而鮮于輔爲國人所推、行太守事、素

錢云東州當作東州縣名屬河間

善豫以爲長史時雄傑竝起輔莫知所從豫謂輔曰終能定天下者必曹氏也宜速歸命無後禍期輔從其計用受封寵太祖召豫爲丞相軍謀掾除潁陰朗陵令遷弋陽太守所在有治鄢陵侯彰征代郡以豫爲相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爲豫因地形回車結圜陣弓弩持滿於內疑兵塞其隙胡不能進散去追擊大破之遂前平代皆豫策也遷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反衆數千人在山中爲羣盜大爲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表奏皆當死豫悉見諸繫囚慰喻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即相告語羣賊一朝解散郡內清靜具以狀上太祖善之文帝初北狄彊盛侵擾邊塞乃使豫持節護烏丸校尉牽招解儁并護鮮卑自高柳以東濊貊以西鮮卑數十部比能彌加素利割地統御各有分界乃共要誓皆不得以馬與中國市豫以戎狄爲一非中國之利乃先搆離之使自爲讐敵互相攻伐素利違盟出馬千匹與官爲比能所攻求救於豫豫恐遂相兼并爲害滋深宜救善討惡示信衆狄單將銳卒深入虜庭胡人衆多鈔軍前後斷截歸路豫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聚牛馬糞然之從他道引去胡見煙火不絕以爲尚在去行數

十里乃知之追豫到馬城圍之十重豫密嚴使司馬建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豫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起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衆散亂皆棄弓馬步走追討二十餘里僵尸蔽地又烏丸王骨進桀黠不恭豫因出塞案行單將麾下百餘騎入進部進逆拜遂使左右斬進顯其罪惡以令衆衆皆怖慴不敢動便以進弟代進自是胡人破膽威震沙漠山賊高艾衆數千人寇鈔爲幽冀害豫誘使鮮卑素利部斬艾傳首京都封豫長樂亭侯爲校尉九年其御夷狄恆摧抑兼并乖散彊猾凡逋亡姦宄爲胡作計不利官者豫皆搆刺攪離使凶邪之謀不遂聚居之類不安事業未究而幽州刺史王雄支黨欲令雄領烏丸校尉毁豫亂邊爲國生事遂轉豫爲汝南太守加殄夷將軍太和末公孫淵以遼東叛帝欲征之而難其人中領軍楊暨舉豫應選臣松之案暨字休先滎陽人事見劉廙傳暨子肇晉荆州刺史山濤啓事稱肇有才能肇子潭字道元次歆字公嗣潭子彧字長文次經字仲武皆見潘岳集乃使豫以本官督青州諸軍假節往討之會吳賊遣使與淵相結帝以賊衆多又以渡海詔豫使罷軍豫度賊船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東隨無岸當赴成山成山無藏船之處輒便循海案行地形及諸山島徼截險要列兵屯守自入成

山登漢武之觀賊還果遇惡風船皆觸山沉沒波蕩著岸無所逃竄盡虜其衆初諸將皆笑於空地待賊及賊破競欲與謀求入海鈎取浪船豫懼窮虜死戰皆不聽初豫以太守督青州青州刺史程喜內懷不服軍事之際多相違錯喜知帝寶愛明珠乃密上豫雖有戰功而禁令寬弛所得器仗珠金甚多放散皆不納官由是功不見列後孫權號十萬衆攻新城征東將軍滿寵欲率諸軍救之豫曰賊悉衆大舉非徒投射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鋭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衆必罷怠罷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賊見計

必不攻城勢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又大軍相向當使難知不當使自畫也豫輒上狀天子從之會賊遁走後吳復來寇豫往拒之賊即退諸軍夜驚云賊復來豫臥不起令衆敢動者斬有頃竟無賊景初末增邑三百并前五百戶正始初遷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加振威將軍領并州刺史外胡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徵爲衛尉屢乞遜位太傅司馬宣王以爲豫克壯書喻未聽豫書答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鍾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稱疾篤拜太中大夫食卿祿年八十二薨子彭祖嗣魏畧曰豫罷官歸居魏縣會汝南遣

健步詣征北感豫宿恩過拜之豫爲殺雞炊黍送詣至陌頭謂之曰罷老苦汝來過無能有益若何健步愍其貧羸流涕而去還爲故吏民說之汝南爲具資數千匹遣人餉豫豫一不受會病亡戒其妻子曰葬我必於西門豹邊妻子難之言西門豹古之神人那可葬於其邊乎豫言豹所履行與我敵等耳使死而有靈必與我善妻子從之汝南聞其死也悲之既爲畫像又就爲立碑銘

豫清約儉素賞賜皆散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簿藏官不入家家常貧匱雖殊類咸高豫節

魏略曰鮮卑素利等數來客見多以牛馬遺豫豫轉送官胡以爲前所與豫物顯露不如持金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願避左右我欲有所道豫從之胡因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爲家資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具以狀聞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賂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乃即賜絹五百匹豫得賜分以其半藏小府後胡復來以半與之

嘉平六年下詔褒揚賜其家錢穀語在徐邈傳

牽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也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後隱爲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都亂苗隱見害招俱與隱門生史路等觸蹈鋒刃共殯歛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鈔路等皆悉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涙請赦賊義之乃釋而去由此顯名冀州牧袁紹辟爲督軍從事兼領烏丸突騎紹舍人犯令招先斬乃白紹奇其意而不見罪也紹卒又事紹子尚建安九年太祖圍鄴尚遣招至上黨督致軍糧未還尚破走到中山時尚外兄高幹爲并州刺史招以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帶甲五萬北阻彊胡勸幹迎尚并力觀

變幹既不能而陰欲害招招聞之間行而去道隔不得追尚遂東詣太祖太祖領冀州辟為從事太祖將討袁譚而柳城烏丸欲出騎助譚太祖以招嘗領烏丸遣詣柳城到值峭王嚴以五千騎當遣詣譚又遼東太守公孫康自稱平州牧遣使韓忠齎單于印綬往假峭王峭王大會羣長忠亦在坐峭王問招昔袁公言受天子之命假我為單于今曹公復言當更白天子假我真單于遼東復持印綬來如此誰當為正招答曰昔袁公承制得有所拜假中間違錯天子命曹公代之言當白天子更假真單于是也遼東下郡何得擅稱拜假也忠曰我

遼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萬又有扶餘濊貊之用當今之勢彊者為右曹操獨何得為是也招呵忠曰曹公允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寧靜四海汝君臣頑嚚今恃險遠背違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方當屠戮何敢慢易咎毀大人便捉忠頭頓築拔刀欲斬之峭王驚怖徒跣抱招以救請忠左右失色招乃還坐為峭王等說成敗之效禍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勑教便辭遼東之使罷所嚴騎太祖滅譚於南皮署招軍謀掾從討烏丸至柳城拜護烏丸校尉還鄴遼東送袁尚首縣在馬市招覩之悲感設祭頭下太祖義之舉為茂才從平漢

中太祖還留招爲中護軍事罷還鄴拜平虜校尉將兵督青徐州郡諸軍事擊東萊賊斬其渠率東土寧靜文帝踐阼拜招使持節護鮮卑校尉屯昌平是時邊民流散山澤又亡叛在鮮卑中者處有千數招廣布恩信招誘降附建義中郎將公孫集等率將部曲咸各歸命使還本郡又懷來鮮卑素利彌加等十餘萬落皆令款塞大軍欲征吳召招還至值軍罷拜右中郎將出爲鴈門太守郡在邊陲雖有候望之備而寇鈔不斷招既教民戰陳又表復烏丸五百餘家租調使備鞍馬遠遣偵候虜每犯塞勒兵逆擊來輒摧破於是吏民膽氣日銳荒野無虞又搆間離散使虜更相猜疑鮮卑大人步度根泄歸泥等與軻比能爲隙將部落三萬餘家詣郡附塞勑令還擊比能殺比能弟苴羅侯及叛烏丸歸義侯王同王寄等大結怨讎是以招自出率將歸泥等討比能於雲中故郡大破之招通河西鮮卑附頭等十餘萬家繕治陘北故上館城置屯戍以鎮內外夷虜大小莫不歸心諸亡叛雖親戚不敢藏匿咸悉收送於是野居晏閉寇賊靜息招乃簡選有才識者詣太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中庠序大興郡所治廣武井水鹹苦民皆擔輦遠汲流水往反七里招準望地勢因山陵之宜鑿原開

渠注水城內民賴其益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太和二年護烏丸校尉田豫出塞爲軻比能所圍於故馬邑城移招求救招即整勒兵馬欲赴救豫并州以常憲禁招招以爲節將見圍不可拘於吏議自表輒行又並馳布羽檄稱陳形勢云當西北掩取虜家然後東行會誅虜身檄到豫軍踴躍又遺一通於虜蹊要虜即恐怖種類離散軍到故平城便皆潰走比能復大合騎來到故平州塞北招潛行撲討大斬首級招以蜀虜諸葛亮數出而比能狡猾能相交通表爲防備議者以爲縣遠未之信也會亮時在祁山果遣使連結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與相首尾帝乃詔招使從便宜討之時比能已還漠南招與刺史畢軌議曰胡虜遷徙無常若勞師遠追則遲速不相及若欲潛襲則山溪艱險資糧轉運難以密辦可使守新興鴈門二牙門出屯陘北外以鎮撫內令兵田儲畜資糧秋冬馬肥州郡兵合乘釁征討計必全克未及施行會病卒招在郡十二年威風遠振其治邊之稱次於田豫百姓追思之而漁陽傅容在鴈門有名績繼招後在遼東又有事功云招子嘉嗣次子弘亦猛毅有招風以隴西太守隨鄧艾伐蜀有功咸熙中爲振威護軍嘉與晉司徒李胤同母早卒按晉書弘後爲揚州涼州刺史

以果烈死事於邊嘉子秀字成叔荀綽冀州記曰秀有雋才性豪俠有氣弱冠得美名於太康中爲衛瓘崔洪石崇等所提攜以新安令博士爲司空從事中郎與帝舅黃門侍郎王愷素相輕侮愷諷司隸荀愷令都官誣奏秀交在道中挾高平國守士田興妻秀即表訴被誣陷之由論愷穢行文辭尤厲于時朝臣雖多證明秀名譽由是而損後張華請爲長史稍遷至尚書河間王以秀爲平北將軍假節往馮翊遇害世人玩其辭賦惜其材幹

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也按郭氏譜淮祖全大司農父縕鴈門太守建安中舉孝廉除平原府丞文帝爲五官將召淮署爲門下賊曹轉爲丞相兵曹議令史從征漢中太祖還留征西將軍夏侯淵拒劉備以淮爲淵司馬淵與備戰淮時有疾不出淵遇害軍中擾擾淮收散卒推盪寇將軍張郃爲軍主諸營乃定其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衆寡不敵備便乘勝欲依水爲陣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筭也不如遠水爲陣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陳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太祖善之假郃節復以淮爲司馬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轉爲鎮西長史又行征羌護軍護左將軍張郃冠軍將軍楊秋討山賊鄭甘盧水叛胡皆破平之關中始定民得安業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道路得疾故計遠近爲稽留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

最留遲何也淮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誅也帝悅之擢領雍州刺史封射陽亭侯五年爲眞安定羌大帥辟蹏反討破降之每羌胡來降淮輒先使人推問其親理男女多少年歲長幼及見一一知其欵曲訊問周至咸稱神明太和二年蜀相諸葛亮出祁山遣將軍馬謖至街亭高詳屯列柳城張郃擊謖淮攻詳營皆破之又破隴西名羌唐蹏於枹罕加建威將軍五年蜀出鹵城是時隴右無穀議欲關中大運淮以威恩撫循羌胡家使出穀平其輸調軍食用足轉揚武將軍青

龍二年諸葛亮出斜谷並田于蘭坑是時司馬宣王屯渭南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此非國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之後數日亮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淮獨以爲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正始元年蜀將姜維出隴西淮遂進軍追至彊中維退遂討羌迷當等按撫柔氐三千餘落拔徙以實關中遷左將軍涼州休屠胡梁元碧等率種落二千餘家附雍州淮奏請使居安定之高平爲

民保障其後因置西川都尉轉拜前將軍領州如故五年夏侯玄伐蜀淮督諸軍為前鋒淮度勢不利輒拔軍出故不大敗還假淮節八年隴西南安金城西平諸羌餓何燒戈伐同蛾遮塞等相結叛亂攻圍城邑南招蜀兵涼州名胡治無戴復叛應之討蜀護軍夏侯霸督諸軍屯為翅淮軍始到狄道議者僉謂宜先討定枹罕內平惡羌外折賊謀淮策維必來攻霸遂入渢中轉南迎霸維果攻為翅會淮軍適至維遁退進討叛羌斬餓何燒戈降服者萬餘落九年遮塞等屯河關白土故城據河拒軍淮見形上流密於下渡兵據白土城擊大破之

治無戴圍武威家屬留在西海淮進軍趣西海欲掩取其累重會無戴折還與戰於龍夷之北破走之令居惡虜在石頭山之西當大道止斷絕王使淮還過討大破之姜維出石營從彊川乃西迎治無戴留陰平太守廖化於成重山築城斂破羌保質淮欲分兵取之諸將以維衆西接彊胡化以據險分軍兩持兵勢轉弱進不制維退不拔化非計也不如合而俱西及胡蜀未接絕其內外此伐交之兵也淮曰今往取化出賊不意維必狼顧比維自致足以定化且使維疲於奔命兵不遠西而胡交自離此一舉而兩全之策也乃別遣夏侯霸等追

魏志卷二十六

維於沓中淮自率諸軍就攻化等維果馳還救化皆如淮計進封都鄉侯嘉平元年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是歲與雍州刺史陳泰協策降蜀牙門將句安等於翅上二年詔曰昔漢川之役幾至傾覆淮臨危濟難功書王府在關右三十餘年外征寇虜內綏民夷比歲以來摧破廖化禽虜句安功績顯著朕甚嘉之今以淮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進封陽曲侯邑凡二千七百八十戶分三百戶封一子亭侯世語曰淮妻王凌之妹凌誅妹當從坐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左右追妻於是追者數千騎數日而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無五子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覲展在近書至宣王亦宥之正元二年薨追贈大將軍諡曰貞侯子統嗣統官至荊州刺史薨子正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淮著勳前朝改封汾陽子晉諸公贊曰淮弟配字仲南有重名位至城陽太守裴秀賈充皆配女婿子展字泰舒有器度幹用歷職著績終於太僕次弟豫字泰寧相國參軍知名早卒女適王衍配弟鎮字季南謁者僕射鎮子奕字泰業山濤啓事稱奕高簡有雅量歷位雍州刺史尚書

評曰滿寵立志剛毅勇而有謀田豫居身清白規畧明練牽招秉義壯烈威績顯著郭淮方策精詳垂問秦雍而豫位止小州招終於郡守未盡其用也

魏志卷二十六考證

滿寵賊必來燒軍宜爲其備○燒軍太平御覽作燒營

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城隱處以待之○肥城通鑑作

肥水

遣長史督二軍○宋本作遣長吏督三軍

田豫鮮卑數十部比能彌加素利○太平御覽素利下

有等字

東隨無岸當赴成山○通鑑東隨作東道

郭淮太原陽曲人也注父緼鴈門太守○北宋本緼作

蘊

魏志卷二十六

既陣備疑不渡○太平御覽作不敢渡
蜀兵大至淮逆擊之○太平御覽作逆擊走之

魏志卷二十六考證

魏志卷二十七

晉　著　作　郎　巴　西　中　正　安　漢　陳　壽　撰
宋　太　中　大　夫　國　子　博　士　聞　喜　裴　松　之　注

徐邈　胡質子威　王昶　王基

徐邈字景山燕國薊人也太祖平河朔召爲丞相軍謀掾試守奉高令入爲東曹議令史魏國初建爲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怒渡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修愼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後領隴西太守轉爲南安文帝

踐阼歷譙相平陽安平太守潁川典農中郎將所在著稱賜爵關內侯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遷撫軍大將軍軍師明帝以涼州絕遠南接蜀寇以邈爲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校尉至值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參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上脩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收斂民間私仗藏之府庫然後率以仁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勛也討叛羌柯吾有功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加建威將軍邈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是以信服畏威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隨時供給其家彈邪繩枉州界肅清正始元年還爲大司農遷爲司隸校尉百寮敬憚之公事去官後爲光祿大夫數歲卽拜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

固辭不受嘉平元年年七十八以大夫薨于家用公禮葬謚曰穆侯子武嗣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曰夫顯賢表德聖王所重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衞尉田豫皆服職前朝歷事四世出統戎馬入贊庶政忠清在公憂國忘私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餘財朕甚嘉之其賜邈等家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邈同郡韓觀曼游有鑒識器幹與邈齊名而在孫禮盧毓先爲豫州刺史甚有治功卒官魏名臣奏載黃門侍郎杜恕表稱韓觀王昶信有兼才高官重任不但三州盧欽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爲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也少與蔣濟朱績俱知名於江淮間仕州郡蔣濟爲別駕使見太祖太祖問曰胡通達長者也寧有子孫不濟曰有子曰質規模大略不及

於父至於精良綜事過之案胡氏譜通達名敏以方正徵太祖辟召質
爲頓丘令縣民郭政通於從妹殺其夫程他郡吏馮諒
繫獄爲證政與妹皆耐掠隱抵諒不勝痛自誣當反其
罪質至官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檢驗具服入爲丞相東
曹議令史州請爲治中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
遼見刺史溫恢求請質質辭以疾遼出謂質曰僕委意
於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
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爲
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於口今以睚眦之恨乃成嫌
隙睚五賣反眦士賣反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言

復與周乎。虞預晉書曰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位至光祿大夫子陵字元夏陵及二弟韶茂皆知名見稱並有器望雖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郡劉公榮名知人嘗造周謂曰鄉有知人之明欲使三兒見鄉爲目高下以效郭許之聽可乎公榮乃自詣陵兄弟與共言語觀其舉動出語周曰君三子皆國士也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展力仕宦可爲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陵少出仕宦歷職內外泰始初爲吏部尚書遷左僕射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於官陵以在魏已爲大臣本非佐命之數懷遜讓不得已而居位故在官職無所荷任夙夜思恭而已終始全潔當世以爲美談韶歷二宮吏部郎山濤啓事稱韶清白有誠終於散騎常侍茂至侍中尚書潁川荀愷宣帝外孫世祖姑子自負貴戚要與茂交茂拒而不答由是見怨元康元年楊駿被誅愷時爲尚書僕射以茂駿之姨弟陷爲駿黨遂枉見殺衆咸冤痛之太祖辟
爲丞相屬黃初中徙吏部郎爲常山太守遷任東莞士
盧顯爲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讎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

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卯自首罪人斯得每軍功賞賜皆散之於衆無入家者在郡九年吏民便安將士用命遷荆州刺史加振威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朱然圍樊城質輕軍赴之議者皆以爲賊盛不可追質曰樊城卑下兵少故當進軍爲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遷征東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廣農積穀有兼年之儲置東征臺且佃且守又通渠諸郡利舟楫嚴設備以待敵海邊無事性沈實內察不以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嘉平二年薨家無餘財惟有賜衣書篋而已軍師以聞追進封陽陵亭侯邑百戶謚曰貞侯子威嗣六年詔書褒述質清行賜其家錢穀語在徐邈傳威咸熙中官至徐州刺史

（晉陽秋曰威字伯虎少有志尚厲操清白質之爲荆州也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僮僕威自驅驢單行拜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臨辭質賜其絹一匹爲道路糧威跪曰大人清白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故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旅進道往還如是質帳下都督素不相識先其將歸請假還家陰資裝百餘里要之因與爲伴每事佐助經營之又少進飲食行數百里威疑之密誘問乃知其都督也因取向所賜絹答謝而遣之後因他信具以白質質杖其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愼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歷位宰牧晉武帝賜見論邊事語及平生帝歎其父清謂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以何爲不如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如者遠也官至前將軍青州刺史太康元年卒追贈鎮東將軍威弟熊字季象征南將軍威子奕字次孫平東將軍並以潔行垂名）

有殊績

乾隆四年校刊

歷三郡守所在有名卒於安定

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案王氏譜昶伯父柔字叔優父澤字季道郭林宗傳曰叔優季道幼少之時聞林宗有知人之鑒共往候之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笑曰卿二人皆二千石才也雖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叔優等從其言叔優至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守少與同郡王淩俱知名淩年長昶兄事之文帝在東宮昶爲太子文學遷中庶子文帝踐阼徙散騎侍郎爲洛陽典農時都畿樹木成林昶斫開荒萊勤勸百姓墾田特多遷兗州刺史明帝卽位加揚烈將軍賜爵關內侯昶雖在外任心存朝廷以爲魏承秦漢之弊法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準先王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乃著治論畧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又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孫子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奇正還相生若循環之無窮青龍中奏之其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沖深字道沖遂書戒之曰夫人爲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也人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僞

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車滋衆逐末彌甚皆由覘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身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已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虛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杅有銘几杖有誡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己名可不戒之哉

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栢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匄對秦客至武子擊之折其委笄惡其掩人也（國語曰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也擊之以杖折其委笄臣松之案對秦客者范燮也此云范匄蓋誤也）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爲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原而

魏志卷二十七

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愼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臣松之以爲援之此誡可謂切至之言不刋之訓也凡道人過失蓋謂居室之愆人未之知則由已而發者也若乃行事得失已暴於世因其善惡卽以爲誡方之於彼則有愈焉然援誡稱龍伯高之美言杜季良之惡致使事徹時主季良以敗言之傷人孰大於此與其所誡自相違伐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已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脩已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夫虛僞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爲浮淺較可識別而世人惑焉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傾邪敗沒熒惑當世挾持姦慝驅動後生雖刑於鈇鉞大爲烱戒然所汙染固以衆矣可不愼與世語曰黃初中孫權通章表偉以白衣登江上與權交書求賂欲以交結京師故誅之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甘長饑於首陽安赴火於緜山雖可以激貪勵俗然聖人不可爲吾亦不願也今汝

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爲名，守慎爲稱，孝悌於閨門，務學於師友。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伯益名奕，郭嘉之子。）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

臣松之以爲文舒復擬則文淵，顯言人之失，魏諷、曹偉事陷惡逆，著以爲誡，差無可尤。至若郭伯益、劉公幹，雖其人皆往，善惡有定，然既友之於昔，不宜毀之於今。而乃形于翰墨，永傳後葉，於舊交則違久要之義，於子孫則揚人前世之惡，於夫鄙懷，深所不取。善乎東方之誡子也，以首陽爲拙，柳下爲工，寄旨古人，無傷當時，方之馬王，不亦遠哉。

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洿，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

昭先名嘏，別傳曰：嘏，樂安博昌人。世爲著姓，夙智早成，故鄉人爲之語曰：蔣氏翁，任氏童。父旐，字子旟，以至行稱。漢末黃巾賊起，天下饑荒，人民相食，寇到博昌，聞旐姓字，乃相謂曰：宿聞任子旟，天下賢人也，今雖作賊，那可入其鄉邪？遂相帥而去，由是聲聞遠近。州郡並招舉孝廉，歷酸棗、祝阿令。嘏八歲喪母，號泣不絕聲，自然之哀，同於成人，故幼以至性見稱。年十四始學，疑不再問，三年中誦五經，皆究其義，兼包羣言，無不綜覽，於時學者號之神童。遂遇荒亂，家貧賣魚，會官稅魚，魚貴數倍，嘏取直如常。又與人共買生口，各雇八匹，後生口家來贖，時價直六十匹，共買者欲隨時價取贖，嘏自取本價八匹，共買者慙，亦還取本價。比居者擅耕嘏地數

十畝種之人以語嘏嘏曰我自以借之耳耕者聞之慙謝還地及邑中爭訟皆詣嘏質之然後意厭其子弟有不順者父兄竊數之曰汝所行豈可令任君知邪其禮教所化率皆如此會太祖創業召海內至德嘏應其舉爲臨菑侯庶子相國東曹屬尚書郎文帝時爲黃門侍郎每納忠言輒手書懷本自在禁省歸書不封帝嘉其淑慎累遷東郡趙郡河東太守所在化行有遺風餘教嘏爲人淳粹愷悌虛己若不足恭敬如有畏其脩身履義皆沈默潛行不顯其美故時人少得稱之著書三十八篇凡四萬餘言嘏卒後故吏東郡程威趙國劉固河東上官崇等錄其事行及所著書奏之詔下秘書以貫羣言

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勢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青龍四年詔

錢云范當作宛

欲得有才智文章謀慮淵深料遠若近視昧而察籌不慮運策弗徒發端一小心清脩密靜乾乾不解志尚在公者無限年齒勿拘貴賤卿校已上各舉一人太尉司馬宣王以昶應選正始中轉在徐州封武觀亭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荊豫諸軍事昶以爲國有常衆戰無常勝地有常險守無常勢今屯苑去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習水軍於三州廣農墾殖倉穀盈積嘉平初太傅司馬宣王旣誅曹爽乃奏博問大臣得失昶陳治畧五事其一欲崇道篤學抑絕浮華使國子入太學而脩庠序其二欲

用考試考試猶準繩也未有舍準繩而意正曲直廢黜陟而空論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於其職有治績則就增位賜爵其四欲約官實祿勵以廉耻不使與百姓爭利其五欲絕侈靡務崇節儉令衣服有章上下有敘儲穀畜帛反民於樸詔書褒讚因使撰百官考課事昶以爲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聖主明於任賢畧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揔其統紀故能否可得而知也其大指如此二年昶奏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可乘釁而制吳蜀白帝夷陵之間黔巫秭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新城郡接可襲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襲巫秭歸房陵荊州刺史王基詣夷陵昶詣江陵兩岸引竹絙爲橋渡水擊之賊奔南岸鑿七道並來攻於是昶使積弩同時俱發賊大將施績夜遁入江陵城追斬數百級昶欲引致平地與合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賊望見以喜之以所獲鎧馬甲首馳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績果追軍與戰克之績遁走斬其將鍾離茂許旻收其甲首旗鼓珍寶器仗振旅而還王基州泰皆有功於是遷昶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京陵侯毋丘儉文欽作亂引兵拒儉

欽有功封二子亭侯關內侯進位驃騎將軍諸葛誕反祖據夾石以逼江陵持施績全熙使不得東誕旣誅詔曰昔孫臏佐趙直湊大梁西兵驟進亦所以成東征之勢也增邑千戶并前四千七百戶遷司空持節都督如故甘露四年薨諡曰穆侯子渾嗣咸熙中爲越騎校尉

案晉書渾自越騎入晉累居方任平吳有功封一子江陵侯位至司徒渾子濟字武子有雋才令望爲河南尹太僕早卒追贈驃騎將軍渾弟深冀州刺史深弟湛字處沖汝南大守湛子承字安期東海內史承子述字懷祖尚書令衞將軍述子坦之字文度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昶諸子中湛最有德譽而承亦自爲名士述及坦之並顯重於世爲時盛門云自湛已下事見晉陽秋也

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少孤與叔父翁居翁撫養甚篤基亦以孝稱年十七郡召爲吏非其好也遂去入琅邪界游學黃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是時青土初定刺史王凌特表請基爲別駕後召爲秘書郎凌復請還頃之司徒王朗辟基凌不遣朗書劾州曰凡家臣之良則升于公輔公臣之良則入于王職是故古者侯伯有貢士之禮今州取宿衞之臣留秘閣之吏所希聞也凌猶不遣凌流稱青土蓋亦由基協和之輔也大將軍司馬宣王辟基未至擢爲中書侍郎明帝盛脩宮室百姓勞瘁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懼夫民逸則慮易苦

則思難是以先王居之以約儉俾不至於生患昔顏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是以知其將敗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也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玄舊說而基據持玄義常與抗衡遷安平太守公事去官

大將軍曹爽請為從事中郎出為安豐太守郡接吳寇為政清嚴有威惠明設防備敵不敢犯加討寇將軍吳嘗大發眾集建業揚聲欲入攻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基策之基曰昔孫權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後全琮出廬江朱然寇襄陽皆無功而還今陸遜等已死而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出則懼內釁卒起癰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綻支黨還自保護耳後權竟不能出時曹爽專柄風化陵遲基著時要論以切世事以疾徵還起家為河南尹未拜爽伏誅基嘗為爽官屬隨例罷其年為尚書出為荊州刺史加

揚烈將軍隨征南王昶擊吳基別襲步協於夷陵協閉門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實分兵取雄父邸閣收米三十餘萬斛虜安北將軍譚正納降數千口於是移其降民置夷陵縣賜爵關內侯基又表城上昶徙江夏治之以偪夏口由是賊不敢輕越江明制度整軍農兼脩學校南方稱之時朝廷議欲伐吳詔基量進趣之宜基對曰夫兵動而無功則威名折於外財用窮於內故必全而後用也若不資通川聚糧水戰之備則雖積兵江內無必渡之勢矣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數安陸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陸並農以實軍資然後引兵詣江陵夷陵分據夏口順沮漳資水浮穀而下賊知官兵有經久之勢則拒天誅者意沮而向王化者益固然後率合蠻夷以攻其內精卒勁兵以討其外則夏口以上必拔而江外之郡不守如此吳蜀之交絕交絕而吳禽矣不然兵出之利未可必矣於是遂止司馬景王新統政基書戒之曰天下至廣萬幾至猥誠不可不矜矜業業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則衆邪不生心靜則衆事不躁思慮審定則教令不煩親用忠良則遠近協服故知和遠在身定衆在心許允傅嘏袁侃崔贊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無流心可與同政事者也景王納其言高

貴鄉公卽尊位進封常樂亭侯毌丘儉文欽作亂以基
爲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適與景王會於許昌景王曰
君籌儉等何如基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
脅迫懼畏目下之戮是以尙羣聚耳若大兵臨偪必土
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縣於軍門矣景王曰善乃
令基居軍前議者咸以儉欽慓悍難與爭鋒詔基停駐
基以爲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僞已
露衆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
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或虜畧民人又州郡兵家
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脅者自顧罪重不敢
復還此爲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
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
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
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
請乃聽進據濦水既至復言曰兵聞拙速未覩工遲之
久方今外有彊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
可測也議者多欲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
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據堅城保
壁壘以積實資虜縣運軍糧甚非計也景王欲須諸軍
集到猶尙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

我得亦利是謂爭城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爭欲往發十餘里聞基先到復還保項時兗州刺史鄧艾屯樂嘉儉使文欽將兵襲艾基知其勢分進兵偪項儉衆遂敗欽等已平遷鎮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進封安樂鄉侯上疏求分戸二百賜叔父子喬爵關內侯以報叔父拊育之德有詔特聽諸葛誕反基以本官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時大軍在項以賊兵精詔基斂軍堅壘基累啓求進討會吳遣朱異來救誕軍於安城基又被詔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脩守備以待

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大將軍司馬文王進屯丘頭分部圍守各有所統基督城東城南二十六軍文王勑軍吏入鎮南部界一不得有所遣城中食盡晝夜攻壘基輒拒擊破之壽春既拔文王與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筭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文王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迎

乾隆四年校刊

唐咨等子弟因釁有蕩覆吳之勢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太半姜維因洮上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脩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其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文王乃止以淮南初定轉基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歸功參佐由是長史司馬等七人皆侯是歲基母卒

詔秘其凶問迎基父豹喪合葬洛陽追贈豹北海太守甘露四年轉爲征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常道鄉公卽尊位增邑千戶并前五千七百戶前後封子二人亭侯關內侯景元二年襄陽太守表吳賊鄧由等欲來歸化基被詔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其詐馳驛陳狀且曰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務在於鎭安社稷綏寧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文王報書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能確然共盡理實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敬依來指後由等竟不降司馬彪戰畧載基此事詳於本傳曰景元二年春三月襄陽太守胡烈表上吳賊鄧由李光等同謀十八屯欲來歸化遣將張吳鄧生并送質任克期欲令郡軍臨江迎拔大將軍

乾隆四年校刊

司馬文王啓聞詔征南將軍王基部分諸軍使烈督萬人徑造沮水荆州義陽南屯宜城承書夙發若由等如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賊詐誘致官兵馳驛止文王說由等可疑之狀且當清澄未宜便舉重兵深入應之又曰夷陵東道當由車御至赤岸乃得渡沮西道當出箭谿口乃趣平土皆山險狹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今者筋角弩弱水潦方降廢盛農之務徼難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昔子午之役兵行數百里而値霖雨橋閣破壞後糧腐敗前軍縣乏姜維深入不待輜重士衆饑餓覆軍上邽文欽唐咨舉吳重兵昧利壽春身沒不反此皆近事之鑒戒也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宜當鎭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也得之未足爲多失之傷損威重文王累得基書意疑猶豫諸軍已上道者且權停住所在須後節度基又言於文王曰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寤張良之謀而趣銷印基謀慮淺短誠不及留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文王於是遂罷軍嚴後由等果不降

是歲基薨追贈司空謚曰景侯子徽嗣早卒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基著勳前朝改封基孫廙而以東武餘邑賜一子爵關內侯晉室踐阼下詔曰故司空王基既著德立勳又治身清素不營產業久在重任家無私積可謂身沒行顯足用勵俗者也其以奴婢二人賜其家

評曰徐邈清尚弘通胡質素業貞粹王昶開濟識度王基學行堅白皆掌統方任垂稱著績可謂國之良臣時之彥士矣

魏志卷二十七

魏志卷二十七考證

徐邈西域流通荒戎入貢○流通太平御覽作通流

皆服職前朝歷事四世○職宋本作質

王昶又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注若循環之無窮○窮毛本作端

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有所監本訛作所有今改正

不願兒子慕之注於夫鄙懷○宋本作於鄙夫懷

願兒子遵之注夙智早成○宋本作夙智性成

又注比居者擅耕叚地○監本脫者字今添

今屯苑去襄陽三百餘里○苑疑作宛

王基吳嘗大發衆集建業揚聲欲入攻揚州○攻通鑑作寇

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太平御覽作善其後矣多其字

今與賊家對敵○太平御覽作今與賊交利對敵

文王勅軍吏入鎮南部界一不得有所遣○遣宋本作譴

後由等竟不降注皆山險狹○册府皆山路險狹

又注兵行數百里而値淋雨○宋本淋作霖

魏志卷二十七考證

[illegible]數[illegible]卷二十[illegible]

魏志卷二十八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王淩 令狐愚　毋丘儉　諸葛誕 唐咨

鄧艾 州泰　鍾會 王弼

王淩字彥雲太原祁人也叔父允爲漢司徒誅董卓卓將李傕郭汜等爲卓報仇入長安殺允盡害其家淩及兄晨時年皆少踰城得脫亡命歸鄉里淩舉孝廉爲發干長魏畧曰淩爲長遇事髡刑五歲當道掃除時太祖車過問此何徒左右以狀對太祖曰此子師兄子也所坐亦公耳於是主者選爲驍騎主簿稍遷至中山太守所在有治太祖

辟爲丞相掾屬文帝踐阼拜散騎常侍出爲兗州刺史與張遼等至廣陵討孫權臨江夜大風吳將呂範等船漂至北岸凌與諸將逆擊捕斬首虜獲舟船有功封宜成亭侯加建武將軍轉在青州是時海濱乘喪亂之後法度未整凌布政施教賞善罰惡甚有綱紀百姓稱之不容於口後從曹休征吳與賊遇於夾石休軍失利凌力戰決圍休得免難仍徙爲揚豫州刺史咸得軍民之歡心始至豫州旌先賢之後求未顯之士各有條教意義甚美初凌與司馬郎賈逵友善及臨兗豫繼其名跡正始初爲征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二年吳大將全琮數萬衆寇芍陂凌率諸軍逆討與賊爭塘力戰連日賊退走進封南鄉侯邑千三百五十戶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是時凌外甥令狐愚以才能爲兗州刺史屯平阿舅甥並典兵專淮南之重凌就遷爲司空司馬宣王旣誅曹爽進凌爲太尉假節鉞凌愚密協計謂齊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彪都許昌嘉平元年九月愚遣將張式至白馬與彪相問往來凌又遣舍人勞精詣洛陽語子廣廣言廢立大事勿爲禍先漢晉春秋曰凌愚謀以帝幼制於彊臣不堪爲主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之以興曹氏凌使人告廣廣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今曹爽以驕奢失民何平叔虛而不治丁畢桓鄧雖並有宿望皆專競於世加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

雖高而事不下接民習於舊衆莫之從故雖勢傾四海聲震天下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今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樹勝己脩先朝之政令副衆心之所求爽之所以爲惡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爲先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未易亡也凌不從臣松之以爲如此言之類皆前史所不載而獨出習氏且制言法體不似於昔疑悉鑿齒所自造者也

其十一月愚復遣式詣彪未還會愚病死魏書曰愚字公治本名浚黃初中爲和戎護軍烏丸校尉田豫討胡有功小違節度愚以法繩之帝怒械繫愚免官治罪詔曰浚何愚遂以名之正始中爲曹爽長史後出爲兗州刺史魏畧曰愚聞楚王彪有智勇初東郡有譌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鳴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迹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中又有謠言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楚王小字朱虎故愚與王凌陰謀立楚王乃先使人通意於王言使君謝王天下事不可知願王自愛彪亦陰知其意答言謝使君知厚意也

二年熒惑守南斗凌謂斗中有星當有暴貴者魏畧曰凌聞東平民浩詳知星呼問詳詳疑凌有所挾欲悅其意不言吳當有死喪而言淮南楚分也今吳楚同占當有王者興故凌計遂定

三年春吳賊塞涂水凌欲因此發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聽凌陰謀滋甚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太傅司馬宣王宣王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罪又將尚書廣東使爲書喻凌大軍掩至百尺逼凌凌自知勢窮乃乘船單出迎宣王遣掾王彧謝罪還印綬節鉞軍到丘頭凌面縛水次宣王承詔遣主簿解縛反服見凌慰勞之還印綬節鉞遣步騎六百人送還京都凌至項飲藥死魏畧載凌與太傅書曰卒聞神軍密發已在百尺雖知命窮盡遲於相見身首分離不以爲恨前後遣使有書未得還報企踵

西望無物以譬昨遺書之後便乘船來相迎宿丘頭旦發於浦口奉被露布赦書又得二十三日況累紙誨示聞命驚愕五內失守不知何地可以自處僕久忝朝恩歷試無效統御戎馬董齊東夏事有闕廢中心犯義罪在三百妻子同縣無所禱矣不圖聖恩天覆地載橫蒙視息復覩日月亡甥令狐愚攜惑羣小之言僕即時呵抑使不得竟其語既人已知神明所鑒夫非事無陰卒至發露知此梟夷之罪也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子也又重曰身陷刑辟謬蒙赦宥今遣掾送印綬頃至當如詔書自縛歸命雖足下私之官法有分及到如書太傅使人解其縛淩既蒙赦加恃舊好不復自疑徑乘小船自趣太傅太傅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相去十餘丈淩知見外乃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敢不至邪而乃引軍來乎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淩曰卿負我太傅曰我寧負卿不負國家遂使人送來西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淩行到項夜呼掾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並滅邪遂自殺干寶晉紀曰淩到項見賈逵祠在水側淩呼曰賈梁道王淩固忠於魏之社稷者唯爾有神知之其年八月太傅有疾夢淩逵爲厲甚惡之遂薨宣王遂至壽

春張式等皆自首乃窮治其事彪賜死諸相連者悉夷三族魏畧載山陽單固字恭夏爲人有器實正始中兖州刺史令狐愚與固父伯龍善辟固欲以爲別駕固不樂爲州吏辭以疾愚禮意愈厚固不欲應固母夏侯氏謂固曰使君與汝父久善故命汝不止汝亦固當仕進自可往耳固不獲已遂往與兼治中從事楊康並爲愚腹心後愚與王淩通謀康固皆知其計會愚病康應司徒召詣洛陽固亦以疾解祿康在京師露其事太傅乃東取王淩到壽春固見太傅太傅問曰卿知其事爲邪固對不知太傅曰且置近事問卿令狐及乎固又曰無而楊康白事事與固連逮收捕固及家屬皆繫廷尉考實數十固故云無有太傅錄楊康與固對相詰固辭窮乃罵康曰老庸既負使君又滅我族顧汝當活邪辭定事上須報廷尉以舊皆聽得與其母妻子相見固見其母不仰視其母知其慙也字謂之曰恭夏汝本自不欲應州郡也我強故耳汝爲人吏自當爾耳此自門戶衰我無恨也汝本意與我語固終不仰又不語以至於死初楊康自以白其事冀得封拜後以辭頗參錯亦并斬臨刑俱出獄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若令

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也朝議咸以爲春秋之義齊崔杼鄭歸生皆加追戮陳尸斲棺載在方策凌愚罪宜如舊典乃發凌愚冢剖棺暴尸於所近市三日燒其印綬朝服親土埋之干寶晉紀曰兗州武吏東平馬隆託爲愚家客以私財更殯葬行服三年種植松栢一州之士媿之進弘華爵爲鄉侯廣有志尚學行死時年四十餘魏氏春秋曰廣字公淵弟飛梟金虎並才武過人太傅嘗從容問蔣濟濟曰凌文武俱贍當今無雙廣等志力有美於父耳退而悔之告所親曰吾此言滅人門宗矣魏末傳曰凌少子字明山最知名善書多技藝人得其書皆以爲法走向太原追軍及之時有飛鳥集桑樹隨枝低卬舉弓射之即倒追人乃止不復進明山投親家食親家告吏乃就執之

毌丘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也父興黃初中爲武威太守伐叛柔服開通河右名次金城太守蘇則討賊張進及討叛胡有功封高陽鄉侯魏名臣奏載雍州刺史張既表曰河右遐遠喪亂彌久武威當諸郡路道喉轄之要加民夷雜處數有兵難領太守毌丘興到官內撫吏民外懷羌胡卒使柔附爲官效用黃華張進初圖逆亂扇動左右興志氣忠烈臨難不顧爲將校民夷陳說禍福言則涕泣於時男女萬口咸懷感激形毀髮亂誓心致命尋率精兵踧脅張掖濟援領太守杜通西海太守張睦張掖番和驪靬二縣吏民及郡雜胡棄惡詣興興皆安卹使盡力田興每所歷盡竭心力誠國之良吏殿下即位留心萬機苟有毫毛之善必有賞錄臣伏緣聖旨指陳其事入爲將作大匠儉襲父爵爲平原侯文學明帝即位爲尚書郎遷羽林監以東宮之舊甚見親待出爲洛陽典農時取農民以治宮室儉上疏曰臣愚以爲天下所急除者二賊所急務者衣食誠使二

賊不滅士民饑凍雖崇美宮室猶無益也遷荆州刺史青龍中帝圖討遼東以儉有幹策徙爲幽州刺史加度遼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率幽州諸軍至襄平屯遼隧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率衆王護留等昔隨袁尚奔遼東者率衆五千餘人降寇婁敦遣弟阿羅槃等詣闕朝貢封其渠率二十餘人爲侯王賜輿馬繒采各有差公孫淵逆與儉戰不利引還明年帝遣太尉司馬宣王統中軍及儉等衆數萬討淵定遼東儉以功進封安邑侯食邑三千九百戸正始中儉以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玄菟從諸道討之句

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戰梁口（梁音渴）宮連破走儉遂東馬縣車以登丸都屠句驪所都斬獲首虜以千數句驪沛者名得來數諫宮（臣松之按東夷傳沛者句驪國之官名）宮不從其言得來歎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舉國賢之儉令諸軍不壞其墓不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宮單將妻子逃竄儉引軍還六年復征之宮遂奔買溝儉遣玄菟太守王頎追之（世語曰頎字孔碩東萊人晉永嘉中大賊王彌頎之孫）過沃沮千有餘里至肅愼氏南界刻石紀功刋丸都之山銘不耐之城諸所誅納八千餘口論功受賞侯者百餘人穿山漑灌民賴其利遷左將軍假

節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轉爲鎭南將軍諸葛誕戰於東關不利乃令誕儉對換誕爲鎭南都督豫州儉爲鎭東都督揚州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儉與文欽禦之太尉司馬孚督中軍東解圍恪退還初儉與夏侯玄李豐等厚善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曹爽之邑人也驍果麤猛數有戰功好增虜獲以徼寵賞多不見許怨恨日甚儉以計厚待欽情好歡洽欽亦感戴投心無貳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數十丈西北竟天起於吳楚之分儉欽喜以爲己祥遂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景王移諸郡國舉兵反迫脅淮南將守諸別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壽春城爲壇於城西歃血稱兵爲盟分老弱守城儉欽自將五六萬衆渡淮西至項儉堅守欽在外爲游兵

儉欽等表曰故相國懿匡輔魏室歷事忠貞以寧華夏又以齊王聰明無有穢德乃心勤盡忠以輔上天下賴之懿欲討滅二虜以安宇內始分軍糧克時同舉未成而薨齊王以懿有輔己大功故遂使師承統懿業委以大事而師以盛年在職無疾託病坐擁彊兵無有臣禮朝臣非之義士譏之天下所聞其罪一也懿造計取賊多春軍糧克期有日師爲大臣當除國難又爲人子當卒父業哀聲未絕而便罷息爲臣不忠爲子不孝其罪二也賊退過東關坐自起衆三征同進喪衆敗績歷年軍實一旦而盡致使賊來天下騷動死傷流離其罪三也賊舉國悉衆號五十萬來向壽春圖詣洛陽會太尉孚與臣等建計乃杜塞要險不與爭鋒還固新城淮南將士衝鋒履刃晝夜相守勤瘁百日死者塗地自魏有軍已來爲難苦甚莫過於此而師遂意自由不論封賞權勢自在無所領錄其罪四也故中書令李

豐等以師無人臣節欲議退之師知而請豐其夕拉殺
載尸埋棺豐等爲大臣帝王腹心擅加酷暴死無罪名
師有無君之心其罪五也懿每歎說齊王自堪人主君
臣之義定奉事以來十有五載始欲歸政按行武庫詔
問禁兵不得妄出師自知姦慝人神所不佑矯廢君主
加之以罪孚師之叔父性甚仁孝追送齊王悲不自勝
羣臣皆怒而師懐忍不顧大義其罪六也又故光祿大
夫張緝無罪而誅夷其妻子并及母后逼恐至尊彊催
督遣臨時哀愕莫不傷痛而師稱慶反以歡喜其罪七
也陛下踐阼聰明神武事經聖心欲從省約天下聞之
莫不歡慶而師不自改悔脩復臣禮而方徵兵募士毀
壞宮內列侯自衛陛下即阼初不朝覲陛下欲臨幸師
舍以省其疾復拒不通不奉法度其罪八也近者領軍
許允當爲鎮北以廚錢給賜而師舉奏加辟雖云流徙
道路餓殺天下聞之莫不哀傷其罪九也三方之守一
朝闕廢多選精兵以自營衛五營領兵闕而不補多載
器仗充聚本營天下所聞人懐憤怨謗言盈路以疑海
內其罪十也多休守兵以占高第以空虛四表欲擅彊
勢以逞姦心募取屯田加其復賞阻兵安忍壞亂舊法
合聚諸藩王公以著鄰欲悉誅之一旦舉事廢主天不

長惡使目腫不成其罪十一也臣等先人皆隨從太祖
武皇帝征討凶暴獲成大功與高祖文皇帝即受漢禪
開國承家猶堯舜相傳也臣與安豐護軍鄭翼廬江護
軍呂宣太守張休淮南太守丁尊督守合肥護軍王休
等議各以累世受恩千載風塵思盡軀命以完全社稷
安主爲效斯義苟立雖焚妻子吞炭漆身死而不恨也
按師之罪宜加大辟以彰姦慝春秋之義一世爲善十
世宥之懿有大功海內所書依古典議廢師以侯就第
弟昭忠肅寬明樂善好士有高世君子之度忠誠爲國
不與師同臣等碎首所保可以代師輔導聖躬太尉孚
忠孝小心所宜親寵授以保傅護軍散騎常侍望忠公
親事當官稱能奉迎乘輿有宿衛之功可爲中領軍春
秋之義大義滅親故周公誅弟石碏戮子季友鴆兄上
爲國計下全宗族殛鯀用禹聖人明典古今所稱乞陛
下下臣等所奏朝堂博議臣言當道使師遜位避賢者
罷兵去備如三皇舊法則天下協同若師負勢恃衆不
自退者臣等率將所領晝夜兼行惟命是授臣等今日
所奏惟欲使大魏永存使陛下得行君意遠絕亡之禍
百姓安全六合一體使忠臣義士不愧於三皇五帝耳
臣恐兵起天下擾亂臣輒上事移三征及州郡國典農

各安慰所部吏民不得妄動謹具以狀聞惟陛下愛養精神明慮危害以寧海內師專權用勢賞罰自由聞臣等舉眾必下詔禁絕關津使驛書不通擅復徵調有所收捕此乃師詔非陛下詔書在所皆不得復承用臣等道遠懼文書不得皆通輒臨時賞罰以便宜從事須定集上也大將軍統中外軍討之別使諸葛誕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擬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於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大將軍屯汝陽使監軍王基督前鋒諸軍據南頓以待之令諸軍皆堅壁勿與戰儉欽進不得鬬退恐壽春見襲不得歸計窮不知所爲淮南將士家皆在北眾心沮散降者相屬惟淮南新附農民爲之用大將軍遣兗州刺史鄧艾督泰山諸軍萬餘人至樂嘉示弱以誘之大將軍尋自洮至欽不知果夜來欲襲艾等會明見大軍兵馬盛乃引還魏氏春秋曰欽中子俶小字鴦年尚幼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爲二隊夜夾攻軍俶率壯士先至大呼大將軍軍中震擾欽後期不應會明俶退欽亦引還魏末傳曰殿中人姓尹字大目小爲曹氏家奴常侍在帝側大將軍將俱行大目知大將軍一目已突出啓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爲人所誤耳又天子鄉里大目昔爲文欽所信乞得追解語之令還與公復好大將軍聽遣大目單身往乘大馬被鎧冑追文欽遙相與語大目心實欲曹氏安謬言君侯何若若不可復忍數日中也欲使欽解其旨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汝先帝家人不念報恩而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天不佑汝乃張弓傅矢欲射大目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也大將軍縱驍騎追擊大破之欽遁走是日儉聞欽戰敗恐懼夜走眾潰比至慎縣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獨與小弟秀及孫重藏水邊草中安風津

都尉部民張屬就射殺儉傳首京都屬封侯秀重走入

吳將士諸爲儉欽所迫脅者悉歸降欽與郭淮書曰大將軍昭伯與太傅伯俱受顧命登牀把臂託付天下此遠近所知後以勢利乃絕其祀及其親黨皆一時之俊可爲痛心奈何奈何公侯恃與大司馬公恩親分著義貫金石當此之時想益毒痛有不可堪也王太尉嫌其專朝潛欲舉兵事竟不就復受誅夷害及楚王想甚追恨太傅既亡然其子師繼承父業肆其虐暴日月滋甚放主殺后殘戮忠良包藏禍心遂至篡弒此可忍也孰不可忍欽以名義大故事君有節忠憤內發忘寢與食無所吝顧也會毌丘子邪自與父書騰說公侯盡事主之義欲奮白髮同符太公惟須東問影響相應聞問之日能不慷慨是以不顧妻拏之痛仰與毌丘鎮東舉義兵三萬餘人西趨京師欲扶持王室掃除姦逆企踵西望不得聲問魯望高了不足踰急夫當仁不讓況救君之難度道遠艱故不果期要耳然同舟共濟安危勢同禍痛已連非言飾所解自公侯所明也共事曹氏積信魏朝行道之人皆所知見然在朝之士冒利偷生烈士所恥公侯所賤賈

豎所不忍爲也況當塗之士邪軍屯住項小人以閏月十六日別進兵就於樂嘉城討師師之徒衆尋時崩潰其所斬截不復訾原但當長驅徑至京師而流言先至毌丘不復詳之更謂小人爲誤諸軍便爾瓦解毌丘還走追尋釋解無所及小人還項復遇王基等十二軍追尋毌丘進兵討之即時克破所向全勝要那後無繼何孤軍梁昌進退失所還據壽春壽春復走狼狽顚閡無復他計惟當歸命大吳借兵乞食繼踵伍員耳不若僕隸如何快心復君之讐永使曹氏少享血食此亦大國之所佑念也想公侯不使程嬰杵臼擅名於前代而使大魏獨無鷹揚之士與今大吳敦崇大義深見愍悼然僕於國大分連接遠同一勢日欲俱舉爲分中國不顧偏取以爲已有公侯必欲共忍師胸懷宜廣大勢恐秦川之卒不可孤舉今者之計宜屈己伸人託命歸漢東西俱舉爾乃可克定師黨耳深思鄙言若愚計可從宜使漢軍克制期要使六合校考與周召同封以託付兒孫此亦非小事也大丈夫寧處其落落是以遠呈忠心時望嘉應時郭淮已卒欽未知故有此書世語曰毌丘儉之誅黨與七百餘人傳侍御史杜友治獄惟舉首事十人餘皆奏散友字季子東郡人仕晉冀州刺史河南

尹子默字世玄歷吏部郎衛尉儉子甸為治書侍御史先時知儉謀將
發私出將家屬逃走新安靈山上別攻下之夷儉三族
世語曰甸字子邦有名京邑齊王之廢也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國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儉然之大將軍惡其為人也及儉起兵問與頤所在云不來無能為也儉初起兵遣子宗四人入吳太康中吳平宗兄弟皆還中國宗字子仁有儉風至零陵太守宗子奧巴東監軍益州刺史習鑿齒曰毌丘儉感明帝之顧命故為此役君子謂毌丘儉事雖不成可謂忠臣矣夫竭節而赴義者我也成之與敗者時也我苟無時成何可必乎忘我而不自必乃所以為忠也古人有言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若毌丘儉可謂能不愧也
欽亡
入吳吳以欽為都護假節鎮北大將軍幽州牧譙侯
欽降吳表曰稟命不幸常隸魏國兩絕於天雖側伏隅都自知無路司馬師滔天作逆廢害二主辛癸高桀惡不足喻欽累世受魏恩烏鳥之情竊懷憤踴在三之義期於弊仆前與毌丘儉郭淮等俱舉義兵當共討師掃除凶孽誠臣僂僂愚管所執智慮淺薄微節不騁進無所依悲痛切心退惟不能扶翼本朝抱愧俛仰靡所自厝冒緣古義固有所歸庶假天威得展萬一僵仆之日亦所不恨輒相率將歸命聖化憖偷苟生非辭所陳謹上還所受魏使持節前將軍山桑侯印綬臨表惶惑伏須罪誅魏書曰欽字仲若譙郡人父稷建安中為騎將有勇力欽少以名將子材武見稱魏諷反欽坐與諷辭語相連及下獄掠笞數百當死太祖以稷故赦之太和中為五營校督出為牙門將欽性剛暴無禮所在倨傲陵上不奉官法輒見奏遣明帝抑之後復以為淮南牙門將轉為廬江太守鷹揚將軍王凌奏欽貪殘不宜撫邊求免官治罪由是徵欽還曹爽以欽鄉里厚養待之不治欽事復遣還廬江加冠軍將軍貴寵踰前欽以故益驕好自矜伐以壯勇高人頗得虛名於三軍曹爽誅後進欽為前將軍以安其心後代諸葛誕為揚州刺史自曹爽之誅欽常內懼與諸葛誕相惡無所與謀會誕去兵毌丘儉往乃陰共結謀戰敗走晝夜間行追者不及遂得入吳孫峻厚待之欽雖在他國不能屈節下人自呂據朱異等諸大將皆憎疾之惟峻常左右之

諸葛誕字公休琅邪陽都人諸葛豐後也初以尚書郎爲滎陽令魏氏春秋曰誕爲郎與僕射杜畿試船陶河遭風覆沒誕亦俱溺虎賁浮河救誕誕曰先救杜侯誕飄于岸絕而後蘇入爲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爲褒貶自是羣僚莫不慎其所舉累遷御史中丞尚書與夏侯玄鄧颺等相善收名朝廷京都翕然言事者以誕颺等脩浮華合虛譽漸不可長明帝惡之免誕官世語曰是時當世俊士散騎常侍夏侯玄尚書諸葛誕鄧颺之徒共相題表以玄疇四人爲四聰誕備八人爲八達中書監劉放子熙孫資子密吏部尚書衛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父居勢位容之爲三豫凡十五人帝以構長浮華皆免官廢錮會帝崩正始初玄等並任職復以誕爲御史中丞尚書出爲揚州刺史加昭武將軍王凌之陰謀也太傅司馬宣王潛軍東伐以誕爲鎮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封山陽亭侯諸葛恪興東關遣誕督諸軍討之與戰不利還徙爲鎮南將軍後毋丘儉文欽反遣使詣誕招呼豫州士民誕斬其使露布天下令知儉欽凶逆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使誕督豫州諸軍渡安風津向壽春儉欽之破也誕先至壽春壽春中十餘萬口聞儉欽敗恐誅悉破城門出流迸山澤或散走入吳以誕久在淮南乃復以爲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吳大將孫峻呂據留贊等聞淮南亂會文欽往乃帥衆將欽徑至壽春

時誕諸軍已至城不可攻乃走誕遣將軍蔣班追擊之斬贊傳首收其印節進封高平侯邑三千五百戶轉為征東大將軍誕既與玄颺等至親又王凌毌丘儉累見夷滅懼不自安傾帑藏振施以結衆心厚養親附及揚州輕俠者數千人為死士魏書曰誕賞賜過度有犯死罪者虧制以活之甘露元年冬吳賊欲向徐堨計誕所督兵馬足以待之而復請十萬衆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寇內欲保有淮南朝廷微知誕有自疑心以誕舊臣欲入度之二年五月徵為司空誕被詔書愈恐遂反召會諸將自出攻揚州刺史樂綝殺之世語曰司馬文王既秉朝政長史賈充以為宜遣參佐慰勞四征於是遣充至壽春充還啓文王誕再在揚州有威名民望所歸今徵必不來禍小事淺不徵事遲禍大乃以為司空書至誕曰我作公當在王文舒後今便為司空不遣使者健步齎書使以兵付樂綝此必綝所為乃將左右數百人至揚州揚州人欲閉門誕叱曰卿非我故吏邪徑入綝逃上樓就斬之魏末傳曰賈充與誕相見談說時事因謂誕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所知也君以為云何誕厲色曰卿非賈豫州子世受魏恩如何負國欲以魏室輸人乎非吾所忍聞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誕既被徵請諸牙門置酒飲宴呼牙門從兵皆賜酒令醉謂衆人曰前作千人鎧仗始成欲以擊賊今當還洛不復得用欲蹔出將見人游戲須臾還耳諸君且止乃嚴鼓將士七百人出樂綝聞之閉州門誕歷南門宣言曰當還洛邑暫出游戲揚州何為閉門見備前至東門東門復閉乃使兵緣城攻門州人悉走因風放火焚其府庫遂殺綝誕表曰臣受國重任統兵在東揚州刺史樂綝專詐說臣與吳交通又言被詔當代臣位無狀日久臣奉國命以死自立終無異端忿綝不忠輒將步騎七百人以今月六日討綝即日斬首函頭驛馬傳送若聖朝明臣臣即魏臣不明臣臣即吳臣不勝發憤有日

謹拜表陳愚悲感泣血哽咽斷絕不知所如乞朝廷察臣至誠臣松之以爲魏末傳所言率皆鄙陋疑誕表言曲不至於此也欽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揚州新附勝兵者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閉城自守遣長史吳綱將小子靚至吳請救世語曰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以其塼於臨湘爲孫堅立廟芮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後豫發者見吳綱曰君何類長沙王吳芮但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君何由見之見者言所由綱曰更葬不答曰即更葬矣自芮之卒年至冢發四百餘年綱芮之十六世孫矣吳人大喜遣將全懌全端唐咨王祚等率三萬衆密與文欽俱來應誕以誕爲左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壽春侯是時鎮南將軍王基始至督諸軍圍壽春未合咨欽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衆突入城

六月車駕東征至項大將軍司馬文王督中外諸軍二十六萬衆臨淮討之大將軍屯丘頭使基及安東將軍陳騫等四面合圍表裏再重塹壘甚峻又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州泰等簡銳卒爲游軍備外寇欽等數出犯圍逆擊走之吳將朱異再以大衆來迎誕等渡黎漿水泰等逆與戰每摧其鋒孫綝以異戰不進怒而殺之城中食轉少外救不至衆無所恃將軍蔣班焦彝皆誕爪牙計事者也棄誕踰城自歸大將軍漢晉春秋曰蔣班焦彝言於諸葛誕曰朱異等以大衆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爲名而內實坐須成敗其歸可見矣今宜及衆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能盡克猶可有全者文欽曰江東乘戰勝之威久矣未有難北方

者也況公今舉十餘萬之衆內附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子弟俱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勢力已困異圖生心變故將起以往準今可計日而望也班彝固勸之欽怒而誕欲殺班二人懼且知誕之必敗也十一月乃相攜而降大將軍乃使反間以奇變說全懌等懌等率其衆數千人開門來出城中震懼不知所為三年正月誕欽咨等大為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漢晉春秋曰文欽曰蔣班焦彝謂我不能出而走全端全懌又率衆逆降此敵無備之時也可以戰矣誕及唐咨等皆以為然遂共悉衆出攻圍上諸軍臨高以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弩矢及石雨下死傷者蔽地血流盈塹復還入城城內食轉竭降出者數萬口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

是爭恨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鴦及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勒兵馳赴之衆不為用鴦虎單走踰城出自歸大將軍軍吏請誅之大將軍令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固應當戮然鴦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鴦虎使將兵數百騎馳巡城呼語城內云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表鴦虎為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城內喜且擾又日饑困誕咨等智力窮大將軍乃自臨圍四面進兵同時鼓譟登城城內無敢動者誕窘急單乘馬將其麾下突小城門出大將軍司馬胡奮部兵逆擊斬誕

愈知吳兵入援之爲拙

傳首夷三族誕麾下數百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爲諸葛公死不恨其得人心如此干寶晉紀曰數百人拱手爲列每斬一人輒降之竟不變至盡時人比之田橫吳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冑冒陳而死唐咨王祚及諸裨將皆面縛降吳兵萬衆器仗軍實山積初圍壽春議者多欲急攻之大將軍以爲城固而衆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將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可坐而制也誕以二年五月反三年二月破滅六軍按甲深溝高壘而誕自困竟不煩攻而克干寶晉紀曰初壽春每歲雨潦淮水溢常淹城邑故文王之築圍也誕笑之曰是固不攻而自敗也及大軍之攻亢旱踰年城

錢云文帝紀作徐質

既陷是日大雨圍壘皆毀誕子靚字仲思吳平還晉靚子恢字道明位至尚書令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及破壽春議者又以爲淮南仍爲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大將軍以爲古之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弘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唐咨本利城人黃初中利城郡反殺太守徐箕推咨爲主文帝遣諸軍討破之咨走入海遂亡至吳官至左將軍封侯持節誕欽屠戮咨亦生禽三叛皆獲天下快焉傅子曰宋建椎牛禱賽終自焚滅文欽日祠祭事天斬於人手諸葛誕夫婦聚會神巫淫祀求福伏尸淮南舉族誅夷此天下所共見足爲明鑒也拜咨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號位吳衆悅服江東感之

皆不誅其家其淮南將吏士民諸爲誕所脅畧者惟誅其首逆餘皆赦之聽鴦虎收斂欽喪給其車牛致葬舊墓習鑿齒曰自是天下畏威懷德矣君子謂司馬大將軍於是役也可謂能以德攻矣夫建業者異矣各有所尚而不能兼併也故窮武之雄斃於不仁存義之國喪於懦退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虜吳衆席卷淮浦俘馘十萬可謂壯矣而未及安坐賽王基之功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寵鴦葬欽忘疇昔之隙不咎誕衆使揚土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武昭既敷文算又洽推此道也天下其孰能當之哉王基語在基傳鴦一名俶晉諸公贊曰俶後爲將軍破涼州虜名聞天下太康中爲東夷校尉假節當之職入辭武帝帝見而惡之託以他事免俶官東安公繇諸葛誕外孫欲殺俶因誅楊駿誣俶謀逆遂夷三族

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少孤太祖破荊州徙汝南爲農民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太丘長陳寔碑文言文爲世範行爲士則艾遂自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與同者故改焉爲都尉學士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爲稻田守叢草吏同郡吏父憐其家貧資給甚厚艾初不稱謝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爲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之爲掾世語曰鄧艾少爲襄城典農部民與石苞皆年十二三謁者陽翟郭玄信武帝監軍郭誕元弈之子建安中少府吉本起兵許都玄信坐被刑在家從典農司馬求入御以艾苞與御行十餘里與語悅之謂二人皆當遠至爲佐相艾苞後爲典農功曹奉使詣宣王由此見知遂被拔擢遷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爲滅賊資使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

澆溉大積軍糧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
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
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
以為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
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
有四千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眾費歲
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
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
宣王善之事皆施行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
事大軍興眾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艾所建也出參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嘉平元年與征
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
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
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
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
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
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
得以不敗賜爵關內侯加討寇將軍後遷城陽太守是
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為一部艾上言曰戎狄獸心不
以義親彊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玁狁之寇漢祖

有平城之困每匈奴一盛為前代重患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長卑誘而致之使來入侍由是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以單于在內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寖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為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勳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大將軍司馬景王新輔政多納用焉遷汝南太守至則尋求昔所厚已吏父久已死遣吏祭之重遺其母舉其子與計吏艾所在荒野開闢軍民並豐諸葛恪圍合肥新城不克退歸艾言景王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眾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而敗況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恪歸果見誅遷兖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上言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彊兵彊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上無設爵之勸則下無財畜之功今使考績之賞在於積粟富民

則交游之路絕。浮華之原塞矣。高貴鄉公卽尊位進封方城亭侯、毋丘儉作亂、遣健步齎書、欲疑惑大衆、艾斬之、兼道進軍、先趣樂嘉城、作浮橋、司馬景王至遂據之、文欽以後大軍破敗於城下、艾追之至丘頭、欽奔吳、吳大將軍孫峻等號十萬衆、將渡江、鎭東將軍諸葛誕遣艾據肥陽、艾以與賊勢相遠、非要害之地、輒移屯附亭、遣泰山太守諸葛緒等於黎漿拒戰、遂走之、其年徵拜長水校尉、以破欽等功進封方城鄉侯、行安西將軍、解雍州刺史王經圍於狄道、姜維退駐鍾提、乃以艾爲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議者多以爲維力已竭、未

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於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彼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爲之縣餌。五也。賊有黠數。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相持。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甘露元年、詔曰、逆賊姜維連年狡黠、民夷騷動、西土

不亶艾籌畫有方忠勇奮發斬將十數馘首千計國威震於巴蜀武聲揚於江岷今以艾爲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進封鄧侯分五百戶封子忠爲亭侯二年拒姜維於長城維退還遷征西將軍前後增邑凡六千六百戶景元三年又破維於侯和維却保沓中四年秋詔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文王皆指授節度使艾與維相綴連雍州刺史諸葛緒要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太守王頎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等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等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退還欣等追躡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東引還守劍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頻於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

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守將馬邈降蜀衞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緜竹列陳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出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首進軍到雒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爲箋詣艾請降艾至成都禪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櫬受而宥之檢御將士無所虜畧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焉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蜀羣司各隨高下拜爲王官或領艾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使於緜竹築臺以爲京觀用彰戰功士卒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共埋藏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某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某相値故窮耳有識者笑之十二月詔曰艾曜威奮武深入虜庭斬將搴旗梟其鯨鯢使僭號之主稽首係頸歷世逋誅一朝而平兵不踰時戰不終日雲徹席卷蕩定巴蜀雖白起破彊楚韓信克勁趙吳漢禽子陽亞夫滅七國計功論美不足比勳也其以艾爲太尉增邑二萬

戶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戶袁子曰諸葛亮重人也而驟用蜀兵此知小國弱民難以久存也今國家一舉而滅蜀自征伐之功未有如此之速者也方鄧艾以萬人入江由之危險鍾會以二十萬衆留劒閣而不得進三軍之士已饑艾雖戰勝克將使劉禪數日不降則二將之軍難以反矣故功業如此之難也國家前有壽春之役後有滅蜀之勞百姓貧而倉廩虛故小國之慮在於時立功以自存大國之慮在於既勝而力竭成功之後戒懼之時也艾言司馬文王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為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於京都吳以為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平以為可封禪為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為之宮舍爵其子為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文王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

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于國也鍾會胡烈師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變釁以結詔書檻車徵艾（魏氏春秋曰艾仰天歎曰艾忠臣也一至此乎白起之酷復見於今日矣）艾父子既囚鍾會至成都先送艾然後作亂會已死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瓘遣田續等討艾遇於緜竹西斬之子忠與艾俱死餘子在洛陽者悉誅徙艾妻子及孫於西域（漢晉春秋曰初艾之下江由也以續不進欲斬既而捨之及瓘遣續謂曰可以報江由之辱矣杜預言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望已高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將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俟駕而謝世語曰師纂亦與艾俱死纂性急少恩死之日體無完皮）初艾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爰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荀綽冀州記曰邵起自幹吏歷位至衞尉長子翰河東太守中子敵大司農少子倩字君幼寬厚有器局勤於當世歷位冀州刺史太子右衛率翰子俞字世都清貞貴素辯於論議採公孫龍之辭以談微理少有能名辟太尉府稍歷顯位至侍中中書令遷為監臣松之按蹇彖辭云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云有功下云利見大人往有功也）泰始元年晉室踐阼詔曰昔太尉王凌謀廢齊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征西將軍鄧艾矜功失節實應大辟然被書之日罷遣人衆束手受罪比於求生遂為惡者誠復不同今大赦得還若無子孫者聽使立後令祭祀不絕三年議郎段灼上疏

理艾曰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滅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艾性剛急輕犯雅俗不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敢言艾不反之狀昔姜維有斷隴右之志艾脩治備守積穀彊兵值歲凶旱艾爲區種身被烏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艾持節守邊所統萬數而不難僕虜之勞士民之役非執節忠勤孰能若此故落門段谷之戰以少擊多摧破彊賊先帝知其可任委艾廟勝授以長策艾受命忘身束馬縣車自投死地勇氣陵雲士衆乘勢使劉禪君臣面縛叉手屈膝艾功名以成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艾誠恃養育之恩心不自疑矯命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本在可論鍾會忌艾威名構成其事忠而受誅信而見疑頭縣馬市諸子并斬見之者垂泣聞之者歎息陛下龍興闡弘大度釋諸嫌忌受誅之家不拘叙用昔秦民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爲立祠今天下民人爲艾悼心痛恨亦猶是也臣以爲艾身首分離捐棄草土宜收尸喪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紹封其孫使闔棺定謚死無餘恨赦冤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葬一人而天下慕其行埋一魂而天下歸其義所爲者寡而

悅者衆矣。九年詔曰艾有功勳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爲民隸朕常愍之其以嫡孫朗爲郎中。艾在西時。脩治障塞。築起城塢。泰始中羌虜大叛頻殺刺史涼州道斷吏民安全者。皆保艾所築塢焉。

世語曰咸寧中積射將軍樊震爲西戎牙門得見辭武帝問震所由進震自陳曾爲鄧艾伐蜀時帳下將帝遂尋問艾震具申艾之忠言之流涕先是以艾孫朗爲丹水令由此遷爲定陵令次孫千秋有時望光祿大夫王戎辟爲掾永嘉中朗爲新都太守未之官在襄陽失火朗及母妻子舉室燒死惟子韜子行得免千秋先卒二子亦燒死

艾州里時輩南陽州泰亦好立功業。善用兵。官至征虜將軍假節都督江南諸軍事景元二年薨追贈衛將軍謚曰壯侯

世語曰初荆州刺史裴潛以泰爲從事司馬宣王鎮宛潛數遣詣宣王由此爲宣王所知及征孟達泰又導軍遂辟泰泰頻喪考妣祖九年居喪宣王留缺待之至三十六月擢爲新城太守宣王爲泰會使尚書鍾繇調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獼猴騎土牛又何遲也衆賓咸悅後歷兖豫州刺史所在有籌筭績效

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慧夙成

會爲其母傳曰夫人張氏字昌蒲太原茲氏人太傅定陵成侯之命婦也世長吏二千石夫人少喪父母充成侯家脩身正行非禮不動爲上下所稱述貴妾孫氏攝嫡專家心害其賢數譖毀無所不至孫氏辨博有智巧言足以飾非成過然竟不能傷也及姙娠愈更嫉妬乃置藥食中夫人中食覺而吐之瞑眩者數日或曰何不向公言之答曰嫡庶相害破家危國古今以爲鑒誡假如公信我衆誰能明其事彼以心度我謂我必言固將先我事由彼發顧不快邪遂稱疾不見孫氏果謂成侯曰妾欲其得男故飲以得男之藥反謂毒之成侯曰得男藥佳事闇於食中與人非人情也遂訊侍者具服孫氏由是得罪出成侯問夫人何能不言夫人言其故成

侯大驚益以此賢之黃初六年生會恩寵愈隆成侯旣出孫氏更納正嫡賈氏臣松之按鍾繇于時老矣而方納正室蓋禮所云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之義也魏氏春秋曰會母見寵於繇繇爲之出其夫人卞太后以爲言文帝詔繇復之繇恚憤將引鴆弗獲餐椒致噤帝乃止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技藝而博學精練名理以夜續晝由是獲聲譽正始中以爲秘書郎遷尚書中書侍郎世語曰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命松更定以經時松思竭不能改心存之形於顏色會察其有憂問松松以實答會取視爲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王曰不當爾邪誰所定也松曰鍾會向亦欲啓之會公見問不敢饕其能王曰如此可大用可令來會問松王所能松曰博學明識無所不貫會乃絕賓客精思十日平旦入見至鼓二乃出出後王獨拊手歎息曰此眞王佐材也松字叔茂陳留人九江太守邊讓外孫松弱冠有

才從司馬宣王征遼東宣王命作檄及破賊作露布松從還宣王辟爲掾時年二十四遷中書郎遂至太守松子濬字顯弘晉廷尉臣松之以爲鍾會名公之子聲譽夙著弱冠登朝已歷顯位景王爲相何容不悉而方於定虞松表然後乃蒙接引乎設使先不相識但見五字而便知可大用雖聖人其猶病諸而況景王哉高貴鄉公卽尊位賜爵關內侯毋丘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會從典知密事衛將軍司馬文王爲大軍後繼景王薨於許昌文王總統六軍會謀謨帷幄時中詔敕尚書傅嘏以東南新定權留衛將軍屯許昌爲內外之援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輒與衛將軍俱發還到雒水南屯住於是朝廷拜文王爲大將軍輔政會遷黃門侍郎封東武亭侯邑三百戶甘露二年徵

諸葛誕爲司空時會喪寧在家策誕必不從令馳白文王文王以事已施行不復追改會時遭所生母喪其母傳曰夫人性矜嚴明於教訓會雖童稚勤見規誨年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謂會曰學猥則倦倦則意怠吾懼汝之意怠故以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雅好書籍涉歷衆書特好易老子每讀易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藉用白茅不出戶庭之義每使會反覆讀之曰易三百餘爻仲尼特說此者以謙恭慎密樞機之發行己至要榮身所由故也順斯術以往足爲君子矣正始八年會爲尚書郎夫人執會手而誨之曰汝弱冠見叙人情不能不自足則損在其中矣勉思其戒是時大將軍曹爽專朝政日縱酒沉醉會兄侍中毓宴還言其事夫人曰樂則樂矣然難久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然後乃無危溢之患今奢僭若此非長守富貴之道嘉平元年車駕朝高平陵會爲中書郎從行相國宣文侯始舉兵衆人恐懼而夫人自若中書令劉放侍郎衛瓘夏侯和等家皆怪問夫人一子在危難之中何能無憂答曰大將軍奢僭無度吾常疑其不安太傅義不危國必爲大將軍舉耳吾兒在帝側何憂聞且出兵無他重器其勢必不久戰果如其言一時稱明會歷機密十餘年頗豫政謀夫人謂曰昔范氏少子爲趙簡子設伐邾之計事從民悅可謂功矣然其母以爲乘僞作詐末業鄙事必不能久其識本深遠非近人所言吾常樂其爲人汝居心正吾知免矣但當修所志以輔益時化不忝先人耳常言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雖接鄙賤必以言信取與之間分畫分明或問此無乃小乎答曰君子之行皆積小以致高大若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此乃小人之事耳希通慕大者吾所不好會自幼少衣不過青紬親營家事自知恭儉然見得思義臨財必讓會前後賜錢帛數百萬計悉送供公家之用一無所取年五十有九甘露二年二月暴疾薨比葬天子有手詔命大將軍高都侯厚加賵賻喪事無巨細一皆供給議者以爲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所謂外命婦也依春秋成風定姒之義宜崇典禮不得總稱妾名於是稱成侯命婦殯葬之事有取於古制禮也及誕反車駕住項文王至壽春會

復從行初吳大將全琮孫權之婿親重臣也琮子懌孫
靜從子端翩緝等皆將兵來救誕懌兄子輝儀留建業
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渡江自歸文王
會建策密爲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
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
命懌等恐懼遂將所領開東城門出降皆蒙封寵城中
由是乖離壽春之破會謀居多親待日隆時人謂之子
房軍還遷爲太僕固辭不就以中郎在大將軍府管記
室事爲腹心之任以討諸葛誕功進爵陳侯屢讓不受
詔曰會典綜軍事參同計策料敵制勝有謀謨之勳而
推寵固讓辭指款實前後累重志不可奪夫成功不處
古人所重其聽會所執以成其美遷司隸校尉雖在外
司時政損益當世與奪無不綜典嵇康等見誅皆會謀
也文王以蜀大將姜維屢擾邊陲料蜀國小民疲資力
單竭欲大舉圖蜀惟會亦以爲蜀可取豫共籌度地形
考論事勢景元三年冬以會爲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關
中諸軍事文王勅青徐兗豫荊揚諸州並使作船又令
唐咨作浮海大船外爲將伐吳者四年秋乃下詔使鄧
艾諸葛緒各統諸軍三萬餘人艾趣甘松沓中連綴維
緒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

谷入先命牙門將許儀在前治道會在後行而橋穿馬足陷於是斬儀儀者許褚之子有功王室猶不原貸諸軍聞之莫不震竦蜀令諸圍皆不得戰退還漢樂二城守魏興太守劉欽趣子午谷諸軍數道平行至漢中蜀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兵各五千會使護軍荀愷前將軍李輔各統萬人愷圍漢城輔圍樂城會徑過西出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之墓使護軍胡烈等行前攻破關城得庫藏積穀姜維自沓中還至陰平合集士衆欲赴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趣白水與蜀將張翼廖化等合守劒閣拒會會移檄蜀將吏士民曰往者

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皇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恨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雍州鎭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廪表閭之義今鎭

西奉辭銜命攝統戎重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政故畧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朔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與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氐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今邊境乂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幷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親見也蜀相牡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賢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窺禍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宴安酖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讐賊還爲戎首咨因逼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與聞國事壹等窮蹙歸命猶加盛寵況巴蜀賢知見機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錯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舊業農不易畝市不回

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福。豈不美歟。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發玉石皆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各具宣布咸使聞知鄧艾追姜維到陰平簡選精銳欲從漢德陽入江由左儋道詣緜竹趣成都與諸葛緒共行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進軍前向白水與會合會遣將軍田章等從劍閣西徑出江油未至百里章先破蜀伏兵三校艾使章先發遂長驅而前會與緒軍向劍閣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按百官名緒入晉爲太常崇禮衛尉子沖廷尉荀綽兗州記曰沖子銓字德林玫字仁林並知名顯達銓兗州刺史玫侍中御史中丞進攻劍閣不克引退蜀軍保險拒守艾遂至緜竹大戰斬諸葛瞻維等聞瞻已破率其衆東入于巴會乃進軍至涪遣胡烈田續龐會等追維艾進軍向成都劉禪詣艾降遣使勑維等令降於會維至廣漢郪縣令兵悉放器仗送節傳於胡烈便從東道詣會降會上言曰賊姜維張翼廖化董厥等逃死遁走欲趣成都臣輒遣司馬夏侯咸護軍胡烈等徑從劍閣出新都大渡截其前參軍爰彭將軍句安等躡其後參軍皇甫闓將軍王買等從涪南出衝其腹臣據涪縣爲東西勢援維等所統步騎四五萬人擐甲厲兵塞川塡谷數百里中首尾相繼憑恃其衆

方軌而西臣勑咸閻等令分兵據勢廣張羅罔南杜走吳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絶越巂之徑四面雲集首尾並進蹊路斷絶走伏無地臣又手書申喻開示生路羣寇困逼知命窮數盡解甲投戈面縛委質印綬萬數資器山積昔舜舞干戚有苗自服牧野之師商旅倒戈有征無戰帝王之盛業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用兵之令典陛下聖德侔蹤前代翼輔忠明齊軌公旦仁育羣生義征不譓殊俗向化無思不服師不踰時兵無血刃萬里同風九州共貫臣輒奉宣詔命導揚恩化復其社稷安其閭伍舍其賦調弛其征役訓之德禮以移其風示之軌儀以易其俗百姓欣欣人懷逸豫后來其蘇義無以過會於是禁檢士衆不得鈔畧虛已誘納以接蜀之羣司與維情好歡甚世語曰夏侯霸奔蜀蜀朝問司馬公如何德霸曰自當作家門京師俊士有日鍾士季其人管朝政吳蜀之憂也漢晉春秋曰初夏侯霸降蜀姜維問之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終爲吳蜀之憂然非非常之人亦不能用也後十五年而會果滅蜀按習鑿齒此言非出他書故採用世語而附益也十二月詔曰會所向摧弊前無彊敵緘制衆城罔羅迸逸蜀之豪帥面縛歸命謀無遺策舉無廢功凡所降誅動以萬計全勝獨克有征無戰拓平西夏方隅清晏其以會爲司徒進封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二人亭侯邑

各千戸會內有異志因鄧艾承制專事密白艾有反狀世語曰會善效人書於劒閣要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悖傲多自矜伐又毀文王報書手作以疑之也於是詔書檻車徵艾司馬文王懼艾或不從命勑會並進軍成都監軍衛瓘在會前行以文王手筆令宣喻艾軍艾軍皆釋仗遂收艾入檻車會所憚惟艾艾旣禽而會尋至獨統大衆威震西土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爲人下加猛將銳卒皆在己手遂謀反欲使姜維等皆將蜀兵出斜谷會自將大衆隨其後旣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以爲五日可到孟津與騎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會得文王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能獨辦之今來大重必覺我異矣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我自淮南以來畫無遺策四海所共知也我欲持此安歸乎會以五年正月十五日至其明日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爲太后發喪於蜀朝堂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文王皆班示坐上人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悉閉著益州諸曹屋中城門宮門皆閉嚴兵圍守會帳

乾隆四年校刊

下督丘建本屬胡烈烈薦之文王會請以自隨任愛之建愍烈獨坐啓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烈紿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曰丘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棓數千欲悉呼外兵入人賜白棓與棒同帢苦洽反拜爲散騎以次棓殺坑中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一夜傳相告皆徧或謂會可盡殺牙門騎督以上會猶豫未決十八日日中烈軍兵與烈兒雷鼓出門諸軍兵不期皆鼓譟出曾無督促之者而爭先赴城時方給與姜維鎧仗白外有匈匈聲似失火有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曰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

耳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机以柱門兵斫門不能破斯須門外倚梯登城或燒城屋蟻附亂進矢下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卒兵相得姜維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衆既格斬維爭赴殺會會時年四十將士死者數百人晉諸公贊曰胡烈兒名淵字世元遵之孫也遵安定人以才兼文武累居藩鎮至車騎將軍子奮字玄威亦歷方任女爲晉武帝貴人有寵太康中以奮爲尚書僕射加鎮軍大將軍開府弟廣字宣祖少府次烈字玄武秦州刺史次岐字玄嶷并州刺史廣子喜涼州刺史淵小字鷂鴟時年十八既殺會救父名震遠近後趙王倫篡位三王興義倫使淵與張泓將兵禦齊王屢破齊軍會成都戰克淵乃歸降伏法初艾爲太尉會爲司徒皆持節都督諸軍如故咸未受命而斃會兄毓以四年冬薨會竟未知問

會兄子邕隨會與俱死會所養兄子毅及峻辿敕連反等下獄當伏誅司馬文王表天子下詔曰峻等祖父繇三祖之世極位台司佐命立勳饗食廟庭父毓歷職內外幹事有績昔楚思子文之治不滅鬬氏之祀晉錄成宣之忠用存趙氏之後以會邕之罪而絕繇毓之類吾有愍然峻辿兄弟特原有官爵者如故惟毅及邕息伏法或曰毓曾密啓司馬文王言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故宥峻等漢晉春秋曰文王嘉其忠亮笑答毓曰若如卿言必不以及宗矣初文王欲遣會伐蜀西曹屬邵悌求見曰今遣鍾會率十餘萬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重任不若使餘人行文王笑曰我寧當復不知此邪蜀爲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彊使之適爲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必可滅蜀滅蜀之後就如卿所慮當何所能一辦邪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心膽已破故也若蜀已破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祇自族滅耳卿不須憂此愼莫使人聞也及會白鄧艾不軌文王將西悌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於鄧艾但可勑會取艾不足自行文王曰卿忘前時所言邪而更云可不

須行乎。雖爾此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言頗疑鍾會不。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邪。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軍至長安會果已死咸如所策按咸熙元年百官名邵悌字元伯陽平人漢晉春秋曰文王聞鍾會功曹向雄之收葬會也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鍾會躬為叛逆而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雄曰可矣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時殿下讎對枯骨捐之中野百歲之後為臧獲所笑豈仁賢所掩哉王悅與宴談而遣之習鑿齒曰向伯茂可謂勇於蹈義也哭王經而哀感市人葬鍾會而義動明主彼皆忠烈奮勁知義而往非存生也若使經會處世或身在急難而有不赴者乎故尋其奉死之心可以見事生之情覽其忠貞之節足以愧背義之士矣王加禮而遺可謂明達也會嘗論易無互體才性同異。及會死後。於會家得書二十篇名曰道論。而實刑名家也。其文似會。初會弱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為尚書郎年二十餘卒。弼字輔嗣何劭為其傳曰弼幼而察惠年十餘好老氏通辯能言父業為尚書郎時裴徽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尋亦為傅嘏所知于時何晏為吏部尚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黃門侍郎累缺晏既用賈充裴秀朱整又議用弼時丁謐與晏爭衡致高邑王黎於曹爽爽用黎於是以弼補臺郎初除覲爽請閒爽為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以此嗤之時爽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儁

乾隆四年校刊

不治名高尋黎無幾時病亡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門下晏爲之歎恨弼在臺旣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焉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橫爲當時所稱毎與弼語常屈弼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性和理樂游宴解音律善投壺其論道附會文辭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爲士君子所疾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爲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易潁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答其意白書以戲之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以爲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是足下之量雖已定乎胸懷之內然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顏子可以無大過矣弼注老子爲之指略致有理統著道略論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常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然弼爲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絕嗣弼之卒也晉景王聞之嗟歎者累日其爲高識所惜如此孫盛曰易之爲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況弼以附會之辨而欲籠統玄旨者乎故其敘浮義則麗辭溢目造陰陽則妙賾無聞至於六爻變化羣象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推弼皆擯落多所不關雖有可觀者焉恐將泥夫大道博物記曰初王粲與族兄凱俱避地荊州劉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凱有風貌乃以妻凱凱生業業即劉表外孫也蔡邕有書近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粲粲亡後相國掾魏諷謀反粲子與焉既被誅邕所與書悉入業業字長緒位至謁者僕射子宏字正宗司隸校尉宏弼之兄也魏氏春秋曰文帝既誅粲二子以業嗣粲

評曰王淩風節格尚毋丘儉才識拔幹諸葛誕嚴毅威重鍾會精練策數咸以顯名致茲榮任而皆心大志迂

不慮禍難、變如發機、宗族塗地、豈不謬惑邪、鄧艾矯然彊壯、立功立事、然闇於防患、咎敗旋至、豈遠知乎、諸葛恪而不能近自見、此蓋古人所謂目論者也、史記曰越王無彊與中國爭彊、當楚威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云越王不納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自見毫毛而不自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而不自知越之失、是目論也

魏志卷二十八

魏志卷二十八考證

王淩宣王將中軍乘水道討淩○何焯曰此中軍猶言禁軍不及徵調外軍故以中軍進也

宣王遂至壽春注太傅曰且置近事問卿令狐及乎固又曰無○臣玥楷按及字不可解疑爲反字之誤蓋謂令狐愚與王淩通謀之事單固知情也

母丘儉封高陽鄉侯注領太守母丘與到官○領元本作頃

盛乃引還注欽中子淑小字鴦○毛本作小名鴦

又注君侯何若若不可復忍數日中也○册府作何

苦無下若字
悉歸降注大將軍昭伯與太傅伯俱受顧命○臣浩按
昭伯曹爽字太傅伯伯字疑衍或爲昔字之訛
又注曰欲俱舉公分中國○分分元本作瓜分
夷儉三族注及儉起兵問屈頓所在○屈頓宋本作屈
順
吳以欽爲都護假節鎮北大將軍幽州牧譙侯注司馬
師滔天作逆廢害二主○何焯曰此表後人僞作高
貴鄉公之弑昭事也何得預言二主乎
諸葛誕免誕官注以玄疇四人爲四聰誕備八人爲八
達○通鑑玄疇作玄等誕備作誕等
自出攻揚州刺史樂綝殺之注誕再在揚州有威名○
再在毛本作再任
血流盈塹○毛本作血流盈野
致葬舊墓注夫建業者異矣○通鑑異矣作異道
又注喪王基之功○喪通鑑作賞下同
鄧艾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
千人且田且守○四千監本訛作四萬臣龍官按淮
北二萬淮南三萬共五萬人以十二分休計之止應
四千有奇不得云四萬也今改正

可積三千萬斛于淮上○淮上晉書食貨志作淮北
宣王善之事皆施行○事皆施行太平御覽作皆如艾
計下有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沘水
沘旁脂切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田且守兼
修廣淮揚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引淮潁大理諸陂
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
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
相屬凡九十七字下接每東南有事云云
阻兵仗勢足以建命○建疑作違
輙移屯附亭○附亭元本作陽亭

彼以船行吾以陸軍○陸軍疑作陸運
出劒閣西百里○太平御覽作四百里
乃叱忠纂出將斬之○宋本無出字北宋本出作等
並作舟船豫順流之事○豫下元本多備字
徙艾妻子及孫於西域注瓘聞之不候駕而謝○候宋
本作俟
艾憮然不樂○憮監本誤撫今改正
艾有功勳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爲民隸○民北宋本作
萌
謚曰壯侯注宣王爲泰會使尚書鍾繇調泰○臣浩按

鍾繇已卒于太和四年疑謂泰者當是鍾毓又按何焯曰檢毓傳正元中乃爲尚書齊王初方官黃門侍郎世語當是稱其後來所歷之職若當泰典郡時毓巳先踐八座恐不得屈滯相㖾矣世語所記疑其不實

鍾會遷尚書中書侍郎注松思竭不能改心存之○元本作心苦之

不復追改注中書令劉放侍郎衛瓘夏侯和等○劉放監本訛作劉表今改正

又注汝居心正吾知免矣○監本免誤勉今改正

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重○戎重文選作戎車

蜀相牡見禽於秦○牡文選作莊

以次棓殺坑中○通鑑作內坑中多內字

就如卿所慮當何所能一辦耶○通鑑作何憂其不能辦耶

魏志卷二十八考證

魏志卷二十九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華佗 吳普 樊阿　杜夔　朱建平　周宣　管輅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旉臣松之案古敷字與旉相似寫書者多不能別尋佗字元化其名宜爲旉也游學徐土兼通數經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曉養性之術時人以爲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又精方藥其療疾合湯不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煑熟便飲語其節度舍去輒愈若當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七八壯病亦應除若當針亦不過一

乾隆四年校刊

兩處下針言當引某許若至語人病者言已到應便拔針病亦行差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刳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即平復矣　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脈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人云在左於是爲湯下之果下男形即愈　縣吏尹世苦四支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熱食得汗則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熱食而不汗出佗曰藏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佗言

府吏兒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治之宜殊即各與藥明旦並起　鹽瀆嚴昕與數人共候佗適至佗謂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佗曰君有急病見於面莫多飲酒坐畢歸行數里昕卒頭眩墮車人扶將還載歸家中宿死　故督郵頓子獻得病已差詣佗視脈曰尚虛未得復勿爲勞事御內即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其病除從百餘里來省之止宿交接中間三日發病一如佗言　督郵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謂佗曰昨使醫曹吏劉租針胃管訖便苦欬嗽欲臥

不安佗曰刺不得胃管誤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救
遂如佗言　東陽陳叔山小男二歲得疾下利常先啼
日以羸困問佗佗曰其母懷軀陽氣內養乳中虛冷兒
得母寒故令不時愈佗與四物女宛丸十日即除　彭
城夫人夜之廁蠆螫其手呻呼無賴佗令溫湯近熱漬
手其中卒可得寐但旁人數為易湯湯令煖之其旦即
愈　軍吏梅平得病除名還家家居廣陵未至二百里
止親人舍有頃佗偶至主人許主人令佗視平佗謂平
曰君早見我可不至此今疾已結促去可得與家相見
五日卒應時歸如佗所刻　佗行道見一人病咽塞嗜

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駐車往
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虀大酢從取三升飲
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虵一枚縣車邊欲造佗佗
尚未還小兒戲門前逆見自相謂曰似逢我公車邊病
是也疾者前入坐見佗北壁縣此虵輩約以十數　又
有一郡守病佗以為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
加治無何棄去留書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
郡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瞋恚既甚吐黑血數升而愈
　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佗云君病甚當破腹取然君壽
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忍病十歲壽俱當盡不足故

自刳裂士大夫不耐痛癢必欲除之佗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死　廣陵太守陳登得病胷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數升欲成內疽食腥物所為也即作湯二升先服一升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三升許蟲赤頭皆動半身是生魚膾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期當發遇良醫乃可濟救依期果發動時佗不在如言而死　太祖聞而召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佗針鬲隨手而差佗別傳曰有人病兩脚躄不能行轝詣佗佗望見云已飽針灸服藥矣不復須看脉便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或一寸或五寸縱邪不相當言灸此各十壯灸創愈即行後灸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調如引繩也　李將軍妻病甚呼佗視脉曰傷娠而胎不去將軍言聞實傷娠胎已去矣佗曰案脉胎未去也將軍以為不然佗舍去婦稍小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此脉故事有胎前當生兩兒一兒先出血出甚多後兒不及生母不自覺旁人亦不寤不復迎遂不得生胎死血脉不復歸必燥著母脊故使多脊痛今當與湯并針一處此死胎必出湯針既加婦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具色黑長可尺許佗之絕技凡類此也然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後太祖親理得病篤重使佗專視佗曰此近難濟恒事攻治可

元化胸中似有所不可於操者

延歲月佗久遠家思歸因曰當得家書方欲暫還耳到家辭以妻病數乞期不反太祖累書呼又勑郡縣發遣佗恃能厭食事猶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檢若妻信病賜小豆四十斛寬假限日若其虛詐便收送之於是傳付許獄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術實工人命所縣宜含宥之太祖曰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邪遂考竟佗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彊索火燒之佗死後太祖頭風未除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爲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太祖歎曰吾悔

殺華佗令此兒彊死也初軍吏李成苦欬嗽晝夜不寤時吐膿血以問佗佗言君病腸臃欬之所吐非從肺來也與君散兩錢當吐二升餘膿血訖快自養一月可小起好自將愛一年便健十八歲當一小發服此散亦行復差若不得此藥故當死復與兩錢散成得藥去五六歲親中人有病如成者謂成曰卿今彊健我欲死何忍無急去藥[臣松之案古語以藏爲去]以待不祥先持貸我我差爲卿從華佗更索成與之已故到譙適值佗見收怱怱不忍從求後十八歲成病竟發無藥可服以至於死[佗別傳曰人有在青龍中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景宗說中平日數見華佗其治病手脈之候其驗若神琅邪劉勳爲河內

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脚膝裏上有瘡癢而不痛瘡愈數十日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是易治之當得稻糠黃色犬一頭好馬二匹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向五十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卧不知人因取大刀斷犬腹近後脚之前以所斷之處向瘡口令去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而出便以鐵錐橫貫蛇頭蛇在皮中動搖良久須臾不動乃牽出長三尺許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童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瘡中七日愈又有人苦頭眩頭不能舉目不能視積年佗使悉解衣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匝候視諸脈盡出五色佗令弟子數人以鈹刀決脈五色血盡視赤血乃下以膏摩被覆汗自出周匝飲以亭歷犬血散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寒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會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將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囂囂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使然火溫牀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鬢眉墮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刳腹養治也使飲藥令卧破腹就視脾果半腐壞以刀斷之刮去惡肉以膏傅瘡飲之以藥百日平復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治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也是以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熊頸鴟顧引輓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鳥亦以除疾並利蹄足以當導引體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體輕便腹中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胷藏之間不可妄針針之不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闕胷藏針下五

六寸而病輒皆瘳阿從佗求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
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升青黏屑十四兩以是爲率言
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
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云佗別
傳曰青黏者一名地節一名黃芝主理五藏益精氣本
出於迷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爲佳輒語阿
阿又秘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彊盛怪之遂責阿
所服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文帝
典論論郤儉等事曰潁川郤儉能辟穀餌伏苓甘陵甘
始亦善行氣老有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爲軍
吏初儉之至市伏苓價暴數倍議郎安平李覃學其辟
穀餐伏苓飲寒水中泄利殆至隕命後始來衆人無不
鴟視狼顧呼吸吐納軍謀祭酒弘農董芬爲之過差氣
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
嚴峻往從問受閹豎眞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
於是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

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死邕因葬之東陶有書
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至
今恨不取其寶書仙藥劉向惑於鴻寶之說君游眩於
子政之言古今愚謬豈惟一人哉東阿王作辯道論曰
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
城有郤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
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姦
宄以欺衆行妖慝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
期於海島釋金輅而顧雲輿棄六驥而美飛龍哉自家
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爲調笑不信之矣然始等知
上遇之有恒奉不過於員吏賞不加於無功海島難得
而游六紱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誕之言出非常之語
余常試郤儉絕穀百日躬與之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
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然不必益壽可以療
疾而不憚饑饉焉左慈善修房內之術差可終命然自
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
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余常辟左右獨與
之談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
師姓韓字世雄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
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罽腰帶割玉刀

乾隆四年校刊

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擘背出脾欲其食少而努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令其一煮藥俱投沸膏中有藥者奮尾鼓鰓游行沉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問言率可試不言是藥去此逾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爲徐市欒大之徒也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也以知音爲雅樂郎中平五年疾去官州郡司徒禮辟以世亂奔荊州荊州牧劉表令與孟曜爲漢主合雅樂樂備表欲庭觀之夔諫曰今將軍號不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納其言而止後表子琮降太祖太祖以夔爲軍謀祭酒參太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鍾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鄧靜尹齊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遠考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黃初中爲太樂令協律都尉漢鑄鐘工柴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亦爲時貴人見知夔令玉鑄銅鐘其聲韻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頗拒捍夔夔玉更相白於太祖太祖取所鑄鐘雜錯更試然知夔爲精而玉之妄也於是罪玉及諸子皆爲養馬士文帝愛待玉又嘗令夔與左願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夔有難色由

是帝意不悅。後因他事繫夔。使願等就學。夔自謂所習者雅。仕宦有本。意猶不滿。遂黜免以卒。弟子河南邵登張泰桑馥各至太樂丞。下邳陳頏司律中郎將。自左延年等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存正莫及夔。時有扶風馬鈞巧思絕世傅玄序之曰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少而游豫不自知其爲巧也當此之時言不及巧焉可以言知乎爲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先生患其喪功費日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此輪扁之對不可以言言者又焉可以言校也先生爲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驍騎將軍秦朗爭論於朝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二子哂之曰先生名鈞字德衡鈞者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物之輕重輕重無準而莫不模哉先生曰虛爭空言不如試之易效也於是二子遂以白明帝詔先生作之而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又不可以言者也從是天下服其巧矣居京都城內有地可爲園患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於常此二異也其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帝以問先生可動否對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彫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爲歌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丸擲劍緣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舂磨鬬雞變巧百端此三異也先生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之於樓邊縣溼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縣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爲常則以斷縣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縣瓴甓數十飛之數百步矣有裴子者上國之士也精通見理聞而哂之乃難先生先生口屈不對裴子自以爲難得其要言之不已傅子謂裴子曰子所長者言也所短者巧也馬氏所長者巧也所短者言也以子所長擊彼所短則不得不屈以子所短難彼所長則必有所不解者矣夫巧天下之微事也有所不解而難之不已其相擊刺必已遠矣心乖於內口屈於外此馬氏所以不對也傅子見安鄉侯言

及裴子之論安鄉侯又與裴子同傳子曰聖人具體備物取人不以一揆也有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事取之者有以神取之者不言而誠心先達德行顏淵之倫是也以言取之者以變辯是非言語宰我子貢是也以事取之者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雖聖人之明盡物如有所用必有所試然則試冉季以政試游夏以學矣游夏猶然況自此而降者乎何者懸言物理不可以言盡也施之於事言之難盡而試之易知也今若馬氏所欲作者國之精器軍之要用也費十尋之木勞二人之力不經時而是非定難試易驗之事而輕以言抑人異能此猶以已智任天下之事不易其道以遡難盡之物此所以多廢也馬氏所作因變而得是則初所言者不皆是矣其不皆是因不用之是不世之巧無由出也夫同情者相嫉同事者相害中人所不能免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試爲衡石廢衡石而不用此美玉所以見誣爲石荊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於是安鄉侯悟遂言之武安侯武安侯忽之不果試也此既易試之事又馬氏巧名已定猶忽而不察況幽深之才無名之樸乎後之君子其鑒之哉馬先生之巧雖古公輸般墨翟王爾近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公輸般墨翟皆見用於時乃有益於世平子雖爲侍中馬先生雖給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無益於世用人不當其才聞賢不試以事良可恨也裴子者裴秀安鄉侯者曹羲也武安侯者曹爽也

朱建平沛國人也善相術於閭巷之間效驗非一太祖爲魏公聞之召爲郎文帝爲五官將坐上會客三十餘人文帝問己年壽又令徧相衆賓建平曰將軍當壽八十至四十時當有小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爲州牧而當有厄厄若得過可年至七十致位公輔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爲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而旁人不見也謂曹彪曰君據藩國至五十七當厄於兵宜善防之初潁川荀攸鍾繇相與親

善攸先亡子幼綏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遊會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啁之曰惟當嫁卿阿鶩耳何意此子竟早隕沒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鶩使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也文帝黃初七年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矣頃之果崩夏侯威爲兗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分必死豫作遺令及送喪之備咸使素辦至下旬轉差垂以平復三十日日昃請紀綱大吏設酒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鷄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眞

必過矣威罷客之後合瞑疾動夜半遂卒璩六十一爲侍中直省內歘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數聚會并急游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三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凌通謀賜死凡說此輩無不如言不能具詳故粗記數事惟相司空王昶征北將軍程喜中領軍王肅有蹉跌云肅年六十二疾篤衆醫並以爲不愈肅夫人問以遺言肅云建平相我踰七十位至三公今皆未也將何慮乎而肅竟卒建平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馬惡衣香驚齧文帝膝帝大怒即便殺

之建平黃初中卒

周宣字孔和樂安人也爲郡吏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一日曹公當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使宣占之是時黃巾賊起宣對曰夫杖起弱者藥治人病八月一日賊必除滅至期賊果破後東平劉楨夢蛇生四足穴居門中使宣占之宣曰此爲國夢非君家之事也當殺女子而作賊者頃之女賊鄭姜遂俱夷討以蛇女子之祥足非蛇之所宜故也文帝問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爲雙鴛鴦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

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無幾帝復問曰我昨夜夢靑氣自地屬天宣對曰天下當有貴女子寃死是時帝已遣使賜甄后璽書聞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者不及帝復問曰吾夢摩錢文欲令滅而更愈明此何謂邪宣悵然不對帝重問之宣對曰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文欲滅而明耳時帝欲治弟植之罪偪於太后但加貶爵以宣爲中郎屬太史嘗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答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欲墮車折腳宜戒愼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

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耳何以皆驗邪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也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既訖則芻狗為車所轢故中夢當墮車折腳也芻狗既車轢之後必載以為樵故後夢憂失火也宣之敘夢凡此類也十中八九世以比建平之相矣其餘效故不次列明帝末卒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粗醜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非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輅別傳曰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夜不能寐父母常禁之猶不可止自言我年雖小然眼中喜視天文常云家雞野鵠猶尚知時況於人乎與鄰比兒共戲土壤中輒畫地作天文及日月星辰每答言說事語皆不常宿學耆人不能折之皆知其當有大異之才及成人果明周易仰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體性寬大多所含受憎己不讐愛己不褒每欲以德報怨常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為務也自言知我者稀則我貴矣安能斷江漢之流為激石之清樂與季主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此吾志也其事父母孝篤兄弟順愛士友皆仁和發中終無所闕臧否之士晚亦服焉父為琅邪即丘長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讀書始讀詩論語及易本便開淵布筆辭義斐然于時黌上有遠方及國內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也琅邪太守單子春雅有材度聞輅一黌之儁欲得見輅父即遣輅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坐上有能言之士輅問子春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而言之子春喜之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酒盡之後問子春今欲與輅為對者若府君四座之士邪子春曰吾欲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

讀詩論易本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
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最難者
而卿以為易邪於是唱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文采葩
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及衆士互共攻
劫論難鋒起而輅人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
不行子春語衆人曰此年少盛有材氣聽其言論正似
司馬犬子游獵之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以茂必能明
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有言也於是發聲徐州號之
神童

父為利漕利漕民郭恩兄弟三人皆得躄疾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自訴於天於是恩涕泣服罪

輅別傳曰利漕民郭恩字義博有才學善
周易春秋又能仰觀輅就義博讀易數十
日中意便開發言難踰師於此分蓍下卦用思精妙占
黌上諸生疾病死亡貧富喪衰初無差錯莫不驚怪謂
之神人也又從義博學仰觀三十日中通夜不臥語義
博君但相語墟落處所耳至於推運會論災異自當出
吾天分學未一年義博反從輅問易及天文事要義博
每聽輅說未嘗不推機慷慨自言登聞君至論之時忘
我篤疾明闇之不相逮何其遠也義博設主人獨請輅
具告辛苦自說兄弟三人俱得躄疾不知何故試相為
作卦知其所由若有咎殃者天道赦人當為吾祈福於
神明勿有所愛兄弟俱行此為更生輅便作卦思之未
詳會日夕因留宿至中夜語此義博曰吾以此得之既
其事義博悲涕沾衣曰皇漢之末實有斯事君不名主
諱也我不得言禮也兄弟躄來三十餘載脚如棘子不
可復治但願不及子孫耳輅言火形不絕水形無餘不
及後
也

廣平劉奉林婦病困已買棺器時正月也使輅占曰命在八月辛卯日日中之時林謂必不然而婦漸差至秋發動一如輅言

輅別傳曰鮑子春為列人令有明
思才理與輅相見曰聞君為劉奉
林卜婦死亡日何其詳妙試為論其意義輅論爻象之
旨說變化之義若規圓矩方無不合也子春自言吾少

讀詩論易本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最難者而卿以爲易邪於是唱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及衆士互共攻劫論難鋒起而輅人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行子春語衆人曰此年少盛有材氣聽其言論正似司馬犬子游獵之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以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有言也於是發聲徐州號之神童

父爲利漕利漕民郭恩兄弟三人皆得躄疾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寃痛自訴於天於是恩涕泣服罪

輅別傳曰利漕民郭恩字義博有才學善周易春秋又能仰觀輅就義博讀易數十日中意便開發言難踰師於此分蓍下卦用思精妙占黌上諸生疾病死亡貧富喪衰初無差錯莫不驚怪謂之神人也又從義博學仰觀三十日中通夜不臥語義博君但相語墟落處所耳至於推運會論災異自當出吾天分學未一年義博反從輅問易及天文事要義博每聽輅言未嘗不推机慷慨自言登聞君至論之時忘我篤疾明闇之不相逮何其遠也義博設主人獨請輅具告辛苦自說兄弟三人俱得躄疾不知何故試相爲作卦知其所由若有咎殃者天道赦人當爲吾祈福於神明勿有所愛兄弟俱行此爲更生輅便作卦思之未詳會日夕因留宿至中夜語義博曰吾以此得之既言其事義博悲涕沾衣曰皇漢之末實有斯事君不名主諱我也我不得言禮也兄弟躄來三十餘載脚如棘子不可復治但願不及子孫耳輅言火形不絕水形無餘不及後也

廣平劉奉林婦病困已買棺器時正月也使輅占曰命在八月辛卯日日中之時林謂必不然而婦漸差至秋發動一如輅言

輅別傳曰鮑子春爲列人令有明思才理與輅相見曰聞君爲劉奉林卜婦死亡日何其詳妙試爲論其意義輅論爻象之旨說變化之義若規圓矩方無不合也子春自言吾少

好譚易又喜分蓍可謂盲者欲視白黑聾者欲聽清濁苦而無功也聽君語後自視體中真爲憒憒者也輅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兒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小大共視須臾去之也又烏來入室中與鷰共鬬鷰死烏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輅曰直官舍久遠魑魅魍魎爲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直老書佐耳烏與鷰鬬直老鈴下耳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知非妖咎之徵自無所憂也後卒無患輅別傳曰基與輅共論易數日中大以爲喜樂語輅言俱相聞善卜定共清論君一時異才當上竹帛也輅爲基出卦知其無咎因謂基曰昔高宗之鼎非雉所鴝殷之階庭非木所生而野鳥一鴝武丁爲高宗桑穀暫生大戊以興焉知三事不爲吉祥願府君安身養德從容光大勿以知神姦汙累天眞時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互疾病使輅筮之輅曰君此堂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頭在壁內腳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得舉也持弓箭者主射胷腹故心中縣痛不得飲食也晝則浮游夜來病人故使驚恐也於是掘徙骸骨家中皆愈輅別傳曰王基卽遣信都令還掘其室中入地八尺果得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箭久遠木皆消爛但有鐵及角完耳及徙骸骨去城十里埋之無復疾病基曰吾少好讀易玩之已久不謂神明之數其妙如此便從輅學易推論天文輅每開變化之象演吉凶之兆未嘗不纖微委曲盡其精神基曰始聞君言如狎可得終以皆亂此自天授非人力也於是藏周易絕思慮不復學卜筮之事輅鄉里乃太原問輅君往者爲王府君論怪云老書佐爲

虵老鈴下爲烏此本皆人何化之微賤乎爲見於爻象出君意乎輅言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胷心者乎夫萬物之化無有常形人之變異無有常體或大爲小或小爲大固無優劣夫萬物之化一例之道也是以夏鯀天子之父趙王如意漢祖之子而鯀爲黃熊如意爲蒼狗斯亦至尊之位而爲黔喙之類也況虵者協辰巳之位烏者棲太陽之精此乃騰黑之明象白日淸之流景如書佐鈴下各以微軀化爲虵烏不亦過乎

河王經去官還家輅與相見經曰近有一怪大不喜之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爻吉不爲怪也君夜在堂戶前有一流光如燕爵者入君懷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徉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其應行至頃之經爲江夏太守輅別傳曰經欲使輅卜而有疑難之言輅笑而答之曰君儕州里達人何言之鄙昔司馬季主有言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仁

義伏犧作八卦周文王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女娶妻或以生長豈直數千錢哉以此推之急務也苟道之明聖賢不讓況吾小人敢以爲難彥緯斂手謝輅前言戲之耳於是輅爲作卦其言皆驗經每論輅以爲得龍雲之精能養和通幽者非徒合會之才也輅又至郭恩家有飛鳩來在梁頭鳴甚悲輅曰當有老公從東方來攜豚一頭酒一壺主人雖喜當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恩使客節酒戒肉愼火而射雞作食箭從樹間激中數歲女子手流血驚怖輅別傳曰義博從輅學鳥鳴之候輅言君雖好道天才旣少又不解音律恐難爲師也輅爲說八風之變五音之數以律呂爲衆鳥之商六甲爲時日之端反覆纚曲出入無窮義博靜然沈思馳精數日卒無所得義博言才不出位難以追徵於此遂止輅至安德令劉長仁家有鳴鵲來在閣屋上其聲甚急輅曰鵲

言東北有婦昨殺夫夫牽引西家人夫離婁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鄰婦手殺其夫詐言西家人與夫有嫌來殺我壻輅別傳曰勃海劉長仁有辯才初雖聞輅能曉鳥鳴後每見難輅曰夫生民之音曰言鳥獸之音曰鳴故言者則有知之貴靈鳴者則無知之賤名何由以鳥鳴爲語亂神明之所異也孔子曰吾不與鳥獸同羣明其賤也輅答曰夫天雖有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於上流神明於下驗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浮沈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是以宋襄失德六鷁並退伯姬將焚鳥唱其災四國未火融風已發赤鳥夾日殃在荆楚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考之律呂則音聲有本求之人事則吉凶不失昔在秦祖以功受封葛盧聽音著在春秋斯皆典謨之實非聖賢之虛名也商之將興由一燕卵也文王受命丹鳥銜書此乃聖人之靈祥周室之休祚何賤之有乎夫鳴鳥之聽精在鶉火妙在八神自非斯倫猶子路之於死生也長仁言君辭雖茂華而不實未敢之信須臾有鳴鵲之驗長仁乃服輅至列人典農王弘直許有飄風高三尺餘從申上來在庭中幢幢回轉息以復起良久乃止直以問輅輅曰東方當有馬吏至恐父哭子如何明日膠東吏到直子果亡直問其故輅曰其日乙卯則長子之候也木落於申斗建申申破寅死喪之候也日加午而風發則馬之候也離爲文章則吏之候也申未爲虎虎爲大人則父之候也有雄雉飛來登直內鈴柱頭直大以不安令輅作卦輅曰到五月必遷時三月也至期直果爲渤海太守輅別傳曰輅又曰夫風以時動爻以象應時者神之驅使象者時之形表一時其道不足爲難王弘直亦大學問有道術皆不能精問輅風之推變乃可爾乎輅言此但風之毛髮

何足爲異若夫列宿不守衆神亂行八風橫起怒氣電飛山崩石飛樹木摧傾揚塵萬里仰不見天鳥獸藏竄兆民駭驚於是使梓慎之徒登高臺望風氣分災異刻期日然後知神思遐幽靈風可懼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輅往祖餞之賓客並會原自起取燕卵蜂窠蜘蛛著器中使射覆卦成輅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張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縣門戶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蠭窠也第三物觳觫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鼅鼄也舉坐驚喜輅別傳曰諸葛原字景春亦學士好卜筮數與輅共射覆不能窮之景春與輅有榮辱之分因輅餞之大有高譚之客諸人多聞其善卜仰觀不知其有大異之才於是先與輅共論聖人著作之源又敘五帝三王受命之符輅解景春微旨遂開張戰地示以不固藏匿孤虛以待來攻景春奔北軍師摧衄自言

吾觀卿旌旗城池已壞也其欲戰之士於此鳴鼓角舉雲梯弓弩大起牙旗雨集然後登城曜威開門受敵上論五帝如江如漢下論三王如翮如翰其英者若春華之俱發其攻者若秋風之落葉聽者眩惑不達其義言者收聲莫不心服雖白起之坑趙卒項羽之塞濉水無以尚之于時客皆欲面縛銜璧求束手於軍鼓之下輅猶總干山立未便許之至明日離別之際然後有腹心始終一時海內俊士八九人矣蔡元才在朋友中最有清才在衆人中言本聞卿作狗何意爲龍輅言潛陽未變非卿所知焉有狗耳得聞龍聲乎景春言今當遠別會後何期且復共一射覆輅占既皆中景春大笑卿爲我論此卦意衍我心懷輅爲開爻散理分賦形象言徵辭合妙不可述景春及衆客莫不言聽後論之美勝於射覆之樂景春與輅別戒以二事言卿性樂酒量雖溫克然不可保寧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妙仰觀雖神禍如膏火不可不慎持卿叡才遊於雲漢之間不憂不富貴也輅言酒不可極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也輅族兄孝國居在斥丘輅往從之與二客會客去後輅謂孝國曰此二

乾隆四年校刊

入天庭及口耳之間同有凶氣異變俱起雙魂無宅輅別傳曰輅又曰厚味腊毒天精幽夕坎爲棺槨兌爲喪車流魂于海骨歸於家少許時當並死也復數十日二人飲酒醉夜共載車牛驚下道入漳河中皆卽溺死也當此之時輅之鄰里外戶不閉無相偷竊者清河太守華表召輅爲文學掾安平趙孔曜薦輅於冀州刺史裴徽曰輅雅性寬大與世無忌仰觀天文則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齊思季主今明使君方垂神幽藪留神九皐輅宜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徽於是辟爲文學從事引與相見大善友之徙部鉅鹿遷治中別駕初應州召與弟季儒共載至武

城西自卦吉凶語儒云當在故城中見三貍爾者乃顯前到河西故城角正見三貍共踞城側兄弟並喜正始九年舉秀才輅別傳曰輅爲華清河所召爲北黌文學一時士友無不歎慕安平趙孔曜明敏有思識與輅有管鮑之分故從發干來就郡黌上與輅相見言卿腹中汪汪故時死人半今生人無雙當去俗騰飛翱翔吳會云何在此聞卿消息使吾食不甘味也冀州裴使君才理清明能釋玄虛每論易及老莊之道未嘗不注精於嚴瞿之徒也又眷吾意重能相明信者今當故往爲卿陳感虎開石之誠輅言吾非四淵之龍安能使白日晝陰卿若能動東風與朝雲吾志所不讓也於是遂至冀州見裴使君使君言君顏色何以消減於故邪孔曜言體中無藥石之疾然見清河郡內有一騏驥拘縶後廐歷年去王良伯樂百八十里不得騁天骨超風塵以此憔悴耳使君言騏驥今何在也孔曜言平原管輅字公明年三十六雅性寬大與世無忌可謂士雄仰觀天文則能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能思齊季主游步道術開神無窮可爲士英抱荊山之璞懷夜

光之寶而爲清河郡所錄北冀文學可謂痛心疾首也
使君方欲流精九皋垂神幽藪欲令明主不獨治逸才
不久滯高風遐被莫不草靡宜使輅特蒙陰和之應得
及羽儀之時必能翼宣隆化揚聲九圍也裴使君聞言
則慷慨曰何乃爾邪雖在大州未見異才可用釋人鬱
悶者思還京師得共論道耳況草間自有清妙之才乎
如此便相爲取之莫使驥騏更爲凡馬荆山反成凡石
即檄召輅爲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
時大熱移牀在庭前樹下乃至雞向晨然後出再相見
便轉爲鉅鹿從事三見轉治中四見轉爲別駕至十月
舉爲秀才輅辭裴使君君言丁鄧二尚書有經國之才
略於物理不精也何尚書神明精微言皆巧妙巧妙之
志殆破秋毫君當愼之自言不解易九事必當以相問
比至洛宜善精其理也輅言何若巧妙以攻難之才游
形之表未入於神夫入神者當步天元推陰陽探玄虛
極幽明然後覽道無窮未暇細言若欲差次老莊而參
爻象愛微辯而興浮藻可謂射侯之巧非能破秋毫之
妙也若九事皆至義者不足勞思也若陰陽者精之己
久輅去之後歲朝當有時刑大風風必摧破
樹木若發於乾者必有天威不足共清譚者十二月二
十八日吏部尚書何晏請之鄧颺在晏許晏謂輅曰聞
君著爻神妙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
見青蠅數十頭來在鼻上驅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輅曰
夫飛鴞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椹則懷我好音況輅心
非草木敢不盡忠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慈惠和周公之
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
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電而
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
艮此天中之山（臣松之案相書謂鼻之所在爲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天中之山也）高而
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

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裒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已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答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晏曰過歲更當相見輅別傳曰輅爲何晏所請果共論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時鄧颺與晏共坐颺言君見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故也輅尋聲答之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晏含笑而讚之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請輅爲卦輅既稱引鑒戒晏謝之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爲難交疏而吐其誠今人以爲難君今一面而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輅還邑舍具以此言語舅氏舅氏責輅言太切至

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謂輅狂悖歲朝西北風大塵埃蔽天十餘日聞晏颺皆誅然後舅乃服輅別傳曰舅夏大夫問輅前見何鄧之日爲已有凶氣未也輅言與禍人共會然後知神明交錯與吉人相近又知聖賢求精之妙夫鄧之行步則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謂之鬼幽故鬼躁者爲風所收鬼幽者爲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以蔽也輅後因得休裴使君問何平叔一代才名其實何如輅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清不見者濁神在廣博志不務學弗能成才欲以盆盎之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由此惑故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生義則美而多僞華則道浮僞則神虛得上才則淺而流絕得中才則游精而獨出輅以爲少功之才也裴使君曰誠如來論吾數與平叔共說老莊及易常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又時人吸習皆歸服之焉益令不了相見得清言然後灼灼耳始輅過魏郡太守鍾毓共論易義輅因言卜可知君

生死之日毓使筮其生日月如言無蹉跌毓大愕然曰
君可畏也死以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復筮毓問輅天下
當太平否輅曰方今四九天飛利見大人神武升建王
道大明何憂不平毓未解輅言無幾曹爽等誅乃覺寤
云輅別傳曰魏郡太守鍾毓淸逸有才難輅易二十餘
事自以爲難之至精也輅尋聲投響言無留滯分張
爻象義皆殊妙毓卽謝輅輅卜知毓生日月毓愕然曰
聖人運神通化連屬事物何聰明乃爾輅言幽明同化
死生一道悠悠太極終而復始文王損命不以爲憂仲
尼曳杖不以爲懼緒煩蓍筮宜盡其意毓曰生者好事
死者惡事哀樂之分吾所不能齊且以付天不以付君
也石苞爲鄴典農與輅相見問曰聞君鄉里翟文耀能
隱形其事可信乎輅言此但陰陽蔽匿之數苟得其數
則四岳可藏河海可逃況以七尺之形游變化之內散
雲霧以幽身布金水以滅迹術足數成不足爲難苞曰
欲聞其妙君且善論其數也輅言夫物不精不爲神數
不妙不爲術故精者神之所合妙者智之所遇合之幾
微可以性通難以言論是故魯班不能說其手離朱之不
能說其目非言之難孔子曰書不盡言言之細也言不
盡意意之微也斯皆神妙之謂也請舉其大體以驗之
夫白日登天運景萬里無物不照及其入地一炭之光
不可得見三五盈月淸耀燭夜可以遠望及其在晝明
不如鏡今逃日月者必陰陽之數陰陽之數通於萬類
鳥獸猶化況於人乎夫得數者妙得神者靈非徒生者
有驗死亦有微是以杜伯乘火氣以流精彭生託水變
以立形是故生者能出亦能入死者能顯亦能幽此物
之精氣化之游魂人鬼相感數使之然也苞曰目見陰
陽之理不過於君君何以不隱輅曰夫陵虛之鳥愛其
淸高不願江漢之魚淵沼之魚樂其濡溼不易騰風之
鳥由性異而分不同也僕自欲正身以明道直已以親
義見數不以爲異知術不以爲奇夙夜研
幾孳孳溫故而索隱行怪未服斯務也
平原太守劉
邠取印囊及山雞毛著器中使筮輅曰內外方員五色
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岳巖巖有鳥朱

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雞毛也邠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使人恐怖其理何由輅曰或因漢末之亂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汙染丘山故因昏夕多有怪形也明府道德高妙自天祐之願安百祿以光休寵

輅別傳曰故郡將劉邠字令元清和有思理好易而不能精與輅相見意甚喜歡自說注易向訖也輅言今明府欲勞不世之神經緯大道誠富美之秋然輅以為注易之急急於水火水火之難登時之驗易之清濁延于萬代不急不可先其神而後垂明思也自旦至今聽採聖論未有易之一分易安可注也輅不解古之聖人何以處乾位於西北坤位於西南夫乾坤者天地之象然天地至大為神明君父覆載萬物生長無首何以安處二位與六卦同列乾之象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夫統者屬也尊莫大焉何由有別位也邠依易繫詞諸為之理以為注不得其要輅尋聲下難事皆窮析曰夫乾坤者易之祖宗變化之根源今明府論清濁者有疑疑則無神恐非注易之符也輅於此為論八卦之道及爻象之精大論開廓衆化相連邠所解者皆以為妙所不解者皆以為神自說欲注易八年用思勤苦歷載靡寧定相得至論此才不及易不愛久勞喜承雅言如此相為高枕偃息矣欲從輅學射覆輅言今明府以虛神於注易亦宜絕思於靈蓍靈蓍者二儀之明數陰陽之幽契施之於道則定天下吉凶用之於術則收天下毫纖纖微未可以為易也邠曰以為術者易之近數欲求其端耳若如來論何事於斯留輅五日不遑恤官但共清譚邠自言數與何平叔論易及老莊之道至於精神遐流與化周旋清若金水鬱若山林非君侶也邠又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變怪多形使人怖恐君似當達此數者其理何由也輅言此郡所以名平原者本有原山無木石與地自然含陰不能吐雲含陽不能激風陰陽雖弱猶有微神微神不真多聚凶姦以類相求魍魎成羣或因漢末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汙染丘岳彊魂相感變化無常故因昏夕之時多有怪形也昔夏禹文明不怪於黃龍周武信時不惑於暴風今明府道德高妙神不懼妖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願安百祿以光休寵也邠曰聽雅論為近其理每有變怪輒聞鼓角聲音或見弓劍形象夫以土山之

精伯有之魂實能合會于犯明靈也邠問輅易言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斯爲同不也輅曰不同之名朝旦爲輝日中爲光晉諸公讚曰邠本名炎犯晉太子諱改爲邠位至太子僕粹字純嘏侍中次宏字終嘏太常次漢字仲嘏光祿大夫漢清冲有貴識名亞樂廣宏子咸徐州刺史次耽晉陵內史耽子悈字眞長尹丹陽爲中興名士也

清河令徐季龍使人行獵令輅筮其所得輅曰當獲小獸復非食禽雖有爪牙微而不彊雖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貍獵人暮歸果如輅言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輅射云器中藉藉有十三種物先說雞子後道蠶蛹遂一一名之惟以梳爲枇耳輅別傳曰清河令徐季龍字開明有才機與輅相見共論龍動則景雲起虎嘯則谷風至以爲火星者龍參星者虎火出則雲應參出則風到此乃陰陽之感化非龍虎之所致也輅言夫論難當先審其本然後求其理理失則機謬機謬則榮辱之主若以參星爲虎則谷風更爲寒霜之風寒霜之風非東風之名是以龍者陽精以潛爲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夫虎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氣相感故能運風若磁石之取鐵不見其神而金自來有徵應以相感也況龍有潛飛之化虎有文明之變招雲召風何足爲疑季龍言夫龍之在淵不過一井之底虎之悲嘯不過百步之中形象淺弱所通者近何能剽景雲而馳東風輅言君不見陰陽燧在掌握之中形不出手乃上引太陽之火下引太陰之水噓吸之間煙景以集苟精氣相感縣象應乎二燧苟不相感則二女同居志不相得自然之道無有遠近季龍言世有軍事則感雞雉先鳴其道何由復有他占惟在雞雉而已輅言貴人有事其應在天在天則日月星辰也兵動民憂其應在物在物則山林鳥獸也夫雞者兌之畜金者兵之精雉者離之鳥獸者武之神故太白揚輝則雞鳴熒惑流行則雉驚各感數而動又兵之神道布在六甲六甲推移其占無常是以晉柩牛响果有西軍鴻嘉石鼓鳴則有兵不專近在於雞雉也季龍言魯昭公八年有石言於晉師曠以爲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於理爲合不輅

言晉平奢泰崇飾宮室斬伐林木殘破金石民力既盡怨及山澤神痛人感二精並作金石同氣則兌爲口舌口舌之妖動于靈石傳曰輕百姓飾城郭則金不從革此之謂也季龍欽嘉留輅經數日輅占獵既驗季龍曰君雖神妙但不多藏物耳何能皆得之輅言吾與天地參神蓍龜通靈抱日月而游杳冥極變化而覽未然況茲近物能蔽聰明季龍大笑君既不謙又念窮在近矣輅言君尚未識謙言焉能論道夫天地者則乾坤之卦蓍龜者則卜筮之數日月者離坎之象變化者陰陽之爻杳冥者神化之源未然者幽冥之先此皆周易之紀綱何僕之不謙季龍於是取十三種物欲以窮之輅射之皆中季龍乃歎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豈此之謂乎

輅隨軍西行過毌丘儉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後得休過清河倪太守時天旱倪問輅雨期輅曰今夕當雨是日暘燥晝無形似府丞及令在坐咸謂不然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起竟成快雨於是倪盛脩主人禮共爲歡樂

輅別傳曰輅與倪清河相見既刻雨期倪猶未信輅曰夫造化之所以爲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十六日壬子直滿畢星中已有水氣水氣之發動於卯辰此必至之應也又天昨檄召五星宣布星符刺下東井告命南箕使召雷公電父風伯雨師羣岳吟陰衆川激精雲漢垂澤蛟龍含靈爗爗朱電吐咀杳冥殷殷雷聲噓吸雨靈習習谷風六合皆同欬唾之間品物流形天有常期道有自然不足爲難也倪曰譚高信寡相爲憂之於是便留輅往請府丞及清河令若夜雨者當爲啖二百斤犢肉若不雨當住十日輅曰言念費損至日向暮了無雲氣衆人並嗤輅輅言樹上已有少女微風樹間又有陰鳥和鳴又少男風起衆鳥和翔其應至矣須臾果有艮風鳴鳥日未入東南有山雲樓起黃昏之後雷聲動天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興玄氣四合大雨河傾倪

魏志卷二十九

謂輅言誤中耳不爲神也輅曰誤中與天期不亦工乎正元二年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歎曰吾自知有分直耳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枹鼓不鳴但恐至太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辰問其故輅曰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又吾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但人不知耳吾前後相當死者過百人略無錯也是歲八月爲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輅別傳曰既有明才遭朱陽之運于時名勢赫奕若火猛風疾當塗之士莫不枝附葉連賓客如雲無多少皆爲設食賓無貴賤候之以禮京城紛紛非徒歸其名勢而已然亦懷其德焉向不夭命輅之榮華非世所測也弟辰嘗欲從輅學卜及仰觀事輅言卿不可教耳夫卜非至精不能見其數非至妙不能覩其道孝經詩論足爲三公無用知之也於是遂止子弟無能傳其術者辰叙曰夫晉魏之士見輅道術神妙占候無錯以爲有隱書及象甲之數辰每觀輅書傳惟有易林風角及鳥鳴仰觀星書三十餘卷世所共有然輅獨在少府官舍無家人子弟隨之其亡沒之際好奇不哀喪者盜輅書惟餘易林風角及鳥鳴書還耳夫術數有百數十家其書有數千卷書不少也然而世鮮名人皆由無才不由無書也裴冀州何鄧二尚書及鄉里劉太常潁川兄弟以輅稟受天才明陰陽之道吉凶之情一得其源遂涉其流亦不爲難常歸服之輅自言與此五君共語使人精神清發昏不暇寐自此以下殆白日欲寢矣又自言當世無所願欲得與魯梓愼鄭裨竈晉卜偃宋子韋楚甘公魏石申共登靈臺披神圖步三光明災異運蓍龜決狐疑無所復恨也辰不以闇淺得因孔懷之親數與輅有所諮論至於辯人物析臧否說近義彈曲直拙而不工也若敷皇羲之典揚

文孔之辭周流五曜經緯三度口滿聲溢微言風集若仰眺飛鴻漂漂兮景沒若俯臨深溪杳杳兮精絕偪以攻難而失其端欲受學求道尋以迷昏無不扼腕摧指追響長歎也昔京房雖善卜及風律之占卒不免禍而輅自知四十八當亡可謂明哲相殊又京房目見遘讒之黨耳聽青蠅之聲面諫不從而猶道路紛紜輅處魏晉之際藏智以樸卷舒有時妙不見求愚不見遺可謂知機相邈也京房上不量萬乘之主下不避佞諂之徒欲以天文洪範利國利身困不能用卒陷大刑可謂枯竈之餘智膏燭之末景豈不哀哉世人多以輅疇之京房辰不敢許也至於仰察星辰俯定吉凶遠期不失年歲近期不失日月辰以甘石之妙不先也射覆名物見術流速東方朔不過也觀骨形而審貴賤覽形色而知生死許負唐舉不超也若夫疏風氣而探微候聽鳥鳴而識神機亦一代之奇也向使幹官達爲幸相大臣膏腴流於明世華曜列乎竹帛使幽驗皆舉秘言不遺千載之後有道者必信而貴之無道者必疑而怪之信者[illegible]妙過眞夫妙與神合者得神則無所惑也恨輅才長[illegible]短道貴時賤親賢遐潛不宜於良史而爲鄙弟所見[illegible]道俛自闇濁又從來久遠所載卜占事雖不識本卦

招拾殘餘十得二焉至於仰觀靈曜說魏晉興衰及五運浮沉兵革災異十不收一無源何以成河無根何以垂榮雖秋菊可採不及春英臨文慷慨伏用哀慙將來君子幸以高明求其義焉往孟荊州爲列人典農常問亡兄昔東方朔射覆得何卦正知守宮蜥蜴二物者亡兄於此爲安卦生象辭驗交錯微義豪起變化相推會於辰已分別龍蛇各使有理言絕之後孟荊州長歎息曰吾聞君論精神騰曜殆欲飛散何其汪汪乃至於斯邪臣松之案辰所稱鄉里劉太常者謂劉實也辰撰輅傳實時爲太常潁川則實弟智也實智並以儒學爲名無能言之世語稱實博辯猶不足以並裴何之儒流也又案輅自說云本命在寅則建安十五年生也至正始九年應三十九而傳云四十八皆爲不相應也近有閑元三年卒應四十七傳云四十八皆爲不相應也近有聞續伯者名纘該微通物有良史風爲天下補綴遺脫敢以所聞列于篇左皆從受之於大人先哲足以取信者冀免虛誣之譏云爾嘗受辰傳所謂劉太常者曰輅始見聞由於爲鄰婦卜亡牛云當在西面窮墻中縣頭上向教婦人令覗諸丘家中果得牛婦人因以爲藏已牛告官案驗乃知以術知故裴冀州遂聞焉又云路中小人失妻者輅爲卜

敎使明旦於東陽城門中何擔豚人牽與共鬬具如其言豚逸走卽共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甕婦從甕中出劉侯云甚多此類辰所載纔十一二耳劉侯云辰孝廉才也中書令史紀玄龍輅鄉里人云輅在田舍嘗候遠鄰主人患數失火輅卜教使明日於南陌上伺當有一角巾諸生駕黑牛故車必引留爲設賓主此能消之

郞從輅戒諸生有急求去不聽遂留當宿意大不安以爲圖已主人罷入生乃把刀出門倚兩薪積間側立假寐欻有一小物直來過前如獸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斫正斷腰視之則狐自此主人不復有災前長廣太守陳承祐口受城門校尉華長駿語云昔其父爲清河太守時召輅作吏駿與少小後以鄉里遂加恩意常與同載周旋具知其事云諸要驗三倍於傳辰旣短才又年縣小又多在田舍故益不詳辰仕宦至州主簿部從事太康之初物故驗又云輅卜亦不悉中十得七八驗問其故輅云理無差錯來卜者或言不足以宣事實故使爾華城門夫人者魏故司空涿郡盧公女也得疾連年不差華家時居西城下南纏里中三廐在其東南輅卜當有師從東方來自言能治便聽使之必得其力後無何有南征鹿驪當克中卒來詣盧公占能治女郞公卽表請留之專使其子將詣華氏療疾初用散藥後復用丸治尋有效卽奏除騶名以補太醫又云隨輅父在利漕時有治下屯民捕鹿者其晨行還見毛血人取鹿處來詣廐告輅輅爲卦語云此有盜者是汝東巷中第三家也汝徑往門前伺無人時取一丸子密發其碓屋東頭第七椽以丸著下不過明日食時自送還汝其夜盜者父病頭痛壯熱煩疼然亦來詣輅卜輅爲發祟盜者具服輅令擔皮肉藏還著故處病當自愈乃密敎鹿主往取又語使復往如前舉椽棄丸盜父亦差又都尉治內史有失物者輅使明晨於寺門外看當逢一人使指天畫地舉手四向自當得之暮果獲於故處矣

評曰華佗之醫診杜夔之聲樂朱建平之相術周宣之相夢管輅之術筮誠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絕技矣昔史遷著扁鵲倉公日者之傳所以廣異聞而表奇事也故存錄云爾

魏志卷二十九考證

華佗時人以爲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冊府以爲下有仙字

昨使醫曹吏劉租○北宋本作劉祖

佗恃能厭食事猶不上道○食字疑衍

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云注行妖歷以惑民○毛本作妖隱

又注吾本師姓韓字世雄○後漢書注中作字稚

又注欲其食少而努行也○後漢書注中作怒行

杜夔夔善鍾律聰思過人○聰思冊府作聰慧

魏志卷二十九

其好古存正莫及蔓注况幽深之才無名之樸乎○樸
宋本作璞 臣照按無名之樸本老子宋本作樸非
管輅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注便開淵布筆辭義斐然
○開淵册府作開胸元本作開紙
又注互共攻劫○攻劫册府作攻詰
郭恩兄弟三人皆得躄疾○太平御覽此下有不知何
故四字
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數升太平御覽作
數斗
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何
焯曰急就篇注古有仙人宋無忌此云妖未詳宋無
忌見封禪書索隱引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無忌蓋
其人火仙也以入竈故指爲火之妖
經爲江夏太守注君備州里達人○元本君備作君侯
翅翼舒張○太平御覽作分翅舒張
舉坐驚喜○太平御覽作驚歎
注諸人多聞其善卜○諸人監本誤作知人今改正
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仁太平御覽作人
毓大愕然曰君可畏也死以付天○太平御覽作君可
畏人也命以付天

願安百祿以光休寵注輅于此爲論八卦之道及爻象之精()監本爲論八卦下又重八卦二字衍文今去

魏志卷二十九考證

魏志卷三十

晉 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烏丸 鮮卑 東夷 夫餘 高句麗 東沃沮 挹婁 濊 馬韓 辰韓 弁辰 倭人

書載蠻夷猾夏詩稱玁狁孔熾久矣其爲中國患也秦漢以來匈奴久爲邊害孝武雖外事四夷東平兩越朝鮮西討貳師大宛開邛苲夜郎之道然皆在荒服之外不能爲中國輕重而匈奴最逼於諸夏胡騎南侵則三邊受敵是以屢遣衞霍之將深入北伐窮追單于奪其

饒衍之地後遂保塞稱藩世以衰弱建安中呼廚泉南單于入朝遂留內侍使右賢王撫其國而匈奴折節過於漢舊然烏丸鮮卑稍更彊盛亦因漢末之亂中國多事不遑外討故得擅漢南之地寇暴城邑殺略人民北邊仍受其困會袁紹兼河北乃撫有三郡烏丸寵其名王而收其精騎其後尚熙又逃于蹋頓蹋頓又驍武邊長老皆比之冒頓恃其阻遠敢受亡命以控百蠻太祖潛師北伐出其不意一戰而定之夷狄懾服威振朔土遂引烏丸之衆服從征討而邊民得用安息後鮮卑大人軻比能復制御羣狄盡收匈奴故地自雲中五原以

東抵遼水皆爲鮮卑庭數犯塞寇邊幽并苦之田豫有馬城之圍畢軌有陘北之敗青龍中帝乃聽王雄遣劒客刺之然後種落離散互相侵伐彊者遠遁弱者請服由是邊陲差安漢南少事雖時頗鈔盜不能復相扇動矣烏丸鮮卑卽古所謂東胡也其習俗前事撰漢記者已錄而載之矣故但舉漢末魏初以來以備四夷之變云魏書曰烏丸者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丸山因以爲號焉俗善騎射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爲宅皆東向日弋獵禽獸食肉飲酪以毛毳爲衣貴少賤老其性悍驁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以己爲種無復報者故也常推募勇健能理決鬬訟相侵犯者爲大人邑落各有小帥不世繼也數百千落自爲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刻木爲信邑落傳行無文字而部衆莫敢違犯氏姓無常以大人

健者名字爲姓大人以下各自畜牧治產不相徭役其嫁娶皆先私通畧將女去或半歲百日然後遣媒人送馬牛羊以爲聘娶之禮壻隨妻歸見妻家無尊卑旦起皆拜而不自拜其父母爲妻家僕役二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出妻家故其俗從婦人計至戰鬬時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蹲踞悉髡頭以爲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髮分爲髻着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冠步搖也父兄死妻後母執嫂若無執嫂者則己子以親之次妻伯叔焉死則歸其故夫俗識鳥獸孕乳時以四節耕種常以布穀鳴爲候地宜青穄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葵子至十月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糵米常仰中國大人能作弓矢鞍勒鍛金鐵爲兵器能刺韋作文繡織縷氈毼有病知以艾灸或燒石自熨燒地臥上或隨痛病處以刀決脉出血及祝天地山川之神無鍼藥貴兵死斂屍有棺始死則哭葬則歌舞相送肥養犬以采繩嬰牽并取亡者所乘馬衣物生時服飾皆燒以送之特屬累犬使護死者神靈歸乎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以死之魂神歸泰山也至葬日夜聚親舊員坐牽犬馬歷位或歌哭者擲肉與之使二人口誦呪文使死者魂神徑至歷險阻勿令横鬼遮護達

其赤山然後殺犬馬衣物燒之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亦同祠以牛羊祠畢皆燒之飲食必先祭其約法違大人言死盜不止死其相殘殺令部落自相報相報不止詣大人平之有罪者出牛羊以贖死命乃止自殺其父兄無罪其亡叛爲大人所捕者諸邑落不肯受皆逐使至雍狂地地無山有沙漠流水草木多蝮蛇在丁令之西南烏孫之東北以窮困之自其先爲匈奴所破之後人衆孤弱爲匈奴臣服常歲輸牛馬羊過時不具輒虜其妻子至匈奴壹衍鞮單于時烏丸轉彊發掘匈奴單于冢將以報冒頓所破之恥壹衍鞮單于大怒發二萬騎以擊烏丸大將軍霍光聞之遣度遼將軍范明友將三萬騎出遼東追擊匈奴比明友兵至匈奴已引去烏丸新被匈奴兵乘其衰弊遂進擊烏丸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後數復犯塞明友輒征破之至王莽末並與匈奴爲寇光武定天下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從五原關出塞征之無利而殺馬千餘匹烏丸遂盛鈔擊匈奴匈奴轉徙千里漢南地空建武二十五年烏丸大人郝旦等九千餘人率衆詣闕封其渠帥爲侯王者八十餘人使居塞內布列遼東屬國遼西右北平漁陽廣陽上谷代郡鴈門太原

乾隆四年校刊

朔方諸郡界招來種人給其衣食置校尉以領護之遂爲漢偵備擊匈奴鮮卑至永平中漁陽烏丸大人欽志賁帥種人叛鮮卑還爲冦害遼東太守祭形募殺志賁遂破其衆至安帝時漁陽右北平鴈門烏丸率衆王無何等復與鮮卑匈奴合鈔畧代郡上谷涿郡五原乃以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左右羽林五營士發緣邊七郡黎陽營兵合二萬人擊之匈奴降鮮卑烏丸各還塞外是後烏丸稍復親附拜其大人戎末廆爲都尉至順帝時戎末廆率將王侯咄歸去延等從烏丸校尉耿曄出塞擊鮮卑有功還皆拜爲率衆王賜束帛

漢末遼西烏丸大人丘力居衆五千餘落上谷烏丸大人難樓衆九千餘落各稱王而遼東屬國烏丸大人蘇僕延衆千餘落自稱峭王右北平烏丸大人烏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皆有計策勇健中山太守張純叛入丘力居衆中自號彌天安定王爲三郡烏丸元帥寇畧青徐幽冀四州殺畧吏民靈帝末以劉虞爲幽州牧募胡斬純首北州乃定後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小從子蹋頓有武畧代立總攝三王部衆皆從其敎令袁紹與公孫瓚連戰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助紹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峭王汗魯王印綬皆以爲單于英雄記曰紹遣使卽拜烏丸三王爲單于皆安車華蓋羽旄黃屋左纛版文曰使持節大將軍督幽青并領冀州牧阮鄉侯紹承制詔遼東屬國率衆王頒下烏丸遼西率衆王蹋頓右北平率衆王汗盧維乃祖慕義遷善款塞內附北捍玁狁東拒濊貊世守北陲爲百姓保障雖時侵犯王畧命將徂征厥罪率不旋時悔愆變改方之外夷最又聰惠者也始有千夫長百夫長以相統領用能悉乃心克有勳力於國家稍受王侯之命自我王室多故公孫瓚作難殘夷厥土之君以侮天慢主是以四海之內並執干戈以衛社稷三王奮氣裔土忿姦憂國掊

弦與漢兵爲表裏誠其忠孝朝所嘉焉然而虎兕長蛇相隨塞路王官爵命否而無聞夫有勳不賞俾勤者怠今遣行謁者楊林齎單于璽綬車服以對爾勞其各綏靜部落敎以謹慎無使作凶作慝世復爾祀位長爲百蠻長厥有咎有不臧者泯於爾祿而喪於乃庸可不勉乎烏丸單于都護部衆左右單于受其節度他如故事後樓班大峭王率其部衆奉樓班爲單于蹋頓爲王然蹋頓多畫計策廣陽閻柔少沒烏丸鮮卑中爲其種所歸信柔乃因鮮卑衆殺烏丸校尉邢舉代之紹因寵慰以安北邊後袁尚敗奔蹋頓憑其勢復圖冀州會太祖平河北柔帥鮮卑烏丸歸附遂因以柔爲校尉猶持漢使節治廣甯如舊建安十一年太祖自征蹋頓於柳城潛軍詭道未至百餘里虜乃覺尚與蹋頓將衆逆戰於

凡城兵馬甚盛太祖登高望虜陣抑軍未進觀其小動乃擊破其衆臨陣斬蹋頓首死者被野速附丸樓班烏延等走遼東遼東悉斬傳送其首其餘遺迸皆降及幽州幷州柔所統烏丸萬餘落悉徙其族居中國帥從其侯王大人種衆與征伐由是三郡烏丸爲天下名騎魏略曰景初元年秋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率衆軍討遼東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率衆王護留葉昔隨袁尚奔遼西聞儉軍至率衆五千餘人降寇婁敦遣弟阿羅槃等詣闕朝貢封其渠帥三十餘人爲王賜輿馬繒采各有差

鮮卑魏書曰鮮卑亦東胡之餘也別保鮮卑山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丸同其地東接遼水西當西城常以季春大會作樂水上嫁女娶婦髡頭飲宴其獸異於中國者野馬羱羊端牛端牛角爲弓世謂之角端者

也又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蠕故天下以爲名裘鮮卑自爲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不與餘國爭衡未有名通於漢而由自與烏丸相接至光武時南北單于更相攻伐匈奴損耗而鮮卑遂盛建武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賁率種人詣闕朝貢封於仇賁爲王永平中祭彤爲遼東太守誘賂鮮卑使斬叛烏丸欽志賁等首於是鮮卑自燉煌酒泉以東邑落大人皆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以爲常和帝時鮮卑大都護校尉廆帥部衆從烏丸校尉任常擊叛者封校尉廆爲率衆王殤帝延平中鮮卑乃東入塞殺漁陽太守張顯安帝時鮮卑大人燕荔陽入朝漢賜鮮卑王印綬赤車參駕止烏丸校尉所治甯下通胡市築南北兩部質館受邑落質者二十部是後或反或降或與匈奴烏丸相攻擊安帝末發緣邊步騎二萬餘人屯列衛要後鮮卑八九千騎穿代郡及馬城塞入害長吏漢遣度遼將軍鄧遵中郎將馬續出塞追破之鮮卑大人烏倫其至鞬等七千餘人詣遵降封烏倫爲王其至鞬爲侯賜采帛遵去後其至鞬復反圍烏丸校尉於馬城度遼將軍耿夔及幽州刺史救解之其至鞬遂盛控弦數萬騎數道入塞趣五原寧貊攻匈奴南單于殺左奧鞬日逐王順帝時復入塞殺代郡太守漢遣黎陽營兵屯中山緣邊郡兵屯塞下調五營弩師令教戰射南單于將步騎萬餘人助漢擊却之後烏丸校尉耿曄將率衆王出塞擊鮮卑多斬首虜於是鮮卑三萬餘落詣遼東降匈奴及北單于遁逃後餘種十餘萬落詣遼東雜處皆自號鮮卑兵投鹿侯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有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嘗晝行聞雷震仰天視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宜長之投鹿侯固不信妻乃語家令收養焉號檀石槐長大勇健智略絕衆年十四五異部大人卜賁邑鈔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策騎追擊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由是部落畏服施法禁曲直莫敢犯者遂推以爲大人檀石槐既立乃爲庭於高柳北三百餘里彈汗山啜仇水上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兵馬甚盛南鈔漢邊北拒丁令東却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二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甚廣漢患之桓帝時使匈奴中郎將張奐征之不克乃更遣使者齎印綬即封檀石槐爲王欲與和親檀石槐拒不肯受寇鈔滋甚乃分其地爲中東西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遼接夫餘貊爲東部二十餘邑其大人曰彌加闕機素利槐頭從右北平以

西至上谷爲中部十餘邑其大人曰柯最闕居慕容等爲大帥從上谷以西至燉煌西接烏孫爲西部二十餘邑其大人曰置鞬落羅日律推演宴荔游等皆爲大帥而制屬檀石槐至靈帝時大鈔略幽并二州緣邊諸郡無歲不被其毒熹平六年遣護烏丸校尉夏育破鮮卑中郎將田晏匈奴中郎將臧旻與南單于出鴈門塞三道並進徑二千餘里征之檀石槐帥部衆逆擊旻等敗走兵馬還者什一而已鮮卑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後檀石槐乃案行烏侯秦水廣袤數百里渟不流中有魚而不能得聞汗人善捕魚於是檀石槐東擊汗國得千餘家徙置烏侯秦水上使捕魚以助糧至于今烏侯秦水上有汗人數百戶檀石槐年四十五死子和連代立和連材力不及父而貪淫斷法不平衆叛者半靈帝末年數爲寇鈔攻北地北地庶人善弩射者射中和連和連即死其子騫曼小兄子魁頭代立魁頭既立後騫曼長大與魁頭爭國衆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代立自檀石槐死後諸大人遂世相襲也

步度根既立衆稍衰弱中兄扶羅韓亦別擁衆數萬爲大人建安中太祖定幽州步度根與軻比能等因烏丸校尉閻柔上貢獻後代郡烏丸能臣氏等叛求屬扶羅韓扶羅韓將萬餘騎迎之到桑乾氏等議以爲扶羅韓部威禁寬緩恐不見濟更遣人呼軻比能比能即將萬餘騎到當共盟誓比能便於會上殺扶羅韓扶羅韓子泄歸泥及部衆悉屬比能比能自以殺歸泥父特又善遇之步度根由是怨比能文帝踐祚田豫爲烏丸校尉持節并護鮮卑屯昌平步度根遣使獻馬帝拜爲王後數與軻比能更相攻擊步度根部衆稍寡弱將其衆萬餘落保太原鴈門郡步度根乃使人招呼泄歸泥曰汝父爲比能所殺不念報仇反屬怨

家、今雖厚待汝、是欲殺汝計也、不如還我、我與汝是骨肉至親、豈與仇等、由是歸泥將其部落逃歸步度根、比能追之弗及、至黃初五年、步度根詣闕貢獻、厚加賞賜、是後一心守邊、不爲寇害、而軻比能衆遂彊盛、明帝卽位、務欲綏和戎狄、以息征伐、羈縻兩部而已、至青龍元年、比能誘步度根深結和親、於是步度根將泄歸泥及部衆悉保比能、寇鈔幷州、殺畧吏民、帝遣驍騎將軍秦朗征之、歸泥叛比能、將其部衆降、拜歸義王、賜幢麾曲蓋鼓吹、居幷州如故、步度根爲比能所殺、

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衆推以爲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部衆、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立旌麾、以鼓節爲進退、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太祖西征關中、田銀反河閒、比能將三千餘騎隨柔擊破銀、後代郡烏丸反、比能復助爲寇害、太祖以鄢陵侯彰爲驍騎將軍、北征、大破之、比能走出塞、後復通貢獻、延康初、比能遣使獻馬、文帝亦立比能爲附義王、黃初二年、比能出諸魏人在鮮卑者五百餘家、還居代郡、明年、比能帥部落大人小子代郡烏丸修武盧等三千餘騎、驅牛馬七萬餘口交市、遣魏人千餘家居上谷、

後與東部鮮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三部爭鬬更相攻擊田豫和合使不得相侵五年比能復擊素利豫帥輕騎徑進掎其後比能使別小帥瑣奴拒豫豫進討破走之由是懷貳乃與輔國將軍鮮于輔書曰夷狄不識文字故校尉閻柔保我於天子我與素利為讐往年攻擊之而田校尉助素利我臨陣使瑣奴往聞使君來即便引軍退步度根數數鈔盜又殺我弟而誣我以鈔盜我夷狄雖不知禮義兄弟子孫受天子印綬牛馬尚知美水草況我有人心邪將軍當保明我於天子輔得書以聞帝復使豫招納安慰比能衆遂彊盛控弦十餘萬騎每鈔畧得財物均平分付一決目前終無所私故得衆死力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能及檀石槐也太和二年豫遣譯夏舍詣比能女壻鬱築鞬部舍為鞬所殺其秋豫將西部鮮卑蒲頭泄歸泥出塞討鬱築鞬大破之還至馬城比能自將三萬騎圍豫七日上谷太守閻志柔之弟也素為鮮卑所信志往解喻即解圍去後幽州刺史王雄并領校尉撫以恩信比能數款塞詣州奉貢獻至青龍元年比能誘納步度根使叛并州與結和親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陘北并州刺史畢軌遣將軍蘇尚董弼等擊之比能遣子將騎與尚等會戰於樓

頓臨陣害尙弱至三年中雄遣勇士韓龍刺殺比能更立其弟素利彌加厥機皆爲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初不爲邊患然其種衆多於比能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通市太祖皆表寵以爲王厥機死又立其子沙末汗爲親漢王延康初又各遣使獻馬文帝立素利彌加爲歸義王素利與比能更相攻擊太和二年素利死子小以弟成律歸爲王代攝其衆

書稱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其九服之制可得而言也然荒域之外重譯而至非足跡車軌所及未有知其國俗殊方者也自虞暨周西戎有白環之獻東夷有肅慎

之貢皆曠世而至其遐遠也如此及漢氏遣張騫使西域窮河源經歷諸國遂置都護以總領之然後西域之事具存故史官得詳載焉魏興西域雖不能盡至其大國龜茲于寘康居烏孫疏勒月氏鄯善車師之屬無歲不奉朝貢畧如漢氏故事而公孫淵仍父祖三世有遼東天子爲其絕域委以海外之事遂隔斷東夷不得通於諸夏景初中大興師旅誅淵又潛軍浮海收樂浪帶方之郡而後海表謐然東夷屈服其後高句麗背叛又遣偏師致討窮追極遠踰烏丸骨都過沃沮踐肅慎之庭東臨大海長老說有異面之人近日之所出遂周觀

諸國、采其法俗、小大區別、各有名號、可得詳紀、雖夷狄之邦、而俎豆之象存、中國失禮、求之四夷、猶信、故撰次其國、別其同異、以接前史之所未備焉

夫餘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戶八萬、其民土著、有宮室倉庫牢獄、多山陵廣澤、於東夷之域最平敞、土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麤大、性彊勇謹厚、不寇鈔、國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豬加狗加犬使大使者使者、邑落有豪民、名下戶皆為奴僕、諸加別主四出道、大者主數千家、小者數百家、食飲皆用俎豆、會同

拜爵洗爵、揖讓升降、以殷正月祭天、國中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於是時斷刑獄、解囚徒、在國衣尚白、白布大袂袍袴、履革鞜、出國則尚繒繡錦罽、大人加狐狸狖白黑貂之裘、以金銀飾帽、譯人傳辭、皆跪手據地竊語、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為奴婢、竊盜一責十二、男女淫、婦人妬、皆殺之、尤憎妬、已殺、尸之國南山上、至腐爛、女家欲得、輸牛馬乃與之、兄死妻嫂、與匈奴同俗、其國善養牲、出名馬赤玉貂狖美珠、珠大者如酸棗、以弓矢刀矛為兵、家家自有鎧仗、國之耆老自說古之亡人、作城柵皆員、有似牢獄、行道晝夜無老幼皆歌

適曰聲不絕有軍事亦祭天殺牛觀蹄以占吉凶蹄解
者爲凶合者爲吉有敵諸加自戰下戶俱擔糧飲食之
其死夏月皆用冰殺人殉葬多者百數厚葬有槨無棺
魏畧曰其俗停喪五月以久爲榮其祭亡者有生有熟喪主不欲速而他人彊之常諍引以此爲節其居喪男女皆純白婦人着布面衣去環珮大體與中國相彷彿也夫餘本屬玄菟漢末公孫
度雄張海東威服外夷夫餘王尉仇台更屬遼東時句
麗鮮卑彊度以夫餘在二虜之閒妻以宗女尉仇台死
簡位居立無適子有孽子麻余位居死諸加共立麻余
牛加兄子名位居爲大使輕財善施國人附之歲歲遣
使詣京都貢獻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討句麗遣玄
菟太守王頎詣夫餘位居遣大加郊迎供軍糧季父牛
加有二心位居殺季父父子籍沒財物遣使簿斂送官
舊夫餘俗水旱不調五穀不熟輒歸咎於王或言當易
或言當殺麻余死其子依慮年六歲立以爲王漢時夫
餘王葬用玉匣常豫以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公
孫淵伏誅玄菟庫猶有玉匣一具今夫餘庫有玉璧珪
瓚數代之物傳世以爲寶耆老言先代之所賜也魏畧曰其
國殷富自先世以來未嘗破壞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濊城
蓋本濊貊之地而夫餘王其中自謂亡人抑有似也魏畧
曰舊志又言昔北方有槀離之國者其王者侍婢有身
王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雞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王

橐之謂又施掩水後漢書作掩淲水

鈔古雛加後漢書作古雛大加 [illegible]

捐之於溷中豬以喙噓之徙置馬閑馬以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爲天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施掩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爲橋東明得度魚鼈乃解散追兵不得渡東明因都王夫餘之地

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都於丸都之下方可二千里戶三萬多大山深谷無原澤隨山谷以爲居食澗水無良田雖力佃作不足以實口腹其俗節食好治宮室於所居之左右立大屋祭鬼神又祀靈星社稷其人性凶急喜寇鈔其國有王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雛加主簿優台丞使者皁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東夷舊語以爲夫餘別種言

涓奴後漢書作消奴下同

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五族有涓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涓奴部爲王稍微弱今桂婁部代之漢時賜鼓吹技人常從玄菟郡受朝服衣幘高句麗令主其名籍後稍驕恣不復詣郡於東界築小城置朝服衣幘其中歲時來取之今胡猶名此城爲幘溝漊溝漊者句麗名城也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王之宗族其大加皆稱古雛加涓奴部本國主今雖不爲王適統大人得稱古雛加亦得立宗廟祠靈星社稷絕奴部世與王婚加古雛之號諸大加亦自置使者皁衣先人名皆達於王如

乾隆四年校刊

卿大夫之家臣會同坐起不得與王家使者皁衣先人同列其國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萬餘口下戶遠擔米糧魚鹽供給之其民喜歌舞國中邑落暮夜男女羣聚相就歌戲無大倉庫家家自有小倉名之爲桴京其人潔清自喜善藏釀跪拜申一脚與夫餘異行步皆走以十月祭天國中大會名曰東盟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着幘如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東有大穴名隧穴十月國中大會迎隧神還於國東上祭之置木隧於神坐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沒入妻子爲奴婢其俗作婚姻言語已定女家作小屋於大屋後名壻屋壻暮至女家戶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聽使就小屋中宿傍頓錢帛至生子已長大乃將婦歸家其俗淫男女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厚葬金銀財幣盡於送死積石爲封列種松柏其馬皆小便登山國人有氣力習戰鬭沃沮東濊皆屬焉又有小水貊句麗作國依大水而居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麗別種依小水作國因名之爲小水貊出好弓所謂貊弓是也王莽初發高句麗兵以伐胡不欲行彊迫遣之皆亡出塞爲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爲所殺州郡縣歸咎於句麗

錢云騶當作騶下同

錢云後漢書作蔡諷

後漢書宮死子遂成立遂成死子伯固立此文疑有脫誤

侯騶嚴尤奏言貊人犯法罪不起於騶且宜安慰今猥被之大罪恐其遂反莽不聽詔尤擊之尤誘期句麗侯騶至而斬之傳送其首詣長安莽大悅布告天下更名高句麗為下句麗當此時為侯國漢光武帝八年高句麗王遣使朝貢始見稱王至殤安之間句麗王宮數寇遼東更屬玄菟遼東太守蔡風玄菟太守姚光以宮為二郡害興師伐之宮詐降請和二郡不進宮密遣軍攻玄菟焚燒侯城入遼隧殺吏民後宮復犯遼東蔡風輕將吏士追討之軍敗沒宮死子伯固立順桓之間復犯遼東寇新安居鄉又攻西安平於道上殺帶方令略得樂浪太守妻子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降屬遼東嘉平中伯固乞屬玄菟公孫度之雄海東也伯固遣大加優居主簿然人等助度擊富山賊破之伯固死有二子長子拔奇小子伊夷模拔奇不肖國人便共立伊夷模為王自伯固時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家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拔奇怨為兄而不得立與涓奴加各將下戶三萬餘口詣康降還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新國今日所在是也拔奇遂往遼東有子留句麗國今古雛加駮位居是也其後復擊玄菟玄菟與

錢按承祚志作於晉時位宮久已破亡不應云今王蓋仍舊史之文

遼東合擊大破之伊夷模無子淫灌奴部生子名位宮伊夷模死立以爲王今句麗王宮是也其曾祖名宮生能開目視其國人惡之及長大果凶虐數寇鈔國見殘破今王生墮地亦能開目視人句麗呼相似爲位似其祖故名之爲位宮位宮有力勇便鞍馬善獵射景初二年太尉司馬宣王率衆討公孫淵宮遣主簿大加將數千人助軍正始三年宮寇西安平其五年爲幽州刺史毋丘儉所破語在儉傳

東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濱大海而居其地形東北狹西南長可千里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戶

錢云漢志作不而

五千無大君王世世邑落各有長帥其言語與句麗大同時時小異漢初燕亡人衞滿王朝鮮時沃沮皆屬焉漢武元封二年伐朝鮮殺滿孫右渠分其地爲四郡以沃沮城爲玄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句麗西北今所謂玄菟故府是也沃沮還屬樂浪漢以土地廣遠在單單大領之東分置東部都尉治不耐城別主領東七縣時沃沮亦皆爲縣漢光武六年省邊郡都尉由此罷其後皆以其縣中渠帥爲縣侯不耐華麗沃沮諸縣皆爲侯國夷狄更相攻伐唯不耐濊侯至今猶置功曹主簿諸曹皆濊民作之沃沮諸邑落渠帥皆自稱三老則故

縣國之制也國小迫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麗句麗復置其中大人爲使者使相主領又使大加統責其租賦貊布魚鹽海中食物千里擔負致之又送其美女以爲婢妾遇之如奴僕其土地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人性質直彊勇少牛馬便持矛步戰食飲居處衣服禮節有似句麗魏畧曰其嫁娶之法女年十歲已相設許婿家迎之長養以爲婦至成人更還女家女家責錢錢畢乃復還婿其葬作大木槨長十餘丈開一頭作戶新死者皆假埋之才使覆形皮肉盡乃取骨置槨中舉家皆共一槨刻木如生形隨死者爲數又有瓦鑑置米其中編縣之於槨戶邊毋丘儉討句麗句麗王宮奔沃沮遂進師擊之沃沮邑落皆破之斬獲首虜三千餘級宮奔北沃沮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南北皆同與挹婁接挹婁喜乘船寇鈔北沃沮畏之夏月恒在山巖深穴中爲守備冬月氷凍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王頎别遣追討宮盡其東界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不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以七月取童女沈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又說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其兩袖長三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

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域皆在沃沮東大海中
挹婁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極其土地多山險其人形似夫餘言語不與夫餘句麗同有五穀牛馬麻布人多勇力無大君長邑落各有大人處山林之間常穴居大家深九梯以多為好土氣寒劇於夫餘其俗好養豬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豬膏塗身厚數分以御風寒夏則裸袒以尺布隱其前後以蔽形體其人不潔作溷在中央人圍其表居其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為鏃古之肅慎氏之國也善射射人皆入目矢施毒人中皆死出赤玉好貂今所謂挹婁貂是也自漢以來臣屬夫餘夫餘責其租賦重以黃初中叛之夫餘數伐之其人衆雖少所在山險鄰國人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其國便乘船寇盜鄰國患之東夷飲食類皆用俎豆唯挹婁不法俗最無綱紀也

濊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今朝鮮之東皆其地也戶二萬昔箕子既適朝鮮作八條之教以教之無門戶之閉而民不為盜其後四十餘世朝鮮侯淮僭號稱王陳勝等起天下叛秦燕齊趙民避地朝鮮數萬口燕人衞滿魋結夷服復來王之漢武帝伐滅朝

鮮分其地爲四郡自是之後胡漢稍別無大君長自漢已來其官有侯邑君三老統主下戶其耆老舊自謂與句麗同種其人性愿慤少嗜欲有廉恥不請句麗言語法俗大抵與句麗同衣服有異男女衣皆著曲領男子繫銀花廣數寸以爲飾自單單大山領以西屬樂浪自領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濊爲民後省都尉封其渠帥爲侯今不耐濊皆其種也漢末更屬句麗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分不得妄相涉入同姓不婚多忌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作新居有麻布蠶桑作緜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不以珠玉爲寶常用十月節祭天

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爲舞天又祭虎以爲神其邑落相侵犯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爲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能步戰樂浪檀弓出其地其海出班魚皮土地饒文豹又出果下馬漢桓時獻之(臣松之按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故謂之果下見博物志魏都賦)正始六年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弓遵以領東濊屬句麗興師伐之不耐侯等舉邑降其八年詣闕朝貢詔更拜不耐濊王居處雜在民間四時詣郡朝謁二郡有軍征賦調供給役使遇之如民

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爲限南與倭接方可四千里

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者古之辰國也馬韓在西其民土著種植知蠶桑作緜布各有長帥大者自名爲臣智其次爲邑借散在山海閒無城郭有爰襄國牟水國桑外國小石索國大石索國優休牟涿國臣濆沽國伯濟國速盧不斯國日華國古誕者國古離國怒藍國月支國咨離牟盧國素謂乾國古爰國莫盧國卑離國占離卑國臣釁國支侵國狗盧國卑彌國監奚卑離國古蒲國致利鞠國冉路國兒林國駟盧國內卑離國感奚國萬盧國辟卑離國臼斯烏旦國一離國不彌國支半國狗素國捷盧國牟盧卑離國臣蘇塗國莫盧國古臘國臨素半國臣雲新國如來卑離國楚山塗卑離國一難國狗奚國不雲國不斯濆邪國爰池國乾馬國楚離國凡五十餘國大國萬餘家小國數千家總十餘萬戶辰王治月支國臣智或加優呼臣雲遣支報安邪踧支濆臣離兒不例拘邪秦支廉之號其官有魏率善邑君歸義侯中郎將都尉伯長侯淮旣僭號稱王爲燕亡人衛滿所攻奪魏略曰昔箕子之後朝鮮侯見周衰燕自尊爲王欲東略地朝鮮侯亦自稱爲王欲興兵逆擊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禮諫之乃止使禮西說燕燕止之不攻後子孫稍驕虐燕乃遣將秦開攻其西方取地二千餘里至滿潘汗爲界朝鮮遂弱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築長城到遼東時朝鮮王否立畏秦襲之略服屬秦不肯朝會否死其子準立二十餘年而陳項起天下亂燕齊趙民

愁苦稍稍亡往準準乃置之於西方及漢以盧綰爲燕王朝鮮與燕界於浿水及綰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爲胡服東渡浿水詣準降說準求居西界故中國亡命爲朝鮮藩屏準信寵之拜爲博士賜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邊滿誘亡黨衆稍多乃詐遣人告準言漢兵十道至求入宿衛遂還攻準準與滿戰不敵也

將其左右宮人走入海居韓地自號韓王

魏略曰其子及親留在國者因冒姓韓氏準王海中不與朝鮮相往來

其後絕滅今韓人猶有奉其祭祀者漢時屬樂浪郡四時朝謁

魏略曰初右渠未破時朝鮮相歷谿卿以諫右渠不用東之辰國時民隨出居者二千餘戶亦與朝鮮貢蕃不相往來至王莽地皇時廉斯鑡爲辰韓右渠帥聞樂浪土地美人民饒樂亡欲來降出其邑落見田中驅雀男子一人其語非韓人問之男子曰我等漢人名戶來我等輩千五百人伐材木爲韓所擊得皆斷髮爲奴積三年矣鑡曰我當降漢樂浪汝欲去不戶來曰可辰鑡因將戶來來出詣含資縣縣言郡郡即以鑡爲譯從芩中乘大船入辰韓逆取戶來降伴輩尚得千人其五百人已死鑡時曉謂辰韓汝還五百人若不者樂浪當遣萬兵乘船來擊汝辰韓曰五百人已死我當出贖直耳乃出辰韓萬五千人弁韓布萬五千匹鑡收取直還郡表鑡功義賜冠幘田宅子孫數世至安帝延光四年時故受復除

桓靈之末韓濊彊盛郡縣不能制民多流入韓國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縣以南荒地爲帶方郡遣公孫模張敞等收集遺民興兵伐韓濊舊民稍出是後倭韓遂屬帶方景初中明帝密遣帶方太守劉昕樂浪太守鮮于嗣越海定二郡諸韓國臣智加賜邑君印綬其次與邑長其俗好衣幘下戶詣郡朝謁皆假衣幘自服印綬衣幘千有餘人部從事吳林以樂浪本統韓國分割辰韓八國以與樂浪吏譯轉有異同臣智激韓忿攻帶方

郡崎離營時太守弓遵樂浪太守劉茂興兵伐之遵戰死二郡遂滅韓其俗少綱紀國邑雖有主帥邑落雜居不能善相制御無跪拜之禮居處作草屋土室形如冢其戶在上舉家共在中無長幼男女之別其葬有棺無槨不知乘牛馬牛馬盡於送死以瓔珠為財寶或以綴衣為飾或以縣頸垂耳不以金銀錦繡為珍其人性強勇魁頭露紒如炅兵衣布袍足履革蹻蹋其國中有所為及官家使築城郭諸年少勇健者皆鑿脊皮以大繩貫之又以丈許木鍤之通日嚾呼作力不以為痛既以勸作且以為健常以五月下種訖祭鬼神羣聚歌舞飲酒晝夜無休其舞數十人俱起相隨踏地低昂手足相應節奏有似鐸舞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信鬼神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又諸國各有別邑名之為蘇塗立大木縣鈴鼓事鬼神諸亡逃至其中皆不還之好作賊其立蘇塗之義有似浮屠而所行善惡有異其北方近郡諸國差曉禮俗其遠處直如囚徒奴婢相聚無他珍寶禽獸草木略與中國同出大栗大如梨又出細尾雞其尾皆長五尺餘其男子時時有文身又有州胡在馬韓之西海中大島上其人差短小言語不與韓同皆髡頭如鮮卑但衣韋好養牛及豬其衣有上無

乾隆四年校刊

下略如裸勢乘船往來市買中韓

辰韓在馬韓之東其耆老傳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有城柵其言語不與馬韓同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皆為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齊之名物也名樂浪人為阿殘東方人名我為阿謂樂浪人本其殘餘人今有名之為秦韓者始有六國稍分為十二國

弁辰亦十二國又有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其次有險側次有樊濊次有殺奚次有借邑有已柢國不斯國弁辰彌離彌凍國弁辰接塗國勤耆國難彌離彌凍國弁辰古資彌凍國弁辰古淳是國冉奚國弁辰半路國弁樂奴國軍彌國弁軍彌國弁辰彌烏邪馬國如湛國弁辰甘路國戶路國州鮮國馬延國弁辰狗邪國弁辰走漕馬國弁辰安邪國馬延國弁辰瀆盧國斯盧國優中國弁辰韓合二十四國大國四五千家小國六七百家總四五萬戶其十二國屬辰王辰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繼辰王不得自立為王（魏略曰明其為流移之人故為馬韓所制）土地肥美宜種五穀及稻曉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禮俗男女有別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飛揚（魏略曰其國作屋橫累木為之有似牢獄也）國出鐵韓濊倭皆從取

之諸市買皆用鐵如中國用錢又以供給二郡俗喜歌舞飲酒有瑟其形似筑彈之亦有音曲兒生便以石壓其頭欲其褊今辰韓人皆褊頭男女近倭亦文身便步戰兵仗與馬韓同其俗行者相逢皆住讓路

弁辰與辰韓雜居亦有城郭衣服居處與辰韓同言語法俗相似祠祭鬼神有異施竈皆在戶西其瀆盧國與倭接界十二國亦有王其人形皆大衣服絜清長髮亦作廣幅細布法俗特嚴峻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為國邑舊百餘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從郡至倭循海岸水行歷韓國乍南乍東到其北岸狗邪韓國七千餘里始度一海千餘里至對馬國其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所居絕島方可四百餘里土地山險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徑有千餘戶無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糴又南渡一海千餘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國官亦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方可三百里多竹木叢林有三千許家差有田地耕田猶不足食亦南北市糴又渡一海千餘里至末盧國有四千餘戶濱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見前人好捕魚鰒水無深淺皆沈沒取之東南陸行五百里到伊都國官曰爾支副曰泄謨觚柄渠觚有千餘

戶世有王皆統屬女王國郡使往來常所駐東南至奴國百里官曰兕馬觚副曰卑奴母離有二萬餘戶東行至不彌國百里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母離有千餘家南至投馬國水行二十日官曰彌彌副曰彌彌那利可五萬餘戶南至邪馬壹國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佳鞮可七萬餘戶自女王國以北其戶數道里可略載其餘旁國遠絕不可得詳次有斯馬國次有已百支國次有伊邪國次有都支國次有彌奴國次有好古都國次有不呼國次有姐奴國次有對蘇國次有蘇奴國次有呼邑國次有華奴蘇奴國次有鬼國次有爲吾國次有鬼奴國次有邪馬國次有躬臣國次有巴利國次有支惟國次有烏奴國次有奴國此女王境界所盡其南有狗奴國男子爲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屬女王自郡至女王國萬二千餘里男子無大小皆黥面文身自古以來其使詣中國皆自稱大夫夏后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水人好沈沒捕魚蛤文身亦以厭大魚水禽後稍以爲飾諸國文身各異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計其道里當在會稽東治之東其風俗不淫男子皆露紒以木緜招頭其衣橫幅

但結束相連略無縫婦人被髮屈紒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衣之種禾稻紵麻蠶桑緝績出細紵縑緜其地無牛馬虎豹羊鵲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長上竹箭或鐵鏃或骨鏃所有無與儋耳朱崖同倭地溫暖冬夏食生菜皆徒跣有屋室父母兄弟臥息異處以朱丹塗其身體如中國用粉也食飲用籩豆手食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始死停喪十餘日當時不食肉喪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飲酒已葬舉家詣水中澡浴以如練沐其行來渡海詣中國恒使一人不梳頭不去蟣蝨衣服垢汚不食肉不近婦人如喪人名之爲持衰若行者吉善共顧其生口財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便欲殺之謂其持衰不謹出真珠青玉其山有丹其木有柟杼豫樟楺櫪投橿烏號楓香其竹篠簳桃支有薑橘椒蘘荷不知以爲滋味有獮猴黑雉其俗舉事行來有所云爲輒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卜其辭如令龜法視火坼占兆其會同坐起父子男女無別人性嗜酒魏略曰其俗不知正歲四時但記春耕秋收爲年紀見大人所敬但搏手以當跪拜其人壽考或百年或八九十年其俗國大人皆四五婦下戶或二三婦婦人不淫不妒忌不盜竊少爭訟其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戶及親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

服收租賦有邸閣國國有市交易有無使大倭監之自女王國以北特置一大率檢察諸國諸國畏憚之常治伊都國於國中有如刺史王遣使詣京都帶方郡諸韓國及郡使倭國皆臨津搜露傳送文書賜遺之物詣女王不得差錯下戸與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傳辭說事或蹲或跪兩手據地爲之恭敬對應聲曰噫比如然諾其國本亦以男子爲王住七八十年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爲王名曰卑彌呼事鬼道能惑衆年已長大無夫壻有男弟佐治國自爲王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國皆倭種又有侏儒國在其南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四千餘里又有裸國黑齒國復在其東南船行一年可至參問倭地絕在海中洲島之上或絕或連周旋可五千餘里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劉夏遣吏將送詣京都其年十二月詔書報倭女王曰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

今以汝爲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綏撫種人勉爲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爲率善中郎將牛利爲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臣松之以爲地應爲綈漢文帝著皁衣謂之弋綈是也此字不體非魏朝之失則傳寫者誤也絳地縐粟罽十張蒨絳五十匹紺青五十匹荅汝所獻貢直又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罽五張白絹五十匹金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真珠鈆丹各五十斤皆裝封付難升米牛利還到錄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正始元年太守弓遵

遣建中校尉梯儁等奉詔書印綬詣倭國拜假倭王并齎詔賜金帛錦罽刀鏡采物倭王因使上表荅謝詔恩其四年倭王復遣使大夫伊聲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獻生口倭錦絳青縑緜衣帛布丹木𤝔短弓矢掖邪狗等壹拜率善中郎將印綬其六年詔賜倭難升米黃幢付郡假授其八年太守王頎到官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遣倭載斯烏越等詣郡說相攻擊狀遣塞曹掾史張政等因齎詔書黃幢拜假難升米爲檄告喻之卑彌呼以死大作冢徑百餘步徇葬者奴婢百餘人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當時殺千

餘人復立卑彌呼宗女壹與年十三爲王國中遂定政等以檄告喻壹與壹與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將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還因詣臺獻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貢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異文雜錦二十匹

評曰史漢著朝鮮兩越東京撰錄西羌魏世匈奴遂衰更有烏丸鮮卑爰及東夷使譯時通記述隨事豈常也哉

魏略曰西戎傳曰氐人有王所從來久矣自漢開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閒或在福祿或在汧隴左右其種非一稱槃瓠之後或號青氏或號白氏或號蚺氐此蓋蟲之類而處中國人卽其服色而名之也其自相號曰盍稚各有王侯多受中國封拜近去建安中興國氐王阿貴白項氏王千萬各有部落萬餘至十六年從馬超爲亂超破之後阿貴爲夏侯淵所攻滅千萬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國家分徙其前後兩端者置扶風美陽今之安夷撫夷二部護軍所典是也其太守善分留天水南安界今之廣平魏郡所守是也其俗語不與中國同及羌雜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國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絳俗能織布善田種畜養豕牛馬驢騾其婦人嫁時著衽露其緣飾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國袍皆編髮多知中國語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其自還種落閒則自氐語其嫁娶有似於羌此蓋乃昔所謂西戎在於街冀獂道者也今雖都統於郡國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虛落閒又故武都地陰平街左右亦有萬餘落貲虜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爲貲始建武時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東西畜牧逐水草抄盜涼州部落稍多有數萬不與東部鮮卑同也其種非一有大胡有丁令或頗有羌雜處由本匈奴婢故也當漢魏之際其大人有檀柘死後其枝大人南近在廣魏令居界有禿瑰來數反爲涼州所殺今有劭提或降來或遁去常爲西州道路患也燉煌西域之南山中從婼羌西至葱嶺數千里有月氏餘種葱茈羌白馬黃牛羌各有酋豪北與諸國接不知其道里廣狹傳聞黃牛羌各有種類孕身六月生南與白馬羌鄰西域諸國漢初開其道時有三十六後分爲五十

餘從建武以來更相吞滅於今有二十道從燉煌玉門關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從玉門關西出經婼羌轉西越葱嶺經縣度入大月氏爲南道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回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葱嶺爲中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橫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到車師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爲新道凡西域所出有前史已具詳今故略說南道西行且志國小宛國精絶國樓蘭國皆并屬鄯善也戎盧國扞彌國渠勒國皮宂國皆并屬于寘罽賓國大夏國高附國天竺國皆并屬大月氏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云莫邪浮屠身服色黃髮青如青絲乳青毛蛉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左脅出生而有結墮地能行七步此國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曰復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載臨蒲塞桑門伯聞疏問白疏間比丘晨門皆弟子號也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爲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屬弟子別號合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略之如此車離國一名禮惟

特一名沛隸王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其地卑濕暑熱其王治沙奇城有別城數十人民怯弱月氏天竺擊服之其地東西南北數千里人民男女皆長一丈八尺乘象橐駝以戰今月氏役稅之盤越國一名漢越王在天竺東南數千里與益部相近其人小與中國人等蜀人賈似至焉南道而西極轉東南盡矣中道西行尉梨國危須國山王國皆并屬焉耆姑墨國溫宿國尉頭國皆并屬龜茲也楨中國莎車國竭石國渠沙國西夜國依耐國滿犂國億若國榆令國捐毒國休脩國琴國皆并屬疏勒自是以西大宛安息條支烏弋烏弋一名排持此四國次在西本國也無增損前世謬以爲條支在大秦西今其實在東前世又謬以爲彊於安息今更役屬之號爲安息西界前世又謬以爲弱水在條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前世又謬以爲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今從大秦西近日所入大秦國一號犂靬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風利二月到風遲或一歲無風或三歲其國在海西故俗謂之海西有河出其國西又有大海海西有遲散城從國下直北至烏丹城西南又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西南又渡一河一日乃過凡有大都三郡從安谷城

乾隆四年校刊

陸道直北行之海北復直西行之海西復直南行經之烏遲散城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周廻繞海凡當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國國有小城邑合四百餘東西南北數千里其王治濱側河海以石爲城郭其土地有松柏槐梓竹葦楊柳梧桐百草民俗田種五穀畜有馬騾驢駱駝桑蠶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其國無常主國中有災異輒更立賢人以爲王而生放其故王王亦不敢怨其俗人長大平正人似中國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國一別也常欲通使於中國而安息圖其利不能得過其俗能胡書其制度公私宮室爲重屋旌旗擊鼓白蓋小車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但有猛虎獅子爲害行道不羣則不得過其國置小王數十其王所治城周回百餘里有官曹文書王有五宮一宮間相去十里其王平旦之一宮聽事至日暮一宿明日復至一宮五日一周置三十六將每議事一將不至則不議也王出行常使從人持一韋囊自隨有白言者受其辭投囊中還宮乃省爲決理以水晶作宮柱及器物作弓矢其別枝封小國曰澤散王曰驢分王曰且蘭王曰賢督王曰汜復王曰于羅王其餘小王國甚多不能一一詳之也國出細絺織作金銀錢金錢一當銀錢十有織成細布言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此國六畜皆出水或云非獨用羊毛也亦用木皮或野繭絲作織成氍毹毾㲪罽帳之屬皆好其色又鮮於海東諸國所作也又常利得中國絲解以爲胡綾故數與安息諸國交市於海中海水苦不可食故往來者希到其國中山出九色次玉石一曰青二曰赤三曰黃四曰白五曰黑六曰綠七曰紫八曰紅九曰紺今伊吾山中有九色石即其類陽嘉三年時疏勒王臣槃獻海西青石金帶各一又今西域舊圖云罽賓條支諸國出琦石即次玉石也大秦多金銀銅鐵鉛錫神龜白馬朱髦駭雞犀瑇瑁玄熊赤螭辟毒鼠大貝車渠瑪瑙南金翠爵羽翮象牙符采玉明月珠夜光珠真白珠琥珀珊瑚赤白黑綠黃青紺縹紅紫十種流離璆琳琅玕水精玫瑰雄黃雌黃碧五色玉黃白黑綠紫紅絳紺金黃縹留黃十種氍毹五色毾㲪五色九色首下毾㲪金縷繡雜色綾金塗布緋持布發陸布緋持渠布火浣布阿羅得布巴則布度代布溫宿布五色桃布絳地金織帳五色斗帳一微木二蘇合狄提迷迷兜納白附子薰陸鬱金芸膠薰草木十二種香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趾七郡外

東北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前世但論
有水道不知有陸道今其略如此其人民戶數不能備
詳也自葱領西此國最大置諸小王甚多故錄其屬大
者矣澤散王屬大秦其治在海中央北至驢分水行半
歲風疾時一月到最與安息安谷城相近西南詣大秦
都不知里數驢分王屬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千里從
驢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飛橋長二百三十里渡海道西
南行繞海直西行且蘭王屬大秦從思陶國直南渡河
乃直西行之且蘭三千里道出河南乃西行從且蘭復
直西行之汜復國六百里南道會汜復乃西南之賢督
國且蘭汜復直南乃有積石積石南乃有大海出珊瑚
真珠且蘭汜復斯賓阿蠻北有一山東西行大秦海東
東各有一山皆南北行賢督王屬大秦其治東北去汜
復六百里汜復王屬大秦其治東北去於羅三百四十
里渡海也於羅屬大秦其治在汜復東北渡河從於羅
東北又渡河斯羅東北又渡河斯羅國屬安息與大秦
接也大秦西有海水海水西有河水河水西南北行有
大山西有赤水赤水西有白玉山白玉山有西王母西
王母西有脩流沙流沙西有大夏國堅沙國屬繇國月
氏國四國西有黑水所傳聞西之極矣北新道西行東

至且彌國西且彌國單桓國畢陸國蒲陸國烏貪國皆
并屬車師後部王王治於賴城魏賜其王壹多雜守魏
侍中號大都尉受魏王印轉西北則烏孫康居本國無
增損也北烏伊別國在康居北又有柳國又有巖國又
有奄蔡國一名阿蘭皆與康居同俗西與大秦東南與
康居接其國多名貂畜牧逐水草臨大澤故時羈屬康
居今不屬也呼得國在葱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勝
兵萬餘人隨畜牧出好馬有貂堅昆國在康居西北勝
兵三萬人隨畜牧亦多貂有好馬丁令國在康居北勝
兵六萬人隨畜牧出名鼠皮白昆子青昆子皮此上三
國堅昆中央俱去匈奴單于庭安習水七千里南去車
師六國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西去康居王治
八千里或以爲此丁令即匈奴北丁令也而北丁令在
烏孫西似其種別也又匈奴北有渾窳國有屈射國有
丁令國有隔昆國有新黎國明北海之南自復有丁令
此非烏孫之西丁令也烏孫長老言北丁令有馬脛國
其人音聲似鳫鶩從膝以上身頭人也膝以下生毛馬
脛馬蹄不騎馬而走疾馬其爲人勇健敢戰也短人國
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衆甚多去奄蔡諸國甚
遠康居長老傳聞常有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魚

叅議曰俗以爲營廷之魚不知江海之大浮游之物不知四時之氣是何也以其所在者小與其生之短也余今氾覽外夷大秦諸國猶尚曠若發蒙矣況夫鄒衍之所推出大易太玄之所測度乎徒限處牛蹄之涔又無彭祖之年無緣託景風以迅遊載騕褭以遐觀但勞眺乎三辰而飛思乎八荒耳

魏志卷三十

魏志卷三十考證

烏丸故得擅漢南之地○臣浩按漢南疑當作漠南蓋就彼言之漠以南也下皮是邊陲差安漢南少事誤同

故但舉漢末魏初以來以備四夷之變云注悉禿頭以爲輕便○禿一本作髡何焯曰按說文鬍字注云大人曰髡小人曰鬍

又注父兄死妻後母執嫂○執後漢書作報下同

又注俗識鳥獸孕乳時以四節○後漢書作以別四節多別字

又注能剌韋作文繡織縷氈毼○氈毼後漢書作毾㲪無縷字

又注烏丸大人郝且等○且北宋本後漢書俱作旦

又注漁陽烏丸大人欽志○後漢書欽作歆

紹矯制賜蹋頓難峭王汗魯王印綬○臣龍官按據上文則難下當有樓字照注則難字宜衍

後樓班大峭王率其部衆○元本作後難樓及峭王率其部衆

憑其勢復圖冀州○元本作借兵欲復圖冀州

太祖登高望虜陳柳軍未進○柳疑作抑

鮮卑注東接遼水西當西城○元本西城作西域

又注常以季春大會作樂水上○後漢書作以季春月大會於饒樂水上注云水在今營州北

又注而由自與烏桓相接○由字宜衍

又注築南北兩部質宮○質宮元本作質館

又注嘉平六年遣護烏丸校尉夏育破鮮卑○臣明楷按嘉平疑當作熹平此敘靈帝時事嘉平乃本書齊王芳年號也

又注乃按行烏侯秦水○烏侯後漢書作烏柔

又注聞汗人善捕魚○汗人後漢書作倭人下有倭

人國

夫餘有豪民名下戶皆爲奴僕○名毛本宋本俱作民

抑有似也注王疑以爲天子也○太平御覽天子作天

生

又注南至施掩水○後漢書作施淲水

濊朝鮮侯淮僭號稱王○淮後漢書作準

不請句麗言語法俗大抵與句麗同○請疑當作諳

韓瀆活國○活宋本作沽

支半國○宋本支作友

莫盧國○　臣良裘按馬韓有兩莫盧國疑有一重出或

有訛字

四時朝謁注辰鑡因將戶來來出詣含資縣○辰鑡辰

字來出來字疑皆衍

又注乃出辰韓萬五千人牟韓布萬五千匹○牟韓

疑作弁韓

弁辰亦十二國○此弁辰疑作弁韓下別有弁辰

豈常也哉注魏畧曰西戎傳曰○上曰字衍

又注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爲新道○新道毛本

作西道

又注精絶國○毛本作絶精國

又注髮青如青絲乳青毛蛉赤如銅○世說注作髮如青絲爪如銅

又注復立者其人也○世說注復立作復豆

又注一名漢越王在天竺東南○王各本俱誤作正今從宋本作王

又注烏弋一名排持○北宋本作排特

又注度伐布溫宿布○毛本作度代布溫色布

魏志卷三十考證

蜀志卷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二牧　劉焉　子璋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漢魯恭王之後裔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家焉焉少仕州郡以宗室拜中郎後以師祝公喪去官（臣松之案祝公司徒祝恬也）居陽城山積學教授舉賢良方正辟司徒府歷雒陽令冀州刺史南陽太守宗正太常焉覩靈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為官割剝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名重

臣以爲牧伯鎭安方夏焉內求交阯牧欲避世難議未卽行侍中廣漢董扶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聞扶言意更在益州會益州刺史郤儉賦斂煩擾謠言遠聞（儉郤正祖也）而并州殺刺史張益梁州殺刺史耿鄙焉謀得施出爲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封陽城侯當收儉治罪（續漢書曰是時用劉虞爲幽州劉焉爲益州劉表爲荆州賈琮爲冀州虞等皆海內清名之士或從列卿尚書以選爲牧伯各以本秩居任舊典傳車參駕施赤爲帷裳臣松之案靈帝崩後義軍起孫堅殺荆州刺史王叡然後劉表爲荆州不與焉同時也漢靈帝紀曰帝引見焉宣示方略加以賞賜敕焉爲益州刺史前刺史劉雋郤儉皆貪殘放濫取受狼籍元元無聊呼嗟充野焉到便收攝行法以示萬姓勿令漏露使癰疽決潰爲國生梗焉受命而行以道路不通住荆州東界）扶亦求爲蜀郡西部屬國都尉及太倉令會巴西趙韙棄官俱隨焉（陳壽益部耆舊傳曰董扶字茂安少從師學兼通數經善歐陽尚書又事聘士楊厚究極圖讖遂至京師游覽太學還家講授子弟自遠而來永康元年日有蝕之詔舉賢良方正之上策問得失左馮翊趙謙等舉扶扶以病不詣遂於長安上封事遂稱疾篤歸家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名稱尤重大將軍何進表薦扶曰資游夏之德述孔氏之風內懷焦董消復之術方今并涼騷擾西戎蠢叛宜敕公車特招待以異禮諮謀奇策於是靈帝徵扶卽拜侍中在朝稱爲儒宗甚見器重求爲蜀郡屬國都尉扶出一歲而靈帝崩天下大亂後去官年八十二卒于家始扶發辭抗論益部少雙故號曰致止言人莫能當所至而談止也後丞相諸葛亮問秦宓以扶所長宓曰董扶褒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是時涼州逆賊馬相趙祇等於綿竹縣自號黃巾合聚疾疫之民一二日中得數千人先殺綿竹令李升吏民翕集合萬餘人便前破

雒縣攻益州殺儉又到蜀郡犍爲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相自稱天子衆以萬數州從事賈龍素領兵數百人在犍爲東界攝斂吏民得千餘人攻相等數日破走州界清靜龍乃選吏卒迎焉焉徙治綿竹撫納離叛務行寬惠陰圖異計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來焉家故焉遣魯爲督義司馬住漢中斷絕谷閣殺害漢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又託他事殺州中豪强王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益部耆舊雜記曰李權字伯豫爲臨邛長子福見犍爲楊戲輔臣贊犍爲太守任岐及賈龍由此反攻焉焉擊殺岐龍英雄記曰劉焉起兵不與天下討董卓保州自守犍爲太守任岐自稱將軍與從事陳超舉兵擊焉焉擊破之董卓使司徒趙謙將兵向州說校尉賈龍使引兵還擊焉焉出青羌與戰故能破殺岐龍等皆蜀郡人焉意漸盛造作乘輿車具千餘乘荊州牧劉表表上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時焉子範爲左中郎將誕治書御史璋爲奉車都尉皆從獻帝在長安英雄記曰範聞父焉爲益州牧董卓所徵發皆不至收範兄弟三人鏁械於郿塢爲陰獄以繫之惟小子別部司馬瑁素隨焉獻帝使璋曉諭焉焉留璋不遣典略曰時璋爲奉車都尉在京師焉託疾召璋璋自表省焉焉遂留璋不還時征西將軍馬騰屯郿而反焉及範與騰通謀引兵襲長安範謀泄奔槐里騰敗退還涼州範應時見殺於是收誕行刑英雄記曰範從長安亡之馬騰營從焉求兵焉使校尉孫肇將兵往助之敗於長安議郎河南龐羲與焉通家

乃募將焉諸孫入蜀時焉被天火燒城車具蕩盡延及民家焉徙治成都旣痛其子又感祅災興平元年癰疽發背而卒州大吏趙韙等貪璋溫仁共上璋爲益州刺史詔書因以爲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以韙爲征東中郎將率衆擊劉表英雄記曰焉死子璋代爲刺史會長安拜潁川扈瑁爲刺史入漢中荆州別駕劉闔璋將沈彌婁發甘寧反擊璋不勝走入荆州璋使趙韙進攻荆州屯朐䏰如振反璋字季玉旣襲焉位而張魯稍驕恣不承順璋璋殺魯母及弟遂爲讎敵璋累遣龐羲等攻魯所破魯部曲多在巴西故以羲爲巴西太守領兵禦魯英雄記曰龐羲與璋有舊又免璋諸子於難故璋厚德羲以羲爲巴西太守遂專權勢後羲與璋情好攜隙趙韙稱兵內向衆散見殺皆由璋明斷少而外言入故也英雄記曰先是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爲兵名曰東州兵璋性寛柔無威畧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闕益州頗怨趙韙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韙因民怨謀叛乃厚賂荆州請和陰結州中大姓與俱起兵還擊璋蜀郡廣漢犍爲皆應韙璋馳入成都城守東州人畏威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韙於江州韙將龐樂李異反殺韙軍斬韙漢獻帝春秋曰漢朝聞益州亂遣五官中郎將牛亶爲益州刺史徵璋爲卿不至璋聞曹公征荆州已定漢中遣河內陰溥致敬於曹公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瑁狂疾物故臣松之案魏臺訪物故之義高堂隆答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也璋復遣別駕從事蜀郡張肅送叟兵三百人并雜御物於曹公曹公拜肅爲廣漢太守璋復遣別駕張松詣曹公曹公時已定

荊州走先主不復存錄松以此怨會曹公軍不利於赤壁兼以疫死松還疵毀曹公勸璋自絕漢晉春秋曰張松見曹公曹公方自矜伐不存錄松松歸乃勸璋自絕習鑿齒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是以君子勞謙日昃慮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讓勢尊而守之以卑情近於物故雖貴而人不厭其重德洽羣生故業廣而天下愈欣其慶夫然故能有其富貴保其功業隆顯當時傳福百世何驕矜之有哉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因說璋曰劉豫州使君之肺腑可與交通璋皆然之遣法正連好先主尋又令正及孟達送兵數千助先主守禦正遂還後松復說璋曰今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又從之遣法正請先主璋主簿黃權陳其利害從事廣漢王累自倒縣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敕在所供奉先主先主入境如歸先主至江州北由墊江水墊音徒協反詣涪音浮去成都三百六十里是歲建安十六年也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曜日往就與會先主所將將士更相之適歡飲百餘日璋資給先主使討張魯然後分別吳書曰璋以米二十萬斛騎千匹車千乘繒絮錦帛以資送劉備明年先主至葭萌還兵南向所在皆克十九年進圍成都數十日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

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下涙遂遷璋于南郡公安盡歸其財物及故佩振威將軍印綬孫權殺關羽取荊州以璋爲益州牧駐秭歸璋卒南中豪率雍闓據益州反附於吳權復以璋子闡爲益州刺史處交益界首丞相諸葛亮平南土闡還吳爲御史中丞吳書曰闡一名緯爲人恭恪輕財愛義有仁讓之風後疾終于家初璋長子循妻龐羲女也先主定蜀羲爲左將軍司馬璋時從羲啓留循先主以爲奉車中郎將是以璋二子之後分在吳蜀

評曰昔魏豹聞許負之言則納薄姬於室孔衍漢魏春秋曰許負河內溫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爲明雌亭侯臣松之以爲今東人呼母爲負衍以許負爲婦人如爲有似然漢高祖時封皆列侯未有鄉亭之爵疑此封爲不然劉歆見圖讖之文則名字改易終於不免其身而慶鍾二主此則神明不可虛要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驗也而劉焉聞董扶之辭則心存益土聽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遽造輿服圖竊神器其惑甚矣璋才非人雄而據土亂世負乘致寇自然之理其見奪取非不幸也張璠曰劉璋愚弱而守善言斯亦宋襄公徐偃王之徒未爲無道之主也張松法正雖君臣之義不正然固已委名附質進不顯陳事勢若韓嵩劉先之說劉表退不告絕奔亡若陳平韓信之去項羽而兩端攜貳爲謀不忠罪之次也

蜀志卷一

蜀志卷一考證

二牧○何焯曰二牧不從董袁羣雄之例而列蜀志首非夷昭烈于割據也王者之興先有驅除評云慶鍾二主即以漢家故事明統緒所歸天祚眞主即二牧猶不得以妄干耳其文則若覇國之書其義莫非天子之事遺臣故主之思淵矣哉　臣清植案焉璋以枝葉之親而陰懷攘竊之志漢帝旣嘗收戮其二子則亦與於叛亂之數者也蜀志之首二牧所以明先主之取益於義爲可又將以董扶所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者爲季興受命之符　臣焯之論確矣而未盡也

劉焉劉焉字君郎○一本作君朗

以宗室拜中郎○後漢書作郎中

而并州殺刺史張益梁州殺刺史耿鄙○張益宋本作張壹後漢書作張懿梁州後漢書作涼州

及太倉令會巴西趙韙棄官俱隨焉○會字疑衍

注子弟自遠而來○元本作弟子自遠而至

合聚疾疫之民○疾疫宋本作疲役

吏民翕集○監本訛作翕習今改正

州從事賈龍素領兵數百人在犍爲東界○領兵華陽國志作領家兵

龍乃選吏卒迎焉焉徙治綿竹○何焯曰東漢益州刺史治雒縣焉以郤儉被殺故徙治緜竹緜竹西漢都尉所治也

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後漢書少容作姿色何焯曰所謂少容蓋能久視之意范欲醜之甚其詞耳

皆從獻帝在長安注鏁械於郿塢爲陰獄以繫之○繫監本訛作擊今改正

劉璋璋累遣龐羲等攻魯所破○通鑑攻魯下多數爲二字

由墊江水詣涪去成都三千六十里○臣明楷按鄧艾

傳云徑漢德陽亭趣涪出劒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此云涪至成都三千餘里似不應如此之遠三千或三百之訛也

蜀志卷一考證

蜀志卷二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先主劉備

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典畧曰備本臨邑侯枝屬也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舉孝廉官至東郡范令先主少孤與母販屨織席爲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漢晉春秋

日涿人李定云此家必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語滅吾門也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常資給先主與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邪起曰吾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深與先主相友瓚年長先主以兄事之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販馬周旋於涿郡見而異之乃多與之

金財先主由是得用合徒衆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典畧曰平原劉子平知備有武勇時張純反叛青州被詔遣從事將兵討純過平原子平薦備於從事遂與相隨遇賊於野備中創陽死賊去後故人以車載之得免後以軍功爲中山安喜尉督郵以公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繫其頸著馬柳五葬反棄官亡命典畧曰其後州郡被詔書其有軍功爲長吏者當沙汰之備疑在遣中督郵至縣當遣備備素知之聞督郵在傳舍備欲求見督郵督郵稱疾不肯見備備恨之因還治將吏卒更詣傳舍突入門言我被府君密敎收督郵遂就牀縛之將出到界自解其綬以繫督郵頸縛之著樹鞭杖百餘下欲殺之督郵求哀乃釋去之頃之大將軍何進遣都尉毋丘毅詣丹陽募兵先主與俱行至下邳遇賊力戰有功除爲

下密丞復去官後為高唐尉遷為令英雄記云靈帝末年備嘗在京師復與曹公俱還沛國募召合衆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備亦起軍從討董卓為賊所破往奔中郎將公孫瓚瓚表為別部司馬使為青州刺史田楷以拒冀州牧袁紹數有戰功試守平原令後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先主恥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魏書曰劉平結客刺備備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以狀語之而去是時人民飢饉屯聚鈔暴備外禦寇難內豐財施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簡擇衆多歸焉袁紹攻公孫瓚先主與田楷東屯齊曹公征徐州徐州牧陶謙遣使告急於田楷楷與先主俱救之時先主自有兵千餘人及幽州烏丸雜胡騎又略得飢民數千人既

到謙以丹陽兵四千益先主先主遂去楷歸謙謙表先主為豫州刺史屯小沛謙病篤謂別駕麋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當下邳陳登謂先主曰今漢室陵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在於今日彼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州事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君可以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於竹帛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先主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冢中

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先主遂領徐州。獻帝春秋曰陳登等遣使詣袁紹曰天降災沴禍臻鄙州州將殂殞生民無主恐懼姦雄一旦承隙以貽盟主日昃之憂輒共奉故平原相劉備府君以爲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歸方今寇難縱橫不遑釋甲謹遣下吏奔告于執事紹答曰劉玄德弘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之誠副所望也袁術來攻先主、先主拒之於盱眙、淮陰。曹公表先主爲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是歲建安元年也。先主與術相持經月、呂布乘虛襲下邳。下邳守將曹豹反、閒迎布。布虜先主妻子、先主轉軍海西。英雄記曰備留張飛守下邳引兵與袁術戰於淮陰石亭更有勝負陶謙故將曹豹在下邳張飛欲殺之豹衆堅營自守使人招呂布布取下邳張飛敗走備聞之引兵還北至下邳兵潰收散卒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楊奉、韓暹寇徐、揚閒、先主邀擊盡斬之、先主求和於呂布、布還其妻子、先主遣關羽守下邳、先主還小沛、英雄記曰備軍在廣陵飢餓困敗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窮餓侵偪欲還小沛遂使吏請降布布令備還州并勢擊術具刺史車馬僮僕發遣備妻子部曲家屬於泗水上祖道相樂魏書曰諸將謂布曰備數反覆難養宜早圖之布不聽以狀語備備心不安而求自託使人說布求屯小沛布乃遣之復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先主、先主敗走、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爲豫州牧、將至沛收散卒、給其軍糧、益與兵、使東擊布、布遣高順攻之、曹公遣夏侯惇往、不能救、爲順所敗、復虜先主妻子送布、曹公自出東征、英雄記曰建安三年春布使人齎金欲詣河內買馬爲備兵所鈔布由是遣中郎將高順北地太守張遼等攻備九月遂破沛城備單身走獲其妻息十月曹公自征布備於梁國界中與曹公相遇遂隨公

俱東征助先主圍布於下邳生禽布先主復得妻子從曹公還許表先主爲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袁術欲經徐州北就袁紹曹公遣先主督朱靈路招要擊術未至術病死先主未出時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臣松之案董承漢靈帝母董太后之姪於獻帝爲丈人蓋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也辭受帝衣帶中密詔當誅曹公先主未發是時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華陽國志云于時正當雷震備因謂操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可至於此也乃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謀會見使未發事覺承等皆伏誅獻帝起居注曰承等與備謀未發而備出承謂服曰郭多有數百兵壞李傕數萬人但足下與吾同不耳昔呂不韋之門須子楚而後高今吾與子由是也服曰惶懼不敢當且兵又少承曰舉事訖得曹公成兵顧不足邪服曰今京師豈有所任乎承曰長水校尉种輯議郎吳碩是吾腹心辦事者遂定計先主據下邳靈等還先主乃殺徐州刺史車冑留關羽守下邳而身還小沛胡沖吳歷曰曹公數遣親近密覘諸將有賓客酒食者輒因事害之備時閉門將人種蕪菁曹公使人闚門既去備謂張飛關羽曰吾豈種菜者乎曹公必有疑意不可復留其夜開後柵與飛等輕騎俱去所得賜遺衣服悉封留之乃往小沛收合兵衆臣松之案魏武帝遣先主統諸將要擊袁術郭嘉等並諫魏武不從其事顯然非因種菜遁逃而去如胡沖所云何乖僻之甚乎東海昌霸反郡縣多叛曹公爲先主衆數萬人遣孫乾與袁紹連和曹公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先主敗績魏書曰是時公方有

急於官渡乃分留諸將屯官渡自勒精兵征備備初謂公與大敵連不得東而候騎卒至言曹公自來備大驚然猶未信自將數十騎出望公軍見麾旌便棄衆而走曹公盡收其衆虜先主妻子并禽關羽以歸先主走青州青州刺史袁譚先主故茂才也將步騎迎先主先主隨譚到平原譚馳使白紹紹遣將道路奉迎身去鄴二百里與先主相見魏書曰備歸紹紹父子傾心敬重駐月餘日所失亡士卒稍稍來集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公應紹紹遣先主將兵與辟等畧許下關羽亡歸先主曹公遣曹仁將兵擊先主先主還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荊州牧劉表紹遣先主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衆數千人曹公遣蔡陽擊之爲先主所殺曹公既破紹自南擊先主先主遣麋竺孫乾與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荊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九州春秋曰備住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見髀裏肉生慨然流涕還坐表怪問備備曰吾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世語曰備屯樊城劉表禮焉憚其爲人不甚信用曾請備宴會蒯越蔡瑁欲因會取備備覺之僞如廁潛遁出所乘馬名的盧騎的盧走墮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厄矣可努力的盧乃一踊三丈遂得過乘桴渡河中流而追者至以表意謝之曰何去之速乎孫盛曰此不然之言備時羈旅客主勢殊若有此變豈敢晏然終表之世而無釁故乎此皆世俗妄說非事實也使拒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久之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僞遁惇等追之

乾隆四年校刊

爲伏兵所破

十二年曹公北征烏丸先主說表襲許表不能用漢晉春秋曰曹公自柳城還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爲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曹公南征表會表卒英雄記曰表病上備領荊州刺史魏書曰表病篤託國於備顧謂曰我兒不才而諸將並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荊州備曰諸子自賢君其憂病或勸備宜從表言備曰此人待我厚今從其言人必以我爲薄所不忍也臣松之以爲表夫妻素愛琮捨適立庶情旣久定無緣臨終舉荊州以授備此亦不然之言子琮代立遣使請降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聞之遂將其衆去過襄陽諸葛亮說先主攻琮荊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孔衍漢魏春秋曰劉琮乞降不敢告備備亦不知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宋忠詣備宣旨是時曹公在宛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恥大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忠去乃呼部曲議或勸備劫將琮及荊州吏士徑南到江陵備答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爲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先主典畧曰備過辭表墓遂涕泣而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習鑿齒曰先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觀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醪撫寒含蓼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曹公以江陵有軍實恐先

主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先主已過曹公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曹公大獲其人衆輜重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先主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江表傳曰孫權遣魯肅弔劉表二子幷令與備相結肅未至而曹公已濟漢津肅故進前與備相遇於當陽因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使自結於東崇連和之好共濟世業而云欲投吳臣臣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爲人所併豈足託乎備大喜進住鄂縣卽遣諸葛亮隨肅詣孫權結同盟誓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江表傳曰備從魯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諸葛亮詣吳未還備聞曹公軍下恐懼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曰何以知之非青徐軍邪吏對曰以船知之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謂關羽張飛曰彼欲致我我今自結託於東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單舸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又孔明已俱來不過三兩日到也備雖深愧異瑜而心未許之能必破北軍也故差池在後將二千人與羽飛俱未肯係瑜蓋爲進退之計也孫盛曰劉備雄才處必亡之地告急於吳而獲奔助無緣復顧望江渚而懷後計江表傳之言當是吳人欲專美之辭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並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江表傳曰周瑜爲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備備別立營於油江口改名爲公安劉

表吏士見提北軍多叛來投備備以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安民後從權借荆州數郡先主表琦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三輔決錄注曰金旋字元機京兆人歷位黃門郎漢陽太守徵拜議郎遷中郎將領武陵太守為備所攻劫死子偉事見魏武本紀廬江雷緒率部曲數萬口稽顙琦病死羣下推先主為荆州牧治公安江表傳曰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權稍畏之進妹固好先主至京見權綢繆恩紀山陽公載記曰備還謂左右曰孫車騎長上短下其難為下吾不可以再見之乃晝夜兼行臣松之案魏書載劉備與孫權語與蜀志述諸葛亮與權語正同劉備未破魏軍之前尚未與孫權相見不得有此說故知蜀志為是權遣使云欲共取蜀或以為宜報聽許吳終不能越荆有蜀蜀地可為己有荆州主簿殷

觀進曰若為吳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為吳所乘即事去矣今但可然贊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興動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如此進退之計可以收吳蜀之利先主從之權果輟計遷觀為別駕從事獻帝春秋曰孫權欲與備共取蜀遣使報備曰米賊張魯據王巴漢為曹操耳目規圖益州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則荆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進討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欲自圖蜀拒答不聽曰益州民富彊土地險阻劉璋雖弱足以自守張魯虛偽未必盡忠於操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事也曹操雖有無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議者見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志也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何肯守此坐須老乎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於操使敵承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

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住潺陵權知備意因召瑜還

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遙聞曹公將遣鍾繇等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別駕從事蜀郡張松說璋曰曹公兵彊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者乎璋曰吾固憂之而未有計松曰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彊曹公雖來無能為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先主前後賂遺以巨億計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吳書曰備前見張松後得法正皆厚以恩意接納盡其殷懃之歡因問蜀中闊狹兵器府庫人馬衆寡及諸要害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又畫地圖山川處所由是盡知益州虛實也先主留諸葛亮關羽等據荊州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至涪璋自出迎相見甚歡張松令法正白先主及謀臣龐統進說便可於會所襲璋先主曰此大事也不可倉卒璋推先主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先主亦推璋行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璋增先主兵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先主幷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是歲璋還成都先主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明年曹公征孫權權呼先主自救先主遣使告璋曰曹公征吳吳憂危急孫氏與孤本為脣齒又樂進在青泥與關羽相拒今不往救羽進必大克轉侵州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

足慮也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魏書曰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爲益州征強敵師徒勤瘁不遑寧居今積帑藏之財而悋於賞功望士大夫爲出死力戰其可得乎張松書與先主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己白璋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嫌隙始構矣益部耆舊雜記曰張肅有威儀容貌甚偉松爲人短小放蕩不治節操然識達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曹公不甚禮松主簿楊脩深器之白公辟松公不納脩以公所撰兵書示松松宴飲之間一看便闇誦脩以此益奇之璋勑關戍諸將文書勿復關通先主先主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責以無禮斬之乃使黄忠卓膺勒兵向璋先主徑至關中質諸將幷士卒妻子引兵與忠膺等進到涪據

其城璋遣劉璝冷苞張任鄧賢等拒先主於涪益部耆舊雜記曰張任蜀郡人家世寒門少有膽勇有志節仕州爲從事皆破敗退保緜竹璋復遣李嚴督緜竹諸軍嚴率衆降先主先主軍益強分遣諸將平下屬縣諸葛亮張飛趙雲等將兵泝流定白帝江州江陽惟關羽留鎭荊州先主進軍圍雒時璋子循守城被攻且一年

十九年夏雒城破益部耆舊雜記曰劉璋遣張任劉璝率精兵拒扞先主於涪爲先主所破退與璋子循守雒城任勒兵出於鴈橋戰復敗禽任先主聞任之忠勇令軍降之任厲聲曰老臣終不復事二主矣乃殺之先主歎惜焉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傅子曰初劉備襲蜀丞相掾趙戩曰劉備其不濟乎拙於用兵每戰必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蜀雖小區險固四塞獨守之國難卒幷也徵士

傳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爲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爲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畧三傑佐之何爲不濟也典畧曰趙戩字叔茂京兆長陵人也質而好學言稱詩書愛恤於人不論疎密辟公府入爲尚書選部郎董卓欲以所私並充臺閣戩拒不聽卓怒召戩欲殺之觀者皆爲戩懼而戩自若及見卓引辭正色陳說是非卓雖凶戾屈而謝之遷平陵令故將王允被害莫敢近者戩弃官收斂之三輔亂戩客荊州劉表以爲賓客曹公平荊州執戩手曰何相見之晚也遂辟爲掾後爲五官將司馬相國鍾繇長史年六十餘卒

蜀中殷盛豐樂先主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先主復領益州牧諸葛亮爲股肱法正爲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爲爪牙許靖麋竺簡雍爲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二十年孫權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報欲得荊州先主言須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權忿之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先主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是歲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巴西先主聞之與權連和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軍還江州遣黃權將兵迎張魯張魯已降曹公曹公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數數犯暴巴界先主令張飛進兵宕渠與郃等戰於瓦口破郃等收兵還南鄭先主亦還

成都

二十三年先主率諸將進兵漢中分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成都皆爲曹公軍所沒先主次于陽平關與淵郃等相拒

二十四年春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斬淵郃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趙顒等曹公自長安舉衆南征先主遥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斂衆拒險終不交鋒積月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果引軍還先主遂有漢中遣劉封孟達李平等攻申耽於上庸秋羣下上先主爲漢中王表於漢帝曰平西將軍都亭侯臣馬超左將軍領長史鎮軍將軍臣許靖營司馬臣龐羲議曹從事中郎軍議中郎將臣射援三輔決錄注曰援字文雄扶風人也其先本姓謝與北地諸謝同族始祖謝服爲將軍出征天子以謝服非令名改爲射子孫氏焉兄堅字文固少有美名辟公府爲黃門侍郎獻帝之初三輔饑亂堅去官與弟援南入蜀依劉璋璋以堅爲長史劉備代璋以堅爲廣漢蜀郡太守援亦少有名行太尉皇甫嵩賢其才而以女妻之丞相諸葛亮以援爲祭酒遷從事中郎卒官軍師將軍臣諸葛亮盪寇將軍漢壽亭侯臣關羽征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征西將軍臣黃忠鎮遠將軍臣賴恭揚武將軍臣法正興業將軍臣李嚴等一百二十八人上言曰昔唐堯

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謀皆馮世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鴆殺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主遏絕王命厭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荊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覩其機兆赫然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

機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閻樂之禍小有定安之變（趙高使閻樂殺二世王莽廢孺子以爲定安公）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竇融以爲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急

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寮朝廷有蕭墻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爲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爲爲國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遂於沔陽設壇場陳兵列衆羣臣陪位讀奏訖御王冠於先主先主上言漢帝曰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于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疢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爲亂階自是之後羣兇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人臣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殪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皇子鴆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羣寮以爲在昔虞書敦敘九族庶明厲翼（鄭玄注曰庶衆也厲作也叙次序也序九族而親之以衆明作羽翼之臣也）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啟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太宗今操惡直醜正實繁有

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旣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羣寮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成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獎厲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於是

還治成都拔魏延爲都督鎮漢中典畧曰備於是起館舍築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餘區時關羽攻曹公將曹仁禽于禁於樊俄而孫權襲殺羽取荊州

二十五年魏文帝稱尊號改年曰黃初或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追謚曰孝愍皇帝是後在所並言衆瑞日月相屬故議郎陽泉侯劉豹靑衣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黃權大司馬屬殷純益州別駕從事趙莋治中從事楊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曹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臣聞河圖洛書五經讖緯孔子所甄驗應自遠謹案洛書甄曜度曰赤三日德昌九世會

備合爲帝際洛書寶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以統握契百成不敗洛書錄運期曰九侯七傑爭命民炊骸道路籍籍履人頭誰使主者玄且來孝經鉤命決錄曰帝三建九會備臣父羣未亡時言西南數有黃氣直立數丈見來積年時時有景雲祥風從璿璣下來應之此爲異瑞又二十一年中數有氣如旗從西竟東中天而行圖書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加是年太白熒惑填星常從歲星相追近漢初興五星從歲星謀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羲之上方故漢法常以歲星候人主當有聖主起於此州以致中興時許帝尚存故羣下不敢漏言頃者熒惑復追歲星見在胃昴畢昴畢爲天綱經曰帝星處之衆邪消亡聖諱豫覩推揆期驗符合數至若此非一臣聞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應際而生與神合契願大王應天順民速即洪業以寧海內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軍師將軍諸葛亮太常賴恭光祿勳黃權少府王謀等上言曹丕篡弒湮滅漢室竊據神器劫迫忠良酷烈無道人鬼忿毒咸思劉氏今上無天子海內惶惶靡所式仰羣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述符瑞圖讖明徵閒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龍者君之象也易乾九

五飛龍在天大王當龍升登帝位也又前關羽圍樊襄陽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璽潛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燿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跡亦興於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昔周有烏魚之瑞咸曰休哉二祖受命圖書先著以爲徵驗今上天告祥羣儒英俊並進河洛孔子讖記咸悉具至伏惟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本支百世乾祇降祚聖姿碩茂神武在躬仁覆積德愛人好士是以四方歸心焉

考省靈圖啟發讖緯神明之表名諱昭著宜卽帝位以纂二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謹與博士許慈議郎孟光建立禮儀擇令辰上尊號卽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蜀本紀曰武都有丈夫化爲女子顔色美好蓋山精也蜀王娶以爲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國蜀王留之無幾物故蜀王發卒之成都擔土於成都郭中葬蓋地數畝高七丈號曰武擔也臣松之案武擔山名在成都西北蓋以乾位在西北故就之以卽阼）爲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爲社稷隳

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饗祚于漢家永綏四海魏書曰備聞曹公薨遣掾韓冉奉書弔幷致賻贈之禮文帝惡其因喪求好敕荊州刺史斬冉絕使命典畧曰備遣軍謀掾韓冉齎書弔幷貢錦布冉稱疾住上庸上庸致其書適會受終有詔報答以引致之備得報書遂稱制

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改年以諸葛亮爲丞相許靖爲司徒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臣松之以爲先主雖云出自孝景而世數悠遠昭穆難明既紹漢祚不知以何帝爲元祖以立親廟于時英賢作輔儒生在官宗廟制度必有憲章而載記闕畧良可恨哉五月立皇后吳氏子禪爲皇太子六月以子永爲魯王理爲梁王車騎將軍張飛爲其左右所害初先主忿孫權之襲關羽將東征秋七月遂帥諸軍伐吳孫權遣書請和先主盛怒不許吳將陸議李異劉阿等屯巫秭歸將軍吳班馮習自巫攻破異等軍次秭歸武陵五谿蠻夷遣使請兵

二年春正月先主軍還秭歸將軍吳班陳式水軍屯夷陵夾江東西岸二月先主自秭歸率諸將進軍緣山截嶺於夷道猇許交反亭駐營自佷音恒山通武陵遣侍中馬

乾隆四年校刊

良安慰五谿蠻夷咸相率響應鎮北將軍黃權督江北諸軍與吳軍相拒於夷陵道夏六月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後十餘日陸議大破先主軍於猇亭將軍馮習張南等皆沒先主自猇亭還秭歸收合離散兵遂棄船舫由步道還魚復改魚復縣曰永安吳遣將軍李異劉阿等踵躡先主軍屯駐南山秋八月收兵還巫司徒許靖卒冬十月詔丞相亮營南北郊於成都孫權聞先主住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許之遣太中大夫宗瑋報命冬十二月漢嘉太守黃元聞先主疾不豫舉兵拒守

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三月黃元進兵攻臨邛縣遣將軍陳曶（音笏）討元元軍敗順流下江為其親兵所縛生致成都斬之先主病篤託孤於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為副夏四月癸巳先主殂于永安宮時年六十三（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勅後主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雜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夭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不復自傷但以卿兄弟為念射君到說丞相歎卿智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臨終時呼魯王與語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亮上言於後主曰伏惟

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燾無疆昊天不弔寢疾彌留今

乾隆四年校刊

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若喪考妣乃顧遺詔事惟太宗動容損益百寮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受勑戒震畏神靈不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五月梓宮自永安還成都謚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葛洪神仙傳曰仙人李意其蜀人也傳世見之云是漢文帝時人先主欲伐吳遣人迎意其意其到先主禮敬之問以吉凶意其不答而求紙筆畫作兵馬器仗數十紙已便一一以手裂壞之又畫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便徑去先主大不喜而自出軍征吳大敗還忿恥發病死衆人乃知其意其畫作大人而埋之者即是言先主死意

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畧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爲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蜀志卷二

蜀志卷二考證

先主劉備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臣浩按漢書王子侯表陸城侯貞元朔二年六月甲午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此云元狩六年恐誤

遷爲令注備嘗在京師復與曹公俱還沛國○復宋本作後

先主轉軍海西注北至下邳兵潰○北至通鑑作比至

先主還小沛注饑餓困敗○敗宋本作踧

先主敗走歸曹公曹公厚遇之○厚監本訛作後今改正

而身還小沛注其夜開後棚與飛等輕騎俱去○棚宋本作柵

曹公遣蔡陽擊之○陽宋本作楊

曹公南征表會表卒○臣明僣按武帝紀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此云南征表繫於十二年誤恐上更有脫文也

先主遣諸葛亮自結于孫權注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吳臣疑作吳巨下同

治公安注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監本誤作公安縣今改正 臣浩按油口宜作油江口然此注已見于前曹公引歸之下此處不應重出

先主亦推璋持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持通鑑作行宋本同

璋出降注及見卓引辭正色○引太平御覽作列

分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成都○成都二字疑有誤

大破淵軍斬淵郃○臣龍官按張郃死於建興九年此云淵郃恐誤通鑑無郃字何焯曰華陽國志云斬夏侯淵張郃率吏民內徙則此郃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趙顒等之下為有脫字郃字非衍也通鑑刪郃字而以斬淵屬下及字讀亦誤

追謚曰孝愍皇帝○臣清植按綱目既以蜀漢爲正統
則當以此謚爲正今綱目中不書愍而書獻蓋猶沿
通鑑之誤
即皇帝位于成都武擔之南注高七丈○宋本作高十
丈
又懼漢邦將湮于地○邦疑作祚
祫祭高皇帝以下注宗廟制度必有憲章而載記闕略
○臣清植按光武中興繼體元帝故成哀平三帝以
及南頓君以上四親皆別立廟先主行輩尊於孝愍
又當別有四親之廟故裴注云然但是時舊都未復
諸事草創所謂祫祭高皇帝以下者殆循東京同堂
異室之制而行之耳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疑未遑暇
故隋王通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蓋指此
類未必記載之有闕略也

蜀志卷二考證

蜀志卷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後主 劉禪

後主諱禪字公嗣先主子也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立為王太子及即尊號冊曰惟章武元年五月辛巳皇帝若曰太子禪朕遭漢運艱難賊臣篡盜社稷無主格人羣正以天明命朕繼大統今以禪為皇太子以承宗廟祗肅社稷使使持節丞相亮授印綬敬聽師傅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焉可不勉與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者惟世子而已其

齒於學之謂也鄭玄曰物猶事也三年夏四月先主殂於永安宮五月後主襲位於成都時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是歲魏黃初四年也魏略曰初備在小沛不意曹公卒至遑遽棄家屬後奔荊州禪時年數歲竄匿隨人西入漢中為人所賣及建安十六年關中破亂扶風人劉括避亂入漢中買得禪問知其良家子遂養為子與娶婦生一子初禪與備相失時識其父字玄德比舍人有姓簡者及備得益州而簡為將軍備遣簡到漢中舍都邸禪乃詣簡簡相檢訊事皆符驗簡喜以語張魯魯為洗沐送詣益州備乃立以為太子初備以諸葛亮為太傅及禪立以亮為丞相委以諸事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亮亦以禪未閑於政遂總內外臣松之案二主妃子傳曰後主生於荊州後主傳云初即帝位年十七則建安十二年生也十三年敗於長阪備棄妻子走趙雲傳曰雲身抱弱子以免即後主也如此備與禪未嘗相失也又諸葛亮以禪立之明年領益州牧其年與主簿杜微書曰朝廷今年十八與禪傳相應理當非虛而魚豢云備敗於小沛禪時年始生及奔荊州能識其父字玄德計當五六歲備則敗於小沛時建安五年也至禪初立首尾二十四年禪應過三十矣以事相驗理不得然此則魏略之妄說乃至二百餘言異也又案諸書記及諸葛亮集亮亦不為太子太傅

建興元年夏牂牁太守朱褒擁郡反魏氏春秋曰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聞褒將有異志收其主簿按問殺之褒怒攻殺房誣以謀反諸葛亮誅房諸子徙其四弟於越嶲欲以安之褒猶不悛改遂以郡叛應雍闓臣松之案以為房為褒所誣執政所宜澄察安有妄殺不辜以悅姦慝斯殆妄矣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闓反流太守張裔於吳據郡不賓越嶲夷王高定亦背叛是歲立皇后張氏遣尚書郎鄧芝固好於吳吳王孫權與蜀和親使聘是歲通好

二年春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爲
建寧郡分建寧永昌郡爲雲南郡又分建寧牂牁爲興
古郡十二月亮還成都
四年春都護李嚴自永安還住江州築大城今巴郡故城是
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諸葛亮集載禪三月
下詔曰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
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
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
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
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
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於下昭烈皇帝體明叡德光
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
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
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墜於地萬國未靜早世遐
殂朕以幼冲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

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
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從菲薄
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
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劒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
丕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
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
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勖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
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眾董督元戎龔行天罰
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彊眾跨州
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爲笑
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傚尤天人所怨奉
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
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犄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
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
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
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
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
旍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
及魏之宗族枝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

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沉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

六年春亮出攻祁山不克冬復出散關圍陳倉糧盡退魏將王雙率軍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還漢中

七年春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遂克定二郡冬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樂二城是歲孫權稱帝與蜀約盟共交分天下

八年秋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曹真由斜余奢谷欲攻漢中丞相亮待之於城固赤阪大雨道絕真

等皆還是歲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陽谿徙魯王永為甘陵王梁王理為安平王皆以魯梁在吳分界故也

九年春二月亮復出軍圍祁山始以木牛運魏司馬懿張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糧盡退軍郃追至青封與亮交戰被箭死秋八月都護李平廢徙梓潼郡漢晉春秋曰冬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

十年亮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畢教兵講武

十一年冬亮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是歲南夷劉胄反將軍馬忠破平之

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秋八月亮卒于渭濵征西大將軍魏延與丞相長史楊儀爭權不和舉兵相攻延敗走斬延首儀率諸軍還成都大赦以左將軍吳壹爲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以丞相留府長史蔣琬爲尚書令總統國事

十三年春正月中軍師楊儀廢徙漢嘉郡夏四月進蔣琬位爲大將軍

十四年夏四月後主至湔（臣松之案湔縣名也屬蜀郡音翦）登觀阪看汶水之流旬日還成都徙武都氐王苻健及氐民四百餘戶於廣都

十五年夏六月皇后張氏薨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大赦改元立子璿爲太子子瑶爲安定王冬十一月大將軍蔣琬出屯漢中

二年春三月進蔣琬位爲大司馬

三年春使越嶲太守張嶷平定越嶲郡

四年冬十月尚書令費禕至漢中與蔣琬諮論事計歲盡還

五年春正月監軍姜維督偏軍自漢中還屯涪縣

六年冬十月大司馬蔣琬自漢中還住涪十一月大赦以尚書令費禕爲大將軍

七年閏月魏大將軍曹爽夏侯玄等向漢中鎮北大將軍王平拒興勢圍大將軍費禕督諸軍往赴救魏軍退

夏四月安平王理卒秋九月禕還成都

八年秋八月皇太后薨十二月大將軍費禕至漢中行圍守

九年夏六月費禕還成都秋大赦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卒魏畧曰琬卒禕乃自攝國事

十年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衆降衛將軍姜維迎逆安撫居之于繁縣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往討破平之

十一年夏五月大將軍費禕出屯漢中秋涪陵屬國民夷反車騎將軍鄧芝往討皆破平之

十二年春正月魏誅大將軍曹爽等右將軍夏侯霸來降夏四月大赦秋衛將軍姜維出攻雍州不克而還將軍句安李韶降魏

十三年姜維復出西平不克而還

十四年夏大將軍費禕還成都冬復北駐漢壽大赦

十五年吳王孫權薨立子琮為西河王

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費禕為魏降人郭脩所殺于漢壽夏四月衛將軍姜維復率衆圍南安不克而還

十七年春正月姜維還成都大赦夏六月維復率衆出隴西冬拔狄道河間臨洮三縣民居于緜竹繁縣

十八年春姜維還成都夏復率諸軍出狄道與魏雍州刺史王經戰于洮西大破之經退保狄道城維却住鍾題

十九年春進姜維位爲大將軍督戎馬與鎮西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秋八月維爲魏大將軍鄧艾所破于上邽維退軍還成都是歲立子瓚爲新平王大赦

二十年聞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以叛姜維復率衆出駱谷至芒水是歲大赦

景耀元年姜維還成都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年宦人黃皓始專政吳大將軍孫綝廢其主亮立琅邪王休

二年夏六月立子諶爲北地王恂爲新興王虔爲上黨王

三年秋九月追謚故將軍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

四年春三月追謚故將軍趙雲冬十月大赦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卒是歲姜維復率衆出侯和爲鄧艾所破還住沓中

六年夏魏大興徒衆命征西將軍鄧艾鎭西將軍鍾會雍州刺史諸葛緒數道並攻於是遣左右車騎將軍張翼廖化輔國大將軍董厥等拒之大赦改元爲炎興冬鄧艾破衛將軍諸葛瞻於綿竹用光祿大夫譙周策降於艾奉書曰限分江漢遇值深遠偕緣蜀土斗絕一隅干運犯冒漸苒歷載遂與京畿攸隔萬里每惟黃初中文皇帝命虎牙將軍鮮于輔宣溫密之詔申三好之恩開示門戶大義炳然而否德暗弱竊貪遺緒俛仰累紀未率大教天威既震人鬼歸能之數怖駭王師神武所次敢不革面順以從命輒勑羣帥投戈釋甲官府帑藏

一無所毀百姓布野餘糧棲畝以俟后來之惠全元元之命伏惟大魏布德施化宰輔伊周含覆藏疾謹遣私署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駙馬都尉鄧良奉齎印綬請命告誠敬輸忠款存亡勑賜惟所裁之輿櫬在近不復縷陳是日北地王諶傷國之亡先殺妻子次以自殺漢晉春秋曰後主將從譙周之策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爲涕泣者紹良與艾相遇於雒縣艾得書大喜即報書王隱蜀記曰艾報書云王綱失道羣英並起龍戰虎爭終歸眞主此蓋天命去就之道也自古聖帝爰逮漢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以興洪業其不由此者未有不顚覆者也隗囂憑隴而亡公孫述據蜀而滅此皆前

世覆車之鑒也聖上明哲宰相忠賢將比隆黃軒侔功往代銜命來征思聞嘉響果煩來使告以德音此非人事豈天啓哉昔微子歸周實爲上賓君子豹變義存大易來辭謙冲以禮輿櫬皆前哲歸命之典也全國爲上破國次之自非通明智達何以見王者之義乎禪又遣太常張峻益州別駕汝超受節度遣太僕蔣顯衛命勑姜維又遣尚書郞李虎送士民簿領戸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米四十餘萬斛金銀各二千斤錦綺綵絹各二十萬疋餘物稱此

遣紹良先還艾至城北後主輿櫬自縛詣軍壘門艾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晉諸公贊曰劉禪乘騾車詣艾不具亡國之禮因承制拜後主爲驃騎將軍諸圍守悉被後主勑然後降下艾使後主止其故宮身往造焉資嚴未發明年春正月艾見收鍾會自涪至成都作亂會既死蜀中軍衆鈔畧死喪狼藉數日乃安集後主舉家東遷既至洛陽策命之曰惟景元五年三月丁亥皇帝臨軒使太常嘉命劉禪爲安樂縣公於戲其進聽朕命蓋統天載物以咸寧爲大光宅天下以時雍爲盛故孕育羣生者君人之道也乃順承天者坤元之義也上下交暢然後萬物協和庶類獲乂乃者漢氏失統六合震擾我太祖承運龍興弘濟八極是用應天順民撫有區夏于時乃考因羣傑虎爭九服不靜乘間阻遠保據庸蜀遂使西隅殊封方外壅隔自是以來干戈不戢元元之民不得保安其性幾將五紀朕永惟祖考遺志思在綏緝四海率土同軌故爰整六師耀威梁益公恢崇德

度深秉大正不憚屈身委質以愛民全國爲貴降心回慮應機豹變履信思順以享左右無疆之休豈不遠歟朕嘉與君公長饗顯祿用考咨前訓開國胙土率遵舊典錫兹玄牡苴以白茅永爲魏藩輔往欽哉公其祗服朕命克廣德心以終乃顯烈食邑萬戶賜絹萬匹奴婢百人他物稱是子孫爲三都尉封侯者五十餘人尚書令樊建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祕書令郤正殿中督張通並封列侯漢晉春秋曰司馬文王與禪宴爲之作故蜀技旁人皆爲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可至於是乎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而況姜維耶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他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郤正聞之求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對如前上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公太始七年薨於洛陽蜀記云諡曰思公子恂嗣

評曰後主任賢相則爲循理之君惑閹豎則爲昏闇之后傳曰素絲無常唯所染之信矣哉禮國君繼體踰年改元而章武之三年則革稱建興考之古義體理爲違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爲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然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沒後兹制漸虧優劣著矣華陽國志曰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

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臣松之以爲赦不妄
下誠爲可稱至於年名不易猶所未達案建武建安之
號皆久而不改未聞前史以爲美談經載十二蓋何足
云豈別有他意求之未至乎亮歿後延熙之號數盈二
十茲制漸虧
事又不然也

蜀志卷三

蜀志卷三考證

後主劉禪是歲魏黃初四年也注曾乃洗沐○宋本作
乃爲洗浴

又注祭則寡人○監本則訛即今改正

又注備則敗於小沛時建安五年也○則字疑衍

營沔北陽平石馬注萬國未靜○宋本靜作定

又注每從菲薄以益國用○每從毛本作每崇

七年閏月○毛本作七年春閏二月

涪陵屬國民夷反車騎將軍鄧芝往討○鄧芝監本訛
作鄧艾今改正

十五年吳王孫權薨○不書吳主恐字誤

大將軍費禕爲魏降人郭修所殺○監本誤郭循今改正

拔狄道河間臨洮三縣民○河間當作河關姜維傳誤同

與鎮西將軍胡濟期會上邽○鎮西毛本作征西

立子瓚爲新平王○瓚監本訛作贊今改正

偕緣蜀土○偕毛本作階

天威既震人鬼歸能之數怖駭王師○人鬼歸能句上下疑有闕文

而章武之三年則革稱建興考之古義體理爲違○臣清植按是時皇綱解紐先主遽喪民志必生惶惑未踰年而改元雖違古義實遵漢舊藉此以新視聽而悚遠邇奠民心以濟大業應權通變計宜出此史家以是譏亮毋乃失之拘乎

蜀志卷三考證

蜀志卷四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先主甘后　穆后　後主敬哀后　張后

劉永　劉理

後主太子璿

先主甘皇后沛人也先主臨豫州住小沛納以爲妾先主數喪嫡室常攝內事隨先主於荊州產後主値曹公軍至追及先主於當陽長阪于時困偪棄后及後主賴趙雲保護得免於難后卒葬于南郡章武二年追謚皇

思夫人遷葬於蜀未至而先主殂隕丞相亮上言皇思夫人履行修仁淑慎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將嬪配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存時篤義垂恩念皇思夫人神柩在遠飄颻特遣使者奉迎會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柩以到又梓宮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臣輒與太常臣賴恭等議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所由生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爲昭靈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號曰恭懷皇后孝愍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靈懷皇后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以慰寒泉之思輒與恭等案謚法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禮云上古無合葬中古後因時方有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尉告宗廟布露天下具禮儀別奏制曰可

先主穆皇后陳留人也兄吳壹少孤壹父素與劉焉有舊是以舉家隨焉入蜀焉有異志而聞善相者相后當大貴焉時將子瑁自隨遂爲瑁納后瑁死后寡居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漢晉春秋曰先主入益州吳遣迎孫夫人夫人欲將太子歸吳諸葛亮使趙雲勒兵斷江留太子乃得止羣下勸先主娉后先主疑與瑁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疏何與晉文之於子圉乎於是

納后爲夫人習鑿齒曰夫婚姻人倫之始王化之本匹夫猶不可以無禮而況人君乎晉文廢禮行權以濟其業故子犯曰有求於人必先從之將奪其國何有於妻非無故而違禮教者也今先主無權事之偪而引前失以爲譬非導其君以堯舜之道者先主從之過矣建安二十四年立爲漢中王后章武元年夏五月策曰朕承天命奉至尊臨萬國今以后爲皇后遣使持節丞相亮授璽綬承宗廟母天下皇后其敬之哉建興元年五月後主卽位尊后爲皇太后稱長樂宮壹宦至車騎將軍封縣侯延熙八年后薨合葬惠陵孫盛蜀世譜曰壹孫喬沒李雄中三十年不爲雄屈也

後主敬哀皇后車騎將軍張飛長女也章武元年納爲太子妃建興元年立爲皇后十五年薨葬南陵

後主張皇后前后敬哀之妹也建興十五年入爲貴人延熙元年春正月策曰朕統承大業君臨天下奉郊廟社稷今以貴人爲皇后使行丞相事左將軍向朗持節授璽綬勉修中饋恪肅禋祀皇后其敬之哉咸熙元年隨後主遷于洛陽漢晉春秋曰魏以蜀宮人賜諸將之無妻者李昭儀曰我不能二三屈辱乃自殺

劉永字公壽先主子後主庶弟也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永爲魯王策曰少子永受茲青土朕承天序繼統大業遵修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奄有龜蒙世爲藩輔嗚呼恭朕之詔惟彼魯邦一變適道風化存焉人

之好德世兹懿美王其秉心率禮綏爾士民是饗是宜其戒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爲甘陵王初永憎宦人黃皓皓既信任用事譖構永於後主後主稍疎外永至不得朝見者十餘年咸熙元年永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爲鄉侯

劉理字奉孝亦後主庶弟也與永異母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理爲梁王策曰小子理朕統承漢序祗順天命遵修典秩建爾于東爲漢藩輔惟彼梁土畿甸之邦民狎教化易導以禮往悉乃心懷保黎庶以永爾國王其敬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理爲安平王延熙七年卒謚曰悼王子哀王胤嗣十九年卒子殤王承嗣二十年卒景耀四年詔曰安平王先帝所命三世早夭國嗣頹絶朕用傷悼其以武邑侯輯襲王位輯理子也咸熙元年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鄉侯

後主太子璿字文衡母王貴人本敬哀張皇后侍人也延熙元年正月策曰在昔帝王繼體立嗣副貳國統古今常道今以璿爲皇太子昭顯祖宗之威命使行丞相事左將軍朗持節授印綬其勉修茂質祗恪道義諮詢典禮敬友師傅斟酌衆善翼成爾德可不務修以自勗哉時年十五景耀六年冬蜀亡咸熙元年正月鍾會作

亂於成都璿爲亂兵所殺孫盛蜀世譜曰璿弟瑤琮瓚諶詢璩六人蜀敗諶自殺餘皆內徙值永嘉大亂子孫絕滅唯永孫玄奔蜀李雄僞署安樂公以嗣禪後永和三年討李勢盛參戎行見玄於成都也

評曰易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夫人倫之始恩紀之隆莫尚於此矣是故紀錄以究一國之體焉

蜀志卷四

蜀志卷四考證

劉永策曰少子永受茲青土○少子疑當作小子

後主太子璿璿爲亂兵所殺○殺宋本作害

蜀志卷四考證

蜀志卷五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諸葛亮　子喬　瞻　董厥　樊建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獻帝春秋曰初豫章太守周術病卒劉表上諸葛玄爲豫章太守治南昌漢朝聞周術死遣朱皓代玄皓從揚州太守劉繇求兵擊玄玄退屯西城皓入南昌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殺玄玄送首詣繇此書所云與本傳不同）玄卒亮

躬畊隴畝好爲梁父吟漢晉春秋曰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
中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
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按崔氏譜州平
太尉烈子均之弟也魏畧曰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
熟而亮獨觀其大畧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
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邪臣松之以爲魏畧此言謂諸
葛亮爲公威計者可也若謂兼爲己言可謂未達其心矣老氏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凡在賢達之流固必兼
而有焉以諸葛亮之鑒識豈不能自審其分乎夫其高吟俟時情見乎言志氣所存既已定於其始矣若使游
步中華騁其龍光豈夫多士所能沈翳哉委質魏氏展其器能誠非陳長文司馬仲達所能頡頏而况於餘哉
苟不患功業不就道之不行雖志恢宇宙而終不北向者蓋以權御已移漢祚將傾方將翊贊宗傑以興微繼

絕克復爲己任故也豈其區區利在邊鄙而已乎此相如所謂鵾鵬已翔於遼廓而羅者猶視於藪澤者矣公
威名建在魏亦貴達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
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襄陽記曰劉備訪世
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
龐士元也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
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
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
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
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
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

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彊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魏畧曰劉備屯於樊城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當受敵而劉表性緩不曉軍事亮乃北行見備備與亮非舊又以其年少以諸生意待之坐集既畢衆賓皆去而亮獨留備亦不問其所欲言備性好結毦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毦而已邪備知亮非常人也乃投毦而答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邪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

冢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鎮南令國中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備從其計故衆遂强備由此知亮有英畧乃以上客禮之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臣松之以爲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詣備明矣雖聞見異辭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爲可怪劉

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

魏畧曰庶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嘗爲人報讎白堊突面被髮而走爲吏所得問其姓名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磔之擊鼓以令於市鄽莫敢識者而其黨伍共篡解之得脫於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疏巾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共止福乃卑躬早起常獨掃除動靜先意聽習經業義理精熟遂與同郡石韜相親愛初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荊州到又與諸葛亮特相善及荊州內附孔明與劉備相隨去福與韜俱來北至黃初中韜仕歷郡守典農校尉福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逮大和中諸葛亮出隴右聞元直廣元仕財如此歎曰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見用乎庶後數年病卒有碑在彭城今猶存焉

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

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
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
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
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
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絶若不能
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
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
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
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
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
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
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
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
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
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
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
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
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
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
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

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袁子曰張子布薦亮於孫權亮不肯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留臣松之以為袁孝尼著文立論甚重諸葛之為人至如此言則失之殊遠觀亮君臣相遇可謂希世一時終始之分誰能間之寧有中違斷金甫懷擇主設使權盡其量便當翻然去就乎葛生行已豈其然哉關羽為曹公所獲遇之甚厚可謂能盡其用矣猶義不背本曾謂孔明之不若雲長乎）曹公敗于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零陵先賢傳云亮時住臨蒸）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眾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

平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為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即帝位策亮為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

乾隆四年校刊

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隷校尉。

蜀記曰：晉初，扶風王駿鎮關中，司馬高平劉寶、長史滎陽桓隰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葛亮，于時譚者多譏亮託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沖以爲亮權智英畧，有踰管晏，功業未濟，論者惑焉，條亮五事隱没不聞於世者，寶等亦不能復難。扶風王慨然善沖之言。臣松之以爲亮之異美，誠所願聞，然沖之所說，實皆可疑，謹隨事難之如左：其一事曰：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難曰：案法正在劉主前死，今稱法正諫，則劉主在也。諸葛職爲股肱，事歸元首，劉主之世，亮又未領益州，慶賞刑政，不出於己。尋沖所述亮答，專自有其能，有違人臣自處之宜，以亮謙順之體，殆必不然。又云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未聞善政以刻剝爲稱。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見劉備，方得交接，開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稍欲親近，刺者尚未得便會，既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須臾，客如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姦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牆而走。難曰：凡爲刺客，皆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也。劉主有知人之鑒，而惑於此客，則此客亦一時之奇士也。又語諸葛云「足以助君補益」，則亦諸葛之流亞也。凡如諸葛之儔，鮮有爲人作刺客者矣，時主亦當惜其器用，必不投之死地也。且此人不死，要應顯達爲魏，竟是誰乎？何其寂蔑而無聞！

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

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勑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孫盛曰夫杖道扶義體存信順然後能匡主濟功終定大業語曰弈者舉棊不定猶不勝其偶況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節何以摧服強鄰囊括四海者乎備之命亮亂孰甚焉世或有謂備欲以固委付之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賢則不須若斯之誨如非其人不宜啓篡逆之塗是以古之顧命必貽話言詭僞之辭非託孤之謂幸値劉禪闇弱無猜險之性諸葛威畧足以檢衛異端故使異同之心無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釁謂之爲權不亦惑哉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决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亮集曰是歲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

令陳羣太史令許芝謁者僕射諸葛璋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遂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爲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僞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于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鋭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毁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又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三年春亮率衆南征詔賜亮金鈇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事在亮集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爲夷漢並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

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陳若秪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褘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

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臣松之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敗軍之前一年時也）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漢書地理志曰瀘津水出牂牁郡句町縣）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陽（郭沖三事曰亮屯于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偪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迴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勅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灑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

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
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彊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
亮所言宣帝後知深以爲恨難曰案陽平在漢中亮初
屯陽平宣帝尚爲荆州都督鎭宛城至曹真死後始與
亮於關中相抗禦耳魏嘗遣宣帝自宛由西城伐蜀值
霖雨不果此之前後無復有於陽平交兵事就如冲言
宣帝既舉二十萬衆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
正可設防持重何至便走乎案魏延傳云延每隨亮出
輒欲請精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亮制而不許延
常謂亮爲怯歎己才用之不盡也亮尚不以延爲萬人
別統豈得如冲言頓使將重兵在前而以輕弱自守乎
且冲與扶風王言顯彰宣帝之短對子毀父理所不容
而云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故知此書舉引皆虛

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

魏畧曰始國家以蜀中惟有劉備備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畧無備預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隴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時應亮

魏明帝西鎭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

郭冲四事曰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冀城虜姜維驅畧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亮亮顏色愀然有慼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爲愧於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難曰亮有吞魏之志久矣不始於此衆人方知也且于時師出無成傷鈇而反者衆三郡歸降而不能有姜維天水之匹夫耳獲之則於魏何損拔西縣千家不補街亭所喪以何爲功而蜀人相賀乎

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

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漢晉春秋曰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十一月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以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

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於是有散關之役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

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燿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

漢晉春秋曰是歲孫權稱尊號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咸以爲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讐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併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爲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併力且志望以滿無上進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地以爲後規下當畧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衞尉陳震慶權正號

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

漢晉春秋曰亮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應亮於是魏大司馬曹真有疾司馬宣王自荊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長安督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宣王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郃

欲分兵駐雍郿宣王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于上邽郭淮費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宣王遇于上邽之東歛兵依險軍不得交亮引而還宣王尋亮至于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以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爲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也今亮縣軍食少亦行去矣宣王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辛已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宣王還保營

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

郭冲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劍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幡兵適交參佐咸以賊衆強盛非力不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

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咸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卻宣王一戰大尅此信之由也難曰臣松之案亮前出祁山魏明帝身至長安耳此年不復自來且亮大軍在關隴魏人何由得越亮徑向劍閣亮既在戰塲本無久住之規而方休兵還蜀皆非經通之言孫盛習鑿齒搜求異同罔有所遺而並不多載冲言知其乖剌多矣

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漢晉春秋曰亮自至數挑戰宣王亦表固請戰使衛尉辛毗持節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辛佐治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魏氏春秋曰亮使至問其寢

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宣王曰亮將死矣

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

魏書曰亮糧盡勢窮憂恚歐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漢晉春秋曰亮卒于郭氏塢晉陽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于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臣松之以爲亮在渭濱魏人躡跡勝負之形未可測量而云歐血蓋因亮自亡而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略豈爲仲達歐血乎及至劉琨喪師與晉元帝箋亦云亮軍敗歐血此則引虛記以爲言也其云入谷而卒緣蜀人入谷發喪故也

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

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偪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

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

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

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

魏氏春秋曰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又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爲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亮集載作木牛流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爲牛頭雙者爲牛脚橫者爲牛領轉者爲牛足覆者爲牛背方者爲牛腹垂者爲牛舌曲者爲牛肋刻者爲牛齒立者爲牛角細者爲牛鞅攝者爲牛鞦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脚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剋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靬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脚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爲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

襄陽記曰亮初亡所在各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爲不可聽立廟於成都者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爲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已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蒸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以爲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

秋魏鎮

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襄陽記曰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爲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爲笑樂鄉里爲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

諸葛氏集目錄

開府作牧第一　權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計算第五　訓厲第六

綜覈上第七　綜覈下第八

雜言上第九　雜言下第十

貴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傳運第十三　與孫權書第十四

與諸葛瑾書第十五　與孟達書第十六

廢李平第十七　法檢上第十八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令上第二十二

軍令中第二十三　軍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

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耻善有遺
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
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
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
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荆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
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
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
征荆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
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
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卽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
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
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
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
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
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敎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
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彊不侵弱
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
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
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
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畧

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兄元遜俱

有名於時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啓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爲己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爲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亮與兄瑾書曰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書在亮集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胄裔故攀還復爲瑾後

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年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爲羽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彊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爲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景耀四年爲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尚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住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邪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干寶曰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華陽國志曰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爲乃馳

赴魏軍而死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內移河東案諸葛氏譜云京字行宗晉泰始起居注載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天下之善士也其孫京隨才署吏後爲郿令尚書僕射山濤啓事曰郿令諸葛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隔父子在蜀雖不達天命要爲盡心所事京治郿自復有稱臣以爲宜以補東宮舍人以明事人之理副梁益之論京位至廣州刺史

董厥者丞相亮時爲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徙爲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尚書僕射代陳祗爲尚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而義陽樊建代焉案晉百官表董厥字龔襲亦義陽人建字長元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爲侍中守尚書令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孫盛異同記曰瞻厥等以維好戰無功國內疲弊宜表後主召還爲益州刺史奪其兵權蜀長老猶有瞻表以閻宇代維故事晉永和三年蜀史常璩說長老云陳壽嘗爲瞻吏爲瞻所辱故因此事歸惡黃皓而云瞻不能匡矯也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蜀破之明年厥建俱詣京都同爲相國參軍其秋並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漢晉春秋曰樊建爲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枉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之所謂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方欲明之卿言起我意於是發詔治艾焉

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

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畧非其所長歟

袁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爲佐相而羣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爲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中國彊弱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復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鬬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鬬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鬬也曰亮帥數萬之衆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圊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爲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脫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曰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迹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譁路無醉人夫

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
子之論諸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
子曰亮持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
短曰然則吾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
可以備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
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
此吾之所謂可也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其述佐篇論
亮與司馬宣王書曰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
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爲世霸
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收功於蜀漢
或冊名於伊洛丕備既殁後嗣繼統各受保阿之任輔
翼幼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
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
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
一也而以貢贄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
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
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
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亡
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興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
釋鞌勝負之勢亦已決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

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戰
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姓而好開闢
土地征伐天下未爲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
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
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
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魏司馬懿才用兵
衆未易可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
則未見坦然之勳若無策以裁之則非明哲之謂海內
歸向之意也余竊疑焉請聞其說答曰蓋聞湯以七十
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讓
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爲敵戰之國勢不俱
王自操備時彊弱縣殊而備猶出兵陽平禽夏侯淵羽
圍襄陽將降曹仁生獲于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孟德
身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爲救圍不即解故蔣子通言彼
時有徙許渡河之計會國家襲取南郡羽乃軍還玄德
與操智力多少士衆衆寡用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而
語猶能暫以取勝是時又無大吳掎角之勢也今仲達
之才減於孔明當時之勢異於曩日玄德尚與抗衡孔
明何以不可出軍而圖敵邪昔樂毅以弱燕之衆兼從
五國之兵長驅彊齊下七十餘城今蜀漢之卒不少燕

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加以國家爲脣齒之援東西相應首尾如蛇形勢重大不比於五國之兵也何憚於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土地廣狹人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觀彼治國之體當時既肅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取之圖忠謀謇謇義形於主雖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蜀記曰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閭命太傅掾犍爲李興爲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陽聽鼓鞞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驤摯解褐於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豹變於受命貢感激以回莊異徐生之摘實釋臥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漢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騁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亦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甃又何祕要昔在顛夭有名無迹孰若吾儕良籌妙畫臧文既没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徵夷吾反坫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冲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扆莅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于魯蜀民知耻河渭安堵匪皐則伊寧彼管晏豈徒聖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殞其夕誰能不没貴有遺格惟子之勳移風來世詠歌餘典懦夫將厲遐哉邈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疇昔之乖萬里殊塗今我來思覿爾故墟漢高歸魂於豐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魍魎以髣髴冀影響之有餘魂而有靈豈其識諸王隱晉書云李興密之子一名安

蜀志卷五

蜀志卷五考證

諸葛亮父珪字君貢○君貢一本作子貢

好爲梁父吟○何焯曰蔡中郎琴頌云梁父悲吟周公越裳武鄉之志其有取於此乎今所傳之詞蓋非其作

謂爲信然注太尉烈子○烈監本誤作列今改正

遂詣曹公注聞元直廣元仕財如此○各本俱作聞元直龐仕元財如此臣良裘按廣元即石廣元也龐士元何嘗仕魏耶今改正

并力拒曹公注袁孝尼著文立論○監本訛作孝居今

改正

後領司隸校尉注則此客亦一時之奇士也○亦元本作必

事之如父注欲以同委付之人○宋本人作誠

國以富饒注亮在南中○宋本在作至

又注聞孟獲者爲夷漢並所服○宋本無並字

深入不毛注瀘津水○監本訛作瀘惟水　臣龍官按水經注禁水北注瀘津水則惟字實爲津字之訛

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　臣浩按文選此句上有若無興德之言六字董允傳中摘此表亦具載此句不知亮傳何獨脫之也

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華陽國志作職臣是當

所總統如前注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　臣浩按此下疑有脫文

又注幾敗北山○監本訛作伯山今改正

又注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何焯曰按趙雲以建興七年卒散關之役乃在六年後人或据此疑此表爲僞非也以元遜傳觀之自明苐此表乃劇論事勢之盡非若發漢中時所陳得以激厲士衆不妨宣洩於外失之蜀而傳之吳或伯松寫留箱

篋元遜鉤致之於身後耳集不載者益明武侯之慎非由陳氏之疏 臣明楷 按箕谷失利在六年之春散關之役在六年之冬雲以信臣宿將使其尚在自當復出其必歿於是冬之前無疑也雲傳稱七年卒當爲六年之誤

又注而不及今圖之○及今毛本作及盧本集作及蚤

君其勿辭注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戍當作伐

又注非匹夫之爲分者比○分冊府作忿比毛本作也

又注且志望以滿無上進之情○上進毛本作上岸

射殺郃注亮既出戰場本無久住之規○既出宋本作既在

亮子瞻嗣爵注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止宋本作正

諸葛喬隨亮至漢中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臣龍官按亮傳云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則此稱元年誤也當作六年

諸葛瞻其明年爲羽林中郎將○監本羽林訛作翰林今改正

內移河東注位至廣州刺史○廣州宋本作江州
董厥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臣明
楷按後主傳延熙十五年吳王孫權薨此何以云二
十四年值孫權病篤也且延熙止二十年明年即改
景耀所云二十四年亦誤此二字宜衍
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注郎以爲君臣百姓之心欣
戴之矣○君臣疑作羣臣
又注亮始出未知國中彊弱○國中宋本作中國
又注遭值際會託身盟主○盟主冊府作明主
又注木牛之奇則亦般模○宋本作則非般模言非
前人所規也

蜀志卷五考證

蜀志卷六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關羽　張飛　馬超　黃忠　趙雲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於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爲之禦侮先主爲平原相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蜀記曰曹公與劉備圍呂布於下邳關羽啓公布使秦宜祿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許之臨破又屢啓於公公疑其有異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此與魏氏春秋所說異也　先主之襲殺徐

州刺史車冑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魏書云以羽領徐州而身
還小沛建安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奔袁紹曹公禽羽以
歸拜爲偏將軍禮之甚厚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
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爲先鋒擊之羽望見
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
當者遂解白馬圍曹公卽表封羽爲漢壽亭侯初曹公
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
情問之既而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
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
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傅子

曰遼欲白太祖恐太祖之殺羽不白非事君之道乃歎
曰公君父也羽兄弟耳遂白之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
天下義士也度何時能去遼曰羽
受公恩必立效報公而後去也及羽殺顏良曹公知
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
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臣松
之以
爲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遺追以成其義
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於此乎斯實曹氏之休美從
先主就劉表表卒曹公定荊州先主自樊將南渡江別
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曹公追至當陽長阪先主斜
趣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蜀記曰初劉備在許
與曹公共獵獵中衆
散羽勸備殺公備不從及至夏口飄颻江渚羽怒曰往
日獵中若從羽言可無今日之困備曰是時亦爲國家惜
之耳若天道輔正安知此不爲福邪臣松之以爲備
後與董承等結謀但事泄不克諧耳若爲國家惜曹公

乾隆四年校刊

其如此言何羽若果有此勸而備不肯從者將以曹公腹心親戚實繁有徒事不宿構非造次所行曹雖可殺身必不免故以計而止何惜之有乎旣往之事故託爲雅言耳孫權遣兵佐先主拒曹公曹公引兵退歸先主收江南諸郡乃封拜元勳以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于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拜羽爲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率衆攻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悳梁郟陸渾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爲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宣王蔣濟以爲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曹公從之先是權遣使爲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典畧曰羽圍樊權遣使求

助之勑使莫速進又遣主簿先致命於羽羽忿其淹遲又自已得于禁等乃罵曰貉子敢爾如使樊城拔吾不能滅汝邪權聞之知其輕已僞手書以謝羽許以自往臣松之以爲荆吳雖外睦而内相猜防故權之襲羽潜師密發按呂蒙傳云伏精兵於𦩍䑺之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以此言之羽不求助於權權必不語羽當往也若許相援助何故匿其形迹乎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自輕已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懷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蜀記曰羽與晃宿相愛遥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須臾晃下馬宣令得關雲長頭賞金千斤羽驚怖謂晃曰大兄是何言邪晃曰此國之事耳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衆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于臨沮蜀記曰權遣將軍擊羽獲羽及子平權欲活羽以敵劉曹左右曰狼子不可養後必爲害曹公不即除之自取大患乃議徙都今豈可生乃斬之臣松之按吳書孫權遣將潘璋逆斷羽走路羽至即斬且臨沮去江陵二三百里豈容不時殺羽方議其生死乎又云權欲活羽以敵劉曹此書不然可以絕智者之口吳歷曰權送羽首於曹公以諸侯禮葬其屍骸追謚羽曰忠義侯蜀記曰羽初出軍圍樊夢豬嚙其足語子平曰吾今年衰矣然不得還江表傳云羽好左氏傳諷誦畧皆上口子興嗣興字安國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爲侍中中監軍數歲卒子統嗣尚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卒無子以興庶子彝續封蜀記曰龐悳子會隨鍾鄧伐蜀蜀破盡滅關氏家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先主從曹公破呂布隨還許曹公拜飛爲

中郎將先主背曹公依袁紹劉表表卒曹公入荆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先主既定江南以飛爲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侯後轉在南郡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華陽國志曰初先主入蜀至巴郡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也飛所過戰克與先主會于成都益州既平賜諸葛亮法正飛及關羽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萬錦千匹其餘頒賜各有差以飛領巴西太守曹公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迮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退引軍還南鄭巴土獲安先主爲漢中王拜飛爲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領司

隸校尉進封西鄉侯策曰朕承天序嗣奉洪業除殘靖亂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軍誥誓將行天罰以君忠毅侔蹤召虎名宣遐邇故特顯命高墉進爵兼司于京其誕將天威柔服以德伐叛以刑稱朕意焉詩不云乎匪疚匪棘王國來極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可不勉歟初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先主先主聞飛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追謚飛曰桓侯長子苞早夭次子紹嗣官至侍中尚書僕射苞子遵為尚書隨諸葛瞻於緜竹與鄧艾戰死

馬超字孟起右扶風茂陵人也父騰靈帝末與邊章韓遂等俱起事於西州初平三年遂騰率衆詣長安漢朝以遂為鎮西將軍遣還金城騰為征西將軍遣屯郿後騰襲長安敗走退還涼州司隸校尉鍾繇鎮關中移書遂騰為陳禍福騰遣超隨繇討郭援高幹於平陽超將

麗悳親斬援首後騰與韓遂不和求還京畿於是徵為衛尉以超為偏將軍封都亭侯領騰部曲典畧曰騰字壽成馬援後也桓帝時其父字子碩嘗為天水蘭干尉後失官因留隴西與羌錯居家貧無妻遂娶羌女生騰騰少貧無產業常從鄣山中斫材木負販詣城市以自供給騰為人長八尺餘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靈帝末涼州刺史耿鄙任信姦吏民王國等及氐羌反叛州郡募發民中有勇力者欲討之騰在募中州郡異之署為軍從事典領部衆討賊有功拜軍司馬後以功遷偏將軍又遷征西將軍常屯汧隴之間初平中拜征東將軍是時西州少穀騰自表軍人多乏求就穀於池陽遂移屯長平岸頭而將王承等恐騰為己害乃攻騰營時騰近出無備遂破走西上會三輔亂不復來東而與鎮西將軍韓遂結為異姓兄弟始甚相親後轉以部曲相侵又更為讐敵騰攻遂遂走合衆還攻騰殺騰妻子連兵不解建安之初國家綱紀殆弛乃使司隸校尉鍾繇涼州牧韋瑞和解之徵騰還屯槐里轉拜為前將軍假節封槐里侯北備胡寇東備白騎待士進賢矜救民命三輔甚安愛之十五年徵為衛尉騰自見年老遂入宿衛初曹公為丞相辟騰長子超不就超後為司隸校尉督軍從事討郭援援為飛矢所中乃以囊囊其足而戰破斬援首詔拜徐州刺史後拜諫議大夫及騰之入因詔拜為偏將軍使領騰營又拜超弟休奉車都尉休弟鐵騎都尉徙其家屬皆詣鄴惟超獨留超既統衆遂與韓遂合從及楊秋李堪成宜等相結進軍至潼關曹公與遂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陰欲突前提曹公曹公左右將許褚瞋目眄之超乃不敢動曹公用賈詡謀離間超遂更相猜疑軍以大敗山陽公載記曰初曹公軍在蒲阪欲西渡超謂韓遂曰宜於渭北拒之不過二十日河東穀盡彼必走矣遂曰可聽令渡蹙於河中顧不快耶超計不得施曹公聞之曰馬兒不死吾無葬地也超走保諸戎曹公追至安定會北方有事引軍東還楊阜說曹公曰超有信布之勇甚

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嚴爲其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超果率諸戎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殺涼州刺史韋康據冀城有其衆超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軍事康故吏民楊阜姜敘梁寬趙衢等合謀擊超阜敘起於鹵城超出攻之不能下寬衢閉冀城門超不得入進退狼狽乃奔漢中依張魯魯不足與計事內懷於邑聞先主圍劉璋於成都密書請降典畧曰建安十六年超與關中諸將侯選程銀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楊秋韓遂等凡十部俱反其衆十萬同據河潼建列營陳是歲曹公西征與超等戰於河渭之交超等敗走超至安定遂奔涼州詔收滅超家屬超復敗於隴上後奔漢中張魯以爲都講祭酒欲妻之以女或諫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魯乃止初超未反時其小婦弟种留三輔及超敗种先入漢中正旦种上壽於超超搥胷吐血曰闔門百口一旦同命今二人相賀邪後數從魯求兵欲北取涼州魯遣往無利又魯將楊白等欲害其能超遂從武都逃入氐中轉奔往蜀是歲建安十九年也先主遣人迎超超將兵徑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首典畧曰備聞超至喜曰我得益州矣乃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超至未一旬而成都潰以超爲平西將軍督臨沮因爲前都亭侯山陽公載記曰超因見備待之厚與備言常呼備字關羽怒請殺之備曰人窮來歸我卿等怒以呼我字故而殺之何以示於天下也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並杖刀立直超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乃大驚遂止不復呼備字明日歎曰我今乃知其所以敗爲呼人主字幾爲關羽張飛所殺自後乃尊事備臣松之按以爲超以窮歸備受其爵位何容傲慢而呼備字且備之入蜀留關羽鎮荊州羽未嘗在益土也故羽聞馬超歸降以書問諸葛亮超人才可誰比類不得如書所云羽焉得與張飛立直乎凡人行事皆謂其可也知其不

可則不行之矣超若果呼備字亦謂於理宜爾也就令羽請殺超超不應聞但見二子立直何由便知以呼字之故云幾為關張所殺乎言不經理深可忿疾也袁暐樂資等諸所記載穢雜虛謬若此之類殆不可勝言也

先主為漢中王拜超為左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驃騎將軍領涼州牧進封斄鄉侯策曰朕以不德獲繼至尊奉承宗廟曹操父子世載其罪朕用慘怛疢如疾首海內怨憤歸正反本暨於氐羌率服獯鬻慕義以君信著北土威武並昭是以委任授君抗颺虓虎兼董萬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懷保遠邇肅慎賞罰以篤漢祜以對于天下二年卒時年四十七臨沒上疏曰臣門宗二百餘口為孟德所誅畧盡惟有從弟岱當為微宗血食之繼深託陛下餘無復言追謚超曰威侯子承嗣岱位至平北將軍進爵陳倉侯超女配安平王理典畧曰初超之入蜀其庶妻董及子秋留依張魯魯敗曹公得之以董賜閻圃以秋付魯魯自手殺之

黃忠字漢升南陽人也荊州牧劉表以為中郎將與表從子磐共守長沙攸縣及曹公克荊州假行裨將軍仍就故任統屬長沙太守韓玄先主南定諸郡忠遂委質隨從入蜀自葭萌受任還攻劉璋忠常先登陷陣勇毅冠三軍益州既定拜為討虜將軍建安二十四年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淵衆甚精忠推鋒必進勸率士卒金鼓振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淵軍大敗遷征西將軍

是歲先主爲漢中王欲用忠爲後將軍諸葛亮說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先主曰吾自當解之遂與羽等齊位賜爵關內侯明年卒追謚剛侯子敘早沒無後

趙雲字子龍常山眞定人也本屬公孫瓚瓚遣先主爲田楷拒袁紹雲遂隨從爲先主主騎雲別傳曰雲身長八尺姿顏雄偉爲本郡所舉將義從吏兵詣公孫瓚時袁紹稱冀州牧瓚深憂州人之從紹也善雲來附嘲雲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迴心迷而能反乎雲答曰天下訩訩未知孰是民有倒懸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爲忽袁公私明將軍也遂與瓚征討時先主亦依託瓚每接納雲雲得深自結託雲以兄喪辭瓚暫歸先主知其不反提手而別雲辭曰終不背德也先主就袁紹雲見於鄴先主與雲同床眠臥密遣雲合募得數百人皆稱劉左將軍部曲紹不能知遂隨先主至荊州及先主爲曹公所追於當陽長阪棄妻子南走雲身抱弱子卽後主也保護甘夫人卽後主母也皆得免難遷爲牙門將軍先主入蜀雲留荊州雲別傳曰初先主之敗有人言雲已北去者先主以手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至從平江南以爲偏將軍領桂陽太守代趙範範寡嫂曰樊氏有國色範欲以配雲雲辭曰相與同姓卿兄猶我兄固辭不許時有人勸雲納之雲曰範迫降耳心未可測天下女不少遂不取範果逃走雲無纖介先是與夏侯惇戰於博望生獲夏侯蘭蘭是雲鄉里人少小相知雲白先主活之薦蘭明於法律以爲軍正雲不用自近其愼慮類如此先主入益州雲領留營司馬此時先主孫夫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先主以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權聞備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內欲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先

主自葭萌還攻劉璋召諸葛亮亮率雲與張飛等俱泝江西上平定郡縣至江州分遣雲從外水上江陽與亮會於成都成都既定以雲為翊軍將軍雲別傳曰益州既定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駮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先主即從之夏侯淵敗曹公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為可取雲兵隨忠取米忠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迎視忠等值曹公揚兵大出雲為公前鋒所擊方戰其大衆至勢偪遂前突其陳且鬭且却公軍散已復合雲陷敵還趣圍將張著被創雲復馳馬還營迎著公軍追至圍此時沔陽長張翼在雲圍內翼欲閉門拒守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公軍疑雲有伏兵引去雲擂鼓震天惟以戎弩於後射公軍公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旦自來至雲營圍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作樂飲宴至暝軍中號雲為虎威將軍孫權襲荊州先主大怒欲討權雲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斃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也先主不聽遂東征留雲督江州先主失利於秭歸雲進兵至永安吳軍已退建興元年為中護軍征南將軍封永昌亭侯遷鎮東將軍五年隨諸葛亮駐漢中明年亮出軍揚聲由斜谷道曹眞遣大衆當之亮令雲與鄧芝往拒而身攻祁山雲芝兵弱敵彊失利於箕谷然斂衆固守不至大敗軍退貶為鎮軍將軍雲別傳曰亮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答曰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為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府庫須十月為冬賜亮大善之七年卒追謚順平侯

乾隆四年校刊

初先主時惟法正見謚後主時諸葛亮功德蓋世蔣琬費禕荷國之重亦見謚陳祇寵待特加殊奬夏侯霸遠來歸國故復得謚於是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及雲乃追謚時論以爲榮雲別傳載後主詔曰雲昔從先帝功績旣著朕以幼沖涉塗艱難賴恃忠順濟於危險夫謚所以敘元勳也外議雲宜謚大將軍姜維等議以爲雲昔從先帝勞績旣著經營天下遵奉法度功效可書當陽之役義貫金石忠以衛上君念其賞禮以厚下臣忘其死死者有知足以不朽生者感恩足以殞身謹按謚法柔賢慈惠曰順執事有班曰平克定禍亂曰平應謚雲曰順平侯雲子統嗣官至虎賁中郎督行領軍次子廣牙門將隨姜維沓中臨陣戰死

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爲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馬超阻戎負勇以覆其族惜哉能因窮致泰不猶愈乎黃忠趙雲彊摯壯猛並作爪牙其灌滕之徒歟

蜀志卷六

蜀志卷六考證

關羽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軍字疑衍

將軍傅士仁屯公安○臣浩按楊戲輔臣贊注士仁字君義廣陽人也吳主孫權傳云獲將軍士仁呂蒙傳亦云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是士仁即其姓字此傳獨加傅字誤也

馬超領騰部曲注署爲軍行事典領部衆○軍行事元本作軍從事

黃忠黃忠字漢升○大平御覽作漢叔

趙雲爲先主主騎注善雲來附○善元本作喜

以雲爲翊軍將軍注雲兵隨忠取米○太平御覽作雲遣兵多遣字

蜀志卷六考證

蜀志卷七

晉 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 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龐統 法正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淸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爲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爲臥龍龐士元爲鳳雛司馬德操爲水鏡皆龐德公語也德公襄陽人孔明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德操嘗造德公值其渡沔上祀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譚其妻子皆羅列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

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德公字山民，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小姊，為魏黃門吏部郎，早卒。子渙，字世文，晉太康中為牂牁太守。統，德公從子也，少未有識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德操與語，既而歎曰：德公誠知人，此實盛德也。後郡命為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吳將周瑜助先主取荊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當西還，並會昌門，陸績、顧劭、全琮皆往。統

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張勃吳錄曰：或問統曰：如所目，陸子為勝乎？統曰：駑馬雖精，所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三百里，所致豈一人之重哉！劭就統宿，語，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祕策，攬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劭安其言而親之。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蔣濟萬機論云：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曰：子昭拔自賈豎，年至耳順，退能守靜，進能不苟。濟答曰：子昭誠自長幼完潔，然觀其臿齒牙，樹頰胲，吐脣吻，自非文休敵也。胲音改。「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績、劭謂統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深與統相結而還。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

乾隆四年校刊

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江表傳曰先主與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爲周公瑾功曹孤到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乎在君爲君卿其無隱統對曰有之備歎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耳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獨篤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賴孤爲援故決意不疑此誠出於險塗非萬全之計也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並爲軍師中郎將九州春秋曰統說備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民彊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備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統曰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順守報之以義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遂行亮留鎮荊州統隨從入蜀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涪統進策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爲璋北征漢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彊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

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卽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逡巡引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初不顧謝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習鑿齒曰夫霸王者必體仁義以爲本仗信順以爲宗一物不具則其道乖矣今劉備襲奪璋土權以濟業負信違情德義具愆雖功由是隆宜大傷其敗譬斷手全軀何樂之有龐統懼斯言之泄宜知其君之必悟故衆中匡其失而不修常謙之道矯然太當盡其謇諤之風夫上失而能正是有臣也納勝而無執是從理也有臣則陛隆堂高從理則羣策必舉一言而三善兼明暫諫而義彰百代可謂達乎大體矣若惜其小失而廢大益矜此過言自絕遠讜能成業濟務者未之有也臣松之以爲謀襲劉璋計雖出於統然違義成功本由詭道心旣內疚則歡情自戢故聞備稱樂之言不覺率爾而對也備宴酣失時事同樂禍自比武王曾無愧色此備有非而統無失其云君臣俱失蓋分謗之言耳習氏所論雖大旨無乖然推演之辭近爲流宕也進圍雒縣統率衆攻城爲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主痛惜言則流涕拜統父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亮親爲之拜追賜統爵關內侯謚曰靖侯統子宏字巨師剛簡有臧否輕傲尚書令陳祗爲祗所抑卒於涪陵太守統弟林以荊州治中從事參鎭北將軍黃權征吳值軍敗隨權入魏魏封列侯至鉅鹿太守襄陽記曰林婦同郡習禎妹禎事在楊戲輔臣

贊曹公之破荆州林與林分隔守養弱女十有餘年後林隨黃權降魏始復集聚魏文帝聞而賢之賜牀帳衣服以顯其義節

法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也祖父眞有淸節高名三輔決錄注曰眞字高卿少明五經兼通讖緯學無常師名有高才常幅巾見扶風守守曰哀公雖不肖猶臣仲尼柳下惠不去父母之邦欲相屈爲功曹何如眞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四時朝覲若欲吏使之眞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扶風守遂不敢以爲吏初眞年未弱冠父在南郡步往候父已欲去父留之待正旦使觀朝吏會者數百人眞於牕中闚其與父語畢問眞孰賢眞曰曹掾胡廣有公卿之量其後廣果歷九卿三公之位世以服眞之知人前後徵辟皆不就友人郭正美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卒正父衍字季謀司徒掾廷尉左監建安初天下饑荒正與同郡孟達俱入蜀依劉璋久之爲新都令後召署軍議校尉既不任用又爲其州

邑俱僑客者所謗無行志意不得益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忖璋不足與有爲常竊歎息松於荆州見曹公還勸璋絕曹公而自結先主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讓不得已而往正既還爲松稱說先主有雄畧密謀協規願共戴奉而未有緣後因璋聞曹公欲遣將征張魯之有懼心也松遂說璋宜迎先主使之討魯復令正銜命正既宣指陰獻策於先主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張松州之股肱以響應於內然後資益州之殷富憑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先主然之泝江而西與璋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璋鄭度說璋曰華陽

(國志曰度廣漢人爲州從事)左將軍縣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則必禽耳先主聞而惡之以問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憂也璋果如正言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於是黜度不用其計及軍圍雒城正牋與璋曰正受性無術盟好違損懼左右不明本末必並歸咎蒙恥沒身辱及執事是以捐身於外不敢反命恐聖聽穢惡其聲故中間不有牋敬顧念宿遇瞻望悢悢

然惟前後披露腹心自從始初以至於終實不藏情有所不盡但愚闇策薄精誠不感以致於此耳今國事已危禍害在速雖捐放於外言足憎尤猶貪極所懷以盡餘忠明將軍本心正之所知也實爲區區不欲失左將軍之意而卒至於是者左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謂可違信黷誓而以意氣相致日月相遷趨求順耳悅目隨阿遂指不圖遠慮爲國深計故也事變既成又不量彊弱之勢以爲左將軍縣遠之衆糧穀無儲欲得以多擊少曠日相持而從關至此所歷輒破離宮別屯日自零落雒下雖有萬兵皆壞陣之卒破軍之將若欲爭一旦

之戰則兵將勢力實不相當各欲遠期計糧者今此營守已固穀米已積而明將軍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敵對遂多所供遠曠愚意計之謂必先竭將不復以持久也空爾相守猶不相堪今張益德數萬之衆已定巴東入犍爲界分平資中德陽三道並侵將何以禦之本爲明將軍計者必謂此軍縣遠無糧饋運不及兵少無繼今荆州道通衆數十倍加孫車騎遣弟及李異甘寧等爲其後繼若爭客主之勢以土地相勝者今此全有巴東廣漢犍爲過半已定巴西一郡復非明將軍之有也計益州所仰惟蜀蜀亦破壞三分亡二吏民疲困思爲亂

者十戶而八若敵遠則百姓不能堪役敵近則一旦易主矣廣漢諸縣是明比也又魚復與關頭實爲益州福禍之門今二門悉開堅城皆下諸軍並破兵將俱盡而敵家數道並進已入心腹坐守都雒存亡之勢昭然可見斯乃大略其外較耳其餘屈曲難以辭極也以正下愚猶知此事不可復成况明將軍左右明智用謀之士豈當不見此數哉旦夕偷幸求容取媚不慮遠圖莫肯盡心獻良計耳若事窮勢迫將各索生求濟門戶展轉反覆與今計異不爲明將軍盡死難也而尊門猶當受其憂正雖獲不忠之謗然心自謂不負聖德顧惟分義

實竊痛心左將軍從本舉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爲可圖變化以保尊門十九年進圍成都璋蜀郡太守許靖將踰城降事覺不果璋以危亡在近故不誅靖璋既稽服先主以此薄靖不用也正說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爲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先主於是乃厚待靖孫盛曰夫禮賢崇德爲邦之要道封墓式閭先王之令軌故必以體行英邈高義冠世然後可以延視四海振服羣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靖處室則友于不穆出身則受位非所語信則夷險易心論識則殆爲釁首安在其可寵先而有以感致者乎若乃浮虛是崇偸薄斯榮則秉直杖義之士將何以禮之正務眩惑之術違貴尚之風譬之郭隗非其倫矣臣松之以爲郭隗非賢猶以權計蒙寵況文休名聲夙著天下謂之英偉雖末年有瑕而事不彰徹若不加禮何以釋遠近之惑乎法正以靖方隗未爲不當而盛以封墓式閭爲難何其迂哉然則燕昭亦非豈唯劉翁至於友于不穆失由子將尋蔣濟之論知非文休之尤盛又譏其受任非所將謂仕於董卓卓初秉政顯擢賢俊受其策爵者森然皆是文休爲選官在卓未至之前後遷中丞不爲超越然以此爲貶則荀爽陳紀之儔皆應擯棄於世矣以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飡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彊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

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凜凜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孫盛曰夫威福自下亡家害國之道刑縱於寵毀政亂理之源安可以功臣而極其陵肆嬖幸而藉其國柄者哉故顛頡雖勤不免違命之刑楊干雖親猶加亂行之戮夫豈不愛王憲故也諸葛氏之言於是乎失政刑矣二十二年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偪故耳今策淵郃才畧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則必可克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

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奬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正亦從行二十四年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興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正曰可擊矣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曹公西征聞正之策曰吾故知玄德不辦有此必爲人所教也臣松之以爲蜀與漢中其由脣齒也劉主之智豈不及此將計畧未展正先發之耳夫聽用嘉謀以成功業霸王之主誰不皆然魏武以爲人所教亦豈劣哉此蓋耻恨之餘辭非測實之常言也先主立爲漢中王以正爲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先主爲之流

涕者累日謚曰翼侯賜子邈爵關內侯官至奉車都尉漢陽太守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毎奇正智術先主旣稱尊號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耻羣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評曰龐統雅好人流經學思謀于時荊楚謂之高俊法正著見成敗有奇畫策筭然不以德素稱也擬之魏臣統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儔儷邪先主與曹公爭勢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無敢諫者矢下如雨正乃往當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親當矢石况小人乎先主乃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退

蜀志卷七

蜀志卷七考證

龐統由是漸顯注司馬德操爲水鏡○毛本作氷鏡

又注德公字山民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小姊爲魏

黃門吏部郎○臣明楷按後漢書注作德公子字山

民可知仕魏者非德公也此脫去子字不然幾疑德

公爲遁操不終矣或字字卽爲子字之誤

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注駑牛一日行三百里○元

修本作三十里

有似汝南樊子昭注退能守靜進能不苟○退能監本

訛作退難今改正

法正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宋本懦下有弱字

顧念宿遇瞻望悵悵○監本悵悵作恨恨今改正

日月相遷○相遷監本訛作相選今改正

必為人所致也注將計畧未展正先發之耳○將元本作特

又注非測賓之常言也○常宋本作當

正其程郭之儔儷耶注先主與曹公爭○臣龍官按此注當在上節必不傾危矣之下但不知所引何書也

蜀志卷七考證

蜀志卷八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許靖　麋竺　孫乾　簡雍　伊籍　秦宓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為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敘以馬磨自給潁川劉翊為汝南太守乃舉靖計吏察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靈帝崩董卓秉政以漢陽周毖為吏部尚書與靖共議謀進退天下之士沙汰穢濁顯拔幽滯進用潁川荀爽韓融陳紀等為公卿郡守拜尚

書韓馥爲冀州牧侍中劉岱爲兗州刺史潁川張咨爲南陽太守陳留孔伷爲豫州刺史東郡張邈爲陳留太守而遷靖巴郡太守不就補御史中丞馥等到官各舉兵還向京都欲以誅卓卓怒毖曰諸君言當拔用善士卓從君計不欲違天下人心而諸君所用人至官之日還來相圖卓何用相負叱毖令出於外斬之靖從兄陳相瑒又與伷合規靖懼誅奔伷蜀記云靖後自表曰黨賊求生情所不忍守官自危死不成義竊念古人當難詭常權以濟其道伷卒依揚州刺史陳禕禕死吳郡都尉許貢會稽太守王朗素與靖有舊故往保焉靖收恤親理經紀振贍出於仁厚孫策東渡江皆走交

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疏親悉發乃從後去當時見者莫不歎息既至交阯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陳國袁徽以寄寓交州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英才偉士智略足以計事自流宕已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已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鉅鹿張翔萬機論云翔字元鳳銜王命使交部乘勢募靖欲與誓要靖拒而不許靖與曹公書曰世路戎夷禍亂遂合駑怯偷生自竄蠻貊成闊十年吉凶禮廢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款密久要不忘迫於袁術方命圮族扇動羣逆津塗四

塞雖縣心北風欲行靡由正禮師退術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與失據三江五湖皆爲虜庭臨時困厄無所控告便與袁沛鄧子孝等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甌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薄風波絕糧茹草饑殍荐臻死者大半既濟南海與領守兒孝悳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整勑元戎西迎大駕巡省中嶽承此休問且悲且喜即與袁沛及徐元賢復共嚴裝欲北上荆州會蒼梧諸縣夷越蠭起州府傾覆道路阻絕元賢被害老弱並殺靖尋循渚岸五千餘里復遇疾癘伯母隕命并及羣從自諸妻子一時略盡復相扶持前到此郡計爲

兵害及病亡者十遺一二生民之艱辛苦之甚豈可具陳哉臣松之以爲孔子稱賢者避世其次避地蓋貴其識見安危去就得所也許靖羈客會稽闔閭之士孫策之來於靖何爲而乃泛萬里之海入疫癘之鄉致使尊弱塗炭百罹備經可謂自貽矣謀臣若斯難以言智孰若安時處順端拱吳越與張昭張紘之儔同保元吉者哉懼卒顛仆永爲亡虜憂瘁慘慘忘寢與食欲附奉朝貢使自獲濟通歸死闕庭而荆州水陸無津交部驛使斷絕欲上益州復有峻防故官長吏一不得入前令交阯太守士威彥深相分託於益州兄弟又靖亦自與書辛苦懇惻而復寂寞未有報應雖仰瞻光靈延頸企踵何由假翼自致哉知聖主允明顯授足下專征之任凡諸逆節多所誅討想力競

者一心順從者同規矣又張子雲昔在京師志匡王室令雖臨荒域不得參與本朝亦國家之藩鎮足下之外援也子雲名津南陽人爲交州刺史見吳志若荆楚平和王澤南至足下忽有聲命於子雲勤見保屬令得假途由荆州出不然當復相紹介於益州兄弟使相納受儻天假其年人緩其禍得歸死國家解逋逃之負泯軀九泉將復何恨若時有險易事有利鈍人命無常隕沒不達者則永銜罪責入於畜土矣昔營丘翼周杖鉞專征博陸佐漢虎賁警蹕漢書霍光傳曰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警蹕未詳虎賁所出也今日足下扶危持傾爲國柱石秉師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

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夫爵高者憂深祿厚者責重足下據爵高之任當責重之地言出於口即爲賞罰意之所存便爲禍福行之得道即社稷用寧行之失道即四方散亂國家安危在於足下百姓之命縣於執事自華及夷顒顒注望足下任此豈可不遠覽載籍廢興之由榮辱之機棄忘舊惡寬和羣司審量五材爲官擇人苟得其人雖讎必舉苟非其人雖親不授以寧社稷以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音於管絃勒勳於金石願君勉之爲國自重爲民自愛翔恨靖之不自納搜索靖所寄書疏盡投之于水後劉璋遂使使

乾隆四年校刊

招靖靖來入蜀璋以靖爲巴郡廣漢太守南陽宋仲子於荊州與蜀郡太守王商書曰文休倜儻瑰瑋有當世之具足下當以爲指南益州耆舊傳曰商字文表廣漢人以才學稱聲問著於州里劉璋辟爲治中從事是時王塗隔絕州之牧伯猶七國之諸侯也而璋懦弱多疑不能黨信大臣商奏記諫璋璋頗感悟初韓遂與馬騰作亂關中數與璋父焉交通而至騰子超復與璋相聞有連蜀之意商謂璋曰超勇而不仁見得不思義不可以爲脣齒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今之益部土美民豐寶物所出斯乃狡夫所欲傾覆超等所以西望也若引而近之則由養虎而自遺患矣璋從其言乃拒絕之荊州牧劉表及儒者宋忠咸聞其名遺書與商敘致殷勤許靖號爲臧否至蜀見商而稱之曰設使商生於華夏雖王景興無以加也璋以商爲蜀郡太守成都禽堅有至孝之行商表其墓追贈孝廉又與嚴君平李弘立祠作銘以旌先賢修學廣農百姓便之在郡十載卒於官許靖代之建安十六年轉在蜀郡山陽公載記曰建安十七年漢立皇子熙爲濟陰王懿爲山陽王敦爲東海王靖聞之曰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孟德之謂乎十九年先主克蜀以靖爲左將軍長史先主爲漢中王靖爲太傅及卽尊號策靖曰朕獲奉洪業君臨萬國夙宵惶惶懼不能綏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其敬敷五教在寬君其勖哉秉德無怠稱朕意焉靖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爲之拜章武二年卒子欽先靖夭沒欽子游景耀中爲尚書始靖兄事頴川陳紀與陳郡袁煥平原華歆東海王朗等親善歆朗及紀并子羣魏初爲公輔大臣咸與靖書申陳舊好情義款至文多故不載魏略王朗與文休書

曰文休足下消息平安甚善甚善豈意脫別三十餘年
而無相見之緣乎詩人比一日之別於歲月豈況悠悠
歷累紀之年者哉自與子別若沒而復浮若絕而復連
者數矣而今而後居升平之京師攀附於飛龍之聖主
儕輩略盡幸得老與足下並爲遺種之叟而相去數千
里加有適蹇之隔時聞消息於風聲托舊情於思想耿
耿與處與異世無以異也往者隨軍到荊州見鄧子孝
桓元將粗聞足下動靜云夫子旣在益州執職領郡德
素規矩老而不墮是時侍宿武皇帝於江陵劉景升聽
事之上共道足下於通夜拳拳饑渴誠無已也自夫子
在東宮及郎位之後每會羣賢論天下髦雋之見在者
豈獨人盡易爲英士鮮易取最故乃猥以原壤之朽質
感夫子之情聽每欽足下以爲謀首豈其注意乃復過
於前世書曰人惟求舊易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劉將
軍之與大魏兼而兩之總此二義前世邂逅以同爲睽
非武皇帝之旨頃者蹉跌其泰而否亦非足下之意也
深思書易之義利結分於宿好故遺降者送吳所獻致
名馬貂罽得因無嫌道初開通展敍舊情以達聲問久
濶情惱非夫筆墨所能寫陳亦想足下同其志念今者
親生男女兒有幾人年並幾何僕連失一男一女今有

二男大男名肅年二十九生於會稽小兒裁歲餘臨書
愴恨有懷緬然又曰過聞受終於文祖之言於尚書又
聞歷數在躬允執其中之文於論語豈自意得於老耄
之齒正值天命受於聖主之會親見三讓之弘辭觀衆
瑞之總集覩升堂穆穆之盛禮瞻燔燎焜曜之青烟于
時忽自以爲處唐虞之運際於紫微之天庭也徒慨不
得攜子之手共列於世有二子之數以聽有唐欽哉之
命也子雖在裔土想亦極日而廻望側耳而還聽延頸
而鶴立也昔汝南陳公初拜不依故常讓上卿於李元
禮以此推之吾宜退身以避子位也苟得避子以竊讓
名然後綏帶委質游談於平勃之間與子共陳往將避
地之艱辛樂酒酬讌高談大噱亦足遺憂而忘老提筆
陳情隨以喜笑又日前夏有書而未達今重有書而并
致前問皇帝旣深悼劉將軍之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
又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氣類之徒遂沈溺於羌夷異
種之間永與華夏乖絕而無朝聘中國之期緣瞻睎故
士桑梓之望也故復運慈念而勞仁心重下明詔以發
德音申勅勗等使重爲書與足下等以足下聰明撰殷
勤之聖意亦足悟海岱之所常在知百川之所宜注矣
昔伊尹去夏而就殷陳平違楚而歸漢猶躍德於阿衡

乾隆四年校刊

著功於宰相若足下能弼人之遺孤定人之猶豫去非常之僞號事受命之大魏客主兼不世之榮名上下蒙不朽之常耀功與事並聲與勳著考績效足以超越伊呂矣既承詔直且服舊之情情不能已若不言足下之所能陳足下之所見則無以宣明詔命弘光大之恩敘宿昔夢想之思若天啓衆心子導蜀意誠此意有攜手之期若險路未夷子謀不從則懼聲問或否復面何由前後二書言每及斯希不切然有動於懷足下周游江湖以暨南海歷觀夷俗可謂偏矣想子之心結思華夏可謂深矣爲身擇居猶願中土爲主擇居安可以不繫意於京師而持疑於荒裔乎詳思愚言速示還報也

麋竺字子仲東海朐人也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產鉅億搜神記曰竺嘗從洛歸未達家數十里路傍見一婦人從竺求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麋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得不燒如此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家遽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後徐州牧陶謙辟爲別駕從事謙

盖分泰山置竺郡去
官郡亦
不及之

卒竺奉謙遺命迎先主於小沛建安元年呂布乘先主之出拒袁術襲下邳虜先主妻子先主轉軍廣陵海西竺於是進妹於先主爲夫人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于時困匱賴此復振後曹公表竺領嬴郡太守曹公集載公表曰泰山郡界廣遠舊多輕悍權時之宜可分五縣爲嬴郡揀選清廉以爲守將偏將軍麋竺素履忠貞文武昭烈請以竺領嬴郡太守撫慰吏民竺弟芳爲彭城相皆去官隨先主周旋先主將適荊州遺竺先與劉表相聞以竺爲左將軍從事中郎益州既平拜爲安漢將軍班在軍師將軍之右竺雍容敦雅而幹翮非所長是以待之以上賓之禮未嘗有所統御然賞賜優寵無與爲比芳爲南郡

太守與關羽共事而私好攜貳叛迎孫權羽因覆敗竺面縛請罪先主慰諭以兄弟罪不相及崇待如初竺慙恚發病歲餘卒子威官至虎賁中郎將威子照虎騎監自竺至照皆便弓馬善射御云

孫乾字公祐北海人也先主領徐州辟爲從事(鄭玄傳云玄薦乾於州乾被辟命玄所舉也)後隨從周旋先主之背曹公遣乾自結袁紹將適荊州乾又與麋竺俱使劉表皆如意指後表與袁尚書說其兄弟分爭之變曰每與劉左將軍孫公祐共論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爲悲傷也其見重如此先主定益州乾自從事中郎爲秉忠將軍見禮次麋竺與簡雍同等頃之卒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主至荊州雍與麋竺孫乾同爲從事中郎常爲談客往來使命先主入益州劉璋見雍甚愛之後先主圍成都遣雍往說璋璋遂與雍同輿而載出城歸命先主拜雍爲昭德將軍優游風議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項枕臥語無所爲屈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主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

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雍之滑稽皆此類也或曰雍本姓耿幽州人語謂耿爲簡遂隨音變之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也少依邑人鎮南將軍劉表先主之在荊州籍常往來自託表卒遂隨先主南渡江從入益州益州既定以籍爲左將軍從事中郎見待亞於簡雍孫乾等遣東使於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權甚異之後遷昭文將軍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由此五人焉

秦宓字子勑廣漢緜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稱疾不往奏記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定祖曰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黃髮而易稱顏淵固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雋而遺舊齒衆論不齊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撫亂修己以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時殊趣震驚鄰國駭動四方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內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懼昔楚葉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偽徹天何況於真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今見察則一州斯

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雙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隨和炳然有如皦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餘情區區貪陳所見

益部耆舊傳曰安廣漢人少事聘士楊厚究極圖籍游覽京師還家講授與董扶俱以學行齊聲郡請功曹州辟治中別駕終不久居舉孝廉茂才太尉載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安味精道度厲節高遯操其器量國之元寶宜處弼疑之輔以消非常之咎玄纁之禮所宜招命王塗隔塞遂無聘命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門人慕仰爲之碑銘後丞相亮問秦宓以安所長宓曰記人之善忘人之過

劉璋時宓同郡王商爲治中從事與宓書曰貧賤困苦亦何時可以終身卞和衒玉以耀世宜一來與州尊相見宓答書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易曰確乎其不可拔夫何衒之有且以國君之賢子爲良輔不以是時建蕭張之策未足爲智也僕得曝背乎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翺翔於林澤與沮溺之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皐安身爲樂無憂爲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戚焉後商爲嚴君平李弘立祠宓與書曰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爲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嚴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山嶽不移使

楊子不歎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如楊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于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僕亦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銘先是李權從宓借戰國策宓曰

戰國從横用之何爲權曰仲尼嚴平會聚衆書以成春秋指歸之文故海以合流爲大君子以博識爲弘宓報曰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道非虛無自然嚴平不演海以受淤歲一蕩清君子博識非禮不視今戰國反覆儀秦之術殺人自生亡人自存經之所疾故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是以老氏絕禍於未萌豈不信邪成湯大聖覩野魚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而棄朝事臣松之案書傳魯定公無善可稱宓謂之賢者淺學所未達也若此輩類焉可勝陳道家法曰不見所欲使心不亂是故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其直如

矣君子所履洪範記災發於言貌何戰國之譎權乎哉或謂宓曰足下欲自比於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瓌穎乎宓答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事蓋有不可嘿嘿也劉向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臣松之案中經部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錄餘者所謂七篇接輿行且歌論家以光篇漁父詠滄浪賢者以耀章此二人者非有欲於時者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五采自飾畫哉天性自然也蓋河洛由文興六經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以僕之愚猶恥革子成之誤況賢於己者乎臣松之案今論語作棘子成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屈於子貢之言故謂之誤也

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請宓爲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宓稱疾臥在茅舍纂將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廚膳即宓第宴談宓臥如故纂問朴曰至於貴州養生之具實絕餘州矣不知士人何如餘州也朴對曰乃自先漢以來其爵位者或不如餘州耳至於著作爲世師式不負於餘州也嚴君平見黃老作指歸揚雄見易作太玄見論語作法言司馬相如爲武帝制封禪之文于今天下所共聞也纂曰仲父何如宓以簿擊頰簿手版也曰願明府勿以仲父之言假於小草民請爲明府陳其本紀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

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爲東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上爲天井左思蜀都賦曰遠則岷山之精上爲井絡天地運期而會昌景福肸蠁而興作淮濟四瀆江爲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帝王世紀曰鯀納有莘氏女曰志是爲修己上山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臆圮胷坼而生禹於石紐譙周蜀本紀曰禹本汶山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其地名刳兒坪見世帝紀昔堯遭洪水鯀所不治禹疏江決河東注于海爲民除害生民已來功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布治房心決政參伐參伐則益州分野三皇乘祇車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蜀記曰三皇乘祇車出谷口未詳宓所由知爲斜谷也此便鄙州之阡陌明府以雅意論之何若於天下乎於是纂逡巡無以復答益州

辟宓爲從事祭酒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吳宓陳天時必無其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宓迎爲別駕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衆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從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

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溫曰何姓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没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溫大敬服宓之文辯皆此類也遷大司農四年卒初宓見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宓辯其不然之本又論皇帝王霸養龍之說甚有通理譙允南少時數往諮訪記錄其言於春秋然否論文多故不載

評曰許靖夙有名譽既以篤厚爲稱又以人物爲意雖行事舉動未悉允當蔣濟以爲大較廊廟器也萬機論論許子將曰許文休者大較廊廟器也而子將貶之若實不貴之是不明也誠令知之蓋善人也麋竺孫乾簡雍伊籍皆雍容風議見禮於世秦宓始慕肥遯之高而無若愚之實然專對有餘文藻壯美可謂一時之才士矣

乾隆四年校刊

蜀志卷八

蜀志卷八考證

許靖仁恕惻怛○惻怛宋本作惻隱

并及羣從自諸妻子一時略盡○冊府作洎諸妻子

豈可具陳哉注謀臣若斯難以言智○臣龍官按謀臣疑當作謀身蓋譏文休避地交州室家顛沛無保身之哲也

知聖主允明○允冊府作光

虎賁警蹕注光出都肆郎羽林道上稱警蹕○肆宜作肄

文多故不載注過閏受終於文祖之言○過冊府作愚

又注旣深悼劉將軍之早世○臣清植按本傳靖於章武二年卒此書乃在先主旣喪之後則靖不及見矣豈異國乖隔靖雖歿而朗不知耶諸葛亮集云朗等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亮不答而作正議此書當是一時事

又注旣承詔直且服舊之情○直字疑

麋竺益州旣平拜爲安漢將軍○旣平太平御覽作旣定

秦宓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今冊府作令

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冊府作僕聞書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

參伐則益州分野○何焯曰漢書地理志蜀系秦分統於輿鬼東井參伐乃魏地星也此云參伐則益州分野未詳

蔣濟以爲大較廊廟器也注誡令知之蓋善人也○臣明楷按善人或疑作人善然此句文義殊晦夫文休本廊廟之器而子將貶之不知則咎在不明知之又近於蔽善兩無當也

蜀志卷八考證

蜀志卷九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董和　劉巴　馬良弟謖　陳震
董允陳祗黄皓　呂乂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江州人漢末和率宗族西遷益州牧劉璋以爲牛鞞音髀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爲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然縣界豪彊憚和嚴法說

璋轉和爲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還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先主定蜀徵和爲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後爲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如此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爲亮主簿有忠藎之效故見褒述亮卒爲中典軍統諸軍封成陽亭侯遷中監軍前將軍督漢中假節領兗州刺史至右驃騎將軍濟弟博歷長水校尉尚書

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也少知名零陵先賢傳曰巴祖父曜蒼梧太守父祥江夏太守盪寇將軍時孫堅舉兵討董卓以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祥與同心南陽士民由此怨祥舉兵攻之與戰敗亡劉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殺之數遣祥故所親信人密詐謂巴曰劉牧欲相危害可相隨逃之如此再三巴輒不應且以報表表乃不殺巴年十八郡署戶曹史主記主簿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巴

學巴答曰皆游荊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令賢甥摧鸞鳳之艷遊燕雀之宇將何以啓明之哉愧於有若無實若虛何以堪之荊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皆不就表卒曹公征荊州先主奔江南荊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北詣曹公曹公辟爲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零陵先賢傳曰曹公敗於烏林還北時欲遣桓階階辭不如巴巴謂曹公曰劉備據荊州不可也公曰備如相圖孤以六軍繼之也會先主略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遠適交阯零陵先賢傳云巴往零陵事不成欲游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烝巴與亮書曰乘危歷險到值思義之民自與之衆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荊州矣亮追謂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荊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還此其宜也足下何言邪先主深以爲恨巴復

從交阯至蜀零陵先賢傳曰巴入交阯更姓爲張與交阯太守士燮計議不合乃由牂牁道去爲益州郡所拘留太守欲殺之主簿曰此非常人不可殺也主簿請自送至州見益州牧劉璋璋父焉昔爲巴父祥所舉孝廉見巴驚喜每大事輒以咨訪臣松之案劉焉在漢靈帝時已經宗正太常出爲益州牧祥始以孫堅作長沙時爲江夏太守不得舉焉爲孝廉明也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零陵先賢傳曰璋遣法正迎劉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爲害不可內也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而諸葛孔明數稱薦之先主辟爲左將軍西曹掾零陵先賢傳曰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邪備又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

蜀志卷九

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幃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初攻劉璋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賈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閒府庫充實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巴爲尚書後代法正爲尚書令躬履清儉不治產業又自以歸附非素懼見猜嫌恭默守靜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零陵先賢傳曰是時中夏人情未一聞備在蜀四方延頸而備銳意欲即眞巴以爲如此示天下不廣且欲緩之與主簿雍茂諫備備以他事殺茂由是遠人不復至矣先主稱尊號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作也章武二年卒卒後魏尚書僕射陳羣與丞相諸葛亮書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零陵先賢傳曰輔吳將軍張昭嘗對孫權論巴褊阨不當拒張飛太甚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沈浮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爲高士乎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先主領荊州辟爲從事及先主入蜀諸葛亮亦從後往良留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臣松之以爲良蓋與亮結爲兄弟或相與有親亮年長良故呼亮爲尊兄耳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

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先主辟良爲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亮曰今衘國命協穆二家幸爲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卽爲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先主稱尊號以良爲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會先主敗績於夷陵良亦遇害先主拜良子秉爲騎都尉良弟謖字幼常以荆州從事隨先主入蜀除緜竹成都令越嶲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

襄陽記曰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對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彊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

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爲宜令爲先鋒而亮違衆拔謖統大衆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爲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謖下獄物故亮爲之流涕良死時年三十六謖年三十九

襄陽記曰謖臨終與

亮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謖雖死無恨於黃壤也于時十萬之衆爲之垂涕亮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習鑿齒曰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夫晉人規林父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成闇得臣之益己故殺之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駑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不亦難乎且先主誡謖之不可大用豈不謂其非才也亮受誡而不獲奉承明謖之難廢也爲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節任隨器付業知之大過則違明主之誡裁之失中即殺有益之人難乎其可與言智者也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先主領荊州牧辟爲從事部諸郡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爲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名爲汶山太守轉在犍爲建興三年入拜尚書遷尚書令奉命使吳七年孫權稱尊號以震爲衞尉賀權踐阼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震入吳界移關候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明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燎受符剖判土宇天下響應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討賊則何寇不滅哉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聘敘好踐界踊躍入則如歸獻子適魯犯其山諱春秋譏之望必啓告使行人睦焉即日張旍誥衆各自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幸必

斟誨示其所宜震到武昌孫權與震升壇歃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并涼冀兖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震還封城陽亭侯九年都護李平坐誣罔廢諸葛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十三年震卒子濟嗣

董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也先主立太子允以選爲舍人徙洗馬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亮尋請禕爲參軍允遷爲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攸之性素和順備員而已楚國先賢傳曰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於時獻納之任允皆專之矣允處事爲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爲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尚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上疏以讓費禕及允又表

允內侍歷年翼贊王室宜賜爵土以褒勳勞允固辭不受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辟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辨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脩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襄陽記曰董恢字休緒襄陽人入蜀以宣信中郎副費禕使吳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諸君憒憒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愕然四顧視不能即答恢目禕曰可速言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埽除彊賊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樂諸葛亮聞之以爲知言還未滿三日辟爲丞相府屬遷巴郡太守臣松之案漢晉春秋亦載此語不云董恢所教辭亦小異此二書俱出習氏而不同若此本傳云恢年少官微若已爲丞相府屬出作巴郡則官不微矣以此疑習氏之言爲不審的也延熙六年加輔國將軍七年以侍中守尚書令爲大將軍費禕副貳九年卒華陽國志曰時蜀人以諸葛亮蔣琬費禕及允爲四相一號四英也陳祇代允爲侍中與黃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事祇死後皓從黃門令爲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及鄧艾至蜀聞皓姦險收閉將殺之而皓厚賂艾

左右得免祗字奉宗汝南人許靖兄之外孫也少孤長於靖家弱冠知名稍遷至選曹郎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數術費禕甚異之故超繼允内侍呂乂卒祗又以侍中守尚書令加鎭軍將軍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祗上常率衆在外希親朝政祗上承主指下接閹豎深見信愛權重於維景耀元年卒後主痛惜發言流涕乃下詔曰祗統職一紀柔嘉維則幹肅有章和義利物庶績允明命不融遠朕用悼焉夫存有令問則亡加美謚謚曰忠侯賜子粲爵關内侯拔次子裕爲黄門侍郎自祗之有寵後主追怨允日深謂爲自輕由祗媚兹一人皓搆閒浸潤故耳允孫宏晉巴西太守（臣松之以爲陳羣子泰陸遜子抗傳皆以子繫父不別載姓及王肅杜恕張承顧劭之流莫不皆然惟董允獨否未詳其意當以允名位優重事跡踰父故邪夏侯玄陳表並有騂角之美而亦加泰者魏書總名此卷云諸夏侯曹傳故不復稍加品藻陳武與表俱至偏將軍以位不相過故也）

呂乂字季陽南陽人也父常送故將軍劉焉入蜀值王路隔塞遂不得還乂少孤好讀書鼓琴初先主定益州置鹽府校尉較鹽鐵之利後校尉王連請乂及南陽杜祺南鄉劉幹等並爲典曹都尉乂遷新都緜竹令乃心隱恤百姓稱之爲一州諸城之首遷巴西太守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

詔亮慰諭檢制無逃竄者徙爲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
繼軍糧亮卒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
衆多又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乂到
官爲之防禁開諭勸導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
後入爲尚書代董允爲尚書令衆事無留門無停賓乂
歷職內外治身儉約謙靖少言爲政簡而不煩號爲清
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損於郡縣
延熙十四年卒子辰景耀中爲成都令辰弟雅謁者雅
清厲有文才著格論十五篇杜祺歷郡守監軍大將軍
司馬劉幹官至巴西太守皆與乂親善亦有當時之稱

而儉素守法不及於乂

評曰董和蹈羔羊之素劉巴履清尚之節馬良貞實稱
爲令士陳震忠恪老而益篤董允匡主義形於色皆蜀
臣之良矣呂乂臨郡則垂稱處朝則被損亦黃薛之流
亞矣

蜀志卷九

蜀志卷九考證

劉巴少知名注劉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殺之○臣清植按本傳下文云荊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皆不就則表初未必有欲殺巴之事也零陵先賢傳蓋傳訛之談

又注郡署戶曹史主記主簿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巴學○臣浩按主記疑作主計劉先主主字宜衍劉表傳中別駕劉先是其人也

巴復從交阯至蜀注乃由牂牁道去○道去元本作遁去

先主辟爲左將軍西曹掾注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
意也○元本作天分素高亮多分字
非公事不言注與主簿雍茂諫備備以他事殺茂○臣
淸植按本傳下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作則先主
之稱尊號巴未必以爲非也零陵先賢傳蓋勸敵國
謗誹之辭亦不足信
馬良亮猶不然以謖爲參軍○宋本作亮猶謂不然多
謂字
呂乂雅淸厲有文才著格論十五篇○格論毛本作格
論

蜀志卷九考證

蜀志卷十

晉　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劉封　彭羕　廖立　李嚴　劉琰

魏延　楊儀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也先主至荆州以未有繼嗣養封爲子及先主入蜀自葭萌還攻劉璋時封年二十餘有武藝氣力過人將兵俱與諸葛亮張飛等泝流西上所在戰克益州既定以封爲副軍中郎將初劉璋遣扶風孟達副法正各將兵二千人使迎

先主先主因令達并領兵衆留屯江陵蜀平後以達爲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命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爲達兵所害達將進攻上庸先主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衆降遣妻子及宗族詣成都先主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員鄉侯如故以耽弟儀爲建信將軍西城太守遷封爲副軍將軍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羽命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又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魏略載達辭先主表曰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爲之士深覩歸趣臣委質已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況於君乎今王朝以興英俊鱗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自愧也臣聞范蠡識微浮於五湖咎犯謝罪逡巡於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潔去就之分也況臣卑鄙無元功巨勳自繫於時竊慕前賢早思遠恥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傷絕何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爲之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於君子願君王勉之也魏文帝善達之姿才容觀以爲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達領新城太守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封達與封

書曰古人有言疏不間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讒慝不行也若乃權君譎主賢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以罹禍孝子抱仁以陷難種商白起孝己伯奇皆其類也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親親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有讒間其間雖忠臣不能移之於君孝子不能變之於父者也勢利所加改親爲讎況非親親乎故申生衛伋禦寇楚建稟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正而猶如此今足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血而據勢權義非君臣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所聞也自立阿斗爲太子已來有識之人相爲寒心如使申生從子輿之言必爲太伯衛伋聽其弟之謀無彰父之譏也且小白出奔入而爲霸重耳踰垣卒以克復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夫智貴免禍明尚夙達僕揆漢中王慮定於內疑生於外矣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亂禍之興作未曾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必有以間於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間其發若踐機耳今足下在遠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失據而還竊相爲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族違難背禍猶皆如斯國語曰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霄也宣子曰霄也佷對曰霄也佷在面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

而甚不仁以五者賢陵人而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不聽智果别族于太史氏爲輔氏及智氏亡惟輔果在焉今足下棄父母而爲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之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自號爲丈夫爲此三者何所貴乎以足下之才棄身來東繼嗣羅侯不爲背親也北面事君以正綱紀不爲棄舊也怒不致亂以免危亡不爲徒行也加陛下新受禪命虛心側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內向非但與僕爲倫受三百戶封繼統羅國而已當更剖符大邦爲始封之君陛下大軍金鼓以震當轉都宛鄧若二敵不平軍無還期足下宜因此時早定良計易有利見大人詩有自求多福行矣今足下勉之無使狐突閉門不出封不從達言申儀叛封封破走還成都申耽降魏魏假耽懷集將軍徙居南陽儀魏興太守封眞鄉侯屯洵口魏略曰申儀兄名耽字義舉初在西平上庸間聚衆數千家後與張魯通又遣使詣曹公曹公加其號爲將軍因使領上庸都尉至建安末爲蜀所攻以其郡西屬黃初中儀復來還詔郎以兄故號加儀因拜魏興太守封列侯太和中儀與孟達不和數上言達有貳心於蜀及達反儀絕蜀道使救不到達死後儀詣宛見司馬宣王宣王勸使來朝儀至京師詔轉拜樓船將軍在禮請中封既至先主責封之侵陵達又不救羽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先主因此除之於是賜封死使自裁封歎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先主爲之流涕達本字子敬避先主叔父敬改之封子林爲牙門將咸

熙元年內移河東達子興議督軍是歲徙還扶風

彭羕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多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子勑薦之於太守許靖曰昔高宗夢傳說周文求呂尚爰及漢祖納食其於布衣此乃帝王之所以倡業垂統緝熙厥功也今明府稽古皇極允執神靈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清廟之作於是乎始褒貶之義於是乎興然而六翮未之備也伏見處士緜竹秦宓膺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詠緼袍偃息於仁義之途恬惔於浩然之域高概節行守貞不虧雖古人潛遁蔑以加旃若明府能招致此人必有忠讜落落之譽豐功厚利建跡之勳然後紀功於王府飛聲於來世不亦美哉羕仕州不過書佐後又爲衆人所謗毀於州牧劉璋璋髡鉗羕爲徒隷會先主入蜀泝流北行羕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統與羕非故人又適有賓客羕徑上統牀卧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既罷往就羕坐羕又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于經日統大善之而法正宿自知羕遂並致之先主先主亦以爲奇數令羕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加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拔羕爲治中從事羕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滋甚

諸葛亮雖外接待羕而内不能善屢密言先主羕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羕行事意以稍踈左遷羕爲江陽太守羕聞當遠出私情不悦往詣馬超超問羕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楊雄方言曰鰄鯢乾都耇革老也郭璞注曰皆老者皮色枯瘁之形也臣松之以爲皮去毛曰革古者以革爲兵故語稱兵革革猶兵也羕罵備爲老革猶言老兵也）又謂超曰卿爲其外我爲其内天下不足定也超羇旅歸國常懷危懼聞羕言大驚默然不答羕退具表羕辭於是收羕付有司羕於獄中與諸葛亮書曰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爲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闇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衒鬻龐統斟酌其問遂得詣公於葭萌指掌而譚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爲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臣松之以爲分子之厚者羕言劉主分兒子厚恩施之於己故其書後語云負我慈父罪有百死也）羕一朝狂悖自求葅醢爲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爲也況僕頗别菽麥

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爲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酒俛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於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邪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痛人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心於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勳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墮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愛羕竟誅死時年三十七

廖音理救反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先主領荊州牧辟爲從事年未三十擢爲長沙太守先主入蜀諸葛亮鎭荊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亮答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建安二十年權遣呂蒙奄襲南三郡立脫身走自歸先主先主素識待之不深責也以爲巴郡太守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徵立爲侍中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後

丞相掾李邵蔣琬至立計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諦其事昔先主不取漢中走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于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孑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衆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綱紀朗昔奉馬良兄弟謂爲聖人今作長史素能合道中郎郭演長從人者耳不足以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也欲任此三人爲不然也王連流俗苟作掊克使百姓疲獘以致今日邵琬具白其言於諸葛亮亮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羣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爲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真僞邪集亮有亮表曰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有闇昧闒茸其事隨大將軍則誹謗譏訶侍梓宮則挾刃斷人頭於梓宮之側陛下即位之後普增職號立隨比爲將軍面語臣曰我何宜在諸將軍中不表我爲卿上當在五校臣答將軍者隨大比耳至於卿者正方亦未爲卿也且宜處五校自是之後怏怏懷恨詔曰三苗亂政有虞流宥廖立狂惑朕不忍刑亟徙不毛之地於是廢立爲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泣歎曰吾終

為左袒矣後監軍姜維率偏軍經汶山往詣立稱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於徙所妻子還蜀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也少爲郡職吏以才幹稱荆州牧劉表使歷諸郡縣曹公入荆州時嚴宰秭歸遂西詣蜀劉璋以爲成都令復有能名建安十八年署嚴爲護軍拒先主於綿竹嚴率衆降先主先主拜嚴裨將軍成都旣定爲犍爲太守興業將軍二十三年盜賊馬秦高勝等起事於郪（音淒）合聚部伍數萬人到資中縣時先主在漢中嚴不更發兵但率將郡士五千人討之斬秦勝等首枝黨星散悉復民籍又越巂夷率高定遣軍圍新道縣嚴馳往赴救賊皆破走加輔漢將軍領郡如故章武二年先主徵嚴詣永安宮拜尚書令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爲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鎭永安建興元年封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勳四年轉爲前將軍以諸葛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屬嚴嚴與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亮亦與達書曰部分如流趨捨罔滯正方性也其見貴重如此（諸葛亮集有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

（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八年遷驃騎將軍以曹眞欲三道向漢川亮命嚴將二萬人赴漢中亮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亮以明年當出軍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改名爲平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己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說軍僞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爲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鎭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爲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顚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亮公文上尚書曰平爲大臣受恩過量不思忠報橫造無端危恥不辨迷罔上下論獄棄科導人爲姦狹情志狂若無天地自度姦露嫌心遂生聞軍臨至西鄉託疾還沮漳軍臨至沮）

復還江陽平參軍狐忠勤諫乃止今篡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苞含以危大業輒與行中軍師車騎將軍都鄉侯臣劉琰使持節前軍師征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南鄭侯臣魏延前將軍都亭侯臣袁綝左將軍領荊州刺史高陽鄉侯臣吳壹督前部右將軍玄鄉侯臣高翔督後部後將軍安樂亭侯臣吳班領長史綏軍將軍臣楊儀督左部行中監軍揚武將軍臣鄧芝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行中護軍偏將軍臣費禕行護軍征南將軍當陽亭侯臣許允行左護軍篤信中郎將臣丁咸行右護軍偏將軍臣劉敏行護軍征南將軍當陽亭侯臣姜維行中典軍討虜將軍臣上官雝行中參軍昭武中郎將臣胡濟行參軍建義將軍臣閻晏行參軍偏將軍臣爨習行參軍裨將軍臣杜義行參軍武略中郎將臣杜祺行參軍綏戎都尉臣盛勃領從事中郎武略中郎將臣樊岐等議輒解平任免官祿節傳印綬符策削其爵土

乃廢平爲民徙梓潼郡

諸葛亮又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爲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十二年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

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於是可謂能用刑矣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

豐官至朱提太守

蘇林漢書音義曰朱音銖提音如北方人名匕曰提也

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在豫州辟爲從事以其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常爲賓客先

主定益州以琰爲固陵太守後主立封都鄉侯班位每亞李嚴爲衛尉中軍師後將軍遷車騎將軍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爲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建興十年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琰與亮牋謝曰琰稟性空虛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來紛紜之論殆將傾覆頗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原其身中穢垢扶持全濟致其祿位以至今日閒者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之於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雖必克己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所用命則靡寄顏於是亮遣琰還成都官位如故琰失志慌惚十二年正月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撾胡至於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言琰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朝慶遂絕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以部曲隨先主入蜀數有戰功遷牙門將軍先主爲漢中王遷治成都當得重將以鎭漢川衆論以爲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先主乃拔延爲督漢中鎭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盡驚先主大會

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爲大王吞之先主稱善衆咸壯其言先主踐尊號進拜鎮北將軍建興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爲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于陽谿延大破淮等遷爲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魏畧曰夏侯楙爲安西將軍鎮長安亮於南鄭與羣下計議延曰聞夏侯楙少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延既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楊儀不假借延延以爲至忿有如水火十二年亮出北谷口延爲前鋒出亮營十里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爲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秋亮病困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殁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

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適卒祕不發喪儀令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因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己連名告下諸將禕紿延曰當爲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門馳馬而去延尋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遂使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纔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後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

史蔣琬琬允咸保儀疑延儀等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何平在前禦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軍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致首於儀儀起自踏之曰庸奴復能作惡不遂夷延三族初蔣琬率宿衛諸營赴難北行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旋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不同冀時論必當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魏畧曰諸葛亮病謂延等云我之死後但謹自守愼勿復來也令延攝行己事密持喪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發喪亮長史楊儀宿與延不和見延攝

行軍事懼爲所害乃張言延欲與衆北附遂率其衆攻延延本無此心不戰軍走追而殺之臣松之以爲此蓋敵國傳聞之言不得與本傳爭審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也建安中爲荆州刺史傅羣主簿背羣而詣襄陽太守關羽羽命爲功曹遣奉使西詣先主先主與語論軍國計策政治得失大悅之因辟爲左將軍兵曹掾及先主爲漢中王拔儀爲尚書先主稱尊號東征吳儀與尚書令劉巴不睦左遷遙署弘農太守建興三年丞相亮以爲參軍署府事將南行五年隨亮漢中八年遷長史加綏軍將軍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亮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十二年隨亮出屯谷口亮卒于敵場儀既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爲功勳至大宜當代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悅而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琬遂爲尚書令益州刺史儀至拜爲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初儀爲先主尚書琬爲尚書郎後雖俱爲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爲年宦先琬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于聲色歎咤之音發於五內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爲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恨望前後云云又語

禕曰往者丞相亡没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十三年廢儀為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指激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其妻子還蜀楚國先賢傳云儀兄慮字威方少有德行為江南冠冕州郡禮召諸公辟請皆不能屈年十七夭鄉人宗貴號曰德行楊君

評曰劉封處嫌疑之地而思防不足以自衛彭羕廖立以才拔進李嚴以幹局達魏延以勇略任楊儀以當官顯劉琰舊仕並咸貴重覽其舉措迹其規矩招禍取咎無不自己也

蜀志卷十

蜀志卷十考證

劉封猶皆如斯注美鬚長大則賢○鬚宋本作鬢

又注智果別族于太史氏為輔氏○宋本太史下無氏字

彭羕豐功厚利建跡之勳○之勳元本作立勳

頗以被酒俛失老語○俛元本作脫

廖立後丞相掾李郃蔣琬至○臣明楷按楊戲輔臣贊注云李邵字永南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為西曹掾此作李郃未詳孰是

李嚴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狐忠即馬忠少養外

家姓狐後乃復姓成藩毛本作成平

言多揜咎注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〇臣明楷按此別一劉巴若子初已卒于章武二年且并未嘗爲征南將軍也

故以憤激也注鏡至明而醜者亡怒〇亡元本作忘

魏延先主爲漢中王遷治成都〇遷疑當作還

延大怒纔儀未發〇纔字疑誤

楊儀爲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〇爲宋本作惟

蜀志卷十考證

蜀志卷十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霍峻　王連　向朗兄子寵　張裔　楊洪　費詩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郡曲數百人篤卒荆州牧劉表令峻攝其衆表卒峻率衆歸先主先主以峻爲中郎將先主自葭萌南還襲劉璋留峻守葭萌城張魯遣將楊帛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帛乃退去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纔數百人

乾隆四年校刊

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卽斬存首先主定蜀嘉峻之功乃分廣漢爲梓潼郡以峻爲梓潼太守裨將軍在官三年年四十卒還葬成都先主甚悼惜乃詔諸葛亮曰峻旣佳士加有功於國欲行酹遂親率羣僚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當時榮之子弋字紹先先主末年爲太子舍人後主踐祚除謁者丞相諸葛亮北駐漢中請爲記室使與子喬共周旋游處亮卒爲黃門侍郎後主立太子璿以弋爲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後爲參軍庲降屯副貳都督又轉護軍統事如前時永昌郡夷獠恃險不賓數爲寇害乃以弋領永昌太守率偏軍討之遂斬其豪帥破壞邑落郡界寧靜遷監軍翊軍將軍領建寧太守還統南郡事景耀六年進號安南將軍是歲蜀并于魏弋與巴東領軍襄陽羅憲各保全一方舉以內附咸因仍前任寵待有加漢晉春秋曰霍弋聞魏軍來弋欲赴成都後主以備敵旣定不聽及成都不守弋素服號哭大臨三日諸將咸勸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與魏和見遇以禮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得後主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曰臣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貳晉文王善之又拜南中都督委以本任後遣將兵救援呂興平交阯日南九眞三郡功封列侯進號崇賞焉弋孫彪晉越嶲太守襄陽記曰羅憲字令則父蒙避亂於蜀官至廣漢太守憲少以才學知名年十三能屬文後主立太

子為太子舍人遷庶子尚書吏部郎以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美焉時黃皓預政衆多附之憲獨不與同皓恚左遷巴東太守時右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為領軍後主拜憲為宇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留宇二千人令憲守永安城尋聞成都敗城中擾動江邊長吏皆棄城走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得後主委質問至乃帥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起兵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為脣齒不恤我難而徼其利背盟違約且漢已亡吳何得久寧能為吳降虜乎保城繕甲告誓將士厲以節義莫不用命吳聞鍾鄧敗百城無主有兼蜀之志而巴東固守兵不得過使步協率衆而西憲臨江拒射不能禦遣參軍楊宗突圍北出告急安東將軍陳騫又送文武印綬任子詣晉王協攻城憲出與戰大破其軍孫休怒復遣陸抗等帥衆三萬人增憲之圍被攻凡六月日而救援不到城中疾病大半或說憲奔走之計憲曰夫為人主百姓所仰危不能安急而棄之君子不為也畢命於此矣陳騫言於晉王遣荊州刺史胡烈救憲抗等引退晉王即委前任拜憲凌江將軍封萬年亭侯會武陵四縣舉衆叛吳以憲為武陵太守巴東監軍泰始元年改封西鄂縣侯憲遣妻子居洛陽武帝以子襲為給事中三年冬入朝進位冠軍將軍假節四年三月從帝宴于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叙用者憲薦蜀郡常忌杜軫壽良巴西陳壽南郡高軌高陽呂推許國江夏費恭琅琊諸葛京汝南陳裕即皆叙用咸顯於世憲還襲取吳之巫城因上伐吳之策憲方亮嚴正待士不倦輕財好施不治產業六年薨贈安南將軍謚曰烈侯子襲以陵江將軍領部曲早卒追贈廣漢太守襲子徽順陽內史永嘉五年為王如所殺此作獻名與本傳不同未詳孰是也

王連字文儀南陽人也劉璋時入蜀為梓潼令先主起事葭萌進軍來南連閉城不降先主義之不彊偪也及成都既平以連為什邡令轉在廣都所居有績遷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於是簡取良才以為官屬若呂乂杜祺劉幹等終皆至大官自連所拔

也遷蜀郡太守典業將軍領鹽府如故建興元年拜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封平陽亭侯時南方諸郡不賓諸葛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爲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冐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已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留者久之會連卒子山嗣官至江陽太守

向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也（襄陽記曰朗少師事司馬德操與徐元直韓德高龐士元皆親善）荆州牧劉表以爲臨沮長表卒歸先主先主定江南使朗督秭歸夷道巫山夷陵四縣軍民事蜀既平以朗爲巴西太守頃之轉任牂牁又徙房陵後主踐阼爲步兵校尉代王連領丞相長史丞相亮南征朗留統後事五年隨亮漢中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都數年爲光祿勳亮卒後徙左將軍追論舊功封顯明亭侯位特進初朗少時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檢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三十年（臣松之案朗坐馬謖免長史則建興六年中也朗至延熙十年卒整二十年耳此云三十字之誤也）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延熙十年卒（襄陽記曰朗遺言戒子曰傳稱師克在和不在衆此言天地和則萬物生君臣

和則國家平九族和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是以聖人守和以存以亡也吾楚國之小子耳而早喪所天爲二兄所誘養使其性行不隨祿利以墮今但貧耳貧非人患惟和爲貴汝其勉之子條嗣景耀中爲御史中丞襄陽記曰條字文豹亦博學多識入晉爲江陽太守南中軍司馬朗兄子

寵先主時爲牙門將秭歸之敗寵營特完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後爲中部督典宿衛兵諸葛亮當北行表與後主曰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論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遷中領軍延熙三年征漢嘉蠻夷遇害寵弟充歷射聲校尉尚書襄陽記曰魏咸熙元年六月鎮南將軍衛瓘至於成都得璧玉印各一枚文似成信字魏人宣示百官藏于相國府充聞之曰吾聞

譙周之言先帝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今中撫軍名炎而漢年極於炎與瑞出成都而藏之於相國府此殆天意也是歲拜充爲梓潼太守明年十二月而晉武帝卽尊位炎興於是乎徵焉孫盛曰昔公孫述自以起成都號曰成氏二玉之文殆述所作乎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汝南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倫也劉璋時舉孝廉爲魚復長還州署從事領帳下司馬張飛自荊州由墊江入璋授裔兵拒張飛於德陽陌下軍敗還成都爲璋奉使詣先主先主許以禮其君而安其人也裔還城門乃開先主以裔爲巴郡太守還爲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先是益州郡殺太守正昂耆率

雍闓恩信著於南土使命周旋遠通孫權乃以裔爲益州太守徑往至郡闓遂趑趄不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麤不足殺令縛與吳於是遂送裔於權會先主薨諸葛亮遣鄧芝使吳亮令芝言次可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許芝遣裔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乎裔對曰愚以爲卓氏之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又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朝終不作田父於閭里也將何以報我裔對曰裔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徼倖得全首領五十八已前父母之年也自此已後大王之賜也權言笑歡悅有器裔之色裔出閤深悔不能陽愚即便就船倍道兼行權果追之裔已入永安界數十里追者不能及既至蜀丞相亮以爲參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其明年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啁流速皆此類也臣松之以爲談啁貴於機捷書疏可容留意今因書疏之巧以著談啁之速非其理也

少與犍爲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歲裔迎留與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大爲之娶婦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撫恤故舊振贍衰宗行義甚至加輔漢將軍領長史如故建興八年卒子毣嗣（毣音忙角反見字林曰毣思貌也）歷三郡監軍毣弟郁太子中庶子

楊洪字季休犍爲武陽人也劉璋時歷部諸郡先主定蜀太守李嚴命爲功曹嚴欲徙郡治舍洪固諫不聽遂辭功曹請退嚴欲薦洪於州爲蜀郡從事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守法正從先主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眞頃之轉爲益州治中從事先主旣稱尊號征吳不克還住永安漢嘉太守黃元素爲諸葛亮所不善聞先主疾病懼有後患舉郡反燒臨邛城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是以元益無所憚洪即啓太子遣其親兵使將軍陳曶鄭綽討元衆議以爲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由越巂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勑曶綽但於南安峽口遮即便得矣曶綽承洪

言果生獲元洪建興元年賜爵關內侯復爲蜀郡太守忠節將軍後爲越騎校尉領郡如故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欲用張裔爲留府長史問洪何如洪對曰裔天姿明察長於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朗情僞差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事兩善初裔少與洪親善裔流放在吳洪臨裔郡裔子郁給郡吏微過受罰不特原假裔後還聞之深以爲恨與洪情好有損及洪見亮出至裔許具說所言裔答洪曰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意自欲作長史或疑洪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典後事也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栢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爲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讎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邪論者由是明洪無私洪少不好學問而忠清款亮憂公如家事繼母至孝六年卒官始洪爲李嚴功曹嚴未至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迎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爲廣漢太守時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益部耆舊雜記曰每朝會祗次洪坐嘲祗曰君馬何駛祗曰故吏馬不

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衆傳之以為笑祗字君肅少寒貧為人寬厚通濟體甚壯大又能飲食好聲色不持節儉故時人少貴之者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君壽恐不過此祗笑言得此足矣初仕郡後為督軍從事時諸葛亮用法峻密陰聞祗游戲放縱不勤所職嘗奄往錄獄衆人咸為祗懼祗密聞之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諸葛晨往祗悉已闇誦答對解釋無所凝滯亮甚異之出補成都令時郫縣令缺以祗兼二縣二縣戶口猥多切近都治饒諸姦穢每比人常眠睡值其覺寤輒得姦詐衆咸畏祗之發摘或以為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筭祗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合其精如此汶山夷不安以祗為汶山太守民夷服信遷廣漢後夷反叛辭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時難屈祗拔祗族人為汶山復得安祗轉為犍為年四十八卒如直所言後有廣漢王離字伯元亦以才幹顯為督軍從事推法平當稍遷代祗為犍為太守治有美績雖聰明不及祗而文采過之也

費詩字公舉犍為南安人也劉璋時為緜竹令先主攻緜竹時詩先舉城降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詩為督軍從事出為牂牁太守還為州前部司馬先主為漢中王遣詩拜關羽為前將軍羽聞黃忠為後將軍羽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為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

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卽受拜後羣臣議欲推漢中王稱尊號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爲殿下取也由是忤指左遷部永昌從事習鑿齒曰夫創本之君俟大定而後正己纂統之主須速建以係衆心是故惠公朝虜而子圉夕立更始尚存而光武舉號夫豈忘主徼利社稷之故也今先主糾合義兵將以討賊賊彊禍大上沒國喪二祖之廟絕而不祀苟非親賢孰能紹此嗣祖配天非咸陽之譬杖正討逆何推讓之有於此時也不知速尊有德以奉大統使民欣反正世覩舊物杖順者齊心附逆者同懼可謂闇惑矣其黜降也宜哉臣松之以爲鑿齒論議惟此議最善

建興三年隨諸葛亮南行歸至漢陽縣降人李鴻來詣亮亮見鴻時蔣琬與詩在坐鴻曰閒過孟達許適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冲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亮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邪亮默然不答亮欲誘達以爲外援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歲未及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託名榮貴爲華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

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遺有書達得亮書數相交通辭欲叛魏魏遣司馬宣王征之即斬滅達亮亦以達無款誠之心故不救助也蔣琬秉政以詩爲諫議大夫卒於家王冲者廣漢人也爲牙門將統屬江州督李嚴爲嚴所疾懼罪降魏魏以冲爲樂陵太守孫盛蜀世譜曰詩子立晉散騎常侍自後益州諸費有名位者多是詩之後也

評曰霍峻孤城不傾王連固節不移向朗好學不倦張裔膚敏應機楊洪乃心忠公費詩率意而言皆有可紀焉以先主之廣濟諸葛之準繩詩吐直言猶用陵遲况庸后乎哉

蜀志卷十一

蜀志卷十一考證

霍峻兄篤於鄉里合郡曲數百人○郡曲宋本作部曲

寵待有加注高陽呂雅○元本高陽作南陽

向朗歷射聲校尉尚書注鎮南將軍衞瓘○臣明楷按魏志衞覬傳云子瓘咸熙中爲鎮西將軍此作鎮南字誤

又注孫盛曰昔公孫述云云○臣龍官按此語已見于魏志陳留王奐咸熙元年注中此爲重出

楊洪君昔在栢下○宋本作栢下

況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耶○委意監本訛作

委曀今改正

能盡時人之器用也注初往郡後爲督軍從事○往郡

疑作仕郡

又注後夷反叛辭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時難

屈祗拔祗族人爲汶山復得安○太平御覽反叛辭

下多曰字時難下多復字爲下多之字

費詩羽聞黃忠爲後將軍羽怒曰○太平御覽無下羽

字

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臣浩按漢王太平

御覽作漢中王漢室疑當作漢升黃忠字也

左遷部永昌從事注夫創本之君俟大定而後正已纂

統之主須速建以係衆心○監本訛作須大定俟速

建今改正

豈徒空托名榮貴爲華離乎○華離冊府作乖離

蜀志卷十一考證

乾隆四年校刊

蜀志卷十二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杜微　周羣 張裕　杜瓊　許慈　孟光　來敏

尹默　李譔　譙周　郤正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於廣漢任安劉璋辟爲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聾閉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爲別駕五梁爲功曹微爲主簿微固辭轝而致之旣至亮引見微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書曰服

聞德行饑渴歷時淸濁異流無緣咨覯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勲於竹帛也以謂賢愚不相爲謀故自割絶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荅曰曹丕篡弑自立爲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爲汲汲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爲諫議大夫以從其志五梁者字德山犍爲南安人也以儒學節操稱從議郎遷諫議大夫五官中郎將

周羣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父舒字叔布少學術於廣漢楊厚名亞董扶任安數被徵終不詣時人有問春秋讖曰代漢者當塗高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也鄉黨學者私傳其語羣少受學於舒專心候業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災纔見一氣

卽白羣羣自上樓觀之不避晨夜故凡有氣候無不見之者是以所言多中州牧劉璋辟以爲師友從事續漢書曰建安七年越嶲有男子化爲女人時羣言哀帝時亦有此將易代之祥也至二十五年獻帝果封于山陽十二年十月有星孛于鶉尾荊州分野羣以爲荊州牧將死而失土明年秋劉表卒曹公平荊州十七年十二月星孛于五諸侯羣以爲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失土是時劉璋據益州張魯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建據枹罕明年冬曹公遣偏將擊涼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于羌中被殺其年秋璋失益州二十年秋曹公攻漢中張魯降先主定蜀署儒林校尉先主欲與曹公爭漢中問羣羣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軍必不利當戒愼之時州後部司馬蜀郡張裕亦曉占候而天才過羣裕字南和諫先主曰不可爭漢中軍必不利先主竟不用裕言果得地而不得民也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都皆沒不還悉如羣言於是舉羣茂才裕又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裕爲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卽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爲涿令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先主常銜其不遜加忿其漏言乃顯裕諫爭漢中不驗下獄將誅之諸葛亮

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鉏裕遂棄市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又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于地也羣卒子巨頗傳其術

杜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學於任安精究安術劉璋時辟爲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瓊爲議曹從事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遷左中郎將大鴻臚太常爲人靜默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蔣琬費禕等皆器重之雖學業入深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後進通儒譙周常問其意瓊答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周因問曰昔周徵君以爲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又問周曰寧復有所怪邪周曰未達也瓊又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已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瓊年八十餘延熙十三年卒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不教諸子內學無傳業者周緣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春秋傳著晉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爲帝後皆

免爲諸侯與師服言相似也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意者甚於穆侯靈帝之名子後宦人黃皓弄權於內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旣亡咸以周言爲驗周曰此雖已所推尋然有所因由杜君之辭而廣之耳殊無神思獨至之異也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也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時又有魏郡胡潛字公興不知其所以在益土潛雖學不沾洽然卓犖彊識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采先主定蜀承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慈潛並爲博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値庶事草創動多疑議慈潛更相克伐謗讟忿爭形於聲色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時尋楚撻以相震攇（攇虛晚反）其矜己妬彼乃至於此先主愍其若斯羣僚大會使倡家假爲二子之容傚其訟鬩之狀酒酣樂作以爲嬉戲初以辭義相難終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潛先沒慈後主世稍遷至大長秋卒（孫盛曰蜀少人士故慈潛等並見載述）子勛傳

其業復爲博士

孟光字孝裕河南洛陽人漢太尉孟郁之族續漢書云郁中常侍孟賁之弟靈帝末爲講部吏獻帝遷都長安遂逃入蜀劉焉父子待以客禮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銳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光常譊譊讙咋譊音奴交反讙音休袁反咋音徂格反先主定益州拜爲議郎與許慈等並掌制度後主踐阼爲符節令屯騎校尉長樂少府遷大司農延熙九年秋大赦光於衆中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獘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縣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治體竊謂斯法難以經久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顧謝踧踖而已光之指擿痛癢多如是類故執政重臣心不能悅爵位不登每直言無所回避爲代所嫌太常廣漢鐔承華陽國志曰承字公文歷郡守少府光祿勳河東裴儁等年資皆在光後而登據上列處光之右蓋以此也傅暢裴氏家記曰儁字奉先魏尚書令潛弟也儁姊夫爲蜀中長史儁送之時年十餘歲遂遭漢末大亂不復得還既長知名爲蜀所推重也子越字令緒爲蜀督軍蜀破遷還洛陽拜議郎後進文士祕書郎郤正數從光諮訪光問

乾隆四年校刊

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旣不得妄有所施為且智調藏於胷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也光解正慎宜不為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為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亦不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智意雖有自然然不可力彊致也此儲君讀書寧當傚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為然後光坐事免官年九十餘卒

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來歙之後也父豔為漢司空（華嶠後漢書曰豔好學下士開館養徒衆少歷顯位靈帝時位至司空）漢末大亂敏隨姊夫奔荊州姊夫黃琬是劉璋祖母之姪故璋遣迎琬妻敏遂俱與姊入蜀常為璋賓客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好是正文字先主定益州署敏典學校尉及立太子以為家令後主踐阼為虎賁中郎將丞相亮住漢中請為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亮集有教曰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邪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議者以為來敏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含容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為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

乾隆四年校刊

不忍拒也後主卽位吾闇於知人遂復擢爲將軍祭酒違議者之審見背先帝所疎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帥之以義今旣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亮卒後還成都爲大長秋又免後累遷爲光祿大夫復坐過黜前後數貶削皆以語言不節舉動違常也時孟光亦以樞機不愼論議干時然猶愈於敏俱以其耆宿學士見禮於世而敏荆楚名族東宮舊臣特加優待是故廢而復起後以敏爲執愼將軍欲令以官重自警戒也年九十七景耀中卒子忠亦博覽經學有敏風與尚書向充等並能協贊大將軍姜維維善之以爲參軍

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荆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咸略誦述不復按本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爲勸學從事及立太子以默爲僕射以左氏傳授後主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丞相亮住漢中請爲軍祭酒亮卒還成都拜太中大夫卒子宗傳其業爲博士宋仲子後在魏魏略曰其子與魏諷謀反伏誅魏太子答王朗書曰昔石厚與州吁游父碏知其與亂韓子昵田蘇穆子知其好仁故君子游必有方居必就士誠有以也嗟乎宋忠無石子先識之明老罹此禍今雖欲願行滅親之誅立純臣之節尚可得邪

李譔字欽仲梓潼涪人也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俱

游荊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譔具傳其業又從默講論義理五經諸子無不該覽加博好技藝筭術卜數醫藥弓弩機械之巧皆致思焉始爲州書佐尚書令史延熙元年後主立太子以譔爲庶子遷爲僕射轉中散大夫右中郎將猶侍太子太子愛其多知甚悅之然體輕脫好戲啁故世不能重也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景耀中卒時又有漢中陳術字申伯亦博學多聞著釋問七篇益部耆舊傳及志位歷三郡太守

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父㟹字榮始治尚書兼通諸經及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州就假師友從事周幼孤與母兄同居既長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徧視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性推誠不飾無造次辯論之才然潛識內敏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爲勸學從事（蜀記曰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況左右乎）亮卒於敵庭周在家聞問即便奔赴尋有詔書禁斷惟周以速行得達大將軍蔣琬領刺史從爲典學從事總州之學者後主立

乾隆四年校刊

太子以周爲僕轉家令時後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周
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
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
之薄厚也是故於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衆者多已
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爲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
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爲遂務
理寃獄節儉飲食動遵法度故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
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未識世祖遙聞德行遂
以權計舉漁陽上谷突騎迎于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
邳彤耿純劉植之徒至于輿病齎棺繦負而至者不可
勝數故能以弱爲彊屠王郎吞銅馬折赤眉而成帝業
也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銚期諫曰天下未寧
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即時還車及征隗囂潁川盜
起世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以陛下遠征故
姦猾起叛未知陛下還恐不時降陛下自臨潁川賊必
即降遂至潁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
急務欲自安不爲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故傳曰百姓
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
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姿至孝喪踰三年言及隕涕雖
曾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內和

一大小戮力臣所不能陳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者夫輓大重者其用力苦不衆拔大艱者其善術苦不廣且承事宗廟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於四時之祀或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所增造但奉脩先帝所施下爲子孫節儉之教徙爲中散大夫猶侍太子于時軍旅數出百姓彫瘁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其辭曰因餘之國小而肇建之國大並爭於世而爲仇敵因餘之國有高賢卿者問於伏愚子曰今國事未定上下勞心往古之事能以弱勝彊者其術何如伏愚子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恒多慢處小有憂者恒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勾踐卹衆以弱斃彊此其術也賢卿曰曩者項彊漢弱相與戰爭無日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爲界各欲歸息民張良以爲民志旣定則難動也尋帥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國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邊陲覬增其疾而斃之也伏愚子曰當殷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

能杖劒鞭馬而取天下乎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烏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肇建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為文王難為漢祖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奇變從橫出入無間衝波截轍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濟盟津者我愚子也實所不及後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列周雖不與政事以儒行見禮時訪大議輒據經以對而後生好事者亦咨問所疑焉景耀六年冬魏大將軍鄧艾克江由長驅而前而蜀本謂敵不便至不作城守調度及聞艾已入陰平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後主使羣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為蜀之與吳本為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為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惟周以為自古已來無寄他國為天子者也今若入吳固當臣服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

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爲小稱臣孰與爲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爲之計然後可果今大敵以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羣臣或難周曰今艾以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事勢不得不受之受之後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以古義爭之衆人無以易周之理後主猶疑於入南周上疏曰或說陛下以北兵深入有欲適南之計臣愚以爲不安何者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爲猶數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勢偪之窮乃幸從是後供出官賦取以給兵以爲愁怨此患國之人也今以窮迫欲往依恃恐必復反叛一也北兵之來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勢衰及時赴追二也若至南方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必甚甚必速叛三也昔王郎以邯鄲僭號時世祖在信都畏偪於郎欲棄還關中邳彤諫曰明公西還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亡叛可必也世祖從之遂破邯鄲今北兵至陛下南行誠恐邳彤之言復信於今四也願陛下早爲之圖可獲爵土若遂適南勢窮乃服其禍必深易曰亢之爲言知得而不知喪知存

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尚未萌而迎授與人況禍以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於是遂從周策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

孫綽評曰譙周說後主降魏可乎曰自爲天子而乞降請命何恥之深乎夫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先君正魏之篡不與同天矣推過於其父俛首而事讎可謂苟存豈大居正之道哉孫盛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況稱天子而可辱於人乎周謂萬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禮希利要冀微榮惑矣且以事勢言之理有未盡何者禪雖庸主實無桀紂之酷戰雖屢北未有土崩之亂縱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東鄙以思後圖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強卒鎮夜郎蜀土險狹山水峻隔絕巘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如此則姜廖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三師承命電赴何投寄之無所而慮於必亡邪魏師之來褰國大舉欲追則舟楫靡資欲留則師老多虞且屈伸有會情勢代起徐因思奮之民以攻驕惰之卒此越王所以敗闔閭田單所以摧騎劫也何爲匆匆遽自囚虜下堅壁於敵人致斫石之至恨哉葛生有云事之不濟則已耳安能復爲之下壯哉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觀古燕齊荊越之敗或國覆主滅或魚懸鳥竄終能建功立事康復社稷豈曰天助抑人謀也向使懷苟存之計納譙周之言何邦基之能構令名之可獲哉禪既闇主周實駑臣方之申包田單范蠡大夫種不亦遠乎

時晉文王爲魏相國以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又下書辟周周發至漢中困疾不進咸熙二年夏巴郡文立從洛陽還蜀過見周周語次因書板示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者謂司馬也月酉者謂八月也至八月而文王果崩

華陽國志曰文立字廣休少治毛詩三禮兼通羣書刺史費禕命爲從事入爲尚書郎復辟爲大將軍東曹掾稍遷尚書蜀并于魏梁州建首爲別駕從事舉秀才晉泰始二年拜濟陰太守遷太子中庶子立上言故蜀大官及盡忠死事者子孫雖仕郡國或有不才同之齊民爲劇又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子孫流徙中畿各宜量才敘用以慰巴蜀之心傾吳人之望事皆施行轉散騎常侍獻可替否多所補納稍遷衛尉中朝服其賢雅爲時名卿咸寧末卒立章奏詩賦論誦凡數十篇

晉室踐祚累下詔所在發遣周周遂輿疾詣洛泰始三年至以疾不起就拜騎都尉周乃自陳無功而封求還爵土皆不聽許五年予嘗爲本郡中正清定事訖求休還家往與周別周語予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揚雄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遺風可與劉揚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疑周以術知之假此而言也六年秋爲散騎常侍疾篤不拜至冬卒晉陽秋載詔曰朕甚悼之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五萬周息熙上言周臨終屬熙曰久抱疾未會朝見若國恩賜朝服衣物者勿以加身當還舊墓道險行難豫作輕棺殯斂已畢上還所賜詔曰還衣服給棺直凡所著述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益部耆舊傳曰益州刺史董榮圖畫周像於州學命從事李通頌之曰抑抑譙侯好古述儒寶道懷眞鑒世盈虛雅名美迹終始是書我后欽賢無言不譽攀諸前哲丹青是圖嗟爾來葉鑒茲顯模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業亦以忠篤質素爲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不就周長子熙熙子秀字元彥晉陽秋曰秀性淸靜不交於世知將大亂豫絕人事從兄弟及諸親里不與相見州郡辟命及李雄盜蜀安車徵秀又雄叔父驤驤子壽辟命皆不應常冠鹿皮躬耕田藪永和三年安西將軍桓溫平

蜀表薦秀曰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乖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迹以惇在三之節是以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圮裂兎且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縣思宣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浞之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遁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姦威仍偪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跡不面僞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爲美談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哲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狼當路之遺黎薄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遁之弊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頹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及蕭敬叛亂避難宕渠川中鄉人宗族馮依者以百數秀年八十衆人以其篤老欲代之負擔秀拒曰各有老弱當先營救吾氣力自足堪此不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後十餘年卒於家

郤正字令先河南偃師人也祖父儉靈帝末爲益州刺史爲盜賊所殺會天下大亂故正父揖因留蜀揖爲大將軍孟達營都督隨達降魏爲中書令史正本名纂少以父死母嫁單煢隻立而安貧好學博覽墳籍弱冠能屬文入爲祕書吏轉爲令史遷郎至令性澹於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揚班傅張蔡之儔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鑽鑿推求略皆寓目自在內職與宦人黃皓比屋周旋經三十年皓從微至貴操弄威權正既不爲皓所愛亦不爲皓所憎是以官不過

六百石而免於憂患依則先儒假文見意號曰釋譏其文繼於崔駰達旨其辭曰或有譏余者曰聞之前記夫事與時竝名與功偕然則名之與事前哲之急務也是故創制作範匪時不立流稱垂名匪功不記名必須功而乃顯事亦俟時以行止身沒名滅君子所恥是以達人研道探賾索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辨者馳說智者應機謀夫演略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宜用取世資小屈大申存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揚光以發輝也今三方鼎跱九有未乂悠悠四海嬰丁禍敗嗟道義之沈塞愍生民之顛沛此誠聖賢

拯救之秋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朗之才珪璋之質兼覽博闚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挺身取命幹茲奧祕躊躇紫闥喉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出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九考則二十七年究古今之眞僞計時務之得失雖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慰此素飧固未能輸竭忠款盡瀝胷肝排方入直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竝有聞焉也盍亦綏衡緩轡回軌易塗輿安駕肆思馬斯徂審厲揭以投濟要夷庚之赫憮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不亦盛與余聞而歎曰嗚呼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既美且豔管闚筐舉守

厥所見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練也或人率爾仰而揚衡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余應之曰虞帝以面從爲戒孔聖以悅己爲尤若子之言良我所思將爲吾子論而釋之昔在鴻荒矇眛肇初三皇應籙五帝承符爰曁夏商前典攸書姬衰道缺霸者翼扶嬴氏慘虐吞嚼八區於是從橫雲起狙詐如星奇邪蠭動智故萌生或飾眞以讎僞或挾邪以干榮或詭道以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崇邪棄直就佞忠無定分義無常經故鞅法窮而慝作斯義敗而姦成呂門大而宗滅韓辨立而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寵耀其目赫赫龍章鑠

鑠車服媮幸苟得如反如仄淫邪荒迷恣睢自極和鸞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宁未踐而棟折榱覆天收其精地縮其澤人弔其躬鬼芟其額初升高岡終隕幽壑朝含榮潤夕爲枯魄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超然高舉寧曳尾於塗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輕主慢民而忽於時務哉蓋易著行止之戒詩有靖恭之歎乃神之聽之而道使之然也自我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隆晧若陽春俯憲坤典仰式乾文播皇澤以熙世揚茂化之醲醇君臣履度各守厥眞上垂詢納之弘下有匡救之責士無虛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粲乎亹亹尚此忠

乾隆四年校刊

益然而道有隆窳物有興廢有聲有寂有光有翳朱陽否於素秋玄陰抑於孟春羲和逝而望舒係運氣匿而耀靈陳沖質不永桓靈墜敗英雄雲布豪傑蓋世家挾殊議人懷異計故從横者欻披其胷狙詐者暫吐其舌也今天綱已綴德樹西鄰丕顯祖之宏規縻好爵於士人興五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礿祭幾皇道以輔眞雖跱者未一僞者未分聖人垂戒蓋均無貧故君臣協美於朝黎庶欣戴於野動若重規静若疊矩濟濟偉彥元凱之倫也有過必知顔子之仁也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鷹揚鷙騰伊望之事也總羣俊之上略含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祕策故力征以勤世援華英而不遑豈暇脩枯籜於榛穢哉然吾不才在朝累紀託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之廣深歎嵩嶽之高跱聞仲尼之贊商感鄉校之益己彼平仲之和羹亦進可而替否故矇冒瞽說時有攸獻譬遒人之有采於市閭游童之吟詠乎疆畔庶以增廣福祥輸力規諫若其合也則以闇協明進應靈符如其違也自我常分退守己愚進退任數不矯不誣循性樂天夫何恨諸此其所以既入不出有而若無者也狹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溷柳季之卑辱褊夷叔之高懟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

充詘失不慘悸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以慮輕不弼譽以干澤不辭愆以忌絀何責之釋何殆之卹何方之排何直之入九考不移固其所執也方今朝士山積髦俊成羣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游禽逝不爲之尠浮魴臻不爲之殷且陽靈幽於唐葉陰精應於商時陽盱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淮南子曰禹爲水以身請於陽盱之河湯苦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聖人之憂民如此其明矣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克夏桀而天下大旱三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毀傷民之大命湯於是剪其髮攦其爪自以爲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行止有道啓寤有期我師遺訓不怨不尤委命恭已我又何辭辭窮路單將反初節綜墳典之流芳尋孔氏之遺藝綴微辭以存道憲先執而投制韙叔肸之優游美疎氏之遐逝收止足以言歸汎浩然以容裔欣環堵以恬娛免咎悔於斯世顧茲心之未泰懼末塗之泥滯仍求激而增憤肆中懷以告誓昔九方考精於至貴秦牙沈思於殊形淮南子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天下之馬臣有所與共儋纆采薪九方堙此其相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者也毛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是乃所以千萬里臣而無數者

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天下之馬也淮南子又曰伯樂寒風秦牙葛青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蓋九方觀其精秦牙察其形**薛燭察寶以飛譽**。越絕書曰昔越王勾踐有寶劍五枚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吾有寶劍五請以示子乃取其豪曹巨闕薛燭曰皆非也又取純鈎湛盧燭曰觀其劍鈔爛爛如列宿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將溢於塘觀其文渙渙如水將釋此所謂純鈎邪王曰是也王曰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三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擊鼓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悉其伎巧一曰純鈎二曰湛盧今赤堇之山已合若邪之溪深而不測歐冶子已死雖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獨不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三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亦何足言與**瓠梁託弦以流聲**。淮南子曰瓠巴鼓瑟而鱏魚聽之又曰瓠梁之歌可隨也而以歌者不可爲也**齊隸拊髀以濟文**。臣松之曰按此謂孟嘗君田文下坐客能作雞鳴以濟其厄者也凡作雞鳴必先拊髀以傚雞之拊翼也**楚客潛冠以保荊**。淮南子曰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備一卒子發聞之衣不及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卒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君曰諾偷卽夜出解齊將軍之帳而獻之子發子發使人歸之曰卒有出採薪者得將軍之帳使使歸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枕子發又使歸之明日又復往取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矣卽旋師而去**雍門援琴而挾說**。柜譚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昔富而今貧擯壓窮巷不交四鄰不若身材高妙懷質抱眞逢讒羅謗怨結而不得信不若交歡而結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澤爲鄰入用堀坎爲家困於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也

但聞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爲之援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厦高堂連闥洞房下羅帷來淸風倡優在前諂諛侍側揚激楚舞鄭妾流聲以娛耳練色以滛目水戲則舫龍舟建羽旗鼓鈎乎不測之淵野游則登平原馳廣囿強弩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酒娛樂沈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然臣竊爲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卽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彊而報弱薛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有識之士莫不爲足下寒心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也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荊棘狐狸穴其中游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歔欷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國之人也

韓哀秉轡而馳名

呂氏春秋曰韓哀作御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及至駕齧膝參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鶩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

盧敖翱翔乎玄闕若士竦身於雲淸

淮南子曰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轂之上見一士焉深目而玄準戾頸而鳶肩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遯逃乎碑下盧敖俯而視之方卷龜殼而食合梨盧敖乃與之語曰惟敖爲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遊長不喩解周行四極惟北陰之不闚今卒睹夫子於是子始可與敖爲交乎若士者齤然而笑曰嘻乎子中州之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戴列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此其比夫不名之地猶奕奧也若我南遊乎罔貫之野北息于沈墨之鄉西窮寘寘之黨東貫鴻濛之光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則眴此其外猶有沈沈之汜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至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坐吾不可以久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曰吾比夫子也猶黃鵠之與壤蟲終日行不離咫尺自以爲遠不亦悲哉

余實不能齊技於數子故乃

靜然守已而自寧景耀六年後主從譙周之計遣使請降於鄧艾其書正所造也明年正月鍾會作亂成都後主東遷洛陽時擾攘倉卒蜀之大臣無翼從者惟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侍後主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時論嘉之賜爵關內侯泰始中除安陽令遷巴西太守泰始八年詔曰正昔在成都顛沛守義不違忠節及見受用盡心幹事有治理之績其以正爲巴西太守咸寧四年卒凡所著述詩論賦之屬垂百篇

評曰杜微脩身隱靜不役當世庶幾夷皓之槩周羣占天有徵杜瓊沈默愼密諸生之純也許孟來李博涉多聞尹默精於左氏雖不以德業爲稱信皆一時之學士譙周詞理淵通爲世碩儒有董揚之規郤正文辭燦爛有張蔡之風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二子處晉事少在蜀事多故著于篇張璠以爲譙周所陳降魏之策蓋素料劉禪懦弱心無害戾故得行也如遇忿肆之人雖無他算然矜殉鄙恥或發怒妄誅以立一時之威快其斯須之意者此亦夷滅之禍云

蜀志卷十二考證

杜微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勤元本作勸

許慈慈後主世稍遷至大長秋○何焯曰大長秋掌奉宣中宮命西京或用士人中興常用宦者今皆用通經之士爲之則可以修周官內宰之職且仁篤通大經四小經三郎在中土亦烏可無述耶

孟光漢太尉孟郁之族○郁後漢書靈帝紀作彧

光解正慎宜不爲放談○宜疑作密

此儲君讀書寧當傚吾等竭力博識○儲君監本訛諸君今改正

蜀志卷十二

尹默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
臣浩按後漢書云陳元字長孫父欽習左氏春秋事
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别自名家元少傳父業爲
之訓詁與范升爭立左氏學據此則此云陳元方多
方字疑爲傳寫之訛也
譙周故周人養民以少取多勾踐卹衆以弱斃彊○周
人宋本作周文
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當秦宋本作及秦
至冬卒注若國恩賜朝服衣物者勿以加身○臣清植
按周雖勸降然不仕魏晉至臨終所囑又如此則其
勸降也蓋度殉國之義非後主所辦故姑以此爲全
君計耳視夫誤其君以榮其身者則有間矣
周長子熙熙子秀字元彦○何焯曰元彦之去承祚遠
矣此十字疑皆裴注之文 臣龍官按上文旣云周三
子熙賢同此又云周長子熙于文義似贅其爲裴注
無疑
郤正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彼圖冊府作披
圖
不弼譽以干澤不辭愆以忌絀○弼元本作徼
楚客潛寇以保荆注偷郎夜出解齊將軍之帳而獻之

子發○元修本作解齊將軍之幬帳多幬字

雍門援琴而挾說注鼓鈎乎不測之淵○鈎宋本作釣

若士竦身於雲清注敖幼而好游長不踰解○宋本作

至長不渝

又注此其外猶有沈沈之汜○沈沈宋本作汰沃

又注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宋本乃止下有駕

止杯治悖若有喪也九字

蜀志卷十二考證

蜀志卷十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黃權　李恢　呂凱　馬忠　王平　張嶷

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少爲郡吏州牧劉璋召爲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聽竟遣使迎先主出權爲廣漢長及先主襲取益州將帥分下郡縣郡縣

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劉璋稽服乃詣降先主先主假權偏將軍徐衆評曰權既忠諫於主又閉城拒守得事君之禮武王下車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所以大顯忠賢之士而明示所貴之旨先主假權將軍善矣然猶薄少未足彰忠義之高節而大勸爲善者之心及曹公破張魯魯走入巴中權進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爲割蜀之股臂也於是先主以權爲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還南鄭北降曹公然卒破杜濩朴胡殺夏侯淵據漢中皆權本謀也先主爲漢中王猶領益州牧以權爲治中從事及稱尊號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爲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先主自在江南及吳將軍陸議乘流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臣松之以爲漢武用虛罔之言滅李陵之家劉主拒憲司所執宥黃權之室二主得失縣邈遠矣詩云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其劉主之所謂也魏文帝謂權曰君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爲幸何古人之可慕也文帝善之拜爲鎮南將軍封育陽侯加侍中使之陪乘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言未便發喪漢魏春秋曰文帝詔命發喪權答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疑惑未實請須後問後得審問

果如所言及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而權獨否文帝察權有局量欲試驚之遣左右詔權未至之間累催相屬馬使奔馳交錯於道官屬侍從莫不碎魄而權舉止顏色自若後領益州刺史徙占河南大將軍司馬宣王深器之問權曰蜀中有卿輩幾人權答曰不圖明公見顧之重也宣王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景初三年蜀延熙二年權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蜀記曰魏明帝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爲正權對曰當以天文爲正往者熒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吳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明年卒諡曰景侯子邕嗣邕無子絕權留蜀子崇爲尚書郎隨衞將軍諸葛瞻拒鄧艾到涪縣瞻盤桓未進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至于流涕會艾長驅而前瞻却戰至緜竹崇帥厲軍士期於必死臨陣見殺

李恢字德昂建寧俞元人也仕郡督郵姑夫爨習爲建伶令有違犯之事恢坐習免官太守董和以習方土大姓寢而不許華陽國志曰習後官至領軍後貢恢於州涉道未至聞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恢知璋之必敗先主必成乃託名郡使北詣先主遇於緜竹先主嘉之從至雒城遣恢至漢中交好馬超超遂從命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恢爲功曹書佐主簿後爲亡虜所誣引恢謀反有司

執送先主明其不然更遷恢爲別駕從事章武元年庲降都督鄧方卒先主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揆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以恢爲庲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住平夷縣臣松之訊之蜀人云庲降地名去蜀二千餘里時未有寧州號爲南中立此職以總攝之晉泰始中始分爲寧州先主薨高定恣睢於越巂雍闓跋扈於建寧朱襃反叛於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巂而恢案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時恢衆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

紿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故圍守怠緩於是恢出擊大破之追犇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牂牁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恢軍功居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後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帥于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于時費用不乏建興七年以交州屬吳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以還居本郡徙居漢中九年卒子遺嗣恢弟子球羽林右部督隨諸葛瞻拒鄧艾臨陣授命死于緜竹

呂凱字季平永昌不韋人也孫盛蜀世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漢武帝時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曰不韋縣仕郡五官掾功曹時雍闓等聞先主薨於永安驕黠滋甚都護李嚴與闓書六紙解喻利害闓但答一紙曰蓋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其桀慢如此闓又降於吳吳遙署闓爲永昌太守永昌既在益州郡之西道路壅塞與蜀隔絕而郡太守改易凱與府丞蜀郡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闓闓數移檄永昌稱說云云凱答檄曰天降喪亂奸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爲當躬聚黨衆率先啓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昔舜勤民事隕于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竇融知興歸志世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未萌受遺託孤翊贊季興與衆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

聞楚國不恭齊桓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況臣於非主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懷惟將軍察焉凱威恩內著爲郡中所信故能全其節及丞相亮南征討闓既發在道而闓已爲高定部曲所殺亮至南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偪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爲雲南太守封陽遷亭侯會爲叛夷所害子祥嗣而王伉亦封亭侯爲永昌太守蜀世譜曰呂祥後爲晉南夷校尉祥子及孫世爲永昌太守李雄破寧州諸呂不肯附舉郡固守王伉等亦守正節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也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乃復姓改名忠爲郡吏建安末舉孝廉除漢昌長先主東征敗績猇亭巴西太守閻芝發諸縣兵五千人以補遺闕遣忠送往先主已還永安見忠與語謂尚書令劉巴曰雖亡黃權復得狐篤此爲世不乏賢也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以忠爲門下督三年亮入南拜忠牂牁太守郡丞朱褒反叛亂之後忠撫育卹理甚有威惠八年召爲丞相參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又領州治中從事明年亮出祁山忠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夷豪帥劉冑反擾亂諸郡

徼康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胄平南土加忠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亭侯初建寧郡殺太守正昂縛太守張裔於吳故都督常駐平夷縣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閒又越巂郡亦久失土地忠率將太守張嶷開復舊郡由此就加安南將軍進封彭鄉亭侯延熙五年還朝因至漢中見大司馬蔣琬宣傳詔旨加拜鎮南大將軍七年春大將軍費禕北禦魏敵留忠成都平尚書事禕還忠乃歸南十二年卒子修嗣修弟恢恢子義晉建寧太守忠爲人寬濟有度量但詼啁大笑忿怒不形於色然處事能斷威恩並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爲之立廟祀迄今猶在張表時名士清望踰忠閻宇宿有功幹於事精勤繼踵在忠後其威風稱績皆不及忠益部耆舊傳曰張表肅子也華陽國志云表張松子未詳閻宇字文平南郡人也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王隨杜濩朴胡詣洛陽假校尉從曹公征漢中因降先主拜牙門將裨將軍建興六年屬參軍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往偪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丞

相亮既誅馬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九年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大將軍司馬宣王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卒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遷後典軍安漢將軍副車騎將軍吳壹住漢中又領漢中太守十五年進封安漢侯代壹督漢中延熙元年大將軍蔣琬住沔陽平更爲前護軍署琬府事六年琬還住涪拜平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統漢中七年春魏大將軍曹爽率步騎十餘萬向漢川前鋒已在駱谷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大驚或曰今力不足以拒敵聽當固守漢樂二城遇賊令入比爾間涪軍足得救關平曰不然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禍也今宜先遣劉護軍杜參軍據興勢平爲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間涪軍行至此計之上也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即便施行涪諸軍及大將軍費禕自成都相繼而至魏軍退還如平本策是時鄧芝在東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迹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之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遵履法度言不戲謔

從朝至夕端坐徹日儼無武將之體然性狹侈疑為人自輕以此為損焉十一年卒子訓嗣初平同郡漢昌句句古侯反扶忠勇寛厚數有戰功功名爵位亞平官至左將軍封宕渠侯華陽國志曰後張翼廖化並為大將軍時人語曰前有王句後有張廖

張嶷字伯岐巴西郡南充國人也益部耆舊傳曰嶷出自孤微而少有通壯之節弱冠為縣功曹先主定蜀之際山寇攻縣縣長捐家逃亡嶷冐白刃攜負夫人夫人得免由是顯名州召為從事時郡內士人龔祿姚伷位二千石當世有聲名皆與嶷友善建興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廣漢緜竹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劫略吏民嶷以都尉將兵討之嶷度其鳥散難以戰禽乃詐與和親克期置酒酒酣嶷身率左右因斬慕等五十餘級渠帥悉殄尋其餘類旬日清泰後得疾病困篤家素貧匱廣漢太守蜀郡何祗名為通厚嶷宿與疎闊乃自轝詣祗託以治疾祗傾財醫療數年除愈其黨道信義皆此類也拜為牙門將屬馬忠北討汶山叛羌南平四郡蠻夷輒有籌畫戰克之功益部耆舊傳曰嶷受兵馬三百人隨馬忠討叛羌嶷別督數營在先至他里邑所在高峻嶷隨山立上四五里羌於要厄作石門於門上施牀積石於其上過者下石槌擊之無不糜爛嶷度不可得攻乃使譯告曉之曰汝汶山諸種反叛傷害良善天子命將討滅惡類汝等若稽顙過軍資給糧費福祿永隆其報百倍若終不從大兵致誅雷擊電下雖追悔之亦無益也耆帥得命即出詣嶷給糧過軍軍前討餘種餘種聞他里已下悉恐怖失所

或迎軍出降或奔竄山谷放兵攻擊軍以克捷後南夷
劉冑又反以馬忠爲督庲降討冑嶷復屬焉戰鬭常冠
軍首遂斬冑平南事訖牂牁興古獠種復反忠令
嶷領諸營往討嶷內招降得二千人悉傳詣漢中十四
年武都氐王苻健請降遣將軍張尉往迎過期不到大
將軍蔣琬深以爲念嶷平之曰苻健求附款至必無他
變素聞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同功將有乖離是以稽
留耳數日問至健弟果將四百戶就魏獨健來從初越
巂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
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其
郡徒有名而已時論欲復舊郡除嶷爲越巂太守嶷將
所領往之郡誘以恩信蠻夷皆服頗來降附北徼捉馬
最驍勁不承節度嶷乃往討生縛其帥魏狼又解縱告
喻使招懷餘類表拜狼爲邑侯種落三千餘戶皆安土
供職諸種聞之多漸降服嶷以功賜爵關內侯蘇祁邑
君冬逢逢弟隗渠等已降復反嶷誅逢逢妻旄牛王女
嶷以計原之而渠逃入西徼渠剛猛捷悍爲諸種深所
畏憚遣所親二人詐降嶷實取消息嶷覺之許以重賞
使爲反間二人遂合謀殺渠渠死諸種皆安又斯都耆
帥李求承昔手殺龔祿嶷求募捕得數其宿惡而誅之
始嶷以郡郛宇頹壞更築小塢在官三年徙還故郡繕
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致力定莋臺登卑水三縣去郡

三百餘里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嶷率所領
奪取署長吏焉嶷之到定莋定莋率豪狼岑槃木王舅
甚爲蠻夷所信任忿嶷自侵不自來詣嶷使壯士數十
直往收致撻而殺之持尸還種厚加賞賜喻以狼岑之
惡且曰無得妄動動即殄矣種類咸面縛謝過嶷殺牛
饗宴重申恩信遂獲鹽鐵器用周贍漢嘉郡界旄牛夷
種類四千餘戶其率狼路欲爲姑壻冬逢報怨遣叔父
離將逢衆相度形勢嶷逆遣親近齎牛酒勞賜又令離
姊逆逢妻宣暢意旨離既受賜并見其姊姊弟歡悅悉
率所領將詣嶷嶷厚加賞待遣還旄牛由是輒不爲患

郡有舊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絕道已
百餘年更由安上既險且遠嶷遣左右齎貨幣賜路重
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子悉詣嶷嶷與盟誓開通
舊道千里肅清復古亭驛奏封路爲旄牛昫毗王遣使
將路朝貢後主於是加嶷撫戎將軍領郡如故嶷初見
費禕爲大將軍姿性汎愛待信新附太過嶷書戒之曰
昔岑彭率師來歙杖節咸見害於刺客今明將軍位尊
權重宜鑒前事少以爲警後禕果爲魏降人郭修所害
吳太傅諸葛恪以初破魏軍大興兵衆以圖攻取侍中
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嶷與書曰東主初崩帝

實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親以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任下人又今以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算之術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邪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也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爲不晚願深採察恪竟以此夷族嶷識見多如是類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穆屢乞求還乃徵詣成都夷民戀慕扶轂泣涕過旄牛邑邑君襁負來迎及追尋至蜀郡界其督率隨嶷朝貢者百餘人嶷至拜盪寇將軍慷慨壯烈士人咸多貴之然放蕩少禮人亦以此譏焉益部耆舊傳曰時車騎將軍夏侯霸謂嶷曰雖與足下疏闊然託心如舊宜明此意嶷答曰僕未知子子未知我大道在彼何云託心乎願三年之後徐陳斯言有識之士以爲美談是歲延熙十七年也魏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衛將軍姜維率嶷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益部耆舊傳曰嶷風濕固疾至都寢篤扶杖然後能起李簡請降衆議狐疑而嶷曰必然姜維之出時論以嶷初還股疾不能在行中由是嶷自乞肆力中原致身敵庭臨發辭後主曰臣當值聖明受恩過量加以疾病在身常恐一朝隕沒辜負榮遇天不違願得豫戎事若涼州克定臣爲藩表守將若有未捷殺身以報後主慨然爲之流涕既到狄道簡悉率城

中吏民出迎軍軍前與魏將徐質交鋒嶷臨陣隕身然其所殺傷亦過倍既亡封長子瑛西鄉侯次子護雄襲爵南土越嶲民夷聞嶷死無不悲泣為嶷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益部耆舊傳曰余觀張嶷儀貌辭令不能駭人而其策略足以入算果烈足以立威為臣有忠誠之節處類有亮直之風而動必顧典後主深崇之雖古之英士何以遠踰哉蜀世譜曰嶷孫奕晉梁州刺史

評曰黃權弘雅思量李恢公亮志業呂凱守節不回馬忠擾而能毅○尚書曰擾而毅鄭玄注曰擾馴也致果曰毅　王平忠勇而嚴整張嶷識斷明果咸以所長顯名發迹遇其時也

蜀志卷十三

蜀志卷十三考證

黃權少為郡吏○毛本作郡史

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太平御覽為幸作焉幸可慕作可纂

權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注往往者熒惑守心○臣明楷按宋書天文志云三國史並無熒惑守心之文黃初六年五月十六日壬戌熒惑入太微至二十七日癸酉乃出疑是入太微非守心也

宜速行據險毋令敵得入平地○元本無地字

李恢任郡督郵○任元本作仕

馬忠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間○味宜作味音昧
張嶷而夷徼久自固食○固後漢書作錮
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牟下人○牟宋本作任
其偕督率隨嶷朝貢者百餘人○宋本作其督相率隨
嶷朝貢者百餘人

蜀志卷十三考證

蜀志卷十四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蔣琬子斌 劉敏 斌弟顯 費禕 姜維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琬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沉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琬見推

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沲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頃之爲什邡令先主爲漢中王琬入爲尚書郎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爲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亮教答曰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姓衆人既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遷爲參軍五年亮住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八年代裔爲長史加撫軍將軍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

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爲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延熙元年詔琬曰寇難未弭曹叡驕凶遼東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糾結與之離隔叡大興衆役還相攻伐曩秦之亡勝廣首難今有此變斯乃天時君其治嚴總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動東西掎角以乘其釁又命琬開府明年就加爲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搆戲於琬曰公與

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誡也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憒憒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憒憒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皆此類也琬以爲昔諸葛亮數闚秦川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興上庸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於是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承命上疏曰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既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蔕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掎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枝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長短以爲事首宜以姜維爲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持河右臣當帥軍

爲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琬遂還住涪疾轉增劇至九年卒謚曰恭子斌嗣爲綏武將軍漢城護軍魏大將軍鍾會至漢城與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於足下諸葛思遠譬諸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當洒埽墳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斌答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託通流未拒來謂也亡考昔遭疾疢亡於涪縣卜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邁乃欲屈駕脩敬墳墓視予猶父顏子之仁也聞命感愴以增情思會得斌書報嘉歎意義及至涪如其書云後主既降鄧艾斌詣會於涪待以交友之禮隨會至成都爲亂兵所殺斌弟顯爲太子僕會亦愛其才學與斌同時死劉敏左護軍揚威將軍與鎮北大將軍王平俱鎮漢中魏遣大將軍曹爽襲蜀時議者或謂但可守城不出拒敵必自引退敏以爲男女布野農穀栖畝若聽敵入則大事去矣遂帥所領與平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會大將軍費禕從成都至魏軍即退敏以功封雲亭侯

費禕字文偉江夏鄳人也鄳音盲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劉璋之母也璋遣使迎仁仁將禕遊學入蜀

會先主定蜀禕遂留益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泰而禕晏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先主立太子禕與允俱爲舍人遷庶子後主踐位爲黄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羣寮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衆人莫不易觀亮以初從南歸以禕爲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

諸葛恪羊衜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不能屈禕別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事條答無所遺失權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禕別傳曰權乃以手中常所執寶刀贈之禕答曰臣以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東顧還遷爲侍中亮北住漢中請禕爲參軍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建興八年轉爲中護軍後又爲司馬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泣涕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亮卒禕爲後軍

師項之代蔣琬爲尚書令禕別傳曰于時軍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弈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代禕爲尚書令欲斆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縣若此甚遠此非吾之所及也聽事終日猶有不暇爾琬自漢中還涪禕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禕節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棊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禕至敵遂退封成鄉侯殷基通語曰司馬懿誅曹爽禕設甲乙論平其是非甲以爲曹爽兄弟凡品庸人苟以宗子枝屬得蒙顧命之任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朋黨謀以亂國懿奮誅討一朝殄盡此所以稱其任副士民之望也乙以爲懿感曹仲附己不一豈爽與相干事勢不專以此陰成疵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讒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謀主之心大逆已搆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從後閉門舉兵蹙而向芳必無悉寧忠臣爲君深慮之謂乎以此推之爽無大惡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廢之刑之可也滅其尺口被以不義絕子丹血食及何晏子魏之親甥亦與同戮爲僭濫不當矣琬固讓州職禕復領益州刺史禕當國功名略與琬比禕別傳曰禕雅性謙素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十一年出住漢中自琬及禕雖自身在外慶賞威刑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其推任如此後十四年夏還成都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故冬復北屯漢壽延熙十五年命禕開府十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脩在坐禕歡飲沈醉爲脩手刃所

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覲見主上孫盛雜記曰初姜維詣亮與母相失復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後遷中監軍征西將軍十二年亮卒維還成都爲右監軍輔漢將軍統諸軍進封平襄侯延熙元年隨大將軍蔣琬住漢中琬既遷大司馬以維爲司馬數率偏軍西入六年遷鎮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十年遷衞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率衆討定之又出隴西南安金城界與魏大將軍郭淮夏侯霸等戰於洮西胡王治無戴等舉部落降維將還安處之十二年假維節復出西平不克而還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漢晉春秋曰費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以爲希冀徼倖而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十六年春禕卒夏維率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解圍至洛門維糧盡退還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守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關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後十八年復

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城維圍之魏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維却住鍾題十九年春就遷維爲大將軍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故維爲魏大將鄧艾所破於段谷星散流離死者甚衆衆庶由是怨讟而隴已西亦騷動不寧維謝過引負求自貶削爲後將軍行大將軍事二十年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反於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駱谷徑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乃少聞維方到衆皆惶懼魏大將軍司馬望拒之鄧艾亦自隴右皆軍于長城維前住芒水皆倚山爲營望艾傍渭堅圍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破敗乃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初先主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爲錯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軍並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

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卻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五年維率衆出漢侯和爲鄧艾所破還住沓中維本羇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官黃皓等弄權於內右大將軍閻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亦疑之故自危懼不復還成都華陽國志曰維惡黃皓恣擅啟後主欲殺之後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後主勅皓詣維陳謝維說皓求沓中種麥以避內逼爾六年維表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徵信鬼巫謂敵終不自致啟後主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乃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爲維援左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安關口以爲諸圍外助比至陰平聞魏將諸葛緒向建威故住待之月餘維爲鄧艾所摧還住陰平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別將進攻關口蔣舒開城出降傅僉格鬭而死漢晉春秋曰蔣舒將出降乃詭謂傅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爲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爲功我以出戰克敵爲功請各行其志遂率衆出僉謂其戰也至陰平以降胡烈烈乘虛襲城僉格鬭而死魏人義之蜀記曰蔣舒爲武興督在事無稱蜀命人代之因留舒助漢中守舒恨故開城出降會攻樂城不能克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翼厥甫至漢

壽維化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厥合皆還保劍閣以拒會會與維書曰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斯好維不答書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運縣遠將議還歸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諸葛瞻於緜竹後主請降於艾艾前據成都維等初聞瞻破或聞後主欲固守成都或聞欲東入吳或聞欲南入建寧於是引軍由廣漢郪道以審虛實尋被後主勅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干寶晉記云會謂維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今日見此爲速矣會甚奇之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

印號節蓋會與維出則同轝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世語曰時蜀官屬皆天下英俊無出維右會既構鄧艾艾檻車徵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漢晉春秋曰會陰懷異圖維見而知其心謂可構成擾亂以圖克復也乃詭說會曰聞君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以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妄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游乎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爲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華陽國志曰維教會誅北來諸將諸將既死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復蜀祚密書與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孫盛晉陽秋曰盛以永和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及姜維既降之後密

與劉禪表疏說欲僞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土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于今傷之盛以爲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其姜維之謂乎鄧艾之入江由士衆鮮少維進不能奮節緜竹之下退不能總帥五將擁衛蜀主思後圖之計而乃反覆於逆順之間希違情於難冀之會以衰弱之國而屢觀兵於三秦已滅之邦冀理外之奇舉不亦闇哉臣松之以爲盛之譏維又爲不當于時鍾會大衆既造劍閣維與諸將列營守險會不得進已議還計全蜀之功幾乎立矣但鄧艾詭道傍入出於其後諸葛瞻既敗成都自潰維若回兵救內則會乘其背當時之勢焉得兩濟而責維不能奮節緜竹擁衛蜀主非其理也會欲盡坑魏將以舉大事授維重兵使爲前驅若令魏將皆死兵事在維手殺會復蜀不爲難矣夫功成理外然後爲奇不可以事有差牙而抑謂不然設使田單之計邂逅不會復可謂之愚闇哉欲授維兵五萬人使爲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維妻子皆伏誅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郤正著論論維曰姜伯約據上將之

重處羣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爲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姜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削不復料擿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孫盛曰異哉郤氏之論也夫士雖百行操業萬殊至於忠孝義節百行之冠冕也姜維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違君徇利不可謂忠捐親苟免不可謂孝害加舊邦不可謂義敗不死難不可謂節且德政未敷而疲民以逞居禦侮之任而致敵喪守於夫智勇莫可云也凡斯六者維無一焉實有魏之逋臣亡國之亂相而云人之儀表斯亦惑矣縱維好書而微自藻潔

豈異夫盜者分財之義而程鄭降階之善也臣松之以爲郤正此論取其可稱不謂維始終行事皆可準則也所云一時儀表止在好學與儉素耳本傳及魏略皆云維本無叛心以急逼歸蜀盛相譏貶惟可責其背母餘既過苦又非所以難郤正也

維昔所俱至蜀梁緒官至大鴻臚尹賞執金吾梁虔大長秋皆先蜀亡沒

評曰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臣松之以爲蔣費爲相克遵畫一未嘗徇功妄動有所虧喪外郤駱谷之師內保寧緝之實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何以過於此哉今譏其未盡而不著其事故使覽者不知所謂也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翫衆黷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老子有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況於區區蕞爾

而可屢擾乎哉干寶曰姜維爲蜀相國亡主辱弗之死而死於鍾會之亂惜哉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是以古之烈士見危授命投節如歸非不愛死也固知命之不長而懼不得其所也

蜀志卷十四

蜀志卷十四考證

費禕由是衆人莫不易觀○太平御覽無人字

魏降人郭修在坐○監本訛作郭循今改正

姜維仕郡上計掾州郡爲從事○州郡疑作州辟

冀亦不入維○毛本維下多等字

與鎭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此胡濟又一人非胡偉度也

維前住芒水○監本誤作亡水楊戲傳誤同皆據鄧艾傳改正

乎且重關鎭守以捍之○監本且誤曰今改正

傳僉格鬬而死注蜀命人代之○命宋本作令

吳札鄭僑能喻斯好○鄭僑監本誤鄭有今改正

自稱益州牧以叛注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復蜀祚○監本誤遠復蜀祚今改正

又注設使田單之計邂逅不會○不會元本作不集

蜀志卷十四考證

蜀志卷十五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鄧芝　張翼　宗預 廖化　楊戲 王嗣 常播 衛繼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司徒禹之後也漢末入蜀未見知待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芝聞巴西太守龐羲好士往依焉先主定益州芝爲郫邸閣督先主出至郫與語大奇之擢爲郫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淸嚴有治績入爲尚書先主薨於永安先是吳王孫權請和先主累遣

宋瑋費禕等與相報答丞相諸葛亮深慮權聞先主殂
隕恐有異計未知所如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
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答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
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爲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
修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
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
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偪爲魏所乘不自保
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
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
之阻合此二長共爲脣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

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
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
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
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與蜀連和遣張溫報聘
於蜀蜀復令芝重往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
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
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
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權
與亮書曰丁厷掞張（掞音夷念反或作豔臣松之案漢書禮樂志曰長離前掞光耀明左思蜀都賦摛藻掞天庭孫權蓋謂丁厷之言多浮豔也）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

鄧芝及亮北住漢中以芝爲中監軍揚武將軍亮卒遷前軍師前將軍領兗州刺史封陽武亭侯頃之爲督江州權數與芝相聞饋遺優渥延熙六年就遷爲車騎將軍後假節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征討即梟其渠帥百姓安堵華陽國志曰芝征涪陵見玄猨緣山芝性好弩手自射猨中之猨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一曰芝見猨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猨母其子爲拔箭以木葉塞創芝乃歎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十四年卒芝爲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卹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性剛簡不飾意氣不得士類之和於時人少所敬貴唯器異姜維云子良襲爵景耀中爲尚書左選郎晉朝廣漢太守

張翼字伯恭犍爲武陽人也高祖父司空浩曾祖父廣陵太守綱皆有名迹益部耆舊傳曰浩字叔明治律春秋游學京師與廣漢鐔粲漢中李郃蜀郡張霸共結爲友善大將軍鄧騭辟浩稍遷尚書僕射出爲彭城相薦隱士閭丘遵等徵拜廷尉延光三年安帝議廢太子唯浩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議以爲不可順帝初立拜浩司空年八十三卒漢書曰綱字文紀少以三公子經明行修舉孝廉不就司徒辟以高第爲侍御史漢安元年拜光祿大夫與侍中杜喬等八人同日受詔持節分出案行天下貪廉墨綬有罪便收刺史二千石以驛表聞威惠清忠名振郡國號曰八雋是時大將軍梁冀侵擾百姓喬等七人皆奉命四出唯綱獨埋車輪於洛陽都亭不去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上書曰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姿安居阿保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

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饕甘心好貨縱恣無厭多樹
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
無君之心十五事於左皆忠臣之所切齒也書奏御京
師震悚時冀妹為皇后內寵方盛冀兄弟權重於人主
順帝雖知綱言不誣然無心治冀冀深恨綱會廣陵賊
張嬰等眾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冀欲陷綱乃諷尚書
以綱為廣陵太守若不為嬰所殺則欲以法中之前太
守往輒多請兵及綱受拜詔問當得兵馬幾何綱對曰
無用兵馬遂單車之官徑詣嬰壘門示以禍福嬰大驚
懼走欲閉門綱又於門外罷遣吏兵留所親者十餘人
以書語其長老素為嬰所信者請與相見問以本變因
示以詔恩使還請嬰嬰見綱意誠即出見綱綱延置上
坐問其疾苦禮畢乃謂之曰前後二千石多非其人杜
塞國恩肆其私求鄉郡遠天子不能朝夕聞也故民人
相聚以避害二千石信有罪矣為之者乃非義也忠臣
不欺君以自榮孝子不損父以求福天子聖仁欲文德
以來之故使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也今誠
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發怒大兵雲
合豈不危乎宜深計其利害嬰聞泣曰荒裔愚人數為
二千石所侵枉不堪其困故遂相聚偷生明府仁及草
木乃嬰等更生之澤但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耳綱曰
豈其然乎要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方當相顯以爵位
何禍之有乎嬰曰苟赦其罪得全首領以就農畝則抱
戴沒齒爵祿非所望也嬰雖為大賊起於狂暴自以為
必死及得綱言曠然開明乃辭還營明日遂將所部萬
餘人與妻子面縛詣綱降綱悉釋縛慰納謂嬰曰卿諸
人一旦解散方垂盪然當條名上之必受封賞嬰曰乞
歸故業不願以穢名汙明時也綱以其至誠乃各從其
意親為安處居宅子弟欲為吏者適才任職欲為民者
勸以農桑田業並豐南州晏然論功綱當封為冀所遏
絕故不得侯天子美其功徵欲用之嬰等上書乞留在
郡二歲建康元年病卒官時年三十六嬰等三百餘人
皆衰杖送綱喪至犍陽葬訖為起冢立祠四時奉祭思
慕如喪考妣天子追念不已下詔褒揚除一子為郎

先主定益州領牧翼為書佐建安末舉孝廉為江陽長
徙涪陵令遷梓潼太守累遷至廣漢蜀郡太守建興九
年為庲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持法嚴不得殊俗之

歡心者率劉冑背叛作亂翼舉兵討冑冑未破會被徵當還羣下咸以爲宜便馳騎卽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冑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爲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亮卒拜前領軍追論討劉冑功賜爵關內侯延熙元年入爲尚書稍遷督建威假節進封都亭侯征西大將軍十八年與衛將軍姜維俱還成都維議復出軍唯翼庭爭以爲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將翼等行進翼

位鎮南大將軍維至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經衆死於洮水者以萬計翼曰可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毁此大功維大怒曰爲蛇畫足維竟圍經於狄道城不能克自翼建異論維心與翼不善然常牽率同行翼亦不得已而在景耀二年遷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六年與維咸在劒閣共詣降鍾會于涪明年正月隨會至成都爲亂兵所殺華陽國志曰翼子微篤志好學官至廣漢太守

宗預字德豔南陽安衆人也建安中隨張飛入蜀建興初丞相亮以爲主簿遷參軍右中郎將及亮卒吳慮魏或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一欲以爲救援二欲以

事分割也蜀聞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爲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抗直甚愛待之見敬亞於鄧芝費禕遷爲侍中徙尚書延熙十年爲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還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也預答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爲不受邪臣松之以爲芝以年啁預是不自顧然預之此答觸人所忌載之記牒近爲煩文芝性驕傲自大將軍費禕等皆避下之而預獨不爲屈預復東聘吳孫權捉預手涕泣而別曰君

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預大珠一斛吳歷曰預臨別謂孫權曰蜀土僻小雖云鄰國東西相賴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君臣憑恃唯陛下重垂神慮又自說年老多病恐不復得奉聖顏孫盛曰夫帝王之保唯道與義道義既建雖小可大殷周是也苟任詐力雖彊必敗秦項是也況乎居偏鄙之城恃山水之固而欲連橫萬里永相資賴哉昔九國建合從之計而秦人卒併六合囂述營輔車之謀而光武終兼隴蜀夫以九國之彊隴漢之大莫能相救坐觀屠覆何者道德之基不固而彊弱之心難一故也而云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豈不謟哉乃還遷後將軍督永安就拜征西大將軍賜爵關內侯景耀元年以疾徵還成都後爲鎮軍大將軍領兗州刺史時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詣瞻許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

少輩而屑屑造門邪遂不往廖化字元儉本名淳襄陽人也爲前將軍關羽主簿羽敗屬吳思歸先主乃詐死時人謂爲信然因携持老母晝夜西行會先主東征遇於秭歸先主大悅以化爲宜都太守先主薨爲丞相參軍後爲督廣武稍遷至右車騎將軍假節領并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官位與張翼齊而在宗預之右【漢晉春秋曰景耀五年姜維率衆出狄道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知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何以能立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今日之事也】咸熙元年春化預俱內徙洛陽道病卒

楊戲字文然犍爲武陽人也少與巴西程祁公弘巴郡楊汰季儒蜀郡張表伯達並知名戲每推祁以爲冠首丞相亮深識之戲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爲督軍從事職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爲平當府辟爲屬主簿亮卒爲尚書右選部郎刺史蔣琬請爲治中從事史琬以大將軍開府又辟爲東曹掾遷南中郎參軍副貳庲降都督領建寧太守以疾徵還成都拜護軍監軍出領梓潼太守入爲射聲校尉所在清約不煩延熙二十年隨大將軍姜維出軍至芒水戲素心不服維酒後言笑每有傲弄之辭維外寬內忌竟不能堪軍還有司承旨奏戲免爲庶人後景耀四年卒戲性雖簡惰省略未嘗以甘言加

人過情接物書符指事希有盈紙然篤於舊故居誠存厚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幼相親厚後儼痼疾廢頓韜無行見捐戲經紀振卹恩好如初又時人謂譙周無當世才少歸敬者唯戲重之嘗稱曰吾等後世終自不如此長兒也有識以此貴戲張表有威儀風觀始名位與戲齊後至尚書督庲降後將軍先戲沒祁汝各早死戲同縣後進有李密者字令伯華陽國志曰密祖父光朱提太守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治春秋左氏傳博覽多所通涉機警辨捷事祖母以孝聞其侍疾則泣涕側息日夜不解帶膳飲湯藥必自口嘗本郡禮命不應州辟從事尚書郎大將軍主簿太子洗馬奉使聘吳吳主問蜀馬多少對曰官用有餘人間自足吳主與羣臣汎論道義謂寧爲人弟密曰願爲人兄矣吳主曰何以爲兄密曰爲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羣臣皆稱善蜀

平後征西將軍鄧艾聞其名請爲主簿及書招欲與相見皆不往以祖母年老心在色養晉武帝立太子徵爲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偪遣於是密上書曰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偪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愍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亦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敢廢

遠臣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徒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言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武帝覽表曰密不空有名也嘉其誠欵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養其祖母奉膳及祖母卒服終從尚書郎爲河內温縣令政化嚴明中山諸王每過温縣必責求供給温吏民患之及密至中山王過縣欲求芻茭薪蒸密牋引高祖過沛賓禮老幼桑梓之供一無煩擾伏惟明王孝思維則動識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誅求之碎所未聞思命自後諸王過不敢有煩隴西王司馬子舒深敬友密而貴勢之家憚其公直密去官爲州大中正性方直不曲意勢位後失荀勗張華指左遷漢中太守諸王多以爲冤一年去官年六十四卒著述理論十篇安東將軍胡熊與皇甫士安並善之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于蜀書是以記之於左自此之後卒者則不追諡故或有應見稱紀而不在乎篇者也其戲之所贊而今不作傳者余皆注疏本末於其辭下可以粗知其髣髴云爾

昔文王歌德武王歌興夫命世之主樹身行道非唯一時亦由開基植緒光于來世者也自我中漢之末王綱棄柄雄豪並起役殷難結生人塗地於是世主感而慮之初自燕代則仁聲洽著行自齊魯則英風播流寄業荆郢則臣主歸心顧援吳越則賢愚賴風奮威巴蜀則萬里肅震厲師庸漢則元寇斂迹故能承高祖之始兆復皇漢之宗祀也然而姦凶懟險天征未加猶孟津之翔師復須戰於鳴條也天祿有終奄忽不豫雖攝歸一

統萬國合從者當時儁乂扶攜翼戴明德之所懷致也
蓋濟濟有可觀焉遂乃並述休風動于後聽其辭曰
皇帝遺植爰滋八方別自中山靈精是鍾順期挺生傑
起龍驤始于燕代伯豫君荆吳越憑賴望風請盟挾巴
跨蜀庸漢以并乾坤復秩宗祀惟寧躡基履迹播德芳
聲華夏思美西伯其音開慶來世歷載攸與

贊昭烈皇帝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權我世眞受遺阿衡整
武齊文敷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競心僉忘其身誕靜
邦內四裔以綏屢臨敵庭實耀其威研精大國恨於未
夷

贊諸葛丞相

司徒清風是咨是臧識愛人倫孔音鏘鏘

贊許司徒

關張赳赳出身匡世扶翼儁上雄壯虎烈藩屏左右翻
飛電發濟于艱難贊主洪業侔迹韓耿齊聲雙德交待
無禮並致姦慝悼惟輕慮隕身匡國

贊關雲長張益德

驃騎奮起連橫合從首事三秦保據河潼宗計於朝或
異或同敵以乘釁家破軍亡乖道反德託鳳攀龍

贊馬孟起

翼侯良謀料世興衰委質于主是訓是諮暫思經筭覩
事知機

贊法孝直

軍師美至雅氣曄曄致命明主忠情發臆惟此義宗亡
身報德

贊龐士元

將軍敦壯摧鋒登難立功立事于時之幹

贊黃漢升

掌軍清節亢然恒常讜言惟司民思其綱

贊董幼宰

安遠彊志允休允烈輕財果壯當難不惑以少禦多殊
方保業

贊鄧孔山孔山名方南郡人也以荊州從事隨先
主入蜀蜀既定爲犍爲蜀國都尉因易郡名爲朱
提太守選爲安遠將軍庲降都督住南昌縣章武
二年卒失其行事故不爲傳

揚威才幹欷歔文武當官理任衎衎辯舉圖殖財施有
義有叙

贊費賓伯賓伯名觀江夏鄳人也劉璋母觀之族

姑璋又以女妻觀觀建安十八年參李嚴軍拒先主於緜竹與嚴俱降先主既定益州拜爲裨將軍後爲巴郡太守江州都督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加振威將軍觀爲人善於交接都護李嚴性自矜高護軍輔匡等年位與嚴相次而嚴不與親褻觀年少嚴二十餘歲而與嚴通狎如時輩云年三十七卒失其行事故不爲傳

屯騎主舊固節不移既就初命盡心世規軍資所恃是辨是裨

贊王文儀

尙書淸尙勑行整身抗志存義味覽典文倚其高風好侔古人

贊劉子初

安漢雍容或婚或賓見禮當時是謂循臣

贊麋子仲

少府修慎王元泰名謀漢嘉人也有容止操行劉璋時爲巴郡太守還爲州治中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爲別駕先主爲漢中王用荆楚宿士零陵賴恭爲太常南陽黃柱爲光祿勳謀爲少府建興初賜爵關內侯後代賴恭爲太常恭柱謀皆失其行事故不爲傳恭子厷爲

乾隆四年校刊

丞相西曹令史隨諸葛亮於漢中早夭亮甚惜之與留府長史參軍張裔蔣琬書曰令史失賴玄掾屬喪楊顒爲朝中損益多矣顒亦荆州人也後大將軍蔣琬問張休曰漢嘉前輩有王元泰今誰繼者休對曰至於元泰州里無繼況鄙郡乎其見重如此襄陽記曰楊顒字子昭楊儀宗人也入蜀爲巴郡太守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顒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邴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言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後爲東曹屬典選舉顒死亮垂泣三日鴻臚明眞何彥英名宗蜀郡郫人也事廣漢任安學精究安術與杜瓊同師而名問過之劉璋時爲犍爲太守先主定益州領牧辟爲從事祭酒後援引圖讖勸先主卽尊號踐阼之後遷爲大鴻臚建興中

卒失其行事故不爲傳子雙字漢偶滑稽談笑有淳于髠東方朔之風爲雙柏長早卒諫議隱行儒林天文宣班大化或首或林

贊王元泰何彥英杜輔國周仲宣

車騎高勁惟其泛愛以弱制強不陷危墜

贊吳子遠子遠名壹陳留人也隨劉焉入蜀劉璋時爲中郎將將兵拒先主於涪詣降先主定益州以壹爲護軍討逆將軍納壹妹爲夫人章武元年爲關中都督建興八年與魏延入南安界破魏將費瑤徙亭侯進封高陽鄉侯遷左將軍十二年丞相亮卒以壹督漢中車騎將軍假節領雍州刺史進封濟陽侯十五年卒失其行事故不爲傳壹族弟班字元雄大將軍何進官屬吳匡之子也以豪俠稱官位常與壹相亞先主時爲領軍後主世稍遷至驃騎將軍假節封緜竹侯

安漢宰南奮擊舊鄉翦除蕪穢惟刑以張廣遷蠻濮國用用強

贊李德昂

輔漢惟聰既機且惠因言遠思切問近對贊時休美和我業世

贊張君嗣

鎮北敏思籌畫有方導師禳穢遂事成章偏任東隅承命不祥哀悲本志放流殊疆

贊黃公衡

越騎惟忠厲志自祗職于內外念公忘私

贊楊季休

征南厚重征西忠克統時選士猛將之烈

贊趙子龍陳叔至

叔至名到汝南人也自豫州隨先主名位常亞趙雲俱以忠勇稱建興初官永安都督西將軍封亭侯

鎮南粗強輔元弼名匡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既定爲巴郡太守建興中從鎮南爲右將軍封中鄉侯監軍尚篤劉南和名邕義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既定爲江陽太守建興中稍遷至監軍後將軍賜爵關內侯卒子式嗣少子武有文與樊建齊名官亦至尚書並豫戎任任自封裔

贊輔元弼劉南和

司農性才敷述允章藻麗辭理斐斐有光

贊秦子勑

正方受遺豫聞後綱不陳不僉造此異端斥逐當時任

業以喪

贊李正方

文長剛粗臨難受命折衝外禦鎮保國境不協不和志

節言亂疾終惜始實惟厥性

贊魏文長

威公狷狹取異衆人閑則及理逼則傷侒舍順入凶大

易之云

贊楊威公

季常良實文經勤類士元言規處仁聞計文經士元皆

失其名實行事郡縣處仁本名存南陽人也以荊州從

事隨先主入蜀南攻至雒以爲廣漢太守存素不服龐

統統中矢卒先主發言嘉歎存曰統雖盡忠可惜然違

大雅之義先主怒曰統殺身成仁更爲非也免存官頃

之病卒失其行事故不爲傳孔休文祥或才或臧孔休

名觀爲荊州主簿別駕從事見先主傳失其郡縣文祥

名禎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歷雒郫令南廣漢太守失

其行事子忠官至尚書郎襄陽記曰習禎有風流善談

論名亞龐統而在馬良之右子忠亦有名忠子隆爲步

兵校尉掌校祕書播播述志楚之蘭芳

贊馬季常衛文經韓士元張處仁殷孔休習文祥

國山休風國山名甫廣漢郪人也好人流言議劉璋時爲州書佐先主定蜀後爲緜竹令還爲荆州議曹從事隨先主征吳軍敗於秭歸遇害子祐有父風官至尚書右選郎永南恥思永南名卲廣漢郪人也先主定蜀後爲州書佐部從事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爲西曹椽亮南征留卲爲治中從事是歲卒華陽國志曰卲兄邈字漢南劉璋時爲牛鞞長先主領牧爲從事正旦命行酒得進見讓先主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元功未效先寇而滅邈以將軍之取鄙州甚爲不宜也先主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邈曰匪不敢也力不足耳有

司將殺之諸葛亮爲請得免久之爲犍爲太守丞相參軍安漢將軍建興六年亮西征馬謖在前敗績亮將殺之邈諫以秦赦孟明用伯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競失亮意還蜀十二年亮卒後主素服發哀三日邈上疏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爲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偪主畏其威故姦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沒蓋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爲慶後主怒下獄誅之盛衡承伯言藏言時盛衡名勳承伯名齊皆巴西閬中人也勳劉璋時爲州書佐先主定蜀辟爲左將軍屬後轉州別駕從事卒齊

爲太守張飛功曹飛貢之先主爲尚書郎建興中從事丞相掾遷廣漢太守復爲飛參軍亮卒爲尚書勳齊皆以才幹自顯見歸信於州黨不如姚伷伷字子緒亦閬中人先主定益州後爲功曹書佐建興元年爲廣漢太守丞相亮北駐漢中辟爲掾並進文武之士亮稱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遷爲參軍亮卒稍遷爲尚書僕射時人服其真誠篤粹延熙五年卒在作贊之後孫德果銳孫德名福梓潼涪人也先主定益州後爲書佐西充國長成都令建興元年徙巴西太守爲江州督揚威將軍入爲尚書僕射封平陽亭侯延熙初大將軍蔣琬出征漢中福以前監軍領司馬卒益部耆舊雜記曰諸葛亮於武功病篤後主遣福省侍遂因諮以國家大計福在具宣聖旨聽亮所言至別去數日忽馳思未盡其意遂却騎馳還見亮亮語福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一決耳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公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亮不答福還奉使稱旨福爲人精識果銳敏於從政子驤

字叔龍亦有名官至尚書郎廣漢太守偉南篤常偉南
名朝永南兄郡功曹舉孝廉臨邛令入爲别駕從事隨
先主東征吳章武二年卒於永安益部耆舊雜記曰朝
又有一弟早亡各有才望時人號之李氏三龍華陽國
志曰羣下上先主爲漢中王其文朝所造也臣松之案
耆舊所記以朝邵及早亡者爲三龍邈之狂直不得在
此數德緒義彊志壯氣剛德緒名祿巴西安漢人也先
主定益州爲郡從事牙門將建興三年爲越嶲太守隨
丞相亮南征爲蠻夷所害時年三十一弟衡景耀中爲
領軍義彊名士廣漢郪人國山從兄也從先主入蜀後

舉孝廉爲符節長遷牙門將出爲宕渠太守徙在犍爲
會丞相亮南征轉爲益州太守將南行爲蠻夷所害濟
濟修志蜀之芬香

贊王國山李永南馬盛衡馬承伯李孫德李偉南
龔德緒王義彊

休元輕寇損時致害休元名習南郡人隨先主入蜀先
主東征吳習爲領軍統諸軍大敗於猇亭文進奮身同
此顛沛文進名南亦自荆州隨先主入蜀領兵從先主
征吳與習俱死時又有義陽傅肜先主退軍斷後拒戰
兵人死盡吳將語肜令降肜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

者遂戰死拜子僉爲左中郎後爲關中都督景耀六年
又臨危授命論者嘉其父子奕世忠義蜀記載晉武帝
詔曰蜀將軍傅僉前在關城身拒官軍致死不顧僉父
彤復爲劉備戰亡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爲異僉
息著募後沒入奚官免爲庶人患生一人至於弘大

贊馮休元張文進

江陽剛烈立節明君兵合遇寇不屈其身單夫隻役隕
命於軍

贊程季然季然名畿巴西閬中人也劉璋時爲漢
昌長縣有賓人種類剛猛昔從高祖以定關中巴

西太守龐羲以天下擾亂郡宜有武衛頗招合部
曲有讒於璋說羲欲叛者璋陰疑之羲聞甚懼將
謀自守遣畿子郁宣旨索兵自助畿報曰郡合部
曲本不爲叛雖有交搆要在盡誠若必以懼遂懷
異志非畿之所聞并敕郁曰我受州恩當爲州牧
盡節汝爲郡吏當爲太守效力不得以吾故有異
志也義使人告畿曰爾子在郡不從太守家將及
禍畿曰昔樂羊爲將飲子之羮非父子無恩大義
然也今雖復羮子吾必飲之義知畿必不爲己厚
陳謝於璋以致無咎璋聞之遷畿江陽太守先主

領益州牧辟爲從事祭酒後隨先主征吳遇大軍敗績泝江而還或告之曰後追已至解船輕去乃可以免譏曰吾在軍未曾爲敵走況從天子而見危哉追人遂及譏船譏身執戟戰敵船有覆者衆大至共擊之乃死

公弘後生卓爾奇精夭命二十悼恨未呈

贊程公弘弘名祁季然之子也

古之奔臣禮有來偪怨與同官不顧大德靡有匡救倍成奔北自絕于人作笑二國

麋芳士仁郝普潘濬麋芳字子方東海人也爲南郡太守士仁字君義廣陽人也爲將軍住公安統屬關羽與羽有隙叛迎孫權郝普字子大義陽人先主自荊州入蜀以普爲零陵太守爲吳將呂蒙所譎開城詣蒙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先主入蜀以爲荊州治中典留州事亦與關羽不穆孫權襲羽遂入吳普至廷尉濬至太常封侯

益部耆舊雜記載王嗣常播衞繼三人皆劉氏王蜀時人故錄于篇

王嗣字承宗犍爲資中人也其先延熙世以功德顯著舉孝廉稍遷西安圍督汶山太守加安遠將軍綏集羌

胡咸悉歸服諸種素桀惡者皆來首降嗣待以恩信時北境得以寧靜大將軍姜維每出北征羌胡出馬牛羊氈毦及義穀裨軍糧國賴其資遷鎮軍故領郡後從維北征爲流矢所傷數月卒戎夷會葬贈送數千人號呼涕泣嗣爲人美厚篤至衆所愛信嗣子及孫羌胡見之如骨肉或結兄弟恩至於此

常播字文平蜀郡江原人也播仕縣主簿功曹縣長廣都朱游建興十五年中被上官誣劾以逋没官穀當論重罪播詣獄訟爭身受數千杖肌膚刻爛毒痛慘至更歷三獄幽閉二年有餘每將考掠吏先驗問播不答言但急行罰無所多問辭終不撓事遂分明長免刑戮時唯主簿楊玩亦證明其事與播辭同衆咸嘉播忘身爲君節義抗烈舉孝廉除郪長年五十餘卒書於舊德傳後縣令潁川趙敦圖其像贊頌之

衛繼字子業漢嘉嚴道人也兄弟五人繼父爲縣功曹繼爲兒時與兄弟隨父游戲庭寺中縣長蜀郡成都張君無子數命功曹呼其子省弄甚憐愛之張因言宴之間語功曹欲乞繼功曹即許之遂養爲子繼敏達夙成學識通博進仕州郡歷職清顯而其餘兄弟四人各無堪當世者父恒言己之將衰張明府將盛也時法禁以

異姓爲後故復爲衞氏屢遷拜奉車都尉大尙書忠篤
信厚爲衆所敬鍾會之亂遇害成都

評曰鄧芝堅貞簡亮臨官忘家張翼亢姜維之銳宗預
禦孫權之嚴咸有可稱楊戲商略意在不羣然智度有
短殆罹世難云

蜀志卷十五

蜀志卷十五考證

鄧芝先主畀遺宋瑋費禕等與相報答○宋瑋先主傳
作宗瑋

張翼高祖父司空浩○浩後漢書作皓

宗預權大笑喜其抗直○抗直太平御覽作蓋亢通鑑
作盡直

遺預大珠一斛注夫帝王之保唯道與義○保元本作
寶

楊戲楊戲字文然○戲華陽國志作羲

祁汰各早死注戲同縣後進有李密者○文選李密一

名處

贊王元泰何彥英杜輔國周仲宣○輔國毛本作國輔

贊程季然注吾在軍未曾爲敵走○曾華陽國志作習

衛繼屢遷拜奉車都尉大尚書○大字疑衍

蜀志卷十五考證

[seal]

吳志卷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孫堅　孫策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吳書曰堅世仕吳家于富春葬於城東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於天曼延數里衆皆往觀視父老相謂曰是非凡氣孫氏其興矣及母懷姙堅夢腸出繞吳昌門寤而懼之以告鄰母鄰母曰安知非吉徵也堅生容貌不凡性闊達好奇節少爲縣吏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唐會海賊胡玉等從匏里上掠取賈人財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請討之父曰非爾所圖也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堅行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羅遮賊狀賊望見以為官兵捕之即委財物散走堅追斬得一級以還父大驚由是顯聞府召署假尉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靈帝紀曰昌以其父為越王也）與其子韶扇動諸縣衆以萬數堅以郡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破之是歲熹平元年也刺史臧旻列上功狀詔書除堅鹽瀆丞數歲徙盱眙丞又徙下邳丞（江表傳曰堅歷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舊好事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接撫待養有若子弟焉）中平元年黃巾賊帥張角起於魏郡託有神靈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而潛相連結自稱黃天泰平三月甲子三十六萬一旦俱發天下響應燔燒郡縣殺害長吏（獻帝春秋曰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漢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將朱儁將兵討擊之儁表請堅為佐軍司馬鄉里少年隨在下邳者皆願從堅又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許人與儁并力奮擊所向無前（吳書曰堅乘勝深入於西華失利堅被創墮馬臥草中軍衆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踣地呼鳴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堅還營十數日創少愈乃復出戰）汝潁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面登城先入衆乃蟻附遂大破之儁具以狀聞上拜堅別部司馬（續漢書曰儁字公偉會稽人少好學為郡功曹察孝廉舉進士漢朝以討黃巾功拜車騎將軍累遷河南尹董卓見儁外甚親納而心忌之儁亦陰備焉關東兵起卓議移都儁輒止卓卓雖憚儁然貪其名重乃表拜太僕以自

剛、儁被名不肯受拜、因進曰、國不宜遷、必孤天下望、成
山東之結、臣不見其可也、有司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
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
遷都非計、臣之所急也、辭所不堪、進臣所急、臣之所宜
也、有司曰、遷都之事、初無此計也、就有未露、何所受聞、
儁曰、相國董卓為臣說之、臣聞之於相國、有司不能屈、
朝廷稱服焉、後為太尉、李傕郭汜相攻、
劫質天子公卿、儁性剛、卽發病而卒、

邊章、韓遂作亂、涼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溫行車騎將軍西討章等、溫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對應不順、堅時在坐、前耳語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隴蜀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卽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舉、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出、章遂聞大兵向至、黨衆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斷功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歎息。拜堅議郎、時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衆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為長沙太守、到郡、親率將士、施設方畧、旬月之間、克

破星等魏書曰堅到郡郡中震服任用良吏勑吏曰謹遇良善治官曹文書必循治以盜賊付太守周朝郭石亦帥徒衆起於零桂與星相應遂越境尋討三郡肅然漢朝錄前後功封堅烏程侯吳錄曰是時廬江太守陸康從子作宜春長為賊所攻遣使求救於堅堅整嚴救之主簿進諫堅答曰太守無文德以征伐為功越界攻討以全異國以此獲罪何媿海內乎乃進兵往救賊聞而走靈帝崩卓擅朝政橫恣京城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江表傳曰堅聞之拊膺歎曰張公昔從吾言朝廷今無此難也堅亦舉兵荊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案王氏譜叡字通耀晉太保祥伯父也吳錄曰叡先與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叡舉兵欲討卓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案行使者光祿大夫溫毅檄移堅說叡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堅即承檄勒兵襲叡叡聞兵至登樓望之遣問欲何為堅前部答曰兵久戰勞苦所得賞不足

以為衣服詣使君更乞資直耳叡曰刺史豈有所吝便開庫藏使自入視之知有所遺不兵進及樓下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叡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比至南陽衆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軍至晏然自若英雄記咨字子議潁川人亦知名獻帝春秋曰袁術表堅假中郎將堅到南陽移檄太守請軍糧咨以問綱紀綱紀曰堅鄰郡二千石不應調發咨遂不與堅以牛酒禮咨咨明日亦答詣堅酒酣長沙主簿入白堅前移南陽而道路不治軍資不具請收主簿推問意故咨大懼欲去兵陳四周不得出有頃主簿復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不時討請收出案軍法從事便牽咨於軍門斬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吳歷曰初堅至南陽咨既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堅欲進兵恐有後患乃詐得急疾舉軍

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遣所親人說咨病困欲以兵付咨咨聞之心利其兵即將步騎五六百人詣營省堅堅臥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按劒罵咨遂執斬之此語與本傳不同前到魯陽與袁術相見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當進軍討卓遣長史公仇稱將兵從事還州督促軍糧施帳幔於城東門外祖道送稱官屬並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勑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右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士衆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英雄記曰初堅討董卓到梁縣之陽人卓亦遣兵步騎五千迎之陳郡太守胡軫爲大督護呂布爲騎督其餘步騎將校都督者甚衆軫字文才性急預宣言曰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耳諸將聞而惡之軍到廣成去陽人城數十里日暮士馬疲極當止宿又本受卓節度宿廣成秣馬飲食以夜進兵投曉攻城諸將惡憚軫欲賊敗其事布等宣言陽人城中賊已走當追尋之不然失之矣便夜進軍城中守備甚設不可掩襲於是吏士饑渴人馬甚疲且夜至又無塹壘釋甲休息而布又宣言相驚云城中賊出來軍衆擾亂奔走皆棄甲失鞍馬行十餘里定無賊會天明便還拾取兵器欲進攻城城守已固穿塹已深軫等不能攻而還堅移屯梁東大爲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罽幘乃脫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間道得免茂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間燒柱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繞數重定近覺是柱乃去堅復相收兵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等是時或間堅於術術懷疑不

運軍糧江表傳曰或謂術曰堅若得洛不可復制此爲除狼而得虎也故術疑之陽人去魯陽百餘里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上爲國家討賊。下爲將軍家門之私讐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譖潤之言。還相嫌疑江表傳載堅語曰大勳垂捷而軍糧不繼此吳起所以歎泣於西河樂毅所以遺恨於垂成也願將軍深思之術踧踖即調發軍糧。堅還屯卓憚堅猛壯。乃遣將軍李傕等來求和親。令堅列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大谷。拒雒九十里。山陽公載記曰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軍敗數矣皆畏孤無能爲也惟孫堅小戇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知忌之孤昔與周慎西征慎圍邊韓於金城孤語張溫求引所將兵爲慎作後駐溫不聽孤時上言其形勢知慎必不克臺今有本末事未報溫又使孤討先零叛羌以爲西方可一時蕩定孤皆知其不然而不得止遂行留別部司馬劉靖將步騎四千屯安定以爲聲勢叛羌便還欲截歸道孤小擊輒開畏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數萬人不知但靖也時又上章言狀而孫堅隨周慎行謂慎求將萬兵造金城使慎以二萬作後駐邊韓城中無宿穀當於外運畏慎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兒曹用必還羌谷中涼州或能定也溫既不能用孤慎又不用堅自攻金城壞其外垣馳使語溫自以克在旦夕溫時亦自以計中也而渡遼兒果斷蔡園慎棄輜重走果如孤策臺以此封孤都鄉侯堅以佐軍司馬所見與人同自爲可耳艾曰堅雖時見計故自不如李傕郭汜聞在美陽亭北將千騎步與虜合殆死亡失印綬此不爲能也卓曰堅時烏合義從兵不如虜精且戰有利鈍但當論山東大勢終無所至耳艾曰山東兒驅略百姓以作寇逆其鋒不如人堅甲利兵彊弩之用又不如人亦安得久卓曰然但殺二袁劉表孫堅天下自服從孤耳卓尋徙都西入關焚燒雒

邑堅乃前入至雒修諸陵平塞卓所發掘

江表傳曰舊京空虛數百里中無煙火堅前入城惆悵流涕吳書曰堅入洛埽除漢宗廟祠以太牢堅軍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有敢汲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山陽公載記曰袁術將僭號聞堅得傳國璽乃拘堅夫人而奪之江表傳曰案漢獻帝起居注云天子從河上還得六璽於閣上又太康之初孫皓送金璽六枚無有玉明其偽也虞喜志林曰天子六璽者文曰皇帝之璽皇帝行璽皇帝信璽天子之璽天子行璽天子信璽此六璽所封事異故文字不同獻帝起居注云從河上還得六玉璽於閣上此之謂也傳國璽者乃漢高祖所佩秦皇帝璽世世傳受號曰傳國璽案傳國璽不在六璽之數安得總其說乎應氏漢官皇甫世紀其論六璽文義皆符漢宮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且康且康永昌二字爲錯未知兩家何者爲得金玉之精率有光氣加以神器祕寶輝耀益彰蓋一代之奇觀將來之異聞而以不解之故彊謂之偽不亦誣乎陳壽爲破虜傳亦除此說俱惑起居注不知六璽殊名與傳國爲七者也吳時無能刻玉故天子以金爲璽璽雖以金於文不異吳降而送璽者送天子六璽曩所得玉璽乃古人遺印不可施用天子之璽今以無有爲難不通其義者耳臣松之以爲孫堅於興義之中最有忠烈之稱若得漢神器而潛匿不言此爲陰懷異志豈所謂忠臣者乎吳史欲以爲國華而不知損堅之令德如其果然以傳子孫縱非六璽之數要非常人所蓄孫皓之降亦不得但送六璽而寶藏傳國也受命于天奚取於歸命之堂若如喜言則此璽今尚在孫門匹夫懷璧猶曰有罪而況斯物哉

訖引軍還住魯陽

吳錄曰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彊大袁紹遣會稽周喁爲豫州刺史來襲取州堅慨然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勠力乎言發涕下喁字仁明周昕之弟也會稽典錄曰初曹公興義兵遣人要喁喁即收合兵衆得二千人從公征伐以爲軍師後與堅爭豫州屢戰失利會次兄九江太守昂爲袁術所攻喁往助之軍敗還鄉里爲許貢所害

初平三年術使堅征荊州擊劉表表遺黃祖逆於樊鄧之間

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爲祖軍士所射殺典略曰堅悉其衆攻表表閉門夜遣將黃祖潛出發兵祖將兵欲還堅逆與戰祖敗走竄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兵從竹木間暗射堅殺之吳錄曰堅時年三十七英雄記曰堅以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又云劉表將呂公將兵緣山向堅堅輕騎尋山討公公兵下石中堅頭應時腦出物故其不同如此也兄子賁帥將士衆就術術復表賁爲豫州刺史堅四子策權翊匡權既稱尊號謚堅曰武烈皇帝吳錄曰尊堅廟曰始祖墓曰高陵志林曰堅有五子策權翊匡吳氏所生少子朗庶生也一名仁

策字伯符堅初興義兵策將母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江表傳曰堅爲朱儁所表爲佐軍留家著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聲譽發聞有周瑜者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聞自舒來造焉更推結分好義同斷金勸策從居舒策從之堅薨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魏書曰策當嗣侯讓與弟匡徐州牧陶謙深忌策策舅吳景時爲丹陽太守策乃載母徙曲阿與呂範孫河俱就景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興平元年從袁術術甚奇之以堅部曲還策吳歷曰初策在江都時張紘有母喪策數詣紘咨以世務曰方今漢祚中微天下擾攘英雄儁傑各擁衆營私未有能扶危濟亂者也先君與袁氏共破董卓功業未遂卒爲黃祖所害策雖暗稚竊有微志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就舅氏於丹陽收合流散東據吳會報讐雪耻爲朝廷外藩君以爲何如紘答曰既素空劣方居衰經之中無以奉贊盛略策曰君高名播越遠近懷歸今日事計決之於君何得不紆慮啓告副其高山之望若微志得展血讐得報此乃君之勳力策心所望也因涕泣橫流顏色不變紘見策忠壯內發辭令慷慨感其志言乃答曰昔周道陵遲齊晉並興王室已寧諸侯貢職今君紹先侯之軌有驍武之名若投丹陽收兵吳會則荊揚可一

讐敵可報據長江奮威德誅除羣穢匡輔漢室功業侔
於桓文豈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亂多難若功成事立
當與同好俱南濟也策曰一與君同符合契同有永固
之分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委付於君策無復回顧之
憂江表傳曰策徑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而言曰亡父昔
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
遇難勲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
垂察其誠術甚貴異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術謂策曰孤
始用貴舅爲丹陽太守賢從伯陽爲都尉彼精兵之地
可還依召募策遂詣丹陽依舅得數百人而爲涇縣大
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
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　太傅馬日磾杖節安
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大將喬蕤
張勲皆傾心敬焉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
恨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廐策指使人就斬之
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爲謝也由是軍

中益畏憚之術初許策爲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
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
與術大怒策昔曾詣康康不見使主簿接之策常銜恨
術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
康廬江眞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勲爲
太守策益失望先是劉繇爲揚州刺史州舊治壽春壽
春術已據之繇乃渡江治曲阿時吳景尚在丹陽策從
兄賁又爲丹陽都尉繇至皆迫逐之景賁退舍歷陽繇
遣樊能于麋陳横屯江津張英屯當利口以距術術自
用故吏瑯邪惠衢爲揚州刺史更以景爲督軍中郎將

與貢共將兵擊英等，連年不克。策乃說術，乞助景等平定江東。江表傳曰：策說術云：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匡濟漢室。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故許之。術表策爲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兵財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者數百人。比至歷陽，衆五六千。策母先自曲阿徙於歷陽，策又徙母阜陵，渡江轉鬬，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而軍令整肅，百姓懷之。江表傳曰：策渡江攻繇牛渚營，盡得邸閣糧穀戰具，是歲興平二年也。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笮融依繇爲盟主，禮據秣陵城，融屯縣南。策先攻融，融出兵交戰，斬首五百餘級，融即閉門不敢動。因渡江攻禮，禮突走，而樊能、于麋等復合衆襲奪牛渚屯。策聞之，還攻破能等，獲男女萬餘人。復下攻融，爲流矢所中，傷股，不能乘馬，因自輿還牛渚營。或叛告融曰：孫郎被箭已死。融大喜，即遣將於茲鄉策。策遣步騎數百挑戰，設伏於後，賊出擊之，鋒刃未接而僞走，賊追入伏中，乃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策因往到融營下，令左右大呼曰：孫郎竟云何！賊於是驚怖夜遁。融聞策尚在，更深溝高壘，繕治守備。策以融所屯地勢險固，乃舍去，攻破繇別將於海陵，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策爲人，美姿顏，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爲致死。劉繇棄軍遁逃，諸郡守皆捐城郭奔走。江表傳曰：策時年少，雖有位號，而士民皆呼爲孫郎。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伏山草。及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詣軍。劉繇既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遣將陳寶詣阜陵迎母及弟。發恩布令，告諸縣：其劉繇、笮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彊也。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形勢轉盛。吳人嚴白虎等衆各萬餘人，處處屯聚。吳景等欲先擊破虎等，乃至會稽。策曰：虎

吳志卷一

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屠東冶。乃攻破虎等。吳錄曰時有烏程鄒他錢銅及前合浦太守嘉興王晟等各聚衆萬餘或數千引兵撲討皆攻破之策母吳氏曰晟與汝父有升堂見妻之分今其諸子兄弟皆已梟夷獨餘一老翁何足復憚乎乃舍之餘咸族誅策自討虎虎高壘堅守使其弟輿請和許之輿請獨與策會面約既會策引白刃斫席輿體動策笑曰聞卿能坐躍勦捷不常聊戲卿耳輿曰我見刃乃然策知其無能也乃以手戟投之立死輿有勇力虎衆闞其死也甚懼進攻破之虎奔餘杭投許昭於虜中程普請擊昭策曰許昭有義於舊君有誠於故友此丈夫之志也乃舍之臣松之案許昭有義於舊君謂濟盛憲也事見後注有誠於故友則受嚴白虎也盡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吳景爲丹陽太守。以孫賁爲豫章太守。分豫章爲廬陵郡。以賁弟輔爲廬陵太守。丹陽朱治爲吳郡太守。彭城張昭廣陵張紘

秦松陳端等爲謀主。江表傳曰策遣奉正都尉劉由五官掾高承奉章詣許拜獻方物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絶之。吳錄載策使張紘爲書曰蓋上天垂司過之星聖王建敢諫之鼓設非謬之備急箴闕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大計無不悚懼旋知供備貢獻萬夫解惑頃聞建議復欲追遵前圖即事之期便有定凡益使憮然想是流妄設其必爾民何望乎襲日之衆義兵也天下之士所以響應者董卓擅廢置害太后弘農王畧烝宮人發掘園陵暴逆至此故諸州郡雄豪聞聲慕義神武外振卓遂內藏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俾保傳宣命欲令諸軍振旅於河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齊劉表稱亂南荊公孫瓚包休北幽劉繇決力江滸劉備爭盟淮隅是以未獲承命橐弓戢戈也今備繇旣破操等饑餒謂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不圖有自取之志非海內所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二主者雖有聖德宜當君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由興矣幼主非有惡於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脅於彊臣若無過而奪之懼未合於湯武之事二也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與亦猶未也而天

乾隆四年校刊

下聞其桀虐擴臂同心而疾之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邊地勁捍之虜所以斯須游魂也今四方之人皆玩敵而便戰鬬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而我治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臨之適足趣禍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虛干必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烏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皆因民困悴於桀紂之政毒苦於秦莽之役故能芟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夫下非患於幼主未見受命之應驗而欲一旦卒然登即尊號未之或有四也夫予之貴四海之富誰不欲焉義不可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橫冀五也幼主岐疑若除其偏去其鯁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於周成之盛自受旦奭之美此誠所望於尊明也縱使幼主有他攻異猶望推宗室之請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統以固漢宗皆所以書功金石圖形丹青流慶無窮垂聲管紘拾而不爲爲其難者想明明之素必所不恐六也五世爲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國家之顯頓念社稷之危殆以奉前考之志以報漢室之恩其忽履道之節而彊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兆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逆我盍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數不可不詳察七也所貴於聖哲者以其審於機宜慎於舉措若難闕之事難保之勢以激羣敵之氣以生衆人之心公義旣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人多惑於圖緯而牽非類比合文字以悅所事苟以阿上惑衆終有後悔者自往迄今未嘗無之不可不深擇而熟思九也九者尊明所見之餘耳庶備起予補所遺忘忠言逆耳幸留神聽典略云張昭之辭臣松之以爲張昭雖名重然不如紘之交也此書必紘所作

曹公表策爲討逆將軍封爲吳侯

江表傳曰建安二年夏漢朝遣議郎王輔奉戊辰詔書曰董卓逆亂凶國害民先將軍堅念在平討雅意未遂厥美著聞策遵善道求福不回今以策爲騎都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太守又詔勑曰故左將軍袁術不顧朝恩坐創凶逆造合虛偽欲因兵亂詭詐百姓聞其言以爲不然定得使持節平東將軍領徐州牧温侯布上術所造惑衆妖妄知術鴟梟之性遂其無道修治王宮署置公卿郊天祀地殘民害物爲禍深酷布前後上策乃心本朝欲還討術爲國効節乞加顯異夫懸賞俟功惟勤是與故便寵授承襲

前邑重以大郡榮耀兼至是策輸力竭命之秋也其亟與布及行吳郡太守安東將軍陳瑀戮力一心同時赴討策自以統領兵馬但以騎都尉領郡爲輕欲得將軍號乃使人諷輔輔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是時陳瑀屯海西策奉詔治嚴當與布瑀參同形勢行到錢塘瑀陰襲圖策遣都尉萬演等密渡江使持印傳三十餘紐賊與丹陽宣城涇陵陽始安黟歙諸險縣大帥祖郎焦已及吳都烏程嚴白虎等使爲內應伺策軍發欲攻取諸郡策覺之遣呂範徐逸攻瑀於海西大破瑀獲其吏士妻子四千人山陽公載記曰瑀單騎走冀州自歸袁紹紹以爲故安都尉吳錄載策上表謝曰臣以固陋孤持邊陲陛下廣播高澤不遺細節以臣襲爵兼典名郡仰榮寵顧所不克堪興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於吳郡曲阿得袁術所呈表以臣行殄寇將軍至被詔書乃知詐擅雖輒捐廢猶用悚悸臣年十七喪失所怯懼有不任堂構之部以忝析薪之戒誠無去病十八建功世祖列將弱冠佐僉臣初領兵年未弱冠雖篤懦不武然思竭徵命惟術狂惑爲惡深重臣憑威靈奉辭罰罪庶必獻捷以報所援臣松之案本傳云孫堅以初平三年卒策以建安五年卒策死時年二十六計堅之亡策應十八

而此表云十七則爲不符張璠漢紀及吳歷並以堅初平二年死此爲是而本傳誤也江表傳曰建安三年策又遣使貢方物倍於元年所獻其年制書轉拜討逆將軍改封吳侯後術死長史楊弘大將張勳等將其衆欲就策廬江太守劉勳要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策聞之僞與勳好盟勳新得術衆時豫章上繚宗民萬餘家在江東策勸勳攻取之勳既行策輕軍晨夜襲拔廬江勳衆盡降勳獨與麾下數百人自歸曹公江表傳曰策被詔勑與司空曹公衛將軍董承益州牧劉璋等并力討袁術劉表軍嚴當進會術死術從弟胤女壻黃猗等畏懼曹公不敢守壽春乃共舁術棺柩扶其妻子及部曲男女就劉勳於皖城勳糧食少無以相振乃遣從弟偕告糴於豫章太守華歆歆郡素少穀遣吏將偕就海昏上繚使諸宗帥各出三萬斛米以與偕偕往歷月纔得數千斛偕乃報勳具說形狀使勳來襲取之勳得偕書便潛軍到海昏邑下宗

吳志卷一

帥知之空壁逃匿勳了無所得時策西討黃祖行及石城聞勳輕身詣海昏便分遣從兄賁輔率八千人於彭澤待勳自與周瑜率二萬人步襲皖城卽克之得術百工及鼓吹部曲三萬餘人并術勳妻子表用汝南李術爲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皆徙所得人東詣吳賁輔又於彭澤破勳勳走入楚江從尋陽步上到置馬亭聞策等已克皖乃投西塞至沂築壘自守告急於劉表求救於黃祖祖遣太子射船軍五千人助勳策復就攻大破勳勳與偕北歸曹公射亦遁走策收得勳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前進夏口攻黃祖時劉表遣從子虎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爲黃祖前鋒策與戰大破之吳錄載策表曰臣討黃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羨縣劉表遣將助祖並來趣臣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將周瑜領桂陽太守行征虜中郎將呂範領零陵太守行蕩寇中郎將程普行奉業校尉孫權行先登校尉韓當行武鋒校尉黃蓋等同時俱進身跨馬櫟陳手擊急鼓以齊戰勢吏士奮激踊躍百倍心精意果各競用命越渡重壍迅疾若飛火放上風兵激烟下弓弩並發流矢雨集日加辰時祖乃潰爛鋒刃所截焱火所焚前無生寇惟祖迸走獲其妻息男

女七人斬虎狼韓晞已下二萬餘級其赴水溺者一萬餘口船六千餘艘財物山積雖表未禽祖宿狡猾爲表腹心出作爪牙表之鴟張以祖氣息而祖家屬部曲掃地無餘表孤特之虜成鬼行尸誠皆聖朝神武遠振臣討有罪得效微勤是時袁紹方彊。而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吳歷曰曹公聞策平定江南意甚難之常呼猘兒難與爭鋒也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爲子章取賁女。皆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建安五年、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欲襲許迎漢帝。吳錄曰時有高岱者隱於餘姚策命出使會稽丞陸昭逆之策虛己候焉聞其善左傳乃自玩讀欲與論講或謂之曰高岱以將軍但英武而已無文學之才若與論傳而或云不知者則某言符矣又謂岱曰孫將軍爲人惡勝己者若每問當言不知乃合意耳如皆辨義此必危殆岱以爲然及與論傳或答不知策果怒以爲輕己乃囚之知交及時人皆露坐爲請策登樓望見數里中塡

滿策惡其收衆心遂殺之岱字孔文吳郡人也受性聰達輕財貴義其友士拔奇取於未顯所友八人皆世之英偉也太守盛憲以為上計舉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於許昭家求救於陶謙謙未即救岱憔悴泣血水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壯有申包胥之義許為出軍以書與貢岱得謙書以還而貢巳囚其母吳人大小皆為危竦以貢宿忿往必見害岱言在君則為君且母在牢獄期於當往若得入見事自當解遂通書自白貢即與相見才辭敏捷好自陳謝貢登時出其母岱將見貢語友人張允沈䁱令豫具船以貢必悔當追逐之出便將母乘船易道而逃貢須臾遣人追之令追者若及於船江上便殺之巳過則止使與岱錯道遂免被誅時年三十餘江表傳曰時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東方往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治病吳會人多事之策嘗於都城門樓上集會諸將賓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畫之名為仙人鏵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迎拜之掌賓者禁呵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諸事之者悉使婦女入見策母請救之母謂策曰于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衆心遠使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盡委策下樓拜之不可不除也諸將復連名通白事陳乞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常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為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巳在鬼籙勿復費紙筆也即催斬之縣首於市諸事之者尚不謂其死而云尸解焉復祭祀求福志林曰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師于吉所得神書於曲陽泉水上白素朱界號太平青領道凡百餘卷順帝至建安中五六十歲于吉是時近巳百年年在耄悼禮不加刑又天子巡狩問百年者就而見之敬齒以親愛聖王之至教也吉罪不及死而暴加酷刑是乃謬誅非所以為美也喜推考桓王之甍建安五年四月四日是時曹袁相攻未有勝負案夏侯元讓與石威則書袁紹破後也書云授孫賁以長沙業張津以零桂此為桓王於前亡張津於後死不得相讓譬吉津之死意矣臣松之案太康八年廣州大中正王範上交廣二州春秋建安六年張津猶為交州牧江表傳之慮如志林所云搜神記曰策欲渡江襲許與吉俱行時大旱所在熇厲策催諸將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見將吏多在吉許策因此激怒言我為不如于吉邪而先趨務之便使收吉至呵問之曰天旱不雨道塗

艱澁不時得過故自早出而卿不同憂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態敗吾部伍今當相除令人縛置地上暴之使請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當原赦不爾行誅俄而雲氣上蒸膚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摠至溪澗盈溢將士喜悅以爲吉必見原並往慶慰策遂殺之將士哀惜共藏其尸天夜忽更興雲覆之明旦往視不知所在案江表傳搜神記于吉事不同未詳孰是

客治兵部署諸將未發會爲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先是策殺貢貢小子與客亡匿江邊策單騎出卒與客遇客擊傷策

江表傳曰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登即瑀之從兄子也策前西征登陰復遣間使以印綬與嚴白虎餘黨圖爲後害以報瑀見破之辱策歸復討登軍到丹徒須待運糧策性好獵將步騎數出策驅馳逐鹿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初吳郡太守許貢上表於漢帝曰孫策驍雄與項籍相似宜加貴寵召還京邑若被詔不得不還若放於外必作世患策候吏得貢表以示策策請貢相見以責讓貢貢辭無表策即令武士絞殺之貢奴客潛民間欲爲貢報讎獵日卒有三人即貢客也策問爾等何人答云是韓當兵在此射鹿耳策曰當兵吾皆識之未嘗見汝等因射一人應弦而倒餘二人怖急便舉弓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九州春秋曰策聞曹公北征柳城悉起江南之衆自號大司馬將北襲許恃其勇行不設備故及於難孫盛異同評曰凡此數說皆有所失孫策雖威行江外略有六郡然黃祖乘其上流陳登間其心腹且深險彊宗未盡歸復曹袁虎爭勢傾山海策豈暇遠師汝潁而遷帝於吳越哉斯蓋庸人之所鑒見況策達於事勢者乎又案袁紹以建安五年至黎陽而策以四月遇害而志云策聞曹公與紹相拒於官渡謬矣伐登之言爲有證也又江表傳說策悉識韓當軍士疑此爲詐便射殺一人夫三軍將士或有新附策爲大將何能悉識以所不識便射殺之非其論也又策見殺在五年柳城之役在十二年九州春秋乖錯尤甚矣臣松之案傅子亦云曹公征柳城將襲許記述若斯何其疎哉然孫盛所譏未爲悉是黃祖始被策破魂氣未反但劉表君臣本無兼并之志雖在上流何辦規擬吳會策之此舉理應先圖陳登但舉兵所在不止登而已于時彊宗驍帥祖郎嚴虎之徒禽滅已盡所餘山越蓋何足慮然則策之所規未可謂之不暇也若使策

乾隆四年校刊

志獲從大權在手淮泗之間所在皆可都何必畢志江
外其當遷帝於揚越哉案魏武紀武帝以建安四年已
出屯官渡策未死之前久與袁紹交兵則國志所云不
爲謬也許貢客無聞之小人而能感識恩遇臨義忘生
卒然奮發有侔古烈矣詩云君子
有微猷小人與屬貢客其有焉

創甚請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至夜卒時年二十六

吳歷曰策既被
創醫言可治當
好自將護百日勿動策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尚
可復建功立事乎推几大奮創皆分裂須臾卒搜神記
曰策既殺于吉每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頗
有失常後治創方差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
見如是再三因撲鏡大
叫創皆崩裂須臾而死

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桓王封子紹爲吳侯後改封上虞侯紹卒子奉嗣孫晧時訛言謂奉當立誅死

評曰孫堅勇摯剛毅孤微發迹導溫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壯之烈策英氣傑濟猛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夏然皆輕佻果躁隕身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矣

孫盛曰孫氏兄弟皆
明略絕羣創基立事
策之由也且臨終之日顧命委權夫意氣之間猶有刎
頸况天倫之篤愛豪達之英鑒豈客名號於既往違情
本之至實哉抑將遠思盈數而慎其名器者乎夫
正本定名爲國之大防杜絕疑貳消釁之良謨是故魯
隱矜義終致羽父之禍宋宣懷仁卒有殤公之哀皆心
存小善而不達經綸之圖求譽當年而不思貽厥之謀
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孫氏因擾攘之際得奮
其縱橫之志業非積德之基邦無磐石之固勢一則祿

祚可終情乖則禍亂塵起安可不防微於未兆慮難於將來壯哉策爲首事之君有吳開國之主將相在列皆其舊也而嗣子弱劣析薪弗荷奉之則魯桓田市之難作崇之則與夷子馮之禍與是以正名定本使貴賤殊邈然後國無陵肆之責後嗣罔猜忌之嫌羣情絕異端之論不逞杜覬覦之心於情雖違於事雖儉至於括囊遠圖永保維城可謂爲之于其未有治之于其未亂者也陳氏之評其未達乎

吳志卷一

吳志卷一考證

孫堅三十六萬一旦俱發○臣龍官按萬宜作方想當時傳寫誤方爲万因正万爲萬魏志賈詡傳注屠三十六萬方則又多一萬字也

卓對應不順○對應宋本作應對

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天兵宋本作王兵

晏然自若注咨字子議○毛本作子儀

拒維九十里注兒曹用必還羌谷中凉州或能定也○

兒曹以下疑有脫文

平塞卓所發掘注旦有五色氣○文選作每旦有五色

氣

爲祖軍士所射殺注劉表將呂公○後漢書劉表傳注中引英雄記作呂介

孫策堅喪還葬曲阿○何焯曰按此云還葬曲阿而吳主傳太元元年秋八月大書吳高陵松柏斯拔叅之謝詢請置守冢之表則文臺定葬于吳也

以堅部曲還策注遂詣丹陽依舅得數百人○依舅監本誤依舊今改正

乃攻破虎等注策引白刃斫席○白刃太平御覽作白削

又注虎衆以其死也甚懼○以宋本作聞

策以書責而絕之注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興亦猶未也○毛本作廢主自興

封爲吳侯注遣議郎王輔○王輔宋本作王誧下同

又注聞其言以爲不然○北宋本作始聞其言多始字

又注瑀陰襲圖策○疑作陰圖襲策

又注仰榮寵顧所不克堪○宋本作仰榮顧寵

勲獨與麾下數百人自歸曹公注斬虎狠韓晞已下二萬餘級○臣明楷按前江表傳云時劉表遣從子虎

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爲黃祖前鋒則此虎郎表從子也狼字宜衍

又爲子章取賁女○章當作彰鄢陵侯也

策陰欲襲許迎漢帝注名爲仙人鏵○一本作仙人鎌

年二十六注推几大奮創皆分裂須臾卒○推几宋本作椎几須臾卒北宋本作其夜卒

吳志卷一考證

吳志卷二

晉　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　撰

宋　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孫權

孫權字仲謀兄策既定諸郡時權年十五以爲陽羨長江表傳曰堅爲下邳丞時權生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堅異之以爲有貴象及堅亡策起事江東權常隨從性度弘朗仁而多斷好俠養士始有知名侔於父兄矣每參同計謀策甚奇之自以爲不及也每請會賓客常顧權曰此諸君汝之將也郡察孝廉州舉茂才行奉義校尉漢以策遠修職貢遣使者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惟中弟孝廉。形貌奇偉。

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試識之。

建安四年。從策征廬江太守劉勳。勳破。進討黃祖於沙羨。

五年。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邪。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師。非欲違父。時不得行也。臣松之按禮記曾子問子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鄭氏注之曰周人卒哭而致事時有徐戎作難伯禽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昭所云伯禽不師蓋謂此也況今姦宄競逐。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而揖盜。未可以爲仁也。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是時惟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爲意。未有君臣之固。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故委心而服事焉。曹公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屯吳。使丞之郡行文書事。待張昭以師傅之禮。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爲將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始爲賓客。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江表傳曰初策表用李術爲廬江太守策亡之後術不肯事權而多納其亡叛權移書求索術報曰有德見歸無德見叛不應復還權大怒乃以狀白曹公曰嚴刺史昔爲公所用又是州舉將而李術凶惡輕犯漢制殘害州司肆其無道宜速誅滅以懲醜類今欲討之進爲國朝掃除鯨鯢退爲舉將報塞怨讎此天下達義夙夜所甘心術必懼誅復詭說求救明公所居阿衡之任海內所瞻願勑執事勿復聽

受是歲舉兵攻術於皖城術閉門自守求救於曹公曹公不救糧食乏盡婦女或丸泥而吞之遂屠其城梟術首徙其部曲三萬餘人

七年權母吳氏薨

八年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還過豫章使呂範平鄱陽會稽程普討樂安太史慈領海昏韓當周泰呂蒙等為劇縣令長

九年權弟丹陽太守翊為左右所害以從兄瑜代翊吳錄曰是時權大會官寮沈友有所是非令人扶出謂曰人言卿欲反友知不得脫乃曰主上在許有無君之心者可謂非反乎遂殺之友字子正吳郡人年十一華歆行風俗見而異之因呼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逡巡却曰君子講好會宴以禮今仁義陵遲聖道漸壞先生銜命將以裨補先王之教整齊風俗而輕脫威儀猶負薪救火無乃更崇其熾乎歆慙曰自桓靈以來雖多英彥未有幼童若此者弱冠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辭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於口每所至衆人皆默然莫與為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權以禮聘既至論王霸之略當時之務權斂容敬焉陳荊州宜并之計納之正色立朝清議峻厲為庸臣所譖誣以謀反權亦以終不為己用故害之時年二十九

十年權使賀齊討上饒分為建平縣

十二年西征黃祖虜其人民而還

十三年春權復征黃祖祖先遣舟兵拒軍都尉呂蒙破其前鋒而凌統董襲等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亡走騎士馮則追梟其首虜其男女數萬口是歲使賀齊討黟歙黟音伊歙音攝分歙為始新新定吳錄曰晉改新定為遂安黎陽休

陽縣吳錄曰晉改休陽爲海寧以六縣爲新都郡荊州牧劉表死魯肅乞奉命弔表二子且以觀變肅未到而曹公已臨其境表子琮舉衆以降劉備欲南濟江肅與相見因傳權旨爲陳成敗備進住夏口使諸葛亮詣權權遣周瑜程普等行是時曹公新得表衆形勢甚盛諸議者皆望風畏懼多勸權迎之江表傳載曹公與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得書以示羣臣莫不嚮震失色惟瑜肅執拒之議意與權同瑜普爲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公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饑疫死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曹公遂北還留曹仁徐晃於江陵使樂進守襄陽時甘寧在江陵爲仁黨所圍用呂蒙計留凌統以拒仁以其半救寧軍以勝反權自率衆圍合肥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昭兵不利權攻城踰月不能下曹公自荊州還遣張喜將騎赴合肥未至權退

十四年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權以瑜爲南郡太守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備領荊州牧屯公安

十五年分豫章爲鄱陽郡分長沙爲漢昌郡以魯肅爲太守屯陸口

十六年權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爲建業聞曹

公將來侵作濡須塢

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須權與相拒月餘曹公望權軍歎其齊肅乃退吳歷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亦數千人權數挑戰公堅守不出權乃自來乘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軍諸將皆以爲是挑戰者欲擊之公曰此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也勅軍中皆精嚴弓弩不得妄發權行五六里迴還作鼓吹公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權爲牋與曹公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公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魏略曰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迴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

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爲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十九年五月權征皖城閏月克之獲廬江太守朱光及叅軍董和男女數萬口是歲劉備定蜀權以備已得益州令諸葛瑾從求荊州諸郡備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荊州與吳耳權曰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虛辭引歲遂置南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大怒乃遣呂蒙督鮮于丹徐忠孫規等兵二萬取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使魯肅以萬人屯巴丘巴丘今曰巴陵以禦關羽權住陸口爲諸軍節度蒙到二郡皆服惟零陵太守郝普未下會備到公安使關羽將三萬兵至益陽權乃召蒙等使還助肅蒙使人誘普普降盡得三郡將守因引軍還與孫

皎潘璋并曾肅兵並進拒羽於益陽未戰會曹公入漢中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權令諸葛瑾報更尋盟好遂分荆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備歸而曹公已還權反自陸口遂征合肥合肥未下徹軍還兵皆就路權與凌統甘寧等在津北爲魏將張遼所襲統等以死扞權權乘駿馬越津橋得去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是誰降人答曰是孫會稽遼及樂進相遇言不早知之急追自得舉軍歎恨江表傳曰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見徹丈餘無版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權既得免即拜利都亭侯谷利者本左右給使也以謹直爲親近監性忠果亮烈言不苟且權愛信之

二十一年冬曹公次于居巢遂攻濡須

二十二年春權令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公報使修好誓重結婚

二十三年十月權將如吳親乘馬射虎於庱亭庱音攄陵反馬爲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却廢常從張世擊以戈獲之

二十四年關羽圍曹仁於襄陽曹公遣左將軍于禁救之會漢水暴起羽以舟兵盡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惟城未拔權內憚羽外欲以爲己功牋與曹公乞以討羽自效曹公且欲使羽與權相持以鬬之驛傳權書使

曹仁以弩射示羽。羽猶豫不能去。閏月，權征羽，先遣呂蒙襲公安，獲將軍士仁。蒙到南郡，南郡太守麋芳以城降。蒙據江陵，撫其老弱，釋于禁之囚。陸遜別取宜都，獲秭歸、枝江、夷道，還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關羽還當陽，西保麥城。權使誘之。羽偽降，立幡旗為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都督趙累等於章鄉，遂定荊州。是歲大疫，盡除荊州民租稅。曹公表權為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奉貢于漢，及令王惇市馬，又遣朱光等歸。魏畧曰：梁寓字孔儒，吳人也。權遣寓觀望曹公，曹公因以為掾，尋遣南還。

二十五年春正月，曹公薨，太子丕代為丞相魏王，改年為延康。秋，魏將梅敷使張儉求見撫納。南陽陰、酇、筑、筑音逐。山都、中廬五縣民五千家來附。冬，魏嗣王稱尊號，改元為黃初。二年四月，劉備稱帝於蜀。魏畧曰：權聞魏文帝受禪而劉備稱帝，乃呼問知星者己分野中星氣何如，遂有僭意。而以位次尚少，無以威衆，又欲先卑而後踞之。為卑則可以假寵，後踞則必致討，致討然後可以怒衆，衆怒然後可以自大，故深絕蜀而專事魏。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雉、尋陽、陽新、柴桑、沙羨六縣為武昌郡。五月，建業言甘露降。八月，城武昌，下令諸將曰：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善教。昔雋不疑漢之名

臣。於安平之世。而刀劒不離於身。蓋君子之於武備。不可以已。況今處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輕忽不思變難哉。頃聞諸將出入。各尙謙約。不從人兵。甚非備慮愛身之謂。夫保已遺名。以安君親。孰與危辱。宜深警戒。務崇其大。副孤意焉。自魏文帝踐阼。權使命稱藩。及遣于禁等還。十一月。策命權曰。蓋聖王之法。以德設爵。以功制祿。勞大者祿厚。德盛者禮豐。故叔旦有夾輔之勳。太公有鷹揚之功。並啓土宇。并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賢哲也。近漢高祖受命之初。分裂膏腴。以王八姓。斯則前世之懿事。後王之元龜也。朕以不德。承運革命。君臨

萬國。秉統天機。思齊先代。坐而待旦。惟君天資忠亮。命世作佐。深覩歷數。達見廢興。遠遣行人。浮于潛漢。禹貢曰沔潛既道注曰水自江出爲沱漢爲潛望風影附。抗疏稱藩。兼納纖絺南方之貢。普遣諸將。來還本朝。忠肅內發。款誠外昭。信著金石。義蓋山河。朕甚嘉焉。今封君爲吳王。使使持節太常高平侯貞。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以大將軍使持節督交州。領荊州牧事。錫君靑土。苴以白茅。對揚朕命。以尹東夏。其上故驃騎將軍南昌侯印綬符策。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綏安東南。綱紀江外。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

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務財勸農倉庫盈積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君化民以德禮教興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柔百越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謀官方任賢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忠勇並奮清除姦慝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振威陵邁宣力荊南梟滅凶醜罪人斯得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外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君以忠肅爲基恭勤爲德是用錫君秬鬯一卣圭瓚副焉欽哉敬敷訓典以服朕命以勗相我國家永終爾顯烈江表傳曰權羣臣議以爲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應受魏封權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拜爲漢王此蓋時宜耳復何損邪遂受之孫盛曰昔伯夷叔齊不屈有周魯仲連不爲秦民夫以匹夫之志猶義不辱況列國之君三分天下而可二三其節或臣或否乎余觀吳蜀咸稱奉漢至於漢代莫能固秉臣節君子是以知其不能克昌厥後卒見吞於大國也向使權從羣臣之義終身稱漢將豈不義悲六合仁感百世哉是歲劉備帥軍來伐至巫山秭歸使使誘導武陵蠻夷假與印傳許之封賞於是諸縣及五谿民皆反爲蜀權以陸遜爲督督朱然潘璋等以拒之遣都尉趙咨使魏魏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

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吳書咨字德度南陽人博聞多識應對辯捷權爲吳王擢中大夫使魏魏文帝善之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採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咨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又曰吳難魏不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爲池何難之有又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咨頻載使北人敬異權聞而嘉之拜騎都尉咨言曰觀北方終不能守盟今日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應東南之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民權納之

帝欲封權子登權以登年幼上書辭封重遣西曹掾沈珩陳謝并獻方物吳書曰珩字仲山吳郡人少綜經藝尤善春秋内外傳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文帝善之乃引珩自近談語終日珩隨事響應無所屈服珩還言曰臣密參侍中劉曄數爲賊設姦計終不久慹臣聞兵家舊論不恃敵之不我犯恃我之不可犯今爲朝廷慮之且當省息他役惟務農桑以廣軍資修繕舟車增作戰具令皆兼盈撫養兵民使各得其所覽延英俊獎勵將士則天下可圖矣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

立登爲王太子江表傳曰是歲魏文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瑇瑁孔雀翡翠鬭鴨長鳴雞羣臣奏曰荊揚二州貢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權曰昔惠施尊齊爲王客難之曰公之學去尊今王齊何其倒也惠子曰有人於此欲擊其愛子之頭而石可以代之子頭所重而石所輕也以輕代重何爲不可乎方有事於西北江表元元恃主爲命非我愛子邪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皆具以與之

黃武元年春正月陸遜部將軍宋謙等攻蜀五屯皆破之斬其將三月鄱陽言黃龍見蜀軍分據險地前後五

十餘營遜隨輕重以兵應拒自正月至閏月大破之臨陣所斬及投兵降首數萬人劉備奔走僅以身免吳歷曰權以使聘魏具上破備獲印綬及首級所得土地并表將吏功勤宜加爵賞之意文帝報使致鼲子裘明光鎧騑馬又以素書所作典論及詩賦與權魏書載詔荅曰老虜邊窟越險深入曠日持久內迫罷弊外困智力故見身於雞頭分兵擬西陵其計不過謂可轉是前迹以搖動江東根未著地摧折其支雖未剗備五藏使身首分離其所降誅亦足使虜部衆兇懼昔吳漢先燒荆門後發夷陵而子陽無所逃其死來歙始襲略陽文叔喜之而知隗囂無所施其巧今討此虜正似其事將軍勉建方略務全獨克初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欵魏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并徵任子權辭讓不受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張遼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須曹真夏侯尚張郃徐晃圍南郡權遣呂範等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諸葛瑾潘璋楊粲救南郡朱桓以濡須督拒仁時揚越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故權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終餘年文帝報曰君生於擾攘之際本有從横之志降身奉國以享茲祚自君策名已來貢獻盈路討備之功國朝仰成埋而掘之古人之所耻國語曰狸埋之狸掘之是以無成功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廊廟之議王者所不得專三公上君過失皆有本末朕以不明雖有曾母投杼之疑猶冀言者不信以為國福故先遣使者犒勞又遣尚書侍中踐修前

言以定任子君遂設辭不欲使進議者怪之魏畧載魏三公奏曰臣聞枝大者披心尾大者不掉有國有家之所慎也昔漢承秦弊天下新定大國之王臣節未盡以蕭張之謀不備錄之至使六王前後反叛已而伐之戎車不輟又文景守成忘戰役驕縱吳楚養虺成蛇既爲社稷大憂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吳王孫權幼豎小子無尺寸之功遭遇兵亂因父兄之緒少蒙翼卵昫伏之恩長含鴟梟反逆之性背棄天地罪惡積大復與關羽更相覘伺逐利見便挾爲卑辭先帝知權姦以求用時以于禁敗於水災等當討羽因以委權先帝委裘下席權不盡心誠在惻怛欲因大喪寡弱王室希託董桃傳先帝令乘未得報詐擅取襄陽及見驅逐乃更折節邪辟之態巧言如流雖重驛累使發遣禁等內包隗囂顧望之姦外欲緩誅支仰蜀賊聖朝含弘既加不忍優而赦之與之更始假乃割地王之使南面稱孤兼官累位禮備九命名馬有駟以成其勢光寵顯赫古今無二權爲犬羊之姿横被虎豹之文不思竭力致死之節以報無量不世之恩臣每見所下權前後章表又以愚意採察權旨自以阻帶江湖負罔不服狃挾累世詐僞成功上有尉佗英布之計下誦伍被屈彊之辭終非不侵不叛之臣以爲晁錯不發削弱王侯之謀則七國同衡禍久而大蒯通不決襲歷下之策則田横自慮罪深變亶臣謹考之周禮九伐之法平權凶惡逆節萌生見罪十五昔九黎亂德黃帝加誅項羽罪十漢祖不捨權所犯罪釁明白非仁恩所養宇宙所容臣請免權官鴻臚削爵收捕治罪敢有不從移兵進討以明國典好惡之常以靜三州元元之苦其十五條文多不載又前都尉浩周勸君遣子乃實朝臣交謀以此卜君君果有辭外引隗囂遣子不終內喻竇融守忠而已世殊時異人各有心浩周之還口陳指麾益令議者發明衆嫌終始之本無所據杖故遂俛仰從羣臣議今省上事款誠深至心用慨然悽愴動容即日下詔勑諸軍但深溝高壘不得妄進若君必效忠節以解疑議登身朝到夕召兵

還此言之誠有如大江

魏略曰浩周字孔異上黨人建安中仕為蕭令至徐州刺史後領護于禁軍軍沒為關羽所得權襲羽并得周甚禮之及文帝即王位權乃遣周為牋魏王曰昔討關羽獲于將軍即白先王當發遣之此乃奉欵之心不言而發先王未深留意而謂權中間復有異圖愚情慺慺用未果決遂値先王委離國祚殿下承統下情始通公私契闊未獲備舉是令本誓未即叩纘梁寓傳命委曲周至深知殿下以為意望權之赤心不敢有他願垂明恕保權所執誰遣浩周東里衰至情至實皆周等所具又曰權本性空薄文武不昭昔承父兄成單之緒得為先王所見獎飾遂因國恩撫綏東士而中間寡慮庶事不明畏威忘德以取重戾先王恩仁不忠退棄既釋其宿罪且開明信雖致命虜延梟獲關羽功效淺薄未報萬一事業未究先王即世殿下踐祚威仁流邁私懼情願末蒙昭察梁寓來到具知殿下不遂疏遠必欲撫錄追本先緒權之得此欣然歸躍心開日明不勝其慶權世受寵遇分義深篤今日之軍永執一心惟察慺慺重垂含覆又曰先王以權推誠已驗軍當引還故除合肥之守著南北之信令權長驅不復後顧近得守將周泰全琮等白事過月六日有馬步七百徑到橫江又篤將馬和復將四百人進到居巢琮等聞有兵馬渡江視之為兵馬所擊臨時交鋒大相殺傷卒得此問情用恐懼權實在遠不豫聞知約救無素敢謝其罪又聞張征東朱橫海今復還合肥先王盟要由來未久且權自度未獲罪虜不審今者何以發起牽軍遠次事業未訖甫當為國討除賊備重聞斯問深使失圖凡遠人所恃在於明信願殿下克卒前分開示坦然使權誓命得卒本規凡所願言周等所當傳也初東里衰為于禁軍司馬前與周俱沒又俱還到有詔皆見之帝問周等周以為權必臣服而東里衰謂其不可必服帝悅周言以為有以知之是歲冬魏王受漢禪遣使以權為吳王詔使周與使者俱往周既致詔命時與權私宴謂權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也周以闔門百口明之權因字謂周曰浩孔異卿乃以舉家百口保我我當何言邪遂流涕霑襟及與周別又指天為誓周還之後權不遣子而設辭帝乃久留其使到八月權上書謝又與周書曰自道路開通不忘修意既新奉國命加知起居假歸河北故使情問不獲果至望想之勞曷云共已孤以空闔分信不昭中間招罪以取棄絕幸蒙國恩復見赦宥喜乎與君克卒本圖

傳不云乎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又曰昔君之來欲令遣子入侍于時傾心歎以承命徒以登年幼欲假年歲之間耳而赤情未蒙昭信遂見討責常用慙怖自頃國恩復加開導忘其前愆取其後效喜得因此尋竟本誓前己有表具說遣子之意想君假還己知之也又曰今子當入侍而未有妃耦昔君念之以為可上連綴宗室若夏侯氏雖中間自棄常奉戢在心當垂宿念為之先後使獲攀龍附驥永自固定其為分惠豈有量哉如是欲遣孫長緒與小兒俱入奉行禮聘成之在君又曰小兒年弱加教訓不足念當與別為之緬然父子恩情豈有己邪又欲遣張子布追輔護之孤性無餘凡所欲為今盡宜露懷惟恐赤心不先暢達是以具為君說之宜明以於是詔曰權前對浩周自陳不敢自遠樂委質長為外臣又前後辭旨頭尾擊地此鼠子自知不能保爾許地也又今與周書請以十二月遣子復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子俱來彼二人皆權股肱心腹也又欲為子於京師求婦此權異心之明效也帝既信權甘言且謂周為得其真而權但華偽竟無遣子意自是之後帝既彰權罪周亦見疏遠終身不用

權遂改年臨江拒守冬十一月大風範等兵溺死者數千餘軍還江南曹休使臧霸以輕船五百敢死萬人襲攻徐陵燒攻城車殺略數千人將軍全琮徐盛追斬魏將尹盧殺獲數百十二月權使大中大夫鄭泉聘劉備于白帝始復通也江表傳曰權云近得玄德書已深引咎求復舊好前所以名西為蜀者以漢帝尚存故耳今漢已廢自可名為漢中王也吳書曰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閑居每日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即住而啖肴膳酒有斗升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權以為郎中嘗與之言卿好於眾中面諫或失禮敬寧畏龍鱗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今值朝廷上下無諱實恃洪恩不畏龍鱗後侍讌權乃怖之使提出付有司促治罪泉臨出屢顧權呼還笑曰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顧乎對曰實恃恩覆知無死憂至當出閤感惟威靈不能不顧耳使蜀劉備問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操父子陵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既為宗室有

維宗之責不荷戈執殳爲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復書耳備甚慙恧泉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然猶與魏文帝相往來至後年乃絕是歲改夷陵爲西陵

二年春正月曹真分軍據江陵中州是月城江夏山改四分用乾象歷江表傳曰權推五德之運以爲土行用未祖辰臘志林曰土行以辰臘得其數矣土盛於戌而以未祖其義非也土生於未故未爲坤初是以月令建未之月祖黃精於郊祖用其盛今祖用其始豈應運乎三月曹仁遣將軍常彫等以兵五千乘油船晨渡濡須中州仁子泰因引軍急攻朱桓桓兵拒之遣將軍嚴圭等擊破彫等是月魏軍皆退夏四月權羣臣勸即尊號權不許江表傳曰權辭讓曰漢家堙替不能存救亦何心而競乎羣臣稱天命符瑞固重以請權未之許而謂將相曰往年孤以玄德方向西鄙故先命陸遜選衆以待之聞北部分欲以助孤孤內嫌其有挾若不受其拜是相折辱而趣其速發便當與西俱至二處受敵於孤爲劇故自抑按就其封王低屈之趣諸君似未之盡今故以此相解耳劉備薨于白帝吳書曰權遣立信都尉馮熙聘于蜀弔備喪也熙字子柔潁川人馮異之後也權之爲車騎熙歷東曹掾使蜀還爲中大夫後使于魏文帝問曰吳王若欲修宿好宜當厲兵江關縣旍巴蜀而聞復遣修好必有變故熙曰臣聞西使直報問且以觀釁非有謀也又曰聞吳國比年災旱人物彫損以大夫之明觀之何如熙對曰吳王體量聰明善於任使賦政施役每事必咨敬養賓旅親賢愛士賞不擇怨仇而罰必加有罪臣下皆感恩懷德惟忠與義帶甲百萬穀帛如山稻田沃野民無饑歲所謂金城湯池彊富之國也以臣觀之輕重之分未可量也帝不悅以陳羣與熙同郡使羣誘之啗以重利熙不爲迴送至摩陂欲困苦之後又召還未至熙懼見迫不從必危身辱命乃引刀自刺御者覺之不得死權聞之垂涕曰此與蘇武何異竟死於魏五月曲阿言甘露降先是戲

當作宿行注

口守將晉宗殺將王直以衆叛如魏魏以爲蘄春太守數犯邊境六月權令將軍賀齊督糜芳劉邵等襲蘄春邵等生虜宗十一月蜀使中郎將鄧芝來聘吳歷曰蜀致馬二百匹錦千端及方物自是之後聘使往來以爲常吳亦致方土所出以答其厚意焉

三年夏遣輔義中郎將張溫聘于蜀秋八月赦死罪九月魏文帝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還干寶晉紀曰魏文帝之在廣陵吳人大駭乃臨江爲疑城自石頭至于江乘車以木楨衣以葦席加采飾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憚之遂退軍權令趙達算之曰曹丕走矣雖然吳衰庚子歲權曰幾何達屈指而計之曰五十八年權曰今日之憂不暇及遠此子孫事也吳錄曰是歲蜀主又遣鄧芝來聘重結盟好權謂芝曰山民作亂江邊守兵多徹慮曹丕乘空弄態而反求和議者以爲內有不暇幸來求和於我有利宜當與通以自

辨定恐西州不能明孤赤心用致嫌疑孤土地邊外間隙萬端而長江巨海皆當防守丕觀釁而動惟不見便寧得忘此復有他圖

四年夏五月丞相孫邵卒吳錄曰邵字長緒北海人長八尺爲孔融功曹融稱曰廊廟才也從劉繇於江東及權統事數陳便宜以爲應納貢聘權即從之拜廬江太守遷車騎長史黃武初爲丞相威遠將軍封陽羨侯張溫暨豔奏其事邵辭位請罪權釋令復職年六十三卒志林曰吳之創基邵爲首相史無其傳竊常怪之嘗問劉聲叔聲叔博物君子也云推其名位自應立傳項竣吳孚時已有注記此云與張惠恕不能後韋氏作史蓋惠恕之黨故不見書六月以太常顧雍爲丞相吳書曰以尚書令陳化爲太常化字元耀汝南人博覽衆書氣幹剛毅長七尺九寸雅有威容爲郎中令使魏魏文帝因酒酣嘲問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帝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乎化曰周之初基太伯在東是以文王能興於西帝笑無以難心奇其

辭使畢當還禮送甚厚權以化奉命光國拜騭爲太守置官屬頃之還遷太常兼尚書令正色立朝勸子弟廢田業絶治産仰官廩祿不與百姓爭利妻早亡化以古事爲鑒乃不復娶權聞而貴之以其年壯勅宗正妻以宗室女化固辭以疾權不違其志年出七十乃上疏乞骸骨遂爰居章安卒於家長子熾字公熙少有志操能計筭衛將軍全琮表稱熾任大將軍赴召道卒

皖口言木連理冬十二月鄱陽賊彭綺自稱將軍攻沒諸縣衆數萬人是歲地連震

吳錄曰是冬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兵有十餘萬旌旗彌數百里有渡江之志權嚴設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孫韶又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之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

五年春令曰軍興日久民離農畔父子夫婦不能相卹孤甚愍之今北虜縮竄方外無事其下州郡有以寬息

是時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畝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等其勞也秋七月權聞魏文帝崩征江夏圍石陽不克而還蒼梧言鳳皇見分三郡惡地十縣置東安郡吳錄曰郡治富春也以全琮爲太守平討山越冬十月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又云忠讜之言不能極陳求容小臣數以利聞權報曰夫法令之設欲以遏惡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罰以威小人乎此爲先令後誅不欲使有犯者耳君以爲太重者孤亦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爲之耳今承來意當重諮謀務

從其可且近臣有盡規之諫親戚有補察之箴所以匡君正主明忠信也書載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孤豈不樂忠言以自裨補邪而云不敢極陳何得爲忠讜哉若小臣之中有可納用者寧得以人廢言而不採擇乎但諂媚取容雖闇亦所明識也至於發調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衆濟若徒守江東修崇寬政兵自足用復用多爲顧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調恐臨時未可便用也又孤與君分義特異榮戚實同來表云不敢隨衆容身苟免此實甘心所望於君也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齎以就遜及諸葛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是歲分交州置廣州俄復舊江表傳曰權於武昌新裝大船名爲長安試泛之釣臺沂時風大盛谷利令柂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拔刀向柂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工即轉柂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萬乘之主輕於不測之淵戲於猛浪之中船樓裝高邂逅顛危柰社稷何是以利輒敢以死爭權於是貴重之自此後不復名之常呼曰谷

六年春正月諸將獲彭綺閏月韓當子綜以其衆降魏

七年春三月封子慮爲建昌侯罷東安郡夏五月鄱陽太守周魴僞叛誘魏將曹休秋八月權至皖口使將軍陸遜督諸將大破休於石亭大司馬呂範卒是歲改合浦爲珠官郡江表傳曰是歲將軍翟丹叛如魏權恐諸將畏罪而亡乃下令曰自今諸將有重罪三然後議

黃龍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勸權正尊號夏四月夏口武昌竝言黃龍鳳皇見丙申南郊即皇帝位吳錄載權告天文曰皇帝臣權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漢享國二十有四世歷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氣數終祿祚運盡普天弛絕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奪神器丕子叡繼世作慝淫名亂制權生於東南遭值期運承乾秉戎志在平世奉辭行罰舉足爲民羣臣將相州郡百城執事之人咸以爲天意已去於漢漢氏已絕祀於天皇帝位虛郊祀無主休徵嘉瑞前後雜沓歷數在躬不得不受權畏天命不敢不從謹擇元日登壇燎祭即皇帝位惟爾有神饗之左右有吳永終天祿是日大赦改年追尊父破虜將軍堅爲武烈皇帝母吳氏爲武烈皇后兄討逆將軍策爲長沙桓王吳王太子登爲皇太子將吏皆進爵加賞初興平中吳中童謠曰黃金車班蘭耳闓昌門出天子昌門吳西郭門夫差所作

五月使校尉張剛管篤之遼東六月蜀遣衞尉陳震慶權踐位權乃參分天下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涼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造爲盟曰天降喪亂皇綱失叙逆臣承釁刧奪國柄始於董卓終於曹操窮凶極惡以覆四海至令九州幅裂普天無統民神痛怨靡所戾止及操子丕桀逆遺醜荐作姦回偷取天位而叡么麼尋丕凶蹟阻兵盜土未伏厥誅昔共工亂象而高辛行師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叡禽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誰任夫討惡翦暴必聲其罪宜先分裂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歸是以春秋晉侯伐衞先分

乾隆四年校刊

其田以畀宋人斯其義也且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禮有司盟之官尚書有告誓之文漢之與吳雖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約諸葛丞相德威遠著翼戴本國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復結盟廣誠約誓使東西士民咸共聞知故立壇殺牲昭告神明再歃加書副之天府天高聽下靈威棐諶司慎司盟羣神羣祀莫不臨之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勠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恤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攜貳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之後葉克終若始凡百之約皆如載書信言不豔實居于好有渝此盟創禍先亂違貳不協慆慢天命明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神是糾是殛俾隊其師無克祚國于爾大神其明鑒之秋九月權遷都建業因故府不改館徵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掌武昌留事

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詔立都講祭酒以教學諸子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可

乾隆四年校刊

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

三年春二月遣太常潘濬率衆五萬討武陵蠻夷衞溫諸葛直皆以違詔無功下獄誅夏有野蠶成繭大如卵由拳野稻自生改爲禾興縣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魏將王淩淩以軍迎布冬十月權以大兵潛伏於阜陵俟之淩覺而走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十二月丁卯大赦改明年元也

嘉禾元年春正月建昌侯慮卒三月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之遼東秋九月魏將田豫要擊斬賀于成山冬十月魏遼東太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閬中令孫綜稱藩於權并獻貂馬權大悅加淵爵位

江表傳曰是冬羣臣以權未郊祀奏議曰頃者嘉瑞屢臻遠國慕義天意人事前後備集宜修郊祀以承天意權曰郊祀當於土中今非其所於何施此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爲家昔周文武郊於酆鎬非必土中權曰武王伐紂即阼於鎬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爲天子立郊於酆見何經典復書曰伏見漢書郊祀志匡衡奏徙甘泉河東郊於鄷權曰文王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傳無明文匡衡俗儒意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也志林曰吳王糾駁郊祀之奏追貶匡衡謂之俗儒凡在見者莫不慨然以爲統盡物理達於事宜至於稽之典籍乃更不通毛氏之說云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之於邰命使事天故詩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自后稷以來皆得祭天猶魯人郊祀也是以棫樸之作有積燎之薪文王郊酆經有明文匡衡豈俗而枉之哉文王雖未爲天子然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伐崇戡黎祖伊奔告天既棄殷乃眷西顧太伯三讓以有天下文王爲王於義何疑然則匡衡之奏有所未盡按世宗立甘泉汾陰之祠皆出方士之言非據經典者也方士以甘泉汾陰

黃帝祭天地之處故孝武因之遂立二畤漢治長安而甘泉在北謂就乾位而衡云武帝居甘泉祭於南宮此既誤矣祭汾陰在水之脽呼爲澤中而匡衡云東之少陽失其本意此自吳事於傳無非恨無辯正之辭故矯之云脽音誰見漢書音義

二年春正月詔曰朕以不德肇受元命夙夜兢兢不遑假寢思平世難救濟黎庶上答神祇下慰民望是以眷眷勤求俊傑將與戮力共定海內苟在同心與之偕老今使持節督幽州領青州牧遼東太守燕王久𠇍賊虜隔在一方雖乃心於國其路靡緣今因天命遠遣二使欵誠顯露章表殷勤朕之得此何喜如之雖湯遇伊尹周獲呂望世祖未定而得河右方之今日豈復是過普天一統於是定矣書不云乎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其明下州郡咸使聞知特下燕國奉宣詔恩令普天率土備聞斯慶三月遣舒綜還使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江表傳載權詔曰故魏使持節車騎將軍遼東太守平樂侯天地失序皇極不建元惡大憝作害于民海內分崩羣生堙滅雖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方之今日亂有甚焉朕受歷數君臨萬國夙夜戰戰念在弭難若涉淵水罔知攸濟是以把旄仗鉞翦除凶虐自東徂西靡遑寧處苟力所及民無災害雖賊虜遺種未伏辜誅猶繫囚枯木待時而斃惟將軍天姿特達兼包文武觀時覩變審於去就踰越險阻顯致赤心肇建大計爲天下先元勳巨績侔於古人雖昔竇融背棄隴右卒占西河以定光武休名美實豈復是過欽嘉雅尚朕實欣之自古聖帝明王建化垂統以爵褒德以祿報功功大者祿厚德盛者禮崇故周公

乾隆四年校刊

有夾輔之勞太師有鷹揚之功並啓上宇兼受備物今將軍規萬年之計建百世之略絕僭逆之虜順天人之肅濟成洪業功無與比齊魯之事奚足言哉詩不云乎無言不讐無德不報今以幽青二州十七郡七十縣封君為燕王使持節守太常張彌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錫家社方有戎事典統兵馬以大將軍曲蓋麾幢督幽州青州牧遼東太守如故今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三世相承保綏一方寧集四郡訓及異俗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玄牡二駟君務在勸農嗇人成功倉庫盈積官民俱豐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正化以德敬下以禮敦義崇謙內外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保邊遠遠人迴面莫不影附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略官方任賢顯直措枉羣善必舉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戎馬整齊威震遐方糾虔天刑彰厥有罪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外禽討逆節折衝掩難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君忠勤有効溫恭為德明允篤誠感于朕心是用錫君秬鬯一卣珪瓚副焉欽哉敬茲訓典寅亮天工相我國家永終爾休

舉朝大臣自丞相雍已下皆諫以為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數百護送舒綜。權終不聽。臣松之以為權愎諫違衆信淵意了非有攻伐之規重複之慮宣達錫命乃用萬人是何不愛其民昏虐之甚乎此役也非惟闇塞實為無道淵果斬彌等送其首于魏沒其兵資權大怒欲自征淵江表傳載權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為鼠子所前郤令人氣湧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于海無顏復臨萬國就令顛沛不以為恨尚書僕射薛綜等切諫。乃止。

是歲權向合肥新城遣將軍全琮征六安皆不克還吳書曰初張彌許晏等俱到襄平官屬從者四百許人淵欲圖彌晏先分其人衆置遼東諸縣以中使秦旦張羣杜德黃彊等及吏兵六十人置玄菟郡玄菟郡在遼東北相去二百里太守王贊領戶二百兼重可三四百人旦等皆舍於民家仰其飲食積四十許日旦與彊等議曰吾人遠辱國命自棄於此與死亡何異今觀此郡形勢

甚弱若一旦同心焚燒城郭殺其長吏爲國報恥然後伏死足以無恨孰與偷生苟活長爲囚虜乎疆等然之於是陰相約結當用八月十九日夜發其日中時爲部中張松所告贊便會士衆閉城門旦羣德疆等皆踰城得走時羣病疽創著膝不及輩旅德常扶接與俱崎嶇山谷行六七百里創益困不復能前臥草中相守悲泣羣曰吾不幸創甚死亡無日卿諸人宜速進道冀有所達空相守俱死於窮谷之中何益也德曰萬里流離死生共之不忍相委於是推旦疆使前德獨留守羣捕菜果食之旦疆別數日得達句驪因宣詔於句驪王宮宮及其主簿詔言有賜爲遼東所攻奪宮大喜卽受詔命使人隨旦還迎羣德其年宮遣皂衣二十五人送旦等還奉表稱臣貢貂皮千枚鶡雞皮十具旦等見權悲喜不能自勝權義之皆拜校尉閒一年遣使者謝宏中書陳恂拜宮爲單于加賜衣服珍寶恂等到安平口先遣校尉陳奉前見宮宮受魏幽州刺史諷旨令以吳使自效奉聞之到還宮遣主簿笮咨帶固等出安平與宏相見宏卽縛得三十餘人質之宮於是謝罪上馬數百匹宏乃遣咨固奉詔書賜物與宮是時宏船小載馬八十匹而還歸

三年春正月詔曰兵久不輟民困於役歲或不登其寬諸逋勿復督課夏五月權遣陸遜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孫韶張承等向廣陵淮陽權率大衆圍合肥新城是時蜀相諸葛亮出武功權謂魏明帝不能遠出而帝遣兵助司馬宣王拒亮自率水軍東征未至壽春權退還孫韶亦罷秋八月以諸葛恪爲丹陽太守討山越九月朔隕霜傷穀冬十一月太常潘濬平武陵蠻夷事畢還武昌詔復曲阿爲雲陽丹徒爲武進廬陵賊李桓羅厲等爲亂

四年夏遣呂岱討桓等秋七月有雹魏使以馬求易珠

璣翡翠瑇瑁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而不聽其交易

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計銅畀直設盜鑄之科三月武昌言甘露降於禮賓殿輔吳將軍張昭卒中郎將吾粲獲李桓將軍唐咨獲羅厲等自十月不雨至於夏冬十月彗星見于東方鄱陽賊彭旦等爲亂

六年春正月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人情之極痛也賢者割哀以從禮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下無事君子不奪人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門至於有事則殺禮以從宜要經而處事故聖人制法有禮無時則不行遭喪不奔非古也蓋隨時之宜以義斷恩也前故設科長吏在官當須交代而故犯之雖隨糾坐猶已廢曠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官司宜各盡節先公後私而不恭承甚非謂也中外羣僚其更平議務令得中詳爲節度顧譚議以爲奔喪立科輕則不足以禁孝子之情重則本非應死之罪雖嚴刑益設違奪必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則恩所不忍有減則法廢不行愚以爲長吏在遠苟不告語勢不得知比選代之間若有傳者必加大辟則長吏無廢職之負孝子無犯重之刑將軍

胡綜議以爲喪紀之禮雖有典制苟無其時所不得行方今戎事軍國異容而長吏遭喪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聞憂不奔之恥不計爲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輕所致忠節在國孝道立家出身爲臣焉得兼之故爲忠臣不得爲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違犯有罪無赦以殺止殺行之一人其後必絕丞相雍奏從大辟其後吳令孟宗喪母奔赴已而自拘於武昌以聽刑陸遜陳其素行因爲之請權乃減宗一等後不得以爲比因此遂絕二月陸遜討彭旦等其年皆破之冬十月遣衛將軍全琮襲六安不克諸葛恪平山越事畢北屯盧

江

赤烏元年春鑄當千大錢夏呂岱討盧陵賊畢還陸口秋八月武昌言麒麟見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應宜改年號詔曰間者赤烏集於殿前朕所親見若神靈以爲嘉祥者改年宜以赤烏爲元羣臣奏曰昔武王伐紂有赤烏之祥君臣觀之遂有天下聖人書策載述最詳者以爲近事既嘉親見又明也於是改年步夫人卒追贈皇后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諫權不納大臣由是莫敢言後壹姦罪發露伏誅權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

所當損益禮還復有詔責數諸葛瑾步騭朱然呂岱等曰袁禮還云與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相見並以時事當有所先後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陳悉推之伯言承明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辭旨辛苦至乃懷執危怖有不自安之心聞此悵然深自刻怪何者夫惟聖人能無過行明者能自見耳人之舉厝何能悉中獨當己有以傷拒衆意忽不自覺故諸君有嫌難耳不爾何緣乃至於此乎自孤與軍五十年所役賦凡百皆出於民天下未定孽類猶存士民勤苦誠所貫知然勞百姓事不得已耳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以謂表裏足以明露公私分計足用相保盡言直諫所望諸君拾遺補闕孤亦望之昔衛武公年過志壯勤求輔弼每獨歎責江表傳曰權又云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衆之所積也夫能以駁致純不惟積乎故能用衆力則無敵於天下矣能用衆智則無畏於聖人矣且布衣韋帶相與交結分成好合尚污垢不異今日諸君與孤從事雖君臣義存猶謂骨肉不復是過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同船濟水將誰與易齊桓諸侯之霸者耳有善管子未嘗不歎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孤自省無桓公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出於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孤於齊桓

貞優未知諸君於管子何如耳久不相見因事當笑共定大業整齊天下當復有誰凡百事要所當損益樂聞異計匡所不逮

二年春江表傳載權正月詔曰郎吏者宿衞之臣古之命上也閒者所用頗非其人自今選三署皆依四科不得以虛辭相飾三月遣使者羊衜鄭胄將軍孫怡之遼東擊魏守將張持高慮等虜得男女文士傳曰胄字敬先沛國人父札才學博達權爲驃騎將軍以札爲從事中郎與張昭孫邵共定朝儀胄其少子有文武資局少知名舉賢良稍遷建安太守呂壹賓客於郡犯法胄收付獄考竟壹懷恨後密譖胄權大怒召胄還潘濬陳表竝爲請得釋後拜宣信校尉往救公孫淵已爲魏所破還遷執金吾子豐字曼季有文學操行與陸雲善與雲詩詞往反司空張華辟未就卒臣松之聞孫怡者東州人非權之宗也零陵言甘露降夏五月城沙羨冬十月將軍蔣祕南討夷賊祕所領都督廖式殺臨賀太守嚴綱等自稱平南將軍與弟潛共攻零陵桂陽及搖動交州蒼梧鬱林諸郡衆數萬人遣將軍呂岱唐咨討之歲餘皆破

三年春正月詔曰蓋君非民不立民非穀不生頃者以來民多征役歲又水旱年穀有損而吏不良侵奪民時以致饑困自今以來督軍郡守其謹察非法當農桑時以役事擾民者舉正以聞夏四月大赦詔諸郡縣治城郭起譙樓穿塹發渠以備盜賊冬十一月民饑詔開倉廩以賑貧窮

四年春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大半夏四月遣衞將軍全琮畧淮南決芍陂燒安城邸閣收其人民威北將軍諸葛恪攻六安琮與魏將王淩戰于芍陂中郎將秦晃等十餘人戰死車騎將軍朱然圍樊大將軍諸葛瑾取柤中（漢晉春秋曰零陵太守殷札言於權曰今天棄曹氏喪誅累見虎爭之際而幼童涖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亡宜滌荊揚之地舉彊羸之數使彊者執戟羸者轉運西命益州軍于隴右授諸葛瑾朱然大衆指事襄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大駕入淮揚歷青徐襄陽壽春困於受敵長安以西務對蜀軍許洛之衆勢必分離犄角瓦解民必內應將帥對向或失便宜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蹈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衆循前輕舉則不足大用易於屢退民疲威消時往力竭非出兵之策也權弗能用之）五月太子登卒是月魏太傅司馬宣王救樊六月軍還閏月大將軍瑾卒秋八月陸遜城邾

五年春正月立子和爲太子大赦改禾興爲嘉興百官奏立皇后及四王詔曰今天下未定民物勞瘁且有功者或未錄饑寒者尚未恤猥割土壤以豐子弟崇爵位以寵妃妾孤甚不取其釋此議三月海鹽縣言黃龍見夏四月禁進獻御減大官膳秋七月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珠崖儋耳是歲大疫有司又奏立后及諸王八月立子霸爲魯王

六年春正月新都言白虎見諸葛恪征六安破魏將謝順營收其民人冬十一月丞相顧雍卒十二月扶南王

吳志卷二

范旃遣使獻樂人及方物是歲司馬宣王率軍入舒諸葛恪自皖遷于柴桑

七年春正月以上大將軍陸遜爲丞相秋宛陵言嘉禾生是歲步騭朱然等各上疏云自蜀還者咸言欲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犄角之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已彰灼無所復疑宜爲之備權揆其不然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所負之何以致此又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此間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而止蜀寧可復以此有疑邪又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護今此間治軍寧復欲以禦蜀邪人言若不可信朕爲諸君破家保之蜀竟自無謀如權所籌江表傳載權詔曰督將亡叛而殺其妻子是使妻去夫子棄父甚傷義教自今勿殺也

八年春二月丞相陸遜卒夏雷霆犯宮門柱又擊南津大橋楹茶陵縣鴻水溢出流漂居民二百餘家秋七月將軍馬茂等圖逆夷三族吳歷曰茂本淮南鍾離長而爲王淩所失叛歸吳吳以爲征西將軍九江太守外部督封侯領千兵權數出苑中與公卿諸將射茂與兼符節令朱貞無難督虞欽牙門將朱志等合計伺權在苑中公卿諸將在門未入令貞持節稱詔悉收縛之茂引兵入苑擊權分據宮中及石頭遣人報魏事覺皆族之八月大赦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

乾隆四年校刊

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

九年春二月車騎將軍朱然征魏柤中斬獲千餘夏四月武昌言甘露降秋九月以驃騎步騭為丞相車騎朱然為左大司馬衛將軍全琮為右大司馬鎮南呂岱為上大將軍威北將軍諸葛恪為大將軍江表傳曰是歲權詔曰謝宏往日陳鑄大錢云以廣貨故聽之今聞民意不以為便其省息之鑄為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勑以輸藏計界其直勿有所枉也

十年春正月右大司馬全琮卒江表傳曰是歲權遣諸葛壹偽叛以誘諸葛誕誕以步騎一萬迎壹於高山權出涂中遂至高山潛軍以待之誕覺而退二月權適南宮三月改作太初宮諸將及州郡皆義作江表傳載權詔曰建業宮乃朕從京來所作將軍府寺耳材柱率細皆以腐朽常恐損壞今未復西可徙武昌宮材瓦更繕治之有司奏言曰武昌宮已二十八歲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更伐致權曰大禹以卑宮為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賦若更通伐妨損農桑徙武昌材瓦自可用也夏五月丞相步騭卒冬十月赦死罪

十一年春正月朱然城江陵二月地仍震江表傳載權詔曰朕以寡德過奉先祀莅事不聰獲譴靈祇夙夜祗戒若不終日羣僚其各厲精思朕過失勿有所諱三月宮成夏四月雨雹雲陽言黃龍見五月鄱陽言白虎仁瑞應圖曰白虎仁者王者不暴虐則仁虎不害也詔曰古者聖王積行累善修身行道以有天下故符瑞應之所以表德也朕以不明何以臻茲書云雖休勿休公卿百司其勉修所職以匡不逮

十二年春三月左大司馬朱然卒四月有兩烏銜鵲墮東館丙寅驃騎將軍朱據領丞相燎鵲以祭吳錄曰六月戊戌寶鼎出臨平湖八月癸丑白鳩見於章安十三年夏五月日至熒惑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第二星而東八月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鴻水溢詔原逋責給貸種食廢太子和處故鄣魯王霸賜死冬十月魏將文欽僞叛以誘朱異權遣呂據就異以迎欽異等持重欽不敢進十一月立子亮爲太子遣軍十萬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十二月魏大將軍王昶圍南郡荊州刺史王基攻西陵遣將軍戴烈陸凱往拒之皆引還庾闡楊都賦注曰烽火以炬置孤山頭皆緣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三十里寇至則舉以相告一夕可行萬里孫權時令暮舉火於西陵鼓三竟達吳郡南沙是歲神人授書告以改年立后

太元元年夏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改年初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吳錄曰羅陽今安固縣周旋民間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紡績是月遣中書郎李崇齎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與崇及所在郡守令長談論崇等無以易所歷山川輒遣婢與其神相聞秋七月崇與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爲立第舍數使近臣齎酒食往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孫盛曰盛聞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權年老志衰讒臣在側廢嫡立庶以妾爲妻可謂多涼德矣而僞設符命求

福妖邪將亡之兆不亦顯乎秋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深八尺吳高陵松柏斯拔郡城南門飛落冬十一月大赦權祭南郊還寢疾吳錄曰權得風疾十二月驛徵大將軍恪拜為太子太傅詔省繇役減征賦除民所患苦

二年春正月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居長沙子奮為齊王居武昌子休為琅邪王居虎林二月大赦改元為神鳳皇后潘氏薨諸將吏數詣王表請福表亡去夏四月權薨時年七十一諡曰大皇帝秋七月葬蔣陵傳子曰孫策為人明果獨斷勇蓋天下以父堅戰死少而合其兵將以報讎轉鬭千里盡有江南之地誅其名豪威行鄰國及權繼其業有張子布以為腹心有陸議諸葛瑾步騭以為股肱有呂範朱然以為爪牙分任受職乘間伺隙兵不妄動故戰少敗而江南安

評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至于讒說殄行胤嗣廢斃馬融注尚書曰殄絕也絕君子之行豈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臣松之以為孫權橫廢無罪之子雖為兆亂然國之傾覆自由暴晧若權不廢和晧為世適終至滅亡有何異哉此則喪國由於昏虐不在於廢黜也設使亮保國祚休不早死則晧不得立晧不得立則吳不亡矣

吳志卷二

吳志卷二考證

孫權多勸權迎之注旋麾南指○北宋本作旌麾南指

特甘寧在江陵爲仁黨所圍○江陵宋本作夷陵

羽以舟兵盡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太平御覽作

生虜禁等多生字

又遣朱光等歸注曹公因以爲掾尋遣南還○宋本作

尋遣還南

冬魏嗣王稱尊號四月劉備稱帝於蜀○臣清植按於

丕書嗣王書稱尊明其爲漢之王而僭稱尊也於先

主則書名書稱帝而已卽此亦見此書之書法不苟

注魏啓曰○魏啓疑作魏略

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注吳書○疑脫曰字

幷獻方物注少總經藝○總宋本作綜

僅以身免注其計不過謂可轉是前迹以搖動江東○

轉是宋本作轉足

議者怪之注背棄天地○宋本作背棄天施

又注狃挾累世○狃挾宋本作狃忕

又注以爲晁錯不發削弱王侯之謀○北宋本以爲

上多臣字

有如大江注又篤將馬和復將四百人進到居巢○篤

將疑作督將

又注惟恐赤心不先暢達○不先册府作不克

又注又欲爲子於京師求婦此權異心之明效也○

臣龍官按下云帝既信權甘言且謂周爲得其眞則

此詔語非謂權有異心也此權下疑脫無字諸本俱

同惟册府作無異心是

改四分用乾象歷注土盛於戊而以未祀其義非也○

未祀宋本作未祖

劉備甍于白帝注乃引刀自刺○太平御覽自刺下多

中乳房三字

十一月蜀使中郎將鄧芝來聘○宋本十一月上有冬字 臣清植按後主傳云遣尚書郎鄧芝固好於吳芝本傳於時芝正入爲尚書此作中郎將蓋異國紀錄之悞而編史者因之

以太常顧雍爲丞相注勸子弟廢田業絕治產○勸宋本作勅

分三郡惡地十縣置東安郡○何焯曰三郡上不著丹陽吳會疑是脫文

韓當子琮以其衆降魏○琮當作綜

魏遼東太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閬中令孫綜稱藩於權○閬中令通鑑作郎中令

加淵爵位注羣臣以權未郊祀奏議○何焯曰宋書五行志云權稱帝三十年竟不於建業創七廟但有父堅一廟遠在長沙而郊禋禮鈌末年雖一南郊而北郊遂無聞焉及三江五湖衡霍會稽皆吳楚之望亦不見秩反禮羅陽妖神以求福助

又注復書曰○應作復奏曰

又注故國之於郤命便事天○便宋本作使

又注庶無罪悔以迄於今○監本訛作罪悔據詩改正

皆不克還注而宮受魏幽州刺史諷旨令以吳使自效奉聞之到還○到還宋本作倒還

虜得男女注文士傳曰○監本誤文字傳今改正

又注父札才學博達權爲驃騎將軍以札爲從事中郎與張昭孫邵共定朝儀○ 臣浩 按張昭傳注引吳錄曰昭與孫紹滕胤鄭禮等採周漢撰定朝儀孫紹此作孫邵鄭禮此作鄭札疑有一誤

又注與雲詩詶往反○毛本作與雲詩相往反

三年春正月詔曰○宋本作春二月

年穀有損而吏不良○宋本作而吏或不良多或字

大將軍諸葛瑾取柤中注零陵太守殷札言於權曰○ 臣明楷 按殷札疑作殷禮張溫傳載權罪溫令曰又殷禮者本占候召而溫先後乞將到蜀又顧邵傳稱雲陽殷禮官零陵太守合二傳參校作禮爲是蓋禮之於札爲傳寫而互異也

又注授諸葛瑾朱然大衆指事襄陽○通鑑作直指襄陽

又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護○監本作不獲 臣龍官 按文義當作護卽指上多作舟船繕治城郭而言謂此不過爲保護境土之常非有他意也今改正

人言若不可信○若宋本作苦
將軍馬茂等圖逆夷三族注何權在苑守公卿諸將在
門未入○宋本作何權在苑中
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何
焯曰今道當是孫氏所鑿雲陽即今丹陽

吳志卷二考證

乾隆四年校刊

吳志卷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孫亮 孫休 孫晧

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權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留意姊全公主嘗譖太子和子母心自不安因倚權意欲豫自結數稱述全尚女勸爲亮納赤烏十三年和廢權遂立亮爲太子以全氏爲妃太元元年夏亮母潘氏立爲皇后冬權寢疾徵大將軍諸葛恪爲太子太傅會稽太守滕胤爲太常並受詔輔太子明年四月權薨太子即

錢按是年二月權改元神鳳及亮即位改元建興此傳閏月之上當有建興元年四字以孫休傳書永安

尊號大赦改元是歲於魏嘉平四年也閏月以恪爲帝太傅胤爲衞將軍領尚書事上大將軍呂岱爲大司馬諸文武在位皆進爵班賞宂官加等冬十月太傅恪率軍遏巢湖巢音祖了反城東興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十二月朔丙申大風雷電魏使將軍諸葛誕胡遵等步騎七萬圍東興將軍王昶攻南郡毋丘儉向武昌甲寅恪以大兵赴敵戊午兵及東興交戰大破魏軍殺將軍韓綜桓嘉等是月雷雨天災武昌端門改作端門又災內殿臣松之案孫權赤烏十年詔徙武昌宮材瓦以繕治建康宮而此猶有端門內殿吳錄云諸葛恪有遷都意更起武昌宮今所災者恪所新作

二年春正月丙寅立皇后全氏大赦庚午王昶等皆退二月軍還自東興大行封賞三月恪率軍伐魏夏四月圍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秋八月恪引軍還冬十月大饗武衞將軍孫峻伏兵殺恪於殿堂大赦以峻爲丞相封富春侯十一月有大鳥五見於春申明年改元

五鳳元年夏大水秋吳侯英謀殺峻英覺自殺冬十一月星茀於斗牛江表傳曰是歲交阯稗草化爲稻

二年春正月魏鎮東將軍毋丘儉前將軍文欽以淮南之衆西入戰於樂嘉閏月壬辰峻及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率兵襲壽春軍及東興聞欽等敗壬寅兵進

於橐皋欽詣峻降淮南餘衆數萬口來奔魏諸葛誕入壽春峻引軍還二月及魏將軍曹珍遇於高亭交戰珍敗績留贊爲誕别將蔣班所敗於菰陂贊及將軍孫楞蔣修等皆遇害三月使鎮南將軍朱異襲安豐不克秋七月將軍孫儀張怡林恂等謀殺峻峻發覺儀自殺恂等伏辜陽羨離里山大石自立使衛尉馮朝城廣陵拜將軍吳穰爲廣陵太守留略爲東海太守是歲大旱十二月作太廟以馮朝爲監軍使者督徐州諸軍事民饑軍士怨畔

太平元年春吳歷曰正月爲權立廟稱太祖廟二月朔建業火峻用征北大將軍文欽計將征魏八月先遣欽及驃騎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軍自江都入淮泗九月丁亥峻卒以從弟偏將軍綝爲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召還據等聞綝代峻大怒己丑大司馬呂岱卒壬辰太白犯南斗據欽咨等表薦衛將軍滕胤爲丞相綝不聽癸卯更以胤爲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欲討綝綝遣使以詔書告喻欽咨等使取據冬十月丁未遣孫憲及丁奉施寬等以舟兵逆據於江都遣將軍劉丞督步騎攻胤胤兵敗夷滅己酉大赦改元辛亥獲呂據於新州十一月以綝爲大將軍假節封永康侯

孫慮與將軍王惇謀殺綝事覺綝殺惇迫慮令自殺十二月使五官中郎將刁玄告亂於蜀

二年春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以長沙東部爲湘東郡西部爲衡陽郡會稽東部爲臨海郡豫章東部爲臨川郡夏四月亮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綝所表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爲之將帥亮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日於苑中習焉吳歷曰亮數出中書視孫權舊事問左右侍臣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邪亮後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亮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侍中刁玄張邠啓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盡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矢裏燥亮大笑謂玄邠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外濕裏燥必是黃門所爲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江表傳曰亮使黃門以銀椀并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餳黃門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餳中啓言藏吏不謹亮呼吏持餳器入問曰此器既蓋之且有掩覆無緣有此黃門將有恨於汝邪吏叩頭曰嘗從某求宮中莞席宮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也覆問黃門具首伏即於目前加髡鞭斥付外署臣松之以爲鼠矢新者亦表裏皆濕黃門取新矢則無以得其姦也緣遇燥矢故成亮之慧然猶謂吳歷此言不如江表傳爲實也五月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以淮南之衆保壽春城遣將軍朱成稱臣上疏又遣子靚長史吳綱諸牙門子弟爲質六月使文欽唐咨全端等步騎三萬救誕朱異自虎林率衆襲夏口夏口督孫壹奔魏秋七月綝率衆救壽春次於鑊里朱異至自

夏口綝使異爲前部督與丁奉等將介士五萬解圍八月會稽南部反殺都尉鄱陽新都民爲亂廷尉丁密步兵校尉鄭曹將軍鍾離牧率軍討之朱異以軍士乏食引還綝大怒九月朔己巳殺異於鑊里辛未綝自鑊里還建業甲申大赦十一月全緒子禕儀以其母奔魏十二月全端懌等自壽春城詣司馬文王

三年春正月諸葛誕殺文欽三月司馬文王克壽春誕及左右戰死將吏已下皆降秋七月封故齊王奮爲章安侯詔州郡伐宮材自八月沈陰不雨四十餘日亮以綝專恣與太常全尚將軍劉丞謀誅綝九月戊午綝以兵取尚遣弟恩攻殺丞於蒼龍門外召大臣會宮門黜亮爲會稽王時年十六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年十三從中書郎射慈郎中盛沖受學太元二年正月封琅邪王居虎林四月權薨休弟亮承統諸葛恪秉政不欲諸王在濱江兵馬之地徙休於丹陽郡太守李衡數以事侵休休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居數歲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覺而異之孫亮廢己未孫綝使宗正孫楷與中書郎董朝迎休休初聞問意疑楷朝具述綝等所以奉迎本意留一日二夜遂發十月戊寅行至曲阿有老公干休叩頭曰事久變

生天下喁喁顧陛下速行休善之是日進及布塞亭武衛將軍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於永昌亭築宮以武帳爲便殿設御坐己卯休至望便殿止住使孫楷先見恩楷還休乘輦進羣臣再拜稱臣休升便殿謙不卽御坐止東廂戶曹尚書前卽階下讚奏丞相奉璽符休三讓羣臣三請休曰將相諸侯咸推寡人寡人敢不承受璽符羣臣以次奉引休就乘輿百官陪位綝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於道側休下車答拜卽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是歲於魏甘露三年也

永安元年冬十月壬午詔曰夫褒德賞功古今通義其以大將軍綝爲丞相荆州牧增食五縣武衛將軍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威遠將軍授爲右將軍縣侯偏將軍幹雜號將軍亭侯長水校尉張布輔導勤勞以布爲輔義將軍封永康侯董朝親迎封爲鄉侯

又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鉤斬袪在君爲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

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爲武昌庶民聞羊衜有人物之鑒往干之衜曰多事之世尚書劇曹郎才也是時校事呂壹操弄權柄大臣畏偪莫有敢言衜曰非李衡無能困之者遂共薦爲郎權引見衡口陳壹姦短數千言權有愧色數月壹被誅而衡大見顯擢後常爲諸葛恪司馬幹恪府事恪被誅求爲丹陽太守時孫休在郡治衡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衡衡不從會休立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遂欲奔魏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

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出妻曰琅邪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果得無患又加威遠將軍授以棨戟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敕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耳衡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爲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爲吳末衡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殷足晉咸康中其宅上枯樹猶在己丑封孫晧爲烏程侯晧弟德錢唐侯謙永安侯江表傳曰羣臣奏立皇后太子詔曰朕以寡德奉承洪業莅事日淺恩澤未敷加后妃之號嗣子之位非所急也有司又固請休謙虛不許十一月甲午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

權傾人主有所陳述敬而不違於是益恣休恐其有變數加賞賜丙申詔曰大將軍忠敬內發首建大計以安社稷卿士內外咸贊其議並有勳勞昔霍光定計百僚同心無復是過亟案前日與議定策告廟人名依故事應加爵位者促施行之戊戌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壬子詔曰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爲役父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既出限米軍出又從至於家事無經護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爲役聽其父兄所欲留爲留一人除其米限軍出不從又曰諸將吏奉迎

陪位在永昌亭者皆加位一級項之休聞綝逆謀陰與張布圖計十二月戊辰臘百僚朝賀公卿升殿詔武士縛綝即日伏誅巳巳詔以左將軍張布討姦臣加布爲中軍督封布弟惇爲都亭侯給兵三百人惇弟恂爲校尉詔曰古者建國教學爲先所以道世治性爲時養器也自建興以來時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趨務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淳則傷化敗俗其案古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核取應選加其寵祿科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譽以敦王化以隆風俗

二年春正月震電三月備九卿官詔曰朕以不德託於王公之上夙夜戰戰忘寢與食今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推此之道當由士民之贍必須農桑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一夫不耕有受其饑一婦不織有受其寒饑寒並至而民不爲非者未之有也自頃年以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業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欲求大定豈可得哉亦由租入過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差科彊羸課其田畝務令優均官私得所使家給

戶贍足相供養則愛身重命不犯科法然後刑罰不用風俗可整以羣僚之忠賢若盡心於時雖太古盛化未可卒致漢文升平庶幾可及之則臣主俱榮不及則損削侵辱何可從容俯仰而已諸卿尚書可共咨度務取便佳田桑已至不可後時事定施行稱朕意焉

三年春三月西陵言赤烏見秋用都尉嚴密議作浦里塘會稽郡謠言王亮當還爲天子而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有司以聞黜爲候官侯遣之國道自殺衛送者伏罪（吳錄曰或云休鴆殺之至晉太康中吳故少府丹陽戴顒迎亮喪葬之賴鄉）以會稽南郡爲建安郡分宜都置建平郡（吳歷曰是歲得大鼎于建德縣）

四年夏五月大雨水泉涌溢秋八月遣光祿大夫周奕石偉巡行風俗察將吏清濁民所疾苦爲黜陟之詔（楚國先賢傳曰石偉字公操南郡人少好學修節不怠介然獨立有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即位特徵偉累遷至光祿勳及晧即位朝政昏亂偉乃辭老耄痼疾乞身就拜光祿大夫吳平建威將軍王戎親詣偉太康二年詔曰吳故光祿大夫石偉秉志清白皓首不渝雖處危亂廉節可紀年已過邁不堪遠涉其以偉爲議郎加二千石秩以終厥世偉遂陽狂及盲不受晉爵年八十三太熙元年卒）九月布山言白龍見是歲安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五年春二月白虎門北樓災秋七月始新言黃龍見八月壬午大雨震電水泉涌溢乙酉立皇后朱氏戊子立子𩅦爲太子大赦（吳錄載休詔曰人之有名以相紀別長爲作字憚其名耳禮名子欲令難

犯易避五十稱伯仲古或一字今人競作好名好字又令相配所行不副此瞽字伯明者也孤常哂之或師友父兄所作或自已爲師友尚可父兄猶非自爲最不謙孤今爲四男作名字太子名𩅦𩅦音如湖水灣澳之灣字莔莔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𩃙𩃙音如兕觥之觥字𩄉𩄉音如玄礥首之礥次子名壾壾音如草莽之莽字昷昷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𡕰𡕰音如褒衣下寬大之褒字㷓㷓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故鈔舊文會合作之夫書八體損益因事而生今造此名字既不相配又字但一庶易棄避其普告天下使咸聞知臣松之以爲傳稱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治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斯言之作豈虛也哉然欲令難犯何患無名而乃造無況之字制不典之音違明誥於前修垂嗤駭於後代不亦異乎是以墳土未乾而妻子絕滅師服之言於是乎徵矣

冬十月以衛將軍濮陽興爲丞相廷尉丁密光祿勳孟宗爲左右御史大夫休以丞相興及左將軍張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閒常晨出夜還唯此時舍書休欲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沖講論道藝曜沖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令已不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荅曰孤之涉學羣書略徧所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姦臣賊子古今賢愚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論講書耳不爲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姦變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曜等然後乃解也此都無所損君意特有所忌故耳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休

答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爲非而君以爲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所不取布拜表叩頭休答曰聊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往者所以相感今日之巍巍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終之初休爲王時布爲左右將督素見信愛及至踐阼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自嫌瑕短懼曜沖言之故尤患忌休雖解此旨心不能悅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沖等入是歲使察戰到交阯調孔爵大豬臣松之案察戰吳官號今揚都有察戰巷

六年夏四月泉陵言黃龍見五月交阯郡吏呂興等反殺太守孫諝諝先是科郡上手工千餘人送建業而察戰至恐復見取故興等因此扇動兵民招誘諸夷也冬十月蜀以魏見伐來告癸未建業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甲申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魏壽春將軍留平別詣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將軍丁封孫異如沔中皆救蜀蜀主劉禪降魏問至然後罷呂興既殺孫諝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丞相興建取屯田萬人以爲兵分武陵爲天門郡吳歷曰是歲青龍見于長沙白燕見于慈胡赤雀見于豫章

七年春正月大赦二月鎮軍陸抗撫軍步協征西將軍留平建平太守盛曼率衆圍蜀巴東守將羅憲夏四月魏將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句章略長吏賞林及男女二百餘口將軍孫越徼得一船獲三十人秋七月海賊破海鹽殺司鹽校尉駱秀使中書郎劉川發兵廬陵豫章民張節等爲亂衆萬餘人魏使將軍胡烈步騎二萬侵西陵以救羅憲陸抗等引軍退復分交州置廣州壬午大赦癸未休薨江表傳曰休寢疾口不能言乃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子𩅦出拜之休把興臂而指𩅦以託之時年三十謚曰景皇帝葛洪抱朴子曰吳景帝時戍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所壞甚多復發一大冢內有重閣戶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爲徼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爲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劍列侍靈座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公王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髮已斑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輩共舉出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長一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如棗許大此則骸骨有假物而不朽之効也

孫晧字元宗權孫和子也一名彭祖字晧宗孫休立封晧爲烏程侯遣就國西湖民景養相晧當大貴晧陰喜而不敢泄休薨是時蜀初亡而交阯攜叛國內震懼貪得長君左典軍萬彧昔爲烏程令與晧相善稱晧才識明斷是長沙桓王之疇也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興布說休妃太后朱欲

以晧爲嗣朱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於是遂迎立晧時年二十三改元大赦是歲於魏咸熙元年也

元興元年八月以上大將軍施績大將軍丁奉爲左右大司馬張布爲驃騎將軍加侍中諸增位班賞一皆如舊九月貶太后爲景皇后追諡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爲太后十月封休太子𩅦爲豫章王次子汝南王次子梁王次子陳王立皇后滕氏江表傳曰晧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科出宮女以配無妻禽獸擾于苑者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爲明主晧既得志麤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興布竊悔之或以譖晧十一月誅興布十二月孫休葬定陵封后父滕牧爲高密侯吳歷曰牧本名密避丁密改名牧丁密避牧改名爲固舅何洪等三人皆列侯是歲魏置交阯太守之郡晉文帝爲魏相國遣昔吳壽春城降將徐紹孫彧銜命齎書陳事勢利害以申喻晧漢晉春秋載晉文王與晧書曰聖人稱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禮義是故大必字小小必事大然後上下安服羣生獲所逮至末塗純德既毀勦民之命以爭彊於天下違禮順之至理則仁者弗由也方今主上聖明覆幬無外僕備位宰輔屬當國重唯華夏乖殊方隅圮裂六十餘載金革亟動無年不戰暴骸喪元困悴罔定每用悼心坐以待旦將欲止戈興仁爲百姓請命故分命偏師平定蜀漢役未經年全軍獨克於時猛將謀夫朝臣庶士咸以奉天時之宜就既征之軍藉吞敵之勢宜遂回旗東指以臨吳境舟師泛江順流而下陸軍南轅取徑四郡兼成都之械漕巴漢之粟然後以中軍整旅三方雲會未及浹辰可使江表底平南夏順軌然國朝深惟伐蜀之舉

雖有靜難之功亦悼蜀民獨罹其害戰於綿竹者自元帥以下並受斬戮伏尸蔽地血流丹野一之於前猶追恨不忍況重之於後乎是故旋師按甲思與南邦共全百姓之命夫料力忖勢度資量險遠考古昔廢興之理近鑒西蜀安危之効隆德保祚去危即順屈己以寧四海者仁哲之高致也履危偷安隕德覆祚而不稱於後世者非智者之所居也今朝廷遣徐紹孫彧獻書喻懷若書御於前必少留意回慮革筭結歡弭兵共爲一家惠矜吳會施及中土豈不泰哉此昭心之大願也敢不承受若不獲命則普天率土期於大同雖重干戈固不獲已也

甘露元年三月晧遣使隨紹彧報書曰知以高世之才處宰輔之任漸導之功勤亦至矣孤以不德階承統緒思與賢良共濟世道而以壅隔未有所緣嘉意允著深用依依今遣光祿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弘璆宣明至懷江表傳曰晧書兩頭言白稱名言而不著姓吳錄曰陟字子上丹陽人初爲中書郎孫峻使詰南陽王和令其引分陟密使令正辭自理峻怒陟懼閉門不出孫休時父亮爲尚書令而陟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座出爲豫章太守干寶晉紀曰陟璆奉使如魏入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壽春將王布示之馬射既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肄業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爲之者矣布大慙既至魏帝見之使儐問曰來時吳王何如陟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寮陪位御膳無恙晉文王饗之百寮畢會使儐者告曰某者安樂公也某者匈奴單于也陟曰西主失土爲君王所禮位同三代莫不感義匈奴邊塞難羈之國君王懷之親在坐席此誠威恩遠著又問吳之戍備幾何對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曰道里甚遠難爲堅固對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善之厚爲之禮臣松之以爲人有八尺之體靡不受患防護風寒豈唯數處取譬若此未足稱能若曰譬如金城萬雉所急防者四門而已方陟此對不猶愈乎吳錄曰晧以諸父與和相連及者家屬皆徙東冶唯陟以有密

乾隆四年校刊

旨特封子孚都亭侯孚弟瞻字思遠入仕晉驃騎將軍弘璆曲阿人弘咨之孫權外甥也璆後至中書令太子少傅紹行到濡須召還殺之徙其家屬建安始有白紹稱美中國者故也夏四月蔣陵言甘露降於是改元大赦秋七月晧逼殺景后朱氏亡不在正殿於苑中小屋治喪衆知其非疾病莫不痛切又送休四子於吳小城尋復追殺大者二人九月從西陵督步闡表徙都武昌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鎮建業陟璆至洛遇晉文帝崩十一月乃遣還晧至武昌又大赦以零陵南部爲始安郡桂陽南部爲始興郡十二月晉受禪

寶鼎元年正月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弔祭晉文帝及還儼道病死吳錄曰儼字子節吳人也弱冠知名歷顯位以博聞多識拜大鴻臚使於晉晧謂儼曰今南北通好以君爲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蒙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美磨厲鋒鍔思不辱命既至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侍中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屈尚書僕射羊祜尚書何禎並結縞帶之好忠說晧曰北方守戰之具不設弋陽可襲而取晧訪羣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夫兵不得已而用之耳且三國鼎立已來更相侵伐無歲寧居今彊敵新并巴蜀有兼土之實而遣使求親欲息兵役不可謂其求援於我今敵形勢方彊而欲徼幸求勝未見其利也車騎將軍劉纂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譎詐相雄有自來矣若其有闕庸可棄乎宜遣間諜以觀其勢晧陰

吳志卷三

納篡言且以蜀新平故不行然遂自絕八月所在言得大鼎於是改年大赦以陸凱為左丞相常侍萬彧為右丞相冬十月永安山賊施但等聚衆數千人吳錄曰永安今武康縣也劫晧庶弟永安侯謙出烏程取孫和陵上鼓吹曲蓋比至建業衆萬餘人丁固諸葛靚逆之於牛屯大戰但等敗走獲謙謙自殺漢晉春秋曰初望氣者云荊州有王氣破揚州而建業宮不利故晧徙武昌遣使者發民掘荊州界大臣名家冢與山岡連者以厭之既聞但反自以為徙土得計也使數百人鼓譟入建業殺但妻子云天子使荊州兵來破揚州賊以厭前氣分會稽為東陽郡分吳丹陽為吳興郡晧詔曰古者分土建國所以褒賞賢能廣樹藩屏秦毀五等為三十六郡漢室初興闓立乃至百五因事制宜蓋無常數也今吳郡陽羨永安餘杭臨水及丹陽故鄣安吉原鄉於潛諸縣地勢水流之便悉注烏程既宜立郡以鎮山越且以藩衛明陵奉承大祭不亦可乎其亟分此九縣為吳興郡治烏程以零陵北部為邵陵郡十二月晧還都建業衛將軍滕牧留鎮武昌

二年春大赦右丞相萬彧上鎮巴丘夏六月起顯明宮太康三年地記曰吳有太初宮方三百丈權所起也昭明宮方五百丈晧所作也避晉諱故曰顯明吳歷云顯明在太初之東江表傳曰晧營新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又破壞諸營大開園囿起土山樓觀窮極伎巧功役之費以億萬計陸凱固諫不從冬十二月晧移居之是歲分豫章廬陵長沙為安成郡

二年春二月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為司徒司空吳書曰初固為尚書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為公乎卒如夢焉秋九

月晧出東關丁奉至合肥是歲遣交州刺史劉俊前部督修則等入擊交阯為晉將毛炅等所破皆死兵散還合浦

建衡元年春正月立子瑾為太子及淮陽東平王冬十月改年大赦十一月左丞相陸凱卒遣監軍虞汜威南將軍薛珝蒼梧太守陶璜由荊州監軍李勗督軍徐存從建安海道皆就合浦擊交阯

二年春萬彧還建業李勗以建安道不通利殺導將馮斐引軍還三月天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夏四月左大司馬施績卒殿中列將何定白少府李勗枉殺馮斐擅徹軍退還勗及徐存家屬皆伏誅秋九月何定將兵五千人上夏口獵都督孫秀奔晉是歲大赦

三年春正月晦晧舉大衆出華里晧母及妃妾皆行東觀令華覈等固爭乃還江表傳曰初丹陽刁玄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荊揚之君乎又得國中降人言壽春下有童謠曰吳天子當上晧聞之喜曰此天命也即載其母妻子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陸道西上云青蓋入洛陽以順天命行遇大雪道塗陷壞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兵人不堪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耳晧聞之乃還是歲汜璜破交阯禽殺晉所置守將九眞日南皆還屬漢晉春秋曰初霍弋遣楊稷毛炅等戍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而城沒者刺史受其罪稷等日未滿而糧盡乞降於璜璜不許而給糧使守吳人並諫璜曰霍弋已死無能來者可須其

權盡然後乃受使彼來無罪而我取有義內訓吾民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炅權盡救不至乃納之華陽國志曰稷犍爲人炅建寧人稷等城中食盡死亡者半將軍王約反降吳人得入城獲稷炅皆囚之孫晧使送稷下都稷至合浦歐血死晉追贈交州刺史初毛炅與吳軍戰殺前部督修則陶璜等以炅壯勇欲赦之而則子允固求殺炅炅亦不爲璜等屈璜等怒面縛炅詰之曰晉兵賊炅厲聲曰吳狗何等爲賊吳人生剖其腹允割其心肝罵曰庸復作賊炅猶罵不止曰尚欲斬汝孫晧汝父何死狗也乃斬之晉武帝聞而哀矜卽詔使炅長子襲爵餘三子皆關內侯此與漢晉春秋所說不同大赦分交阯爲新昌郡諸將破扶嚴置武平郡以武昌督范慎爲太尉右大司馬丁奉司空孟仁卒吳錄曰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晧字易焉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褥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初爲驃騎將軍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旣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

之何足泣也據亦稍知之除爲鹽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爲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遷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來以寄母常不先食及聞母亡犯禁委官語在權傳特爲減死一等復使爲官蓋優之也楚國先賢傳曰宗母嗜筍冬節將至時筍尚未生宗入竹林哀歎而筍爲之出得以供母皆以爲至孝之所致感累遷光祿勳遂至公矣西苑言鳳皇集改明年元

鳳皇元年秋八月徵西陵督步闡闡不應據城降晉遣樂鄉都督陸抗圍取闡闡衆悉降闡及同計數十人皆夷三族大赦是歲右丞相萬彧被譴憂死徙其子弟於廬陵江表傳曰初晧游華里彧與丁奉留平密謀曰此行不急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還此語頗泄晧聞知以彧等舊臣且以計忍而陰銜之後因會以毒酒飲彧傳酒人私減之又飲留平平覺之服他藥以解得不死彧自殺平憂懣月餘亦死何定姦穢發聞伏誅晧以其惡似

乾隆四年校刊

張布追改定名爲布也江表傳曰定汝南人本孫權給使也後出補吏定佞邪僭媚自表先帝舊人求還內侍皓以爲樓下都尉典知酤糴事專爲威福而皓信任委以衆事定爲子求少府李勗女不許定挾忿譖勗於皓皓尺口誅之焚其尸定又使諸將各上好犬皆千里遠求一犬至直數千匹御犬率具纓直錢一萬一犬一兵養以捕兎供廚所獲無幾吳人皆歸罪於定而皓以爲忠勤賜爵列侯吳歷曰中書郎奚熙譖宛陵令賀惠惠邵弟也遣使者徐粲訊治熙又譖粲顧護不即決斷皓遣使就宛陵斬粲收惠付獄會赦得免

二年春三月以陸抗爲大司馬司徒丁固卒秋九月改封淮陽爲魯東平爲齊又封陳留章陵等九王凡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刼奪百姓財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皓幸臣也恃皓寵遇繩之以法妾以愬皓皓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是歲太尉范慎卒

三年會稽妖言章安侯奮當爲天子臨海太守奚熙與會稽太守郭誕書非論國政誕但白熙書不白妖言送付建安作船會稽邵氏家傳曰邵疇字溫伯時爲誕功曹誕被收惶遽無以自明疇進曰疇今自在疇之事明府何憂遂詣吏自列云不白妖言事由於已非府君罪吏上疇辭皓怒猶盛疇慮誕卒不免遂自殺以證之臨亡置辭曰疇生長邊陲不閑教道得以資厠身本郡踰越儕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養之以福今妖訛橫興干國亂紀疇以噂𠴲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詠不足有慮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含垢藏疾不彰之翰筆鎮躁歸靜使之自息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爲愆實由於疇謹不敢逃死歸罪有司唯乞天鑒特垂清察吏收疇喪得辭以聞皓乃免誕大刑送付建安

作船疇亡時年四十晧嘉疇節義詔郡縣圖形廟堂遣三郡督何植收熙熙發兵自衛斷絕海道熙部曲殺熙送首建業夷三族秋七月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科出亡叛大司馬陸抗卒自改年及是歲連大疫分鬱林爲桂林郡天册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於是大赦改年

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開通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又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年大赦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算緡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江表傳曰浚在公清忠值郡荒旱民無資糧表求振貸晧謂浚欲樹私恩遣人梟首又尚書熊睦見晧酷虐微有所諫晧使人以刀環撞殺之身無完肌秋八月京下督孫楷降晉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江表傳曰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穿駢羅穿中色黃赤不與本體相似俗相傳謂之石印又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下有祠屋巫祝言石印神有三郎時歷陽長表上言石印發晧遣使以太牢祭歷山巫言石印三郎說天下方太平使者作高梯上看印文詐以朱書石作二十字還以啓晧晧大喜曰吳當爲九州作都渚乎從大皇帝及孤四世矣太平之主非孤復誰重遣使以印綬拜三郎爲王又刻石立銘褒贊靈德以荅休祥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爲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

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

天紀元年夏夏口督孫慎出江夏汝南燒略居民初騶子張俶多所譖白累遷爲司直中郎將封侯甚見寵愛是歲姦情發聞伏誅江表傳曰俶父會稽山陰縣卒也知俶不良上表云若用俶爲司直有罪乞不從坐晧許之俶表立彈曲二十人專糾司不法於是愛惡相攻互相謗告彈曲承言收繫囹圄聽訟失理獄以賄成人民窮困無所措手足俶奢淫無厭取小妻三十餘人擅殺無辜衆姦並發父子俱見車裂

二年秋七月立成紀宣威等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

三年夏郭馬反馬本合浦太守修允部曲督允轉桂林太守疾病住廣州先遣馬將五百兵至郡安撫諸夷允死兵當分給馬等累世舊軍不樂離別晧時又科實廣州戶口馬與部曲將何典王族吳述殷興等因此恐動兵民合聚人衆攻殺廣州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興廣州刺史述南海太守典攻蒼梧族攻始興漢晉春秋曰先是吳有說讖者曰吳之敗兵起南裔亡吳者公孫也晧聞之文武職位至於卒伍有姓公孫者皆徙於廣州不令停江邊及聞馬反大懼曰此天亡也八月以軍師張悌爲丞相牛渚都督何植爲司徒執金吾滕循爲司空未拜轉鎭南將軍假節領廣州牧率萬人從東道討馬與族遇於始興未得前馬殺南海太守劉略逐廣州刺史徐旗晧又遣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從西道命交州牧陶璜部伍所領及合浦鬱林諸郡兵當與東西軍

共擊馬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耇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又有蕒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菜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蕒菜作平慮草遂以耇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冬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伷向涂中安東將軍王渾揚州刺史周浚向牛渚建威將軍王戎向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向夏口鎮南將軍杜預向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浮江東下太尉賈充爲大都督量宜處要盡軍勢之中陶濬至武昌聞北軍大出停駐不前初晧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沈醉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爲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迕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輒以爲罪後宮數千而采擇無已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岑昏險詖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衆所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爲晧盡力蓋積惡已極不復堪命故也。吳平後晉侍中庾峻等問晧侍中李仁曰聞吳主披人面刖人足有諸乎仁曰以告者過也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蓋此事也若信有之亦不足能怪昔唐虞五刑三代七辟肉刑之制未爲酷虐晧爲一國之主秉殺生之柄罪人陷法加之以懲何足多罪夫受堯誅者不能無怨受桀賞者不能無慕此人情也又問曰云歸命侯乃惡人橫睛逆視皆鑿其眼有諸乎仁曰亦無此事傳之者謬耳曲禮曰視天子由袷

以下視諸侯由顧以下視大夫由衡視士則平面得游目五步之內視上於衡則傲下於帶則憂旁則邪以禮視瞻高下不可不慎況人君乎哉視人君相迕是乃禮所謂傲慢傲慢則無禮無禮則不臣不臣則犯罪犯罪則陷不測矣正使有之將有何失凡仁所答峻等皆善之文多不悉

四年春立中山代等十一王大赦濬彬所至則土崩瓦解靡有禦者預又斬江陵督伍延渾復斬丞相張悌丹陽太守沈瑩等所在戰克干寶晉紀曰吳丞相軍師張悌護軍孫震丹陽太守沈瑩帥衆三萬濟江圍成陽都尉張喬於楊荷橋衆才七千閉柵自守舉白接告降吳副軍師諸葛靚欲屠之悌曰彊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等以救兵未至而力少故且偽降以緩我非來伏也因其無戰心而盡阬之可以成三軍之氣若舍之而前必為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與討吳護軍張翰揚州刺史周浚成陣相對沈瑩領丹陽銳卒刀楯五千號曰青巾兵前後屢陷堅陣於是以馳淮南軍三衝不動退引亂薛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吳軍以次土崩將帥不能止張喬又出其後大敗吳軍於版橋獲悌震瑩等襄陽記曰悌字巨先襄陽人少有名理孫休時為屯騎校尉魏伐蜀吳人問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智力雖豐而百姓未服也今又竭其資力遠征巴蜀兵勞民疲而不知恤敗於不暇何以能濟昔夫差伐齊非不克勝所以危亡不憂其本也況彼之爭地乎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威震四海崇詐杖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丕叡承之係以慘虐內興宮室外懼雄豪東西驅馳無歲獲安彼之失民為日久矣司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摧堅敵如折枯蕩異同如反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羣情服矣奸計立矣今蜀閹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弊競於外利不修守備彼強弱不同智算亦勝因危而伐殆其克乎若其不克不過無功終無退北之憂覆軍之慮也何為不可哉昔楚劒利而秦昭懼孟明用而晉人憂彼之得志故我之大患也吳人笑其言而蜀果降於魏晉來伐吳晧使悌督沈瑩諸

葛靚師衆三萬渡江逆之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舉萬里齊力必悉益州之衆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矣宜畜衆力待來一戰若勝之日江西自清上方雖壞可還取之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來至此衆心必駭懼不可復整今宜渡江可用決戰力爭若其敗喪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勝則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行散盡相與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戰吳軍大敗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謂曰且夫天下存亡有大數豈卿一人所知如何故自取死爲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遁邪莫牽曳之如是靚流涕放之去百餘步已見爲晉軍所殺吳錄曰悌少知名及處大任希合時趣將護左右清論議之捜神記曰臨海松陽人柳榮從悌至揚州榮病死船中二日時軍已上岸無有埋之者忽然大呼言人縛軍

師人縛軍師聲激揚遂活人問之榮曰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悌意中大愕不覺大呼言何以縛張軍師門下人怒榮叱逐使去榮便去怖懼口餘聲發揚耳其日悌戰死榮至晉元帝時猶在

三月丙寅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晧殺岑昏晧惶憒從之干寶晉紀曰晧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晧曰北軍日近而兵不舉刄陛下將如之何晧曰何故對曰坐岑昏晧獨言若爾當以奴謝百姓衆因曰唯遂並起收昏晧駱驛追止已屠之也

戊辰陶濬從武昌還卽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船戰自足擊之於是合衆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衆悉逃走而王濬順流將至司馬伷王渾皆臨近境晧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沖等計分遣使奉書於濬伷渾曰昔漢室失統九州分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分阻

山川與魏乖隔今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闇劣偷安未喻
天命至於今者猥煩六軍衡蓋路次遠臨江渚舉國震
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
等奉所佩印綬委質請命惟垂信納以濟元元江表傳載晧將
敗與舅何植書曰昔大皇帝以神武之略奮三千之卒
割據江南席卷交廣開拓洪基欲祚之萬世至孤末德
嗣守成緒不能懷集黎元多為咎闕以違天度闇昧之
變反謂之祥致使南蠻逆亂征討未克聞晉大衆遠來
臨江庶竭勞瘁衆皆摧退而張悌不反喪軍過半孤甚
愧悵於今無聊得陶濬表云武昌以西並復不守不守
者非糧不足非城不固兵將背戰耳兵之背戰豈怨兵
邪孤之罪也天文縣變於上士民憤歎於下觀此事勢
危如累卵吳祚終訖何其局哉天匪亡吳孤所招也瞑
目黃壤當復何顏見四帝乎公其勗勉奇謨飛筆以聞
晧又遺羣臣書曰孤以不德忝繼先軌處位歷年政教
凶悖遂令百姓久困塗炭至使一朝歸命有道社稷傾

覆宗廟無主慙愧山積沒有餘罪自惟空薄過偷尊號
才瑣質穢任重王公故周易有折鼎之誡詩人有彼其
之譏自居宮室仍抱篤疾計有不足思慮失中多所荒
替邊側小人因生酷虐虐毒橫流忠順被害闇昧不覺
尋其壅蔽孤負諸君事已難圖覆水不可收也今大晉
平治四海勞心務於擢賢誠是英俊展節之秋也管仲
極讎桓公用之良平去楚入為漢臣舍亂就理非不忠
也莫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嘉勗休尚愛敬動靜夫復
何言投筆而已壬申王濬最先到於是受晧之降解縛焚櫬延
請相見晉陽秋曰濬收其圖籍領州四郡四十二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
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米穀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伷以晧致印
綬於己遣使送晧晧舉家西遷以太康元年五月丁亥
集於京邑四月甲申詔曰孫晧窮迫歸降前詔待之以
不死今晧垂至意猶愍之其賜號為歸命侯進給衣服

車乘田三十頃歲給穀五千斛錢五十萬絹五百匹綿五百斤皓太子瑾拜中郎諸子爲王者拜郎中

> 搜神記曰吳以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邊屯守將皆質其妻子名曰保質童子少年以類相與嬉遊者日有十數永安二年三月有一異兒長四尺餘年可六七歲衣青衣來從羣兒戲諸兒莫之識也皆問曰爾誰家小兒今日忽來答曰見爾羣戲樂故來耳詳而視之眼有光芒爚爚外射諸兒畏之重問其故兒乃答曰爾惡我乎我非人也乃熒惑星也將有以告爾三公鉏司馬如諸兒大驚或走告大人大人馳往觀之兒曰舍爾去乎竦身而躍卽以化矣仰而視之若引一匹練以登天大人來者猶及見焉飄飄漸高有頃而沒時吳政峻急莫敢宣也後五年而蜀亡六年而晉興至是而吳滅司馬如矣干寶晉紀曰王濬治船於蜀吾彥取其流柹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皓弗從陸抗之克步闡皓意張大乃使尚廣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頤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窺上國之志是歲也實在庚子

五年皓死於洛陽

> 吳錄曰皓以四年十二月死時年四十二葬河南縣界

評曰孫亮童孺而無賢輔其替位不終必然之勢也休以舊愛宿恩任用興布不能拔進良才改絃易張雖志善好學何益救亂乎又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友于之義薄矣皓之淫刑所濫隕斃流黜者蓋不可勝數是以羣下人人惴恐皆日日以冀朝不謀夕其熒惑巫祝交致祥瑞以爲至急昔舜禹躬稼至聖之德猶或矢誓衆臣予違女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況皓凶頑肆行殘暴忠諫者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淫極侈宜腰首分離以謝百姓既蒙不死之詔復加歸命之寵豈非曠蕩之

恩過厚之澤也哉孫盛曰夫古之立君所以司牧羣黎故必仰協乾坤覆燾萬物若乃淫虐是縱酷被羣生則天人殛之勦絕其祚奪其南面之尊加其獨夫之戮是故湯武抗鉞不犯不順之議漢高奮鉞而無失節之議何者誠四海之酷讐而人神之所擯故也況晧罪爲逋寇虐過辛癸梟首素旗猶不足以謝寃魂洿室薦社未足以紀暴迹而乃優以顯命寵錫仍加豈龔行天罰伐罪弔民之義乎是以知僭逆之不懲而凶酷之莫戒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聊譖猶然矧僭虐乎且神旗電掃兵臨僞窟理窮勢迫然後請命不赦之罪既彰三驅之義又塞極之權道亦無取焉陸機著辨亡論言吳之所以亡其上篇曰昔漢氏失御奸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偏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荊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蕩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於時雲興之將帶州飈起之師跨邑哮闞之羣風驅熊羆之族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若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擘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

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飾法修師而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於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日大業未就中世而隕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叡心發乎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務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影鶩異人輻輳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爲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隲以聲名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禨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算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荊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常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

乾隆四年校刊

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謀臣盈室武將連衡
喟然有吞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
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馮帝王
之號率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
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
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籠之戰孑
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摧鋒勢衄財匱而吳藐然
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
西屠庸蜀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苞百越之地南括羣
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
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戟勁鍛望颷而奮庶尹盡
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行遐圻乃俾一介
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輝於內
府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輣
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
固矣大皇既殁幼主莅朝奸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
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
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搴
謬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
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

病股肱猶良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
志皇家有土崩之釁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
散於陣民奔於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
非有玉輸雲梯之械智伯無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
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七
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之選向時之師無
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
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受任之才異也
其下篇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
制荊揚而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
矣劉翁因險飾知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吳桓王基之以
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深遠矣其求賢如不
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
呂蒙於戎行識潘璿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
量能受器不患權之我逼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
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
虛已以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變蒙險而
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
欲之歎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政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
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

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肅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謀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修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其財豐其器利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見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憲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或曰吳蜀脣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鋭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陸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卽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闞之亂憑保城以延彊寇重資幣以誘羣蠻於是大邦之衆雲翻電發縣旌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虜踠跡待戮而不敢北闚生路彊寇敗績宵遁喪師大半分命鋭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陸公没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悴不其然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與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甿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業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恭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

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
患則其難不足卹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
麥秀無悲殷之思黍
離無愍周之感矣

吳志卷三

吳志卷三考證

孫亮心自不安○太平御覽作心不自安

勸爲亮納○太平御覽作勸權爲亮納爲妃

閏月以恪爲帝太傅○臣龍官按以孫休永安元年與皓元興元年例之閏月上應有建興元年四字未有嗣君改元而不書其紀年之理

召還據等聞綝代峻大怒○臣浩按文義似應作召還據等據等聞綝代峻大怒應重書據等二字

日於苑中習焉注緣遇燥矢故成亮之慧○慧監本作惠今從毛本作慧然晉宋以下史慧惠多通用

詔州郡伐宮材○宮材毛本作官材

孫休有老公于休叩頭曰○于休宋本作干休

以會稽南郡爲建安郡○南郡宜作南部

大赦注政以治民是以政成而民則○治民宋本作正

民民則宋本作民聽

又注然欲令難犯何患無名○宋本然作休

癸未休薨注休寢疾口不能言○監本訛作日不能言

今改正

孫晧宜明至懷注孫休時父亮爲尚書令○孫休時太

平御覽作景皇時

又注西王失土爲君王所禮○西王冊府作西主

儀道病死注棠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美○太平御覽

作棠其榮懼無古人延譽之美

九眞日南皆還屬注璜等怒面縛晃詰之曰晉兵賊○

兵字疑衍

送付建安作船注吏收疇喪○監本訛作更收疇喪今

改正

太平始注所有七穿騈羅穿中邑黃赤○七穿宋本作

土穿

又注晧大喜曰吳當爲九州作都渚乎○宋本無爲

字
是歲奸情發聞伏誅注俶表立彈曲二十八專糾司不
法○表立監本訛作表正今改正
又注彈曲承言收繫囹圄○收繫監本訛作收累今
改正
又注取小妻三十餘人○宋本三十作二十
所在戰克注悌不肯去覩自往牵之謂曰且夫天下存
亡有大數豈卿一人所知○臣明楷按且夫二字疑
衍或爲巨先之譌巨先張悌字也下文悌曰仲思今
日是我死日也明爲彼此相字

晧惶憒從之注晧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謂晧曰○謂
晧宋本作請晧
延請相見注郡四十二○太平御覽作郡三十三
諸子爲王者拜郎中○太平御覽作皆拜郎中
五年晧死於洛陽○臣清植按蜀志於安樂公書曰公
太始七年薨於洛陽而晧則書名書死亦見史法
昔舜禹躬稼至聖之德○稼字疑衍
過厚之澤也哉注則天人殛之○宋本無人字
又注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宗祊監本誤宗枋今
改正

又注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何焯曰文選無鍾字

注云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與黎斐

解圍奉爲先登黎斐力戰拜左將軍黎與離音相近

是一人但字不同臣浩按李善所見之本必可徵信

但此斐字恐牧字之譌鍾離牧爲武陵太守以少衆

討平五谿事在蜀并于魏之後作牧爲得也

又注分命鋭師三千○宋本作五千

吳志卷三考證

吳志卷四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劉繇子基　太史慈　士燮子徽薊　燮弟壹　壹子匡

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齊孝王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繇伯父寵為漢太尉續漢書曰繇祖父本師受經傳博學羣書號為通儒舉賢良方正為般長卒官寵字祖榮受父業以經明行脩舉孝廉光祿大夫察四行除東平陵令視事數年以母病棄官百姓士民攀輿拒輪充塞道路車不得前乃止亭輕服潛遁歸脩供養後辟大將軍府稍遷會稽太守正身率下郡中大治徵入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民去治數十里有若邪中在山谷閒五六老翁年皆七八十聞寵遷相率共送寵人齎百錢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自苦遠來皆對曰山谷鄙老生未嘗至郡縣他時吏發

求不去民間或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吏稀至民間年老遭値聖化今聞當見棄去故勠力來送寵謝之爲選受一大錢故會稽號寵爲取一錢太守其清如是寵前後歷二郡八居九列四登三事家不藏賄無重寶器恒菲飲食薄衣服弊車羸馬號爲窶陋三去相位輒歸本土往來京師常下道脫驂過人莫知焉寵嘗欲止亭亭吏止之曰整頓傳舍以待劉公不可得止寵因遯去其廉儉皆此類也以老病卒於家繇兄岱字公山歷位侍中兖州刺史續漢書曰繇父輿一名方山陽太守岱繇皆有雋才英雄記稱岱孝悌仁恕以虛己受人繇年十九從父韙爲賊所劫質繇篡取以歸由是顯名舉孝廉爲郎中除下邑長時郡守以貴戚託之遂棄官去州辟部濟南濟南相中常侍子貪穢不循繇奏免之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會辟司空掾除侍御史不就避亂淮浦詔書以爲揚州刺史時袁術在淮南繇畏憚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術圖爲僭逆攻沒諸郡縣繇遣樊能張英屯江邊以拒之以景賁術所授用乃迫逐使去於是術乃自置揚州刺史與景賁并力攻英能等歲餘不下漢命加繇爲牧振武將軍衆數萬餘人孫策東渡破英能等繇奔丹徒袁宏漢紀曰劉繇將奔會稽許子將曰會稽富實策之所貪且窮在海隅不可往也不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荊州若收合吏民遣使貢獻與曹兖州相聞雖有袁公路隔在其間其人豺狼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救濟繇從之遂泝

江南保豫章駐彭澤笮融先至殺太守朱晧笮音壯力反獻帝春
秋曰是歲繇屯彭澤又使融助晧討劉表所用太守諸葛玄許子將謂繇曰笮融出軍不顧命名義者也朱文
明善推誠以信人宜使密防之融到果詐殺晧代領郡事入居郡中繇進討融為融
所破更復招合屬縣攻破融融敗走入山為民所殺繇
尋病卒時年四十二笮融者丹陽人初聚衆數百往依
徐州牧陶謙謙使督廣陵彭城運漕遂放縱擅殺坐斷
三郡委輸以自入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塗身
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
悉課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
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
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
萬人費以巨億計曹公攻陶謙徐土騷動融將男女萬
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先是彭
城相薛禮為陶謙所偪屯秣陵融利廣陵之衆因酒酣
殺昱放兵大略因載而去過殺禮然後殺晧後策西伐
江夏還過豫章收載繇喪善遇其家王朗遺策書曰劉
正禮昔初臨州未能自達實賴尊門為之先後用能濟
江成治有所處定踐境之禮感分結意情在終始後以
袁氏之嫌稍更乖刺更以同盟還為讎敵原其本心實
非所樂康寧之後常念渝平更成復踐宿好一爾分離

欽意不昭奄然殂隕可爲傷恨知敦以厲薄德以報怨收骨育孤哀亡愍存捐既往之猜保六尺之託誠深恩重分美名厚實也昔魯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之謂之得禮誠良史之所宜藉鄉校之所歎聞正禮元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殊異威盛刑行施之以恩不亦優哉繇長子基字敬輿年十四居繇喪盡禮故吏餽餉皆無所受吳書曰基遭多難嬰丁困苦潛處味道不以爲戚與羣弟居常夜臥早起妻妾希見其面諸弟敬憚事之猶父不妄交游門無雜賓姿容美好孫權愛敬之權爲驃騎將軍辟東曹掾拜輔義校尉建忠中郎將權爲吳王遷基大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權大暑時嘗於船中宴飲於船樓上值雷雨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得也其見待如此徙郎中令權稱尊號改爲光祿勳分平尚書事年四十九卒後權爲子霸納基女賜第一區四時寵賜與全張比基二弟鑠尚皆騎都尉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少好學仕郡奏曹史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爲善時州章已去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慈問曰君欲通章邪吏曰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曰章題署得無誤邪取來視

之吏殊不知其東萊人也因爲取章慈已先懷刀便截敗之吏踴躍大呼言人壞我章慈將至車閒與語曰向使君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爲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默然俱出去可以存易亡無事俱就刑辟吏言君爲郡敗吾章已得如意欲復亡爲慈答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通與未耳吾用意太過乃相敗章今還亦恐以此見譴怒故俱欲去爾吏然慈言即日俱去慈旣與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家聞之更遣吏通章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州受其短由是知名而爲州家所疾恐受其禍乃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時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贍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爲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昌時圍尚未密夜伺閒隙得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欲待外救外救未有至者而圍日偪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融曰今賊圍甚密衆人皆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可取而來必有益也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

義老母遣慈之意邪事已急矣願府君無疑融乃然之於是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鞬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人並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之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臥慈復植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下鞭馬直突圍中馳去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遂到平原說備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共患之義今管亥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區區延頸恃仰使慈冒白刃突重圍從萬死之中自託於君惟君所以存之備斂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邪即遣精兵三千人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融既得濟益奇貴慈曰卿吾之少友也事畢還啟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慈自遼東還未與相見暫渡江到曲阿見繇未去會孫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為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二騎卒遇策策從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鬭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擥得

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慈當與繇俱奔豫章而遁於蕪湖亡入山中稱丹陽太守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住涇縣立屯府大爲山越所附策躬自攻討遂見囚執策卽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爲策所執策素聞其名卽解縛請見咨問進取之術慈答曰破軍之將不足與論事策曰昔韓信定計於廣武今策決疑於仁者君何辭焉慈曰州軍新破士卒離心若儻分散難復合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意策長跪答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中望君來諸將皆疑策曰太史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爲先終不欺策明日大請諸將設酒食立竿視影日中而慈至策大悅常與參論諸軍事臣

松之按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爲策所得與本傳大異疑爲謬誤江表傳曰策謂慈曰聞卿昔爲太守劫州章赴文舉請詣玄德皆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射鉤斬袪古人不嫌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出教曰龍欲騰翥先階尺木者也卽署門下督還吳授兵拜折衝中郎將後劉繇亡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撫安焉江表傳曰策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爲袁氏攻廬江其意頗猥理恕不足何者先君手下兵數千餘人盡在公路許孤志在立事不得不屈意於公路求索故兵再往纔得千餘人耳仍令孤攻廬江爾時事勢不得不爲行但其後不遵臣節自棄作邪僭事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孤交求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今劉繇喪亡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辯今兒子在豫章不知華子魚待遇何如其故部曲復依隨之否卿則州人昔又從事寧能往視其兒子並宣孤意於其部曲部曲樂來者便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觀察子魚所以牧禦方規何似視廬陵鄱陽人民親附之否卿手下兵宜將多少自由意慈對曰慈有不赦之

罪將軍量同桓文待遇過望古人報生以死期於盡節沒而後已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自足以往還也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與誰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反江表傳曰策初遣慈也議者紛紜謂慈未可信或云與華子魚州里恐留彼為籌策或疑慈西託黃祖假路還北多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語皆非也孤斷之詳矣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其心有士謨志經道義貴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已死亡不相負諸君勿復憂也慈從豫章還議者乃始服慈見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非籌略才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又丹陽僮芝自擅廬陵詐言被詔書為太守鄱陽民帥別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魚所遣長吏言我以別立郡須漢遣真太守來當迎之耳子魚不但不能諧廬陵鄱陽近自海昏有上繚壁有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惟輸租布於郡耳發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魚亦覩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仍有兼并之志矣頃之遂定豫章劉表從子磐驍勇數為寇於艾西安諸縣策於是分海昏建昌左右六縣以慈為建昌都尉治海昏并督諸將拒磐磐絕跡不復為寇慈長七尺七寸美鬚髯猨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棼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棼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孫權統事以慈能制磐遂委南方之事年四十一建安十一年卒吳書曰慈臨亡歎息曰丈夫生世當帶七尺之劍以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從奈何而死乎權甚悼惜之子享官至越騎校尉吳書曰享字元復歷尚書吳郡太守

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其先本魯國汶陽人至王

莽之亂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賜桓帝時爲日南太守燮少游學京師事潁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公事免官父賜喪闋後舉茂材除巫令遷交阯太守弟壹初爲郡督郵刺史丁宮徵還京都壹侍送勤恪宮感之臨别謂曰刺史若待罪三事當相辟也後宮爲司徒辟壹比至宮已免黃琬代爲司徒甚禮遇壹董卓作亂壹亡歸鄉里吳書曰琬與卓相害而壹盡心於琬甚有聲稱卓惡之乃署教曰司徒掾士壹不得除用故歷年不遷會卓入關壹乃亡歸交州刺史朱符爲夷賊所殺州郡擾亂燮乃表壹領合浦太守次弟徐聞令䵋領九真太守䵋音于鄙反見字林䵋弟武領海南太守燮體器寬厚謙虛下士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耽玩春秋爲之注解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阯士府君既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闋輒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燮兄弟並爲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鍾磬備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燒香者常有

數十。妻妾乘輜輧。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百蠻。尉他不足踰也。葛洪神仙傳曰、燮嘗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丸藥與服、以水含之、捧其頤搖稍之、食頃即開目動手、顏色漸復、半日能起坐、四日復能語、遂復常。奉字君異、侯官人也。武先病沒。朱符死後。漢遣張津爲交州刺史。津後又爲其將區景所殺。而荊州牧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是時蒼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吳巨代之。與恭俱至。漢聞張津死。賜燮璽書曰。交州絕域。南帶江海。上恩不宣。下義壅隔。知逆賊劉表又遣賴恭闚看南土。今以燮爲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阯太守如故。後燮遣吏張旻奉貢詣京都。是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絕。而燮不廢貢職。特復下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後巨與恭相失。舉兵逐恭。恭走還零陵。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騭爲交州刺史。騭到。燮率兄弟奉承節度。而吳巨懷異心。騭斬之。權加燮爲左將軍。建安末年。燮遣子廞入質。權以爲武昌太守。燮壹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將。燮又誘導益州豪姓雍闓等率郡人民使遙東附。權益嘉之。遷衛將軍。封龍編侯。弟壹偏將軍都鄉侯。燮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輒以千數。明珠大貝流離翡翠瑇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邪龍眼之屬。無歲不至。壹時貢馬凡數百匹。權輒爲書厚加寵賜。以答慰之。燮在郡四十餘歲。黃武五年。年九十

乾隆四年校刊

卒權以交阯縣遠乃分合浦以北爲廣州呂岱爲刺史交阯以南爲交州戴良爲刺史又遣陳時代燮爲交阯太守岱留南海良與時俱前行到合浦而燮子徽自署交阯太守發宗兵拒良良留合浦交阯桓鄰燮舉吏也叩頭諫徽使迎良徽怒笞殺鄰鄰兄治子發又合宗兵擊徽徽閉門城守治等攻之數月不能下乃約和親各罷兵還而呂岱被詔誅徽自廣州將兵晝夜馳入過合浦與良俱前壹子中郎將匡與岱有舊岱署匡師友從事先移書交阯告喻禍福又遣匡見徽說令服罪雖失郡守保無他憂岱尋匡後至徽兄祗弟幹頌等六人肉袒奉迎岱謝令復服前至郡下明旦早施帳幔請徽兄弟以次入賓客滿坐岱起擁節讀詔書數徽罪過左右因反縛以出即皆伏誅傳首詣武昌孫盛曰夫柔遠能邇莫善於信保大定功莫善於義故齊桓創基德彰於柯會晉文始伯義顯於伐原故能九合一匡世主夏盟令問長世貽範百王呂岱師友士匡使通信誓徽兄弟肉袒推心委命岱因滅之以要功利君子是以知孫權之不能遠略而呂氏之祚不延者也壹薨匡後出權原其罪及燮質子廞皆免爲庶人數歲壹薨坐法誅廞病卒無子妻寡居詔在所月給俸米賜錢四十萬

評曰劉繇藻厲名行好尚臧否至於擾攘之時據萬里之土非其長也太史慈信義篤烈有古人之分士燮作

守南越優游終世至子不愼自貽凶咎蓋庸才玩富貴而恃阻險使之然也

吳志卷四

吳志卷四考證

劉繇繇伯父寵爲漢太尉注山陰縣民去治數十里○民各本俱訛作氏今改正

又注八居九列四登三事○毛本作入居九列

中常侍子貪穢不循○循冊府作脩

漢命加繇爲牧振武將軍衆萬餘人○宋本作衆數萬人

殺太守朱晧注笮融出軍不顧命名義者也○冊府無命字

因酒酣殺昱○監本誤阻誅殺昱今改正

後策西伐江夏○監本誤路住江夏今改正
太史慈州家聞之更遣吏通章○通章監本誤有章今
改正
策命慈往撫安焉注但其後不達臣節○不達宋本作
不遵
子亨官至越騎校尉○監本亨作享今改正
上樊壹亡歸鄉里注會卓入闕壹乃亡歸○闕疑作關
鮪弟武領海南太守○海南宋本作南海
尉他不足踰也注捧其頭搖稍之○臣龍官按搖稍二
字不可解稍疑當作捎廣韻搖捎動也蓋謂捧其頭
搖動之也
樊叉誘導益州豪姓雍闓等率郡人民使遙東附○遙
監本訛作搖今改正
蓋庸才玩富貴而恃阻險○毛本無阻字

吳志卷四考證

吳志卷五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孫破虜吳夫人 夫人弟景
吳主權謝夫人 權徐夫人 祖父眞 眞子琨
權步夫人 權王夫人
權王夫人 權潘夫人
孫亮全夫人 孫休朱夫人
孫和何姬 孫晧滕夫人

孫破虜吳夫人吳主權母也本吳人徙錢塘早失父母

與弟景居孫堅聞其才貌欲娶之吳氏親戚嫌堅輕狡將拒焉堅甚以慙恨夫人謂親戚曰何愛一女以取禍乎如有不遇命也於是遂許爲婚生四男一女搜神記曰初夫人孕而夢月入其懷既而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其懷以告堅曰昔妊策夢月入我懷今也又夢日入我懷何也堅曰日月者陰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景常隨堅征伐有功拜騎都尉袁術上景領丹陽太守討故太守周昕遂據其郡孫策與孫河呂範依景合衆共討涇縣山賊祖郎郎敗走會景爲劉繇所迫復北依術術以爲督軍中郎將與孫賁共討樊能于糜於橫江又擊笮融薛禮於秣陵時策被創牛渚降賊復反景攻討盡禽之從討劉繇繇奔

豫章策遣景賁到壽春報術術方與劉備爭徐州以景爲廣陵太守術後僭號策以書喻術術不納便絕江津不與通使人告景景即委郡東歸策復以景爲丹陽太守漢遣議郎王誧音普銜命南行表景爲揚武將軍領郡如故及權少年統業夫人助治軍國甚有補益會稽典錄曰策功曹魏騰以迕意見譴將殺之士大夫憂恐計無所出夫人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夫人智畧權譎類皆如此建安七年臨薨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合葬高陵志林曰案會稽貢舉簿建安十二年到十三年闕無舉者云府君遭憂此則吳后以十二年薨也八年九年皆有貢舉斯甚分明八年景卒官子奮授兵爲將

封新亭侯卒（吳主曰權征荊州拜奮吳郡都督以鎮東方）子安嗣安坐黨魯王霸死奮弟祺（吳書曰祺與張溫顧譚友善權令關平辭訟事）封都亭侯卒子纂嗣纂妻即滕胤女也胤被誅并遇害

吳主權謝夫人會稽山陰人也父煚漢尚書郎徐令（煚子承撰後漢書稱煚幼以仁孝為行明達有令才煚弟貞履蹈法度篤學尚義舉孝廉建昌長卒官）權母吳為權聘以為妃愛幸有寵後權納姑孫徐氏欲令謝下之謝不肯由是失志早卒後十餘年弟承拜五官郎中稍遷長沙東部都尉武陵太守撰後漢書百餘卷（會稽典錄曰承字偉平博學洽聞嘗所知見終身不忘子崇揚威將軍崇弟勗吳郡太守並知名）

吳主權徐夫人吳郡富春人也祖父真與權父堅相親堅以妹妻真生琨琨少仕州郡漢末擾亂去吏隨堅征伐有功拜偏將軍堅薨隨孫策討樊能于麋等於橫江擊張英於當利口而船少欲駐軍更求琨母時在軍中謂琨曰恐州家多發水軍來逆人則不利矣如何可駐邪宜伐蘆葦以為泭佐船渡軍（泭音敷郭璞注方言曰泭水中簰也）琨具啟策策即行之眾悉俱濟遂破英擊走笮融劉繇事業克定策表琨領丹陽太守會吳景委廣陵來東復為丹陽守（江表傳曰初袁術遣從弟胤為丹陽策令琨討而代之會景還以景前在丹陽寬仁得眾吏民所思而琨手下兵多策嫌其太重且方攻伐宜得琨眾乃復用景召琨還矣）琨以督軍中郎將領兵從破廬江太守李術封廣德侯遷平虜將軍後從

討黃祖中流矢卒現生夫人初適同郡陸尚尚卒權爲討虜將軍在吳聘以爲妃使母養子登後權遷移以夫人妬忌廢處吳積十餘年權爲吳王及卽尊號登爲太子羣臣請立夫人爲后權意在步氏卒不許後以疾卒兄矯嗣父琨侯討平山越拜偏將軍先夫人卒無子弟祚襲封亦以戰功至于蕪湖督平魏將軍

吳主權步夫人臨淮淮陰人也與丞相騭同族漢末其母攜將徙廬江廬江爲孫策所破皆東渡江以美麗得幸於權寵冠後庭生二女長曰魯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琮少曰魯育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吳歷曰纂先尚權中女早卒故又以小虎爲繼室夫人性不妬忌多所推進故久見愛待權爲王及帝意欲以爲后而羣臣議在徐氏權依違者十餘年然宮內皆稱皇后親戚上疏稱中宮及薨臣下緣權指請追正名號乃贈印綬策命曰惟赤烏元年閏月戊子皇帝曰嗚呼皇后惟后佐命共承天地虔恭夙夜與朕均勞內教脩整禮義不愆寬容慈惠有淑懿之德民臣縣望遠近歸心朕以世難未夷大統未一緣后雅志每懷謙損是以于時未授名號亦必謂后降年有永永與朕躬對揚天休不寤奄忽大命近止朕恨本意不早昭顯傷后殂逝不終天祿愍悼之至痛

乾隆四年校刊

于厥心今使使持節丞相醴陵亭侯雍奉策授號配食先后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哉葬於蔣陵

吳主權王夫人琅邪人也（吳書曰夫人父名盧九）夫人以選入宮黃武中得幸生孫和寵次步氏步氏薨後和立爲太子權將立夫人爲后而全公主素憎夫人稍稍譖毀及權寢疾言有喜色由是權深責怒以憂死和子晧立追尊夫人曰大懿皇后封三弟皆列侯

吳主權王夫人南陽人也以選入宮嘉禾中得幸生孫休及和爲太子和母貴重諸姬有寵者皆出居外夫人出公安卒因葬焉休即位遣使追尊曰敬懷皇后改葬敬陵王氏無後封同母弟文雍爲亭侯

吳主權潘夫人會稽句章人也父爲吏坐法死夫人與姊俱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充後宮得幸有娠夢有以龍頭授已者已以蔽膝受之遂生孫亮赤烏十三年亮立爲太子請出嫁夫人之姊權聽許之明年立夫人爲皇后性險妬容媚自始至卒譖害袁夫人等甚衆（吳錄曰袁夫人者袁術女也有節行而無子權數以諸姬子與養之輒不育及步夫人薨權欲立之夫人自以無子固辭不受）權不豫夫人使問中書令孫弘呂后專制故事侍疾疲勞因以羸疾諸宮人伺其昏臥共縊殺之託言中惡後事泄坐死者六七人權尋薨合葬蔣陵孫亮即位以

夫人姊壻譚紹爲騎都尉授兵亮廢紹與家屬送本郡
廬陵
孫亮全夫人全尚女也尚從祖母公主愛之每進見輒
與俱及潘夫人母子有寵全主自以與孫和母有隙乃
勸權爲潘氏男亮納夫人亮遂爲嗣夫人立爲皇后以
尚爲城門校尉封都亭侯代滕胤爲太常衛將軍進封
永平侯錄尚書事時全氏侯有五人並典兵馬其餘爲
侍郎騎都尉宿衛左右自吳與外戚貴盛莫及魏大
將諸葛誕以壽春來附而全懌全端全禕全儀等並因
此際降魏全熙謀泄見殺由是諸全衰弱會孫綝廢亮

爲會稽王後又黜爲候官侯夫人隨之國居候官尚將
家屬徙零陵道見殺吳錄曰亮妻惠解有容色居候官吳平乃歸永寧中卒
孫休朱夫人朱據女休姊公主所生也臣松之以爲休妻其甥事同漢惠荀悅譏之已當故不復廣言赤烏末權爲休納以爲妃休爲琅邪王
隨居丹陽建與中孫峻專政公族皆患之全尚妻即峻
姊故惟全主祐焉初孫和爲太子時全主譖害王夫人
欲廢太子立魯王朱主不聽由是有隙五鳳中孫儀謀
殺峻事覺被誅全主因言朱主與儀同謀峻枉殺朱主
休懼遣夫人還建業執手泣別既至峻遣還休太平中
孫亮知朱主爲全主所害問朱主死意全主懼曰我實

不知皆據二子熊損所白亮殺熊損損妻是峻妹也孫綝益忌亮遂廢亮立休永安五年立夫人爲皇后休卒羣臣尊夫人爲皇太后孫皓即位月餘貶爲景皇后稱安定宮甘露元年七月見逼薨合葬定陵搜神記曰孫峻殺朱主埋於石子岡歸命即位將欲改葬之冢墓相亞不可識別而宮人頗識主亡時所著衣服乃使兩巫各住一處以伺其靈使察鑒之不得相近久時二人俱白見一女人年可三十餘上着青錦束頭紫白袷裳丹綈絲履從石子岡上半岡而以手抑膝長太息小住須臾進一冢上便止徘徊良久奄然不見二人之言不謀而同於是開冢衣服如之

孫和何姬丹陽句容人也父遂本騎士孫權嘗游幸諸營而姬觀於道中權望見異之命宦者召入以賜子和生男權喜名之曰彭祖即皓也太子和既廢後爲南陽王居長沙孫亮即位孫峻輔政峻素媚事全主全主與和母有隙遂勸峻徙和居新都遣使賜死嫡妃張氏亦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養孤遂拊育皓及其三弟皓即位尊和爲昭獻皇帝吳錄曰皓初尊和爲昭獻皇帝俄改曰文皇帝何姬爲昭獻皇后稱升平宮月餘進爲皇太后封弟洪永平侯蔣溧陽侯植宣城侯洪卒子邈嗣爲武陵監軍爲晉所殺植官至大司徒吳末昏亂何氏驕僭子弟橫放百姓患之故民謡言皓久死立者何氏子云江表傳曰皓以張布女爲美人有寵皓問曰汝父所在荅曰賊以殺之皓大怒棒殺之後思其顏色使巧工刻木作美人形象恒置座側

問左右布復有女否荅曰布大女適故衛尉馮朝子純即奪純妻入宮大有寵拜爲左夫人晝夜與夫人房宴不聽朝政使尚方以金作華燧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出更作工匠因緣偷盜府藏爲空會夫人死晧哀愍思念葬于苑中大作冢使工匠刻柏作木人內冢中以爲兵衛以金銀珍玩之物送葬不可稱計已葬之後晧治喪於內半年不出國人見葬太奢麗皆謂晧已死所葬者是也晧舅子何都顏狀似晧云都代立臨海太守奚熙信譌言舉兵欲還誅都都叔父植時爲備海督擊殺熙夷三族譌言乃息而人心猶疑

孫晧滕夫人故太常胤之族女也胤夷滅夫人父牧以疏遠徙邊郡孫休即位大赦得還以牧爲五官中郎晧既封烏程侯聘牧女爲妃晧即位立爲皇后封牧高密侯拜衛將軍錄尚書事後朝士以牧尊戚頗推令諫爭而夫人寵漸衰晧滋不悅晧母何恒左右之又太史言於運歷后不可易晧信巫覡故得不廢常供養升平宮牧見遣居蒼梧郡雖爵位不奪其實裔也遂道路憂死長秋官僚備員而已受朝賀表疏如故而晧內諸寵姬佩皇后璽紱者多矣江表傳曰晧又使黃門備行州郡科取將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當歲歲言名年十五六一簡閱簡閱不中乃得出嫁後宮千數而採擇無已天紀四年隨晧還于洛陽

評曰易稱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誠哉是言也遠觀齊桓近察孫權皆有識士之明傑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閨庭錯亂遺笑古今殃流

後嗣由是論之惟以道義為心平一為主者然後克免斯累邪

吳志卷五

吳志卷五考證

孫破虜吳夫人甚有補益注策功曹魏騰○太平御覽作魏勝 臣明楷按吳範傳作魏滕注引忤策幾殆賴太妃救得免事與此合蓋騰與滕音同勝則滕字之譌耳

吳主權徐夫人復為丹陽守注乃復用景召琨還矣○還矣宋本作還吳

弟祚襲封亦以戰功至于蕪湖督平魏將軍○漢丹楊郡蕪湖縣東晉始改名于湖此于字疑衍

吳主權潘夫人夢有以龍頭授已者○以毛本作似

孫亮全夫人尚將家屬徙零陵道見殺○道宋本作追

孫和何姬植宣成侯○北宋本作宣城

立者何氏子云注臨海太守奚熙信譌言舉兵欲還誅都都叔父信時爲備海督擊殺熙○宋本作舉兵欲還秣陵誅都多秣陵二字都叔父信作都叔父植

吳志卷五考證

吳志卷六

晉 著 作 郎 巴 西 中 正 安 漢 陳 壽 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孫靜 子瑜 皎 奐　孫賁 子鄰　孫輔　孫翊　孫匡

孫韶　孫桓

孫靜字幼臺堅季弟也堅始舉事靜糾合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爲保障衆咸附焉策破劉繇定諸縣進攻會稽遣人請靜靜將家屬與策會于錢唐是時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策數度水戰不能克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而道之要徑也宜

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吾當自帥衆爲軍前隊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詐令軍中曰頃連雨水濁兵飲之多腹痛令促具甖缶數百口澄水至昏暮四維然火誑朗便分軍夜投查瀆道襲高遷屯臣松之案今永興縣有高遷橋查音祖加反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前戰策破昕等斬之遂定會稽會稽典錄曰昕字大明少游京師師事太傅陳蕃博覽群書明於風角善推災異辟太尉府舉高第稍遷丹陽太守曹公起義兵昕前後遣兵萬餘人助公征伐袁術之在淮南也昕惡其淫虐絕不與通獻帝春秋曰袁術遣吳景攻昕未拔景乃募百姓敢從周昕者死不赦昕曰我則不德百姓何罪遂散兵還本郡表拜靜爲奮武校尉欲授之重任靜戀墳墓宗族不樂出仕求留鎮守策從之權統事就遷昭義中郎將終於家有五子暠瑜皎奐謙暠三子綽超恭超爲偏將軍恭生峻綽生綝

瑜字仲異以恭義校尉始領兵衆是時賓客諸將多江西人瑜虛心綏撫得其歡心建安九年領丹陽太守爲衆所附至萬餘人加綏遠將軍十一年與周瑜共討麻保二屯破之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權欲交戰瑜說權持重權不從軍果無功遷奮威將軍領郡如故自溧陽徙屯牛渚瑜以永安人饒助爲襄安長無錫人顏連爲居巢長使招納廬江二郡各得降附濟陰人馬普篤學好古瑜厚禮之使二府將吏子弟數百人就受業遂立

學宮臨饗講肄是時諸將皆以軍務爲事而瑜好樂墳典雖在戎旅誦聲不絕年三十九建安二十年卒瑜五子彌熙燿曼紘曼至將軍封侯

孫皎字叔朗始拜護軍校尉領衆二千餘人是時曹公數出濡須皎每赴拒號爲精銳遷都護征虜將軍代程普督夏口黃蓋及兄瑜卒又幷其軍賜沙羨雲杜南新市竟陵爲奉邑自置長吏輕財能施善於交結與諸葛瑾至厚委廬江劉靖以得失江夏李允以衆事廣陵吳碩河南張梁以軍旅而傾心親待莫不自盡皎嘗遣兵候獲魏邊將吏美女以進皎皎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令曰今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擊其老弱由是江淮間多歸附者嘗以小故與甘寧忿爭或以諫寧寧曰臣子一例征虜雖公子何可專行侮人邪吾値明主但當輸効力命以報所天誠不能隨俗屈曲矣權聞之以書讓皎曰自吾與北方爲敵中間十年初時相持年小今者且三十矣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授卿以精兵委卿以大任都護諸將於千里之外欲使如楚任昭奚恤揚威於北境非徒相使逞私志而已近聞卿與甘興霸飮因酒發作侵陵其人其人求屬呂蒙督中此人雖麤豪有不如人意時然其較略大丈

夫也吾親之者非私之也吾親愛之卿所爲毋與吾違其可久乎夫居敬而行簡可以臨民愛人多容可以得衆二者尚不能知安可董督在遠禦寇濟難乎卿行長大特受重任上有遠方瞻望之觀下有部曲朝夕從事何可恣意有盛怒邪人誰無過貴其能改宜追前愆深自咎責今故煩諸葛子瑜重宣吾意臨書摧愴心悲淚下皎得書上疏陳謝遂與寧結厚後呂蒙當襲南郡權欲令皎與蒙爲左右部大督蒙說權曰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爲左右部督共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爲大督命皎爲後繼禽關羽定荆州皎有力焉建安二十四年卒權追錄其功封子胤爲丹陽侯胤卒無子弟晞嗣領兵有罪自殺國除弟咨彌儀皆將軍封侯咨羽林督儀無難督咨爲滕胤所殺儀爲孫峻所害

孫奐字季明兄皎既卒代統其衆以揚武中郎將領江夏太守在事一年遵皎舊迹禮劉靖李允吳碩張梁及江夏閭舉等並納其善奐訥於造次而敏於當官軍民稱之黃武五年權攻石陽奐以地主使所部將軍鮮于丹帥五千人先斷淮道自帥吳碩張梁五千人爲軍前

鋒降高城得三將大軍引還權詔使在前住駕過其軍見奐軍陣整齊權歎曰初吾憂其遲鈍今治軍諸將少能及者吾無憂矣拜揚威將軍封沙羨侯吳碩張梁皆裨將軍賜爵關內侯江表傳曰初權在武昌欲還都建業而慮水道泝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以此懷疑及至夏口於塢中大會百官議之詔曰諸將吏勿拘位任其有計者爲國言之諸將或陳宜立柵夏口或言宜重設鐵鎖者權皆以爲非計時梁爲小將未有知名乃越席而進曰臣聞香餌引泉魚重幣購勇士今宜明樹賞罰之信遣將入沔與敵爭利形勢既成彼不敢干也使武昌有精兵萬人付智畧者任將常使嚴整一旦有警應聲相赴作甘水城輕艦數千諸所宜用皆使備具如此開門延敵敵自不來矣權以梁計爲最得即超增梁位後稍以功進至沔中督奐亦愛樂儒生復命部曲子弟就業後仕進朝廷者數十人年四十嘉禾三年卒子

承嗣以昭武中郎將代統兵領郡赤烏六年卒無子封承庶弟壹奉奐後襲業爲將孫峻之誅諸葛恪也壹與全熙施績攻恪弟公安督融融自殺壹從鎮南遷鎮軍假節督夏口及孫綝誅滕胤呂據據胤皆壹之妹夫也壹弟封又知胤據謀自殺綝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己率部曲千餘口過將胤妻奔魏魏以壹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封吳侯以故主芳貴人邢氏妻之邢美色妒忌下不堪命遂共殺壹及邢氏壹入魏黃初三年死

孫賁字伯陽父羌字聖壹堅同產兄也賁早失二親弟

輔嬰孩賁自贍育友愛甚篤爲郡督郵守長堅於長沙舉義兵賁去吏從征伐堅薨賁攝帥餘衆扶送靈柩後袁術徙壽春賁又依之術從兄紹用會稽周昂爲九江太守紹與術不協術遣賁攻破昂於陰陵術表賁領豫州刺史轉丹陽都尉行征虜將軍討平山越爲揚州刺史劉繇所迫逐因將士衆還住歷陽頃之術復使賁與吳景共擊樊能張英等未能拔及策東渡助賁景破英能等遂進擊劉繇繇走豫章策遣賁景還壽春報術値術僭號署置百官除賁九江太守賁不就棄妻孥還江南江表傳曰袁術以吳景守廣陵策族兄香亦爲術所用作汝南太守而令賁爲將軍領兵在壽春策與景等書曰今征江東未知二三君意云何耳景即棄守歸賁因而獲免香以道遠獨不得還吳書曰香字文陽父儒字仲孺堅再從弟也仕郡主簿功曹香從堅征伐有功拜郎中後爲袁術驅馳加征南將軍死於壽春時策已平吳會二郡賁與策征廬江太守劉勳江夏太守黃祖軍旋聞繇病死過定豫章上賁領太守江表傳曰時丹陽僮芝自署廬陵太守策留賁弟輔領兵住南昌策謂賁曰兄今據豫章是扼僮芝咽喉而守其門戶矣但當伺其形便因令國儀杖兵而進使公瑾爲作勢援一舉可定也後賁聞芝病即如策計周瑜到巴丘輔遂得進據廬陵後封都亭侯建安十三年使者劉隱奉詔拜賁爲征虜將軍領郡如故在官十一年卒子鄰嗣鄰年九歲代領豫章進封都鄉侯吳書曰鄰字公達雅性精敏幼有令譽在郡垂二十年討平叛賊政績修理召還武昌爲繞帳督時太常潘

濬掌荊州事重安長陳留舒燮有罪下獄濬嘗失燮欲寘之於法論者多有爲言濬猶不釋鄰謂濬曰舒伯膺兄弟爭死海內義之以爲美譚仲膺又有奉國舊意今君殺其子弟若天下一統青蓋北巡中州士人必問仲膺繼嗣答者云潘承明殺燮於事何如濬意卽解燮用得濟博物志曰仲膺名邵初伯膺親友爲人所殺仲膺爲報怨事覺兄弟爭死皆得免袁術時邵爲阜陵長亦見江表傳鄰遷夏口沔中督威遠將軍所居任職赤烏十二年卒子苗嗣苗弟旅及叔父安熙績皆歷列位吳歷曰鄰又有子曰述爲武昌督平荊州事震無難督諸城門校尉歆樂鄉督震後禦晉軍與張悌俱死責曾孫惠字德施惠別傳曰惠好學有才智晉永寧元年赴齊王冏義以功封晉興侯辟大司馬賊曹屬冏驕矜僭侈天下失望惠獻言於冏諷以五難四不可勸令委讓萬機歸藩青岱辭甚深切冏不能納頃之果敗成都王穎召爲大將軍參軍是時穎將有事於長沙以陸機爲前鋒都督惠與機鄉里親厚憂其致禍謂之曰子盍讓都督於王粹乎機曰將謂吾避賊首鼠更速其害機尋被戮二弟雲耽亦見殺惠甚傷恨之永興元年乘輿幸鄴司空東海王越治兵下邳惠以書干越詭其姓名自稱南嶽逸民秦秘之勉以勤王匡世之略辭義甚美越省其書牓題道衢推求其人惠乃出見越卽以爲記室參軍專掌文疏豫參謀議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辭旨累遷顯職後爲廣武將軍安豐內史年四十七卒惠文翰凡數十首

孫輔字國儀賁弟也以揚武校尉佐孫策平三郡策討丹陽七縣使輔西屯歷陽以拒袁術并招誘餘民鳩合遺散又從策討陵陽生得祖郎等江表傳曰策既平定江東逐袁胤袁術深怨策乃陰遣間使齎印綬與丹陽宗帥陵陽祖郎等使激動山越大合衆圖共攻策策自率將士討郎生獲之

策謂郎曰爾昔襲擊孤斫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莫恐怖郎叩頭謝罪即破械賜衣服署門下賊曹及軍還郎與太史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爲榮）策西襲廬江太守劉勳輔隨從身先士卒有功策立輔爲廬陵太守撫定屬城分置長吏遷平南將軍假節領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聞事覺權幽繫之（典略曰輔恐權不能保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人以告權乃還偽若不知與張昭共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邪何爲呼他人輔云無是權因投書與昭昭示輔輔慙無辭乃悉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徙輔置東）數歲卒子興昭偉昕皆歷列位

孫翊字叔弼權弟也驍悍果烈有兄策風太守朱治舉孝廉司空辟（典略曰翊名儼性似策策臨卒張昭等建謂策當以兵屬儼而策呼權佩以印綬）

安八年以偏將軍領丹陽太守時年二十卒後爲左右邊鴻所殺鴻亦即誅（吳歷載翊妻徐節行宜與嬀覽等事相次故列於後孫部傳中）子松爲射聲校尉都鄉侯（吳錄曰松善與人交輕財好施鎮巴丘數咨陸遜以得失嘗有小過遜面責松松意色不平遜觀其少釋謂曰君過聽不以某鄙數見訪及是以承來意進盡言便變色何也松笑曰屬亦自忿行事有此豈有望邪）黃龍三年卒蜀丞相諸葛亮與兄瑾書曰既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爲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

孫匡字季佐翊弟也舉孝廉茂才未試用卒時年二十餘（江表傳曰曹休出洞口呂範率軍禦之時匡爲定武中郎將遣範令放火燒損茅芒以乏軍用範即啟送

臣還吳權別其族爲丁氏禁固終身臣松之案本傳曰
臣未試用卒時年二十餘而江表傳云呂範在洞口臣
爲定武中郎將既爲定武非爲未試用且孫堅以初平
二年卒洞口之役在黃初三年堅卒至此合三十一年
臣時若尚在本傳不得云卒時年二十餘也此蓋權別
生弟朗江表傳誤以爲臣也朗之名位見三朝錄及虞
喜志林也子泰曹氏之甥也爲長水校尉嘉禾三年從權圍
新城中流矢死泰子秀爲前將軍夏口督秀公室至親
握兵在外皓意不能平建衡二年皓遣何定將五千人
至夏口獵先是民間僉言秀當見圖而定遠獵秀遂驚
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奔晉晉以秀爲驃騎將軍儀同
三司封會稽公江表傳曰皓大怒追改秀姓曰厲干寶
晉紀曰秀在晉朝初聞皓降羣臣畢賀
秀稱疾不與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創業今
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爲墟悠悠蒼天此

何人哉朝廷美之晉諸公贊曰吳平降爲伏波將軍開
府如故永寧中卒追贈驃騎開府子儉字仲節給事中
孫韶字公禮伯父河字伯海本姓俞氏亦吳人也孫策
愛之賜姓爲孫列之屬籍吳書曰河堅族子也出後姑
俞氏後復姓爲孫河質性忠
直訥言敦行有氣幹能服勤少從堅征討常爲前驅後
領左右兵典知內事待以腹心之任又從策平定吳會
從權討李術術破拜威
寇中郎將領廬江太守後爲將軍屯京城初孫權殺吳
郡太守盛憲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廉
補尚書郎稍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
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高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
府孔融善融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曰歲月不居時
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海內
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
孥湮沒單孑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
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
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譚士依以揚聲
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

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持一介之使加恩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平皴柎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民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嚮使郭隗倒縣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由是徵爲騎都尉制命未至果爲權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

憲故孝廉嬀覽戴員亡匿山中孫翊爲丹陽皆禮致之覽爲大都督督兵員爲郡丞及翊遇害河馳赴宛陵責怒覽員以不能全權令使奸變得施二人議曰伯海與將軍疎遠而責我乃耳討虜若來吾屬無遺矣遂殺河使人北迎揚州刺史劉馥令住歷陽以丹陽應之會翊帳下徐元孫高傳嬰等殺覽員

吳歷曰嬀覽戴員親近邊鴻等數爲翊所困常欲叛逆因吳主出征遂其姦計時諸縣令長並會見翊以妻徐氏頗曉卜翊入語徐吾明日欲爲長吏作主人卿試卜之徐言卦不能佳可須異日翊以長吏來久宜速遣乃大請賓客翊出入常持刀爾時有酒色空手送客鴻從後斫翊郡中擾亂無救翊者遂爲鴻所殺逆走入山徐氏購募追捕中宿乃得覽員歸罪殺鴻諸將皆知覽員所爲而力不能討覽入居軍府中悉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徐恐逆之見害乃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時月垂竟覽聽須祭畢徐潛使所親信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傅嬰等說覽已虜略婢妾今又欲見偪所以外許之者欲安其意以免禍耳欲立微計願二君哀救高嬰涕泣答言受府君恩遇所以不卽死難者以死無益欲思惟事計事計未立未敢啓夫人耳今日之事實夙夜所懷也乃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以徐意語之共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更於他室安施幃帳言笑歡悅示無慼

乾隆四年校刊

客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覘視無復疑意徐呼高嬰與諸婢羅住戶內使人報覽說已除凶即吉惟府君勑命覽盛意入徐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便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得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夫人乃還縗絰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以爲神異吳主續至悉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爲牙門其餘皆加賜金帛殊其門韶年十七收河餘衆繕治京城起樓櫓修器備以禦敵權聞亂從椒丘還過定丹陽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營試攻驚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讙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曉喻乃止明日見韶甚器之即拜承烈校尉統河部曲食曲阿丹徒二縣自置長吏一如河舊後爲廣陵太守偏將軍權爲吳王遷揚威將軍封建德侯權稱尊號爲鎮北將軍韶爲邊將數十年善養士卒得其死力常以警疆埸遠斥堠爲務先知動靜而爲之備故鮮有負敗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濱江屯候皆撤兵遠徙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自權西征還都武昌韶不進見者十餘年權還建業乃得朝覲權問青徐諸屯要害遠近人馬衆寡魏將帥姓名盡具識之所問咸對身長八尺儀貌都雅權歡悅曰吾久不見公禮不圖進益乃爾加領幽州牧假節赤烏四年卒子越嗣至右將軍越兄楷武衞大將軍臨成侯代越爲京下督楷弟異至領軍將軍奕宗正卿恢武陵太守天璽元年徵楷爲宮下鎮驃騎將軍初永安賊施但等刼皓弟謙襲

建業或白楷二端不即赴討者皓數遣詰楷楷常惶怖而卒被召遂將妻子親兵數百人歸晉晉以爲車騎將軍封丹陽侯晉諸公贊曰吳平降爲渡遼將軍永安元年卒吳錄曰楷處事嚴整不如孫秀而大間知名過也

孫桓字叔武河之子也吳書曰河有四子長助曲阿長次誼海鹽長並早卒次桓儀容端正器懷聰朗博學彊記能論議應對權常稱爲宗室顏淵擢爲武衞都尉從討關羽於華容誘羽餘黨得五千人牛馬器械甚衆年二十五拜安東中郎將與陸遜共拒劉備備軍衆甚盛彌山盈谷桓投刀奮命與遜勠力備遂敗走桓斬上兜道截其徑要備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歎曰吾昔初至京城桓尚小兒而今迫孤乃至此也桓以功拜建武將軍封丹徒侯下督牛渚作橫江塢會卒吳書曰桓弟俊字叔英性度恢弘才經文武爲定武中郎將屯戍薄落赤烏十三年卒長子建襲爵平虜將軍少子愼鎮南將軍愼子丞字顯世文士傳曰丞好學有文章作螢火賦行於世爲黃門侍郎與顧榮俱爲侍臣歸命世內侍多得罪尤惟榮丞獨獲全常使二人記事丞答顧問乃下詔曰自今已後用侍郎皆當如今宗室丞顧榮儔也吳平赴洛爲范陽涿令甚有稱績永安中陸機爲成都王大都督請丞爲司馬與機俱被害

評曰夫親親恩義古今之常宗子維城詩人所稱況此諸孫或贊興初基或鎮據邊陲克堪厥任不忝其榮者乎故詳著云

吳志卷六

吳志卷六考證

孫靜令促具甖缶數百口澄水至昬暮四維然火誑郎 ○四維然火宋本作羅以然火

壹入魏黃初三年死○臣明楷按孫亮傳云太平二年夏口督孫壹奔魏魏志高貴鄉公紀云甘露二年魏以壹爲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四年十一月癸卯車騎將軍孫壹爲婢所殺此云黃初三年死疑誤黃初二字或衍蓋壹以甘露二年奔魏甘露四年死適當三年則云壹入魏三年死于文義亦合也

孫賁賁不就棄妻孥還江南注景即棄守歸賁因而獲

免○監本訛作因而後免今改正
鄰年九歲代領豫章進封都鄉侯○九歲無領郡理疑
脫十字
濬嘗失獎欲寘之於法論者多有爲言○監本訛作多
爲有言今改正
孫翊子松爲射聲校尉都鄉侯注君過聽不以某鄙數
見訪及○監本訛作不以其鄙今改正
孫匡秀公室至親握兵在外○握兵毛本作提兵宋本
作捉兵
孫桓作横江塢會卒注愼子丞字顯世○丞晉書作拯
下同
又注皆當如今宗室○太平御覽作皆當令如宗室

吳志卷七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張昭 子承 奮 休　顧雍 子邵 承 邵子譚

諸葛瑾 少子融　步騭 少子闡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學善隸書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覽衆書與琅邪趙昱東海王朗俱發名友善弱冠察孝廉不就與朗共論舊君諱事州里才士陳琳等皆稱善之時汝南主簿應劭議宜為舊君諱論者皆互有異同事在風俗通昭著論曰客有見大國之議士君子之論云起元建武已來舊君名諱五十六人以為後生不得協也取乎經論譬諸行事

義高辭麗甚可嘉羨愚意褊淺竊有疑焉蓋乾坤剖分萬物定形肇有父子君臣之經故聖人順天之性制禮尚敬在三之義君實食之在喪之哀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恩莫大焉誠臣子所尊仰萬夫所天恃焉得而同之哉然親親有哀尊尊有殺故禮服上不盡高祖下不盡玄孫又傳記四世而緦麻服之窮也五世袒免降殺同姓也六世而親屬竭矣又曲禮有不逮事之義則不諱不諱者蓋名之謂屬絕之義不拘於協況乃古君五十六哉邾子會盟季友來歸不稱其名咸書字者是時魯人嘉之也何解臣子為君父諱乎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其為大夫是臣協君也又厲王諱胡及莊王之子名胡其比衆多夫類事建議經有明據傳有徵案然後進攻退宗萬無奔北垂示百世永無咎失今應劭雖上尊舊君之名而下無所斷齊猶歸之疑云曲禮之篇疑事無質觀省上下闕義自證文辭可為倡而不法將來何觀言聲一放猶拾瀋也過辭在前悔其何追

刺史陶謙舉茂才不應謙以為輕己遂見拘執昱傾身營救方以得免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皆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吳書曰策得昭甚悅謂曰吾方有事四方以士人賢者上吾於子不得輕矣乃上為校尉待以師友之禮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進退不安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僚立而輔之吳歷曰策謂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復不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上表漢室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權悲感未視事昭謂權曰夫為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勳業也

方今天下鼎沸羣盜滿山孝廉何得寢伏哀戚肆匹夫之情哉乃身自扶權上馬陳兵而出然後衆心知有所歸昭復爲權長史授任如前吳書曰是時天下分裂擅命者衆孫策涖事日淺恩澤未洽一旦傾隕士民狼狽頗有同異及昭輔權綏撫百姓諸侯賓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權每出征留昭鎮守領幕府事後黃巾賊起昭討平之權征合肥命昭別討匡琦又督領諸將攻破豫章賊率周鳳等於南城自此希復將帥常在左右爲謀謨臣權以昭舊臣待遇尤重後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昭爲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爲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慚君然猶不能已乃作射虎車爲方目間不置蓋一人爲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羣之獸輒復犯車而權每手擊以爲樂昭雖諫爭常笑而不答魏黃初二年遣使者邢貞拜權爲吳王貞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故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卽遽下車拜昭爲綏遠將軍封由拳侯吳錄曰昭與孫紹滕胤鄭禮等採周漢撰定朝儀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爲共作樂耳公何爲怒乎昭對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

眞愛張君者

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惡也權默然有慙色遂罷酒初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方今多事職統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後孫邵卒百寮復舉昭權曰孤豈爲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權旣稱尊號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江表傳曰權旣卽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昭忠謇亮直有大臣節權敬重之然所以不相昭者蓋以昔駁周瑜魯肅等議爲非也臣松之以爲張昭勸迎曹公所存豈不遠乎夫其揚休正色委質孫氏誠以厄運初遘塗炭方始自策及權才略足輔是以盡誠匡弼以成其業上藩漢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計本非其志也曹公仗順而起功以義立冀以淸一諸華拓平荊郢大定之機在於此會若使昭議獲從則六合爲一豈有兵連禍結遂爲戰國之弊哉雖無功於孫氏有大當於天下矣昔竇融歸漢與國升降張魯降魏賞延于世況權舉全吳望風順服寵靈之厚其可測量哉然則昭爲人謀豈不忠且正乎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注權嘗問衞尉嚴畯寧念小時所闇書不畯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嚴畯鄙生臣請爲陛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爲知所誦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羣臣莫拒權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自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謝權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

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爲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反覆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孤嘗恐失計昭熟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習鑿齒曰張昭於是乎不臣矣夫臣人者三諫不從則奉身而退身苟不絕何忿懟之有且秦穆違諫卒霸西戎晉文暫怒終成大業遺誓以悔過見錄狐偃無怨絕之辭君臣道泰上下俱榮今權悔往之非而求昭後益迴慮降心不遠而復是其善也昭爲人臣不度權得道匡其後失夙夜匪懈以延來譽乃追忿不用歸罪於君閉戶拒命坐待焚滅豈不悖哉昭

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
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
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
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
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
爲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
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
相反覆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
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衆
中折孤孤嘗恐失計昭熟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

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
故在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然卒遣彌
……又
……權
……更
……以
……於
……臣
人者三諫不從則奉身而退身苟不絕何忿懟之有且
秦穆違諫卒霸西戎晉文暫怒終成大業遺誓以悔過
見錄狐偃無怨絕之辭君臣道泰上下俱榮今權悔往
之非而求昭後益迴慮降心不遠而復是其善也昭爲
人臣不度權得道匡其後失夙夜匪懈以延來舋乃昭
追忿不用歸罪於君閉戶拒命坐待焚滅豈不悖哉

咸豐十一年二月初四日內閣奉
上諭鑲紅旗漢軍奏知縣承襲世職應否仍回原省
聲明請旨一摺新襲騎都尉加一雲騎尉廣西候補知縣王吉
着仍回該省遇有知縣缺出酌量補用欽此

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邦憚之年八十一嘉禾五年卒遺令幅巾素棺歛以時服權素服臨弔謚曰文侯典略曰余曩聞劉荆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蚩之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乎如正平言以為子布之才高乎雖然猶自蘊藉典雅不可謂之無筆迹也加聞吳中稱謂之仲父如此其人信一時之良幹恨其不於嵩岳等資而乃播殖於會稽長子承已自封侯少子休襲爵昭弟子奮年二十造作攻城大攻車為步騭所薦昭不願曰汝年尚少何為自委於軍旅乎奮對曰昔童汪死難子奇治阿奮實不才耳於年不為少也遂領兵為將軍連有功效至平州都督封樂鄉亭侯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與諸葛瑾

步騭嚴畯相友善權為驃騎將軍辟西曹掾出為長沙西部都尉討平山寇得精兵萬五千人後為濡須都督奮威將軍封都鄉侯領部曲五千人承為人壯毅忠讜能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款南陽謝景於孤微童幼後並為國士款至衛尉景豫章太守吳錄曰款字文德歷位內外以清貞顯於當世後以衞尉領中書令封留侯二子條機條孫皓時位至尚書令太子少傅機為臨川太守謝景事在孫登傳又諸葛恪年少時衆人奇其英才承言終敗諸葛氏者元遜也勤於長進篤於物類凡在庶幾之流無不造門年六十七赤烏七年卒謚曰定侯子震嗣初承喪妻昭欲為索諸葛瑾女承以相與有好難之權聞而勸焉遂

為婚臣松之案承與諸葛瑾同以赤烏中卒計承年小瑾四歲耳生女權為子和納
之權數令和修敬於承執子壻之禮震諸葛恪誅時亦
死休字叔嗣弱冠與諸葛恪顧譚等俱為太子登僚友
以漢書授登吳書曰休進授指摘文義分別事物並有章條每升堂宴飲酒酣樂作登輒降意與
同歡樂休為人解達登甚愛之常在左右從中庶子轉為右弼都尉權嘗游
獵迨暮乃歸休上疏諫戒權大善之以示於登卒
後為侍中拜羽林都督平三典軍事遷揚武將軍為魯
王霸友黨所譖與顧譚承俱以芍陂論功事休承與典
軍陳恂通情詐增其伐並徙交州中書令孫弘佞偽險
詖休素所忿吳錄云弘會稽人也弘因是譖訴下詔書賜休死時

年四十一
顧雍字元歎吳郡吳人也吳錄曰雍曾祖父奉字季鴻潁川太守蔡伯喈
從朔方還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江表傳曰雍從伯喈學專一清靜敏
而易教伯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故
雍與伯喈同名由此也吳錄曰雍字元歎言為蔡雍之
所歎因以為字焉州郡表薦弱冠為合肥長後轉在婁曲阿上
虞皆有治迹孫權領會稽太守不之郡以雍為丞行太
守事討除寇賊郡界寧靜吏民歸服數年入為左司馬
權為吳王累遷大理奉常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
還寺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黃武四年迎母於吳既至
權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公卿大臣畢會後太子又往

慶焉雍爲人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權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是歲改爲太常進封醴陵侯代孫邵爲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權嘗咨問得失張昭因陳聽采聞頗以法令太稠刑罰微重宜有所蠲損權默然顧問雍曰君以爲何如雍對曰臣之所聞亦如昭所陳於是權乃議獄輕刑江表傳曰權常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即與相反覆究而論之爲設酒食如不合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即退告權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其見敬信如此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爲其身非爲國也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損敵所不宜聽也權從之軍國得失行事可不自非面見口未嘗言之久之呂壹秦博爲中書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壹等因此漸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舉罪糾姦纖介必聞重以深案醜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雍等皆見舉白用被譴讓後壹姦罪發露收繫廷尉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頭無言時尚書

郎懷敘面詈辱壹雍責敘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江表傳曰權嫁從女女顧氏甥故請雍父子及孫譚譚時爲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權極歡譚醉酒三起舞舞不知止雍內怒之明日召譚訶責之曰君王以含垢爲德臣下以恭謹爲節昔蕭何吳漢並有大功何每見高帝似不能言漢奉光武亦信恪勤汝之於國寧有汗馬之勞可書之事邪但階門戶之資遂見寵任耳何有舞不知止雖爲酒後亦由恃恩忘敬謙虛不足損吾家者必爾也因背向壁臥譚立過一時乃見遣徐衆評曰雍不以呂壹見毀之故而和顏悅色誠長者矣然開引其意問所欲道此非也壹姦險亂法毀傷忠賢吳國寒心自太子登陸遜已下切諫不能得是以潘濬欲因會手劍之以除國患疾惡忠主義形於色而今乃發起令言若壹稱枉邪不申理則非錄獄本旨若承辭而奏之吳主儻以敬丞相所言而復原宥伯言承明不當悲慨哉懷敘本無私恨無所爲嫌故詈辱之疾惡意耳惡不仁者其爲仁也季武子死曾點倚其門而歌子晳創發子產催令自裁以此言之雍不當責懷敘也雍爲相十九年年七十六赤烏六年

卒初疾微時權令醫趙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爲騎都尉雍聞悲曰泉善別死生吾必不起故上欲及吾目見濟拜也權素服臨弔謚曰肅侯長子邵早卒次子裕有篤疾少子濟嗣無後絕永安元年詔曰故丞相雍至德忠賢輔國以禮而侯統廢絕朕甚愍之其以雍次子裕襲爵爲醴陵侯以明著舊勳吳錄曰裕一名穆終宜都太守裕子榮晉書曰榮字彥先爲東南名士仕吳爲黃門郎在晉歷顯位元帝初鎮江東以榮爲軍司馬禮遇甚重卒表贈侍中驃騎將軍儀同三司榮兄子禺字孟著少有名望爲散騎侍郎早卒吳書曰雍母弟徽字子歎少游學有唇吻孫權統事聞徽有才辯召署主簿嘗近出行見營軍將一男子至市行刑問之何罪云盜百錢徽語使住須臾馳詣闕陳啟方今畜養士衆以圖北虜視此兵丁壯健兒且所盜少愚乞哀原權許而嘉之轉東曹掾或傳曹公欲東權謂

嶶曰卿孤腹心今傳孟德懷異意莫足使揣之卿爲吾行拜輔義都尉到北與曹公相見公具問境內消息嶶應對婉順因說江東大豐山藪宿惡皆慕化爲善義出作兵公笑曰孤與孫將軍一結婚姻共輔漢室義如一家君何爲道此嶶曰正以明公與主將義固磐石休戚共之必欲知江表消息是以及耳公厚待遣還權問定云何嶶曰敵國隱情卒難探察然嶶潛采聽方與袁譚交爭未有他意乃拜嶶巴東太守欲大用之會卒子裕字季則少知名位至鎮東將軍雍族人悌字子通以孝悌廉正聞於鄉黨年十五爲郡吏除郎中稍遷偏將軍權末年嫡庶不分悌數與驃騎將軍朱據共陳禍福言辭切直朝廷憚之待妻有禮常夜入晨出希見其面嘗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扶起冠幘加襲起對趨令妻還其貞潔不瀆如此悌父向歷四縣令年老致仕悌每得父書常灑掃整衣服更設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若父有疾耗之問至則臨書垂涕聲語哽咽父以壽終悌飲漿不入口五日權爲作布衣一襲皆摩絜著之强令悌釋服悌雖以公議自割猶以不見父喪常畫壁作棺柩象設神座於下每對之哭泣服未闋而卒悌四子彥禮謙秘秘晉交州刺史秘子衆

尚書僕射

邵字孝則博覽書傳好樂人倫少與舅陸績齊名而陸遜張敦卜靜等皆亞焉吳錄曰敦字叔方靜字玄風並吳郡人敦德量淵懿清虛淡泊又善文辭孫權爲車騎將軍辟西曹掾轉主簿出補海昏令甚有惠化年三十一卒卜靜終於郯令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士往來相見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權妻以策女年二十七起家爲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優待其後禁其淫祀非禮之祭者小吏姿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舉善以教風化大行初錢唐丁諝出於役伍陽羨張秉生於庶民烏程吾粲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

錢按雲陽縣即漢吳
郡之曲阿嘉禾三年

拔而友之爲立聲譽秉遭大喪親爲制服結絰邵當之豫章發在近路值秉疾病時送者百數邵辭賓客曰張仲節有疾苦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還與訣諸君少時相待其留心下士惟善所在皆此類也謂至典軍中郎秉雲陽太守禮零陵太守禮子基作通語曰禮字德嗣弱不好弄潛識過人少爲郡吏年十九守吳縣丞孫權爲王召除郎中後與張溫俱使蜀諸葛亮甚稱歎之稍遷至零陵太守卒官文士傳曰禮子基無難督以才學知名著通語數十篇有三子巨字元大有才器初爲吳偏將軍統家部曲城夏口吳平後爲蒼梧太守少子祐字慶元吳郡太守粲太子少傅世以邵爲知人在郡五年卒官子譚承云

譚字子默弱冠與諸葛恪等爲太子四友從中庶子轉輔正都尉陸機爲譚傳曰宣太子正位東宮天子方隆訓導之義妙簡俊彥講學左右時四方之傑畢集太傅諸葛恪以雄奇蓋衆而譚以清識絕倫獨見推重自太尉范慎謝景羊衜之徒皆以秀稱其名而悉在譚下赤烏中代恪爲左節度吳書曰譚初踐官府上疏陳事權輟食稱善以爲過於徐詳雅性高亮不修意氣或以此望之然權鑒其能見待甚隆數蒙賞賜特見召請每省簿書未嘗下籌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以此服之加奉車都尉薛綜爲選曹尚書固讓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允衆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後遂代綜祖父雍卒數月拜太常代雍平尚書事是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階級踰邈如此

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
侯之勢以爲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疏必有
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
疏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
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
儀陳人彘之戒帝既悅懌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
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與譚有隙時長
公主壻衞將軍全琮子寄爲霸賓客寄素傾邪譚所不
納先是譚弟承與張休俱北征壽春全琮時爲大都督
與魏將王淩戰於芍陂軍不利魏兵乘勝陷沒五營將
秦兒軍休承奮擊之遂駐魏師時琮羣子緒端亦並爲
將因敵既住乃進擊之淩軍用退時論功行賞以爲駐
敵之功大退敵之功小休承並爲雜號將軍緒端偏裨
而已寄父子益恨共構會譚吳錄曰全琮父子屢言芍陂之役爲典軍陳恂詐增張休顧承之功而休承與恂通情休坐繫獄權爲譚故沉吟不決欲令譚謝而釋之及大會以問譚譚不謝而曰陛下讒言其興乎江表傳曰有司奏譚誣罔大不敬罪應大辟權以雍故不致法皆徙之譚坐徙
交州幽而發憤著新言二十篇其知難篇蓋以自悼傷
也見流二年年四十二卒於交阯
承字子直嘉禾中與舅陸瑁俱以禮徵權賜丞相雍書
曰貴孫子直令問休休至與相見過於所聞爲君嘉之

拜騎都尉領羽林兵後爲吳郡西部都尉與諸葛恪等共平山越別得精兵八千人還屯軍章阬拜昭義中郎將入爲侍中芍陂之役拜奮威將軍出領京下督數年與兄譚張休等俱徙交州年三十七卒

諸葛瑾字子瑜琅邪陽都人也（吳書曰其先葛氏本琅邪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之諸葛因以爲氏瑾少游京師治毛詩尚書左氏春秋遭母憂居喪至孝事繼母恭謹甚得人子之道風俗通曰葛嬰爲陳涉將軍有功而誅孝文帝追錄封其孫諸縣侯因并氏焉此與吳書所說不同）漢末避亂江東值孫策卒孫權姊壻曲阿弘咨見而異之薦之於權與魯肅等並見賓待後爲權長史轉中司馬建安二十年權遣瑾使蜀通好劉備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與權談說諫喩未嘗切愕微見風采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捨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吳郡太守朱治權舉將也權曾有以望之而素加敬難自詰讓忿忿不解瑾揣知其故而不敢顯陳乃乞以意私自問遂於權前爲書泛論物理因以已心遙往忖度之畢以呈權權喜笑曰孤意解矣顏氏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邪權又怪校尉殷模罪至不測羣下多爲之言權怒益甚與相反覆惟瑾默然權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殷模等遭本州傾覆生類殄盡棄墳墓攜老弱披草萊歸聖化在

流隷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厲陳答萬一至令模孤負恩惠自陷罪戾臣謝過不暇誠不敢有言權聞之愴然乃曰特爲君赦之後從討關羽封宣城侯以綏南將軍代呂蒙領南郡太守住公安劉備東伐吳吳王求和瑾與備牋曰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王侵取此州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答和此用心於小未留意於大者也試爲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損忿蹔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復咨之於羣后也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臣松之以爲劉后以庸蜀爲關河荊楚爲維翰關羽揚兵沔漢志陵上國雖匡主定霸功未可必要爲威聲遠震有其經略孫權潛包禍心助魏除害是爲翦宗子勤王之師緩曹公移都之計拯漢之危於茲而止義旗所指宜其在孫氏矣瑾以大義責備答之何患無辭且備羽相與有若四體股肱橫虧憤痛已深豈此奢闊之書所能迴駐哉載之於篇寔爲辭章之費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江表傳曰瑾之在南郡人有密讒瑾者此語頗流聞於外陸遜表保明瑾無此宜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爲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爲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子瑜答孤言弟亮以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前得妄語文疏即封示子瑜并手筆與子瑜即得其報論天下君臣大節一定之分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也知卿意

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黃武元年遷左將軍督公安假節封宛陵侯吳錄曰曹真夏侯尚等圍朱然於江陵又分據中州瑾以大兵爲之救援瑾性弘緩推道理任計畫無應卒倚伏之術兵久不解權以此望之及春水生潘璋等作水城於上流瑾進攻浮橋真等退走雖無大勳亦以全師保境爲功虞翻以狂直流徙惟瑾屢爲之說翻與所親書曰諸葛敦仁則天活物比蒙清論有以保分惡積罪深見忌殷重雖有祁老之救德無羊舌解釋難冀也瑾爲人有容貌思度于時服其弘雅權亦重之大事咨訪又別咨瑾曰近得伯言表以爲曹丕已死毒亂之民當望旌瓦解而更靜然聞皆選用忠良寬刑罰布恩惠薄賦省役以悅民心其患更深於操時孤以爲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殺伐小爲過差及離間人骨肉以爲酷耳至於御將自古少有丕之於操萬不及也今叡之不如丕猶丕不如操也其所以務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彊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耳寧是興隆之漸邪聞任陳長文曹子丹輩或文人諸生或宗室戚臣寧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專則其事乖錯如昔張耳陳餘非不敦睦至於秉勢自還相賊乃事理使然也又長文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頭畏操威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爲非耳逮丕繼業年已長大承操之後以恩情加之用

能感義今敵幼弱隨人東西此曹等輩必當因此弄巧行態阿黨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姦讒並起更相陷懟轉成嫌貳自爾已往羣下爭利主幼不御其爲敗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離刺轉相蹄齧者也彊當陵弱弱當求援此亂亡之道也子瑜卿但側耳聽之伯言常長於計校恐此一事小短也臣松之以爲魏明帝一時明主政自己出孫權此論竟爲無徵而史載之者將以主幼國疑威柄不一亂亡之形有如權言宜其存錄以爲鑒戒或當以雖失之於明帝而事著於齊王齊王之世可不謂驗乎不敢顯斥抑足表之微辭權稱尊號拜大將軍左都護領豫州牧及呂壹誅權又有詔切磋瑾等語在權傳瑾輒

因事以答辭順理正瑾子恪名盛當世權深器異之然瑾常嫌之謂非保家之子每以憂戚吳書曰初瑾爲大將軍而弟亮爲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馬督領將帥族弟誕又顯名於魏一門三方爲冠蓋天下榮之瑾才略雖不及弟而德行尤純妻死不改娶有所愛妾生子不舉其篤慎皆如此赤烏四年年六十八卒遺命令素棺斂以時服事從省約恪已自封侯故弟融襲爵攝兵業駐公安吳書曰融字叔長生於寵貴少而驕樂學爲章句博而不精性寬容多技藝數以巾褐奉朝請後拜騎都尉赤烏中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陳表吳郡都尉顧承各率所領人會佃毗陵男女各數萬口表病死權以融代表後代父瑾領攝融部曲吏士親附之疆外無事秋冬則射獵講武春夏則延賓高會休吏假卒或不遠千里而造焉每會輒歷問賓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量敵選對或

有博奕或有摴蒱投壺弓彈部別類分於是甘果繼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融父兄質素雖在軍旅身無采飾而融錦罽文繡獨為奢綺孫權薨徙奮威將軍後恪征淮南假融節令引軍入沔以擊西兵恪既誅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績孫壹全熙等取融融卒聞兵士至惶懼猶豫不能決計兵到圍城飲藥而死三子皆伏誅江表傳曰先是公安有靈鼉鳴童謠曰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及恪被誅融果刮金印龜服之而死

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也吳書曰晉有大夫揚食采於步後有步叔與七十子師事仲尼秦漢之際有為將軍者以功封淮陰侯騭其後也世亂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吳書曰騭博研道藝靡不貫覽性寬雅沈深能降志辱身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吳錄曰征羌名矯嘗為征羌令人客放縱騭與旌求食其地懼為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獻征羌征羌方在內臥駐之移時旌欲委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彊也而今舍去欲以為高祇結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身隱几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騭旌於牖外旌愈恥之騭辭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殽膳重沓以小盤飯與騭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騭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騭曰何能忍此騭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

何所恥吳錄曰衛旌字子旗官至尚書孫權爲討虜將軍召騭爲主記吳書曰歲餘騭以疾免與琅邪諸葛瑾彭城嚴畯俱游吳中並著聲名爲當時英俊除海鹽長還辟車騎將軍東曹掾吳書曰權爲徐州牧以騭爲治中從事舉茂才建安十五年出領鄱陽太守歲中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將領武射吏千人便道南行明年追拜使持節征南中郎將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外附內違騭降意懷誘請與相見因斬徇之威聲大震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南土之賓自此始也益州大姓雍闓等殺蜀所署太守正昂與燮相聞求欲內附騭因承制遣使宣恩撫納由是加拜平戎將軍封廣信侯延康元年權遣呂岱代騭

騭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會劉備東下武陵蠻夷蠢動權遂命騭上益陽備既敗績而零桂諸郡猶相驚擾處處阻兵騭周旋征討皆平之黃武二年遷右將軍左護軍改封臨湘侯五年假節徙屯漚口權稱尊號拜驃騎將軍領冀州牧是歲都督西陵代陸遜撫二境頃以冀州在蜀分解牧職時權太子登駐武昌愛人好善與騭書曰夫賢人君子所以興隆大化佐理時務者也受性闇蔽不達道數雖實區區欲盡心於明德歸分於君子至於遠近士人先後之宜猶或緬焉未之能詳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斯其義也豈非所望於

君子哉隲於是條于時事在荆州界者諸葛瑾陸遜朱然程普潘濬裴玄夏侯承衛旌李肅吳書曰肅字偉恭南陽人少以才聞善論議臧否得中甄奇錄異薦述後進題目品藻曲有條貫衆人以此服之權擢以爲選曹郎號爲得才求出補吏爲桂陽太守吏民悅服徵爲卿會卒知與不知並痛惜焉周條石幹十一人甄別行狀因上疏獎勸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弦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齊桓用管仲被髮載車齊國既治又致匡合近漢高祖擥三傑以興帝業西楚失雄俊以喪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郅都守邊匈奴竄迹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方今王化未被於漢北河洛之濱尚有僭逆之醜誠擥英雄拔俊任賢之時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後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隲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擿抉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趣欲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使民跼天蹐地誰不戰慄昔之獄官惟賢是任故臯陶作士呂侯贖刑張于廷尉民無寃枉休泰之祚實由此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于上爲國速怨夫一人吁嗟王道爲虧甚可仇疾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自今蔽獄都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

務在得情隱黨神明受罪何恨又曰天子父天母地故宮室百官動法列宿若施政令欽順時節官得其人則陰陽和平七曜循度至於今日官寮多闕雖有大臣復不信任如此天地焉得無變故頻年枯旱亢陽之應也又嘉禾六年五月十四日赤烏二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日地皆震動地陰類臣之象陰氣盛故動臣下專政之故也夫天地見異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又曰丞相顧雍上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濬憂深責重志在竭誠夙夜兢兢寢食不寧念欲安國利民建久長之計可謂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監其所司責其成效課其負殿此三臣者思慮不到則已豈敢專擅威福欺負所天乎又曰縣賞以顯善設刑以威姦任賢而使能審明於法術則何功而不成何事而不辦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覩哉若今郡守百里皆各得其人共相經緯如是庶政豈不康哉竊聞諸縣並有備吏吏多民煩俗以之弊但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而作威福無益視聽更爲民害愚以爲可一切罷省權亦覺悟遂誅呂壹隱前後薦達屈滯救解患難書數十上權雖不能悉納然時采其言多蒙濟賴吳錄云隱表言曰北降人王潛等說北相部伍圖以東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以大向荊州夫備不豫設難以應卒宜爲之防權曰

此曹衰弱何能有圖必不敢來若不加孤言當以牛千頭爲君作主人後有呂範諸葛恪爲說隲所言云每讀步隲表輒失笑此江與開闢俱生寧有可以沙囊塞理也赤烏九年代陸遜爲丞相猶誨育門生手不釋書被服居處有如儒生然門內妻妾服飾奢綺頗以此見譏在西陵二十年鄰敵敬其威信性寬弘得衆喜怒不形於聲色而外內肅然十一年卒子協嗣統隲所領加撫軍將軍協卒子璣嗣侯協弟闡繼業爲西陵督加昭武將軍封西亭侯鳳皇元年召爲繞帳督闡累世在西陵卒被徵命自以失職又懼有讒禍於是據城降晉遣璣與弟璿詣洛陽爲任晉以闡爲都督西陵諸軍事衞將軍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領交州牧封宜都公璣監江陵諸軍事左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廬陵太守改封江陵侯璿給事中宣威將軍封都鄉侯命車騎將軍羊祜荆州刺史楊肇往赴救闡孫晧使陸抗西行祜等遁退抗陷城斬闡等步氏泯滅惟璿紹祀頴川周昭著書稱步隲及嚴畯等曰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傾家害國者其由非一也然要其大歸摠其常患四者而已急論議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急論議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重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也當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之豈獨古人乎然論其絕

異未若顧豫章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衛尉張奮威之爲美也論語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豫章有之矣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使君體之矣恭而安威而不猛丞相履之矣學不求祿心無苟得衛尉奮威蹈之矣此五君者雖德實有差輕重不同至於趨舍大檢不犯四者俱一揆也昔丁諝出於孤家吾粲由於牧豎豫章揚其善以並陸全之列是以人無幽滯而風俗厚焉使君丞相衛尉三君昔以布衣俱相友善諸論者因各敘其優劣初先衛尉次丞相而後有使君也其後並事明主經營世務出處之才有

不同先後之名須反其初此世常人所決勤薄也至於三君分好卒無虧損豈非古人交哉又魯橫江昔杖萬兵屯據陸口當世之美業也能與不能孰不願焉而橫江既亡衛尉應其選自以才非將帥深辭固讓終於不就後徙九列遷典八座榮不足以自曜祿不足以自奉至於二君皆位爲上將窮富極貴衛尉既無求欲二君又不稱薦各守所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斯有風矣又奮威之名亦三君之次也當一方之戍受上將之任與使君丞相不異也然歷國事論功勞實有先後故爵位之榮殊焉而奮威將處此決能

明其部分心無失道之欲事無克詘之求每升朝堂循禮而動辭氣謇謇罔不惟忠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蔡文至雖疏賤談稱其賢女配太子受禮若弔慷愾之趨惟篤人物成敗得失皆如所慮可謂守道見幾好古之士也若乃經國家當軍旅於馳騖之際立霸王之功此五者未爲過人至其純粹履道求不苟得升降當世保全名行邈然絕俗實有所師故粗論其事以示後之君子周昭者字恭遠與韋曜薛瑩華覈並述吳書後爲中書郎坐事下獄覈表救之孫休不聽遂伏法云

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功勳克舉忠謇方直動不爲已而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旣不處宰相又不登師保從容閭巷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顧雍依杖素業而將之智局故能究極榮位諸葛瑾步騭並以德度規檢見器當世張承顧邵虛心長者好尚人物周昭之論稱之甚美故詳錄焉譚獻納在公有忠貞之節休承修志咸庶爲善愛惡相攻流播南裔哀哉

吳志卷七考證

張昭孤豈爲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

領通鑑作顧

造作攻城大攻車○下攻字疑衍

顧雍雍從學琴書注故雍與伯喈同名由此也○毛本

無由此二字

呂壹秦博爲中書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官府毛

本作宮府

官有正法何至於此注是以潘濬欲同手劍之以除國

患○欲同手劍之宋本作欲因會手劍之

吳志卷七

邵字孝則○太平御覽作孝時
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別○世說注作或諷議而去或
結友而別
陽羨張秉生於庶民○太平御覽作生於民庶
烏程吾粲○毛本作吳粲何焯曰古書吾邱壽王多作
虞邱而虞仲亦作吳仲庾信作吳明徹墓誌用吾彥
事對吳起據此則吾與吳同
從中庶子轉輔正都尉注太傅諸葛恪等雄奇蓋衆○
等宋本作以
還屯軍章阬○章阬宋本作章阬

諸葛瑾琅邪陽都人也注時人謂之諸葛○廣韻注作
時人謂從居者爲諸葛
又注葛嬰爲陳涉將軍有功而誅孝文帝追錄其孫
諸縣侯因并氏焉○何焯曰按孝文時侯者十八無
姓葛者高祖封樂毅後于一鄉嬰何功德而其孫乃
食一縣此風俗通傳聞之謬也
易於反掌注紓曹公移都之計○各本紓俱作行今改
正 臣龍官按當作紓當日雲長威震華夏孟德恐懼
欲遷都以避之今荊州爲權所破羽死而操安遷都
之計可以緩也

比棠清論有以保分○保分冊府作保全

比之於操萬不及也○比疑作不

步騭權遂命騭上益陽○遂監本訛作逆今改正

衞旌李肅注權擢以爲選舉號爲得才○太平御覽以爲下多選曹尚書四字

多蒙濟賴注後有呂範諸葛恪爲說騭所言○有疑作與

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蔡文至雖疏賤談稱其賢○臣明楷按傳稱張承能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欵又言終敗諸葛氏者元遜也叔嗣承弟休之字傳無憂敗之文叔嗣二字當作元遜蔡文至卽蔡欵吳錄云欵字文德此作文至卽名求義作文至於欵更協文德誤也

周昭之論稱之甚美故詳錄焉○詳監本誤作辭今改正

吳志卷七考證

吳志卷八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　喜裴松之注

張紘子玄　子玄子尚　嚴畯裴玄　程秉徵崇

闞澤唐固　薛綜子珝　瑩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少游學京都吳書曰紘入太學事博士韓宗治京氏易歐陽尚書又於外黃從濮陽闓受韓詩及禮記左氏春秋還本郡舉茂才公府辟皆不就吳書曰大將軍何進太尉朱雋司空荀爽三府辟為掾皆稱疾不就避難江東孫策創業遂委質焉表為正議校尉吳書曰紘與張昭並與參謀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後呂布襲取徐州因為之牧不欲令紘與策從事追舉茂才移書發遣紘紘心惡布恥為之屈策亦

重惜紘欲以自輔答記不遺曰海產明珠所在爲寶楚雖有才晉實用之英偉君子所游見珍何必本州哉

從討丹陽策身臨行陣紘諫曰夫主將乃籌謨之所自出三軍之所繫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寇願麾下重天授之姿副四海之望無令國內上下危懼建安四年策遣紘奉章至許宮留爲侍御史少府孔融等皆與親善吳書曰紘至與在朝公卿及知舊述策材略絕異平定三郡風行草偃加以忠敬款誠乃心王室時曹公爲司空欲加恩厚以悅遠人至乃優文褒崇改號加封辟紘爲掾舉高第補侍御史後以紘爲九江太守紘心戀舊恩思還反命以疾固辭曹公聞策薨欲因喪伐吳紘諫以爲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曹公從其言即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曹公欲令

紘輔權內附出紘爲會稽東部都尉吳書曰權初承統春秋方富太夫人以方外多難深懷憂勞數有優令辭謝付屬以輔助之義紘輒拜牋答謝思惟補察每有異事密計及章表書記與四方交結常令紘與張昭草創撰作紘以破虜有破走董卓扶持漢室之勳討逆平定江外建立大業宜有紀頌以昭公義既成呈權權省讀悲感曰君真識孤家門閥閱也乃遣紘之部或以紘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於此權不以介意初琅邪趙昱爲廣陵太守察紘孝廉昱後爲笮融所殺紘甚傷憤而力不能討昱門戶絕滅及紘在東部遣主簿至琅邪設祭幷求親戚爲之後以書屬琅邪相臧宣宣以趙宗中五歲男奉昱祀權聞而嘉之及討江夏以東部少事命紘居守遙領所職孔融遺紘書曰聞大軍西征足下留鎮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深固折衝亦大勳也無乃李廣之氣彌髮益怒樂一當單于以盡餘憤乎南北並定世將無事孫叔投戈絳灌俎豆亦在今日但用離析無緣會面爲愁歎耳道直途清相見豈復難哉權以紘有鎮守之勞欲論功加賞紘厚自挹損不敢蒙寵權不奪其志每從容侍燕微言密指常有以規諷江表傳曰初權於羣臣多呼其字

乾隆四年校刊

惟呼張昭曰張公紘曰東部所以重二人也後權以紘爲長史從征合肥吳書曰合肥城久不拔紘進計曰古之圍城開其一面以疑衆心今圍之甚密攻之又急誠懼并命戮力死戰之寇固難卒拔及救未至可小寬之以觀其變議者不同會救騎至數至圍下馳騁挑戰權率輕騎將往突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彊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納紘言而止既還明年將復出軍紘又諫曰自古帝王受命之君雖有皇靈佐於上文德播於下亦賴武功以昭其勳然而貴於時動乃後爲威耳今麾下值四百之厄有扶危之功宜且隱息師徒廣開

播殖任賢使能務崇寬惠順天命以行誅可不勞而定也於是遂止不行紘建計宜出都秣陵權從之江表傳曰紘謂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爲金陵地勢岡阜連石頭訪問故老云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縣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今處所具存地有其氣天之所命宜爲都邑權善其議未能從也後劉備之東宿於秣陵周觀地形亦勸權都之權曰智者意同遂都焉獻帝春秋云劉備至京謂孫權曰吳去此數百里即有警急赴救爲難將軍無意屯京乎權曰秣陵有小江百餘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當移據之備曰蕪湖近濡須亦佳也權曰吾欲圖徐州宜近下也臣松之以爲秣陵之與蕪湖道理所校無幾於北侵利便亦有何異而云欲闚徐州貪秣陵近下非其理也諸書皆云劉備勸都秣陵而此獨云權自欲都之又爲錯虛令還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靖留牋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

否非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周禮太宰職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釁巧辯緣間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敘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時年六十卒權省書流涕紘著詩賦銘誄十餘篇（吳書曰紘見柟榴枕愛其文爲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也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閒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紘既好文學又善楷篆與孔融書自書融遺紘書曰前勞手箋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也）子玄官至南郡太守尚書（江表傳曰玄清介有高行而才不及紘）尚（江表傳曰稱尚有俊才）孫晧時爲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擢爲侍中中書令晧使尚鼓琴尚對曰素不能勅使學之後宴言次說琴之精妙尚因道晉平公使師曠作清角曠言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晧意謂尚以斯喻己不悅後

積他事下獄皆追以此爲詰環氏吳紀曰晧嘗問詩云汎彼柏舟惟柏中舟乎尚對曰詩言檜楫松舟則松亦中舟也又問鳥之大者惟鶴小者惟雀乎尚對曰大者有禿鶖小者有鷦鷯晧性忌勝己而尚談論每出其表積以致恨後問孤飲酒方誰尚對曰陛下有百觚之量晧云尚知孔丘之不王而以孤方之因此發怒收尚尚書岑昬率公卿已下百餘人詣宮叩頭請尚罪得減死送建安作船久之又就加誅初紘同郡秦松字文表陳端字子正並與紘見待於孫策參與謀謨各早卒

嚴畯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避亂江東與諸葛瑾步隲齊名友善性質直純厚其於人物忠告善道志存補益張昭進之於孫權權以爲騎都尉從事中郎及横江將軍魯肅卒權以畯代肅督兵萬人鎮據陸口衆人咸爲畯喜畯前後固辭樸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發言慷慨至于流涕志林曰權又試畯騎上馬墮鞍權乃聽焉世嘉其能以實讓權爲吳王及稱尊號畯嘗爲衛尉使至蜀蜀相諸葛亮深善之不蓄祿賜皆散之親戚知故家常不充廣陵劉頴與畯有舊頴精學家巷權聞徵之以疾不就其弟略爲零陵太守卒官頴往赴喪權知其詐病急驛收錄畯亦馳語頴使還謝權權怒廢畯而頴得免罪久之以畯爲尚書令後卒吳書曰畯時年七十八二子凱爽凱官至升平少府畯著孝經傳潮水論又與裴玄張承論管仲季路皆傳於世玄字彥黃下邳人也

亦有學行官至太中大夫問子欽齊桓晉文夷惠四人優劣欽答所見與玄相反覆各有文理欽與太子登游處登稱其翰采

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也逮事鄭玄後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士燮命爲長史權聞其名儒以禮徵秉既到拜太子太傅黃武四年權爲太子登娉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於吳權親幸秉船深見優禮既還秉從容進說登曰婚姻人倫之始王教之基是以聖王重之所以率先衆庶風化天下故詩美關雎以爲稱首願太子尊禮教於閨房存周南之所詠則道化隆

於上頌聲作於下矣登笑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誠所賴於傅君也病卒官著周易摘商書駮論語弼凡三萬餘言秉爲傅時率更令河南徵崇亦篤學立行云吳錄曰崇字子和治易春秋左氏傳兼善內術本姓李遭亂更姓遂隱於會稽躬耕以求其志好尚者從學所敎不過數人輒止欲令其業必有成也所交結如丞相步騭等咸親焉嚴畯薦崇行足以厲俗學足以爲師初見太子登以疾賜不拜東宮官僚皆從諮詢太子數訪以異聞年七十而卒

闞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爲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追師論講究覽羣籍兼通歷數由是顯名察孝廉除錢唐長遷郴令孫權爲驃騎將軍辟補西曹掾及稱尊號以澤

爲尚書嘉禾中爲中書令加侍中赤烏五年拜太子太傅領中書如故澤以經傳文多難得盡用乃斟酌諸家刊約禮文及諸注說以授二宮爲制行出入及見賓儀又著乾象歷注以正時日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性謙恭篤慎官府小吏呼召對問皆爲抗禮人有非短口未嘗及容貌似不足者然所聞少窮權嘗問書傳篇賦何者爲美澤欲諷喻以明治亂因對賈誼過秦論最善權覽讀焉初以呂壹姦罪發聞有司窮治奏以大辟或以爲宜加焚裂用彰元惡權以訪澤澤曰盛明之世不宜復有此刑權從之又

諸官司有所患疾欲增重科防以檢御臣下澤每曰宜依禮律其和而有正皆此類也吳錄曰虞翻稱澤曰闞生矯傑蓋蜀之楊雄又曰闞子儒術德行亦今之仲舒也初魏文帝即位權嘗從容問羣臣曰曹丕以盛年即位恐孤不能及之諸卿以爲何如羣臣未對澤曰不及十年丕其沒矣大王勿憂也權曰何以知之澤曰以字言之不十爲丕此其數也文帝果七年而崩臣松之計孫權年大文帝五歲其爲長幼也微耳六年冬卒權痛惜感悼食不進者數日澤州里先輩丹陽唐固亦修身積學稱爲儒者著國語公羊穀梁傳注講授常數十人權爲吳王拜固議郎自陸遜張溫駱統等皆拜之黃武四年爲尚書僕射卒吳錄曰固字子正卒時年七十餘矣

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吳錄曰其先齊孟嘗君封於薛秦滅六國而失其祀

子孫分散漢祖定天下過齊求孟嘗後得其孫陵國二人欲復其封陵國兄弟相推莫適受乃去之竹邑因家焉故遂氏薛自國至綜世典州郡爲著姓綜少明經善屬文有秀才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士燮既附孫權召綜爲五官中郎除合浦交阯太守時交土始開刺史呂岱率師討伐綜與俱行越海南征及到九眞事畢還都守謁者僕射西使張奉於權前列尚書闞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臣松之見諸書本苟身或作句身以爲既云橫目則宜曰句身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以對其樞機敏捷皆此類也

江表傳曰費禕聘于吳陛見公卿侍臣皆在坐酒酣禕與諸葛恪相對嘲難言及吳蜀禕問曰蜀字云何恪曰有水者濁無水者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禕復問吳字云何恪曰無口者天有口者吳下臨滄海天子帝都與本傳不同呂岱從交州召出綜懼繼岱者非其人上疏曰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內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阯刺史以鎮監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別椎結徒跣貫頭左袵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爲交阯任延爲九眞太守

乃教其耕犂使之冠履為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學校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昔客始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為夫妻父母不能止交阯糜泠九真都龐二縣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為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倮體不以為羞由此言之可謂蟲豸有靦面目耳然而土廣人眾阻險毒害易以為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戶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瑇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然在九甸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覈漢時法寬多自放恣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廢起於長吏覩其好髮髠取為髲及臣所見南海黃蓋為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豐撾殺主簿仍見驅逐九真太守儋萌為妻父周京作主人并請大吏酒酣作樂功曹番歆起舞屬京京不肯起歆猶迫彊萌忿杖歆亡於郡內歆弟苗帥眾攻府毒矢射萌萌至物故交阯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故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彊賦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離喪亡次得南陽張津與

荊州牧劉表爲隙兵弱敵彊歲歲興軍諸將厭患去留自在津小檢攝威武不足爲所陵侮遂至殺沒後得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長沙吳巨爲蒼梧太守巨武夫輕悍不爲恭服所取相怨恨逐出恭求步騭是時津故將夷廖錢博之徒尚多騭以次鉏治綱紀適定會仍召出呂岱既至有士民之變越軍南征平討之日改置長吏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言之綏邊撫裔實有其人牧伯之任既宜清能荒流之表禍福尤甚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尚有高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界未綏依作寇盜專爲亡叛逋逃之藪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檢攝八郡方畧智計能稍稍以漸能治高涼者假其威寵借之形勢責其成效庶幾可補復如但中人近守常法無奇數異術者則羣惡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於所任不可不察也竊懼朝廷忽輕其選故敢竭愚情以廣聖思黃龍三年建昌侯慮爲鎮軍大將軍屯半州以綜爲長史外掌衆事內授書籍慮卒入守賊曹尚書遷尚書僕射時公孫淵降而復叛權盛怒欲自親征綜上疏諫曰夫帝王者萬國之元首天下之所繫命也是以居則重門擊柝以戒不虞行則清道案節以養威嚴蓋所以存萬安

之禍鎮四海之心昔孔子疾時託乘桴浮海之語季由斯喜拒以無所取材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刎頸以血染車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況萬乘之尊乎今遼東戎貊小國無城池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銖鈍犬羊無政往必禽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埆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徙無常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雖獲空城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滉瀁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勢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賁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洿染凡行海者稀無斯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顯以符瑞當乘平喪亂康此民物嘉祥日集海內垂定逆虜凶虐滅亡在近中國一平遼東自斃但當拱手以待耳今乃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以傾身側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者也惟陛下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遵乘橋之安遠履冰之險則臣子賴祉天下幸甚時羣臣多諫權遂不行正月乙未權勑綜祝祖不得用常文綜承詔卒造文義信辭粲

爛權曰復爲兩頭使滿三也綜復再祝辭令皆新衆咸稱善赤烏三年徙選曹尚書五年爲太子少傅領選職如故吳書曰後權賜綜紫綬囊綜陳讓紫色非所宜服權曰太子年少涉道日淺君當博之以文約之以禮茅土之封非君而誰是時綜以名儒居師傅之位仍兼選舉甚爲優重六年春卒凡所著詩賦難論數萬言名曰私載又定五宗圖述二京解皆傳於世子珝官至威南將軍征交阯還道病死漢晉春秋曰孫休時珝爲五官中郎將遣至蜀求馬及還休問蜀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爲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珝弟瑩字道言初爲祕府中書郎孫休即位爲散騎中常侍數年以病去官孫晧初爲左執法遷選曹尚書及立太子又領少傅建衡三年晧追嘆瑩父綜遺文且命瑩繼作瑩獻詩曰惟臣之先昔仕于漢奕世緜緜頗涉臺觀暨臣父綜遭時之難卯金失御邦家毀亂適茲樂土庶存子遺天啓其心東南是歸厥初流隸困于蠻垂大皇開基恩德遠施特蒙招命拯擢泥汙釋放巾褐受職剖符作守合浦在海之隅遷入京輦遂升機樞枯瘁更榮絕統復紀自微而顯非願之始亦惟寵遇心存足止重值文皇建號東宮乃作少傅光華益隆明明聖嗣至德謙崇禮遇兼加惟渥惟豐哀哀先臣念竭其忠洪恩未報委世以終嗟臣蔑賤惟昆及弟幸生幸育

託綜遺體過庭既訓頑蔽難啓堂構弗克志存耦耕豈悟聖朝仁澤流盈追錄先臣愍其無成是濟是拔被以殊榮翊泰千里受命南征旌旗備物金革揚聲及臣斯陋實闇實微既顯前軌人物之機復傳東宮繼世荷輝才不逮先是忝是違乾德博好文雅是貴追悼亡臣冀存遺類如何愚亂曾無髣髴瞻彼舊寵顧此頑虛孰能忍媿臣實與居夙夜反側克心自論父子兄弟累世蒙恩死惟結草生誓殺身雖則灰隕無報萬分是歲何定建議鑿聖谿以通江淮晧令瑩督萬人往遂以多盤石難施功罷還出爲武昌左部督後定被誅晧追聖谿事下瑩獄徙廣州右國史華覈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敘錄功美垂之無窮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大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昭廣先亡曜負恩蹈罪瑩出爲將復以過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撰奏臣愚淺才劣適可爲瑩等記注而已若使撰合必襲孚峻之跡懼墜大皇帝之元功損當世之盛美瑩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爲冠首今者見吏

吳志卷八

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慺慺爲國惜之實欲使卒垂成之功編於前史之末奏上之後退塡溝壑無所復恨晧遂召瑩還爲左國史頃之選曹尚書同郡繆禕以執意不移爲羣小所疾左遷衡陽太守旣拜又追以職事見詰責拜表陳謝因過詣瑩復爲人所白云禕不懼罪多將賓客會聚瑩許乃收禕下獄徙桂陽瑩還廣州未至召瑩還復職是時法政多謬舉措煩苛瑩每上便宜陳緩刑簡役以濟育百姓事或施行遷光祿勳天紀四年晉軍征晧晧奉書於司馬伷王渾王濬請降其文瑩所造也瑩旣至洛陽特先見敘爲散騎常侍答問處當皆有條理干寶晉紀曰武帝從容問瑩曰孫晧之所以亡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晧之君吳也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保危亡之釁實由於此帝遂問吳士存亡者之賢愚瑩各以狀對太康三年卒著書八篇名曰新議王隱晉書曰瑩子兼字令長清素有器宇資望故如上國不似吳人歷位二宮丞相長史元帝踐阼累遷丹陽尹尚書又爲太子少傅自綜至兼三世傳東宮

評曰張紘文理意正爲世令器孫策待之亞於張昭誠有以也嚴程闞生一時儒林也至晙辭榮濟舊不亦長者乎薛綜學識規納爲吳良臣及瑩纂蹈允有先風然於暴酷之朝屢登顯列君子殆諸

吳志卷八考證

張紘少游學京都○宋本無少字

出紘爲會稽東部都尉○何焯曰漢書地理志會稽但有西部南部都尉趙明誠金石錄有永平八年所造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銘在未分吳郡之前蓋班書略之也其居是官者惟紘見于史焉

注宜有紀頌以昭公義○公義元本作公美

非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闇疑作諳

紘著詩賦銘誄十餘篇注又善楷篆書與孔融書自書○元本作當與孔融書自書

吳志卷八

玄子尚注江表傳曰稱尚有俊才○曰字疑衍
皆追以此爲詰注岑昏率公卿已下百餘人詣宮叩頭
請罪尚得減死○宋本作叩頭請尚罪得減死
闞澤官府小吏呼召對問○宋本官府作宮府
薛綜召綜爲五官中郎○元本中郎下有將字
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 臣浩按自錫光任延
至此時尚未及三百年此云四百餘年疑誤
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除
一本作餘 臣龍官按文義似謂州縣之中猶存禮化
除此之外則嫁娶由已不由父母也作餘非
不爲恭服所取相怨恨○冊府所字衍取作輙
昔孔子疾時託乘桴浮海之語○監本脫海字今添
頗涉臺觀○涉疑作陟

吳志卷八考證

吳志卷九

晉 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周瑜 魯肅 呂蒙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從祖父景景子忠皆爲漢太尉謝承後漢書曰景字仲嚮少以廉能見稱以明學察孝廉辟公府後爲豫州刺史辟汝南陳蕃爲別駕潁川李膺荀緄杜密沛國朱寓爲從事皆天下英俊之士也稍遷至尚書令遂登太尉張璠漢紀曰景父榮章和世爲尚書令初景歷位牧守好善愛士每歲舉孝廉延請入上後堂與家人宴會如此者數四及贈送旣備又選用其子弟常稱曰移臣作子於政何有先是司徒韓縯爲河內太守在公無私所舉一辭而已後亦不及其門戶曰我舉若可矣不令恩偏稱一家也當時論者或兩譏焉父異洛陽令瑜長壯有

姿貌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瑜從父尚爲丹陽太守瑜往省之會策將東渡到歷陽馳書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遂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乃渡擊秣陵破笮融薛禮轉下湖孰江乘進入曲阿劉繇奔走而策之衆已數萬矣因謂瑜曰吾以此衆取吳會平山越已足卿還鎮丹陽瑜還頃之袁術遣從弟胤代尚爲太守而瑜與尚俱還壽春術欲以瑜爲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爲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卽與兵二千人騎五十匹（江表傳曰策又給瑜鼓吹爲治館舍贈賜莫與爲比策令曰周公瑾英儁異才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如前在丹陽發衆及船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者也）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以瑜恩信著於廬江出備牛渚後領春穀長頃之策欲取荊州以瑜爲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晥拔之時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江表傳曰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壻亦足爲歡）復進尋陽破劉勳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留鎮巴丘（臣松之案孫策于時始得豫章廬陵尚未能得定江夏瑜之所鎮應在今巴丘縣也與後所卒巴丘處不同）五年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衆事（江表傳曰曹公

新破袁紹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書責權質任子權召羣臣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能決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瑜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荆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郢遂據荆楊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煮海爲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汎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偪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爲暴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將軍韜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十一年督孫瑜等討麻保二屯梟其渠帥囚俘萬餘口還備官亭江夏太守黃祖遣將鄧龍將兵數千人入柴桑瑜追討擊生虜龍送吳十三年春權討江夏瑜爲前部大督其年九月曹公入荆州劉琮舉衆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懼延見羣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鬬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杖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

為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埸又能與我校勝負於船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江表傳曰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及會罷之夜瑜請見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文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為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臣松之以為建計拒曹公實始魯肅于時周瑜使鄱陽肅勸權呼瑜瑜使鄱陽還但與肅闇同故能共成大勳本傳直云權延見羣下問以計策瑜擺撥衆人之議獨言抗拒之計了不云肅先有謀殆為攘肅之善也時劉備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

普等與備併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時曹公軍衆已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江表傳載蓋書曰蓋受孫氏厚恩常為將帥見遇不薄然顧天下事有大勢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衆衆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方將吏無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魯肅偏懷淺戇意未解耳今日歸命是其實計瑜所督領自易摧破交鋒之日蓋為前部當因事變化效命在近曹公特見行人密問之口勑曰但恐汝詐耳蓋若信實當授爵賞超於前後也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還保南郡江表傳曰至戰日蓋先取輕利艦十舫載燥荻枯柴積其中灌以魚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龍幡於艦上時東南風急因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蓋舉火白諸校使衆兵齊聲大叫曰降焉操軍人皆出營立觀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往船如箭飛埃絕爛燒盡北船延及岸邊營砦瑜等率輕鋭軍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曹公退走

備與瑜等復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歸

瑜與程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各隔大江兵未交鋒吳錄曰備謂瑜云仁守江陵城城中糧多足為疾害使張益德將千人隨卿卿分二千人追我相為從夏水入截仁後仁聞吾入必走瑜以二千人益之瑜卽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分兵騎別攻圍寧寧告急於瑜瑜用呂蒙計留淩統以守其後身

與蒙上救寧寧圍旣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戰瑜親跨馬擽陳會流矢中右脅瘡甚便還後仁聞瑜臥未起勒兵就陳瑜乃自興案行軍營激揚吏士仁由是遂退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劉陽州陵爲奉邑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荆州牧治公安備詣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擥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爲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幷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爲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臣松之案瑜欲取蜀還江陵治嚴所卒之處應在今之巴陵與前所鎮巴丘名同處異也）時年三十六權素服舉哀感慟左右喪當還吳又迎之蕪湖衆事費度一爲供給後著令曰故將軍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問初瑜見友於策太妃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

權位爲將軍諸將賓客爲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性度恢廓大率爲得人惟與程普不睦

江表傳曰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初曹公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閒莫與爲對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閒別隔遙聞芳烈故來叙闊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弦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爲設酒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三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宴飲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閒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劉備之自京還也權乘飛雲大船與張昭秦松魯肅等十餘人共追送之大宴會叙別昭肅等先出權獨與備留語因言次歎瑜曰公瑾文武籌畧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廣大恐不久爲人臣耳瑜之破魏軍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後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曹公劉備咸欲疑譖之及卒權流涕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後權稱尊號謂公卿曰孤非周公瑾不帝矣

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瑜兩男一女女配太子登男循尚公主拜騎都尉有瑜風早卒循弟胤初拜興業都尉妻以宗女授兵千人屯公安黃龍元年封都鄉侯後以罪徙廬陵郡赤烏二年諸葛瑾步隲連名上疏曰故將軍周瑜子胤昔蒙粉飾受封爲將不能養之以福思

立功效至縱情欲招速罪辟臣竊以瑜昔見寵任入作心膂出爲爪牙銜命出征身當矢石盡節用命視死如歸故能摧曹操於烏林走曹仁於郢都揚國威德華夏是震蠢爾蠻荆莫不賓服雖周之方叔漢之信布誠無以尚也夫折衝扞難之臣自古帝王莫不貴重故漢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重以盟詛藏于宗廟傳于無窮欲使功臣之後世世相踵非徒子孫乃關苗裔報德明功勤勤懇懇如此之至欲以勸戒後人用命之臣死而無悔也況於瑜身沒而未久而其子胤降爲匹夫益可悼傷竊

惟陛下欽明稽古隆於興繼爲胤歸訴乞匄餘罪還兵復爵使失旦之雞復得一鳴抱罪之臣展其後效權答曰腹心舊勳與孤協事公瑾有之誠所不忘昔胤年少初無功勞橫受精兵爵以侯將蓋念公瑾以及於胤也而胤恃此酗淫自恣前後告喻曾無悛改孤於公瑾義猶二君樂胤成就豈有已哉迫胤罪惡未宜便還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今二君勤勤援引漢高河山之誓孤用恧然雖德非其疇猶欲庶幾事亦如爾故未順旨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間苟使能改亦何患乎瑾隲表比上朱然及全琮亦俱陳乞權乃許之會胤病死瑜兄子

峻亦以瑜元功爲偏將軍領吏士千人峻卒全琮表峻子護爲將權曰昔走曹操拓有荊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初聞峻亡仍欲用護聞護性行危險用之適爲作禍故便止之孤念公瑾豈有已乎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生而失父與祖母居家富於財性好施與爾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摽賣田地以賑窮弊結士爲務甚得鄉邑歡心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幷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囷與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袁術聞其名就署東城長肅見術無綱紀不足與立事乃攜老弱將輕俠少年百餘人南到居巢就瑜瑜之東渡因與同行吳書曰肅體貌魁奇少有壯節好爲奇計天下將亂乃學擊劍騎射招聚少年給其衣食往來南山中射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父老咸曰魯氏世衰乃生此狂兒後雄傑並起中州擾亂肅乃命其屬曰中國失綱寇賊橫暴淮泗閒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彊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皆從命乃使細弱在前彊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行州追騎至肅等徐行勒兵持滿謂之曰卿等丈夫當解大數今日天下兵亂有功弗賞不追無罰何爲相偪乎又自植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貫騎旣嘉肅言且度不能制乃相率還肅渡江往見策策亦雅奇之留家曲阿會祖母亡還葬東城劉子揚與肅友善遺肅書曰方今天下豪傑並起吾子姿才尤宜今日急還迎老母無事滯於東城近鄭寶者今在巢湖擁衆萬餘處地肥饒

廬江閒人多依就之況吾徒乎觀其形勢又可博集時不可失足下速之肅答然其計葬畢還曲阿欲北行會瑜已徙肅母到吳肅具以狀語瑜時孫策已薨權尚住吳瑜謂肅曰昔馬援答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主人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吾聞先哲秘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興于東南推步事勢當其歷數終構帝基以協天符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騖之秋吾方達此足下不須以子揚之言介意也肅從其言瑜因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見肅與語甚悅之衆賓罷退肅亦辭出乃獨引肅還合榻

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非肅謙下不足頗訾毀之云肅年少麤疎未可用權不以介意益貴重之賜肅

母衣服幃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劉表死肅進說曰夫荊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曹公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備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肅徑迎之到當陽長阪與備會宣騰權旨及陳江東彊固勸備與權併力備甚歡悅時諸葛亮與備相隨肅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備遂到夏口遣亮使權肅亦反命臣松之案劉備與權併力共拒中國皆肅之本謀又語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則亮已亟聞肅言矣而蜀書亮傳云亮以連橫之畧說權權乃大喜如似此計始出於亮若二國史官各記所聞競欲稱揚本國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書同出一人而舛互若此非載述之體也會權得曹公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對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

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此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我也魏書及九州春秋曰曹公征荆州孫權大懼魯肅實欲勸權拒曹公乃激說權曰彼曹公者實嚴敵也新并袁紹兵馬甚精乘戰勝之威伐喪亂之國克可必也不如遣兵助之且送將軍家詣鄴不然將危權大怒欲斬肅肅因曰今事已急卽有他圖何不遣兵助劉備而欲斬我乎權然之乃遣周瑜助備孫盛曰吳書及江表傳魯肅一見孫權便說拒曹公而論帝王之畧劉表之死也肅請使觀變無緣方復激說勸迎曹公也又是時勸迎者衆而云獨欲斬肅非其論也時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追召瑜還遂任瑜以行

事以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畧曹公破走肅卽先還權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閤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歡笑後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荆州惟肅勸權借之共拒曹公漢晉春秋曰呂範勸留備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實重初臨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備使撫安之多操之敵而自爲樹黨計之上也權卽從之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病困上疏曰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然後康樂

今旣與曹操爲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鎭撫之肅智畧足任乞以代瑜瑜隕踣之日所懷盡矣江表傳載初瑜疾困與權牋曰瑜以凡才昔受討逆殊特之遇委以腹心遂荷榮任統御兵馬志執鞭弭自效戎行規定巴蜀次取襄陽憑賴威靈謂若在握至以不謹道遇暴疾昨自醫療日加無損人生有死脩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公在北疆埸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尚未知終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儻或可採瑜死不朽矣案此牋與本所載意旨雖同其辭乖異矣卽拜肅奮武校尉代瑜領兵瑜士衆四千餘人奉邑四縣皆屬焉令程普領南郡太守肅初住江陵後下屯陸口威恩大行衆增萬餘人拜漢昌太守偏將軍十九年從權破皖城轉橫江將軍先是益州牧劉璋綱維頹弛周瑜甘寧並勸權取蜀權以咨備備內欲自規乃僞報曰備與璋託爲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竦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放髮歸於山林後備西圖璋留關羽守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及羽與肅鄰界數生狐疑疆埸紛錯肅常以歡好撫之備旣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備不承旨權遣呂蒙率衆進取備聞自還公安遣羽爭三郡肅住益陽與羽相拒肅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曰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爲資

故也今已得益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諾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羽操刀起謂曰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吳書曰肅欲與羽會語諸將疑恐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趨就羽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戮力破魏豈得徒勞無一塊壤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觀於長阪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志勢摧弱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廕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隳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翦并荊州之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領人物之主乎肅聞貪而棄義必為禍階吾子屬當重任曾不能明道處分以義輔時而負恃弱衆以圖力爭師曲為老將何以獲濟羽無以答備遂割湘水為界於是罷軍肅年四十六建安二十二年卒權為舉哀又臨其葬諸葛亮亦為發哀吳書曰肅為人方嚴寡於玩飾內外節儉不務俗好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軍陳手不釋卷又善談論能屬文辭思度弘遠有過人之明周瑜之後肅為之冠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肅遺腹子淑既壯濡須督張承謂終當到至永安中為昭武將軍都亭侯武昌督建衡中假節遷夏口督所在嚴整有方幹鳳皇三年卒子睦襲爵領兵馬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為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

吳志卷九

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毋哀而舍之時當職吏以蒙年小輕之曰彼豎子何能爲此欲以肉餧虎耳他日與蒙會又蚩辱之蒙大怒引刀殺吏出走逃邑子鄭長家出因校尉袁雄自首承閒爲言策召見奇之引置左右數歲鄧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别部司馬權統事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合之蒙陰賖貰爲兵作絳衣行縢及簡日陳列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從討丹陽所向有功拜平北都尉領廣德長從征黃祖祖令都督陳就逆以水軍出戰蒙勒前鋒親梟就首將士乘勝進攻其城祖聞就死

委城走兵追禽之權曰事之克由陳就先獲也以蒙爲横野中郎將賜錢千萬是歲又與周瑜程普等西破曹公於烏林圍曹仁於南郡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瑜表以肅兵益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瑜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分衆圍寧寧困急使使請救諸將以兵少不足分蒙謂瑜普曰留凌公績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又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卽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蹙擊獲馬三百匹

方船載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荆州還拜偏將軍領尋陽令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過蒙屯下肅意尚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鄰將何計畧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爲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因爲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畧所及乃至於此也遂拜蒙母結友而別江表傳曰初權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爲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寧當不爲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孔子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勗邪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後魯肅上代周瑜過蒙言議常欲受屈肅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畧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今論何一稱穰侯乎兄今代公瑾既難爲繼且與關羽爲鄰斯人長而好學讀左傳畧皆上口梗亮有雄氣然性頗自負好陵人今與爲對當有單複以卿待之密爲肅陳三策肅敬受之秘而不宣權常歎曰人長而進益如呂蒙蔣欽蓋不可及也富貴榮顯更能折節好學耽悅書傳輕財尚義所行可跡並作國士不亦休乎時蒙與成當宋定徐顧屯次比近三將死子弟幼弱權悉以兵并蒙蒙固辭陳啟顧等皆勤勞國事子弟雖小不可廢也書三上

權乃聽蒙於是又爲擇師使輔導之其操心率如此魏
使廬江謝奇爲蘄春典農屯晥田鄉數爲邊寇蒙使人
誘之不從則伺隙襲擊奇遂縮退其部伍孫子才宋豪
等皆攜負老弱詣蒙降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數進奇
計又勸權夾水口立塢所以備御甚精吳錄曰權欲作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呂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之曹公不能下而退曹公遣朱光爲廬江太守屯晥
大開稻田又令閒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晥
田肥美若一收孰彼衆必增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
除之乃具陳其狀於是權親征晥引見諸將問以計策吳書曰諸將皆勸作土山添攻具蒙趨進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月乃成城備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乃薦甘寧爲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
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自升食
時破之既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權嘉其功即
拜廬江太守所得人馬皆分與之別賜尋陽屯田六百
戶官屬三十人蒙還尋陽未期而廬陵賊起諸將討擊
不能禽權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復令蒙討之蒙至誅
其首惡餘皆釋放復爲平民是時劉備令關羽鎮守專
有荊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

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時住陸口使魯肅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酃載南陽鄧玄之玄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及被書當還蒙秘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畧晨當攻城顧謂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爲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今至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酃逆爲孫規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鋭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

繼於道今子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可恃亦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尚能稽延旦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爲陳禍福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聽之玄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勑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

河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權乃歸普等割湘水以零陵還之以尋陽陽新爲蒙奉邑師還遂征合肥既徹兵爲張遼等所襲蒙與凌統以死扞衛後曹公又大出濡須權以蒙爲督據前所立塢置彊弩萬張於其上以拒曹公曹公前鋒屯未就蒙攻破之曹公引退拜蒙左護軍虎威將軍魯肅卒蒙西屯陸口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蒙又拜漢昌太守食下雋劉陽漢昌州陵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驍雄有并兼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初魯肅等以爲曹公尚存禍難始搆宜相輔協與之同仇不可失也蒙又密陳計策曰今征虜守南

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彊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深納其策又聊復與論取徐州意蒙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權尤以此言爲當及蒙代肅初至陸口外倍脩恩厚

與羽結好後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盡禽禁等人馬數萬託以糧乏擅取湘關米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𦪇𦩷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吳書曰將軍士仁在公安拒守蒙令虞翻說之翻至城門謂守者曰吾欲與汝將軍語仁不肯相見乃爲書曰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知得知失可與爲人知存知亡足別吉凶大軍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舉此非天命必有內應將軍不先見時時至又不應之獨守此縈帶之城而不降死戰則毀宗滅祀爲天下譏笑呂虎威欲徑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塞案其地形將軍爲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爲將軍不安幸熟思焉仁得書流涕而降翻謂蒙曰此譎兵也當將仁行留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南郡太守麋芳城守蒙以仁示之遂降吳錄曰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焚燒軍器羽以責芳芳內畏懼權聞而誘之芳潛相和及蒙攻之乃以牛酒出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

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鬭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衆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即父子俱獲荊州遂定以蒙爲南郡太守封孱陵侯江表傳曰權於公安大會呂蒙以疾辭權笑曰禽羽之功子明謀也今大功已捷慶賞未行豈邑邑邪乃增給步騎鼓吹勑選虎威將軍官屬并南郡廬江二郡威儀拜畢還營兵馬導從前後鼓吹光耀于路賜錢一億黃金五百斤蒙固辭金錢權不許封爵未下會蒙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鍼加權爲之慘慼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唶夜不能寐病中瘳爲下赦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命道士於星辰下爲之請命年四十二遂卒於內殿時權哀痛甚爲之降損蒙未死時所得金寶諸賜盡付府藏勑主者命絕之日皆上還喪事務約權聞之益以悲感蒙少不脩書傳每陳大事常口占爲牋疏常以部曲事爲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權問所用蒙因薦遺奉職佳吏權笑曰君欲爲祁奚

恥於是用之甘寧麤暴好殺既嘗失蒙意又時違權令權怒之蒙輒陳請天下未定鬬將如寧難得宜容忍之權遂厚寧卒得其用蒙子霸襲爵與守冢三百家復田五十頃霸卒兄琮襲侯琮卒弟睦嗣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畧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荆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要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畧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脩檄迎之子敬即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且其決計策意出張蘇遠矣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畧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無拾遺其法亦美也

評曰曹公乘漢相之資挾天子而掃羣桀新盪荆城仗

威東夏于時議者莫不疑貳周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衆人之表實奇才也呂蒙勇而有謀斷識軍計譎郝普禽關羽最其妙者初雖輕果妄殺終於克己有國士之量豈徒武將而已乎孫權之論優劣允當故載錄焉

吳志卷九

吳志卷九考證

周瑜皆爲漢太尉注景父榮章和世爲尚書令○後漢書作景祖父榮

又注我舉若可矣不令恩偏稱一家也○偏稱後漢書作偏積

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元本作吾得卿事諧也

留鎮巴邱注與後所平巴邱處不同○臣明楷按本傳後云瑜還江陵爲行裝而道於巴邱病卒裴注云瑜所卒之處在今之巴陵與瑜所鎮之巴邱名同地異

據此則平字當作卒

共掌衆事注土風勁勇所向無敵○土風毛本作上風

將士聞之皆恐懼延見羣下問以計策○毛本恐懼下

有權字宋本元本并無懼字

老賊欲廢漢自立矣○通鑑自立下有久字

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宋本無

方連二字

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漲天○太平御覽作熛炙

張天熛謂飛火也

還保南郡注同時發火火烈風猛往船如箭飛埃絕爛

燒盡北船延及岸邊營砦○發火毛本作舉火往船

通鑑作船往絕爛毛本作絕爛營砦宋本作營柴

魯肅瑜之東渡因與同行注肅渡江往見策策亦雅奇

之○臣清植按本傳後文肅以劉子揚言欲往依鄭

寶周瑜勸止乃薦之於權則不得有先自見策之事

以策之收納英儁若早見肅必不令其栖遲吳書所

云蓋傳訛也

所懷盡矣注意旨雖同其辭乖異矣○乖冊府作微矣

毛本作耳

目使之去注始與豫州觀於長阪○觀宋本作覯

又注而負恃弱衆以圖力爭○弱衆元本作強衆

呂蒙以蒙爲橫野中郎將賜錢千萬○元本作十萬

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襲肅元本作龔肅

蒙謂瑜普曰○毛本作蒙謂諸將曰

權時住陸口使魯肅萬人屯益陽拒羽○監本訛作普肅今改正

今子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臣浩按今子下疑脫太字子太郝普之字也

仗威東夏○毛本作東下

吳志卷九考證

吳志卷十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程普　黃蓋　韓當　蔣欽　周泰　陳武子表

董襲　甘寧　凌統　徐盛　潘璋　丁奉

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也初爲州郡吏有容貌計畧善於應對從孫堅征伐討黃巾於宛鄧破董卓於陽人攻城野戰身被創夷堅薨復隨孫策在淮南從攻廬江拔之還俱東渡策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麋等轉下秣陵湖熟句容曲阿普皆有功增兵二千騎五十四進

破烏程石木波門陵傳餘杭普功爲多策入會稽以普爲吳郡都尉治錢唐後徙丹陽都尉居石城復討宣城涇安吳陵陽春穀諸賊皆破之策嘗攻祖郎大爲所圍普與一騎共蔽扞策驅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策因隨出後拜盪寇中郎將領零陵太守從討劉勳於尋陽進攻黃祖於沙羨還鎮石城策薨與張昭等共輔孫權遂周旋三郡平討不服又從征江夏還過豫章別討樂安樂安平定代太史慈備海昏與周瑜爲左右督破曹公於烏林又進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將軍領江夏太守治沙羨食四縣先出諸將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性好施與喜士大夫周瑜卒代領南郡太守權分荆州與劉備普復還領江夏遷盪寇將軍卒吳書曰普殺叛者數百人皆使投火卽日病癘百餘日卒權稱尊號追論普功封子咨爲亭侯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吳書曰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枝葉分離自祖遷于零陵遂家焉蓋少孤嬰丁凶難辛苦備嘗然有壯志雖處貧賤不自同於凡庸常以負薪餘閒學書疏講兵事初爲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孫堅舉義兵蓋從之堅南破山賊北走董卓拜蓋別部司馬堅薨蓋隨策及權擐甲周旋蹈刃居城諸山越不賓有寇難之縣輒用蓋爲守長石城縣吏特難檢御蓋乃署兩掾分主諸曹敎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爲官不以文吏爲稱今賊寇未平

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委付兩掾當檢攝諸曹糾擿謬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若有姦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無爲衆先初皆怖威夙夜恭職久之吏以蓋不視文書漸容人事蓋亦嫌外懈怠時有所省各得兩掾不奉法數事乃悉請諸掾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皆叩頭謝罪蓋曰前已相勑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殺之縣中震慄後轉春穀長尋陽令凡守九縣所在平定遷丹陽都尉抑彊扶弱山越懷附蓋姿貌嚴毅善於養衆每所征討士卒皆爭爲先建安中隨周瑜拒曹公於赤壁建策火攻語在瑜傳（吳書曰赤壁之役蓋爲流矢所中時寒墮水爲吳軍人所得不知其蓋也置廁牀中蓋自彊以一聲呼韓當當聞之曰此公覆聲也向之垂涕解易其衣遂以得生）拜武鋒中郎將武陵蠻夷反亂攻守城邑乃以蓋領太守時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入乃擊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盡歸邑落誅討魁帥附從者赦之自春訖夏寇亂盡平諸幽邃巴醴由誕邑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請見郡境遂清後長沙益陽縣爲山賊所攻蓋又平討加偏將軍病卒于官蓋當官決斷事無留滯國人思之（吳書曰又圖畫蓋形四時祠祭）及權踐祚追論其功賜子柄爵關內侯

韓當字義公遼西令支人也（令音郎定反支音巨兒反）以便弓馬有

脅力幸於孫堅從征伐周旋數犯危難陷敵禽虜爲別部司馬吳書曰當勤苦有功以軍旅陪隸分於英豪故爵位不加終於堅世爲別部司馬及孫策東渡從討三郡遷先登校尉授兵二千騎五十匹從征劉勳破黃祖還討鄱陽領樂安長山越畏服後以中郎將與周瑜等拒破曹公又與呂蒙襲取南郡遷偏將軍領永昌太守宜都之役與陸遜朱然等共攻蜀軍於涿鄉大破之徙威烈將軍封都亭侯曹眞攻南郡當保東南在外爲帥厲將士同心固守又敬望督司奉遵法令權善之黃武二年封石城侯遷昭武將軍領冠軍太守後又加都督之號將敢死及解煩兵萬人討丹陽賊

破之會病卒子綜襲侯領兵其年權征石陽以綜有憂使守武昌而綜淫亂不軌權雖以父故不問綜內懷懼吳書曰綜欲叛恐左右不從因諷使劫畧示欲饒之轉相放效爲行旅大患後因詐言被詔以部曲爲寇盜見詰讓云將吏以下當並收治又言恐罪自及左右因曰惟當去耳遂共圖計以當葬父盡呼親戚姑姊悉以嫁將吏所幸婢妾皆賜與親近殺牛飲酒歃血與共盟誓載父喪將母家屬部曲男女數千人奔魏魏以爲將軍封廣陽侯數犯邊境殺害人民權常切齒東興之役綜爲前鋒軍敗身死諸葛恪斬送其首以白權廟

蔣欽字公奕九江壽春人也孫策之襲袁術欽隨從給事及策東渡拜別部司馬授兵與策周旋平定三郡又

從定豫章調授葛陽尉歷三縣長討平盜賊遷西部都
尉會稽冶賊呂合秦狼等爲亂欽將兵討擊遂禽合狼
五縣平定從討越中郎將以經拘昭陽爲奉邑賀齊討
黟賊欽督萬兵與齊并力黟賊平定從征合肥魏將張
遼襲權於津北欽力戰有功遷盪寇將軍領濡須督後
召還都拜津右護軍典領辭訟權嘗入其堂內母疎帳
縹被妻妾布裙權歎其在貴守約即勑御府爲母作錦
被改易帷帳妻妾衣服悉皆錦繡初欽屯宣城嘗討豫
章賊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權以欽在遠不許
盛由是自嫌於欽曹公出濡須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

盛常畏欽因事害己而欽每稱其善盛既服德論者美
焉（江表傳曰權謂欽曰盛前白卿卿今舉盛欲慕祁奚邪欽對曰臣聞公舉不挾私怨盛忠而勤彊有膽畧器用好萬人督也今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權嘉之）權討關羽欽督
水軍入沔還道病卒權素服舉哀以蕪湖民二百戶田
二百頃給欽妻子子壹封宣城侯領兵拒劉備有功還
赴南郡與魏交戰臨陣卒壹無子弟休領兵後有罪失
業
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也與蔣欽隨孫策爲左右服
事恭敬數戰有功策入會稽署別部司馬授兵權愛其
爲人請以自給策討六縣山賊權住宣城使士自衞不

能千人意尙忽略不治圍落而山賊數千人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或斫中馬鞍衆莫能自定惟泰奮擊投身衞權膽氣倍人左右由泰並能就戰賊既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是日無泰權幾危殆策深德之補春穀長後從攻晥及討江夏還過豫章復補宜春長所在皆食其征賦從討黃祖有功後與周瑜程普拒曹公於赤壁攻曹仁於南郡荆州平定將兵屯岑曹公出濡須泰復赴擊曹公退留督濡須拜平虜將軍時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並不伏也權特爲案行至濡須塢因會諸將大爲酣樂權自行酒到泰前命泰解衣權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鬭處以對畢使復服歡讌極夜其明日遣使者授以御蓋江表傳曰權把其臂因流涕交連字之曰幼平卿爲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卿吳之功臣孤當與卿同榮辱等休戚幼平意快爲之勿以寒門自退也即勑以巳常所用御幘青縑蓋賜之坐罷住駕使泰以兵馬導從出鳴鼓角作鼓吹於是盛等乃伏後權破關羽欲進圖蜀拜泰漢中太守奮威將軍封陵陽侯黃武中卒子邵以騎都尉領兵曹仁出濡須戰有功又從攻破曹休進位裨將軍黃龍二年卒弟承領兵襲侯

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孫策在壽春武往脩謁時年

十八長七尺七寸因從渡江征討有功拜別部司馬策破劉勳多得廬江人料其精銳乃以武爲督所向無前及權統事轉督五校仁厚好施鄉里遠方客多依託之尤爲權所親愛數至其家累有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葬江表傳曰權命以其愛妾殉葬復客二百家孫盛曰昔三良從穆秦師以之不征魏妾既出杜回以之僵仆禍福之報如此之效也權仗計任術以生從死世祚之促不亦宜乎子脩有武風年十九權召見奬厲拜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時諸將新兵多有逃叛而脩撫循得意不失一人權奇之拜爲校尉建安末追錄功臣後封脩都亭侯爲解煩督黃龍元年卒弟表字文奧武庶子也少知名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並侍東宮皆共親友尚書曁豔亦與表善後豔遇罪時人咸自營護信厚言薄表獨不然士以此重之徙太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兄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亡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爲表屈情承順嫡母者是至願也若母不能直當出別居耳表於大義公正如此由是二母感寤雍穆表以父死敵場求用爲將領兵五百人表欲得戰士之力傾意接待士皆愛附樂爲用命時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明素壯悍收考極毒惟死無辭廷尉以聞權以表能得健兒之心

詔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表以狀聞權奇之欲全其名特爲赦明誅戮其黨遷表爲無難右部督封都亭侯以繼舊爵表皆陳讓乞以傳脩子延權不許嘉禾三年諸葛恪領丹陽太守討平山越以表領新安都尉與恪參勢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表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陳讓乞以還官充足精銳詔曰先將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得辭焉表乃稱曰今除國賊報父之仇以人爲本空枉此勁銳以爲僮僕非表志也皆輒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聞權甚嘉之下郡縣料正戶羸民以補其處表在官三年廣開降納得兵萬餘人事捷當出會鄱陽民吳遽等爲亂攻沒城郭屬縣搖動表便越界赴討遽以破敗遂降陸遜拜表偏將軍進封都鄉侯北屯章阬年三十四卒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爲起屋宅子敖年十七拜別部司馬授兵四百人敖卒脩子延復爲司馬代敖延弟永將軍封侯始施明感表自變行爲善遂成健將致位將軍

董襲字元代會稽餘姚人長八尺武力過人（謝承漢書稱襲志節慷慨武毅英烈）孫策入郡襲迎於高遷亭策見而偉之到署門

下賊曹時山陰宿賊黃龍羅周勃聚黨數千人策自出討襲身斬羅勃首還拜別部司馬授兵數千遷揚武都尉從策攻晥又討劉勳於尋陽伐黃祖於江夏策薨權年少初統事太妃憂之引見張昭及襲等問江東可保安不襲對曰江東地勢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衆事襲等爲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衆皆壯其言鄱陽賊彭虎等衆數萬人襲與淩統步騭蔣欽各別分討襲所向輒破虎等望見旌旗便散走旬日盡平拜威越校尉遷偏將軍建安十三年權討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栟閭大紲繫石爲矴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襲與淩統俱爲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船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紲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便開門走兵追斬之明日大會權舉觴屬襲曰今日之會斷紲之功也曹公出濡須襲從權赴之使襲督五樓船住濡須口夜卒暴風五樓船傾覆左右散走舸乞使襲出襲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喪供給甚厚

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吳書曰寧本南陽人其先客於巴郡寧爲吏舉計掾

補蜀郡丞頃之棄官歸家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爲之渠帥羣聚相隨挾持弓弩負毦帶鈴民聞鈴聲卽知是寧吳書曰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繒錦維舟去或割棄以示奢也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接待隆厚者乃與交歡不爾卽放所將奪其資貨於長吏界中有所賊害作其發負至二十餘年止不攻劫頗讀諸子乃往依劉表因居南陽不見進用後轉托黃祖祖又以凡人畜之吳書曰寧將僮客八百人就劉表表儒人不習軍事時諸英豪各各起兵寧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一朝土崩幷受其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祖三年不禮之權討祖祖軍敗奔走追兵急寧以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校尉凌操祖既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祖不用令人化誘其客客稍亡寧欲去恐不獲免獨憂悶不知所出飛知其意乃要寧爲之置酒謂曰吾薦子者數矣主不能用日月逾邁人生幾何宜自遠圖庶遇知己寧良久乃曰雖有其志未知所由飛曰吾欲白子爲邾長於是去就孰與臨版轉丸乎寧曰幸甚飛白祖聽寧之縣招懷亡客幷義從者得數百人於是歸吳周瑜呂蒙皆共薦達孫權加異同於舊臣寧陳計曰今漢祚日微曹操彌憍終爲篡盜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規之不可後操圖之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欺弄務於貨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脩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

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權深納之張昭時在坐難曰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果禽祖盡獲其士衆遂授寧兵屯當口吳書曰初權破祖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飛令人告急於寧寧曰飛若不言吾豈忘之權為諸將置酒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為權言飛疇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捐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為君致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權乃赦之後隨周瑜拒破曹公於烏林攻曹仁於南郡未拔寧建計先徑進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時手下有數百兵并所新得僅滿千人曹仁乃令五六千人圍寧寧受攻累日敵設高樓雨射城中士衆皆懼惟寧談笑自若遣使報瑜瑜用呂蒙計帥諸將解圍後隨魯肅鎮益陽拒關羽羽號有三萬人自擇選鋭士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云欲夜涉渡肅與諸將議寧時有三百兵乃曰可復以五百人益吾吾往對之保羽聞吾欬唾不敢涉水涉水即是吾禽肅便選千兵益寧寧乃夜往羽聞之住不渡而結柴營今遂名此處為關羽瀨權嘉寧功拜西陵太守領陽新

下雉兩縣後從攻晥爲升城督寧手持練身緣城爲吏士先卒破獲朱光計功呂蒙爲最寧次之拜折衝將軍後曹公出濡須寧爲前部督受勑出斫敵前營權特賜米酒衆殽寧乃料賜手下百餘人食食畢寧先以銀盌酌酒自飲兩盌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時持寧引白削置膝上呵謂之曰卿見知於至尊孰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見寧色厲即起拜時酒通酌兵各一銀盌至二更時銜枚出斫敵敵驚動遂退寧益貴重增兵二千人江表傳曰曹公出濡須號步騎四十萬臨江飲馬權率衆七萬應之使寧領三千人爲前部督權密勑寧使夜入魏軍寧乃選手下健兒百餘人徑詣曹公營下使拔鹿角踰壘入營斬得數十級北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寧已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因夜見權權喜曰足以驚駭老子否聊以觀卿膽耳即賜絹千疋刀百口權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相敵也停住月餘北軍便退寧雖麤猛好殺然開爽有計略輕財敬士能厚養健兒健兒亦樂爲用命建安二十年從攻合肥會疫疾軍旅皆已引出唯車下虎士千餘人并呂蒙蔣欽凌統及寧從權逍遙津北張遼覘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寧引弓射敵與統等死戰寧厲聲問鼓吹何以不作壯氣毅然權尤嘉之吳書曰凌統怨寧殺其父操寧常備統不與相見權亦命統不得讎之嘗於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楯以身分之後權知統意因令寧將兵遂從屯於半州寧廚下兒曾有過走投呂蒙蒙恐寧殺之故不

郎還後寧齎禮禮蒙母臨當與升堂乃出厨下兒還寧寧許蒙不殺斯須還船縛置桑樹自挽弓射殺之畢勅船人更增舸纜解衣臥船中蒙大怒擊鼓會兵欲就船攻寧寧聞之故臥不起蒙母徒跣出諫蒙曰至尊待汝如骨肉屬汝以大事何有以私怒而欲攻殺甘寧寧死之日縱至尊不問汝是爲臣下非法蒙素至孝聞母言卽豁然意釋自至寧船笑呼之曰興霸老母待卿食急上寧涕泣歔欷曰負卿與蒙俱還見母歡宴竟日寧卒權痛惜之子瓌以罪徙會稽無幾死

淩統字公績吳郡餘杭人也父操輕俠有膽氣孫策初輿每從征伐常冠軍履鋒守永平長平治山越姦猾斂手遷破賊校尉及權統軍從討江夏入夏口先登破其前鋒輕舟獨進中流矢死統年十五左右多稱述者權亦以操死國事拜統別部司馬行破賊都尉使攝父兵後從擊山賊權破保屯先還餘麻屯萬人統與督張異等留攻圍之克日當攻先期統與督陳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因督祭酒陵轢一坐舉罰不以其道統疾其侮慢面折不爲用勤怒詈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答衆因罷出勤乘酒凶悖又於道路辱統統不忍引刀斫勤數日乃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厲士卒身

當矢石所攻一面應時披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還自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毅使得以功贖罪後權復征江夏統爲前鋒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乘一船常去大兵數十里行入右江斬黃祖將張碩盡復船人還以白權引軍兼道水陸並集時呂蒙敗其水軍而統先搏其城於是大獲權以統爲承烈都尉與周瑜等拒破曹公於烏林遂攻曹仁遷爲校尉雖在軍旅親賢接士輕財重義有國士之風又從破晥拜盪寇中郎將領沛相與呂蒙等西取三郡反自益陽從往合肥爲右部督時權徹軍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權使追還前兵兵去已遠勢不相及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扶扞權出敵已毀橋橋之屬者兩版權策馬驅馳統復還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權已免乃還橋敗路絕統被甲潛行權既御船見之驚喜統痛親近無反者悲不自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績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人吳書曰統創甚權遂留統於舟盡易其衣服其創賴得卓氏良藥故得不死拜偏將軍倍給本兵時有薦同郡盛暹於權者以爲梗槩大節有過於統權曰且令如統足矣後召暹夜至時統已臥聞之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善不害如此統以山中人尙多壯悍可以威恩誘也權令東占且討之命勅屬城

凡統所求皆先給後聞統素愛士士亦慕焉得精兵萬餘人過本縣步入寺門見長吏懷三版恭敬盡禮親舊故人恩意益隆事畢當出會病卒時年四十九權聞之拊牀起坐哀不能自止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使張承爲作銘誄二子烈封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書十日一令乘馬追錄統功封烈亭侯還其故兵後烈有罪免封復襲爵領兵孫盛曰觀孫權之養士也傾心竭思以求其死力泣周泰之夷殉陳武之妾請呂蒙之命育淩統之孤卑曲苦志如此之勤也是故雖令德無聞仁澤罔著而能屈彊荆吳僭擬年歲者抑有由也然霸王之道期於大者遠者是以先王建德義之基恢信順之宇制經略之綱明貴賤之序易簡而其親可久體全而其功可大豈委瑣近務邀利於當年哉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其是之謂乎

徐盛字文嚮琅邪莒人也遭亂客居吳以勇氣聞孫權統事以爲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守柴桑長拒黃祖祖子射嘗率數千人下攻盛盛時吏士不滿二百與相拒擊傷射吏士千餘人已乃開門出戰大破之射遂絕迹不復爲寇權以爲校尉蕪湖令復討臨城南阿山賊有功徙中郎將督校兵曹公出濡須從權禦之魏嘗大出橫江盛與諸將俱赴討時乘蒙衝遇迅風船落敵岸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突斫敵敵披退走有

所傷殺風止便還權大壯之及權爲魏稱藩魏使邢貞拜權爲吳王權出都亭候貞貞有驕色張昭既怒而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旅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後遷建武將軍封都亭侯領廬江太守賜臨城縣爲奉邑劉備次西陵盛攻取諸屯所向有功曹休出洞口盛與呂範全琮渡江拒守遭大風船人多喪盛收餘兵與休夾江休使兵將就船攻盛盛以少禦多敵不能克各引軍退遷安東將軍封蕪湖侯後魏文帝大出有渡江之志盛建

計從建業築圍作薄落圍上設假樓江中浮船諸將以爲無益盛不聽固立之文帝到廣陵望圍愕然彌漫數百里而江水盛長便引軍退諸將乃伏干寶晉紀所云疑城已注孫權傳魏氏春秋云文帝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也黃武中卒子楷襲爵領兵

潘璋字文珪東郡發干人也孫權爲陽羨長始往隨權性博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輒言後豪富相還權奇愛之因使召募得百餘人遂以爲將討山賊有功署別部司馬後爲吳大市刺姦盜賊斷絕由是知名遷豫章西安長劉表在荊州民數被寇自璋在事寇不入境比縣建昌起爲賊亂轉領建昌加武猛校尉討治惡

民旬月盡平召合遺散得八百人將還建業合肥之役張遼奄至諸將不備陳武鬬死宋謙徐盛皆披走璋身次在後便馳進橫馬斬謙盛兵走者二人兵皆還戰權甚壯之拜偏將軍遂領百校屯半州權征關羽璋與朱然斷羽走道到臨沮住夾石璋部下司馬馬忠禽羽并羽子平都督趙累等權即分宜都至秭歸二縣爲固陵郡拜璋爲太守振威將軍封溧陽侯甘寧卒又并其軍劉備出夷陵璋與陸遜并力拒之璋部下斬備護軍馮習等所殺傷甚衆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魏將夏侯尚等圍南郡分前部三萬人作浮橋渡百里洲上諸葛瑾楊粲竝會兵赴救未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絕璋曰魏勢始盛江水又淺未可與戰便將所領到魏上流五十里伐葦數百萬束縛作大筏欲順流放火燒敗浮橋作筏適畢伺水長當下便引退璋下備陸口權稱尊號拜右將軍璋爲人麤猛禁令肅然好立功業所領兵馬不過數千而其所在常如萬人征伐止頓便立軍市他軍所無皆仰取足然性奢泰末年彌甚服物僭擬吏兵富者或殺取其財物數不奉法監司舉奏權惜其功而輒原不問嘉禾三年卒子平以無行徙會稽璋妻居建業賜田宅復客五十家

丁奉字承淵廬江安豐人也少以驍勇爲小將屬甘寧陸遜潘璋等數隨征伐戰鬬常冠軍每斬將搴旗身被創夷稍遷偏將軍孫亮即位爲冠軍將軍封都亭侯魏遣諸葛誕胡遵等攻東興諸葛恪率軍拒之諸將皆曰敵聞太傅自來上岸必遁走奉獨曰不然彼動其境內悉許洛兵大舉而來必有成規豈虛還哉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勝之及恪上岸奉與將軍唐咨呂據留贊等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道帥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至遂據徐塘天寒雪敵諸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鎧著冑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爲設備奉縱兵斫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遷滅寇將軍進封都亭侯魏將文欽來降以奉爲虎威將軍從孫峻至壽春迎之與敵追軍戰於高亭奉跨馬持矛突入其陣中斬首數百獲其軍器進封安豐侯太平二年魏大圍之遣朱異唐咨等往救復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爲先登屯於黎漿力戰有功拜左將軍孫休即位與張布謀欲誅孫綝布曰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略過人能斷大事休召奉告曰綝秉國威將行不軌欲與將軍誅之奉曰丞

相兄弟友黨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臘會有陛下兵以誅之也休納其計因會請綝奉與張布目左右斬之遷大將軍加左右都護永安三年假節領徐州牧六年魏伐蜀奉率諸軍向壽春爲救蜀之勢蜀亡軍還休薨奉與丞相濮陽興等從萬彧之言共迎立孫晧遷右大司馬左軍師寶鼎三年晧命奉與諸葛靚攻合肥奉與晉大將石苞書搆而間之苞以徵還建衡元年奉復帥衆治徐塘因攻晉穀陽穀陽民知之引去奉無所獲晧怒斬奉導軍三年奉貴而有功漸以驕矜或有毀之者晧追以前出軍事徙奉家於臨川奉弟封官至後將軍先奉死

評曰凡此諸將皆江表之虎臣孫氏所厚待也以潘璋之不修權能忘過記功其保據東南宜哉陳表將家支庶而與胄子名人比翼齊衡拔萃出類不亦美乎

吳志卷十

吳志卷十考證

程普增兵二千騎五十四○四疑作匹

韓當爲別部司馬注以軍旅陪隷分於英豪○分疑作介

綜內懷懼注又言恐罪自及○自及元本作及已

蔣欽孫策之襲袁術欽隨從給事○臣明楷按孫策傳袁術僭號策止以書責而絕之未有襲術之事疑有誤

賀齊討黝賊欽督萬兵與齊并力○黝賊疑作黟賊

周泰惟泰奮擊投身衞權○監本訛作奮激沒身今改

正
遣使者授以御蓋注威平意快爲之勿以寒門自退也
○威平疑作幼平周泰字也
陳武收考極毒惟死無辭○惟元本作雖
甘寧祖又以凡人畜之注祖三年不禮之○毛本作三
年祖不禮之
又注吾薦子者數矣主不能用○臣龍官按各本俱
作王不能用誤黃祖未嘗爲王也
遂授寧兵屯當口注今爲君致之若走去何○致疑作
置陳范二史此二字多通用若走去何監本譌作若
走云何今改正
涉水卽是吾禽○元本作卽爲吾禽
卽起拜時酒通酌兵各一銀盌○毛本作卽起拜持酒
太平御覽作次通酌兵各一銀盌多次字
權尤嘉之注因操刀持楯○元本作操刀持矟
夌統復襲爵領兵注豈委璅近務邀利於當年哉○監
本譌作踒璅臣龍官按踒音窩訓折足也於璅義無
涉當作委璅今改正
徐盛射遂絕迹不復爲寇○元本作不敢爲寇
潘璋禁令肅然好立功業○功業各本俱譌作功夫今

改正

丁奉太平二年魏大圍之○元修本太平二年下有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來降十二字魏大圍之作魏人圍之

夲無所獲晧怒斬奉導軍三年○三年下疑脫卒字

吳志卷十考證

吳志卷十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朱治　朱然子績　呂範子據　朱桓子異

朱治字君理丹陽故鄣人也初為縣吏後察孝廉州辟從事隨孫堅征伐中平五年拜司馬從討長沙零桂等三郡賊周朝蘇馬等有功堅表治行都尉從破董卓於陽人入洛陽表治行督軍校尉特將步騎東助徐州牧陶謙討黃巾會堅薨治扶翼策依就袁術後知術政德不立乃勸策還平江東時太傅馬日磾在壽春辟治為

掾遷吳郡都尉是時吳景已在丹陽而策爲術攻廬江於是劉繇恐爲袁孫所幷遂搆嫌隙而策家門盡在州下治乃使人於曲阿迎太妃及權兄弟所以供奉輔護甚有恩紀治從錢唐欲進到吳吳郡太守許貢拒之於由拳治與戰大破之貢南就山賊嚴白虎治遂入郡領太守事策既走劉繇東定會稽權年十五治舉爲孝廉後策薨治與張昭等共尊奉權建安七年權表治爲九眞太守行扶義將軍割婁由拳無錫毗陵爲奉邑置長吏征討夷越佐定東南禽截黃巾餘類陳敗萬秉等黃武元年封毗陵侯領郡如故二年拜安國將軍金印紫綬徙封故鄣權歷位上將及爲吳王治每進見權常親迎執版交拜饗宴贈賜恩敬特隆至從行吏皆得奉贄私覿其見異如此初權弟翊性峭急喜怒快意治數責教諭以道義權從兄豫章太守賁女爲曹公子婦及曹公破荊州威震南土賁畏懼欲遣子入質治聞之求往見賁爲陳安危江表傳載治說賁曰破虜將軍昔率義兵入討董卓聲冠中夏義士壯之討逆繼世廓定六郡特以君侯骨肉至親器爲時生故表漢朝剖符大郡兼建將校仍關綜兩府榮冠宗室爲遠近所瞻加討虜聰明神武繼承洪業攬結英雄周濟世務軍衆日盛事業日隆雖昔蕭王之在河北無以加也必克成王基應運東南故劉玄德遠布腹心求見拯救此天下所共知也前在東聞道路之言云將軍有異趣良用憮然今曹公阻兵傾覆漢室幼帝流離百姓元元未知所歸而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煙城邑空虛道殣相望

士歎於外婦怨乎室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以此料之豈能越長江與我爭利哉將軍當斯時也而欲背骨肉之親違萬安之計割同氣之膚啖虎狼之口爲一女子改慮易圖失機毫釐差以千里豈不惜哉責由此遂止權常歎治憂勤王事性儉約雖在富貴車服惟供事權優異之自令督軍御史典屬城文書治領四縣租稅而已然公族子弟及吳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數治率數年一遣詣王府所遣數百人每歲時獻御權答報過厚是時丹陽深地頻有姦叛亦以年向老思戀土風自表屯故鄣鎮撫山越諸父老故人莫不詣門治皆引進與共飲宴鄉黨以爲榮在故鄣歲餘還吳黃武三年卒在郡三十一年年六十九子才素爲校尉領兵旣嗣父爵遷偏將軍吳書曰才字君業爲人精敏善騎射權愛異之常侍從游戲少以父任爲武衛校尉領兵隨從征伐屢有功捷本郡議者以才少處榮貴未留意於鄉黨才乃歎曰我初爲將謂跨馬蹈敵當身履鋒足以揚名不知鄉黨復追迹其舉措乎於是更折節爲恭留意於賓客輕財尙義施不望報又學兵法名聲始聞於遠近會疾卒才弟紀權以策女妻之亦以校尉領兵紀弟緯萬歲皆早夭才子琬襲爵爲將至鎮西將軍

朱然字義封治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策乞以爲嗣策命丹陽郡以羊酒召然然到吳策優以禮賀然嘗與權同書學結恩愛至權統事以然爲餘姚長時年十九後遷山陰令加折衝校尉督五縣

乾隆四年校刊

權奇其能分丹陽爲臨川郡然爲太守臣松之案此郡尋罷非今臨川郡授兵二千人會山賊盛起然平討旬月而定曹公出濡須然備大塢及三關屯拜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從討關羽別與潘璋到臨沮禽羽遷昭武將軍封西安鄉侯虎威將軍呂蒙病篤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爲可任蒙卒權假然節鎮江陵黃武元年劉備舉兵攻宜都然督五千人與陸遜并力拒備然別攻破備前鋒斷其後道備遂破走拜征北將軍封永安侯魏遣曹真夏侯尚張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住宛爲其勢援連屯圍城權遣將軍孫盛督萬人備州上立圍塢爲然外救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卽時却退郃據州上圍守然中外斷絕權遣潘璋楊粲等解而圍不解時然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眞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而無恐意方厲吏士伺閒隙攻破兩屯魏攻圍然凡六月日未退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欲盡因與敵交通謀爲內應垂發事覺然治戮泰尚等不能克乃徹攻退還由是然名震於敵國改封當陽侯六年權自率衆攻石陽及至旋師潘璋斷後夜出錯亂敵追擊璋璋不能禁然卽還住拒敵使

前船得引極遠徐乃後發黃龍元年拜車騎將軍右護軍領兗州牧頃之以兗州在蜀分解牧職嘉禾三年權與蜀克期大舉權自向新城然與全琮各受斧鉞爲左右督會吏士疾病故未攻而退赤烏五年征柤中襄陽記曰柤音如租稅之租柤中在上黃界去襄陽一百五十里魏時夷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萬餘家屯此分布在中廬宜城西山鄢沔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陸良田沔南之膏腴沃壤謂之柤中魏將蒲忠胡質各將數千人忠要遮險隘圖斷然後質爲忠繼援時然所督兵將先四出閒問不暇收合便將帳下見兵八百人逆掩忠戰不利質等皆退孫氏異同評曰魏志及江表傳云然以景初元年正始二年再出爲寇所破胡質蒲忠在景初元年魏志承魏書依違不說質等爲然所破而直云然退耳吳志說赤烏五年於魏爲正始三年魏將蒲忠與朱然戰忠不利質等皆退按魏少帝紀及孫權傳是歲並無事當是陳壽誤以吳嘉禾六年爲赤烏五年耳九年復征柤中魏將李興等聞然深入率步騎六千斷然後道然夜出逆之軍以勝反先是歸義馬茂懷姦覺誅權深忿之然臨行上疏曰馬茂小子敢負恩養臣今奉天威事蒙克捷欲令所獲震耀遠近方舟塞江使足可觀以解上下之忿惟陛下識臣先言責臣後效權時抑表不出然既獻捷羣臣上賀權乃舉酒作樂而出然表曰此家前初有表孤以爲難必今果如其言可謂明於見事也遣使拜然爲左大司馬右軍師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脩潔其所

文采惟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常在戰場臨急膽定尤過絕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諸葛瑾子融步騭子恊雖各襲任權特復使然總爲大督又陸遜亦本功臣名將存者惟然莫與比隆寢疾二年後漸增篤權晝爲減膳夜爲不寐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權輒召見口自問訊入賜酒食出從布帛自創業功臣疾病權意之所鍾呂蒙凌統最重然其次矣年六十八赤烏十二年卒權素服舉哀爲之感慟子績嗣

績字公緒以父任爲郎後拜建忠都尉叔父才卒績領其兵隨太常潘濬討五溪以膽力稱遷偏將軍營下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魯王霸注意交績嘗至其廨就之坐欲與結好績下地住立辭而不當然卒績襲業拜平魏將軍樂鄉督明年魏征南將軍王昶率衆攻江陵城不克而退績與奮威將軍諸葛融書曰昶遠來疲困馬無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繼吾欲破之於前足下乘之於後豈一人之功哉宜同斷金之義融答許績績便引兵及昶於紀南紀南去城三十里績先戰勝而融不進績後失利權深嘉績盛責怒

融融兄大將軍恪貴重故融得不廢初績與恪融不平及此事變爲隙益甚建興元年遷鎮東將軍二年春恪向新城要績幷力而留置半州使融兼其任冬恪融被害績復還樂鄉假節太平二年拜驃騎將軍孫綝秉政大臣疑貳績恐吳必擾亂而中國乘釁乃密書結蜀使爲幷兼之慮蜀遣右將軍閻宇將兵五千增白帝守以須績之後命永安初遷上大將軍都護督自巴丘上迄西陵元興元年就拜左大司馬初然爲治行喪竟乞復本姓權不許績以五鳳中表還爲施氏建衡二年卒

呂範字子衡汝南細陽人也少爲縣吏有容觀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女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者邪遂與之婚後避亂壽春孫策見而異之範遂自委昵將私客百人歸策時太妃在江都策遣範迎之徐州牧陶謙謂範爲袁氏覘候諷縣掠考範範親客健兒篡取以歸時唯範與孫河常從策跋涉辛苦危難不避策亦親戚待之每與升堂飲宴於太妃前後從策攻破廬江還俱東渡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麋下小丹陽湖熟領湖熟相策定秣陵曲阿收笮融劉繇餘衆增範兵二千騎五十匹後領宛陵令討破丹陽賊還吳遷都督江表傳曰策從容獨與範棊範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範在遠聞綱紀猶有

不整者範願蹔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卿既上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碎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褠著袴褶執鞭詣閤下啓事自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是時下邳陳瑀自號吳郡太守住海西與彊族嚴白虎交通策自將討虎別遣範與徐逸攻瑀於海西梟其大將陳牧九州春秋曰初平三年揚州刺史陳禕死袁術使瑀領揚州牧後術爲曹公所敗於封丘南人叛瑀瑀拒之術走陰陵好辭以下瑀瑀不知權而又怯不即攻術術於淮北集兵向壽春瑀懼使其弟公瑛請和於術術執之而進瑀走歸下邳又從攻祖郎於陵陽太史慈於勇里七縣平定拜征虜中郎將征江夏還平鄱陽策薨奔喪于吳後權復征江夏範與張昭留守曹公

至赤壁與周瑜等俱拒破之拜裨將軍領彭澤太守以彭澤柴桑歷陽爲奉邑劉備詣京見權範密請留備後遷平南將軍屯柴桑權討關羽過範館謂曰昔早從卿言無此勞也今當上取之卿爲我守建業權破羽還都武昌拜範建威將軍封宛陵侯領丹陽太守治建業督扶州以下至海轉以溧陽懷安寧國爲奉邑曹休張遼臧霸等來伐範督徐盛全琮孫韶等以舟師拒休等於洞口遷前將軍假節改封南昌侯時遭大風船人覆溺死者數千還軍拜揚州牧性好威儀州民如陸遜全琮及貴公子皆脩敬虔肅不敢輕脫其居處服飾於時奢

靡然勤事奉法，故權悅其忠，不怪其侈。江表傳曰：人有白範與賀齊奢麗夸綺，服飾僭擬王者。權曰：昔管仲踰禮，桓公優而容之，無損於霸。今子衡、公苗身無夷吾之失，但其器械精好，舟車嚴整耳，此適足作軍容，何損於治哉？告者乃不敢復言。初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為傳著簿書，使無譴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黃武七年，範遷大司馬，印綬未下，疾卒。權素服舉哀，遣使者追贈印綬。及還都建業，權過範墓，呼曰：子衡！言及流涕，祀以太牢。江表傳曰：初權移都建業，大會將相文武，時謂嚴畯曰：孤昔歎魯子敬比鄧禹，呂子衡方吳漢，聞卿諸人未平此論，今定云何？畯退席曰：臣未解指趣，謂肅、範受饒，褒歎過實。權曰：昔鄧仲華初見光武，光武時受更始使，撫河北，行大司馬事耳，未有帝王志也。禹勸之以復漢業，是禹開初議之端矣。子敬英爽有殊略，孤始與一語，便及大計，與禹相似，故比之。呂子衡忠篤亮直，性雖好奢，然以憂公為先，不足為損，避袁術自歸於兄，兄作大將，別領部曲，故憂兄事，乞為都督，辦護脩整，加之恪勤，與吳漢相類，故方之。皆有旨趣，非孤私之也。畯乃服。範長子先卒，次子據嗣。

據字世議，以父任為郎，後範寢疾，拜副軍校尉，佐領軍事。範卒，遷安軍中郎將。數討山賊，諸深惡劇地，所擊皆破。隨太常潘濬討五谿，復有功。朱然攻樊，據與朱異破城外圍，還拜偏將軍，入補馬閑右部督，遷越騎校尉。太元元年，大風，江水溢流，漸淹城門，權使視水，獨見據使

人取大船以備害權嘉之拜盪魏將軍權寢疾以據爲
太子右部督太子卽位拜右將軍魏出東興據赴討有
功明年孫峻殺諸葛恪遷據爲驃騎將軍平西宮事五
鳳二年假節與峻等襲壽春還遇魏將曹珍破之於高
亭太平元年帥師侵魏未及淮聞孫峻死以從弟綝自
代據大怒引軍還欲廢綝綝聞之使中書奉詔詔文欽
劉纂唐咨等使取據又遣從兄慮以都下兵逆據於江
都左右勸據降魏據曰恥爲叛臣遂自殺夷三族

朱桓字休穆吳郡吳人也孫權爲將軍桓給事幕府除
餘姚長往遇疫癘穀食荒貴桓分部良吏隱親醫藥飱
粥相繼士民感戴之遷盪寇校尉授兵二千人使部伍
吳會二郡鳩合遺散期年之閒得萬餘人後丹陽鄱陽
山賊蜂起攻沒城郭殺略長吏處處屯聚桓督領諸將
周旋赴討應皆平定稍遷裨將軍封新城亭侯後代周
泰爲濡須督黃武元年魏使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
濡須仁欲以兵襲取州上僞先揚聲欲東攻羨溪桓分
兵將赴羨溪旣發卒得仁進軍拒濡須七十里閒桓遣
使追還羨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
在者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
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

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又謂士衆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爲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督諸葛虔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部曲妻子所在也仁自將萬人留橐皐復爲泰等後拒桓部兵將攻取油船或別擊雕等桓等身自拒泰燒營而退遂梟雕生虜雙送武昌臨陣斬溺死者千餘權嘉桓功

封嘉興侯遷奮武將軍領彭城相黃武七年鄱陽太守周魴譎誘魏大司馬曹休休將步騎十萬至晥城以迎魴時陸遜爲元帥全琮與桓爲左右督各督三萬人擊休休知見欺當引軍還自負衆盛邀於一戰桓進計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先與陸遜議遜以爲不可故計不施行黃龍元年拜桓前將軍領青州牧假節嘉禾

六年、魏廬江主簿呂習請大兵自迎欲開門爲應桓與衛將軍全琮俱以師迎既至事露軍當引還城外有溪水去城一里所廣三十餘丈深者八九尺淺者半之諸軍勒兵渡去桓自斷後時廬江太守李膺整嚴兵騎欲須諸軍半渡因迫擊之及見桓節蓋在後卒不敢出其見憚如此是時全琮爲督權又令偏將軍胡綜宣傳詔命參與軍事琮以軍出無獲議欲部分諸將有所掩襲桓素氣高恥見部伍乃往見琮問行意感激發怒與琮校計琮欲自解因曰上自令胡綜爲督綜意以爲宜爾桓愈恚恨還乃使人呼綜綜至軍門桓出迎之顧謂左右曰我縱手汝等各自去有一人旁出語綜使還桓出不見綜知左右所爲因斫殺之桓佐軍進諫刺殺佐軍遂託狂發詣建業治病權惜其功能故不罪孫盛曰書云臣無作威作福作威作福則凶于而家害于而國桓之賊忍殆虎狼也人君且猶不可況將相乎語曰得一夫而失一國縱罪虧刑失孰大焉　使子異攝領部曲令醫視護數月復遣還中洲權自出祖送謂曰今寇虜尚存王塗未一孤當與君共定天下欲令君督五萬人專當一面以圖進取想君疾未復發也桓曰天授陛下聖姿當君臨四海猥重任臣以除奸逆臣疾當自愈吳錄曰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捋陛下鬚無所復恨權馮几前席桓進前捋鬚曰臣今日眞可謂捋虎鬚也權大笑　桓性護前恥爲人下

每臨敵交戰節度不得自由輒嗔恚憤激然輕財貴義兼以彊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愛養吏士贍護六親俸祿產業皆與共分及桓疾困舉營憂戚年六十二赤烏元年卒吏士男女無不號慕又家無餘財權賜鹽五千斛以周喪事子異嗣

異字季文以父任除郎文士傳曰張惇子純與張儼及異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告曰老鄙相聞饑渴甚矣夫驃騄以迅驟爲功鷹隼以輕疾爲妙其爲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儼乃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三人各隨其目所見而賦之皆成而後坐據大歡悅後拜騎都尉代桓領兵赤烏四年隨朱然攻魏樊城建計破其外圍還拜偏將軍魏廬江太守文欽營住六安多設屯砦置諸道要以招誘亡叛爲邊寇害異乃身率其手下二千人掩破欽七屯斬首數百遷揚武將軍權與論攻戰辭對稱意權謂異從父驃騎將軍據曰本知季文獪定見之復過所聞十三年文欽詐降密書與異欲令自迎異表呈欽書因陳其僞不可便迎權詔曰方今北土未一欽云欲歸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譎者但當設計網以羅之盛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呂據督二萬人與異并力至北界欽果不降建興元年遷鎮南將軍是歲魏遣胡遵諸葛誕等出東興異督水軍攻浮梁壞

之魏軍大破吳書曰異又隨諸葛恪圍新城城既不拔異等皆言宜速還豫章襲石頭城不過數日可拔恪以書曉異異投書於地曰不用我計而用傒子言恪大怒立奪其兵遂廢還建業太平二年假節爲大都督救壽春圍不解還軍爲孫綝所枉害吳書曰綝要異相見將往恐陸抗止之異曰子通家人耳當何所疑乎遂往綝使力人於坐上取之異曰我吳國忠臣有何罪乎乃拉殺之

評曰朱治呂範以舊臣任用朱然朱桓以勇烈著聞呂據朱異施績咸有將領之才克紹堂構若範桓之越隘得以吉終至於據異無此之尤而反罹殃者所遇之時殊也

吳志卷十一

吳志卷十一考證

朱然諸葛瑾子融步騭子協雖各襲任○各宋本作名

績字公緒○公緒監本訛公績今改正

呂範策亦親戚待之○亦元本作以

還吳遷都督注範出便釋褠著袴褶執鞭詣閤下啓事

日稱領都督○臣明楷按日稱疑作自稱上文呂範

欲暫領都督以策意未許故出而自稱也

祀以太牢注大會將相文武時謂嚴畯曰○時册府作

特

呂據獨見據使人取大船以備害○備害太平御覽作

備宮

朱桓卒得仁進軍拒濡須七十里問桓遣使追還羨溪兵○監本訛作七十里間 臣龍官按此當作問言仁揚聲攻羨溪實欲襲取濡須此時卒得其進軍音問也今改正

朱異本知季文獪定見之復過所聞○監本訛作儈 臣龍官按儈訓悶訓惡與語意不合應作獪言其狡獪也今改正

魏軍大破注不用我計而用傒子言○臣浩按傒子二字不可曉疑作傒子此朱異詈元遜之辭也

吳志卷十二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虞翻子汜忠聳昺　陸績　張溫　駱統　陸瑁

吾粲　朱據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吳書曰翻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太守王朗命爲功曹孫策征會稽翻時遭父喪衰絰詣府門朗欲就之翻乃脫衰入見勸朗避策朗不能用拒戰敗績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部侯官侯官長閉城不

受翻往說之然後見納吳書曰翻始欲送朗到廣陵朗惑王方平讖言疾來邀我南嶽相求故遂南行既至侯官又欲投交州翻諫朗曰此妄書耳交州無南嶽安所投乎乃止朗謂翻曰卿有老母可以還矣翻別傳曰朗使翻見豫章太守華歆圖起義兵翻未至豫章聞孫策向會稽翻乃還會遭父喪以臣使有節不敢過家星行追朗至侯官朗遣翻還然後奔喪而傳云孫策之來翻衰絰詣府門勸朗避策則為大異翻既歸策復命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身詣翻第江表傳曰策書謂翻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勿謂孫策作郡吏相待也策好馳騁游獵翻諫曰明府用烏集之衆驅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雖漢高帝不及也至於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常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虵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諶草創之計是以行耳吳書曰策討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右分行逐賊獨騎與翻相得山中翻問左右安在策曰悉行逐賊翻曰危事也令策下馬此草深卒有驚急馬不及縈策但牽之執弓矢以步翻善用矛請在前行得平地勸策乘馬策曰卿無馬奈何答曰翻能步行日可二百里自征討以來吏卒無及翻者明府試躍馬翻能疏步隨之行及大道得一鼓吏策取角自鳴之部曲識聲小大皆出遂從周旋平定三郡江表傳曰策討黃祖旋軍欲過取豫章特請翻語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加聞其戰具甚少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即奉命辭行徑到郡請被褠葛巾與歆相見謂歆曰君自料名聲之在海內孰與鄙郡故王府君歆曰不及也翻曰豫章資糧多少器仗精否士民勇果孰與鄙郡又曰不如也翻曰討逆將軍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親見南定鄙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為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椒丘僕便還去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與君辭矣翻既去歆明旦出城遣吏迎策策既定豫章引軍還吳

乾隆四年校刊

饗賜將士計功行賞謂翻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磾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語我東方人多才耳但恨學問不博語議之間有所不及耳孤意猶謂未耳卿博學洽聞故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妄語兒卿不願行便使子綱恐子綱不能結兒輩舌也翻曰翻是明府家寶而以示人人倘留之則去明府良佐故前不行耳策笑曰然因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爲吾蕭何守會稽耳後三日便遣翻還都臣松之以爲王華二公於擾攘之時抗猛銳之鋒俱非所能歆之名德實高於朗而江表傳述翻說華云海內名聲孰與於王此言非也然王公拒戰華逆請服寔由孫策初起名微衆寡故王能舉兵豈武勝哉策後威力轉盛勢不可敵華量力而止非必用仲翔之說也若使易地而居亦華戰王服耳按吳歷載翻謂歆曰竊聞明府與王府君齊名中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歆答曰孤不如王會稽翻復問不審豫章精兵何如會稽對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因述孫策才略殊異用兵之奇歆乃答云當去此說爲勝也翻出歆遣使迎策二說有不同

翻出爲富春長策薨諸長吏竝欲出赴喪翻曰恐鄰縣山民或有奸變遠委城郭必致不虞因留制服行喪諸縣皆效之咸以安寧吳書曰策薨權統事定武中郎將暠策之從兄也屯烏程整帥吏士欲取會稽會稽聞之使民守城以俟嗣主之命因令人告諭暠會稽典錄載翻說暠曰討逆明府不竟天年今攝事統衆宜在孝廉翻已與一郡吏士嬰城固守必欲出一旦之命爲孝廉除害惟執事圖之於是暠退臣松之案此二書所說策亡之時翻猶爲功曹與本傳不同後翻州舉茂才漢召爲侍御史曹公爲司空辟皆不就吳書曰翻聞曹公辟曰盜跖欲以餘財汚良家邪遂拒不受翻與少府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覩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也會稽東

部都尉張紘又與融書曰虞仲翔前頗爲論者所侵美寶爲質彫摩益光不足以損孫權以爲騎都尉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坐徙丹陽涇縣呂蒙圖取關羽稱疾還建業以翻兼知醫術請以自隨亦欲因此令翻得釋也後蒙舉軍西上南郡太守麋芳開城出降蒙未據郡城而作樂沙上翻謂蒙曰今區區一心者麋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蒙即從之時城中有伏計賴翻謀不行關羽既敗權使翻筮之得兌下坎上節五爻變之臨翻曰不出二日必當斷頭果如翻言權曰卿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爲比矣魏將于禁爲羽所獲繫在城中權至釋之請與相見他日權乘馬出引禁併行翻呵禁曰爾降虜何敢與吾君齊馬首乎欲抗鞭擊禁權呵止之後權於樓船會羣臣飲禁聞樂流涕翻又曰汝欲以僞求免邪權悵然不平吳書曰後權與魏和欲遣禁還歸北翻復諫曰禁敗數萬衆身爲降虜又不能死北習軍政得禁必不如所規還之雖無所損猶爲放盜不如斬以令三軍示爲人臣有二心者權不聽羣臣送禁翻謂禁曰卿勿謂吳無人吾謀適不用耳禁雖爲翻所惡然猶盛歎翻魏文帝常爲翻設虛坐權既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劒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

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勑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嘗乘船行與麋芳相逢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避先驅曰避將軍船翻厲聲曰失忠與信何以事君傾人二城而稱將軍可乎芳闔戶不應而遽避之後翻乘車行又經芳營門吏閉門車不得過翻復怒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豈得事宜邪芳聞之有慙色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翻別傳曰權即尊號翻因上書曰陛下膺明聖之德體舜禹之孝歷運當期順天濟物奉承策命臣獨抃舞罪棄兩絕拜賀無階仰瞻宸極且喜且悲臣伏自刻省命輕雀鼠性輶毫釐罪惡莫大不容于誅昊天罔極全宥九載退當念戮頻受生活復倫視息臣年耳順思咎憂憤形容枯悴髮白齒落雖未能死自悼終沒不見宮闕百官之富不覩皇輿金軒之飾仰觀巍巍衆民之謡傍聽鍾鼓侃然之樂永隕海隅棄骸絕域不勝悲慕逸豫大慶悅以忘罪又爲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翻別傳曰翻初立易注奏上曰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以伏羲仰天縣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爲六十四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纘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爲之最密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於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祕說於經疏闊臣生

遇世亂長於軍旅習經於枹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
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
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
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
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輒悉改定以就其正孔
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聖人南面蓋取諸離斯誠天
子所宜協陰陽致麟鳳之道矣謹正書副上惟不罪戾
翻又奏曰經之大者莫過於易自漢初以來海內英才
其讀易者解之率少至孝靈之際潁川荀諝號爲知易
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
反逆了不可知孔子歎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
所爲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爲章首尤可怪笑又
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諝孔子曰
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豈不其然若乃北海鄭玄南陽
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門難以示世又
奏鄭玄解尚書違失事目臣聞周公制禮以辨上下孔
子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是
故尊君卑臣禮之大司也伏見故徵士北海鄭玄所注
尚書以顧命康王執瑁古月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
復訓爲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困憑几洮頮爲濯以爲澣

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大篆卯字讀當
爲栁古柳卯同字而以爲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
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玉人職曰天子執
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杯天子頮而謂之澣衣古篆卯字
反以爲昧甚違不知蓋闕之義於此數事誤莫大焉宜
命學官定此三事又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
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
於玄然此不定臣沒之後而奮乎百世雖世有知者懷
謙莫或奏正又玄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
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翻放棄南方
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
與語死以靑蠅爲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以典籍自慰依易設象以占吉凶又以宋氏解玄頗有
繆錯更爲立法并著明楊釋宋以理其滯臣松之案翻
云古大篆卯字讀當言柳古柳卯同字竊謂翻言爲然
故劉留聊柳同用此字以從聲故也與日辰卯字字同
音異然漢書王莽傳論卯金刀故以爲日辰之卯今未
能詳正然世多亂之故翻所說云荀諝荀爽之別名

初山陰丁覽太末徐陵或在縣吏之中或衆所未識翻

一見之便與友善終成顯名會稽典錄曰覽字孝連八歲而孤家又單微清身立行用意不苟推財從弟以義讓稱仕郡至功曹守始平長為人精微潔淨門無雜賓孫權深貴待之未及擢用會病卒甚見痛惜殊其門戶覽子固字子賤本名容避晧改作固固在襁褓中闞澤見而異之曰此兒後必至公輔固少喪父獨與母居家貧守約色養致敬族弟孤弱與同寒溫翻與固同僚書曰丁子賤塞淵好德堂構克舉野無遺薪斯之為懿其美優矣令德之後惟此君嘉耳歷顯位孫休時固為左御史大夫孫晧即位遷司徒晧悖虐固與陸凱孟宗同心憂國年七十六卒子彌字欽遠仕晉至梁州刺史孫潭光祿大夫徐陵字元大歷三縣長所在著稱遷零陵太守時朝廷俟以列卿之位故翻書曰元大受上卿之遇叔向在晉未若於今其見重如此陵卒僮客土田或見侵奪駱統為陵家訟之求與丁覽卜清等為比權許焉陵子平字伯先童齓知名翻甚愛之屢稱歎焉諸葛恪為丹陽太守討山越以平威重思慮可與效力請平為丞稍遷武昌左部督傾心接物士卒皆為盡力初平為恪從事意甚薄及恪輔政待平益疏恪被害子建亡走為平部曲所得平使

遣去別為佐軍所獲平兩婦歸宗敬奉情過乎厚其行義敦篤皆此類也在南十餘年年七十卒吳書曰翻雖在徙棄心不忘國常憂五谿宜討以遼東海絕聽人使來屬尚不足取今去人財以求馬既非國利又恐無獲欲諫不敢作表以示呂岱岱不報為愛憎所白復徙蒼梧猛陵江表傳曰後權遣將士至遼東於海中遭風多所沒失權悔之乃令曰昔趙簡子稱諸君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虞翻亮直善於盡言國之周舍也前使翻在此此役不成促下問交州翻若尚存者給其人船發遣還都若以亡者送喪還本郡使兒子仕宦會翻已終歸葬舊墓妻子得還會稽典錄曰孫亮時有山陰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達依體像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仕郡門下書佐太守濮陽興正旦宴見掾吏言次問太守昔聞朱潁川問士於鄭召公韓吳郡問士於劉聖博王景興問士於虞仲翔嘗見鄭劉二答而未觀仲翔對也欽聞國賢思覩盛美有日矣書佐寧識之乎育對曰往過習之昔初平末年王府君以淵妙之才超遷臨郡思賢嘉善樂采名俊問功曹虞翻曰聞玉出崑山珠生南海遠方異域各生珍寶且曾聞士人歎美貴邦舊多英俊徒以

乾隆四年校刊

遠於京畿舍香未越耳功曹雅好博古寧識其人邪翻
對曰夫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東漸巨海
西通五湖南暢無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實為州鎮昔
禹會羣臣因以命之山有金木鳥獸之殷水有魚鹽珠
蚌之饒海嶽精液善生俊異是以忠臣繼踵孝子連閭
下及賢女靡不育焉王府君笑曰地勢然矣士女之名
可悉聞乎翻對曰不敢及遠略言其近者耳往者孝子
句章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烏獸歸懷怨
親之辱白日報讎海內聞名昭然光著太中大夫山陰
陳囂漁則化盜居則讓鄰感使退濩遂成義里攝養卓
嫗行足厲俗自揚子雲等上書薦之縈然傳世太尉山
陰鄭公清亮質直不畏彊禦魯相山陰鍾離意稟殊特
之姿孝家忠朝宰縣相國所在遺惠故取養有君子之
臺魯國有丹書之信及陳宮貴濟皆上契天心功德治
狀記在漢籍有道山陰趙曠徵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
懿學究道源著書垂藻駱驛百篇釋經傳之宿疑解當
世之槃諸或上窮陰陽之奧祕下據人情之歸極交阯
刺史上虞綦母俊拔濟一郡讓爵土之封決曹掾上虞
孟英三世死義主簿句章梁宏功曹史餘姚騶勳主簿
句章鄭雲皆敦終始之義引罪免居門下督盜賊餘姚

伍隆鄭璵傒主簿任光章安小吏黃他身當白刃濟君
於難揚州從事句章王脩委身授命垂聲來世河內太
守上虞魏少英遭世屯蹇忘家憂國列在八俊為世英
彥尚書烏傷楊喬桓帝妻以公主辭疾不納近故太尉
上虞朱公天姿聰亮欽明神武策無失謨征無遺慮是
以天下義兵思以為首上虞女子曹娥父溺江流投水
而死立石碑紀炳然著顯王府君曰是既然矣潁川有
巢許之逸軌吳有太伯之三讓貴郡雖士人紛紜於此
足矣翻對曰故先言其近者耳若乃引上世之事及抗
節之士亦有其人昔越王翳讓位逃於巫山之穴越人
薰而出之斯非太伯之傳邪且太伯外來之君非其地
人也若以外來言之則大禹亦巡於此而葬之矣鄞大
里黃公潔已暴秦之世高祖即阼不能一致惠帝恭讓
出則濟難徵士餘姚嚴遵王莽數聘抗節不行光武中
興然後俯就矯手不拜志陵雲日皆著於傳籍較然彰
明豈如巢許流俗遺譏不見經傳者哉王府君笑曰善
哉語言也賢矣非君不著太守未之前聞也濮陽府君
曰御史所云既聞其人亞斯已下書佐寧識之乎育曰
瞻仰景行敢不識之近者太守上虞陳業潔身清行志
懷霜雪貞亮之信同操柳下遭漢中微委官棄祿遁迹

黜欽以求其志高邈妙蹤天下所聞故桓文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三高其聰明大略忠直蹇諤則侍御史餘姚虞翻偏將軍烏傷駱統其淵懿純德則太子少傅山陰闞澤學通行茂作帝師儒其雄姿武毅立功當世則後將軍賀齊勳成績著其探極秘術言合神明則太史令上虞吳範其文章之事立言粲盛則御史中丞句章任爽鄱陽太守章安虞翔各馳文檄曄若春榮處士鄧盧敘弟犯公憲自殺乞代吳寧斯敦山陰郝庚上虞樊正咸代父死罪其女則松楊柳朱永寧瞿素或一熙守節喪身不顧或遭寇胡賊死不虧行皆近世之事尚在耳曰府君曰皆海內之英也吾聞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吳越地爲會稽郡治吳漢封諸侯王以何年復爲部而分治於此育對曰劉賈爲荊王賈爲英布所殺又以劉濞爲吳王景帝四年濞反誅乃復爲郡治於吳元鼎五年除東越因以其地爲治并屬於此而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元年父徙治郵或自寇害復徙句章到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爲吳郡會稽還治山陰自永建四年歲在己巳以至今年積百二十九歲府君稱善是歲吳之太平三年歲在丁丑育後仕軌常在臺闞爲東觀令遜拜清河太守加位侍中推刺占射文藝多通

翻有十一子第四子汜最知名永安初從選曹郎爲散騎中常侍後爲監軍使者討扶嚴病卒會稽典錄曰汜字世洪生南海年十六父卒還鄉里孫綝廢幼主迎立琅琊王休休未至綝欲入宮圖爲不軌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汜對曰明公爲國伊周處將相之位擅廢立之威勢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大小踴躍自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羣下搖蕩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綝不懌竟立休休初即位汜與賀邵王蕃薛瑩俱爲散騎中常侍以討扶嚴功拜交州刺史冠軍將軍餘姚侯尋卒汜弟忠宜都太守會稽典錄曰忠字世方翻第五子貞固幹事好識人物造吳郡陸機於童齔之年稱上虞魏遷於無名之初終皆遠致爲著聞之士交同縣王岐於孤宦之族仕進先至宜都太守忠乃代之晉征吳忠與夷道監陸晏晏弟中夏督景堅守不下城潰被害忠子譚字思奧晉陽秋稱譚清貞有檢操外如退弱內堅正有膽幹仕晉歷位內外終於衛將軍追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聳越騎校尉累遷

乾隆四年校刊

廷尉湘東河間太守會稽典錄曰聳字世龍翻第六子也清虛無欲進退以禮在吳歷清官入晉除河間相王素聞聳名厚敬禮之聳抽引人物務在幽隱孤陋之中時王岐難聳以高士所達必合秀異聳書與族子察曰世之取士曾不招未齒於丘園索良才於總猥所譽依已成所毀依已敗此吾所以歎息也聳疾俗喪祭無度弟昺卒祭以少牢酒飯而已當時族黨並遵行之昺廷尉尚書濟陰太守會稽典錄曰昺字子文翻第八子也少有倜儻之志仕吳黃門郎以捷對見異超拜尚書侍中晉軍來伐遣昺持節都督武昌已上諸軍事昺先上還節蓋印綬然後歸順在濟陰抑强扶弱甚著威風

陸績字公紀吳人也父康漢末爲盧江太守謝承後漢書曰康字季寧少惇孝悌勤脩操行太守李肅察孝廉肅後坐事伏法康斂尸送喪還潁川行服禮終舉茂才歷三郡太守所在稱治後拜盧江太守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孫策在吳張昭張紘秦松爲上賓共論四海未泰須當用武治而平之績年少末坐遥大聲言曰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惟尚武績雖童蒙竊所未安也昭等異焉績容貌雄壯博學多識星歷算數無不該覽虞翻舊齒名盛龐統荊州令士年亦差長皆與績友善孫權統事辟爲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爲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給兵二千人績既有躄疾又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

乾隆四年校刊

豫自知亡日乃爲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又曰從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年三十二卒長子宏會稽南部都尉次子叡長水校尉

績於鬱林所生女名曰鬱生適張温弟白姚信集有表稱之曰臣聞唐虞之政舉善而敎旌德擢異三王所先是以忠臣烈士顯名國朝淑婦貞女表迹家門盡所以闡崇化業廣殖淸風使苟有令性幽明俱著苟懷懿姿士女同榮故王蠋建寒松之節而齊王表其里義姑立殊絕之操而魯侯高其門臣切見故鬱林太守陸績女子鬱生少履貞特之行幼立匪石之節年始十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婦禮未卒白遭罹家禍遷死異郡鬱生抗聲昭節義形於色冠蓋交橫誓而不許奉白姊妹嶮巇之中蹈履水火志懷霜雪義心固於金石體信貫於神明送終以禮邦士慕則臣聞昭德以行顯行以爵苟非名爵則勸善不嚴故士之有誄魯人志其勇杞婦見書齊人哀其哭乞蒙聖朝斟酌前訓上開天聰下垂坤厚褒鬱生以義姑之號以厲兩髦之節則皇風穆暢士女改觀矣

張温字惠恕吳郡人也父允以輕財重士名顯州郡爲孫權東曹掾卒温少脩節操容貌奇偉權聞之以問公卿曰温當今與誰爲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爲輩太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爲人也温當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罷出張昭執其手曰老夫託意君宜明之拜議郎選曹尚書徙太子太傅甚見信重時年三十二以輔義中郎將使蜀權謂温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

所以與曹氏通意以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搆於蜀行人之義受命不受辭也溫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功又無子產陳事之效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申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無疑貳溫至蜀詣闕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成王以幼沖隆周德於太平功冒溥天聲貫罔極今陛下以聰明之姿等契往古總百揆於良佐參列精之炳燿遐邇望風莫不欣賴吳國勤任旅力清澄江滸願與有道平一宇內委心協規有如河水軍事興煩使役乏少是以忍鄙倍之羞使下臣溫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便恥忽臣自入遠境及即近郊頻蒙勞來恩詔輒加以榮自懼悚怛若驚謹奉所齎函書一封蜀甚貴其才還頃之使入豫章部伍出兵事業未究權既陰銜溫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太盛衆庶炫惑恐終不爲己用思有以中傷之會暨艷事起遂因此發舉艷字子休亦吳郡人也溫引致之以爲選曹郎至尚書艷性狷厲好爲清議見時郎署混濁淆雜多非其人欲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射百僚覈選三署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汙卑者皆以爲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

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矣競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吳錄曰彪字仲虞廣陵人也豔彪皆坐自殺温宿與豔彪同意數交書疏聞問往還卽罪温權幽之有司下令曰昔令召張温虛已待之旣至顯授有過舊臣何圖凶醜專挾異心昔暨豔父兄附于惡逆寡人無忌故進而任之欲觀豔何如察其中間形態果見而温與之結連死生豔所進退皆温所爲頭角更相表裏共爲腹背非温之黨卽就疵瑕爲之生論又前任温董督三郡指撝吏客及殘餘兵時恐有事欲令速歸故授棨戟獎以威柄乃便到豫章表討宿惡寡人信受其言特

以繞帳帳下解煩兵五千人付之後聞曹丕自出淮泗故豫勑温有急便出而温悉內諸將布於深山被命不至賴丕自退不然已往豈可深計又殷禮者本占候召而温先後乞將到蜀扇揚異國爲之譚論又禮之還當親本職而令守尚書戶曹郎如此署置在温而已又温語賈原當薦卿作御史語蔣康當用卿代賈原專衒賈國恩爲已形勢揆其姦心無所不爲不忍暴於市朝今斥還本部以給厮吏嗚呼温也免罪爲幸將軍駱統表理温曰伏惟殿下天生明德神啓聖心招髦秀於四方置俊乂於宮朝多士旣受普篤之恩張温又蒙最隆之

施而温自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疚然臣
周旋之間爲國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温實心無
他情事無逆迹但年紀尚少鎮重尚淺而戴赫烈之寵
體卓偉之才亢臧否之譚劾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妬
其寵爭名者嫉其才玄默者非其譚瑕釁者諱其議此
臣下所當詳辨明朝所當究察也昔賈誼至忠之臣也
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
者深譖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
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也温雖智非從横武非虓虎然
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躒冠羣

煒曄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温才即可惜言罪
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宥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
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國家之於暨豔不内之忌族猶
等之平民是故先見用於朱治次見舉於衆人中見任
於明朝亦見交於温也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
交之最輕者也國家不嫌於豔爲最重之義是以温亦
不嫌與豔爲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温竊親之於
下也夫宿惡之民放逸山險則爲勁寇將置平土則爲
健兵故温念在欲取宿惡以除勁寇之害而增健兵之
銳也但自錯落功不副言然計其送兵以比許晏數之

多少溫不減之用之彊羸溫不下之至於遲速溫不後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遺力也溫之到蜀共譽殷禮雖臣無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既脩君好因敘己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覿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也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溫若譽禮能使彼歎之誠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顯國美於異境揚君命於他邦是以晉趙文子之盟于宋也稱隋會於屈建楚王孫圉之使于晉

也譽左史於趙鞅亦向他國之輔而歎本邦之臣經傳美之以光國而不譏之以外交也王靖內不憂時外不趨事溫彈之不私推之不假於是與靖遂為大怨此其盡節之明驗也靖兵衆之勢幹任之用皆勝於賈原蔣康溫尚不容私以安於靖豈敢賣恩以協原康邪又原在職不勤當事不堪溫數對以醜色彈以急聲若其誠欲賣恩作亂則亦不必貪原也凡此數者校之於事既不合參之於衆亦不驗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層宮之內瞰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

乾隆四年校刊

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溫旣殷勤臣是溫又契闊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爲國誰其言欲爲私倉卒之間猶難卽別然以殿下之聰叡察講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溫非親臣臣非愛溫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恥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德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溫身也權終不納後六年溫病卒二弟祗白亦有才名與溫俱廢會稽典錄曰餘姚虞俊歎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聞俊憂溫意未之信及溫放黜亮乃歎俊之有先見亮初聞溫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臣松之以爲莊周云名者公器也不可以多取張溫之廢豈其取名之多乎多之爲弊古賢旣知之矣是以遠見之士退藏於密不使名浮於德不以華傷其實旣不能被褐韞寶挫廉逃譽使才映一世聲蓋人上沖用之道庸可暫替溫則反之能無敗乎權旣疾溫名盛而駱統方驟言其美至云卓躒冠羣煒曄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斯何異燎之方盛又撝膏以熾之哉文士傳曰溫姊妹三人皆有節行爲溫事已嫁者皆見錄奪其中妹先適顧承官以許嫁丁氏成婚有日遂飲藥而死吳朝嘉歎鄉人圖畫爲之贊頌云

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也父俊官至陳相爲袁術所害謝承後漢書曰俊字孝遠有文武才幹少爲郡吏察孝廉補尚書郎擢拜陳相值袁術僭號兄弟忿爭天下鼎沸羣賊並起陳與比界姦慝四布俊厲威武保疆境賊不敢犯養濟百姓災害不生歲獲豐稔後術軍衆饑困就俊求糧俊疾惡術初不應答術怒密使人殺俊統母改適爲華歆小妻統

時八歲遂與親客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上車面而不顧其母泣涕於後御者曰夫人猶在也統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顧耳事適母甚謹時饑荒鄉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爲之飲食衰少其姊仁愛有行寡居無子見統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何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自以私粟與統又以告母母亦賢之遂使分施由是顯名孫權以將軍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試爲烏程相民戶過萬咸歎其惠理權嘉之召爲功曹行騎都尉妻以從兄輔女統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可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爲建忠郎將領武射吏三千人及凌統死復領其兵是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爲彊富制威福爲尊貴曜德義爲榮顯永世胤爲豐祚然財須民生彊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彊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

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遣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迸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姦心動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

而父母殺之既懼干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殿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彊鄰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埸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爲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副稱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殿下少以萬機餘閑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民阜人

財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權感統言深加意焉以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遷偏將軍黃武初曹仁攻濡須使別將常雕等襲中洲統與嚴圭共拒破之封新陽亭侯後爲濡須督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善文多故不悉載尤以占募在民間長惡敗俗生離叛之心急宜絕置權與相反覆終遂行之年三十六黃武七年卒

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游處迪孫曄字思光作獻帝春秋云迪與張紘等俱過江迪父綏爲太傅掾張超之討董卓以綏領廣陵事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爰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爲起立墳墓收導其子又瑁從父績早亡二男一女皆數歲以還瑁迎攝養至長乃別州郡辟舉皆不就時尚書暨豔盛明臧否差斷三署頗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謫瑁與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貴汝潁月旦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敎然恐未易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汎愛中則郭泰之弘濟近有益於大道也豔不能行卒以致敗嘉禾元年公車徵瑁拜議郎選曹尚書孫權忿公孫

淵之巧詐反覆欲親征之瑁上疏諫曰臣聞聖王之御
遠夷羈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謂之荒服言慌
惚無常不可保也今淵東夷小醜屏在海隅雖託人面
與禽獸無異國家所爲不愛貨寶遠以加之者非嘉其
德義也誠欲誘納愚弄以規其馬耳淵之驕黠恃遠負
命此乃荒貊常態豈足深怪昔漢諸帝亦嘗銳意以事
外夷馳使散貨充滿西域雖時有恭從然其使人見害
財貨并沒不可勝數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越巨海
身踐其土羣臣愚議竊謂不安何者北寇與國壤地連
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
爲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
遠忿以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
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
覺輒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
彊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
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
與北未絕動衆之日脣齒相濟若實子然無所憑賴其
畏怖遠迸或難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承間而起
恐非萬安之長慮也權未許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
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姦雄已除天

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耳至于中夏鼎沸九域槃牙之聮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務自休養以待鄰敵之闕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于時天下乂安百姓殷阜帶甲之數糧食之積可謂多矣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重興師旅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場猶警雖蚩尤鬼方之亂故當以緩急差之未宜以淵為先願陛下抑威任計暫寧六師潛神嘿規以為後圖天下幸甚權再覽瑁書嘉其詞理端切遂不行初瑁同郡聞人敏見待國邑優於宗脩惟瑁以為不然後果如其言赤烏二年瑁卒子喜亦涉文籍好人倫孫晧時為選曹尚書吳錄曰喜字文仲瑁第二子也入晉為散騎常侍瑁孫曄字士光至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曄弟玩字士瑤晉陽秋稱玩器量淹雅位至司空追贈太尉

吾粲字孔休吳郡烏程人也吳錄曰粲生數歲孤城嫗見之謂其母曰是兒有卿相之骨孫河為縣長粲為小吏河深奇之河後為將軍得自選長吏表粲為曲阿丞遷為長史治有名迹雖起孤微與同郡陸遜卜靜等比肩齊聲矣孫權為車騎將軍召為主簿出為山陰令還為參軍校尉黃武元年與呂範賀齊等俱以舟師拒魏將曹休於洞口值天大風諸船緪紲斷絕漂沒著岸為魏軍所獲或覆沒沈溺其大

船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緣號呼他吏士恐船傾沒皆以戈矛撞擊不受粲與黃淵獨令船人以承取之左右以為船重必敗粲曰船敗當俱死耳人窮柰何棄之粲淵所活者百餘人還遷會稽太守召處士謝譚為功曹譚以疾不詣粲敎曰夫應龍以屈伸為神鳳皇以嘉鳴為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者哉粲募合人衆拜昭義中郎將與呂岱討平山越入為屯騎校尉少府遷太子太傅遭二宮之變抗言執正明嫡庶之分欲使魯王霸出駐夏口遣楊竺不得令在都邑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遜時駐武昌連表諫爭由此為霸等所譖害下獄誅

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也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黃武初徵拜五官郎中補侍御史是時選曹尚書暨豔疾貪汙在位欲沙汰之據以為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瑕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不聽卒敗權咨嗟將率發憤歎息追思呂蒙張溫以為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由是拜建義校尉領兵屯湖孰黃龍元年權遷都建業徵據尚公主拜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虛接士輕財好施祿賜雖豐而常不足用嘉禾中始鑄大錢一當五百後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

乾隆四年校刊

受之典校呂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厚棺斂之壹又表據吏爲據隱故厚其殯權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所取權大感寤曰朱據見枉況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百萬赤烏九年遷驃騎將軍遭二宮搆爭據擁護太子言則懇至義形於色守之以死殷基通語載據爭曰臣聞太子國之本根雅性仁孝天下歸心今卒責之將有一朝之慮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所復及矣遂左遷新都郡丞未到中書令孫弘譖潤據因權寢疾弘爲詔書追賜死時年五十七孫亮時二子熊損各復領兵爲全公主所譖皆死永安中追錄前功以熊子宣襲爵雲陽侯尚公主孫晧時宣至驃騎將軍

評曰虞翻古之狂直固難免乎末世然權不能容非曠宇也陸績之於揚玄是仲尼之左丘明老聃之嚴周矣以瑚璉之器而作守南越不亦賊夫人歟張溫才藻俊茂而智防未備用致艱患駱統抗明大義辭切理至值權方閉不開陸瑁篤義規諫君子有稱焉吾粲朱據遭罹屯蹇以正喪身悲夫

乾隆四年校刊

吳志卷十二

吳志卷十二考證

虞翻是以行耳注翻能步行日可二百里○毛本作三百里

又注行一大道得一鼓吏○宋本作行及大道

咸以安寧注必欲出一旦之命爲孝廉除害執事圖之○執事上宋本多惟字

門徒常數百人注奉承策命○策命宋本作革命

皆傳於世注又奏鄭元解尚書違失事因○事因宋本作事目

又注又以宋氏解元頗有繆錯更爲立法○立法北

宋本作立注

年七十卒注以遼東海絕○海絕疑作絕海

妻子得還注昔禹會羣臣因以命之○羣臣疑作羣后

又注或上窮陰陽之奧秘下據人情之歸極○據宋本作攄

又注鄮莫候反主簿任光○各本俱訛劉瑱侯 臣龍官按鄮莫候反音茂縣名屬會稽郎今之寧波慈谿與此正合乃貿訛爲賀卩訛爲刂遂并莫候反而訛之矣今改正

又注故桓文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三高○竟字疑三高未詳 臣浩植按此句詞旨不明三高疑指上文所引越王翳鄞大里黃公餘姚嚴遵而言比竟三高或當作竟比三高

又注其文章之事○事宋本作士

討扶嚴病卒注擅廢立之威勢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勢宋本作將

氾弟忠宜都太守注忠子譚字恩輿○北宋本譚作潭

昺廷尉尚書濟陰太守注昺字子文○北宋本作世文

張溫吳郡人也○毛本作吳郡吳人也

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延見太平御覽作延

見
艷性狷厲○太平御覽作峭厲
納愚言於聖德○聖德疑作聖聽
陸瑁又瑁從父績早亡一男一女皆數歲以還○臣良
表按陸績傳云長子宏次子叡此作一男疑誤
吾粲吳郡烏程人也注粲生數歲孤城嫗見之謂其母曰是兒有卿相之骨○臣明楷按趙達傳注云孤城鄭嫗能相人此云孤城嫗即其人也疑脫一鄭字但孤城或當作菰城烏程縣舊固名為菰城也

吳志卷十二考證

吳志卷十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陸遜 子抗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本名議世江東大族陸氏世頌曰遜祖紆字叔盤敏淑有思學守城門校尉父駿字季才淳懿信厚為邦族所懷官至九江都尉遜少孤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袁術與康有隙將攻康康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於康子績數歲為之綱紀門戶孫權為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出為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事陸氏祠堂像贊曰海昌今鹽官縣也縣連年

亢旱遜開倉穀以振貧民勸督農桑百姓蒙賴時吳會稽丹陽多有伏匿遜陳便宜乞與募焉會稽山賊大帥潘臨舊爲所在毒害歷年不禽遜以手下召兵討治深險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餘人鄱陽賊帥尤突作亂復往討之拜定威校尉軍屯利浦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遜建議曰方今英雄棊跱豺狼闚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爲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公印綬扇動山越爲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主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彊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淸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爲耳呂蒙稱疾詣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得務北進未嫌於我兼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若見至尊宜好爲

計蒙曰羽素勇猛既難爲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遜至陸口書與羽曰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卷共奬王綱近以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又曰于禁等見獲遐邇欣歎以爲將軍之勳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畧蔑以尚茲聞徐晃等步騎駐旌闚望麾葆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爲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仰有以察之羽覽遜書有謙下自託之意意大安無復所嫌遜具啓形狀陳其可禽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爲前部至卽克公安南郡遜徑進領宜都太守拜撫邊將軍封華亭侯備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是歲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遜遣將軍李

異謝旌等將三千人攻蜀將詹晏陳鳳異將水軍旌將
步兵斷絕險要卽破晏等生降得鳳又攻房陵太守鄧
輔南鄉太守郭睦大破之秭歸大姓文布鄧凱等合夷
兵數千人首尾西方遜復部旌討破布凱布凱脫走蜀
以爲將遜令人誘之布帥衆還降前後斬獲招納凡數
萬計權以遜爲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吳書曰權嘉遜功德欲殊顯之雖爲上將軍列侯猶欲令歷本州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就辟別駕從事舉茂才時荊州
士人新還仕進或未得所遜上疏曰昔漢高受命招延
英異光武中興羣俊畢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遠
近今荊州始定人物未達臣愚慺慺乞普加覆載抽拔

之恩令竝獲自進然後四海延頸思歸大化權敬納其
言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爲大都督
假節督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
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
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輔
匡趙融廖淳傅肜等各爲別督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
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
觀之吳書曰諸將竝欲迎擊備遜以爲不可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厲將士廣施方畧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弊耳諸將不解以爲遜畏之各懷憤恨

備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荆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爲戚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爲念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鐃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慚恚曰吾乃爲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初孫桓別討備前鋒於夷道爲備所圍求救於

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柰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方略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禦備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案劒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彊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矣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雖駑懦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笑稱善加拜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卽改封江陵侯又備旣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權以問遜遜與朱然駱統以爲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無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吳錄曰劉備聞魏軍大出書與遜云賊今已在江陵吾將復東將軍謂其能然不遜答曰但恐軍新破創痍未復始求通親且當自補未暇窮兵耳若不推算欲復以傾覆之餘遠送以

來者無所逃命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七年權使鄱陽太守周魴譎魏大司馬曹休休果舉衆入皖乃召遜假黃鉞為大都督逆休休陸機為遜銘曰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吳錄曰假遜黃鉞吳王親執鞭以見之休既覺知耻見欺誘自恃兵馬精多遂交戰遜自為中部令朱桓全琮為左右翼三道俱進果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騾驢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畧盡休還疽發背死諸軍振旅過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入出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於時莫與為比遣還西陵黃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是歲權東巡建業留太子皇子及尚書九官徵遜輔太子并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鬭鴨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以自新益用此何為慮即時毀徹之射聲校尉松於公子中最親戲兵不整遜對之髡其職吏南陽謝景善劉廙先刑後禮之論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皆非也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遜雖身在外乃

心於國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爲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爲先自非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效此乃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昔漢高舍陳平之愆用其奇畧終建勳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也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珠崖皆以諮遜遜上疏曰臣愚以爲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衆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驅見衆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珠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衆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但當畜力而後動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爲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戢民有饑寒臣愚以爲宜育養士民寬其租賦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矣權遂征夷州得不補失及公孫淵背盟權欲往征遜上疏曰淵憑險恃固拘留大使名馬不獻實可讎忿蠻夷猾夏未染王化鳥竄荒裔拒逆王師至令陛下爰赫斯怒欲勞

萬乘汎輕越海不慮其危而涉不測方今天下雲擾羣雄虎爭英豪踊躍張聲大視陛下以神武之姿誕膺期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羽荆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總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志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匪懷細以害大彊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闚闟慼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遼東衆之與馬奈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乞息六師以威大虜早定中夏

垂耀將來權用納焉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弈棊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畧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以旋無所復慼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

乾隆四年校刊

步趨船敵不敢干軍到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盛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噎不得闔敵乃自斫殺已民然後得闔斬首獲生凡千餘人（臣松之以爲遜慮孫權已退魏得專力於己既能張拓形勢使敵不敢犯方舟順流無復怵惕矣何爲復潛遣諸將奄襲小縣致令市人駭奔自相傷害俘馘千人未足損魏徒使無事之民橫罹荼酷與諸葛渭濱之師何其殊哉用兵之道既違失律之凶宜應其祚無三世及孫而滅豈此之餘殃哉）其所生得皆加營護不令兵士干擾侵侮將家屬來者使就料視若亡其妻子者即給衣糧厚加慰勞發遣令還或有感慕相攜而歸者鄰境懷之（臣松之以爲此無異殘林覆巢而全其遺鷇曲惠小仁何補大虐）江夏功曹趙濯弋陽備將裴生

及夷王梅頤等並帥支黨來附遜遜傾財帛周贍經恤又魏江夏太守逯式（逯音錄）兼領兵馬頗作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遜聞其然即假作答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呈來書表聞撰衆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懼遂自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親附遂以免罷（臣松之以爲邊將爲害蓋其常事使逯式得罷代者亦復如之自非狡焉思肆將成大患何足虧損雅慮尚爲小詐哉以斯爲美又所不取）六年中郎將周祇乞於鄱陽召募事下問遜遜以爲此郡民易動難安不可與召恐致賊寇而祇固陳取之郡民吳遽等果作

賊殺祇攻沒諸縣豫章廬陵宿惡民並應遽爲寇遜自聞輒討即破遽等相率降遜料得精兵八千餘人三郡平時中書典校呂壹竊弄權柄擅作威福遜與太常潘濬同心憂之言至流涕後權誅壹深以自責語在權傳時謝淵謝厷等各陳便宜欲興利改作會稽典錄曰謝淵字休德少修德操躬秉耒耜旣無慼容又不易慮由是知名舉孝廉稍遷至建武將軍雖在戎旅猶垂意人物駱統子名秀被門庭之謗衆論狐疑莫能證明淵聞之歎息曰公緒早夭同盟所哀聞其子志行明粹而被闇昧之謗望諸夫子烈然高斷而各懷遲疑非所望也秀卒見明無復瑕玷終爲顯士淵之力也吳歷稱云謝厷才辯有計術以事下遜遜議曰國以民爲本彊由民力財由民出夫民殷國弱民瘠國彊者未之有也故爲國者得民則治失之則亂若不受利而令盡用立效亦爲難也是以詩歎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乞垂聖恩寧濟百姓數年之閒國用少豐然後更圖赤烏七年代顧雍爲丞相詔曰朕以不德應期踐運王塗未一姦宄充路夙夜戰懼不遑鑒寐惟君天資聰叡明德顯融統任上將匡國弭難夫有超世之功者必膺光大之寵懷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昔伊尹隆湯呂尚翼周內外之任君實兼之今以君爲丞相使使持節守太常傅常授印綬君其茂昭明德脩乃懿績敬服王命綏靖四方於乎總司三事以訓羣寮可不敬與君其勗之其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

故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爲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

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時年六十三家無餘財初暨豔造營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爲必禍又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廣陵楊竺少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別族其先覩如此長子延早夭次子抗襲爵孫休時追謚遜曰昭侯

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領遜衆五千人送葬東還詣都謝恩孫權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禁絶賓客中使臨詰抗無所顧問事事條

答權意漸解赤烏九年遷立節中郎將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墻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爲慙太元元年就都治病病差當還權涕泣與別謂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焚滅之莫令人見也建興元年拜奮威將軍太平二年魏將諸葛誕舉壽春降拜抗爲柴桑督赴壽春破魏牙門將偏將軍遷征北將軍永安二年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羽至白帝三年假節孫晧即位加鎮軍大將軍領益州牧建衡二年大司馬施績卒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抗聞都下政令多闕憂深慮遠乃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蓋六國所以兼并於彊秦西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今敵跨制九服非徒關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溝以西而已國家外無連國之援內非西楚之彊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而議者所恃徒以長川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遠惟戰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釁考之典籍驗之行事中夜撫枕臨餐忘食昔匈奴未滅去病辭館漢道未純賈生哀泣況臣王室之出世荷光寵身名否泰與國同

慼死生契闊義無苟且夙夜憂怛念至情慘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人臣之節匪躬是殉謹陳時宜十七條如左十七條失本故不載時何定弄權閹官預政抗上疏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譖庸回唐書攸戒是以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以歎息也春秋已來爰及秦漢傾覆之釁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之威而冀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漸道教或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黜羣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也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日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吾彥蔡貢等徑赴西陵勑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敵以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弊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脩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咸欲攻闡抗每不許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抗欲服衆聽令一攻

攻果無利圍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没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槃結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則所憂慮難可而言也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況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勑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中以絕寇叛祜欲因所過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功力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祜水軍督留慮鎮西將軍朱琬拒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屬肇至經月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畜力項領伺視間隙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兇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破敗祜等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自此以下所請赦者數萬口修治城圍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常故得

將士歡心晉陽秋曰抗與羊祜推僑札之好抗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服之于時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漢晉春秋曰羊祜既歸增修德信以懷吳人陸抗每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無求細益而已於是吳晉之間餘糧栖畝而不犯牛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之沔上獵吳獲晉人先傷者皆送而相還抗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合與之曰此上藥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抗得而服之諸將或諫抗不答孫晧聞二境交和以詰於抗抗曰夫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之人而況大國乎臣不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於祜無傷也或以祜抗為失臣節兩譏之習鑿齒曰夫理勝者天下之所保信順者萬人之所宗雖大獻既喪義聲久淪狙詐馳於當塗權略周乎急務負力從横之人臧獲牧豎之智未有不憑此以創功捨茲而獨立者也是故晉文退舍而原城請命穆子闔鼓訓之以力洽夫獻策而費人斯鋭樂毅緩攻而風烈長流觀其所以服物制勝者豈徒威力相詐而已哉自令三家鼎足四十有餘年矣吳人不能越淮沔而進取中國中國不能陵長江以爭利者力均而智侔道不足以相傾也夫

殘彼而利我未若利我而無殘振武以懼物未若德廣而民懷匹夫猶不可以力服而況一國乎力服猶不如以德來而況不制乎是以羊祜恢大同之畧思五兵之則齊其民人均其施澤振義網以羅彊吳明兼愛以革暴俗易生民之視聽馳不戰乎江表故能德音悅暢而襁負雲集殊鄰異域義讓交弘自吳之遇敵未有若此者也抗見國小主暴而晉德彌昌人積兼已之善而已無周本之規百姓懷嚴敵之德闔境有棄主之慮思所以鎮定民心緝寧外內奮其危弱抗權上國者莫若親行斯道以侔其勝使彼德靡加吾而此善流聞歸重邦國弘明遠風折衝於枕席之上校勝於帷幄之內傾敵而不以甲兵之力保國而不浚溝池之固信義感於寇讎丹懷體於先日豈設狙詐以危賢徇己身之私名貪外物之重我闇服之而不備者哉由是論之苟守局而保彊一卒之所能協數以相危小人之近事積詐以防物臧獲之餘慮威勝以求安明哲之所賤賢人君子所以拯世垂範舍此而取彼者其道良弘故也

加拜都護聞武昌左部督薛瑩徵下獄抗上疏曰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

庶政所以倫叙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樓玄散騎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勗皆當世秀頴一時顯器旣蒙初寵從容列位而竝旋受誅殛或圮族替祀或投棄荒裔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大辟以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之刑固無所識至乃焚爍流漂棄之水濵懼非先王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聳士民同慼蕃勗永已悔亦靡及誠望陛下赦召玄出而頃聞薛瑩卒見逮録瑩父綜納言先帝傅弼文皇瑩承基內厲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其事如復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清澄刑網則天下幸甚時師旅仍動百姓疲弊抗上疏曰臣聞易貴隨時傳美觀釁故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玉臺有憂傷之慮孟津有反旆之軍今不務富國强兵力農畜穀使文武之才效展其用百揆之署無曠厥職明黜陟以厲庶尹審刑罰以示勸沮訓諸司以德而撫百姓以仁然後順天乘運席卷宇內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爲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

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
也況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哉且阻兵無衆古之明鑒
誠宜暫息進取小規以畜士民之力觀釁伺隙庶無悔
吝二年春就拜大司馬荆州牧三年夏疾病上疏曰西
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泛舟順流
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
縣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
遜昔在西垂陳言以爲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
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荆州非吳有也如其有
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

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
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彊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
有數萬羸弊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爲諸王幼沖未統
國事可且立傅相輔導賢姿無用兵馬以防要務又黃
門豎宦開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
切料出以補彊埸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
衆務信其賞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
不改而欲克諧大事此臣之所深慼也若臣死之後乞
以西方爲屬願陛下思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秋遂卒
子晏嗣晏及弟景立機雲分領抗兵晏爲裨將軍夷道

監天紀四年晉軍伐吳龍驤將軍王濬順流東下所至輒克終如抗慮景字士仁以尚公主拜騎都尉封毗陵侯既領抗兵拜偏將軍中夏督澡身好學著書數十篇也文士傳曰陸景母張承女諸葛恪外生恪誅景母坐見黜景少爲祖母所育養及祖母亡景爲之心喪三年二月壬戌晏爲王濬別軍所殺癸亥景亦遇害時年三十一景妻孫晧適妹與景俱張承外孫也景弟機字士衡雲字士龍機雲別傳曰晉太康末俱入洛造司空張華華一見而奇之曰伐吳之役利在獲二儁遂爲之延譽薦之諸公太傅楊駿辟機爲祭酒轉太子洗馬尚書著作郎雲爲吳王郎中令出宰浚儀甚有惠政吏民懷之生爲立祠後並歷顯位機天才綺練文藻之美獨冠於時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辯持論過之于時朝廷多故機雲並自結於成都王穎穎用機爲平原相雲清河內史尋轉雲右司馬甚見委仗無幾而與長沙王搆隙遂舉兵攻洛以機行後將軍督王粹牽秀等諸軍二十萬士龍著南征賦以美其事機吳人羇旅單宦頓居羣士之右多不厭服機屢戰失利死散過半初宦人孟玖頴所嬖幸乘寵豫權雲數言其短穎不能納玖又從而毀之是役也玖弟超亦領衆配機不奉軍令機繩之以法超宣言曰陸機將反及牽秀等譖機於穎以爲持兩端玖又搆之於內穎信之遣收機并收雲及弟耽並伏法機兄弟既江南之秀亦著名諸夏並以無罪夷滅天下痛惜之機文章爲世所重雲所著亦傳於世初抗之克步闡也誅及嬰孩識道者尤之曰後世必受其殃及機之誅三族無遺孫惠與朱誕書曰馬援擇君凡人所聞不意三陸相攜暴朝殺身傷名可爲悼歎事亦並在晉書

評曰劉備天下稱雄一世所憚陸遜春秋方壯威名未著摧而克之罔不如志予既奇遜之謀畧又歎權之識才所以濟大事也及遜忠誠懇至憂國亡身庶幾社稷

之臣矣抗貞亮籌幹咸有父風奕世載美具體而微可
謂克構者哉

吳志卷十三

吳志卷十三考證

陸遜得務北進未嫌於我○得務北宋本作但務
秭歸大姓艾布鄧凱等○艾布毛本作文布
此必有譎且觀之注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
交馳之憂○顛太平御覽作焱
備知其計不可○不可太平御覽作不行
及才略大施備果奔潰○才略宋本作方略
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注若不推算○推算宋本作惟
算
權使鄱陽太守孫魴譎魏大司馬曹休○臣明楷按孫

魴疑當作周魴周魴爲鄱陽太守齎牋七條以誘曹
休事詳周魴傳
自不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效○白不
元本作自非
夙夜戰懼不遑鑒寐○鑒寐元本作假寐
陸抗故得將士歡心注協數以相危○協數北宋本作
挾數
審刑罰以示勸沮○刑罰北宋本作刑賞

吳志卷十三考證

吳志卷十四

晉　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孫登　孫慮　孫和　孫霸　孫奮

孫登字子高權長子也魏黃初二年以權爲吳王拜登東中郎將封萬戶侯登辭侯不受是歲立登爲太子選置師傅銓簡秀士以爲賓友於是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以選入侍講詩書出從騎射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登待接寮屬畧用布衣之禮與恪休譚等或

同輿而載或共帳而寐太傅張溫言於權曰夫中庶子官最親密切問近對宜用儁德於是乃用表等爲中庶子後又以庶子禮拘復令整巾侍坐黃龍元年權稱尊號立爲皇太子以恪爲左輔休右弼譚爲輔正表爲翼正都尉是爲四友而謝景范慎刁玄羊衜等衜音道皆爲賓客於是東宮號爲多士吳錄曰慎字孝敬廣陵人竭忠知己之君纏綿三益之友時人榮之著論二十篇名曰矯非後爲侍中出補武昌左部督治軍整頓孫晧移都甚憚之詔曰慎勳德俱茂朕所敬憑宜登上公以副衆望以爲太尉慎自恨久爲將遂託老耄軍士戀之舉營爲之隕涕鳳皇三年卒子耀嗣玄丹陽人衜南陽人吳書曰衜初爲中庶子年二十時廷尉監隱蕃交結豪傑自衛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敬待惟衜及宣詔郎豫章楊廸拒絕不與通時人咸怪之而蕃後叛逆衆乃服之江表傳曰登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凝辨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衜乃私駮綜曰元遜才而疏子嘿精而狠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狹所言皆有指趣而衜卒以此言見咎不爲恪等所親後四人皆敗吳人謂衜之言有徵位至桂陽太守卒權遷都建業徵上大將軍陸遜輔登鎮武昌領宮府留事登或射獵當由徑道常遠避良田不踐苗稼至所頓息又擇空閑之地其不欲煩民如此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爲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見釋又失盛水金馬盂覺得其主左右所爲不忍致罰呼責數之長遣歸家勑親近勿言後弟慮卒權爲之降損登晝夜兼行到賴鄉自

聞即時召見權悲泣因諫曰慮寢疾不起此乃命也方今朔土未一四海喁喁天戴陛下而以下流之念減損太官殽饌過於禮制臣竊憂惶權納其言爲之加膳住十餘日欲遣西還深自陳乞以久離定省子道有闕又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憂權遂留焉嘉禾三年權征新城使登居守總知留事時年穀不豐頗有盜賊乃表定科令所以防禦甚得止姦之要初登所生庶賤徐夫人少有母養之恩後徐氏以妬廢處吳而步夫人最寵步氏有賜登不敢辭拜受而已徐氏使至所賜衣服必沐浴服之登將拜太子辭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

立后權曰卿母安在對曰在吳權默然（吳書曰弟和有寵於權登親敬待之如兄常有欲讓之心）立凡二十一年年三十三卒臨終上疏曰臣以無狀嬰抱篤疾自省微劣懼卒隕斃臣不自惜念當委離供養埋胔后土長不復奉望宮省朝覲日月生無益於國死貽陛下重感以此爲哽結耳臣聞死生有命長短自天周晉顏回有上智之才而尚夭折況臣愚陋年過其壽生爲國嗣沒享榮祚於臣已多亦何悲恨哉方今大事未定逋寇未討萬國喁喁係命陛下危者望安亂者仰治願陛下棄忘臣身割下流之恩修黃老之術篤養神光加羞珍膳廣開神明之慮以定無窮之

業則率土幸賴臣死無恨也皇子和仁孝聰哲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繫民望諸葛恪才略博達器任佐時張休顧譚謝景皆通敏有識斷入宜委腹心出可爲爪牙范慎華融矯矯壯節有國士之風羊衜辯捷有專對之材刁玄優弘志履道真裴欽博記翰采足用蔣脩虞䜩志節分明凡此諸臣或宜廊廟或任將帥皆練時事明習法令守信固義有不可奪之志此皆陛下日月所照選置臣宮得與從事備知情素敢以陳聞臣重惟當今方外多虞師旅未休當厲六軍以圖進取軍以人爲衆衆以財爲寶竊聞郡縣頗有荒殘民物凋弊姦亂萌生是以法令繁滋刑辟重切臣聞爲政聽民律令與時推移誠宜與將相大臣詳擇時宜博采衆議寬刑輕賦均息力役以順民望陸遜忠勤於時出身憂國謇謇在公有匪躬之節諸葛瑾步隲朱然全琮朱據呂岱吾粲闞澤嚴畯張承孫怡忠於爲國通達治體可令陳上便宜蠲除苛煩愛養士馬撫循百姓五年之外十年之內遠者歸復近者盡力兵不血刃而大事可定也臣聞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故子囊臨終遺言戒時君子以爲忠豈況臣登其能已乎願陛下留意聽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既絕而後書聞權益以摧

感言則隕涕是歲赤烏四年也謝景時爲豫章太守不勝哀情棄官奔赴拜表自劾權曰君與太子從事異於他吏使中使慰勞聽復本職發遣還郡諡登曰宣太子（吳書曰初葬句容置園邑奉守如法後三年改葬蔣陵）子璠希皆早卒次子英封吳侯五鳳元年英以大將軍孫峻擅權謀誅峻事覺自殺國除（吳歷曰孫和以無罪見殺衆庶皆懷憤歎前司馬桓慮因此招合將吏欲共殺峻立英事覺皆見殺英實不知）謝景者字叔發南陽宛人在郡有治迹吏民稱之以爲前有顧劭其次即景數年卒官

孫慮字子智登弟也少敏惠有才藝權器愛之黃武七年封建昌侯後二年丞相雍等奏慮性聰體達所尙日新北方近漢宜進爵稱王權未許久之尙書僕射存上疏曰帝王之興莫不襃崇至親以光羣后故魯衞於周寵冠諸侯高帝五王封列于漢所以藩屏本朝爲國鎭衞建昌侯慮稟性聰敏才兼文武於古典制宜正名號陛下謙光未肯如舊羣寮大小咸用於邑方今奸宄恣睢金鼓未弭腹心爪牙惟親與賢輒與丞相雍等議咸以慮宜爲鎭軍大將軍授任偏方以光大業權乃許之於是假節開府治半州（吳書載權詔曰期運擾亂凶邪肆虐威罰有序干戈不戢以慮氣志休懿武畧夙昭必能爲國佐定大業故授以上將之位顯以殊特之榮寵以兵馬之勢委以偏方之任外欲威振敵虜厭難萬里內欲鎭撫遠近慰卹將士誠慮建功立事竭命之秋也慮其內修文德外經武訓持盈

若沖則滿而不溢敬愼乃心無忝所受慮以皇子之尊富於春秋遠近嫌其不能留意及至臨事遵奉法度敬納師友過於衆望年二十嘉禾元年卒無子國除

孫和字子孝慮弟也少以母王有寵見愛年十四為置宮衞使中書令闞澤教以書藝好學下士甚見稱述赤烏五年立為太子時年十九闞澤為太傅薛綜為少傅而蔡穎張純封俌嚴維等皆從容侍從吳書曰和少岐嶷有智意故權尤愛幸常在左右衣服禮秩雕玩珍異之賜諸子莫得比焉好文學善騎射承師涉學精識聰敏尊敬師傅愛好人物穎等每朝見進賀和常降意歡以待之講校經義綜察是非及訪諮朝臣考績行能以知優劣各有條貫後諸葛豐僞叛以誘魏將諸葛誕權潛軍待之和以權暴露外次又戰者凶事常憂勞憯怛不復會同飲食數上諫戒令持重務在全勝權還然後敢安張純字元基敦之子吳錄曰純少厲操行學博才秀切問捷對容止可觀拜郎中補廣德令治有異績擢為太子輔義都尉是時有司頗以條書問事和以為姦妄之人將因事錯意以生禍心不可長也表宜絕之又都督劉寶白庶子丁晏晏亦白寶和謂晏曰文武在事當能幾人因隙構薄圖相危害豈有福哉遂兩釋之使之從厚常言當世士人宜講修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游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後羣寮侍宴言及博弈以為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修業積累功緒者也且志士愛日惜力君子慕其大者高山景行恥非其次夫

以天地長久而人居其間有白駒過隙之喩年齒一暮榮華不再凡所患者在於人情所不能絕誠能絕無益之欲以奉德義之塗棄不急之務以修功業之基其於名行豈不善哉夫人情猶不能無嬉娛嬉娛之好亦在於飲宴琴書射御之間何必博弈然後爲歡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曜退而論奏和以示賓客時蔡穎好弈直事在署者頗斅焉故以此諷之是後王夫人與全公主有隙權嘗寢疾和祠祭於廟和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和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

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憂死而和寵稍損懼於廢黜魯王霸覬覦滋甚陸遜吾粲顧譚等數陳適庶之義理不可奪全寄楊竺爲魯王霸支黨譖愬日興粲遂下獄誅譚徙交州權沈吟者歷年

殷基通語曰初權既立和爲太子而封霸爲魯王初拜猶同宮室禮秩未分羣公之議以爲太子國上下有序禮秩宜異於是分宮別僚而隙端開矣自侍御賓客造爲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丞相陸遜大將軍諸葛恪太常顧譚驃騎將軍朱據會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績尚書丁密等奉禮而行宗事太子驃騎將軍步隲鎮南將軍呂岱大司馬全琮左將軍呂據中書令孫弘等附魯王中外官僚將軍大臣舉國中分權患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爲天下笑一人立者安得不亂於是有改嗣之規矣臣松之以爲袁紹劉表謂尚琮爲賢本有傳後之意異於孫權既以立和而復寵霸坐生亂階自構家禍方之袁劉昏悖甚矣步隲以德度著稱爲吳良臣而阿附於霸事

乾隆四年校刊

同楊竺何哉和既正位適庶分定就使才德不殊猶將義不黨庶況霸實無聞而和爲令嗣乎夫邪僻之人豈其舉體無善但一爲不善衆美皆亡耳騭若果有此事則其餘不足觀矣呂岱全琮之徒蓋所不足論耳後遂幽閉和於是驃騎將軍朱據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權登白爵觀見甚惡之勑據晃等無事忩忩權欲廢和立亮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上書稱引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晉國擾亂又據晃固諫不止權大怒族誅正象據晃牽入殿杖一百吳歷曰晃入口諫曰太子仁明顯聞四海今三方鼎跱實不宜搖動太子以生衆心願陛下少垂聖慮老臣雖死猶生之年叩頭流血辭氣不撓權不納晃言斥還田里孫晧即位詔曰故僕射屈晃志匡社稷忠諫亡身封晃子緒爲東陽亭侯弟幹恭爲立義都尉緒後亦至尚書僕射晃汝南人見胡冲答問吳書曰張純亦盡言極諫權幽之遂棄市竟徙和於故鄣羣司坐諫誅放者十數衆咸寃之吳書曰權寢疾意頗感寤欲徵和還立之全公主及孫峻孫弘等固爭之乃止太元二年正月封和爲南陽王遣之長沙吳書曰和之長沙行過蕪湖有鵲巢于帆檣故官寮聞之皆憂慘以爲檣末傾危非久安之象或言鵲巢之詩有積行累功以致爵位之言今王至德茂行復授國土儻神靈以此告寤人意乎四月權薨諸葛恪秉政恪即和妃張之舅也妃使黃門陳遷之建業上疏中宮并致問於恪臨去恪謂遷曰爲我達妃期當使勝他人此言頗泄又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宮民間或言欲迎和及恪被誅孫峻因此奪和璽綬徙新都又遣使者賜死和與妃張辭別張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活也亦自殺舉邦傷焉

孫休立封和子晧爲烏程侯自新都之本國休薨晧即阼其年追謚父和曰文皇帝改葬明陵置園邑二百家令丞奉守後年正月又分吳郡丹陽九縣爲吳興郡治烏程置太守四時奉祠有司奏言宜立廟京邑寶鼎二年七月使守太匠薛珝營立寢堂號曰清廟十二月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備官僚中軍步騎二千人以靈輿法駕東迎神於明陵晧引見仁親拜送於庭吳書曰比仁還中使手詔日使相繼奉問神靈起居動止巫覡言見和被服顏色如平生日晧悲喜涕淚悉召公卿尚書詣闕門下受賜靈輿當至使丞相陸凱奉三牲祭於近郊晧於金城外露宿明日望拜於東門之外其翌日拜廟薦祭

歔欷悲感比七日三祭倡技晝夜娛樂有司奏言祭不欲數數則黷宜以禮斷情然後止吳歷曰和四子晧德謙俊孫休即位封德錢塘侯謙永安侯俊拜騎都尉晧在武昌吳興施但因民之不堪命聚萬餘人劫謙將至秣陵欲立之未至三十里住擇吉日但遣使以謙命詔丁固諸葛靚靚即斬其使但遂前到九里固靚出擊大破之但兵裸身無鎧甲臨陣皆披散謙獨坐車中遂生獲之固不敢殺以狀告晧晧酖之母子皆死俊張承外孫聰明辨惠爲遠近所稱晧又殺之

孫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和爲太子霸爲魯王寵愛崇特與和無殊頃之和霸不穆之聲聞於權耳權禁斷往來假以精學督軍使者羊衜上疏曰臣聞古之有天下者皆先顯別適庶封建子弟所以尊重祖宗爲國藩表

也二宮拜授海內稱宜斯乃大吳興隆之基頃聞二宮並絕賓客遠近悚然大小失望竊從下風聽採衆論咸謂二宮智達英茂自正名建號於今三年德行內著美稱外昭西北二隅久所服聞謂陛下當副順遐邇所以歸德勤命二宮賓延四遠使異國聞聲思爲臣妾今旣未垂意於此而發明詔省奪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雖實陛下敦尚古義欲令二宮專志於學不復顧慮觀聽小宜期於溫故博物而已然非臣下傾企喁喁之至願也或謂二宮不遵典式此臣所以寢息不寧就如所嫌猶宜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不遠異同之語易以聞達聞達之日聲論當興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下何以解之若無以解異國則亦無以釋境內境內守疑異國興謗非所以育巍巍鎮社稷也願陛下早發優詔使二宮周旋禮命如初則天清地晏萬國幸甚矣時全寄吳安孫奇楊竺等陰共附霸圖危太子譖毀旣行太子以敗霸亦賜死流竺屍于江兄穆以數諫戒竺得免大辟猶徙南州霸賜死後又誅寄安奇等咸以黨霸搆和故也霸二子基壹五鳳中封基爲吳侯壹宛陵侯基侍孫亮在內太平二年盜乘御馬收

付獄亮問侍中刁玄曰盜乘御馬罪云何玄對曰科應死然魯王早終惟陛下哀原之亮曰法者天下所共何得阿以親親故邪當思惟可以釋此者奈何以情相迫乎玄曰舊赦有大小或天下亦有千里五百里赦隨意所及亮曰解人不當爾邪乃赦宮中基以得免孫晧即位追和霸舊隙削基爵土與祖母謝姬俱徙會稽烏傷縣

孫奮字子揚霸弟也母曰仲姬太元二年立爲齊王居武昌權薨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江濵兵馬之地徙奮於豫章奮怒不從命又數越法度恪上牋諫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四海之內皆爲臣妾仇讎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太彊輒爲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後懲戒以爲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近袁紹劉表各有國土土地非狹人衆非弱以適庶不分遂滅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所共嗟痛大行皇帝覽古戒今防芽遏萌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

就國詔策殷勤科禁嚴峻其所戒勑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彊恭敬之節下當裁抑驕恣荒亂以爲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勑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大司馬呂岱親受先帝詔勑輔導大王既不承用其言令懷憂怖華錡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所陳道當納用之而聞怒錡有收縛之語又中書楊融親受詔勑所當恭肅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大小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爲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敬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爲大王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勑不行於藩臣邪此古今正義大王所照知也夫福來有由禍來有漸漸生不憂將不可悔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慺慺欲爲大王除危殆於萌牙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願蒙三思奮得牋懼遂

移南昌、游獵彌甚、官屬不堪命、及恪誅、奮下住蕪湖、欲至建業觀變、傅相謝慈等諫奮、奮殺之、慈字孝宗、彭城人、見禮論撰喪服圖及變除行於世坐廢為庶人、徙章安縣、太平三年、封為章安侯、江表傳載亮詔曰、齊王奮前坐殺吏、廢為庶人、連有赦令、獨不見原、縱未宜復王、何以不侯、又諸孫兒弟作將、列在江渚、孤有兒、獨爾云何、有司奏可、就拜為侯建衡二年、孫皓左夫人王氏卒、皓哀念過甚、朝夕哭臨、數月不出、由是民間或謂皓死、訛言奮與上虞侯奉當有立者、奮母仲姬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張俊疑其或然、掃除墳塋、皓聞之、車裂俊、夷三族、誅奮及其五子、國除、江表傳曰、豫章吏十人乞代俊死、皓不聽、奮以此見疑、本在章安、徙還吳城、禁錮、使男女不得通婚、或年三十四十不得嫁娶、奮上表乞自比禽獸、使男女自相配偶、皓大怒、遣察戰齎藥賜奮、奮不受藥、叩頭千下、曰老臣自將兒子治生、求活無豫國事、乞丐餘年、皓不聽、父子皆飲藥死、臣松之案、建衡二年至奮之死、孫皓即位尚猶未久、若奮未被疑之前、兒女年二十左右、至奮死時、不得年三十四十也、若先已長大、自失時未婚娶、則不由皓之禁錮矣、此雖欲增皓之惡、然非實理

評曰、孫登居心所存、足為茂美之德、慮和並有好善之姿、規自砥礪、或短命早終、或不得其死、哀哉、霸以庶干適、奮不遵軌度、固取危亡之道也、然奮之誅夷、橫遇飛禍矣、

吳志卷十四

吳志卷十四考證

孫登拜登東中郎將封萬戶侯登辭侯不受○宋本作辭疾不受

於是東宮號爲多士注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太平御覽時機作知機

蔣脩虞飜志節分明○臣浩按下云此皆陛下日月所照選置臣宮得與從事則疏內所指之人皆靑宮賓客虞飜未嘗厠跡宮僚且歿于交州已十餘年登疏胡爲及之此虞飜二字疑誤

孫慮尚書僕射存上疏曰○臣龍官按存上疑有脫文

不然則失其姓也

孫和皆從容侍從注後諸葛豐僞叛以誘魏將諸葛誕○臣龍官按諸葛誕即諸葛豐之後此何以云諸葛豐僞叛吳主赤烏十年傳注引江表傳作諸葛壹是豐字乃壹字之訛

是後王夫人與全公主隙○宋本隙上多有字

親拜送於庭注比仁還中使手詔曰使相繼奉問神靈○曰使相繼宋本作日夜相繼

孫霸孫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臣明楷按妃嬪傳云吳主權王夫人生孫和本傳末云削基壹爵土與祖母謝姬俱徙會稽烏傷縣則和出自王霸出自謝矣此同母二字疑衍

聞達之日聲論當興○當興監本訛作富興今改正

霸二子基壹○臣浩按孫奐庶子亦名壹奐以宗室爲庶子命名豈有與大帝諸孫相同之理此壹字疑誤

吳志卷十四考證

吳志卷十五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賀齊　全琮　呂岱　周魴　鍾離牧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也虞預晉書曰賀氏本姓慶氏齊伯父純儒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爲侍中江夏太守去官與江夏黃瓊漢中楊厚俱公車徵避安帝父孝德皇帝諱改爲賀氏齊父輔永寧長少爲郡吏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爲奸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聞大怒便立斬從從族黨遂相糾合衆千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後太末豐

浦民反轉守太末長誅惡養善期月盡平建安元年孫策臨郡察齊孝廉時王朗奔東冶候官長商升爲朗起兵策遣永寧長韓晏領南部都尉將兵討升以齊爲永寧長晏爲升所敗齊又代晏領都尉事升畏齊威名遣使乞盟齊因告喻爲陳禍福升遂送上印綬出舍求降賊帥張雅詹彊等不願升降反共殺升雅稱無上將軍彊稱會稽太守賊盛兵少未足以討齊住軍息兵雅與女壻何雄爭勢兩乖齊令越人因事交構遂致疑隙阻兵相圖齊乃進討一戰大破雅彊黨震懼率衆出降候官既平而建安漢興南平復亂齊進兵建安立都尉府

是歲八年也郡發屬縣五千兵各使本縣長將之皆受齊節度賊洪明洪進苑御吳免華當等五人率各萬戶連屯漢興吳五（姓吳名五）六千戶別屯大潭鄒臨六千戶別屯蓋竹大潭同出餘汗（音干）軍討漢興經餘汗齊以爲賊衆兵少深入無繼恐爲所斷令松陽長丁蕃留備餘汗蕃本與齊鄰城恥見部伍辭不肯留齊乃斬蕃於是軍中震慄無不用命遂分兵留備進討明等連大破之臨陳斬明其免當進御皆降轉擊蓋竹軍向大潭三將又降凡討治斬首六千級名帥盡禽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拜爲平東校尉十年轉討上饒分以爲建平縣十三

年遷威武中郎將討丹陽黟歙時武彊葉鄉東陽豐浦四鄉先降齊表言以葉鄉爲始新縣而歙賊帥金奇萬戶屯安勤山毛甘萬戶屯烏聊山黟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林歷山四面壁立高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刀楯賊臨高下石不可得攻軍住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周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爲作鐵弋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斬山爲緣道夜令潛上乃多縣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數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不知所爲守路備險者皆走還依衆大軍因是直上大破僕等其餘皆降凡斬首七千（抱朴子曰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劒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情有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棓選有力精卒五千人爲先登盡捉棓彼山賊恃其有善禁者了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棓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者萬計）齊復表分歙爲新定黎陽休陽并黟歙凡六縣權遂割爲新都郡齊爲太守立府於始新加偏將軍十六年吳郡餘杭民郎稚合宗起賊復數千人齊出討之卽復破稚表言分餘杭爲臨水縣（吳錄曰晉改爲臨安）被命詣所在及當還郡權出祖道作樂舞象（吳書曰權謂齊曰今定天下都中國使殊俗貢珍狡獸率舞非君誰與齊曰殿下以神武應期廓開王業臣幸遭際會得驅馳風塵之下佐助末行效鷹

犬之用臣之願也若殊俗貢珍狡獸率舞宜在聖德非臣所能賜齊軿車駿馬罷坐住駕使齊就車齊辭不敢權使左右扶齊上車令導吏卒兵騎如在郡儀權望之笑曰人當努力非積行累勤此不可得去百餘步乃旋十八年豫章東部民彭材李玉王海等起爲賊亂衆萬餘人齊討平之誅其首惡餘皆降服揀其精健爲兵次爲縣戶遷奮武將軍二十年從權征合肥時城中出戰徐盛被創失矛齊引兵拒擊得盛所失江表傳曰權征合肥還爲張遼所掩襲於津北幾至危殆齊時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權權既入大船會諸將飲宴齊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致禍敗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爲終身誡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慙謹以尅心非但書諸紳也二十一年鄱陽民尤突受曹公印綬化民爲賊陵陽始安涇縣皆與突相應齊與陸遜討破突斬首數千餘黨震服丹陽三縣皆降料得精兵八千人拜安東將軍封山陰侯出鎭江上督扶州以上至皖黃武初魏使曹休來伐齊以道遠後至因住新市爲拒會洞口諸軍遭風流溺所亡中分將士失色賴齊未濟偏軍獨全諸將倚以爲勢齊性奢綺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爲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襜干櫓戈矛葩瓜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衝鬬艦之屬望之若山休等憚之遂引軍還遷後將軍假節領徐州牧初晉宗爲戲口將以衆叛如魏還爲蘄春太守圖

襲安樂取其保質權以爲恥忿因軍初罷六月盛夏出其不意詔齊督麋芳鮮于丹等襲蘄春遂生虜宗後四年卒子達及弟景皆有令名爲佳將會稽典錄曰景爲滅賊校尉御衆嚴而有恩兵器精飾爲當時冠絕早卒達頗任氣多所犯迕故雖有征戰之勞而爵位不至然輕財貴義膽烈過人子質位至虎牙將軍景子邵別有傳

全琮字子璜吳郡錢唐人也父柔漢靈帝時舉孝廉補尚書郎右丞董卓之亂棄官歸州辟別駕從事詔書就拜會稽東部都尉孫策到吳柔舉兵先附策表柔爲丹陽都尉孫權爲車騎將軍以柔爲長史徙桂陽太守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振贍不及啓報柔更以奇之徐衆評曰禮子事父無私財又不敢私施所以避尊上也棄命專財而以邀名未盡父子之禮臣松之以爲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然士類縣命憂在朝夕權其輕重以先人急斯亦馮煖市義汲黯振救之類全謂邀名或負其心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遂顯名遠近後權以爲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人使討山越因開募召得精兵萬餘人出屯牛渚稍遷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將關羽圍樊襄陽琮上疏陳羽可討之計權時已與呂蒙陰議襲之恐事泄故寢琮表不答及禽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

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陽華亭侯黃武元年魏以舟軍大出洞口權使呂範督諸將拒之軍營相望敵數以輕船鈔擊琮常帶甲仗兵伺候不休頃之敵數千人出江中琮擊破之梟其將軍尹盧遷琮綏南將軍進封錢唐侯四年假節領九江太守七年權到皖使琮與輔國將軍陸遜擊曹休破之於石亭是時丹陽吳會山民復為寇賊攻沒屬縣權分三郡險地為東安郡琮領太守（吳錄曰琮時治富春）至明賞罰招誘降附數年中得萬餘人權召琮還牛渚罷東安郡（江表傳曰琮還經過錢唐修祭墳墓麾幢節蓋曜於舊里請會邑人平生知舊宗族六親施散惠與千有餘萬本土以為榮）

黃龍元年遷衛將軍左護軍徐州牧（吳書曰初琮為將甚勇決當敵臨難奮不顧身及作督帥養威持重每御軍常任計策不營小利江表傳曰權使子登出征已出軍次于安樂羣臣莫敢諫琮密表曰古來太子未嘗偏征也故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太子東出非古制也臣竊憂疑權即從之命登旋軍議者咸以為琮有大臣之節也）尚公主嘉禾二年督步騎五萬征六安六安民皆散走諸將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徼倖舉不百全者非國家大體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豈可謂全哉縱有所獲猶不足以弱敵而副國望也如或邂逅虧損非小與其獲罪琮寧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負國也赤烏九年遷右大司馬左軍師為人恭順善於承顏納規言辭未嘗切迕初權將圍珠崖及夷

州皆先問琮琮曰以聖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絕障海水土氣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轉相汚染往者懼不能反所獲何可多致猥虧江岸之兵以冀萬一之利愚臣猶所不安權不聽軍行經歲士衆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權深悔之後言次及之琮對曰當是時羣臣有不諫者臣以爲不忠琮既親重家族子弟並蒙寵貴賜累千金然猶謙虛接士貌無驕色十二年卒子懌嗣後襲業領兵救諸葛誕於壽春出城先降魏以爲平東將軍封臨湘侯懌兄子褘儀靜等亦降魏皆歷郡守列侯吳書曰琮長子緒幼知名奉朝請出授兵稍遷揚武將軍牛渚督孫亮卽位遷鎭北將軍東關之役緒與丁奉建議引兵先出以破魏軍封一子亭侯年四十四卒次子寄坐阿黨魯王霸賜死小子吳孫權外孫封都鄉侯

呂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也爲郡縣吏避亂南渡孫權統事岱詣幕府出守吳丞權親斷諸縣倉庫及囚繫長丞皆見責岱處法應問甚稱權意召署錄事出補餘姚長召募精健得千餘人會稽東冶五縣賊呂合秦狼等爲亂權以岱爲督軍校尉與將軍蔣欽等將兵討之遂禽合狼五縣平定拜昭信中郎將吳書曰建安十六年岱督郎將尹異等以兵二千人西誘漢中賊帥張魯到漢興寋城魯嫌疑斷道事計不立權遂召岱還建安二十年督孫茂等十將從取長沙三郡又安成攸永新茶陵四

縣吏共入陰山城合衆拒岱岱攻圍即降三郡克定權留岱鎭長沙安成長吳碭及中郎將袁龍等首尾關羽復爲反亂碭據攸縣龍在醴陵權遣横江將軍魯肅攻攸碭得突走岱攻醴陵遂禽斬龍遷廬陵太守延康元年代步騭爲交州刺史到州高涼賊帥錢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爲高涼西部都尉又鬱林夷賊攻圍郡縣岱討破之是時桂陽湞陽賊王金合衆於南海界上首亂爲害權又詔岱討之生縛金傳送詣都斬首獲生凡萬餘人遷安南將軍假節封都鄉侯交阯太守士燮卒權以燮子徽爲安遠將軍領九眞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岱表分海南三郡爲交州以將軍戴良爲刺史海東四郡爲廣州岱自爲刺史遣良與時南入而徽不承命舉兵戍海口以拒良等岱於是上疏請討徽罪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恩爲一州所附未易輕也岱曰今徽雖懷逆計未虞吾之卒至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與良俱進徽聞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即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斬送其首徽大將甘醴桓治等率吏民攻岱岱奮擊大破之進封番禺侯於是除廣州復

爲交州如故岱既定交州復進討九眞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國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權嘉其功進拜鎭南將軍黃龍三年以南土清定召岱還屯長沙漚口王隱交廣記曰吳後復置廣州以南陽滕修爲刺史或語修蝦鬚長一丈修不信其人後故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丈四尺封以示修修乃服之會武陵蠻夷蠢動岱與太常潘濬共討定之嘉禾三年權令岱領潘璋士衆屯陸口後徙蒲圻四年廬陵賊李桓路合會稽東冶賊隨春南海賊羅厲等一時並起權復詔岱督劉纂唐咨等分部討擊春卽時首降岱拜春偏將軍使領其衆遂爲列將桓厲等皆見斬獲傳首詣都權詔岱曰厲負險作亂自致梟首桓凶狡反覆已降復叛前後討伐歷年不禽非君規略誰能梟之忠武之節於是益著元惡既除大小震懾其餘細類埽地族矣自今已去國家永無南顧之虞三郡晏然無怵惕之驚又得惡民以供賦役重用歎息賞不踰月國之常典制度所宜君其裁之潘濬卒岱代濬領荊州文書與陸遜並在武昌故將蒲圻頃之廖式作亂攻圍城邑零陵蒼梧鬱林諸郡擾擾岱自表輒行星夜兼路權遣使追拜岱交州牧及遣諸將唐咨等駱驛相繼攻討一年破之斬式及遣諸所僞署臨賀太守費楊等并其支黨郡縣悉平復還武昌時

年已八十、然體素精勤、躬親王事。奮威將軍張承與岱書曰、昔旦奭翼周、二南作歌、今則足下與陸子也。忠勤相先、勞謙相讓、功以權成、化與道合、君子歎其德、小人悅其美、加以文書鞅掌、賓客終日、罷不舍事、勞不言倦、又知上馬輒自超乘、不由跨躡、如此足下過廉頗也。何其事事快也。周易有之、禮言恭、德言盛、足下何有盡此美耶。及陸遜卒、諸葛恪代遜、權乃分武昌為兩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遷上大將軍、拜子凱副軍校尉、監兵蒲圻。孫亮即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為國勤事、家門內困、而孤不早知。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始岱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褠、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美之。太平元年、年九十六卒。子凱嗣。遺令殯以素棺、疏巾布褠、葬送之制、務從約儉。凱皆奉行之。

周魴字子魚、吳郡陽羨人也。少好學、舉孝廉、為寧國長、

轉在懷安錢唐大帥彭式等蟻聚爲寇以魴爲錢唐侯相旬月之間斬式首及其支黨遷丹陽西部都尉黃武中鄱陽大帥彭綺作亂攻沒屬城乃以魴爲鄱陽太守與胡綜戮力攻討遂生禽綺送詣武昌加昭義校尉被命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爲北敵所聞知者令譎挑魏大司馬揚州牧曹休魴答恐民帥小醜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七條以誘休其一曰魴以千載徼幸得備州民遠隔江川敬恪未顯瞻望雲景天實爲之精誠微薄名位不昭雖懷焦渴曷緣見明狐死首丘人情戀本而逼所制奉覲禮違每獨矯首西顧未

嘗不寤寐勞歎展轉反側也今因隙穴之際得陳宿昔之志非神啓之豈能致此不勝翹企萬里託命謹遣親人董岑邵南等託叛奉牋時事變故列於別紙惟明公君侯垂日月之光照遠民之趣永令歸命者有所戴賴其二曰魴遠在邊隅江汜分絶恩澤教化未蒙撫及而於山谷之間遥陳所懷懼以大義未見信納夫物有感激計因變生古今同揆魴仕東典郡始願已獲銘心立報永矣無貳豈圖頃者中被横讒禍在漏刻危於投卵進有離合去就之宜退有誣罔枉死之咎雖志行輕微存没一節顧非其所能不悵然敢緣古人因知所歸拳

拳輸情陳露肝膈乞降春天之潤哀拯其急不復猜疑絕其委命事之宣泄受罪不測一則傷慈損計二則杜絕向化者心惟明使君遠覽前世矜而愍之留神所質速賜祕報魴當候望舉動俟須嚮應其三曰魴所代故太守廣陵王靖往者亦以郡民爲變以見譴責靖勤自陳釋而終不解因立密計欲北歸命不幸事露誅及嬰孩魴既目見靖事且觀東主一所非薄嫿不復厚雖或暫舍終見翦除今又令魴領郡者是欲責後效必殺魴之趣也雖尚視息憂惕集灼未知軀命竟在何時人居世間猶白駒過隙而常抱危怖其可言乎推當陳愚重自披盡懼以卑賤未能采納願明使君少垂詳察忖度其言今此郡民雖外名降首而故在山草看伺空隙欲復爲亂爲亂之日魴命訖矣東主頃者潛部分諸將圖欲北進呂範孫韶等入淮全琮朱桓趨合肥諸葛瑾步騭朱然到襄陽陸議潘璋等討梅敷東主中營自掩石陽別遣從弟孫奐治安陸城修立邸閣輦貲運糧以爲軍儲又命諸葛亮進指關西江邊諸將無復在者才留三千所兵守武昌耳若明使君以萬兵從晥南首江渚魴便從此率厲吏民以爲內應此方諸郡前後舉事垂成而敗者由無外援使其然耳若北軍臨境傳檄屬城

思詠之民誰不企踵願明使君上觀天時下察人事中
參蓍龜則足昭往言之不虛也其四曰所遣董岑邵南
少長家門親之信之有如兒子是以特令齎牋託叛爲
辭目語心計不宣脣齒骨肉至親無有知者又已勑之
到州當言往降欲北叛來者得傳之也魴建此計任之
於天若其濟也則有生全之福邂逅泄漏則受夷滅之
禍常中夜仰天告誓星辰精誠之微豈能上感然事急
孤窮惟天是訴耳遣使之日載生載死形存氣亡魄爽
恍惚私恐使君未深保明岑南二人可留其一以爲後
信一齎教還教還故當言悔叛還首東主有常科悔叛

還者皆自原罪如是彼此俱塞永無端原縣命西望涕
筆俱下其五曰鄱陽之民實多愚勁帥之赴役未卽應
人倡之爲變聞聲響抃今雖降首盤節未解山棲草藏
亂心猶存而今東主圖與大衆舉國悉出江邊空曠屯
塢虛損惟有諸刺姦耳若因是際而騷動此民一旦可
得便會然要恃外援表裏機牙不爾以往無所成也今
使君若從晥道進住江上魴當從南對岸歷口爲應若
未徑到江岸可住百里上令此間民知北軍在彼卽自
善也此間民非苦飢寒而甘兵寇苦於征討樂得北屬
但窮困舉事不時見應尋受其禍耳如使石陽及青徐

諸軍首尾相銜牽綴往兵使不得速退者則善之善也魴生在江淮長於時事見其便利百舉百捷時不再來敢布腹心其六曰東主致恨前者不拔石陽今此後舉大合新兵并使潘濬發夷民人數甚多聞豫設科條當以新羸兵置前好兵在後攻城之日云欲以羸兵塡壍使即時破雖未能然是事大趣也私恐石陽城小不能久留往兵明使君速垂救濟誠宜疾密王靖之變其鑒不遠今魴歸命非復在天正在明使君耳若見救以往則功可必成如見救不時則與靖等同禍前彭綺時聞旌麾在逢龍此郡民大小歡喜並思立効若留一月日間事當大成恨去電速東得增衆專力討綺綺始敗耳願使君深察此言其七曰今舉大事自非爵號無以勸之乞請將軍侯印各五十紐郎將印百紐校尉都尉印各二百紐得以假授諸魁帥獎厲其志并乞請幢麾數十以爲表幟使山兵吏民目瞻見之知去就之分已決承引所救畫定又彼此降叛日月有人闊狹之間輒得聞知今之大事宜神密若省魴牋乞加隱秘伏知智度有常防慮必深魴懷憂震灼啓事蒸仍乞未罪恠魴因別爲密表曰方北有逋寇固阻河洛久稽王誅自擅朔土臣曾不能吐奇舉善上以光贊洪化下以輸展萬

一憂心如擣假寐忘寢聖朝天覆含臣無効猥發優命勑臣以前誘致賊休恨不如計令於郡界求山谷魁帥爲北賊所聞知者令與北通臣伏思惟喜怖交集竊恐此人不可卒得假使得之懼不可信不如令臣譎休於計爲便此臣得以經年之冀願逢值千載之一會輒自督竭竭盡頑蔽撰立牋草以誑誘休者如別紙臣知無古人單複之術加卒奉大略恐曠狠狽懼以輕愚忝負特施豫懷憂灼臣聞唐堯先天而天弗違博詢芻蕘以成盛勲朝廷神謨欲必致休於步度之中靈贊聖規休必自送使六軍囊括虜無孑遺威風電邁天下幸甚謹

拜表以聞并呈牋草懼於淺局追用悚息被報施行休果信魴帥步騎十萬輜重滿道徑來入皖魴亦合衆隨陸遜橫截休休幅裂瓦解斬獲萬計魴初建密計時頻有郎官奉詔詰問諸事魴乃詣部郡門下因下髮謝故休聞之不復疑慮事捷軍旋權大會諸將歡宴酒酣謂魴曰君下髮載義成孤大事君之功名當書之竹帛加裨將軍賜爵關內侯徐衆評曰夫人臣立功効節雖非一途然各有分也爲將執桴鼓則有必死之義志守則有不假器之義死必得所義在不苟魴爲郡守職在治民非君所命自占誘敵髡剔髮膚以狗功名雖事濟受爵非君子所美賊帥董嗣負阻劫鈔豫章臨川並受其害臣松之案孫亮太平二年始立臨川郡是時未有臨川吾粲唐咨嘗以三千

兵攻守連月不能拔魴表乞罷兵得以便宜從事魴遣間諜授以方策誘狙殺嗣嗣弟怖懼詣武昌降於陸遜乞出平地自改爲善由是數郡無復憂惕魴在郡十三年卒賞善罰惡威恩並行子處亦有文武材幹天紀中爲東觀令無難督虞預晉書曰處入晉爲御史中丞名所彈糾不避彊禦齊萬年反以處爲建威將軍西征衆寡不敵處臨陣慷慨奮不顧命遂死於戰場追贈平西將軍處子玘札皆有才力中興之初並見寵任其諸子姪悉處列位爲揚土豪右而札凶淫放恣爲百姓所苦泰寧中王敦誅之滅其族

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漢魯相意七世孫也會稽典錄曰牧父緒樓船都尉兄駰上計吏少與同郡謝贊吳郡顧譚齊名牧童齔時號爲遲訥常謂人曰牧必勝我不可輕也時人皆以爲不然少爰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爲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自行義事續漢書曰宮字少子琅邪人嘗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宮便推與而去由是發名位至左中郎將侍中僕爲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邪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顧故來墾佳今以少稻而殺此民何心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爲釋繫民民慙懼率妻子舂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旁莫有取者牧由此發名徐衆評曰牧蹈長者之規問者曰如牧所行犯而不校又從而救之直而不有又還而不受可不謂之仁讓乎哉答曰異乎吾所聞原憲之問於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乎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

知也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今小民不展四體而認人之稻不仁甚矣而牧推而與之又救其罪斯爲讓非其義所救非人非所謂惡不仁者苟不惡不仁安得爲仁哉蒼梧澆娶妻而美讓於其兄尾生篤信水至不去而死直躬好直證父攘羊申鳴奉法盡忠於君而執其父忠信直讓此四行者聖賢之所貴也然不貴蒼梧之讓非讓道也不取尾生之信非信所也不許直躬之直非直體也不嘉申鳴之忠非忠意也今牧犯而不校還而不取可以爲難矣未得爲仁讓也夫聖人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而牧欲以德報怨非也必不得已二者何從吾從孔子也

赤烏五年從郎中補太子輔義都尉遷南海太守會稽典錄曰高涼賊率仍弩等破略百姓殘害吏民牧越界撲討旬日降服又揭陽縣賊率曾夏等衆數千人歷十餘年以侯爵雜繒千匹下書購募絕不可得牧遣使慰譬登皆首服自改爲良民始與太守羊衜與太常滕胤書曰鍾離子幹吾昔知之不熟定見其在南海威恩部伍智勇分明加操行清純有古人之風其見貴如此在郡四年以疾去職還爲丞相長史轉司直遷中書令會建安鄱陽新都三郡山民作亂出牧爲監軍使者討平之賊帥黃亂常俱等出其部伍以充兵役封秦亭侯拜越騎校尉永安六年蜀并于魏武陵五谿夷與蜀接界時論懼其叛亂乃以牧爲平魏將軍領武陵太守往之郡魏遣漢復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蜀遷陵界屯于赤沙誘致諸夷邑君或起應純又進攻酉陽縣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西蜀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

火貴速之勢也勑外趣嚴掾史沮議者便行軍法撫夷將軍高尚說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以討五谿夷耳又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卽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遷公安督揚武將軍封都鄉侯徙濡須督會稽典錄曰牧之在濡須深以進取可圖而不敢陳其策與侍中東觀令朱育宴慨然歎息育謂牧恨於策爵未副因謂牧曰朝廷諸君以際會坐取高官亭侯功無與比不肯在人下見顧者猶以於邑況於侯也牧笑而答曰卿之所言未獲我心也馬援有言人當功多而賞薄吾功不足錄而見寵已過當豈以爲恨國家不深相知而見害朝人是以默默不敢有所陳若其不然當建進取之計以報所受之恩不徒自守而已憤歎以此也育復曰國家已自知侯以侯之才無爲不成愚謂自可陳所懷牧曰武安君謂秦王云非成業難得賢難非得賢難用之難非用之難任之難武安君欲爲秦王幷兼六國恐授事而不見任故先陳此言秦王旣許而不能卒隕將成之業賜劒杜郵今國家知吾不如秦王之不知武安而害吾者有過范雎太皇帝時陸丞相討鄱陽以二千人授吾潘太常討武陵吾又有三千人而朝廷下議棄吾於彼使江渚諸督不復發兵相繼蒙國威靈自濟今日何爲常向使吾不料時度宜苟有所陳至見委以事不足兵勢終有敗績之患何無不成之有復以前將軍假節領武陵太守卒官家無餘財士民思之子禕嗣代領兵會稽典錄曰牧次子盛亦履恭讓爲尚書郎弟徇領兵爲將拜偏將軍戍西陵與監軍使者唐盛論地形勢謂宜城信陵爲建平援若不先城敵將先入盛以施績留建平智略名將屢經於彼無云當城之者不然徇計後半年晉果遣將修信陵城晉軍平吳

徇領水軍督
臨陣戰死也

評曰山越好爲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禦卑詞魏氏凡此諸臣皆克寧內難綏靜邦域者也呂岱清恪在公周魴譎略多奇鍾離牧蹈長者之規全琮有當世之才貴重於時然不檢姦子獲譏毀名云

吳志卷十五

吳志卷十五考證

賀齊山陰人也注避安帝父孝德皇帝諱○孝德皇下帝字疑爲後人妄增

縣吏斯從輕俠爲奸○斯太平御覽作期 臣良裘按斯姓從名然期亦姓也

令楊松長丁蕃留備餘汗○楊松疑作松楊

轉擊蓋竹軍向大潭三將又降○臣浩按三將疑作二將上云屯大潭蓋竹者吳五鄒臨也

陰募輕捷士爲作鐵戈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斬山爲緣道○鐵戈疑作鐵杙音亦所以緣而上也

新安志作鉄弋以戈拓斬山作以戈拓塹無山字緣
道下太平御覽有道成二字
凡斬首七千注吾聞金有刃者可禁○太平御覽引此
吾聞下多雄黃勝五兵還丹能威敵十字
徐盛被創失矛齊引兵拒擊得盛所失○太平御覽引
此作徐盛被創失牙齊引兵拒擊得盛所失牙
因住新市為拒○住監本誤作往今改正
全琮更以奇之注斯亦馮諼市義○諼監本誤作媛今
改正
呂岱以博為高凉西郡都尉○西郡疑作西部

家門內困而孤不早知○太平御覽無門字
周魴乃以魴為鄱陽太守與胡綜戮力攻討○太平御
覽胡綜下多等字
遠隔江川敬恪未顯○未宋本作求
推當陳愚重自披盡○推疑作惟
鍾離牧從濡須督注育謂牧恨於策爵未副因謂牧曰
○監本育謂牧下多曰字今去
又注今日何為常○句內疑有脫字
子禕嗣代領兵注謂宜城信陵為建平援○北宋本作
謂宜城信陵與建平接

吳志卷十五考證

乾隆四年校刊

吳志卷十六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潘濬　陸凱弟胤

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吳書曰濬為人聰察對問有機理山陽王粲見而貴異之由是知名為郡功曹年未三十荊州牧劉表辟為部江夏從事時沙羨長贓穢不修濬按殺之一郡震竦後為湘鄉令治甚有名劉備領荊州以濬為治中從事備入蜀留典州事孫權殺關羽并荊土拜濬輔軍中郎將授以兵江表傳曰權克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

與致之濬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爲軍師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此二俘人卿荆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爲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異古人之量耶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爲治中荆州諸軍事一以諮之武陵部從事樊伷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劉備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權不聽特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往足可以擒伷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伷是南陽舊姓頗能弄脣吻而實無辯論之才臣所以知之者伷昔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而納其言即遣濬將五千往果斬平之

遷奮威將軍封常遷亭侯吳書曰芮玄卒濬并領玄兵屯夏口玄字文表丹陽人父祉字宣嗣從孫堅征伐有功堅薦祉爲九江太守後轉吳郡所在有聲玄兄良字文鸞隨孫策平定江東策以爲會稽東部都尉卒玄領良兵拜奮武中郎將以功封溧陽侯權爲子登揀擇淑媛羣臣咸稱玄父祉兄良並以德義文武顯名三世故遂娉玄女爲妃焉黃武五年卒權甚愍惜之

權稱尊號拜爲少府進封劉陽侯江表傳曰權數射雉濬諫權權曰相與別後時時暫出耳不復如往日之時也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絕括破皆能爲害乞特爲臣故息置之濬出見雉翳故在乃手自撤壞之權由是自絕不復射雉遷太常五谿蠻夷叛亂盤結權假濬節督諸軍討之信賞必行法不可干斬首獲生蓋以萬數自是羣蠻衰弱一方寧靜吳書曰驃騎將軍步騭屯漚口求召募諸郡以增兵權以問濬濬曰豪將在民間耗亂爲害加騭有名勢在所所媚不可聽也權從之中郎將豫章徐宗有名士也嘗到京師與孔融交結然儒生誕節部曲寬縱不奉節度爲衆作殿濬遂斬之其奉法不憚私議皆此類也歸義隱蕃以口辯爲豪傑所善濬子翥亦與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咸怪濬而蕃果圖叛誅夷衆乃歸服江表傳曰時濬姨兄零陵蔣琬爲蜀大將軍或有間濬於武陵太

守衛於者云濬遣密使與瑰相聞欲有自託之計於以啓權權因承明不爲此也即封於表以示於濬而召於還免官先是濬與陸遜俱駐武昌共掌留事還復故時校事呂壹操弄威柄奏按丞相顧雍右將軍朱據等皆見禁止黃門侍郎謝厷語次問壹顧公事何如壹答不能佳厷又問若此公免退誰當代之壹未答厷厷曰得無潘太常得之乎壹良久曰君語近之也厷謂曰潘太常常切齒於君但道遠無因耳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君矣壹大懼遂解散雍事濬求朝詣建業欲盡辭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濬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手刃殺壹以身當之爲國除患壹密聞知稱疾不行濬每進見無不陳壹之姦險也由此壹寵漸衰後遂誅戮權引咎責躬因誚讓大臣語在權傳赤烏二年濬卒子翥嗣濬女配建昌侯孫慮吳書曰翥字文龍拜騎都尉後代領兵早卒翥弟祕權以姊陳氏女妻之調湘鄉令襄陽記曰襄陽習溫爲荊州大公平大公平今之州都祕過辭於溫問曰先君昔因君侯當爲州里議主今果如其言不審州里誰當復相代者溫曰無過於君也後祕爲尚書僕射代溫爲公平甚得州里之譽

陸凱字敬風吳郡吳人也丞相遜族子也黃武初爲永興諸暨長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領兵雖統軍衆手不釋書好太玄論演其意以筮輒驗赤烏中除儋耳太守討珠崖斬獲有功還爲建武校尉五鳳二年討山賊

陳𡍩於零陵斬𡍩克捷拜巴丘督偏將軍封都鄉侯轉爲武昌右部督與諸將共赴壽春還累遷盪魏綏遠將軍孫休即位拜征北將軍假節領豫州牧孫晧立遷鎭西大將軍都督巴丘領荆州牧進封嘉興侯孫晧與晉平使者丁忠自北還說晧弋陽可襲凱諫止語在晧傳寶鼎元年遷左丞相晧性不好人視已羣臣侍見皆莫敢迕凱說晧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晧聽凱自視晧時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爲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姦雄君惠閉於羣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爲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爲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搔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所以亡

乾隆四年校刊

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彊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巖穴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彊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爲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闇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惠淺劣無復冀望竊爲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爲煩苛刑政所爲錯亂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盪忽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塉确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陵居則峻危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爲變熒惑作妖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爲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既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有離散

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官既不愛民務行威勢所在搔擾更爲煩苛民苦二端財力再耗此爲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一息此輩矜哀孤弱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羅網之綱四方之民繦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目不明此無益於政有損於事者也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蹈先迹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計其所長不足爲國財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此爲無益願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周武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顏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將藩鎮方外公卿尚書務修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時

乾隆四年校刊

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辟貴幸任事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爲姦邪穢塵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爲意乃心公家義形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建衡元年疾病晧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不宜委以國事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欲復嚴密故迹亦不可聽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逴薛瑩滕修及族弟喜抗或淸白忠勤或姿才卓茂皆社稷之楨幹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各盡其忠拾遺萬一

遂卒時年七十二子禕初爲黃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凱亡後入爲太子中庶子右國史華覈表薦禕曰禕體質方剛器幹彊固董率之才魯肅不過及被召當下徑還赴都道由武昌曾不迴顧器械軍資一無所取在戎果毅臨財有節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選名將以鎮戍之臣竊思惟莫善於禕初晧常銜凱數犯顏忤旨加何定譖構非一既以重臣難繩以法又陸抗時爲大將在疆場故以計容忍抗卒後竟徙凱家於建安或曰寳鼎元年十二月凱與大司馬丁奉御史大夫丁固謀因晧謁廟欲廢晧立孫休子時左將軍留平領兵先驅故

密語平平拒而不許誓以不泄是以所圖不果太史郎陳苗奏晧久陰不雨風氣迴逆將有陰謀晧深警懼云吳錄曰舊拜廟選兼大將軍領三千兵爲衛凱欲因此兵以圖之令選曹白用丁奉晧偶不欲曰更選凱令執據雖暫兼然宜得其人晧曰用留平凱令其子禕以謀語平平素與丁奉有隙禕未及得宣凱旨平語禕曰聞野猪入丁奉營此凶徵也有喜色禕乃不敢言還因具啓凱故輟止予連從荊揚來者得凱所陳晧二十事博問吳人多云不聞凱有此表又按其文殊甚切直恐非晧之所能容忍也或以爲凱藏之篋笥未敢宣行病困晧遣董朝省問欲言因以付之虛實難明故不著于篇然愛其指擿晧事足爲後戒故鈔列于凱傳左云晧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前表曰孤動必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西宮室宇摧朽須謀移都何以不可徙乎凱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江表傳載凱此表曰臣拜受明詔心與氣結陛下何心之難悟意不聰之甚也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修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軍流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災童歌其謠縱令陛下一身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爲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效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謇斯社稷之重

鎭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彊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彧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隷超步紫闥於彧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憂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覽之以爲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鰥夫女吟於中風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阼以來游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不彫飾故國富民充姦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土被玄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杖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筲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臣抑損

醇醲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百寮庶尹並展所陳而陛下拘以視聽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廉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烽燧互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也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

後死家為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效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眾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為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

乾隆四年校刊

帝時交阯反亂實由茲起是爲遵景帝之闕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莅政無幾便徵召遷轉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爲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江表傳曰晧所行彌暴凱知其將亡上表曰臣聞惡不可積過不可長積惡長過喪亂之源也是以古人懼不聞非故設進善之旌立敢諫之鼓武公九十思聞警戒詩美其德士悅其行臣察陛下無思警戒之義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此禍兆見矣故各陳其要寫盡愚懷陛下宜克己復禮述脩前德不可捐棄臣言而放奢意意奢情至吏日欺民民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骨肉相克公子相奔臣雖愚闇於天命以心審之敗不過二十稔也臣常忿亡國之人夏桀殷紂亦不可使後人復忿陛下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復以餘年值遇陛下不能循俗與衆沈浮若比干伍員以忠見戮以正見疑自謂畢足無所餘恨灰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社稷存焉初晧始起宮凱上表諫不聽凱重表曰臣聞宮功當起夙夜反側是以頻頻上事往往留中不見省報於邑歎息企想應罷昨食時被詔曰君所諫誠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宮不利宜當避之乃可以妨勞役長坐不利宮乎父之不安子亦何倚臣拜紙詔伏讀一周不覺氣結於胸而涕泣雨集也臣年已六十九榮祿已重於臣過望復何所冀所以勤勤數進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勞苦勤至白髮生於鬢膚黃耇被於甲冑天下始靜晏駕早崩自含息之類能言之倫無不歔欷如喪考妣幼主嗣統柄在臣下軍有連征之費民有彫殘之損賊臣干政公家空竭今

允

彊敵當塗西州傾覆孤罷之民宜當畜養廣力肆業以備有虞且始徙都屬有軍征戰士流離州郡擾攘而大功復起徵召四方斯非保國致治之漸也臣聞為人主者攘災以德除咎以義故湯遭大旱身禱桑林熒惑守心宋景退殿是以旱魃銷亡妖星移舍今宮室之不利但當克己復禮篤湯宋之至道愍黎庶之困苦何憂宮之不安災之不銷乎陛下不務修德而務築宮室若德之不修行之不貴雖殷辛之瑤臺秦王之阿房何止而不喪身覆國宗廟作墟乎夫興土功高臺榭既致水旱民又多疾其不疑也為父長安使子無倚此乃子離於父臣離於陛下之象也臣子一離雖念克骨茅茨不翦復何益焉是以大皇帝居於南宮自謂過於阿房故先朝大臣以為宮室宜厚備衛非常大皇帝曰逆虜遊魂當愛育百姓何聊趣於不急然臣下懇惻由不獲已故裁調近郡苟副眾心比當就功猶豫三年當此之時寇鈔懾威不犯我境師徒奔北且西阻岷漢南州無事尚猶冲讓未肯築宮況陛下危側之世又乏大

皇帝之德可不慮哉願陛下留意臣不虛言

胤字敬宗凱弟也始為御史尚書選曹郎太子和聞其名待以殊禮會全寄楊竺等阿附魯王霸與和分爭陰相譖搆胤坐收下獄楚毒備至終無他辭

吳錄曰太子自懼黜廢而魯王覬覦益甚權時見楊竺辟左右而論霸之才竺深述霸有文武英姿宜為嫡嗣於是權乃許立焉有給使伏于牀下具聞之以告太子胤當至武昌往辭太子太子不見而微服至其車上與共密議欲令陸遜表諫既而遜有表極諫權疑竺泄之竺辭不服權使竺出尋其由竺白頃惟胤西行必其所道又遣問遜何由知之遜言胤所述召胤考問胤為太子隱曰楊竺向臣道之遂共為獄竺不勝痛毒服是所道初權疑竺泄之及服以為果然乃斬竺

後為衡陽督軍都尉赤烏十一年交阯九真夷賊攻沒城邑交部擾動以胤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南界喻以恩信務崇招納高涼渠帥黃吳等支黨三千餘家皆出降引軍而南重宣至誠遺以財幣賊帥百

乾隆四年校刊

餘人民五萬餘家深幽不羈莫不稽顙交域清泰就加安南將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前後出兵八千餘人以充軍用永安元年徵爲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左虎林中書丞華覈表薦胄曰胄天姿聰朗才通行潔昔歷選曹遺迹可紀還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歸附海隅肅清蒼梧南海歲有舊風障氣之害風則折木飛砂轉石氣則霧鬱飛鳥不經自胄至州風氣絕息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稼豐稔州治臨海海流秋鹹胄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風橫被化感人神遂憑天威招合遺散至被詔書當出民感其恩以忘戀土負老攜幼甘心景從衆無

錢云三嗣主傳作天册

攜貳不煩兵衛自諸將合衆皆脅之以威未有如胄結以恩信者也銜命在州十有餘年賓帶殊俗寶玩所生而內無紛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實難多得宜在輦轂股肱王室以贊唐虞康哉之頌江邊任輕不盡其才虎林選督堪之者衆若召還都寵以上司則天工畢修庶績咸熙矣胄卒子式嗣爲柴桑督揚武將軍天策元年與從兄禕俱從建安天紀二年召還建業復將軍侯

評曰潘濬公清割斷陸凱忠壯質直皆節槩梗梗有大丈夫格業胄身潔事濟著稱南土可謂良牧矣

吳志卷十六考證

濬濬一方寧靜注加隲有名勢在所所媚不可聽也○宋本在所下闕一字臣照按在所言隲身所在也猶言所到之處人皆媚之云耳

濬女配建昌侯孫慮注先君昔因君侯當爲州里議主今果如其言○因疑作曰

陸凱是以爲晉所伐君臣見虜○監本誤作爲晉所代今改正

務寛盪忽苛政○忽字疑誤元本作思庶政

今州郡職司○宋本作州縣

吳志卷十六

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毛本作推接

願陛下留意注民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當元本作常

又注臣聞爲人主者攘災以德○攘疑當作禳

陸胥蒼梧南海歲有舊風障氣之害○臣明楷按舊風障氣疑有誤觀下文折木飛砂轉石則舊風當作暴風霧鬱飛鳥不經則障氣當爲瘴氣也

吳志卷十六考證

吳志卷十七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是儀　胡綜　徐詳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本姓氏初爲縣吏後仕郡郡相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無上可改爲是乃遂改焉徐衆評曰古之建姓或以所生或以官號或以祖名皆有義體以明氏族故曰胙之以土而命之氏此先王之典也所以明本重始彰示功德子孫不忘也今離文析字橫生忌諱使儀易姓忘本誣祖不亦謬哉教人易姓從人改族融既失之儀又不得也後依劉繇避亂江東繇軍敗儀徙會稽孫權承攝大業優文徵儀到見親任專典機密拜騎都

尉呂蒙圖襲關羽權以問儀儀善其計勸權聽之從討羽拜忠義校尉儀陳謝權令曰孤雖非趙簡子卿安得不自屈爲周舍邪既定荆州都武昌拜裨將軍後封都亭侯守侍中欲復授兵儀自以非材固辭不受黃武中遣儀之皖就將軍劉邵欲誘致曹休休到大破之遷偏將軍入闕省尚書事外總平諸宫兼領辭訟又令教諸公子書學大駕東遷太子登留鎮武昌使儀輔太子太子敬之事先諮詢然後施行進封都鄉侯後從太子還建業復拜侍中中執法平諸官事領辭訟如舊典校郎呂壹誣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權怒收嘉繫獄悉驗問時同坐人皆怖畏壹並言聞之儀獨云無聞於是見窮詰累日詔旨轉厲羣臣爲之屏息儀對曰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敢爲嘉隱諱自取夷滅爲不忠之鬼顧以聞知當有本末據實答問辭不傾移權遂舍之嘉亦得免徐衆評曰是儀以羇旅異方客仕吳朝值讒邪殄行當嚴毅之威命縣漏刻禍急危機不雷同以害人不苟免以傷義可謂忠勇公正之士雖祁奚之免叔向慶忌之濟朱雲何以尚之忠不陷君勇不懾聳公不存私正不黨邪資此四德加之以文敏崇之以謙約履之以和順保傳二宮存身愛名不亦宜乎蜀相諸葛亮卒權垂心西州遣儀使蜀申固盟好奉使稱意後拜尚書僕射南魯二宫初立儀以本職領魯王傅儀嫌二宫相近切乃上疏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

資文武當今之宜鎮四方爲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但臣言辭鄙野不能究盡其意愚以二宮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爲傅盡忠動輒規諫事上勤與人恭不治產業不受施惠爲屋舍財足自容鄰家有起大宅者權出望見問起大室者誰左右對曰似是儀家也權曰儀儉必非也問果他家其見知信如此服不精細食不重膳拯贍貧困家無儲畜權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之對之歎息卽增俸賜益田宅儀累辭讓以恩爲戚時時有所進達未嘗言人之短權常責儀以不言事無所

是非儀對曰聖主在上臣下守職懼於不稱實不敢以愚管之言上干天聽事國數十年未嘗有過呂壹歷白將相大臣或一人以罪聞者數四獨無以白儀權歎曰使人盡如是儀當安用科法爲及寢疾遺令素棺斂以時服務從省約年八十一卒

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也少孤母將避難江東孫策領會稽太守綜年十四爲門下循行留吳與孫權共讀書策薨權爲討虜將軍以綜爲金曹從事討黃祖拜鄂長權爲車騎將軍都京召綜還爲書部與是儀徐詳俱典軍國密事劉備下白帝權以見兵少使綜料諸縣

得六千人立解煩兩部詳領左部綜領右部督吳將晉宗叛歸魏魏以宗爲蘄春太守去江數百里數爲寇害權使綜與賀齊輕行掩襲生虜得宗加建武中郎將魏拜權爲吳王封綜儀詳皆爲亭侯黃武八年夏黃龍見夏口於是權稱尊號因瑞改元又作黃龍大牙常在中軍諸軍進退視其所向命綜作賦曰乾坤肇立三才是生狼弧垂象實惟兵精聖人觀法是效是營始作器械爰求厥成黃農創代拓定皇基上順天心下息民災高辛誅共舜征有苗啟有甘師湯有鳴條周之牧野漢之垓下靡不由兵克定厥緒明明大吳實天生德神武是經惟皇之極乃自在昔黃虞是祖越歷五代繼世在下應期受命發迹南土將恢大繇革我區夏乃律天時制爲神軍取象太乙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有度約而不煩四靈既布黃龍處中周制日月實曰太常桀然特立六軍所望仙人在上鑒觀四方神實使之爲國休祥軍欲轉向黃龍先移金鼓不鳴寂然變施闇謨若神可謂祕奇在昔周室赤烏銜書今也大吳黃龍吐符合契河洛動與道俱天贊人和僉曰惟休蜀聞權踐阼遣使重申前好綜爲盟文文義甚美語在權傳權下都建業詳綜並爲侍中進封鄉侯兼左右領軍時魏

降人或云魏都督河北振威將軍吳質頗見猜疑綜乃僞爲質作降文三條其一曰天綱弛絕四海分崩羣生憔悴士人播越兵寇所加邑無居民風塵烟火往往而處自三代以來大亂之極未有若今時者也臣質志薄處時無方繫於土壤不能翻飛遂爲曹氏執事戎役遠處河朔天衢隔絕雖望風慕義思託大命媿無因緣得展其志每往來者竊聽風化伏知陛下齊德乾坤同明日月神武之姿受之自然敷演皇極流化萬里自江以南戶受覆燾英雄俊傑上達之士莫不心歌腹詠樂在歸附者也今年六月末奉聞吉日龍興踐阼恢弘大繇整理天綱將使遺民覩見定主昔武王伐殷殷民倒戈高祖誅項四面楚歌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臣質不勝昊天至願謹遣所親同郡黃定恭行奉表及託降叛間關求達其欲所陳載列于左其二曰昔伊尹去夏入商陳平委楚歸漢書功竹帛遺名後世世主不謂之背誕者以爲知天命也臣昔爲曹氏所見交接外託君臣內如骨肉恩義綢繆有合無離遂受偏方之任總河北之軍當此之時志望高大永與曹氏同死俱生惟恐功之不建事之不成耳及曹氏之亡後嗣繼立幼沖統政讒言彌興同儕者以勢相害異趣者得間其言而臣受性簡

略素不下人視彼數子意實迫之此亦臣之過也遂爲邪議所見搆會招致猜疑誣臣欲叛雖識眞者保明其心世亂讒勝餘嫌猶在常懼一旦橫受無辜憂心孔疚如履冰炭昔樂毅爲燕昭王立功於齊惠王即位疑奪其任遂去燕之趙休烈不虧彼豈欲二三其德蓋畏功名不建而懼禍之將及也昔遣魏郡周光以賈販爲名託叛南詣宜達密計時以倉卒未敢便有章奏使光口傳而已以爲天下大歸可見天意所在非吳復誰此方之民思爲臣妾延頸舉踵惟恐兵來之遲耳若使聖恩少加信納當以河北承望王師款心赤實天日是鑒而

光去經年不聞咳唾未審此意竟得達不瞻望長歎日月以幾魯望高子何足以喻又臣今日見待稍薄蒼蠅之聲緜緜不絕必受此禍遲速事耳臣私度陛下未垂明慰者必以臣質貫穿仁義之道不行若此之事謂光所傳多虛少實或謂此中有他消息不知臣質搆讒見疑恐受大害也且臣質若有罪之日自當奔赴鼎鑊束身待罪此蓋人臣之宜也今日無罪橫見譖毀將有商鞅白起之禍尋惟事勢去亦宜也死而弗義不去何爲樂毅之出吳起之走君子傷其不遇未有非之者也願陛下推古況今不疑怪於臣質也又念人臣獲罪當如

乾隆四年校刊

伍員奉己自效不當徼幸因事爲利然今與古厥勢不同南北悠遠江湖隔絕自不舉事何得濟免是以忘志士之節而思立功之義也且臣質又以曹氏之嗣非天命所在政弱刑亂柄奪於臣諸將專威於外各自爲政莫或同心士卒衰耗帑藏空虛綱紀毀廢上下並昏想前後數得降叛具聞此問兼弱攻昧宜應天時此實陛下進取之秋是以區區敢獻其計今若內兵淮泗據有下邳荆揚二州聞聲響應臣從河北席卷而南形勢一連根牙永固關西之兵繫於所衛青徐二州不敢徹守許洛餘兵衆不滿萬誰能來東與陛下爭者此誠千載一會之期可不深思而熟計乎及臣所在旣自多馬加諸羌胡常以三四月中美草時驅馬來出隱度今者可得三千餘匹陛下出軍當投此時多將騎士來就馬耳此皆先定所一二知凡兩軍不能相究虛實今此間實羸易可克定陛下舉動應者必多上定洪業使普天一統下令臣質建非常之功此乃天也若不見納此亦天也願陛下思之不復多陳其三曰昔許子遠舍袁就曹規畫計較應見納受遂破袁軍以定曹氏向使曹氏不信子遠懷疑猶豫不決於心則今天下袁氏有也願陛下思之間聞界上將闇浮趙楫欲歸大化唱和不速以

取破亡今臣欵欵遠授其命若復懷疑不時舉動令臣孤絕受此厚禍卽恐天下雄夫烈士欲立功者不敢復託命陛下矣願陛下思之皇天后土實聞其言此文既流行而質已入爲侍中矣二年青州人隱蕃歸吳上書曰臣聞紂爲無道微子先出高祖寬明陳平先入臣年二十二委棄封域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見精別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達於邑三歎曷惟其已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權卽召入蕃謝答問及陳時務甚有辭觀綜時侍坐權問何如綜對曰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辯有似

禰衡而才皆不及權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且試以都輦小職權以蕃盛論刑獄用爲廷尉監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稱蕃有王佐之才普尤與之親善常怨歎其屈後蕃謀叛事覺伏誅吳錄曰蕃有口才魏明帝使詐叛如吳令求作廷尉職重案大臣以離間之既爲廷尉監衆人以據普與蕃親善常車馬雲集賓客盈堂及至事覺蕃亡走捕得考問黨與蕃無所言吳主使將入謂曰何乃以肌肉爲人受毒乎蕃曰孫君丈夫圖事豈有無伴烈士死不足相牽耳遂閉口而死吳歷曰權問普卿前盛稱蕃又爲之怨望朝廷使蕃反叛皆卿之由普見責自殺據禁止歷時乃解拜綜偏將軍兼左執法領辭訟遼東之事輔吳將軍張昭以諫權言辭切至權亦大怒其和協彼此使之無隙綜有力焉性嗜酒酒後歡呼

乾隆四年校刊

極意或推引杯觴搏擊左右權愛其才弗之責也凡自權統事諸文誥策命鄰國書符略皆綜之所造也初以內外多事特立科長吏遭喪皆不得去而數有犯者權患之使朝臣下議綜議以爲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行之一人其後必絕遂用綜言由是奔喪乃斷赤烏六年卒子沖嗣沖平和有文幹天紀中爲中書令吳錄曰沖後仕晉尚書郎吳郡太守徐詳者字子明吳郡烏程人也先綜死

評曰是儀徐詳胡綜皆孫權之時幹興事業者也儀清恪貞素詳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辟之廣夏其榱椽之佐乎

吳志卷十七

吳志卷十七考證

是儀遷偏將軍入闕省尚書事○闕元本作關

胡綜黃龍見夏口於是權稱尊號○臣龍官按夏口毛本作舉口太平御覽作樊口舉口葢樊口之誤然吳主孫權傳云黃龍元年夏四月夏口武昌並見黃龍則太平御覽所云樊口未爲得也

乃自在昔黃虞是祖○乃自元本作乃聞

將恢大繇革我區夏○大繇疑作大猷下同

昔遺魏郡周光以賈販爲名○監本販誤敗今改正

吳志卷十七考證

吳志卷十八

晉 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吳範 劉惇 趙達

吳範字文則會稽上虞人也以治歷數知風氣聞於郡中舉有道詣京都世亂不行會孫權起於東南範委身服事每有災祥輒推數言狀其術多效遂以顯名初權在吳欲討黃祖範曰今茲少利不如明年明年戊子荊州劉表亦身死國亡權遂征祖卒不能克明年軍出行及尋陽範見風氣因詣船賀催兵急行至卽破祖祖得

乾隆四年校刊

夜亡權恐失之範曰未遠必生禽祖至五更中果得之劉表竟死荆州分割及壬辰歲範又白言歲在甲午劉備當得益州後呂岱從蜀還遇之白帝說備部衆離落死亡且半事必不克權以難範範曰臣所言者天道也而岱所見者人事耳備卒得蜀權與呂蒙謀襲關羽議之近臣多曰不可權以問範範曰得之後羽在麥城使使請降權問範曰竟當降否範曰彼有走氣言降詐耳權使潘璋邀其徑路覘候者還白羽已去範曰雖去不免問其期曰明日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權問其故範曰時尚未正中也頃之有風動帷範拊手曰羽至矣須臾外稱萬歲傳言得羽後權與魏爲好範曰以風氣言之彼以貌來其實有謀宜爲之備劉備盛兵西陵範曰後當和親終皆如言其占驗明審如此權以範爲騎都尉領太史令數從訪問欲知其決範祕惜其術不以至要語權權由是恨之吳錄曰範獨心計所以見重者術亡則身棄矣故終不言

初權爲將軍時範嘗白言江南有王氣亥子之間有大福慶權曰若終如言以君爲侯及立爲吳王範時侍宴曰昔在吳中嘗言此事大王識之邪權曰有之因呼左右以侯綬帶範範知權欲以厭當前言輒手推不受及後論功行封以範爲都亭侯詔臨當出權恚

其愛道於己也削除其名範為人剛直頗好自稱然與親故交接有終始素與魏滕同邑相善滕嘗有罪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為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邪乃髠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敢白範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為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閤入言未卒權大怒欲便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意釋乃免滕滕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為會稽典錄曰滕字周林祖父河內太守朗字少英列在八俊滕性剛直行不苟合雖遭困偪終不遏撓初亦忤策幾殆賴太妃救得免語見妃嬪傳歷歷山潘陽山陰三縣令鄱陽太守黃武五年範病卒長子先死少子尚幼於是業絕權追思之募三州有能舉知術數如吳範趙達者封千戶侯卒無所得吳錄曰範先知其死日謂權曰陛下某日當喪軍師權曰吾無軍師焉得喪之範曰陛下出軍臨敵須臣言而後行臣乃陛下之軍師也至其日果卒臣松之案範死時權未稱帝此云陛下非也

劉惇字子仁平原人也遭亂避地客游廬陵事孫輔以明天官達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旱寇賊皆先時處期無不中者輔異焉以為軍師軍中咸敬事之號曰神明建安中孫權在豫章時有星變以問惇惇曰災在丹陽權曰何如曰客勝主人到某日當得聞是時邊鴻作亂

卒如惇言惇於諸術皆善尤明太乙皆能推演其事窮盡要妙著書百餘篇名儒刁玄稱以爲奇惇亦寶愛其術不以告人故世莫得而明也

趙達河南人也少從漢侍中單甫受學用思精密謂東南有王者氣可以避難故脫身渡江治九宮一算之術究其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效或難達曰飛者固不可校誰知其然此殆妄耳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嘗過知故知故爲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無嘉肴無以敘意如何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從橫之

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時坐有他賓內得主人情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耳竟效如此遂出酒酣飲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著空倉中封之令達算之達處如數云但有名無實其精微若是達寶愛其術自闞澤殷禮皆名儒善士親屈節就學達祕而不告太史丞公孫滕少師事達勤苦累年達許教之者有年數矣臨當喻語而輒復止滕他日齎酒具候顏色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爲帝王師至仕來三世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算之法父子不相語然以子篤好

乾隆四年校刊

不倦今眞以相授矣飲酒數行達起取素書兩卷大如手指達曰當寫讀此則自解也吾久廢不復省之今欲思論一過數日當以相與滕如期往至乃陽求索書驚言失之云女壻昨來必是渠所竊遂從此絕初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權問其法達終不語由此見薄祿位不至吳書曰初權即尊號令達算作天子之後當復幾年達曰高祖建元十二年陛下倍之權大喜左右稱萬歲果如達言達常笑謂諸星氣風術者曰當迴算帷幕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而反晝夜暴露以望氣祥不亦難乎閒居無爲引算自校乃歎曰吾算訖盡某年月日其終矣達妻數見達效閒而哭泣達欲弭妻意乃更步算言向者謬誤耳尚未也後如期死權聞達有書求之不得乃錄問其女及發達棺無所得法術絕焉吳錄曰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幼工書時有張子並陳梁甫能書甫恨逋並恨峻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嚴武字子卿衛尉畯再從子也圍棊莫與爲輩宋壽占夢十不失一曹不興善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旣進御權以爲生蠅舉手彈之孤城鄭嫗能相人及範慎達八人世皆稱妙謂之八絕云晉陽秋曰吳有葛衡字思眞明達天官能爲機巧作渾天使地居于中以機動之天轉而地止以上應晷度

評曰三子各於其術精矣其用思妙矣然君子算役心神宜於大者遠者是以有識之士舍彼而取此也孫盛曰夫玄覽未然逆鑒來事雖裨竈梓愼其猶病諸況術之下此者乎吳史書達知東南當有王氣故輕舉濟江魏承

漢緒受命中畿達不能豫覩兆萌而流竄吳越又不知客術之鄙見薄於畦安在其能逆覩天道而審帝王之符瑞哉昔聖王覩天地之文以畫八卦之象故亹亹成於著策變化形乎六爻是以三易雖殊卦繇理一安有迴轉一籌可以鉤深測隱意對逆占而能遂知來物者乎流俗好異妄設神奇不幸之中仲尼所棄足以君子志其大者無所取諸臣松之以爲盛云君子志其大者無所取諸故評家之旨非新聲也其餘所譏則皆爲非理自中原酷亂至于建安數十年間生民殆盡比至小康皆百死之餘耳江左雖有兵革不能如中國之甚也焉知達不算其安危知禍有多少利在東南以全其身乎而貴不知魏氏將典流播吳越在京房之籌猶不能自免刑戮況達但以祕術見薄在悔客之聞乎古之道術蓋非一方探賾之功豈惟六爻苟得其要則可以易而知之矣迴轉一籌胡足怪哉達之推算窮其要妙以知幽測隱何愧於古而以禪梓限之謂達爲妄非篤論也抱朴子曰時有葛仙公者每飲酒醉常入人家門前陂水中臥竟日乃出曾從吳主別到洌洲還遇大風百官船多沒仙公船亦沈淪吳主甚悵恨明日使人鉤求公船而登高以望焉久之見公步從水上來衣履不沾

而有酒色既見而言曰臣非侍從而伍子胥見請暫過設酒忽忽不得郎委之又有姚光者有火術吳主身臨試之積荻數千束使光坐其上又以數千束荻裹之因猛風而燔之荻了盡謂光當以化爲燼而光端坐灰中振衣而起把一卷書吳主取其書視之不能解也又曰吳景帝有疾求覡視者得一人景帝欲試之乃殺鵝而理於苑中築小屋施牀几以婦人屐履服物著其上乃使覡視之告曰若能說此家中鬼婦人形狀者當加賞而郎信矣竟日盡夕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鵝立墓上所以不卽自之疑是鬼神變化作此相當候其眞形而定無復移易不知何故不敢不以實上聞景帝乃厚賜之然則鵝死亦符鬼也葛洪神仙傳曰仙人介象字元則會稽人有諸方術吳主聞之徵象到武昌甚敬貴之稱爲介君爲起宅以御帳給之賜遺前後累千金從象學藏形之術試還後宮及出殿門莫有見者又使象作變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可食吳主共論鱠魚何者最美象曰鯔魚爲上吳主曰論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可得邪象曰可得耳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埳汲水滿之并求鉤象起餌之垂綸於埳中須臾果得鯔魚吳主驚喜問象曰可食不象曰故爲

乾隆四年校刊

陛下取以作生鱠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廚下切之吳主曰聞蜀使來得蜀薑作虀甚好恨爾時無此象曰蜀薑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者并付值吳主指左右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書一符以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訖復閉目此人承其言騎杖須臾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人言是蜀市中乃買薑于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既於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家此人買薑畢捉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到吳廚下切鱠適了臣松之以爲葛洪所記近爲惑衆其書文頗行世故撮取數事載之篇末也神仙之術詎可測量臣之臆斷以爲惑衆所謂夏蟲不知冷冰耳

吳志卷十八

吳志卷十八考證

吳範數從訪問欲知其決○決太平御覽作訣

許曰然君子算役心神宜於大者遠者○算役宋本作等役

吳志卷十八考證

吳志卷十九

晉　著　作　郎　巴　西　中　正　安　漢　陳　壽　撰

宋　太　中　大　夫　國　子　博　士　聞　喜　裴　松　之　注

諸葛恪　滕胤　孫峻　留贊　孫綝　濮陽興

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知名{江表傳曰恪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爲對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吳錄曰恪長七尺六寸少鬚眉折頞廣額大口高聲}弱冠拜騎都尉與顧譚張休等侍太子登講論道藝並爲賓友從中庶子轉爲左輔都尉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

坐歡笑乃以驢賜恪他日復見權問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臣父爲優權問其故對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爲優權又大噱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爲盡爵後蜀使至羣臣並會權謂使曰此諸葛恪雅好騎乘還告丞相爲致好馬恪因下謝權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對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廐今有恩詔馬必至也安敢不謝恪之才捷皆此類也恪別傳曰權嘗饗蜀使費禕先逆勑羣臣使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爲輟食而羣下不起禕嘲之曰鳳皇來翔騏驎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皇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禕停食餅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焉權嘗問恪頃何以自娛而更肥澤恪對曰臣聞富潤屋德潤身臣非敢自娛修己而已又問卿何如滕胤恪答曰登階躡履臣不如胤迴籌轉策胤不如臣恪嘗獻權馬先鑷其耳范慎時在坐嘲恪曰馬雖大畜稟氣於天今殘其耳豈不傷仁恪答曰母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太子嘗嘲恪諸葛元遜可食馬矢恪曰願太子食雞卵權曰人令卿食馬矢卿使人食雞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江表傳曰曾有白頭鳥集殿前權曰此何鳥也恪曰白頭翁也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恪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昭不能答坐中皆歡笑權甚異之欲試以事令守節度節度掌軍糧穀文書繁猥非其好也江表傳曰權爲吳王初置節度官使典掌

軍糧非漢制也初用侍中偏將軍徐詳詳死將用恪諸葛亮聞恪代詳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疏今使典主糧穀糧穀軍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爲啓至尊轉之遜以白權即轉恪領兵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乞爲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衆議咸以丹陽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猨狖之騰木也時觀間隙出爲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蠭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爲難恪父瑾聞之亦以事終不逮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大赤吾族也恪盛陳其必捷權拜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授棨戟武騎三百拜畢命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時年三十二恪到府乃移書四郡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既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山民饑窮漸出降首恪乃復敕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執拘臼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

遺舊惡民困迫暫出內圖叛逆伉縛送言府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以狀表上民聞伉坐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權嘉其功遣尚書僕射薛綜勞軍綜先移恪等曰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染鍔甲不沾汗元惡既梟種黨歸義蕩滌山藪獻戎十萬野無遺寇邑罔殘姦既埽兇慝又充軍用藜蓧稂莠化爲善草魑魅魍魎更成虎士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帥臨履之所致也雖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衛霍豈足以談功軼古人勳超前世主上歡然遙用歎息感四牡之遺典思飲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官迎致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拜恪威北將軍封都鄉侯恪乞率衆佃廬江皖口因輕兵襲舒掩得其民而還復遠遣斥候觀相徑要欲圖壽春權以爲不可赤烏中魏司馬宣王謀欲攻恪權方發兵應之望氣者以爲不利於是徙恪屯於柴桑與丞相陸遜書曰楊敬叔傳述清論以爲方今人物彫盡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爲輔車上熙國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謗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不歡笑聞此喟

然誠獨擊節愚以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自孔氏門徒大數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至于子張子路子貢等七十之徒亞聖之德然猶各有所短師辟由喭賜不受命豈況下此而無所闕且仲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以爲友不以人所短棄其所長也加以當今取士宜寬於往古何者時務從橫而善人單少國家職司常苦不充苟令性不邪惡志在陳力便可獎就騁其所任若於小小宜適私行不足皆宜闊略不足纆責且士誠不可纖論苛克苛克則彼賢聖猶將不全況其出入者邪故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賢愚可知自漢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於禍原其本起非爲大讐惟坐克己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夫己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內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小人得容其間得容其間則三至之言浸潤之譖紛錯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自定況己爲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陳至於血刃蕭朱不終其好本由於此而已夫不舍小過纖微相責久乃至於家戶爲怨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恪知遜以此嫌己故遂廣其理而贊其旨也會遜卒恪遷大將軍假節駐武昌代遜領

荊州事久之權不豫而太子少乃徵恪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中書令孫弘領少傅權疾困召恪弘及太常滕胤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後事吳書曰權寢疾議所付託時朝臣咸皆注意於恪而孫峻表恪器任輔政可付大事權嫌恪剛狠自用峻以當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徵恪後引恪等見臥內受詔牀下權詔曰吾疾困矣恐不復相見諸事一以相委恪歔欷流涕曰臣等皆受厚恩當以死奉詔願陛下安精神損思慮無以外事為念權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恪惟殺生大事然後以聞為治第館設陪衞羣臣百司拜揖之儀各有品序諸法令有不便者條列以聞權輒聽之中外翕然人懷歡欣翌日權薨弘素與恪不平懼為恪所治祕權死問欲矯詔除恪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於坐中誅之乃發喪制服與弟公安督融書曰今月十六日乙未大行皇帝委棄萬國羣下大小莫不傷悼至吾父子兄弟並受殊恩非徒凡庸之隸是以悲慟肝心圮裂皇太子以丁酉踐尊號哀喜交并不知所措吾身受顧命輔相幼主竊自揆度才非博陸而受姬公負圖之託懼忝丞相輔漢之效恐損先帝委付之明是以憂懃怛惶所慮萬端且民惡其上動見瞻觀何時易哉今以頑鈍之姿處保傅之位艱多智寡任重謀淺誰為脣齒近漢之世燕蓋交遘有上官之變以身值此何敢怡豫邪又弟所在與賊犬牙相錯當於今時整頓軍具率厲將士警備過常念出萬死無顧一生以報朝廷無忝爾先又諸將備守各有境界猶

乾隆四年校刊

恐賊虜聞諱恣睢寇竊邊邑諸曹已别下約勑所部督將不得妄委所戍徑來奔赴雖懷惟怛不忍之心公義奪私伯禽服戎若苟違戾非徒小故以親正疏古人明戒也恪更拜太傅於是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稅事崇恩澤衆莫不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狀初權黃龍元年遷都建業二年築東興隄遏湖水後征淮南敗以內船由是廢不復修恪以建興元年十月會衆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畧守之引軍而還魏以吳軍入其疆土耻於受侮命大將胡遵諸葛誕等率衆七萬欲攻圍兩塢圖壞隄遏恪興軍四萬晨夜赴救遵等勑其諸軍作浮橋渡陣於隄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恪遣將軍留贊呂據唐咨丁奉為前部時天寒雪魏諸將會飲見贊等兵少而解置鎧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倮身緣遏大笑之不即嚴兵兵得上便鼓譟亂斫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橋橋壞絕自投於水更相蹈藉樂安太守桓嘉等同時并沒死者數萬故叛將韓綜為魏前軍督亦斬之獲車乘牛馬驢騾各數千資器山積振旅而歸進封恪陽都侯加荊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賜金一百斤馬二百匹繒布各萬匹恪遂有輕敵之心以十二月戰克

明春復欲出軍漢晉春秋曰恪使司馬李衡往蜀說姜維令同舉曰古人有言聖人不能為時時至亦不可失也今敵政在私門外內猜隔兵挫於外而民怨於內自曹操以來彼之亡形未有如今者也若大舉伐之使吳攻其東漢入其西彼救西則東虛重東則西輕以練實之軍乘虛輕之敵破之必矣維從之諸大臣以為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或以固爭扶出恪乃著論諭衆意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王者不務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後世古今未之有也昔戰國之時諸侯自恃兵彊地廣互有救援謂此足以傳世人莫能危恣情從懷憚於勞苦使秦漸得自大遂以并之此既然矣近者劉景升在荊州有衆十萬財穀如山不及曹操尚微與之力競坐觀其彊大吞滅諸袁北方都定之後操率三十萬衆來向荊州當時雖有智者不能復為畫計於是景升兒子交臂請降遂為囚虜凡敵國欲相吞即仇讎欲相除也有讎而長之禍不在己則在後人不可不為遠慮也昔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夫差自恃彊大聞此邈然是以誅子胥而無備越之心至於臨敗悔之豈有及乎越小於吳尚為吳禍況其彊大者邪昔秦但得關西耳尚以并吞六國今賊皆得秦趙韓魏燕齊九州之地地悉戎馬之鄉士林之藪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之然今所以

能敵之但以操時兵衆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悉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加司馬懿先誅王淩續自隕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聖人急於趨時誠謂今日若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爲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自本以來務在產育今者賊民歲月繁滋但以尚小未可得用耳若復十數年後其衆必倍於今而國家勁兵之地皆已空盡唯有此見衆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復十數年畧當損半而見子弟數不足言若賊衆一倍

而我兵損半雖復使伊管圖之未可如何今不達遠慮者必以此言爲迂夫禍難未至而豫憂慮此固衆人之所迂也及於難至然後頓顙雖有智者又不能圖此乃古今所病非獨一時昔吳始以伍員爲迂故難至而不可救劉景升不能慮十年之後故無以詒其子孫今恪無具臣之才而受大吳蕭霍之任智與衆同思不經遠若不及今日爲國斥境俛仰年老而讎敵更彊欲刎頸謝責寧有補邪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創痍

介胄生蟣蝨將士厭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者耳每覽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也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殁志畫不立貴令來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衆皆以恪此論欲必為之辭然莫敢復難丹陽太守聶友素與恪善書諫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遏東關之計計未施行今公輔賛大業成先帝之志寇遠自送將士憑賴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宜自案兵養銳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出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為不安恪題論後為書答友曰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熟省此論可以開悟矣於是違衆出軍大發州郡二十萬衆百姓騷動始失人心恪意欲曜威淮南驅略民人而諸將或難之曰今引軍深入疆埸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迴軍還圍新城攻守連月城不拔士卒疲勞因暑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為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而恥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有所是非恪怒立奪

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奔魏魏知戰
士罷病乃進救兵恪引軍而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
頓仆坑壑或見略獲存亡忿痛大小呼嗟而恪晏然自
若出住江渚一月圖起田於潯陽詔召相銜徐乃旋師
由此衆庶失望而怨黷興矣秋八月軍還陳兵導從歸
入府館即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妄數作
詔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
職司一罷更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竦
息又改易宿衞用其親近復勑兵嚴欲向青徐孫峻因
民之多怨衆之所嫌構恪欲爲變與亮謀置酒請恪恪

將見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明將盥漱聞水腥臭侍
者授衣衣服亦臭恪怪其故易衣易水其臭如初意惆
悵不悅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
坐頃刻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令從者逐犬遂升車初
恪將征淮南有孝子著縗衣入其閤中從者白之令外
詰問孝子曰不自覺入時中外守備亦悉不見衆皆異
之出行之後所坐廳事屋棟中折自新城出住東興有
白虹見其船還拜蔣陵白虹復繞其車及將見駐車宮
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自出見恪曰使
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

恪答曰當自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恪省書而去未出路門逢太常滕胤恪曰卒腹痛不任入胤不知峻陰計謂恪曰君自行旋未見今上置酒請君君已至門宜當力進恪躊躇而還劒履上殿謝亮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峻因曰使君病未善平當有常服藥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齎酒吳歷曰張約朱恩密疏告恪恪以示滕胤胤勸恪還恪曰峻小子何能爲邪但恐因酒食中人耳乃以藥酒入孫盛評曰恪與胤親厚約等疏非常大事勢應示胤共謀安危然恪性強梁加素侮峻自不信故入豈胤微勸便爲之冐禍乎吳歷爲長酒數行亮還內峻起如厠解長衣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吳錄曰峻提刀稱詔收恪亮起立曰非我所爲非我所爲孔母引亮還內吳歷云峻先引亮入然後出稱詔與本傳同臣松之以爲峻欲稱詔宜如本傳及吳歷不得如吳錄所云恪驚起拔劒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左手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乃除地更飲搜神記曰恪入已被殺其妻在室使婢語曰汝何故血臭婢曰不也有頃愈劇又問婢曰汝眼目視瞻何以不常婢蹙然起躍頭至于棟攘臂切齒而言曰諸葛公乃爲孫峻所殺於是大小知恪死矣而吏兵尋至志林曰初權病篤召恪輔政臨去大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當時咸謂之失言虞喜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自非採納羣謀詢于芻蕘虛已受人恒若不足則功名不成勳績莫著況呂侯國之元耆智度經遠而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此元遜之疏乃機神不俱者也若因十思之義廣諮

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隕首殿堂死凶豎之刃世人奇其英辯造次可觀而哂呂侯無對爲陋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禦之精嚴垂發六軍雲擾士馬擐甲羽檄交馳費禕時爲元帥荷國任重而與來敏圍棊意無厭倦敏臨別謂禕君必能辦賊者也言其明略內定貌無憂色況長寧以爲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且蜀爲蕞爾之國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矜已有餘晏然無戚斯乃性之寬簡不防細微卒爲降人郭脩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往聞長寧之甄文禕今覩元遜之逆呂侯二事體同故並而載之可以鏡誡于後永爲世鑒 先是童謠曰諸葛恪蘆葦單衣篾鉤落於何相求成子閤成子閤者反語石子岡也建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岡葬者依焉鉤落者校飾革帶世謂之鉤絡帶恪果以葦席裹其身而篾束其腰投之於此岡 吳錄曰恪時年五十一 恪長子綽

騎都尉以交關魯王事權遣付恪令更教誨恪鴆殺之中子竦長水校尉少子建步兵校尉聞恪誅車載其母而走峻遣騎督劉承追斬竦於白都建得渡江欲北走魏行數十里爲追兵所逮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及常侍朱恩等皆夷三族初竦數諫恪恪不從常憂懼禍及亡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臣聞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臣以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以邀風雨之會伏念故太傅諸葛恪得承祖考風流之烈伯叔諸父遭漢祚盡九

州鼎立分託三方並履忠勤熙隆世業爰及於恪生長王國陶育聖化致名英偉服事累紀禍心未萌先帝委以伊周之任屬以萬機之事恪素性剛愎矜已陵人不能敬守神器穆靜邦內興功暴師未期三出虛耗士民空竭府藏專擅國憲廢易由意假刑劫衆大小屏息侍中武衛將軍都鄉侯俱受先帝囑寄之詔見其姦虐日月滋甚將恐蕩搖宇宙傾危社稷奮其威怒精貫昊天計慮先於神明智勇百於荆聶躬持白刃梟恪殿堂勳超朱虛功越東牟國之元害一朝大除馳首徇示六軍喜踊日月增光風塵不動斯實宗廟之神靈天人之同

驗也今恪父子三首縣市積日觀者數萬詈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憯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乾坤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惟陛下敦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之骸復受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弘哉昔欒布矯命彭越臣竊恨之不先請主

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爲幸耳今臣不敢章宣
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豫聞乞聖朝哀察於是
亮峻聽恪故吏斂葬遂求之於石子岡江表傳曰朝臣有乞爲恪立碑以銘其勳績者博士盛沖以爲不應孫休曰盛夏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託孤之任死於豎子之手不可謂智沖議爲是遂寢始恪退軍還聶友知其將敗書與滕
胤曰當人彊盛河山可拔一朝羸縮人情萬端言之悲
歎恪誅後孫峻忌友欲以爲鬱林太守友發病憂死友
字文悌豫章人也吳錄曰友有脣吻少爲縣吏虞翻徙交州縣令使友送之翻與語而奇焉爲書與豫章太守謝斐令以爲功曹郡時見有功曹斐見之問曰縣吏聶友可堪何職對曰此人縣間小吏耳猶可堪曹佐斐曰論者以爲宜作功曹君其避之乃用爲功曹使至都諸葛恪友之時論謂顧子嘿子真與胤

無所復容恪欲以友居其間由是知名後爲將討儋耳還拜丹陽太守年三十二卒

滕胤字承嗣北海劇人也伯父耽父胄與劉繇州里通
家以世擾亂渡江依繇孫權爲車騎將軍拜耽右司馬
以寬厚稱早卒無嗣胄善屬文權待以賓禮軍國書疏
常令損益潤色之亦不幸短命權爲吳王追錄舊恩封
胤都亭侯少有節操美儀容吳書曰胤年十二而孤單煢立能治身厲行爲人白晳威儀可觀每正朔朝賀修勤在位大臣見者無不歎賞弱冠尚公主年三十起家
爲丹陽太守徙吳郡會稽所在見稱吳書曰胤上表陳及時宜及民間優劣多所匡弼權以胤故增重公主之賜屢加存問胤每聽辭訟斷罪法察言觀色務盡情理人有窮冤悲苦之言對之流涕太元元年權寢疾詣都留爲太常與諸葛恪等

俱受遺詔輔政孫亮卽位加衛將軍恪將悉衆伐魏胤諫恪曰君以喪代之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出摧强敵名聲振於海內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不如案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事以衆濟衆苟不悅君獨安之恪曰諸云不可者皆不見計算懷居苟安者也而子復以爲然吾何望乎夫以曹芳闇劣而政在私門彼之臣民固有離心今吾因國家之資藉戰勝之威則何往而不克哉以胤爲都下督掌統留事胤白日接賓客夜省文書或通曉不寐吳書曰胤寵任彌高接士愈勤表奏書疏皆自經意不以委下

孫峻字子遠孫堅弟靜之曾孫也靜生暠暠生恭爲散騎侍郎恭生峻峻少便弓馬精果膽決孫權末徙武衛都尉爲侍中權臨薨受遺輔政領武衛將軍故典宿衛封都鄉侯旣誅諸葛恪遷丞相大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進封富春侯滕胤以恪子竦妻父辭位峻曰鯀禹罪不相及滕侯何爲峻胤雖內不沾洽而外相包容進胤爵高密侯共事如前吳錄曰羣臣上奏共推峻爲太尉議胤爲司徒時有媚峻者以爲大統宜在公族若滕胤爲亞公聲名素重衆心所附不可貳也乃表以峻爲丞相又不置御史大夫士人皆失望

矣

峻素無重名驕矜險害多所刑殺百姓囂然又姦亂宮人與公主魯班私通五鳳元年吳侯英謀殺峻英事泄死二年魏毋丘儉文欽以衆叛與魏人戰於樂嘉峻帥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襲壽春會欽敗降軍還吳書曰留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少為郡吏與黃巾賊帥吳桓戰手斬得桓贊一足被創遂屈不伸然性烈好讀兵書及三史每覽古良將戰攻之勢輒對書獨歎因呼諸近親謂曰今天下擾亂英豪並起歷觀前世富貴非有常人而我屈躄在閭巷之間存亡無以異今欲割引吾足幸不死而足伸幾復見用死則已矣親戚皆難之有閒贊乃以刀自割其筋血流滂沱氣絶良久家人驚怖亦以既爾遂引申其足足申創愈以得蹉步凌統聞之請與相見甚奇之乃表薦贊遂被試用有戰功稍遷屯騎校尉時事得失每常規諫好直言不阿旨權以此憚之諸葛恪征東興贊為前部合戰先陷陳大敗魏師遷左將軍孫峻征淮南授贊節拜左護軍未至壽春道路病發峻令贊將車重先還魏將蔣班以步騎四千追贊贊病困不能整陳知必敗乃解曲蓋印綬付弟子以歸曰吾自為將破敵搴旗未嘗負敗今病困兵羸衆寡不敵汝速去矣俱死無益於國適所以快敵耳弟子不肯受拔刀欲斫之乃去初贊為將臨敵必先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及敗歎曰吾戰有常術今病困若此固命也遂被害時年七十三衆庶痛惜焉二子略平並為大將是歲蜀使來聘將軍孫儀孫邵林恂等欲因會殺峻事泄儀等自殺死者數十人并及公主魯育峻欲城廣陵朝臣知其不可城而畏之莫敢言唯滕胤諫止不從而功竟不就其明年文欽說峻征魏峻使欽與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泗以圖青徐峻與胤至石頭因餞之領從者百許人入據營據御軍齊整峻

惡之稱心痛去遂夢爲諸葛恪所擊恐懼發病死時年三十八以後事付綝

孫綝字子通與峻同祖綝父綽爲安民都尉綝始爲偏將軍及峻死爲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代知朝政呂據聞之大恐與諸督將連名共表薦滕胤爲丞相綝更以胤爲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胤欲共廢綝綝聞之遣從兄慮將兵逆據於江都使中使勅文欽劉纂唐咨等合衆擊據遣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晏告胤取據并喻胤宜速去意胤自以禍及因留融晏勒兵自衞召典軍楊崇將軍孫咨告以綝爲亂迫融等使有書難綝綝不聽表言胤反許將軍劉丞以封爵使率兵騎急攻圍胤胤又劫融等使詐詔發兵融等不從胤皆殺之文士傳曰華融字德蕤廣陵江都人祖父避亂居山陰蕊山下時皇象亦寓居山陰吳郡張溫來就象學欲得所舍或告溫曰蕊山下有華德蕤者雖年少美有令志可舍也溫遂止融家朝夕談講俄而溫爲選部尚書乃擢融爲太子庶子遂知名顯達融子諝黄門郎與融并見害次子譚以才辯稱晉祕書監胤顏色不變談笑若常或勸胤引兵至蒼龍門將士見公出必委綝就公時夜已半胤恃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宮乃約令部曲說呂侯以在近道故皆爲胤盡死無離散者時大風比曉據不至綝兵大會遂殺胤及將士數十人夷胤三族臣松之以爲孫綝雖凶虐與滕胤宿無嫌隙胤若且順綝

乾隆四年校刊

意出鎮武昌豈徙免當時之禍仍將永保元吉而犯機觸害自取夷滅悲夫綝遷大將軍假節封永寧侯負貴倨傲多行無禮初峻從弟慮與誅諸葛恪之謀峻厚之至右將軍無難督授節蓋平九官事綝遇慮薄於峻時慮怒與將軍王惇謀殺綝綝殺惇慮服藥死魏大將軍諸葛誕舉壽春叛保城請降吳遣文欽唐咨全端全懌等帥三萬人救之魏鎮南將軍王基圍誕欽等突圍入城魏悉中外軍二十餘萬增誕之圍朱異帥三萬人屯安豐城為文欽勢魏兗州刺史州泰拒異於陽淵異敗退為泰所追死傷二千人綝於是大發卒出屯鑊里復遣異率將軍丁奉黎斐等五萬人攻

魏留輜重於都陸異屯黎漿遣將軍任度張震等募勇敢六千人於屯西六里為浮橋夜渡築偃月壘為魏監軍石苞及州泰所破軍卻退就高異復作車箱圍趣五木城苞泰攻異異敗歸而魏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詭道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綝授兵三萬人使異死戰異不從綝斬之於鑊里而遣弟恩救會誕敗引還綝既不能拔出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莫不怨之綝以孫亮始親政事多所難問甚懼還建業稱疾不朝築室于朱雀橋南使弟威遠將軍據入蒼龍宿衛弟武衛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闓分屯諸營欲以專朝自固亮

內嫌綝乃推魯育見殺本末責怒虎林督朱熊熊弟外部督朱損不匡正孫峻乃命丁奉殺熊於虎林殺損於建業綝入諫不從亮遂與公主魯班太常全尚將軍劉承議誅綝亮妃綝從姊女也以其謀告綝綝率衆夜襲全尚遣弟恩殺劉承於蒼龍門外遂圍宮江表傳曰亮召全尚息黃門侍郎紀密謀曰孫綝專勢輕小於孤孤見勑之使速上岸爲唐咨等作援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又委罪朱異擅殺功臣不先表聞築第橋南不復朝見此爲自任無復所畏不可久忍今規取之卿父作中軍都督使密嚴整士馬孤當自出臨橋帥宿衛虎騎左右無難一時圍之作版詔勑綝所領皆解散不得舉手正爾自得之無卿去但當使密耳卿宣詔語卿父勿令卿母知之女人旣不曉大事且綝同堂姊邂逅泄漏誤孤非小也紀承詔以告尚尚無遠慮以語紀母母使人密語綝綝夜發嚴兵廢亮比明兵已圍宮亮大怒上馬帶鞬執弓欲出曰孤大皇帝之適子在位已五年誰敢不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攀止之乃不得出歎咤二日不食罵其妻曰爾父憒憒敗我大事又呼紀紀曰臣父奉詔不謹負上無面目復見因自殺孫盛曰亮傳稱亮少聰惠勢當先與紀謀不先令妻知也江表傳說漏泄有由於事爲詳矣使光祿勳孟宗告廟廢亮召羣司議曰少帝荒病昏亂不可以處大位承宗廟以告先帝廢之諸君若有不同者下異議皆震怖曰唯將軍令綝遣中書郎李崇奪亮璽綬以亮罪狀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綝怒殺之漢晉春秋曰彝魏尚書令階之弟吳錄曰晉武帝問薛瑩吳之名臣瑩對稱彝有忠貞之節典軍施正勸綝徵立琅邪王休綝從之遣宗正楷奉書於休曰綝以薄才見授大任不能輔導陛下頃月以來多所造立親近劉承悅於

美色發吏民婦女料其好者留於宮內取兵子弟十八已下三千餘人習之苑中連日續夜大小呼嗟敗壞藏中矛戟五千餘枚以作戲具朱據先帝舊臣子男熊損皆承父之基以忠義自立昔殺小主自是大主所創帝不復精其本末便殺熊損諫不見用諸下莫不側息帝於宮中作小船三百餘艘成以金銀師工晝夜不息太常全尚累世受恩不能督諸宗親而全端等委城就魏尚位過重曾無一言以諫陛下而與敵往來使傳國消息懼必傾危社稷推案舊典運集大王輒以今月二十七日禽尚斬承以帝爲會稽王遣楷奉迎百寮喁喁立

住道側綝遣將軍孫耽送亮之國徙尚於零陵遷公主於豫章綝意彌溢侮慢民神遂燒大橋頭伍子胥廟又壞浮屠祠斬道人休既即位稱草莽臣詣闕上書曰臣伏自省才非幹國因緣肺腑位極人臣傷錦敗駕罪負彰露尋愆惟闕夙夜憂懼臣聞天命棐諶必就有德是以幽厲失度周宣中興陛下聖德纂承大統宜得良輔以協雍熙雖堯之盛猶求稷契之佐以協明聖之德古人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雖自展竭無益庶政謹上印綬節鉞退還田里以避賢路休引見慰喻又下詔曰朕以不德守藩于外值茲際會羣公卿士暨于朕躬

以奉宗廟朕用憮然若涉淵氷大將軍忠計內發扶危定傾安康社稷功勳赫然昔漢孝宣踐阼霍光尊顯襃德賞功古今之通義也其以大將軍爲丞相荊州牧食五縣恩爲御史大夫衞將軍據右將軍皆縣侯幹雜號將軍亭侯闓亦封亭侯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自吳國朝臣未嘗有也綝奉牛酒詣休休不受齎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爲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言聞休休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又復加恩侍中與綝分省文書或有告綝懷怨侮上欲圖反者休執以付綝綝殺之由是愈懼因孟宗求出屯武昌休許焉盡勑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令裝載所取武庫兵器咸令給與吳歷曰綝求中書兩郎典知荊州諸軍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休特聽之其所請求一皆給與將軍魏邈說休曰綝居外必有變武衞士施朔又告綝欲反有徵休密問張布布與丁奉謀於會殺綝永安元年十二月丁卯建業中謠言明會有變綝聞之不悅夜大風發木揚沙綝益恐戊辰臘會綝稱疾休彊起之使者十餘輩綝不得已將入衆止焉綝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命府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綝求出休曰外

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綝起離席奉布目左右縛之綝叩頭曰願徙交州休曰卿何以不徙滕胤呂據綝復曰願沒爲官奴休曰何不以胤據爲奴乎遂斬之以綝首令其衆曰諸與綝同謀皆赦放仗者五千人闓乘船欲北降追殺之夷三族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斲其木而埋之以殺魯育等故也綝死時年二十八休恥與峻綝同族特除其屬籍稱之曰故峻故綝云休又下詔曰諸葛恪滕胤呂據蓋以無罪爲峻綝兄弟所見殘害可爲痛心促皆改葬各爲祭奠其罹恪等事見遠徙者一切召還

濮陽興字子元陳留人也父逸漢末避亂江東官至長沙太守（逸事見陸瑁傳）興少有士名孫權時除上虞令稍遷至尚書左曹以五官中郎將使蜀還爲會稽太守時琅琊王休居會稽興深與相結及休即位徵興爲太常衛將軍平軍國事封外黃侯永安三年都尉嚴密建丹陽湖田作浦里塘詔百官會議咸以爲用功多而田不保成唯興以爲可成遂會諸兵民就作功傭之費不可勝數士卒死亡或自賊殺百姓大怨之興遷爲丞相與休寵臣左將軍張布共相表裏邦內失望七年七月休薨左典軍萬彧素與烏程侯孫晧善乃勸興與布於是興布廢

休適子而迎立晧晧既踐阼加與侍郎領青州牧俄或
譖與布追悔前事十一月朔入朝晧因收與布徙廣州
道追殺之夷三族

評曰諸葛恪才氣幹略邦人所稱然驕且吝周公無觀
況在於恪矜己陵人能無敗乎若躬行所與陸遜及弟
融之書則悔吝不至何尤禍之有哉滕胤厲脩士操遵
蹈規矩而孫峻之時猶保其貴必危之理也峻綝凶豎
盈溢固無足論者濮陽興身居宰輔慮不經國協張布
之邪納萬彧之說誅夷其宜矣

吳志卷十九

吳志卷十九考證

諸葛恪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臣浩按四部當作四郡即上文所謂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者是也然諸本皆作四部

欲圖壽春權以爲不可○何焯曰以爲不可者蓋以此地南北襟喉雖得其地非十萬之衆不足屯守若魏傾國來爭恐致利鈍其後恪出新城欲卒此規又輕用大衆圖不以漸遂致師老民愁家族傾覆也

自本以來務在産育○句中疑有脫誤

乃除地更飲注費禕時爲元帥荷國任重○任重元本

作重任

孫峻二年魏毋丘儉文欽以衆叛○毛本作魏將多將字

會欽敗降軍還注好讀兵書及三史○三史元本作三略

又注乃表薦贊遂被試用有戰功○冊府作累有戰功

是歲蜀使來聘將軍孫儀孫邵綝恂等欲因會殺峻○

臣龍官按孫亮傳云五鳳二年秋七月將軍孫儀張怊林恂等謀殺峻發覺儀自殺恂等伏辜此云孫邵綝恂何也然各本皆同

孫綝綝聞之遣從兄慮將兵逆據於江都○慮三嗣主傳皆作憲下同

將士見公出必委綝就公○宋本作必皆委綝就公

遂圍宮注正爾自得之無卿去但當使密耳○正爾自得之無句疑有誤

濮陽興皓既踐阼加與侍郎領青州牧○侍郎宋本作中郎

吳志卷十九考證

吳志卷二十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王蕃　樓玄　賀邵　韋曜　華覈

王蕃字永元廬江人也博覽多聞兼通術藝始爲尚書郎去官孫休即位與賀邵薛瑩虞汜倶爲散騎中常侍皆加駙馬都尉時論淸之遣使至蜀蜀人稱焉還爲夏口監軍孫晧初復入爲常侍與萬彧同官彧與晧有舊俗士挾侵謂蕃自輕又中書丞陳聲晧之嬖臣數譖毀蕃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顏順旨時或迕意積以見責甘

露二年丁忠使晉還晧大會羣臣蕃沈醉頓伏晧疑而不悅舉蕃出外頃之請還酒亦不解蕃性有威嚴行止自若晧大怒呵左右於殿下斬之衛將軍滕牧征西將軍留平請不能得江表傳曰晧用巫史之言謂建業宮不利乃西巡武昌仍有遷都之意恐羣臣不從乃大請會賜將吏問蕃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其義云何蕃思維未答卽於殿上斬蕃出登來山使親近將跳蕃首作虎跳狼爭咋齧之頭皆碎壞欲以示威使衆不敢犯也此與本傳不同吳錄曰晧每於會因酒酣輒令侍臣嘲謔公卿以爲笑樂萬或旣爲左丞相蕃嘲或曰魚潛於淵出水煦沫何則物有本性不可橫處非分也或出自谿谷羊質虎皮虛受光赫之寵跨越三九之位犬馬尤能識養將何以報厚施乎或曰唐虞之朝無謬舉之才造父之門無駑蹇之質蕃上誣明選下詘楨幹亦何傷於日月適多見其不知量耳臣松之按本傳云丁忠使晉還晧爲大會於會中殺蕃檢忠從北還在此年之春或時尚未爲丞相至秋乃爲相耳吳錄所言爲乖互不同丞相陸凱上疏曰常侍王蕃黃中通理知天知物處朝忠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昔事景皇納言左右景皇欽嘉歎爲異倫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郡內傷心有識悲悼其痛蕃如此蕃死時年三十九晧徙蕃家屬廣州二弟著延皆作佳器郭馬起事不爲馬用見害

樓玄字承先沛郡蘄人也孫休時爲監農御史孫晧卽位與王蕃郭連萬或俱爲散騎中常侍出爲會稽太守入爲大司農舊禁中主者自用親近人作之或陳親密近職宜用好人晧因勑有司求忠清之士以應其選遂

用玄爲宮下鎭禁中侯主殿中事玄從九卿持刀侍衞正身率衆奉法而行應對切直數迕晧意漸見責怒後人誣白玄與賀邵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謗訕政事遂被詔詰責送付廣州東觀令華覈上疏曰臣竊以治國之體其猶治家主田野者皆宜良信又宜得一人總其條目爲作維綱衆事乃理論語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言所任得其人故優游而自逸也今海內未定天下多事事無大小皆當關聞動經御坐勞損聖慮陛下既垂意博古綜極藝文加勤心好道隨節致氣宜得閑靜以展神思呼翕清淳與天同極臣夙夜思惟諸吏之中任幹之事足委杖者無勝於樓玄玄清忠奉公冠冕當世衆服其操無與爭先夫清者則心平而意直忠者惟正道而履之如玄之性終始可保乞陛下赦玄前愆使得自新擢之宰司責其後效使爲官擇人隨才授任則舜之恭己近亦可得晧疾玄名聲復徙玄及子據付交阯將張奕使以戰自效陰別勑奕令殺之據到交阯病死玄一身隨奕討賊持刀步涉見奕輒拜奕未忍殺會奕暴卒玄殯斂奕於器中見勑書還便自殺江表傳曰晧遣將張奕追賜玄鴆奕以玄賢者不忍即宣詔致藥玄陰知之謂奕曰當早告玄玄何惜邪即服藥死臣松之以玄之清高必不以安危易操無緣驟拜張奕以虧其節且禍機既發豈百拜所免江

表傳所言於理爲長

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也吳書曰邵賀齊之孫景之子孫休即位從中郎爲散騎中常侍出爲吳郡太守孫晧時入爲左典軍遷中書令領太子太傅晧凶暴驕矜政事日弊邵上疏諫曰古之聖王所以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以至德淑姿統承皇業宜率身履道恭奉神器旁賢表善以康庶政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眞僞相貿上下空任文武曠位外無山嶽之鎭內無拾遺之臣佞諛之徒拊翼天飛干弄朝威盜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

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指各希時趣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聞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是以古之人君揖讓以進賢虛己以求過譬天位於乘犇以虎尾爲警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臣眩燿毀譽之實沈淪近習之言昔高宗思佐夢寐得賢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如遺

故常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醉酒之間加之大戮近鴻臚葛奚先帝舊臣偶有逆迕昏醉之言耳三爵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雷霆謂之輕慢飲之醇酒中毒隕命自是之後海內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爲幸居者以出爲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又何定本趨走小人僕隷之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夫小人求入必進姦利定間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結罝山陵芟夷林莽殫其九野之獸聚於重圍之內上無益時之分下有損耗之費而兵士罷於運送人力竭於驅逐老弱飢凍大小怨歎臣竊觀天變自比年以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食地震中夏隕霜參之典籍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驗諸行事災祥之應所爲寒慄昔高宗修己以消鼎雉之異宋景崇德以退熒惑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譴告之誚下追二君攘災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寤今日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叙俊乂放退佞邪抑奪姦勢如是之輩一勿復用廣延淹滯容受直辭祗承乾指敬奉先業則大化光敷天人望塞也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

赤子其亡也以民爲草芥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夏以聖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於旦夕也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宮內豎分布州郡橫興事役競造姦利百姓罹杼軸之困黎民罷無已之求老幼飢寒家戶菜色而所在長吏迫畏罪負嚴法峻刑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兵遠當以拓土廣境近當以守界備難宜時優育以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煙至雲集衣不全裋褐食不贍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之感是以父子相棄叛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煩振恤窮乏省諸不急盪禁約法則海內樂業大化普洽夫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命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內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費使庫廩空於無用士民飢於糟糠又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陛下不恃己之威德而怙敵之不來忽四海之困窮而輕虜之不爲難誠非長策廟勝之要也昔大皇帝勤身苦體創基南夏割據江山拓土萬里雖承天贊實由人力也餘慶遺祚至於陛下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光前烈愛民養士保全先軌何可忽顯祖之功勤輕難得之大業忘天下之不振替興衰之巨變哉

臣聞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葦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號據殽函之阻德化不修法政苛酷毒流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傾覆近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萬世之業任授失賢一朝喪沒君臣係頸共爲羈僕此當世之明鑒目前之烱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覽世變豐基彊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而聖祖之祚隆矣書奏晧深恨之邵奉公貞正親近所憚乃共譖邵與樓玄謗毀國事俱被詰責玄見送南州邵原復職後邵中惡風口不能言去職數月晧疑其託疾收付酒藏掠考千所邵卒無一語竟見殺害家屬徙臨海并下詔誅玄子孫是歲天冊元年也邵年四十九邵子循字彥先虞預晉書曰循丁家禍流放海濱吳平還鄉里節操高厲童亂不羣言行舉動必以禮讓好學博聞尤善三禮舉秀才除陽羨武康令顧榮陸機陸雲表薦循曰伏見吳興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歷踐三城刑政肅穆守職下縣編名凡萃出自新邦朝無知已恪居退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爲悵然臣等並以凡才累授飾進被服恩澤忝藤朝未知良士後時而守局無言懼有蔽賢之咎是以不勝愚管謹冒死表閭久之召爲太子舍人石沐破揚州循亦合衆事平杜門不出陳敏作亂以循爲丹陽內史循稱疾固辭敏不敢逼於是江東豪右無不受敏爵位惟循與同郡朱誕不挂賊網後除吳國內史不就元皇帝爲鎮東將軍請循爲軍司馬帝爲晉王以循爲中書令固讓不受轉太常領太子太傅特朝廷初建動有疑議宗廟制度皆循所定朝野諮詢爲一時儒宗年六十太興二年卒追贈司空謚曰穆循諸所著論並傳於世子

乾隆四年校刊

闞臨海
太守

韋曜字弘嗣吳郡雲陽人也曜本名昭史爲晉諱改之少好學能屬文從丞相掾除西安令還爲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曜論之其辭曰蓋聞君子耻當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立也故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興隆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積殊異之迹勞身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弈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鋭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棊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

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旰食而何博弈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苞文武並騖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勳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棊局而貿博弈矣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和廢後爲黃門侍郎孫亮即位諸葛恪輔政表曜爲太史令撰吳書華覈薛瑩等皆與參同孫休踐祚爲中書郎博士祭酒命曜

乾隆四年校刊

依劉向故事校定衆書又欲延曜侍講而左將軍張布近習寵幸事行多玷憚曜侍講儒士又性精确懼以古今警戒休意固爭不可休深恨布語在休傳然曜竟止不入孫晧即位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職省爲侍中常領左國史時所在承指數言瑞應晧以問曜曜答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又晧欲爲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如是者非一漸見責怒曜益憂懼自陳衰老求去侍史二官乞欲成所造書以後業別有所付晧終不聽時有疾病醫藥監護持之愈急晧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皆

澆灌取盡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常爲裁減或密賜茶荈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偪彊輒以爲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克發摘私短以爲歡時有愆過或誤犯晧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曜以爲外相毀傷内長尤恨使不濟濟非佳事也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而已晧以爲不承用詔命意不忠盡遂積前後嫌忿收曜付獄是歲鳳皇二年也曜因獄吏上辭曰囚荷恩見哀無與爲比曾無芒氂有以上報孤辱恩寵自陷極罪念當灰滅長棄黄泉愚情慺慺竊有所懷貪令上聞囚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紀多虚無在

書籍者亦復錯謬因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於秦漢凡爲三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誤囚自忘至微又作官職訓及辯釋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新寫始畢會以無狀幽囚待命泯沒之日恨不上聞謹以先死列狀乞上言祕府於外料取呈內以聞追懼淺蔽不合天聽抱怖雀息乞垂哀省曜冀以此求免而晧更怪其書之垢故又以詰曜曜對曰囚撰此書實欲表上懼有誤謬數數省讀不覺點汚被問寒戰形氣吶吃謹追辭叩頭五百下兩手自搏而華覈連上疏救曜曰曜運值千載特蒙哀識以其儒學得與史官貂蟬內侍承荅天問聖朝仁篤愼終追遠迎神之際垂涕勑曜曜愚惑不達不能敷宣陛下大舜之美而拘繫史官使聖趣不叙至行不彰實曜愚蔽當死之罪然臣慺慺見曜自少勤學雖老不倦探綜墳典溫故知新及意所經識古今行事外吏之中少過曜者昔李陵爲漢將軍敗不還而降匈奴司馬遷不加疾惡爲陵游說漢武帝以遷有良史之才欲使畢成所撰忍不加誅書卒成立垂之無窮今曜在吳

亦漢之史遷也。伏見前後符瑞。彰著神指。天應。繼出累見。一統之期。庶不復久。事平之後。當觀時設制。三王不相因禮。五帝不相沿樂。質文殊塗。損益異體。宜得曜輩依準古義。有所改立。漢氏承秦。則有叔孫通定一代之儀。曜之才學。亦漢通之次也。又吳書雖已有頭角。敘贊未述。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敘傳尤劣。今吳書當垂千載。編次諸史。後之才士。論次善惡。非得良才如曜者。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如臣頑蔽。誠非其人。曜年已七十。餘數無幾。乞赦其一等之罪。爲終身徒。使成書業。永足傳示。垂之百世。謹通進表。叩頭百下。晧不許。遂誅曜。徙其家零陵。子隆亦有文學也。

華覈字永先。吳郡武進人也。始爲上虞尉典農都尉。以文學入爲祕府郎。遷中書丞。蜀爲魏所幷。覈詣宮門發表曰。間聞賊衆蟻聚向西境。西境艱險。謂當無虞。定聞陸抗表至。成都不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昔衞爲翟所滅。而桓公存之。今道里長遠。不可救振。失委附之土。棄貢獻之國。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聖仁。恩澤遠撫。卒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表以聞。孫晧卽位。封徐陵亭侯。寶鼎二年。晧更營新宮。制度弘廣。飾

以珠玉所費甚多是時盛夏興工農守並廢覈上疏諫
曰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秦民喜去慘毒之苛政歸
劉氏之寬仁省役約法與之更始分王子弟以藩漢室
當此之時皆以為泰山之安無窮之基也至於賈誼獨
以為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為長嘆息者六乃曰當今
之勢何異抱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而謂
之安其後變亂皆如其言臣雖下愚不識大倫竊以曩
時之事揆今之勢誼云復數年間諸王方剛漢之傅相
稱疾罷歸欲以此為治雖堯舜不能安今大敵據九州
之地有大半之衆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勢欲與

中國爭相吞之計其猶楚漢勢不兩立非徒漢之諸王
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為緩抱火臥薪之
喻於今而急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察今勢之如此故
廣開農桑之業積不訾之儲恤民重役務養戰士是以
大小感恩各思竭命期運未至早棄萬國自是之後彊
臣專政上詭天時下違衆議忘安存之本邀一時之利
數興軍旅傾竭府藏兵勞民困無時獲安今之存者乃
創夷之遺衆哀苦之餘民耳遂使軍資空匱倉廩不實
布帛之賜寒暑不周重以失業家戶不贍而北積穀養
民專心東向無復他警蜀為西藩土地險固加承先主

統御之術謂其守御足以長久不圖一朝奄至傾覆脣亡齒寒古人所懼交州諸郡國之南土交阯九眞二郡已沒日南孤危存亡難保合浦以北民皆搖動因連避役多有離叛而備戍減少威鎭轉輕常恐呼吸復有變故昔海虜窺窬東縣多得離民地習海行狃於往年鈔盜無日今胷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誠宜住建立之役先備豫之計勉墾殖之業爲飢乏之救惟恐農時將過東作向晚有事之日整嚴未辦若舍此急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役應烽燧之急驅怨苦之衆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爲資也

如但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困矣昔太戊之時桑穀生庭懼而修德怪消殷興熒惑守心宋以爲災景公下從瞽史之言而熒惑退舍景公延年夫修德於身而感異類言發於口而通神明臣以愚蔽誤忝近署不能翼宣仁澤以感靈祇仰慙俯愧無所投處退伏思惟熒惑桑穀之異天示二主至如他餘錙介之妖近是門庭小神所爲驗之天地無有他變而徵祥符瑞前後屢臻明珠既覿白雀繼見萬億之祚實靈所挺以九域爲宅天下爲家不與編戶之民轉徙同也又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爲不祥又楊市

土地與宮遡接若大功畢竟輿駕遷住門行之神皆當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留則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爲憂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舉大事必有大殃今雖諸侯不會諸侯之軍與會無異六月戊己土行正王既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公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爲後戒今築宮爲長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廢敬授之上務臣以愚管竊所未安又恐所召離民或有不至討之則廢役興事不討日月滋慢若悉並到大衆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

則念善苦則怨叛江南精兵北土所難欲以十卒當東一人天下未定深可憂惜之如此宮成死叛五千則北軍之衆更增五萬若到萬人則倍益十萬病者有死亡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語此乃大敵所以歡喜也今當角力中原以定彊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加以勞困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憂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況敵彊大而忽農忘畜今雖頗種殖間者大水沈沒其餘存者當須耘穫而長吏怖期上方諸郡身涉山林盡力伐林廢農棄務士民妻孥羸小墾殖又薄若有水旱則永無所獲州郡見米當

待有事冗食之衆仰官供濟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而北敵犯疆使周召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爲陛下計明矣臣聞君明者臣忠主聖者臣直是以僂僂昧犯天威乞垂哀省書奏皓不納後遷東觀令領右國史覈上疏辭讓皓荅曰得表以東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藝處定疑難漢時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乞更選英賢聞之以卿研精墳典博覽多聞可謂悅禮樂敦詩書者也當飛翰騁藻光贊時事以越楊班張蔡之疇怪乃謙光厚自菲薄宜勉修所職以邁先賢勿復紛紛時倉廩無儲世俗滋侈覈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皆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佃事遑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没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不足宜暫息衆役專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飢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聞主

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爲已勞也求其爲已死也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務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飢者不待美饌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溫爲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繡文黼黻轉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擔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采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

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海無虞猶以彫文之傷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富國之利杜飢寒之本況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離疆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晧以覈年老勑令草表覈不敢又勑作草文停立待之覈為文曰咨覈小臣草芥凡庸遭眷值聖受恩特隆越從朽壤蟬蛻朝中熙光紫闥青瑣是憑毖挹清露沐浴凱風效無絲氂負闕山崇滋潤含垢恩貸累重穢質被榮局命得融欲報罔極委之皇穹聖恩雨注哀棄其尤猥命草對潤被下愚不敢違敕懼速罪誅冒承詔命魂逝形留覈前後陳便宜及貢薦良能解釋罪過書百餘上皆有補益文多不悉載天冊元年以微譴免數歲卒曜覈所論事章疏咸傳於世也

評曰薛瑩稱王蕃器量綽異弘博多通樓玄清白節操才理條暢賀邵厲志高絜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古博見羣籍有記述之才胡沖以為玄賀蕃一時清妙略無優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當次之華覈文賦之才有過於曜而典誥不及也予觀覈數獻良規期於自盡庶幾忠臣矣然此數子處無妄之世而有名位強死其理得免為幸耳

吳志卷二十